隸書

一百二

新式標點本國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二册目録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半廬文稿二卷詩稿一卷……明　李騰蛟撰……豫章　一
吞月子集三卷附錄一卷……明　毛聚奎撰……四明　四三
六松堂詩集九卷詩餘一卷文集三卷尺牘一卷……明　曾燦撰……豫章　一一三

詩文別集——清

塔影園集四卷詩集一卷……清　顧岑撰……殷禮在斯　三六五
蒿庵集拾逸一卷……清　張爾岐撰……百爵齋　四〇五
居易軒詩遺鈔一卷文遺鈔一卷……清　趙炳龍撰……雲南　四二三
己畦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十卷殘餘詩稿一卷附原詩四卷……清　葉燮撰……郎園　四四三

稿未定

劉墨琛著

己未仲夏刊
於南昌退廬

卷一
論辨五首
項羽論
荀息論
留侯招四皓辨
序九首
族長養粹公七十一序 凝瑞先生七十一序
廖紓不情和韻序 陳杉所六十一序
嘉禾湯載歌文序 嘉禾訪道序
李雲田游豫章詩序 彰紓錄序
族子季玉四十一序
書啟五首
與大琴陳氏合族書 與寫化李元仲書
與清江門人楊仁叔 答南昌門人胡心仲
答臨川陳少游
卷二
書跋四首
書魏裕齋詩後 書翁烈婦詩後
書易堂壽卷後 善伯王言體跋
說四首
桃源說 默齋說
三姪字說 誦贊說
表志五首
叔兄斐然墓表 日省公墓表
謝女姑墓志銘 墳墓志
祀田志
雜文四首
曾止山隱駭弁言 讀杜小言
婚禮教諸子小言 夢解
引四首
倫音小引 天龍寺募緣引
果育堂引 日錄小引
贊三首
任廣文先生像贊 謝秋水像贊
關公觀書像贊
箴銘五首
持敬箴 主靜箴
勿齋箴 文房雜箴
消人欲銘

雜言
卷三
詩

項羽論

當秦之末陳勝吳廣之徒一呼而成瓦解之勢有豪傑者因勢而席捲之舉秦易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奈何楚可代秦而反自棄以成漢耶羽之失天下也始于銳攻趙而不速入關終于分王諸國而不崇攻漢與秦爭趙而不與漢爭秦不與諸國攻漢而舍漢以爭諸國故在秦則楚若代漢資其驅除而在楚則諸國每先漢受其敵而反遮蔽乎漢漢弱于楚然得

優悠蓄養于蜀而還定三秦休息于成皐京索間而圖諸國者皆羽不知自謀而置漢于度外也迨諸國破滅而楚亦隨之矣使羽入關不燒秦宮室而都關中以蜀分王三秦將而以楚封懷王令腹心大臣左右之俾齊趙韓魏諸君各復其國而舉豐沛數郡以王沛公與諸國錯處則犬牙之勢成羽雖未能即兼天下于以制漢有餘也漢爲羽之所制則諸國皆羽所樹必德羽而憚之無有與羽爭天下者乃羽不知務此舍關中而王彭城則非其地以三降將距塞漢王則非其人尊立義帝而旋弒之使罪我者得藉以

介之推論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故凡端人正士授首哉要之羽非信不擒漢卒負信漢眞寡恩哉

介之推論

帝王之興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也哉故凡端人正士于開國承家之際必不舍人言天而敢人主以驕恣之漸也昔晉文公出亡險阻艱難未嘗不備而卒復其國者不可謂非從者之功乃介推以祿之弗及遂曰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爲已力夫以已不得祿之故而欲二三子皆不蒙賞豈人情乎文公之過鄭也鄭文公不禮焉叔詹曰天之所啟又曰有三士足以上人子玉請殺文公楚子曰天將與之又曰其從者忠

而能力固未嘗崇言天也乃推一則曰天再則曰天蓋既憾夫君之不予吾祿而遷怒于二三子之不吾請遂發憤而爲此言耳使其君聞而信之則從亡之功没而狐趙頡肆輩皆將如後世功臣之不可以自保而人主之援天自神輕信符命者又未必非此語階之厲也文公之至河也令曰簞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閻而夜哭曰簞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者有功者也而君後之由此觀之公豈能不負狐趙哉而益以子推貪功之說其一言足

以殺狐趙而有餘矣甚矣推之貪忿失言而不顧詒天下後世之大害也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介子不得祿而怨卒以自焚其身非以賄之故耶後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其于人臣一無所與而負定策之勳推卽位之賞靦然受之而毫不知愧此眞貪天之功者也則又介子之罪人矣

荀息論

人知殺申生者驪姬也而不知其由于荀息殺奚齊卓子者里克也而不知其亦由于荀息曷言之荀息里克皆晉之大臣也而息尤獻公所倚任者當公之出公子于曲沃也使之伐東山皐落氏里克既極言其不可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克不對而退則克固無負于太子矣且士蔿小臣也猶惓惓以固宗子爲言而晉諸臣亦無不與太子者使息此時申明大義以告一言之不已則再再言之不已則三公見中外之不吾與也必不冒昧而行廢立而姬亦漸消其邪謀又何姬與二五之足患哉乃息朝夕侍君獨至廢立之際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足以動其心而闕其口此士蔿之所以不敢有後言而里克亦因之以中立姬遂得與中大夫成其謀矣申生將

安所逃死乎故曰申生之死荀息殺之也息固傅奚齊者且立齊何以又曰殺齊不知傅者傅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爲人保傅者必當爲之計久遠當獻公卒息不從其亂命而與里丕之徒同立文公文公立按姬與二五之罪而誅之以申國法則三公子之徒其忿洩矣又何亂之敢生且文公德息之不立齊卓而立已也未必遽加害于齊卓而齊卓或反可以得全乃計不出此而使其死于里克之手息雖百死又何益哉故曰息殺之也張華之附賈氏與荀息之黨驪姬無以異而姬之譖殺申生更毒于賈之殺愍懷

太子乃後世謂華逆而息忠者殆以其能死也不知荀息之死蓋匹夫匹婦計無復之不得不出此以塞責耳豈眞能成仁取義哉然則春秋又何以書及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前此曾書及矣及孔父則書孔父及仇牧則書仇牧今及荀息則亦自書荀息雖不失其官亦未必梲爲寿秋之所賢也晉里克弑其君則爲賊矣迨晉殺克則又書官豈一人之身生則賊而死則賢乎愚謂善讀春秋者正不必盡執其例

改試爲課論

三代以下之人才未可以三代以上之人心期之故三代以上之人心非治三代以下之人才之所可持吾請以之論教之有課有試人之情不能無勤惰故用課以程其功又因而試之以觀其效則試與課正相須爲用者也伊川程子請改試爲課意非不厚然其勢未可以行何也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已矣井田學校封建固三代所並重而其制亦相因也秦一旦舉而廢之而封建井田卒爲後世之所不可復此豈先王之制有未善蓋亦勢之所趨如江河之決而不可挽雖有聖人出焉亦不得不因而利導之也敎起于唐虞其命契也不過曰敬敷五教而已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安有所謂課與試者至周設造士官而課之事詳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即試亦不廢也漢唐以後教失其職造士者不能課而徒出之于試伊川欲于學校養育人才使學者無有競勝之心故請改試爲課愚以爲伊川之法非不可行人固不能行伊川之法也三代以下是非不足以繩人故美刺之美刺不足以感人故褒貶之然猶不能及于賞罰周之庠序觀士以射固使勝者酌以飲不勝者然則士之勝者但當序其不侮不宜掩其勝不勝之迹也若止有課無試不考定高下則士無以見其短長將必習爲偷怠至于廢棄而後已愚故曰人固不能行伊川之法而伊川之法恐亦未可行也然課固所以爲試者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伊川之意其在斯乎

留侯招四皓辨

史謂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多諫留侯張良杜門不出呂后使建成侯澤劫良良乃進招致四皓之計嗚呼此豈良之爲乎使良爲此適以危太子耳烏能安太子哉夫帝之欲易太子者不過謂太子仁柔非有畢也良爲帷幄大臣無術以全太子而乃爲此迂疎無

益之謀以僥倖子萬一此在當日叔孫通轅之所不爲者而謂良爲之乎人主處尊位雖父子之間不能不生嫌忌帝欲廢太子無罪故雖欲廢而無詞令乃招延賓客跡類于植黨者之所爲則帝之廢太子爲有詞矣如史之所云適足以犯帝之怒而速太子之廢耳又何安太子之有良固善畫策者必不爲此迂疎無益之謀也且使此策果足以安太子則良宜早進之于后而乃待呂澤之劫且強要之而後從乎然則太子卒得以不易者其誰爲之乎曰良爲之也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呂后泣言子帝帝遂自

行則帝之于后未嘗不曲狗之矣雖云其計出于四皓而良與二三大臣遂不見及此耶良說帝令太子監國帝從之且令良傅太子此豈有意必易太子者哉光武之易太子疆也以先廢郭后故得援立子以貴之說若呂后者非帝所得而廢也不能廢后則必不能易太子良知之故不言且乘間爲太子言此固大臣之用心而其智見于幾先者何謂其紛紛召外人乎史乃不直歸功子良而謂良本招此四人豈不誣哉況四人者史既云其義不爲漢臣今乃以惙帛之故而從太子則其望不足取重于天下良雖得而

海內學士大夫方皇皇然舉祖宗之所蘊隆氣運之所鬱積而必發者致飾子冠裳玉帛揖讓周旋之間若有所不可已者是故質者文之幹也而不得立武者文之衛也而又不能奮作使寇賊奸宄遂因之以日滋傳曰致飾然後亭則盡矣此容能免于剝矣乎如余鄉僅天下之一稊米甲申以來老成耆碩與一時之文物亦同歸子盡今養粹公獨以高年得存爲吾鄉之碩果此則物無文故實長存耶公純朴近古人高額長顧狀貌亦有古意其于族爲長春秋祀典行祠祭登降上下不必其盡合度然未嘗不恪敬鄉

族長養粹公七十一序

予方爲門人說易伯子從吾鄉歸曰吾族族長養粹七十有一諸文學欲于爲之序予曰昔夫子讀易至賁有愀然之色豈非文盛則必衰耶公生萬歷十八年子時泰極而豫豫則隨隨則蠱蠱則有事其後二十餘年兵端見天下遂驚擾而不可復靜沿而至于啟禎之間瑞禍大作鈎獄繁興蓋其噬嗑之際已然

有約又推爲約之長鄉有訟詳質于公公爲之剖斷是非亦未必盡合人情而言無不直其訓子孫以力作爲務鄉有扞禦必先率子孫爲之害所不避匪不恕苟利于鄉即捐已無吝色今年踰七十未嘗學養生術而齒髮不衰康強如少壯者此所謂質之純者必完而固也易曰碩果不食眞吾族長之謂矣伯子年少公四歲好論易且以質之諸文學然後進而壽吾族長吾知族長必不言而笑矣乎是爲序

凝瑞先生七十一序

天官書曰老人星見則天下太平夫老人關于天下之重如此而況一鄉一族哉吾族彈丸地一時文學中年踰七十者三人其在癸巳爲蕊甫先生在甲午爲吾長兄官玉在丙申則凝瑞先生也蕊甫城居絕跡不入鄉吾兄于春秋祀事外亦復不得久住鄉惟凝瑞先生則與鄉族之人聚處而鄉族之事亦无不關于先生者故先生與鄉族之人日益親而鄉族之人亦惟先生之言是聽蓋先生所以勸勉之教誨之和而劑之者其道固不一足也今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辰其從子季玉將合同人爲先生壽而徵言于予予知先生少好學有文名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其時吾家文學士凡四五十人每宴會班坐一堂衣冠甚偉諸少壯者高談雄辯逞逞以意氣自豪先生居其間癯然骨立若不能與相馳騁者迨至時異世殊一時之士莫不與運俱盡而先生遭變革歷患難經今二十餘年其癯然骨立者如故豈非強者不可恃以久而弱者反足自存歟先生坐一室左右圖史足以自娛內有賢妻外有令子孫而猶不忍謝鄉族之事宜夫鄉族之人相與尊親而共尸祝之也傳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義今吾鄉爲瘠土民爲勞民固未有不義者然太邱家風藍田鄉約于

士多人衆之族尤不可以不講先生得無意乎永錫難老利在百世百世之下且有以頌先生矣

廖紆不情和韻序

紆不異才也與予同業予嘗喜其同而妬其異今春侯廣成師臨虔課士于制舉業外復效唐人故事以詩賦命題其在今日亦茂材異等科也予不能異亦不敢異謝不就試若紆不異固其素又其餘也仍謝不就試者夫亦喜與予同而使予不得妬其異也新秋讀紆不雜詩三十首清如洪園之竹蒼若龍門之桐其幽古處大有孤嶂秦碑荒城魯殿之意倣之于

建雜詩不足七子桓雜詩不足三也予因擊節而浩嘆惜不令侯師見此坐失一異才也然幸葉師致之且令同先子九二公子賡而和之屬以陶謝之目贈以屈宋之篇紆不高山流水有知音矣夫二公子正今之二陸也胸吞綵筆口吐天葩其才則誠異矣夫以才之異者而表紆不之異紆不之異且將爭賙于國門矣又奚侯予不能異不敢異者以表異哉乃紆不必欲予一言者紆不正欲與予同也紆不欲與予同予卒不免妬紆不之異而竟不能使紆不妬予之異則余劣矣余劣矣

陳彬所六十一序

甲乙以來四郊多壘廣陌巨阡鞠爲茂草二三田家且慮無以逃死安能携儷結耦高話羲皇年予族甥彬所太邱苗裔以今日而得隱于農奇矣且壽于農奇而得隱于農奇矣且壽于農則又奇余聞之壽者酬也自酳于可久之道者其壽亦酳于可久彬所含眞抱朴異患無干久於農所以壽壽所以可久也乃知十畝之間可以養生可以引年不必向方外人求熊經鳥申之術矣予每讀靖節勸農詩及歸田園諸作輒不勝情而卒不得遂予之志以彬所隱于農而壽于農使遇靖節其人亦樂與數晨夕矣他日予過彬所山莊主人烹葵莖以脫客酒後耳熱客爲歌邠風八章主人善飲客洗盞更酌相與課晴雨問桑麻扶杖而逰村墟太邱之道猶在於今所謂隱于農而壽于農者則又視以爲常而不以爲奇矣是爲序

嘉禾湯載歌文序

余惟蹇澁生平不敢弁人之文或問予曰此何以故予應之曰其人是其文非則刺在目即其文是矣而其人非焉又刺在心以一弁文而負二刺子之所以不敢弁人之文也今秋以試事假館會城得與嘉禾

湯載歌同室而處因結爲聲氣交夫載歌愚公先生之子佐平先生之弟也然以愚公先生爲之父則難乎其爲子以佐平先生爲之兄則難乎其爲弟載歌處二難之間有讓質而不必有讓文則載歌難矣然予不難載歌之文而難載歌之人載歌名流而兼世胄蓋富貴中人也今之富貴中人多以富貴驕人耳不則躭情聲色溺志貨利而已不則豪華相蒭而已有一于此則不足以爲載歌難矣載歌淡如也載歌事父以孝聞事兄以弟聞愚公先生屢稱其孝則佐平先生必稱其弟可

知也然余謂載歌已盡孝弟而孝弟猶未足盡載歌此載歌之人之所以難也然予難載歌之文近日六朝麗侵制藝八股也而詩歌八股也而詞賦人人極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璞矣不知月露風雲仗爲昔賢之所厭薄揚子雲文中烏獲也嘗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今操觚之士乃飾紛黛之容以掩聖賢之旨吾知其無能爲也載歌學有淵源其爲文也大都以聖賢爲必可學以文章爲必可見之施行是揮毫落紙皆足以羽翼名教維持宗風載歌不出而圖吾君出而圖吾君也寄之民社士元非百里之才臨以軍旅小范有十萬之甲此載歌之文之所以難也因而愈知載歌之人之所以難載歌鴻篇方有事於梨棗予之所以樂爲載歌弁也又奚刺又奚刺

嘉禾訪道序

予見夫馬輿舟楫間攘攘者之皆爲利往也而彭子中叔之遊異于是予雖病亦不得不一言以贈其行中叔容貌粥粥若無能于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沉潛温恭天姿近道與予爲金石交十年矣予非不欲揖而進之于道也然予于性學之篇未有所窺又何能以門外之身掖人升堂而進之于聖賢之室乎今中叔以吾友林子確齋爲介不憚嘉禾之遠徒步擔簦而從謝李諸君子遊諸君子固性學之宗也予非不欲與中叔行矣勉乎哉昔有見明道先生于汝州者歸語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一月矣中叔此行不止一月坐春風中也他日歸而語我者更何如也并爲我詢曰梅川有廢疾士按其病猶在血脉腸胃間諸君子其肯惠以鍼石乎中叔無待歸即當爲我馳

致勿令其入膏肓也

李雲田遊豫章詩序

十四年不問南州路吾郡亦如之予自笑區區爬尺寸之僻虔僻于豫章梅川又僻于虔雲田制藝名海內士也雲田歲遊輒半天下近乃遊豫章居江湖廿年近十年爲古文詞又近爲詩遊豫章詩最後至虔之梅川而雲田來梅川予見又最後聞之諸子雲田生平以文章山水朋友爲性命義甚高豪似陳同父而虛以下人則不頗予既見不愧所聞僅一宿雲田病匆匆覽古今文數篇別去予則未見雲田詩也

彭子躬菴云見雲田律詩其五言則近杜七言則近濟南太倉間詩如是足矣吾江楚詩多推竟陵而雲田不然大江以南往往漢言而雲田獨有嗜于廬陵南豐雲田之人與詩與文不苟同如是寧念吾梅川一僻壤耳然使梅川必欲爲虔與豫章以及燕秦齊晉吳越楚閩粵勢固不可強同而雲田以足跡強半天下人顧皆不寂寞吾梅川諸子雲田胸中大小如是詩亦恐不自濟南太倉間止也寧懷此默默未見雲田詩不能不作而言之是爲序

彭糾錄序

彰糾者何所以彰善而糾過也先糾而後彰者何以諸生動而得過故先書過且先生自揣多過舉書先生不得不先書過也周于曰人不幸莫大于不聞過欲與諸生共聞過則又不得不先書過也過格書上善格書下者何明乎從惡將崩而下從善則不可登而上矣故上過而下善也按過與善而賞罰之者何善不賞則人無所慕過不罰則人無所畏也是以賞罰之也賞罰必半月者何天道至此一小變矣或善或過皆可于此考其成也是以必半月也且累日而月累月而歲歲而得二十四考焉從半月累之也是以必半月行賞罰也嗚呼一堂之上記言記動執筆者據事直書而不少爲吾寬假則賞罰未行而已凜然一堂春秋矣可不畏所書哉

族子季玉四十一序

族子季玉爲集菴先生季子余從先生游以追季玉列爲庠士余亦未嘗器季玉已庚之亂先生沒于旅其伯仲子適散處避地亦相繼病沒兵火後死者擠溝壑以倮葬爲幸而季玉一貧士數月重遭三喪奔走遠近殯殮成禮辛卯鄉之亂益甚暴客橫縱不擇人而食而季玉乃就予謀歸先生櫬余未之許季玉

黯然余因撫而勉之曰能如是乎季玉遂退募于鄉得勇敢士十數人間道走殯所因謁見其渠帥以故語之帥爲感動遣使衛送出境時方嚴冬冰雪載途季玉縗衣跣足行百十餘里攀棺哀號扶伏而歸見者無不感嘆季玉家故貧所遺益窮困性硜硜自持不肯視人顏色故身與妻子嘗不免飢凍人笑其迂而季玉益自砥礪不少廢季玉爲人不侵然諾與交士及市井販夫無不知之肯于貸者或取要于季玉故季玉不藉人緩急而往往能緩急人今天下自宮府迨郡縣之吏下及胥吏卒徒莫不漁利百姓而都

人士之誦詩書稱說聖人者亦皆靡然向風大小競
相躡食故欲絕之于尺寸之間勗勗然明其所守則
誠有所不必且彼亦有所不屑爲也然則天下士不
知所守久矣爲士而失守一旦奮跳當途上則必將
怙勢作威以自濟其所欲賊君殃民勢所必至是故
天下之壞人知壞于公卿大夫而不知早壞于其所
守以爲士之日此天下事勢之所以魚爛河決潰敗
而不可收拾也噫士之失其守其在季玉之生正相
與爲始而凌夷四十年至于如此故吾子壽季玉之
日而亦相與嘆之如此蓋非獨以知季玉之賢而已

與大琴陳氏合族書

憶自乙酉登龍而後屈指于今歷十六春秋矣滄桑
之變慘不可言而貴里與寒族罹禍尤酷其間兵戈
盜賊疾疫饑饉雖曰天運實亦吾人乖戾不平之氣
所感召也所可傷者令姪曰都雖負任候之才而乏
鄉曲之譽縱酒使氣落落不羈以致取罪于閭里族
黨而不得以考終與言及此能不痛哉至于其子同
升未得夷清先得夷隘學乃翁而失焉者也童牛不
牿職爲亂階野馬無韁致扞文網一朝之忿忘身及
親此子苟有心肝痛父非命應不視息于人世矣不
謂亡命數載竄身非類怙終不悛致遭橫死然在同
升誠無足惜而于日都有可原也若其弟有功素性
醇謹每見伊姪所爲狂悖恨入骨髓問嘗言及唏噓
感慨以爲必禍家門此子不遵叔訓因仇其叔操戈
相向悍然罔顧此固諸君子所稔聞者日前過貴邑
途遇有功見其携一幼姪黯然野寄詢其緣由涕泗
橫集乃知同升雖死而家難猶未歇也夫有功與同
升義雖叔姪情實水火倘以同升之故波及有功則
柳下惠應蒙跖誅司馬牛當受魋罰矣極知尊庭家
世忠厚而諸君子皆仁人長者必不肯爲已甚然不

得不代爲陳情者以叨戚愛故敢自托于被纓之救
也且作孽由子同升同升既死在官司亦將罪不及
孥而況家庭宗族間乎使日都而在諸君子亦必哀
而憐之握手道懽若生平矣又安肯推刃于其弱弟
幼子哉柳州云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今日都暴亡同升凶折其弟及子又復無以自存
流離道路不得一省祖宗墳墓日都之先不祀忽諸
吾恐日都雖死精爽猶存安知忿恨不平之氣不乘
而爲厲耶愚聞之鬼有所歸則不爲厲鄭僑所以立
伯有之後也日都之鬼未有歸矣諸君子倘加惠其

子及弟撫慰收恤曲賜矜全俾之得返故里守丘壠先人血食不至中絕則日都亦將釋憾于九京矣如此舉動既全族誼又當天心明明上帝昭鑒不爽作善降祥諸君子行將集嘉祉矣雖遭厄會然能捐忿釋怨修好釀和以養嘉神而杜殺機安見氣運不自我回災變不自我消乎不肖山居廢人何敢與人家事但以惓惓無華素爲諸君子所諒故不避忌諱而娓娓陳之也倘不厭芻蕘而加採納其所造福豈淺鮮哉意切言狂罪死罪死

與寓化家元仲書

同學弟某頓首致書元仲先生足下吾家得姓來代有偉人弟少年時銳意攻舉子業每好以奇自見而推海內奇士則元仲其一讀元仲文知爲天下奇男子亦有謂弟大爲元仲令親邱君所奇者而元仲亦因而奇之嗟乎弟安能如元仲奇弟卽奇如元仲而元仲之奇固不在文國家八股之科科名之重垂三百年士卽以科名誤朝廷吾知元仲雖有奇文必自厭薄以爲不足用昔顏靖臣謂陶元亮爲公相子孫永初后詩題甲子志與張良報韓等弟本西平子孫造唐之勳視長沙爲烈乃爲子孫者與世浮沉會弗克自振立以視元仲其人之賢不肖可知忠定公才略冠世有古大臣風使當日得行其志則靖康不北轅建炎不南渡延平先生行高學醇濂洛而下指不數屈二公者所謂奮乎百世之上元仲不出家不越鄉而得之進爲伯紀退爲愿中吾知元仲英必有以自見弟聞元仲名久所隔絕僅百數十里當元仲聲名藉藉時弟壯年自負未嘗一折束相聞問今老矣元仲亦屏處山澤乃勤勤不能自已此其人殆非有求于元仲想元仲亦樂得而交之舍姪默齋薄儒業以歧黃衍游貴邑幸爲都人士所推重叅川者先河而後海今再游矣當使之見先生惟先生呼而進之此予少年有不羈之氣倘以爲可教幸甚

與清江門人楊仁叔

門下英靈妙質眞後來之秀但以血氣未定未免爲習俗所移故幸則爲受繩之木不幸則爲躍冶之金元仲之奇固不在文國家八股之科科名之重垂三百年士卽以科名誤朝廷吾知元仲雖有奇文必自憶自庚寅入堂以來門下一身凡三變中間人鬼夢覺轉換之間屈指可數然未有入零之甚返里之危者故當東裝之日僕頗爲門下憂竊思此行多所怪也及歲杪躬奄從省歸備悉近狀其甚喜門下翻然改轍殆非復吳下阿蒙矣三日不見便當刮目從此益

加砥礪風氣當日上也況托廈屋併幪必無震風凌雨之患正可從此日就月將養成德器以慰尊公于地下苟其溺于晏安則又易生驕逸矣王沂公云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僕願門下無忘艱車不以溫飽爲念而以遠大自期庶不負躬庵寄托巨室玉女于成之苦衷也近來少年浮薄之習無難引人墮落坑塹武侯戒子之訓伏波誡姪之書門下肯錄一通置于几席朝夕省覽亦自可寡過矣願言不盡惟吾弟念之

答南昌門人胡心仲

接手牘知弟于此中淵源功夫深密以其所得鳴之于世故胆氣不凡敢質諸家岳岳之角生非魯鷄安得伏鵠卵乎然愛弟甚深欲弟以賢下人故每形之筆墨以相規切誠恐偏駁恃才爲世彈射譬如珪璋置溷厠可惜多矣及覽手書滔滔三千餘言反覆推辨僕又安能已乎夫僕于本體有不及知故不能親切體易不能體易故不能得易簡不能得易簡便有纏手縛足左顧右盼而出之于周旋者昔鵝籠生曾謂僕巧巧誠有之及讀拙賦而爽然矣河東先生曾謂僕誠小然卒不能擴之使大勺庭曾謂僕日咸齋要把忠厚長者四字絕之如仇學問纔有進長此眞

觀弟胸中閒氣尚多而秋冬之氣勝春夏自謂一圈在于六龍操縱自如雖欲苛之而不敢自蹈于罪戾至于所著易學發明僕覽之覺作者頗費心力自是奇書然賢以上賢無盡聖以上聖無盡惟吾弟勉之

答臨川陳少游

不見叔度十五年矣海內變態至今靡有極紀一部廿二史如此遭逢指不數屈我輩何不幸而與之値又何幸而與之値乎弟自甲乙以來即無意人間事匿影窮巖惟寒山一片石可語耳至于四方交遊一概謝絕若盟翁則弟所傾注者東客西來未嘗不恍

悟致謝也但此中人語云不足爲賢者道萬一耳躬
莅過阿里與盟翁訂僑札之好還山極口推服知魯
靈光殿巍然獨存綱常名教所賴非小且不惜齒牙
餘芬以陶令事下采及弟捧誦之餘卽思裁答後以
密友借覽尊刻不幸其家失火遂不得向祝融氏索
還故本矣殆未敢以影響之談塞明見也尊刻二種
數番展讀古道照顏慷慨激烈之氣拂拂從紙背透
出所南鋤史文山留帶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視山
中寒蟬寂寂無聲間有吟弄不過蝸笙蚓笛敢與黃
鐘大呂爭鳴乎然愚竊有請焉子房以虎嘯之才博

浪一擊千載欽其英風而蘇子瞻獨惜此舉我輩操
觚有如操椎文章到痛快處未免便露床頭捉刀本
色吾願盟翁飲藏鋒鍔而重持之則人不得于筆墨
間窺吾淺深矣道阻且長爲勝溯洄

半廬文稿卷一終

書魏裕齋詩後

叔子爲詩于易堂最後每唱和時叔子不無欲鳴意躬菴戲曰子姑無事此叔子笑而領之其後諸人散處東西叔子以新詩一册編寄諸吾黨吾黨皆驚而評閱吾黨作不少寬假吾黨又無不屈服相值論詩文彼此權呼有至雞鳴漏盡驚動客寢猶未已者鍾伯敬柬蔡敬夫曰存此嚴冷意事事相與成吾黨之于詩文已如此而叔子其尤僕者故並記之

書翁烈婦詩後

廬江小吏妻詩鍾伯敬陵推爲古今長篇第一不知後來更有佳事相傳如此篇也此詩亦從焦詩脫來然其事則非焦事可比蓋以焦婦遭人倫之變出之于激高女率天性之眞行之以安故一做得鬼哭神啼一做得掀天喜地卽此前人便輸後人一着所以讀焦詩令人悲憤讀此詩則不覺懽欣而鼓舞也騰謂在高女固難其父考功尤難叔亦難在翁婦固難婦之公與姑與公之父婦亦難而在兩家則戚族姻婭俱無不難總之爲一人至性所感固不獨此婦祝死如歸卽旁觀者亦視弔若慶也騰尤愛此詩將考功以生女嫁死郎一段寫得燁燁生色又將此女在家出嫁抱主臨墳撫孤投繯數段序得細細入神便覺事奇而詩亦奇矣不知翁生有何福分遂得此婦同諧到後天不老也焦仲卿眞枉死奚足道哉雖然老僧坐破蒲團吾輩讀書史若到死生之際未必便有此等識見不知此女從何處得來便自能了徹如此也眞足洗一代巾幗之辱矣歸太僕作貞女論謂女未嫁人其身不繫于夫夫死而殉不合于禮中間援引孔曾之言鑿鑿可據愚因嘆服前輩讀書有眼論此詩又覺人倫中不可無此一事以補天地之憾惜不令太僕見之也

書易堂壽卷後

此易堂諸君子壽吾兄官玉之卷也予展書而嘆曰事近情不好高炫奇責人以所不能與所不必及覽此詩又覺人倫中不可無此一事以補天地之憾惜不令太僕見之也

書易堂壽卷後

煌煌乎其盛哉昔王荆石相公當國時值其誕朝之公卿大夫及其鄉紳皆謀以言爲相國壽相國咸謝却之獨屬其序子布衣陳仲醇而仲醇亦頗以此自矜吾按皮島事仲醇且爲封疆罪人則仲醇何足重而當日相國且重之如此崇禎已卯曾公在朝其

母夫人爲七十一一時名公巨卿贈以詩歌非不琅
然可聽也而合于風雅則未矣今此卷固非仲醇所
能爲而序與詩又豈相國之所得致哉曾公歿晩始
從事詩使在今日當不舍此而求彼矣此卷壽吾兄
者未可以歲月計也因告諸子林孫謹受而藏之

魏善伯王言體跋

聞之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物固有然
才亦如之然不可以律吾善伯善伯驚才風逸一代
所推司馬長卿家太白之流也然吾讀長卿傳覩其
自諭巴蜀太守與諫獵而外諸如上林子虛等賦及

所上封禪書不過誇雄麗導侈靡而已太白詩詞曠
絶古今所傳當日脫靴殿上揮毫至尊之前亦止清
平調三首未見其通達治體有裨國用也豈非才有
豐則有嗇歟善伯避亂山居無長卿太白之過詩賦
之餘間取旁文職事擬王言二十體其風格方之典
謨誥誓不啻少間然于三代以下之體則無不備六
官之義又無所不究也

桃源說

世所稱桃源之說或以爲隱或以爲仙予嘗慨然欲
遡而尋之而世安得有桃源然吾聞世治人心涪樸

進之以默宜其于當世落落也醫之精惟扁倉而二
予卒不免于世甚矣容之難也今孟遷不以術鳴而
守吾默吾知免矣因爲之誦金人銘曰內藏我智不
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之害焉往而不足于容哉

三姪字說

禮冠而後字三子年尙未冠然亦不得冠也三兄命
予字之曰責之以成人庶或望成人耳予拔其名原
本其人而係之以字欲其顧名思義而不敢以童子
自寬假也若遂以一字爲成人而不免于鳳觚之習
則失命字之旨矣爲之說曰蘭香草也當門則恐爲

忌者所鋤生幽谷又未免爲衆草侵然則將何以蘭
乎曰植于畹灌之溉之則充君子之佩可爲王者之
香亦無不可蘭乎吾日望汝之茁其芽也使不露畹
爲之滋焉則弃室而入庖吾憂汝之不免矣夫負冰
雪姿而不勝煉染任者梅也然閒夏焉有梅梁則梅
亦可梁矣梅吾體汝之不克負荷也勉而進于梁庶
不爲大匠所棄若筠則爲竹之節有節竹斯能堅記
曰禮之于身猶竹箭之有筠也夫禮可以固人肌膚
人非禮則無以立矣竹安得不藉筠哉吾語竹龍門
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漢廟之柏廣四十圍而盤石者

皆節之植也竹其勗諸

鍾贊說

或問予曰周鍾從逆人無有不痛罵者直公號善罵
人乃不罵鍾而贊鍾亦有說乎余應之曰罵鍾者固
多倣鍾者亦不少使鍾醜態未露鍾亦能罵人也直
公不欲與世雷同創爲鍾贊使亂賊聞之惶汗愧死
不必痛罵更深于痛罵矣試讀一過春秋義例自覺
正平漁陽竝反多豪氣未除

叔兄斐然墓表

予同產兄弟六人先孺人以萬歷某年生三兄兄享

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沒妻蘇氏明舉人涵初先生之
女孫延春先生之女生萬歷某年沒某年合塋某處
其子逢泰哭而請誌于叔父騰蛟騰蛟于是拭淚而
爲文兄名化蛟字斐然明季都縣學生也少敏慧有
大度不喜讀書先大人督諸子性寬騰與兩弟年庶
幼弱有過獨罪長兄及三兄居常盛衣服與俠出入
必令避兩兄是時天下太平無事諸大家知名士推
習八股業結文社立聲譽飲酒談宴擁歌伎相角逐
爲樂其既得科名者或日恣縱爲非義故崇禎之鄉
舉及進士橫塞天下而國家遂因以俱盡焉又知天

下將亂遂日夜習醫騰笑曰范仲淹幸得宰相耳不
知其亦知醫耶及國變遂挈家避亂三峴峯時縣初
破殺擄之餘皆大疫兄以藥藥人日夜不得息兄親
手調諸藥得愈者皆禱天願生賢子以報騰四十餘
舉一子忽病死兄痛哭爲滅飲食者凡月餘吾友躬
菴曰李氏乃眞兄弟也兄喜飲酒凡四方交遊至輒
相與長夜縱飲鄙視一切世俗事又善罵人鄉里曲
直一無所阿予姑適蔡氏早寡及舅節婦爲某貴人
所阻兄時同貴人飲坐中語不合大唾貴人有縣豪
之甲乙而後有司常事催科以左右爲耳目所敲撲
者榷戶與里正而已奸胥作威挾以保募民有鬻男

女以償里正者莫之誰何李氏一姓籍名十有八人
每歲輪值不事保募而奸吏以爲魚肉久後乃嘆曰
省公之有見公爲人謹厚識大體諸弟及兄幼子撫
之如子祭無田卒創制之公過人皆盡歡而于篤行
之士尤加敬年七十縣令額其廬以旌之國初重里
正里正得坐申明亭同老人佐縣官治公其人歟公
諱某生于某年沒于某年七十有一娶温氏生子一
學愿女一孫某女孫某其子于庚寅年葬公某處乞
言于公弟騰蛟予嘉孝子之志久而能持也因按狀
而表之俾後世知有公云

悲也

日省公墓表

李氏居東龍者多食租稅而日省公獨務農其爲里
正者從事保募而公獨自爲里正誓謂保募苟且之
計終必爲禍而公追不甚急遂多逋欠被繫久之吏
語公曰公賄我我能出公公曰何能出我曰公但開
欠戶名則出矣曰吾寧不出奈何以我故累百十人
諸欠者聞之憚公輸官恐後有不能輸者公賣穀輸
之甲乙而後有司常事催科以左右爲耳目所敲撲
者榷戶與里正而已奸胥作威挾以保募民有鬻男

謝女大姑墓志銘

嗚呼此謝祜妻李氏墓明處士李騰蛟之女也騰蛟
于嗣娶婦陳氏十三載女始生既生而聰慧祖父母
皆鍾愛之不幸並没女時數歲哭盡哀予性褊躁不
如意輒怒女則獨得其歡自幼至長父未嘗加以厲
色家內外由是嘖嘖稱大姑年十六適謝固素封家
忽落貧窘日甚新婦茹苦無怨言姑病狂人不敢近
新婦同其夫朝夕左右閱二年姑病始痊姑有二子
皆幼新婦代爲撫二子凡外家饋遺每分給二子二
子寒溫惟其渡知有所須亦惟視是問謝翁年四十

餘忽病死多所負累計無何李氏獨一侍婢指以責
錢僧所負而庭幛間故復日出李氏遂鬱而成疾久
之返外家而疾不可治矣垂没惓惓念姑祜適遠出
謂所親曰爲吾言但勉之立人品讀書耳呼幼弟前
流涕曰娣不孝不得逮事父母所屬望者爾也言終
没視撫而慰之乃嘆姑聞奔至哭欲絕不勝哀病作
而歸踰月且死亦連呼新婦云李氏名裳吉生崇禎
某年年二十一歿某時葬某處壻祜立其碑向其父
乞銘父次而銘之曰女之骨復於土山之有靈爲予
作輔

墳墓志墓既書葬今聯祖父以上爲一祖所推者彙編之俾後人覽卷而識其處
論曰墳墓不慮其近而慮其遠者近則歲時拜埽子
孫登壠者多遠則祖父而上若高曾歲一至者且少
況于始先乎世傳既久或經變革則有遺忘者矣甚
或爲人侵佔而子孫且莫之問哀哉民間固不得置
守塚然近墓置田則佃田者併可守吾家且輸值收
租稅時予孫亦得省墓不獨歲時拜埽已也伊川先
生曰嘉禮不野合故古不墓祭愚竊以爲不然夫木
無知也奉以爲主則不敢不主之矣人體魄所藏見

以爲親甫能不親之乎且吾家各有定祭掃除而外
拜行薄奠物未爲不可也
祀田志　第云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不可無田也而久則有侵没而刊去其籍者
論曰吾家尊祖而重祭故屢代皆有田祖各有祭雖
于制不無少違然亦足以觀報本之厚矣在昔春秋
祀事值祭者宿三祠省牲視滌器惟謹黎明行祭登
降俯仰拜跪興唱贊者合儀爰祭畢飲饌頒胙何
其盛也迨經兵燹祠燬田荒庚寅辛卯至不能具二
簋壬辰後田漸墾乃復祠祀然役繁賦重有盡一歲
之入不能供所出者故春秋祠祀先祖而外其支祖
薄薦于寢而已則祭之隆殺豈不以田哉今時雖變

而田尚在善經理之未必不可復舊也雖然不有祠何以祭祠者神之所栖也凡屬子孫其加意焉若夫學田之設所以養讀書者且勉之也附于祀田之末

曾止山隱鑒弁言

或問騷可隱乎余曰可隱可騷乎余曰可何也非深于騷者其騷不能隱非痛于隱者其隱不能騷北平陷沒海立山飛放浪之士每托騷以見志或爲長歌而多悲句雖曰哀心感者其聲噫以悄然即其隱未必痛也隱未必痛則騷未必深矣曾子止山目擊時事慷慨抚膺天可怨而不勝于

怨人可尤而不勝于尤曾子之隱痛矣作騷若干首其間句怨而隱有刺而隱者有慕而痛有憤而痛者惟深乎騷故也深于騷乃痛于隱痛于隱乃不覺騷于隱而隱騷作矣曾子懷屈子于夢寐而見之于精神其隱騷也以爲曾子之騷可以爲屈子之騷亦無不可爲屈子之騷名雖憂也安知屈子之離而憂者非即曾子之隱而痛者文信國曰痛飲讀離騷則騷魂銷肌慄人知騷爲變風孰知杜陵詩得若干首雖不足盡少陵而近之盡也今日之亂甚于安史而余才不逮少陵雖欲怨而不可得乃世卒無有能怨者少陵其絕唱乎

婚禮教諸子蘭孫小言

應聲而出有必動其隱也夫抑有增其痛也夫

讀杜小言

三百一十篇而下詩之可以怨者楚屈子唐杜甫而已乃學士家于屈平獨推爲詞賦之祖且推其忠若甫則僅目爲詩人之雄甫母乃少沒于唐以詩名一代天寶之際君臣將相戲浪笑傲黜雅頌之微音崇鄭衛之淫樂海內人士翕然向風倡予和女多效閨中燕昵追至范陽一變二十四郡幾無一人何其靡也以姜嫄多而丈夫少耳少陵野老毅然一男子身遭安史之亂悲家傷國懷友念君封事而涕璀退

容爾小子孜孜在疚余深懼爾三叔父手据以猪恩斯勤斯警汝以迫于長汝大伯督于家五六叔父亦左右晉匡余日孜誅汝敬沃乃心毋敢怠今爾越有室夫夫婦者人倫之首修身齊家正始于此汝克艱率汝婦克艱閨門之內雍雍睦睦萃順以事汝母字汝弟若妹敬汝諸伯叔父惟諸伯叔父之言是聽行是以程毋墜汝先人之緒毋忝汝祖則汝後其克昌噫暗縱欲敗度則毋不興勗增汝虔以介王祉

夢解東詡善伯

某近多病心之所憂者在病積想成夢夢亦病也昨得一夢甚怪甚惡然吾以為此積想所至不足憂也前弟所云夢者是亦積想成夢自可付之度外夢經云人有所憂卻夢其事此所謂記想之夢也又云夢甚驗而無占或其徵而有應夫徵而有應者何遠夢無芽以夢感人夢處其感人故處其應也驗而無占者何夢生有胎以人感夢人處其感夢且處其應矣人又何所應哉莊周夢為蝴蝶亦緣莊周有幻化之想故作此夢使易莊周而為韓申管晏諸子亦未必作此夢也樂廣嘗云人雖好奇永聞有夢乘車入鼠穴者此為人意所不經也使人有將乘車入穴之事時時想之則亦有作此夢者矣大約有想必有夢夢因想得夢必不靈故某平生信夢而于有想之夢亦不信也吾弟未免為夢所感介介于衷故不厭反覆辨論為已解實為吾弟解也吾弟固自解人當不以予言為夢

倫音小引

蓼莪者孝子不得終養而作也某不幸二親同殂于今已十閱月讀禮之餘間取蓼莪覽之倍覺呼籲之無從矣昔晉王褒讀詩至哀哀父母未嘗不三復流

涕某何人敢妄附褒然哀心所感或借悲歌以當泣耳閩友陳子不盈工臨池業今特造之求書陳子不予吝也即捉筆從事小雅開卷常棣余親兄弟六人顏書齋曰花萼蓋取既翕之義也今親沒矣而世復多故使一門之內微聞牆閱將何以慰九原乎再求陳子書常棣已復請于陳子曰人生自親而下內則兄弟外則朋友伐木所以歌嚶鳴也今予于子為布衣交歌鹿鳴天保諸什姑無煩子伐木四章得無意乎陳子唯唯

天龍寺募緣引

天龍古刹世廟時東明寺主之所建也歷今百數十年且屢經兵燹四方佛舍燬盡而此刹巍然獨存殆非有呵護之者不至此而住持五恐猶存乎見少欲修而擴大之謂不如此不足以延四方行脚以光祖德而傳示夫後來嗚呼若考作室厥子乃肯堂爲杜石而傾人傳梁者多矣而五恐以一老瞿曇猶惓惓以光祖德爲念不可謂非釋門中之孝子順孫也雖然今何時乎財已竭而欲不休民窮且盜而賦愈急老佛慈悲憫念羣生苟可爲民請命即丈六身捨以與民亦所不惜寧忍以已之故而損民之財乎愚以事之餘因錄以記過耳記曰教然後知困余困矣動

不齊志氣之所以頹塌不振也覽朱子白鹿洞學規中間立教之道爲學之方以逮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其開示學者既詳且盡允足爲百世範模僕願與諸生洗心滌慮而共守之僕有不率諸生且得執是規以繩僕則諸生之不率者僕又安能默然已乎此外以愚意增置數條非敢與前規有所異同亦不過申約束云耳

日錄小引

舍已從人安得是憮是蓼恐辜誘掖者一片苦心課而得過過將不勝書也

任廣文先生像贊

河目而龍顙耶修胁而龜背耶項類皐陶而肩類子產耶聖之時者已有之矣聖之任者復有之乎吾師乎吾見其表因以見其裏也

謝秋水像贊

蜀犬吠日師教不尊唱予和汝程山之門我觀此像一師一弟彼行教圖孔立顏侍

關公觀書像贊

隨陸無武終灌無文乃武乃文若髯絕倫

持敬箴

維皇上帝洛盡秉彝庶民縱欲君子存之之功非有謬巧一敬相傳是則是效臨深履薄執玉捧盈無怠無荒戰戰兢兢惟書有言顧諟明命禮儀若思首毋不敬片念之肆蕩檢跼閉慾如汝海忿起如山敬而無失忿慾自平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周規折矩不失尺寸視聽言動以禮爲準謹及床笫謹及夢寐念茲在茲惟恐失墜雖之夷狄亦不可棄造次顚沛期必如是衣冠瞻視持敬之容戒愼恐懼持敬之衷閑邪存誠持敬之要修已安人持敬之效敬何以持如是而已

主一無適守之勿替竟造聖域蓋如小子勉旃勉旃

下學上達以敬爲先

主靜箴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雖靜配靜實動君神開形發得聖而定中正仁義主之以靜主靜之功在于無欲內勿憧憧外勿逐逐以立人極以見天心不見不聞萬象羅森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山上無澤地中無雷彼所謂靜乏之又乏泉不能達火不能然此所謂靜能生乎動上見天則乃靜之用四時成序冬後春先太和保合貞下起元乾靜也專坤靜也翕乾坤爲門

于焉出入

勿齋箴

勿之爲義進德之基勿以齋名非齋之宜齋不宜勿勿之爲義進德之基勿以齋名非齋之宜齋不宜勿何以勿之係勿于齋齋爲勿寄持之自嚴辨之自細顏子勿四告子勿二四者爲是二者爲非勿得于心勿求于氣勿非所勿爲勿之異顏氏之勿切在克已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至此盡勿猶未已事親勿逆事君勿欺事友勿疑事長勿犯富貴勿淫貧賤勿移得時勿喜失時勿悲心齋坐忘如是而已

文房雜箴

遇而能銘則吾豈敢爾之警心其或庶幾倣古

義作雜箴

筆

嗟爾中書君宜養爾尊墨子洛孫毋徒紛紜

墨

知白守黑患生肘腋

硯

磨而磷亦可焚也

水注

把彼注茲汪汪千頃之波豈其在斯

書麗

是謂大畜寓爲腹毋爲目

杖

人不強立誰爲扶毋恃爾扶而顚余

琴

越裳不作久矣狗蘭操以立志古調獨彈

劍

是不可以假人是不可以示人

扇

一搥在手風生手肘知風之自執之無咎

燈封

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沒爾光還爾明

筆朱

散耶飢耶紛紜者筆有其統之則定于一

雜言

魚網木膚可以造紙牛溲馬勃可以療人須知物無棄材材無遺用惟其取精也多則其用物也宏

三軍之衆開將帥之令而行伍齊鴈夫之雄入禮讓之場而神氣攝故曰治多者不于其多於其至寡制

剛者不于其剛於其至柔

草化爲螢靜極而動也雀化爲蛤動極而靜也

就規矩繩者方爲大器嘶蘸絲牛尾者乃是小心

考圖書于龜龍始信畫前有易降風雅而騷賦乃知

删後無詩

文王之於后妃夫婦而琴瑟也鮑叔之于管仲朋友而金石也昭烈之于武侯君臣而魚水也

乾爲父震坎艮陽體也稟父氣之多者反一陽而二陰此子賴母生女爲男室之義也坤稱母巽離兌陰體也稟母氣之多者反一陽而二陽此在家從父適

人從夫之義也

以成王之賢而信讒以周公之聖而受謗又何怪乎

伍大夫之埋鴟皮屈司徒之墊魚腹哉故曰衆蚊成雷積毀銷骨

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已萌枝傷根之心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便有得隴望蜀之意

入海求仙始皇薄天子而不爲降尊爲黔胡亥求匹夫而不得故其先也垂手而剪六國迫其後也卑辭以獻三秦何父子祖孫之勢殊抑感召報應之理也

督亢之地無靈徒負投七擊筑之志博浪之椎有力

便生斬木揭竿之心故當其盛也以數烈士不能摧其鋒及其衰也因二亡徒而遂滅其國是以開其源者必決其流發其機者必中其毒

祝融炎夏不能使寒泉之水沸湯玄冥冬不能使熱鑪之火凝霰霜是以其偏重之材者已不爲世所移有獨至之性者豈肯爲物所奪

泛海之航不堪涉陸逸驅之足未可超津是以使當其才則收其利用迫其器反沒其能

張耳之于陳餘肝膽而吳越也曹操之于楊彪眉目而秦楚也

約法三章西京循良之本出師二表東漢節義之歸

雷藏于地聲有時而震天故善於養威者必節其怒火伏于灰勢有時而曜日故善於養明者必弭其光

稱功頌德五十萬人惟梅子眞掛冠而去知幾其神者乎迎降歸附二十四郡獨顏常山罵賊而死就義若渴者乎

高帝賤儒故西漢多寡廉鮮耻之人雖以莽之愚也而能潛移漢鼎世祖明經故東京多仗義秉節之士即以操之奸也不敢遽前劉宗

前六朝無一明經之士至隋而始得王文中是以唐

寓都　李騰蛟咸齋著

四言

伊耆歌

誰謂伊耆日當百毒因藥致疾腸歎于腹婚宦既開
縱情極欲大命將傾乞靈草本

女媧歌

天爲積氣何傾何補傾而補之乃在斯女宣仁不作
墾雉接武受陰以壅貽害終古

九烏歌

九烏既墜一烏經天窮石遒矢射之虞淵烏神以靈
其雛孔繁羣飛翩翩出于昆侖泉松喪載創烏壽萬年

對菊感遇鑑不及晉處士發賦三章

維此山菊言蒔之叢濯溶寒枝以好以榮爲余榮只
亦莫爾知不及元亮空編義熙

悠悠今古傳信傳疑北日素南曰息夷魏收沈約
載揚其舲五老岐嶷載涉其巔暢月乙亥集我友生

執筆後先何怪東籬甲子紀年

渺然羲皇敦知堯舜二季以還賓賓揖遜百卉具腓
維此菊好嗟彼寄奴藥中毒草

魏善伯還居故山東房二章

翼翼者鳥何取雎鳩摯而有別是謂好逑燕爾床第
豈不綢繆修容滅火道在衾裯

天降鞠凶不月不日明明有象莫敢自必故雄失偶
新雌濫匹念民孔艱相在爾室

思太古二首

非無玄黃藉者不見非無鐘鼓聾者不聞不見不聞
其俗乃醇民之蚩蚩教翻得尊

畫地爲牢刻木爲吏雖不擾民獄訟之始書契漸繁
詐僞萌起何如上古結繩而治

題張曲江小影

桓桓蔡公忠烈傑出誰其傳之曲江之筆我之傳人
人之傳我千載而下皮相亦可

神蛟一章贈魏和公初度

神蛟戲海百川沸騰震蕩白日君子干行左盥滿射
載揚其舲五老岐嶷載涉其巔暢月乙亥集我友生
子乃黙塞中息屏營煌煌日星於昭子誠

泮水

嗟予寡陋卽席半廬環以花竹中授生徒在昔高弟
推直與玄多士濟濟誰與後先日月徂矣晚得彭子
才氣無雙居然國士思樂泮水泮水洋洋薄采其藻

于鳥翺翔

抱柱歌

抱柱產鐵感極情通鑄成良劍一雌一雄雌失其雄
悲鳴匣中物各有偶寄獨二龍淫心飛越罔擇所從
跂跂脉脉托之守宮

桓山歌

桓山有鳥羽翼已成一窠四雛分飛而行相彼離鳥
嗷嗷哀鳴翊伊流人何以爲情悠悠蒼天盍念羣生

鼾睡歌

墓動既息閉戶鼾睡兩間寂寥肆出鬼魅瞻彼雲漢
烱烱彼新苗有穗離離舊穀既沒藉以療飢夏日烈
烈炎風溢熱相我南畝土坼泉竭瞻仰昊天作雲油
然甘雨忽降有幹有年

東方漸生

來日大難

去日苦多來日大難形神騷動心燥志煩人生百年
如風過山蓊然形役而不知還忽遇松喬與我談道
餓我丹丸食我芝草芝草澁腸苦不得飽笑謝神仙
食穀更好父兮母兮生我此身毛羽忽長豈不驚人
教率聖人律遵天予先天地生後天地死

雜咏六首

女戴男冠男服女裙或以亡國或殺其身冠服有常
易則不祥如何倒置乃在紀綱高高者天博博者土
石爛海乾一上一下叶甫
一

與狐謀裘與羊謀羹彼羹彼裘豈相爲謀謀非不臧
肝膽秦越識昔務者在夫俊傑
梅尉有言智爲我毒彼愚者子豈便是福挈水若抽
恐生機心寧拙毋巧羞在漢陰
兢兢之猶有豈無聲投骨于地羣起而爭子公子家
不過染指饑踱未充弒逆乃已
敦叶圃彼新苗有穗離離舊穀既沒藉以療飢夏日烈
烈炎風溢熱相我南畝土坼泉竭瞻仰昊天作雲油
然甘雨忽降有幹有年
不有蓁蓼何有雞啄叶支水流火就物性之宜物性之
宜親上親下叶甫鴻雁滿野綢繆桑土

丁酉載病入城居舊宅一歲親舊時過感係于
心今夏歸峴峰候次投友時物變易情好難
忘賦詩言謝三章

燁燁犁星水骨寒生欣慨斯際孤月秋明眷懷親友
情至何因淡然觀水風過鄰鄰杜陵何見眞反畏人
阮氏千里仲容偕賢雖不接世情好彌堅妙托琴瑟

初無倦絃維此山城十里之間
予也長病奏技無能故人何眷環旋不再接膝把手
惠我參苓夫豈無言夫豈無行屬耳至今憶之有聲

峴山秋日作三首

茅屋數椽維山之巔白雲結扁液下流泉日月升沉
蕩影摩肩
茲屋茲山金精之間羣石角出我處獨閒白露晨流
明星夜然
多病或慵于物無因簾靜風微雨過泉新抱甕汲水
飲我來賓

五言古

蜂岩中秋四首

曲岩風生月滿虛牖仄仄翠微高樹雲走泉流其肩
石立其前
石糾如轉我願終老水汲桃源食粲秋稻野橋邏客
峴山舊好
雁序時候人歡列酌我暇僧茗白露之後夜傳素磁
時一在手
古歡獨賞維蘭與菊挈榼山來移語立竹日月不居
念彼榮木

臥病六年始枕已穿支床木盡夏日冬夜內疚

紛然四首

月落霜懸晨流露速運乘悠悠春秋去六曲枕支頤
抱嫗茲獨
吹息以生氣鬱令古戚戚相送健翮傷羽晨鶚趙鳴
火傳薪苦
人貴以靈讓物以眞不憂道喪偏傷泣麟二叔三季
忽滅于秦
天運海中不息成功營營蠢動借雨逐風我聞何與
殷念民窮

江橋

橘踰淮則枳苦濫不可食既已傷其根枝葉寧足惜
美惡勢已成彼此成絕域此嘆自古今誰能守堅白

阿讓

阿讓懶無匹日來惟待哺朝起効微勤便自稱辛苦
連句霧不開山中樵路阻無以謝主人喃喃罵春雨

贈任生道援同諸子幼剛返九江陟峴言別三首

海宇空蒼茫行路傷局促結交得所因委心隨樵牧
非無淩厲翰不事策高足

林子如朗玉吳生亦汗眩柴桑汜水鬲各各擅英塲
不謂乃乖分遂有行與居居者已可念行者將焉如
歲月亦云晚雙雙鴻鵠翔芒嶷載結束晨起履嚴霜
任子去何之北流到潯陽人客望鄉苦我心獨徬徨

壽楊一水先生七十一

叶 王風歌板蕩壯士易白首所遇無故物焉得有遺
老叶 歸然魯靈光天心殆不偶江左重顧榮東京先
卓茂珍重七朝身大年好自保

從軍行

牛鹿詩稿卷三 七

聖王重民命下邑不徵兵何爲狂驍子釋鋤事戎行
攘臂呼徒旅明抗父與兄不思陷刃苦反說從軍榮
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豪英今之將兵者貴多不貴精
蹂踐鼠皮骨閃爍鴟眼睛豺結爲重鎧龍鐘亦壯丁
屠毒遍鄉邑一敗即土崩頭顱懸竹竿原野骨縱橫
飢烏啄腐肉羣犬走猙獰嗟爾亦人子棄身如浮萍
死去良已矣徒令蒙惡聲

雨後移植松草堂梅却寄東岩農圃

在昔王子猷借居更種竹彭子僑峴中種梅如聚族
秦中有華岳其高並泰山可以小天下何必出函關
岳形如車箱驅之向南走既得觀海水自謂羅浮好
冠石梅更多高者出子屋主人不自看招友就班收

牛鹿詩稿卷三 八

金精懷古

項羽弒義帝衡山固首戎神仙自忠孝豈爲悅已容
虞歌盡垓下成舞歸厠中此女獨不嫁魂魄爲雌雄
至今祠金精宜與黃石同

易堂春日坐雪限六句得者字

飛雪滿空山零霰復薄瓦有酒斟酌之如坐花月下
相對春風人却是歲寒者

秦中歌二首爲原季玉遊羅浮作

秦中有華岳其高並泰山可以小天下何必出函關
岳形如車箱驅之向南走既得觀海水自謂羅浮好

隔山伐松極呼止不得
世無買骨人松死亦何益遙見坎坎聲併心戚正直
山水情所鍾因之愛動植呼號不肯休衆手恣亂劈
雖有被纓情形勢已遠隔徙薪既無人救焚徒爛額
蒼松竟如斯蘭蕙何足惜

述懷

有鳥辭平柯高栖山之特聞君張網羅等我同雞鶩
自度非家禽寧堪供盤食弋人已忘機何乃復相逼
勉學冥鴻時哉故雙翮

小鳥

小鳥任性情啾啾枝上鳴微生幸可托同類反相爭
萬物各自私乾餱生刀兵不有並育者海宇何時寧

咏史二十一首

荆卿遊酒人獨與漸離親汲汲燕太子造次圖强秦
所期竟不待手搏空紛紜輒死漸離誅忽得滄海君
紛紛拐竿起因之資聖人
趙盾弒其君春秋誅隱獄何以得嬰臼爲之植遺腹
韓厥工彌縫七世食其福田氏終爲齊天道恒不足
智允叩馬諫像讓伏橋刺明明殺我人各各許以義
嚴遂報私怨聶政壹其計犧牛被文綉弭耳就死地
敗將有奇功曹劌反侵地晉釋荀林父秦生孟明視
子玉未就刑重耳寧敢喜惜哉李將軍受裁刀筆吏
國士死知已所爲良獨難田疇爲幽州譬老徐無山
袁氏滅君仇乃不與其間盧龍曾一出流涕辭侯還
此意誰復窺千載長漫漫
項伯何爲者反來翼沛公寇仇用心腹當眼蔽重瞳
哀爾曹無傷不及膺楚封
漢家有三傑一虎而一龍虎既遭急縛龍乃遊赤松
相國善爲蛇委蛇隆準公黥彭眞走狗兔死固當烹
噬哉霍子孟史册何煌煌身死猶未冷家門忽罹殃

步兵執母喪放誕致沉醉其流遂阿咸重服追姑婢
矯矯山巨源眞足超流輩

金張貴七葉未曾到于今涉矣鹿門侶誰得嗣徽音

吾愛宗少文撫琴動山水吾愛向子平論易知生死

陸通悲聖人嚴光狎天子

韓康曾販藥梁鴻曾牧豕西蜀嚴君平賣卜成都市

所業豈不卑免爲世所指陸生入洛陽詔詔矜名士

作督建高牙受制于鼠子

因亡以國存壯哉伯約志天運若祚漢未必非奇計

馬謖敗街亭徒足亂人意不負丞相知參軍眞國士

半廬詩稿卷三

東海置伯牙成連刺船去先生移我情援琴立得悟

大陸有龍蛇誰敢壯前趾

皇皇惟敬口無使口戕口精者固猶糟酒者亦猶酒

丹漆審所藏先師垂至戒幼安與子魚割席何足怪

瞻彼苞棘中芝蘭爲蕭艾

覆井而後觀豈云得覩理苟欲保身命愼之自如此

卓哉魘德公造城誠有方從予冠南州牀下拜武鄉

扶漢既有人翻然可翱翔

示諸生五首

漢室將傾妃哲人盡潛藏斯時無管樂何以謝高光

飛衛教紀昌承矧在機下視蝨如車輪乃悉矧中故

有如釋惠能問關走千里衣鉢獨得傳作務惟舂米

酒場與應對所在有精理

壽謝中齋六一

芝草生商山採之閱四皓今之採芝人好仙不好道

謝公重儒術千道有探討薄視尊與榮超然物之表

雅興在琴書閒情寄花鳥有時讀丹經含笑頷玄妙

皓皓黃髮翁相對何窈窕曰非充德符焉能長不老

壽陳母夫人八袠

旃蒙大淵獻余母六十一族子壽以言借光尊公筆

晉室僅二世魏亡得三公欺人孤與寡天道豈爾咨

不朽賴鴻篇覽之反衛恤陳母卽吾母紀年登八袠
拜首載感言懼或失稱述夫子命世才文章國黼黻
盛名常坎軻在饋獨卓吉操作甘奇貧飛明每傑出
卓哉辛憲英女中稱舌胖生子三丈夫海內爲指屈
季也曰少遊吾黨推法拂醴泉流其唐停祉放溟渤
舉世同覆巢誰能完家室惟母蹐大年子孫莫遠膝
張仲集賓筵賡歌感尹姑彤管以壽母珍重待編綍

邯鄲才女嫁爲厮養卒婦

邯鄲多美女惆悵邯鄲翁生女不得嫁選入崇臺宮
君王一不御言笑誰與同合歡百獨難團扇怨秋風
不願隨夫貴何人不可從

問月

月照影隨人臨影月見背庭樹空寥寥周旋月影對
彼月蕩精魄影缺山河碎我影緊隨身夢到羅浮內
乃知無短月滿持善用晦

感遇

我心應霜蓄思結風緒長感此魚龍物冬夜愈神王
綢約冰雪姿迷陽薄可將此意貢所適山水恣徜徉

先秋一日題蕉有懷遠遊諸子

綠葉能傳字何必尺書通秋風起半夜寄語與梧桐

金精坐月

金精待歲老石破自天開不知天開時月炤幾人來

漫漫尤夜去湜湜水藻迴皎兮月上水古色延青苔

菊開遲日上不至

落落山行意幽尋花自知將影獨危攀松下一栖遲

寒風矜淡色秋來晚更宜雨過長天淨微雲欲已隨

吾心苟不競想見流水時

六松草堂爲曾止山作

大禹行疏鑿伯益烈山焚不識聖人意斬伐代相因

我起望廣陌鬱鬱六松存維周有甘棠維漢亦有栒

元氣載公勳六松徒鬱鬱盛衰何有常黽勉事稼穡

海程山先生五十

搖搖竟何之三遷定其居

壽身不壽世大年未爲益彭祖八百年何嘗非瞬息

卓哉羅長元論事有通識釋誤徒生毛仙誤長羽翮

羽翮長何爲神仙悔服食道世本相須無道世誰易

白石與程山東西關洛席天地雖混茫山來白石

延草交春風此膺壽平格吾黨有堯夫但與論周易

大衍出圖書中有二篇策

偶咏

大隱若潛龍不見以爲德既居遼海中何問南與北

蒸庶五十年終難逃物色束帛不得加獨有徐元直

送林確齋歸南州

惜別非一時傷心自千古子去泥孤舟春光疾如弩

非無平生親念此同肺腑執手千萬端無由出庭戶

落日炤故人烟波在南浦

看山

倚杖看山色悠然衡宇中太古澎灏迺獨留鴻濛

升沉閱月日舒卷任雷風吾心苟自達豈必上華嵩

楊墨

墨子悲染絲猶向染中濡楊朱泣岐路猶向路傍趨

大道直如矢履者何自迂堅白一失守磷緇互相渝

搖搖竟何之三遷定其居

峴山舊宅露出頂上故夏日晚涼殘暑晝厲伏

臘于今十三年矣使爾昔種植林木翳如雖

今零落數枝生意亦復欣然二首

熟君思長林鳥歌欣所托惜我十年時種桃不種栢

稚桐初引發踈雨過簾幕玄鶴凌庶草數枝猶卓卓

人生貴及時無使秋零落

獨立籬槿下緬然見高山秋容正寂寞得意心魂閒

夕陽炤初月疎影何珊珊輕風吹我袖不知鳥飛還

七言古

東岩歌

同闊荒兒弟荷鋤對夕陽耦而植長幼飯牛隨朝夕
看浮雲悲寄賊素心追歡日月衣冠少可懷老亦安

金精歌

金精遷口田家女村妝野服住田野忽然鐵騎迎娉
婷口唱歌來身飛舉此事雖傳不足奇神仙實弄笑
情痴即曰有心許斧子誰能辟穀採五芝

小姑篇爲宋未有傳黃節婦賦

鶴父一死鶴嫠去衆雌嫁盡雄無故宋子身是未嫁
身喜傳里中黃節婦節婦家有曾王姑曾經兵燹葬
江魚江魚見姑不敢吞至今神在郡陽湖郡陽湖水
千載誰復悔李生抱病死閉關願見蘭人雙膝難不
能酌酒爲君壽蘭花之露朝可餐

浩茫茫小姑山立大姑僊湖波盡瀉湘娥淚不許廬
山獨姓匡

長歌爲蘋夫人誦

吾黨好遊推季子北至燕山南度海山水不厭高且
深匡中還有節孝紀王家二婦事多奇閨中嬰杵無
人知魏氏任死蕭任孤鞠育潔源成佳兒潔失所生
潔孤尊夫人愛潔情倍切夫人生源潔教源潔既愛
源源畏潔未堪乡雖若南行一婦二兒何榮榮閒閨
携兒渡淮來將子遠若身可死托孤寄命誰如此君
不見王司徒許吏部二君皆有婦以視君家蕭夫人

區區鍾阮無足數

采蘭爲閨中陳不盈壽

采蘭花乃在嶺之海濱之浦赤金作莖珠累累或能
作葉能作樹一株不惜十萬錢一株直昇三千路日
烈吹以風竹護幕之布長山嶽瓜不容足開君直欲
負之去終年倒懸岩石鋪鈞蘭豈負一何苦托身同
在天地間不使藏根有寸土汝生空谷能自芳妨人
移植當門處愛蘭識蘭心采蘭拔蘭葉兩心既相知
千載誰復悔李生抱病死閉關願見蘭人雙膝難不
能酌酒爲君壽蘭花之露朝可餐

五言律

山莊值月

野興隨樵牧行歌歸漸昏疏林爭宿鳥落日失孤邨
客子猶閒立農家早閉門忽然山月吐疑是在東屯

懷彭躬菴

卜子西河日猶然嘆索居以子多謬誤那得恃詩書
別後情如昨秋來心易孤前村赤葉下知是故人廬

題原季玉詩卷

作客多彈鋏遊山猶有君酒酣但北海人自出西秦
裘馬關中壯笑歌嶺外聞羅浮絕頂上縱目青星文

過水莊訪魏冰叔

山泉渴已甚見此即情依況復多喬木同來坐古陂
桑陰遲主客潭水出鸕鷀安得隨漁子一篙任所之

憶曾止山魏和公客廣州并示門人任道援

在昔曾相過此中少故知居停光孝寺遊覽大忠祠
江畔老榕樹人家多荔枝秋風容易發歸客果何時

紀夢呈木立大師有敘

歲丙申授經半廬六月十三夜夢師至坐定
以手摩足笑說偈曰辛苦辛苦不得住不得
住吞他一個達磨愁他不會走路余答曰咄

咄生吞活佛連皮帶骨得進不得出已亥閏
月師果至間錄桃花源記爲說見貽又二月
師還壽昌詩以誌別

師來消息大未見識容顏擲袖聲蕭衍繙經笑井丹
三年曾入夢六月又還山每對桃源說深慙住世間

伏虎岩贈直來上人上人乃木師高座

參盡諸方佛何如扣木師趙州茶易吃櫚厥米難篩
狗子咬行腳山君作主持一聲霹靂到直待耳聾時

苦竹嶺見剖虎子

死去權聲動元凶當自思奈何嘗一飽忍使殺三兒

養就眞雄獸拾來似小貍非無鎖豹眼未見半斑奇

新春雨後督家僕治圃二首

滿目皆荒土非關草不除經年人苦旱改歲地仍虛
及此初春雨當開盛夏渠近來懶益甚于此學勤劬

學圃非吾事閒來看便鋤未能如孔子誰敢笑樊須
土燥頗宜覓棚高可待瓠家貧無肉食歲計在園蔬

題謝山人桃源圖卷

神仙與世隔俗客渺難攀徐氏携男女秦皇望海山
千家花竹意半卷水雲閒却笑捕漁父桃源博一餐

宿冠石

以此藏名字嶙峋石一拳到門由水竹立社號鄉田
野老時來宿山肴雜出筵漁陰當日事相對憶恰然

病後柬彭躬菴

多病原吾事今年病更多非緣無藥物大抵似秋荷
待蝶馳山縣風聲入委禾晚田收又薄歸計汝如何

得廣州信

此別未爲久相思似去年歸思嶺外急遠信病中傳
已至龍川國暫無衛尉船五羊坡上望海水正茫然

病中聞勻庭蘭開

亦知月色好未夜門先閉老去無風趣病來看藥欄

出秋猶有菊入室最宜蘭問說庭中茂幽香隔一山

竹下

一病連三月何曾出草堂隔簾野色曠在樹春枝長
積雨洗林氣微風生晚涼偶然移數步不覺有新篁

漿溪道興二首

移榻下萱置圃中示兒

鹿草當春月感時自不同窗前苗獨細榻下刺難容
土沃猶宜露籬疎欲度風能良遲更好看漸漸成叢

喜所移萱花盛開呼家人及兒子玩之

初謂此苗細夏來花正繁不堪隨木槿自得並香蘭
元佩夜還合忘憂朝可餐北堂悲欲絕一見便怡顏

同諸公勺庭山坐

愛爾山居好朋來已盡歡千秋一片石六月半庭陰
自謂羲皇上陶然臥北窗誰知有冠石反得傲漫陽

宿檇山川意笑歌兄弟行逢蒿任滿徑獨不阻求羊

壽彭公遠五十

幽居堪笑傲南面擁旄城庭桂令方茂山松晚更榮
我慚晉處士君自漢明經五十誰云艾青蓮花正生

晚發

野店鷄聲早微禽習物情貢心如鴛鳥臘月踐寒更
我不滑零露何爲戴晚星明朝無客務一任山扉扃

漿溪道興二首

亂後叢林少漿溪寺獨完孤松巢鶴鶴萬竹簇琅玕
草色經年綠禪關到夜寒燃燈禮佛後正好坐蒲團

爲僧良不易進步在竿頭舂米熟中得攤麻難處求
此心如作佛即戴可行舟君看門前水滔滔向遠流

七言律

曾省之以術遊寧化并訪家元仲臨行賦此兼
寄所懷

北風吹雨夜來愁六月寒于九月秋雖托做廬非馬
帳那堪敗絮當羊裘高樓正可元龍臥大邑寧無季
主遊尺素數行裁欲就洪喬不作寄書鄰

同彭中叔勺庭看桃郝寄主人兼寄令兄善伯

翠微峯角舊南村流水桃花直到門恰與老彭爲二
士偶携稚子得三人坐分花萼雞兄弟食對盤餐孰
主賓寄語吾家任太白何曾一事叙天倫

過冠石送林碩齋出門賣茶兼呈本立大師

東岩茶務勝農忙負擔等辭道路長生計一年惟穀
雨行裝五月正端陽黃蘆自笑書田薄白社還聞藥

地香記得他時曾住此老僧半榻我匡牀

曾止山任道援從嶺外還知魏和公又遊海南

感懷便寄

遊人已做黑貂裘更復張帆事遠遊南越何曾聞趙

尉東坡自欲到儋州海天入眼雙鴻翼故國憑欄百

尺樓楓落霜高寒正急將歸誰與賦悲秋

族子黙齋醫行寓化將往適故人子病卽席留

之

讀書已不濟蒼生欲集奇方久未曾說鬼長沙空有

賦活人扁鵲豈無名行裝着雨雙肩重坐席飛花一

片輕珍重王孫須國手萋萋芳草不勝情

送魏長公赴潮陽幕兼題扇上梅

誰說荔枝海上肥冰心五月尚題梅相期我輩留寒

節卽熱吹聊借蜃觀知世幻好驅驪徒令

文垂連宵剪燭西窗雨車乘翹翹未可催

秋興

高秋獨眺晚風悲草木聲中帶鼓鼙治亂莫憑南北

史雌雄正在項劉時臥龍眞不愧名士處仲何曾是

可兒莊水秦山空悵望夜深愁絕坐書幃

魏石牀以白菊詩索和

家住南樓對小池近來趕菊愛霜姿此花似飲春陵

水我輩還題彭澤詩夜月籠中鵾未放秋風泉上鶴

相依旁人共指黃衣勝纔識山人著白衣

贈友

念年知已百年交君正乘車我繫匏市上王孫仍伏

跨廬中窮士尚吹簫文章有價將脈國富貴無心立

榜看此去龍門僅一躍高飛未足盡豐毛

答魏長公幕中見懷原韻

三春已盡歲如流江左何人領八州誰謂長髯曾入

幕夜來清嘯獨登樓虎頭聊寄琴樽興燕頷寧爲筆

硯留莫笑書生徒杖策仲華年少已封侯

門人曾觀旂應舉子試作章門遊適霖潦未及

一別賦此贈行

二毛侵鬢一經橫書債難售讓後生且抱孤琴彈別

調還看雙璧價連城青萍出匣乘犀利白兎驚秋因

鹿鳴誰說鵬程九萬遠西江有水到南溟

送曾靖楊下第

鹿鳴江國聲呦呦誰駕長風千里遊兩岸芙蓉將放

藥三年桂子又驚秋墨池烟霧生風雨綵筆花芒射

斗牛得意登高同作賦滕王閣勝仲宣樓

讀蔡忠襄公傳感賦

潼關破後袁元戎三晉危疆恃有功廷議若非同築
舍鼎湖何致哭遺弓汾陽既濩霽雲血中軍應盛時
碉折簡還令蒙古忠寄武帥周遮吉蒙古公公有書
國其妻復率家僮殺妻子同公約其死守周感公義城陷戰沒
擊賊力盡赴焚桃李經霜榮悴牟報恩誰得似臧洪
別蔡閻伯還吳門兼柬九霞介明兩令弟

山居樵牧老成羣遠客初來正暮春肺病三年長伏
枕野蔬一飯未開椿知君無忝忠襄後如我終慚信
國門梅社幸傳雨令弟頻將暇日著鴻文
從子文止見過歎洽浹旬以農務告歸作此贈
之

與子垂髫共讀書未堪斑髮對牖牖壯年曾著長楊
賦末路翻乘下澤車汝幸身存爲野老我雖舌在亦
山愚採山釣水吾家事豈必彈緘始得魚

七言絕

送曾止山南行兼寄令兄庭聞二絕

故園桃李花初榮的酒花前不勝情頓有故鄉衣帶
水隨君百折到金陵
片帆正好趁春風一笑相迎弟見兄爲語十年湖海
客歸吳定復入秦中

讀本草偶占示採藥人三首

食經當辨況醫經八足三螯各有形病後方知詳本
草何曾鈎吻類黃精
松根之下龜蛇生赤白從來推二苓負鍤腰鐮按月
日大都不出後先庚
我來藥草漸凋枯須識交藤即首烏我縱未能同挖
取一番指點當揮鋤

採藥人不得藥作此慰之二首

謾言採藥空歸來伏櫪羣中有駃才舉世無人買駑
骨燕君自築黃金臺

杜拾遺訛杜拾姨婦娥誰識是常倫相傳故紙房中
藥沒却當年補骨脂

惜春辭十五首

卜築山中年復年依依楊柳向人羣愁懷不解春風
意緣在枝頭偏暗然
年年四海一家春到處春風披拂人一自烽傳邊左
後中原多有未招魂
雙鬟催人春易徂窮年兀兀數行書梧桑身後綺門
廢那見乃翁不好儒
誰家都護守櫻關畫角嗚嗚春未闌二十年前遼海

上此聲只合在邊關

露下鞭牛雨下蓑牧童日日唱田歌近來變出新腔
調恰似巴人翻紇羅

梨園子弟特欺瞞不扮新官扮舊官任汝啼來任汝
笑逢場莫作等閒看

城南有館列清池池內汪汪千頃波最恨蓬侵花蕚
弟鵝鴿枝上鳴鵓鳩

客裏有書病裏看看來字字挾霜寒誰知春滿雲間
翼不及秋風送羽翰

到處黃塵暗鼓聲沙汀江渚沒鷗鷺鬱孤臺上芊芊
草可似當年春望時

江南江北孰爲家欲問遊人天一涯謾說廣陵潮有
信春風偏不送歸槎

艷陽天氣正初薰柳綠桃紅爭趁春獨有荒城春色
暗家家麥飯招新魂

牛遲不如馬遲高馬蹄過處牛無毛春田一任生荊
杞用汝聊酧汗馬勞

海濱浸骨草浸田一派平蕪接斷岡宿雨未收曉霧
濶望春不見泪潛然

風雨山中進一觴敢云二篇是蒸嘗樽前未拜先垂

泪縱恐春來墓草長

每年祠祭輒千丁率祖攸行祭未停敦本堂領人半
鬼誰持麥飯向先塋

右葉據寫都李氏家藏舊抄本付刊舊本多載
批評無卷數分體亦頗凌亂中廟駢敀數首詞
近淺率疑非成齋眞筆今削去不取稍加編次
定爲文二卷分十類詩一卷分六體凡譌字碓
知其誤者悉爲改正差成完書成齋在易堂中
檢身最密嘗擇冠爲諸弟子講禮同時朋輩皆
畏憚之其詩出入於伯玉曲江之間文之佳者
卽稱書應酬之作皆能卽小見大九子文鈔僅
登其論辨四首非其至也庚申三月新昌胡思
敬跋

半廬文稿敍 一

春月子佳未

明張氏約園開雕

明之末季吾鄉有六狂生曰董幼安志寧王石雁家勤張雲生夢錫華吉甫夏陸讀庵宇爕毛象來聚奎象來自號吞月子遭時偃蹇與其兄象臨彈射欣賞以文章爲樂事其言曰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人生適志耳焉能以吾身爲桎梏大塊既勞我以形骸而腐儒老生復束之以繩墨維達人之曠觀烏知吾南面王樂又曰有林有泉有風有月有松竹有魚鳥有詩酒琴棋往者取之使林泉吾有風月吾有松竹魚鳥吾有詩酒琴棋吾有

而後耳目口鼻手足吾有而後耳目口鼻手足所歷之時之日之月之歲吾有不則吾耳吾目吾口吾鼻吾手足總不吾有也嗚呼天下有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以吾身爲桎梏者何可勝道康居而肉食衣鮮而策肥如游魚飛鳥釜中籠中歷少而壯而老將以爲名抑以爲利風波勞勞無已時逶迤歲月而不知此身之所成其精則搖搖其視聽也囂蹄若乳羊曲以蹠乎結若秋蟬喑以啞乎塵世肉囊惛愗不察斯非不持燭而經暗室之所致哉惟先生則萬慮澄然天光內育趨其所當讓

書之處曰吞月人間世伯倫放情於荷鍤元亮適志於籃輿抗陽竝麗揚夕耀則一枕黑甜三杯軟飽慷慨悵望徬惶見乎詞眞血性男子也文筆妙天下具大手眼顧泊然苜蓿簞瓢以獨伸其志凜凜英銳盥爲秋霜毋爲檻羊議定則神閒氣充遇紛變而應之裕如至於成敗禍福一任之於天無容以私智衡較其間卒猪拮据皆吾神仙事是則先生之志也先生之文也余於先生之所自道者掇以弁諸端而何敢贅一詞乎顧謝山先生謂先生詩古文詞皆崛奇其宗人不能爲

之收拾竭力求之卒未得乃余小子竟得之其喜何如爰就舊鈔略爲編訂分爲三卷益之以續舊詩所輯詩二首甬東正氣集所載異獸傳創鼴狐傳也凡文七十五篇詩六首忻君紹如馮君孟顓精爲校勘付梓以傳吞月子之文庶乎爭光日月矣民國十九年十二月

後學張壽鏞序

毛戶部聚奎傳

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都給事中宏之後爲人慷直剛果有節概少與其弟聚璧竝有聲時稱爲西皐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爲夫已氏所害尋參瓜里幕府議以明經授戶部郎司餉事去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遯得免而其家遂以此落晚年始歸初先生於庚寅辛卯間與吳于棘鍾道復汪伯徵倪端木邦上周雪山爲社已而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以沈冥而卒所著有呑月子集六狂生之幸得終燔下者先生一人而已而亦無後君子哀之先生詩古文詞皆崛奇顧其宗人不能爲之收拾予竭力求之卒不得惟先大父贈公曾錄其文數篇今存之傳中云

壽鋪案絧耆舊詩傳中所載文四篇曰方石銘曰輿人阜人丐人傳曰周乘六自序卷跋曰呑月銘皆在呑月子集中詩一首曰四明懷古曰謁文丞相祠惟四明懷古未錄梁蓮湖水部印續耆舊詩時將孥狐傳原本所錄者刪去自註云此傳未錄馮君孟顓曾刪卒以文字忌諱未從蓮湖爲我至與之言謂不宜刪去自註云此傳未錄馮君孟顓曾刪卒以文字忌諱未從蓮湖爲我至今日而論及當時也

先生名聚奎鄞人也少負奇姿讀書喜擊劍慕古豪傑之事與其弟聚璧齊名時號西泉雙鳳初以郡明經貢入太學會乙酉南都變聞浙東諸郡奉魯王監國紹興賦詩張越公祠下慷慨激烈與諸公歃血相誓後忠介薨于行翁洲旋失守諸軍殲焉先生脫身歸里復圖恢復閱數年而又有六狂生之禍六狂生者華翰林夏王邦上周雪山亦來入社雪山名維祚自署爲江南看殘月頭陀數君皆豪士而雪山才情尤雄麗與先生相得甚善每酒酣賦詩悲歌流涕劍槊之聲相聞者皆心驚膽掉蓋先生雖沈淪里巷而聞雞舞楫之志耿耿終未下臏也及數年諸君相繼謝世雪山亦歸揚旋歿先生墨墨不樂未幾遂發病卒自先生卒後而西臺復社之徒彫零略盡故高武部隱學哭之以詩曰胸中嶽嶽何時已世上紛紛詎易任其所以悼惜之者至矣先生博通經史而尤邃於春秋其古文高削厭悍不屑蹈襲前人一字自杲堂先生外未有過之者嘗自號呑月

心以效順者而吾邑諸君子顧獨以區區之力欲噓已息之燼此豈可得哉然而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千載而下亦存其志而已矣國朝禁網疏闊自定鼎以後盡除前代苛政即明餘諸士名挂叛逆之條亦未嘗飭加以孥僇之罪而廣柳複壁中亡命逃竄如先生輩者不少其後詔書一切不問嗚呼此亦可以驗寬大之政也先生晚年風波既息始得旋里中與友人吳子蕃曾聖一汪伯端倪端本諸人結吟社于西皋咸推先生爲祭酒邗上周雪山亦來入社雪山名維祚自署爲江南看殘甚善每酒酣賦詩悲歌流涕劍槊之聲相聞者皆心驚膽掉蓋先生雖沈淪里巷而聞雞舞楫之志耿耿終未下臏也及數年諸君相繼謝世雪山亦歸揚旋歿先生墨墨不樂未幾遂發病卒自先生卒後而西臺復社之徒彫零略盡故高武部隱學哭之以詩曰胸中嶽嶽何時已世上紛紛詎易任其所以悼惜之者至矣先生博通經史而尤邃於春秋其古文高削厭悍不屑蹈襲前人一字自杲堂先生外未有過之者嘗自號呑月

子而銘之曰周砢首塞爾口咄咄子光在爾右又曰乾
九悔納西兒來與坎男齊其嚮蓋其所寄託如此
贊曰先生眞振奇人哉夫燔妻子湛七族雖歷九死與
百折志義之士猶將甘之如飴然而吳市變名楚關匍
匐隱忍以全生夫安知其不出于舊國舊君之故哉吾
鄉全謝山太史搜羅四明文獻而于鼎革諸公尤三致
意焉獨先生之行事不盡詳幸毛氏之家乘在余得而
論次之且頗推見其隱焉

吞月子集目錄
卷一 詩
贈刖馬靜庵師歸廬山四首
四明懷古
謁文丞相祠
卷二 文
周雪山詩稿序
張世謁詩序
贈張客卿居雪竇序
贈吳于蕃序
序澈水蔣子近刻二首 代
汪伯徵猶存草序二首
跋周乘六册子
鄭伯克段于鄢
贈仲子
黨獄
亥歲
滿歲
贊說
與人阜人丐人傳
題彌勒像
薛白於先生私謚議
吞月銘
方石銘
亡姪淳甫殯銘
文學元瑜繆公行狀
告外祖父母墓文
祭姪女文 代
方母楊孺人哀辭 代
祭外母朱太孺人文
哭鳳六亡弟辭
祭貞母袁太孺人文
祭范芝宇文 代
祭陳翁文 代
祭張翁文 代
祭周太翁文 代

祭馮式融文
祭陳封公文代
祭德林周先生文
祭謝親母文
奠封中丞高公文
祭岳母文代
祭范親母文代
楊媼方孺人哀誄代
塔祭岳母文代

卷三文
壽愛巖翁六十序二首
壽鄭漢章五十序
李士元六十壽序
謝太母六旬壽序代
史公六十壽序
壽史公七十序二首
壽林翁六十序
壽顧文宇六旬序代

壽范母何太孺人序
壽孫錫蕃六十序代
羣仙獻壽圖序
壽張母何太孺人序代
黃母家慶圖序
題陳君小影
石擬一章
聘包宅啟
復梅宅聘書代

復馮宅聘啟代
復周宅啟代
謨姪婚帖
顏姪婚帖
過俞宅約帖
孫氏女復啟
張聘鄭書代
祭封孺人謝太叔母文代
祭范鷲百文代

祭史及遂文代
公奠陳母周夫人文代
自誄文代
讀胡友鑑先生傳代
識斷
送董子石雲初授學博之任序
與鄒程邨論董文友諦致夫人辨
魯書自序
異獸傳
附錄
高都御史斗樞郊居詠贈毛象來
汪隱君應詔題毛象來吞月軒
倪評事元楷題毛象來吞月軒
高隱君斗權寄毛象來
徐明經鳳垣哭毛象來
高武部宇泰哭毛象來
周莊吞月子制義序
徐霞鄰吞月子集誌

張讓三吞月子集記
王翼林題吞月子集

詩

贈別馬靜庵師歸虞山

慘淡經年別相逢隔世人藥燈驚喜半樽酒笑言頻道
契空山月心開幽谷春丈前日正永卻又悵歸塵
舊別留餘悵旋添今夕新深情寄煙樹悲操泣沈鱗雲
阻前歸水舟隨欲盡春落花不解意飛傍別離人
行行送夫子言至西江濱惜別驚潮重會遲忘話頻片

帆紫氣遠一笈白雲親此去蕭蕭夜風傳雨地神
既怪春光短還傷吾道屯昔年此地別今別昔年人淚
強和風咽愁翻帶笑陳何時重話舊相對太平身

四明懷古

四明文物壓羣州征戰相遷二十秋逸老祠荒悲野草
黃公墓冷咽江流長春花柳游人淚東渡魚鹽過客愁
故國蕭蕭無限恨白猿啼盡五更籌

謁文丞相祠

沈沈畫壁枕雲間宋室孤臣不可攀欲弔小樓迷蔓草

偶來古廟哭青山不驚鐵騎英雄壯嘗讀詩歌血淚斑
賴有王孫修薄薦春風春雨幾愁顏

吞月子集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明鄞縣毛聚奎象來撰

文

周雪山詩稿序

詩本三百其教主於溫厚和平故諷刺至五噫而露贈別至河梁而淺闇怨至團扇而輕此皓嶠先生之說也夫詩以道性情而性情所發其得之天者有正有奇感之人者有甚有不甚要當以我性情作我之詩以我之詩見我性情而不當以我性我情規拳於三百篇之性

之情也孔子不得中行思魯狂士狂士唯不襲中行故孔子思之謂其可入於道溫厚和平此詩之中行者也不必盡出於溫厚和平而直見我性情於詩者此詩之狂士者也舍我性情而規摹於三百篇之性之情以求當乎溫厚和平之目是則鄉愿而已矣天地間凡物之有聲者莫非詩凡有聲之詩莫不因其自然之性之情水之安流汩汩滔滔及其驚濤鼓怒也岳震雷奔可謂岳震雷奔者非水之正聲乎風之融融泄泄和解凍及其戰乎西北也擊石飛沙可謂擊石飛沙者非風之正聲乎蟲聲嘒嘒鳥聲嚶嚶鶴鳴皐而聞野虎嘯谷而生風龍不諧音於鳳猿不效擾於麋可謂此之是而彼之非乎故曰以我作詩不以詩作詩此作詩者也以我說詩不以詩說詩此說詩者也不以我作不以我說於是詩中多鄉愿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主褒貶詩主美刺六經之有詩春秋在六官爲兵刑之用帝舜在上干羽舞有苗格共工驩兜罪止放流而武周革命殺君滅國五刑之屬其目三千至公孫僑古之遺愛乃鑄刑鼎孔明王者之佐取法申韓亂國重而治國輕運會使

然聖賢亦大不得已也上世風俗淳厚雖極惡小人其羞惡畏名義之心未盡澌滅故微言婉刺可以致規至近世而頑鈍亡恥之習錮於膏肓矣痛詆極訶猶苦不足於治顧欲下參苓之劑發傷寒七日之汗是宋襄之仁義而梁武之好生也吾不與之論世矣邦江周子雪山負荼落不羈之性遇坎坷齷齪之時而以其激烈慷慨之詞發舒壘磈不平之氣故爲詩如哭如笑如怨如怒如罵如訴筆之所至時有蒙公天狐火鞭石斧以助之經營使豺狼狐兎竄伏亂榛荒棘之下股栗不敢喘

息吾嘗其能不爲三百篇之詩而爲雪山周子之詩也
崐嵍先生者起乃欲鄉愿我雪山宋襄梁武我雪山雪
山能無腼慙目張狂叫復發也哉嗟乎雪山天資奇邁
能狂於詩其入道亦決不在琴張曾晳之左世無孔子
安所取裁勉矣雪山毋徒雄據詩壇一片席也

張世調詩序

吾郡張子世調善詩古文詞壯事遊所至聲籍籍老而
病盲卧起一室戶外之屨常滿一日出其所著詩若干
卷問序於余余許之而弗遑也記是時張子年六十徵

詩爲壽而余亦未有以應閱今三年矣時時往來胸臆
間秋來余病甚幾不可起竊念此生於文字業中所必
不可已而不及了者凡十數則張子之序居一焉於是
稍間爲急草數語序之曰左丘失明厥有春秋以作傳史
記接武左氏然必歷覽名山大川而後成張子固饒史
才又遊轍類子長而有丘明之疾嘗與余言欲仿歷代
小史例序次時事成一代之書今顧不暇而徒發之詠
歌以詩爲史是左馬杜甫合而爲一人宜其工而可傳
也張子之文更富於詩余茲序詩故不及其文嗚呼昔
臨淄命修作鶺鳥賦修辭不爲及暑賦成彌日而不獻
兩賢相厄妍醜各自知余於張子世調徵詩而不應序
其詩逡巡及三年然則張子之詩之文概可知矣

贈姚江張客卿師居雪竇序

吾師吾師之弟子也吾師之弟子今無所吾師矣吾師
逃而去之空空何有之鄉吾師將毋吾師吾師之弟子
也舍曰吾師而師曰非吾師之師將毋可舍曰吾君而
君曰非吾君之君舍曰吾父而父曰非吾父之父也吾
師將毋曰吾則奈何吾師之弟子而君非吾君之君父

非吾父之父吾寧舍曰吾師而師曰吾師之師也然則
吾師誠吾師之弟子也其爲吾師之弟子者姚江張客
卿師也其曰吾師吾師之弟子者所爲道嚴上人者也
上人居雪竇山以其侶覺悟來而吾月子贈之宜曰贈
道嚴上人序而今曰贈姚江張客卿師者吾師吾師之
弟子也

贈吳于蕃先生序

于蕃吳先生博學獨行以詩古文辭名四方四方之轍
幾遍老而歸休於西皋之上足少痺然視聽猶昨而夜

詠歌不衰一日過謂毛子曰嘻余殆不免矣天者困余以飢寒而申之以疾病毛子乎余殆將不免登其堂趨首之斑如工人告成事矣歸而遇仲子於塗則奉先生命運甎以修殯具毛子心壯之載之酒而賀之曰先生可謂有道之君子矣今人莫不貪生而怖死故有年八九十子孫毋得言後事言則彌日忽忽不樂至於伏簀遷延不能喘息猶嗡嗡作嬰兒聲呼天呼鬼神以冀須臾毋死備極觳觫可憐之狀今先生少病瘥別無可死理顧遑遑治具一似樂爲之者何其達哉夫生寄也死歸也有生必有死物之理也不以求而生不以多所諱而不死天之命也全吾所以生以俟乎死之自至所以盡理而立命也是故飢寒疾病者死之故而非所以死之故也天之以飢寒死先生者數矣然而先生之困於飢寒垂七十年則飢寒固不足以死之也飢寒不足以死之故將死之以疾病夫疾病則烏得毋死然世有不待疾病而死者矣則疾病非所以死之也王衍之排壞此何待疾病而死哉彼三窟之營以御飢寒也御飢寒而并不死於疾病所謂死以御死也而究不死於飢寒而并不死於疾病所謂死

生有命也莫非命也死生爲大達平此者無乏乎窮通也無乏乎謗譽也無乏乎古今治亂也修身焉而已故曰知命之謂君子矣先生可不謂君子乎哉

序澈水蔣子近刻代

年來放浪匡壑復爲勾章之遊擬備覽石窗玉几諸佳勝至則謝公屐已蹁蹁不得前小窗疏雨旅次寂寥困人適澈水蔣子過訪譚談僅甚繼出奇文若干篇餉余余展視見其綺麗峯簇光怪陸離一以爲赤壁丹崖一以爲鑠沙嵌石一以爲靈樹仙芝時禽異羽一以爲金篆玉隸蘚碣苔銘前此康樂大史公搜討所不到因流連快讀作十日坐臥遊客有善操琴者鼓歌從之流水高山近在四壁雖未獲憑高永眺亦大慰於翳望矣余不日言旋有問余此遊孰與雲夢高巨之遊樂余將採行襍出一編傲之臨風欣賞應其瀝酒相賀也嘻謂余已備覽石窗玉几諸佳勝可謂余已備覽鐵巖石樓雙谿三洞諸佳勝可

序澈水蔣子近刻

蔣子所居名澈水解曰澄瀏不波素光照徹徹颺暫拂

紋隱起如澱然與天孫雲錦眎凡世機杼自別此大地之至文也易有之風上水下曰渙水上風下曰井渙散也井整也文家之意如風筆行如水筆與意俱如風水之相比或整或散文成參錯而無不出之乎自然凝爲春華淡爲秋妝不知所以春秋也方者成珪員者成璧不知所以珪璧也此之謂出入天刻玉削荆鏤金翦綵雖工如畫而不化何以蔣子所居文心文境沾漬映發其必有得於斯矣雖然蔣子走千里客遊於明泝江流上下觀洪濤瀾汗左挾越石截吳延延盤折而罔極

也臨蛟關望東海沖瀜沆瀁吐星出日噏百川而同萬流也大哉文章之觀乎吾惡知其所遊不增有得於其所居哉咄咄蔣子又以余前言爲杓也將毋

汪伯徽猶存草序

汪子少工詩已迺挾詩而遊所歷名山大川日衆所交畸人韻士日廣詩日富日益甚歸而卜室大江之許室修廣方丈丈以外田夫所都鋤犁雜還汪子不得而有也負壁設木榻一榻右布几簇牆爲窗置坐具讀書其上古書數卷外茄瓢竹杖博山爐一事圖書一匣而已風清月上汪子則攜所作詩沿江散步且步且吟且吟且笑宿鳥驚噪雞犬亂叫籬落間牧童饁婦皆魔汪子則大快吟笑自若一日訪春月子於皆春軒酒酣狂發血紋崢崢起白眼中鬚髮倒豎曰嗟乎古稱詩能窮人汪子一窮至此哉子其謂我何吞月子曰嗟乎汪子不見圈豕者乎滌牛者乎令汪子蚩蚩作富侯家物鮮衣而肉食逸居而鼾寢誠無所苦亦有何樂且夫於天地間而得爲人於人而得爲男子於男子而得工爲詩而又得逍遙自賞於江山風月之下天

生汪子如是不亦可乎汪子大笑因出所著猶存草一編促書其弁而去汪子名應詔字伯徽能書能行草篆隸諸體能奕能琴能歌顧又能詩

汪伯徽猶存草序

存者有弗存也汪子之於詩也當其作之無弗存也久之有弗欲存之矣當其存之以爲無可弗存也久之則又有弗欲存之矣故夫汪子之詩此其存焉爾此其百十而一之存焉爾汪子曰詩與其作之而弗存也弗作可也詩與其存之而弗久也弗存可也吾烏知此存焉

者之又久而必存焉乎故猶之云則幾幾乎如欲弗存之也若是乎汪子之存詩者汪子也存汪子者詩也以汪子存汪子之詩則汪子爲政汪子之詩存汪子則非汪子爲政汪子以爲使人爲政也毋寧使我自爲政也是故以汪子存汪子之詩如以非汪子之有大息疾於汪子者存汪子之詩而芟夷蘊崇之不少恕也然則觀於汪子之存詩而可以知汪子也觀於汪子之存詩而可以知汪子之詩也嗟乎詩以存存乎以不存存乎詩存汪子

乎汪子存詩乎

跋周乘六册子

今日何日哉謂二三子死而不亡區區獨早自放棄以附於廢他之義諉曰予一介草莽臣敢告無罪嗚呼薄乎云爾乃當世猶不宥愚之所貴識時則雄爾肉食者謀之矣先皇帝御極十有七載其爲三百人也者何限其爲三八九八二十七人也者何限窮博士弟子辟九牛一毛與螻蟻何異豈然負太行而趨此直知盡能索計畫無復之耳託之鴻飛冥冥爲名高也黍

揮於文章帖括間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一日而厭之所不知何人之廷陽陽如平常則吾不知之矣粵自制科來師與爲教而弟與爲習上與爲鵠而下與爲趨僉曰是足千人主出其金玉錦繡云云生死我者吾謂之君富貴我者吾謂之聖人然則姑舍曰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唯是千人主而出其金玉錦繡云云卑之比於一材一藝而止祿山大會凝碧池雷海青投器慟哭彼優伶則何知舞象瞪目不拜猴部項號擲自裂其衣彼禽獸則又何知觀此册也毋爲高論從君賓

子客元亮所南諸君子而後所弗坐於塗炭俾後世謂不若猴馬然則庶幾乎范于曰册爲周子哀爾吾子有言而不及周子何曰吾子爲周子哀斯册也其止爲周子與抑亦兼爲夫凡爲周子與凡不爲周子歟周子之自述詳矣不辱君不辱先不辱師友終之有以自適周子也爲我問周子者不內齋符陽諸公之爲祖父不鳳林致虛元公芳洲諸先生之爲師不陳忠愍之爲友不故人徐某者之爲之死不饘粥足供而放情東西百里間將不爲周子乎哉故余爲夫凡爲周子與凡不爲周子言也是吾子與周子之志也夫周子矣則何假於余

按周昌皆字乘六明諸生參錢肅樂幕見諸軍無進取志辭歸甲申後序當貢不就

鄭伯克段于鄢

秦始皇帝車裂嫪毐遷太后於離宮茅焦入諫皇自駕虛左迎太后歸甘泉夫虎狼之秦未可以子母常情動也當是時秦方有事天下而負遷母太后之名諸侯繇此叛秦焦之言有以中其所懼耳城頴誓而鄭伯悔其

毋乃政之心乎雖然鄭伯而不之悔也鄭伯而既之悔也則亦立起而迎之歸耳於誓乎奚疑春秋之世盟誓交質日有聞口血未乾而刃剚其胸矣獨於子母之間必黃泉之言是踐何其敢於背義而不敢於背不義也潁考叔曰吾姑使吾君吾君夫人母子如初焉已矣隧而相見可也君子亦不非之以爲合於納約自牖之道

贈仲子

夫人子氏薨穀梁子曰隱公之妻也公羊子曰隱公之母也則未知其隱公之妻與隱公之母與然而必非桓

宰會葬成風王不稱天然則平王之世責專在臣惠襄之世責尚在君乎

黨獄

漁人得黨將易酤遇一僧乞米可滿鉢捐之不即舍而托鉢中誦佛言以號施者已黨齧僧鼻不可解卒之酤家取刀斷黨首而去時乙未秋七月也吞月子曰爲德不卒僧之謂哉夫殺其身而有濟於物則爲之誠剔其鼻不至於殺身而黨則可無殺胡竟以黨殺也不忍以人殺忍以吾殺是不利於吾則殺彼初非誠然不忍自殺之也毒人者毒於人天道昭昭可不戒歟

亥歲 歲盛也因亥而作故以年紀

小軒有紅梅一本春來花發滿枝簇簇不可以朵前此十數年所未曾有也未幾花脫竟槁死公佩弟因言范氏家閫一本艮復然凡物之盛極者衰可立俟儻傳所謂天道與昔者魯卫克而亡項百勝而隕虢社幾墟乃奏桑田之捷唐室垂仆猶俘蜀國之王斯亦花將槁而反盛之效也歲曰

燈滅口有明壺罄勃作聲載號載笑厥理因君子鑒幾著斯歲屠維一首下六身

滿歲 己亥著

人夏又三十許日矣甚雨孤燈有懷淒絕偶閱宋景濂撲滿說喟然於滿之不可以久也乃作歲曰先爲之極其何能益莫之益或之擊滿乎滿乎

贅說

吾身贅也贅附贅焉贅與贅附贅又贅焉參之兩之雖贅而七矣是皆贅之累也則皆附之贅者之累也贅之附者去去一贅矣爲贅也謀者又附之贅焉則贅之累終無已也且前此之附贅者參之兩之雖贅也不知其爲贅也又附之贅焉則參之兩之者贅之贅矣贅之者必不自安於贅之贅則贅與贅累也久之安知贅者不相化而亦以爲贅之贅也又附之贅又贅贅焉或參之或兩之贅之累終無已也贅之累非衣食之教誨之也今之爲贅者不同於古之爲贅者也贅者誠愛其贅而不敢一日愛其贅也使一日而贅者有千

古之責贊者愛其贊而必不敢愛其贊也內顧而又附之贊者夭如又附之贊而贊者貌如多一贊是多一槩也多一贊是多一濡也則贊者雖愛其贊而有時不能不愛其贊也其爲贊之累有甚於他之爲贊累者也是以不敢也作贊說

輿人阜人丐人傳

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妻同日縊死吾邑吳于蕃親見其事阜人者于姓江陰人南都既破傳新縣官至于莊執役如舊諦視良久歎曰世家李家的是是非非若不開著這張口呵呵笑也還要服得這肚皮比而今十二分大些

薛白於先生私謚孝定參議

咄看這廝笑甚的那裏來許多白飯黃齏乾屎橛囊成這箇大肚皮唉不也不也卻都是往古來今說不盡張家李家的是是非非若不開著這張口呵呵笑也還要服得這肚皮比而今十二分大些

薛白於先生私謚孝定參議

夷齊相傳墨胎二子謚云二子窮餓西山於制無得謚理然其名其字別見春秋少陽則此爲謚容或然豈私謚古已有之中郎私謚朱公叔荀爽以爲非孫氏亦云謚從上贈非下之所造夫謚取列行要於其當點康柳下惠女子之言千百世何能易也否則道奴文懿檜賊忠獻目鵂鶹爲神鳳豈不王言有赫哉獨朱穆比匪爲傷於文忠二字有媿諸儒論之良當蔡邕既失身董卓應不審其不可也士君子立身唯是民彝天命大節所

在爲兢兢揚雄之恬退紀逸唐林之清苦李白之豪放范質之謹廉華歆之識度馬融之才學非不各有可觀大節一虧比於糞土之牆不可杇矣按史何曾褚淵皆以孝友立德而令伯事祖母劉王太保事後母朱尤卓卓至性過人迺彦回末路猖披王何依阿魏晉陳情一表忍斥僞朝竟忘故主失其身以事其親吾且不知於孝何如也前諸子又何足云薛白於先生善狀種種范子獨據行節不爽論曰孝定可謂識其大矣虧節辱親不可言孝然則雖有他美抑不可以言定以定係孝以

孝徵定於先生何間焉嗚呼其風旣往則遁身矯潔爲高士有不談此者羣叫呼之矣抑吾聞婦行一士行百一者以節見百者不僅以節見也薛先生誠大節皦皦要於諸行純備爲足述故稱定焉譬諸竹挺然勁者節也厥有本本撥則節有時嚘本立節挺然而枝葉不茂猶不可以稱全竹也君子務其全而可矣田畫賣鄒志完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某旣景先生之爲人而因有感於時所聞故附及之聊以自規并質諸同志云

吞月銘

毛子題其所常讀書之處曰吞月人間世吳子于甚嘗子聖一汪子伯徵倪子端木偕邗江周子雪山過焉請所以命是名者毛子曰唯唯諸君子所見之子蕃曰月渴於酒酒落月入舉杯吞之詩腸雪瀡此楊公之詩自擬李太白者也天地一朝萬物須臾樂彼醉鄉可以棲遲是故伯倫放情於荷鍤元亮適志於籃輿吾子其有託乎毛子曰都哉達雪山曰去私無言撤我豐屋萬慮澄然天光內育穆穆金波入於其腹君子秉此以照四

國吾子其有象乎毛子曰都哉聖聖一曰皎若飛鏡臨於丹闕蝦蟆毒蟲入喉羣渴破壁搥環當空抹滌萬古長夜有目盡瞎盜賊便利以藏身狐狸相賀而出宅吾子其有憂患乎毛子曰都哉任伯徵曰金水之英太陰之精抗陽並麗旹夕耀明天不常晝厥生夜人赫赫斧齒埋彼蠶輪小往大來乾道乃亨吾子其務其全而可矣田畫賣鄒志毛子曰都哉謹端木曰石紐之山吞彼月精天簡女狄大禹挺生奕奕玄圭爰告厥成世溺胥矣魚鱉赭矣贈彼河洛功誰嗣矣吾子其西方美人之歌乎毛子曰都

哉思于蒋曰然則吾子何居毛子乃笑而作銘銘曰

屈爾首塞爾口咄子光在爾右又曰乾九悔納酉允來與坎男齊其嚮

方石銘

赤城有山焉其巒方也擊而取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菽如粟亦方也人有以遺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於袍笏而拜之吞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非能好夫方也特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知汪子於法當貴是秋余兩人皆不第歸然余漢兒已三歲而不圓爲人稱之吾亦惡焉嗚呼夫天烏得而不謂之圓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縱之好猶是也吾願汪子之堅斯好也昔人有惡圓者終也草有芝蘭亦有荆棘鳥有鸞鳳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荆棘鴟鴞豺虎者嘗多而勝而所謂芝蘭鸞鳳麟虞者嘗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無如何嗚呼夫天烏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君子之立天者有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吞

月子以方故至不得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爰爲銘銘曰

於行義乎爾於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寧方爲阜毋圓爲王夫子觀象而歎曰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亡姪淳甫茂才殯銘

淳甫名今禹余弟象臨之冢子也象臨娶董氏舉淳甫於崇禎壬午六月之晦時年二十一爾余與象臨就試武林得報卽往術家推其所生月日食云此星平合格於法當貴是秋余兩人皆不第歸然余漢兒已三歲而象臨復舉淳甫王母徐太孺人膝下乃有兩曾孫亦不寂寂也比長馴謹異常兒諸兒競前取果餌獨凝立不動俟分與乃受之六歲就塾師上口成誦十三學制舉義能讀左國秦漢及八大家爲文錯落多古致余每爲古文詞輒取去道桑頭卽誦不休若恍恍有會又善書仿鍾顏筆意余文成使之寫遒健可喜竊念余兄弟遭時偃蹇所居眉不得伸唯是斯文一道互相彈射欣賞爲家常一樂事已又得淳甫張吾後軍卽長不富貴吾家讀書種子不絕矣亡何象臨以己亥八月二十日暴

亡象臨染沙症誤服藥死而毒發於肌淳甫守屍慟哭三晝夜不絕家人止之弗聽余亦不忍止越十日日遂病病中與余經紀喪事言皆中窾練達如成人余私幸象臨爲不亡延醫診治病良瘥日可飯數數矣不戒於食乃復然猶無必死理會母董適以是月娩娩而暈淳甫心驚病遂劇越兩日死是爲十月之望後象臨死纔五十四日年一十有八淳甫先聘俞氏女未娶於禮不得立後余殮以成人禮於是月十七日殯之舍後鄭婆橋之東北原去舍三百武而近庶朝夕望見之嗚呼淳甫之病以父故病而劇以母故其病已瘥而復至於劇不可療則余將護不謹之故也夫爰爲銘銘曰

是唯淳甫之室蓋象臨之冢男而吞月處士之姪何以表之鐫此幽石尙永永無泐

明文學元瑜先生繆公行狀

吾師元瑜先生捐館舍垂十年奇矣長君孔昭持先生小像來以事狀屬余小子余小子某侍先生最久知先生最悉受知於先生最深其曷敢謙讓不文俾先生之名不揚於後世因稟沐盥手走筆爲狀狀曰先生諱元瑜字元瑜亦稱士望系世魯侯繆公顯世家蘭陵遠祖高仕漢爲尙書琅琊刺史形爲中牟令尙義敦讓事詳漢書獨行傳中晉大興初僕射公龍避石羯亂遷豐城迄隋錄事參軍洪再遷會稽其繇會稽遷寧也自宋二府君始去寧治東十里而近爲赤城里卜宅曰吉族乃昌高宗南渡五世孫彥珪輸財助邊補進武校尉嘉泰淳祐間師臯應符後先成進士衣冠代焜耀不絕凡十八傳而明宗十處士復自東來遷於西皐是爲先生高祖娶姚生杰杰生柏柏子三季者大德先生父父慷慨任俠多大節嘗夜拾遺金守待旦還之用鹽筴起家名與諸士大夫齒母夫人周嫺穆木葛覃之德禱於名嶽遂娠生先生生而皆白顙異不類里中兒七歲就塾師上口輒成誦九歲通經義十一能文章前據案角藝時豪間頃刻千言筆搖搖不得住一座大驚以爲賈長沙孔文舉復出抱攜赴郡邑試所至林立聚觀僉嘖嘖曰繆氏今有子矣甫勝冠故閎中鳳林孫公督學浙中按鄞試先生第一補博士弟子員例得應明年秋試會孫中人言罷去代者河南茲勉吳公下檄徵諸案有

名者嚴覆校多翻駁不少徇獨首舉先生如前於是名大噪吳會是年登甲子乙榜同考爲程令遷初馬公奇先生卷以省第一人薦主司者意售之而難第一人公固爭寧黜毋廢午補澤宮館先生弱齡奏技自學使者比歲督校外若撫都御史若巡方若備兵使若郡邑守前後無慮數十百試試輒滿口譽先生有不前列先生名者郡卽大譁謂衡文殊瞶瞶乃坐失名下士於是諸大夫爭欲致先生以得先生爲己重一時知名之士莫不引頸願交先生或走數百里脩束脯禮於

先生不啻東漢之歸李元禮也先生亦雅自負謂大物不克以五鼎之養逮親存居喪且暮孺子泣雞骨支牀厄贏幾不能杖所知咸苦口先生奈何不爲宗祊自愛過哀毀爾爾先生口謝之終弗禁後消南翁六月遂死時毋夫人周善病庶毋弟兩人皆沖稚未有成立貧指薪縗縷一旦仰給先生而消南翁故豪舉喜解推雖治生人產不屑屑升斗較晚年殖漸落哀迫於內而憂勞攻於外先生自是不獲免矣先生於萬曆甲辰卒於崇禎丙子享年三十有三卜葬繆家舉祖塋之側遺命以藏稿及所手錄古本爲殉訃聞當事莫不歎惜四方賢豪東翁相弔道冠蓋望無不爲先生泣下者元配汪孺人子四長胤嘉娶毛氏女次胤芳娶范氏女次胤祉次胤禧先生卒之年嘉甫十四歲芳十一歲孺人汪矢志撫孤治喪麻佐讀今且有聲詞翰克世其業不衰女一適陳先生英敏好學亡寒暑手不釋卷每扁下五更猶聞明晤聲暇則怡情花木或博購奇書名畫諸古玩物不了了一切世事性介潔不善容人心所可遺數十

里必致析疑賞奇酬歌叫囂相樂也窮日夜投轄不聽去所不可在座踧踖若背芒刺雖當路貴游子弟終不交一言以故羣小咸張目先生而同志則以此多之先生名愈重今墓上之草且十宿郡中推文家宗匠必首元瑜先生少年好讌彈先輩往往自彼積薪至元瑜先生皆斂手攝心無敢輕置喙天之不年壽先生而以才與名壽也若小子某則安能以文貽先生壽夫亦俚矣其概以俟後之傳儒林者有采焉

告外祖父母墓文

嗚呼我外王父之殤於玆土也越二十有八年我外王母亦越二十年颯風零雨樵牧侵之每一念至夕不成寐向擬卜吉遷葬是以逡巡歲月而未之逮也遭罹亂世人事不齊誠恐一旦溘先朝露而我外王父母終已不克安宅戰戰慄慄如臨深淵爰諏今月之吉鳩工築石壘土而封之庶魄其歸藏永於萬年嗚呼小子力之所能爲如是而止矣傷哉痛哉謹告

祭姪女文代

自女之生父母愛之寧女父與女母予愛之暨女伯母愛之無姪女與女也女王母愛之無孫女與女也顧女於余於女伯母女王母亦無父與伯父母與伯母與王母也自天降割年未弁而女母棄女女伯母先女母之口年而棄女後二年而女父隨女母而棄女於是女王母愛女乃益憐女憂女即余愛女憐女憂女亦不先女二姊而時拳拳女也嬪於大邦雞鳴克相舅曰宜之視女王姑曰宜之視女王母夫子之諸父母曰宜之視女伯母於是王母暨余雖愛女女父姑曰宜之視女母王姑曰宜之視女王母夫子之女父母之門豈非萬不幸中之一幸而今竟何望哉嗚呼女十六而女父遭女女舅姑以女母亡故急娶女故

爲女王母爲女伯父爲女兄者何安即女父女母死而有知亦復何安嗚呼爲人婦而至於背爾姑舅背爾夫子捐爾孤稚中道云殂若女母若女伯母斯亦有生之最慘矣以今視女則何敢奢望女以大齊稱偕老假令女歷年若女伯母或若女母則猶有二十餘年得致潞灌效恐鞠於女王姑於女舅姑於女夫子而膝之下有呼母而哭女於筵呼母而奠女於墓者儼然稱宅相於女父母之門豈非萬不幸中之一幸而今竟何望哉嗚呼女十六而女父遭女女舅姑以女母亡故急娶女故

女父亦急遣女使女母不亡未必不遲女數年而娶女遣女其急娶女遣女而使女得早供婦職以報女王姑與女舅姑於此數年之內者似有天意焉然而以女王母與女兒由今視女則前日遣女之日卽女長逝之日則所以促女而使早訣女於此數年之前者又以女母之故也思之思之痛其爲極今者女兒哭女傷女父女母而在當如何哭女傷女而幷傷女父女母之不得及今而哭女傷女女王母哭女傷女傷女父女母之不得及今而哭女傷女而幷傷女兒之因女父女母之

不得及今而哭女傷女而益哭女傷女余哭女傷女幷傷女王母女兒之傷女父女母而哭女傷女而又傷女父母之不得及今而悄女王母女兒而哭女傷女寸腸九裂一淚千行女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尙饗

方母楊孺人哀辭 代

古憨道人汪生詔獲與益吾交垂今二十年許時則客劍谿居月必再四過時後則卽不劍谿居則亦必歲再四過過則必留流浹旬夕投輒不聽去某孺人雞黍治具出斗酒給我於悲歌叫嘯間久益虔私念汪生落落上元過益吾感疴幾不起益吾爲延醫診治孺人則肩湯藥相時早晚進或漏兩鼓不得寢雞三號則披衣起以爲常簞粥之奉調其飽飢自春徂夏概不敢僮僕諉

邑中爲汪生問疾來者爵傳銜秣復以累孺人孺人終
不有難色退言汪生忘其病劇且久而身之託
羈旅也嗚呼汪生縱狂怪亦人耳謂能孺人此種種何
耶於是旣訊孺人歸寢月拈瓣香靈座前爲辭而哭之
以誌子哀至孺人之克勤克敏佐益吾起家俾經營於
東西南北終已罔內顧憂和於娣姒益吾克厚分產以
念哀鞠子式穀兩賢庶幾肯播肯樓永不墜厥家汪生
夙昔心儀之俟另詮述以告我邦人今茲痛甚勿遑也
辭曰孰能不相以皮而謂子曰非牡而驪孰逢迫琢其

旅而曰我有斗酒以待子不時之需孰拯子於恤醫藥
之復飲食之不夙則暮俾旣生旣育而樂此不爲疲彼
蘇有不炊婦劉有戛瀼嫂猶然骨肉而貪賤也孰及予
顚覆而罔能得之我友之姝噫吁嚱非夫人之爲慟而
誰爲者豈眞銅予肝而石予脾

祭外母朱太孺人文

歲在上章困敦望相月晦前七日我外母陳太孺人棄
世小子某敬從家大人後薄酹一卮而復有所哽哽不
盡吾私於是越三七塞壯月望前一日率男某女某等

不可常而人之不得滿願乃爾外母諸可以遺所不能
釋者唯此卽今哭外母者亦諸可以遺所不能爲外母
在堵執羔上第時內則我父母我王母在堂稱重慶外
則外父母在堂稱具慶天高地厚我樂何如亡何而哭
我外父亡何而哭我王母又亡何而哭我母今又哭我
外母矣哭外父越二十年哭王母亦越十年哭我母不
三年耳天乎不諱不三年之內兩哭我母也哭我母則
哭無婦哭外母則哭無女而況哭我弟哭我姪纔一歲

哭我家婦纔又一歲一哭而諸痛集焉豈惟一哀又重哀而已且再三哀之不盡焉增亦惟是蚩然木石人耳否則烏有不腸寸寸斷者嗚呼外母之望增加恆等即增所自望以效於母亦加恆等不圖世變一以厄我家變再以厄我煢煢無所將以奉母益簡而外母竟長逝矣母目安瞑我責安逃雖然增則薄乎有解我生不辰昊天莫報於吾母而不克竭吾情其於母而克竭吾情吾母所以成就某絕類孟陶兩媼然而吾母嘗命某曰窮通命也遇不遇時也樂羊子妻不忍使其姑食有他好友同心談歡訴苦於憂愁落寞中時一開口而笑且

物孰是微非分榮以貽老人憂故某之敢於孤行己志爲當世畸人恃吾母有此命也外母愛增如母賢達亦不亟吾母則於此其必有以諒增矣嗚呼母則可以此諒增而增獨何心須臾解增即爲母哭而爲母哀斯哀已極況重哀之又再三哀之種種者之畢集吾哭中也死誠有知九原之下母女相見其爲增哀又當奈何秋風蕭蕭秋水湜湜率我子我女而拜之靈几前敢爲外母告曰依依者無恙所不至者廬卧凍傷懷履霜之操也則增所以慰母幷母所自慰以爲其女慰者儻在斯乎儻在斯乎尚享

哭鳳六亡弟辭

嗚呼鳳六亡而吾道其益孤也吾落落寡合相與握手出肺腑示者四五人焉爾比年以來哲人凋喪則二三人焉爾而鳳六近出吾宗有兄弟之親有友朋之樂身事諮之家事諮之宗事諮之世事諮之尤晨夕偕忻戚共也鳳六亡又去其一矣天其將碩果我與何剝我同類至此極也生既不辰逆天召戾困厄吾所自甘獨是好友同心談歡訴苦於憂愁落寞中時一開口而笑且

多不能四五人也亦僅僅矣豈天幷不欲吾奢有之而又必奪之一以去哉臨終拱手訣刖拳以教其諸孤子託嗚呼吾奄奄視藐爲時廢人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吾有子而尚未知吾得而教之吾不得而教之也而若之何其能爲諸孤子託也教吾子教諸孤子則將教之爲孝子爲友弟爲仁人爲信士也孝子友弟仁人信士如吾鳳六一旦天折死矣而世間不孝不友不仁不信之人則康居而肉食衣鮮而策肥何天之所與常在彼而所不與常在此也教吾子教諸孤子則安

得不教之天之所與而教之以天之所不與也則安得
教之以天之所與而使吾子諸孤子爲不孝不友不仁
不信之人也使女爲惡惡不可爲使女爲善我未嘗惡
昔賢所歎我安適歸矣是月朔諸友人脩社事於某所
聞鳳六病且劇僉曰此吾閭里中金玉君子者也有詫
而歎曰咄安得爲此不祥語也嗚呼然則天之所與果
常在彼而不在此也吾今日而行潰淖然而行積戾然
而容悒然紫然眥眥然任斯世嗤之笑之怒詈之窘辱
之而決不敢一日甘心於此所恃者有天存焉而天

竟如斯其不足恃信乎吾道之窮也或曰天者聽於數
者也天雖甚愛人甚愛孝子友弟仁人信士之人然而
天至大人至眾必不能如爲人親者之愛其子爲人弟
者之愛其兄爲人子者之愛其父之專也數之所極則
雖愛其子如吾叔母愛其兄如吾鵬九愛其父如諸孤
子豈焉祈焉請以身代焉不能一日留其所愛而天何
能爲也嗟嗟鳳六然耶否耶倘其排闔而問之

祭貞母袁太孺人文

嗚呼古稱節烈尚已毀容貌殘肢體慷慨一訖易耳此
無問其有可激而成者之未敢知曰其必不可靡而敗
也貞潔自爲而遺先人宗祏於無如何猶爲經溝瀆計
畫亡狼之者等是故古之爲趙氏者趙氏有孤則爲趙
氏存之死於十五年之後一之乎其死於十五年之前
也趙氏一孤立復一孤亡猶將刖求趙氏孤而存之死
於厓山霧塞之日一之乎其死於平章颶作之日也蓋
孤存而宗祏存則存孤以存宗祏可孤無存而宗祏可
存則存宗祏而卽以存孤可所謂死者賴後死者以安
使死者復生後死者不媿後死者見死者地下亦不媿

此節烈之大不僅之乎以一死區區稱塞也臣道也婦
道也太孺人半周甲而所天捐背六尺靡遺數十年淒
風苦雨甘之如一日此不難辦一死須臾明甚然而太
孺人所不爲者夫誠有見於其大欲得當以報袁氏爾
卒能丕承堂構式廓用增手掣先人之緒以授之爲後
者迄今秉嶧之下一子七孫俾世世爲先君子宗祏主
嗚呼誰實使先君子無孤而有孤余謂太孺人功在袁
氏與張樞密公不應以成敗間而心則苦於程嬰萬萬
矣斯爲具大才智成大節烈不鬚眉而奇男子者哉嗚

呼其風旣往斯道在人仰止芳操行道猶然欷歔而矧某以弱女入嬪佳孫相與有瓜葛也桂酒椒漿望慈雲而展奠曷禁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祭范芝宇文代

嗚呼僕獲交先生數十年於茲矣先生抑抑令儀行言無擇律己以介石而飲人以醇醪僕一交蓋而忘其肺腑之在我也僕於里中固多所嚮往竊念以爲如先生者蓋不數數見已而觀閭四方觀當世所號達人君子謂得一當先生抑亦不數數見此非僕諛言實鐫諸其

係矣乃先生於僕亦謬相許可一如僕之於先生於是僑札之分繼之朱陳之好叔兒某又得執子壻禮侍先生於門僕五男二女稱姻家者七人無若先生誼最篤即先生於諸姻亦無若於僕誼最篤僕與先生特兩載耳鬼耳中則何所不可一者先生年已望八僕僅後其二幸吾兩人嫁娶之累靡完逍遙杯酒談新訴舊此後日月天之假吾兩人以式燕未有艾也胡然而先生遽厭塵埃乘白鶴去耶爲兒子者悲泰山之頹爲兒子婦者悲昊天之極不難嗟咄付之獨是喪吾良友非特良也

寶喪吾老友榆年倍深哀樂何止作數日惡已已嗚呼疇昔之歲僕暴疴幾不起先生晨夕視我神劑起我僕今斯之年孰非先生之所畀之而僕於先生竟百身之莫贖也痛如何其痛如何其嗚呼先生德則先民功則良相死且不朽伯子賦就玉樓迓今名噪吳會而叔季扶搖之翮飛騰指顧間諸孫森森玉樹抑死且不朽先生可以慰矣獨何以慰僕於鳥啼花落風清月白時耶

祭張翁文代

余屏與翁交又屏締之盟蓋忽忽如前日事也曾幾何

而與翁俱稱望八老人矣余入輦來步不節食不噎耳聽目視不假借人自幸無諸老翁頹頓可憐態而翁先余四歲鬢鑠倍於余念如余兩人即不敢侈言青髦白鹿事至如人世間所稱百歲翁者應亦不難期期亦不難至前此卒瘠拮据勞勞數十年余兩人皆榮與蓼也今嫁娶之累靡完翁旣含飴弄孫而余孫亦旣抱子矣方期與翁捐棄一切逍遙閭閻往來陳饋談歡訴苦以俟天之一日余兩人當不復榮與蓼也而薦也蕘不謂降割自余比年竟得瘋疾塊然四大遂成廢人翁

過視余從牀簣問望之眞不啻若神仙然卽前此勞勞數十年卒瘏拮据皆吾神仙事矣意翁別有長生要訣得諸安期僊佺之流余塵世囚囊不能早叩眞諦以有今日游魚飛鳥釜中籠中猶望翁一引手救也乃今春忽報翁病病未幾忽報翁死嗚呼生則有死命耶時耶卽翁亦不能逃此而人世所稱百歲翁者誠未易可致耶矍鑠過余不免一死如余疾憊其存幾何嗚呼傷哉匪爲翁傷爲余傷非爲翁死傷爲余不死傷天之不卽死余而病余是獄余也語言之喑余箝也手足之攣余

械也肢節之木余縛也饑蟻餒虱余倅也有生若余何如翁死然則翁之一死眞飄飄然稱仙解矣維翁何傷維余爲翁復何傷時屆五七余子余子之子以奠告則戚嗟若出涕沱若嗚呼知生之可樂而以死爲足傷是猶余前者不筯不嗟時也翁然余言尙其俟余於廣莫之墟

祭陳翁文 代

賤子甫勝冠蓋從太翁遊矣太翁高懷至性行言無擇而然諾不苟賤子一交蓋而狂喜過望以爲直覩所未

有也太翁亦謬相期曰謂賤子爲可與語遂忘齒定交歷今二十年所雖世變滄桑往事多不可問而車笠之祝誌在名山大川皎如白日也汪是清漢之誼臨貶賤子孥無已歲乙未申錫允令籠孺子皋於冢公之館自是子孫式好永永庶幾古所稱有終始者矣賤子遭家不造拮据淒風苦雨中不克備珍以從時玲辟咡之詔契闊之懷昕夕爲耿私念孺子備奠雁期應不遠太翁春秋方富而賤子幸無多男女了此便稱尙平願足行當迎致籃輿促膝話舊佳婦翦韭以佐玄談孺子執爵

喁坐聽之啞然而笑亦此生極樂事也不謂太翁已不及待矣人琴俱往遺我寂寥如何如何太翁臨革不亂且預示家人時日此自得之夙根不足深怪獨拳拳念賤子不置而賤子竟罔聞知嗚呼賤子遠不在千里而生死闊別作如此舉止太翁柰何友此獨薄之夫哉聊拈薤辭香卒孺子而哭之夫亦猶是雙雞斗酒之約云爾太翁不終吐我者賤子幸甚

祭周太翁文 代

於維太翁秉直不刊規趨矩步則古程先匪今斯今無

懷葛天唯上族多名公鉅卿而翁獨以布衣而稱長者
取重於京都鄉國之間歷髦勤其弗倦方視履而考旋
及躬未耀在九曰潛謂宜爾昌爾後若于公閥若王公
堂慶方至而如川胡天不佑奪之彖賢有丈夫子三而
弗祿稱煢獨以終七十之餘年杖履頓棄弓冶棄捐四
時禴祀誰服先疇之畝百年華表誰焚隴上之錢天之
報施如此修善者其何勸焉嗚呼天道反覆自昔云然
彼爵而彌彼窮而騫彼壽而踣彼天而顏趙孟之賢而
無後伯道之祀而弗傳某固不遑遑舉卽舉太翁之族

問太翁以一言前若文穆公之休休有容朝野依重近
若思南公之矯矯風節遐邇具瞻夫孰不曰天將百世
佑之而胡以卒不少延嗚呼太翁事已如此何復便便
嗟余弱嗣仰俯姻婭既悼典型之逝復傷報復之偏哭
翁奠翁慰翁几前使翁有子而無子者實命不猶使翁
無子而有子者惟德不還苟無忝于所生豈與蔓花腐
草而同湮達人大觀尙垂聽旃

祭馮式融文

嗚呼式融死矣式融病我輩不獲一候醫巫病且革不
獲一握手訣革而至於不諱不獲一臨其屍不獲一視
其殮逶巡迄今日相與東矧莫之情乎嗚呼亂靡棘矣
生者苦離安有死別天實爲之何哉式融生知不
知莫不謂式融賢矧在我輩式融死知不知莫不爲式
融哀矧在我輩不杖胡杖不鑑胡鑑同簣席兮嗟我今
無友則哀山頹安仰木壞安放立程門兮嗟我今無師
則哀雖然今世何世今時何時我輩不自哀不死乃相
與哀式融之死吾安知式融不自快厥死且重哀我輩
之不死且重哀我輩之不自哀而哀式融之死也則我

輩誠不敢以死哀式融矣式融亦幸無以死自哀周黍
既漸漢儀云亡刑餘之人亡足比數而式融獨得衣冠
楚楚以歸全終迄今返於塋見高祖王父不媿爲之子
遊于庠見古先聖賢師儒不媿爲之弟陟於上帝左右
見二祖列宗之靈不媿爲之臣式融之死可謂薄於命
豐於道矣嗚呼式融何幸我輩何辜靦然而生死之不
如自哀不暇而奚式融之哀爲式融有知尙其鑒茲

祭陳封公文代

嗚呼天地逆旅光陰過客人生適志耳焉能以吾身爲

桎梏哀斯世之長勤日攢眉而蹙額有鐘鼓其弗考宛他人之入室大塊既勞我以形骸而腐儒老生復束之以繩墨維達人之曠觀苦夜長而秉燭我稽先生一何自適其適而天之適先生生而文林公奮翮賢科河陽著績先生於時五陵裘馬烏衣珠玉紫陌晨遊華堂夜讌趙女燕姬吹笙擊筑攘皓袖以纚紛挹羅襦之蕪澤如是者三四十年而未有紀極已而冏卿公鵲起天衢令聞有奕叔季珠聯孫曾竹立洵五鱗七鳳未足誇而琪珪玘瓘綜絳縷維不尚美於昔先生於

時龍佩天言服其命服館號忘憂人稱知足花笑鳥啼香清茶熟南山北山謝公之屐可遊五斗八斗淵明之巾可漉如是者又三四十年而已進乎大耋我稽先生豪奢類郭汾陽而悠游事外則汾陽所少曠達類阮步兵嵇中散而黃髮齠背則先生所獨蓋歷少而壯而老曾無一息之不適以得爾乃厭塵世之粗糲將怡真於恍惚翫玉虬以長征訪神人於姑射先生久矣空諸一切而何有玆軀殼猥予小子徒然啜哭先生將毋下視而長笑曰爾烏知吾南面王樂

祭德林周先生文

維庚寅歲孟冬月日故中憲大夫貴州思南府知府德林周先生卽世同邑毛子某與先生非有夙昔之交感而不去于心不知涕之何從也因爲文而祭之曰嗚呼先生之死自今日先生之死不自今日也欲死而逃而託之於墨而逃而託之於酒嗚呼如先生而庶可以不死也雖逃而託之而卒無解於其中之憤憤而病病而卒濱於死蓋不死於病而死於酒不死於酒而死於逃而託之乎酒之心嗚呼如先生而庶可以死也車轍所至有先生之政事焉所詠所著有先生之文章焉金石所矢有先生之節義焉嗚呼如先生而庶可以死而不死也先生無一日而忘死吾何敢以死哭先生先生死而先生之心可千百年不死吾何庸以死哭先生嗚呼吾不哭先生之死而不能不哭先生之所以死也嗚呼則毋乃以不死人而哭死人也嗚呼則毋乃以死人而哭不死人也

祭謝親母文

嗚呼夫人則崇何竟以一死謝也夫人年方強仔肩方

大諸所賴藉於夫人方殷上之白髮在辰甘旨澣綴必躬必虔則婦道以之夫子守儒服而秉家棟老終劬養百凡不可仰諉所資內助實多則妻道以之膝前侍者依依繻屨待給熊荻待課縱休待作使鑪鹽委積待所稟壹則母道姑道以之夫人崇何竟以一死謝也吾知夫人所處則萬有難耳天乎乃復重困之以病病者力不必至之心克至之今而心幷不必克至之於是諸所聽覩或與吾心左吾此心又往往與吾力左則夫病有不可以藥石瘳不可以和緩試也夫人則毋乃謂吾力

方艱吾心方苦吾總付之無如何有脫然去之終已不顧耳嗚呼夫人則太恝絕矣夫人縱自逸其若所賴藉於夫人何吾願夫人終無然其尚生死爲謝氏厚自効用勸相厥終吾且以請夫人且以思繼自今其何以康我太翁毋忤於而志毋墊於躬登之戩穀其何以襄我親翁承懽無間以儀厥家大庇後人胥遠於罪悔其何以佑啟兩賢相惇於孝友刑及閨閤同舟急難以扞時於艱其何以剛不至愎柔不至簒協和上下以迓天之純嘏其何以鼠雀風雨不蝕於聰聽以珍鍋原丸此皆

夫人責也夫人九原之下目炯炯視胡爲者其聽吾請直前陰圖之毋忽某誼不在秦人越人憂熱內迫敢操此語以哭諸觴酒俎牲之畔夫人不終規瑱者儻弱女其有幸乎抑亦宗祐之利否則謂我狂且反是不思而我訞諀嗚呼若是則夫人眞死矣夫

莫封中丞太親翁高公文

嗚呼人孰不欲有得於其前不必其克開之太太翁生而中憲公已舉於鄉六年又六年而成進士奏最刑曹出爲名二千石趨庭東郡翩翩佳公子則太太翁之有

其克開之也人孰不欲有得於其後不必其克承之太翁甫周甲而太翁天路騰驤敭歷中外威名振秦楚於是屢拜貤典獲晉今封已羣季且次第而起日月長麗天者吾不知太太翁歲幾膺綸綍月致俸當幾千石也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承之不必其克承之也不必其克昌大之殆於不必克承之冢孫親翁繼迺曹服佐績大司馬其相式好而以孫侍十有五人下而以曾孫侍四人以玄孫侍二人一門九世冠者笄者總角衿纓者儼於大衍之數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承之有其克昌大

之也不必其克昌大之不必其克盡式穀似之殆於不必克承之竊觀忠敬文武以身係天下安危二十年及逝跡採薇而隆中之望彌赫有若太翁其人抗節守道與君賓元亮子容相千古有若諸太叔翁有若親翁其人洎森森英少咸懷抱利器十日不下食以成文章嗚呼何其多君子也汾陽公八子七壻數十孫然乃不嘗父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他日大爲諸子悼歎荀陳號德星所聚而爽彧濡迹曹董太巨六子紀譜之外無聞今未舉問太史氏占云何者要爲光於前古多多矣

故曰有以榮親不惟爵有以壽親不惟年有以養親不惟鍾鼎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昌大之又有其克式穀似之也則太太翁之有其克承之又有其克開之不必其身克前亦孰不欲有得於其後不必其克開之是故以劉更生承之不必其克承之不必其身克開之是故以劉更生吾於前後之際也又兩無憾太太翁眞含笑而仙矣爲十二封事而有芬國師者爲之子讀富平侯傳而文深之子爲之孫若曾者其亦少慰焉爾矣嗚呼世之忽而更爲之父太太翁蜚譽成均拜官情秩積學惇行作鎭有今日也太太翁淵源家學人篤忠貞夫孰是敢偷旦於族而作範於家邦以紹先猷莫不曰中憲公有子也夕息以忘生平志所矢者而卒不敢徑行其志以快旦夕決凡以爲太太翁也是故出而視白日淚歛歛被面

睹苞毛識丹穴又莫不曰無是父無是子也則太太翁

若剸於腎腸入奉甘旨以慈親問奴婢浣中褅廁牖則萬恨消嗚呼然則忠臣義士孝子慈孫之心何太苦而其所不勝大願之於親者雖百年寧有窮時也河清或不難俟去日太恩戈揮之不返矣則夫環楯踴踊叫號痛哭之聲震天地又烏容已已某忝從黃覲察公婉轉姻好獲歡奉顏色於先子後茲長男某又與親翁謬稱劍合孫女侍櫛曾賢有期歡十年夙誼新婕今日者夫何能不一哭吾私也而今日所以低徊感愴哭之不置者則又不盡以吾私也嗚呼尚享

祭岳母文 代

嗚呼無人而不有之一日也無人之一日而不子其疾以棘也而我岳母之疾厥在潰瘍視藥劑殺之劑前之以攻治攻治而不效斯內竭繼之以養治養治而不效斯外內竭毒痛愁楚胠膂賁間朝匪吾朝夕匪吾夕凡九閱月而曾不得寐以側也宛其死矣死無以瞑而生無可爲慰嗚呼斯人斯疾亡之命矣夫天則何酷而誕降其不逮而母忍釋然則念母者其忍釋然則爲母女爲母增者其又忍釋然嗚呼某不才叨若母之眷於我岳母既無能展萬一報而令玉辱嬪鮮家拮据未有胥宇割於我岳母以罹厥災以子慰曰渥洼之駒有角嶄然母毋謂茲苗恂恂乎孺子也莊莊由由乎不植則已已植而力諸原唯是旦暮登之場圃以光俎豆幽幽泉壤吾終食其實而歆諸嗚呼爾藐焉者孤盥櫛于昉之何知其縱自成立而孰劬劬翰育以有此日也而今煢煢然不嚴父依則處姊恃而母忍釋然以女慰曰婉孌者季自吾母之伏蕢而哺沐不遑瘕處不遑蘂糜之勤而撫摩左右之罔不曲適至萬不可爲而呼號痛哭則又不自恕吾孱然女子也而一惟吾母之職是肩淅瀝污衊凡所以上承我岳父而念哀翰子者惟其備嗚呼孰實有女而重累之病累之死累之俾顧其母溫如自顧其父鶺如顧其弟脞如也而母忍釋然以年慰曰電光石火人生匪常五十曰艾古不稱天嗚呼姞之在驟未相厥攸人情年八九若始免於懷抱疚然若墜諸淵夫猶是方舟泳游曰恐曰翰以鼙造我家也一旦而中道是捐若作室與基之鑿之築不與終之若梓材與樸之斲之築不與艘之雖則百年憾如之何矣矧其不逮而母忍釋然則念母者其忍釋然則爲母女爲母增者其又忍釋然嗚呼某不才叨若母之眷於我岳母既無能展萬一報而令玉辱嬪鮮家拮据未有胥宇

於湯藥不克蚤夜侍於訣不克啟手足侍於今而毋諸所忉忉怛怛不了了九原下者一不克代則塗之人而已矣斯罪何逭斯哀何極擷蔬舂圃其調一羹攻文而奠之曷禁淚與血迸也

祭范親母文 代

嗚呼余季子某執恙雁登堂而拜我母數稔於茲矣親母不惟增字子字之某有子親母不惟外孫字孫字之季子某且感且媿歎無能以若母若王母者報親母於一日而母旋以病告病而且起且仆於今三年意謂飽寬矣伯氏鵬翼之圖未南狸首之正已北行道傷之繄外仰之而無小大資之尤萬萬不可以死也不可以死而死曰維伯氏棄捐之故嗚呼審爾親母亦大不善自死稽母之德柔嘉維則德可無死稽母之克勤克儉內備臧獲僕妾無失御賓享慶唁無失文誰實司之則曰其有爲之巴人也清者故稽母之年一甲未周年可無死稽母之克勤克儉內外仰之而無小大資之尤萬萬不可以死也不可以死而死曰維伯氏棄捐之故嗚呼審爾親母亦大不善自寬矣伯氏鵬翼之圖未南狸首之正已北行道傷之繄玉樓就賦才命不兼畀自昔然矣況一鶚云亡雙珠尚維我母顧親母不聞乎洛陽英妙鵬鳥興歌長吉瑰奇何庸是過戚戚者爲伯實有室矣柏茹荼覺覺不天日夕惟親母是賴親母而重念伯氏也則宜努力加餐自致於安康爰恤其嫠爰定其嗣俾伯氏得無憾卽安修文於地下而今竟拂衣去之彼死者何望而未亡人更維才皆經緯誰實儀之則曰其有爲仲郢也母者且以何所望也九原而下親母或恨相見伯氏之晚而伯氏親翁之習於博士家言數不利有司而退而探長系之祕望杏林請命者戶外之屨常滿而席不遑暖也諸丈夫子勉旃藜火幼安之牀當膝皆穿而仲舒之園不窺者十九年也然而其桑麻耕耨無失時米鹽薪醴無失

則毋乃以親母之不卒其身後圖爲咄咄耶嗚呼傷貞婦之心奉亡子之慮而益增我親翁喪明之戚也言之慘矣不忍聞矣若夫親母之波及季子某者其餘也某不能奮持是說進開譬於親母之前或進之而親母不聖聽也而今而悵悵於靈筵則已無及也嗚呼痛哉尙享

楊媳方孺人哀誄代

歲庚子夏仲楊子公采之元配方孺人病歿前是余館於慈利令公之塾公采以仲子稟業焉知孺人賢甚悉

於是公采涕泣頓顙謂余不圖茲者天奪吾良相吾安用報若亡已則謀所以不朽若願辱吾師一言余唯唯余維孺人雖閨閫中人哉其智量實出偉男子上婦于楊四十餘年事多人所不易處孺人一以恭順將之於事讓而取勞於物讓而取劣於人言不輕信其我於人有言也不辨或無故譙訶及之不色悻卒之人不得以加我而迄用宜我此殆天性抑似大有師承然於是擗人頌聲滿里中有若富不驕素儉不驕施毫不驕勤家政大小一不混夫子子讀而井井咸辦此常事不敘敘其大者孺人奉慈利公暨封孺人心封孺人眷顧之有加孺人患瘋症封孺人躬爲撫摩依依若母女末幾封孺人病孺人遍起侍湯藥衣不解帶足未嘗一及私寢如是三月餘爾時孺人病方痊尙未健飯如平常也臨訣封孺人執手語孺人一如王氏姑之於唐夫人云當孺人初歸時封孺人待之嚴時督過不少假孺人彌益恭終乃無間人以是更難之公采每道此輒流涕嗚咽格格不能吐一詞也年三十以胤嗣未廣勸公采置貳得姬戴孺人則奉封孺人溫懌視之若妯娌厥後舉一子孺人則謂公采人言大不足信我諦若無他我誠聽某某言若何繇安此嘗爲戴製冬衣著綿用新封孺人謂若可毋然者孺人曰天寒汲作良苦寧我可不需此竟用之而又懼違封孺人旨衣成綿星星從鍼縫中出孺人用墨筆細塗之其委曲周至皆此類孺人僅得長君而戴舉三子皆孺人抱哺之種痘必孺人寢處俱戴外供粥糜而已仲君得疾幾殆盥夏氣蒸蒸勢無下帷理孺人跌坐牀側爲執箑驅

蛟終夜目不得一交柳子厚稱博陵崔媛無恢忌之行他姬子維已子造次莫能辨孺人其過之矣今諸子既已成立長君介受仲君錫子皆籍諸生歲大比就試武林擇日戒途孺人且起紉鉞澈裳爲兩君治裝具亡何以得此至妒嫉性成鷓鴣莫療以劉夫人閨房秀傑聞關雎麟趾之誦乃有周公相爲等語其他齟齬復安足論孺人抑何恢恢有容德也嗚呼是可誄也已誄曰

婦而得於姑而幾得之於姑婦也夫妻而得於夫而不必躬之於夫妻也夫母而爲吾也子者爲非吾也子者而一一撫之曰其誰非吾子母也夫雲髻峩峩若蘇何莫效吾大家千秋萬歲維永圖

增祭岳母文 代

於維岳母秉德柔貞佐我岳翁發藻明經中年僅鞠稱未亡人鼻甫勝冠女正髫齡二弱一孱孤苦伶仃藍鹽十指機杼一燈課讀課織載式載憑爲姑相攸及於鮮民民之無良則百其屯儒不時逢賈不歲登如以敗舟乘逆風行我母恩斯踰於所生解衣推食扶危濟傾欲報之德靡日不勤傷哉貧也力歉於心念母百年尚遠厥程庶幾犬馬有待桑陰胡然一疾鑽婺星沈始母遘疾內子歸寧增亦隨侍知曰非輕醫藥寢可增乃于征曾未旬日遽聞訃音不訣於簣不哭於衾曷不稱情我罪伊何如山如陵淒風颯颯陰雨淫淫哀腸百折涕淚沾襟匪哀我母哀我無成

文

壽愛巖翁六十序　代

桃源西十里而遥有山曰烏巖家從愛巖翁所居也客問翁曰翁何愛於巖而號愛巖翁曰吾於巖有何愛吾適然而居之斯適然而愛之爾且夫人有所甚愛而後有所不愛也吾無愛則無不愛故無所居而不愛也巖之上有木可薪有竹可賭有圃可蔬可脯巖之中有田可稼有圖可隱之旦日躔壽星東黎初熟橘竹重春載肉于俎載酒盈樽以我偕老並坐鼓琴諸子諸婦諸女及甥諸我孫子振林木谷應川鳴翁喜而笑鼓腹吟云使余而貴爲公爲卿於斯之時饌玉炊金中乾外腴徒搖爾精使余而仙爲喬爲登於斯之時驂鸞脯麟遨世獨立亦子爾形吁嗟樂兮余樂也眞吟已更酌朱顏半醺斑斕迭舞祝詞再祝之維何如岡如陵有如斯巖不騫不崩

壽愛巖六十序

天有時有日有月有歲人以其身歷焉而積時以日積

日而月積月而歲而十而百而千萬而壽名時日月歲
天不爲人有天不爲吾一人之身有吾有身而有耳有
目有口有鼻有手有足有耳目口鼻手足而耳之所聲
目之所色口之所味鼻之所臭手足之所便利則有林
有泉有風有月有松竹有魚鳥有詩酒琴棋能者取之
使林泉吾有風月吾有松竹魚鳥吾有詩酒琴棋吾有
而後耳目口鼻手足有而後耳目口鼻手足所歷之
時之日之月之歲吾有不則吾耳吾目吾口吾鼻吾手
足總不吾有也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夫將爲丘園田

宅有爲珠玉貨賄有爲桑麻絲枲畜牧有爲妻妾子孫
僕隸有而於是林泉非吾林泉吾魚鳥詩酒琴棋非吾詩酒琴棋
竹非吾松竹魚鳥非吾魚鳥詩酒琴棋非吾詩酒琴棋
而於是耳非吾耳目口非吾目口鼻非吾鼻手足非吾手足
非吾手足而於是時非吾時日非吾日月歲非吾歲
吾歲而於是天之時日月歲爲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
麻絲枲畜牧妻妾子孫僕隸有而總不爲吾耳目口鼻
手足有而於是積而十百而千萬而至於不可算數而
總不爲吾耳目口鼻手足一歲一月一日一時之有而

若猶竊竊然丘園田宅吾有珠玉貨賄吾有桑麻絲枲
畜牧妻妾子孫僕隸吾有亦大可嗤矣余嘗操是語向
人鮮有會者一日以語岐陽先生岐陽曰然則吾家從
愛巖翁其人哉因縷悉翁狀大都儉而能恕積而能施
尚平願畢而能以老自逸余擊節久之曰嘻斯可謂能
有其林泉風月松竹魚鳥詩酒琴棋者歟能有其耳目
口鼻手足者歟能有其時日月歲者歟斯可謂能有其
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牧妻妾子孫僕隸者
歟岐陽曰則奈何復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
牧妻妾子孫僕隸之有毋乃與前說異家從夙好西方
氏之學老而彌篤彼將幷不有吾耳目口鼻手足者也
余曰不不夫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牧妻妾
子孫僕隸之與林泉風月松竹魚鳥詩酒琴棋總非吾
耳目口鼻手足所必不應有也耳目口鼻手足不吾有
則林泉風月松竹魚鳥詩酒琴棋皆足以爲累耳目口
鼻手足吾有則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畜牧妻
妾子孫僕隸皆足以爲養且夫惟不有其耳目口鼻手
足也斯能有其耳目口鼻手足也斯能有其林泉風月

松竹魚鳥詩酒琴棋也斯能有其丘園田宅珠玉貨賄桑麻絲枲青牧妻妾子孫僕隸也斯能有其天之時之日之月之歲而十百而千萬而以壽名也愛巖翁遁然有此而不以告人六十年矣先生試於觴祝之下徐以余言叩之何如

壽漢章鄭先生五十初度序

漢章翁鄭先生依山而居漢章非山人也非山人而誠山人者也依山而居矣其非山人奈何漢章翁非志於居山者也古之人有跨白騾煉丹南障者矣有聞松脂梯巖壁捫蘿葛之莖渡石橋登天台者矣漢章翁生而家焉非志之則謂之非山人也宜然則曷爲誠山人羣然山爾羣然山之人爾曷爲于漢章翁乎誠羣然山之人爾其心翹翹其形也勞其視聽也罷其精則搖搖獨鶴翔而不下猱猿麋鹿聞聲而避之一泉一石非其有也夫安得山之而安得人之故曰漢章翁則誠山人也漢章翁若何翁少事帖嗶於經史無所不窺已乃絕意進取而逍遥白雲碧澗之下肅松畤竹課雨問晴絕不知人世間有一切苦樂事在如是者垂今五十年則可謂誠山人也翁之言曰無辱是以榮也無榮是以譽也無譽是以無咎也何有乎伊傅何有乎彭喬吾安吾自然而毋強吾所不然得日則吾之日矣得歲則吾之歲矣吾以終吾生而已矣故漢章翁非志於居山者也志於居山者也然而於養生之道也盡其於養生之道盡奈何夫漢章翁能不爲羣然山之人有以戒吾生而已矣

李士元六十壽序 代

甬上李子士元余司李時所得士少篤學裹糧負笈一不問家人生計與吾師桂中憲公以內兄弟相師友經史百家靡不窺歷然年四十而不一遇同社咄咄怪咤李子志不少衰謂遇合有時吾之日固在也亡何甲乙之變李子歎曰吾今技成而無所用之矣遂絕意進取率諸子耕于鄭西之原日與二三父老課晴雨說稻麻見者不復知爲當年李子也越十餘年歲庚子李子六十老矣臘月一日爲初度之辰姻友凝酒賦詩相賀者

戶外之轍幾滿酒酣客舉爵而問曰李子今日其樂矣乎李子曰吾則何樂吾有田一區及時布穫凶歲可以不飢吾樂一也內種秫十之三歲釀酒數斛客至出雞黍佐飲醉則拊缶而歌吾樂二也糟糠婦少吾五歲猶能汲作凡六乳皆子皆見成立今娶婦三生孫及孫女六矣數十年不見天札之患吾樂三也古人遭罹世亂欲逃名而不得有託疾全身挈妻孥以遁逃者矣吾優游田野婚弋無加吾樂四也吾日夕焚香對天稱謝唯此數端耳諸君將毋斥鷃我與羅子曰李子樂至此乎

夫人莫不欲其所未足也少伯隱於商賈留侯託於神仙此皆功成名立計畫無復之一決而去之已耳若夫懷抱利器積之數十年一不爲世用此中何能一日已已而竟已也昔東山有小草之譏終南爲仕宦之徑且以王仲孺世所指名高節士敗絮自擁終不能不動情於兒子故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今觀李子何其超超然恬以適也然則李子殆有眞樂也已李子仰天而歎曰嘻有是哉

謝太母六旬壽序 代

余甥駿關陳仲由與同邑謝某爲僚壻知謝太夫人行事焉夫人姓劉氏年及笄歸謝事叔向先生不數年而先生見背背而遺一女兩孤子襁褓中時太夫人年纔二十有二舅姑既早世而叔向鮮兄弟行謝雖列戟舊家而世清白亡生人產風雨四壁箕箒不滿隅甫爲叔向終斂含而栖棲甕甑罄矣或謂太夫人年青家貧盍改圖乎太夫人厲色曰所不卽從先夫子地下者徒以母女子計四口食孱婦人手指間何容易辦此曷姑從權濟乎太夫人厲色曰所不卽從先夫子地下者徒以兩孤子存耳吾所許吾夫子者一日而不償吾惡知有他其靦然人面以貽閫閾羞爲於是太夫人則峻拒不受禮取刖嫌明徵未亡人縱貧困義不以餒故使食有他物也如是數十年卒爲叔向字一女成兩孤子婚今且抱孫矣家業稍稍起太夫人蔗景頗愉快云有司上其事御史都御史俱錫額表閭以旌淑節而會太夫人年六十八月某日其生朝姻友乞余言爲壽余何以壽太夫人哉夫下壽六十中壽八九十上壽

一百二十止矣太夫人庸以年壽哉吾諦觀太夫人而
求諸史册間直不嶽眉具耳有若安貧食力則邵陵之
瓜朱處士之芒屩也纖芥不苟取則范宣之辭絹王脩
齒之卻米也手提六尺之孤以全宗祀則程大夫之存
趙武侯之輔漢也大節皦皦與日月爭光泰山可移芳
名無時而泐太夫人庸以年壽哉雖然卽以年壽太夫
人固自有得壽理木植於山而松柏壽百物產於天地
而金石壽豈非有堅節者必有長年耶數十年殘燈敗
帷中時炎若酷日時寒若嚴霜太夫人歷試而形若灰

焉心若木焉松柏金石不堅於此矣世無梵王道有梵
王道吾知必太夫人其人世無神仙道有神仙道吾知
必太夫人其人彭鏡八百韋古五百何足爲太夫人道
也今兩孤色養愉愉稱孝行第一孫枝秀異可人太夫
人造謝氏厚謝氏之宗祏所以報太夫人必邈遠不可
計量須臾天語將至太夫人神且益王貌益腴體益康
余惡能測其年之所至余叨列史館采錄節義以發潛
德之光吾職也矧在同郡又屬有姻婭其敢以不文辭
於是乎言

史公六十壽序 代

厚子史公以今辛卯登六衮仲秋二十七日周攬揆之
辰姻若友繪圖爲公壽謀徵一言前佐鯫公逡巡謝曰
禮人子親在不稱老昔老萊子年七十猶衣斑斕戲堂
上仆地作嬰兒啼余幸得侍太孺人少萊子年十歲庸
耒雞髮未鶴余自視若孩太孺人亦孩視之何壽之敢
稱且余生不解事惟是徐徐于于枕麴藉糟蹉跎醉鄉
中六十年耳深慚尼父耳順伯玉而化之云其敢煩諸
君子諛詞之辱於是余表弟全子子京翁子堉也謀於

余不佞不佞曰公意誠謙執詞也固易卽以公言祝公
公將奚辭人生凡事易致而天倫之樂不可幾宋朱壽
昌刺血求母歷五十年始得諸蜀中士大夫作詩致賀
事與杜尚書羔相類富丞相入中書時母太恭人在堂
舉朝歎羨以爲難得年纔五十二耳外若子輿之憶三
釜仲由之悲百乘考其年歲多在強艾之前今公周甲
子稱杖鄉而太孺人春秋踰八衮康居健飯得日夕脩
子職事公自分與諸公所得孰多日者公諸子率子婦
抱弱孫酌一巵跪獻公公跪獻之太孺人曰願兒歲歲

得奉觴如此日後酌一巵跪獻公曰願兒亦歲歲得奉觴如此日一門四世迭相祝也潘子不曰壽觴舉慈顏和陶陶乎樂哉則宜壽孰如公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故作詩以飲酒不得足爲言阮籍李元忠輩至求爲步兵廚太常正以自給而當世富貴人有酒如淮則又蟻聚蝸爭罔晝夜契闊不得輒飲飲亦不得輒醉雖生千百歲徒相患苦耳公有田歲種秫數百斛得釀酒無算可無陶阮諸公之憂而率性坦衷載酒德以遊於世生平忘得喪忘智愚是非兀爾頹爾與大人先生者處如是六十年眞蘇子所稱一日勝二日者昔杜甫經天寶之亂流離兵火思飲中山千日酒酩然到太平而不得公六十年中滄桑幾更與醉鄉遠絕自是忘年且忘世矣無搖爾精無勞爾形聖於酒者其天全雅與衛生之經合後六十而爲年者其未艾乎則宜壽又孰如公夫有天倫之樂而又能自樂其樂卽以公言祝公祝無踰於此矣外此而效岡陵之頌侈松喬之稱宜公掩耳不欲聞之也全子曰善因以余言將事公大喜爲對客掀髯盡醉極歡而罷

壽發吾史公七十序

發吾史先生宋八行太師公後抱德隱居託醫以自效蓋君平之卜而煙波叟之於釣也毛子造而請曰先生之道盧倉是儒緘肓起廢錫祉用休僕有奇疾莫之能瘳敢請於先生僕頭昂而不便俯腰強而不便折膝木而不便屈胸膈之間介如有物叫號怒詈矢口欲出世所貴而余以爲賤世所美而余以爲惡世所譽而余以爲穢世所白而余以爲黑妻孥戚族相子病曰非悖則拙不識先生有道焉可以已之乎先生曰嘻夫鶴長莫斷烏短莫續象不可使服牽馬不可使碾穀天所命也子之病此以不得諧偶於世歷今老矣有欲鍼砭子以一切法者苟聽所爲包且榮氣且昌吾以爲將不得全吾天故寧安之不謂子復來問于余子不見夫兩肩埋頭若參軍廣乎傴僂視地若戚施鋪乎蹲若乳羊曲以踦乎結若秋蟬喑以啞乎世之病乎彼與子之病乎此交病也且孰貴孰賤孰美孰惡孰馨孰穢孰黑孰白者之果有定乎無定乎而又烏知必子之悖與拙而非世之悖與拙乎吾與子則亦從吾天而已矣毛子退途遇

盱睢生以其言告之盱睢生曰噫先生之天全矣天之所全物莫能壞是故可以齊得喪忘毀譽冥知愚一脩短吾見姚黃不足爲其德彭鑍不足爲其壽也今夫醉者之於酒也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遇虎不害墜車不傷其神全也全於酒者猶尙如是而況得全於天者乎毛子曰有是哉某月某日先生七十初度吾無所致祝願將之以吾子之言

發吾史先生七旬壽序 代

鄧城之東有碩人焉樸中而方外今居而古處是爲發

吾史先生泰子某因履安獲交於先生藎心儀之知非尋常人云壬辰孟冬廿有六日先生躋七袠屆懸弧之辰泰子趨而賀時烟黛封牲醽酒以祝釐者綦相錯也先生偉衣冠出見客儀采鑠鑠望之若神仙然座客且喜且咤因相與擬公之所以壽或曰方瞳修眉垂耳豐頷天所相也於法宜壽吾聞之姑布子卿或曰史氏世篤其龍克生人瑞實當神皇帝御曆初載太和之治洽於民生久厥鍾氣獨厚老不杖終日言不視蔭于酒實不勝蕉葉飲興酣角覆雖多而不困厚之效也故金石

悼之嬛無告者吾見若井井矣叔敖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壽爲福先焉以不永年或曰勿海之廬有桓少君之布裳焉霸陵之巔有孟光之石曰焉齊德偕隱琴瑟在御矣爰育二雛脩文而飭行爛爛乎著國士名先生剛而潛孺人劑之以柔先生嚴而雨嗣君承之以順家道雍矣是以心泰而志和志和而色豫色豫而體康泰子起曰美矣備矣諸君子之言矣始之云者得諸天者也次者脩諸己者也終之取諸人者也天者自然者也己者可以然者也人者有待而然者也吾詩質之發

吾先生先生笑而不答於是秦子執爵引滿再拜而前曰至矣哉先生之爲壽乎殆非凡所擬矣或以問秦子秦子亦笑而不答

壽林翁六十序 代

茂宇林翁以今旃蒙協洽之歲躋六十傳曰六十始壽於是翁好西方聖人之學其嗣君聲聞禹公延浮屠弟子諷諸貝多爲翁壽而復謀於兄御史君非閒俾徵言於余余惟佛氏之教以神爲君以形爲國國譬則薪君譬則火薪盡火傳無有窮極可以促一劫爲七日使彼衆生謂之七日爲一劫使彼衆生謂之一劫可以歷百千萬劫而長不生不滅故其言以神仙各八萬歲爲猶未登正覺而余等拘牽耳目引詩書傳記之文相與康寧頌彭鏗稱岡陵祝余其杓之人夫雖然佛吾不知其果有焉否也淨土極樂國者去此吾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念茲離界中其爲毒龍猛虎乃至不可算數其爲鳩槃荼魔波旬乃至不可算數其爲荊棘坑坎湯火刀劍受諸濁惡報乃至不可算數翁以六十老人一瓢一衲趺坐一蒲團上而手一魚子而口一藏興空中之塵飛雪而我不見牀下之螳牛鬬而我不聞如土石山頂而有水如純土山而有大池水何此室之不匡廬洛迦庵羅樹園也何此服食供具之不寶衣香飯菩提妙蓮華也何此身之不八萬四千由旬獅子座也何此世界之不毗耶離城衆香妙喜百千珍寶嚴飾土也庸更覓所爲螺髮輪齒玉腕金臂諸不壞身哉雅聞翁天性孝友少失恃孺泣終其身事後母猶母字兄弟之子猶子是大積進在醜夷不爭人有犯者置不較是大忍辱延師以訓其子若姪龍鸞虎豹崢嶸庭戶間是大饒益浩浩育育者歸妹愆期者斂含弗成禮者渴人之急如不勝其人之渴之也如取諸寄是大恆河沙布施以如是脩持故得如是解脫如是福德夫豈偶然而已非聞又爲余言聲聞少而才家政無大小一切不以干翁故翁得安隱奉持無諸外道惱其身心令生退屈然則翁有子爲翁大擁護更不亞尼藍婆金剛須彌王大梵二十八天王也余風波之民翁諦視不啻同一切衆生墮落煩惱海子願從翁乞大神力放入一毛孔中令普見日月星宿或以右手

斷取十方世界谿谷江河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人非人
等於楊枝甘露抳洗令清淨復安本處翁其肯許我否
故聊因非聞之請以人世間法詮出世間法而作是言
用致歡喜恭敬之意云或曰翁有心人也其於佛藎有
託而逃然嗟乎若是余又烏得而測諸

壽文宇顧先生六十初度序 代

六十翁文宇顧公世居西皋之白洋里里去郭二里而
遙緣水環廬腴原矚望西山爽氣在我衿袖間洵古所
稱樂郊也邇來烽煙未靖檣槍十室而九視此地不啻

若桃花源非復人間世矣公卽舍旁構小築蒔花種竹
其中暇則焚香靜坐諷維摩圖覽諸典客至圍棋陸博
呼酒角勝負雖秉燭繼晷不倦至今髮尚玄眸子若秋
水令不前習公不知公爲六十歲人也夫壽考人所願
欲顧余謂所以享此極難自少壯歷書艾物累多矣侏
儒奔走脫粟一盂日苦困憊而當世所指名據高位擁
厚資者又踴躋於羊腸九折之塗風波勞勞無已時雖
復千百年徒以患苦盈其耳目公以一布衣逍遙物外
秫田足以供客芋栗麥芡之收足以佐酒林泉風月高

逮下於所舉子暨所子亦慈愛訖無間一門之內秩如
也雍如也余竊歎坎坷何必在世以公骨肉間事多人
所不易處令稍一齟齬是皆足芥蔕公妨其遊適何從
得陶陶若是此更足覘公其身所儀型大矣謂公致此
有素良不誣也昔竇禹鈞乏嗣後以名挂天曹賜五子
延壽三紀夢其祖父告之公行誼彷彿燕山熊羆旣召
壽算亦應增註龐眉皓齒以享有子之封爵靈椿一老
何足侈也至康孫瑁與國寶公識之穉角中此與公先
世元公之器司空事絕相類異時捧貽典以酬高厚何

止若安樂侯疏請分封二百戶已已然則後六十年而
爲公壽者其樂更未可量白洋里爲桃花源公豈亞採
花食實人哉余未審何時得問津一嘗先秦雞酒也內
弟費子因公中衷戚習公最悉於其乞言聊次其語如
此西皐多作者在公家亦指不勝屈儻以余言爲未盡
敢不避席

宗太君范太孺人九旬壽序 代

吾史氏族於海內所在稱盛要無若句甬爲最粵自八
行起家而兩王三相簪纓綿亙數百年迨今以進士廷
對第一負天下公輔重望者又吾句甬之史也揆厥肇
造時實惟冀國夫人以婦德開右此丕丕基延於奕世
際茲景運誕新英俊於前斯烈闓閎中則必有嗣太姒
徽音享遐齡而席鴻祉者蓋又得之吾太君范太孺人
太君以皇帝定鼎之十有四載躋九旬稱上壽而太君
仲子厚我從立庵翰撰游京師趣裝南旋圖太君觴事
諸名公之與厚我交者奏編脩補念戴編脩文極丁儀
部飛濤暨太君內宗潞公銓部調垣珠巖兩太史聞之
競前賦詩爲太君壽一時紙貴都門余與庸庵武部蒼

旂版部篆玉詞部竊以族人之誼執筆立庵而後也厚
我意未已徵文焉余以讓諸立庵翰撰不獲已而奉命
佐中允張公典試浙闈比竣則厚我復偕伯氏厚予率
諸子嗣詩嗣服等謁余虎林舟次余時見厚子髮皤皤
踰六望七而諸子烨烨英少則瑯瑘經緯之彥也余因
謂厚予年已及耄於禮得稱壽而猶依依子舍入奉太
君以孝此古今僅事老萊子年七十斑斕娛親學者稱
道勿絕當時未必克兄弟偕也偕矣抑未必其子姓森
森前者趨後者迎也今太君當扆而厚予厚我兩白髮
在侍下而以孫侍九人以曾孫侍五人以子婦孫婦侍
六人晨昏癢膳影相錯於房聲滿於堂莫不祗栗供事
伺顏色以博太君一日太君神和而氣充心康而身逸
雖宓妃富貴其何以加於此也立庵壯年釋褐鼎養兩
大人備極子臣榮遇余每過從必指厚我而談太君嘖
嘖不容口此非諛言實寤寐跂之矣前是太君少不豫
嗣詩嗣服等即顙北斗爲太君祈年至請以身代然則
太君於諸事萬無不足所不能前知獨自今已往之年
耳吾聞諸范太史曰太君母夫人楊肅雍樹則爲范氏

婦宗孚年百有一歲太君坤德允符壽紀必洽有明徵矣竊惟厚予伯仲積學惇倫而處潛勿耀彷彿八行當年獻定兩王之業夫將及嗣而光大之太君克孝克慕備德孚于上下天必錫之無疆之算俾親見孫曾王路聯翩捧貤綸以榮榆菡如冀國夫人故事百一歲少哉余不敏毋致效侈口飾詞頌太君聊以適所睹聞爲次其語止此用暢詩旨所未盡云句甬多作者卽吾族亦無慮百十家是日車蓋塡門詩歌揚扢視京師諸公必倍余不克少憩僕夫登堂一覩盛美行將謀諸立庵翰

撰採掇以爲國乘光豈徒輝借我史氏爾爾哉

壽孫錫蕃六十序 代

余獲交錫蕃蓋因余年友孫開盛云開盛與余論列江南人物必內舉錫蕃謂忼慨任俠此吾家田孟嘗求之當世蓋鮮歲戊戌余攬勝石窗則指錫蕃爲東道主錫蕃一見如故知憩我培風精舍時百花盛開簪履雜遝十六歲韋古氏毳袍藜杖則五百餘歲斯知彭祖八百未足爲奇以我方此今日直嬰兒之孩耳公等乃謂我老而怯我若爾吾何由得了此麴蘗事余歎曰開盛此豹乃豪氣勃勃絕類諸少

錫蕃雖廉吏子然業故饒陂池園澤竹木菓菜之入足以康其身有振趾爲之子足以娛其志且其曠達不羈之性又足以全其眞而樂其天年若知脩短由人吾兄安得不長有此客皆曰善誠如開盛言於是皆起爲錫蕃壽約以次前人酌大斗者三余一之某再之某三之次及某錫蕃曰徑醉矣請少待異日當爲公等飲如約某曰然則當以某月日恐爾時公益不勝醉也蓋指錫蕃生朝云因曰日且近誰爲錫蕃領觴事某子曰唯正爾圖之則拱手曰敢以煩朱先生於是再浹日相率從希踪彭祖夫且自以其年爲嬰兒之孩也而我等數數然壽之毋乃復夏蟲我耶且止我等第於是日往試觀錫蕃作何狀至則賀客闐堂錫蕃朱顏半酡矣余前致敬畢因曰近聞嬰兒之孩亦張樂受賀且大召客爾爾錫蕃曰獨不記此乃吾女三朝食湯餅時座上語耶然則那得言便不召客也余笑曰錫蕃言誠辦然古來佳節勝遊良朋讌集類必有能文之士序其事以傳之後今日者何可無數言爲君一記甲子也錫蕃曰諾於是客有以高秋父羣仙拱壽圖獻者遂次其語筆諸端錫蕃舉酒酹地謂開盛曰吾弟志之後六十年煩朱先生再爲我一執此役也

羣仙獻壽圖序爲聲翁顧先生六十初度

羣仙獻壽圖者郊西正咸顧子爲其尊公聲翁先生六十壽者也層巖積石古幹叢枝雲蘿龍蟠駢織詭狀殆天秀攸鍾羣仙之窟宅哉尊者黃冠緋衣握如意而坐座後執幢侍者一人執帙執卷侍者一人左執爵侍者一人執笏而前有所獻者一人執笏三人鞠躬而前有所獻者一人執笏妥榴從者一人執桃者一人稍下童子執桃者執卷者僂僕疾前者凡三人最下杖者一人拂者一人卷者一人回身而且語且行者一人其從者或帙或卷或箱凡四人稍前若有所待而相向坐樹下者各兩人中執帙展視者一人負芝而侍者一人執杖執盂而侍者各一人合之爲羣仙獻壽圖云顧子旣購是圖而復乞余言弁其上余笑謂顧子曰今夫有其說無其理君子勿敢誣也有其理無其事君子勿敢誣也而況於吾親而烏乎不用吾誠子今者視諸兢君山之釀欺視諸盤浮槎之種欺崑崙之實欺

視諸庭如車騎如華蓋如飛鳥五色歟視諸几琅函藥笈之祕而諛門槐里之要篇歟視諸客犀塵鳩杖羽衣蹁躚五岳遊而十二樓居者歟否則於是圖也奚取顧子嗒然無以應余笑曰子無庸夫是種種者子自有之而子未之省也酒以養和維之在德傳曰嘉栗旨酒言其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吾子沖夷令雅比於君家建康識者有飲醇之目居庭以邑以志慮無不虺塊消而憂也忘者琬膏金液不旨於此矣請以當執爵者獻昔有進安石榴於帝者祖收解爲房中多子之慶吾子昆季命卽外氏煉形服氣之旨曾吾子肆業及之而不入告請以當執帙執卷者獻仙遷也綺里四先生所廬笑秦亭老人所止南陽劉子驥所問津皆一時避世隱君子而野史采掇遂籍之神仙傳中今亭嬴火亦少熾矣尊公先生古之與處而天之與徒松雲之與居而鷗鶴之與盟勸耕課讀外惟茲一二素心人樂數晨夕有客相訪一熟之效也以武一切以文守之折節於賢豪長者教通名卽非伏巖知決不在劉阮兩生武陵捕魚人之下吾子以成令名名籍籍吳會此桃再熟之效也旣富方何必名在丹臺始稱風塵外物哉請以當諸仙者獻眾穀厥後克昌若于公大其門令可容駟馬若晉國公手植三槐於庭爲子孫芽此桃三熟之效也木精瓊實不美咸巢鵬舉顏和先生眞可手握白角指揮四顧曰如意如意云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茲圖之謂也夫珍於此矣請以當執桃者獻王仲任曰土氣和芝草生

壽張太君何太孺人七旬序 代

往余過剡谿剡谿人士數從余稱光祿張君元輔縞心
誌之今年春自布袍芒履訪余屈氂山巔爲其母何太
君乞言祝觴者則當年剡谿人士所稱光祿君也余未
習太君而一覩見光祿君靜然自得此中大不似世人
意非得所雅化不及此已而悉太君狀則果然大都自
其母教云然則余將操何語前會得當太君意矣亦
即徵諸太君所以命光祿君者其可光祿君成童而太

君督之學處士君自以白首一編矻矻無所遇所望光
祿君甚亟腆脩幣爲歲延經師太君則雞黍治具脫簪
珥佐所不備旦夕必誡曰自余爲爾家婦即知爾王父
急義若渴宗黨突恃以黔而尤賓禮文學士爾父承之
令聞不忘可謂克恭天明天實右序爾張未艾吾忖度
之是在爾矣爾小子懋哉於是光祿君翦冠補博士弟
子員連不得志於浙闈而乃以貲入南雍稱國子則太
君謂光祿君士誠藉遊處古人蓋不遠千里爾唯是觀
於京都之大宮闕之壯麗與二祖列宗之遺烈而退而
取於四方人文之聚以濯磨志氣用開發所未足孰與
踽踽牖下以惟吾南面王爲凡稱國子有年而僅僅以

恩例得光祿正太君則又曰士何官不可居其何以納
味和氣俾言以信名明以時動政成生殖爲一人慶也
寧茲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蓋用百有二十品已已爾小
子其毋謂職在下僚以不恪從也蓋踰年而光祿君感
懷禾黍道跡樵夫牧豎間自念以不及處士君而猶及
之太君故甘以三釜養今其奈無辭以對太君何則太
君又以謂光祿君人子固有以義養幸也先人之田廬
在勤耕力作可以不飢不猶愈於喔咿儒兒苟倖一旦
以爲親榮而毋乃實貽之羞也樂羊子妻不以貪故忍
姑食有他物曾爾佩聖者教而忘之於是光祿君謝冕
服以蔬食養歷今十年而太君七旬壽矣余維太君椎
布操作奉舅姑孝承處士君以順和於娣姒下肅於臧
獲之賤此婦職易辨耳即勸學勸遊拳拳冀其子之有
成亦恆情所有獨是引分自安毅然一斷諸大義於一
切功名進取外別有所爲冀其子之成則古今罕儷也
王夫人截髮一事與陶士行母皆膾炙人口然其意出
於成子之功名而止不足爲太君道其介之推之母及
東漢范夫人乎爲高節而必爲范滂非人子所忍逃祿

入山亦大類矯激光祿君何以碩寓在澗也則太君之教遠矣故余於太君所舉舉於子之有成者一出之恆情功名進取外而知太君之所自爲壽與所望於光祿君之爲太君壽亦必非若壽常彭喬僊佺之說爾爾改爲具述其大如此太君又有仲子元益器識絕似其兄而魁梧奇偉過之今已藍聲贊序有孫幾人有曾孫幾人皆英俊秀發大可人意厥後其昌乎夫天實右序爾張未艾太君固已言之矣

黃太君八旬家慶圖序

黃太君者觀察公適冢嫡司馬省謀公仲孫郡文學子敬母夫人前詩齋先生元配也太君今春秋八旬高矣子敬率子若孫暨諸婦雜拜獻觴祝百歲壽已復倩繪氏爲圖而使長君膚清乞言於余余因題曰黃太君八旬家慶圖而使長君膚清爲之序圖中幅巾紺衣持念珠南向坐者爲太君左執觚侍者爲子敬隨子敬侍而左者爲冢孫膚清次亦先子敬誼有仲氏出後伯父亦先卽後仲與膚清皆名諸生而膚清已受餼又次執貝多侍者爲昌嗣右上執盒侍者爲冢婦柴次仲婦褚卽亦先所後又次抱幼女侍者爲冢孫婦王次仲孫婦張又左下執桃者執芝者爲兩孫女其近三孫婦前侍者爲冢曾孫女與婦王所抱皆膚清女遶太君膝以手弄念珠者爲仲曾孫女亦先女前左綠衣朱履右手執書以左挽幼弟手者爲冢曾孫所挽者爲第四曾孫翌衣僂而前近鶴以手持物引者爲仲曾孫右衣絳色以手拍朱衣執丹桂者肩而南向立者爲第三曾孫執丹桂負立者爲第五曾孫三五亦先子餘膚清子一堂四世合二十有一人夫子敬踰艾八稔髮且斑斑而猶得率其子若孫暨諸婦稱觴太君膝下則此圖宜爲子敬莫大之慶稱太君係尊也子敬爲太君致慶也稱八十誌時也且以知慶意溢也慶意溢何前是太君六旬慶曰幸有孫矣洎七旬爲太君慶曰冢孫籍諸生且娶婦有曾孫矣曾又十年而龍鸞繩蟄慶且五之則進之爲耄再進之爲大齊吾知曾玄森立太君方頷之不盡辨而所爲翟冠霞帔捧貤與以龍光慈懿者慶視今不啻十之且百之也故曰慶意溢也竊念太君年二十二而歸於黃又五年而寡煢煢兩孤子耳嗣又奪之一孤去

遺家中落太君以一弱嫠支門戶椎布操作上奉尊人而下課督遺孤子伶仃孤苦豈自意數十年後子孫日昌以熾有如此耶太君自以不及事司馬公而猶及之於姑全安人故事安人彌謹安人晚得隱疾且足芒刺不能地每漫溺必倚太君太君至則前跪承安人足用手拭其大遺如是凡五年然則入子舍滌洒中霤廁牖何足多也安人謂太君女孝事我我無以報女我即不起此疾者我必陰福女乃今知安人果福太君昔日之言不虛矣雖然豈唯余所爲慶意溢斷在斯乎斷在斯乎昔先生獨得詩傳於郡司馬至今膺清昆季以此名家詩首關雎實以婦德開右其後人故樛木之章曰葛藟纍之福履綏之又曰宜爾子孫振振兮余以爲唯太君能不媿斯頌也已子敬第增脩潔白弘乃孝思以克盬承太君嘉祉于永永哉語既具以示太君之甥高中丞公曰信太君系出王氏爲太史懋賢公曾孫女懋賢公事肅皇帝議禮蕆忠闕下夫人茹糜三十載以奇節著聞漢桓釐稱先君五更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然則太君節孝蓋本諸其世德云

題陳君小影爲五十壽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總沒來繇何如此老一枕黑甜三杯輒飽五斗一石未爲多千鍾百壺不得少憑他毒霧幔天怪風刮地當不過兩眼模糊一場潦倒說甚麼劉邦是項羽非好開元亂天寶說甚麼晉處士楚大夫正氣歌出師表一部十七史算來只有中山君華胥帝夔吏部邏秀才諸大人先生斬許多葛藤省許多苦惱今日壽筵上呵呵大笑倒不願肉芝火芋麟脯龍漿斗大桃如瓜棗只願得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一齊化作酒池許我開大口放大肚皮飲箇不了

石擬一章爲柴翁五十壽

余叔允升氏壻於柴內弟曰□先生以癸巳孟秋某日屆五旬初度叔倩工繪小影前爲壽柴余贈言時余方閉戶讀太玄因戲擬其詞卽影所坐石作頌一章書而歸之頌石所以擬先生也故題曰石擬亦曰其詞則吾擬諸玄焉爾

石大學學小堯謨陰精補陽德合無疆君子萬年　次一毬如鵨如斲之拳如中有蠶蠕如測曰有蠶蠕如富家吉也　次二山鵲所化獲其金印朱紱方來測曰獲其金印朱紱方來志大行也　次三豢豭奇奇入我夢中測曰豢豭奇奇其文炳也　次四名有玉厥名璞測曰名有玉德積中也厥名璞世所宗也　次五出水得聲入火得香測曰出水得聲令聞彰也入火得香帝用歆也　次六二雁來歸一雄一雌受玆介福于九子母測曰二雁來歸錫胤祚也一雄男子之祥也

一雌女子之祥也受玆介福于九子母禱克應也　次七巉矣雲根于我起起子我雨雨測曰于我雨雨德施普也　次八煉五色天柱以無折測曰煉五色養之隆也天柱無折體之充也　上九年五百厥髓出至人之食測曰年五百神山開也厥髓出鍾乳名也至人之食壽與天畢也

聘包宅啟

不佞某長子曰廷謂年十五令習羲氏一經略解卦爻陰陽奇偶矣前是兩歲辛卯爲卜佳耦而徵龍於大邦蒙不我鄙夷而賜之諾名山名川司愼司盟共聞斯言玆諏吉告於祖廟肅貢筐篚之儀維夏至後一日不佞宜復有言不佞某拜手稽首忭陳推邵子以卦配節實當自乾之姤之交大易之義乾坤一父母是生六十四生而不息似續之祥也於候兆矣在傳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豹巽淑女異日克佐孺子誥於不佞爲諡光昭令德以丕振先緒章孰大焉孺子誥於不佞爲一索之震而親翁之有令姪玉位則巽也婚禮以男下女筮之得風雷之益之益得恆夫婦之道在乎可久故下經首之以咸恆恆德而貞可以章矣益孰益不佞肆無假泰筮告而敬以吉徵爰爰束帛主臣主臣無可爲大邦焜耀獨先君子之一經在所用訓孺子誥以冀克世其家者維此禮成敢請易以進

復梅宅聘書代

東魯春秋望國請婚薦女徧泗上諸侯我勾章故於越東鄙濱在海陂盟會聘問之勿克從地使然也矧上閥貂鶡代榮氏族著聲東魯比於晉有欒胥齊有高國而鮮宗自先給諫而下弓冶闕焉世德差池復若姜鄭其

何偶之敢稱徽惠昊天佑啟我兩家之好執事以趙狐
名俊鶚視從龍芰干旄于下邑嶽蘩之未有主不遑妄
薄而辱使童振鐸之不腆伯子之適用備箕帚嘉儀焜
耀肆不佞幷忘其不逮而深賀於來茲也高皇帝誕育
塗山一時佐命諸勳多產厥地瑕丘亦今上豐沛王氣
攸鍾必有若中山開平其人者執事英才碩抱罔俾古
古人喈美於前嗣此帶礪河山懋膺新天子寵命一介
女雞鳴之相與有光焉其自中都內外實嘉顏之豈唯
子兩家慶俚言不諛尙敬圖哉謹復

復馮宅聘啟 代

不佞某長女曰蕙於前上章攝格之歲許字大侍御馮
公之從孫廣陵刺史玄度大夫之季仲友先生之胤子
旦日月臨鑒職在司盟不佞某王大父江寧公于侍御
公有接襲之雅歷今四世藉無忘前好而辱重振鐸之
使以一介女充箕帚徽榮多矣顧慙瞻篤備脩采爛焉
過之後用登諸糊甕

復周宅啟 代

先京尹有言曰婚姻之道唯德是卜我祖父世守斯訓
竦惶拜手稽首讓不敢者再而竊重自忖躍維是首述
以迄於今家弟某有女年十五待矣用是弗敢輕字夏
命也稱子孫以勗之利後圖也致詞必讓恭也致儀必
備惠也則古則順敦舊則孝其命則敬利後則慈敬順
孝慈而守之以恭將之以惠明令德矣德以永世其有
艾乎是月也律中仲呂之三同位于辰配厥姑洗按志
姑洗脩潔百物去故就鮮所以考神納賓也是爲乾九
三其詞曰君子以進德脩業胤子當之仲呂微陰始起
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坤上而變居亥六三含章永
貞地道有終一介女當之且夫黃鍾數之始也五下六
上而極於仲呂數之終也仲呂隔八上生復得黃鍾初

九終則有始天道所以生生而不息也俾一介女坤則
克開助宣君子之德業比於脩潔以光復侍御刺史兩
公之舊物聲施世世傳之無窮厥有徵矣膺保明德而
天相之時天人襲於休祥勿問元吉不佞娩無以報龍
光而深有慶於來茲也敢礱謏其說以謬附于僑肹童
過之後用登諸糊甕

復周宅啟 代

先京尹有言曰婚姻之道唯德是卜我祖父世守斯訓
以迄於今家弟某有女年十五待矣用是弗敢輕字夏

五蒙上國不我鄙而辱董振鐸之家弟以告不佞曰此夫日者御史臺所表閭謂夫有葛天氏之風者乎佩明德而享遐年天之所啟十世不替亟之毋失於是敬拜命越今六月又以納幣告實當太翁應郡大夫賓飲之後七日不佞其何以報龍光惟是鄉飲酒禮工歌鹿鳴之三不佞拜手稽首請再焉家弟曰何居不佞曰於夫食苹之鳴則其誠也承筐之將則其貺也進一介女以爲周蘋蘩主賓之周行也我有嘉賓慶得甥也天之所啟庸在是故曰周道倭遲誌周氏之光遠

而自他也我昆弟敢不祗承曰繼自今其必諮于周家弟曰諾遂以是復使者是役也其自先京尹而下實寵嘉之

謨姪婚帖

鮮宗自先事部食墨茲土實當上國西封惠徽鄰好於今幾世厥後司李君脩業于我象來氏則家仲某與焉用克以猶子之誼數獻履長者前豐諸賢從交相見也比於一二兄弟以毋忘角弓汪是東壁之光臨炤下邑而鎮撫之惇篤無已不腆孺子謨祇拜允令之錫稱上

穎姪婚帖

家弟翰有子曰穎蓋先士衡入洛之一歲子穎以生亦越十年而家弟有事於四方弗遑子穎嫣然比於在疚罔曰子具未有知聿捃據卒瘡用克負荷先人之一綫

則不佞所重爲家弟私慶也爰卜內主以襄厥宗事弗敢後亦敢弗其慎蹇脩氏有言所簡斥者數矣唯是上閫世德氤氳吾臭味也且又密邇儷于長于之里得朝夕左右不揣譾劣固以請仰藉先大夫之靈獲拜俞命之錫有日茲禮宜貢幣謹諏穀三肅使者而旅之庭斐不腆主臣主臣則又徼寵于下執事惟其儀不惟其物也如天之福異日進小子而造之底于有成不佞可藉手報我家弟翰矣敢布悃臆惟執事賛貺圖之

過俞宅約帖

伏以祥定璧雙繫赤光要于月府慶踰朋百牽紅龍溢
乎星門欣託周親繆忘齊大恭維華閥宗乘王珊韓緯
家型召鵲周睢鳳切喬瞻尙疏葭倚乃者仲孫某甫脫
鳩車之戲未解咏鳳仰荷雀屏之招叨占鏘鳳容需蔡
穀肅貢羔繾預訂金盟敬揮九子之墨竦承玉咳竚看
五色之絲不啻寅衷統希丙鑒

孫氏女復啟

不佞於越之鄙人也大邦君子芟于旄於敝里幸緝承
下風焉令弟珊與國器斌斌質有文武則尤欣慕執鞭
者也猥辱使者貺臨卜相宗事老夫耄矣家姪亦幸在
強仕而能夢待占惟茲一介女惜不男也愛之加甚昕
夕爲擇佳壻且願得密邇左右以相膂齒台命下頒雅
與家姪之私自合於是不謀蓍蔡敬進使者拜可繼自
今家姪其獲所依矣縟采爛盈不佞謹拜手稽首薦之
宗祊前用告成禮其自先大夫而下實龍嘉之

張聘鄭書代

鮮宗自先刺史而下弓冶中微岌乎免負薪之不克僅
茲一經相世用弗墜我家聲有弟某遭時不造頻繫之

未有主於今四稔日夕惟獲戾於宗祧是懼癸未歲辱
太翁特達之遇不以皮相天下士得諸傾蓋而嘉納之
以令甥女議伉儷則前既拜俞命矣茲請期有日敬脩
純帛之儀不腆主臣無能焜耀上國則又惠徽執事之
光寵重義輕賄猶先志也舍弟願切請纓數奇投筆嫌
司馬者蜴蜴方有辭令甥女以閨房之秀卓然義命自
矢執事復玉成之君子謂是盟也可以風世舍弟其得
所求矣雞鳴克相竹復舊業而光大之匪他則卜伊今
則卜卑不佞既多太翁逮我舅翁之明德而深有慶於
鮮宗也仵來敢告胸臆惟敎事其惠敎之

祭封孺人謝太叔母文代春酒堂

於太叔母璇閨毓質夙受姆儀習嫻內則嬪淑婉靜宗
黨咸式飯太叔翁梁孟叶憲華閥高閎佐讀細織翱翔
藝圃縱橫經籍指日天衢風生六翮詎意玉樓遽尋賀
跡漢駒暫轡芳樹萎蕤母也號天誓殉幽宅阻勉自勸
立孤我責志矢柏舟力脩宗祊撫鞠侍御不假訓飭以
已冰霜勵公清白鍾郝再今陶柳又昔弱冠聯翩鵬飛
鳳集遂晉木天袍加蜀綉天子曰都改授司直廷振風

紀鴻階動色視蹉河東疏弊釐應官廚一水歸裝一石
凡此自持無忝母節蒙恩賜褒龍章寵錫煇煌翟茀掩
映豹舄旋乞歸養孝稱京國起居甘旨兢兢晨夕孝與
節并天道所陟謂過百年西王乃卽何事奄焉忽參仙
席鸞馭雲空鶴軿天碧嫣戚咨嗟壽未配德所可慰者
太母之貞彤管竹帛太母之教廟廊鼎食太母之福留
俾孫息竚見庭除芝生蘭茁剋期侍御還朝奏績敭歷
卿寺崔嵬棨戟黃扉宣麻沙隄捧冊名列旂常勳高社
稷是時焚黃光生帘穹惟某小子寒門蓬荻慙薦與蘿

附松百尺遙薦一奠伏惟來格尚饗

祭范驚百文　代范筆山

嗚呼數載以來故交老友落落如晨星弟每自歎人非
金石豈能久存然竊念神王氣爽如老兄者必將享期
頤之壽庶幾使弟得陪杖屨奉教益以終其身而奈何
今又哭我兄也悲風颯颯哀雲不飛爲之仰蒼天而墮
而翩然歙格之耶嗚呼尚饗

祭史及遂文　代范筆山

嗚呼僕之亡弟與君爲僚壻而君之仲氏則又與僕爲
姻婭以故交誼款洽者十餘年於茲矣僕每往外家必
過君之門因登堂執手劇談不已繼以杯茗意氣歡甚
君儀觀甚偉方哆垂耳巖鼻張哦而爲人則中通外朗
有憺慨然諾之風自太史公登第以來凡入籌家政出
既事之如兄而兄亦待我如弟其後弟僑寓吳門兄亦

應賓朋無不人人得其歡心蓋近世士大夫家庭之內
篤同氣而敦天倫者無如太史公而君以從弟才能特
達爲人所嚮往亦無有過之者嗚呼可謂賢矣今歲孟
春僕在吳門聞君將往京師及僕買舟東還而君適北
上虎丘劍池之側未獲一道離情而奈何甫及半載遽
聞君訃耶夫以布衣遊京師者非謁長者以立名則多
以窮愁無聊不得已而託身數千里之外而君之行固
非此二者可比是君雖在數千里之外殆不異於在家
庭也吾意覽山河之崇深覩宮闕之壯麗見人物之繁
庶當必有快然於心者而奈何君竟病病而竟不起耶
嗚呼其所謂命耶昔吾鄉張文定公在京師時有兄北
上道歿其事與君略相類而太史公敦兄弟之誼亦不
亞於文定第文定之兄無子而君自北行後始得一子
則天之報君者意固有在而異日克顯君之令緒以垂
不朽其在是乎嗚呼君亦可以慰矣素車丹旐遙遙靡
即君其有知吾將歌楚些而招之嗚呼尚饗

公奠陳母周夫人文 代范筆山

嗚呼古之爲朋友者有登堂拜母之禮蓋所以著通家
之誼也而史傳所載爲賢母者必欲其子納交名流身
或隱屏而聽以卜其議論之賢否甚至截髮剉薦不以
爲靳誠重愛其子故也某輩獲與夫人之令子交而因
悉夫人之賢長君磊落英敏次君風雅蘊藉自其幼時
夫人已督之甚嚴奉其師友必謹及今幾三十年而教
其子者不衰某輩時一過從夫人必潔盤匜議酒食常
曰吾職司中饋敢奉以爲客歡使得長與吾兒遊也嗚
呼此意豈可沒哉俗薄道衰朋友誼絕其所稱交好者
多以酒食相徵逐博弈相嬉戲以至游談曲說無益於
學者比比皆是而家不知教門無良友是以鬪子儉孫
交踵接迹嗚呼聞夫人之風觀二子之賢亦可以少媿
矣今者夫人既棄人間世某輩因其平日之所感激者
而一哀之若夫人之孝以養尊章敬以事夫子和以處
姻黨寬以待婢僕則州里咸知之某輩猶將萃其羣行
而誄之也嗚呼尚饗

自誄文 代董允璘

嗚呼允璘碌碌五官具爾胡非人人之在世也何必不忠
不義不孝不弟奸貪詐僞而後入於獸與禽卽此悠忽

頹惰誇倩肆志已謂之自暴自棄而有負其生爾耳能聽而胡無眞聰爾目能視而胡無眞明爾體能舒能展而胡不中於天然之秩爾口能古能今而胡不本於聖人之經爾處家庭時以敦睦爲懽也而胡未盡其眞誠爾應酬爾待友朋時以古道相照也而胡未盡其眞誠爾應酬非不悉也而胡任性使氣不顧人之喜怒爾讀書非不勤也而胡貪多務得不見古之精神嗚呼允璘爾性好遊爾親責之而爾常酡酗以酩酊爾性嗜飲爾親戒之而爾常酡酗以酩酊爾性好遊爾親責之而爾時徜徉竟日不知親之倚門恃年之猶壯幸親髮之尚新可優游以度日期後來之非今嗟爾父之何在容杳杳以冥冥嗟爾罪之何盡空飲恨以終身縱爾鞭策奮發追東隅之失而爾父已不聞矧爾曼安偷怠茫乎桑榆之至而不知此身之所成爾心則亡矣喪矣尙胡云生爾身則獸矣禽矣尙胡云人爾速自俊洗咎滌塵沈潛於仁義之府出入乎道德之門何以自砭曰一瓣香祝王夫子誦遺文於傳習惟心體而力行

讀胡友鑾先生傳　傳爲先輩李龍標君龍氏撰　代董存存

興午江左非威屈淵聰也南轅塊肉非長江天塹也正

不守門戶而守堂奧門戶隳而堂奧之橅張淮揚不扃介馬渡江猶日爭朋黨惡兵以防內難逮至劍及猶門倉皇謾備則各鳥獸散而以君與敵矣亭厥罪擊出賊檜萬萬下也八閩東浙義問淑昭君非弘光臣無馬阮同德一心或可支延歲月乃中書樞密大都巽懊之夫都尉將軍率是疲驕之卒間有一二正人馳驅當路然亦夙標梗槩學識迂疏不識大體以枕干肇楫之日爲要盟延譽之時使懷抱有志之士動多掣肘梅子眞挂冠蘇雲卿灌圃跡其苦心夫豈得已江南胡友鰲先生

讀萬卷書養千古氣才量足撐拄補維當雲雷草昧需人孔亟之時循次兩宰小邑僅以良吏稱閩中正位起公諫垣撫勦而時事不可爲矣千鈞下折非數銖能支建章欲崩豈一棟可係汀輦蒙塵一死報國而已然觀其與李夫人分囊訂別數語早信及此夫婦成仁何烈烈也又讀公寄楊機部書有曰讒夫高張錢神執契此忠臣撫膺長歎之日非壯士出手撐天之會烏攖擾壁何益時事又曰此方破涕爲歡彼將餂糠及米偏安暫安恐不可得慷慨壹鬱情見乎詞眞血性男子而壯志不成飲恨以沒誰之咎與此愚謂明季之奸浮於侂胄似道而出賊檜萬萬下也

識斷

臨大事貴斷而斷生於識識定則神閒氣充遇紛變而應之裕如不然臨機炫惑私心橫決以利爲害以害爲利昧昧冥行動觸罣穽余蓋慨然悵昔人履得爲之勢挾正大之名而遷延喪其所守終致隕裂者未嘗不哀其愚而深怪其背忠謀蠲奸逆也夫人臣處危亂之朝惟在伸大義而定綱常以作其銳至於成敗禍福一任

當董卓之亂首倡大義移檄討賊初何凜凜英銳與及李傕郭汜劫駕拥難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備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傕賊奉迎天子此萬世一時之舉會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備入朝遂辭謙議就徵復爲太僕後卒憂懣以死語云寧爲秋霜毋爲檻羊嵩備當此時義問張皇一動而歡呼應者蠭起雲集除國賊建偉勳指顧可定顧乃俛首從人自取困辱悲夫尤可鄙者卓徵卽應催徵則又應斯二凶非好爵之縻而兩人無擇木之智原其胸中不甘沈淪冀希榮遇故平日之矯矯妄希榮遇故平日之矯矯一旦內徵罔顧君側之賊反恃磐石之安神識瞶亂舉動違錯乖梁衍皚雪之訐謨墮陶謙綺霞之翊衛嗟乎宜東漢之季無復振興卒成土崩瓦解皆由若輩倀倀不持燭而經暗室之所致也哉

送董子石雲初授學博之任序

古聖王治民教養兼舉堯帝首命舜曰愼徽五典蓋司徒職主教化次命百揆則冢宰而兼公孤居司徒之次夫唐之重教育若此其專且詳也逮虞廷咨岳首宅百揆再次始命司徒敬敷五教夫敬敷猶是愼徽心法其施之雖有先後要視時爲升降而播穀食時祇以養民爲重所云衣食足而禮義興歟周官首冢宰次司徒然專以司徒掌教而後世浸移司徒但司錢穀而已若教化則歸宗伯焉此其一變也然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教胄竝次司徒之後是以三卿分任教化一事何其鄭重與今也禮部何曾教胄子何曾教民卽春闈校試止論經義文章何曾問孝弟忠信以及品行者哉此又一變也嗟乎命官至漢唐而後先王遺意蕩然試問六曹有一養民之職百養民旦廢而況教民乎先正云古之天下君養民君教民其責在上今之天下民自養而士自學上不復關意焉雖然司教化之責而主持士習轉移風氣求之今日舍宮牆之官誰屬哉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官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責任師儒之意可謂明於職守有所自任而道始尊不苟爲趨迎諛說而氣始壯使天下之任學博者盡格遵是說其有裨士類宏矣安見廣文一片席不與古司徒等重哉今董子以請纓之年輒膺師

範其凝重沈深好學篤行固由性成第董子方席豐履盛乃過自裒抑甘淡薄不競躁榮階顧泊然苜蓿寒氈以獨伸其志是必有所挾持而欲假以自豎立者也昔鄒志完爲領昌教授范忠宣爲守重加崇禮一日欲鄒撰樂語鄒辭不爲忠宣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今董子欲然之懷自求多益所謂日力得餘辦舉業者其以之自訓訓人克率乃師儒之責固有不遑暇者而暇馳心簡牘樂語自喪所守也哉余忝世譜深嘉終賈之才任膠西之重已信其

舊志下帷必有貫徹天人之學爲時鏡鑑由是坐席累重起而爲帝師王佐匪異人任董子勉乎哉是爲序

與鄒程邨論董文友誄致夫人辨

董子誄致夫人之辨覈矣折諸家之衷排異同之說學足以驅之識足以斷之力足以壹之而於是左欲盲高赤欲喑矣其說本自鄒黍回先生以魯頌閟宮令妻壽母爲證夫僖公九年作廟還證以廟見之文其爲傳信可無疑也文友筆海溜溜破從來之鶻突定羣言之聚訟余亦深信其實然而何峯異同哉雖然使先生別有

舉國以聽之矣聖人於此必起特筆特文勒成鴻訓而第渾書於日月不刊之信史隱君之惡寧如是乎康侯獨是穀梁而斷以成風良不誣耳余謂僖公拘牽母子之間其時季友賢臣得君行道顧不能正之以大分何與夫考仲子之宮經猶嚴之然未敢決閑也致夫人於廟此以舊坊爲無用而棄之季子比附之罪著矣書用致所以貶其君臣俱蔑禮誣上而不氏則切責僖之詞也知然者以歸穧書僖公成風也母係以子見莊公不以爲配也莊公不以爲配則宗廟終不可得而入也夫

子作春秋以正王道定人紀游夏俱不能贊豈僅同文人記載憚於毋妻竝列而渾書之與然則文友之爲是說何也曰文友學博而化善揣量權時勢以僖公之娟桓而爲此似當時所必然余何能從千載後決其必不然抑董子以正誼名集其先不有善言春秋之繁露乎隕石後其五退鷁先其六且詳之又詳於名物象數之微豈致廟重禮概從凡舉吾於繁露之無諱而不列風氏與聲氏也又得而信之也文友又云古無太夫人之號此成矣語以之詮經大不可也然其文筆妙天下自

唯窮理精義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顧後人沾沾守其說摘發句字演爲篇章如是則得旨不如是則不得旨學者不敢信其手主司不敢信其目不復顧聖人所書者爲何事何意也自昔創爲合傳以策制舉於是帖括家攝傳中彷彿之意語如以桀攻桀以燕伐燕之類兒戲可笑在胡氏且爲矢口之言而後世乃以爲不可易之案非止失經亦并失傳矣故吾謂是經之漸失斷失於業是經者之手無疑也以聖人一生之志得胡氏而偶明今反以習胡氏者而晦豈不惑哉余故治易所著

舌存不敢以示人獨吾鄉楊广石先生以爲於四聖人之心庶幾有遇焉初固望春秋若堅壘疑城不敢一涉其扃者也今年仗劍出遊讀書於古杪暇則取胡傳覽之蓋恍乎如有所會悟於其中潛玩再四近三月於茲矣乃信胡氏之所以用心集諸家之成持嚴謹之旨冀以開悟君心而力闢介甫新說之惑誠亦苦矣顧因時感事或聖人之所不必志而博稱高舉之其詞正其意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則康侯之心也以爲一經之奧盡於是而廢遺則不可也善乎范武子之言曰君子祇知沒身於胡氏豈所以見聖心而稱通經之儒哉試起康侯於今日其窮理精義之學吾知有月異而歲不同者然後見聖經之中無所不有豈僅是之爲沾沾者哉輒不自揆妄出一二臆見非敢苟於操戈庸詎非文定之所喜顧以古人終身於是之學而欲以數月之間求之固已謬矣抑劉子駿有云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固亦有志之士所用心刻勵而不忍自棄者也昔漢武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不得受穀梁向欵父子竝漢儒宗欵以匡明親得夫子故好惡最合而公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略不同數以難向向不屈夫以三傳皆出於春秋而漢之君臣父子之間同異如此然則信傳而遺經蓋自古已然況今日頒爲功令以之進退士哉嗟夫以同出於聖人之旨者而守此攻彼政駿之才猶各有偏如東家謂之西家西家亦謂之東家豈有當焉即胡氏亦云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吾故謂今之業是經者非所以康文定之心也

異獸傳 一作孽狐傳

有宋宣和閒天運中微王室多難災害迭見陰長陽消迄七年乙巳有獸升御榻而坐矯誣帝命竊據尊稱營都冰山拓地玉海下令毛羽鱗介三百六十屬山君山公巒氏觸氏辰日河伯巳日募人白額之侯長鬚之長蚍王蜉王螻國蜂國咸拜稽首北面稱臣册元黿爲皇后用褒姒事册毚及蟒爲左右妃戚夫人趙昭儀也册豚犬爲太子劉表乃立百官雜采漢唐六朝故事其大將軍則豺狼也

梁冀其衛將軍則餓虎也魏元㫤其奉車都尉則膳虎也爵谷楷其吏部尚書則疽囊狗何晏其侍中尚書則崖柴狗鄧颺丁謐其外監則險拙之狗呂文度見禽獸決錄其驢王奐其左都護曰長面驢諸葛瑾其尚書僕射曰貓韋惇其禮部尚書曰鴟鴞蘇頲其天官侍郎曰橐駝吉頊其宏文學士曰狡兔王衍其光卿曰鴿羣申祝王荊公其廬州牧曰焦湖獺南唐張崇其僕射曰狐媚文不可屈指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邪羊嬴豕黃牛鼈羸蚌蟹之屬以易進牝雞雉雛大龜陽烏旅獒熊羆之屬以書進鸚鴿鼷鼠蠭蜴蜮之屬以春秋進螻蛄螳螂蠶蛹范之屬以禮進盧龍獫狁鶉鵪鵝鴨之屬以詩進宋鵲載賓含蟹負珠蛤羌轉丸魚鱣獻錦慈蛙呈勇狂象送齒望風奔走以干祿位者不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爲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其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獸亦賓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鴻哉儀哉

食鶴知子午鵲避太歲燕避戊己蝙蝠忌庚申至其親戚布列要津者曰兩腳狐楊再思曰九尾狐陳彭年曰帶鈴狐令狐綯媚狐駱賓王傲文曰不可屈指於是開五經科以延四方之士邪羊嬴豕黃牛鼈羸蚌蟹之屬以易進牝雞雉雛大龜陽烏旅獒熊羆之屬以書進鸚鴿鼷鼠蠭蜴蜮之屬以春秋進螻蛄螳螂蠶蛹范之屬以禮進盧龍獫狁鶉鵪鵝鴨之屬以詩進宋鵲載賓含蟹負珠蛤羌轉丸魚鱣獻錦慈蛙呈勇狂象送齒望風奔走以干祿位者不可勝紀時有冥鴻者初爲高蹈計將充隱焉後不勝其熱中翻然改曰吾其悔是哉於是鼓翅以往獸亦賓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

太史公曰獸之與何暴哉蹄角銛喙乘勢而起亦一時之雄也鴻之不終所守曷怪焉亦以不離其類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儀哉

禮之時致飲食焉

太史公曰獸之與何暴哉蹄角銛喙乘勢而起亦一時

北朵訪使曰梟曰獍劉宋光其涇州節度使曰黑羊劉知俊其記室參軍曰大牛袁宏其荊湖制置使曰蜈蚣吳淵其河東刺史曰碧鷄張寬其太守曰鷹義從其知東平府曰湊氛獅子部篤其神泉令曰鷙鷹張甲其令史諮事以蝦蟆卞斌蝦蟆賦其白事小吏曰鯽魚雅埤其靈臺保章等官頒曆授時以蛇虎蝮蝎鶴鵲社燕蝙蝠之徒蛇蝮向王虎知衙破蝮蝎於甲子庚申閉口不

高都御史斗樞郊居詠贈毛象來

芳泉叢薄藹芬蓋滌水長渠漾晚曛窈窕精廬紆復直

幽人抱膝睨天雲閉門四簇花光茜繞座時聽禽語囀

酒鎗茶竈肅軒楹裴几一篇高隱傳海邑飛橫山閣來

蜃樓影帶遠帆回說劍長飆回茂樾彈琴細雨潤芳苔

矽磯四野征聾動松颿吹穩遊仙夢戛光一室卽壺天

逃人詎覓猗玕洞回首韶年鉛槧初犀管靈葩照地舒

纔成司馬淩雲賦卻學逢萌瀕海居軒車入洛光何燦

一笑慵歌白石爛沅蘭湘芷日縈懷閒撫朱絃流哀彈

春來門徑柳絲搖細草初茸紅雪飄漁歌蕩漾蕭瑟夜

牧笛殷勤杏藥驕蒲牙杏藥春方永隱几幽閒碧落靜

藏器深深歲云遒不向紅塵論醉醒

汪隱君應詔題毛象來吞月軒

金水之英太陰之精抗陽竝麗帝夕耀明天不常晝厥

生夜人赫赫釜鬲埋彼靈輪小往大來乾道乃亨酌社

之義吾子所兢

倪評事元楷題毛象來吞月軒

石紐之山吞彼月精天簡女狄大禹挺生奕奕玄圭爰

告厥成瞻彼河洛其功誰嗣世胥溺兮魚鼈恣兮彼美

人兮勿西逝兮

高隱君斗權寄毛象來

毛生歸乎來博浪之索亦已衰故園三徑長蒿萊久留

下邳傷我懷毛生歸乎來

徐明經鳳垣哭毛象來

三十年來老布衣文山幕府客應稀一編吞月江干草

數畝清風郭外扉身入重淵熊化碧魂遊千仞鳳翔暉

故人一慟天涯裏惆悵生芻淚暗揮

高武部宇泰哭毛象來

空樓獨自遶牀行落落孤懷誰與傾患難已安予有死

窮愁不謂子無生數楹書屋雲煙色一卷遺文冰雪清

悲看封泥還未燥銘君自是意難平

樧鳥方袍白韜巾誰憐幕府舊時人身存難忘酬知己

家廢先憂養老親他日有書荒井出於今無淚野臺勻

相看祇得遺容在月落空堂照自眞

憂自傷人歎共深廿年懷抱恨侵尋胸中嶽嶽何能已

眼底紛紛詎易任明月半殘今夜召寒燈還吐舊時心
近來學得絲桐理欲報知音調轉沈

周莊吞月子制義序

余嘗讀韓蘇之文每疑其眼耳鼻舌有異授夫天地有
山水而文章無嘻笑則天地之眼耳鼻舌活而人之眼
耳鼻舌死矣天地有花鳥而文章無歌舞則天地之眼
耳鼻舌靈而人之眼耳鼻舌腐矣天地有風雨而文章
無性情則天地之眼耳鼻舌奇而人之眼耳鼻舌天矣
眼耳鼻舌之於人以清淨因得清淨果以濁惡因得濁

惡果清淨濁惡存之於人而發之於眼耳鼻舌存之於
人因也發之於眼耳鼻舌果也世界清淨而文章獨不
清淨則其象爲晦爲冥爲刀兵爲殺戮其在斯人必有
裂冠毀冕之報世界濁惡而文章獨不濁惡則其象爲
忠爲孝爲神仙爲佛祖其在斯人必有良友異書之報
吞月毛子其人恥濁惡而喜清淨故其爲文有嘻笑之
樂焉有歌舞之樂焉有性情之樂焉然而其眼耳鼻舌
亦猶是也與我之眼耳鼻舌無以異也與物之眼耳鼻
舌無以異也即意其與天地之眼耳鼻舌亦無以異也
然則余昔者疑韓蘇之有異授也謬甚而余今將歸廣
陵異日者思毛子而不得見將抱其文章向隋宮隄畔
或二十四橋明月下讀之則當其吹簫纔罷吾意其眼
耳鼻舌一呼即出矣然則毛子之眼耳鼻舌雖無以異
而爲毛子之眼耳鼻舌者亦幸矣哉江南春殘月頭陀
弟周莊撰

徐霞鄰吞月子集誌

此爲毛象來先生筆也先生諱聚奎字文垣六狂生之
一從錢肅樂至瓜里軍授戶部郎行遯十餘年家人亦
不可得僅存數篇附于傳中余得之于鶴艇陳先生家
讀其書但覺滿腔牢騷無從消遣有搔首問青天之況
想是故國遺老不知爲何許人也及讀方石銘三人傳
恍然知爲先生之筆無疑也不覺拍案叫絕謝山先生
求之不得余小子何幸而獲之陳先生爲里中宿學余
生也晚不及詢所從來先生之著作亦散佚無存時藝
爲倡父持去殘書中而獨遺此本豈非鬼神爲之呵護
哉抑亦當世莫之知也耶徐霞鄰誌

張讓三呑月子集記
毛豫來呑月子集凡詩四百首文七十四篇首列呑月子
制義序無目錄舊藏鎮亭山房陸師處今年夏六月師
命長孫寶慈愛伯借讀因涘溉貞羣孟顓傳鈔一册竝
爲裝脩完整以答一祗之惠謝山先生毛戶部傳謂竭
力求先生集不得惟先大父曾錄其文數篇凡傳中所
述均見集中惟孽狐傳附見續耆舊集此册未見書法
古秀於廟諱不缺筆當是康熙前鈔本癸丑七月後學
張美翊記

王翼林題呑月子集

象來毛先生呑月子集文七十四篇詩四百孽狐一篇
存其目而無其文爲吾家抱闕齋珍藏鈔本之一種謝
山先生求之而未見者也未有徐霞鄰先生誌語藏陳
鶴艇先生家而先王父漁騿先生實得之於徐氏其爲
霞鄰先生之後與否未可知先王父習古文工書法搜
集鄉邦先賢著述斷簡殘編盆篋焉顧早世而先大夫
慕曾府君先叔引貫孝廉欲竟述先志而未果見存者
如張蒼水鄉試硃卷詩文鈔本姚復莊詩問鈔本及郭

金峨山人詩文原稿駢文有刻本然僅十之四五詩萬餘首未刻其舊也呑
月子集爲陸漁笙太史借去鈔寫轉爲張讓三先生借
去而讓三先生題識竟謂陸氏所有蓋未明此書之由
來也曾與陸珠浦世叔言之允見歸焉今其書存張約
園先生處先生有志文獻梓刊四明叢書表顯鄉賢著
述且於所刊諸書皆述其由來因命復書數言而誌其
始末則先生得此書雖借取於陸氏張氏而實有之於
於吾王氏抱闕齋也王復翼林氏識

宇都曾待郎二濂有才子曰傳燈字庭聞傳燦字青藜兄弟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而其行藏則少異庭聞脫屣越嶠挾書劍攜妻妾走絕塞數千里行不贍糧餓而試鎖院登天府譬筆荷鍤取次在承明著作之庭青藜與其徒退耕于野衣襏襫量晴雨者六年于此襆被下佔舡出游吳中褐衣席帽挾策行吟貿貿然來老書生也庭聞之詩朝而柴桑夕而朱邸涼州之歌曲與凝碧之管絃繁聲入破奔赴交作于行壘之間吾讀之如見眩人焉如觀倀童焉耳目回易而不自主也青藜則以其詩爲詩晤言什之永嘆折戟爲之欷歔煩醒心蕩而不自已伏波之曳足與迦葉之起舞與余固不能以自定也知我者亦爲之三歎而已矣天之生才以有爲也青藜兄弟固不應長爲旅人爲農夫自時厥後其事業當與其言俱立余倘不死他日與寓目焉心灰漏盡知不復作迦葉起舞狀更以諗青藜兄弟追念平生視文淵少游何如也歲在己亥夏六月十八日虞山蒙叟錢謙益序

余甫踰弱冠聞江右曾子青藜與其伯氏庭聞暨易堂諸子以詩文氣節相切劘心竊慕之已而晤庭聞于湖上又二十餘年易堂諸子相繼淪謝因念青藜齒髮日暮故願見之心亦與年而俱積康熙丁卯冬旅食會城青藜忽投刺見訪初疑姓氏偶同及相見握手大喜繼以古文詞見質且屬爲序余塵事雜沓日把卷肩輿中側弁而哦至手口交倦猶不能置夫古文詞至今日而極盛亦至今日而漸衰明季文割裂雕繪盡掩性靈讀之氣噎近代一變爲大家之文然摩抄于神髓間栩然無物譬若塵飯土羹固不足

以汙七箸而欲飲水以終飽焉得乎青藜文清眞淡泊如其爲人而磅礴與酣宕籠萬家讀其上論古人及旰衡時事成敗得失之故不啻洞若觀火至于友朋存歿之際纏綿悽惻區畫盡周詳荀息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惟青藜庶足當之耳余向讀庭聞之文精悍飛眉宇而青藜復深以學問之氣信乎其不易及也已青藜又曰年來以貧宴故寄人幕下往往代爲屬草丈夫七尺軀何至以臂指供人驅使故盡棄其藁不復存嗟夫才如青藜天故靳其名位竟以偃蹇終老卽文章一道猶不使之得自行其胸臆

詩餘爲詩之別派與樂府歌曲爲原流者也詩之義不專主于怨而非怨者不能工其說蓋莫詳于六一居士之論梅聖俞也至詩餘則作者大率多出于春花秋月閨房怨恨之辭諸如東野之寒閬僊之瘦梅翁之清絶使屈而爲之或反有骨形牙聲之病故予常欲反居士之言謂必達者而後工也如余所心喜晏同叔寇平叔歐陽永叔之詞是也然秦淮海辛稼軒或以處身流俗憂時憤切而皆頽衷詞場世終以爲詞之最工者蓋亦自怨生余友曾青藜則非有二人之遇者其所爲詩餘工妍綿約亦多近晏寇歐陽

諸家至其悲怨之音蓋往往有焉余乃謂詩詞皆有自然之欵曲得之于心者應之于手口雖作者不得而自知苟以其窮達而實其工拙之所在無有是處也且夫天下有可怨者不必在饑寒困阨之所遭方晏寇諸公所作怨恨等詞必有以寫其中之難言而道宣其湮鬱其于花月之形容閨房之情致毋亦在有意無意之間而已豈必盡達者之言耶余觀青藜之詞其意蓋復如是恐世以其遇之未必窮而遂悅其詞漫焉不復覽其意故爲敘之如此易堂友兄邱維屏撰

六松草堂何取其僅六松焉而草堂適藍是以名夫天地之大川嶽之廣鳥獸蟲魚草木之繁而以六松名其間是藩籬天地也余見夫奇草嘉卉倏而榮矣雕楹刻棟文題之屬倏而爲墟矣昔之喬木環山青蔥而鬱勃者亦倏而萑矣六松獨挺然與人之富貴貧賤死生患難相推移而不衰豈其中亦有故焉存乎否耶余幸六松之獨存而私之又懼六松之不爲余所私而亟亟以名之也遂繫以詩六松老人止山自叙

此詩序舊作集序非是卷中無其詩仍錄存集端

以見六松堂之所由名也

六松堂詩文集目錄
卷之一
雜言
卷之二
五言古
卷之三
七言古
卷之四
五言律
卷之五
七言律
卷之六
五言律
卷之七
七言律
卷之八
五言排律
卷之九
五言絕
七言絕

卷之十
詩餘
卷之十一
論
書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引
跋
書後
說
記
祭文
墓誌銘
卷之十四
尺牘

雜言

維石九章

維石昂霄維天沈寥之子于室相彼綢繆迷寥切

石則昂霄天則沈寥之子于室心則忉忉豈日忉忉

我有父母也劬勞

豈緊無父豈緊無母豈無父母罌瓶是沮

父母云何維鞠維育邦之瘁矣罹此凶鞠罹此凶鞠

終焉煢獨

邦之瘁矣惟此鞠凶古之聖人移孝作忠豈翅不能

忠母則依於舅父則托諸朋逢

陟彼屺岵言采其薇采其薇矣亦孔之悲彼飛者隼

載集于枝永完巢兮何招尤夷兮

天蒼蒼兮石昂昂兮我有父母兮不可徜徉兮瞻彼

首陽兮弟與兄荒兮

露則霜只草則黃只父母哀只不可忘只予心傷只

南山歧歧白雲霞靆依稀也瞻彼周道荊棘其基父兮

母兮曷將疇依心紆軫兮惟名節之不可虧

坤銘

我生之初厥惟父母鞠養罹罹是懷是哺

吁嗟父兮生之成之吁嗟母兮鞠之育之

既鞠既育仁孝謂何我身不淑

秋風發兮不可遏兮我有母兮情未達兮

母兮維賢既嚴且裕不勞瘁於汝不詬誶於汝

吁嗟母兮汝有悖言母則恕之汝有悖行母則諭之

是恕是論是用念汝

天地無對父母至尊父母至尊既恕既諭伊何人斯

夫焉申沮

父兮母兮昊天罔極父兮追思如不可得母兮慕思

莫敢遑息誠哉慎旃毋有過慝

壽謝中菴六十一詩

維山而巍維水而洄先生德只卢焉埒尊　先生之

德先生之壽兆疾御气六十一変　不讒其言園而

向方注之酌之先生葆光　日月奇燭一朕臥臥覭

彼寒厂如春如霧　家漠其居雖亮亦奎所厂者心

故顏色淸　漆園掇宰收物而生花間鳥定不知林

門　蠖務之山若木扶疏天地無私囿德者廬　芳

草彡彡白雲軋軋先生之壽有生無殺

有所思

悲風蕭蕭吹廣庭階前落葉相依鳴懷人山夜山無聲枝有寒霜天有星何以遣之心忡忡

短兵篇爲羅孝子靈最作

秋風滿射劍鳴霜夜防君子身不以柄借毒之酋腊寸鐵是握鵰鶚瑩光元彊淬鍔百鍊之器折則不回苟非大故納韜勿開厥有君子父病呼天劉肉佐醫豈非不羨人之清而反受世之濁乎

題錢均歷小影均歷精篆刻

混沌既開文字始繁亂人心曲乃在筆端議論日多機械日出深文殺人甚於盜賊君知其故凝筆揣摩穗書鳥篆點畫無訛曰如郢斤曰如歐劍治國有餘資身何懼

題程晉錫小影

不能佩玉鳴騶且自臨風據石目至乎五號之天心游於八紘之域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志士藏身一語一默吾不知天地之大兵戈之中生死之間孰凶孰吉獨悲乎胸藏晒日之書手握凌雲之筆而乃與郗超袁虎輩同其儔匹者乎

題姜勉中思嗜圖

峰壑巉巖林木蒼翠方塘一區亭臺雜置徑仄橋欹前軒後軒如在深山窈焉幽邃曰有隱居卜居此地

北園數株爲手所植結子成陰朱櫻丹荔自公捐棄
風流廢墜後嗣修之剪除芒刺因樹爲楹臨風灑涕
曾哲嗜棗屈到嗜芰以孝子心乃傳所嗜

題梅聖占小影

是耶非耶蒲團坐者誰耶其墮驢而醒抑化鶴而歸
耶蒼蒼者天吾不知其爲高廣廣者地吾不知其無
涯吾但欲馳八駿而驂六螭又安事幅巾方袍而有
似乎鵬者噫是耶非耶蒲團坐者誰耶

題石濂觀泉圖

象緯歷歷莫知其極仰而視之東方已白

題程耳臣小像

上有蒼松兮下白鶴天一握兮雲兩角左琴右書兮
將焉托鍊予心兮歸索寞蒼松兮亭亭白鶴舞兮無
聲爐煙靜而生寒白日臨于朱楹超逍遙兮眞無營
充澹蕩兮神愈清不見羲農兮見此遺民延壽考兮
保安貞

題趙天羽小影

天地淩陰草木未豁獨此亭亭蔓竹紫脫至道無言
會心天末四海雖曠魚則能隨五嶽雖高鳥則能飛
神明所注山海可移慧以靜成理以忘得廓此靈暉
守我淵默露頂趺坐愴然面域抱道獨處藏器太虛
履仁蹈義動靜如愚鳴泉林石清風庭除

題陸梯霞耕漁圖

陸君梯霞爲年伯蓼莪先生之第三子也記
崇禎丙子于兄螺川年伯官吉水
予得展拜床下歲辛巳先大夫督餉里門過
庭之時語次年伯文章風采不得見用于世
爲之欷歔嘆息不十年國家多故先大夫見
背予以避禍僑吳閶過西泠梯霞出耕漁圖
示予吾聞之秦之有否革之必鼎盛衰之故
自然之理也嘗望以釣南陽以耕梯霞殺欲
長隱其能以耕漁老乎則斯圖也亦
足以卜梯霞之用舍矣繫以詩曰

吼吾當與子守其舊

爲龔羽士題像

不與物競不隨時趨神清骨澄貌澤形癯心遊廣莫
氣混太虛將蜩翼乎天地或翱落於江湖吾不知其
爲北溟魚爲卽都爲槪栘拘爲莊周之蝴蝶爲王喬
之仙鳧抑將爲薊子訓摩挲銅狄而忘乎五百年之
居諸

題陳震方獨飲圖

豚其目皤其腹坦衣獨坐飲自足不畏熱與冷不分
清與濁興至何妨對三騷渴來似欲吞四瀆陳子愛

酒持蝦螯俱酒器　酒未飲時興亦豪曾見讀書浮大白
又見濡首揮彩毫飲酒看君亦溫克何爲對酒先酒逃
震方遇飲青松之下風颼颼流泉灑灑生秋濤醉輒逃酒
彈一曲何牢騷如今不飲非吾曹百年無如沈醉高
　維山四章題汪叔奇小影
維山峩峩維水鄰鄰不聞其聲但見其人
維山巖巖維水深深人見其貌我見其心
蒼松矯矯白石濯濯清茗一壺清風二握
書能移性可使通靈試彈一曲山水宵冥
　端溪硯銘

六松堂詩集卷一　雜言

水之精石之神葆蓄其天眞是謂磨而不磷
　王山長三教女樂圖
棄黃鐘鳴瓦釜舉世茫茫無可語無可語友鵬者親
木羽且聽歌與舞莫鬬龍與鼠
　題王孝思獨坐圖
靜者不靜動乃見靜如水斯澄如夢斯醒夢亦非夢
水亦非水一醒一澄吾心如此
　又題讀書圖
譬何短帶何長據石坐天地荒左攤書思良苦神明
居鬼魅怒高柳數株庇其下童子抱膝臥林莽窮達

五言古

翠微峰同諸子坐雪分得後字

草木發重光照我十八九我得醉春遊春風偏我後
酒醒不成吟天地忽白首
何處是雲天雲天光欲透萬木自含悄千山還不覆
西方有美人歸期無乃後
此雪但逢春春工何太後豈知雪有情雪亦爲春誘
他人固何爲而我情獨厚

無家

西風一片飛獨立寒山暮鴻雁不歸來天涯棲何處
丈夫志未伸骨肉恩已負曼目自流觀仰天淚如注

誌感

前者不可及後者不可期天地自泱漭吾身何所之
飢烏求食去老馬泣路歧試問生前事斯文安在茲

遣悶

丈夫自有情何必效兒女氣概走風雲死生同草莽
豪狂豈一時孤身應千古漠漠望山川愁慢安足數
海宇自茫茫知音曾獨少朝煙飲木蘭夕渚搴芳草
立馬望河山停雲依海島浮生嘆轉蓬天地容孤鳥

望翠微峰

遙望翠微峰草先春氣綠低雲一鳥飛薄霧千山足
天地自晨昏川原無斷續何堪眼中人搔首成幽獨

陳不盈過訪是夜留宿五峰山挑燈快談因示

予丙戌詒書愧而作此奉贈限水字韻

獨處正淒清淒清今得子子問子所學愧予經與史
經史久不明乾坤日崩圮吾其見天心豈同草木死
子示子以書開予聖賢旨披對自生慚三年胡不砥

嗟予力不支匪救當無諱與子意氣交一夕成知已
于今念厥躬慫諺府如墨夜靜一燈青樓高千嶂起
山風蕩松聲瑟瑟寒吹几沉吟各有思默識心相似
吾心復何如海天同一水

同不盈坐潭上限五韻

朔風吹獨樹日落寒潭暮獨坐忘歸來山光迷去路
松杉隱險石魚鳥藏深處萬物靜無言吾心同一故

遠火新月限火字

夜磬如彈箏門開山磊砢溟溟更濛濛新月與遠火
寒霜樹欲明野燒峰千朵自有會心人不必月亦可
同諸子烏谷月飲得不字

小飲坐寒燈溟濛光欲出相歡樂素心與子酬烏窟
鐘響石縫開天空雲影沒寥寥夜已深問有春風不

錢塘江夢魏凝叔二首

髻髮及垂冠從未別經載喪亂勢驅人友生日以殆
故人不我親夢魂寧久待聊浪江湖間中情時見悔
倣衣可蔽寒乘珠難醫餒豈無意氣交繩糾不相逮
我有尺素書寄君長不至日望秋蕭蕭空江木葉墜
此夜獨逢君欲言無一字可知遊子情無容欺夢寐

蘭江

蘭花淡淡香乘風欲擢折幽影薄闌干寒心冷素雪

花徑隱芳菲春泉鳴嗚咽覩彼連理枝愛此同心結
花香猶可挹芳夢殊難覓風塵勞我憂山川終隔絕
如何復如何相思空切切

嚴先生釣臺

一身在天地隱者自超絕名日落寒波靜空山有釣聲
披裘平臺上無乃感聖明
眞人不世出垂老坐寒流絕迹豈吾願況非商與周
至今臺下草年年生廢邱

哭葉蘭綬二首

蹉跎五載餘烽火隔江右鴻兹聞訃音疑信未分剖
與君冀來遊道此別離久詎意渡杭來但得見子九
蘭綬令弟人間良可辭苦爲傷朋友
從來天性人不背負知已感子忠孝心從親入江涘
蘭綬從尊人殉難入水家人救之人愛後死身反爲病所使噫嘻葉
蘭綬作善不可恃

偶興

詩書秦火後千載悵吾徒剽竊失其眞率爲名利區
所以蒙莊言發冢求遺珠道路貴苟得囂然已故吾
車馬金鎏繡統綺列堂隅食客非珠履不向門庭趨
守貧果下士直爲聖人愚

羹饘已凋殘乃容覆巾幕青蠅亦何心媒媒非卓犖
世士競聰明畏飢不畏溺何如辭餽遺採松從宗測
瀘米亦有瀋吹管亦有聲何以今之世相見但無情
卓哉瑰偉士化爲狐與貍醜譽不自知安事服左行
看雲謝飛鳥莫爲千里鳴

人生貴自狂終年走逆旅踵階郤傍徨主人色先沮
自悔不愛惜反爲世人語江湖縱餓死無乃勝刀俎
陶公無酒飲沿村去乞食如何坐見招不作江州客
古人亦愛酒愛之不必得始知素心人終竟憑胸臆

偪側行

偪側復偪側晨風吹不息但聞扣門聲眞成乏奇策
轉貸道孔多開口語反塞懸釜豈一朝典粥亦已極
吾家骨肉人相告豈不得公私既轇轕生涯亦傾仄
于斯更何忍復令求者亟

農家逢歲稔鼓吹慶豐年道路何狼戾斗米貴百錢
我亦世家子釜炊何不然鄉人負米來相勸暫通權
甑石豈不多視直如杯棬冗食滿堂戶踟躕不可捐
僮僕日有職役使尙拘攣況有老親在寧能獨擅專

古人愛貧賤財多反足累家門日蕭蕩乃復令人指
官吏入門來得意豈簸箕言笑本違心逡巡忍詬恥
子弟豈不賢無如內顧耳艱難苦支持寧遑恤妻子

秋風

秋風獨夜驚寒氣亦何早萬山發衆響林木欻如掃
獨立蕭以疎忽忽滿懷抱夜月起寒扃輕霜中衰草
人生太多情亦足傷壽考

秋日得長兄壬辰臘月詩

翩翩歸鳥夕集我舊庭除游子行當久音信似全踈
長emsp;emsp;emsp;

達人生當流離觸目成慘悽所值倘自然即可慰飢渴

三巖峰送林確齋挈家返南昌

昔年君遠去別君不爲悲知君有家室終當來翠微
君今踐茲路雖來難久遲
山上別君行山下行不止獨立愛餘光悠然見吾子
不知春草生明年春如此

感憤詩

山後搗秋風南峰忽振響衆壑何杳冥林木出魍魎
寒暑忽就移生殺在俯仰所以曠士懷登高非一想

大道日已傾陰陽相劍蝕坐聽採樵人歌聲出阡陌
不復知唐虞安問今與昔慨然念汝情中情愴以默
梧桐百尺樹生在山之腰結子亦可食中棄而爲茅
昔有楚太子以其實豢梟豈不冀鳳鳴性生不可撓
螻蛄及秋死木槿向朝榮生者不漸息殺機遂已萌
總總趼弛子倔侻趁驕盈人無百年壽何以貴榮名

壽楊一水先生

吾家通籍士後先半及門而我先君子早得遊其藩
皇皇天啟閒制藝又一翻怪誕勛諸子如水失其源
斯時惟我師卓卓立名言臨川陳大士歡然讓爲昆
我時誠樸椓亦依桃李園文章關世運變亂日以孱
先子伏草土南北兵雲屯一出冥成事已矣勿復論
天子至今日巍然齒德尊所以詩取士李杜未騫騰

苦旱

天心何仁愛八月乃苦旱農家告歲成皇皇夕與旦
浮雲時在天水枯石欲爛縣官事祈求齋祓言侃侃
出入勤禮數小民孰敢慢薄暮向沙渚仰見星與漢
夜深風露多使我成蕭散

鯉奮江

泊舟澄潭下水落山茜翠孤村四五家高樹氣蕭瑟

游魚洽洽來不畏網罟密我時當午食投之以餘粒
大者遽來吞小者還相失汝本無機心飢來即倉卒

田家雜興

情氣足致厲黽勉勤東菑我未學老農嘗嘗乖土宜
耕作在先春積雨没川坻不歷農家事安知憂天時
少年愛意氣恥爲衣食資所用失其道自取寒與飢
貧賤無善地十年劇雨荒我憂未有涯耕鑿安可忘
僕子朝出門牽牛踰層岡春深氣已茁矛兜三尺强
庶草借地力因柔而致剛所患去不早資我歲月忙
二月開新圃四月未繁殖雖以天早乾人亦曠厥職

專絃不可聽水齊不可食原上葬葬生可以助稼穡
方塘注隴水高下引溝洫地勢得自然不資枯樟力

春日山莊即事

暮春日色佳新苗氣漸舒農夫相開顏朝起事耕鋤
高田作水塍低田發新畬高下不同作用力無密疎
耕餘歸來喜顏色我心亦已愉
耕歸餉農夫食者不肯餘歸來喜顏色我心亦已愉
緻安李又玄書至念陳不盈旅櫬未歸感賦郤寄

昔我出門時綏安發初步昔我結交時李君如我素
別來七八年不辨綏安路我昔到草堂李君年及暮
拮据具盤飧不忍食雞鶩聯牀數晨夕一別竟阻誤
山川何多艱君書適我顧怵然感予心洗削慚悃愊
昔爲陳子言君老病且痼以我風波人餘生不足慕
精力汝猶强可以見志趣如今我與君歧路猶無故
悲反在陳子纍纍江上墓同爲後死人乖隔何足懼

贈黃元裳先生

使君刺潮陽乃在崇禎後中原竟陸沈盜賊實禍首
潮陽濱海區殺人同鷄狗使君乘傳至戢暴見仁厚
所以乙丙間人皆嶺南走仙霞解嚴戍天與遂不守
奄至山與海寸土非我有使君秉亮節棄官歸田畝
予亦流離人喪亂未分剖裹泥來平西識君巖山口
風雪滿天陰橘柚然戶牖蹲鴟三五個煨燼及申酉
謂我時多艱寸心無所取奄忽老且至遂令平生負
殷勤送我別霜葉紅於酒三年雖契闊必問平安否
何意申夏初奮君以期壽夜猶貫廬江縣火照大阜
犖犖斯志遂豈必論遲久

漳州旅舍

暑風無日夜吹我羈旅時歊蒸氣鬱塞行止一不宜
我聞近海居四海恒如斯況復當盛夏矮屋覆茅茨
牀上鼠出入牀下作雞埘門外晨光動杭簞生微颸

僕子煬竈火爲我作朝炊問汝能從容可忍須臾饑
病中哭亡僕

我來汝尚健我歸骨在傍自傷衣食故致汝死異鄉
役及三十載勤劬能汝忘在昔亂離來後先化豺狼
惟汝日左右中情懼弗將一月住漳海我心如負創
茅屋罕人過寢食惟一牀汝又棄我去藥裹益蒼黃
十年窮途哭念此摧肝腸

送蔡立先歸九江并柬廖去門萬叔介諸子

匡廬攢羣峰似擁兒孫立陰谷覆水涯下有蕙蛇蟄
蔡子生湓陽雲霞時可拾童孩值亂離隨父到吾邑

未遂匡廬遊荏苒近三十僑居冠石中奇峰互出入
因之懷匡廬嘗敬如父執我記癸巳冬任子忽來集
挈我上危巔雪壓鬢眉濕上嶺下嶺難禿韝當芒鞋
廬林逢老僧殷勤飯香粒子今歸故鄉得無衣食急
親戚滿路衢牛足新相識以我交遊多而有凍餒色
寄語匡廬人別來何所得

送謝元一還綏安

仲夏走衣食載過李又玄寓言屬吾子肇秋來梅川
爲我大母老暨暨卜新阡五月七八月每食不下咽
自計必客死望此骨肉全何期六月九大母竟永捐
皇皇三百年君家世旌廛第宅連高雲冠帶何提提
行矣望故鄉城郭當未非

伏枕哭無力積血成湧泉伯兄挈我歸遷路到綏安
稽首拜吾子敢以當筵尊子來未幾日擇龍鬚西偏
我葬必祖側大母昔有言龍鬚雖善壞不如近夕原
子請還相視祖壠屏風間鑾士石槨出五色文蟬聯
卜以孟冬朔執紼涕漣漣悲風自北來寒郊生暮烟
將子立層岡蕭蕭墓與田

壽臨川陳大士年伯母八秩詩

記予未生時海內尊四氏甫翁崇禎間得成名進士
先君附同籍予爲年家子不及見甫翁猶幸母儀在
甫翁少賤貧講塾託閭里母恆自察綫手繭獨紡枭

濁水流野香村烟點疎竹君自山中來袍深結巾幘

相見無他辭各道姓名熟手指此半峰卽爲我家屋
呼鄰乞濁醪幸衣轉山麓月光垂薜蘿邨疑路不屬
數折到門前箕箒命僮僕抗談及生平崢嶸列燈燭
知我情飢寒山廚羅雜鶩忻然營一飽不暇計晚肉
于時有故人文章驚流俗高義何艱難一飯當珠玉
可知杜少陵感恩非口腹

戊戌三巇峰拜先大夫忌日兼示五弟煇

夙興瞻先靈悲涕不能止閔子愆戾身兄弟多轉徙
丁亥降鞠凶同居將一紀盥手羅酒漿歲時偕拜跪
去年大母殂從此離析始我父生六人傷哉兩弟死

伯兄愛遠遊炤又留綿水獨予三巇峰安得不念尒
才盡身足危勉旃無貽罹

出門別山中同志

十年一孤舟天涯亦庭戶如何謀出門冬春不得去
顧我昏慵資黽勉事煦嫗彌縫抱苦心翻爲指摘路
遠遊非不艱耳目省馳騖江左有故人貽我一尺素
中言五嶽遊訣絕誓邱墓此事儻誠然遑恤稼與圃

崇德縣有萬鴉巢城東古寺感賦

此海更何爲徒成行路難

送別萬扶滄北上

鬱鬱城東樹日暮萬鴉集結巢不能穩飛出復飛入
豈不欲歸去道路多苦辛葛藟縈樛木豈云托無因
樓高與樹齊攀折手能及衆喧不驚高下若等級
此日坐惆悵寒山如早春使君上京都游子滯海濱

願君無復念長此流落人
寒風天外來海城聞金柝自顧衣裳單不足供黎藿
乞貸作生涯典粥恣搜索逢人見顏色欲厚翻爲薄
古人愛客遊令我然疑作三十六州鐵鑄之不成錯
送譚邁懷歸京口兼慰令弟長益
昔人遊嶺南稱爲珠玉國今我一來斯日夜走衣食
駸駸鞍馬馳交遊皆上客豈無垂手人驕矜自勢力
握手平生歡中情如絕域譚君天下士亦復罹此厄
三年遊閩漳五年阻海北蛟螭夜攫人海風翻浪黑
巖巖北固臺可以寫胸臆知君兄弟好良辰共登陟
予當在天涯懷思不可得

庚子暢月八夜聞雷同余生生張崑承魏和公
葉鍾麟限雨字
時當仲冬月櫻頭日日雨良友三五人挑燈酌寒醑
驟聞窗外聲裂裂如破柱疑此發巨礮將無鳴騶鼓
吁嗟羣陰伏諸蟄死下土占年爲兵荒斯雷戒自古
猶記去年腦雷聲震江滸至今春復來南北如安堵
亂世天難信毋爲自勞苦
海上值和公誕日作此爲壽
去年君初度予獨江濱今年同君遊海上值君辰
故人發豪梁將無行且住
日暮墻頭陰燕予歸來暮人生嘗乖離多爲衣食故
資賤難自由終日生悔誤海水何茫茫裹裳不可渡

別去無幾日奄忽春將深芳草滿道周慨然成古今
依人頁云難況復遊海南人情愛新歡久乃知苦心
天涯有歸路爲子聽春禽

春日飲溫山民園亭賦贈

落日散園亭春風入花竹主人池上開招予看新綠
層軒俯流水碧砌耀寒玉桂香拂人衣盤石峰相屬
煩鬱苦不舒披襟向城濠漠漠浮雲合雷聲轟怒號
池渠一時滿其勢如奔濤問此何以致使君能清操
所食但蔥芥所衣但布褐所居但四壁結搆多不牢
雖有催科煩不以損秋毫至今狂獗中蕭條生蓬蒿
齋祓方二日卽已溢東皐豈惟滌煩襟我飢漸可逃

和公從羊城來輒別去悒悒不能已作詩寄之

烏鵲枝上噪故人立青苔一月不得信我心久已灰
斯時但歡心不暇生徘徊何當片帆急今日乘潮開
既知難長聚子寧勿復來
同汝嶺南春一行一且止中復有行者千里訪仲氏
時道發往陽春　天涯無幾人一朝或遠徙嘆我在窮
覓仲望消息
途衣食不能繼致子勞他人默然生愧恥明月出枝
頭照見庭前水忽忽從中來我憂自此始

旅舍值先大夫辛丑初度不得展拜作此紀恨

嗟予違親顏一紀倏已逾世亂罕善謀終歲走窮途
茲今值初度心目空瞿瞿粗知陳几筵拜跪中無余
生時少膝下此日復天隅長年三十七親于予何須
人誰不生子生我不如無

喜雨美鄭明府

仲春久不雨春田不可薅我方在行旅饑飽隨所遭
頻鬱苦不舒披襟向城濠漠漠浮雲合雷聲轟怒號
池渠一時滿其勢如奔濤問此何以致使君能清操
所食但蔥芥所衣但布褐所居但四壁結搆多不牢
雖有催科煩不以損秋毫至今狂獗中蕭條生蓬蒿
齋祓方二日卽已溢東皐豈惟滌煩襟我飢漸可逃

往者百里嵩行部雨如膏其人已千載令我心鬱陶
行路難爲胡韶先作
草木迪霜雪始覺天地寒人不逢亂世安知道路難
子昔提雄劍直欲斬樓蘭風雲一爲合血肉生羽翰
十年值陰雨后土曾不乾水辭蒼梧去陸經牂牁還
向時親與故死亡亦已殫向時琴與劍秉捐不復彈
從來禦魑魅安得身獨完日聞北風來故人作達官
一身各有托歧路非所嘆鳥當養青鸞客當結任安
瞻彼無終子流涕辭曹瞞

返里留別莞中諸子

老馬戀空棧倦客羨歸羽江頭聽棹歌停舟若有悟
此行雖賤貧得與諸君遇涼風天外來明月在高樹
客久終當還豈日懷往路

憶昔閩粵區鳴珂交長道朝廷自海隅猶然事征討
歎息十年間冠裳歎如掃所見皆逋臣不敢抒懷抱
持此一寸心桑榆慎自保

夏日萍社宴集是日予從東莞返里即題贈朱子葆

草木當新晴衆鳥欣欲出聞君多素心停舟造君屋
開君花下筵所集皆俊逸語默各分殊會心爲傳匹
輕風吹庭除悄然如落日游好自天成不覺忘倉卒

留別陳季長

聞名在疇昔眷言心相知促席曾幾何又復當乖離
山川入奇懷努力看朝曦見子容專寂足爲良友資
翩彼求友鳥交交鳴樹枝眞情抱羈旅貧賤復何辭
我今正歸去子留當向誰

呈周計百司李

夏畦知涼風敗絮知朝暾游子行無所心知知已恩
願我謝州府躑躅走風塵前年邗江上今年越海濱
相彼綿蠻鳥垂翼困邱園時無長風發安得凌高雲

望黃河遂拜金龍王廟王姓謝名緒宋末以諸生死難誓曰黃河倒流卽我報仇之日

謂我伯氏才念我瑣尾身蓬息韓昌黎呼號大江濱
我慚非怪物乃逢有力人

題張曲江小像

南豐謝先生甘京曰吾師乾坤兩腐儒世安用此爲
張君爲令日經營願見之此事久絕響舉動成羣疑
王宏齋酒具姚善辟車旗我今見君像下拜復何辭

月夜渡淮寄懷魏東房

孤舟夜趁風微波濕星漢四望無一山乃知南北判
天水搖空蒼新月出西岸閒臥抱奇情幽姿苦獨玩
故人在蕪陰別來已月半

二月君離家四月子方北南浦再逢君悲喜動顏色
月光浮夜潮萬里生胸臆仰視星斗行一枕天河直
此行由他人待君非我力

淮陰釣臺

漢高棣釜羹劉毅子鷙炙古人恩與仇遂乃在飲食
至今漂母祠朱甍耀霜日
誰謂越石賢恩反爲怨府淮陰固長貧飯者亦多所
何以千兩金只聞報漂母

鴈跡生煩憂悠悠步高壟落日下秋空長河接天湧
波濤忽杖枴無風亦洶洞乃知蒼茫區物象非一種
人生負志氣天地不爲動夫子陸沈中屹然見大勇

黃河雜詩

五日住清河十日到崔鎮問舟何太遲舟重風不順
嗟此東南漕微斂無飢饉州府下急符六月已報盡
百舟驅千夫并力資前進膏髓既已竭飛輓敢不愼
將夜送客歸暑氣漸清瘦梳檣忽動搖乾坤欲倒折
黑風起寒蛟衾席走列缺獨坐人語中萬象寂以滅
吳城數十家家無一二丁縣牒日日至發夫送王程
舟日隨山轉初疑路不直不知平楚間千里如尋墨

秋天風日清征帆多佳色如見江南山竟忘身在北
落照暖孤村高雲隱歸翼對物移我情遷延悼旅食
日出天宇低秋光散流沫晨起一憑窗湖天在目末
嶧山列右屏赤山眺左閾隱隱出遠峰不知湖幾闊
夫君久不來樛木冒長葛飲以菖蒲花舞以踏渾脫
楓葉落河邊相思路超豁

仲家淺謁仲由廟兼貽魏叔子

一入鄒魯鄉怵惕生俯仰廣廟臨東皐松柏走周兩
蹝然見古人氣肅心神朗夕陽時在庭秋光落餘響
平生負過愆敝衣行藿莽衽除恃友生安能成獨往

天德無旁貸勇足資直養耳不聞惡言先師有奇賞
至今千載下凜凜露精爽

東昌舟次

有女坐鄰舟日自惜眉黛香風入我窗好色豈不愛
男兒事馳驅安敢蹈尤悔
八月桂花開秋香園檐樽美人殊不來零落在江滸
挑燈抱寒衾獨坐怨風雨
此地經秦項郊原多草莽山川自終古日黑生黃埃
獨向層樓望孤鴻千里來
燕師久絕援書入城乃潰卓爾魯連子背君還教誨

有城亦可屠仁哉曹武惠
少年游俠子擊劍生銅花手懸烏號弓右勒黃金騮
一或不中意談笑屠其家
在昔趙遼西破鹵身亦死唯不失忠臣乃克全孝子
終身不入蜀徐庶非志士趙苞東昌武城人

過嚴灘釣臺

赭石矗寒陰風泉接異響亭臺降之西落日散林莽
峽深狖子鳴川靜寒魚廣漢宅既中興山水足孤賞
古人愛登臨不特成獨往

萬山觀樓上值雪觀在嶽州城內

約性安窮居蕭條慚遠計垂垂天欲寒敗瓦竄風細
坐久竟無聲萬物森然侍凍雲壓孤煙城堞出衣袂
眞如坐深山四角琉璃墜大叫欲吞之實足資卒歲

黃黃山七十詩

我從萬里歸登峰晤魏子不及道平安爲道黃山氏
昔在甲午中高名爲人指紫衣數十羣顦顇盡齒
徽纓着其身見者毛髮起君謂紫衣人洶洶何爲爾
我能出阿堵致汝無生理羣卒俯聽言逡巡皆鞠膡
須臾捧一盤鮫文雜麟趾羣卒直分之一一爲驅使
愛君不自悔同難脫乃已至今又十年偃息向城市

從義三化居子范何足比側聞君皐月七十周更始
赤榴花滿庭張仲自千里慚余走俗狀坐隔秦郵水

題贈彭天若隱居

鑿牖看雲生羣峰互出沒風雨懽良辰衆草芳不歇
遠壑憩松杉近垣鬬筍蕨既足資幽人謂可眷新月
濡毫發幽隱問令疑殆闕鑿齒疾覩覦郗紹甘沈汨
俯仰心易孤淺深資厲揭彭有頴史詩

夜坐

絡緯鳴殘燈秋寒人未寢今夕夜何長思君心獨甚
高天浮露華清沼見魚沿幽意向誰言暗香上衾枕

五石菴值雪

披衾坐繩床蕭蕭冷風射僕子晨起窗爲報天欲夜
叢竹忽低垂樹枝亂交架陰氣結空濛冰雪稜稜下
掃葉向寒爐防火易衰謝獨坐無人來閒與老僧話
老僧雖不言聊以當杯斝

日暮凍雲飛青天濯水鏡寒鐘夜半來不畏朔風勁
山深屋溜垂月出霜枝映對此百感生泥復飢寒併
沈君邁新喪平方謂方平徐子常多病虎謂方虎悲歎助苦吟坎
坷傷主性踆然空谷音誰與共嘯咏

留別劉海門世伯

東風平旦開城南散遊騎君自虔南過言從粵東至
虔州是吾鄉三年歸不易非是愛遠遊都爲衣食累
前歲在茗溪主人獨見棄良友豈不多懷私各自媚
惟君抱深情欣然出一刺曰有馮君賢餘不乏長吏
屬爲姻婭親斯人良足寄冬氣方凌寒風雪滿天墜
踟躕依短蓬白晝如夢寐疎窻壓重陰暫棲五石寺
是時漕務殷符牒紛如織馮君簿責停漏下已三四
投隙開華筵列燭羅甘蔗不使羈客孤兼金卽分遺
歲暮得言旋與君不相值君往遊粵東予尙阻吳地
蹉跎貧病中脯贄日已匱我有舊朱槐玉池新裝治
雖不善臨摹展玩心所醉廣以書校讐詳以朱音識
賤典供旅食果然成煮字叔子時來吳出橐任此費

臘月離吳趨青谿訪同志泥塗走問君消息苦尙異
邂逅見長公餉予以薪糈燦也流離人喪亂多顚躓
君獨一門中層雲見高義今欲買舟回春山正蒼翠
私喜復見君得悉故鄉事知君粵東行歸裝亦未遂
況予山中人安能一快意貧賤分所甘受恩轉多愧

壽湯惕菴年伯

我曾游長安再客邦江水相逢期耋人盡說湯司李
所食惟蕪菁所着惟敝履事久論彌定于時廿年矣
又嘗宦嶺海下車發奸宄海波不敢揚東顧慰天子
嗟予生也晚喪亂多轉徙雖同事馳驅不獲執鞭弭
幸從先司馬同籍維敬梓愛弟方弱齡見公在京邸
許字以雛雛至今成績似公老當益壯百里嘗步趾
鄉約白社多賑荒青州比天壽平格人六十強如此

逶拜向五雲褒德侯可俟

除草

春風日已遠春氣日已滋我來未一月苔草沿參差
日出百務生不暇步清墀好花墻上過疎竹雨中垂
園林足翫賞奔走負良期清晨因病困扶杖一棲遲

曉露濕襦履藤蔓纏枯枝紛然出芒刺鬱我萬重思
呼童急翦伐庶使神情怡天下方未靖日夕見瘡痍

望江樓觀春漲作

高樓瞰大江俯檻起新漲春氣結層陰雨勢連天上
衆壑聚一流孤城夾千嶂陽侯斬玉虹百里江聲壯
魑魅黑嘯風魚龍白吹浪樹色與烟光呈變各異狀
日暮立此間天涯在俯仰古人不可作乘風已絶唱
對酒發浩歌七尺少推讓惜哉天步艱豈曰志不廣

小三疊在青原山

孤夢愛山幽寒鐘胥禪榻侵晨起披衣言尋小三疊

萬壑風颼颼雲霧忽然合澗聲與雨聲噌吰互相答
吾師言此泉開闢自老衲舊爲猛虎居樵斧不敢入
絶壁垂枯藤山空響鞳鞜記昔游巨廬冰雪紛雜遝
是時三疊泉飛瀑空中立流沫濺鬚眉蛟龍爭吐納
我友同躋攀足窮肩代給依稀此行遊勿勿過四十
今日聞師言挈杖欣然急不意猛虎威豈顧衣裳濕
咄咄多病身筋力恐不及乃知山水緣亦有時命集

贈汪舟次兼寄吳埜人

大儒惜口珠羣蟻慕羶肉竊名因竊鈎殺身苦不足
釀成盜賊區甘受排墻戮汪君獨愴懷讀書破萬斛
倚柱二十年雙趺猶在目名動公卿間紫荆滿華轂
槐板企林宗草屏羨元叔直視如等夷不以愧幽獨
于時有高士寄居淮海曲身不入州府何從及榮辱
唯君能與遊素交久彌篤唱和盈百篇一一歸老樸
君爲揚扢之裒漢連卷軸吁嗟今之人嘑呶紛相逐
但食五侯鯖安知貴菽粟

立秋日贈別徐仲冉

昨夜夏雨過蕭條生秋風西鄰有徐子孤如落葉桐
亦如澗水濱蒼翠蔭長松廿年愛學道程山懷過從
因以交易堂而予處藥籠舉世盡熇暑白汗走要衝

穆然見斯人如出湯火中黃鳥綿蠻鳴京華路不通
因緣載後車頻使羽翮豐自此天南北促席何時同

長沙雜興

賦鵬憂賈生懷沙沈屈子古來放逐臣傷心在湘水
獨我何爲者崎嶇亦到此朝看落葉飛暮聽秋風起
離憂日日生不知何所始昔人曾有言山水多窮士
少披瀟湘圖但覺烟雲出今我來瀟湘山陰水流疾
秋高天宇清雲靜氣蕭瑟極目俯城闉賞心竟無一
乃知八景臺都是詞人筆嗟哉遷固文好華恐失實
西北有城基四面盡高阜荒涼臺殿空白日狐狸走

誰爲喪亂階宰南實禍首養寇以怙權割奪到雞狗
遂使九廟墟況此神明後宮瓦沒榛蕪令辟埋已久
至今長沙民猶向王城取
燕京既失守權臣亂國柄半壁好家居一朝遂歸命
赫赫何中湘長沙發號令招徠闔獻徒專闔恣驕橫
事敗身亦死不以黃冠請是時江廣間叛將號反正
義旗方東向北師已壓境中原化陸沈兵寇兩大病
幾見碭山民能使殘唐競
吾聞李少卿步卒五千衆血戰鞿江山兵敗鼓音凍
風首單于庭終身不爲用錫爵右校王偏能見倚重
賈生際承平年少被知遇言雖未見行官亦至太傅
何怪後世人羨羨勒銅柱

君看起舞歌至今有餘痛
數起續殘燈夜長不爲寐橋聲四面高坐如聞邊吹
壯士入高秋摩挲千將利欲報明主恩慚無千里驥
鵝鴨喧秋池遙想蔡州事時池內多鵝鴨
府治半茅茨民窮不足怪偏有梵王宮金銀成世界
天道釀殺機對面爲狡獪開以功德門反使人心壞
忠臣有李芾廉吏有唐介何處是公祠甘心下一拜
秋江風日清有客招遊宴捨舟過町畦嶽麓起書院
金雀何嵯峨云是先師殿扁額書先師殿四拜肅然興起敬
復起羨問誰修葺之中官并官掾瓦甓取窖戶轉輸

取材佃庶民眞子來榱棼三月徧即使吏稱賢遑恤
工價賤
東偏君子堂楹棟如丹艧但見中丞公姓字光閃鑠
斯堂崇名儒豈復論官爵如何踞中央虎皮等羊蓐
先生苟有靈相見應眙愕
衡嶽七二峰茲山亦其數陞道雖崎嶇極目見湘渚
上有祖師宮藤蘿掛石戶緬懷洪水時峰壑徧檣櫓
相傳鳥篆碑紀功立茲土陷人以榮名禍首乃神禹
何怪後世人羨羨勒銅柱
賈生際承平年少被知遇言雖未見行官亦至太傅
何以入長沙日以死爲懼貪夫爲利驅烈士因名誤

新月起東窗蟋蟀鳴秋草懷人夜未闌歸夢亦何早
憶昔少年時結友豈情好桃哀不足論況在管與鮑
如何三十年志氣日枯槁遂使金石交反不如年少
離羣而索居鬱鬱傷懷抱
吾家金精峰山水自清暇作客廿年餘家山如傳舍
老母已及耆兒女未婚嫁磽田三百畝歲收半稊稗
官稅不足完一切都報罷忍恥事他人終年不息駕
秋山多青雲故人在其下所憂何多方襞轉怨長夜

過濟陰晤劉文通知甫翁毅可五十作此遥祝

泊舟濟陰城忽與令子值晴旭蕩春熙烟光結林翠
執手道路間便問君來未言自去年秋住此經三季
訪友向北行侵晨方整轡予記與君別三過蕪關地
俱不得見君思深出夢寐令子每來從道君念子亟
殷勤具盤飧旅食頻相餽雖屬令子賢而能承父志
如何及今日對面成遷次君有白玉姿皎潔澹深致
君有長美髯濯如春柳墜君有石澗琴令德發清吹
夜靜林壑生天高風雨至契闊既已深誰識此中意
聞君當五十顏色尚無異可知素心人乃能養卓粹

澹澹峰頭雲悠悠江上思日月看升恒賓筵羅酒蔵
安得漉葛巾再作虔州醉

九月二日程周量計部招同陸集生玉壘錢礎
日彭古晉朱錫鬯李武曾張雒隱胃穀梁陳
緯雲蔡竹濤宴集賦贈

夕氣生微涼秋齋雨芳潔風輕塵不飛木葉高欲脫
坐來景色佳夢隔清砧發折簡喜見招綺筵開華闥
誠令既不煩獄訟復何有折屐坐青原童冠來恐後
程君天下士風流亦超越寄跡金馬門會心在寥闊
識君二十年今得慰飢渴卷簾秋雲生孤鴻起天末

邵漆夫趙元毓沈孝瑟陳益受小集寓亭看雪
得上字

曉起披衣遲寒光逼紙帳樹靜雲亦低干村成一望
茅屋似無人炊烟不得上短檐鳥雀棲淺水鳧鴨漾
邂逅二三子懽坐恣酬唱雖多素心侶而苦無家釀
時或談齊諧元毓談佛經怪事寧問眞與妄時或起清歌高
飲不滿量倒看夕陽生忽然出晴嶂境轉物自和神
清氣適王乃知造化心不與時俯仰

祝半塘端如上人初度

游屐半東南幽棲托禪友半塘山寺深流水通橋右
喬木三五株棲遲日月久與君成相知乃在烽火後

不爲禍患驅不爲利名誘靜坐對溪山樂與羲皇偶
海田皆鹿蕉天地一魚苟每過話前因流溯看鍾阜
揭來三十年不覺成白首富貴願已空此心堅且厚
但期我與君日飲山中酒

寄祝施尚白憲副

聖域嘆榛蕪雅須輟已久卓哉施夫子振起大江右
誠令既不煩獄訟復何有折屐坐青原童冠來恐後
清風匝寰區時雨徧林藪豈知未十年烽火到雞狗
著生雖倒懸說尹猶在口天心眷明德泰否一援手
畢竟起東山況未成老叟燦也樸斲南北中風走

每讀使君詩霜鐘清夜扣一從經品題千金享敏帚
情親隔江湖寤寐見山斗寄語敬亭雲莫只怡尊酒

戊午夏日張鵬章招同錢宮聲蔡九霞朱綵章
汪先于暨令弟扶九令坦李平原飲雅涵堂
諸公方樗蒲角勝余拈平原扇頭韻用呈諸
公以博一笑

高樹薇寒綠陰峭出峰頂池塘盡日閒鬪茗煮雙井
風來花自香雨過衣先冷活火發新泉雖動理亦靜
乾坤迭勝負雜坐無人省揖讓與干戈志乃在九鼎
暫乞此時清栲然萬慮屏吾將遁深山嘯傲從簣潁

今日天色佳客來訪舊踪欲探梅花勝因之緣路窮
無人行哀烏啼不歇白楊風蕭蕭流水聲嗚咽卜葬
在嚴冬歸心正慘切負土成高墳流淚立碑碣友誼
倘不忘子道詎肯缺悲于慈戾身慈母失永訣一從
電突後五載未展謁君行重子心天地日流血歸計
應何時空江滿風雪

壬戌春日王璞巷蔡九霞右宣過鄧尉徐長民
載酒同姜奉世諸子至余山看梅得中字
晨曦曖林岫花氣含沖融不知身世裡住此梅花叢
頻年走衣食到眼輒成空有時得乘暇又以筋力慵

陟嶺踰層岡隱隱見遠峰左挹姑射仙右邀浮邱翁
花光與水光蒼茫萬頃同主人雅好客招邀愛幽靜
肴核飣盤俎家醅置鄰筒舉杯對山靈人生能幾逢
兵革雖暫息飢寒日見攻況余衰朽質聚散如飛蓬
古來賢達士尺蠖與神龍一望憂思集乾坤有無中
邱壑豈吾願高歌豁心胸薜蘿挂新月衣袂吹曉風
恨無濟勝具閒行且從容無勞弋者心皓首慕飛鴻

病起飲酒詩

朋友子所喜飲酒子所歡病起初學飲一杯已眉攢
憶昔強健日呼朋聚春盤白日醉眼過不知夜已殘

今日與斯會興致殊闌珊先畏酒力厚摻水入壺端光福買酒論端不論觔　方擎杯在手兩杯取次完三杯復四杯欲飲先愁乾酌酒至五六面目起峰巒頹然形欲睡不計客飢寒平生惡甜酒如惡曹馬奸手內常苦膩口中常苦酸獨愛味酷烈勸客不爲難何爲今日裏無復舊時看嗟予少定力身世如波瀾愛憎隨俯仰喜怒任譏彈始悟本來理不爲憂患干

讀何相如明府桐署集次少陵春陵行韻

憶昔甲乙交東南禍亂孅孌焚燒及城郭盜賊公然行墟火至東浙師出鮮一成軍需頻告匱徵稅無定名名垂三十年奮此雲霄翅胸羅蝌蚪文筆走龍蛇字

間架并徭役鞭撻盡餘生悉索到餼窮誰能通下情使君金馬客久爲邦之楨哀鴻嗸中澤流離目所經兵寇與官吏貪殘日交橫豈無賢守令仰視若晨星使君飢渴心抗志出戶庭辭榮就卑秩綰以銅綬青瘡痍雖未起閭閻漸銷兵吏人抱牘至丹筆頌神明殺賊如磔鼠不必請長纓所以閭巷中雞犬夜不驚馴鶴日多暇懸魚政自清至今三異著標名在闕廷何爲瓜期及猶自守孤城琴書垂壁牖天地托檐楹摛文浮大白坐對飯山傾巢父不洗耳令德何由聽

仲夏丁泰巖方伯從長安覲歸予亦由吳門返

里賦此留別

嚴冬上長安四月返吳會春草隨王程悠悠此行旆輔視東南拱翼如襟帶一自軍興來徵輸盡民害符牒下有司于此課殿最公力能幹旋急迫見寬大冰雪耀寒威雨露感濡霈人情厭兵戈天宇結春靄欲因上計書危言發深喟流涕陳瘡痍臣心不敢昧前席動宸衷褒語忽嘉賚江南多宿逋例不以才貸乃今三異名車服示無外可知直道行非獨在三代神龍天上行扶桑或頓轡千里能追風鼓車困驌驦名垂三十年奮此雲霄翅胸羅蝌蚪文筆走龍蛇字

顯氣橫九州眼闊視天地南北當要衝川原盡烽燧廟廊方倚公獨使諸艱試海宇漸昇平朝廷日無事同時奉職人皆膺節鉞出公具經濟才而反爲例累吾閭東西陝周召分藩衛父師任保釐天子尊崇異輓近有分職方伯莞會計雖多經國猷割斷由大吏殺賊如磔鼠不必請長纓所以閭巷中雞犬夜不驚鵬作垂天雲麟爲王者瑞苟可澤斯民平生志已遂上客如豪鷹下士如蒼蠅侯門日嘑咻誰識者辨其能少年恥干謁槐柳畏同陞非欲慕名高久嫌與物競念昔托華胄交游盡五陵遇人露懷抱順物無崚嶒一朝志氣合干金何足憑丈夫貴曠達不遂人愛憎

崑崙作邱垤江海當淄澠摩挲三尺劍萬里將騰凌下與蛟龍鬬年徂力不勝爾來嗟老大髮白見鬅鬙世味冷如蘆交道薄如冰長安滿冠蓋強半吾友朋錄事草堂資欲寄嘆何曾終年困羈旅誦書而約繩浮家十餘口托命青山層我實慚徐孺公眞比李膺愛士先飢渴才名動見稱所以龍門士高人爭欲登徘徊憐惆悵活我以斗升安知非怪物噴薄風雲騰顧瞻氣鬱勃遠近紅霞蒸輕裝趨故里草色掩行縢湖山知漸遠公德知漸宏東南一回首日月空環縆

答贈吳孟舉卽次原韻

一身如輕舟飄泊亦云久衣食寡良謀逢人愧顏厚一自禦兒溪邁此歲寒友每過必解推天涯常念某世事任波瀾乾坤化培塿日行蓬蓽中誰肯一援手自傷廡下人面目生塵垢貧賤分所甘安能托槐柳仰看浮雲驄與君且飲酒

移居黃鸝巷答朱悔人吳孟舉贈詩再疊前韻

十年八易居淹留正苦久親知日在門誰薄誰爲厚怒焉感予懷因念平生友天心困羈旅嘅豈獨在某深本因川澤高自借培塿爲力旣因人況于赤雙手資君鏡裡花刮我眼中垢不見支離叔左肘忽生柳鼠壤有餘蔬吾樂吾尊酒

贈朱悔人三疊前韻

薄游不辭頻逆旅應覺久與君同此情天意獨誰厚愛此好溪山日夕相爲友一病臥匡床何人更問某君來訪我廬如山壓培塿學自無機心藥知不龜手抗談析古今一洗生平垢西風下庭除落日映疎柳晨昏得過從敢惜墻頭酒

吳孟舉過訪寓齋留同唐鑄萬朱悔人小飲四疊前韻

霜氣積庭陰秋光入簾久叩門剝啄聲屐破苔蘚厚倒屣方出迎喜見同心友剪燭具盤飧招邀惟某某嵯峨松柏姿豈肯植培塿能令匠石心常縮運斤手予也江湖人行藏不可垢空爲老大悲安心托蒲柳聚散亦何常莫負尊中酒

吳孟舉寓吳閶數日買妾卽歸悵未得別作此

東之五疊前韻

放舟來吳閶信宿不爲久挑燈夜話深窗外露華厚十年知已中只此二三友人生會合難所見記誰某羨子氣凌雲嵩華等培塿千金買嫋婷歌板出纖手坐聆清妙音繞梁蕩塵垢如何載之歸不許人折柳

倘得子重過來試雙柑酒

哭閻秋懷同朱悔人用李端水國葉黃時洞庭

霜落夜爲韻兼贈悔人增我長嘅

畏靜不住山畏喧不居市作客憐客心同此長江水

越禽向日熙胡馬望風起

盍旦啼長夜跋烏苦日昃我欲駕長風安能有羽翼

爽氣來西山傷心在故國

欲采芙蓉花清江不可涉天涯有彼美纖手理蘭檝

夕陽西嶺生何人歌落葉

鳳烏久不至吾思吾楚狂天地不閉塞日月終無光

易騶而蔡赭載歌君馬黃

楚狂不可作風流乃在茲顯氣發精銳眼光大如箕

人生貴適意何必學逢時

千尺金琅玕高節自空洞萬里聲磅礴衡山有朱鳳

欲分竹實甘雨露不爲用

莫惜坐孤旅且隨醉與醒莫惜攄雙眼無分白與青

鈞天有九奏吹不到空庭

斥鷃笑鵬翼飛上槍榆枋淘河嚇孤燕銜泥落空梁

嚴嚴泰岱松豈畏雪與霜

亂藁舞天雞誰知歲華落斫車滿路衢冠蓋皆白着

贈建安才每出驚人句孟郊方叔燕趙士力當猛虎步

共樞惜予爲朽林安使匠石顧何期預斯會脫帽廢杖

屨瑣細戒筒師循溪向此路山塘風日清暫艤虎邱

住花竹隱埤垣樓臺雜烟霧忽然霖雨過幽抱生遠

趣人生一世間眾散如朝露歲月爲誰留魯戈安得

駐紛紛車馬馳日出自多故半是浮名驅半爲衣食

誤誰似老夫閒銜杯謝知遇高歌發林樾晚景灼寒

素路轉桐橋西夕陽掛城戍且盡主人歡莫驚年歲

暮

答贈顧迂客六疊前韻

貧賤無好懷崎嶇歷已久叩門多愧辭一飡情何厚
屢過不覺頻依園獨吾友合坐陳佳肴醉髣非獨某
知子峙千仞山外皆培塿薄俗厭風塵空悲翻覆手
乾坤當未造萬物盡瑕垢子方在少年濯濯如春柳
不厭我貧居西鄰乞尊酒

寄譚左羽明府

弋陽會稽地與越爲比鄰幅員雖不廣山水環城闉
吾鄉素儉陋此地俗更淳一自喪亂後千村無一民
閭閻出灰燼舉目皆荆榛哀鴻嗁中澤所賴牧伯仁
使君下車至日夕無停輪親課農桑熟不聞官吏嗔

田園無碩鼠道路少惡鶉問何能致此使君甘食貧
記得別君時計歸及秋月如何隔年來有路不能發
飢寒日困人咫尺如天末復爲二豎侵衾枕落華髮
予病髮落氣盡力不勝肉瘦但存骨自分將老死無復
通契闊何意僕夫至得君慰飢渴解裝出君書高義
何嶷萃上言責望深下言交情竭勉旃慎所趨古道
今人忽常怪杜蒭陵言廣厦見突兀此志倘可行豈論
窮與達

歲暮言懷用陸放翁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

爲韻

達人不怨命高士不言貧我獨何愁嘆空悲有此身
十年困羈旅滿目皆荆榛寒暑衣裳倒饔飧并夕晨
既畏友朋誚復愁僮僕嗔蕭然環堵內何者與我親
大道貴天鬻所任得自然堤堰本完固何知蟻漏穿

舉世盡湯鑊防身如防川莫爲高潔行且務學苟全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不受人磨涅豈必白與堅
曉起出蓬窗翛然無一事如何開門來耳目多怪異
烏鴉噪樹枝倀子喧肆市予本學道人甘心觸時忌
豈不忍飢寒而以欲喪志與物本無競何愁外人議
貧賤易感恩風塵少知已侯門仁義存誰復問臧否

智伯本貪夫漆身有豫子李園忮忍人陰養得死士
黃金非不雄貴乎能用耳笑彼十日卜眉塢安救死
忍饑臥胡床寒夜冷如鐵滴瀝屋檐鳴紙窗亂飛雪
益無隔宿舂饗乏香酷烈紛然萬慮來自笑生涯拙
歲月易蹉跎古人重晚節一身不暇謀遑計吾足蹙

時方蹙足

無趾務自全申屠安若命媿智不如葵安敢托非病
兩年二豎侵如奸竊國柄玩視固非情攻急恐傷性
天道開殺機往往張陷阱吁嗟今之人蹈此終不醒
浮雲日在天游子空悒快念我欲歸心有路不得往

豈爲兒女情不作松楸想逋負苦纏身資裝誰解弢
寂寂循階除日見春草長故人不我知詡責無乃枉
三月辭鄉里七月上吳舫問汝來何遲依人隨所遭
誰無詆犢心敢惜此劬勞言歸在歲晏冰雪川路高
汝行未幾日汝僕忽見逃子留家奴在
安能繫汝曹 蘇未幾逃歸自傷老且賤
兒童喜開歲笑視衣裳新不知紫鳳坼顚倒若懸鶉
常怪婦無褌范宣殊不仁裂絹亦鄙事千秋見情眞
傴屋黃鸝巷懷古當初春不聞攜酒者但見索逋人
旅食亦云久驚心歲屢更共此深宵坐勞勞鄉國情

七當少陽數淹及吾父兄吾父以四十七吾兄
爲六十豈不是餘生聖賢重憂患魑魅忌驕盈倘能
測物理天地且屏營

甲子上元雨集

歲當甲子春天地遘陽九斯時爲上元昨夜聞雷吼
寒燈漸不花門巷無人扣時有夜禁顧予開春筵招邀盡
良友細雨過庭除冷風逼窗牖名士盛簪裾高人托
林藪氣欲凌雲霄酒可吸升斗回看坐中人滄桑歷
已久漸覺雪盈巔行藏各自守嗟予歲五周明年又
乙丑天啟朋黨興閹璫正禍首誅殺盡衣冠朝堂血

文籍皆紛亂君獨善訪求臨摹必三盥下逮宋元
詩搜羅不少緩至理與名言纍纍若珠貫春風颺柳
絲息影就新懦萬物遞相推陰陽作爐炭卽今次仲
山可築燕昭館欣逢君初度黍谷忽生暖料如載後
車且誦南山粲

贈顧輿山太守

滇黔發難初流禍及閩粵吾鄉亦傳烽盜賊態驕突
川谷起黃埃郊原多白骨田園日就荒廬舍漸蕪沒
不暇計死生安能保膚髮使君下車來春氣動林樾
冰雪含清貞風霜凜鉄鉞惻然念亂民皆爲吾遺孑

上書達制府詞氣正愷切誅殺固所應招徠豈可忽
豺狼塞路隅虵虺滿巢窟宛脅殲其魁鬼方成薄伐
是時赤坎間贛州地方屢爲盜賊盤踞嘯聚經歲月使君奉命行
氣直理難奪山砦盡投戈生涯從此活種姓以任名
改生因鄭設吁嗟贛南人道路見碑碣流涕述使君
逢人輒稱說

記下江南時乾坤當末造我方苦凶中志氣日枯槁
使君折簡招爲我開懷抱精饌具伊蒲豈惟薦芹藻
爲致萬金書念及衆山好倏忽十年間流光如電掃
君宦去吾鄉我飢困蓬葆僦屋皋橋東依人謀昏曉

繭臥天一隅憂心鬱如擣平生豪氣多原不在溫飽
往往寡遇合側目看飛鳥使君守西陵三年未傾倒
非不愛湖山而令音問杳知君事孔繁知君節彌皓
翹首難懼累君堅忍茹荼蓼今春憂病餘溝壑不可保
竭蹶走長安思歸欲終老苦無隔宿舂安能致遠道
舍君爲我謀此志殊難了粟里食常乞杜陵發屢早
念此二公詩流風尚可考

偶讀東坡谷林堂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之
句次韻贈俞簪雷山居讀書詩

山窗白日窄萬壑欵林疎心志苟不曠安能遂其初
靜坐覩羣動溪山常起予天涯在蓬戶何必更脂車
晨曦曖林岫夕月下塘渠陰陽互明滅玉理皆空虛
渾沌既已死六經盡唾餘歸來守寂寞勿用讀殘書

東阿道上

亂石夾沙路風吹衣上斑遠林倦歸翼寂寞無人還
越隴度阡陌諸峰垂髻鬟夕陽下西嶺如對江南山
自從上征車一望生愁顏平楚鳥邊盡疎籬煙外閒
青天見明滅昏旦有無間故鄉不可極山水空迴環

過胡城縣懷方素伯諸子

明月正中天孤燈耿夜半僕子起治裝出門風草亂
循崗過町畦道出桐溪岸曉雞寒未鳴門巷如空館
城中有方子年少事柔翰一自螺川來音書竟中斷
聞君伯氏言研讀無昏旦讐校既云精剞劂詎肯漫
思得一經過登堂恣把玩驅車歷城闉邈若河與漢
去住總由人仰天發長嘆

寄錢幼光

二月喜君來四月悵君去信宿會幾何有求常百慮
聞君往雲間浪游成間沮從人覓顏色安得有天助
乾坤本蒼狗山川同沮洳吾輩皆老耆勿爲境所據

志當金石堅雖老冀一遇君歸向邱園懷我舊遊處
今夜宿呂亭挑燈待天曙百里至樅陽殷勤託雙鯉

寄潘蜀藻

記得客桐時與君遊獨早相逢皆少年未得露懷抱
何意卅年間轉盼成衰老今春遠寄書貽我盈尺稿
中有北堂詩檢點付梨棗七月報君函寸心非草草
何時再見君只有夢來好

寄方有懷

憶自別君來經今四五載江湖多風波何日更相對
築室深山中讀書正秉耒貴賤如浮雲衣冠盡若輩

何必羅公羅方始見交態我本隱者流斯志曾不逮
但爲兒女軀不覺多尤悔因人向顏色區區勉學慣慣
曉月下西山故人家何在

夏日贈汪交臣少恭

飛龍躍延津神物終當合大海滙百川何分濟與溱
乾坤一轉鑪萬物自開合雌伏雄自飛偏能見譬盍
鼎鼎百年間交遊紛雜遝慚無孺子名可下陳蕃榻
散髮披塵襟遨焉寡儔匹驅馳三十年憂患長哀疾
卜築太湖濱誓將老蓬蓽明明桃李花三月春將茁
且成康樂遊莫問鄭莊驛忽有故人書道君從覲出

仙舟過吳門寵遇多隱逸記得讀君詩神交非一日
豈無願見心愧之干人術今夏來端江維舟正倉卒
感君先我過不限往來密廣廈見杜陵嵩山有石室
天下倘盡君窮愁安足述

題王山長釣魚圖

天地一虛舟何必柳陰下獨坐靜無言非眞亦非假
釣不用絲綸飲不用杯斝吾心之所之可以觀造化

夢中作五言六句一首中有夜坐寂無人孤燈
竄蒼鼠之句醒時空階滴瀝似秋雨聲續成
自遣

古樹搖寒風空床對羈旅夜坐寂無人孤燈竄蒼鼠
滴瀝響荒階淒切似秋雨

六松堂詩集卷二終

七言古

雪

雪映中庭光綻玉花摧香隕誰家屋飛絮梨雲吹又來近林斜對疎疎竹千山山上山山白長天流水光無色大漠高寒起重陰一夜江樓凍成碧

七憂詩

憂鬱憂鬱復憂鬱九月九日虔州客滿院風吹梧葉黃寒江浪擁蘆花白天涯遊人各一方病子何須空斷腸吾今爲汝嗟離別何以報之歸來疾

憂鬱憂鬱復憂鬱九月九日虔州客滿院風吹梧葉如枕上淚痕破顏色父母恩深終難報蒼天有恨同秋草紛紛世界盡亂離安得一邱偕親老

憂鬱憂鬱復憂鬱吾病輾轉心悲戚曉吹紙帽顫霜寒夜破西窗冷風逼勞勞踐跋鬢已星天心不解病愁人寧知一世皆由命追思往事空經營

憂鬱憂憂鬱復憂鬱寒雨蕭蕭枯樹濕天地猶然有晦明人間了不知南北胡爲胡爲我悲傷人生如寄空傍徨哀哀廬墓年年在松柏寧有千歲長

同諸子游黃竹砦感興分得興字

黃竹截天高萬仞巉巖削出雲生磴三年烽火未曾休一代亭臺不肯賸燕雀悲春戀故枝猨鼯依草迷深徑可憐瓦礫葬黃金松柏依然起後興

三嶂峰送彭躬菴歸南昌

峰頭望城城歷歷煙波蒼茫動寒石昨夜風雨破山窗江水至今深幾尺可憐放棹此中行作客不歸歸似客篙師借問去者心愧我指囷與推宅

王電輝將軍輓詩

延秋城門啼白烏辛卯之歲來蒼梧天子親駕驌驦駒倉皇出狩熯驫都百官咋舌聲含胡誰肯獨爲王社稷安危將與相

前驅降城將盡山海隅大者爲官小者奴將軍慷慨建祀姑手提屬鏤振錞于恩平千里山鬱紆猶是中國聖人區自從十載握銅符鐵騎不敢長覬覦李衛爭蹈通天辜八月浮江過鴈湖嬰圍一載庚癸呼誰是辛讜能轉輸將軍脫下青珊瑚熊湘閣上空踟躕自言布衣荷天衢貂冠問珞明光珠天子錫之弓矢旅專征豈敢愛其軀衣冠容與挈妻孥南面稽顙臣當詛黃硫白硝紛堂除應時火舉雷電趨發屋飛棟蟠太虛瓦甓紛拏雜頭顱鳴呼世間忠義事多有不見夫婦一十八人死與俱

贈別余生生歸四明

勇士不怯死智者不倍時丈夫作事豈因人寧可磨劍不磨錐君爲肅敏之孫子乾元宮殿承恩旨入執金吾出諸生或文或武眞奇士陰霾晝晦融日月棄官浮家來東浙我聞節義在此方欲往從之路阻絕何意同君嶺之南君年乃過五十三氣豪不覺老將至一飲百杯酒乃酣醉繞檻圍大呼急忽上高樓蹑窗立歙歙跳躑能千迴座中少年皆不及興盡更闌各分賦君遂先成龍鳳句生有座瞻龍鳳裔詩句　如聞壯士刀劍聲秋風一夜起邊戍君今此日歸去來山水人文好徘徊爲弔越中六千君子墓何在勿令高者爲谷卑者爲崔嵬千古而下國士心以灰

題顧東山白綾帳簷

咫尺忽然生秋水照見堂前二三子機上流黃初織成齊紈魯編不能比亂世能爲天下惜巾之絹帳裒多美明月江風掠骨寒会弼如在雲中起安汝神明息汝躬天地闢振亥與子董生蛟龍已唾餘莊周蝴蝶亦塵滓君今飲酒笑且歌劍弛懸纓蔕案几裂帳分作袴與襦請從今日四十始東山值四十初度

羊城歌

羊城樓上鼓聲急羊城樓下兵馬入西風刁斗徹夜驚滿城兒女皆垂泣一望煙塵晝不開火光風勢如崩雷馬上折箠跨寶刀一騎驅鹵百人來白梧黑索滿阡陌男在東頭女在北但聞男兒號哭聲不見婦人憔悴色可憐妻子屬他人更苦無錢贖一身田園去作王庄華屋一朝成灰塵艱難留得餘生在贏石已空賦不改正供錢穀萬難輸官吏私派百十倍征符忽下王師徂老幼壯丁爲役夫鞭撻骨肉血滿野樓舡高會吹笙竽吁嗟羊城億萬戶半銷鋒鏑半征賦白日陰風天欲寒蕭條閭巷無歸路

越溪舟中

蕭山縣裏一舟渡衰草寒城天欲暮爲語篙師且忍飢我欲黃昏望翠微十年心愛山陰道滅燭看山識山好川橋行路凡幾灣夜盡無人獨往還

贈韶州傅竹軍

鳳凰一毛落天上曲江江側雲浪浪春風又向金城吹使君兩地爭相望潮陽海鄉物多怪惡溪鱷魚昔所載寧知起陸徧魚羊比來食人恣吞噬衙推沈文原不識槌鼓戮市勢無力解免乞取費殷勤幸借鄰丞二千石徵書日下牛毛集吏墟走藏兒女泣忽聞

府牒下免征歛聲邦較馬蹄急丈夫一爲蒼生耳懦焚出溺情如此何事澥風吹且長便徹嶺南嶺北水故人爲返武頭麓欲借官槽騎四足憑君旅店市烏鄉奴飯馬勞堪陸續嗟予風塵絕潦倒欲上赤城採芝草長揖起辭謝區區先爲潮民珍重好

贈周計百司理報績詩

延津美人騎赤豹繡節花旌發嶺嶠稻芒千里無沈冤鐵柱裁冠絕鷹鷂下車犴狴草蘆蔔燭龍照天銷夜哭亭疑絮令掾蒲鞭十二城碑口歷錄曾憶橫浦歸來日洞頭諸嶠淵藪密按韻比聲作誣歌角寒霜

重月欲出長寧峒蠻蹙沙走路埋渠谷截山口背草淩風駐柘桑短劒已着敵人手裂布作旗高擂鼓桃花縹甲溪頭舞漆灰骨末赤燐燐百里鬼燈照寒土山狒飛沙巉巖立官軍殺伐不得入獨有使君騎馬來稅介希藺伏鼓泣公未來時我作賊公既來時天與直建嶺春田事土膏山璽已見稻花碧鳴呼宣德孔鏞事聞寂獨追驃騎同烜赫

病中送溫聞衣同周計百司理奏最京師時予有外侮

我從燕趙歸君從燕趙去荒山日夕狐狸嘷何嘗作客橫門路不畏太行山雪盛短褐內手坐凌兢不畏黃河水川塞面起峰嶽中塞嘿橫琴在膝病難彈野雀羣欺噪口乾青絲絡頭黃金勒聞君走馬向長安主人孝客朝京日雒陽治平原第一少年未便害東陽鬼神早欲論宣室朝辭筵宴五侯家暮宿平康趁落花忽聽城烏啼曉日陳遵相索去投車吁嗟溫生意氣何所負不須擊幘高墜地謾行酒早過市頭爲我問屠狗頗憶孤蘆窮士不鼓刀鳴朝試施取何如借我床頭莫令鬼夜吼

贈闕明府

君不見春陵守官能退賊徵求失限甘詔責又不見
鄴城巫祝治齋宮西河變俗簪筆中冰玉爲心鐵作
骨不罪而化鷹鸇空使君下車無幾日讞獄能鉤大
宵宅山頭吹火陰風鳴髑髏無寃銷夜泣倪寬原不
急民租牛車擔負未曾餘始知天下神明宰不言不
動直何如

壽李儲孕先生七十有一

少年翁號文章伯諸弟相從聲烜赫五十六十天步
艱弟能遵晦兄能恤百里荒田公稅逋官吏到門恣
誅索當時十室九室空翁獨一身任怨責我於翁誼

泰南宮卯角以來承問席唯翁進德如白圭我願師
之遠刑辟禮云七十老而傳令子於今始受室他年
下詔求遺老海內爭傳卓褒德

送徐受果辭親歸里

城頭鼕鼕擂曉鼓雞人傳報天欲曙堂上披衣起戒
裝僕夫悵望行人苦江南投簡日不休君炙大豪如
磔鼠至今徒杖爲鸞麟日見詩書變塵土鄞江之水
清復清鑑人毛髮濯心腑鳴琴馴塵靜無言白日高
高照官署羨君文章似韓陵羨君騷賦眞屈楚君家
門閭似于公君家兄弟稱繡虎我來三月秋風寒窗
外桂花落如雨此地幸無官家程何爲拜別高堂去

桂花

汀署有老桂數株花開時香聞數里一夕風雨大作零落委土壤中及霽復發更盛於曩昔復爲采花人持斧伐其幹花遂盡撫今追昔感慨係之

萬里天青懸素練蟾光鎖玉垂空碾綠葉桂花團露
寒纖阿美人開芳殿皓腕明眸金雀釵銀泥玉暈蛺
蝶堆忽聞鸞珮迎風入知是壽靈壇上來壇上如今
桂子墜蒼苔月浸秋容醉獨留一樹在人間千年不
上蝦蟇背點點黃雲似綴星天香學續排空庭涼風
雁叫湘神遠酹酒天南憂玉笙白雀銜書黑螘舞臥

龍山下搖官署滿地落花覩苔錢誰遺香魂葬塵土
雲散雨收天色光桂花又發淋池傍其氣直可上天
去豈特十里聞空香滄海微塵何足數與亡原自如
穢杼墻外丁丁伐木聲白日吳剛動刀斧

贈別姜奉世

西風瑟瑟吹庭院臥病寒窗對書卷與子雖然隔一
城似無三日不相見二月扁舟到蘇臺桃花飛盡榴
花開至今梧桐看又落游子何曾歸去來

再別姜奉世

天涯夜夜看貂裘藉汝殷勤慰我愁記得汝陰握手

日蕭蕭白髮又經秋秋山秋水多煙樹落日征帆從此去珍重年來作客心莫令愁殺江南路

春歸曲

雨漬落花紅熠熠青膚曉燕脂濕倚徧闌干香霧濃藍蓼柳色鶯聲入三月雙江婪尾春江頭新漲斷行人有客蕭條不得去馬如蒼狗衣如鶉去年今日螺川道今年除盡東園草年年春光是故人不見春來顏色好春來游子嘆無家春去東風燕子斜攀條無計留春住坐向階前愁落花

贈蕭孟昉

昔游春浮園不知亭臺今有幾累石爲橋疊斷山方塘注入小溪水記得維舟太平時樓船歌吹風參差柳溪雲墩車馬客炫服新粧遊冶兒君家奉嘗與予先子稱莫逆先後文章名赫奕余時年少愧終軍芙蓉池上遂虛席三十年前繁華春三十年後寂寥人羨君猶能繩祖武遯園築與春浮隣庭有奇花徑無草十畝種松松合抱人生眞能奪化工鑿池爲湖春浩浩湖中畜魚魚不知小者育育大揚鬐游人不盡濠梁興逝者偏生川上思亂來種畜非一日百畝荼園千樹橘何異南陽諸葛桑空傳五苑秦王栗意氣豪華軼衆才高樓百尺春風開取子然諾義聲起翁伯朱家何足猜爾時文網多鈎鉅升斗田園皆重賦君能出禍代捐輸棘林祇有烏棲樹君不見金谷園中石季倫明珠但買交州人又不見暖寒會上王元寶一遇春來跡便掃世間富貴亦多有如君能得幾人否每愛杜陵句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知君長抱此眞意百年不動如春山

廣陵行贈張天樞

廣陵自昔繁華區楚客吳姬貂襜褕騕褭吹香閙象板采恩逗日移金鋪自從一入阿摩夢南北羽書日夜送可憐丞相困圍城十請援師無一動廷議撤兵控上游不爭成敗爭恩仇大旗五丈蚩尤死惟有凍雀鳴山頭恨子與子年方少學劍未成空學道秦中孺子說難行城下王孫飯不飽記得親提一旅師隔江射殺羽林兒豈知白日遂西墜鼓角無聲戰馬嘶世事悠悠等傾覆龍蛇見血麒麟鬬一領飛鶉百結衣中風終日成狂走君是邳州橋下人浮家看盡五湖海量數奇豈爲封侯相醉中擊碎珊瑚枝灌夫雖死猶强項君客粤東我吳門黑貂裘敝誰承恩人生

安能當前一快意手擲百萬何足論飲君酒擊銅斗
廣陵舊事君知否殺賊不殺孔熙先讀書不讀陳彭
年誰人才過子桓眞十倍似我與君悲歌細草徒茫
然吁嗟乎廣陵風土今如故歌舞樓舡自朝暮君今
且食五侯鯖讓我山中看桂樹

飲酒歌爲鮑子韶時飲羅冠卿寓中

久不見鮑生意氣豪不須飲酒與亦高莫難博得秦
宮喜檀板吹笙響雲璈低拍停歌聲斷續和者巴人
下里曲越羅小袖春風生日映池塘芳草綠霍家奴
子二九年緣幘傅韝然甲煎鮑生忽然心欲墮履舄
竟失職有田一區不得耕有屋半間不得息布衣短

交錯空纏綿一時大叫酒重至主人逡巡客退避月
轉高樓已五更醉臥巵不肯睡鮑生未醉好作歌
鮑生既醉舞僛僛婦人醇酒原非英雄得意事鮑生
潦倒復如何且酌尊前酒奉觴爲君壽但願眼中之
人皆白首昔年拔劍酒酣斫地歌今日鮑生無時無
不有

黃河舟次

黃河水矗浪花急白日倒飛黑蛟立好風日夜上春
帆行來路不上三千上刻飛龍下刻戈吹簫擊鼓起
高歌傍人盡指官船樂官船不行可奈何

曉起披衣看積雪
雪壓千山萬山曉樹枝低亞夾村小長橋路斷不見
人沙岸江清驚過鳥乍起披衣寒逼軀眼花搖亂光
模糊看來大叫眞奇絕子久安能作此圖

贈顧同叔

君不見王次仲篆籀變作今隸格秦王三詔不就徵
化爲大烏落雙翮古人一技見精靈何必黃金與白
璧足知相如返趙心寧死不爲強秦得願君待詔金
馬門雲鬱蟬楊過持迹誰知世運際滄桑流落江湖
竟失職有田一區不得耕有屋半間不得息布衣短

褐任蹉跎時或從人覓顏色平生至交者爲誰恥巷
山癃王子一吾兄去歲渡江來與君握手稱莫逆鬢
髮蕭條形影孤骨肉交情死生隔我來痛哭崇川濱
紅蓼白蘋皆成血但得見君如故人使我破涕開胸
臆宮中不聞奏雲門天下朋友始膠漆

贈俞陳芳

君不見服子愼竊聽春秋甘賃作又不見劉彥和載
就雕龍候沈約讀書萬卷亦何常委曲從人恣討索
江河原不擇細流撮土卽可成高邱古人好學師蟻
馬何況今古皆良籌六尺方牀容獨臥雙趺磚上石

痕破志氣堪與天地爭文章不受鬼神挫學問淵源自有眞春風百尺讓誰人尋章摘句固非是畔道離經豈足論古人眼光大如斗不肯依傍他人走劉裂詩書今者誰聖歎君前子能後子謂徐能四十年來刼火飛文字千矛釀殺機王弼原爲康成死禰衡空受阿瞞非古來豪傑消磨盡流水至今空接軫不使聲名讓古人豈知道路成鷹隼富貴貧賤誰爲賢搔首只可問青天拔劍酣歌歌未發與君對酒多茫然隴西碑徂徠篆深意奇文非杜撰碑篆皆陳雙眸看盡齊州煙隻手掀開芙蓉巘君才自是過人多霜露雷霆容巘君著

奈若何不惜千金買駿骨自有千里馬來過滿損謙尊何所似炙背可以獻天子勸君快讀古人書如此雕蟲皆小技

雨坐無酒讀東坡送碧香酒與趙明叔詩因次原韻以寫憂懷

盜跖不死顏回天豈是當年眞骨相早知壽夭自有命何不日日傾家釀鈞蛇水中能食人青蠅閣上足生謗微蟲蠕蠕爾何如萬里干戈起衾帳撞鐘飲酒行樂歌媽紅落粉流春盤高樓細雨亂雲生飽看春山遠相餉

侏儒飽食漢家粟始信舉肥今之相皇天不哀志氣人焦革已亡誰善釀十年奔走道途間身如喪家日遭謗煙消冷突靜寒春風裂紙窗吹破帳却憶山中雨噴墻牀頭屋漏接盆盎欲持斗酒叫蒼昊安知白衣人見餉

典裘歌爲余廬中丞賦

燕犀冀馬閩南來笳鼓樓船天上開千里驅風紅淚催鳴鐃起唱歌歌回其時中丞歸自淮狐裘雲擁坐琶琵榜人兩岸聲喧砰衣無完體炊無柴不見干戈化棘稼估船那得相沿洄中丞觸目心悲哀括搜清橐無餘財欲向有司喻此懷私貸直愁生厲隋脫裘質買廣陵街得錢分給歡如雷有如挾纊收恢台暖氣散作雲霞堆又如裂帳成剪裁三軍襦袴約筋骸記得下車初落梅高田麥浪綠於醅五風十雨生秫垓桃花春米白皚皚租吏不到山巖隈村中雞犬靜無猜燦也席庇在天涯無衣無褐如寒灰日與野老樂銜杯說尹不覺傾樽罍吁嗟一裘何足爲公示解推即此可見天地之胚胎并州二月走童孩竹馬騎來千百迴道旁觀者何有哉百尺春風起草萊安得天下盡如中丞德兼材九州之被恆規恢人人扶杖

長歌送朱悔人游長安用昌黎寄盧仝韻

白頭坐向燈明裡眼中但見人老矣昔年文采干雲霄今日飢寒落牙齒齷齪小兒項領成人間誰是眞男子干戈合沓歷幾霜湖海飄零將數紀不覺空懸婺婦憂何曾一洗魯連恥日望松楸不得歸烝嘗已缺歲時祀故鄉艮友歸山邱碩果止存二三耳天涯邂逅少同心吹簫擊筑笑狂士君來晨夕共悲歌相逢却在吳越里揚眉昂首叫蒼天西風獵獵鬚髯起雄談能驅雷霆鬪揮毫動若鬼神使公卿折節二十

年自謂天下皆知已宮名碣石爲衙開臺作黃金從隗始如何躑躅來三吳破帽青鞵走無已枝上腐鼠嚇鵷鶵天外鹽車駕駸駸自知不合與時趨欲築東浦學耘耔髯有東浦好客不憐作客心如車無軛耕耦圖

無邦長安一片軟紅塵半是少年初筮仕輿臺奴隸盡高官豪傑聖賢安足恃跕跕飛鳶墮水中銅柱至今在交址少年愼勿欺老翁忠孝原非世所擬文章事業豈等閒古來賢達何人似少陵卜築浣花莊德公高隱鹿門趾耆舊風流今尙存泰嶽巖巖唯仰止歲華一去不留情開口但笑良有以十丈瓦屋薙作

欄河清人壽終難俟伐毛三指見東方恃寵一朝成海市富貴貧賤如轉環失者勿憂得勿喜吾儕遇合信有天何必區區論常理朝將采薇上山巔暮欲垂竿釣江涘左手持螯右持杯甘向浮生號酒史我自龍鍾困異鄉君今歲晏東行李且盡尊前酒一巵塊無魚鼈與鱣鯉

美女行贈梁藥亭

藥亭有志人也筒秋閨第一人十上公車老而不售蛾眉處損錯嫁王昌可歎也已

南海女龍十年寡雲鬟欲聘天河下百尺箏絃纏蘆心卷起長江浪如瀉勾闌弔月啼蠔蛄西風吹斷金

蟾蜍秦絲楚管夜調曲香氣侵蘭吹玉膚芙蓉寶髻摛雲髮清曦寒浸層波月錦衾翠被繡鴛鴦待郎不來星欲沒星光閃閃搖天曙蠟燭啼紅滴寒露玉筯闌干損翠蛾宮鬟泣盡西陵樹雌鳳孤飛年復年韶華一去如春烟春梭拋擲無人至一夜花開吹木棉

高樓獨坐嬌無力腰肢嫋娜墮香澤金帖彩虬白石郎愁看嶺南與嶺北同是空閨未字身閨山路遠愁殺人當時却怪漢天子忍使王嬙去和親

龍章歌爲周子佩八十壽

先生生在神宗乙巳年中原邊輔無烽烟聖人御極

賢者出粟米流脂貫朽錢從此太平歷一紀洛陽地
陌蒼鵝起人情對面生波瀾白日長天走蛇豕寶幢
御座狐來升漢世奸閹黨禍興卿相甘心作伊鹿衣
冠側目愁蒼鷹是時大臣盡韜筆誅殺皆由中旨出
鍛鍊頻施犢子車深文曲致婪官律朝陽之鳳牛東
南直聲爭與天地參豺狼塞路麟在野義兒乳媪何
就就蓼洲公時久家食撫膺對客長嘆息京師更有
告密人緹騎一朝下江北金閶城外塵飛揚金閶門
裏宣詔竟百官拜舞羣趨蹌觀者排列如堵墻勅使
開讀聲未徧瓦甓泥沙飛撲面裂詔不知功令嚴殺

官一旦人心變欲奪公去歸私第滿城幾作燎原勢
公能解慰勿令他故生自上銀鐺就拘縶何地不聞
棘林鴞鳥鳴何日不聞圜扉筆楚聲拔撮拘頭闕木
槥肢膚但有空骨撈人生大節惟忠孝今古日月常
相照一自下公北寺時王恭厥地成泥淖可知人心
即天心烈皇龍飛鴞革音大者交章加竄殛小者落
籍聲名沈先生年當二十四刺血上書動天意請誅
毛倪兩賊臣下筆一字一流淚先王覽書生悲哀溫
旨褒嘉親手裁官贈太常證忠介殊恩三代爲君開
龍章黼黻眞華袞孔鼎湯盤皆有本玉軸牙籤氣象

新煜煌御璽出宮壺自此永當爲世寶何期寇來如
電掃王民板蕩化爲魚金陵宮闕埋芳草乙丙之間
君四十蹌踉避地離城邑資裝一日屬他人獨抱龍
章空涕泣三卷祇餘一卷存歸來還自憶空村雞鳴
巷陌日方曉忽有短衣騎馬來叩門門上云身隸湖州
城守之騎卒得君誥命聞不聞遠來覲致忠臣裔願
以寶之示子孫下云少年從軍非得已腰跨寶刀挽
弓矢誰無忠臣義士心笑盡人間齷齪之餘子先生
亂後無多金搜篋僅足供行李揮手出門不復言臨
江節士知誰是大孝眞能格蒼昊至誠眞可通鬼神

能使龍章散復合從來至寶必爲造物珍茲當甲子
上巳日正值先生八十之誕辰河上翁持青蓮花健
如四十無停輪聞道鳳凰出泗濱聞道黃河清更真
太平天子不世出但見後車載取能熙入夢之老人
八十年來一轉瞬乾坤誰許容雙鬢桑大笑墮驢今益信
長歌贈別王阮亭宮詹兼寄黃湄給諫
吾聞青宮本爲國之表郅治成康貴有道乾坤以後
即屯蒙欲養聖功須在早當日杜夸樂隱居太子執
經就參考爲霖爲楫資股肱古人所以重師保前代

風流久已無典型誰復問更老先生博洽貫天人典
墳邱索恣探討川嶽雄文發異光日星彩筆拔奇藻
圖橋觀者如堵墻列坐春風殊浩浩但聞絳帳集諸
生不識笙簫有何好金鐘大鏞懸西清寃琰天球列
朱鳥至今側席正求賢紫谷含英年尚少寶嬰貴戚
寧足論卞壺風裁庶可紹輦築黃金日就荒觀徵白
虎望誰造長安卿相鳴八騶杜門邽客客如掃不聞
逢掖起謳歌空有屠沽坐昏曉誰似先生愛客深每
逢佳士輒傾倒官貧常自典鵝鵝家食止知茹茶蓼
如予頭白困天涯亦得上君芙蓉沼竟日開尊注爛
光分遠山縹緲雲欲下恍疑身在具區濱七十二峰
杳難辨淡煙疎雨來吹面此中茅屋坐者誰似與故
人重相見予向家鄧尉披圖如聞山水音何人能繼倪雲
林吾友羅子重豪素爲公寫作湖山陰

暑中夜坐讀王阮亭宮詹蜀道集感而有作

海水翻風射窗黑老蛟起舞陰雲逼荒署無人門半
扃檐花滴破蒼苔色嶺南三月不知春桃榔寒雨愁
殺人獨夜挑燈理青簡好山好水來相親新城美人
騎彩鳳朱竿翠電金絲韁道路已傳天地心文章時
入蛟龍夢地勢由來稱蜀險劍門便制東西陝矍鑠
歸峽控荆襄日月但從空中閃年來盜賊多嘯聚前
有毒蛇後猛虎甲乙之間幾變更蕭條閭巷無乾土

興廢存亡日在眼大江滾滾流何限君臣一代永安
宮山川千里連雲棧愛君高致讀君詩少陵舊里三
蘇祠且將憑弔寄杯酒欲向天涯一買絲日落風高
常接鄒千峯萬壑都收領坐聽荒雞作臥遊不知束
縛守孤影

喬松雙烏歌爲李允公太守壽

華山絕頂五株松十年化作虬與龍栽培不畏風霜
勁覆載能施造化功屈鐵蟠枝結根大綠波浸葉青
浮蓋精靈邽與神明通日月風雲皆際會憶昔貞元

進白烏羽毛光潔紛華腴珊瑚織籠獻天子一夜春
風開畫圖壽靈壇桂闕苑柏三兒桑田起潮汐雙烏
飛來相對鳴世上那知烏頭黑廟廊今日資梁棟川
谷奇材出爲用控地宰堪笑鶯鳩高枝眞可宿鸞鳳
章貢之水清復清崆峒之山高層層懸崖千尺松濤
起更許何人來攀登

短歌題朱式金家慶圓圖

君不見汾陽九子十三孫象笏魚緋填里門又不見
宋氏諸郎盡英傑各承家學稱奇絕君家閥閱著裴
聲忠孝舊傳征播名小就炎方非得已家貧聊以代
躬耕梧桐別院西風下獨理琴書意瀟灑大兒昨似

秋水明小兒奕奕殊清雅吾聞積善之家家必興滿
堂琳玉眞層層生子當如李亞子薛鳳荀龍何足稱

題王山長觀泉圖

山人畫山不畫峰屈曲藤蘿纏孤松高岡急峽藏虎
豹馳波跳沫吞蛟龍披襟散髮坐松下百尺流泉仰
面瀉稜稜冰雪生寒陰獨坐且忘冬與夏

又題觀潮圖

黑風吹浪海神怒蕩颺彩沙起烟霧巨鼇戴地忽動
搖帝遣天吳縛烏兎何處不聞訇磕聲何人不起滄
浪情海門潨潏天輪轉邨道人間五嶽傾王君來作

神明宰浪靜波恬今不改獨立峰頭看潮生置身天
地更何在夕陽如赭凝遠空燔炭重燔陰火紅阿戎
笑指當時事鼾睡顱骨高穹窿昔日荒陬今樂土閭
閻日日聞砧杵郊犬村雞夜不驚何須海上稱檀鼓

潮江舟次

千溪只在萬山曲溪上人家種黃竹不知雲向山頭
青但覺舟入水中綠舉頭一望山崔嵬復道盜渦山
莫開此路胡爲太局促令人心事空填灰

上杭灘行

亂石巉沉灘路狹舟行只可容一葉急浪欲歡老蚌

珠怒飛似奮雙龍鬭船尾在水船頭高步步盡亞洪
波濤長年用苦平生力跳石攀藤如猿猱

六松堂詩集卷三終

五言律

老莊梅集得姿字

梅花先臘發偏與臘爭奇不欲勞春夢多爲出世姿
青天空露羽素手折霜蕤芳信年年杳東風知未知

題畫

鬱鬱煙中樹悠悠雲外嵐茅堂壓水際風磴倚山龕
作畫應知萬題詩未及三羨君工遠勢咫尺不須探

謁江東廟

魏堂春肅肅高閣日曈曈古木雙虬結秋風萬劍空
天青垂匹練山翠起長虹莫道無神異鐘山有燭龍

遠火

遠火燒山徑青青淡碧雲孤舟常作客多病獨隨身
江上千重閉煙中一線痕愁心應未極離雁落孤村

感事

人間無樂地何處可藏身天地塵中事山川世外人
丹心向皎日青眼看浮雲此際有誰問寧爲蘇子貧
感懷今古事積怨一生多吾道云休矣蒼生可奈何
峴山誰墮淚楚水但興歌嗟予世無侶朝煙與夕波

鴉向客心噪雁同秋色殘屋梁天未共知有夢中看

思親

冀北豈云遠高堂夢不親寢忠寧執一爲子願從軍
鼙鼓仍三塞風波此一身衡門有泌水春酒特盈巡

畫梅

我素愛梅者聊將梅問人春風淡作骨秋水寒爲神
玉淚沾芳砌香魂隔遠村畫圖如可見相望挹清塵

感亂

聞道神京變興亡事若何丹心哀血詔白眼望流波
虎豹中原滿豺狼道路多誰無淵明志呼酒且高歌

窮吟

靜聽簾泉水泠泠石瀨間將心臨皓魄窺影失朱顏
霜冷侵衣濕燈清徹夜殘一生何所惜不必問艱難

獨坐頻窺戶深房泠月明秋衣凝夜露古樹挂寒星
高士身先死丈夫耳欲清孤燈空自照衾影淚波橫

文章不殉世俯仰自無慚寂寂山川古悠悠日月淹
誰聞哀有七聊與影爲三彳亍階庭下寒霜冷碧潭

重陽

秋色重陽夜天風傍影來孤燈生暗壁寒月落疎苔
梧葉飄窗冷空泉喚夢回愁心應未展遙夜鬱孤臺

秋感

孤舟城郭近津鼓一聲悲樹冷江烟渺日斜風景移
寒濤生石瀨暮色帶川坻裘敝今何在蕭然問阿誰

日落寒無主飄飄信短篷浪浮孤嶂裡擢急碎花中
入淚聽秋磬停思斂晚虹愁來不可問江上有歸鴻

坐看江流急風翻浪似銀垂楊低斷岸衰草隱前村
作客憐青髮懷親看白雲天涯應念絕此際特殷勤

天涯何寂寞年少自蹉跎綠水眼前去秋風江上多
孤村衙夕照遠戲動漁歌顧影頻相問寒深夜奈何

江水分山色疎林挂晚星秋寒人自冷淚落夜爲情

宿鳥棲還起漁燈暗復明凄然長寂寞心寄望鄉亭

杪秋懷南都作

倏忽秒秋夜寒燈影漸微白雲連樹隱黃葉帶風吹
讀古撫長劍悲歌視短衣故宮勞夢寐寧使壯心違

瑟瑟風偏勁明明夜欲霜百年煙霧氣萬里水雲鄉
劍客鬚髯結將軍戰伐忙殷勤勞聖主何日下秦涼

千古文章事風雲自有期亂離經出處榮辱愧男兒
薇蕨終吾老功名莫我知當途空眷戀長嘆一聲悲

西風吹小徑殘夜動悲鳴憂患千年病傷心萬古情
霜清憐瘦影葉落出寒星長嘆應無盡呼誰問此生

騎馬渡江

江水青青去秋風渡馬來霜蹄連浪勁駿骨劃山開
可以生死共寧堪道路哀十年朝夕淚于汝獨徘徊

病中送魏凝叔之贛

舟去更何似江萍不忍聞病衰多托命世亂但離羣
道路千戈滿秋山風雨分可知他日夢猶爲汝殷勤

病稍愈

兩月餘秋病吾知病亦窮病來顏色改病去夢魂通
獨坐聽寒雨孤窗動曉風少年愁不管憔悴有誰同

暮望

衛祝山河壯天涯日暮塵寒煙空漠漠野樹盡昏昏
望眼浮今古憂心問漢秦吾將天下事歸卧水雲村

率四營兵援韓

此日愁無已其如虎豹何三軍誰轉戰百里不聞歌
落日關山冷淒風草木多所懷鄉井異寧敢怨子戈

營中夜望

寒意迎霜發螢光近露浮雲高千嶂落水靜一江愁
鈴柝驚長夜干戈接素秋天涯猶在眼努力事封侯

贈人

千峯驚獨立天塹屹然開鳥跡藤蘿古猨枝石逕迴
長空浮日月虛氣泛樓臺試問山靈者安知夫子來

月夜

寂寞更將盡中宵坐此亭可憐今夕月不是故鄉情
玉鏡寒如水清秋夜有聲閨中應不寐移步看雙星

癸未冬避亂汀州今賁捧再至

憶昔僑居地棲身倚水樓山川今未改盜賊幾時休
北極當書劍南天動斗牛風雲瞻氣色遑計爾封侯

江樓獨坐

有客正獨坐高樓水氣中山雲連粉堞岸草急秋風
排悶翻書短含悲望眼窮此生逢世亂寂寞對青楓

不惜他鄉淚空悲故國音浮雲還隱見流水自深沈
千里豈吾意三秋只此心亂離甘獨處古樹倍蕭森

旅悶

衆人驚客久予豈憚驅驅鼙鼓雲天接羽書日月遲
無謀逢亂世多難報君時羈目生愁事孤忠只自知

落月

月落涼于水秋光入小亭低枝浮淺露遠岫出寒星
去住渾無累行藏必自經異鄉今夕夢惟有一燈青

夜望

經今于役久獨望憶長遊異地兵戈滿故人雲水悠
風吹千嶂碧木落一亭秋何處堪留目天涯橫釣舟

賦別用霖赴行在

古人惜一別之子意何勞閩地猶禾黍江關未草茅
文章成豹隱功業事龍韜多少英雄淚何須嘆敝貂

知己天涯重斯人事遠遊元黃剛一戰砧杵正三秋
北極當書劍南天動斗牛風雲瞻氣色遑計爾封侯

逆旅

奉使遲于役經今八月時秋辭涼燕去葉落暮蟬悲
飄泊唯躭酒佯狂但索詩不堪長此會烽火障天涯

聞寧都警

驚問梅水信此日尙荏苒宿霧橫荊棘寒煙障荻蘆
山中唯少婦郊外有先廬迢遞愁今日臨風憶舊途

卜居

何處無芳草靈氛已見招逃名嫌術短避世感途遙
四野秋風壯三年胡虜驕卜居如得遂甘自托鷗鷖

路傳閩廣間共立三帝感而賦此

徒嗟離亂日書劍自飄零鼎足三分勢天涯一小亭
干戈淹舊國榛棘托浮生不惜迢遙意誅茅誦屈平

喜入橫山暗不盈喬梓

喜入橫山裡橫山秋氣佳千峯叢灌木萬壑帶流霞

劍吼歸雙匣星明聚百家棘林堪對酒江水卽生涯

同不盈散步

循澗穿山徑林花非一原鳴泉下石瀨落日留雲根
地坼人煙少天寒草木昏亂離今已極知我老何村

溪上

去去行行路江邊日暮時美人誰可作逝者已如斯
濯足雲生磴乘跌鳥息飛咏歌閒自適不必問仇池

夜喜煌弟至橫山

待汝橫山久羈棲只獨看天高鴻雁唳夜靜鶴鴒寒
東北騰兵氣郊原愼羽翰挑燈今夕坐雙照淚漫漫

留別煌弟

一夜何能再言歸共此心他時應見汝此別卽難禁
況復遘多難自然空好音楓林紅欲盡爲我舊愁深

分手登車去東西南北人深慚君子地恐負少年身
旅食風兼竹寄懷水與雲起居從一愼爲汝特諄諄

別不盈歸里

躡屩求山隱入山空手歸先生高隱者流水有清輝
藏壑人思負翔林鳥定機還期成十故桑落看雲飛

卽事

上天不厭亂胡馬任奔馳君子韜藏日英雄割據時
才疎謀自短命蹇事皆非王佐能無學歸山下董帷

平西道上

何事窮君子撫心自不慚龍蛇同蟄一鳥獸與人三
煒燁橫江北煙雲積水南英雄當此際迍蹇亦何堪

哭清江楊相國死難

降旗出江戍千里暮雲昏獨有楊夫子提戈章水源
孤城嬰六月四望絕諸援痛哭丹心在豈因成敗論

世獨悲生死吾應惜去留風塵辭故國江漢失同舟
一水魚龍夜三軍麋鹿秋淮東稱國士負此淚長流

江水流無盡祇今恨不衰天高黃鶴遠日暮白雲垂

三輔原如此五玻未有期先生先我死後死難其誰

山中夜坐

翻卷甘獨坐文章亦奈何寒猿逢夜泣山鬼畏人多
讀史撫長劍感懷學短歌平生堪此際偃蹇老東柯

臘月一日

今日知何日山中不計年寒風輕放蕊細雨重含煙
草木悲春換衣冠值歲遷天涯有消息辛苦向飛鳶

遣悶

世亂多蕭索三冬樹此心祇應今古淚空作短長吟
雨過茅茨濕山高雲霧深丈夫衰謝色貧病更相侵

聽雨

兀坐愁聽雨澎澎石瀨流寒聲驅萬馬波影亂羣鷗
用舍英雄色行藏識者羞病中思未得長嘆拭吳鈎

夜望三嶽

喪亂棲無定悲來强自寬雲開千里濶月照一亭寒
多病知親老無家見面難不成長夜寐應未淚痕乾

冬曉臨泉觀雨

雨豁衆山曉寒泉石上多天峯分薄霧野壑合流波
雞與濤聲亂人隨木杪過歸來呼婦飲不問酒顏酡

誌感

松柏皆君子由來歲寒蒼天終浩渺吾道竟艱難
形影冷加夢山川恨不寬去從千古事祇有寸心看

獨酌

杯酒何能酌酒多愁亦多悲風連木葉疎箔落星河
天地燈前夢江山醉後過少年戎馬老飄泊夜加何

感憤

交道千金重斯文尚昔賢此人還自內知我但其天
計拙慚蘇子才疎老服虔少年殊落落坐憶舊青氈

除夕立春

燈花何爛熳知是歲將除夜雨送殘臘春風來綺疎

別離青酒重骨肉白雲疏喪亂詩篇事誰知今到余
守歲家家滿山中今夜情人非因酒醉花自遇春明
天地仍成蟄豺狼未息爭高皇舊基業祇見一燈橫

兄弟東西處天涯共此時團圞追往昔聚散異愁思
梅着燈前小書牎架上遲那堪今夕樂露淚裛新詩

丁亥元日

非是因離亂昂霄天一輪山川仍有命花草解宜春
北斗迴新歲東風識主人椒花聊對酒應愧百年身

曉歸坐石巖觀雨

春山明復暗遠樹密難開草徑沾衣濕寒巖聽雨來

干戈侵髩髮日月落塵埃爲問桃源路誰人採藥回

聞行在信

望絕嶺南信何年却我愁生涯如落葉國事正東流
血洗兵戈眼魂吹塞雁秋安危同社稷身死未爲憂
國破身何屬山深家僅存無由供麥飯竟自避桃源
關驛生春草江天起暮魂萬方牢落盡痛哭望前村

章門

聞道章門事圍城出固山鼓聲連壁壘獵火貫江關
幾土幾時事屏藩又一班朝廷行薄伐吾豈得生還
落落復落落山堂自寂寥天生惟我輩門靜謝知交

掛壁圖書冷挑燈夜夢招不才應見棄何必淚痕飄
岑寂悲今日春光細雨中有情誰解賦無語任飄蓬
俗薄疑神鬼交疎識去從愁來吟不斷獨坐嘯東風
日暮千山暗吹笳萬里聲平生都似夢何日不關情
守死惟貧賤全軀仗父兄虎頭今在否必折向東征

春望

孤城千嶂裡野樹萬煙中飄泊生涯異寒愁是處同
春辭榆莢雨鳥倦落花風入暮偏多思天邊竟斷鴻

曉望

曉淨山如洗清光萬里中春田依草綠江岸倚霞紅
鶯燕時相亂漁樵各自通病來清興少見此已融融

金精道上

寒氣偏宜早山光獨自春猶聞啼樹鳥應恨伐枝人
暗水穿崖過空香着雨新不知亭子上閱歷幾風塵
厭盡金精道何年憩客心花飛千澗滿日落萬山深
黃鳥啼空樹玄猿失舊林忽驚雙鬢落知與物華侵

內訟

世事已淪沒蕭條影自寒全生山水僻削迹地天寬
野鶴依雲石翔禽依羽翰敢言長隱者幽意獨漫漫
喪亂魂無定登峯悵遠思狼煙飛古道獨火出清溪

莊稷已如此安危未可期此生殊昧昧寧與後人迷
有恨窮天地無聊問古今北堂萱草冷東陌暮雲深
春雨愁桑梓秋風輟瑟琴南箕何所適遙遙誦白頭吟
三年由屬耳千古痛關弓天地成人性江山帶恨容
羸瓶思克子鞠育顧蒼穹際此艱難日寧遑惜我躬

春日

寂寂花生戶離離晝掩門病來推倚枕愁絕似空村
斷壁窺高鳥疎籬走小豚頻將書意思應愧朱蘋蘩

山漲

水勢成天湧波流蹴地平紫崖千尺白碧徑萬行青

猨狖啼深穴蛟龍亂遠汀感懷難自勝吾道付浮萍

夜宿烏窟

浩浩寒驚醒澎澎雨勢催怒號爭轉石空響急奔雷
洞古雲光滿天長夜影迴石門司擊柝未許夢魂歸

立夏

陰木南風正山庭夏氣來春從今日過夢入故園哀
高柳紅飛薄晴雲翠抹開却憐苔徑滑遲步且徘徊

悶

閑來吟屈子蕭瑟氣如秋不惜窮簑髮應知法楚囚
山昏斜日薄天遠暮雲收彳亍小溪畔誰容老上頭

獨坐

門對一林樹溪流欲斷青涼風侵病骨疎日暗山扃
猱子遠相引鶯聲初可聽園葵護籬滿足此慰飄零

從金精獨歸翠微

涼影蕭蕭暮高齋獨步歸隔林樵唱遠一水故人稀
鳥帶疎鐘入山餘落照飛柴門眠小犬覺汝更忘機

久雨別林用霖歸省

瘴雨日不歇中天未有奇江波深一渉吾子竟何之
劍氣沉滄海蓂光隱翠微丈夫原骯髒莫令酒酣時

海田瞻舊物冠劍拭新顏天地愁如此君當萬里還
大江千里去送子到洪都城郭爭愁眼山川入畫圖
放歌高士重把酒故人鍊別後西風起登高待一呼

坐山閣遣興

秋裏寒泉出春光石上多誰將招隱賦竟作采薇歌
雲海如奔馬天峯似裊螺鹿門佳興在我欲老如何
愛彼林泉好涓涓不斷流月池含碧澗石壑漱青幽
巢許雖非願黃虞詎可求吾將身世隱采藥徧神州
高閣遲匡坐清香天外聞疎花邀斷壁短桁掛晴曛
心弱情隨足人閒晝莫分行歌身意得土鼓尙紛紛

吾欲采山薇采山未有奇世人徒咄咄笑汝獨何爲
春草沾新色風花落故枝優悠天地外洒落更忘飢
正欲謝車馬溪山乃起余高吟春鳥靜朗照野人居
萬里身難到三年志不如無才甘氓落豈曰返其初

春日明人眼東風入樹香山茶移影綠野菜界園黃
峯靜雲初轉亭虛鳥欲忘忽聞泉石激戛戛似宮商
明王不可作之子意何勞土厚龍蛇蟄風吹燕雀高
求時心已燼憂國淚如濤俛仰悲吾事相期在草茅

不入明王夢空懷作者林山川猶未改胡羯已如今
國亂愁朱紱才疎感素心哀絲千古後遺恨絕知音

此地何多勝春雲載萬山人來頻未厭鳥倦亦知還
架上書千帙堂中水一灣逍遙看世態珍重在艱難
默坐悲今昔飄搖世事空全生非無路樂道在此中

細草沿溪綠疎花映水紅羲皇如未起撫瑟正從容

寂寞衡門下神清耳亦清傷心甘放棄安坐得身名

倚枕尋書懶扶笻信步行敢忘賢者力搔首愧平生

載道干戈盛其如避者誰浮雲隨地出細雨傍花吹

魏闕丹心破章門白首違鷓鴣如有托吾意且徘徊

一石潛通境逃秦但數家天台路非昔高閣望無涯

雲卷環山暗風吹帶樹斜歸來春正穩流水濯胡麻

過曾田嶂

行過曾田嶂春雲匝樹齊石花低壓面澗草潤沾衣

引眼看春遍驅車動鳥啼猶懷馬首淚轉戰虎頭溪

萬嶂流雲幔千章次水門自知慚綺季應欲慕田文

澗道猶成吼山光虎欲奔客情誰得問回首出孤村

西竺寺苦雨

何代黃金寺人來覺地偏綠沾高礎濕紅委小池鮮

古屋生雲霧春江走歲年不因兵革至盡日但啼鵑

求羊因失馬擾虎信防人三月干戈暮雙江道路新

揭竿村鼓急候火塞雲屯坐久愁多雨田疇半未畇

雨勢成潮湧山花接地荒一身荊棘路萬死虎狼鄉

鐘磬文多綠亭臺氣尚蒼驅車今駐此知有道途長

自西山走蕭仙壇不得食夜飲水可一斛

寄命在深莽已知非此生千山聞一哭萬甲靜無聲

帶雨穿林過尋煙遠澗行早來不得食羨向井泉清

晴

茅檐留宿雨遠樹見新晴雞犬日中靜山川雲外生

野花遙接水春鳥乍聞聲念汝無拘束年年空復情

同確齋方崖坐蒲團

燈影棲寒壁蒲團坐夕崖三人同此境一靜自忘懷

竹藪流泉響草堂帶月垂何年深閉戶與君樂道歸

晚課

夜靜鳴鐘磬幽巖梵語深聞聲還自顧默對但沈吟

石闕澄金像風旛拄玉林階前瞻氣色應愧野人心

宿禪堂

夜夢憑誰入令人心境寬泉聲驚過雨衾影獨凝寒

面壁思跌坐藏舟憶釣竿禪堂今寂寂幽意自迷漫

曉課

朦朧高枕上忽聽曉鐘過篆鼎香無際敲魚意若何

憂心慚道淺苦行識僧多不寐愁窗外春風動薜蘿

集賢崖雨歇同確齋方崖各歸山舍

出谷飛雲片歸心破雨痕遙將千里月竟接萬家春
草屨何妨濕蓬顏半似曛子廬毋乃近惆悵不能分

蕭仙壇乞食轉入碧雲寺喜吳竟魯先至

乞食向朝火厨煙吹正縈飢來誰一飯亂極死多門
別却黃沙路潛通碧水源竹溪聲到耳驚我故人存

旅女

逆旅愁長夜天空待月明疑將東影白還望北山青
夢入家鄉遠時乖棘路生何常依枕穩蛩曲到深更

暮歸

行行歸去來春風漸漸催田園芳草地樵牧幾人回
晚照清無盡寒江響易哀南州消息杳遲步且徘徊

己丑元三日送別吳企岡

不謂開元日斯人獨遠征臨歧容易別把酒更難憑
雨過園蔬綠春悲江柳青未堪愁歲月腸斷子規聲

集賢崖

叢棘通山路登臨耐爾爲天心成小草吾意托長饑
石影雲千樹春光雨一巖舊題賢者去感此濕青衫

飛瀑

危坐驚聞瀑空聲急斷絲疑將烟雨亂故作水雲飛
春氣多龍虎山光向魅魑重門高倚杖挹水濯新衣

酌酒聽雨

酌酒遣愁魔愁深奈若何鐘寒聲雜雨山響夜懸波
有病勞參朮無家托蔓蘿看書今不寐發憤起長歌

遣悶

長夜何曾睡愁心怨五更半窗迎曉影一枕落松聲
愚昧行多拙貧窮志不清從今甘獨處搔首問生平

別林確齋

欲去行還住春山細雨時將遲今日路莫慰北堂悲
生死憑身世干戈動別離茫茫天地濶獨念竟何之

知是今何日一身事苟全別嗟生計晚秋感滿落花天
福性嫌同俗逃名恥獨賢無端樵悴甚風雨暗前川

同陳不盈登從姑

危石壓樓臺春風積翠苔路紆人不到影靜鳥無猜
曲磴排空入雙江向北來何時忘歲月高臥白雲隈

寄內

小閣棲燈影空閨起夢思寧知當亂日不是惜家時
月冷春凝髻花香霧壓眉他年歸未晚應莫怨凄其

將次南昌湖內作

野水深猶淺天雲隱復開江波連岸濶樹影挂帆來

鷗鷺灘邊宿牛羊嶺上回美人如可望臨溯且徘徊

南昌感興

落日沉寒甲春風出舞裙管絃花外動戰伐夢中分
蒿里誰爲作虞歌久不聞匈奴原未滅空憶霍將軍

哭陳不盈

同作他鄉客如君付逝波身名今已矣煙雨奈愁何
空有友朋淚竟無妻子過人生偏見此江鳥夜間多

憶舊

何事愁今日風塵老友朋近郊爭獵火遠夢出漁燈
激烈多新鬼飄流半老僧茫茫春復盡江上苦誰憑

黃石公祠諫招飲秦淮舟中

秉燭遊偏勝秦淮夜可憐橋沈千岸火樹隱一湖煙
玉杓巍巍美冰盤鯽鱖鮮向來歌舞地處處有啼鵑

中秋感興

月明殘雨後蕭寺遣誰俱衣薄風偏勁寒深酒竟無
屋梁懷李白道路泣楊朱迢遞雲中影空悲秋色徂

齊雲山落照

蘿衣拄石壁倚杖瞰平原日落秋無盡峯高天半吞
牛羊歸近牧星火閉寒村真子歌來晚相呼入洞門

朝煙

開門花葉落煙色自晴陰岸岸隨寒水村村破曉林
啼鴉飛不到稚子語方深念此庭前樹蕭條空爾音

溪夜

溪水平於月蕭然入暮寒爲貧因客久一病及秋殘
野碓聲偏急漁舟夜自安流離無遠夢越信到家難

夜次新安縣

明月寒波裏孤舟信此行長橋沉鐵鎖列戍起銅鉦
酒入容橫槊年徂愧請纓亂離難識路努力泊江城

日暮

北風吹落日游子發深思一鳥入雲沒孤舟信岸移
但看芳草處不與昔年期坐久向流水感君無已時

歲暮慰陶峻餘病

陰雨霑帷幌寒鎗火不紅歲難將病去世竟與貧同
山鬼窺深夜隣雞起朔風須知寥落意淚盡亦途窮

別葉子九往京口

離別無佳日況當欲暮年布帆從此去江水正蒼然
貧賤生涯路風波亂後天夕陽多少淚難與故人傳

京口春懷次王山曜八首

一身纔尚在忍向衆爭名獨坐聊終日窮途過此生
關山驅老馬風雨送疲鶯望望中庭晚愁來未敢明

年少飄零慣身名老未曾春猶隨斗轉石莫補天崩
移黿壞京洛橫戈望秣陵可憐悲憤意今盡付孤燈
誰云天地廣俯仰豈繇吾有意憐芳杜無聊托槁梧
才疎隨世棄客久見形孤築室應嫌暮山中何所須
天末人何處空來澤畔吟路遮芳草沒門掩落花深
圖史增新淚陵園失舊林歸魂知未穩悽斷夜如今
鼓柝三更急風花二月多籌燈寒碎影屋霤夜沈波
鴻雁歸無自蛟龍鬬若何年來惟嗜酒不醉不成歌
敢愾今何似長征念采薇山城荒古戍江水上寒磯
鐵騎魂猶斷銅駝淚已非封侯慚骨相食肉敢云飛

雙江春漲急歸夢向誰留入世勞雞肋圖城憶虎頭
愁誰天共老生值國多憂舊跡文山在蓋登王粲樓
天涯孤劍在龍去憶延津出處非無意安危未有因
繁花蓬蛺蝶細草偃麒麟莫問游人跡江皋又晚春

無燈

寒風輕落葉哀響發清歌簾幙無人至秋庭夜色多
蟲吟苔草穩鼠向竹牀過好夢天涯去如今不寐何

贈王陽若

搴蘭秋水上之子意何如執手道平昔涼風吹素裾
時危堪倚托身在莫躊躇共有家貧累無緣老蠹魚

海角亭喜晤余元星

不知身至此見汝即情深野老連天沒邊風薄夕陰
途窮愁過客鄉語入歸心海角亭前望悠悠淚滿襟

宿電白縣

一旬猶電白千里但高烽月影沈寒柝潮聲度晚鐘
平沙營見雁旅枕又鳴蛩海上多雲氣明明是遠峯

雨至

故園千里外獨自上岩巉荒戍霧迷徑空山煙斷橋
亂蓬雙鬢短蔓草一身遙渺渺前村路看風又度潮

端州過訪朱子暇先生草堂

畏人屏跡久築舍近青郊天地如萍梗文章竟草茅
寒雲籠樹曲春日動花梢酌對檐泥落低徊舊燕巢
柳色池塘細鳥聲隔院遥行吟春水靜歸客晚山多

舟中七夕

少年高會夜簫鼓動江樓共此半輪月蕭然成獨遊
日暮愁江漢天寒製芰荷更聞戎馬急鼓角出滄波

贛州故居

一衲猶多累休爲廬舍傷全生今玉碎予家以屋毀
水風吹入袂燈火畏聞秋莫惜維舟晚前溪林木幽

過眼卽滄桑不記扣扉路難求避世牆主人非故舊
歸燕向誰忙

高座同梅枸司看月拈無字

分明枝上月莫向嶺頭孤夜夢催歸去秋聲到有無
是夜立秋
遠天雲欲盡寒樹鳥爭趨松徑坐來久淸光非
一途

日日江頭客年華向夢徂可憐孤照裏消得幾人俱
風栝吹何急霜鐘聽已無欲來憑樹語防有夜啼烏
舟次

一葉信如此橫流何處安故交多忌諱長路竟艱難

潮水三更泝秋風六月寒莫將今夜露洒作淚痕看

初冬訪錢幼光不值令嗣孝則留宿遲之

萬里驚亡命孤踪返故園醉聞風弄竹臥見月當門
欲記昔年路還停何處村避人憑一杖吾意在桃源
亂極已今日生還非舊名無家猶有子多難賴諸兄
飄笠因時製風霜帶夜行念君閒勝我洗耳聽江聲
待汝更何日秋來又入冬客衣艱夜絮旅食乏晨舂
自信江湖老多令雲水供梶川楓葉盡遲步到靑峯

再遲幼光不至

一徑日將暮雙溪人不來濤聲低宿嶂寒色著空苔
掃葉防爐冷撫松聽壑哀重雲紅又黑似欲放山梅

欵雪

爐火竟無色高寒欲雪時密雲隨地合細雨着階遲
哭冷罷枝穩垣頹雞樹悲不知朔風意亦向旅人吹

歎淺源

歎淺源聞久相傳路近紆到江猶阻縣隔嶺不通湖
禹墾從巫峽神功擁帝都應龍何所畫疏瀹向方隅

九奇峯訪老僧匡雲

一折復一折乃知山路長崖隨藤作杖門以石爲梁
遠壑故多色野花迎亂香老僧知睡足莫問客何方

過淵明先生墓道

只有靑峯在能逃亂世名江河消酒力天地托鐘聲
彭澤官三月柴桑老一生爲傷孤竹子何以不窮耕

玉川門訪朱菴不遇

山勢穿風磴泉聲出谷門幽人何處去白日又黃昏
木落龍溪小天開獅子尊杖頭苔蘚在留與護雲根

夜坐慟亡兒

十年無一快書到信方眞背父經三月撫兒只七旬
吾難將世老爾更向誰親滴瀝檐前雨翻來驚夢頻
深寒猶歡起擁被幾曾溫爾死無他恨其如阿母恩

家貧聊壁立世亂但生存三十尙孤影愁懷安足論

送任仲望入粵兼東曹素臣李我貽諸子

聞說桂林信西風動地來如何陽朔雁不到鬱孤臺

久客生還遂憂時老大催廬筮長夜響莫作故園哀

秋夜

風清燈欲落開戶衆峯沈夜色一何滿霜中秋夜深

遠天失寒羽幽壑多凄音悉悉空階下誰知獨處心

酒後看月有懷

月亦何爲者但向旅中來獨坐憐光滿羈情入夜哀

酒無知已飲夢但故鄉回莫羨霜前葉偏令客思催

客此亦云久所圖知盡非憐君不得意故爾欲言歸

憐肉嗟何晚江山夢已稀當時屠釣在漫與說商薇

閭行別李雲田時偕諸子集水莊

道路真容易君來我又行別從相見重貧與出門輕

意氣先風雨文章後友生翻憐閭水上剪燭憶溪聲

九溪舟行

萬石容雙槳千山只一流却疑雲接處已是水行舟

過樹急啼鳥防灘驚浪鷗安危今未定動我十年愁

樓上再候家信不至

海水無情甚來潮不到灘如何高極目空對數峯寒

一夜偏難曙三旬未及餐時聞鄉語似不覺出門看

中秋前夕

不知今夕月又欲到中秋千嶂夜當戶三更人倚樓

西風吹病冷落葉下寒流頻悶已無極清光偏自幽

中秋

病來不看月畏更重鄉愁隔戶笙歌動蕭蕭江水流

家山何處夢骨月正如秋夜冷擁衾臥寒衣在建州

過潭源嶺

宿霧猶亭午樟源路正殷山從雲裡合人在雨中分

秋色松杉暗寒香稻柚聞單車穿石澗流水自紛紛

己亥立春同李咸齋彭中叔散步望翠微峯三

魏

羣動各有息茲遊成我閒草知深淺處春到有無間
寒石自流水夕陽多遠山離離林下屋時見鳥飛還

山中夜雨

澗水坐來急山窗吹雨斜門前綠苔徑應落紅桃花
鐘動石留響夜深燈不華頻年知別苦明日又天涯

白門路值胡君渥邀歸草堂賦呈

忽然值此路不覺淚成行萬里一回首十年三易裝
苔花侵古堞柳色接危牆別緒難爲說邀子舊草堂

六松堂詩集卷四 五律 三七

初秋僑毛映芝宅上候南都信不得

不得南都信桅檣事若何傳無真羽檄疑是舊風波
勾曲山通闕雲陽鎖夾河至今車馬地猶復少人過
暫托彭衙住交情自不孤流離何日免消息至今無
者舊天涯少年華客裡徂沉淪已十載獨此賽踟躕

寓眡身壹鬱蔫草堂賦贈

行來三十里谿壑自然深草沒村頭路風鳴寺後林
一經高隱處輒動故山心悔我勞勞者因之感釜鬻
喪亂知交少如君有幾人多方留客住能不累家貧

村酒賒仍得園蔬摘正新抗談非一事莫說向周秦

結廬依鬱蔫耳目竟清與予憐無事秋山遲晚晴
百年幾暇日多難已平生自顧寒衣薄何勞戀鶗鳴

遣悶

秋聲先客至不敢望天涯故國鴻來少長江日復斜
眼穿應有淚夢到即爲家心事真愁絕又聞叫暮鴉

倪道徵招同眡身壹袁御僊登茅峯夜宿上宮

次日冒雨各歸悵然成詩四首

莫厭亂離日此中難泛遊夕陽深澗處雲木萬山秋
鐘遠泉初落天高夜欲浮滿懷惆悵事爲汝一開愁

宮殿嵯峨出連雲第幾峯人歸山下路鳥落日邊松

木松堂詩集卷四 五律 三八

童子延鐙火迴廊起夜舂秋衣原自薄尊酒且相供
各有心中事到來少所憑風留今夜榻雨落上方燈
無夢因邱壑閒遊賴友朋蕭條衣杖裡感我欲爲僧

欲因晨食罷歸路好銜泥一負名山約何人復過攜

野田秋雨足村樹午烟齊執手共爲別旨寒尋舊蹊

乾元觀經道士張克符故居

松杉合冥冥臺殿劃然開何代白雲氣知從神廟來
遠天暮鳥下古木秋山哀真予幾時去桂香猶滿苔

乾元有桂數株

鄧孝威貽酒肴見餉坐談移日

不惜鄉郊路閉來一看余獨攜桑落至對此菊開餘
吾道竟誰重世情多半疎君貧河復決滿屋見殘書
孝感遭遘水患

靈巖參繼公喜遇西音上人

不知雲霧裡殿閣載溯陰石徑松濤響禪林僧梵深
爲來參栢樹喜與結蘭心日暮清霜合寒光未可尋
天地肯殘夢江湖少故人十年家國淚萬死水雲身
西音曾與楊蕃草聊爲坐看山可當隣還將慙笠
萬諸公守嶺
意羊苦問靈均

別張相臣歸里兼寓書長兄庭聞

海陵明月夜記得別君時此日重相見故鄉歸尙遲
荒烟迷敗草落照濶流漸羈旅同賓雁知今竟後期
高閣臨官渡時余寓閶門外歸舟在此行艱難頻客旅消息
到吾兄歲晏慚生計途窮愧遠情殷勤知別後爲我
聽風聲

同身壹坐貫時蘊真館欲雪限韻得彈乾殘看

共用十蒸

只因歸未得歲晏見高朋開徑人來暮衝寒酒欲冰
遺臣猶共汝故國竟如舟萬事從今過又來開歲夏
纔存深夜火雪壓一堂燈蕭颯千戈裡言愁是秣陵

同錢幼光守歲

他鄉惟此夜最易白人頭寒雨不成夢明燈生遠愁
野岸由人住天涼氣自清波流江月碎沙照夜檣明
樹色隱千幃秋光涵一城十年辛苦路今更嶺南行

贈金公絢

留別貫時同限途字

慈慈庭初靜窗寒紙夜彈雲隨苦影合風過竹聲乾
末冷衣先薄言歸歲已殘重將今夜酒且作故園看

四字

知君居嶺嶠已是十年遊南越不稱帝陸生今敏裘
鋼駝明遠草鐵笛動高秋月照河山在誰人賦海鷗
卿才今十倍畫地夜嘗分尙自爲司馬何人作護軍
風聲時在樹海氣日生雲幕府可能暇還思一到君

期張崑承萬眉仙九日登高雨阻次眉仙韻

感茲爲遠望不惜與君期風雨忽來集高樓到者誰
葉辭秋夢後寒上晚潮時百慮從今入怕裁重九詩

余生生朱德先芝園葉鍾麟寓樓小集得皇字

客況多風雨相逢易感傷十年新舊友共此東南鄉
酒綠寒光迸鐙青夜漏長流離且莫問爛醉卽羲皇

同在干戈後深杯莫厭狂空邇徐孺榻德先芝園二時宿寓樓
下褚裒簷耳熱成鸞鵠途窮愧鷓鴣愛君兄弟好隆
準想高皇

臘月二日同諸子飲余生生寓限芹字

此日鳴腰鼓空知歲月分嘗來黃麵酒更切青泥芹
世亂蠨蛸熱天高鴻雁聞誰家猶祖臘一上越王墳

辛丑人日後一日周問公招同林穉頴李秉一

飲溫宅園次翁叔平韻

愛此春郊路山山青上來不堪高會處盡是望鄉臺
久客歲華隔因君尊酒開池塘足蕭散直醉兩三迴

遞送葉鍾麟還湖口

一月少音信知今歸去無雖多歧路感猶有故人俱
樹帶春潮沒檣浮夜月孤高皇還勝蹟珍重過鄱湖

寶安聞清明日爲余生生誕作此壽之

百里聞君壽何由進一杯春風相過處此日踏青來
亂世獨全義今人誰愛才心知良友集能使旅顏開

昔宦金吾地今居越水濱唯能忘舊業乃不愧前人
婺尾春消盡旄頭夜落新天留垂老客一望翠華塵

曉夢

庭樹不知曉惟聞鳥鵲聲人驚山牛夢雞報日初晴
無食因妻子多愁是甲兵迢迢春欲盡依舊越王城

贈陳雄飛

何必悲窮達都爲失路人知君真意氣可爾任風塵
五畝竟無地一官今更貧平生多少恨莫負此迍邅

客久無人過君來夢亦稀杖頭嘗買醉夜半竟忘歸
古道知誰重閒遊感昨非吾生猶未老忍看鷓鴣飛

春夜懷和公往瓊海

亦無多日別動卽令人思門外春潮滿天涯夜夢時
子方苦道里子復向邊陲明月應同照此心知不知

夜雨懷余生生葉鍾麟

涼風吹薄袂庭雨上芭蕉燈火隔窗落故人中夜遙
他鄉勞歲月歸夢斷漁樵把酒同誰醉如余竟寂寥

任道爰往陽春訪令兄仲望久不見還甚憶之

爾去更何憑爾兄見未曾爲思天外路坐斷雨中燈
久別語難盡無家歸不能應知權聚處千里少良朋

午日感懷

簇簇人家路茫茫水國天不知瓊海裡亦有客遊船
玉臂纏金鏤綵符落翠鈿東風相過處懷想正淒然

時和公往海南

賴有廉鴻誼乃能免索居門庭懸虎帖城郭轉皂車

甲士橈方動辛盤酒正初聞歌嘗慨歎不獨爲三閭

寶菴喜晤顧東山值其四十初度作此爲壽

四十猶行路知爲志氣人山川方一見風雨自相親
肯應饘堂相寧悲雪窖身雞聲中夜起夫子不長貧

送師子上人遊羅浮

嶺南今雨度恨不到羅浮羨汝能行脚蕭然竟獨遊
露涼千樹夜月出萬山秋倘一逢開士煩爲滌旅愁

病中別白敲上人

何必言清淨交真道自真大都天地內不是別離人
客久還如夢病多半爲貧看君持杖去風雨愧逡巡

佛山與胡韶先別

只此須臾日逢君只醉歸樓頭聊一望天末正斜暉
道路自茲遠音書知汝稀人生真意氣長與願相違

雩都峽口

雲出波流黑江風欲報秋沙頭鳴亂草峽口出漁舟
盜賊多編戶鄉關亦旅愁中宵長不寐獨立向寒洲

虔州送別方爾止

蕭蕭池閣晚細雨度寒颸不意逢君日還當歲暮時
梅花風外落竹葉夜來遲一別成生死故交應問誰

一自龍眠後十年三見君人生知漸老世事不堪聞

古堞分寒日高臺宿暮雲江山多感慨豈是惜離羣

猶記飄零日因君到宋園爾止作宋園氏舊園

柳恰當門掛酌新醪熟艱難古道存長干重握手夜夜挾清言

行止今無定憐予失所依自從還嶺嶠幾日坐庭闈

客路因多感家山恒苦飢羨君頻遠出歲晏得言歸

魏東房先發贛江作此送之

雨勢高樓重垂垂欲浸天故人明日去先發大江船
君是客中客我行年復年無勞吟苦葉相遲下金川

送無言山人歸黃山

豪傑終年路多從隱者行談君攜杖去日暮下泉聲

生事知何限言歸免有情慚予燕市客六月正長征

附故人舟北上因贈

貧賤難爲客君來肯載予十年一相見鬢髮已何如

天遠鳴風雁隄平躑夜魚停杯常待月直過五更初

望黃河

自此分南北登高竟奈何青天埋綠草白日下黃河

客久音書斷年荒盜賊多東風如箭急不肯嘆蹉跎

舟泊濟寧遊南池有作

秋水環城郭南池舊有名古人題跡處但見石苔生

六松堂詩集卷四　五律　三

老樹今何在荒臺亦近成忽聞簫鼓作又下鎮江兵

灌園停高岸分疏入小渠濟河通汶泗充地界青徐

城逼牛羊夕秋生鴻雁初我來今已暮池上有殘蕖

題太白酒樓任城令賀知章謫太白處

秋天不可極今古此城闉落日辭官舍高樓醉故人

山分皃嶂色風起馬牛塵一自壺觴後從今少主賓

楊村驛

秋深衰草白霜氣上征衣欲識長安路從獵馬歸

雁聲行處沒山色望中微縱有冰天淚明朝不敢揮

曉渡錢塘

雨月煙波路吳江又越江朝光明遠水山色度寒窗

烏喙今何處鮫人未盡降數驚防海卒一日過千艘

時水師移鎮寧波

從嚴州上新安作

飄泊投何處此行歲已闌漸江三百里逆水幾千灘

漁子依潭立人家傍嶺安始知風景美昔未得曾看

新安舟中

偶然行至此天際識孤蹤遶愛綠江水來從千萬峯

山田宿夜火川路散寒春寂寞一舟上哀猿暗暮冬

六松堂詩集卷四　五律　四

終歲勞朋友應慚客路難故人當此夕燒燭上春盤

尊酒情何厚鄉關夢易殘高堂知未寢猶自憶長安

謝嚴山招同季遠之吳五一尊

萬旭如龐子韶季

子麗天夜集分得輝字

春色池塘靜林花發未稀主人惜芳夜坐久不開扉

細雨輕霑幔寒燈欲落輝年來嘗伏枕酒令故多違

鮑子韶招同靜弁齋話

正欲尋芳去相邀出郭門春江都是樹籬落竟成村

接坐誰賓主長歌當話言欲留拚一醉鼓角促黃昏

汀署送曹鹿野歸里

幾曾三月聚未別已相思夜葉落何許江風秋正吹
庭前承訓日廡下獨愁時我有一腔淚君歸應告誰

阻風青山鎮

青山吹細雨白浪戰高灘風急天如墮秋空樹欲寒
人家烟火少僧寺薜蘿寬五日何妨住惟愁買酒難

奉贈周樸園

北海初開戰崇禎問先生
曾令濰縣東師漸入屯可憐千罷破
獨此一城存獵火連雲暗邊笳雜鼓喧使君長振甲
灑涕望誰援

五案論功日先君簪筆初撫膺傷國事推歛見焚餘

先君有篆草焚餘

宋殿方聞虎吳宮忽化魚至今耆舊少相對倍欷歔

天地憑憂患生涯感雪霜百年三已仕十里半家鄉
先生爲同鄉人起家孫中流寓江南洛水還司馬中山訟樂羊久知民
力苦潸轉向南方

廿載長爲客今秋始見君慚無雙翼何以御風雲
海運鶯鳩笑天高鴻雁分人生感意氣不獨重斯文

雪溪月夜韓叔夜白孟新過寓齋言別留同程

宏執張龍友小飲分得寒字

人靜燈初落更深酒欲闌家山千里夢溪水一天寒
世事悲浮梗吾生托考槃明朝又分手且莫惜餘歡

初到德清縣即事

貧賤無長策因人到德清橋從城上過山向水邊明
官署交衰草蕭櫬架斷楹荒涼空極目懷刺尚屏營
不知天早晚風雪正稜稜到此真無計逢人亦自憎
飢寒成劍咏面目起峨嵽一見剛歸去山菴欲上燈

登玉塵山

偶然移步出不覺上高峯溪水分寒畎人煙起暮鐘
石緣蘿徑沒山被墓門封欲問青天去天高未可從
寒爲登高重入因作客閒村村皆是水面面更多山

風急鴉相失林昏犢未還歸心真似汝何處是鄉關

臨溪歲暮遣懷十首

久客因何事多爲貧賤驅平生少知遇卒歲亦窮途
天地愁難破家山夢易孤有懷常不寐永夜撥寒爐

晴窗轉蕭瑟步屧到門前竹逕留殘雪松風破暝烟
山深常閉戶池凍不流泉且喜窮居者無人索酒錢

近市喧寒鼓空山聽斷笳年來誰作客歲晚不思家
養母慚磨鏡爲生愧種瓜自從殘臘後夜夜落燈花

人乏計然術登高望蠡山相傳范蠡隱此依人嘗自悔看雪
只因閒世事詩書外生涯蓬蓽間英雄今在否吾欲

一瞻拳

郭外寒踐曲林間落日佳風濤常在樹山寺半依厓
擁火觀碁局挑燈讀史懷故人在何處殘月上空階

煙光開竹簟晴色上藤蘿獨坐臨青鏡蕭蕭白髮多
霜塋狐兎出風陣鴈鵝多年少誰家子開來一和歌
舉世皆名士何人是可兒愁傷天寶日喜讀叠山詩
鼎肉憎薇蕨邊關換竹枝閒歌徐穉宅謂方虎共話太
平時

野日多閒暇禪窗少送迎截蒲憑逆旅彈鉄代躬耕
山爲亂離重吳莞辟王葬聘故名人于耆舊輕頻年傷忌諱只

合老柴荆

此地雖多勝愁心未肯降有泉隣半月五石有東主
泉正隣半月
無夢到雙江日暮雞鳴巷天寒鳥近窗流漸終不解
空自憶歸艭

求食終無補此生豈得完人情何地好客路幾時安
爆竹偏宜夜梅花不送寒殷勤呼僕子歲晏莫辭難

秋日訪顧修遠適當大誕

天地存耆舊文章讓老成承家有令子通籍半諸生
花樹參差發秋山遠近明看君遲暮意不厭故園情

病夜懷孫仲愚

不見已三日思君正可憐但聞風落葉直覺夜如年
鄉淚非因病秋心自少眠興公今獨坐吟咏是何篇

寒烟

漠漠孤城閉荒荒四野連人家霜樹外古廟夕陽邊
積雪消寒色輕風破遠天誰憐彭澤老客舍久無烟

送高念莲琴溪邑爲念祖先人寓公之舊治

相見無多日憐君又別離僧扉寒舍後江路早梅時
手澤存遺卷琴聲入舊碑衣冠今具在應念叔敖兒

酬范小范

已料難相見知君隔一城喜聞清佩至却向曉窗迎
天地容雙髻江湖過半生吾儕都漸老莫易數歸程

由望江至宿松縣道中作

三月垂楊岸春帆日影遲方將離若嶺又欲上松滋
放食年頻減人情老漸知此行良不易喜與故鄉期
沙洲平十里谿水漸來渾漁子梁爲屋人家荻作門
腥風成小市春雨聚遙村聞說江流漲籬垣無一存
昨夜雷雨過舟人報好風豈知今日禮尚在亳湖東
草色吹新浦濤聲打短篷由來辛苦意只合訴鷺鴻
屋角聽鳴雞循岡過町畦桃花春水岸楊柳板橋西
遠嶂翠難合高原青欲齊蒼蒼林木腕烟起縣樓低

倦極方無主當關虎豹懨奸胥稽客路征稅到漁晉
羅織知刑峻蘭綵見吏能如何新詔下正月又開徵
空店經年閉孤城盡日寒桑麻千隴斷烟火萬家殘
有地皆成稅無胥不作奸問誰階亂寇與牧民官

遣悶

寂寞無人過蕭蕭白髮稀情隨年漸減願與世俱違
細雨梨花落空梁燕子飛故鄉尚飄泊客路竟何歸
莫負一尊酒送君千里行窗前寒燭影夜半遠鐘聲

即席送洪暉之往楚訪令兄

此去風兼月相逢弟與兄我來春漸老尚滯虎頭城
歸雲新築閣正對倒荆開即此千年樹從師一念回

贈毛卓人

總角聞君日已登作者壇如何十年內始得一微官
路遠魚鹽貴山高風雨寒從來遷謫地能有幾人安
喜得一相見同看髮漸疎名曾知白下予始遊白下即知卓人名
詩已逼黃初天地愁何極文章命不如君今有奇字
誰叩子雲居

積雨羣芳歇招予獨過從談詩尊自滿徵令韻無重
予以乾坤二一榻連孤牒雙江起萬峯官署近望江樓官舍
韻作酒令
能好客應不羨元龍

久發吳門棹淹留獨不堪可憐清夢裡夜夜到江南

詞賦青箱重江湖白髮新眼中無俗物寬坐見情親
海嶠三千里君行是壯遊將軍能揖客方鄴與兩夫
堵自封侯方鄴外舅現任海豐立馬梅花嶺留人荔子秋扶桑
看日出應獨至羅浮

題李直侯小像

燕頷年方壯封侯自不難如何解赤韍遂爾戴黃冠
眼落青天小谿行白日寒四方還多事邱壑豈容安

舟行

未識投何處風帆信夜行山迴川路曲月照秋江平
謀食輕千里依人過一生舟停剛就枕官船又催征

遊嶽麓歸東萬靜園

同作長沙客先爲嶽麓遊山川殘壘後風日半亭秋
廟祀存今古神碑辨去留驚人無謝朓寂寞對丹邱

送趙日上公車兼寄書長兄庭聞

欲上長安道依人未可期遙知相見日正是看花時
水凍黃河合霜深白草悲頻將湘水淚預報子瞻知

暮泊洞庭湖口

落照沈沙浦空濤響敗蘆泊舟洞庭口正值月寒初
遠樹連飛鳥清波見躍魚東南聊縱目始覺楚天虛

阻風洞庭湖

百里無舟楫衝風起洞庭黃沙沈鼓角白日走雷霆
鷹隼風難定黿鼉氣轉腥羈他鄉長作客到此嘆飄零

五言律

庚戌上元前一日同向瓣文集楊商賢齋頭得年字

對此清谿月蕭條似去年同時人不見商賢宅近舍昨歲同爾止觀燈山草堂因念不覺有生死之感愛汝獨依依然擊鼓催春夜挑燈落酒筵欣逢良友聚爛醉草堂前

十六夜雨中同高蒼畧集白孟新冠山草堂

星橋今夕聚還復憶開元花雨初侵鬢春風直到門歲月成吾老湖山入夢頻嶺頭梅爛熳應憶故園春

臺存山下路孟新家傍市中村莫問南朝事羞觀象臺家傍市中村莫問南朝事羞

登廣武原

登五層樓

鼓角起城頭郊原落日愁青天平楚盡綠樹片帆收避世懷張翰依人愧馬周鄉園歸不得獨上五層樓

壽徐偉公

去年初度日舟泊楚江濱斗酒娛長夜華燈眷旅人乾坤雙鬢髮風雪一冬春蹤跡漸寬幕別來又數旬

其二

四十方强仕使君久著名下車羣吏服杼柚百蠻清世薄勤桑梓官貧篤友生天心今獨切弘濟賴精誠

題李武曾灌園養母圖

水色浮青櫂苔花點翠茵如何裘馬客竟作灌園人京國誰知己庭闈有老親床頭新甕熟取及紺牙春

其二

有夢亦多累此身無定居羨君世外意歸臥花間閭芳草青將合香蕤綠正初殷勤將菽水悵望正愁余

別蔣公郁

一別語難盡他年思轉親出關還策馬落日正愁人歲月成吾老湖山入夢頻嶺頭梅爛熳應憶故園春

其二

相見無多日加何即別離逢人嘗氣短閱世輒心悲鳥道千山暮驚花二月遲君行及南詔正我返家時

贈施匪裁

夫子聲名久相逢已白頭十年猶薄宦一室似清秋榻自高人下車多長者留至今燕市客不必賦登樓

雨夜初宿翠閣對晚粧而成

香閣殘粧理相逢得意看春風吹簾櫳燈火上深寒鏡以烏雲亂花于翠鈿盤夜深猶恐寐倘共倚闌干

夜宿翠閣遲人不至

一月閶門路相思亦可哀依關人獨遠看樹鳥俱迴
香膩羅衾在風吹綺幔開明星當戶起猶自不歸來

其二

剪燭對孤影空床獨理衾老猶兒女態人少歲寒心
不臥當殘月因愁聽斷音今宵拚一醉謝汝短長吟

送張遇侯歸秦川即步蔡九霞韻

綠樹陰方合如何即別君馬嘶初落月鳥倦欲歸雲
執手時無幾過江路已分客中頻送客歸思益紛紛

其二

萬里崤函道年來夢正親老知游興淑貧與客愁新

落雁峯頭雨鳴沙塞上春吾兄家在此莫謂異鄉人

除夕同余生生高念祖長兄庭聞分賦得臺字

難盡今宵話五年未易回友朋看漸老兄弟此啣杯
燈火團春座寒霜逼露臺欲隨鄉夢去不畏五更催

甲寅開正六日爲靶光韓郎伯壽

斗杓驚節候三度祝君辰元日頻開宴華堂半旅人
鸚鵡杯正起鸜鵒舞方新即爾成佳會難忘此一春

其二

六載飄零客庭前缺綵衣每來介春酒益復想慈闈
南國徧荆棘北山餘蕨薇藉君雙羽翼送我故園歸

余生生張孟恭華子三劉武城寓齋小集得看
字

晚樹環空翠庭陰愛薄寒疎花餘斷砌細草襲層欄
特有烏巾酒慚無白玉盤常因閒謎會得作故園看

其二

喪亂愁今日懷歸路轉難不因朋友聚安得酒腸寬
庭戶留天地干戈托羽翰故山千萬里只向白雲看

秦吉生雨中招飲池上即事用杜少陵五日賜
衣韻同杜子皇成二鴻張曉人容菴主時大
陳集生即席賦

老樹不知名庭除向晚榮疎花當戶出細雨着波輕
漸覺羅衣薄傳來茗椀清天涯良會好何異故鄉情

題尤展成釣魚圖

修竹垂楊下何人竟不冠晴川方落日童子正垂竿
散髮孤雲冷東風六月寒可知渭水畔不似富春灘

鄞江道中女日端陽節

垂老猶羈旅況當喪亂時草花迷驛路溪水界山陂
日落人行少村空鳥去遲吾生辛苦甚何必嘆仳離

忽然驚節候悵惘動征魂蒹草露新淚黍苗感舊恩

生還同此日家祭但諸孫倘不因行役能無憶故園

顫江紀事用十五刪成詩四首

其二

兩月虔州路開蓬只見山如何深屋裡不似有人還

林密鳥逾靜水清魚自閒暝涼餘枕簟將夢出江關

其三

滿目皆烽燧郊原盡閉關人家依小艇雞犬出溪灣

喪亂經寒暑飄零任去還夜闌聽共語猶說萬陽山

其四

風雨消殘暑干戈破舊顏大都諸伏莽强半恃深山

村冷餘狐兎田荒但草菅可憐官白刃此地是鄉關

其四

沙溪通竹嶺路接徭蠻地僻誠難到天心豈易還

龍蛇藏巨壑虎豹隱重關且喜孤城近悠悠見遠山

澄江贈侯公言總戎

江城踰萬疊江水日千重此地誰新造春申是舊封

婦子俘應盡征輸日未窮講筵知久待不必鄭圖工

其二

奇文驚虎變潑墨見鸞回自古登壇客幾人作賦才

江天爭片羽日月入殘杯池上芙蓉滿知今幕府開

其三

被禍遊常慣因人歲屢更自慚無遠策五十尚儒生

耆舊年來少文章亂後成至今垂白髮忍恥事公卿

其四

不緣輕客旅安得上侯門誰結王生襪常懸阮氏禪

風塵千里夢湖海百年恩長揖能無媿深知闔外尊

送徐健菴太史赴京改補兼東立齋方虎兩學士

堂上承歡後天涯發軔初風雲連彩鷁歌吹起游魚

官閣潮聲壯秋山晚照疎清光千萬里知入馬卿書

其二

文章輕似葉功令重於山暫受三年謗能消一日閒

朝廷思故舊冠蓋眷青班料向神京去新恩定賜環

其三

澤有哀鴻起田因碩鼠空頻年經戰伐故里徧蒿蓬

婦子俘應盡征輸日未窮講筵知久待不必鄭圖工

其四

不作長安札難爲賤子陳亂離猶作客老大更依人

廡下春難賃生涯飯已塵君家兄弟好應念故交貧

秋日挐舟訪李武曾暨令兄斯年令弟分虎于

長水武曾留同小飲卽席分得八庚

孤舟隨落葉百里訪柴荊燈火坐來暗秋風窗外生
酒深今夕話老愛故人情不覺身爲客對君好弟兄

其二

君歸從貴竹烽火此中生亂後知誰過天涯感獨行
依人因母老避世暫躬耕惜別防深夜何妨坐到明

重陽前一日命舟過桐水訪周青士汪周士晉

賢因留小飲分得新字

醇醪愛公瑾潭水羨汪倫交以聞名重人從見面新
山川歸作客天地托垂綸莫盡今宵話應慚異代身

和涼宇贈青士隱者

一徑隔溪水小橋通野航門多初落葉園有欲摧桑
地僻烽烟少天高日月長相逢當亂後遮莫話秦涼

初入陵陽

一入秦陽境溪山似故園懸崖齊置屋傍嶺盡成村
樹架谿橋穩泉通水碓喧思鄉頻到夢見此轉銷魂

同沈孝瑟徐式四騎馬游魚龍洞馬上口占

曉光上晴旭朔氣似初春度嶺還騎馬循溪不見人
小橋通曲徑亂石出遙津同是勞勞客旅游未覺貧

魚龍洞題壁

到此境已盡却從何處行燭光搖壑影石乳落鐘聲
路黑走魑魅氣寒生甲兵但愁身世累不畏夢魂驚

游畢姚六康明府置酒李家村昏夜方歸口占

二律

高館停芳騎開尊夜始歸輕風吹短鬢新月上寒衣
野火空鳴柝人家久掩扉行行何太速轉覺客心違

其二

亂後行人少況於秉燭遊到山愁路斷隔隴聽泉流
地僻無兵火天高轉斗牛不因賢令尹安得此淹留

留方位白沈孝瑟小飲寓樓同用十一真

欲去因君住相逢話正新牛生多難客九死百年身
細雨園燈小高樓對酒頻如何當歲晏尚有渡江人

位白從桐城至

明日將發舟位白孝瑟過寓樓小飲話別

未久即言別難爲行路人舟從明日發月獨異鄉親
淺飲知吾老空盤念旅貧天涯分手去莫惜寄書頻

分得年字

對酒惟今夕還家及小年祇因故人意暫繫欲歸船
明月挂城闕遠林生晚煙亂離難握手莫厭坐霜天

泊燕子磯

江山生戰壘風雨撼危磯一自樓船去蕭條人事非

魚龍爭窟穴鐘鼓護陵扉欲擊中流楫吾生願已違

過黃天蕩

遠帆無近路點點似浮鷗今古黃天蕩風波盡日愁

海潮時到枕戰鼓不鳴樓南宋舊勳伐空成蘆荻洲

夜泊真州江口

月黑大江西空帆暫泊迷山川催過鳥天地動寒雞

雨逼孤燈暗潮吞兩岸齊殷勤呼濁酒聊以慰羈棲

夜更未深
雞鳴如曉

送頓修上人之維揚謁茶

如此百年內天涯容幾人雲山新客路風雨舊江春

荷柳非求悟鉏茶不爲貧羨君瓢笠外去住一開身

初夏王玉公載酒招同董无休徐克家遊禹陵

并訪姜鎮夫董孝欽即席限陽字

風日開初夏溪山出小航故人小隱地却在禹陵傍

老樹凌天闕靈旗帶夕陽謝君能載酒坐我水雲鄉

丙辰七月廿四病中不寐口占送吳子政返武林并寄河渚諸子

蘇署夜坐

飄搖無定處何事坐深更夜靜燈初落天高露漸明

空床多鼠迹破屋有蟲聲自覺秋衾薄誰來問友生

送凌蔚侯還廣陵兼寄同志諸子

廣陵秋色好歸及菊花殘檣檣一時發江天生暮寒

袁閎猶築室謂穆倩定 貢禹正彈冠謂蛟門 九舟次欲致殷勤

一住已三月還如初到時可知當患難不是惜分離

天地愁無極飢寒困有涯開懷常賴汝汝去更依誰

其二

意因君有羽翰

同諸子雪夜對酒得分字

共此淒涼夜開來細語分紙窗生積雪燈火破重雲

朔氣空相逼寒聲竟不聞殷勤看酒戔安得到微醺

鄧尉山中歲除八首

其二

盡室依朋友同來住此山雖知逢歲儉却喜得人閒

蠟屐層冰滑寒爐火氣殷辛勤對飛鳥羨汝不知還

貧家無一事日暮掩柴門小婦憐兒女寒衣補綻痕

天吳歸短褐儺鬼散荒村不寐念明發深懷慈母恩

其三

高閣親燈火如今歲欲除半生銷客旅一枕過居諸

雨雪爭寒夜乾坤老做廬新年明日是未見舊愁疎

其四

兩年闕展墓此日更誰過有淚瞻風木何人廢蓼莪

浮生勞裡去遺恨老來多不見庭前樹新枝發舊柯

其五

家鄉烽火甚音信到來稀昨夢山中友言予不早歸

飢寒婚嫁累兵革海天違如此風塵際安能事奮飛

其六

同時頻作客共此各爲家況復分江界誰來問海涯

老年憑藥餌吾道托蟲沙且自信天去何須愁歲華

其七

杯酒何曾下懷人在武林燈青孤廟冷雪壓一牀陰

僮僕飢來散友朋亂後深今宵愁絕處共汝憶親心

其八

歲盡惟今夕交多只旅貧思家傷老至作客見情親

尊酒慚三雅春盤薦五辛年年賓雁過獨少是歸人

答徐松之

晨起雨光細春深花氣穠何人來剝啄好友忽過從

但有青精共慚無白墮供安貧吾自適不必羨遭逢

載酒虎邱送高山啟歸邗江

綠樹高低合知今已暮春孤舟當落日芳草送行人

尊酒無辭醉盤餐豈厭貧天涯有好友莫惜寄書頻

其二

烟火滿城隈放舟虎阜來諸天鈴鐸動高寺梵鐘開

暝色歸人少歌聲宿鳥猜此行非久別端望食楊梅

送焦韞輝歸維揚

鳥與花俱靜春隨客共歸空江寒雨合遠嶂亂雲飛

吾道悲萍梗交情重蕨薇他時重過此應問到山扉

送徐德雨入閩

落日滿林邱送君千里遊離家經越地過嶺下灘舟
遠樹生江路繁花照驛樓當時作客者詞賦重應劉

贈友

獨坐老孤城何加作遠征關河容涕淚天地見平生
北雁橫戈影西風變羽聲期君空塞上一看夕陽明

秦州道中阻風同劉武城賦得俱字

天外苦行役雨中坐老夫不須多問世强半是窮途
寒色圍燈小愁懷逼夢孤人琴今已去淚落有誰俱

時從通州奔兄喪歸

立冬夜過訪汪扶晨吳楞香留小飲得鷰稽二字

木葉空階響何期節序更人從燈後至月自屋邊生
尊酒開三雅盤飧出五鯖明春來鄧尉相約聽流鶯

其二

作客真無謂浮生已漸衰菊花開似汝蓬髮老同誰
天地應難問文章莫與稽且將今夜酒共醉亂離時

朱明僧舍次姚靖爾投贈詩

世亂飄零後何期聚友生乾坤雙鬢少風雨一樓輕
莫笑錢刀誤誰將鐵槊橫擁衾不能寐遙聽夜雞聲

其二

高閣寒鐘動愁人覺夜深平生多恨事慚愧到如今
心遠思陶菊魂歸托鄧林茫茫千載上何處覓同岑

題陳北山別駕小影 陳時丁艱

罔極真難報天涯共此心抱哀聞櫪馬負土感鳴禽
坩饘封如故醴泉湧至今白傷烏鳥恨流涕托楓林

戊午初春同劉武城過訪張孟恭留小飲分賦

得眠字

春氣遍庭戶春花生綺筵時當烽火日人醉夕陽天
鐘磬堂前設藤蘿壁上懸心閒境自曠且學希夷眠

姜勉中留同徐松之夜飲得西字

細雨侵庭晚深鐙壓座低香來梅樹裡人在草堂西
逆旅同棲鶴嚴更待舞雞高情拚盡醉不惜路歸迷

寄祝楊紉芷七十壽詩

邗水維歸棹高樓得暫栖故人來嶺北魏叔子時夫
子重關西江海容耆舊乾坤老鼓鼙羨君能下榻執手惜分攜

其二

家世三秦裡聲名萬石間人推强項裔衣重老萊斑
有子東南箭如君大小山一門看孝友真可慰衰顏

其三

健步辭攜杖負暄愛早春門閒無俗客世亂有高人
落日穿雙眼浮雲庇一身桃源雖大穩不必話周秦

其四

端居成小隱結客見真狂坦率從吾好風波閱世長
人情惜晚景天意重斜陽我欲騎雙鯉來登君子堂

祝林天友別駕

江國推循吏閩天見逸才何時能引閣幾日不登臺
詞賦韜羣筆風雲動九垓知君鸞鳳侶垂翼困塵埃

其二

天地皆戎馬郊原半澤鴻徵符三月急杼柚一時空
官久知民力田荒賴歲功長材資碩畫小試識英雄
時暑長
洲篆

其三

馬乳分長夜鶯花護好春使君能結客清署不言貧
下榻惟高士謂陳謂黃帥先 靜機捐金到隱淪余生生 駑駘如下
走亦獲見情親

其四

世事干戈裡人情枳棘間君當强仕日天正屬時艱
玉馬沈冰雪銅駝委草萊雞籠朝爽在可許共躋攀

同姜奉世舟次送春各成二律

綠樹千村暗青谿一水長孤舟從此去十里即橫塘
山鷓催寒雨林鴉噪夕陽與君歸秉燭共坐惜春光

其二

但覺花飛了安知又送春百年三萬日四海一孤身
閱世憑憂患全生愛賤貧歲華流水去催盡白頭人

舟至東崦遇雨同奉世作

草色沿溪綠扁舟已到門亂雲飛斷嶺細雨失前村
雞犬迎人喜魚鰕雜市喧從來高隱者豈必盡桃源

同姜奉世寺橋看月限韻

鐘鼓銷殘夜樓臺接遠天月留何代寺碑蝕大中年
光孤寺有石幢其文剝落止留大中年號綠樹循溪合青山歷屋偏欲持
一尊酒西崦對漁眠

江郎上招同曹秋岳侍郎及諸子集貂其堂共用遙勤二字

日日旗亭醉不知歸路遙英雄銷酒盞天地托詩瓢
寒煬銀光散香羹錦帶飄知君能好客痛飲盡今宵

其二

北海樽常滿南皮事不羣風檣吹細雨酒陣破重雲
失路皆知已消愁是異聞天涯歸夢斷頻此慰殷勤

舟泊皂林同丁勗巷對酒分賦共用燈花二字

風起孤雲黑高寒似欲冰田荒生獵火溪小出漁罾
野樹看今古河橋感廢興時修皂林橋梁維舟夜寥寂共坐
對深燈

其二

漸覺并州遠來看道路除西風寒擊柝孤戍夜鳴笳
酒薄縈鄉思愁深怯歲華殘年歸不得無計頌椒花

舟過石門同徐葉巷丁勗巷各賦晚照二首限
一東韻

客路當寒日孤帆欲住風何人發深思不在夕陽中

遠樹涵空碧殘蘆掠淺紅石門今夜泊好夢與誰同

其二

江水青於染波隨返照紅樓臺寒樹裡城闕暮煙中
老愧依人拙謀知作客窮茫茫天地澗何處送飛鴻

壽陸其清尊堂七秩

小隱開芳徑采芝養老親自爲南地客知有北堂人
剪髮聞陶母遷居卜孟隣春風拂庭檻坐見綵衣新

其二

喜逢懸帨日開讌及天中滿院芳陰轉榴花愛晚紅
麒麟堪作脯鸞鶴會乘風見擲麻姑米飢來乞早饗

送人歸新安省覲和程山尊韻

溪山容獨臥天地幾人歸念汝今黃海憐余隔翠微
寧都山名親年知未老世事日全非爲報庭前客殷勤愛
落暉

集程山尊寓齋得高字

不厭身爲客平生愛濁醪寒風初上燭與汝共持螯
世事憐雙鬢交游見二毛醉來霜徑滑門外碧天高

過露筋廟

數株楊柳下遙見露筋祠今古皆長夜安危獨此時
高天橫翠洞寒水照蛾眉廟食已千載能無故國思

辛盤開好日花氣逼重階但得酒常滿不知天一涯
談深看賸燭醉後見遺釵自到春風夜何曾散旅懷

三月晦夕宋穉恭偶集寓樓送春即席口占得
寒字時立夏後一日

春來原不易春去未曾難昨日無人問高樓落暮寒
自知逢世拙與汝坐更闌遙憶歸時路前村綠影攢

其二

既無兼味美復畏一杯乾城闕夜來靜軒窗星欲殘
依人勞夢寐得友感飢寒今日知何日應教花事闌

又和稱恭分韻

羈旅如孤鳥因風托遠林不因今夜酒難見舊時心
丁巳彼此往返俱不值　靜坐觀羣息幽棲辨衆音吾儕神自令
何用苦招尋

其二

春歸已兩日猶作送春心何處憐芳草憑誰返舊林
雞聲迷曉夜時未夜半　海氣識晴陰莫笑烹魚慣因
之懷好音

初冬同郭皐旭姜奉世蔡璣先登雨花臺赴旗亭小飲得來字

一上雨花臺愁懷不肯開江山留戰伐鐘鼓雜莓苔
天闊凌風去旗亭載酒來不須談往事落日且銜杯

又得傳字

挈伴來游眺登高一悵然草埋鍾阜碣日散石城烟
雁影露中落鐘聲天外傳傷懷惟痛飲不肯接離偏

江上

水氣寒如霧山光隱若雲孤舟天際去千里夢中分
風定江流穩村空葉落聞吾生行役倦安得似鷗羣

金陵兵阻紆道上清河同姜奉世買舟返吳門

夜泊急水溝

去住原無定孤舟信所安江催帆影疾風送夕陽殘
雞犬林中出家山夢裡看開懷聊共汝莫負此艱難

其二

曲折謀歸路年年作客難村猶鳴晝角天不愛漁竿
世事無終極吾生不得安兵戈何日已但覺夜漫漫

天寧洲

茫茫天塹濶到此始言愁但見雲生處不知水盡頭
青天橫寨雁白日舞陽侯追憶廿年事徒深宗國憂

贈別徐藝初

落照生江水門前繫遠航桐高通德里柳護讀書堂
意氣先風雨文章過漢唐始知松柏操自不畏繁霜

其二

八載吳門客何曾一破顏心知慚老醜夢只戀家山
衣食憑人慣風霜羨鳥還他年霄漢上肯念草堂間

殘雪

何處飄殘雪小窗似有聲病深人不到歲晏客頻驚
衣食向誰托賤貧還自輕愁心問孤影爾恨幾時平

癸亥元日

天地當陰晦難將物理推六身看歲紀三戶起人思
烟火千家動風雲萬里吹明年新甲子可是上元期

燈夕書懷寄妾
偃蹇入春城春風日漸增良辰經眼過老病畏人憎
市近喧童子家貧少友朋門前蕭鼓動知是夜催燈

其二

五年如此夕只是歎驅馳但見燈初轉不知月尚遲
錦棚垂絡索綵樹出琉璃癸丑上元夜正當歸汝時
癸丑正今夕納妾

泊長水數日周青士頻過不值作此却寄

日日江頭住頻過不見君風花迎細雨煙火破重雲
梅里家居少桐谿客路分同爲衣食累我病更紛紜

病中送徐遜若謁選京師

一上京畿道非如故里時山川塵土夢鄉國水雲思
世路多欹仄人情半險巇此行良不易勿使笑男兒

其二

戮力功名會應知在少年官因民社重清以德門傳
樂餘公書清慎二字貽後人喜怒無從已交游且擇賢臨歧情纏
綿慎着祖生鞭

其三

不必言離別傷懷已至今君當家破後予正病愁深
多難全身世長貧亂客心願瞻南北路一日一沈吟
時予將旋故里

林天友招飲已用松之韻答之復限來韻各成二律

折簡招余飲消愁已獨知不因多病入敢向故人辭
雨洗沿階草風摧上屋枝文章如汝好酔後尚臨池

其二

交道棄如土君心知不知青山那可買白髮安能辭
酒愛消千日巢慚托一枝接離吾倒慣應憶習家池

清明日姜奉世招同梁藥亭蘇臨白汪學先令弟學在虎邱小集分得四支十蒸

春雨日未歇鶯花漸過時老應驚節換心惜放船遲
宿霧吞林岫輕煙上柳絲浮杯清澗畔不畏晚風吹

其二

勝地逢佳節何妨着屐登家同上下巇子與奉世俱
人盡東南朋野菜青方甲春酡緣似漲雨深歸路遠
鐘起上方燈

方艾質少參崇祀名宦詩

閩粵猶烽火湖山到使君人方歌有袴天竟奪修文
鼓角春初動機稽夜已分平生多樹立此日見功勳

三載冰霜操千秋俎豆香斯人不可見吾意安能忘
清以懸魚著名因遊馬彭春風高百尺想見舊羹牆

張省菴輓詩

楚豫烽煙起山川戰馬嘶荒城吹鼓角高屋徧蒿藜
地曠無官稅政閒有鳥啼人家當亂後町疃樂春犁

其二

瓠子歌方急京華客久淹心傷蒼水使魂斷鼎湖髯
畏壘人猶祀峴山淚尙霑至今殘照裡猶見禹峯尖

徐蘧菴從嶺南歸顧迂客招集依園次韻分賦

自是關情重非因見面親眼看知已少老覺故交眞
心知年漸老日長事長新倘藉完婚嫁隨師謁後塵

湖海天涯客關山夢裡人依園對尊酒敢惜往來頻

依園座上送朱雪鴻遊嶺南次繆念齋太史韻

依園今夕聚最喜是同岑寒月催人醉明燈照客心
相思年復暮一別感何深遙憶長江上風霜老易侵

其二

天地皆羈旅誰爲失路人友朋長念舊山水每懷新
五嶺煙霞客雙江喪亂身思歸非一日有夢不如眞

題丁勗菴秋江獨釣圖

縱有垂綸手扁舟下釣難普天皆巨浸何處是安瀾
楓葉青成浦蘆花白作灘不須貪得餌適意卽爲歡

長至後二日朱晦人招同諸子話別時值誕辰

次韻贈之

普天皆雪窖何處置吾身車馬勞勞去溪山日日新
將茲歲爲壽送爾心所親計及長安路千門報曉春

寄懷石濂師并次元韻

識得牛車義心旌自不同五年惟舊雨三徑想高風
雁點遙天裡鴉鳴落木中何時來拄杖共坐草堂東

其二

天涯無樂土嶺外少歸人詩酒因貧得家山只夢眞
心知年漸老日長事長新倘藉完婚嫁隨師謁後塵

甲子元日

但覺改年歲不知閒見新山川驚窳鼠日月讓閒人
猝勝留空壁晴絲入早春老來無一事只有病隨身

春城

但見舊飛花丹樓望似霞關河春漸老城闕日初斜
溪水環千堞人煙散萬家可憐佳麗地處處亂啼鴉

四月十一日欲挈舟往河渚補祝施贊伯六十

因水涸不能通作此却寄

林花環曲港溪水抱孤村自有隱君住不知人世喧
桑田催夜織麥隴愛朝暾讀罷憑高枕臨風獨閉門

其二

無計通舟楫何由見紫芝途窮愁路遠病久覺年衰
世道輕貧賤天心重耄耆別來經五載但有夢相隨

依國雨集同杜于皇錢飲光姜勉中學在俞犀
月黃憲尹史蒼山諸子同用高字

細雨過林皐籃輿不憚勞山川存故舊天地托吾曹
塔向窗中出樓從檻外高主人能好客觴政似牛毛

賦得楊柳月中疎

千絲吹不斷只是挂藤蘿暮中晴色見清光隱處多
樓臺寒玉宇簾箔織金梭爲憶纖腰細臨風可奈何

集唐題馬嵬侯小影孟浩然李端王烈杜甫
理琴開寶篋飲酒得陶公榮寵無心易衣冠與世同
池荷初貼水山葉自吟風莫嘆千時晚經書滿腹中

贈張諸石

雨勢逼庭階秋風散好懷伊人在水際一似隔天涯
客久思猶楚交深酒似淮如何咫尺內不許叩高齋

秋日同蔣前民集吳劍宜齋頭小飲得吾字

三十年前客猶然是故吾交因亂後少貧到世間無
雨勢全消暑秋聲已落梧衙杯須盡醉此意有誰俱

渡淮

不須回首望吳地亦鄉關過浦空聞水到淮不見山
遙看天欲盡但覺鳥飛還漠漠無終古何人得暫閒

將入黃河

不見黃河水安知此怒濤紅雲生鼠鬣綠樹聽蚓螻
天地幾微在山川氣象高臨關當夜泊驚起令如毛

清江浦閘口

十年前過此安穩上淮關今日孤舟裡波濤竟似山
千夫盡耶許百丈費蹠攀自嘆勞勞者吾生不得閒

天妃閘

急水如强弩翻波似沸羹魚龍天外鬬雷雨石中鳴
到此憑今古何人辨濁清停杯問河伯汝亦太無情

水失故道舟不得泊遂阻拜金龍王廟

河水竟西流行人不得休至今當八月尚未似初秋
神鼓停村墅靈旗出殿樓平生心事在瞻望涕難收

入黃河

地自分南北天終愛陸沈乾坤留一綫日月變重陰
白髮悲年換青雲入夢深千秋祠廟在何以報初心

清河縣時因黃河亂淮派夫開河遏流入漢陽湖至安東下海父老咸稱不利

歲歲築黃河河深可奈何非關使者急自是亂流多
邑小民生困時艱法令苛又開新牒下導水入湖波

積柳

沿岸積多柳行人指築隄百金供一帚十里下千犁
高溜聽雷鼓奔濤走駃騠天心苟如此似欲禍蒸黎

阻風

出口已三日曾無半日程雖因河水急却爲石尤生
衣食從人乞風波向客驚自知慚跛鱉到老一無成

與侄儼偶論天下事當以用人爲急作此勗之

今古無長策全憑用偉人文章可經國豪傑豈謀身
笛已歸西夏椎終報亂秦世間英俊士多半在風塵

次桃源縣

邑以桃源著桃源不種花重雲生殿閣細雨失人家
鼙鼓何年息蕭舟盡日遐但聞饒竹石不見有桑麻

憎秋蠅

吾心常愛靜惡汝但趨炎逐逐因何事營營太不廉
寧知爲食累早已見身殲微物尚如此人生應自占

其二

商氣乘時發秋蠅勢尚驕逢人供一嗽得食輒相招
羽翮天爲助戈矛日未銷涼颸今夜起驅汝出吳舠

水急舟不得進

秋氣散空埃河聲動若雷亂帆天際下高鳥霧中來
地盡水雲合岸低風草迴孤舟如有待一步一遲回

舟行

河水勢連天舟行不肯前雲飄銀練出秋斷玉虹懸
貧賤憑侵侮飢寒畏受憐東風如我意明日早開船

曉發

風勢騰空上重雲欲下難披衣聊一望秋水正闌干
霢霂侵窗冷澇朝斂客寒晨起霧久乃開日澇朝見陳造集驚濤猶

在耳何日報平安

卽事

道路非容易況于濁水源行無三四里往有十餘番
迴漕乘流泊齋祝聚喧時漕艘龍舟沿途棲泊吾生甘蹭蹬

豈敢怨章惇

落日

日落水光白風低天影黃夕涼衣覺冷似有夜來霜
高鳥隨雲下游魚躍浪忙美人在何處回首望扶桑

新月

秋色宜寒水清光似早春安知如此月不照舊時人
繞樹悲烏鵲浮槎訪鳳麟深宵長坐慣莫笑客中貧

次宿遷縣

雲低日欲暝到岸最宜風城郭輕烟裡人家亂水中

鼓向神背出旗懸國課雄停船暫借問肯念客途窮

騎驢

捨舟前路去到老復騎驢貧賤無長策安危任所如
風吹塵撲面日晒汗流褪過盡垂楊道汝飢可耐予

徐州道上

長天無過鳥短柳漫藏鴉屋後農歌起門前落日斜
新畬多種豆平地半栽花處處秋成熟膏粱載滿車

投宿

月光積昏曚不肯照征衣拊髀嗟吾老論心與願違
騎驢行客倦驅犢牧人歸投宿知何處前村燈火微

曉起重霧

曉起重陰積征夫不憚勞青山看一點緣樹見纖毫
人語尋煙入雞聲出屋高沾濡如霖霖濕盡舊征袍

次徐州

策蹇上層岡河流割大荒過堤僅方寸急築爭微茫
水勢高于屋濤聲沸若湯行行烟火出猶未見城墻

庚戌夏六弟炤經此入都投宿旅店無病而卒作此追哭焚紙錢以招之

汝死及庚戌正當顏子年炤時年三十二如何涉遠道遽爾捐重泉身世真空幻才華竟棄捐浮生如此過吾欲

問青天

其二

壽天雖有命汝死箇難明旅食未曾減沉痾何處生
無言及妻子有夢返柴荊未聞訃之先家人各夢炤歸

貧郭田園在胡爲亦遠行

其三

吾家兄弟內汝獨最多才門戶將誰托琴書久不開
老年憑後起世德賴羣推欲見知何地可能夢裡來

其四

燈火熒熒暗開窗客影孤今宵茅店月曾照旅魂廬

炤于是夜尙開窗看月

天地成拘狗關山聽鷓鴣此生知漸老哭汝更憐吾

八月十五夜高山口舟次

雨後最宜月凄然分外寒如何今夜裡不似舊時看
村酒沽難得園蔬摘已殘他鄉貧至此應笑腐儒餐

附舟者多雜遝榮鶩作此自慰

吾道同浮梗人情似薄雲龍蛇常作客鳥獸共爲羣
欵仄防舟漏咿嚘畏耳聞所遭無一可安得不紛紜

十七夜捨舟宿徐氏莊

停舟且就宿深夜動征魂雲散天低戶風稀月落村

人從茅屋出犬避竹籬喧延客開門入頻將濁酒溫
自徐州追船夏鎮五易舟車乃得達
舟車已五易百里困征途道路愁難了生涯喘不蘇
暝烟停驛騎落日下橋烏借問荷鋤者前船曾到無
仲家浚不得展拜仲廟
屹屹碑樓峙嵂嵂廟貌尊西風吹急雨何以薦蘋蘩
君父豈殊致死生安足論至今憑弔者遺恨在乾坤
次濟寧洲
細雨濛濛濕空濤泯泯生人家連樹暗樓閣與雲平
暮鼓初停擂寒砧不斷聲行來烟火近已泊濟寧城

任城贈任訒菴太守
二十年前客舘從見面新相逢都覺老未話已傷神
歲月勞心吏關山失路人知君能念舊風雨對情親
其二
爲有逋臣淚飄零自不堪兄常家塞北我獨客江南
生死情都隔雲泥分所甘且將蓬藁意珍重報何戡
其三
竟日淹留坐停杯且論詩爲余開舊釀把卷滌新磁
俯仰無今古文章有盛衰任侯多妙句往往發深思
其四
舊日任城令傳觴起酒樓如何千載後空見水悠悠
身世悲林燕乾坤托海鷗眼看天下士誰似使君憂
其五
樵悴民生日艱危任一官不知行路苦安信治河難
疲馬愁空驛訒菴治滕著有聲茹紀事孤舟怨急湍時添設三閘未果
勤讀新逃竟作古人看
其六
治水分高下殺流界町畦自從溝洫亂日破截河隄
論極推周用功應笑白圭談深晨酒罷正苦路歸迷

其七
米自關西至戒厨作午炊但看香沃椀已覺滑流匙
花發黃金縷人歌白玉詞沾唇喜不厭各起故鄉思
其八
暫作天涯聚逢人祇自憐幸承簡詰好敢說竹林賢
時同侄儼過此細雨分秋色殘荷落暮筵歸舟良不易期我再過
在春天訒菴約
掛劍臺
孤帆循斷岸芳草自榮洄不見徐君墓空傳掛劍臺
金銀移宇宙信義重風雷交道棄如土斯人安在哉
過南旺湖

一水分南北真成造化工疏泉從汝上滙濟下淮東
雙廟日巢雀廟中冷落不堪孤帆天落鴻可知經國術半在
布衣中宋尚書用白璞策始開汝上諸泉

過梁山

舊梁今何在梁山插暮雲從來豪傑士肯蹈虎狼羣
衆志成堅壁殊恩奪重軍衣冠皆盜賊那得更如君

過聊城縣追悼魏伯子

射矢原非策高君不慕名當時吾友去亦似魯連情
伯子因撫韓大任遇害事豈分成敗人胡異死生西風楊柳岸
吹起斷腸聲

東昌遣僕往濟南候紀光韓太守

青天低斷岸白霧濕輕衫念舊傷多故開窗理一緘
人煙生遠堞曉日上征帆遣汝臨淄去殷勤待報函

臨清關即事

三日臨清住關當虎豹區奸胥爭尺寸細布每尺征
稅到錙銖旅食有時缺愁懷何日無嗟君讀書者曾皆有稅
不辨賢愚

其二

國課先秋足如何報未完計人須計稅人載亦防客
不防奸課銀每兩納稅
加耗不等漕限期應迫漕船科
雜費官程路正難

便民船亦照丁納稅且將新例了遑恤爾飢寒

其三

榷使頻年換課程漸日增狼貪憑虎噬翼虎噬食聚飛蠅
羣蟻喧呶起長年詬誶興公然營一飽不復畏人憎

睨發御河

急棹催寒鼓乘風發御河輕霜秋後少遠夢曉來多
碧樹空成影黃流漸欲波離家逾一月道路日消磨

武城縣

地屬平原郡當年魯未降青天低古堞白日下晴窗
山色微茫盡自出御河久不逢山河聲淳漫撞始知絃誦處恐
未是齊邦

夾馬營

沙飛雲鬟鬟岸遠水洞潔昔日宋天子曾於此地生
擁袍征北驛立馬國西營萬里皆休甲騎驢見太平

東光縣漢公孫瓚破黃巾三十萬衆于此

昔日神京地狂氛報日頻村村傳堠火處處起邊塵
倘仄勞明主艱危任老臣漢時當末造曾此破黃巾

曉發阻風興濟縣

秋色起晴嵐天光散蔚藍吾心方在北風意欲歸南
縣自何年廢人今作客諳可憐惟歲月邱壑幾曾躭

其二

泊舟逢渡口趁集過莊西烟樹參差出人家遠近齊
魚龍吹白浪雞犬亂青陂喜值秋成稔鄉關少鼓鼙

九月初二夜靜海賑看新月

西郊新月出淒苦照寒衾爲有此溪水空傷行客心
天高聞去雁樹靜識棲禽目盡故鄉路誰家清夜砧

靜海縣覓牛車登陸抵長安

兩月長安道仍然在畏途路偏人跡少日落雁聲孤
身世同蓬藁乾坤一轆轤行年知老大尚自任驅驅

曉發過楊柳青

天低茅屋近露滴草珠零未入桃花口先過楊柳青
何人坐彈鋏有客曉看星曉看星如明月自有關山道何時得暫停

太松堂詩集卷五 五律 三十五

聞雁

旅雁賓年至歸時正及秋多因禾黍淚曾爲稻粱謀
故國人何在他鄉夢亦愁予情應似汝羨汝更無求

獵馬

秋天衰草白獵騎列重圍不見射鵰落空來搶兎歸
層雲生片羽落日帶寒暉嗟汝多亡命胡爲兆殺機

早發

長夜不知曉起視天朦朧語僕延燈火爲余駕短蓬
牛車上駕短蓬荒雞開世界乾鵲亂晨風遙指園陵近生涯涕淚中

太松堂詩集卷五 五律 三十六

輓牛負輜者甚憫之

天涯資汝力念汝獨爲羣鞭捷時加背芻莢日幾文
感恩殊未厚報德亦云勤滴盡眼中淚主人聞不聞

其二

艱難今已極努力度秋塍白石歌何暮青雲老未勝
臨危防苟免荷祿愧無能念彼勞勞者何曾負景升

夜宿旅店聽客談海子事甚悉

太松堂詩集卷五 五律 三十七

路經南海子百里築圍城壁壘銷天地川原化甲兵
何魚堪受釣有獸不知名相傳內有獸名四不相聽客談終夜令人百感生

將抵長安

已料京華路此生不復來難逃魑魅影怕聽角笳哀
紫貝空瞻闕黃金未築臺祇因兒女累懷抱幾時開

抵京就館會館竟日不得停轄

竟日就館舍如何楊尚懸低徊當日事此館先父兄
慚愧後人賢飢渴勞同里冠簪畏少年頭費拮据自嗟貧與賤藉草暮寒天

次日就斗室僅可容膝而居周遭上下書册狼
藉有力者皆置不問傷哉貧也
鄉黨推年齒文章重典型深慚陶令宅竟隔謝瞻庭
富貴非吾願升沈獨我經咿啞窗月好豈敢怨飄零
長至前三日王小坡邵子湘長安大集即送邵
樵公歸武林
南國才華盛西京氣象雄繡鞶看簇騎玉樹坐臨風
燕館聞名久梁園作賦工顧瞻天下士已覺馬羣空
其二
鶺列烏程酒盤登鱠鯽絲名流傳北苑公子重南皮
歌起黃金縷人占白玉枝過江推正始頭白太平時
其三
久知詩律細觸目見琳瑯自是東南箭誰容上下床
名高通德里春照讀書堂暫爾旋家去雲山已鬱蒼
其四
正是葭莩飛候何當惜別遲浮家烟樹曲過嶺早梅天
時予有南海役君住猶庭戶我歸尚歲年
夕陽邊予家吳
十四年
出都次蘆溝橋
謝却長安路天心不易回銅人雖未去石馬可能來
不畏朔風勁其如車馬勞老方疲道路寒更戀簪袍
意氣輸豪劍英雄愧捉刀自傷生計拙五岳起波濤
曉發
宿荏平縣
疏林餘落照點點似孤村城郭如空戶人家半掩門
家無方畝廣閭僅數椽存寒極如肌粟頻將濁酒溫
晓日高城動寒煙古廟浮勞勞行色裡夢繞大刀頭
草樹成離落煙波對畫圖遙看冰雪裡但見有征夫
德州
蔬樹梳櫛出霜天過德州遲憐秋八月曾此泊孤舟
點點落輕鳧風光似具區隄高容駐馬橋仄暗通湖
李若水到此殉節
趙北口

界河驛
好日逢初臘郊原散作霞橋低平壓水風急亂飛鴉
皃嶧連千嶂鄰滕合萬家行行知驛近但見酒帘斜

再次徐州
一年重過此總是爲飢驅朔氣初侵骨寒冰欲上鬚
到河頻易渡越嶺似披圖舊路隨堤轉無勞問僕夫
從韓庄三渡
河方至徐州

夜過宿州
月色寒逾白溪光夜更明河橋疑路斷郛郭少人行
異地憐家室長途賴友生前村燈火出知過宿州城

張橋題壁
久無江海志老大爲身謀覓食同雞鶩呼名在馬牛
天心存趙璧世事看吳鈎莫笑依人慣生來少虎頭

過盧州不得展拜龔端毅公墓愴然有作
古剎停征騎於今廿載餘繁華猶在夢風景不如初
遠嶺空烟合荒城落日疎故人在何處旅望正愁余

其二
歲月成生死歸山悵賤貧深慚磨鏡客空作扣扉人
邱隴霑新涕郊原發早春親知零落盡天末一孤身

舒城道中
驅車上危嶺紆折見煙蘿夾道松陰合千峯鳥路多
人行深樹曲犬吠隔林坡漸覺家鄉近何須問斧柯

出門將次呂亭驛有懷錢飲光諸子
百里無多路入山復出山晴川寒日外高吠亂流間
望遠人將近思歸客未還明朝城外過有夢見君顏

曉發潛山
一月未安枕此身如散萍單車堆曉夢遠樹帶寒星
水氣蒸雲白山光旌旆青瞳瞳朝旭上不見暫時停

渡江
不知行路盡但見大江開遠嶂層雲合孤城細雨來

言歸須我友欲濟賴羣材萬里懷宗慤安能一溯洄

雨過廬山下

驅車微雨過路滑且從容泉響鳴空澗雲深失遠峯

阻雨德安縣

終日困羈旅安知天地寬亂雲低壓屋急雨遠鳴灘

車馬愁途滑兒童報歲闌如何鄉國近偏覺路行難

雪夜聞雁

久知離別苦憐汝及秋歸何意當風雪甘心旅夜飛

不愁江海濶應戀稻粱肥念我勞勞客家山托翠微

送丈冰凍和袁稽亭韻

村煙明滅裡峯色有無中冰凍草纔合雪埋山路窮

雙江家不遠兩地夢難通慚愧登樓客何曾作賦工

南昌除夕

細雨催寒臘明燈報曉春故鄉今夜酒猶是未歸人

音問經年斷松楸入夢頻老妻應念我尚滯翠華塵

其二

吳會淹留久淒涼盡此情猶同小兒女守歲到深更

紫鳳隨衣倒彩鸞墮髻輕十年貧共汝風雨夢中生

三曲灘月夜

獨向江樓坐淒涼夜正清高樓搖樹影明月下灘聲

析破風前夢杯深客裡情家山蹔在望何日是歸程

過十八灘

不見波濤起惟聽澦石驚水從山後出舟向石中行

急峽蛟龍鬬空村虎豹生故鄉如夢裡欹枕過灘聲

甕園和韻爲丁雁水觀察作

旌節初臨日東南息戰塵亭臺陳迹在風雨異時新

地阨雙江險天開五嶺春公餘多勝事啟閣見平津

其二

案上琴書靜閒中日月長園林推鄠杜花竹見黃唐

綠樹當窗直紅蕖出水香笙歌寮吏徧知有鳥聲藏

其三

剔地成幽築高樓得自怡天隨春草動雲愛夕陽遲

閱世清尊酒忘情托弈碁坐來清晝永淪茗滌新巵

其四

靜似維摩室幽如十九泉心閒庭自曠人遠地能偏

詩思非因鉢琴聲不在絃週風花亂落石髮鬬榆錢

其五

且因名士酒漫試故人茶時餽使君林確齋製茶千里言歸客何曾一到家感恩悲社櫟觸熱汲鉛華鳥雀檐前噪

應知散晚衙

其六

交道從今薄人情到處難如君九州被隨地得林巒
畏壘經時見滄洲信獨看邱園無復念敢借一枝安

次雩都縣經同楊相國屯兵處

四十年前事都成一夢中亂煙迷故壘細雨飲殘虹
鼠竄高樓瓦馬嘶古廟風至今餘戰血猶染夕波紅

將抵里過十八灘

不料還山路正當六月時日光生烈火鳥影戲高枝
樹自窗閒得泉從石上聽披襟聊一豁坐對遠山青

端江喜遇查德尹兼悼令兄翰荒

一別經三載孤舟不暫停鬢眉看世白風雨隔江青
宿草傷亡友班荆坐小舲人琴今夜夢對汝淚交零

丙寅夏閏同臧介子吳西李方遐祉李鬲公同集真際師晉菴小憩得鳴字

一別深山裡翛然萬慮平小橋流水下不覺寺鐘生
闕茗烹泉細看花聽鳥鳴老僧閒話久棋子落松聲

題畫送馬克起入都

鵑夢三千里猿聲十二時江花迷去路游子發深思
作宦垂秦橜行歌托楚詞如何鐘鼎願忽聽北山移

贈廣東王孝揚將軍

海國風雲壯蠻天雨露長止戈留翰墨濟世見津梁
日月蕩空碧山川盤鬱蒼披襟忘夏暑揮麈坐匡牀

其二

開府三吳日將軍正妙年遥瞻小橫影近接大羅天
風起秋搏鷁沙平夜跕鳶鯨觀今已靖何用下樓船

其三

二十年前事真成汗漫遊藩王無揖客神將半封侯
麟趾充高棟駝峯出異儔英雄誰敵手端是屬孫劉

其四

暫作依人計老知萬事空詩書牆壁上生死病貧中
世事看蕉鹿人情笑夏蟲慚無爭與酒可效李元忠

珠江喜晤張桐君

各不通名姓相逢知是誰記君定交日亦客嶺南時
鬢髮勞貧賤乾坤長別離今朝重握手且誦楚臣詞

其二

不能淆黑白自古辨雌雄老長人情險交憐世道窮
潮聲隨上下天意任西東愧我浮生拙輸君作賦工

夏日從惠潮返里朱式金載酒至河干招同諸子僑寓坐月得常字

海水吞高岸城陰挂夕陽維舟待明月有客正傳觴
倚檻知天遠看山念路長他年懷舊雨此會正尋常

夜泊石灘水口

月小涼於水雲深氣似秋村無驚夢大浦有聚沙鷗
雲樹參差出天峯黯淡浮孤舟誰擊柝知在石灘頭

贈侯府馬乾巷總戎女關部吳涵清韻

天紀當淵瘵安流屬望君猶猥敭細柳部吳涵清韻
坐擁蓮花幕章懸柳葉文會看鯨穴靖一似入鴉羣

其二

白骨膏中野全城賴有君銅鞮吹夜月鐵騎起寒雲
草木春多淚關山歲易陰自知慈未了安用短長吟

論世多遺澤銘功久勒文至今三十載忠孝自超羣
泉州初破賴公保全者多

其三

就裡憑荆几閒來對墨君窗浮東嶺日簾挂北山雲
金山正背屬事久入蛟龍夢深蘆蝌蚪文公餘勤學問不獨
爲鵝羣

其四

侯門容接客旅舘喜逢君廣樂來魚鳥華鐙走雨雲
是夜見招風雨大作鳴鐘傳鄭驛彈鋏笑田文何必千旌下方
知禮絕羣

林可符招同陳園公梁孳士法藏葛譙集

野色秋逾白山光望倍青每逢風日好最喜出郊坰
促坐陳三雅傾盤列五鼎慚非何次道家釀有餘馨

重陽舟次

不知何處泊但覺路悠悠風定帆猶轉沙平水似流
人家依淺渚村樹出高樓今夜對明月白衣人到不

歲除前一日泊南康縣

儺鼓暮無音寒城隔岸深孤舟吹細雨何處不傷心
草木春多淚關山歲易陰自知慈未了安用短長吟

終歲勞行旅何知是歲除人生如轉燭世事一空廬
物役甘辛苦心傷愛子虛且饒耳目靜道路即安居

其二

惠逆從凶吉賢愚卜盛衰自知生有命誰謂我無兒
野菜抽新甲江梅發舊枝吾心非草木安得不傷悲

其三

江海如庭戶勞生只自嗟孤鐙吾共汝一棹客爲家
村冷無年鼓樓高有暮笳今宵惟痛飲誰過頌椒花

其四

百年曾有幾最長是今宵老但逐年改愁從何日銷

園廬寒似淺守歲夜方遊欲乞桃符版驅予此鬱嫪

泊小溪口

道路何遒丈一年兩度過江湖人去少風雨夜來多
燈影寒生翳溪聲勢欲波寒山雖有萋不寢更如何

丁卯元日舟丈書所見

元日結重陰高寒雪欲臨風從前夜猛路自隔年深
亂石蹲孤犬清波狎小禽身閒誰似汝輒起買山心

六松堂詩集卷五終

七言律

江眺四首

一水盈盈眼似懸游魚洲上有寒煙黃梅新雨流沙岸翠柳晚風繫野船千里雲飛藏遠嶺半江塔影亂遙天征鴻二月無歸信欲泛扁舟逐浪旋

其二

江樓目斷樹婆娑遠影孤舟掉晚河猶記迴文傳錦字難將尺素托流波巫山朝暮隨風盡洛水往來遺

恨多久倚闌干渾不語東山閣上望青娥

其三

一江流水去何年楊柳東風花絮牽對面依希新草木相思縹緲舊山川迎風豚豚來雛燕帶雨離離咽杜鵑江上數峰何所極曲終人杳在南虔

其四

雲山入夜水漫漫一曲江城烟霧殘翠竹半簾節影亂黃梅四月雨聲寒樓前燕子歸檐角水上輕鷗激浪看晚灘渺渺長江天外去東風長挂盡頭竿

夜月

熠火熒熒動昔愁鴛鴦何日到虔州池蛙欲動生幽思梁燕無聲空玉機數片閒花吹紫徑半輪明月上銀鈎相思遙夜重門閉夢向蘇臺憶鳳洲

夏日遣懷

小院遲遲夏日長柳陰欲動轉池塘午難催夢空殘榻林鳥啼春上畫堂抱影相看頻語鏡懷人無計但窺墻淇園終日書聲靜深揖重門憶靚粧

晚雨

晚雨離離隔遠村芰荷池上欲黃昏竹垂欄檻凝珠淚鳥跡階除印蘚痕滿院無人花自亂半江遠水暮雲吞勞勞空向烟中望柳影斜橫映畫門

寄懷

獨坐高樓人未回星光遙映晚煙開翠飛芳草三千路紅唾春風十二欵明月空隨流水去白雲偏逐暮鴻來名園當自迷蜂蝶可許行人望眼擡

春望

花落東風春水平烟光渺渺遠山青新雲一片飛春雪灌木千章隔晚晴無意空懷芳草路有情難寄杏花汀看來未忍將花折穩護韶顏到錦城

懷內

春瑣庭陰春夢濃開窗斜倚小桃紅新梅欲落渾如
彈弱柳初垂舞似弓鴨吐寒香侵病骨鸞分玉鏡對
朝容多情惟有梁間燕楚水吳山路亦通

離別

春光似與別離輕執手無言春莫憑此去畏吟風動
竹相思猶憶雨霖鈴鉤簾穿透來新燕窗紙輕彈坼
舊蠅遠樹乍低還乍起遙知明日客愁生

其二

喜臺花色笑盈盈欲到天涯客鬢星今日猶逢芳草
綠他年幾見柳梢青鏡憐瘦影春波照樹攬離思行

李并坐久忘言風色定峭峒山下午烟清

晚粧贈別

兩頰盈盈一點紅別離無奈晚粧慵風吹檻外搖春
色花傍簾前壓鬢鬆淡掃春山生遠黛拂開秋水改
新容少年浪跡風塵遠爲語多情到夢中

旅懷

客路迢迢望遠征東風一刻揜柴門晚烟縹緲含重
嶺孤鴈斜飛帶落雲芳草萋萋堤催客思田歌向夕動
離魂今宵重整相思淚一片落花枕上痕

秋思

客舍蕭蕭一短檠坐來梧葉下庭輕夢依欄檻寒如
水霜照江樓夜獨明遠岸不堪聞月上隔鄰猶有踏
歌聲美人遙在天涯近惆悵西風別後情

暮泊

衰草連天日影斜黃昏滿岸盡人家歸雲擁樹迷山
徑晚渡橫流近水涯壁照殘紅危欲墮江寒深碧淨
無沙故鄉縱有鐙前夢隄上垂楊已報芽

悲秋

江湾澄清秋氣悲碧天如水白雲微城南日暮孤鴻
斷塞北風高胡馬嘶百代衣冠今作異十年漁獵豈
同時平生感憤何所事剪燭獨西窗讀楚詞

搔首無言獨向東閒庭霜葉滿階紅兵戈不作江關
夢身世如同海上蓬漢殿朝雲繞錦樹瀟湘夜雨響
梧桐十年風景長流涕故國憑欄留醉眼中

秋日懷魏冰叔

一榻西風靜掩扉蕭蕭病久與年違霜天籬落黃花
瘦暮雨池塘紅蓼肥好夢不來聞蟋蟀故人何處勸
秋衣同時芳草今如此目斷雲山日未歸

壬午元日

滿城佳氣鬱葱葱綠樹迎春餞曉紅冀北斗迴三萬
里江南雲暖一千重杯開柏葉宜年少觴泛椒花勸
老翁歲歲年年如此日遙瞻紫氣護雲龍

懷妓

春暉九十春將餘燕子漏春春信虛夢影亭亭渾不
似情思脉脉更何如風光搖翠輕朱戶花色舒紅點
玉除遙想昨宵攜手後柳絲難繫美人裾

其二

敕韉別院日初斜門外東風第幾家良醞青浮新竹
葉繁絃紅墜小榴花重簾依舊巢新燕繡幌朦朧起
晚烽一夜挑燈傳血

睡鴉此夜月明簫鼓處珊珊魂夢綠楊衙

聞邊事孔棘家大人時在兵垣焦勞備至今隔
年矣而遠耗杳然人子之心其何能已

千戈萬里獨心傷靜夜蕭條夢帝鄉庭草幾經春色
綠梅花已報舊時香金城鼙鼓猶秦晉玉塞風烟倘
虎狼目斷白雲何處是紫微宮闕望蒼茫

感事

攜笈虔遊嘆月餘終朝何事學騎驢英雄邁志悲牛
馬游子勞心問劍書讀史堪憐眼有淚彈歌誰惜食
無魚利名淘盡生平概謾笑當時一腐儒

贈友用前韻

才華三斗當三餘詩思曾聞壩上驢今日誰憐范叔
體他年堪借鄴侯書自慚謀道難攀驥應欲懸竿學
釣魚旅況寂寥逢異地不妨呼酒笑拘儒

杪秋哭先帝

仰首長空憶所天行行秋雁入幽燕玉魚昨日葬無
地金馬同時繫有烟日落關山吞四海烽傳宮闕照
三邊遙知此夜傷心處哭向空山弔杜鵑

其二

千騎突入禁門中誰向城頭報晚烽一夜挑燈傳血

詔三聲揮淚急晨鐘丈夫氣概同紅日英主功名貫
白虹萬古傷心無限慟猛然撫劍涕臨風

其三

一紙忠經事若何未聞紳珮雜銅駝可憐海闊蛟龍
泣但看臺空麋鹿多白帝城中巢水鶴青楓江上弔
流波五陵裘馬有誰貴憤起揮天一枕戈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秋風戰罷不勝悲寒鴻不下江南
久征馬終爲塞北遲三尺鏌鋣誰壯士半揮戈甲孰
吾師少年直節當今賤不使壯心老大違

江村

柴門深閉曲江邊馬首西風渡石泉秋散荒雞催落葉草眠小犬吠歸船遠峰高處疑寒霧疎樹晴餘生晚煙野老心知有客王杖藜呼子網鱸鮨

次壁間然字

憶昔眞人下潁川羣雄稽首斂戈鋋八閩車馬無消息萬里山河肯棄捐外閫才皆推相國總戎位已極神仙丹楓苦雨催秋暮對泣微臣各黯然

同陳不盈林用霖飲裴符剖家共賦登字

千戈此日正頻仍官轍蕭條劍氣澄自喜萍流逢阮籍應知薪積愧孫登餅傾綠蟻涼風細座近蒼苔暮雨蒸時事搶攘今已極且將爛醉對高朋

符剖招飲同不盈用霖共賦聞字

豈謂天涯秋已分漫將斗酒看浮雲遊人幾許愁難共歸鴈無端夜獨聞涼月廉纖依檻白晚烟斷續入山曛高懷寧數庾開府舉首長空自不羣

中秋日裴白仲招同不盈用霖飲分賦孫字

未應芳草怨王孫佳節留人尚客園砧杵雙懸秋日落鵾鵬萬里暮雲吞疎狂遙合東坡意雅好何妨北海樽此夕多情堪醉客却因明月動歸魂

同符剖白仲不盈用霖飲若卿家共賦江字

搖落悲風氣未降倏經風雨暗西窗兵戈不息愁千斛詩酒無聊淚一腔細入爐烟沈小苑遠聽漁棹下寒江何須明月如前夕爲汝高情倒玉缸

雨口

秋日橫空氣益高忽驚風雨洒荒郊元黃乍鬬魚龍泣水土相搏虎豹號稗子妄疑天意絕征夫敢惜馬蹄勞星源任挽洗兵甲鞭石何妨駕海濤

卽事步杜子美諸將五首韻

獨立昂霄萬仞山臨風悵望向虞關一聲戍鼓歸何處八月烽煙息此間龜角城樓新鬼哭虎頭峰頂片雲殷可憐日暮雙江水汗馬忠臣淚滿顏

其二

千騎爭銳顓江城又向寧陽仆漢旌壯士恨無三尺劍將軍空有一枝兵新亭舉目山河異濠水何年日月清我輩衣冠今盡此丈夫寧不愧生平

其三

憶昔延津報晚烽秋聲入夜恨千重煙消百里馬蹄絕淚洒孤雲草色封補衮當年誰稱職橐饘今日幾人供此身應愧從王願去國迢遙學老農

其四

山居不爲懼名標胡羯腥羶氣未銷一望旌旗心黙黙萬方刀斗夜寥寥天高木落悲黃鵠風薄霜寒怨黑貂海上田橫今已死自知傀儒仰愧先朝

其五

啾啾陰雨暗吹來鼓角風悲萬古哀海宇幾時曾息戰王師何日更登臺短衣覩劍愁千斛長淚當歌酒一杯多少英雄增感慨嫖姚原是不羣材

雨坐磊亭

風雨蕭疎坐磊亭芙蓉池畔水泠泠檐邊疎竹方爭響壁上奇峰欲斷青臥病人當秋八月無家夜斷戶三星又傳盜賊從東下鼓角城譙不可聽

閨坐

空閨夜坐正淒涼坐對鈎簷恨未央蒼鼠超超窺淺穴疎雞寂寂上深堂夜欺稚子號燈火寒薄愁人典騷騷蘇子年來甘自賤安貧何必論行藏

悶坐

梧桐小雨上琅玕滴滴檐花浣玉盤貧賤催人徒按劍豺狼變俗任彈冠愁看北闕朝烟淡坐聽西風夜雪傷多豈惜醉如泥千家落日橫牛背百戰餘塵印馬蹄何事干戈今二月故鄉猶自獨悲悽漏寒黑髮如今鮮領甚青衫何日淚痕乾

城居侍家大人病因東易堂諸子

南窗落葉起孤秋日夕烽煙已白頭憔悴高堂憑藥草飄搖故國托萍流山中舊俗存天地世上從人問馬牛慿慿雨聲驚不斷翠微峯有幾人愁

夜坐

燈火煙籠上絳紗雨光吹散一簾花爐依瑣闥寒猶暖葉著屏風直更斜親老三秋今病裏憂來五夜即生涯如今藥餌尋常事坐守雞鳴只自嗟

感亂

羣兒夜走湖東道胡騎長驅梅水城十里蕭然烟火絕千山落盡暮雲橫傷心社稷誰爲戰東手乾坤未有生引望瀰瀰腥四海空餘血淚照青萍

先塋卽事

春風灑淚上高墳兩岸桃花刺眼新時序應多千古恨死生孰與百年身天涯弔影瞻風木灣浦晞髮泣水雲四顧茫然西日照南方何處更招魂

春郊

春郊處處罷春犁黃草依然尙淺堤興至不知身是雪傷多豈惜醉如泥千家落日橫牛背百戰餘塵印馬蹄何事干戈今二月故鄉猶自獨悲悽

暮春紆道韻州觀兩鎮圍城送弔舊死事者一
韻南城闕出芙蓉徑仄山迴歷萬重舊日旌旗今未
改故人車馬已無踪雲連壁壘愁飛鳥日射春江起
蟄龍白骨沙場猶在否知君含笑向高峰

送別自堂先生謀耕東韻

一時景況正堪悲旅食寒山尚蕨薇飢渴驅人今異
地安危俟命有餘師學從爾室求無愧道在此中力
與持吾黨寥寥誰自信疾風勁草更相思

獨坐

高齋蕭瑟嘆離居夜影棲燈照玉除獨有知貧懷舊
子寧堪按劍說陳餘擁衾危坐寒聽雨把酒沈吟靜
對書自愧生平多不足西風吹草意何如

懷贈董石君

迢迢江國路艱難千里飄蓬識近顏樵採不應傳姓
字萍踪可許托溪山春風燕子啣泥落暮雨飢鷹趁
食還自古韓彭多嫌憾奇君已在笑談閒

懷鍾聲盤伯仲

十年飛夢到滄州故國生涯畑水愁嶺外梅花已放
盡江間風雨未曾收平生坎坷爲官日老學沈雄報
國秋欲寄懷思無異路藜光照滿讀書樓

贈吳企岡

翠石經寒松柏青先生高躅自難評應知舍巳方爲
善可信能疑不是明漢祖從來多霸氣荆公原屬遠
人情深慚學力輸先哲但取芻蕘答至誠

同林確齋夜坐

一夜春風起石臺高寒千里萬峰開遠林野火斷還
續何處山鐘吹欲來細水暗流花下響疎鐙靜向曲
中哀彈琴新月低將出與子無聲坐綠苔

黃太僕出援江藩賦別

三年不見鳳凰班奉節奇君自輦還嶺海風雲連鐵
騎樓船笳鼓下金山上元白著東南盡甲子黃巾道
路艱幕府書生今過半獨勞緻結出江關

幕府

秋興二十首次舒魯齋韻有序

時當初秋忽爾中瘧寒冰熱火迭出神酸念
我生之不辰痛逢世之多難囊頭蕭瑟坐聞
落葉吹風門內淒涼愁聽敗蕉透雨徒使英
雄短氣並令病子增懷時吟秋興之詩劍寒
霜夜獨遣愁思而和燈暗竹窗知一病其神離悲夫秋而魂悸

蓬秋百感亂生平樹樹悲風暗短檠誰是濮陽生季
布不聞易水送荆卿劍鳴深夜雙龍鬪月出寒沙萬
幕明起舞劉琨今在否九關虎豹正催更

其二

北風吹草暗中哀兩岸蘆花鴈度時弄筆虛懷鸚鵡賦宜家空負鴛鴦詩未知往事頻觀史拾得奇方且學醫試問安危何處是漁樵谷口唱歸遲

其三

烽傳督府三秦陷師出京畿萬國傷當日赤眉猶助漢降臣朱晃竟傾唐龍城柳色春無夢馬嵬秋風夜斷腸先帝恩深終古少百年養士爲誰忙

其四

觚稜金雀徧朱丹多少興亡夢後看狗脚久傳穹幕臥羊頭半是漢庭官洛陽鐘簴歸何日吳楚山川莽自寒身世天涯如落葉行歌九辨强爲懽

其五

亂來天地亦多憂何必西風始白頭八代文章誰國士五陵衣馬自名流寒江捲浪重重去暮嶺牽雲冉冉留此日新亭無處哭可容賣藥似韓休

其六

金陵自古帝王地虎視中原起大風廷尉猶堪制狼子跋奴尙爾畏蕭翁江淮樓堞連天黑楚漢旌旗耀日紅指點南來無限事教人短氣在英雄

其七

烽火寒生日月陰戰場白骨淚難禁前籌已誤沙中事直節空遲雪窖心萬里風雲常入夢十年湖海盡求簪丹楓浙瀝飄殘雨天地愁來亦苦吟

其八

籬門流水滙村居叢竹橫橋晚照餘聲價難言和氏玉風流久謝石家珠才能令古容揮麈事到安危敢絕弢拔劍中宵徒斫地茫茫四海已空廬

其九

梧風楓雨北窗疎讀史長懷在兩都五載怕聞南北事六朝羞見帝王圖渭濱諸葛眞名士江左桓溫豈丈夫勅勒陰山風草動梅花春信有還無

其十

破屐閒來踏草行石苔深處百愁生七年鐵盌成偏霸五夜銅壺迴直更自笑疎狂慚識短不堪憂患向人輕讀書萬卷誠何事洛下終羞老婢聲

十一

誰因濁世問身名原草經霜漸不生勢散飢寒知僕懶時衰兵火亂人耕蘇秦鼓舌言終短李賀操觚意未成欲據槁梧忘世法雞栖犬吠半山明

十二

竹裏衙門水上浮溪山畫畫畫坐中留濟川人去無歸
棹藏蠔夜深欲負舟風雨牢愁千里暮江湖蕭瑟十
年秋隱君子在歟來未一望蒼蒼蘆荻洲

十三

一庭簾影樹層層蕙帳梳風寒欲凝催織莎雞時響
彈琴魑魅夜吹燈自憐肺病秋將老不謂途窮世
莫憑隔院鐘聲徐到耳遙聞月上有歸僧

十四

國破山空身似存逢人笑語作春溫江天秋色梧桐
死風雨寒燈薜荔園不見水神呼帝子却因供奉重
王孫如今駟馬高車者盡在當年翟氏門

十五

天定由人且隱居小窗依舊竹林疎日聞山鬼嫌於
我怪道女嫫不喫予多難文章歸八斗故人風雪讀
三餘西山畎畝好耕稼短簑橫吹策蹇驢

十六

孫綽當年無足數不慚顏面向人施吳中邱壑誰高
士鄴下屠沽笑大兒花影到窗秋欲滴風聲過樹鳥
先知自閩筆絕西隣日天起斯文已後時

十七

十年一別卽參商木葉聞秋落正忙山響似憐邀笛
步月明常照讀書堂友朋歲晚死生隔兄弟天涯煙
水長何處寒蛩聲不斷捲簾滿地已浮霜

十八

一榻秋山好獨藏疎籬菜甲正相當言貧自我顏先
改多病逢人語不長三徑未殊千畝竹青氈可當紫
荷囊書聲近夜柴門穩曲枕浮雲臥北窗

十九

拓慮山頭草色空娛年漫學煮雞翁茶鐺響盡檐前
雨篝火寒生檻外風病到闘牛牀欲動謀成營兎窟
猶窮廿年人老韝車上夜起呼天一劍雄

二十

搖落自傷短後衣青山有路少人歸陶潛簞罷日垂
暮張翰鱸魚秋正肥雙鬢石灘依水宿羣鴻天漢掠
雲飛死生過處如蓬轉鴟掇羊奚總一機

閒警

客枕蕭蕭夢正殘醒來初曙報江關天高木落寒如
水霜淨烏啼月滿山是處雲深皆可隱但逢身到便
多艱栖栖兵革供遲暮贏得松風破病顏

同方崖登銀峰山遠眺

銀峰古廟影當空日暮蕭蕭落葉紅孤雁斜飛青嶂外遠天錯出白雲中山川萬里爭愁眼松柏雙谿弔晚風海宇干戈何日息與君長嘯叩清鐘

輓謝氏葉孺人

葉孺人者綿而諱芊之妻也避虜東山坻爲潰兵所獲挾之歸不從取佩刀自刎死

朔風吹起暮塵腥烽火山頭泣舜英似婦挾刀甘一死慚君擁節尚全生月殘湘竹搖簪影雨暗吳楓斷杵聲從此招魂千載下衣冠豈不感榛苓

次躬菴除夕詩

六松堂詩集卷六 七律 七

五年坐嘯老壺車風景蕭然泣肆魚城郭至今爲異域乾坤已見一空廬人間憂患堪逃死馬上功名未讀書殘臘年年燒燭短枕流何處夢華胥

其二

鬱鬱嶺南望戰車旌旋不見換銅魚懸弧何事猶蓬戶定鼎已輸在草廬烟火萬家山有哭風沙千里鴈無書遙憐此夜驚魂斷把酒寧能咏樂胥

夜坐

細草霏霏草閣迴深燈獨坐夜寒催城樓擊柝聲何急野寺鳴鐘夢欲回已見花飛三月後不知春老幾人來濁醪漫使頻斟酌典盡鵝裘尚客杯

懷葉子九

蘭澤楓江客易愁相思盡日但登樓故人飄泊歸何處杜若蒼茫水自流湖上青山今入夢眼中白髮已如秋王家兄弟多年少獨向西風弔子猷子九令兄劍寢已歿

別沈仲連比部渡江歸里

交游何事日西東釃酒依然泣路窮青眼向人千里合緇衣好我十年同寒江淚擁天浮白古驛霜清葉風紅一望茫茫秋色暮衡門應在水雲中

毘陵訪友不遇歸舟獨酌感賦

六松堂詩集卷六 七律 七

雲擁孤峰夜色多秋江更奈片帆何投人未語顏先改久客無歸夢不過遠岸寒鐘搖小柝隔船明月冷清歌凄然獨酌魂應斷忽聽霜鐘到鳷鵲

舟發長干風阻泊尤溪程盡臣載酒過別詩以東之

月明江冷泊江頭有客攜尊過小舟千里關山身是夢一聲歌吹夜如秋可知痛飲成名士但得殘杯卽壯遊歲暮遙憐歸去晚西風爲汝不容收

舟次哭先子忌日

寒江風日黯然生稽首離雲淚已橫天末自傷千里

子人間誰有百年情抗言折檻還招黨扶病荷戈豈爲名舉世何人猶漢臘好從地下俟河清

鳩茲贈別韓茂貽

未別先愁話別深夕陽無限下庭陰長貧但有水雲夢後死須知天地心擊楫何期看北渡操琴不改聽南音舟過采石濤聲沸當日樓船竟陸沈

留別沈崑銅

舉目高原何處村烟波萬里幾人存劍懸當日誰知已酒盡他鄉欲斷魂白水不聞聊草澤青山無恙即桃源茫茫天地憐予少亂世方知一飯恩

秋旅遣懷兼柬易堂諸子

楓樹經霜秋色新西風山郭起黃塵排墻恥作今名士築室嫌爲舊黨人老馬僅存還戀主敝貂猶在敢言貧東南芳草牛羊下可許浮生老釣綸

其二

海然鼙鼓嶺雲端腸斷黃昏薤露殘入寇應知前史誤報仇莫使後人寬十年漁獵今無夢百戰旌旗氣已寒舊日厓山今尙在海天可當一泥丸時偵永和屯師瓊州

其三

黃花秋老向愁顏疊鼓沙頭夜氣殷書劍依人嘗自愧心聊與寄清尊剪韭春盤尙客園萬井人烟知久悔山川到我卽多艱百年已被文章誤千里今同鴻鴈還行處可憐明月冷幾回蕭瑟捨重關

其四

靜捨高齋日已橫西風何地不孤征天寒歲晏無車馬親老家貧賴友生雙鬢清秋容獨臥五陵長劍向誰鳴年年刀尺空相憶腸斷人間砧杵聲

廉州道上

歎息生涯事已非無將關塞老征衣水流春昤濤聲細鳥靜寒山樹影稀萬里機槍長路見千家烟火幾人歸楊花吹盡誰同賞原上東風草又肥

其二

寒食飲何紫屏旅舍

愁心聊與寄清尊剪韭春盤尙客園萬井人烟知久斷百年祖臘更誰存黍餳已絕家鄉夢麥飯難招帝子魂一望天涯空復憶冬青哭罷正黃昏

暮春疊窘訪曹素臣

半溪芳草遠琅雒燕子辭春春正悲茗雪家浮烟瘴

外柴桑客到月明時庭花未落風生砌海水無人夜入池此會與君拚一醉杜陵傾倒在流離

其二

鼓角樓頭夢亦哀誰人痛哭上西臺百年喪亂生何值一死艱難老更催易水漫聞歌筑去素臣有意聊城無復射書來春風過處憐芳草畏逐柴門莫浪開

春興

葛屨蕭蕭嘆履霜春風鎮日坐淒涼貧餘我輩身甘賤亂後人生語畏狂廣柳何年聞濮里垂纓無夢到山陽時聞韓茂貽詩梨花夜雨門初閉回首東城路渺茫

其二

迢迢莫問曲江濱旅食飄零畏暮春今日偏教鷗似虎當年誰識鷹爲麟滄浪椎去無歸路博浪椎空已死身賣卜天南休再問平生得見幾狂人

初入梧州無可大師將南歸賦呈兼言別

蒼梧曾記舊宮闕當日鑾輿從此來百道衣冠迎拜舞一時風雨暗樓臺并州曲使歸人淚河上歌無聽者哀獨有孤臣心未死三年鐘磬不曾回

其二

幾年客向猫蠻住消息難眞欲問誰白帽天容歸去後緇衣春盡老來時久傳鸚鵡哇黃祖大師昔以文章取罪馬阮及故難獨感龍蛇弔介推此別蘆笙吹漸少知君猶有異鄉思

梧州別周思皇由贛州返楚

自傷萍梗亦徒存不謂天涯有弟昆亡命十年知已淚傾衣一日故人恩蘭舟欲傍桑門隱思皇新拜無大師門下蓮幕誰容粟里尊時予在梧遙記高樓坐燈火與君靜聽海潮喧

其二

落葉西風入暮吹雁江何事阻歸期長貧但覺山川遠多病偏生妻子思桑下愁深爲客日蘆中歌正感君時飄零莫向故鄉道畏重倚閭人更悲

過鄱陽望匡廬作

匡公不卜廬山隱那向千年問姓名洗耳尚聞三疊響振衣誰許九峰行天留邱壑私吾黨水入江湖憶戰聲到處傷懷憑落照石崚嶒下片帆輕

贈方爾止

一聞送別秦中句未見已知意氣眞天地到今歸隱士文章白古讓愁人雲藏遠岫生寒色鳥沒平川起暮塵此去匡廬看斷壁知君曾不厭遊頻

秋日簡寂觀奉柬熊雪堂年伯

黃鶴歸飛虛翠屏誰家搗藥向林坰山樵唱起風生谷野稻吹來香滿庭匹練不應吳地白孤松還是晉時青莫言耕耦無從問三笑芙蓉尚可聽年伯有田在觀側屬予訪耕時無可問者

其二

苧衣芒屨曉霜殘誰信懸崖撒手寬千里鷓枝皆故舊三生蜾蠃夢尚艱難看來白日黃金宅化作青天碧玉盤漫道六朝人已去鳴泉猶賸數峰寒

其三

六松堂詩集卷六 七律 壽

蓬葆生涯一缽存印山紙上乞朝暾寒深夜衲彈霜破餓想胡麻酌水吞千字文難今日事百年身是故人恩罷曇本亦飄零子莫把縫裳掩淚痕

歸宗寺遇須識師

蹈海相逢又一年重來瓢笠各潸然鐵輪飛盡歸無路玉宇寒深夜不眠胡視誰將花座許吳歈漫向酒樓傳茫茫雲水知何極羨汝名山占我先

其二

寶殿華幢影動搖香林稽首覲寒飆原來多難饒三昧世未許浮生乞一瓢時有飛語疑予者何代雲雷猶草昧幾

家衣鉢不逢飄松烏看盡天花雨珍重人間說六朝

平西雪夜同諸子分賦

孤舟莫作剡溪看卒歲山川怨夜漫客久三秋求醉易路偏百里欲歸難春江雪滿開新漲旅店燈孤閉晚寒聞說前途又烽火梅花何處語平安

除夕家岵望從海上至

風入空山驚歲晚年年鼓角起愁聲青氈家在猶冰窖白帽人歸自海城桃版喜無新樣字椒盤還是舊時情春光來去仍長夜愛折梅花坐到明

甲午元日

不知頒厤春誰紀聞到閶逢愈可傷驅厲未銷窮幕瘴雕胡尚傍御園香雪猶散作山川色天久恥開日月光借問東風吹幾許應歸應早下衡陽

夜次頭陂懷林確齋

遙憶薄醪醉未分愁看天色正同雲風搖破屋一鐙小雨滴空階深夜聞我既有懷甘不寐子因何事苦離羣霜寒肌栗應相念那得梅花寄與君

秋日彭受之招同斯命卣謝麗山家伯子江上晚眺飲賦時家伯子從塞北旋

不逢江上不知秋日入潢波亂幕流近岸人煙雜外

見遠天雲樹檻中收十年兄弟雙蓬鬢萬里關河一
葉舟相對浮杯皆再世莫令他日易今遊

同魏石床泊舟三門灘燈下看菊

十月菊花開已殘況于江上值秋闌與君對飲無深
醉共此一鐙清且寒暗槽忽移兩岸樹疎星欲下三
門灘長年飄泊不相值漸到家鄉路轉難

冒雨入莊

城西村務雨初殘高樹雞聲出屋端松徑曾經前日
掃桃花猶共此春寒百年多難身無補四體雖勤夢
正安盜賊祇今聞竊發柴扉濁酒正艱難

寄溫聞衣

記得雙江秋水上偶因過客識桓伊他鄉孺子知名
姓落日懷人在水湄竹實無緣聞嘯外桑陰有愧納
涼時何從酌酒遲君坐風雨空山聽子規

三山別伍千五兼東令舅符劑

嘗言外甥似阿舅君今顏色得無同人琴半與時俱
盡時同流不盈曲齋皆歿風雨還當夜正中不信生涯勞夢
蝶翻從海上送歸鴻相思莫問年來事筑自聲悲簫
自工

延平旅舍題壁有序

燦身逢辛螫病入膏肓嗟骨肉之已遙望雲
山而流涕心周天末空慚令伯之情期過日
中雖使太邱亦去爰以兄弟之誼致傷疾痛
之心獨坐高樓一望黃烟宿草何人旅店但
見白骨殘燈心知海上孤身死不過青燭爲
弔客目斷塞垣明月生何殊紫燕入關門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愛
莫能助豈伊異人

高樓病久太稜生何似天涯有弟兄木葉浮江秋水
落夕陽低戶晚山清看來雙塔人皆去望裡孤舟月
半明夜靜時聞南渡鴈西風吹斷兩三聲

再過綏安留別李又元

正喜重逢又別去相思嘗在水南樓雲生邃徑無歸
路月落掫江已暮秋散木幾曾時見夢名山但有臥
來遊穩車人老愁多難此夜深燈未易籌

輓程大司空公諱注字芸閣
湖廣孝感人

薤露秋風起夢思峴山芳草轉淒其死生直道留天
地出處孤臣見盛衰北寺同歸名士獄中州半入黨
人碑沈沈九曲池邊月可似當年折檻時

輓程太常公諱元等字雪
窗芸閣仲子

鼓聲直入洞庭東獵火鄰鄰貫夜紅拜母時從千騎
入荷戈人去萬山空公起兵白雲山被執淚深廁雀寒歸夢歌
起回波動晚風猶喜漢家一坏土先生馬鬣在其中

奉贈錢牧齋宗伯

憶昔神宗射策初蒼生屬望在安車譽言空著五千字錢著譽言規切時事家食已傷三十餘寶厤朝廷日多故景靈黨錮未全疎可憐黃閣勛名重半入京鐘告訐書

其二

北道應知少主人溥沱麥飯益沾巾詩書可卜中興事天地還留不死身暫托柴門躭地僻敢將槐板望車塵江山廿載連烽火帳下能容賤子陳

己亥七月京口贈眭荅予四十初度是日餉予海岳菴

挈榼晨過水竹居登臨秋色正蕭疎我來未及二三日君誕適當四十初萬里山形皆北顧中分天塹此南徐伯符事業今猶在却望雞籠下羽書

中秋眭身壹招同顧泰初範五家集次範五韻

烽火何由到白沙南昌有客來有酒卽爲家門前谿水落寒木籬外秋山多野花愛汝盤中新煮橡懷人石上舊烹茶確齋冠石製茶最易國脩經月幾華

初渡淮

孤舟猶自向天涯遠樹新晴散曉霞水落平蕪方見堰山逢斷處始知淮村空雁絕南飛路世亂人多北

望懷借問前途津驛吏英雄可尙隱椎埋

徐貫時招同眭身壹宿二株園飲賦得梢字

分歧已自向江皐何意重來共舊交饗落風鐙吹小幔夜深燈火出寒梢關河遼闊多歸夢身世浮沈漫解嘲誰似君能容我醉踈鐘一任鬧霜敲

輓王烈婦

烈婦周姓妾也初周客閩帥帥掠得王周屬目焉遂贈之周死于粵王欲殉于櫬歸之日周妻迫令改嫁遂自經

十年烽火暗乾坤巾幗偏能正氣存閱世誰爲知已死如卿眞不負人恩竹殘湘浦春多淚楓落吳江夜有魂試問泉臺難識路嶺南何處哭黃昏

庚子正月一日沈仲連比部移尊顧與治齋頭集諸子分賦次元韻

亂後飄零似野僧看花載酒夢何曾漫愁三日饒風雨且喜聯床見友朋屋北春將抽細草城南路已泮層冰椒盤深醉歸來晚蠟屐衝泥我獨能

雨泊小孤同羅右我萬扶滄賦得江鳴夜雨懸

限懸字

此日南還是隔年茫茫春水滿湖天風吹遠岸分魚浪江擁奇峰入客船細雨夢中山碧濕高樓夜半佛

燈懸何時更踐匡廬約一過松門看晚烟

贈萬扶滄憲副

地接窮荒道路艱千家煙火幾人閒已知鞅鞅來三晉久有恩威著百蠻虎竹至今勞驛使梅花何日報春還趙王臺畔生青草一尉曾教塞庾關

其二

西風江上竟飄零喜得君船爲我停書至適當春雨暮秋滄泊金陵以貧來未許草堂扃還思嶺外依劉表豈有遼東避管寧砧杵聲聲催歲晏故人秋夜可曾聽

廣州送董无休還四明

江天秋色一漁蓑吳越猶傳采葛歌兄弟行藏君不愧兄弟出處予休俱同友朋生死夢嘗過時恥菴克非已歿五年流寓思虞寄千里雄封失趙佗日暮歸帆鄉國近剡溪山水更如何

贈翁念吳明府

斷石村前社鼓催十年曾識治中才陽山一自韓公至嶺表已多遷客來我久飄零歌下里君今稚席滿春臺天寒爲報人將北看得茱黃折取回念吳曾許資裝家兄公車

辛丑初春朱德先將遊海南蒙得月照孤帆疎樹中句續以送之

客遊已復十餘載何事依人駕海風千里雲山隨夢到百年花草與貧同春生故國遠天外月照孤帆疎樹中冠日峰頭高臥足遲君歸思在墻東

尹式公招同陳雄飛顧東山陳天章飲閻亭得綾字

夏氣初來已鬱蒸一庭之樹陰層層喜與游子贈青玉安得美人絓紺綾裸體作歌忽大叫眼花落地不能興雄飛醉伏於地古人痛飲成高會此夜東西南北朋

哭趙僧翰

白別江頭春欲殘思君已向放園看爲嗟一死人何易漸覺浮生路轉難同棹遂令疑作賊僧翰誤趁賊舟爲追兵所害孤墳應念葬無棺他時痛哭湔陽峽莫遣哀猿到曲灘

贈別尹式公

庭院深深鎖夕暉主人下榻客如歸碧桃花外筵初出青柳堤邊鳥欲飛明月當階開夜幕涼風入座拂春衣如何更有還鄉夢直過梅川上翠微予家在金精翠微峯

黨鼓樓船十里村風光滿目復開尊人行綠篠溪邊路座隔紅蕖水上軒士女應知捐佩玦山川眞不愧湘沅斯遊最愛君情重簋擘歸來日正昏端陽式公招遊數日

荔枝

十年三見荔枝新猶是當時行路人一自鮫魚同入貢至今蜀馬不生塵羅衣手落花間露玉椀光浮雪裡春竹籠分來千萬顆可能慰我嶺南貧

送畢仲青清單

十八灘聲破石雲灘頭船發向斜曛家貧有酷吞三斗官久無錢揀一文赤豹文貍新刺史荻花楓葉舊清單路傍父老頭如雪辜祿逢人說使君

邢江喜晤孫豹人

此日鬚眉尙爾同多生傾曲劇離中頻年動隔三千里一別多成四十翁玉馬遙天開積雪銅龍深夜舞寒虹邢江落盡隋堤柳猶有遊人弔故宮

其二

蕉葉陰陰覆石渠小窗藤掛一床書浮家喜近江都相豹人宅近董相祠短巷嘗停校尉車湖裡薄田剛半頃門前幽徑自三餘炎歊亦有行吟處日暮西風獨起余

恭謁金龍王廟序見前

百拜遺宮此布袍觚稜斜日動旌旄山川何事增新壘芻粟依然轉重艘萬里魚龍南去盡初秋星斗北來高茫茫千尺黃河水不見當年起怒濤

黃河贈別賈馭遠出塞

亂離已後家章貢此日方從識賈生旅食江南經月路停舟河口送君行馬嘶鼓角西風急秋入旗旛北斗橫萬里故人同出塞不堪頻上李陵城時魏東房同行

過南旺謁宋尙書廟

尙書諱文禮永樂時命開濟河公始過徂徠諸泉

白馬何煩拜冕旒尙書心計漕爐舟三河半築高低畚

路一水中分南北流寶篆龍文眠鼎鼐貝宮鴟尾上蝸牛百年廟食今陵替颯颯西風十九秋

鮑子韶招同彭受之吳五一萬旭如謝嚴山金六奇季子麗天集一粟軒分得羲字

到面西峰雪霽時肯來招我聽流澌茅堂背郭隣孤寺疎樹橫江隔一籬痛飲漫當名士酒角巾長拂野人棋重來十四年前客猶有文章見庾羲

同盟諸子讌集時有美人在坐分得五微

鵝鵝當筵夜欲飛玉盤簾幙自深微知君箭盡東南美媿我山傳大小非季子麗天同與薰葉籠雲垂寶髻桃花

吹雨入春幃佳人一笑還歸去潦倒風塵老布衣

送靜弇謁藥地老和尙

夾岸桃花春漲流故人別我上行舟長貧却向何方去招隱還從五老遊日月不生勞盡旦江天無路叫斡翮停歌莫放尊前手共破乾坤第一愁

送劉毅可歸江南

芳草萋萋已暮春相逢喜在贛江濱吾生卽合烏鄉老世事還同白髮新鳥路千山榮落照鶯花三月送歸人故交相見如相問爲道曾生今更貧

曾省之入粵東何不偕兼壽母夫人七十

盱風左蠡

一望平沙覆白蘋玉簫泉下帶城闉不緣貧賤長爲客安得湖山日傍人野老尋烟歸短舸寒漁趁月出前津無端戍鼓催秋夜未許鄉心入夢頻

奉呈大司寇龔芝麓年伯賜假歸

浮槎嶺上動朝暉聞說尙書乞假歸豹尾三行齊路驚鸞音五道夾轟飛傷心風木還鄉夢回首雲山隔帝畿不爲瘡痍今未起十年何事阻庭闈

其二

當日形廷一伏蒲鳴珂春曉起嵩呼三章法盡寬緣坐五服輸空革久逋薄宦風塵滑喜愠側身天地窄艱虞遙知歸闕多封事請命無煩鄭俠圖

其三

世淚洒燕臺莫問天六益有燕臺近詩　三月鶯花簾外靜一江煙樹雨中懸他年望遠還相憶不爲鱸魚始放船

已別周許百司理歸里復值信豐江口次元韻

奉呈

却因負郭嘆無田三載依人鄧水邊入夢常懷投杼日班荆又值熟梅天千山鳥影雲初落一枕江聲月正懸倚棹臨風聞鼓吹南來知是使君船

阻風左蠡

一望平沙覆白蘋玉簫泉下帶城闉不緣貧賤長爲客安得湖山日傍人野老尋烟歸短舸寒漁趁月出前津無端戍鼓催秋夜未許鄉心入夢頻

奉呈大司寇龔芝麓年伯賜假歸里

浮槎嶺上動朝暉聞說尙書乞假歸豹尾三行齊路驚鸞音五道夾轟飛傷心風木還鄉夢回首雲山隔帝畿不爲瘡痍今未起十年何事阻庭闈

其二

當日形廷一伏蒲鳴珂春曉起嵩呼三章法盡寬緣坐五服輸空革久逋薄宦風塵滑喜愠側身天地窄艱虞遙知歸闕多封事請命無煩鄭俠圖

其三

未買青山學種田知君常在五湖邊碑傳黑水難逢六益時欲納妾

虔中留別吳六益次元韻

四十餘生老倣裴門庭白日對青邱何曾落筆題鸚鵡幾欲隨人入爽鳩愛鼎寧堪還墮甑感公應不羨封侯子時遺外侮公始解蕭蕭楓葉征帆暮百尺樓高動九秋

其四

落日西風起暮塵素箏濁酒向何人捉刀肯傍床頭立滅竈誰甘廡下貧身世波濤憑月旦江山詞賦重王臣荔蘿窮士監門子一上芙蓉媿角巾

汝陰喜晤唐祖命

一時冠蓋渡巢湖名士爭看顧與厨山爲徵車傳二

汝陰喜晤唐祖命

一時冠蓋渡巢湖名士爭看顧與厨山爲徵車傳二

爾薄因倚杜見雙鳧園中竹篠歸何暮門外桑陰夢易孤莫謂年來鬚髮少乾坤容得幾莖無

其二

閭君名在昔時遊不謂相逢已白頭落木孤城愁絶塞班荆九月起高秋江山烽火猶行路今古興亡莫上樓明日西風從此去藏舟浦外有歸舟

乙巳九日泗水同左子直張公上沈磬聞杜蒼略攜尊登楊將軍廟訪閣古而袁鑾菴亦

移酒肴至限重陽登高四韻

傷懷最畏上高峰不爲幽人不過從攜到盤尊誰是客看來頭腹總爲龍池塘一水深盈尺烟樹千家白幾重極目青山蒼翠裡黯然空憶二陵松

其二

日暮高臺起大荒四圍秋色望蒼涼地連江楚開淮甸天護風雲接帝鄉名士床應分上下將軍廟久識興亡將軍諱沂中與齊劉猊大戰越家坊此番盡是東南客爛醉同來看夕陽

其三

蒼苔坐久冷如冰此夜開尊盡五陵落帽已忘司馬貴知音莫使丈人稱西風雁過雲千里北極天高月

一稜絶世英雄皆際遇自從廣武後誰登

其四

鼓角聲悲夜漸高藏舟猶自說孫曹藏舟浦相傳孫權與曹操戰藏舟于此一天星斗啼烏鵲九月秋風足蟹螯俱是異鄉人載酒喜無新樣字題糕更深露滑愁歸去誰向寒溪動桔槔

曹集孔楊嘉樹小飲長干寓樓感賦

江頭夜夜聽潮聲怕近長干是帝京塔影當窗鐙火出山光入袂晚霞生他鄉綸紵一杯酒舊日麟鴻千里情十四年前寄書二兄南北故交零落盡廿年還向此山行

丙午秋杪胡鐵菴招同蔣埴之左子直楊嘉樹
小飲草堂兼懷令兄星卿得山字
滙塘十畝屋三間翠竹千竿水一灣君住園林公主
墓我來湖淚蔣侯山幾年對酒空循髮絕塞傳烽且
破顏阿大天涯曾夢否江湖秋老不知還

胡信公楊嘉樹劉民長寓齋小集時暴風大作
分得荆字
千里人來一識荆重雲黯淡壓孤城響連屋瓦天風
亂寒到庭階木葉橫莫謂持螯成樂地何妨荷鍤了
餘生傷心亂聽長干曲況是河梁別子卿時唱此曲

月夜楊嘉樹馬永公黃子捷左子直釀集寓中
作別賦得塔中鐙照遠僧歸限歸字
欲別公釀漏漸稀醉看燈下蚌螺飛琉璃塔挂星千
點閙閻天開月一圍山木歌來無夢到宵鐘響處識
僧歸酒闌更向橋頭立踏破霜痕見水衣

與子直同至京口言別兼懷令弟子厚
一別已經十四載相思僅得數行書風波天末人非
舊涕淚年來髮漸疎千里雲山愁路斷連床鐙火對
窗虛豪華意氣今銷落只恐重逢又不如

其二

鴻鴈亦知驚歲晚鶺鴒何事起寒聲君能有弟常將
毋我獨離家爲訪兄凱後青山皆賦稅天涯白首是
功名今朝定向江頭別潮打吳船夢不成

沈方平給諫招同吳方輿宋禹玉移尊五石菴
見訪賦贈
兩岸青峰夾清溪幽人結廬在縣西休官著書下帷
幙邀客載酒過招提盤已挫糟出黃雀匕能解凍分
白瓶抗談笑色漸來晚列燭松下風淒淒

沈給諫偕令姪夏人移尊再過有作
禪門靜揜不聞鐘坐對寒泉落晚松挈榼重偕諸子
至欵扉但有一仟從天漸冰雪成奇響樹走寒雲亂
遠峰垂老偏能肌不粟衝風歸去未攜笻

徐方虎從武林歸偕令嗣子政投詩見訪奉酬
二律
寒日疎篁覆短檐班荆坐久雨無嫌已拚白首空相
憶猶幸清溪尚久淹讀史何須慚半豹投詩眞可出
三編文章山水都將去此地如卿那不廉

其二

不必天涯訪弟昜君能過我卽爲恩久無客到開松
徑但有風來響竹門今日簪裾知令子誰家屠釣重

王孫勿嫌疎若常乘興共滌清菱試水源

丁未仲春同方鈖山劉子常周勿弇陳子介劉民長遊白雀寺分得河字

山門谿淺不通河策杖徐徐橋畔過夾岸松陰環古寺穿林樵路上層坡臺連城堞浮空出亭接湖天入望多十里登臨日已晚歸途新月似修蛾

周勿弇劉子常民長醵金集方鈖山寓中話別共得吳字

寒雨沈窗雪載途飄零猶喜故人俱天涯客久春將半月下尊開夜不孤杵臼交情貧與賤關山風景越兼吳歸舟倘過閶門外待汝停橈問酒徒

贈別姚子雲

小院屏開及早春每於芳夜喜留賓青燈對酒踰三月白髮行歌愧一身雲樹欲隨帆影去江梅空見歲華新重遊此地知何日莫惜音書寄我頻

贈別程弘執并次

日落天寒相見初高樓原是故人居酒闌醉向鐙前舞吟罷狂添壁上書托跡孤雲空曖曖還家三月倘徐徐獨憐小艇吳江路回首春光定不如

奉贈李石臺少參

龍節烏旌拂柳絲閶閶城上五雲垂屏藩疊出黃麻詔里巷爭傳白傅詩柏署寒霜聞喙息花封春日下車遲西河美稷都行徧好向兒童聽竹枝

其二

黎苗貪盡嘆無依此日逢君得所歸十載常教神雀舞九關獨見渚鴻飛天涯客久懷桑梓臺上春光到蔗薇田父曾招泥飲後如今征稅吏人稀

二株園

忽然臥病閶門城對鏡相看太瘦生十日不曾開口笑一身長以傍人輕檐枝欹仄鴉翻落書案橫斜鼠亂行獨守孤窗今又暮颼颼屋瓦走風聲

其二

斷井頹垣作比鄰天涯客況但愁人蕭條原不因風雨詼諧多緣是賤貧蛙鼓新聲紛玉砌蛛絲深夜上羅巾看來只有殘鐙火伏枕呻吟爾獨親

吳門病中送鄭次公虞部展假還里

久傳簪筆陪鸞掖忽爾分曹出鳳池千古能詩何水部半生好客鄭當時還家豈獨思蓴菜違俗多因戀釣絲不爲故人停遠棹如何遲返與君期

其二

廡下年年愧丈夫自知生計是窮途憐予病困將逾
月羨汝囊空得去舆檻外東風迴幕燕雨中芳草送
檣烏此行定出嚴灘路留取峰巒入畫圖

寄送程崑崙自京口之任皖丞

萬里江聲動地來錦帆簫鼓鐵城隈書籤漫得藏千
卷官舍何曾築一臺黃鶴峰頭雲樹合青山渡口荻
花開欲知程珦南安事時把君詩讀幾迴

秋日顧茂倫從吳江見訪感贈

吳江江水正蕭疎日日思君到草廬貧病却憐秋去
半風霜忽值棹來初老年歌哭多辛苦亂世文章但
子虛吾黨天涯牢落盡可堪寒葉下前除

贈周子佩

十年一見各蒼然芳草春風咽杜鵑舊日樓船成夢
寐故人生死隔雲天已亥子佩同姚佺期送衣冠多
難無新製貧老孤城爲薄田羨汝獨能敦古誼素車
還見巨卿賢吾鄉嚴水屏死子佩不避風雨走山中以殯驗之

贈吳梅村先生

賜衣紫閣成詩日馬鬣三花正少年圖史久窺東觀
秘聲名早向北門傳楊彪直節因多故衛虎清談劇
可憐欲識當年辛苦淚挑燈遙夜讀君篇

其二

才華西府推當代臥起東山歷幾春一自江河銷戰
伐至今厨俊讓誰人烟霞夢向丹邱老歲月天憐白
髮新此日具區三萬六容君憑弔是閒身梅翁今春有遊洞庭詩

其三

擊劍操觚二十春飄零歧路任安危常懷執弭臨江
日子少受知機部先生正是西風牧馬時喪亂白嗟前輩少典型空使後人思低頭床下傷遲暮一瓣寒香托楚詞

其四

自悔依人術未工生涯只合在墻東何期鼠社千年
樣得托龍門百尺桐老至筐歌偏涕淚亂來文字已
途窮三都若不逢元晏千載誰從識太冲時過日集欲求梅翁之序

病中送劉石潭歸南昌

與君眾首苕溪日水塞寒川正此時烏桕霜深鴉噪
晚丹楓落葉鴈歸遲三春促膝開尊好百里分金念
路歧自嘆年來飄泊甚西風憔悴鬢如絲

其二

迢迢江上蓼花新計到家園尚小春愁裡難堪兼著

病客中偏送是歸人雲霄有路君能達石潭明春
井何年夢不眞游子天涯無限淚憑將遠信慰吾親

贈別孫仲愚

落木蕭蕭下水湄飄零正是泚寒時交因久客情方
見貧到傷心淚尙遲但使江湖容我老何妨風雨繫
人思文章潦倒輸君久慚愧孫郎帳下兒

青谿除夕

驚心霜鬢客中催除夕他鄉又一回道路如今喧爆
竹春風似欲放寒梅殘年帝里瞻雲闕隔水吳歌近
露臺遙憶高堂倚閭望張燈始信不歸來

六松堂詩集卷六 七律 畧

除夜同顧云美集方鈲山草堂

街鼓沈沈夜不喧故人招我具盤飧琴書蕭寺同爲
客時予同云美各寓僧舍星火寒塘竟似村論字始知搜永壽二年
卽禮器碑徵詩却喜憶開元酒令徵他年再聚青谿
畔君有佳兒我有孫

壽方爾止

開正九日逢初度萬里春風到綺筵樓對鍾山雲氣
出門臨淮水草堂偏梁鴻久識傭舂案玉燕新占入
夢年何幸停舟同此會東南賓主定誰賢

贈周鵠田兼送之長安

執手江城嘆索居談天說劍意何如憂貧莫種南山
豆憤世空勞北闕書楊柳晚風嘶驛馬桃花春水發
河魚金臺各快平生願同子歸來賦遂初

贈雷水吳在中明府

扁舟風送一帆輕千里遙傳奏績名夾岸垂楊遮遠
道長江春雨擁孤城官閒日對讀書晚庭靜時聞琴
鶴聲喜近吾鄉彭澤令秫田可許借人耕

已酉春日張天樞招同諸子登八境臺得江字

且向花前倒玉缸東南賓主自無雙萬家烟火連千
嶂八境樓臺接兩江拔劍酣歌空斫地諸子有醉後
自起歌舞者諸子有醉後自起歌舞者傷懷落日莫開窗時樓窗皆開少年戎馬春風裡猶記圍
城不肯降

六松堂詩集卷六 七律 畧

雨中獨坐

何事雙江阻客程花朝已過又清明窗前聽雨愁歸
夢病裡看雲愛遠行獨處喜多檐鳥宿隔樓時有寺
鐘聲我來除盡東園草不見春風向晚榮

贈別方虞臣兼柬汪舟次

君是歸期吾去期江頭楊柳正參差離家已值三春
暮握手偏逢多病時晝就青山容臥歌成白雪許誰
知螺川倘遇汪舟次爲道曾生索近詩

壽丁士先廣文兼懷令弟景呂

才華不數謝臨川何意雙江住四年五十喜無新白髮一官猶是舊清氈鱣堂時雨開桃李馬帳春風散管絃聞說總戎今教授已知龍鳳兩湖傳（景呂教授撫州）

贈方素伯

一別雙江難見面大都天地總離愁避人漫自墻東隱騎馬曾爲塞北遊白髮孤雲常在夢青原五月竟如秋不因省覲來千里安得同君兩日留

端陽前二日舟泊螺川得晤汪舟次遂招同方素伯虞臣羅飯牛登宜樓小飲即席得雲字

正喜螺川得晤君何緣相聚復離羣一城草色浮煙井萬里江聲入暮雲尊酒樓頭今日醉風帆天外故鄉分無端又近蒲簿節簫鼓沈沈不忍聞

寄懷李玄圃

陰雨迷茫竟接旬懷人天水愧逡巡爲尋蘭芷思公子却乏瓊瑤報美人緝柳書蒲當日事栽花種竹故園春笑予何事栖栖者不信文章愛賤貧

送鄭去非楚游

二十年前事遠遊至今未上岳陽樓蓴蘆夢斷英雄跡禾黍風高帝子秋放棹正當三伏日懷人猶在百花洲此行借汝凌雲筆寫幅湖山寄隱侯

贈徐偉

何事年年別故峰小人有母獨尸饔但思隔室分餘火敢謂因人學宿舂槐板初登應客羨荆州得見已侯封憑君兩翮扶搖力一弔長安報國松

重陽前一夜不寐東萬靜園

誰家刀尺起寒聲獨擁孤衾聽不成屋裡秋鐙鐘後落床頭蟋蟀雨中鳴客來九月還三楚夢入雙江已四更明月登高應遠望遙知白髮向愁生

其二

依人無計阻湘濱猶喜君來住隔鄰長日敲殘棋子局深杯對老菊花新畏聽時事增多淚久別家山只爲貧夜靜天寒今獨坐西風木葉下來頻

送萬靜園還南州

嶽麓峯前見落霞君今故里我天涯深秋最愛惟楓葉他日難看是菊花不信悲歌眞當泣每因歸客轉思家懸知此地誰來過叫斷秋風只暮鴉

登晴川閣

高閣憑陵起霸圖丁當鈴角暮寒孤晴川萬里連江漢落木千峰接蜀吳官岸風濤爭石馬人家烟火夾

橋烏烏林赤壁今猶在不見當年亮與瑜

黃鶴樓懷魏和公

澤國茫茫不可居登高一望更愁予洲迷鸚鵡雁空落水入雲夢天半虛小鷁迎風輕似葉長江穿艇亂如魚知君萬里停歸騎定上層樓弔楚墟

六松堂詩集卷六終

七言律

庚戌元夕同楊商賢道思向糟文集王孝緯飲勝閣得重字

每憶王維能有幾偶因楊炯得相逢高樓千尺人同醉

醉寒幙雙鐙月一重簫鼓風中喧鳥雀煙花天半鬬魚龍

六朝文物餘多少看盡繁華付酒鍾

早春雨中王孝緯招同楊商賢趙浪仙沈大士向瀟文方子山飲飧勝閣同限青字時予有

北行

楊柳江頭欲報青知君爲我獨開扃長途細雨偕諸子小閣春雲似一亭盤已烹鮮分玉饌酒能隔水出銀餅孝緯時爲我熱酒他年蹴屩重相訪敢負人占處士星

喜晤吳菘三秦淮酒樓

執手秦淮是舊遊飄零猶見黑貂裘百年生死雙蓬鬢千古行藏一酒樓庚寅同聒巷仲望菘三上長干酒樓雲樹朝瞻陵闕外風檣夜颺石城頭故人漫自傷離別已過蘇卿十九秋別菘三二十年矣

題贈張虞山草堂

石坂橋西一草堂獨餘三徑未全荒雖無陶令當門柳却有君公避世牆數力但愁華髮短吟詩且共酒杯長千金亭下多年少爲問何時出射陽

八月八日爲紀伯紫壽

南金竹箭世應稀愛汝文章老愈微倚馬不推袁彥伯驚人可繼謝元暉空寢邱壑家多累欲挽乾坤願久違九萬扶搖誰借力秋風鴻鵠足高飛

其二

蕭蕭高天爽氣催度先佳節且銜杯廿年老友今同聚萬里清光漸欲來者舊誰知贈魯殿聲名獨久重燕臺如今倣雪凌雲志珍重人間漢代材

送趙儀吉歸覲其尊人壽

高天寒月照深枝喜得逢君又別離作客幾經霜落後到家正是菊開時北堂歌嘯生丹壑南國文章見白眉萬里庭闈同在念慚予偃蹇獨歸遲

贈姚際斯僉憲

舊閭侍從冠羣英南北爭傳折檻名自是范滂思攬轡應教嚴助厭承明雲深六洞桑麻長烟滿三江道里平此日臨軒除柴棨重開節鎮虎頭城

其二

使君清節凜霜寒青嶂丹溪勢鬱盤匝地猨啼搖箭簇謝天雀角起峯巒三秋鷹隼迎風立九畹鵾鴂動望澤寬浪跡燕臺音信斷小人有母報平安

柬嚴就思殿撰

金莖秋色起寒烟環佩從從漢殿前每嘆元臣虛夢卜近傳天子重經筵跨鵬知擊三千里風雨重過四五年屢叩楊亭問奇字如何徐榻但高懸

九日爲陳柬日壽

鳳城如畫映垂楊小閣臨流獨舉觴湖上久閒黃菊月九天彩筆動星河衣冠槐板人爭羨詞賦梁園客正多沙軟霜深歸路永細毛短褐取于駝

圖容中且製紫黃囊馬迎風色宣官路烏帶秋陰過女牆地滿居人心自遠況君山水足青蒼

九日襲芝麓宗伯招同紀伯紫徐方虎白仲調杜湘草陳康侯緯雲冒穀梁黑窖厲登高共用康侯西山韻

每懷谷口向王官旅食京華負翠巒白日倒飛千樹影青天高並萬峯寒賓朋促坐垂金玦僕射開筵出玉盤陣陣秋風吹短髮幾回蕭瑟墮游冠

其二

西山爽氣正開尊得共登臨卽是恩霜杵數聲聞落木塞鴻一點下空園故人子弟猶虛席名士簪纓半在門當日韓歐曾置酒但容明允著清言

其三

他鄉九日畏登臺萬里家山一望開薄霧龍樓吹畫角夕陽雉堞起風埃滇南音向愁中斷嶺北人從夢裡哀細摘茱萸今共醉不知秋色爲誰來

其四

金臺自古鬱嵯峨此日能容賤子過一座清歌停夜月九天彩筆動星河衣冠槐板人爭羨詞賦梁園客正多沙軟霜深歸路永細毛短褐取于駝

其五

官騶夜擁路重重高會何年得再逢鸚鵡青衫渾欲濕僊蟹螯黃菊又相供高天一色沈宮漏深幙初寒冷燭籠最喜山公多暇日追陪杖履正從容

九月雪後喜晤沈仲連先生

猶記同過顧彥先春風細雨出芳筵自從白下分南北一臥滄江幾歲年愁至不堪聽畫角老來尚見手編牢蹔獨有持螯酒消盡霜華九月天

其二

寒雲落葉正冬初城闕蕭條風雪餘舊日交遊今已

矣長貧夫子更何如鄉關夢斷歸無雁賓館情深食
有魚自笑從人學呫嗶李膺門外倘懸車

壽許友蓀

鳴珂帝里舊烏衣三十功名未是遲結佩正當蘭芷
發懸弧喜與菊花期霜深白虎傳經後日照銅龍獻
賦時馳驟風雲年少事至今天地讓男兒

祝程周量

冠冕南宮正少時人如白雪柳絲絲花傳上苑開文
藻名重中臺領度支雲影遙聞天外佩歌聲爭識卷
頭詞春風琪樹當庭發百尺龍門望者誰

別蔣荊石

朔風吹向薊門西萬瓦參差雪後齊詩酒何曾銷磈
磊關山原足重悲棲高天落日沉鴻影衰草寒雲送
馬蹄贈我瑯玕新句好他年懷想手重攜

龔宗伯初度閻古古用少陵秋興八首韻爲壽

同人共和時十一月十七日

長至融風轉上林山川一望起寒森線添宮館三微
動冰映樓臺萬壑陰
冬心王褒著有賢臣頌何用裁詩賦葉砧

飛潛時復發

其二

虬枝鶴幹自欹斜金雀觚稜望翠華楷矢常來天外
使珊瑚自貢越中槎卿雲曉待銅龍漏夜月寒聽玉
塞笳禮署退閒封事少官梅又見一年花

其三

西來山色動寒暉睥睨凌雲遠樹微牛斗氣衝雙劍
合江天雪照一鴻飛時逢已仕人惟舊身繫安危願
莫違不談神仙顏渥赭應知戰勝自輕肥

其四

生事曾聞謝傅棋至今三楚有餘悲桑麻邱隴皆烽
火邑里絃歌且歲時補袞未教簪筆久請纓猶恨棄
繻遲舊年舟過歙陽道父老牽衣說去思

其五

波濤百里駕空山兜子興歌夢寐間白日魚龍生屋
舍西風鴻雁叫江關憂天無路堪分病退食何時一
破顏講幄新開多侍從喜今獻納有同班

其六

寶甲琱弓海水頭寒冰積雪接深秋旌旗線繞羣熊
避天地陰沈萬馬愁未許封章停遠獵難將心事付
輕鷗老臣但爲蒼生計白草黃羊亦九州

其七

久久乾坤不世功賜環迴出五雲中金科玉律沾新露海鍔山鐔起大風藜閣高懸星欲紫沙堤遙築日初紅糟邱營向長干里六一先生舊醉翁

其八

賓坐春風正邐迤汪汪千頃陂自慚鴻鵠心千里私喜鷓鴣夢一枝日久始知交道險時越國子以惡語及予老來方信歲華移南豐香就龍門祝小子名因驥尾垂

贈別白仲調進士

長安何事但羈栖古木蒼蒼望若迷津驛層冰連野濶御樓積雪入天低人歸白草三河外家住青山十

廟西阿大今春留我宿曾於醉後一分題 懷孟新也

題嚴既方太翁嗜退菴

卜築城南宛似村筆床茶竈傍琴軒一灣綠水繞通徑數點青峯恰到門亂葉風前堆柏子清秋響處聽棡孫結廬何必逃人境邱壑輸君過謝鯤

其二

架滿書籤履滿扃春風長在白樓亭百年耕釣留天地萬頃湖山入戶庭阿閣今巢池上鳳大邱爭識里中星他年圖畫爭奇逸定上袁宏處士銘

張羅浮給諫夢得十年霜雪老黃門歷盡艱危道愈尊鶯鶯巢多新喜氣鵷鶵林有舊啼痕天心萬里風雷夜直節中朝海嶽恩滿目流鴻遵大陸何容蘿薜戀江村

祝鄭次公

開正穀日逢初度散暖梅花及早春北極才高題柱客東風香趁握蘭人爲郎久著名三省卜紀且看歲六身銜鼓隆隆長不歇好催紫閣上星辰

贈毛錦來

西風紫橐晚含香玉樹高於百尺長四牡久淹散騎省十年今拜尚書郎歌傳白石當星斗臺起黃金見雪霜自古文章資黼黻如何淪落在班行

其二

高天落日倚層城冰署玄言四座清喜有驚人吟謝朓何妨濡髮醉劉伶樽前華燭分寒夕簾外微霜傍暮生潦倒長安經幾許不知今夜旅愁輕

送胡擎天還滇南

綺陌春風散紫煙故人歸向落花前名齊玉筍雲雷動胡曾領鷹手挽琱弓日月懸戚里近推三輔貴藩封

竟與九盤連欲知滇國當時事莊蹻西南早拓邊

其二

英雄今古遇難酬廣武城高俯九州萬里山川回殺氣百年天地動離愁桑田久見麒爲雀蒲海曾教虎似鷗金馬碧雞隣漠北鶱邊獨上最高樓

其三

黯蒼山色亂雲飛三十旌旄動帝畿二月花隨春騎去五陵人向夕陽歸干戈南詔開珠履詞賦西園重布衣此後屋梁明月夜相思偏與夢相違

其四

十年撫下嘆離羣才盡江淹敢論文知有王門堪稅駕況於燕市又逢君枯魚遠泣桑乾水孤鳥難飛金齒雲親老家貧愁萬叠西風彈鋏向誰聞

寒食日集蔡殊巷園亭賦贈

九陌春風斷復連娛親郊外有林泉桃花慰亂舒紅錦柳色迷濛上翠烟鸚鵡醉餘寒食酒鷓鴣聲起暮雲天高懷不敷庾開府好客今推張茂先

送周計百覲畢返大同兼賀太原新命

獵獵霜花繡鐵驄使君來自古雲中五年政報河南最千里人占塞北雄蟋蟀興歌成晉俗麻桑無恙識

幽風曾聞閭巷傳三異車服何煩下考工

其二

四十專城攬大荒東風軟土落花香熊羆舊日開河曲虎竹新符領晉陽閣對青山雲氣出春深絲鬢主恩長下車父老曾相識肯雨重來是故鄉

其三

伏馬飛狐界極邊雙旌猶帶鳳城塵班荆夜盡一杯酒折柳春消三月天下里管絃今尚爾公前任嶺李故人風雨各蒼然他時執手重相見白髮雲泥又幾年

長安喜晤周雲客并寄祝甫翁棣園先生

燕市黃金倦客裝悲歌只在酒人旁時從屠釣隨公子每到登臨憶侍郎建業青山連草色秦淮流水帶花香謝安終爲蒼生計未許人間顧曲忙

其二

當年銅柱策奇勳憲茂文犀總莫分才大自知功不賞調高應識和空羣青牛入谷開丹井黃鶴摩天見白雲定有神仙留退步北山何用重移文

別李斯年

正愁阿弟秧初分却唱驪歌又送君一騎飛花春後滿千村啼鳥夢中聞山川騰有黍禾淚天地終留廩

鹿鞏同望家園歸未得滯人懷抱嶺頭雲

龔宗伯移尊真空寺爲閻古古作餞時同紀伯紫何昭侯顧遹集卽席限韻

其二

浮雲欲合日光微騎馬同來一扣扉寺近松陰經月住天連草色幾人歸中原豺虎容高臥北海鵬鵬任獨飛鐵笛不吹燕市上難將心事賦無衣

其三

蒼然白髮出人間那有丹砂可駐顏自歷滄桑成大夢不辭杖履試諸艱一身老去空填海五嶺歸來未買山壯志難銷今古淚春風直過雁門關

贈郭快菴編修

老向空山學采薇當時厨俊事原非故人爲數京華客才子如君天下稀洵有詩篇驚絕代可無文字到漁磯梧桐百尺春風近不出龍門定不歸

留別張遠公并贈

虎頭春色擁旌旄握手河千夢寐勞往事至今隨碧草故人猶自感絲袍西山雲滿朝裁賦北闕星寒夜佩刀慚愧儒生疎且拙百年天地付顛毛

夏日將歸省視留別龔芝麓年伯

澤畔行歌嘆負薪至今躑躅走風塵芙蓉池上垂三世桑梓堂中見二人白髮長懷趨侍晚青山不厭倦游貧只因喘指心常動歸向江皐理釣綸

其二

才盡江淹鬢早枯當筵驚見奪驪珠郊城載酒逢春暮霜月揮毫惜夜徂未免有情宰叔寶更難忘處是童烏英才喜遇成三樂但愧人間老腐儒

其三

此別離憂未敢言茫茫歸計轉消魂傍山屋僅三間住負郭田無一畝存亂後詩書供賦稅天涯菽水缺晨昏承歡但有名篇在暫博慈顏笑語温

其四

禁城花滿曉光寒楊柳東風漫挂鞍莽伏近郊多反側旌乾中谷正艱難遥知鍊石天能補借得還家夢始安江上六朝松石在不嫌秉燭後來看

杜湘草四十初度

九衢高樹綠千層騎馬長安問杜陵我自飄零猶道路君今四十看飛騰清軒百韻驚銅鉢白日孤松入劍藤玉刻麒麟宮內出不須彈鉄又擔簦

仲夏病中送柯翰歸里兼游吾顓

細雨涓涓不斷流東風楊柳夾行舟省親正值寒兼暑

暑作客偏多病與愁千里關河勞遠夢雙江草木入清秋憐予三載猶羈旅一夜思家竟白頭

贈張青巷憲副

年少請纓汎海頭東南指顧望中收銅龍射覆多奇策金馬還家一敝裘原仜榆柳青山懷舊雨梧桐滇南紫閣報新秋如君咫尺風雲去肯向江干問馬周

送王橘叟還滇南并寄同志諸子

赤火紅雲六月天班荆未久唱離筵君行萬里當三伏我別雙江竟四年晚樹時榮邦上月秋風好掛洞庭船逢人爲報蘭陵客縱賦登樓亦枉然

甲寅夏五雨中懷吳伯成明府

榴花初放綠陰齊宿雨沈綿沒路蹊溪水亂流城郭裡雲峯時擁縣樓西遥知愛客常投轄每借看山一命題幾度欲來尋舊侶閶門城上亂烏啼

其二

千戈滿地嘆仳離五月炎蒸過北師不惜捐金消夜掠更聞列饌佐朝炊橋梁闕圮經時築士馬歡騰就日移郡縣但能如公輩何須盡起羽林兒

其三

自從京闕識高名無處西風不繫情庶下三年慚減

竈道中一日喜班荆予過無錫於舟次得晤我行淹滯原多故君宦升沈太不平南北戰爭今未已安危端賴請長纓

其四

依人謀食寸心違回首雲山隔翠微故名山遊子饑寒何日了高堂顏色逐年非兵戈作客真無術兄弟無家豈當歸欲借鷓鴣程九萬江關千里到庭闈

聽松堂詩

近郭堂成傍古松崔嵬如在最高峯九天霜露盤鸞鶴萬壑風濤起蟄龍靜裡空山時發響坐來深夜若聞鐘羨君咫尺成千仞可許人間一杖笻

送顧止菴少府之任虔州

萬里孤城控上游使君鵷首發虔州荻蘆風起連江岸茉莉花開滿郡樓地接猺蠻煩左顧兵銷日月借前籌茫茫天末需才亟司馬青衫不足憂

其二

謀食何由整羽翰如今烽火阻江干家貧親老音書斷金盡朋疎道路難自信蓬茅依大廈豈無雨露到漁竿鄉關一夜思千里歸夢隨君十八灘

梁谿喜值奚蘇嶺少府奉答三首

天涯何計破愁顏喜值君來看慧山杯酒能消三伏
熱清言暫受一時閒浮雲似我唯高枕盡日無人但
閉關同住水南兼水北斜陽滿屋不知還

其二

月明風靜露初稀坐嘯江頭一布衣白水已傳佳氣
滿青山未許野人歸漸看地戶當吳越可信天心到
蕨薇慚愧相逢俱老大眼中猶自見旌旂

其三

炎天無日不埃塵宦海茫茫莫問津半世疎狂三仕
已十年落托一官貧言愁盡是思歸客到老反爲失
路人萬里江山各回首憐予白髮有慈親

送世叔劉夢錫之任諸暨

結客天涯半弟昆況予又是泰師門政聞莫負青山
好官久無忘故國恩古堞烽烟飛白羽秋原贏策動
黃昏飄零兵革何時已得上琴堂即故園

送彭子載歸寧都

天涯惆悵向誰親暑雨炎風閱五旬垂老漸看家似
客離鄉喜見汝爲人幾年湖海雙流涕多難乾坤百
鍊身珍重此行歸去好莫將辛苦負清貧

其二

到家未久即長違衰病心知萬事非兩世身名慚父
執五年魂夢隔慈闈通天有罪容誰補蹈海何人許
獨歸涕淚由來因老減西風爲汝一沾衣

舟過萬安縣

江路崎嶇去復回家山烽火夢中來沙平兩岸知灘
淺帆指孤城見嶺開到此長風應破浪何人落日更
登臺可憐白髮悲無數猶是當年戰鼓催

乙卯秋日薰无休張南士錢去病毛大可集寓
齋分賦得殘字

雨後新涼暑氣殘相逢白髮各垂冠座中客盡爲司
馬麾下人誰是伯鸞藉有詩篇成縞紵慚無雞黍出
盤餐小庭花草分秋色喜得君來一共看

侯公言總戎五十壽詩

書勛已上凌烟閣列戟新開偃月弭江海南天頻建
節土田他日自分茅風吹斗帳朝馳馬潮湧戈船夜
刺蛟二十登壇今五十由來功業在方苞

壽徐武子先生八十詩

靈光魯殿尚崔嵬耆舊于今更有誰六代繁華經世
變兩朝心事少人知匣中自識雌雄劍膝下還看大
小兒八十年來如一日海天長嘯息蛟螭

楊嘉樹招同趙元毓沈孝瑟翁漢律張師仲徐

式四劉佶四衙齋看雪得朱字

蟲屐衙泥竹索扶到來清署擁寒爐飄風竄瓦冷侵
骨亂雪打窗冰上鬚熟醉自知慚阮籍歧途何用泣
楊朱江山萬里頭俱白莫笑人間老腐儒

酬石埭姚六康明府

憶昔羊城坐客軒君方百折出沈冤風波尚有餘生
在天地偏教死後存老驥當年悲魏武寒雞深夜蹴
劉琨如何萬里飛鵬志竟作鷦鷯寄樗園

其二

雪窖冰天日未乾衙齋勝似一犖寒幸無風雨吹簾
幙只有蕪菁出木盤半嶺丹傳仙令宅一溪清見使
君灘政閒官冷渾無事靜對琴書至夜闌

其三

歷盡冰霜世屢更至今頭白老孤城從來縣小難爲
令況此時艱正用兵輸餉千家愁歲計荷戈三戶寓
春耕烽烟過後桑麻熟方信人間召杜名

其四

久客陵陽愁轉新風光如水水如銀半生事業衣兼
食萬死艱難君與親欲去可知因歲晏此來不獨爲
家貧如今烽火連江上莫恥微官老一身

贈紹興何崑崋太守

載路輕陰綠樹齊衙齋高出衆峯西山川掩映憑虛
檻城郭迴環出亂溪此地風雲餘霸業人家甿噎自
春犁農桑過後絃歌發不信鄰封有鼓鼙

贈姜定巷京兆

憶昔長安作遠遊曾經懷刺作荆州天心已見虛前
席家食何期慿素秋嶺北干戈今未息洹東寇盜正
堪憂封章此日煩司隸譬紱歸來尚黑頭

題宋射陵蔬枰圖

禿衿短袖露方瞳手把長鑱托遠鴻芒履踏殘沙塞
赤桑田看盡夕陽紅聊將菜甲銷禾黍暫信蔬枰戰
雨風蒲艾荆榛猶在眼乾坤都付一鋤中

靖江贈陳不退游戎

赤火紅雲捲怒濤旗門無事講龍韜岷江到此流將
盡潮水吞城勢欲高萬里山川歸鎖鑰一簾星月靜
弓刀謝君亂後能開讌楊柳臨風拂做袍

病中送宋射陵還鹽城

夜夜西風正未休戈船波浪拍天浮三更見月頻驚
夢萬里看雲欲上樓君有田園愁汨沒我因烽火苦

淹留病中無計重來話畏聽哀笳又報秋

其二

獵火連雲世變更窮愁兀自坐孤城江東子弟推年少天下英雄屬老成擊筑聲中無夢到鼓刀市上有人行與君健翮扶桑去皓首橫戈看日生

贈蘇州高蒼巖太守

西連震澤東江海千古雄藩此闔閭征調人當荒敝後褌襦歌正亂離初倪寬不急爭輸課鄭俠何勞更上書今日瘡痍應漸起知君清署有懸魚

其二

素箏濁酒望車塵潦倒行藏是賤貧名士如君方足貴浮雲於我似相親知吮山水成文字君入波光山寄題程伯建遠山每見交遊重隱淪君極周旋吳六益沈馨閩諸子郭隗已空燕市久黃金臺上屬何人

寒夜與陳農山對酒看月

六載重逢鬢已皤豈知患難半消磨吾生已見同遊盡少愁境偏從後會多京洛故人分出處鄉關遠夢起干戈與君漫把今宵酒坐看寒光上薜蘿

蘇署長至次桑楚執韻

飄風凄雨逢長至勿勿新添一綫愁減竈人依皋里

下浮家路近太湖頭予家光福半生空結三千客一錯難銷十六州耳熱酒酣壺口缺揮戈心事老來休

送林武林清軍漳浦

亂離消息苦難真嶺外懸軍事更新只爲瘡痍今未起始知夫子不長貧黃雲草驛都成雪翠嶠花旌好待春記得與君觴咏日湖山終讓一閒人

其二

衰病蕭條看暮雲天涯何事悵離羣誰容詩酒成名士可信英雄屬使君日月忽從愁裡過山川惟向此中分傷心莫上高臺望聽鼓樓船不忍聞

丁巳春初送吳伯成觀察入閩

春風花樹擁行旌笳鼓樓船落日明觀察舊爲唐簡度都官原屬漢公卿雲迷嶺嶠生寒色水入海天作雨聲澤國謳歌三異著兒童爭識使君名

其二

淹留花縣爲時久此日聲名達帝畿自是君才看十倍可知天意轉三微干戈滿地驚鴻斷城郭無人燕子飛風雪嚴寒如絕塞海山芳艸待春暉

其三

入閩舊有君家澤父老於今尚涕洟庭下柳爲劉尹

植道南棠是召公遺桮檎時見翻旗影幕府重看列
戟枝從此桑麻膏雨遍不須淚墮峴山碑

芙四

歎哉相依情更親常因旅食累官貧夙欽諸葛真名
士却愛子同是隱淪鄉國天涯愁裡過湖山春色夢
中頻遙知君去梁谿後南北交游少主人

題陳伯駿送別圖

河橋初漲柳花新落日東風執手頻天地何年容作
客山川終日送歸人愁心久斷鄉園夢絶塞空傳戰
伐塵此別不堪回首處畫圖留取六朝春

徐允成招飲草堂

十載睽違夢寐頻偶來三徑見情親春庭露霖吹新
雨夜幙風燈醉故人顏色照殘千里月干戈催老百
年身今宵痛飲成高會莫計明朝客路貧

題孫赤崖聚樂圖

自從詞賦動京畿更有賢王薦陸機遼海來歸新皂
帽江天還識舊烏衣芝蘭階砌方三世松桂家山已
十圍此日且就泉石趣定如羔雁滿庭闈

贈趙山子廣文

曾將白眼傲豪賢三十才名老鄭虔天意半銷新白
髮家聲還戀舊青氈高門子弟多龍鳳亂世乾坤盡
雀鼯相約澄江能醉我但愁官舍更無錢

贈別李相如

楚火吳雲鳥不飛忽驚相見又相違戰船笳鼓今交
作戎馬關河各未歸久客何知離亂苦衰年但覺世
情非長才如汝堪馳驟皓首青天駐落暉

送盧星客歸嶺兼寄北田諸子

五嶺雙江戰鼓催喜聞人自故鄉來英雄世上皆豚
犬麾節天涯半皂壺擊筑方知傭作苦操絃誰聽土
風哀藉君寄語諸同志落日還堪著死灰

吳門喜遇錢幼光

城頭畫角入秋哀烽火天涯醉此回千里家山歸未
得廿年風雨夢還來祇今世事應難問爲有胸懷只
不開一別自成多少恨爭看鬢髮各相猜

吳門紀遇詩得曾字

浮雲蒼狗總無憑隔世人驚似老僧心事都緣銷客
旅乾坤只合付漁罾買山何地供薇蕨探篋無錢醉
友朋却笑當年吟白馬誰來物色到平曾

高蒼巖太守從西山至鄧尉余移尊朝元閣看
桂即席得花字

十里村庄夕照斜使君盡日放湖槎溪山已讓臨川擅天地還留處士家但許盤飧供橡栗不教車騎誤桑麻朝元閣上秋深處樵悴西風是桂花

贈楊東井

與君同是一逋臣流落江湖三十春舊日龍蟠空有淚當年燕領屬何人半生遺却呑吳恨萬事銷歸念佛因祇掌莫論今古士吹篪擊筑敢言貧

贈金觀察

勝跡當年沒草萊平山臺爲使君開荒邱落日憑虛檻高閣西風散遠埃每見文章推庾鮑常攜賓客盛樽罍自從五賢去幾人廟食虎邱山

鄉枚白嘶衰老多愚朕得共何人上大槐

偕諸子飼饜度歲因憶魏叔子奔兄喪歸里

山中已度兩除夕今夕何爲更愴神兄弟心傷生死異友朋禍遘亂離真天涯白首偕諸子夢裡黃泉半故人獨憶扁舟江上客西風顦顇一孤身

贈別石濂上人

十年湖海一孤身天界曾參柏子因往事不堪回首處此生猶自未歸人出門荷插非關醉卓地無錐可是貧與汝同游兼惜別梨花寒食暮江春

戊午暮春徐長民招同周甬郇江中石姜奉世令弟羽賓夜飲先春堂得三字

晚風吹起柳毿毿春色已過七十三簾幙雙燈開翠黛賓朋今夜盡東南碧筩久釀人皆醉紫筍初肥味正甘最惜酒闌歌罷後一聲催出曉鐘簷

蘭陵署中寄輓高蒼巖使者兼唁湘綮森萬山聲名久著御屏間況有恩威動百蠻使君曾爲滇南司李秩滿但留琴鶴在心清長傍鶯鷗閒莫躔在東山曾降乩與莫躔大仙聯句鄧尉花前乘燭還使君至鄧尉君使雅自從五賢去幾人廟食虎邱山

其二

世胄崢嶸甲第新河汾原是舊朱輪江山文藻推先輩天地指麾托後人丹閣久知巢鸞舊謂湘綮青箱又見種麒麟孫謂令由來大德難爲祿始信君家肇累仁

其三

自從髮白已成樗更有何人問索居入幕幾教三月半登樓又過一年餘中庭犢鼻真難晒安邑猪肝未見踈今日峴山流涕後縱歌彈鋏亦無魚

其四

端陽別去見何期不謂遂成永訣時一死祇因民力累使君從桐城半生惟有彼蒼知訃傳楓浦書難寄頒過蘭江哭竟遲從此西州無馬跡何堪更詠扣扉詩

己未中秋喜晤呂御青招飲舟次得公字

秋山秋水亂雲中小艇橫流泝晚風作客不知佳節至銜杯却喜旅人同榛苓有夢西歸好禾黍無家北望窮江國此離今又甚牆東何處避君公

立冬日汪栗亭招同諸子集梅旅山房分得江字

六松堂詩集卷七七律

今年冬日如春日布袷單衣坐北窗三徑蕭疎多過客一身飄泊尙邦江

壁上諸侯已盡降爛醉不知羈旅苦天涯何計理歸艭

同諸公讌集共用燈字

每向高齋集友朋盤多兼味酒如湩途窮自覺歡場少老去寧堪亂日增新月停歌依翠幌微霜入座腎寒燈揚州莫說繁華夢貧賤於今是五陵

程葛川招同諸子旗亭小飲時有小史度曲共白春風歌板愛秦青銅龍夜靜停霜月金馬人歸聚酒亭孝威時從都門歸唱盡開元天寶曲如今燕市有誰聽

諸子移尊曹秋岳先生寓齋共用留字是夜劇飲大頓諸子作詩嘲余故末及之

路過邦江一暫留喜看李郭得同舟風霜人老家千里楚漢兵銷酒百甌燭影漫成鸚鵡舞月光空戀鷓鴣裘今宵大頓歸來晚潦倒乾坤任馬牛

冬日同徐蘗菴崔兎床錢駁少丁暴巷訪烟雨樓遺址

落日南湖一繫舟四圍風景尙如秋鐘殘荒草空餘寺石臥寒烟未見樓城闕天高驚斷鳥荻蘆漁起亂輕鷗年年狂走常過此不是依人不得遊

六松堂詩集卷七七律 壹

浙署除夕

靜掩高齋燈火微風光荏苒戀寒扉隔牆簫鼓喧街市入夜春盤鬬蕨薇無食妻孥音信斷殘年心事海天違今宵縱有還鄉夢兩地家山何處歸

其二

不用桃符役鬼神亦知貧賤老逾真撿來舊歷愁新歷看盡今人愛古人亂世曾無千日醉他鄉又見一年春欲知辛苦飄殘淚三十年猶賸此身

庚申花朝前五日同王勤中姜奉世集棣華堂得青字

高館張燈對翠屏梅花深處醉劉伶春風散綺千林綠夜雨凝寒四壁青衰後不堪逢喪亂人間最苦是飄零與君漫飲今宵酒好友年年散若星

送丁最菴返金陵并次元韻

歸心不必計桑榆只可逢人說大都自古良醫常怒石至今盪寇但監厨我來難免添蛇足此去無煩捋虎鬚知有蓬蒿三徑好鹿牀烏几待君鋪

壽宋既庭六十并次元韻

六松堂詩集卷七　七律　三七

春風花雨記當年池上芙蓉望若仙八代文章孤節著百年薪火幾人傳干戈宇宙見催時序即寧甘托醉眠叢桂吹香寒菊發莫辭辛苦怨秋天

其二

徵書一日下皇州傳說曾聞帝夢求絃管空嗟留絳帳乾坤只合付清流王門弟子多龍鳳石氏山川半虎鴟世事浮雲如噀蜃天容高臥醉糟邱

其三

赤側黃金豈足多輸財卜式事如何近傳妖鼓鳴昏晝忍見秋田長蔚莪睫裡焦螟能再乳水邊丁子亦

承波輸君百尺高樓上看盡滄桑發浩歌

其四

白首青編任卷舒四時花鳥愛吾廬過都不揭歌魚欽避世且看種樹書何處湖山堪結隱至今鬚髮未全疎陰陽蝕盡麒麟鬪暫向人間學遯初

中秋後三日余從越東歸徐蘗菴拏舟過訪值其六十初度作此祝之

才華意氣似君稀結髮從軍願久違蹈海不因烽火累移家豈爲稻粱肥百年天地容雙鬢萬里關河駐落暉欲叩鴻濛歸混沌西風先上薛蘿衣

六松堂詩集卷七　七律　三七

其二

秦笛吳簫吹未殘江湖秋色雁聲寒祇緣多難浮三世欲試諸艱就一官石馬嘶風防鳥道銅人泣露走螺盤傷心六詔歸來晚明月中天取次看

其三

天涯常做黑貂裘結客荆高貧未休有弟壯年稱畏友初聞隣故人今日半通侯張趙諸公皆葉菴舊交黃金莫笑空過眼白髮應知未上頭愧我論交逾五載至今飄泊尙虛舟

其四

秋高月白露華滋喜爾懸弧值此期兩崦溪山歸晷盡一天星斗入采恩蓮花峯似浮霜鏡桂蕊香先到酒卮閒盡滄桑羊胛熟與君大笑墮驢時

汝君喜賡文殉節詩

倒馬關頭控萬弦三河四塞盡烽烟村空似覺行踪易官小方知死節賢火氣蒸騰難白日血光照耀舊青氈芸香閣上塵飛後嫗殺台州老鄭虔

雪中過訪陳堯夫留飲聯句

皴冬放棹下西泠曾竟日淹留話草亭風雪家貧三易酒三酤酒而得頁醒曾江湖人老一看星時有星異莫將近事徵珓空星漢迢迢銀漏轉不知身是白頭翁

六松堂詩集卷七七律 羊

休咎曾且共寒宵問醉醒後會探梅期鄧尉陳春山先我叩柴扃曾

其二

同雲朔吹氣清泠陳擁火籌鐙坐夕亭遲外有天皆臥雪曾尊前對客似殘星南山豹霧歌招隱陳東海驪珠笑獨醒莫嘆書生頭易白曾乾坤寂寞一寒扃

陳

辛酉送春日山塘送呂御青之燕分得儒字

落日旗亭問酒壚虎邱送客上京都一天風起斗牛亂五夜春歸鐙火孤欲別暫成楊子路高談且繪鄭公圖羨君奮翮青雲去笑盡乾坤老腐儒

七月同葉星期周青士張繩其俞犀月集汪周士晉賢雅涵堂得翁字

傳說吳王避暑宮四郊地盡種梧桐芷蘭不見思公子禾黍祇堪恣狡童可信乾坤真斷梗却憐身世似飛蓬與君共對今宵酒且學當年六一翁

其二

兩年三客此堂中風景蕭疎自不同五夜天高飛過雁一簾秋冷亂鳴蟲庭閒但見書籤滿坐久寧教酒盞空星漢迢迢銀漏轉不知身是白頭翁

六松堂詩集卷七七律 羊

其三

簾幙霏微冷玉蟲紫羅襦覺夜寒空東南箭美推三鳳周士三昆仲俱有文名大小山成賦八公千載行藏雖有異葉張成進士子與周俞皆布衣一時心事得無同座中名輩誰雄長萬卷還須讓老翁

其四

檐前鐵馬戰秋風每至歡場萬事空蟋蟀鳴中衣自薄琵琶聲裡曲誰工老年但覺家鄉好亂世何妨客路窮蓬蓽森生涯無善策歸來漫學祝雞翁

贈徐翁七十初度

知君原是忠臣裔靖節徐公猶祖獨汝甘爲隱者流欲
保鄉閭輕一出君於鼎革爲全身世愛千秋事平又
家山久傍東西崦湖海爭看百尺樓鞭撻羲和推日
馭凌風直欲過滄洲

其二

三百年中半隱淪梅花村墅喜留賓蘭亭載酒皆名
士倪雲林高季迪皆耕漁社談經是故人姚少師
公好友詩卷手跡尚存蓮
公爲集得詩篇成譜牒
至交譜遺失已久考來世系見尊親
翁考訂成帙遙知奕葉垂千禩始信君爲後起身

其三

卜築橋西近市喧家貧常不計饔飧一簾風日多花
石萬卷詩書半里門寵下生泉知令子庭前植柳課
諸孫堂名清慎傳來久樂
字翁顏爲堂名耕鑿敢忘
祖父恩

其二

老來懷抱强爲歡況復飄零感歲寒風雨愁予常下
榻溪山與爾一憑闌扶笻人愛浮蕉葉玩世天容製
鞨冠自笑餘年當七十逢君渭水正垂竿翁年長子
十二歲

贈劉介菴憲副

瀟水雲龍氣蔚藍江山此地盡東南歌深襦袴來何
暮烽起荊梁日不堪臥閣如今須汲黯徵車遥見召
曹參懸魚自是生平志獨對清光月一潭

其二

天涯常做黑貂裘彈鋏年年苦未休但覺陳羣空嫗
長敢云王粲獨依劉千秋蘭譜容縫掖萬里萍踪托
斷緱自笑腐儒輕且賤何時得上李膺舟

邢江冬夜集程山尊寓齋同諸子話別得同字

曲巷疎簷度遠風故人樽酒坐寒空山川每恨多歧
路時山尊還新安射陵歸鹽城
俞陳芳歸泰州予亦渡江日月能消一短蓬烈
士何心憐老馬高天無夢送歸鴻他時再聚邢江上
落落晨星又不同

贈俞水文

春風過處舞衣新金谷園中見後身柴燭裘爲題版
客白銅鞮是惜花人英雄末路時多故老大歡場夢
未真暫借笙歌消逆旅唾壺擊缽暗傷神

題范汝受小影

林木蕭疎白日陰臨風長嘯且披襟一編詩卷留天
地萬里胸懷入古今湖海何人容獨臥山川無路可
行吟茫茫誰識飄流意唯有丹青一寸心

輓呂生伯暨朱孺人詩

望斷西風何處村北邙墳上見塵昏山川空受孤臣
累天地還從一死存不負詩書供道力且將膚髮答
君恩杜鵑叫破三更血猶是當時蜀帝魂

其二

人生八十古來難況有宗支百世繁南國桑麻今屢
換北堂機杼幾曾安孤鴻久斷高天冷寶婺初沈午
夜寒他日風雲多際會祇因含笑九泉看

贈朱錫鬯檢討

春風桃李夾朱門自是當年文恪孫紫閣奎樓傳甲
第青箱詞賦擅梁園千秋筆待董狐久三國名慚陳

壽存今古狂瀾誰砥柱知君力可挽乾坤

其二

每憶長安別紫芝十年廡下各東西敢云滅竈嫌因
熱但覺巢林喜近栖久客應知傷老醜故人已自隔
雲泥歲寒此日能相念莫笑生涯路轉迷

雪中贈沈心仲五十

微風拂檻曉光新喜爾懸弧值小春鄭史但知書甲
子楚騷且自溯庚寅坐來蔡榻觀朝氣識得桃源結
隱淪瓢挂東村聊玩世天容一老作閒人

其二

背郭疎籬屋數間高堤楊柳抱溪灣閉門只合幽人
住把卷長消白日閒爲愛持齋常繡佛不因習靜始
看山人生百歲今過半買就丹砂一駐顏

爲汪晉賢新築題畫并次原韻

一畝亭園亦足多況於地僻少人過秋生溪水落寒
木日散牆陰垂薜蘿諸俗何妨工柳下閒情能不憶
梨窩晉賢舊有歌妓天寒且誦幽居賦翠岫相看倚竹哦

其二

疎櫨仄徑傍城開帖石爲橋自不隤借境可知因樹
得讀籬常自覓花栽溪魚着雨浮青荇林鳥隨風啄

翠苔爲報汪倫新築後芒鞵時有故人來

寄贈陳堯夫六十初度

桐川兩見雪飛花小閣春梅發早芽遥憶懸弧當歲
晏應知彈鋏尚天涯舉杯料共梁鴻案齋榻空傳張
碩家近得神仙真妙訣與君勾漏覓丹砂

其二

蒼狗白雲事轉奇勞勞天地更何之浮名不及身前
酒舉世休誇帳下兒不信深山爲樂土可知大盜是
良醫堯夫應聘遇盜吾生自有安閒處何必牢騷讀楚詞

其三

他鄉流落歲重更風雨連床舊友生一棹還家猶是客三年長我卽爲兄娛親膝下看霜鬢餉婦窗前聽雪聲貧老雖同羈旅苦家山望斷夕陽橫

壽陳子木先生八十

當時厨俊盛簪裾名士爭看郭泰車八代文章歸氣節百年心事付居諸雌雄劍倚藏龍氣大小兒能讀父書渭水熊羆應見夢高天弧矢指狼胥

贈南康呂隣秩明府

故人新作南康令百里花封正少年縣小但容山色裏到庭閒時有鳥音傳孤城日落人煙外五嶺天高塞雁邊君去不須愁路遠吾家猶自隔梅川

其二

歷盡崎嶇閱歲寒五陵有鋏日空彈只因謀食逢人短愈覺浮生到處難風雨何年資羽翮家山無夢報平安天涯望爾成歸路六月舟過十八灘

輓呂旦先兼唁令嗣隣秩御青

浮生如夢任西東對面都爲白髮翁下榻每傾家釀美分金時慰客途窮自予不見方三月於世何求只一空玩得莊周齊物論好將心事付冥鴻

其二

行行且住只因貧不謂來時已暮春何意死生消二豎遂令天地少斯人傳家喜有琴書在綰綬空瞻姓字新隣秩方授吾鄉南康令欲附舟歸今已矣此生應老大江濱

贈鹽城賈子英游戎

故鄉回首十年春風雨曾教夢寐頻終賈忽開新幕府劉盧原屬舊姻親龍旗閃處雲千點鼉鼓鳴時月一輪自笑儒生無善狀看君閫上畫麒麟

潘若谷招同宋舜恭王次詰翼園雅集共用山字

頖籬曲徑屋三間架上圖書手自删斜日依然隨樹轉高人只合對花閒紅鱗淦水如游沼白石纍盆可當山羨汝家貧能好客有園一畝不曾關

壬戌冬至前五日過婁東別王不菴由浙東返里時不菴亦歸營葬

廣莫風生欲雪天江城曉色淨無煙故人共指錢塘路爲歎歸程各二千我返家鄉營舊宅君哀慈母卜新阡重來吳地知何日痛哭雲山但愴然

送呂隣秩明府入粵時予亦有端州之行

梅花五嶺接桃溪道出南康贛水西縣裡兒童看客

喜江頭定有馬聲嘶隣秩皆選　路阻兵峽狄干戈占木啼我亦欲訪安期子北山應有白雲梯

長至前三日僑西城橋嬰奇疾頭大如匏不辨晨昏者久廿九日扶入小舟還鄧尉坐臥一小樓燈火熒熒申旦不寐悄然四壁萬慮俱來口占得七律二十首雖多囈語用遣憂懷

風高霜冷歲華秋街鼓隆隆日未休天地都成蒼狗　夢關山今皤黑貂裘殘年事滿懸孤榻多病人稀愛一樓最是飄零無定處千弢萬壑任虛舟

其二

病骨懨懨瘦似柴高天風雨亂空階深知舉世逢場戲愈覺浮生作事乖邱壑松杉空極目山川禾黍久傷懷但能一上家鄉路得展先靈骨可埋

其三

柔腸寸折百憂煎到老心知悔昔年鸚鵡救焚今已矣井蛙測海亦徒然消磨二萬一千日贏得東西南北天乞就餘生過六十誓將努力蓋前愆

其四

漫將芳草憶王孫吾道於今枉自存半世空懷知己恨此生難報故人恩謂魏叔子縱令率德來多福安得貽書向九原

其五

天涯牢落恨離羣皓首湖千泣暮雲千里賤貧傭僕散八年生死友朋分何人更剪蓬蒿徑有涕難沾宿草墳自信孤身如斷梗隨風吹遂大江濱

其六

日日估船下具區頻覩久斷數行書鴈鴻原上死生異鴻雁天邊音信疎悔不謀生權子母喜從高隱狎樵漁身將老矣空慚汝願守先人一敝廬

其七

纖纖織素總情深豈爲新衣棄故襟自惜庭懸青玉案肯教人誦白頭吟思家誰信穿雙眼作客難酬抱兩心一病羸殘歸路斷祇應寤寐寄黃金

其八

朔風吹入小床幃透骨寒衾浸鐵衣人到病時方悟道年當衰後始知非湖山是處容吾老猿鶴多情戀客歸無限傷心千古事應教魂斷在庭闈

其九

一番夢覺一番迷蜩螗鷄鵬物自齊十日坐如騎霧

走五更醒只聽風嘶移頭就枕憐嬌女抱脚煨衾謝
小妻但有癡兒頑劣性學人懽笑學人啼

其十

生來只是不宜男無一能分老大慚自信淄澠難污至
白人唯青本出於藍讀書甲乙誰相許得食階除亦自甘我素樂天知命者何須重向象爻探

十一

厲夜生男愛獨偏令名常冀後人傳每看兒女階庭滿只羨人家子弟賢老去方知身是幻歸來漸與病爲緣從今不受猢猻弄虎猶牛犹任自然

十二

青山白石是吾徒何用同車愛赤狐藏趾誰知難適履剖身人笑欲藏珠浮生空作馬牛走末路都爲妻子驅銳氣如今磨漸盡閒情較爾勝於無

十三

曾提一旅下雙江百萬旌旗不肯降壯志都教成夢囈精魂猶自戀鄉邦哀笳斷鼓月沈驛破屋頹垣風打窗追憶諸軍同敗衂孤身誓死祇舂撞

十四

空房終日擁衾裯紙帳寒鐺四壁幽自覺聲中輕似

蜨遥聞牀下鬬如牛天心未肯憐羈旅吾道應知恥斷溝病後呻吟長不寐異鄉贏得故鄉愁

十五

長鐃短鋏欲何爲乞食陶公自可師千慮但思千日酔一家祇望一身支相逢車笠都如夢回首風塵只獨知流寓十年今白髮故人誰送草堂資

十六

山深村冷斷殘更衾枕欹斜夢不成隔岸空林疑鬼嘯小樓何處下鐘聲鼠吹燈落頻相逼雞避霜寒不肯鳴攪我愁絲千萬縷偏教夜夜望天明

十七

患難憂愁遠近同吾生憔悴病貧中浮雲于我真相似好景從今總是空處仲志因開閭見陶朱才爲散金雄自知不及古人遠雙鬢婆娑尚阿蒙

十八

太湖一住三千日秋有桂花春有梅翠榻虎橋見月上看山玄墓聞鐘來主人愛客戶常滿謝徐長民好友隔溪門對開讓姜奉世只爲愁心寄歸鳥半宵風雪頻相催

十九

自從年少歷滄桑辛苦安知日月長爆竹聲中驚節

序鐙花夢裡識家鄉煮殘羊胛催天曙操到豚蹄祝
歲穫閒道兵銷烽燧靖又看太白發光芒時太白經天

二十

老來只愛一身閒不問時危與命艱但得經營留祖
澤願將心事托靈山河魚可信柑能泣林鳥安知倦
欲還四果三歸真妙藥何人能逗此重關

留嘉興周次叔別駕周爲真定總鎮薛球仲子

記別雙江堠火邊音書那復故人傳旌旄動隔三千
里甫翁閒鎮太原漢中骨肉重分八九年次叔令弟爲子侄婿乙卯與侄女在韻別
甘雨隨車看驥足輕風擊水見鵬搏天涯極目姻親
少一榻能爲徐孺懸

病中遙哭吳瓶菴

方結青山作比鄰天涯與爾最相親一生意氣推吾
黨十載交游重隱淪入夢常彈亡友淚瓶菴語及必涕魏叔子死
零分金每念客途貧如何未路成窮報瓶菴忽遭奇禍遂以憂死
欲上凌霄叩紫宸

其二

久知鼎鼐未全消欲報吳天罔極勞難以寸心酬父
志忍將一死等鴻毛瓶菴子凌蒼聞訃一慟而絕　讀書未遂平生
願蓍目誰同冰雪操有子能令回造化爲君不必續

離騷

其三

蕭齋靜掩坐黃昏寂寞還同蝨處襌到老方知諸病
入浮生能得幾久存年來梶浦斷行路醉後西州誰
叩門除却夢魂難再見安能痛哭不吞聲

除夕

獨坐匡牀一月餘四山霧暗小樓居病中最畏當窗
坐愁裡還驚是歲除倦子俗爭喧市巷畫雞家見貼
門閭春風尚隔人間路春氣已先到草廬是夜天暖

其二

高樓風靜雨蕭蕭無力挑燈夜寂寥客久長貧宜送
鬼心驚多病忽聞鴉祀神時忽聞鴉噪盤對酒食三嘆炷炬
催更魂再招正欲祈年防毀性不知此恨向誰銷

姜門送呂御青往廣陵并柬江郭上諸子

寒梅如雪柳如絲君到正當二月時津驛風花隨路
轉春江煙樹見船移言愁未可當名士多病還應累
故知寄語維揚各同志憐予尚爾少歸期

其二

坐向空山少蕨薇謝君常自慰朝饑鄉關入夢長流
涕貧病經春未得歸西崦何人憐藥裹東風無意到

柴扉天涯終日愁羈旅誰遣餘波上釣磯

林天友僑與福巷見招以病不能赴作此却寄

用徐松之韻

小結精廬近市塵池塘烟樹曲闌邊鶯花着雨三春夢草閣留人二月天久病自知游展懶多情但覺故交賢東風憔悴黎床日慚愧君開珮瑄筵

春日同徐松之宵雪還山留宿西庵草堂

花亂春山水蓼堤寺橋楊柳過船低微風吹雪柴門晚細雨圍鐙草閣西酒薄家貧無宿釀厨荒煙斷只寒齋蕭然一榻淹佳客從此何人說剡溪

移寓半塘寺端公房

八載前曾宿半塘柳花初放菜花香小窗草色荒三徑柔櫓溪聲隔一牆病後空慚徐孺榻生涯暫借贊公房賤貧但見交情薄莫向人間嘆雪霜

壽陳幼木教授

十載青氊冰雪容巖巖獨立似孤松臨池但染關東墨日天心已見復來時可知桃李成三世漫採蘋藻進一巵

羈旅十年今白髮斑香猶得拜瑤池

贛南丁雁水憲副先辱瑤函見訊作此答贈

十八灘高水接天雙江城下玉虹懸山川戰壘全消甲郭郭人家盡種田庭靜吏稀無重賦官清訟簡少餘錢故鄉書札頻來往只道溫陵節使賢

史川嶽奇光動紫宸精餓名成天下士清談坐見帳中人從來禔福歸忠孝始信君家肇累仁

其二

六珈象服玉交垂鍾郝千秋是母師壽祉正當長至日天心已見復來時可知桃李成三世漫採蘋藻進一巵

羈旅十年今白髮斑香猶得拜瑤池

贛南丁雁水憲副先辱瑤函見訊作此答贈

十八灘高水接天雙江城下玉虹懸山川戰壘全消甲郭郭人家盡種田庭靜吏稀無重賦官清訟簡少餘錢故鄉書札頻來往只道溫陵節使賢

萬顧梁汾高澹游黃憲尹金筮文依園雅集

其二

華髮文章轢謝顏聲名常在海天間讀書不數朱公叔作賦何煩庾子山長日芸窗簾箔靜東風草閣管絃閒夕陽未下爐煙細撿點詩篇手自刪

其三

昔年響筆動公卿畫省爭聆玉佩聲只爲瘡痍勞執法豈因溫飽厭承明歌罷久托九州被露冕足傳三異名自是閻閻冰雪後春風日徧虎頭坡

其四

白鳳當年夢裡來遙知司寇鑄顏回溪山每出驚人句忠孝原歸命世才不愧謝庭吟柳絮能詩宰教梁國誦楊梅公子皆聰慧能文章龍門百尺雲霄路更許何人上大槐

其五

草閣經年抱朱薪西風鬢髮白如銀已拚土梗笑餘子忽枉瑤華寄遠人促膝何曾親擇菜捉襟誰復念懸鶉故交滿眼長安道那似君先黍谷春

其六

歲月驚心過異鄉吹簫擊筑自蒼涼家山久托東西淹子浮家鄧湖海難消上下牀半世行藏同畫餅十年踪跡類投荒藉君好客過嚴鄭不比虞臣卻許棠

寄懷石濂師并次元韻

天寒歲暮賦無衣坐嘯湖天久息機繞樹空憐烏鵲叫培風應笑鷺鳩飛百年家國人何在萬里關河夢不歸獨有吾師能卓錫魚山清梵看斜暉

寄柬椎關吳意輔

一別動經四五年吾家久住在梅川關河空自懸書劍嶺海遙聞起管絃豈有三緘文字報曾無一紙信音傳名場久困誰相卹交道於今竟棄捐

甲子元旦遣興

晴旭天開是上元吾生誰復望騰騫貢廷不見重明鳥朝廟應來五日猴蠻觸風前遺故壘鶴鵝枝上議中原自從萬里無家後愁絕江天何處村

臥疾

臥疾蓬窗萬慮輕閉門無事倚檐楹晴和似覺經三月沈醉且看過半生欹枕窺書渾欲睡扶藜晒藥苦難行牆邊老樹知人意漸遣東風發早榮

開歲五日顧迂客招集依園子以病足未赴分得十三元十一真

衰病經時久閉門謝君折柬欲開尊蕭窗但見友朋

少蓬徑能教天地存緣柳牆邊春氣動紫藤架上鳥聲繁遙知今日成高會應念深居獨負暄

其二

玉琯頻驚節候新風光坐嘯甕頭春世方驅我爲羈旅天不容予作酒人倚樹空傳堅白說飄蓬且逐軟紅塵子時有長安行摩挲銅狄催吾老醉裡乾坤夢裡身

高澹游舊臘五十初度作此補祝

門巷幽深靜者居澹游自署靜者居數株老樹影扶疎常將邱壑消愁壘欲借雲山作隱廬澹游善山水坐久呼童烹茗碗茗名椀家貧餉客剪園蔬世間萬事皆蕉鹿那似先生盡掃除

其二

懸弧五十逢初臘雪窖冰天夢未安半月應知開甲子君誕四日距十九立春之期正當半月還紀獲鄭瞞漫將黃莢占時泰且頌椒花傲歲寒長汝十年空自愧浮生辜負釣魚竿

春日過訪陳堯夫移尊小舟同宋懼閒夜飲限經字

隔年不到子雲亭溪水山花一樣青舉世漸看吾輩少孤舟暫爲故人停移尊合醉賢兼聖燒燭雄談史與經時與堯夫辨古人行事未合爾我行藏俱老大且將心事付滄浪

夢中贈友

誰謂人間日月長鏡中但見鬢毛蒼每嗤任轂羞山隱莫笑公榮作酒狂玩世不如容世好謀生更覺衛生忙丹砂得駐衰顏久願乞神仙辟穀方

正月廿二日汪異三折簡見招時有西陵之行不克赴作此酬之

病後龍鍾手一梳朝飢無計荷長鑱君方折簡成高會我已移裝上去帆壹幌遥知春晝永遠山但見夕陽銜人生勞擾惟衣食慚愧王倫白玉函

送徐松之往廣陵

煙樹迷離一葉舟夕陽猶挂大江樓我方無處謀朝食君復經春作遠遊相國衣冠多鞠草謂史相國帝王宮闕盡荒邱但能載入詩篇去管取風光滿杖頭

送顧俠君就婚山左

木蘭舟上聽鳴榔照眼榴花送客裝公子漫吟行雨賦玉人應贈鎖雲囊天河迢遞瞻牛女山嶽崢嶸占鳳凰此去定知他有耀西風庭樹報秋香

題暢軒

數畝園亭路徑紆堂開落日樹扶疎六朝烟雨新桐
酒萬里雲山一草廬海上喜看驅白馬瓮中聞說出
丹魚此時痛飲藤花下始覺平生志願舒

題王介眉聽松堂詩堂因親得名

疎林芳草正蒙茸落日門前對萬峯小院却疑初過
雨空山似覺遠聞鐘百年流涕瞻風木五夜圍燈指
柏松獨我飄零邱墓隔東南悵望白雲封

贈無錫令

十載曾經此地遊惠山深醉碧筩秋故人官已垂朱
紱爲吳留游子貧今到白頭藉有尺書來北海可無
尊酒過江州君能好客如前尹下榻應爲十日留

過惠山訪秦湘侯并壽六十

三徑荒蕪未揣除扁舟偶過子雲居溪山漫托雙蓬
鬢天地終歸一草廬愁裡無心隨野馬人間何處覓
車魚閉門莫嘆英雄老消盡光陰只讀書

其二

懸弧與爾喜同庚記得當年尚太平可信千秋誰是
我敢云一日長爲兄予長湘水一日天心似欲輕貧賤世事
何勞問濁清共坐尊前須痛飲空山莫負月華明

留別秦燈巖時子假館雲岫堂

乞食頻教觸熱行炎風暑雨夢魂驚感君假館紓三
伏愧我窮途過一生揮麈莫言當日事銜杯却見故
人情閒窗不得淹留久安邑慚無仲叔名

其二

日月銷沉四十春偶留我輩話前因清談畏作排牆
士舊學甘爲割席人鏡裡山河長在夢壺中天地可
藏身自知德業輸君後讓我江湖號酒民

秋暑值長安之役停舟邗上過訪張山來作此贈別

秋暑炎蒸作遠遊却因訪舊一停舟三年客久知名
姓萬里天應念去留家學人文憑月旦詩壇酒幟擅
風流蹉跎不爲長貧計安得來登百尺樓

其二

浮家泛宅十年餘風雨雞鳴畏索居祇爲江湖鴻雁
杳遂令天地友朋疎故人藥裹資非薄余生甚感
長路衣裝賴拮据此去雲山千萬里知君不惜北來
書

雨窗夜坐次韻答門人龔邁種

十年踪跡舊遊稀夢寐何曾與汝違斗室乾坤容半
榻孤燈風雨露殘暉車魚應笑人彈鋏蟋蟀焉知客

典衣老大長安難問世漢陰空愧丈人機

曉起見原唱暉字再和酬答

蝨屐衝泥客到稀相逢似與夢相違高談揮麈聽寒雨列坐開尊駐落暉南國當年知有賦北門應自念無衣濕灰已盡慚天壤敢說先生杜德機

送友歸祝母夫人壽

纔得班荊又賦歸百年心事在庭闈家山白石供歌嘯風雨青燈照杼機作客尚留錨底飯居官不換舞時衣人生膝下爲真樂何必鵷封降紫薇

冬夜李容齋少宰招飲分賦

華筵開處傲幽軒地近崇城鼓角喧斗柄中天瞻鳳闕星源萬里赴龍門雪留銀瓦簾光厚燭賦銅盤夜影繁坐對春風高百尺敢云徐孺下陳蕃

其二

裴公玉立見清姿冰鑑人倫衆所推名士咸歸王導稼舊遊原是蔡充兒當筵下筆龍蛇走入夜傾尊星斗移十四年前頭白客如今重上碧荷池

吳巢薇北部見招以病未赴贈詩有名士由來聲價重之句作此答之并次元韻

力學何曾納百川天涯遇合信奇緣文章許我輸三舍老病娛人守一編痛飲方成名士酒子時病不能飲清言不覺孝廉船黃金臺上如君少擊筑吹簫也枉然

冬日同袁公晟司馬赴廣州任

寒雲朔氣壓車塵暫借分符出海濱風雪六飛遺鴈路樓船萬里識鮫人蕭齋夜聽桄榔雨黍谷天開草木春此去應知舒驥足會看雙鹿夾朱輪

其二

羊城曾記舊遊處二十年來空鼓鼙岸幘山川容嘯咏托身天地學羈栖干行雲樹瞻鴻影一路霜花印馬蹄今日藉君過故里虎頭畏有鷓鴣啼

贈嶺南廖南暐

飄零曾記嶺南遊戟鼓鳴鐃日未休知有王門堪稅駕何當官署獨登樓予時入雷廉道幕百年意氣雙龍劍萬里風塵一鹿裘與汝同庚慚驥尾登堂可是勝封侯

贈王薛澂庶常

大雅文章識典型竹齋花嶼草玄亭八磚日射黃金牓三殿春開白玉屏對雷洞門朝作賦燃燈天祿夜談經荀龍薛鳳由來少太史應占聚德星

遣僕并寓書吳門

冰天雪窖日光微車馬勞勞路未稀僮僕欺人無足

恃山川愛我莫言歸平生自笑功名薄老大空傷志願違貧賤何須愁汝去附書可得慰朝飢

阻雪桃山驛遂拜岳武穆廟

石磴崎嶇怨路漫滿天風雪駐征鞍板橋溪靜水雲凍野店人稀煙火寒歲晏不愁無夢到年衰方見欲歸難柴門斜對精忠廟殺氣猶令髮上冠

其二

百尺穹碑氣象高遺宮但見雜蓬蒿廟中有石碑光可鑑人先賤血流空萬里濤不忍鏡朝葉向高題日精忠鏡或有咎武穆不當受金牌召者予謂大君臣同狗脚將握兵於外一不受命必至于叛而後伐勞

過新豐

曉色曈朧雪後山高低石路杳難攀崇岡疊嶂雲千頃破廟荒村水一灣長樂鼓鐘聞夢裡新豐雞犬在人間高皇舊業歸何處但見林鴉日往還

過鳳陽遙望二陵

社稷功高邁漢唐天心那更問滄桑山川有意呈符瑞伏臘何人酹酒漿百道松楸歸牧豎二陵宮闕上牛羊傷心萬里與王地流涕西風過鳳陽

定遠道中

曉夢催人上錦鞯生涯何事日迍邅山青路滑風吹帽草白雲稀月在天野店繁霜人跡少溪橋殘雪馬蹄懸久知此地無禾黍喜及南歸見稻田

潛山道上次袁稽亭韻

千峯過眼一回新道里全消撲面塵但見山雲迎去路不知澗水暗通津竹邊亭子疑無主松外樵聲似有人風日晴和冰欲泮林光草色欲生春

太湖道上再次前韻

柴門竹垞曉光新風景居然絕世塵異地漁樵來近郭小橋沙石亂平津家貧難作買山客歲晏尚爲行路人憶過雙江歸未得梅花先報嶺南春

次黃梅縣

山川迢遞鬢毛皤聽盡邊笳復楚歌三戶成村春氣動千峯繞郭夕陽多土風漸與家鄉近時序偏從客路過一自南來風日好江關歸路更如何

東林雨中次袁稽亭韻

松聲似與壑聲喧雲氣全將石氣吞何處寒鐘吹谷響無邊古木插天昏亂溪樵渡雨迷徑破寺僧歸風打門濕盡征衣泥沒踝應愁今夜宿孤村

天凍路滑車馬半墜泥中感而有作

路敬徑仄橋欲崩車馬喧呼行未能兩手攀轅上危
磴雙睛撐破坐峻嵽煙深雲黑山瑟瑟草凍天低風
稜稜高寒莫謂南北異計日春來尚層冰

除日南昌道中值雨

登車尚自雨聲長今日何時更可傷山色四圍青似
沐冰花一片白生光村墟未見懸桃葦道路真同適
莽蒼自笑浮生容易過平平只向客中忙

乙丑元日立春

百歲難逢元旦春故鄉喜見柳條新天涯去住原無
定雪後陰晴總未真裂竹不聞喧櫪馬銜杯且作頌
椒人韶華過眼如羈旅占斷東風客裡身

壽郭衍鴻八十

秋氣欣逢嶽降初小山叢桂正華舒天心有意憐三
戶吾道何人守一廬舁鑿喜從佳子弟窺帷但樂舊
琴書知君八十成高隱漫向溪頭學釣魚

潘廷和招同謝畫也潘梅洲小飲話別

浪跡江湖四十春相逢都是異鄉人河山百戰容吾
老書劍孤踪念客貧莫草庭深常閉戶芙蕖花發正
留賓驪陽鐫石紅如火且向尊前漉葛巾

壽潘梅洲六十潘爲江南人攜有歌童到贛

六松堂詩集卷七 七律

志封鯈寧甘閭里貧鳳卜有嫣配山嶽星占太史見
荀陳巨靈阿母知還健東望瑤池氣象新

祝施署篆壽

冰霜滿地見春暉始信天心有轉機白土舊傳除口
賦青山今許讓人歸梧桐院落秋陰靜桑柘園林雨
後肥欲效南豐香一瓣雲璈應奏鶴南飛

湯敦實初度

三十年來一識荆至今皓首未通名人間忠孝多華
胄天下文章屬老成庭戶香凝芝草茂壺觴秋對菊
花明慚余百里空羈阻雲笈無由祝太清

城介于移尊七星巖共用林字
峭壁青蒼洞壑深氤雲如烏聚幽林尊前忽報鼓鐘
響石上時聞風雨吟天地何年來斧鑿山川有意愛
登臨炎鄉那可逃人世到此方知誓隱心

贈吳西李編修

十年三渡射陽湖曾覓天涯舊酒徒山以藏書分大
小人從作賦識京都每因異地逢佳客莫指炎方屬
長途南北交遊凋謝盡見君欲續竹林圖 令叔茲三也

天凝寺贈真際師

依人暫借贊公房細雨圍燈坐上方且向靜中參造
化還從夢裡識興亡伊蒲常爲幽人設游展翻因過
客忙種得名花成小築東風吹處暗生香

送參領馬克起扶櫬入都

高天烈日火雲催萬里人扶總帳回只爲神傷卿土
淚忍教坐失濟川才雄心可奪盧龍塞至性能消瀲
瀕堆此去夜烏啼不止月明空照越王臺

贈驛鹽道揚荊湖參憲

十年戎馬事如何嶺表哀鴻亂後多藉有文章通島
嶼聊將雨露洗干戈邊烽息境停青鬱海水瀾天煮
白波自此隣封膏澤徧借君披拂到烟蘿

送閔爾榮往韻行鹽

暑雨炎風嶺路遙五羊城下繫征舠帆隨峽口初回
日天入江心欲上潮治國無如山海利熬波但見雪
霜飄此行賴汝膏吾土始信管商術最饒

贈汪芾斯提舉

大雅久登作者林如何剞劂繫海門深自知世上東南
箭無愧人間清白箴國富不須煩鈇鉞官廉何用待
輸金雙江今日驕陽甚千里資君傅說霖

朱式金搆新亭於珠江上集諸客以落成顏曰
珠合作此贈之

別搆新亭立海涯閒來拄笏看朝霞雲排虛檻吞青
嶂潮捲平江走白沙萬竈離離輕似霧千帆點點亂
如鴉知君好客成高會欲犯天河泛斗槎

贈別周父康

遲迴天涯話正長夏雲如火促行裝達人不欲傾筐
庋沉醉何須發老狂不必聞音憐越客豈於顧曲識
周郎悲歌斫劍慚年少誰信南豐有辨香

惠州懷何不偕

重過珠江兩月餘贊公房近子雲居時聞鐘磬驚人
夢誰料山川斷雁書老去始知愁瘴癘生涯只合事

樵漁從來痛飲無朝暮自到炎方日不如

贈呂文亭太守

雄城坐控古循州山自迴環水自流一路絃歌春後渚千家煙火雨中收遥知海近魚鰕亂不見村空虎豹遊惟有當年鮑太守朝朝雙屐訪丹丘

題彭秋水明府

滕王閣上識荆州一別都成汗漫遊宦況何須悲破鬢老年尚自賦登樓山川白眼留殘照風雨青燈入早秋千里飄零同作客君爲蕭龍馬我爲鷗

丙寅七月十三日陳園公良可招同吳易菴湖

山小飲集次易菴扇頭韻

紅蓼青蘋取次攜驅車町疃過前堤女牆羅列千峯世師砧杵勞催去急見君只有蒭

秋日集同陳園公心之吳易菴林可符游

黃氏廢園得中字

會破千家治一宮飛檐反宇鬱蔥蘢燕繡戶猶留泣露蟲亭下殘荷空貯水池邊古木但呼風遥知當日笙歌地盡在蕭蕭落照中

其二

觚稜高閣俯秋空一望青天鴈玉虹不必過臺思晏子且將下若醉山翁文章高出朱霞上天地銷歸白髮中今日已知陵谷變瞻烏誰可辨雌雄

山恭謁文公祠得江字

秋日林皐公招同張次崖彭秋水家而郁登韓

游屐逢秋過海邦良朋邀我拜旌幢山圍萬牒天低戶水湧長虹日射江虎帳衣冠垂帶佩鸞飛雲霧結軒窗文章百斛如君少千載何人力可扛

又拜陸秀夫先生祠

崎嶇崖石下流淙遺廟嵯峨對大江亡國尚留山色在斷橋但見海潮撞寸心社稷傷多故隻手乾坤誓不降酹酒天涯空洒淚無端鼓角急歸艭

答王山長見懷詩并次來韻

西風天末苦羈遲顏色常懷落月詩秋色登樓慚客賦潮聲入夜繫人思祝雞且作五湖長吐鳳真堪百世師砧杵勞催去急見君只有蒭

秋日集同陳園公心之吳易菴林可符游

黃氏廢園得中字

中秋前一日馬乾菴總戎集同林武林太守吳涵清關部看演月宮雜劇

明月中天萬象高高臺如鏡見秋毫風燈搖曳光如錦簫鼓喧闐沸若濤箭谷紫花梨釀實燧林丹雀桂流膏唐時文士彤廷重曾覆韋生蜀褥袍（公時以半臂見貽）

其二

開元帝子愛神仙欲駕蒼螭上九天帳底星辰供服御雲中宮闕起箏絃當時盛事何能再舊日詞人已見傳只有文章堪萬古秦灰燒不盡殘篇

中秋日林武林太守招同吳涵清張次崖彭秋水諸子讌集

其二

翠屏龜甲織秋空十丈銅盤綴玉蟲高館不知明月上良辰却喜旅人同烏巾醉舞成鸚鵡絳臂清歌落雁鴻長夜香魂銷一曲問誰花底護秦宮（林有斐童善歌）

其二

舞帳輕紈挂玉繩使君開宴鬬肴蒸百年三萬六千日此夜東西南北朋綠桂燒殘香似霧碧筩錯落酒如澠他年再赴霓裳會明月中天得未曾

潮陽寄壽湯惕菴年伯八十

潮陽終日撼乾坤稽首風濤拜曉暾萬里山川開地戶七襄星漢識天孫年伯大誕晉庭耆舊年來少魯殿靈光亂後存當日旂常銅柱在斗杓直欲指崑崙

其二

名山築室老青氊五十勳名久棄捐天地尚留雙眼在詩書只許一燈傳且看鑿齒春秋義不註蒙莊內外篇從此熊羆應入夢何須更祝大椿年

其三

亂後飄零起夢思十年雨度見黃眉風雲蘭譜成三世櫟葛蓬根托一枝化俗里垂顏氏訓過江人愧衛家兒身浮韓水歸無日安得乘鳧進紫芝

寄贈劉映藜煌憲

節鉞新開十二州西風鈴閣動高秋千艘京廋通天府萬里山川接越甌箕斗無煩東國賦賓僚不作北門憂如今膏雨桑麻地回首當年是舊遊

其二

一別天涯思不禁三江五嶺路蕭森感君肯念監門子解囊能貽白撰金（兒倪學東荷惠兩鬢寒霜消夜鋏十年旅夢寄秋砧親朋凋落邱園廢猿鶴空思返舊林

其三

何處橫流作釣徒漫將心事付菰蘆消磨歲月惟羈

旅沈醉乾坤一腐儒鷺鷥自應巢殿閣亮鷗只合老
江湖讀書未遂平生願欲丐鶺枝守橛株

贈管縣令

識君姓字在丹陽何幸鳴琴到故鄉自是菹菁知孟
信敢云拔薤有任棠下車已見人騎馬化俗無聞市
飲羊從此謳歌傳四野雨膏處處徧農桑

贈王檠巷協鎮

湖海初歸舊里閭旗門無事曳長裾感君志切弓旌
上好客情深老病餘軍壘遥知傳馬服天戈早已過
狼胥如今緩帶輕裘地拔拂春風到草廬

贈楊六逸八十

百里山川發異光始知耆舊半巖廊文章久著東西
賦意氣誰容上下牀渭水熊羆應見夢華陰鸞鳳獨
來翔慚余一別經三紀執手無由奠老蒼

丁卯正月十六夜獨坐

佳節偏逢到海濱無邊簫鼓動城闉一杯濁酒消羈
旅五夜寒燈破好春仰杖不聞天上曲仗矛應見月
中人老來只有愁相對每聽笙歌輒愴神

春日喜值嚴蓀友詹允于羊城次予假原韻奉

別

自杭州至桐廬縣感懷得十韻

殘月留帆影嚴更發櫂歌江行今又始歸夢更如何
一渚鳴寒羽千峰入曉波舟低霜壓重硤仄日斜過
水石嘗交岸人家半在阿山川憎盜賊魚鱉喜干戈
時禁濱邊鼓鳴沙磧滄洲失釣蓑西風新店路東首
海捕魚邏平覺樹多浮生如可托尚嚴
富陽河嶺盡知城近煙
且無訛

梁安峽值雨

孤蓬如夜裡小雨綠春山雞犬亦能靜人家清且閒
岸傍蘿篠密谿上石苔班新葉移歸思桃花駐遠顏
江雲行處足烟渚釣中灣午爨有餘暇農歌時暫還
紛吾諸事畢終愛此田間

臘月僑青溪蕭寺劉石潭樞部以遷謫出遊遺

使分金感贈十四韻

野鳥飛仍止松風響欲沈感君天下士共此歲寒心
曲逕泉流暗空山葉落深負暄開半牖望遠愛遙岑
佛火龕無色厨煙突不黔倏聞使者至惠我瑤華音

二丽傳道勁三縑重古今芳言既盈揔旅橐竟分金
投分逾知已閩聲愧盍生涯悲斷梗煦植眷微霖
事滿蓼難到途窮天易陰豈知傷薏苡遂亦老楓林
越鳶照朝旭巴猨助夜吟由來歧路者誰不嘆崎嶔

鬱孤臺懷古

獨上鬱孤望登臨思渺然流鶯三月暮疎樹萬家煙
浪打空城外山圍故國前女墻桑葉白官署杏花妍
族貪朝彈劍春風夜控弦笳聲生古戍日影動長旃
血戰元黃野人悲雞犬年賀蘭鬱孤舊名瞻歌闕鄱水奪
龍輈下澤鳴芳雉故宮泣杜鵑樓高金鳳起金鳳山名在城

內關鎖玉虹懸鐘鼓埋榛久牛羊踐草眠講堂槽糞
宅買伎水衙錢毳帳供三百駑糞費十千追逋如鑮
捲告密又株連鞭撻輕民命征徭任鶻拳坑來儒術
賤釋盡吏胥愆賄賂無高下詩書遂棄捐臺猶存望
闕亦鬱孤舊名亭已著廉泉李趙績何在周程名獨傳高
榕巢遠鵲平楚墮飛鳶暖氣侵衣重雲濤壓鬢偏估
車通寧嶠灘路接湖天且讀賈生賦漫揮祖逖鞭升
沈如白日去住只青氈囊賸投殘筆家留鬻盡田吾

生當此際何以策高騫

送汪舟次簡討册封琉球

萬里開重驛殊方列外藩儒臣持漢節詔使出京門
陝西漢畿輔俯崎嶼轉直隸保定暫借丝綸手一銷桴鼓
羌道
鳴賜車仍北向叱馭正南行公按察安徽諸郡枯骨遙成楊
視草鑾坡遠看花水驛繁闕亭逾越嶠車轍下仙源
海自彭湖入舟從華嶼奔蛟涎生怒浪鰲背起高壇
日月看明滅星辰互吐吞占風隨柁轉辨色識雲屯
落深原無島那門自有村鮫人多縹甲番女亦橐鞬
守禮垂城闕琉球城門有牌匾五藏經向祇園園中藏五經于寺
名王趨負弩屬國遠承恩開宴葡萄美聞香闘鏤磨
文章驚白傅博洽過張騫紙以魚牋貴書因鳥翮存
蕃牛壁金湯固千家絃管生蕭曹勞會計虞芮息紛
爭轉餉聞鉦鼓荷戈捕羽旌帆開鵝鸛陣風闢水犀
營挾纊分餘暖投醪厭宿醒各路兵餉多取辦吳閶多誘齊非一
客亡鄧是三甥士卒皆精銳湖湘盡震驚力能誅儉

忽氣可奪機槍共訝麒麟闘空憐雉兔情普天蒙積
晦此日放新晴南國鳴干騎中朝重四英保釐歸左
藉襟帶寄專城車服垂三異雲旗列上卿花驄行且
止竹馬會來迎鶴澤瞻羊杜麟圖重弇彭伯棠遺茇
風颿歸海外鄉樹見潮痕不自南天至安知中國尊

送丁泰巖中丞開府湖南用李義山上杜僕射

在官柳夾溪成似我托宸宇流光過玉衡生涯常泄
沓遇合信艱貞作客羞囊澁依人借筆耕老知歸馬
熟寒覺敝貂輕關驛家千里長沙與江西比隣星霜髮幾莖
歌魚猶旅食說尹共田更道囷悲鱗鳳人窮特父兄
公行我留滯念此淚縱橫

壽潮陽林武林太守五十韻

鈴閣逢初度海邦起大椿丹書方兆甲紫氣實生申
自識庭中驥應知天上麟文章歸正氣川嶽重奇人
李白詩無敵揚雄草尚眞異才誇絕代壯志邁羣倫
一自綰符出忻歌襦袴頻登封陪祀典稚子奉明禋
籃輿東駘峻靈旗北頗新揮毫觀日浴促坐俯星陳
至道通霄漢長篇達紫宸公北古長篇陟明稱上考
佐郡列南閩京闕回龍子覲畢返閩留告燮滇黔斷鴈臣烽
臺夜方發漆室嘯何因正樂終歸魯棄繻且出秦戈
船鳴鼓吹甲帳德車轔欲擊中流楫且乘萬里津諸
軍超距石名士識綸巾倚馬袁安賦簪彫呂尙緡鯨

波何淪漾鱷水尙沈湮美稷人騎竹淮陽鹿夾輪配
年知有姓爲德故多隣道路歸遺錦車輿恕嘔裯任
棠思拔葅賈誼畏燃薪園盜聽鳴鵲推恩起涸鱗政
惟驅害馬士最惜懸鶉講學思安定明經麗大春賢
祠崇棟宇勝蹟構嶙峋鳥篆看碑碣翬飛動鬼神江
山環瑣闥煙火壓城闉開讌喤羊酪聽歌落燕塵周
郎常顧曲西子不辭顰飛鶴翔天際游魚出水濱何
曾卜深夜但恐負良辰亭置鄭莊驛坐傾公瑾醇憐
余羈旅客忝作東南賓浪跡依劉表虛名愧郗詵自
從湖上別祇有夢中親話舊嗟雙鬢立談指一囷藏

六松堂詩集卷九

寧都曾燦青藜著

五言絕

紀夢

曾曾朝晞入冥冥夜夢醒可憐風景異不復泣新亭

其二

既入明王夢空懷故國憂山川遺恨在回首大刀頭

其三

何事鳴長劍中宵夢不寬西風吹萬里灑淚正衣冠

方山子盤谷圖

盤谷仍盤谷先生自幽獨山水有知音天寒風落木

渡澗

流水去遲遲磊石渡小澗風花吹我衣日落寒光綻

種瓜圃

種豆豆易生種瓜瓜漸熟古之素心人於此志願足

伴顏菴

陶有乞食詩顏有乞米帖世無謝仁祖朝來且彈鋏

題倪雲林山水

亦有山水情亦有雲霞想何如倪處士披圖足幽賞

其二

畫樹畫枯枝畫山畫頑石可知高隱人削盡繁華迹

觀別者

折殘楊柳枝終日送人去不是惜分離傷心在羈旅

柴門

小橋抱流水高柳緣成陰向日柴門閉幽人何處尋

擣衣

月落銀蟾泣秋高蟋蟀鳴西風吹不斷只有擣衣聲

閨思

寶髻墮明璫春風解綉裳望郎郎不至對枕羨鴛鴦

其二

不愛連理枝不羨雙飛翼但得似春風時時到君側

過鍾山

故壘荒烟合孤城盡日閒千秋遺恨在流涕過鍾山

金陵道上

雨勢朝來重千山半是雲驅車原上過禾黍正新耘

七言絕

壬午元旦

紫氣輝煌下九天階前寶篆玉爐煙紅氍遙望風雲

拜共慶春風一萬年

落花

春風無處寄離魂曲檻辭春苔上痕一片花飛如蛺
蝶珊珊斜影近黃昏

其二

流水小橋春樹邊柴門深閉杏花天可憐魂夢隨風
散梨樹梢頭泣杜鵑

其三

自別春來入夢疎佳人無計惜春餘相思今日應何
限睡損海棠啼鷓鴣

其四

少女惜春空斷腸雙雙燕子在雕梁桃花自入梅鄉
夢豈獨傷心杜麗娘

放船

一片孤船落照邊江城無語正蕭然天涯似與浮鷗
近行向東流入晚煙

弔諸勳戚

慘淡西風塞上秋劍光照遍故宮愁界河不返當年
馭萬古傷心渡白溝

弔馬素修先生

先生臨死時家人勸以太夫人在堂先生束
冠帶向南拜毋曰兒身爲社稷不能終養吾
毋遂自經

爲國從來何所求從龍應自照嵩邱假令地下逢徐
庶傲殺當年去豫州

弔金一篤先生

火烈城頭絳闕遙長安萬里颯風飄可憐魂魄歸何
處月照寒顏金水橋

夢中得尾二句續成

秋高露冷竹窗孤一枕西風入畫圖夜靜無人燈自
落半牀明月照流蘇

田歌

草木薑蓼夏氣蒸炎風暑日正騰騰農夫鋤耨何時
息猶唱田歌不住聲

偶題

兢守寒窗一月餘階前棘草未蕭疎何年讀易聊無
過了却平生半卷書

訪一葦上人未晤

洞門閉處一僧家急雨吹泉作玉霞不識錫飛何處
去令人終夜憶張搓

欲歸東徹虛上人

暫借高禪宿一宵北風捲雨落江潮老僧護語無歸
去笑指桃花洞口遙

初冬遇桃花

冬氣方乘春氣催梅花未放魂花開逃秦隱者歸何處千載漁人傍汝來

次催齋聞鐘元韻

深山古木無人至祇有寒心伴曉鐘離亂身名都是夢鑿坏寧敢嘆途窮

其二

心馳自覺難爲力學到方知不易醫曉寺鐘聲深省後經今楓落幾重溪

次躬菴聞鐘元韻

深燈寒徹孤雲寺落月僧敲五夜鐘枕上于于方夢醒聞聲幾度發迷蒙

其二

星星夜氣瀰天地浩浩春光見性情獨惜■行今日少幾翻風雨幾翻更

廨署即事

回首飄零一劍孤梁園賓客亦窮途春風芳草無人識淚盡何年見魯朱

中元弔所思

萬里孤忠死若回郊原深草有餘哀江南半是牛羊

其二

湘黔巴蜀氣氤氳萬里波濤擁楚雲極目江山皆故國漢家曾此距三分

祭風臺

江流如掌晚山開諸葛行營沒草萊舊日霸圖今已矣舟人猶說祭風臺

和龔宗伯秋蘭詩

幾年京國老風沙三五枝頭帶影斜對汝不堪長繫念客中畏見故園花此花來自潁州

其二

西風一夜花爭放楚畹何人獨見憐但使能充君子
佩不妨遲暮到秋天

其三

夾道王侯第宅新名花玉樹委輕塵幽蘭不敢思公
子芳草何曾贈美人

其四

躑躅風塵那得閒到來三月未開顏吾家未必芝蘭
種敢向人誇大小山

署中寄所思

官衙寂靜漏聲催一夜思鄉上露臺酒醒歌殘人去
後斷腸最是夢中來

其二

高天清曠斗橫斜角枕錦衾錘欲華今夜不知香夢
裡東風吹向落誰家

爲汪周士題寄生略

周士女阿金甫生時有道姬入庭中云此龍女也因碎玉瓶故謫長大時勿令見大士像恐生悲惻心立能速化甲寅秋避亂桐鄉母氏頻忘前言同瞻別業像女遂殤時距生時六齡也同人爲作傳詩以紀異

日暮西風却倒吹層峰驛上淚迷離他鄉故國皆西
北何必傷心過退之

和吳孟舉種菜詩

鼎食何如拙養尊藤蘿明月手堪捫從來造化歸何
處只在空山老蕨根

其二

西風籬落半欹斜雀芋龍葵盡發芽我欲乘舟來訪
戴知君鷁客有茶瓜

又和

布衣不羨五侯尊笛可橫吹盌可捫却憶當年諸葛
菜南陽先已沃秋根

其二

風正蕭疎日正斜秦園楚畹有萌芽讀書萬卷成何
事莫學東陵但種瓜

題徐用王靈壁石圖

靈壁天然鏤劃奇石痕偏與墨痕宜當年漣水稱眞
癖猶遜先生拜畫師

夜坐

雨滴空階夜漏斜半窗竹影欲生花千戈萬里無消
息有夢何曾得到家

代題美人畫水仙

庭院春深曉色孤水仙香裡視羅襦美人欲折渾無

計不信花枝是畫圖

題陳鳴文落木寒泉圖

落日西風一杖藤芒鞋踏破嶺千層自從巢許人寫後縱有寒泉洗未曾

題喬孚五讀書圖

暫辭故里渡江津花戀笙歌鳥戀春唯有虎邱山石在光陰斷送六朝人

其二

空山不受曉雲生坐愛青峰萬點明綠滿樓臺紅滿樹鷓鴣啼破讀書聲

其三

江南春色靜烽煙扣角高聲出遠天日日層樓頻眺望不知看盡幾桑田

其四

一卷南華入夢長春來秋去燕飛忙蘆中人老漁歌遠且向峰頭看夕陽

題黃拳石小影

苧裕縑巾手佛珠楞嚴一卷道心孤他年得遇者英會增入香山九老圖

周雨郁以賞牡丹清平調四絕見示口占奉答

時方讀先子篆草焚餘并以東姜奉世徐長民

細雨寒鐙讀父書傷心國事在焚餘笑童持入清平調安得開元一起余

其二

賞遍名花徹夜闌春風薄醉透輕寒恨君高枕胡床去獨使羈人秉燭看

其三

日日幽軒歸自遲牡丹花放雨三枝午餘折展重相過爲語東君欲醉時

謂徐長民

其二

露坐焚香伴寂寥欲將心事付漁樵人生但得林泉趣何必雲山訪子喬

平山堂弔古

爽氣西來積翠寒金陵千嶂見龍蟠君王只愛聽歌舞碧水丹山不肯看

其二

荒堆古路散斜陽見說宮人葬蜀岡芳草不知春去
久西風猶帶綺羅香

其三

邗溝水接兩淮平楊柳春風百丈輕誰謂君王能好
色龍舟殿脚出傾城

其四

青山渺渺水溶溶落日寒濤起晚松隋苑歌臺今已
矣空餘蕭寺一聲鐘

虞山署中看月限唐人原韻

隔鄰高樹動棲鴉鐘燼寒窗欲落花一望清光千萬
里夢中那得不思家

其二

日落西風起暮鴉重陽未見菊開花但令有酒對明
月客裡何妨即當家

題呂隣秋小影

白石青松萬壑幽西風落日對輕鷗羲皇不作無人
至但看清泉石上流

題人小影

不着方袍不戴冠問誰箕踞坐漁灘蛟龍一夜凌風
去何處堪容此釣竿

徐松之留齋頭數日夜因病起不能出作此柬之

鎮日懨懨獨臥時梅花春雨上樓遲孤衾不管寒如
鐵只愛人來與病宜

其二

眼前兒女共嘈嘈欲臥先愁歸夢遙最是無情貧與
病殢人春思遍花朝

其三

八載僑居鄧尉峰日無尊酒夜無春開窗只見梅花
好天不由人一杖笻

其四

雖無婁水新黃韭藉有吳江舊白醅如此嚴寒風雪
夜忍教好友獨銜杯

贈妓

鬢髮堪雲點翠鬢絳黃新樣壓春山桃花自是神仙
種不許人間覷阿環

其二

柳樣宮鞵窄窄新裙拖十幅稱腰身若令今日踏歌
去但見香雲不見塵

贈仙壇施駿臣

碧草斜陽欵夕扉春風不上五鉉衣藉君得飲三危露一叩玄扃拜紫微元君降批後嗣人各有天之句

其二

九天鸞鶴下吹笙紫府仙人舊有名羣玉山頭歌一曲管絃不隔步虛聲駿臣有小史善歌

其三

玉笈瓊籤檢道書焚香得入太清無若非久授長生訣乞十如何不白鬚

其四

鑿破金精石髮斜麗英從此笑長沙予家金精峯上歸來倘得身騎鶴定訪南山葛緣華

予前欲作粵游

二十里舖題壁次原韻呈袁稚亭司馬

陰山歌起歲將餘風草吹來天北廬無數寒鴉啼落木暫時容我一停車

其二

一住荒村三日餘天涯誰復問吾廬乾坤不識爲何物那向人間覓後車

其三

天寒歲暮雪霜餘狐帽羊裘守敝廬日日主人能醉客西風不畏上征車

其四

人生最惜是三餘老愛長閒臥一廬衰草連天冰雪裡不知何事又脂車

管仲三歸臺在東阿縣城外

爽鳩氏去故宮非衰草荒煙土一圍日暮驅車城下過豐碑人說是三歸

東平州道傍古塋皆先朝勅葬者碑碣臥荒草中爲之三嘆

道旁纍纍見荒塋無數遺碑倘勒銘松柏亦知人事改風霜不發舊時青

其二

鍾山山色已成童末黍何人泣故宮馬鬣高憑君莫惜石麒麟倘臥西風

其三

召南舊有伯棠存遺愛況於近墓門御製穹碑埋蔓草不知誰是狄公孫

店舖見余不遠詩句題壁

山色溪光日日新征衣暫息馬蹄塵壁間詩字曾相識撚火看來是故人

題畫

斷嶺疎林自一村江天吹起月黃昏孤帆欲傍烟波宿更有何人來叩門

題董克灌小影克灌爲无休仲子

杖頭遙挂白雲深歷徧山巔與水潯二十年來無限事見君如見故人心

題林果巷從軍圖

刀似冰霜甲似雲會教單騎下降軍如今千里專城寄始信英雄屬使君

六松堂詩集卷九終

寧都曾燦青黎著

詩餘

望江南　上元

元宵節春雨鬧寒更十里燈花雲霧影畫堂深夜火

零零寂寂小樓人　花壺暗窗外落梅英玉漏銀絣

催酒箭并刀纖手擘新橙相對坐無聲

江城子

聲聲畫角斷譙門怕黃昏又黃昏半籠煙月無處不

銷魂故國音書雲水隔階下葉落紛紛

添字浣溪沙　半

楊柳青青江水平夕陽江上唱歌聲回首煙波天欲

暮暮風清

河傳

恨恨愁悶鍾情無極西去東來陽關休問疎林倒挂

斜暉遠汀鸂鶒歸　天涯蕩子依稀處眞堪怨簾幕

重重捲念玉人何處對東風凄然淚雲天

西江月

檻外人聲悄悄梁間燕語輕輕半灣新月透窗櫺書

院寂寥花影　何處朱樓弄笛誰家玉指彈箏依稀

林木挂殘星空惜痴情未醒

青衫濕

碧紗影弄黃昏裡還是熟梅天氣陵江上人琴何處

夜月孤船　珠簾盡捲盈盈一片薄冰沈綿恨流雲

剪碎朱絲路腸斷誰憐

鵲橋仙　上元

龍樓煙霽鳳城瑞靄十里纖塵如烘燒燈處處映參

差霧萬點星毬齊擁　月連燈影風殘香霧天外鼇

山高聳畫簾深殿隱晴空問何處吹簫引鳳

前調

雪梅將盡銀花初合月滿銀河高瀉風銷燈焰一重

春開紫禁滿城如畫　千門煙火九達風月仗引虹

橋初下鐵關金鎖徹明開合千烜還同不夜

望遠行

遠岸梨花破曉春芳草閉柴門沼沼人去綠楊津魂

夢喚朝雲　飛葉綠落花紅滿堤春色瓏璁大江千

里水流東望遠關山路幾重勸語有情者莫負舊時

儂

蝶戀花

二月花朝春過半幾處楊花引破春風亂春事闌珊

人意懶流鶯堤上聲聲喚　寂寞柳塘春水漫銷盡
朱扉雨打梨花綻小院沈沈春欲晚落花飛絮平鋪滿

其二

花落東風何足數夢隔春陰流水桃花處春氣盈盈
寒食暮亂雲依舊飛南浦　紅駐春粧春且住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醉藉落花吹柳絮夕陽一片藏春塢

其三

百尺樓高春似綺魂斷春光又值花朝至風舞花鈿

紅滿地杜鵑叫破春紅裡　困酒朝來終日醉隔斷音塵一片桃花淚愁望玉關芳草翠黃昏又入離人意

其四

滿地落花門外掃一夜東風惆悵清明到芳草萋萋春欲老春光辜負人年少　不見佳人心似搗客裡飛牛壘春光欲去無留意　花楊花又被鶯呼起似酒風光凝十里東風搖亂春花卉

其六

當午花陰春欲臥蝴蝶紛紛勾引春光破心事如今心上過紅裙又被春花唾　閒看庭前花幾朵春水遲遲春沼垂楊鎖興盡歸來還似我人生堪比風花墮

其七

雜沓春光芳草捩旅邸閒愁又遇花朝節春鳥遲遲春日長春風裊裊春衫薄

枝上映落紅滿地珠簾揭　墻外轍轣春影歇淚上闌干處處聞啼鴂忽憶當年人欲別黃昏風送歌聲闋

其八

簾幙東風吹宿霧春事關心愁鎖春眉黛春困懨懨人未快題詩又怕添愁債　南陌西郊花自在少女傷春忒殺多情態萬苦千愁春酒解醒來依舊愁如帶

其九

春喚曉天窗似繡雨打桃花一片紅裙綃花落東風二月芳菲春曉裡隱映空山照眼皆羅綺煙霧沈沈

春不舊春光爛醉渡如酒　春色十分過八九燕子歸來近欲穿窗牖走遍章臺堪折柳折來又怕傷春瘦

其十

閒坐春庭衣懶整滿目春光桃李晨粧靚春到清明花滿徑隔墻風動觱篥影　小鳥噪春春不應春事如何春意由人病沈醉花朝春閣酌落紅片片撚紅嶺

南歌子

春病正懨懨花捲東風薄翠簾人近春寒侵玉骨如

鎌界破春山眉黛尖　欲倦更寒添看得情書今又嫌水遠山長人不在織織小鳥聲聲喚屋檐

虞美人影

梨花深閉重門靜滿院沈沈春影小犬嘹嘹吠緊夢覺鐙生暈　落紅春瀉蒼苔徑憔悴今宵風景又是鐘聲隱隱處處教人悶

風中柳

人靜更闌此夜爲誰相思終日無心題紅字嬌情脈脈待欲因卿死空憔悴萬紅千紫　一見芳容種種心腸如刺殘花開影皆吾似模糊就枕頻喚朱卿子料芳魂是應來此

風入松

一朝風雨送殘春流水孤村平原十里重煙閉柳隄綠影黃昏滿院梨花謝也珊珊欲近重門　別離不覺已盈旬淚濕羅裙杜鵑枝上三更後鴛鴦荒塚招魂曲徑纖纖花色鬧干點點苔痕

浣溪紗　惜春十首

小院沈沈午夢空殘花時捲入簾櫳無言祇自背春風　記得去時人欲病淚痕紅雨燕泥封遠情深恨爲誰鍾

其二

簾外潺潺春雨飛飛紅無計奈流離闌珊情意與誰知　動是相思千里隔伯勞燕子自東西依稀魂夢覺來時

其三

燕子銜春春信虛重陰漠漠樹扶疎東風搖曳引裙裾　柳外黃鸝聲弄舌畫欄干外剪平蕪飛條亂拂翠眉舒

其四

春水遲遲漲白汀柳隄隔岸喚流鶯冷冷花雨送春

聲　正是銷魂今日候愁看芳草斷溪青落花流水
兩無情

其五

晚露沈沈薄遠山黃昏寂寞落花閒西樓春意太闌
珊　最是春光何處去不知天上在人間東風搖曳
帶痕寬

其六

亂拂春隄柳似金東風樓外漾春深落花片片薄羅
衾　望斷天涯江水去辭春遠樹綠陰陰當年還憶
故人心

其七

滿院黃昏捲翠簾聲聲燕子攪重檐新愁舊恨爲誰
添　獨坐閒窗春色老落花門外影纖纖紅樓人靜
月開奩

其八

枝上啼鶯聲正和留春不住挽春歌幽窗軋軋度寒
梭　不見佳人心未老依稀雲鬢透香螺半簾風月
捲清波

其九

春色依稀在漢皐誰家少女解瓊瑤鶯鶯燕燕剪紅

陽夕照波　湘江橫艤晚初度南飛雁煙嵐浮暮山
秋水一江寒

其四

芳階玉落寒香冷梅花風送枝橫影雲重漢陰天雲
鬟樹遠煙　飛鴻春杳夢容鬢絲清凍重寒深嶺雲
遙雪欲凝津

相思兒令

小院沈沈將晚細雨正廉纖春去情思如舊還向舊
痕添　新恨壓破眉尖難將筆寫湘縑誰教燕子歸
來雙雙又近重簾

離別難

渺渺十里雲山凄然目斷江關斷腸芳草碧銷魂流
水急半堤楊柳落落闌珊花解語鶯能舞愁人空自
淚闌干　天欲暮花深處霞漸生蚤來已是黃昏年
少江湖老玉人天涯杳回眸空見殘雲搖袖立西風
急萋萋芳草憶王孫

夢揚州

晚啼鴉未識黃昏落誰家山色晴嵐遮看綠影參差
輕帆外碧雲殘照清波半浴紅霞簫聲細暮船極目
雲沙　何處風吹落花點點疎煙動江上人家憔悴
芳容那更人在韶華玉樓朝暮難相見淚痕空濕銀
紗斷腸處揚州無夢梧葉飛芽

望湘人

暮光分平野花影輕移時時魂夢如酒香霧飄零晚
煙歸處燕子穿窗輕透山抹微雲野連芳草鳥歸林
藪記長亭門外芳菲又蚤黃昏時候　才子雙眉長
黴奈一番煙雨半沾紅袖淚痕空濕羅衣年少沈腰
銷瘦塵埃憔悴一生潦倒知是韶顏非久一年一夜
一相思花落東風依舊

鳳凰臺上憶吹簫

煙鎖秦樓霧飛楚岫隔墻葉落千重正金風乍起秋
雨濛濛平岸小橋流水淡煙外微響村舂江樓下隨
人來去冷落梧桐　匆匆寂寥欄檻只數聲嘹嘵飛
燕孤鴻望蒹葭遠浦一葉飄蓬幾個黃昏立盡鹿窗
近終日停蹤凝眸處依稀魂夢隔斷簾櫳

前調

桃面銷紅柳腰拖翠忽來天外佳人任風塵搖曳笑
語溫存但見花留寶靨珠簾捲草點羅裙風流態始
拋簫管重語詩文　銷魂盈盈玉色似鴛鴦影裡羅
帳停春奈輕紅漸水隔斷浮雲正值多情旖旎催歸

去悵我良朋相思夢未知何日又到朱門

夜飛鵲

晴嵐低千嶂亂水遮灘斜暉遠墮江關凄然目斷洪都遠餘波空照朱顏雲掩淡天滿野採風前簫鼓晝角聲殘斷魂何在回眸遙憶白雲間　攜手河橋深處對面久無言情意闌珊但使飄流旦夕朝雲南浦暮雨西山東風欹透向孤村北望平川見棲棲芳草王孫去也獨自凭欄

拜星月幔

風露催更星河拄幔一片湖光凄切花影橫斜何處簫聲咽怪相遇但見流雲縹緲來去幾度明月風起西樓遙聞檐前鐵　畫欄凭月影移霜葉高唐夢自到陽臺關正是碧海青天悄悄人聲絕聽譙樓鼓打三更歇傷情處燈火幾明滅奈相思一縷誰堪訴淚山萬疊

慕山溪

湖光浩渺燕子忙忙渡草色隱流波空摛映半亭烟樹黃昏院落對景念凄然人何處花無語回首雲天暮　無聊行旅簾捲紗窗雨奈年少風流恁奔走利名來去天涯目斷此際向誰憐情難訴歸何路南北東西阻

帝臺春　閨思

春色暖柳絲絲東風滿幾片飛紅幾許閑花幾番悵悵得當時檐上燕一對對雙飛池館到今來風景偏長情懷翻短　韶光悅音信斷心思亂淚無算謾春事關心儘黃昏也何處聲吹絳管喚起窗前皓月照冷凄凄清風徐伴試問玉樓春愁人能占半

大酺　春雨

春雨迷迷人煙靜野鳥爭飛南北寒風吹柳絮亂芳菲如繡柔情無極十里青山一溪流水烟梟重門凝碧聽邱園何處數聲流鶯囀漏春消息一縷閒愁幾年離索無端岑寂　黃昏春入宅鎖花陰空照人顏色又早是深沈西院淅瀝南樓見墻頭梨花飛白故國音書杳萬點淚痕青衫濕因念故人歸去執手無語門外行人相逼人生何事堪惜

大江東

大江東去望水驛目斷天涯宿靄斷岸連天飛草色十里遠山紅黛村舍生烟輕風捲淚雲迷孤帆外試看春事如何使人心悔　寥寥無住情懷春風困盡可有人來愛此日無由歸去也楊柳風辜負帶漢年

年天涯人欲老欠盡江湖債爲他憔悴春光終日無聊賴

玉漏遲

紗窗人靜悄池塘夢起白雲如雪適值笙歌處處催人離別苦欲如痴如醉辭空目斷誰憐腸結人意絕任終日笑語依然密　早知如此春心悔昔日多情蓮塘時節入夜啼鵑叫破枝頭殘血片片落紅相送隔窗外無聊明月聲漸咽空使寸心悽切

意難忘　答家林一

春雨濛濛正春光如許愁裡千重海棠紅粉淚楊柳繡燕泥香惹飛塵無語懨懨憔悴早是傷神　佳人笑語渾難憶耐情思更自溫存心中事漫消魂可惜

翠條風江上水檻前峰燕子亂春濃望平堤天連芳草綠樹籠葱　堪嗟身世飄蓬念一生如夢醒眼朦朧故人知有恨游子本無踪榆莢雨石尤風春鳥怨飛紅怕歸來滿園花謝春色蒙茸

前調　晚泊

綠暗紅連奈孤村寂寞野樹含煙榴花含影動芳草冷孤船轉繡陌過晴川歷遍暮雲天望水亭地連蒼靄何處遷延　黃昏斜照窗軒聽青山碧水相應潺湲深鐙籠就月簾幙捲風前思悵悵恨綿綿對景更凄然隔夢魂關山萬疊抱影無眠

倦尋芳　春暗

桃花沁淚楊柳垂條隔窗寒峭颯颯東風吹動一簾芳草謾倚闌干遠望斜陽黯淡浮雲攪算春光是何時去也有誰知道　嘆朱顏終朝遷次好正良辰荏苒過了小院沈沈宿鳥凄凄驚叫欄檻辭春人靜後池塘夢春陽初曉倩誰來問相思送人年少

山亭柳　有懷

柳影紛紛鎖日鎖朱門人來小院黃昏滿地落花如繡燕泥香惹飛塵無語懨懨憔悴早是傷神　佳人笑語渾難憶耐情思更自溫存心中事漫消魂可惜

一生年少依稀瘦減芳春懶把欄干倚也目斷行雲

惜餘春慢

疎竹迴風珠簾輕燕綠影池塘初夜乳鴉咽盡蝴蝶歸來滿院梨花已謝堪惜春光不留曲檻飛花亂紅如畫可憐春歸又是傷心候閒薰蘭麝　向夢寐幾許衷情天公若解何必春春夏夏慨慨玉骨正值殘春那更瘦來如把春去闌干懶倚紅影已殘落花猶藉念今生聚首難期應在夕陽花下

應天長

梨花橫夜芳草沿階滿院雨聲沈細燕子歸來剪語

雕梁空中起東風困疎簾動花影暗重門初閉問今
久對酒無言爲誰心事　閒把鐙兒背照得離人空
有數行淚悶坐無聊譙鼓沈沈窗外細影已隻心欲
醉翠幙冷佳期猶未夢中不見度相思愁多無寐

華胥引

朝烟困柳疎雨侵花落紅遙嶺怯怯東風啼鵑柳外
眠未穩但見花夢池塘渺渺橫寒影半拚朱門起來
紅日相近　花隔簾櫳悶無言鬢鬆腰困依依憔悴
怕將朱顏對鏡伺處櫚花初發嫩紅嬌靚立盡蒼苔
倩誰扶起花逕

西河

雲漠漠東郊細草如錯小橋流水近江堤野舟閒泊
紅塵遠樹影參差孤村縹緲天角　路上行人歸去風
捲落紅蕭索高樓獨望禁城邊晚霞零落憶春歸柳
色萋萋依然舊日城郭　茫茫江水何處去隔雲山
千里綿邈燕子年年歸簾幙語雙雙應有玉樓佳約誰
似離人但情薄

過秦樓

墻外飛雲梁間輕燕淡淡煙波初鎖紗窗欲暗竹影
橫斜更有誰人輕過相看景色蕭條夜靜風涼柳眠

花臥聽蟬聲正咽鳴蛙初起無聊獨坐
病如何鴈遙音斷空有幾枝花朵無邊閣影有限情
思黃犬朱門高臥耐寂寥明月應憐我書院暗移鐙
火向夢中去也忽被風聲攪破

東風齊着力　端午

綠柳新垂黃梅初熟當暑流霞江城五月逼地落梅
花簫鼓紛紛幾處畫船動激浪揚沙嘆今歲因循過
了巳半年華　此際憶天涯何堪照眼盈盈石榴花
玉觥滿泛小院日初斜更值玉樓人靜晚風裡楊柳
藏鴉花深處江樓望斷淚弔長沙

剔銀鐙

疎雨幾聲闌砌欄檻外垂楊掩翠池上鳴蛙梁間語
燕睛得心兒如醉淒涼無地東風起紙窗輕碎　竟
是高秋天氣漫把輕羅再試竹外疎疎苦前點點偏
似離人珠淚相思無計聲聲聽泛流煙水

夏雲峰

雨紛紛曉色乍報小窗正開門睡起朧朦如醉池上
波分闌干風起芳草暗花逕紛紅空寂寞石榴深院
自銷魂　閒將簫麈頻薰悶無語無人空自溫存搖
袖小庭佇立倦倚朱門醉花深處漫彳亍印苔痕

聽畫角梅花一弄引起朝雲

高陽臺

晚雨新收疎風輕透園林柳色青青夢破疎簾池蛙歷歷初鳴高陽臺上花枝暗拂林梢烟沒星沈問笙歌何處依稀欲在東鄰　此時冷冷清清正腰肢瘦損可是傷神人不歸來空教目斷行雲瑩瑩燈火紗窗夜數別期月已三更眞無計不見飛鴻淚濕湘裙

祝英臺近

淡烟輕桃葉渡岸柳乘風促陌上飛紅荒塚迎新綠相思不奈迢遙故人何處眉峰狹似春山蹙　人如老如今且自望青蒼何日得鬱鸞馭訪軒皇

摸魚兒　集仙堂感舊

閱當年虎頭燕頷功成人在年少玉關氊帳東風暖猶念故園春好歸路杳縱十載無歸不過窮途老青衫破帽看過市吹簫游山弄笛都是運顛倒　平生事不覺嫣然一笑天公可也知道三千鐵騎重圍處但見孤村芳草清夢曉任古往今來且自留殘照高樓獨嘯有三卷黃庭一尊綠酒寂寞對孤廟

前調贈別宋穉恭

坐孤城送春歸去如今過了初夏堦前綠樹圍如蓋日影小窗低亞相看乍但得共徘徊不問晨兼夜飛鶺泛舉即一月淹留高歌快論猶自覺聊且　凌雲

陽關路淡煙裡黃昏遠密樹路回漸轉孤城畫角聲

筆蠹起文章聲價應知才逼司馬黃金築就無人至
莫戀故園臺榭楊柳下好待此微涼沈醉消閒暇孤
帆去也料明月湖頭西風江上誰與唱酬者

滿江紅

宋釋恭乾子以倫同王次詰送予登舟別去

城閉不得入復回舟中快飲良久限一字

欲見何期空惆悵大江南北攜手處離多會少正堪
追憶他日重來應是夢人生難得惟今夕念諸君俱
在少年時吾頭白　鐙欲起春將息言不盡情非一
見潮平沙岸海天無色對月休辭深夜醉臨風莫畏

高寒逼快重逢不是閉城閽何由得

前調贈潮州林武林太守

蘇小橋邊笙歌動蘭橈初發看兩岸青山綠水宋家
宮闕舊日繁華何處是江關烽火連三月且浮杯醉
向夕陽時湖天闊　風雨後干戈歇南北路音書越
旌麾一去也海天如掇鳳嶺時傳雙燕至鑑湖已報
羣鸞沒羨封侯正在玉門中垂勳伐

水調歌頭次興化縣

波痕青似染草色綠於油行來水邊沙際點點沒輕
鷗但見夕陽西下凄斷數聲漁笛巷起一天愁渺渺

孤城下長嘯倚滄洲　莫傷懷今古事付長流英雄
知在何處且自看吳鈎過盡荒亭孤驛一任天低風
緊帆落滿湖秋明月傍沙渚殘夢上江樓

漁家傲將次繁川阻風

黯黯陰雲天似暝人聲但與濤聲應一葉孤舟難得
進風不順舟人又說繁川信　閩粵滇黔今已定藩
兵盡撤分旗領日日捉船官吏狠天莫問窮途又值
歸遲困

瑞龍吟瑞陽感懷

端陽至但見榴火搖紅柳風飛翠天涯幾度芳時何
為此日偏多涕淚　百年事已過了端陽節五旬有
幾如今即不蹉跎銜杯但得窮愁滋味　料是光陰
如箭老來風景憑誰相慰燕子不堪重來知斷煙水
烏衣舊巷只有空泥壘何須羨雙栖四桓三槐五桂
極目斜陽裡五絲難續人間世有恨長如此應更向
江湖風波憔悴倚闌望斷故山千里

齊天樂

辭香拜視華筵後君今又逢初度草色成茵榴花照
眼滿架蒼藤紅雨年華似汝正繡棄終軍識過文舉
世上悠悠胸中五嶽自爲主　高樓百尺誰共見青

箱舊業三君八顧轗可投遵絲難綉趙且向人間箕踞黃金塵土眞手握風雲氣吞吳楚料想他年不須慚鄧禹

沁園春 題崔冤床石湖煙雨圖次韻

辛苦生涯窮愁滋味何曾得開念飛狐到馬白溝紫塞重關疊嶂鴈去人來滿目英雄誰爲吾敵欲把乾坤一手撮頻過眼見山川改色猿鶴驚猜 堪憐白草黃埃且深夜挑鐙讀史懷蘧寺鐘春起林鴉晨噪漁歌蘆管曲曲生哀有限光陰無窮血淚荷揷難將心事埋休悲嘆看浮雲蒼狗豈已焉哉

百字令

辛酉七月同葉星期周青士張緗其俞犀月集汪周士晉賢雅涵堂得醉字

良宵初永最關人懷抱早秋天氣高濕張鐙開畫閣應是酒壚詩幟唾落珠璣談深風月玩盡人間世飛來螢火看吹上衣袂 但見斗柄橫斜烏啼月轉一任留髡醉試問當前誰痛飲便可得稱名士白眼無情黃金有命千古傷懷勢雖然如此吾生還覺多事

少年遊 送丁勗菴回金陵四首

畫長人靜綠陰稠風雨一簾收不知終日送人歸去心事上眉頭 耳邊只是閒啼鳥閒聽得更添愁君去多應上小舟念孤客也難留

其二

終朝無事理書籤一病正懨懨低頭對影影將心問有口自應箝 平生氣概凌人慣空壓倒在低檐今日應知別恨添縱無語但生嫌

其三

長江風送夕陽殘有夢也知還石塘灣裡太湖磯畔正好一悠欄 櫻桃紅綻珊瑚碎風簸簸漸生寒家

住東西崦上山應記取水晶盤 昜巷徵往光福食櫻桃

其四

人生樂事在庭闈歸去賦無衣半年風景一時花色含笑報春暉 他山他水雖羈旅應卜得鳳凰飛五嶽應知七尺稀莫回首只言歸 昜巷時有續絃之意

賀新郎 壽楊震伯五十次辛稼軒韻

歷盡滄桑矣嘆人生今來古往英雄有幾鐵馬金戈看漸熟到老茫無一事莫只道河清可喜舉世誰容青白眼笑鷹揚蟄伏何人是吾與汝更誰似 終年閉戶垂楊裡見人情高低冷暖大都無味破壁半間

墻漸倒只有殘書堪理正自羨朝眠晏起五十勳名人未老料雙眸出火風生耳天地闊望吾子

前調冬日送顧梁汾北上

如此風霜逼念長途冰澌雪片亂迷孤驛最是無情歉紅土送盡勞勞行客嘆舉世何人能識不見黃眉三伐髓看麒麟竹帛皆塵跡天下事總難測　青袍綠淚陪鸞掖掌絲綸摛詞奪彩那堪追憶自古英雄多薄命李廣封侯未得幸一見嵩山石室顧爲明相國所知似我飄零三十載任彈箏酌酒誰憐惜空對鏡愧頭白

臨江仙　東坡亭瞻拜遺像

昔日僧房今廟祀文章到底稱雄可憐名竄黨人中青城當日禍機已兆元豐　何處江山長不改衣冠百世猶同且將心事付東風先生春睡足休撞五更鐘

青玉案　過藍關

籃輿獨上藍關道但只見青青草古往今來人跡掃一谿林木數家烟雨何處樵歸早　生平但不慚蒼昊夕暝空教亂懷抱千載爭傳佛骨表辨香深淺午燈明滅坐看江天曉

調金門　題王山長獨坐圖

風光闊年少才如管葛誰信文章憎命達吾愁吾自遏　雙眼看來天一撮只此琴書堪豁坐老蒲團山鬼滅西風吹葉脫

公叔座論

人臣爲國進賢貴斷於早而其效忠於君必不能規兩全之利甚矣公叔座之欲進賢以忠于其君而計之失也嘗考座爲魏相衛公孫鞅爲中庶子有年當時衛方多難秦取我龐矣桂林又敗於齊岌岌然困於諸侯使得智力之士用之以强魏而却敵夫豈不善鞅不足有爲座而不知鞅也則可座誠知鞅則當引位固讓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以爲鞅棄不用

不東走韓趙必西去秦以爲魏患惠王必懼而用鞅座計不出此而僅於垂死之日舉以自代又不能反覆危言以盡其忠至於始請用之而旋請殺之亦何怪乎王以爲昏疾而不聽也哉且夫人主於豪傑已不能用而唯恐他人用之至於殺之後已者古今多有座之爲鞅計亦左矣然使惠王聽座而殺鞅猶未足爲座過何者座請殺鞅豈非以其足爲魏患哉楚子不能留重耳而子玉請殺之韓范不能用張吳二生縱而之夏世爲宋大患忠臣之愛其君固有悖理犯義以爲之者座入言於王而出言於鞅顧何爲乎

荆軻論

庚公抽矢去金以射子濯孺子君子譏其不忠況漏言以遺國患重傷豪傑之心而蓄其憤恨其後鞅虜公子卬魏徙都大梁失河西之地雖惠王不聽用鞅亦座計之失也世之欲忠於其君舉大事者毋謀兩全則必依違苟且如座之兩失而後已矣

荆軻論

世之論荆軻者以爲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於輕刺秦王以亡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爲不足咎軻也軻之咎在聽太子丹劫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顧欲以齊桓公之所爲望之耶

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劫千乘之主既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賂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實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璧璧至終不予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於親愛之時不旋踵而背之若遺跡之不足計今乃欲劫秦王於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於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軻不聽丹計當圖窮匕首見時不把袖生劫王而急手

以搥其喉出繩縷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王死而李斯趙高之屬各爲朋黨以起釁於丙太子丹合六國之餘燼以攻其外秦之爲秦未可知也吳諸樊門於巢牛臣隱墻而射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始皇死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爭而得立則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略嗚呼軻之計誠出於此雖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光武輕騎按行銅馬而察罕以此敗後世效郭令公以見執者比比也夫欲謀大事不能知敵之爲人以定其計而妄希古人之所爲其亦殆矣

卓茂律禮論

古者先王懼人情之或變而立之法也吏貪則罰民奸則刑不於其大而略其小不於其重而忽其輕適以入吾法者罪之是故吏安於上民服於下循循翼翼以求避乎法律之所禁後世惡其嚴而樂其寬而通之以其情遂使老奸大猾坐守其失至於遷延滋曼而不可救昔卓茂爲密令民以受遺訴其亭長茂曰是禮也以通情者也不罪民不罪吏而冀以感其意此其意不可爲不善今夫民而以受遺告也或者其吏之平日將有貪婪放恣於其下者乎吾以爲奸

於倫爲何如然使民以禮遺而吏復以禮受則他日苟有訟其人於吏者方欲究之以法而又不得不有所依違於其間以酬其平日餽問之勞彼民幸其吏方且轉相倣法以快其私而終不能執法以相懲然則吏民同罪乎吾又以爲不可彼其民之作奸犯科如此也情法所不赦不待智者而知之而亭長胃胃然受纖悉之遺以犯大律之所禁雖其法不可贖而其情則不至於大惡吾則姑從而寬之曰吾以觀汝之能自新與否使其吏不至於大縱而吾處夫吾情者固未嘗執天下之人使之相隨而入於殺也此則

法之所得爲也

子文辭祿論

嗚呼誰謂子文而不廉耶當子文相楚時有令譽王甚重之一日出祿而子文逃或曰子文廉又曰智哉子文雖然子文爲楚國倚毗之臣王所倚以膏澤楚國楚之人所恃以爲生全者也今辭所宜受而反之其君之府庫無慮不足不過以助其宮室遊畋之費而增其女謁燕賜種種不經之用彼嗷嗷而待哺者子文獨不念之乎昔者魏公叔座與韓趙戰於澮北禽樂祚魏王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讓於巴陵襄魏王嘉之賜田各數十萬嗚呼天下有被恩而不見其德有施惠而不蔽於私子文顧不聞之耶當日者請于王曰王賜臣祿臣不敢私寡則字之孤獨則鞫養之而又有苦於追逋迫於官府者則代爲之輸而省免之且曰王念爾民不遑寢處某惟體王之意以爲爾百姓恤出以至公示以至平無伐善施勞之心無矯情拂俗之事子文其庶幾乎顧不出此而僅僅守一甚廉之名遠禍畏譏以爲楚國重豈不過哉嗚呼後世之人臣專權自恣借君之寵位以浚民浚民之膏血以奉已又安得所謂廉者而與之然則子文豈不仁者耶

施與

邱子曰昔冉有以粟五乘與子華之母夫子否之而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原憲辭粟而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若惟恐其棄粟而不之取者蓋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曰明曾子曰見小曰明曾子之言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又曰與人也斯孔子與人焉論也此篤論程子於道而語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露溥兮有美一人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既曰肩然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對人之言也易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詩曰素絲紵之良馬六之蓋言情也記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未有所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子曰賜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也故曰未有所脫驂也胡大夫不可以無槨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也故曰未有所脫驂也胡大夫不可以無槨而復求大夫之後不可以無槨子人而鬻諸市也然七十之徒喪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葬以棺槨可也徒行命車不可以子人而鬻諸市也然七十之徒喪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葬以棺槨可也徒行命車不可以子人而鬻諸市也然七十之徒甚衆矣有哭中庭而受弔者未聞其如館人也夫子曰向者入哭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論語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夫子言也或曰檀弓諸篇生高曰檀弓曰疑思問愚曰疑則何敢孔子著子夏及門之賢篤信聖人而已於事賴諸書以傳焉孔子行事賴諸書以學聖人而疑其愈於非聖人而疑者也蓋曰疑思問愚曰疑則何敢孔子著子夏及門之賢篤信聖人而已於事賴諸書以傳焉孔子行事賴諸書以學聖人而疑其愈於非聖人而疑者也致敬以質

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於是有不當與而與者有率然與之而不中於禮者夫不可不必與而與者有率然與之而不中於禮者夫不

當與而與謂之矯不必與而與謂之侈率然與之而不中禮謂之急嗚呼難矣自天下之人不能損已以利人也父難求諸其子兄不能得之於其弟屑屑然錙銖而必計而殲悉之必盡雖有人焉持戈鋌於其前

執生死之說以喻之而猶不能不有所顧惜於其間一旦而有慷慨豪宕之士棄千金如敝屣而莫之惜使人慕其德習其風至於王公大人相與嘉尙而不敢輕忽者昔孔氏之門子貢獨以貨殖聞當其却金還魯至廩也而夫子曰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彼子貢者知行其情而不知求爲衆人可行之情殆所謂矯者非耶夫恣情而不守禮豪傑之士聖人禁之彼子之過程子於道而賂之以束帛何其急也禮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今有人日求千乘之珠而不得一旦遇之於市方且屬萬金以購之程子天下士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寧敢覬而失之哉是其所謂禮也記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不敬志於享爲其不誠而近於侈也文法者鳥獸之機阱也情面者耳目之瑣旒也朝廷重文法則上下相與爲賊官吏奉情面則大小相與爲奸何者鋼蔽隱匿前無所見後無所聞所謂垂旒充纊有耳目之名而無聰明之用也天下有賞而無罰有恩而無威是有水而無火也天下不必火烈人

上楊年伯書

某以疎賤得厠身門下退而竊自嘆古大臣風烈不諸戎馬倥傯間見之侍坐之日硉硉無所建白獨念年伯得志行道阿衡元公復出於世宜無有不盡言之人而尙有所遲迴不欲吐則某之罪也夫國家之

乃可畏苟爲江海之水而不爲瀦湖則其靜也人莫測其深惟恐或墜其動也人莫防其變而惟恐覆也大刑不可積荒積荒則志玩恩賞不可易予易予則願奢禮貌不可輕假輕假則威喪而下之氣驕然今日議者必以爲賞逾於罰愛克於威不得已而爲此夫江海之水人非徒畏其深且廣也有蛟龍鼉鱷以助其洸洋之勢使人駭目而驚心而又畏乎未死於水旋死於魚龍也然則今日而欲用大刑謹恩賞尊禮貌則居重之勢自强之術不可不講也天下之事獨斷足以距賢旁任足以召亂偏聽足以生奸苟愼用之則三者皆利獨斷者不斷以已斷以理是以一理廢非理非以一理廢衆人也旁任者不謀而任之試可而任之是以器使非於道謀也偏聽者不聽之於一時而聽之於平日其平日之人品學術吾有以確然信之不惑是雖違衆而奉之捐物議而聽從之則非以生奸以杜奸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誠能覺之則逆億可有功不能覺之則不逆不億適足以釀禍且夫知人誠難言也有二說於此吾操賞人爵人刑人罰人之權而有人焉負思立功名於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煩屑吾泛觀之與人接物之間恭敬忠力與所以與我者無異而其人乃可知吾操賞人爵人刑人之權而有人焉犯顏而諍我匡義而諷我他人稱功誦德彼獨無所諛於我此其人以爲甚賢則眞果賢矣且吾之聰明無所不外學問無所不內而有人出一議佐一籌則皆有以益我此其以爲甚賢又安所疑其不賢哉夫選材於大人之門猶拔罔兩於石鏡之側也而不肖愼言之意者滄浪清濁孺子歌之而孔子亦聽之敬陳固陋伏惟垂察

上萬年伯書

賊寇所以根伏者由於郡縣所以獘發者由於郡縣今日所以靖亂防變亦必由於郡縣某請得言之貪吏奸胥漁民自利小民喪一生矣貧富異貴殺人以媚人小民又喪一生矣小民不知有生之樂而內持必死之心外行偷生之事則種種犯法亡命之難造矣此所謂根伏於郡縣者也庸才涖政惟舉安飽且太平數百年不見兵革儒生俗吏無敢於用兵之膽與能用兵之才撫馭鮮素民皆非兵積怨已深民盡是賊所以寇至城下不外降則內潰也閭有才略自負思立功名於時而朝廷文法嚴苛上司督責煩屑

於是又以畏朝廷之心轉畏上司以畏上司之心轉畏縉紳建一議阻撓而不行舉一事遲滯而不達臨事倉猝束手莫支此所謂獗發於郡縣者也蓋賊寇之始發不過十人百人因事搆亂而已浸假破一縣黨千人矣陷一郡黨萬人矣倘使縣令得人又得盡其所欲爲則此百人者猶能爲也郡之安安於泰山矣執事以天下治亂爲心區區方隅不足指數然嶺南者根本之地也兵非不多而疲於私鬬餉非不足而困於官胥悍寇叵測豪民貪禍所謂根伏者已見於今獗發者將起於後使有賢有才者於此則勢可立治念此盜賊誰非良民彼煢獨之民平日逼於豪勢莫可誰何迄今大亂作出爾反爾有司既不能鋤抑豪勢以謝亂民又不能制馭亂民以全豪勢則有坐視其犯上作亂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雖然慎選郡縣之說人能言之或不能行或銳意行之而遑遑不得其人者則又有故比來旱魃爲虐甚於桑林雲漢之日忽而山川出雲凌雨震電交發並作田夫牧子願濡頂踵以殉甘澤而蠖蝀橫天忽焉遂絕然使天下知死灰之不可溺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吐哺握髮以延接之無或有想望顏色不得見者多方招徠天下之士無或有無援不得至者平好惡捐恩仇無或有不德在祿位有功能而廢淹者聞善如流無或有陳讜言建奇論棄置不省問者綜核名實試可而後用無或虛譽浮言倖取官司者則請以所聞所見之人隸之幕府授以事宜觀其才能接以朝夕觀其心術引以議論觀其學問夫人生平可知矣然後量其才之大小授以執事千城腹心碁布郡縣畫之一定課最之法假以便宜行事之權則我之使之如慈父使子彼之應我如臂指應心各訓其兵

各措其餉以禦侮戢亂我無內顧之憂而遂得一心畢力以謀大事此所謂進可取退亦不失吾守者是已

再上錢牧齋宗伯書

自芙蓉莊拜別曾兩奉啟事皆匆匆據案未皇略陳悃素罪甚罪甚監寐之懷十餘年所不意再見斯事比來旱魃爲虐甚於桑林雲漢之日忽而山川出雲凌雨震電交發並作田夫牧子願濡頂踵以殉甘澤而蠖蝀橫天忽焉遂絕然使天下知死灰之不可溺用則貧賤者不得進是必以求賢若渴之心明示遠近者未嘗不在於此

於是明公定當作喜雨詩覓之文代靈均之問恨某方困行旅乞食無所咫尺舟車不能自致伏承賜以詩敘時於人定長跪展誦涕洟交面慚感所并不知紀極某少長紈袴不識天下事爲何事竊觀書傳及日承師友之訓亦知有所謂忠義人者而因事乘會能索無以報稱君親而茅店之役清江公乃舍其羔裘論其狐裘彭子躬菴復有葑菲之采明公過聽以邦危而不能亡貪息居處與恒人無異方自恨力微行愈峻其量足以含垢包羞而堅介貞苦行人情之所不能行此大之如伯夷太公之在東海北海次之如王茂宏顧彦先之在江左是也然天下之才散而無紀唯有望者足以用之或拔之於儔伍微賤或拔之於患難困苦或資之以齒牙或練之以物務或引其所長而教其所不足則天下之才競相奔走而有望者遂坐而收發蹤指示之效蓋登高者易爲呼而乘流者易爲至其勢然也某粗涉交游未能盡見天下事所謂才者不敢易言身屬天下之望而足以任奔走天下之才則明公其人已明公遵養道舉使天下才不才皆有所恃某在下風當先驅犬馬以報知

勉諸其卒也夫某所區區求免於死罪萬分之一者惟此心耳然竊以爲居今之世足當天下事者其人有二而言心者不與焉古今變革之際忠臣義士抱不二之心其人不可勝數然無成者十之九而成者僅十之一何也則以短於才而望不足之故也所謂才者必天下少年英偉之人足以當之其才足料天下之變才足應天下之分強力足以無畏死而筋骨足任天下之勞事如王景略周公瑾之倫是也所謂望者必天下老成碩德之人足以當之其平生學問德業既爲天下所信服及夫履難而志不疑時危而

復李元仲書

今日海內讀書種子自漳浦後不得不以此坐首推先生弟嘗竊讀諸大作及抗談集敘視數十年事如燭照數計貴鄉名義林立惟先生與董司空眞實有用經術肩寸可觸膏雨天下天既不造閉之窮山一室令蒼生不被其澤乃更蠅營蛾射遘茲閔凶弟不肖以母老饑軀遠責四至低頭就人廡下仰承鼻息每誦彈文搶心刻骨始猶爲先生得消謗書狂啟繼

更值長公大驚匝地之繩羅世路同波竟毀巢室因
緣抵隙幸從末議彌年心結迸寫鬱陶何期水濱不
復鮪波再鼓竟斥名賢并累次息弟時奉虔理周公
手書鄭重當呈主者引爲言資提嚴切經兩月始致
李姓一人未便質結會弟病大作遄歸就醫而胸中
滅此未了一事格格噎臆屢札樹公披導疑卻開歲
九月樹公歸未入山踵跟踏陟巘就弟臥榻伏讀先生
翰示激楚泚漓嚴寒汗洽恨不奮飛相助爲理緣弟
歸未彌月呻吟榻次百冗迸集几席凝塵須力疾稍
一料理上池後三日定臾疾首路面陳衷曲以去就

爭之伏枕潦倒語無倫次百維亮察

與沈崑銅書

去秋家兄歸荷惠問兼拜賜硃於今年八月內乃得
見也情語懇懇非素交不及此某向時寄家兄有無
爲弋者心熠矯不能辨之句蓋深慮家兄不能守窮
以虛縈殉身往者不可諫矣歲悠道長侈心未艾尤
藉同志力持之今日士之推選稱尊達者小則發遣
草州大則身家辱幾做官不過多得錢得錢則得禍
豈獨名節足愛惜乎家兄天資爽朗每能洞出理勢
但不能抑氣負屈所以決裂至此某嘗以危言要之

頗爲首屈誠恐車塵日遠望息壤不可見見攘攘耳
目間皆等輩事又不覺奮袖低昂耳奈何奈何某年
來窮困殆非人理入門見謫外羞里人生趣幾爲衣
食索盡知此分內事何敢辭所恨外務紛來一身不
能自主良深嘆涕吾兄詩酒自娛又得門內同調
倡予和女使某作眞人天際之想某亦於春中築小
莊定省之餘入焉憩息屋後植青松數樹顏曰六松
草堂然時方多故游啄事迺未數得也

與諾上人書

五月內聞大師從寶華來蓮山蓮山爲做邑冠峰古
木蒼鬱澗水清泠自晉唐至今泯沒無傳豈遐僻之
地少有至人居之耶某幼從先君子讀書其間慨然
太息其後遭時不造棄家遠遊間扉古德長者開示
誠知木馬鐵牛何與生死而一塵未息萬慮紛來以
是知壯不如老貴不如賤有家室不如獨身之樂也
丈夫生七尺軀立身行已只三十年耳悠悠人世爲
日幾何嘗記甲乙之交某侍先君子於鬱孤令先師
扶杖賁止茶再進蔬菓錯陳間微發宗旨與先君子
談浹夕某時少年意氣不樂浮圖一聞佛語則掩耳
而去然以令先師盛名之下不敢略有牴牾而亦未

嘗有所發明孰知十年之間天地遂復多故救時之策正自紛挐而令先師示寂吉州先君子亦竟捐館嗚呼生死存亡之數乃復如是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於大師庶幾望之

與宋荔裳先生書

拜違台從遂已再易葛衣奔走風塵中刺促不休然每憶數指或展讀大篇頓使俗胃洗濯何啻黃魯直讀漢書也向者過日集詩選粗有頭緒而年來饑驅靡眼剞劂無資遂而因循前功幾墮近筆耕毘陵幕中所得脩脯悉贍此役今功垂成矣自惟寡陋資鈍

學疎立堂下者何由辨堂上之人然準古衡今間有弋獲雖帙少費促不能使成大觀而耳目所及不敢草次海內名篇十或備五獨是短詘之烏必托衡鳳而後可以高翔無席之舟必乘順流而後可以疾下先生文章德業振動海宇如風之搏羊角鵬鶚畢舉水之發崑崙龍魚並逝況某托在交素獲承音旨故曾奉乞序言以光選册亦既諾而不拒於今三年矣竊念書成而無敘譬猶盛衣裳而禿其頂也敘而不得其人與文譬猶垂紳佩玉赤舄朱縢而戴以帣冠也先生收嗥章甫冠冕人倫久矣其終吝此一言乎伏知旌節沿蜀道出吳門某身爲人役羈縻公署不得一瞻馬首悵望雲氣徒有神往極知車塵多冗然海內名人待先生而彰扣其囊底倚馬可就固不待思索也韋布之士然諾必矜況在大人君子當無虛此口惠耳臨啟可勝翹企

與曹秋岳先生書

某自束髮受書誦讀先生之文於今三十餘年矣他日嘗遊吳越過甫里之墟冀得瞻望顏色一承音旨而與旌旆動不相值自慚分薄親炙無從古人感遇良有以也先生風采在朝廷既得聞於先君子又得

悉於楊機部年伯政事在晉在粵晉粵諸知交每每道之而先生之杜德機天下人士所不及深知者某性命肺腑之交也則又得之於友兄魏叔子叔子某奉爲畏友者垂四十年然其爲人有比閭婚友數十年所不能知者而先生則一握手而知之古之偉人其別識天下士恒有神鑒出聖人觀由察安之表此非有法可傳也叔子又言先生東山多暇所著古文辭格力深厚直追兩漢比者某不自揣量謬有今詩過日集之選從事六七年粗告成事竊惟秋蓬委地伏在咫尺而埃風忽至則可遠而轉之百丈之外舉

而上之雲中此青雲之施驥尾之附司馬所以三嘆
也先生負人倫之望文章妙天下所以教我者不一
而足故因魏叔子乞先生一言弁諸册首某筆耕毘
陵郡幕身爲人役如鷹在縲雖聞秋風輒思鼓翅終
束樊籠之內無由親拜牀下謹托楮墨代致瞻企可
勝惶恐

與周櫟園書

昨歲在金陵伏承容接喜逾萬戶之封重之教訓侑
以大惠榮施扉履慚感何如某歸里省覲人事雜來
拱揖飲食之暇略理過日前緒謬成凡例評論數條

今已登板敬奉一帙進覽竊惟君子愛人成其美而
教其所不足及今書未流布蕩滌瑕垢爲力稍易先
生風雅道立於古今詩源流得失若主伯之數家器
良苦畢知其亦有以教我乎某不自忖度謬爲此選
倘聲調而略意格意格者詩之骨幹也去骨而附肉
其何以立不敢苟同於古人不敢苟異於今人要以
平生所得於師友身所經歷尋繹之故而質言之至
其偏謬則不自知又見操選之家人人徵資甚或既
取其資一首不登選帙毋論市井狡獪之習有玷大
雅而視資升降濫觴必甚呂公之堂安得有不持一
錢直入上坐者乎是以某所選刻毫不敢取費其人
獨是食貧既久鮮負郭五十畝而兵火之後無書可
鬻行萬百里慶於九十昌黎所謂不得不呼望於有
力也此役始吾鄉李石臺先生不期撤官未卒此業
欲且中輟則前勞垂成雖肋可戀亦欲使鄙人一班
之見藉大君子鴻文正告於世伏惟先生海內士之
主宗歷觀所撰述編次皆以表章前修闡抉幽潛爲
已任而先生詩文卓爾大雅如奏黃鐘大呂於煩手
哇聲之日登高而呼其力自倍望先生多方引手或
損其清羣或噓之閭人杜子美云安得大廈千萬間

大庇寒士皆懽顏是選獲竣歌咏玉汝者不獨在某
一身矣

上龔年伯書

某自出都後追念負劍侍教時如脫慈母失所依怙
如離嚴師懼於非辟瞻戀之私無日不在老年伯左
右也某本匪材學問淺陋猥以承乏橫處賓師之席
四序已周而寸功莫效令郎令孫質本歧嶷魯雞無
術使底大成方某慚顏何止十重鐵甲老年伯不督
過之推譽之方不遺餘力臨歧繾綣譬諸繭絲昔人
稱張茂先見人一善必爲咨嗟今某一善未有老年

伯旣咨嗟之又從而玉成之教誨飲食之又從而謀
其母之尸饔室人之交譏某何能足以堪此毗陵賓
幕伏荷吹植王人以鼎呂之言禮遇異於衆客獨某
才短事煩辨色而興夜燭見跋而不息一飯輟箸一
沐輟洗手口並作筆無乾亳勞苦煩懣之中忽復自
笑身比吏胥之伍而有上相吐哺握髮之勤無穆之
之才而有不得不五官並用之勢又以主人雖賢疑
情未免瞻踪顧影動見牽制嗟夫士幼而讀書長不
得時位一發揮其所欲爲使功在生民名垂後世不
得已以食貧之故傭身人役操作取直瞻顏色爲語

默視跬步爲進止懷疑不釋懍若懼罪飲酒而甘不
致謀醉如此面目自對不堪尙堪爲長者道哉老年
伯視我如子故不覺其屑屑耳某自結髮以來席先
人門第得見縉紳先生因交天下知名之士至今三
十餘年閱人不爲不多如老年伯之坦衷厚德日以
愛育人才利濟生民爲念者能屈指幾人某日共周
旋竊有以窺其用心矣向在北方思得南歸日以爲
戰鬪雖小怨不肯少挫於人昔子產謂子太叔曰火
烈而民畏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寬實難

與丁鴈水觀察書

某自二月抵贛一住十旬嗣聞楚皇之報喜懽交集
喜者執事聲望愈隆威靈愈赫從此爲屏翰爲股肱
皆可操爲左券懼者十六州之赤子所賴以爲恬恃
者一旦奪之而去何荆楚民之幸而贛南民之不幸
也意謂駕旋在即得以一葵驅駒率諸父老爲攀轅
臥轍之舉忽聞台旌南下返棹無期某復辜於賤冗
不得已度嶺而南白雲在天瞻望何及竊惟執事以
大公無我之心行恩威不測之政風雷雨露皆當天

心故自下車以來其介則日皎而冰寒其仁則如陽
春之煦物其勤而愼也則案無留牘而事多戒心某
知執事之治楚自不異於治吾贛雖然官有崇卑政
有寬猛若爲治而一主於寬則舜不必誅四凶孔子
不必殺華士五刑之設謂何而顧可弛而不用耶且
夫治亂國如斬亂絲荆楚之地素稱剽悍其民樂於
戰鬪雖小怨不肯少挫於人昔子產謂子太叔曰火
烈而民畏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寬實難
譬之天也春夏則萬物欣欣而向榮及乎秋冬則昆
時又如在天上也觀纘之情不能悉諸楮墨諸惟台
鑒江南六月陰雨衣綿取暖不知今歲北方風氣何
蟲草木皆瘼涸閉塞而無生氣司其時者體天地之

心行其令卽民之天地也今執事所司爲天之秋冬矣某請得而陳之各案之中其最害民者無如盜賊獲盜之日雖審有贓證亦必跡其平日之所爲與其鄉評而後定蓋捕快獲盜斷未有不先加鍛鍊而送讞者有司利於結案勒限失主認爲眞贓今雖著有反坐之條而盜案之牽証者日益甚此無他保甲之法不行諱盜之例太嚴也應著爲令曰有司有能實行保甲者註上考所獲之盜必須廉訪其人平日之素行與本鄉之議論果爲眞盜雖日殺數人亦與生人同功矣至於問理人命最忌執定成案

前讞之人或通賄賂或執意見皆未可知庭鞫之時務必細加詳愼查對屍格與自認傷痕無異然猶不足恃也又必察其孰爲有意孰爲無意蓋無意殺人傷必不重似應稍開一面以爲他日矜疑張本若果出於有意則情當乎罪殺之無怨總之除一蟊賊卽可以安千萬人傳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蓋惡人所以成其爲愛人也執事明如觀火利可剸犀剛柔寬猛之用直可措而行之耳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區區一得之說反成贅疣矣解維入粵之時曾命豚兒趨送道左某行年六十奔走衣食困於道途安得扁舟一上岳陽與執事爲李郭之會是所至願翹首嶺雲惟有神注

與兩粵總制書

某頓首某駑鈍無似將來殫智竭慮倘恐不足仰佐良籌苟爲利弊所關安敢不悉心以酬知已伏思粵鹽之行以砂大價輕所以南贛之民一聞改食之報如出諸湯火然而目前有大不便者無如未銷之淮鹽是也夫淮鹽勢不可銷又不能不使之銷其不可銷者鹽旣雜以沙土又砠輕而價重額引旣銷私鹽源源而至向經關部盤掖商人重有所費故今關部

之權與府縣等其不能不使之銷者淮商完課在先載到之鹽斷不能復令載回若聽其發賣誰肯舍賤而售貴若認回代銷必至壅積而難行今有三議處此粵鹽到贛屈指當在秋中則自正月至今已爲淮商代完八月之課是粵商鹽未行而本已先折矣今不如竟議二十五年之引令其自銷我不過虧折一季之課銀而永享無窮之利益所折者少而所全者大此爲上策商人行鹽逐月俱有水程或令鹽道行文各縣細查各鄉水程令各縣子埠查對明白便知其每年銷引若干未銷者勒令本地銷完旣銷者不

得借端壓賣水落石出淮商自應塞口無詞矣若俱不出此認回代銷則惟有照粤鹽價值四六均搭散於各處子埠有司明張告示暫令百姓勉强認銷此爲下策總之淮鹽之害害非一端去年寧都閉市半月今春龍南拆毀縣堂豈百姓好爲多事哉某前在贛時贛州太守集紳衿公議寧都未銷之鹽積至十八萬包贛縣亦十七萬他縣稱是總計贛州一府不下八九十萬包每包以七斤計之則淮商未銷之鹽不下七百萬觔今額引每年止三百二十五萬觔則是粤商竭兩年之精神物力乃能爲淮商銷完此數

粤商何愚而淮商何智耶今抵餉之說在粤商最爲駭聽在淮商似甚近情孰知利於淮商者有限之歲月而究不害於粤商者實久遠之良圖也若舍此三議而漫受淮鹽以每觔二分之價代爲售銷折閱之患有什伯於全抵其餉者細思淮鹽初抵贛郡鹽價未始不輕流弊遂至於此今若不慎之於始誠恐受害更有不可言者蓋粤鹽以砂大價輕利於廣爲流行蚩蚩小民誰能淡食祇因鹽價一貴爭相私販則官商遂大困矣此欲速不達不得不亟爲粤商講也伏懇閣下不鄙芻蕘與該地總商通盤打算以計萬全若贛縣一有成規則屬縣斷難轉移某誼屬桑梓不能不爲未雨綢繆之計非敢出位言事以蹈罪戾也臨穎惶恐

寧都曾　燦青藜著

金石堂詩序

某年十四五即學爲詩已又爲詩餘騷賦年二十益多要無足存吾伯子爲詩日頗遲三十則名於天下某亦以詩聞乃不及伯子遠甚然天下往往曰曾氏兄弟能詩予有六弟炤年少負才爲詩甚久則又不及予其風調有足取者不幸客死南徐稿多散佚吾少時好情艷之作丙戌丁亥以後課耕六松山莊詩好清醒及出遊吳越閩廣燕齊則登臨者十三酬贈

者十七欲求其工難矣而伯子詩且三變邊草塞霜多秦涼氣者爲一曹歌鍾治服青閨紅樓之作爲一曹入山求道以還爲一曹抉其前後知其詩即以知其人也獨六弟不永年不得成所學爲足深悲嗚呼詩之道難言矣或百里而無一人或千里而無一人吾兄弟六人叔季皆蚤死五弟煇專攻制舉業學詩者獨吾三人耳而炤不及予予不及伯子今聞人言曾氏兄弟能詩則未嘗不面慚發赤色慘然而心傷也某有過日集之役伯子屬在他方未得與較定僅錄其詩又不敢以三家村語混厠黃鐘大呂之間爰命兒子侃編次別錄卷末以就政於大雅云

魏叔子文集序

吾友魏叔子與予同學年十一歲爲時文補弟子員冠其曹長而名公鉅卿年五六十者咸以等輩禮之或所執贄受業師逸巡退讓稱先生而不字予意叔子及壯年時已舉名進士立朝廷上侃侃然發其所學爲世名臣及甲申乙酉來自以病放廢山中盡棄去其時文爲古文辭而其所自修立與設施之方皆不獲用嗚呼其爲文益工而其志益可悲也已叔子生平於吾易堂中爲古文者最服膺其姊婿邱邦士

凡有作必相與論定邦士雅愛歐陽文忠叔子愛蘇文忠所爲然其精悍之氣逼出於眉宇不可得而馴伏也予往讀洪永以來之文自宋文憲以下其最著明允哉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學古人專家步趨其形容摹其聲欬往往好出高論奇識凌厲古人及壬癸以來則多和平嗚咽往復而不盡又幾幾於歐陽如歸震川茅鹿門唐荊川諸先輩正足與古人相上下然平緩靡弱之調往往而有則豈以國家八股取士有以靡其氣而柔習其心乎叔子當工八股時輒厭惡之陋其體製著制科策三篇欲廢之面易以策

論故其八股多閎肆奇偉浩汗之文而乙酉丙戌所作書疏則出入賈長沙李忠定間予於叔子少一歲兄事之生平爲詩文單辭隻字雖千里外必就正叔子而叔子以古義相督責子有過失每發聲微色詆呵之如嚴師之於童子其或數往相見塞默不交一語則自十三四歲時已然矣予十年來以衣食走四方不得與叔子朝夕講業叔子學問文章如是而予鹿鹿無一有所成就是可悲也今其兄子世傑編次其文集付諸梓人請予爲之評點予則何敢多讓因爲采諸家評論次第折衷以附其文叔子又自言吾

於史漢敘事法未能得其要領而最好左氏間發其微言大義成左傳經世一書予從遠方歸每出示數則怵然如震雷暴起於左右方驚魂動魄既而釋思則又如饑得食如寒得衣心安而體順始嘆此書蓋自有左氏數千年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叔子兄善伯弟和公皆與予爲兄弟交並著詩文集若干卷予亦欲序而出之時甲辰立秋日

無大師無生窴序

莊周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嗚呼道不在天地亦窮今之天地日月變而爲水石山川變而爲土苴麟鳳龜龍變而爲醢食頤輈居其中者不變有幾予少慕無可大師爲人以爲世方亂不知其生且死今乃得識於麻鞋奔走間以大師之所爲何求不得乃自苦如是必其枯木寒崖於世較然無情者一日得讀其無生窴又何其憤時哀命淒然以清淬然以瀅徜徉而慷慨耶歐陽永叔謂詩之道窮而愈工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雖然大師亦何必以窮見工當少年時擊筑罵坐醵飲大呼洋洋灑灑下筆數千言繽紛而興之所至憂輒隨之又似知其道之必窮者天生人以絕世之

才加絕世之學乃徒托於聲歌與鳥獸蟲魚山林草木爲伍而又必以悲爲諱天殆爲不情甚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予於序大師之詩而又不能無慨然於今之富貴貧賤者也

張穆之詩序

張君穆之以瑰偉雄駿之才少負文武大略所交天下賢傑皆名公卿將相故當時咸推張君張君亦蓋有以用之也甲申乙酉之交天下士抱忠義而負才智者莫不思自奮發慨然有擊楫中流之志人以爲張君必將大有所建立以效於世遂乃挂冠以去歸

噫東溪一以著書爲事予於辛卯歲謀食嶺南方困於依人不得過從今乃見之十年後而張君則固已老矣時觀其眉宇聽其言論文章所留意者强半忠孝節義之士慷慨悲歌淵淵出金石聲故其文爲知幾之文書爲法極之書畫爲思肖之畫而其詩之感時言事者近於少陵抒情適意則常侍嘉州也昔有長史馬肥路旁觀者快之長史喜其言馳驅不已以至於死語云殺君馬者路旁兒借使張君不爲權貴沮抑提一旅之師以爭尺寸則亦不免爲路旁兒所快安得使今日之文章詩畫長流天壤間哉然君近

棄絕人事竄跡苦空之學其視文章詩畫又直如秋風解籥無足自以爲存者又豈非莊生所謂技而進乎道者耶

鮑子韶詩序

鮑子年未冠時以能詩名章貢間予數見其詩風雅蘊籍意其人必恂恂然溫文有餘及與之交則倜儻磊落有岸然不羈之氣噫是何其不相似也詩與樂爲表裏古人作樂以陶養性情化裁氣質而作詩者亦多優游深長反覆以寫其意故曰樂而不淫怨而不怒雖其間不無蹈厲激楚之音其旨則皆原於忠

厚古稱歌雅歌頌各有所宜而善讀詩者訓其所不足卽可以得韋弦之效鮑子其亦有見於天下之故而爲是和平之音以自克也鮑子急然諾篤朋友之義人恃爲緩急非徒以詩貴而其詩固如此趙文子退然不勝衣其功名大著於晉太史公疑子房狀貌魁奇見其遺像如婦人好女嗚呼若鮑子之詩與其人則亦爲已奇矣

張虞山閩南集序

張子虞山好奇士也嘗走燕趙楚豫問於其地古今之人跡名山大川之概徘徊感嘆則必爲詩寫之故虞山詩富而日奇最後同其鄉先生衡文閩南則又有閩南集往予客汀州司理見學使者所衡士文多汪洋奇拔有山水之氣知其中必有人焉相左右之今春過淮上見虞山乃知此時同在汀州恨相見晚及取閩南集讀之怪怪奇奇無所不有諸如遊玉華洞佛祖巖等作皆老致紛披棲而不俚峭而不澁予亦志得意滿厭其所求然獨疑且恨者閩南之水唯九龍灘最奇兩峰巉削水陡絕十餘丈蕩擊硜鎝如萬輪相馳於道其上叢篁細篠蔦蘿之藤蒙蔽擁雜窅然而不見天垂目下視有石露刃怪立劍矛戈斤

齮齒上向根於水中浮舟之水僅數寸濟者凜凜有呼吸死生之想時司理乘傳登陸予不肯舍舟出入波濤怪石中沈且浮者數數矣然未嘗不色喜意必將爲詩以傳使海內能文士無不知而牽於冗雜又自愧無靈運子厚之筆久卒無所成心常闕然無以答山靈之覬虞山詩寫物狀形如匠慶削鐘簴其入鄧江當必經此道何以獨無九龍灘詩豈別有取道抑亦舍舟登陸而未之見耶山水得文章不踰而走天下固其大幸抑如人遇不遇有時命耶韓退之言伯樂一顧而馬羣空非無馬也乃無良馬也噫虞

以自傷其遇者又何待聞鴈而始思深也予安能不爲之序

邵漆夫山堂草序

仙源邵子漆夫著有山堂草其詩篤於性情蓋多悲其親之不可見而感松菊之猶存予讀之每爲流連而不能已也漆夫尊君子鎮之先生高士也子三十年間所見山林節義高蹈之士得四人焉曰南昌楊友石宣城沈耕巖嘉興巢端明蘇州徐昭法皆守死絶迹一無所求於世非古所稱未桃椎顏闔何點之流亞歟然四君子雖不求名而世之人無不知四君

負薪採椙而食及往依鄭國於成都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晨夕似不知其身之在離亂中也而其咏孤鴈曰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又曰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以是知人之抑鬱無聊不平之感一動於中雖有詩酒田園之樂而皆不足以移其情也今扶晨聞鴈詩有曰似戀吳江風景好不應全爲稻粱來又曰年年孤影來江上風勁霜淒總舊思扶晨之不爲境遇所移其志亦可悲矣予來吳闔數年不能爲扶晨築室浣花不免有負薪採椙之嘆其媿鄭國何如則其見之詩歌

子者先生自國變以來棄妻子捐僮僕卜居家山之上編茅爲屋荷鋤藏笠種松蒔花怡然足自樂也夫人非有確然不可拔之志未有不始潔其身而終喪所守者先生久困公車數畝之田不足以供賦稅時際多難妻子至終日凍餓絕不以動其心植菜以爲生采菊而食老死終身而不悔則先生之奇節孤行固已自同於四君子而獨不能與四君子並名於世豈先生韜光晦迹必不樂人之知抑仙源處萬山盤互之中少有遊人焉過之耶子訪舊至長林交漆夫讀其山堂草而始知先生之爲人也因嘆世之有獨行無賢子孫以顯其親而湮沒不傳者可勝道試可勝道哉

龍琅霞詩序　代

詩之爲道本於言其性情故里巷歌謠思婦征夫之言亦悉登於風雅蓋其性情有獨至則其詩爲可傳也然何以古者里巷之言有當風雅而今者不然豈今之性情有異於古之性情歟則其言之文不文殊爾故詩貴性情然欲其樸至而文則必有學問之事焉里巷之言有情而無文學士大夫之言有文而無情是以皆不得其工子自服官以來交遊海內人士

通他經之理擅一藝者必明於藝之情是故善詩者必多讀書其取材也博其類物也精經史百家之蘊貫穿淹潤於胸中而後詩可得而成焉今觀琅霞詩有儒有釋有元皆能融液出之卓然成一家之言豈學詩於詩者所能彷彿哉子既雅好琅霞之詩遂因其請而爲之序

邵其人吳趨吟序

作詩者必得其性之所近雖出入衆作要皆自成一家如杜之老樸堅厚韓李之奇崛峭厲王孟高岑之閒秀莫不有規模氣度足以軼越古人然不能變則

又優孟衣冠得其形似而已故江河之水砰訇演漾曲成其文及風焉而澎湃浩瀚之勢可吞邱山而蔽日月不拘於一者也山陰邵其人解組吳中困不得歸日與一二友生放浪於山水間其爲詩皆能自道其性情而無所勉强朱晦翁言天下樂事每有一定之法若能成就變化更未易量觀其香飄曲塢棲飛鶴雨洗平沙滯野鷗雲外飄來知有意花間送去豈無情因探竹逕逢茶竈爲聽松風入藥畦之句固爲唐人佳句而其氣象深厚絶不依傍古人所謂學古而能變者也予於詩無所窺而喜讀古人詩蓋其心

得意會有不可以言告者今每誦其人詩如置身千巖萬壑中不知涼風之生殿角也

程耳臣寄園偶集序

日月寄於天而明草木寄於土而茂鳥寄於樹魚寄於淵獸寄於深山大澤凡物之在天地間者皆寄也是故以時言之名則爲寄以壽言之生則爲寄以身言之富貴爲寄以心言之道德爲寄天地一寄也而又有何於家與客哉且夫楮小者不能懷大綆短者不能汲深以天下寄一家則一家固以一家寄一身則一身固垂干鈞於鳥卵之上幾何而不見其殞裂耶然而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寄也必還而必集寄其所當寄也耳目寄於身非身無以用耳目風火寄於物非物無以見風火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皆樂也不擊之則無異於他器擊之則衆響雜陳八音各別豈果無所寄而能然者乎程于耳臣其家也寄於天都而客寄於吳閶其慮而周詳也寄於處事言而信也寄於取友而其抑塞坎壈無聊不平之慨則寄之詩歌夫唯其人之足用於世而其詩乃可傳之於後故周公之聖以列國而寄於頌屈原之忠以離騷而寄於經程子

乎豈非善寄其所當寄者乎雖然程子亦安往而不得所寄哉九州之野必有浸焉以蓄其汗漫是水之寄於江湖也猶身之不能不寄於客也一孔之蹶不足以鼓大翼一泓之水不足以蓄蛟龍故問名於朝問利於市君子所不羞也吳閶爲都會之地賓客輻輳其傾蓋於程子者趾相錯程子乃復有長安之行而以寄園名其集鵬之徙於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予與程子年俱五十六十雖寄身爲客不能不無故山猨鶴之思程子其或以圖南爲寄所當寄者乎

丁聶巷鼓枻集序

丁予聶巷負少年不羈之材遨遊於名公鉅卿間幾二十年其志蓋有用於世也及久而不遇浮家秣陵恩欲垂竿江潭以終老其身而先以鼓枻名其集昔屈原放於江潭漁父歌滄浪之詩鼓枻而去爲漁父者哀其不遇而憫其窮三湘九澤之間偕隱可也掘泥揚波餔糟歠醨之言胡爲乎來哉且夫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薰鑿之患漁父以原尚不能忘情於世而憔悴枯槁齎志澤畔故欲其與世推移耶聶巷豈其忘世者而乃欲爲漁

父之所爲哉夫舟之爲物待楫以爲用是楫者所以濟舟也高宗之美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臧之詩曰滸彼涇舟烝徒楫之予讀聶巷之詩半多與卿大夫士酬答贈遺之作似不能一日忘情於世者予因是而有感焉呂望之釣於周嚴陵之釣於漢出處不同而千載之名則一聶巷倘得志於時發其才以用世則將以世爲舟而聶巷爲楫即不幸而終老於漁父其必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其肯與世推移而慕他人之清濁醉醒乎聶巷其不以予言爲河漢否

依園七子詩序

庚申八月予同山陰徐子蘗巷訪顧子逸圃於依園逸圃出七子詩屬予同蘗巷校讐且以問序予讀而嘆曰詩之至於今日盛矣哉蓋自王者采風而有三百篇率多忠臣孝子征夫思婦之什皆能自道其性情而無所勉強六朝三唐而下漸失其眞應制有詩登眺有詩以及燕會贈答莫不有詩人擅其名家各有集至於今日舉生平未識面之人亦必以詩貽贈卿士大夫壽言輓章不論其人之能詩與否必欲乞爲詩歌嗚呼不喜而笑不悲而啼而欲求爲眞詩難

矣是詩之盛盛於今日而詩之衰亦衰於今日也天道十年而一變盛極必衰衰極必盛理固有然逸圃少年爲貴公子負瑰偉之才不汲汲於科名而樂與貧士遊蒔花種竹飲酒賦詩怡然自適也夫性能閒者多獨善才有餘者欲凌人逸圃嘯咏於依園林石間與金子亦陶潘子雙南黃子憲尹曾子德培金子筮文蔡子右宣朝夕唱和觀其感遇雜詩諸篇恬淡冲融理明而氣足豈非有感於治亂盛衰之故而不爲世所推移者耶七子皆吳中知名士出處雖有不同而要以敦氣誼崇風教爲本故亦陶之詩清淑雅

馴雙南之詩排奡奇峭憲尹秀逸而幽閒德培老樸而涪厚簠文則氣度安詳右宣則詞章修整噫嘻盛矣昔嘉靖中李于鱗王元美七子以詩雄一世家絃戶誦至今不衰及取其詩而讀之聲調情詞如出一人之口皆不能自標風概自具機柚其故何也性情失其眞耳然且或數百里而一人或數千里而一人人才之難在休明之時且然予獨得見依園七子之詩於今日何其幸歟夫七陽數也易曰七日來復以一陽乘其初長猶能復見天地之心矧七君子同心協力當碩果不食之後豈特關於詩道之復衰極必之會豈非盛事逸圖其勿笑予之潦倒而無成也

石濂上人詩序

往予與無可大師遊得參天界浪杖人杖人主持象教者四十餘年而聽其緒論無一不歸之忠孝故其門下士半皆文章節義魁奇磊落之人或至有托而逃焉者予從杖人久因蔆交其天木石潮蒲菴觀濤數君子而往往不得與石濂師遇石師爲吾鄉九江人少事浮屠足跡幾遍天下自藩王勳戚以及公卿百執事莫不爭相折節師視之蔑如也而好爲詩歌

其劇飲大呼狂歌裂眦之日淋漓下筆旁若無人此其志豈小哉然吾聞靈徹以詩遊京師緇流造飛語激動中貴人由是得罪而無可大師近亦以文字幾罹不測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石師之喜藏其用者當必有在矣

霽園詩序

自陟岵北山諸篇載於風雅而知古之忠臣孝子未有不能詩者夫古人之詩視其志之所向發於自然不求其工而自能工故雖田夫野老閨婦游女之辭皆可登之廟堂之上而況忠臣孝子乎漢魏以降學

者爭尙聲調屬對比事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遂失古人興觀羣怨之旨某嘗讀宋史經籍志見所列詩人不下數百十家而求其風采著於朝廷孝行聞於鄉里百不得一二焉某甚悲之豈古今之才質有異同抑四方之風氣有升降歟蓋其作詩之志在此而不在彼也吾師柯岸初先生遵奉庭訓色養弗懈自成童以至服官如一日及從春陵而入爲補闕又以直諫聞於朝嘉言讜論光照史乘二十年稱名臣者莫先生若也先生之爲人純深而勁正其爲詩雅飭疎暢不斤斤於鍊字琢句而深有得於國家樂而不過叙事賦情初未嘗極意摹寫也蓋古人作詩必

不泚哀而不傷之意然先生當國家新造之日宜其馳騁班馬超軼屈宋作爲雅頌以黼藻太平而乃於曼游食息寤寐咏歌中一寫乎悲天憫人感時憤事若有不得志者之所爲其故何耶先生受知兩朝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趨庭日闕遺恨終天故其見之詩篇如此今以省覲太夫人得請而歸公卿大夫餞之於道昔張曲江以母老不肯去鄉里表徙桂州及加制誥數請歸養不許天子以其弟九皐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給驛省家而杜少陵當流離播越之餘志不忘君後之人溯源其詩以爲可以追躡騷雅然竊

怪其自少而壯壯而老作詩十萬餘言而無一語之及其親以視先生爲何如孰謂三代而下之才質風氣足以限忠臣孝子哉而惜夫古人之不及見也某被服於先生久又厠列門墻習見先生之立言行事無一不志於忠孝者故稍爲次第而傳之

范石湖梅花詩序

古今咏梅詩予最愛鮑明遠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華無霜質寄托高遠有當於詩人諷刺之旨然三唐名家咏梅詩不少概見即杜少陵東亭送早梅亦不過叙事賦情初未嘗極意摹寫也蓋古人作詩必

先有所感觸非斤斤於比物賦形自宋元而下陳陳相因顏有和梅千篇李西崖亦數十首摹寫始極工然遂失古人寓意所在近日杜茶村詩云平生只是多慚愧逢着梅花不作詩茶村之不作亦其意無所感觸耶范子石湖作梅花詩有何妨孤立三更後應悔先開十月時之句蓋自況也遂多至十六咏非有所感觸何以至是高子宿東爲予言石湖廣陵高士當不僅以詩著而予讀此詩益想見石湖爲人他日爲茶村道此知其必爽然自失而發一笑也

呂御青詩序

呂子御青負瑰偉之才不屑屑於帖括而好作詩又樂與先生長者遊適館授餐無虛日故所交皆天下知名士子嘗謂人不可一日不讀書尤不可一日無朋友朋友者所以培養其性情也五倫之有朋友猶五經之有詩御青能知朋友之爲可樂則知詩矣詩以道性情性情出於正雖閨房燕好贈答怨誹譏刺之言皆可登之風雅是故叫者嚎者吒者吸者激者先笑後號咷者寥寥調刁刁者有殷鳴胆鳴脅鳴羽鳴者有萬馬馳驟於戰陣中戈矛劍戟相摩戛者聲之萬變無窮而性情亦雜出其中是故喜而笑悲而哭者性情之正也不悲而啼不喜而笑者性情失其常也夫惟有眞性情而人之性情乃出予嘗與友人散步虎山橋畔見白日西沈遠山空碧紅霞爛若列錦下映澄波夫有眞山水而後可借境於外有眞性情而後可借資於朋友也此惟御青知之御青矜意氣不苟然諾又能緩急人故其爲詩多訪友贈別之什情眞而意篤發爲文藻煥然可觀非有眞性情而能若是乎予老矣心灰漏盡不復更交天下士御青其視子爲前車也可視子爲他山之石也亦無不可

汪西巖詩集序

詩以道性情然有閉戶讀書終日咿唔而不能名一字者有日逐於唐肆市儈中不必精思殫慮而下筆如出宿搆者豈天之賦稟有限抑學問有巧拙之不同耶汪子異三性倜儻慷慨好義樂與貧士遊又能以暇日工爲詩詩殊清妍有致一日出其先人西巖先人遺稿示予子受而卒讀之而歎先生之益爲不可及先生家於歙少時從其尊大人出賈於吳操奇贏講積著之術戚友資爲緩急而性愛山水所交如文湛持趙凡天諸先輩皆當時賢豪長者每於花晨

日夕具精饌招邀吳中名士談讌酬酢無虛日年六十始學爲詩或憑弔古今或即席分咏清新遒麗皆有高人逸士之致豈非得於天者能然歟先生老而勤學雖數十年出入浸淫於錢刀駔儈而獨能自保其天眞莊子所謂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者是已又聞先生善吹簫每出必以自隨興會所乘輒歌一曲遂令天地宵冥山川寂滅詩之道與樂相表裏古人作樂原以調養性情裁成氣質而作詩者必使其一唱三嘆反覆流連而不能自止故大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而必以詩言志歌永言爲本孔子

自衛反魯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宜乎先生之必以
詩著也予因吾友徐松之劉武城得交巽三又因巽
三而得讀西巖先生之遺詩以是知隱德韜光非賢
子孫無由表見於世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
君子有穀貽孫子巽三之好客而能工於詩有以也
夫

張文一松齋詩序

六經皆聖人之言而詩獨取里巷閨幃山川風土昆
蟲草木之歌謠初無關於政治禮教而聖人以爲興
觀羣怨可以邇事父遠事君者何居蓋教化之言莊

以厲歌咏之言深以長高遠者難通而婉摯者易入
也古者采詩以觀民風自周以降漢魏六朝浮靡之
詩時見於歌曲而美刺之義以泯然讀韋孟之諷諫
東方之誡子魏武稽康之狡胡諸行未嘗不慮慕興
起悠然見三代之遺風焉故曰憂生而後達生達生
而後哀樂得節禮樂可同誰謂詩之道不關於政治
教化哉張子文一吳中之能詩者也其爲人寬易和
平藹然而可親自爲諸生以至服官無町畦崖岸之
異雖與公卿大夫日相周旋而喜與二三貧士遊如
陳均凝曹德培俞犀月諸子往來無間諸子皆與予

善而爲予道文一之忠於君孝於親友於兄弟朋友
者不一而足偶取其松齋之詩讀之興會所至一歸
風人之旨而其於天倫之間一唱三嘆徘徊流連而
不能已此非有得於詩道而能然歟然予獨怪文一
身爲侍從之臣乃汲汲思歸與二三貧士寄情於邱
壑詩酒而爲支硎春遊狼山觀海諸篇什意者其有
深思乎文一堂上皆年登七十予輿氏曰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爲君子三樂之首而孝經曰顯親揚名孝
之終也今文一之所以揚顯其親上自帷幄元老下
至閭閻韋帶之士莫不有贈言以爲親壽則其邇事

父遠事君者已見於松齋諸篇矣昔人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吾知松齋之詩之列於國風也無疑

謝晝也詩序

山陰謝子晝也少負奇偉磊落之雄才甲乙之交以
諸生經營天下大事思挽江河之下而世運不可復
救其才氣固已昭然在人心目間子時亦受知清江
楊相國出入韉軍區區之心徒竊負於每食不忘之
義於是浪跡江湖者四十餘年思一願結智謀英略
之士而不可得而盡也亦挾其詩歌遨遊於齊魯燕
趙酒酣耳熱淵淵出金石聲子兩人雖神交有年而

終莫得一遇今春予自粤歸忽相遇於雙江一見輒
如故人晝也因出其所爲詩示予予嘆士生而瑰奇
當流離喪亂之後鬱鬱不自見而僅於詩歌發其深
思可慨也歐陽子叙梅聖俞詩謂士之蘊其所有而
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而今之
以詩名當世往往出於遊人名公鉅卿高山大川相
助爲勝予與晝也生同年行同志遭逢隱顯之迹又
約略相同而其志氣拓落才華豪邁歌吟笑呼不以
老而少萎予則荏苒浮沈髮鬚皆白昔時悲歌慷慨
之志銷落殆盡其不逮晝也遠甚況予當患難之餘

詩思荒塞不能有所贈答今讀晝也虔遊諸詩憑弔
古今往復流連有足動人思者予將買地三吳挈家
爲終老之計或與晝也收其遊蹊坐臥嘯咏於湖山
江浦間煙雲杳靄挹遊覽之勝跡相與聯吟唱和庶
幾使人知予與晝也趨向出處之故始終無殊亦足
以見其志矣茲當言別爲序其詩因追憶生平以誌
吾二人今昔盛衰之感云

王春如詩序

子浮家吳閶十餘年春間始從長安返故里眞有丁
令威城郭如故人民已非之嘆蓋山川散於九州人
情殊乎朝夕安得以一身而收其散合其殊者哉昔
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
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歸而作史記以傳於
後世古今之以詩遊登作者之林者尤多今春如王
公之遊粤也題識其山川而自言其情意與贈遺之
什皆備其亦太史公歸而作史記之時耶嚴氏之論
詩曰狀難狀之景如在目前言不盡之情在於言外
夫在言外者含於意中也予數遊長安足跡幾偏天
下而詩文皆不足傳何止輸公嶺南詩一卷歟

送王素履歸北平詩叙

天下樂久客而輕出者莫過西北之士而吾韻處江
南最僻山蟠水曲其人尤不喜遠遊王子素履將歸
北平諸子爲詩送之道其綢繆惋惻如不忍別之意
率多吾韻士嗚呼朋友之情固如是吾聞王子侍其
尊公作宰雲都年甚少既又僑家於韻久而不歸夫
燕冀風氣雄高山川人物傑然秀出者稱於古今而
又爲帝王之都會先君子官侍從時予每恨未嘗從
遊近年以走衣食一至其地雖風景與昔不同其山
川之氣奥衍磅礴尤足想見古人遺烈王子去僻陋
之韻而返北平愛王子者必且踴躍歌嘆以勸其行

而諸子詩顧皆有惘惘可憐之色得毋非王子意且
王子之歸也必將渡鄱陽望匡廬瞻金陵踰江涉河
攬中州風雨之會歷鄒魯之鄉以至于燕是雖王子
身所已經而王子少長於贛其歸故里宜如始遊其
地子嘗自念使予生當西北都會雖足跡不出境固
亦無足爲意者不知王子意中其悲喜爲何如耶

送西林遊序

辛丑孟秋予自海南歸有僧頎然裒衣博袖謁予於
門子攝衣迎上階則子族弟西林也子族多衣冠士

而西林爲僧已十年所予不相見又十餘年至今猶
然僧服子甚訝之西林曰吾將之四方遊名山大川
一見古德求自了事請以數言爲贈予曰予何能言
昔予以多難遯迹吳越間游天界參浪和尚遂落髮
爲弟子後以省覲太夫人返里太夫人年八十五日
涕泣令予返初服終人世事逮太夫人卽世而吾母
夫人又老至今飲酒食肉長子孫與世俗人無異姚
少師姊云幾見一和尚不能了尚是好人子甚悔前
此輕作和尚也然由此得以一瓢一笠游歷名山川
見諸古德聞微妙音今遑遑在塵俗醉飽中念之灑
灑有得西林爲僧與予異今慨然遠遊所得又當百

贈邑人楊君序

贛居天下郡之一山隘水射石出俗素獷急少慮矜
節義不樂外遊其南出嶺嶺南丹砂犀瑇瑁蜜蠟珠
之屬輦載而肩摩商之出入嶺者率都會於贛故贛
戶口數百萬雜土賈而六四之丙戌贛被圍戶予弟
環城守且更戰者六閱月十月城陷無土賈皆屠之
其骨肉交道路幾與城齊矣狺狺然嚙人骨嗚呼

贛於天下百一耳其亢義激烈生殲於兵死則食於
狗彘其誰過而問者吾寧都楊君亮先之舅死於是
母命走瘞無所得遂捐成資募人收骨而盡瘞之楊
君固常以好善聞賈於鄉給貧困者衣食然未嘗饒
於財間出所有爲人排難使幾萬人聚不爲鬬今復
如是豈太史公所謂好行其德者其何必以富爲然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若楊君者其庶幾矣或曰
楊君天所以報贛人者夫贛人不顧其生死骨之瘞
何報之爲然楊君之賢自不可揜也予是以言

棋譜序

戲之藝圍棋最良自費謝以下多好之雖士大夫嘗以是廢時失事未必盡如二公然歸老林下及野夫逸民用是自娛猶勝於樗蒲蹋踘也往予先子好圍棋在京師亞國手一人予嘗從旁觀頗習之不得其精某工圍棋輯古人成法蓋以已所獨得著爲譜張旭觀車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乃工草書物理之相通因小喻大固有然者棋之術攻圍衝刦其道通於兵吾謂是譜卽以當兵書可也

重修飛泉洞序　代

寧都奇山石萃於西偏飛泉洞其一也諸峰錯落小徑迴紆十餘里洞有懸泉淙淙如敲玉聲數丈不絕先朝盧太常公休官之暇嘗曳杖過此顧望流連不能去乃誅蕪萊因巖而樹之昔之湮沒不傳者遂得與金精諸峰相雄長歐陽永叔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簡文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鳥獸魚自來親人夫山水羣物之情往往與仁者心相感故其悠然相遭如春氣萌芽茁茁不能自止予鎮寧治數年戎事稍閒輒放情山水是秋同太常公仲孫次非慿選飛泉諸勝兵火之後榛莽無存予因山僧雪巖之請廣諸同志以修葺

之昔狄梁公爲魏州民立石頌功德後以其子故致仆公碑子庸下愧不能如古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而次非克繩祖德至其足音所加廢而復起則公之澤視狄公遠矣遊其地者得毋慨然而興起於是役也乎某日鳩工某日竣事凡輸財者臚於左

修吳季子廟序

毗陵故有吳季子祠歲久而圮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況先賢之廟爲數千年所祀事者三吳自泰伯仲雍開國後至季子始以賢行聞而後世疑其讓國致亂爲季子之累夫必以後人之爭而歸罪前人之

之吳之民之得免於鋒鏑者當不一而足也古者七十致政雖賓客之事無與季子有國不居年九十乃爲其君將兵豈老而不知止者哉誠以我辭而他命將則吳民之死亡固不可以倖免然則其仁吳民之心吳之人雖數千萬年其可以忘其德而置其廟於不問耶夫有賢而勿崇有典而勿舉士大夫之心也詩曰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費鉅而工多因敢書一言以爲諸君子勸

講學堂序 代

蓋聞崇先賢之祀所以報既往而風將來也宏講學之規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也斯二者苟有闕於一端必將竭蹶而圖之況一舉而兩善備焉者乎毘陵故有季子祠歲久就圮而是郡素稱文學之鄉自唐襄文公與龍溪念菴諸先生紹陽明之緒興起絕學士大夫蒸蒸然以誠意正心爲務今百餘年其風少凌替矣陸鵝湖有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顧無有以興起之者耳吳生發祥固季子之裔孫也承前任駱公之志慨然以修復先祠爲已任不惜捐私橐成之而又卽祠以爲講學之地吳生此舉誠所謂一舉而兩善備者子忝守茲土以其事足補有司政治之闕

勸立義倉序 代

歲不能有豐而無荒惟恃有救荒之策謀之於早則雖荒而不害古者有常平有社倉近世亦多有勸民設義倉者往往藉以濟荒年之急消禍亂於未萌特患上之人不以實心行下之人不以實心應耳常州連歲水旱不佞忝涖茲土今幸稍稍有秋諸紳士父老深思遠計所爲備荒於無形弭亂於不作者正其時矣義倉之設人止知爲貧民計生全耳抑思人不食則死性命所關何憚而不爲此時富民雖有粟得安坐而食之乎有玉帛子女得閒戶而保之乎雖飢

民乘亂者終遭刑法而富貴家已先受其殃故義倉
者自仁人視之則爲痛瘝萬物之情自智者視之又
爲保全身家之計況今人貪慕福報施舍僧道祟建
寺院不惜破產竭資今所惠者非我族類乃我鄰里
即以福報論孰有大於此者不佞敢爲常屬之紳士
父老勸捐吝情謀遠計以實心舉義倉可乎雖然義
倉之設其弊有四事屬之官則吏胥爲奸民鮮實惠
一也事屬之民則勸懲無法因循廢弛二也地方有
公事則爲挪借之說借而不還穀本已盡不可復聚
三也豪猾侵漁莫可誰何四也故不佞欲以其事全

委於民量貧富而出穀分多寡以任人官董其成而
不與其出入之數獎其善而罰其慳吝侵漁之夫汝
紳士父老存心梓里諒有仁術其各議規制以待不
佞之折衷焉謹序

爲吳孟舉書夢序

石門吳君孟舉慷慨好行其德急人患難如身之在
疢非惑於佛氏福田利益之說蓋孟舉讀書明理能
推究古今成敗興亡之故不肯私厚其一身其志識
有過人者已未八月之朔君將往崑山裝既戒夜夢
有流星七出於橙齋之墻西北隅從西北貫於東南
玓瓅如火齊然既轉流西北化爲人端冕垂纓立而
語吳君曰君家十五夜當有火災因君力行善事故
先告君怵然瘖遂止崑山之行及十二月七日隣人
蔡氏火正橙齋之西北隅也時朔風猛甚火氣闖入
君堂蒸及西北樓屋瓦皆飛家人震恐君曰是有命
不可強也俄而返風火竟止凡近君之墻垣棖梐皆
無恙昔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對曰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
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夫禍敗之釁惟人自兆是故君

子守其常而不變道在故也或曰七星即北斗之樞
旋璣權衡開陽瑤光也或又曰左氏載有少暉四叔
垂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有子曰犁
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烈山氏之子曰
柱爲稷數亦居七且祝融司火其化爲人者或在是
歟吾因是而歎神之垂示於人者至矣然告八月十
五之夕當火乃至臘之七日何居易臨之彖曰臨元
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臨者十二月之卦故神告以
八月而其應乃在十二月也十五日月之盈數滿則
將傾故有災七日者來復之始窮而得復明將及災

而不果災故以十五告而以七日應也夫吳君豈以
神之告而始勉於爲善哉毋亦使石門之人漸漬觀
摩皆興起於善是則神之意也夫今三吳道殣相望
君復出米粟以資生者給棺槨以恤死而石門之賢
士大夫又繼起而樂捐之爲四民倡歐陽子曰事患
不爲與夫怠而止爾苟力行而不怠且止吳君雖無
福田利益之心神之貺佑舍此安適哉予故樂得而
書之

賀吳留村中丞序

大中丞吳公膺師保旌鉞之重晉秩兩粵制府之四

年豫章布衣士某遣其子侃謹頓首奉書謁賀公於
戟門之外而誦公以辭於是進而言曰古史傳所紀
勳業顯而名譽彰著其始必有過人之才蓋世之識
量於治亂安危民生利害得失之故悉於心而發於
事業則書勛太常遡山河帶礪之盟而福祿無窮亦
豈有倖哉然非適乘其時則不多概見張良窮於下
邳諸葛亮躬耕隆中之野而皆能立功天下揚名於
後世使向微賤雖負奇材無以自見而勳名不立者
有矣故豪傑之生時世爲之轉移而屈伸顯晦亦或
受轉移於時世自古迄今未之有異也若我公之乘

時建白當八閩反側之際天下幾震撼矣公運奇握
樞一戰而亂定既定八所以撫恤利安其民者靡不
至蓋以裴晉公平蔡之風兼張方平定蜀之略干古
而一遇之也豈非豪傑之士而乘時者乎然公素所
蓄積非特其時然也公初令於吳意計廣遠其議論
具王霸之大略嘗謂大丈夫當爲國家驅除戡定成
不世勳安能循功累秩與資格相上下其本原六經
凌鑠百家彬雅之稱耀人耳目竊能窺公之度量器
識謂當今之世爲帝師爲王佐舍公其誰與屬逮公
去吳而開府于閩又爲總制於兩粵人物又安恩孚

量者某應之曰否不見乎陽照之澤及草葦乎川源之潤不擇沙礫故曼子推仁下逮執蓋公以古爲期其素志然也是爲序

寧都令張封君壽序

昔箕子衍洪範五福獨先於壽而古今言壽必推本於仁孝舜年百有十歲文王之年九十有七武王九十三下至君陳曾參則莫不以孝德享期頤之壽清河張氏古稱望族自張仲孝友著於周詩而後裔之以孝聞者代不乏人漢以下如霸孝昭楚昇稷元文翊志寬常洧道源輝無擇之徒皆其選也至於壽張

公藝九世同居八世食指三萬爲從來著姓所不足而今天下張氏之望則又推浙之浦邑孝友之風自約齋公以下尤盛子同鄉廬陵黎宏道先生校士於浙奇約齋公孫攝提公之文曰越士得江右風氣者唯此耳其後吾友黎博菴督浙之學政則又得攝提公之子萬資使冠諸生而餼之學官以故予知浦邑張氏獨詳壬寅春王正月予年家子某走急足持一函詣予曰某邑君張氏仁且孝其封翁就養於寧邑君視色承志於教令靡不從故其膏澤吾寧若流泉下阪田而益之以春雨也今封君壽

登七袠寧人士將合萬室之懽心往崇邑君之孝以效於其親則以其慈行而請言於大君子予覽之作而嘆曰張氏之世興也宜哉予比年家食頗不與外事嘗從行李間竊聞寧都令有張君者甚能以德及民民歌誦之今而乃知邑君即吾博菴所首拔士其封翁即宏道所器攝提公也攝提公以孝友聞於浦邑君仁於寧而孝於封翁夫仁者人之所生孝者爲仁之本孝則仁仁則生生則相爲生而不已是故人之孝可以致其身之壽亦可以致其親之壽而合之爲親之壽致衆人之欲壽於其身於其親者而合之爲邑君之壽

吾嘗讀史見張氏甚多賢吏廣陵綱單騎詣賊壘降嬰萬餘人邑君則撫寇而寇服矣廷尉歐上獄事有不可邮者涕泣面封邑君則省刑輕罰矣漁陽堪守郡八年妻子寒素如一日邑君則非食倣衣節用以愛人矣并州祥泣禱王母之廟驟雨而火滅邑君則祈雨輒應旱不爲災矣華亭聿肆小青襪澀征斥干請邑君則疎闊以御下賠賦以蘇國正色以拒私矣且夫邑君既取張氏吏之賢仁者而兼致之於寧則寧都萬室之人孰不思以其歌誦邑君者而致之於其所孝之親吾聞封翁一門之內自萬泰以來宦江

右者五人皆稟約齋公遺教以清白著稱而封翁則身三至封翁在寧以愛民養士爲箴辭疏於邑君之壁每聞軍興征徭繁急愀然不樂見訟簡圄空則喜而加食封翁之憂民憂樂民樂者如此而惜乎不遇於時功業不可概見也然封翁天資卓絶幼有文章之學其後以親老侍於家乃絶意進取猶身教邑君克成大器而諸孫諸外孫則又自教之日賦詩讀書不輟也昔張氏有孌者宋淳熙元年舉進士甲科養其親不忍去左右閉戶讀書四十餘年范祖禹蘇軾薦其高行封翁之孝德何以異是是故以封翁孝則

封翁壽以邑君孝則封翁又壽以邑君仁於寧而孝於封翁以寧民歌誦邑君而效於封翁則封翁又壽然則封翁之壽固方興而未艾也予他日得從鸞旂之後誦辟雝之詩希范蘇二賢之故事三老五更非封翁誰屬者於是因曾子之請而道之以爲寧人士祝

壽紀光韓太守序

今年正月六日毘陵郡伯紀光韓公初度之辰某適在賓幕再拜獻一巵以祝公而爲序以侑之夫毘陵稱吳中要地冠蓋往來吳者舟車日不絶然非商賈貨財之所聚其風土視吳門爲肥瘠比年加以水旱田穀不登而民各安其業無饑寒之迫而走險以擾茲土者皆公仁以撫之靜以鎮之之功也某朝夕承事於公幾二年所公廉於物躬儉以率下做衣菲食絶不爲嫌故屬吏部民不敢以苞苴通左右而性最仁愛每出一罪則喜動顏色入一罪則咨嗟愁嘆廢箸不食若其親戚隣里之罹於法以故犴獄常空桁楊之器示法而不酷三木之傷折脛踝者非大盜殺人與神奸巨猾輒塵封不用民樂其寬而感其誠相率不敢爲非大江以南稱良二千石恒以公爲首茲

當懸弧之日毘陵縉紳士以及庶人爲文爲詩以頌公之德願其壽考康强以永綏斯民者亦既詳且備矣然猶有未盡者自士大夫高談聲氣以應接賓友爲尙每坐席未暖四方知交鄉里之媚戚脂車鼓枻不遠數千里以干恩澤肩摩踵接於其境新舊相繼亙爲聲援或求大吏尺一之書爲不謀面之請者又往往也將拂其求乎則怨謗載道矣各給所欲而去則所以給其欲者不取之民而誰取也惟公一意字民攀援之術不以撓其守浮譽之有無不以惑其志四方之或有至者酌情捐橐而不以病民所以瘡痍

洞徹之餘遂得享其不言之福此公之德所爲有在於勤政恤民興利除害之外者也某以匪才孤陋謬承指使恩怨之間不無浮言之至而公坦白之心信不見疑語曰羽翮飛肉十夫撓推讒人之交張古人有所甚難而公不以三至而投杼此又感恩知已之私雖無關公之大德而於古人待士之誼豈不亦賢矣哉某敢以是爲公頌且祝焉

林武林太守壽序 代

今上御極之二十五年八月既望爲林君武林六十初度林君當世之賢豪也淑潮十年勤於政而恤於民者不可僕數孝廉陳生良可林生可符梁生摯士會爲予道其所以今介京師以壽言見請予何敢辭昔周宣王命仲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烝民之詩有曰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蓋國家之所以保世滋大者天必篤生賢人以輔佐之故頌僖公而推原於上帝美申伯而鍾靈乎嵩高此昌黎之所以有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之嘆也林君少而穎敏爲童子時出語已驚其長老及試有司不得志謁選就潮州令調山東泰安州報最陞福建漳州郡丞癸丑冬代覲京師畢返至浙西閩報日十數至當是時官軍盡撥甲操戈楯乘城無休息浙之東西皆震恐而君條陳閩事上督府如燭照兩龜卜皆可指諸施行會簡親王以全師入閩君獨慷慨請纓稟受方略前鋒所至望風而靡遂收江山度仙霞嶺鞍建寧之浦城下踏延平次福州連營數十里三軍之士雖久暴露流鏑擐操無不以一當十奮勇先登靖逆慴伏遂銜壁而縛親造軍門乞降而入閩頓平其最後服者漳州爲臺灣門戶鄭氏嬰城拒守數月不下王乃簡閱精銳之士得數千人同諸降將命軍監督師未至漳而鄭已航海宵遁矣哀鴻未集碩鼠興歌漳之民喜君之來也如赤子

之望慈母方慶更生之有日而漳與潮接壤叛將劉進忠倘爾煽動隣封跋扈拒命君曰潮不靖則漳不能安於是請於王下令總兵侯馬公乾莅同君帥師入潮抵潮之日君則屏兵投進忠以書中其隱進忠懼而請降然倘狐疑未卽下君覘知其情遂單騎抵忠壁大聲呼劉將軍曰大丈夫作事當早決何首鼠爲進忠錯愕迎拜盡降其軍潮平天子嘉君功晉階數級以軍興旁午潮屢搆禍賴君平恕以拊循之故特授知潮州府事夫有武備者無文德多韜略者少循良能兼此者如周之周呂宋之韓范自古及今能

有幾人哉而君於降潮之日調劑兵民各安其業而潮當閩粵之變屢降屢叛父子不相恤夫婦不能保哀號道路蒿目傷心君乃設法捐金代爲收贖或獨力不能舉令僧道廣爲題募所全活者幾千萬人歡聲動天地君不以爲德見瘡瘼者起之飢寒者拯之無家室者寧其幹止輕刑薄賦以哀其生嚴行保甲以靖盜賊省稅以惠商行鹽以裕課而又念教化之不行也則修文廟以課士建義學以養賢重搆韓陸二公之祠以作潮人忠義方正之氣時臺灣未平閩督撫方建義興師漳泉諸郡米價騰湧呼庚呼癸者

日不暇給君晝夜旁皇極爲省穡月漕米數萬石從海上運至軍中遂得航彭湖入臺灣克壞稻首聽命君之功爲多至其文章著於時信義結於鄉里緩急資於朋友此又出君之緒餘而肆應者不足爲君祝也蓋其溫厚和平天性篤摯山川敦龐之氣鍾之獨深所以忠孝愛敬出於至誠非待勉強而能然者漆園氏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今君以六十之年精神强固與天爲一雖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而絕不以攖其心則自六十以至七十八十臻於期頤之壽位列台鼎輔相天子以出號令亦猶向者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子固因潮士之請而樂道之

程德滋六十壽序 代

江以南半多水鄉其地高而四面盤互皆山者惟新安爲最新安山峭厲水清而激駛黃山白嶽之奇軼出於匡廬天台厲宕以上然皆爲神靈所宗無居民生聚之煩貨財物產之所滋植其山川之明秀娟娟清澈而如鏡者曰榆村榆村爲休寧近鄉土沃衍林木蓊鬱煙月花鳥雲物諸奇勝雜出其中故代有名人如朱隱君之流皆可得而數也榆村程君德滋與

隱君爲比鄰時四方多事而新安尚富饒多閒暇每與隱君過從時憑弔古今興亡治亂之故若燭照而龜卜焉德滋落落寡合常傲睨名公卿間不肯沾沾爲帖括業遂挾貲遊江湖講計然之術以貴徵賤以賤徵貴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同事者相苦樂故家日富而用日饒夫能自儉者必不能豐於人務自完者必不樂廣交遊延聲譽而君則日與賢豪長者講習討論或適館授餐或解衣推食而未覺其有矧色也至見人之困則周之遇人有難則濟之以及橋梁唐肆茶藥之施賑助殆無虛日太史公所謂好行

其德者非耶今天下民窮財盡饑寒無告之民相望於道使得如程君者百數十人分行郡國瘡痍其有瘳乎予嘗謂細民窮非國家之憂也惟富民窮而世乃眞窮蓋富民者所以濟國家之所不足惟天下之賢有司能愛惜富民則所以培養國脈者多矣予忝待帷幄每接見司牧郡縣者諄諄以此爲最今某月銓部汪君某爲程君中表以君之壽序見屬君有子四人皆明經君明年正月爲六十初度汪君介其來謁予與程君有舊好故知君獨詳君不樂仕進者有年鴻臚一官豈君所願固將棲遲一畝之宮優游溪

山之上幅巾葛屨與二三野老杯酒言歡予倘致政而歸將與君徘徊於榆村山水之區咏歌聖澤於光天化日中將執青蓮花效王昌齡作河上老人詩以進君當欣然爲之一笑也是爲序

程耳臣壽序 代

予讀詩至小雅伐木之篇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未嘗不掩卷而嘆以爲人之不能求友甚於鳥之不若也夫君臣父子之間勢有所甚隔情有所難遁爲朋友者宜其湮鬱而發其天良故

子止山避逅最久因言新安程君耳臣之好學深思老而不倦其篤於朋友周旋窮交及緩急人患難者不一其事而於蘇守蒼巖高公爲尤難蒼巖公之涖蘇也與君交最厚君客吳中僦屋而居無隔宿之儲從不以釜庾累槩贖時軍興旁午蒼巖公撮帑金以給軍需至身後逋欠七千餘兩煢煢藐孤不遑啟處君爲之力請於後守趙公不惜勞費經營區畫夫當禍患危急之日故人親知未有不斂手而退者君獨不避艱險而以一身力砥其間謂非豪傑得乎嗣後趙公被逮君亦罣入彈章譏者屢明君無涉君私相

謂曰趙公待我雖不若高公之厚然不曲爲之請則趙公必不免遂代爲引咎得釋事竟無幾微見於顏色粵東糧儲汪君交臣爲予言服膺君之爲人而予恨不得旦暮遇之也嗟夫今之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求其始終不渝至於以身任不測者幾人哉太史公曰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然則以朋友爲性命者非必其人之拔青松指白石也亦視其人之自待何如耳予知他日君之立朝其議論慷慨必能行宋璟張說田畫王回之所行區區爲趙高二公拼大難解大紛又不足爲君重矣今年六月爲君攬揆之辰予友顧子華峰以壽言見屬君之子一縉即華峰之婿年雖幼而志趣不同君之所以爲友者如此其將臻期頤之壽以觀其後之昌大門閭以爲程氏光夫又何言

顧夫人壽序

古今之令壽者其事多在男子而婦人爲罕及故凡人生紀年自男女二十冠笄之後於男子則有三十之壯四十之强而仕五十之艾而服官六十之耆而指使以至期頤無勿表焉而婦人則未之聞也豈以婦人酒食之外別無他事故稱觴介壽不過家人

講學倡起東南百年間爲朝野人倫之望其修身齊家莫不秩然有儀法既而木之先生由孝廉筮比部有治官事如家事之譽夫以累代貴盛之後爲內助者已難爲功況在講學明道之家乎太夫人自婉娩以來脫令幾微不著其令儀則炫服者衆目之所指其能保厥永譽六十年如一日也哉今試稽太夫人之爲婦道則翼翼以孝聞矣爲妻道則婉婉乎以順聞矣爲母道則不兢不綵以慈而教聞矣推之至於御下之仁服飾之儉則莫不稟於端文公之家法而載之以愼且聞太夫人神明健順將返兒齒之年

其既受多祉有不必逢策而後見者昔西陵王大黍母太夫人年百有四歲飲食步履如常人而大黍以九十餘侍食問安於庭上當世以爲美談予之子與願君辱爲同籍他日尙得以通家之禮請見太夫人如觀王大黍也

邱聖與嫡母壽序 代

予嘗讀唐史見李景讓之母鄭氏早寡而貧墻隤得錢盈船掩而築之曰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業有成乃其志也後景讓果貴及髮班白小有過不免箠楚予嘆景讓之能以志養而益服

鄭氏之賢足以格天子休官山中有餘年所取古人高節卓行可風世道者日訓兒輩一日寧都年家子曾麗天貽予書言雩都邱氏事甚悉且道辛丑月爲聖與嫡母六十有一之辰同學諸子欲進一觴爲壽請序於予予固樂聞懿行者母性堅韌多成算家貧躬執煬爨晨昏無衂色年三十而寡鞠養滕子如已出日操井臼治酒酤夜則勤紡績察幾不輟時有以事侮諸孤者母力持之勿動不爲屈今聖與克自成立慷慨好義鄉里以賢豪閭母之教足徵矣夫人情勞必儉儉必亂亂必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財

其予弟之善者不過爲嗛嗛之色不善者且以賈怨而母之訓聖與則反是豈非有得於鄭氏之風者乎古人有言曰有德者昌又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聖與年未三十學日益富行將高大其閭以爲母慶予安能無辭以祝祝曰仲冬之月爲子卦爲復而音爲羽也數起於一成於十母之壽未有紀也義於人者祥其神濟於舟者和於水也將塵沙其大耋涓埃其期頤也將爾昌而大爾耆而艾也予將采如何之木周文之棗韓終之李以壽母也

吳母六十壽序

慨自詩書所載太姒邑姜而下如梁鴻鮑宣之妻陳嬰陶侃李景讓之母或相其夫或教其子卓然聲施於後世亦幾幾乎難之而況相夫以成其高教子力學以爲當時重遂能以婦道兼母道者豈非爲世之所希有而君子樂得爲之表章哉予嘗客邛上與吳子懋叔遊因得知甫翁爾世君之爲人而并知其母夫人之賢夫人姓程氏爲新安巨族端莊凝重有鍾郝風其初歸於吳也爾世君方工帖括斐然有聲謂青雲可以立致忽念早歲而孤欲奉北堂以終老遂棄諸生樂恬退夫人亦相與成其志親執中饋勤紡

績以佐世君之不逮時太君年踰七十衣服飲食非夫人親滌手進則不悅而夫人日夕惟謹事之如初歸之日病則親視湯藥不以煩童婢凡一切家政皆親操經營內外翕然無間言所以家道日益昌大也既爾世君見背夫人茹荼察綫執勞無怠色而延明師以教銘卣懋叔則未嘗不豐嘗語兩子曰爾祖以清白傳家爾父少孤奉親不樂仕進兒輩當努力讀書奮起家聲以慰爾祖父於地下倘或隕墜子將焉托今銘卣懋叔皆得以名諸生觀光上國諸孫嶷然克繩其祖武皆大人庭訓之嚴有以教之也先是數

年新安屬常兵火白骨亶亶中野夫人聞之捐資獨爲掩骼又廣陵頻年水旱饑民載道夫人出粟賑貸殆無虛日其所以好行其德者班班可考蓋自富貴利達之習中於人心父之誡其子兄之詔其弟比比皆是況乎婦人之見有不愛其夫之掇高科登仕籍以希一日之貤封者乎有不私一已之財謹守儉約將以貽其子孫者乎而夫人乃能佐爾世君之終養其親而不以干進爲念與教懋叔兄弟之力學不倦而不私其財以爲鄉里羞是可謂明大體識大義者矣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

寧都曾燦青藜著

冀司馬西塞圖并言代

予出都時宗伯冀公以毛予凌雲見屬曰此不佞兩世舊交也去春凌雲就見予於牧城僦僮寡落有國士風一日出司馬冀太翁所畫西塞圖屬予題之予官遊二十餘年半在滇蜀僻壤自洞庭以涉大江皆予足跡所未到近出守毘陵始得渡揚子一覽金山鐵甕之雄慨然想見孫吳用兵處西塞爲武昌名勝扼控大江舟之上下者揚帆而去皆不得一至其地

今予從尺幅中見其山水林木樓櫓檣帆猶有當年殺伐氣予作而嘆孫伯符以年少崛起江東破黃祖而有江夏西塞其始基也予不見古人而僅知古人所經歷之地以發憤其烈士暮年之壯心亦足慨已宗伯作令斬水距西塞不遠年始二十以一孤城捍拄於兵戈擾攘之秋雖伯符豈復多讓則司馬此圖又不獨爲西塞傳者凌雲其知之矣

分關小引

歲壬午予甫十八齡與長兄先諸兄弟析爨而居受分之產僅八百餘畝五年之內一廢於病再廢於兵

賑荒小引代

今日之時何時也江楚閩粵之間無地而非兵無民而非賊豈天心之未厭亂與亦人事之未修也江南爲財賦之地出閩入閩之兵絡繹於道徵夫徵匠工役繁興有司之供應無窮小民之皮骨已盡乃三春霪雨二麥無收入夏亢陽秋禾不實民之掘草根而食者比屋皆然嗟嗟此何時也而使輸賦執役之民啼飢號寒而薶於道路豈非爲民牧者之過耶不孝不得不以好義急公之舉望之目擊心傷賑救無術不得不以好義急公之舉望之於先生長者夫此方之飢民朝廷輸賦執役之人卽

一家之親戚鄰里佃傭工作也桑梓之愛誼固不容辭烏屋之私情復有難恕況損有餘以資不足天之道也今四郊多壘在在可虞救此一二殘黎爲朝廷辦賦應差爲大家捍災恤患是雖爲飢民蹙目前之困亦爲地方消意外之憂夫人孰不喜治而惡亂懷安而畏危者唯其無可生之路所以有必死之心此古人致嘆於奔鹿也子輿氏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材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差此蚩蚩之民正當死生呼吸之頃有不淪爲盜賊爲奸究者乎不孝雖五日京兆不敢自同於路人而亦不敢自安於君子先捐薄俸以爲首倡知先生長者自不惜餘資以爲將伯之助計畝出米竭力輸捐試思江楚閩粵之地民間之廬舍田園半皆蔚爲茂草而其毋妻若子有離散數千里之外而不得一見者今三吳之區煙火相望室家相慶雖係朝廷寬大積累之仁而亦不可謂非邀天之幸也詩曰敬天之怒毋敢戲豫敬天之渝毋敢馳驅唯先生長者力行善事以答天眷不孝當知施而不德樂氏必大昌其後矣

修社廟前殿引

社以報土功背村社廟所祀相傳爲里人而神之傳稱有功德於民者則祀如欒公邴原諸社人固可社不必專后土也背村廣縱十餘里堡落山谷之人每歲春秋泥飲於此廟堂楹方十尺以祀神不恭以班禮則長幼無序日與二三君子謀更立前殿而廣做之神人並福不亦可乎古者同井守望相助吉凶出入相勞今乃面目黧黑不相識聲音洪纖不相聞甚失古同井意爰引數言以告鳩貲者

秦玉亭篆刻小引

秦子玉亭爲方伯中齋公後裔家貧力學欲承先志

以奮起功名而數奇不偶遂肆力於六書篆刻筆法刀法皆在意先嗚呼此豈得志者之所爲耶上古結繩而治無文字約契之繁至三代乃有誥誓之文征伐之事迨秦李斯刻爲傳國璽而爭奪愈甚君子於此蓋有衰世之感焉昔王次仲變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三徙不至化爲大鳥落二翮於大小山後世學隸書者首推次仲然次仲豈欲以書法顯哉玉亭其師此意則亦可以無媿於方伯公矣

題辭小引

古今之以詩餘擅名者代不數人人不數句豈音節難工抑限於字句不能暢發其性情耶宋人如蘇柳之詞尚矣然猶有議蘇學士爲關西大漢而黃叔暘孫敦立則又以柳屯田近俚俗詩餘其若斯之難也蓋天資豪放者其詞易粗而才媺媚者或至傷於流蕩二者雖皆得其性之所近要亦視其人之生平際遇耳當景祐慶歷間天下昇平委巷教坊競工歌板故屯田有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之句而蘇學士則江村海甸皆作空花去國流離之思不勝登高望遠之感兩人之境遇不同故其詞亦自有異也

沈子隆九年方弱冠負凌雲之資承其祖父青箱家學讀書之暇作爲歌詞翩然有仙人遐舉之意詞中雖多艷麗而贈友送別慷慨淋漓一唱三嘆其殆蘇柳之流亞歟隆九生長富貴無衣食憂患以攖其心又能日與賢豪長者更相唱酬才華既出天稟世事復際小康宜其詞之日富而日工也予少時亦喜作詩餘篤於情好而詞不能工國變後盡皆棄去今雖間有所作既不能艷又不能豪以視隆九何如昔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入旗亭貰酒有梨園伶官擁妙妓數輩昌齡輩私相謂曰我輩俱有詩名請以入歌詞之多者爲優最後雙鬟夜歌之渙黃河遠上白雲間之詩一時大相諧笑吾知隆九之詞亦必有二八女郎之執紅牙而拍歌也

高湘穀詩引

高子湘穀工帖括不多作詩然每作必佳豈非所謂取精多而用之少則其出必精者耶乃其詩淵然以清沖夷以淡如登山臨水幽然而深遠有王孟高岑之遺風則其天資固有以異乎人也湘穀乃歛然若不足不欲出以問世予曰以爲足則學有所止以爲不足則其才爲不可限也劉昚虛以十四首傳王季友亦不過十餘篇夫豈以多爲貴哉今人成集往往

務多思以慴今而駕於古人是猶積瓦礫累土以爲
寶輕隨珠之類也亦惑甚矣李杜詩爲三唐極盛使
當日去取存瑜當亦不爲王介甫歐陽永叔所譏昔
人論兵以爲貴精而不貴多推之詩文何獨不然劉
後村曰天地尤物且不可得況於佳句湘穀以方壯
之年又有太守蒼巖公之家學其所造又何限然予
終愛湘穀之以少勝也

楊子鶴寫照贈言

虞山子鶴以寫照名兼擅山水花卉之勝其學傳自
虞山王石谷能作山水而不爲人寫照子

鶴何所師而得之伯牙聞海水汨沒山水窅冥而成
水仙操吳道元爲裴昱畫天宮寺壁請裴爲舞劍以
助揮毫夫得其道則昆蟲鳥獸之微皆可以明知其
故不得其道雖日用尋常不能以自適今子鶴乃能
通山水之理於人物豈所謂技而進乎道者耶吾於
此可以悟讀書之法矣

修大士閣募疏引代

今歲三月予以祀事過虎邱謁五賢祠見有閣敞仄
欲仆問之僧人曰此馬公所建大士閣也祠不能居
建閣以翼祠夫江漢汝墳之化浹於人心雖在甘棠
猶恐翦伐況於祠宇即無大士閣安見其不屹然獨
立耶雖然物有相成者如車之有輔唇之有齒是也
後世尊尚佛氏死生禍福之說浸淫於天下毋論智
愚賢不肖莫不欲廣修精舍以種福田故蜂臺菟苑
靈鷲竹林之勝所在都有而祠宇館舍亦往往延僧
以垂久遠先民有言曰佛者所以輔吾儒之不逮也
由此觀之大士閣一日不修則僧一日不可居僧不
可居則五賢祠亦隨之而入荒煙斷草中矣今僧特
以募修此閣來請予悲乎五賢祠之流風將墜而使
後之人之失典型也於是乎倡

題疏代

自象教設而人之見象歸心者十之八九雖蘇明允
氏爲然也像與經相表裏像如人子孫見其祖父之
形容經如讀祖父傳誌訓辭二者皆不可或闕吾鄉
於張益州亦且以爲作州人之讀西安之富平縣有壇山寺者爲古來名剎變故以來
像與經略而弗備住持僧祥智慨然發願募檀香水
陸聖像一堂請印藏經一部欲示西人以顯密之道
乞予數言爲引或謂壇山功德當富平好善者爲之
奚遠徵四方予曰不然大地共此一佛則大地共此

奉佛之人雖獨肱一足之國與一家之人無以異也

東坡誦昌黎云公之神如水之在地況西方大聖人耶塑像即經其福德無量載佛書中者不一而足又不待予之饒舌矣是爲疏

陳伯駿和韻詩跋

自漢魏至盛唐詩名家未見有次韻之詩非古人不能作蓋謂其牽强傅會而難出之於自然也昔人有劉玉爲楮葉三年而成嘆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予謂次韻者如劉玉之作楮葉雖極巧而實强作非若天之生物因其自然而成近日合

肥遯宗伯最喜次韻措詞寓意一本性情絕不見有斧鑿痕皮陸而下當推爲第一手今又得之於陳子伯駿一時風氣所變遂欲超軼漢唐而上嗚呼古人之作由性情而發今人之作以聲調見長性情雖難而易至聲調雖易而難工伯駿之詩可謂兼之矣

吳楞香詩跋

古今錄別詩首推蘇李然如唐人愁至願廿寢其如鄉夢何別時酒猶在已爲異鄉客等句未始不入漢魏佳境以是知古人詩皆有深情綢繆鬱結而不可解成其爲眞唐人即成其爲眞漢魏也今吳君鹿園送栗亭詩思深意遠一唱三嘆其涼風襄夙昔眷戀衣裳單即李詩之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也膠漆非一端中情豈可忘即蘇詩之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也何嘗其不爲眞漢魏哉鹿園栗亭兩君皆予好友嘗見其矜然諾重氣節不欲僅以詩人著而其詩輒工如此予方飢困邦江偃蹇不能去讀此乃有起色歐陽公體中不康誦聖俞河豚詩數遍輒佳以視今日信然

書別彭子載詩跋

此乙卯別阿況子載詩也今歿歿六年矣人世滄桑又經一變翻閱舊作不勝慨然春初子務隨其尊大人南下登桓郡尉匝兩月餘於其歸也錄原詩書扇頭誌別子務將訪阿況於長沙爲予道老大窮愁之況較行腳時又過數倍見此詩當如見故人也

吳門餞別唱和詩跋

庚申暢月於子就齋將有西江之役作詩錄別方伯丁公同幕中諸子亦更相唱和秀麗俊逸各盡其致或曰當此風雪凌寒扁舟西上就齋固不得已也爲餞驅也又曰就齋三十年困守窮鄉豈今日而反爲求田問舍之計其欲遊大人以成其名乎而予曰不

然夫求柴胡桔梗於翠黍父之陰則郗車而載方伯公緇衣好士愁如調饑舍燕昭而別求伯樂吾知就齋必不爲西江予故鄉如匡廬鄱陽康郎諸名勝蓋有足憑弔者乎予垂老不得歸見就齋之行輒欲誦吳融客是清涼木情爲繫帶枝之句又況覽唱和諸詩而能禁其不愴然自失乎

閩中秋詩跋

庚申閏八月之二十日徐子楨起同其長君彥通移尊於吳子瓶巷之遠香堂時瓶巷有兩孫成而予友魏叔子彥通師也適僑遠香堂同集者彭子躬巷錢子礎日通家子吳子政瓶巷曰前中秋風雨不果集即以此爲閏中秋諸君賦詩紀興可乎於是諸子咸有詩憂樂愉怫情各不同固歸於大雅予讀而悅之或謂二十可爲中秋乎予曰東坡在嶺南時重九日菊花方蓓蕾後以十月望爲重九今二十爲中秋何不可

王笑亭泛菊詩跋

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杜少陵九日詩也秋色沁人骨瑩肝醒古人豈愛酒不愛菊哉無酒以對名花則花無色笑讀子泛菊詩神清氣全有

悠然南山之致其不負花如是予兩年不見菊無白衣人送酒予負花花負子乎吟咏之餘爲之三嘆

錄別唱和詩跋

予最不喜和詩蓋和詩必先求落韻之穩未有意先有詩也歐陽永叔謂唱者發於自然和者牽於強作使觀今日錄別詩當更爲此言否予因程子耳臣得知諸子歲晏鼓棹正亟耳臣乃強予屬和籌燈成此定爲永叔所笑

顧有星絕句跋

唐人絕句如長慶集最多而工而劉夢得止取其二三首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予謂絕句亦然顧子有星從白下來游鄧尉得絕句三十首不求工而工自存便當日後村見此既取其工復取其多能不以眼毒爲悔

彭躬菴先生與梁質人書跋

叔子友兄之變予哭之於吳門再哭之於眞州又送哭之於舟次哀慟雖深而於朋友始終之誼恒然其未盡也蓋予與叔子爲性命交雖兩人而實一體學問之切磋過失之規劘數十年如一日邇年境遇迫於外衣食亂於內其所以負予叔子者不一而足予

負叔子而叔子未負子今者嫂氏以百年之情絕食十三日而死人孰無死嫂氏之死死猶生也五倫至今日澌滅盡矣父子兄弟之間生而視爲秦越人其或爲仇讐者皆然嫂氏能砥礪波於陸沈之後豈得不謂之豪傑也哉子少時身受一日知遇寄托不效偷活草間及老而志氣愈下徒悔叢生遠我良朋如讐如贖嫂氏不肯負叔子於死後而子乃忍負叔子於生前尙可得而云人乎躬巷先生寄予札旣道其詳令復覽其與梁質人書爲之汗流浹背予不獨愧前者之不能死而尤愧今者之何以生自今以往當

益自淬勵勤於改過以不敢負於子秋者正不敢重負於死友也吳子甁巷錢刻以公同志雖惘江河之日下其發予之愧心以鍼砭余者至矣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予何敢忘此息壤以再棄於知已乎

題李令貽爲袁重其孝子傳跋

予嘗謂老萊子戲綵與大舜孺慕同一純孝蓋此中其服毋衣破損遂至終身廢按摩事雖小節然非純孝不至此乃知心到誠極卽賢知愚賤其精神同歸

一致誰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乎

樵蘇子清愼跋

呂氏童蒙訓曰居官之道有三曰清曰愼曰勤今公獨以清愼貽子孫何哉夫清則務損於已愼則不敢爲非皆人所極難守者若勤則功名才智之士往往能之且夫子賤彈琴而單父化汲黯臥疾而東海大治天下吏治固有不盡出於勤者若夫不愼不清而加以勤是所謂傅虎以翼者也公以清愼貽子孫有以哉公姓徐諱濟字彥威別號樵蘇子元末隱居光福洪武初擢知邵武府丁艱服闋改知興化府嗚呼

延陵醫源跋

昔道士留瓢與徐熙曰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得二子石閭之乃扁鵲鏡經二卷後子孫果貴今文正伯清公太常少熙公皆以醫道顯而兩金亦遵守家法徧訪名醫下而合丹攸人上而剌血事母精誠所至內外必孚予嘗謂技術之家惟醫最可學而最不可

學最可學者利澤及人一身功效足垂十世不可學者卜筮陰陽諸藝皆不係人生死而作醫則記問須博閱歷須深反是則未有不至於殺人者草木金石之藥一入膏肓雖有扁鵲俞跗其何能濟予嘗謂教子孫最不宜以醫道傳蓋賢者少而愚者多治生之事非一而或至於殺人似非貽厥孫謀之道兩金乃能世其業而勿墜意者其必有異人秘傳如道士留飄與熙者乎予將執此以問兩金之信然否耶

書周紀

周之祖爲農官生養天下其德遹於夏殷故祚過其

而熏鬻逼處爲患其後四羙里伯邑考死閎千歲福祿始集然則天非特故遲之故阨之也且夫天故祚之而故遲且厄之者將以觀其信天與否耳周之先王於失官竄狄流離播遷之時而稍有世德不昌之憾以致疑於天則其進德也必不力進德也不力則天且曰此故嘗小試急近功者吾之報之也可以不長然則天之厄之者誠故有以祚之也嗚呼爲善者可以信矣

書新息侯傳後示六弟

馬援當少年時慷慨有大略亡命北地役屬數百家而其誠兄子者如此古今人往往以才毒其身夫才必驕驕必敗才者豈父兄所不願哉此少游平生語可念也雖然援能誡兄子不能自遠於讒竟以取敗何與向使援少年時伯兄況無朱勃從汝稟學之語以驕其心則松雖通家子亦自有朝廷貴戚之禮何其過也由此言之況之爲父兄亦過矣

書花隱道人傳後

高公旦先生少負氣節矜然諾急人患難捐千金不

惜故其家日貧而其志不衰時當變故江之南北開牙建纛者爭欲致之幕下先生識時務明事機掉頭不顧隱於黃子湖中幅巾方袍怡然自適今之坐松下拄頤以望朝暾者是也又喜種菊菊不一名自號曰花隱道人嗟夫先生豈樂以花隱著哉當其有爲之時濟人之危扶人之困日與賢不肖雜處而不悔及事勢一去雖王公大人欲識其面不可得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先生近之矣予少時辟亂至邦曾識之於姚佺期座上知爲非常人惜予草草渡江不及從先生遊歲乙卯獲與令子宿東天木交展拜先生遺像不勝邦國殄瘁之感嗚呼使先生而有

期頤之壽視今日民生其肯築室種花而以花隱老哉

題張鐵橋像後

庚子歲予客東莞交鐵橋先生嘗飲其東溪草堂酒酣耳熱道當日少壯時事輒欲擊劍起舞子曾作詩序以寫其生平豪邁骯髒之氣今忽忽越三庚復相遇於吳門先生年踰七十尚能日行數十里登黃山絕頂又於暑雨中徧歷天台雁宕其氣概寧在馬伏波據鞍顧盼下秋杪言歸子過別出四像屬題語子十年後當再遊吳門昔蘇子訓與一老翁摩挲銅狄

云見鑄已五百年先生視此銅狄當作何觀其肯終老山中乎予得爲此老翁與先生再一摩挲足矣

果齋說

易堂諸子取名曰某齋蓋將借諸齋堂之名而以寓其損過益不及之意吾堂中惟楊子兩三年最少性未定故義不可以名古者年十五而入大學今楊子逾四期焉是不可不有以名之楊子賦質多柔進退若無所據而每以任重道遠爲憂子嘗舉周子栗而確之語曰道何限於剛柔也子其勉之無懼焉於是爲之名名曰果齋今夫樹之有花也非不甚美而燁然其可觀也然樹之能花而不能果者良場師棄之惡乎其不適於用也蓋果之爲言實也天下之物不實則不可用是故虛言千不若實言之一也虛行千不若實行之一也爲臣而不忠爲子而不孝爲弟與朋友而不友且信此皆物之不實者也物之不實者爲朽木爲腐草不特不可以用也久之而并其所謂木與草者消亡泯滅而不復有其形中庸所謂不誠無物也且夫實則堅堅則銳實於內者勇於外是故果無不敢敢之爲言知其一而不復知其二於是乎無所瞻慮却顧之意古聖賢之造於道也粟焉如寒

之必得乎衣也恕焉如飢之必得乎食也夫寒必得衣飢必得食則人將擔簦躡屩日窮數十百里之鄉而有所不惜至於道則以爲有之而不見其益無之而不見其損是何其重於形骸而輕於性命也楊子乎其毋爲衆人之所爲也聖人之道在於明理而去欲理不明欲不去則雖日求乎道而道不可得吾觀學者日未始不有以明乎理而卒不能行欲未始不能去去之而不能絕此無他不果故也吾於是而嘆果之義大矣哉或謂天下之欲志聖人之道者無不當用其果而何獨一楊子哉孔子曰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

不貸之圖說

曾子旣廬於墓汲之枝山於是蒔土作堵以爲厨又疏厨之右爲圃植庶蔬焉右手拮蔬則左手置釜曾子與客遊於圃上喟然嘆曰此眞莊周所謂不貸之圃也客曰子之厨貸圃圃貸蔬蔬貸地地貸天時惡乎不貸曾子曰豈惟圃哉是以有求而不應有數取之而窮貸珠於海不知海之與珠也貸玉於山不知山之與玉也客曰豈惟珠玉曾子曰君貸之富君能貸之君貸之貴君能賤之朝貸而夕誅其遑吾何利

焉客曰豈惟富貴曾子曰父母貸血氣有吾身父母不能壽天地貸陰陽生人或薆厲災沴而至死且夫天下之求在外者皆貸也予歸而返之於內有圃焉客曰敢問治圃之道曾子曰難言哉夫治圃之道必勤於去蕪菜精以播蔬種卑以受潤澤靜以節生機留有餘以養地力用之以時以無棄其物烹飪膏滑之以順物宜客曰請言其故曾子曰天下之物純則生雜則死邪以雜正則正敗故先之去蕪菜蔬有助人者有不助人者有美觀有美食者蹂之是牛蕪也故貴精高則亢亢則不能受澤故貴卑日擾而偃之生機不遂故貴靜地力竭則不能養故貴留有餘不齊有嘉蔬不用也故終以和焉客大悅曾子拮蔬置釜渝而食之各飽所欲而去

跛者說

曾子之里有跛者焉肩弓脇磨唇鼻裂臂拳曲不能伸足跂而躄曾子戚而問之跛者曰夫天天其將刑我耶曾子曰惡至是曰吾嘗坐高廈若忘其形棟或摧折吾之肩行於市遇隣鬨者趨而覘之隣人憎焉而挫其脇又嘗與巷人遊坰遇猛虎子揚袂奮臂怒而

搏之不幸而蹶吾足今吾之肩非故吾之肩吾之脇非故吾之脇也吾之足非故吾之足而不爲我用也北方見有垣人焉蹴子醫子僻焉而懼更失乎故吾之不故吾也曾子曰汝旣盡喪而形矣何汝獨以足受名也跛者曰我處高廈我安而忘危是天罰吾肩也覩隣人之鬨吾以求多於人吾何尤焉夫猛虎人所害也與人偕遇吾獨奮肩而搏之而足且吾蹶吾是以惡之使受其惡名曾子聞之曰嘻吾聞大德不報大善不福睹睹焉私利之見予之跛也宜哉

繁狙說

客有熬狙雜於三蠟之室者曾子問之曰客何獲曰田有狗殺母而獲其子吾熬之以爲戲曾子見其形甚悲聞其聲若有求而不得者憐而欲釋之曰嗟乎夫物固各順其性而已今殺其母而熬其子不仁孰甚客曰彼物之害於人也大古者仁人必先除惡然則非然矣乎曾子曰惡彼固自樂其山林耳食吾知其爲果蓏飲吾知其爲泉澗其跳踉也吾知其爲懸豈怪石於人何與焉客曰子知其一而不知其一也今夫狙之爲物慮鬬狡目睘脣輪然其足趯然遷之閒汝圖且藉吾亭於是撮土而營之舉鍬披土則盤紆拳曲而難下根之所庇百有餘尺力而軸之是哉吾之園有亭亭多大樹蔽亭而敡一角吾爲汝其枝而不克翦也寓其事於顯者顯者過而驚曰有

道顯者之家壞墻垣析庳舍廣地而疏之遇大風則拂棟折桷碎屋瓦暴雨雨注於亭亭几案書籍器玩皆敗亭下佳木珍卉失其蔭樹亦易故土宜日就黃落曾子聞而弔之曰某闔之江南之橘植於江北則爲枳今大木蟠生乎西疇之棚地滋而天沃之風雨之不摧霜雪所不能折日長月引以至於今者不知其幾百年也場人惡焉而使棄其土災木而累顯者之家嗚呼此大江南之橘也他日曾子出西門過故棚愴然四望纍纍焉而場人之圃已屋

祭文代

嗚呼天遂不慭遺一老耶使我小子仰泰山而莫見覩梁木而懼摧耶夫子之道德經術文章繼先公於千世之後海內莫不私淑其典型況予小子之荷知遇而列門墻者耶而且師母夫人以閨中之彥令儀風著其侍函丈竊得聞其誨範方期夫子以名德著功於寰宇夫人以母儀風化於閨幃而豈意天之奪之遽參鸞鳳以上征耶某自閒訃以來怒焉心傷隕涕如雨生芻莫永結私衷而道里遙遞世務相牽今乃得一造靈床而慟哭也嗚呼羣匹喪失反巡故鄉雖燕雀之微猶有迴翔嗚啾之頃況知已感恩如某之於夫子者今且入其都邑升其堂廡瞻其帷帳撫其几筵欲負劍以聽辟咡之詔而無從欲趨庭以請翟茀之見而不得其捐心哀慟而嘆造化之不仁者又當何如耶雖然夫子殁而文章在天下也功名在朝廷也德業在學士大夫之口也而振振麟趾方興未艾則所以繼夫子未盡之志而闡夫人閫德之幽者不待揣策而可知矣此予小子所以萬一釋其哀慟而卽所以慰夫子於九京乎敬陳明水其尙歆之

祭王額駙文　代

嗚呼唯公世閥之胄東國之英幼負奇質夙著令名俠追二季賢擬四君嘉賓倒屣珠履盈庭班荆折芰信宿平生南路北路君蒲魚弘瞻其風采輝華朱纓衛其仁澤圭竇蓽門斯有德之宜壽胡爲靳其遐齡又乃恂恂博雅微奇好古周鼎商鐘售絕贋賈鄭虔三絕周傚二鼓繁露蓼蛟靈臺辨鼠畫苑法書羅于堂廡賓從如雲飲御無數季倫吹爐景文列炬駝羹一臠牛乳千杯已醉二參而忘歸去忽然日昃樂寂不鼓此名流所以欲傷而過客悲其無主夫貴則驕盈仕慕干進長傚公卿乃人之情惟公塵視軒冕糞

土冠纓山水寄傲擊缶彈琴以公之爲王家貴壻也而折節於友生以公之取高牙大纛如出諸懷中也而退然不希爵祿之榮此其意豈世俗之所知而有以答先公於九京其也籍附同里誼忝通家受知最久感分無涯帳音徽之如昨惜談讌猶未遐忽聞訃而心摧竟掇食以痛嗟念邗江其在望歎俗吏之交加旣侹傺以抑鬱復紆軫而紛挐拊几無由總帷遙眷謹率僚屬陳此薄奠生芻一束明水空薦庶其歆之

祭周櫟園文　代

嗚呼何昊天之不弔而不慭遺此一老耶使天下傷
哲人之旣萎而後學之無以造耶先生之德業在天
壤文章在古今雖一旦捐館舍棄賓客固無損於先
生之壽考耶然期頤者世未嘗少而顧客於先生豈
其亟於天上之修文而顧奪此人間之師表耶自先
生之以不起聞也未交者知名而悼嘆從遊者涕泗
之紛紜況予小子獲承謦咳而親奉儀型者耶先生
淵源吾鄉理學之會發跡中州淑清之美歷盤錯於
齊魯標流風於金陵氣以屢蹶而彌壯譽以速謗而
益騰天下士方想望風采於再振而豈意其遽遊神

魄於九京耶蓋先生之好學也雖薄蝕而如日之明
先生之好才也雖謫笏而如韋布之情故先生所著
之書衣被天下學之者得其一而足以成名先生所
造之士圭璧朝珍望之者以爲伯樂所顧盼誠超倫
而絕羣況乎令子珏倚久著聲苑之蜚聲旣塗茨而
丹臒惟堂構之夙成某也聞之有文不朽有子不死
然則先生豈不死而猶生也耶某鰪口晉陵當中吳
之孔道軒舟絡繹多賢豪之奇跡悼惜之言如出一
口梁木之痛益切五衷獨羈身於廡下瞻素旆其無
從遂致生芻於筵几聊申哀誄於悲悰惟先生之來

祭馬蕃侯尊公文代

嗚呼人生多壽考多福澤莫不曰有命存焉然其積
功累行培養漸漬所以貴植乎人者又不得獨歸之
於天此非有堅白之操攖寧之守慷慨俠烈之氣孰
能污其身以陰行其善使人咨嗟涕洟而稱賢乎公
當萬慼全盛之時讀書雖不得志其所以計口而就
食者何功之不可圖何利之不可專乃小就一掾不
惜降志辱身以獲贏餘豈特上供高堂之菽水下資
妻子之粥饘其意以爲濟人利物之事非公家不足

以有爲故見人之或窮或困或愁嘆孿縶或大冤抑
不得伸遂至於晝夜經營傍徨奔逐如負疚在身而
不得其所以然是雖天性淳厚質行敦樸而其立身
砥志勇於爲善而惟日不足者必欲使啟後而光先
今嗣君蕃侯文章德業聲施海內一時通顯名流莫
不爭相倒屣而願爲之執鞭而公仲子及孫亦復蒸
蒸蔚起克振家聲於以光大于公之門者正自不窮
惜公未見其成而享其全耳嗚呼公壽考在一身福
澤在後嗣璧三事而列五鼎傾州里而振宗祊天之
報施善人者其信然乎予與蕃侯舊有婚姻之誼而

嗣孫蚤天蔡晉未詣幸得與蕃侯生同里長同遊老
同氣誼乃得親炙公之懿行而不覺其泣涕之漣漣
也不腆之奠敬陳几筵靈其來斯其有感於吾言

哭魏叔子友兄文

嗚呼朋友終始之誼豈易言哉往弟與兄比鄰而居
十歲同師塾文章德業皆吾兄之造就而成者也弟
時屏先人庇蔭賓客輻輳庭無虛日而所托以爲性
命者恃兄一人故至有一顰一笑一言一動父母妻
子所不及知者兄能知之記兄復予札云吾輩德業
相勗無兒女態至氣誼所結自有一種貫金石齊生

死不可磨滅處是兄欲以死友期弟也而孰知天地
變更流離奔竄離羣索居讜言無聞乃不免爲境遇
所奪世俗所移以故學日疎過日積而交情亦日以
見薄也嗚呼痛哉弟嘗有詩云桃哀不足論豈在管
與鮑又云遂使金石交反不如年少蓋自傷予兩人
之始合而終乖也兄豈肯自處於薄哉亦日夜望子
之改過而終以死友相期許也比至甲寅老母之變
弟以烽火阻隔抱恨終天雖得於兵燹擾攘之際倘
倘來歸一襄葬事而罪已不可逭矣而弟之見絕於
吾兄亦誠不可挽矣雖然兄之心又何嘗一日忘弟

哉當弟以喪畢入翠微相持慟哭幾至失聲遂不能
成禮而退嗣後出門遠遊兄就別於三灣勤勤屬弟
早歸勉力修省以蓋前愆每終夕不寐念先人之墳
墓妻子之飢寒門戶之凋零未嘗不泫然淚下而牽
於世故卒不能稍自振拔以副故人之望是豈吾兄
之欲絕於弟而弟故自絕於吾兄矣嗚呼痛哉去夏
兄與躬兄先後同來鄧尉相繼而病兄嘗語弟以躬
兄年老不歸恐終爲旅人梁而躬兄亦念吾兄肌體
厄羸不欲其去吳閶而就揚州八月兩兄少痊而弟
亦旋病自悲夫老之將至世愈窮而途愈蹙也楓橋

聯床之夕酒酣耳熱慷慨言天下事最弟以愛惜軀
命早圖還山以待上元勿徒以貧賤困阨爲戚今言
猶在耳而兄遂不得而見矣嗚呼兄與躬兄先後同
至鄧尉復先後同別於楓橋不三月間而歸者歸死
者死使弟聲聲四顧而無所依也豈不痛哉計兄捐
館眞州卽予發棹西泠之日雖兒輩歸裝未束經營
拮据心血爲枯而讌談寢處猶自若也古人有臨終
而見夢於數千里之外者今大江南北所隔止此一
水乃何以音問杳然竟至越歸入門之頃而始聞吾
兄之訃也豈兄之不以死友相許而精誠遂不能感

召乎抑弟之不能改過而果見絕於吾兄乎嗚呼吾
兄往矣兄之氣節貫日月文章亞天壤雖經綸才略
未得稍展其生平而天下後世孰不知宰都有魏叔
子其人者吾兄其可以無憾矣乎而吾獨不禁閭訃
而神傷者蓋以弟年日衰志日下後雖有過而不自
知知之而不能改改之而不能似吾兄之全始而全
終也豈不痛哉

祭徐幼穎起文

嗚呼富貴壽考命也文章聲名亦命也然命之權存
乎天而其所以處命者操乎我古之至人不與天地

爭氣數而與萬世爭生平豈非命不可强理有足恃
歟吾友徐君幼穎起負俊偉之才工帖括少時即能驚
其長老與令弟綬祉齊名當世初爲錢吉士所識復
受知於文端公再見知於錢虞山宗伯海內之人無
不欲折節爭交問字之亭履相錯也國變後輒棄諸
生絕意進取編集秦漢六朝唐宋諸大家詩古文鑽
研揣摩雖矻矻不肯休丁未予同吾兄庭聞遊吳門得
交君於吳趨二株園君時年五十餘予亦四十有三
激昂慷慨淵淵出金石聲迄甲寅乙卯四方鼎沸予
奔走衣食日有患難死亡之憂遂避地居太湖濱不

得與君抵掌論文如曩時先民有言曰人生有三不
朽立德立功立言君生當末造窅伏於山樊水澨間
其不欲以功著也明甚而性至孝事曾大母不以存
亡遠近易其心時綬祉諸仲季比年病殞無以娛親
膝下歎曰召里中故舊爲耆英會家貧教授餬口所
得束脯皆以供甘旨即嫂夫人病亦未嘗以臠肉進
也君游覽經史家無藏書常於友人借抄快讀編蒲
緝柳日夕無閒故著述不下十萬餘言詩遵三唐復
能出入於漢魏六朝諸樂府奇崛排奡如周鼎商彝
不可窮詰君之立德立言固已昭日星而重河嶽矣

予聞之世所謂天下士者或以孝或以才或以廉節
有一於此皆可以化行天下君乃兼而有之宜乎富
貴壽考文章聲名之彌久而彌篤也嗚呼孰謂君遽
然而長逝耶雖古稀之年人所罕有立雪之迹門庭
燦然而抱道自處糟糠不厭終身坎壈不能庇妻子
於飢寒者其志爲何如哉太史公作伯夷傳若至近
世操行不軌而終身逸樂富貴累世不絕或擇地而
蹈之時然後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
數也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抑命之不可强而理亦
有所不足恃者耶嗚呼先生往矣記予丁巳哭吾長

兄於五狼庚申哭叔子於眞州辛壬癸甲之間知已
凋喪落落如晨星而予方髮白齒豁憔悴於天涯羈
旅中不知他日之過而哭予者當爲誰也豈不哀哉

先大母陳氏太安人行狀

先大母太安人姓陳氏大父職方公諱建勳繼室也
先是大父副室劉生子應達及四年生先大夫應遴
初大父善病以購藥千金産日落大母躬執爨自
食糜以率家人故業復振先大夫十二歲而孤宗黨
中或以爭貲搆二孤者大母盡推與之鞫先伯父如
已出遣先大夫執贄一水楊先生門饌必豐謹曰欲

子賢安得不重師先大夫補縣諸生嘗讀書蓮華山
亡酒夜半歸大母怒曰汝父遺我以孤我屈辱十餘
年正辜汝成立如此我將安托痛哭不止先大夫亦
痛哭請受杖自後遂不復飲雖强飲不至醉也自崇
禎甲戌成進士至壬午督江粤餉尊養始益備大母
率如諸生時食必設菜羹祖服必布曰毋忘貧賤嘗
戒子孫盛榮者莫辱之梯謹猶懼隕墜況驕且奢乎
有問道微時事不置家人敷法雖小故勑子孫勿赦
親戚賢不肖皆先識之使擇所任諸孫有小故輒然
不食至終日南都之變先大夫遷家潁州爲亂民燒

授焚杼家人或怨先大母曰未始非福返寧都潁城
不五月果失守先大夫既卽世窴伏山谷家益落大
母復茹蔬飲糜不以盛衰爲戚喜督諸婢勤績諸孫
請休輒曰吾生平操作樂如是且汝輩生理幾盡恐
溘逝貽汝憂也大母故有胸中氣丁酉六月疾漸革
延醫近篋祠內面語諸孫曰吾婦人也毋使醫就我
簀言畢而逝嗚呼痛哉大母考希深妣賴氏南關人
年二十歸大父以先大夫累封太安人生大明隆慶
己巳年五月二十二日辰時殁順治丁酉年六月初
九日申時享年八十有九嬪萬舸里屏風嶺祖旁之

原伯父應達貢生生子男傳璋斑玟女適崴貢生蘇
衡儕邑庠生王錫溫應明先大夫應遴甲戌進士官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生子男傳燈燦
煌煌煇煒長女適太常寺少卿盧達孫選貢生第諸
女適魏際世溫應嵩楊艮肱孫傳璋庠生生子曰成
燈易名畹甲午舉人生子男倣倣女適鎮國將軍甲
子舉人朱由撰男之璐燦兵部職方司主事生子侃
煌貢生生子男倬倫女一煌廩生以燈次子倣爲後
煇庠生生女一焰庠生生子僑曾孫倣庠生燦不幸
先大夫早捐館舍兄畹遊四方而諸弟時皆尚幼燦

奉先大母起居十餘年故悉先大母事於諸孫爲詳編次大略語不能文敢求大君子賜之表章不孝諸孫咿恩世世

文學生伯呂公墓誌銘

公諱時泰字生伯呂氏爲文穆公蒙正後裔元時從河南遷寧國府至明嘉靖間某部侍郎某公遷歙再徙縣之某鄉聚族而居故公爲歙之呂川人自文穆公而後代有文名至侍郎公而族始大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字心所皆不仕娣鄭氏公生而顯異博覽羣書不屑屑於帖括而留心性理經濟爲有用

實學年弱冠補弟子員嘗與金公聲讀書林塘慨然以天下爲已任時國家多故中外交訌州縣旣多叛降一時在事諸臣畏難却避至有視君親爲秦越人者公所言皆出處死生大節凜凜有泰山喬嶽之氣聞者聳聽莫不謂忠孝皆可自致金公在講幄時每思公言輒自砥礪不少懈而吳公廷簡凌公世韶江公文乙王公澄雅慕公日夕過從往往以身心性命相切劘同在讌談游處必正襟危坐雖盛暑不御箑進退衣冠肅如也凌公嘗語人曰生伯天爵甚優學復造極一言一動皆順乎聖賢軌則使人可親而不

呼公之成仁取義不肯自食其言雖其天性固爾亦平日學問切磋之功爲有在也公生萬歷乙亥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七元配朱氏系出紫陽父某世居寶村孺人年二十歸公逮事姑嫜以孝聞家貧嘗手自操作察綫以資不足公歲除必以餘蓄周貧乏或不給孺人佐以簪珥俾無闕公殁訓諸子或學或不皆成令器家政瑣屑舉舉無一事之不經區畫者以是家日饒而名日顯也孺人生萬歷戊戌年某月日時享年八十有四後公三十七年至辛酉某月日卒擇今某月日合葬於某鄉祖壠之傍生丈夫子七

人應暉應昇應最應昌應昉應巖應隨孫　人曾孫
人某旅食吳門交公之子應昉孫士鵕士鶴得公
遺行而又見高士王艮所作公傳固知公氣節最詳
公家世以文章著故其子孫能讀祖父遺書而士鵕
士鶴尤以制藝詩歌見稱於世嗚呼以公之才之學
卒不得取高第爲朝廷效尺寸之功而僅僅與二三
同志發明忠孝大義至不肯以一髮易千秋者宜乎
後之人之隆隆而未有艾也今十一月士鵕從長安
歸再拜奉公暨孺人狀請銘某方采輯忠孝軼事備
載野乘豈敢以不文辭乃遂爲之銘曰

陵谷變遷陰陽剝蝕人心淪亡不知紀極維公經術
有蘊無施維公氣節言發身隨金石可穿江流可轉
山尙可移志不可挽大隱不巖元迹不標晦德韜光
迅若風颺公以死著母以生顯三十七年乃同公窆
孫子繩繩既富且賢高揭馬鬣千秋弗愆

程府君暨吳孺人墓誌銘代

康熙二十四年某月休寧程某奉其先考某先妣吳
孺人合窆於某處予舊官江北按察嶽隸皖治其風
士人物諸父老有能言者故知程氏獨詳誌曰惟程
氏得姓最遠自重黎以來至東晉忠佑公出守新安
有功德於民遂家歙之篁墩十三世至忠壯公五代
時殖蜚禦寇士人賴之忠壯有子忠讓公嗣休先烈
致身殉國歷宋至明三公皆有封爵勅祀建廟春秋
致祭不絕又三十七世至宣議敦臨公從篁墩來遷
率口懷仁秉義施惠鄉邦而程氏之族遂甲嶽郡後
之人或仕或隱皆能繩其祖武振其家聲以昌大其
族具載家乘中翁諱某字某徽州休寧人曾祖諱某
曾祖妣某氏祖諱某祖妣某氏父諱某字某妣某氏
翁爲人和藹樂易不立崖岸喜讀書所交皆當代名
士嘗營別業於古率之東交游酬酢無虛日家貧鄉

戚戚寡言笑居常或食而甘必念曰吾父當日之或
未嘗也或製新衣而美必念曰吾父當日之或未服
此也每於兄弟朋友讌而樂必念曰吾父當日之或
游而飲飲而必樂否也伯兄某乏嗣樂其長子某翁
違例卽以繼之而凡衣食教誨婚娶之事則又翁代
爲經畫不以煩伯氏嗚呼自大道衰而天性泪沒至
有生而視同氣如秦越人者況於親死而久兄絕而
貧而能哀慕憂戚若將忘其爲一身焉者此其人非
古所謂仁人君子耶孺人吳氏自十八歲歸翁貞靜
恭謹數十年如一日翁交游日盛問字之車跡常滿

戶庭而家無餘財不足以供賓客孺人日夕操作以
紡績併辦統爲務具精饌必豫客盡懽而後已翁得羸
疾臥床將半載孺人衣不解帶飲食藥餌皆親爲手
進至延醫不效則私刲股以餌翁而翁卒不起孺人
不食數日其姒語之曰諸孤未立先人之志未泯也
死節何如扶孤之爲大孺人於是勉食粥比長子出
繼而殁孺人哭之慟而疾作將革戒其仲子曰汝父
翁能繩武唯翁克孝久而不忘惟翁能弟絕而有光
賚志而殁不能見汝成立吾又死汝將誰託汝父有
三事死不能瞑率東別業爲游息之地不可令墻宇
傾頹也本支子姓式好無尤不可使外侮侵淩也密

山爲汝族屏障松柏皆先人手植不可致他人損傷
也汝其誌之弗忘言畢而終嗚呼若孺人者可謂能
知大體矣今季子泰不忘母訓卒能修積著之業家
日以饒而歲當丙辰率東災於火別業爲墟泰葬其
垣宇請於官表其廬曰名賢舊里從兄爾誠病將死
富而無子族人覬覦其產搆訟不已泰以獨力爭之
卒無恙密山林本皆泰躬自培植至今鬱鬱蔥蔥爲
一方巨觀焉而泰子某能文章爲諸生有聲以繼翁
未竟之業翁與孺人其可以不死矣翁生萬歷某年
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孺人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

月日生丈夫子三人長某繼伯兄某娶某氏次某娶某氏女某娶
某氏俱無嗣季卽泰也娶某氏生子某娶某氏生子
某某銘曰

程子之族肇自重黎得姓既遠考古莫稽赫赫忠佑
自他有耀來守新安篁墩是造爰有世德乃啟敦臨
再遷率口如總如林或仕於朝或隱於賈族大而振
翁能繩武唯翁克孝久而不忘惟翁能弟絕而有光
惟翁扶危急人於難惟翁好施澤物無算孺人遺訓
敦族睦姻惟翁之志賴汝後人子承堂搆孫繼縹緗
祖功宗德百世其昌吉卜之從兆此幽宅億萬斯年

冀安貞魄

歲貢生廣則溫公慕庵誌銘

丙寅之冬邱子而康介溫氏之孤啟振啟掞爲其先人來請銘邱子曰溫君吾患難交也吾內子爲其母姨歲丙戌辟亂釣豐兵猝至吾內予指其子以屬溫君奔走山崖險嶮間累數日吾之子得有今日長子孫溫君之賜也吾其忍以生死負患難之交乎敢以墓銘屬子予念與溫君生同天啟乙丑交垂數十年又常與之飲酒知其爲人君諱先程字廣則別號士素其先浙之某縣人始祖謝來令吾邑遂家焉曾祖觀瀾歲貢生親沒廬墓三年有司旌表其門具載縣志祖其書父同亨俱邑諸生君爲人外寬而內介與人交久而彌篤性喜飲酒每飲必霑醉醉則隱几而臥或嫚罵人然爲人經師坐函丈中則累月滴酒不入於口適外飲酒爛熳如故常倣衣垢冠日處軒冕之側不爲恥少工制舉業善小楷受知於督學侯廣成先生其孝於親友於兄弟終身如一日方顓州新

爲諸生至入貢恒自守無干請字赴公門至大義所在則力持之不少屈也君生天啟乙丑年九月十八日未時當甲子春母夫人得重病君泣禱曰願損已壽以益母今君殁於丙寅二月十八日亥時而母夫人至九月亦卒則君之誠孝相感通於一死見之矣君娶蔡氏文學皇詔長女生子二人長啟振娶曾氏次啟掞娶曾氏孫男四人維明維類某出維長維君某出茲擇丁卯年某月日卜葬於某鄉某里某山向之原君病將革呼其子振掞曰吾門人彭長元素抗直可托而康先生古君子與吾同患難汝當謹事之勉就試試輒冠軍籃於庠聲名藉甚遊其門者多佳

蓋邱君與君亦乙丑齊年而君以母姨故嘗謙下之
銘曰
漆園吏言得全於天得全於酒君既全酒天全自有
墜車不傷死亦不朽銘諸貞珉垂以永久

六松堂文集卷十三終

答劉石潭

違教以來寄居蕭寺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樵蘇不爨負暄而已

與錢馭少

與兄別三年窮賤之況皆同不審比來度日差强人意江南風景如何春去秋來鳴鳥不止湛湛青楓又將零落人生百年無幾安能鬱鬱處此數年因於江湖卽衣食一節仰面乞哀幾非人類邪江蕭寺與吾

兄擁爐求酒不得時今念之正如痛定人思痛弟今春於西郊築一小莊督無弋龔耕鋤自活時倚六松下邀隣人酌酒聽松聲謖謖如坐空山中但恨馭少遠我也

與謝秋水

小价歸得接手教惓惓懇懇使人慚愧不能已數時以來所遇益多窘無論衣食苦其形骸卽話言出入間心志煩惑皆有日暮途窮之感飢寒愁於外胸臆營於內人生幾何堪此荼毒然思內省不疚卽所謂居易俟命也某得罪於天何敢怨乎某力餒才短如風中之葉水上之萍飄搖汎濫不能自捉所以見道而不能行如親近大君子而不能勇於爲善嘗竊自思以爲將見絕於子輿氏之凡民大抵人之才品各有分量聖門四科德行其一倘欲騁驁馬而追騏驥責跛鼈而登崑崙吾知其不及而至於蹶也必矣莊生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先生以聖賢日用之理最我某雖至愚何敢自寬然或得此而失彼或盡內而忘外或見異而遷或好名而動或遇不平而瞋目語難或感時憤鬱若有不得其生凡此皆某受病之至深

也夫不能忍於須臾則學力不堅學力不堅則持心不固豈某之才果有及有不及天固已限之歟先生得無以駑馬跛鼈而笑我也是所望於有道仁人而拯之耳十月中同舍弟畢姻貴鄉倘有兩月快聚得親承提誨幸矣但恐病中胷盲又非鑱石矯引之所能療先生其望我而走乎則某將奈何

與周計百

某絓名爰書伏承先生解網邊頭惡拔污泥而登青天使先大夫家聲賴以不墜感激之私所謂起死人而肉白骨蔑過之矣日者薄遊石城荷令公奉宣德教

子惠不息又仰承旁旨被某以殊禮初不過爲二到山澤之游不謂竟以釜庾累高密遂使毋饕可尸婦褌無歎一閭一徵皆戴高厚清夜捫心慚懼交并伏惟今世士大夫號稱下士能緩急人者類多次律於暘土揚埃於順風若落宕不得志之人雖有如昌黎所云生死呼號去水不過尺寸而充耳不聞過之弗顧者比比然也其上不過賜之口惠被之容接遂謂噓枯吹生足與三君八顧照耀千古安有如先生於某既保養其廉恥又顧復其身家爲說者所稱恒惠乎昔張壯武見人一善若恐失之太息千載下頌好士者必推茂先而晏大夫解驂以脫越石猶有知已無禮之嘆先生以當厄之施解傷心之怨名實兼至恩禮並隆固已高出乎平仲茂先數等夫壺飡之徵二士猶以死效中山某之銜戴何可譬喻耶郡歸後便適石城遂爾淹滯復聞駕入會城裁謝稽延死罪死罪秋闈司衡獲主歐陸固知湖嶺之鄉異寶當燦而桃李甄植家族子與焉則匪第國華實爲家瑞於某之私欣荷爲何如耶某還山抱痾痔蟲館後者已閱數月主人甚癐客寄終不肯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爲宵小所侮雀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者雷頤雖澹澤忽難懲縱疸不發背而瘡自綰腸耳遐陬窮谷執事躬山水之奇獨枉駟從恨某蹉跎道路不克追隨杖履探毛薦芹以爲巖穴光佳集難再悵惘何似仙舟長發雖得與送江皐而新漲水疾石尤無情杯酒清言遂越數十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即欲溯洄以從安可得哉分手登車黯然涕下矣石鼓分韻詩草草脫稿固知干年斧鑿從此一新不待野人之頌祝然得附名驥尾以垂永久其光寵當何如耶

蔡竹濤兄以豪宕之姿挾凌雲之筆欲渡滹沱上呂梁觀龍門禹鑿處足跡所至長安公卿爭爲揄揚合肥先生亦走函於貴屬交城道出貴治以先生爲海內君宗兼復有一日之雅特修晉謁案牘之暇與之曠覽風土登高作賦擊筑而歌烏洵足樂也某固知一孔之敝何足爲大鵬鼓翼但以先生緇衣好士之懷必不惜釜庾以惠子然耳如何如何

與門人龔邁種

門下以令資產於德門如藍田之生美玉然圭璋之器必賴磨礱故少年子弟不可自恃家世而廢學業也爲名公卿子孫欲立身揚名最易亦最難蓋因勢

為高憑藉本易而人之屬望責備倍於尋常稍有瑕
疵動成指摘門下不可不自勉也僕教誘無術坐縻
歲月今既得名師自爾進詣無量一日千里僕竊有
望焉

與侃兒

汝年漸長今冬欲娶婦百宜老成歷鍊撐持門戶以
紓我內顧之憂而其要在於立志作人努力讀書八
字作人讀書又在於取友取友又在於受善我一舉
一動朋友皆來規切於我此便是良友我即當與之
交我一舉一動朋友不但不規切於我且日誘我為

不善此便是匪友我即當遠之避之我十二歲時即
與汝外舅魏叔子先生為垂髫之交我時為貴介公
子左右之人就不趨蹌奉承而我稍有過舉汝外舅
即正色規切之或衆人廣坐中直言無諱我斂容而
退此固我受善之難亦汝外舅不以庸人待我也汝
當思人來攻我之短苟非十分關切孰肯觸人之怒
取人之忌以自蹈憎惡哉吾邑中少年謹勅者固多
而浮薄者亦不少兒但以我之所言繩人求友便自
得之易堂諸先生與我為異姓骨月文章學問無一
不可師資者兒但能時時過從日聞嘉言便有長益

何須更向他處覓良友乎至於讀書一節尤宜大加
發憤要思我不讀書更有何事可為況父兄不可長
恃鄉國不可長保萬一有意外之虞我能識得數字
大則顯親揚名為不朽事業小亦可供人筆墨覓衣
食以養妻子且兒為魏氏之婿彼一家兄弟親戚無
一不通經史實學者汝厠身其間所問非所對能不
愧恥今汝無衣食之憂又無外侮之人不趁此時庇
廕之下埋頭三年下帷攻苦更待何時我此番解債
之後倘有餘資上可供菽水下可充衣食我便欲將
家還汝不能復為兒女作牛馬也我年未過五十至

鬚鬢已白其半蓋我心已枯服勞不得正欲望汝兄
弟成人以終我天年耳猛省

與梁藥亭

吳門邂逅自春徂秋嘯傲山水之懷流連詩酒之樂
平生與會於斯為最所苦捉襟露肘各在窮途好景
難逢良辰易度為可嘆耳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
逝雖限於自然之數亦足恨其寥落也念先生解維
正當炎夏流金鑠石之日短篷局促何以為懷屈指
踰嶺之期將及仲秋之月丹荔過時黃橙正實知久
客初歸賽帷相對夜闌秉燭恍如夢中較大堤女兒

不知作幾許溫存矣家園之樂自屬天然苟屬有情何能遣此第送別後無日不圖歸里而長貧如故晨炊屢斷復爲瘡痏所苦臥榻兩月憔悴枯槁日與死鄰如此景況言之酸心況身履其境乎思先生燕居家園中奚啻天壤有客朱悔人從楚中來亦爲撫軍上賓坐此半載僅得三十白鏹弟爲設法薦之下方伯方得一理行裝又爲顧迂客挪移四十金乃能長發念先生客吳門何以計不出此悔人意氣超越綽有楚風詩亦自成一家言但微有宋氣不及藥亭遒逸有一唱三嘆之致一年之中得與楚粵兩君子唱

和頗不索寞何時再聚一堂飲酒賦詩致足樂也比來每飲必分韻投贈必屬和自秋至今各體不下數十首恨與藥亭相聚時了無贈答實悵悵耳弟年漸向衰過此一往何可攀援古人云良辰難再得良有以也弟明春即有長安之行欲乘此氣力尚健思圖貴鄉一幕以爲終焉之計先生公車當在冬杪彼時弟又南來倘得萍踪一聚珠荊道故斯不負吾兩人相視莫逆之意籌燈作美女行奉寄先生之心亦可自白於千秋萬世矣詞雖不工意尚可嘉幸和而教之

與陳元孝

乙卯奔喪返里得荷垂唁當兵火騷擾之候佔客甚稀故未奉答嗣是復出里門僑吳閶者十稔於茲雖估船上下往來不絕而依人餬口寓若置郵契闊之懷惟有心照先生高臥家園讀書懷古何減羲皇上人兼聞復擅計然之術家有餘財不致俯仰失所尤爲吾黨之所矜重我輩逐名者多而治生者寡程山易堂諸子較之北田諸君又十相倍蓰矣弟老而無成終年困頓思欲爲買山杜門之計如跛鼈之登崑崙何日乃遂明春將謀長安之行擇一善幕方可完

兒女婚嫁備機緣得偶再與諸君子爲文酒之會豈不大愉快事然而不敢必也弟年已向衰雖老驥千里終成虛願時偪上元河清可俟先生膂力方剛弗自頹唐爲祝雞牧豕之舉是弟所引領而望也

與周姪婿

記江干別時匆匆八九年矣每念骨月天末音問杳然爲之悵結舍姪女幼失壺教所藉姑夫刑于之化內外無或過舉然關切之心何時已已先兄族機雖歸舍姪輩家業蕭條聞尚未得襄事舍姪女同母之弟尚儼向隨不佞有年近以擇婿歸里未知成親與

否不佞刻下竭蹶謀歸將欲爲先兄畢此大事但恐綿力難勝一木難支大廈焦心如焚奈何不佞擬於今秋明春遣舍姪來候興居諸所未盡俟其口致不佞老矣不能遠涉長途共圖再聚身後之計不得不望賢姪堪推念一脈大爲引手耳言念及此不覺涕零昨從吳門走嘉興奉賀令兄年翁始知賢姪婿已棄佳兒宅相有人深爲加額又聞得陰州缺圭璋令質久重廟廊但首膺民社責望匪輕起瘡痍而躋衽席者端於今日是賴不佞拭目以觀厥成而已

與丁泰巖

日丙兩叩閽門俱未得一覲顏色徘徊瞻望悵結難名榮發在邇即日侍左右猶未得愜依戀之私況睽違至一月之久乎某流離頭尾七載於茲每念飢寒游臻幾塡溝壑而清波忽及涸鮒頻蘇雖蜩螗無知豈敢自托於天地之怪物然哀鳴呼號已常爲大人君子之舉手而投足今一旦去慈母之懷其生之死之哀之憐之誰復有過而問焉者此昌黎所以有窮餓水火之呼欲求可救之道於當時之宰相也某之飢寒困頓百倍於昌黎閣下民胞物與之懷又非當日時相所可比豈無可救之道以全其生者乎昔李

義山受知杜祁公作五言述德抒情詩四十韻某不自揣同朱悔人各次原韻一章固知某才不逮義山而閣下之虛懷愛士過祁公遠甚謹先錄正籤室中有舛謬祈直教之得備於他日采風者之後某竊與有榮施矣

復金會公

老年病頭奔走爲勞乃日苦應酬逐逐於車塵馬足間夜昏眼暗倦極思睡尊函辱賜半月奉答遲遲職是之故細閱燕臺近稿及懷蓼軒諸集先生博極羣書於理學經術各有原委辟如神禹治水山川原隰

字句聲調是刻畫無鹽而益增其醜矣弟生平於詩雖不敢謂自成一家然於古今源流亦稍有所窺丁敬禮謂曹臨淄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先生風雅道立獨步漢南故不覺其語之長所謂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得毋以弟爲狂否

與徐健菴

辛酉秋曾同敬世叔蔡九霞作一畫册及小椒附長公入都奉祝嵩齡未審得達典籤否疎賤之人不敢頻通左右然自長安來者無不以先生爲膺門儉府思欲暫屬來遊而一病蹉跎困於衣食黃金臺畔碣

石宮前徒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某流寓吳閶十餘年所故人殘鶴日夕笑人即令今日遍歸而顛毛已自種種況年一過往何可復追耶古人云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以某之作客更有何者之爲可樂也刻下決理歸裝於次月必發十年鄧尉湖山日在目前苟屬有情誰能遣此長民舍親去歲以伊弟被誣之故竟至身家不保原其所由責舍親以同室不救之義罪何敢辭若至如道路悠悠之口謂其殺弟以生詐端借屍以行搶奪不獨某可爲指天矢日凡屬光福之人皆可裁而問其有無也舍親生平結客亦

欲遊大人以成名負氣好高未免稍立崖岸而好事者遂從而排擠之以致公庭之下不問其事之曲直而反以結納爲罪案倘非當事解網之仁幾至投荒萬里衆喲飄山終成灰土良可哀也惟先生哀其情而諒其衷或於一二同鄉諸公稍爲排解舍親有生之日皆先生再造之年啣結自當無涯矣

與姜西溟

玉堂春曉銀管生花先生道德文章與時俱泰弟惟有翹瞻紫氣馳驟風雲而已去冬曾拜一椷附有先君傳誌托舍親某奉候不審何時乃達籤室弟十載

未歸舊業荒蕪稍一清理遂費時日但喜椒酒辛盤得與家人婦子挑燈守歲正少陵所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者非耶明史告竣在邇向懇先君一傳諒已脫稿便中幸一郵示寒祠近有修譜之役當載入名篇以光家乘去年入粵一月倏嘗家難倉卒返里遂未入瑞州謁見制臺昨蒙賜書趨晤復遊嶺南當爲先生極力揄揚雖人微言輕不足取重然緇衣之好人人皆同更當覓佳硯以報大德也擬歸棹當夏末秋初應從何處奉寄行臺數載經營空付一擲嗟此髮白齒豁之日尚不能息影休陰以樂餘年而

顧屈韋嚅嚅依人飢可恥孰甚先生其或笑之或憐之否僦寮薄舍親朋末與弟同社卓犖有聲乃偃蹇不遇僅麝歲薦入都廷試忻慕龍門敢爲介謁知莊惠相逢定成針芥不俟豐干之饒舌也得以先君列傳卽附其歸尙可載入譜內泥首五雲不勝懇禱袁令親入都過顧晉惠一札見寄札中述其平反大案俱當情理束脩旣省便可以爲親友贈此番相見定當爲先生資旅食也何如此時知已出都聚首羊城應不遠耳

與李元仲

六松堂尺牘卷十四　三

不通音問二十餘年竊聞先生松柏之質愈老愈勁深爲手額弟自離家以來終年衣食道路因人忽忽歲月曾如轉瞬今夏始一歸里每念知交數人落落如晨星漸次稀少身世之間慚感并至一時莫遣自顧髮白齒落衰老日甚惟懼夫吾輩之速朽無一人可爲後勁撐持者近得閱先生與和老書識力堅定精神强固把筆數百千言惘欷不倦可以徵先生老而益壯之一端弟年踰六十便已頹唐廢棄如秋落霜枯不能自振念天意所獨屬必有所獨至故有以用之必先有以貸之羅結年百一十歲始總理中外三十六曹事有羅結之用天必貸之以百數十年之壽弟固知天必有所貸於先生也甘子某素爲健齋先生冢子能讀父書卓然自立可謂後起之雋而家如懸磬簞瓢不飽意欲於貴鄉覓一館地可得脯二十束者以資日給先生視爲猶子當不惜引手以遞輒剛間饋筒中藏有近數十年死事諸臣傳略及四方隱逸著述最多懇令記室錄其全本見擲以吳越諸友頗欲採訪搜葺成全書傳之其人詩文可示人者卽欲歸入選本剞劂行世衰中郎與人索文集云勿令入醋甌手使二百年河山都盡諒先生不以醋

甌視弟必能慨發使三百年河山深有賴也歲晏飢驅當再入粵所謂老姑曳犁至死莫休始知先生經營設施小試於一鄉一家者眞遠不可及也相去三百里不得一造隆中抵掌快談聞所未聞眞生平一大缺陷事懷念之私徒付之神交睇盼而已

與丁鵬水

治某流離瑣尾十稔於茲自分計拙才疎無容更問當世仁風所播下訊遠人泰穆駿馬之恩田子老馬之惠何以當此顧南閩粵孔道山水奧區明公以化民成俗之心爲擘壞鼓腹之治豐功茂績露冕風猷

雙江之民恬衽席而登春臺者當不知凡幾矣忻快何可名言某寄跡吳下依人餬口偶以寸陰之暇得誦當時之先生長者言亦既被服明公之文章德業卓然超羣矣自閩山一出海內爭爲奇觀風雅一道今日稱盛而奏黃鐘大呂於頖宇哇聲之日舍此曷歸蓋尚唐音者取聲調作宋詩者喜酬暢而於古人意格相去倍蓰明公準古衡今翔身千仞如風之搏羊角鵬鸞舉舉水之發崑崙魚龍並逝眞洋洋乎其巨觀已拙選僅守尺寸而於尊集采錄甚多非敢尊軒冕而邀聲譽實古人所謂中心好之不啻口出者之救則信乎命之窮也豚兒倘得長而失學雖粗通

文墨而實有童心門戶之計實賴撐持今來省吳中在蒋半載直至歲暮方得言歸其苦可知凡有所爲某地者當令其晉謁面陳區區之私伏祈垂鑒一芹奉將不遑欲附寸心於口體拙句六首錄呈扇頭布鼓雷門自知發哂而中懷鬱結非此莫伸統惟叱收籤室無任贍依

寄居吳閶歷有年所思欲望見顏色親承咳唾已覺此生之不能遷不意道出雙江適遭家難一見握手恍如故知明公遂肯一力担當撫某入粵及各案蠶起奔馳歸櫬中間謀畫決斷如攖已懷某之得以無仰一室塊然獨處無王景玄之獨操而有環堵蕭然

翼而飛不脛而走者皆明公一舉之賜所謂二天覆
庇大廈帡幪子子孫孫惟有啣結而已獨嘆交道陵
夷今日尤甚常觀古人丹雞白馬之誓即貧賤素交
於乘車戴笠之際不能無彼此危情之慮明公既已
分符秉鉞坐擁八騶而某以一介賤士岸幘快談甚
至不避嫌疑厝危爲安此情此意眞堪千古較之晏
子脫驂之義又勝萬萬矣某自乙卯離家星霜十度
故鄉風木爾緒增悲而世情之荒涼人情之變幻眞
如夏雲奇峰不可捉摸是非倒置黑白混淆見利雖
骨肉視如仇讐好勝即丐者自比天帝數月以來閱

歷已徧愈覺家園之無可戀而播越他鄉之爲安也
近日做鄉之苦苦於有田有田而無租是無賦也有
司之催科追比里役如追逋寇有田之家至於典妻
鬻子而莫可誰何者是未受田之益而反受田之害
矣城中糧戶田出下三鄉者十居七八比年田兵遣
雖糧戶裁足不敢入鄉鄉之人安坐而收糧戶之租
過有他故則以糧戶之租攻糧戶故一控撫軍再控
撫軍皆糧戶歲收之租爲之也聞此案已送明公親
鞫所謂安危呼吸在此一舉然非置一二渠魁於大
辟恐燎原之勢不在遠而在近矣明公素以已飢已

溺爲己任知必有以維持此一方之民當不俟某喋
喋耳某年踰六十婚嫁未舉終年道路衰老日臻先
君有子六人今皆支庶繁衍獨某孫枝未卜繞膝無
成日者纂修譜系爲之愴然竊念祭掃有人門戶
可托擬明春必欲挈家遠徙吳門以爲終焉之計蓋
擇里而居聖人所重習俗是遷賈生所談某既自分
困約但得存幼安之意稍避管寧煩即溘然朝露使青
蠅白鴈相尋而至亦不失處士故態某荷明公下士
之意自抱曾儒之慚故敢覥縷以報知遇刻下更擬
粵行因千金山業爲人侵占稍一清理得解逋負便

趨道從汀潮入粵丁令前案已付流水昭士復傳尊
諭感藉殊深某日見其貪婪縱恣知必有今日區區
破餼欲願何能解組之日合邑懽呼如脫沸湯而登
衽席眞曠古所未有聞其尙欠本年庫銀八十餘兩
漕米二千餘石追補還項爲憂方長耳近傳藩篆仰
借署理戒行在即從此七十二州之瘡痍方有起色
明春言歸當特摳謁以抒筐虔也聞目疾平復甚加
喜慰然新愈之後尙須節勞調攝天寒霜重伏惟爲
道自愛寸心千里曷任瞻依

玉律初回陽和布暖老祖臺化行南國雨澤汜敷於

以振獨儆而起瘡痍實與造化同其煦嫗矣忻賀何可名言去冬曾具啟事附舍親李都司嗣弼代申謝悃不審何時得達典籤也家難糾纏羈身一載雖得藉霆威追回贓物而新逋宿債百務紛來兼以十載未歸舊產都廢千金山樹盡爲峒蠻盜伐占踞不得不就延少一清理負嵎之虎竟莫敢搜兒輩既懦弱無能某復拙嬾成性乃就兩邑親友中議減價出售旦晚始得收裝入粤窮愁之況卽此可知某年已向衰依人謀食誠恐命先犬馬門戶之計四顧無依往者家難之作兩豚以局外之人爲鎭弁先縶馬廐賜

天路地廬舍爲破荷非藉解網之仁幾不免有覆巢之厄念先祖父以詩禮教子孫不再傳而家聲遂墜彌年心結如灼如焚近今兩豚稍攻帖括努力進取不知其有成否耶山果林芥用供麈談伏祈莞納

與吳留村

江干拜別旅屋七周雖聲跡久疎而嚮往彌切某越在草莽不敢以寸牘白通頃做年伯湯惕菴先生遠函見寄述閣下訊及鄙人比於婁公春色竊慚瑣尾何以當之閣下勳伐在鼎鍾高義在山海海內之士莫不延跂願供掃除矧托一日之雅如某者哉某學

識迂疎一生坎壈既無特立之操又乏同氣之援醵凝依人傭身廡下上之不能立身砥行以取富貴下之又不能飽食煖衣以畜妻孥作客三十年而實有不克終日之慮遘者甘守窮約枯坐空山并日而炊易衣而出借貸之路已絕典粥之資復窮無王景玄之獨操而有環堵蕭然之色無北窗高臥之致而有不得不似隱者之風自念兩鬢已班一籌莫展棲遲異地困不得歸故山之猨鶴笑人邱壠之松楸在望人生當此何以爲情夫得失有命死生有數存乎天者固不可強若無故而蹈火與水夫蹈水火而不號

呼待救者鮮有不死者矣今某之情固如是閣下其置而弗問乎或亦憐而救之乎昌黎有云大江之濱有怪物焉其窮涸不能自致於水不得不借有力者而轉之清波之上某雖不敢自比於怪物然畏死求生乃人之情閣下或不以疎遠而忽之也某比年失館適負盈身見女環階嗷嗷待哺思欲遠赴嶺南而此呱呱者深爲可念特遣長豚尙侃代叩戟門倘得一縑半菽以爲完逋移家之計是所至願否則於江浙之間有素親信素好客之當事望不惜多方吹煦以揷羽翼然非三百金斷不能耳某年已六十日望

里門如在天上閣下位極人臣又當兩粵繁庶之地稍一舉手便可起死人而肉白骨某將引領呼號以冀閣下之憫其窮而救之也萬一以某爲不足數則生之死之其亦聽之於天而已麥麥之私侑以俚言

伏惟兌存不勝靦縷

海國春回鴻鈞再造固知書占大有得藉天時實由坐鎮兩藩咸資駿烈伊周方召之業再見於今當不蔡而可知也去春得覓一枝托蔭宸宇而倏遭家難星速言歸遂不及一詣戟門悉此筐皮願見之懷與日俱積前案藉庇獲結雖荷各上臺主持風化然登

高而呼業已筋疲力竭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某今日之謂也去歲揆訪一二故人於惠潮即趨道端州望臨而拜以抒契闊祇以十載未歸舊業蕩盡稍一清理遂淹歲時刻下方圖入粵又以文衡抵贛兩豚就試不得不望其成立以振家聲老牯誠猶得毋貽笑於長者乎倣照近因淮鹽之累閉市半月當事充耳無聞不思維挽昨聞閣下有復廣鹽之疏倣邑日望蘇困如出湯火蓋倣邑與粵東止隔一嶺朝發夕至而淮鹽則有風波之惡灘石之險商人不得不高其價夫舍近而求遠舍易而就難雖至愚者必不爲也且附近小民多以小民食米易鹽絡驛於道今悉例爲私鹽置之於法此輩豈能待死不救勢不淪爲盜賊不止所以倣鄉報強報竊而無休日者職此之故今改食廣鹽則小民得以資生而私販亦可稍杜廣鹽徂重而價輕價輕則民不樂乎私販徂重則糧戶必獲有贏餘況官有考成則歲時交際不致過索於商商既無大費則鹽價亦必大減於昔是一舉而數事可得已集倣郡紳士從長酌議當有條陳具呈憲案嗣郵邸中或附某申請可也偶因令親之便敬布私忱伏惟垂鑒不盡主臣

嶺海炎蒸如坐釜甑乃蒙召見再三賜臨隆重雖曲念故人有加無已得毋使當之者有愧乎感謝何可言坐羊城廿餘日因撫軍一呈苦不得當昨曾托左右相通復有重費某赤手空拳進退維谷寄食長壽行李蕭然意欲懇老先生數行於鹽道設法俾某得且晚解維實所深幸可否惟裁示之啟者寧都商人聞已從梅嶺抵肇或由潮至汀或從南雄入贛均望示早奪但汀鹽必須從源頭料理如三河埧一路船戶盜鹽盈千累萬非設法禁止漏巵從何而塞且鹽既出汀州則汀宜立一總埠以便各處興販若止屯

寧都則瑞石諸縣決不肯舍近而求遠也愚謂寧都須三處設立子埠如固村之埠可通下鄉東山坝通建昌黃陂通撫州各有水路三處食鹽何止銷去千萬勉所當就近地擇有身家者聽其搬運價廉而俎重其趨之也如歸矣更舟由雩都經過此處必應改行潮鹽若强之食南雄之鹽商人亦未必大利且恐有壓買私販之事不可不籌之於早也某俟撫軍一呈稍有着落即買舟望潮而上老先生或不以某爲不肖望於七月內寄一確劄到潮以便遄歸如過此期某於九月必往江南就浙幕矣俯乞早賜批示不之不如因勢利導令其爲我挑鹽每担照民間脚價

二錢則每勉亦僅三釐可抵寧都於汀州設一管駁商人發票至界上鹽牙驗明放行其票俱縣商于各縣請印如今納錢糧串票式一存管駁一發挑夫至界上鹽牙填明某日過界驗訖挑夫到縣即將此票繳付本商存案如觀音嶺則通瑞金會昌雩都黃竹嶺則通寧都石城兩界俱有牙行須令贛府或各縣大張告示曉諭則私販不禁而自禁矣今議從汀州挑至石城以小舟駁至瑞金下船每勉亦須水脚三錢所費亦均而曠日持久且有灘石之險隔手竊取之處不如以私販之夫挑官商之鹽彼此均有益也

致兩相躭悞拜德實非淺鮮耳所許葉仲秀子埠不論於雩都會昌隨發一縣主理至於石城斷不敢奉命絲毫皆出台賜諒不食言并求一諭本商勿令參差致負大德前此肅布不盡觀緩臨發時會拜一椷敬陳倣鄉未銷淮鹽甚悉附李賞功呈覽勢竢之言得備采擇否某於六月廿六日抵潮適有舍親從寧都來云淮鹽自二月至今僅銷五百包所存之鹽淮商欲交盤下手發賣每包坐價一錢六分審是則每勉已贏二分五釐之數矣又聞各

否則水陸並行擇費省而利多者以爲長遠之計所
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但閩贛關額編有稅則此
處越關通鹽恐滋多口是在老先生熟籌妥確乃保
善全也昨晤林守云潮商屢乞照護往贛未奉鈞諭
不敢擅發某亦以汪商未到恐彼處鹽價或有低昂
難於轉易至於運鹽過寧或竟在潮州鹽廠發買或
即在汀州盤兌愚謂宜令潮商在汀照鹽廠價值另
加水脚兌發寧都商人更便均望計畫妥當確示可
否某俟某商抵潮即同返里中間機宜不能懸斷必
須迅發一函致倣鄉管父母公同酌議庶不致本商

掣肘耳更啟事中有不便於各商者祈緘置笥中勿
露左右某負性硜硜既荷重托自當不避嫌怨惟老
先生諒其無私使某得盡區區稍展心力亦小試報
效之一端也某候過八月汪商不至即由汀歸寧矣
祈即立賜報章畀入潮府郵同發舖飛遞以便遵行
潮州三奉啟事想呈鈒室某於八月從潮返棹次汀
州晤雲商人乃知鄉城小販以利歸總商借倣鄉販
米換鹽名色煽動紳衿百計阻撓鹽船囤積河下賤
價發售今倣鄉私鹽竟賣至每觔十二文而汪商坐
歸淮鹽雖價稍減於昔仍屬不行且營內緝私紛紛

家安能食淡即一縣亦可銷至萬萬觔矣倘愚言可
採萬惟發示本商早爲料理更瑞金一埠既蒙發鹽
本五百石將來運至瑞金水脚或某自辦或仍在餉
內扣算今據汪商則云本利盡歸公帑不過代爲經
營計沈汪兩商則云每觔以一分二三釐完餉餘在
本商銷算則瑞金一埠似應何途之從均望批示瑞
金密邇汀州朝發夕至所獲蠅頭似覺有限俟與各
商妥議奉復目下廣鹽俱未到埠十一月間不知得
開張否諸嗣另函再報
九月內曾奉一槭道近事甚悉不審何時乃抵端溪

汪商從汀州歸其中鹽務大費口舌有司既不應手土宄大肆披猖私販鹽行官商斂跡殊可歎也今各縣鄉村日過私販鹽以千百計皆大書官鹽二字不知司潮鹽者其意何居同爲一家之鹽而汀自爲汀贛自爲贛又不獨秦越人之視肥瘠而已也人之趨利如水之走下官鹽雖不得通而私販源源絡繹於道潮商安享其利贛商坐受其害雖欲踰歷奉公其可得乎前過汀時雲商曾出閱商手札云欲以潮鹽捆載如南雄式侵入寧都四縣審是則我特授土宄以私販之名將見人人皆可執而詐我矣急宜將潮

鹽過贛設法題明或一咨部第云粵東之鹽由梅嶺入贛者止可達贛縣零都興國信豐數處其寧都石城兩縣灘石既險私販盛行必須由汀州入境乃可無虞蓋汀州亦食粵鹽偏近四縣私販之人朝發夕至官鹽壅積實不能銷商人額請殆無虛日如此題明則彼此可以通行汀州各販既不得借題阻撓即敝鄉之當事亦無由從中牽制此萬全之上策也否則令商人具控私販督撫直指小販首惡之名嚴批府鎮協力拘拿小鬼伎倆原屬有限況重以老先生之威稜爲八閩素所瞻仰詎敢抗顏逆行以自滅其

身家乎總之敝鄉食汀鹽數百餘年不但不知有淮鹽并不知有廣鹽國家立法之善原期於順人情而已所以敝鄉之民聞改食汀鹽之信舉手加額某前於遂次遇挑米往汀之人詰問私販利息多寡所趨不過一二錢而止自願挑運官鹽以避其困且紓道與坦途孰易夜行與晝行孰便既無緝獲之虞又有腳價之利小民何爲而不出此也則私販既杜寧都一邑便可銷鹽萬萬斛矣倘必以吝部具呈爲多事擅虛名寧掣回各埠以歸湖商不另添水脚以滋多

贅是某之惓惓懇懇爲老先生全始全終之慮當不待再計而決矣瑞金一埠葉仲秀病困久餅今因鹽事未定尚未獲有其人但聞既需買鹽又需完課則成利無幾且偪近汀州私販出沒恐不能少爲養廉之計俟大局一安再行躊躇以報高誼也大富私鹽一案府詳發縣業已歸結其詳悉注商口致所陳諸務多不便於各商者百爲祕之前在瑞州極陳淮鹽之不可輕受不意舄垣於耳竊傳於淮商會鼎臣聞竟直致贛府責備切至望將來札一概留中庶得以少展犬馬之私報稱萬一伏惟鑒其誠而原其心可

也本欲親詣端州緣十年未歸丞嘗久闕冬至已近不敢不肅將祀典以盡爲人子孫者一日之誠仁人錫類知有同心臨穎曷任惶恐

日者盥讀尊選皆得唐人用意所在蓋絶句以含渾秀逸爲上如空山發響流水成文自有不期然而然之致此在盛唐亦不多得至中晚則過於尖刻惟王建宮詞當爲絶調其中有不合於尊選者稍爲逸去一二非敢妄有去取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閣下之功德固已名於伊管矣而猶不肯以名山之藏見讓於窮簷韋布之士方之古人殆爲近之原稿七

冊呈上中間或有異同并祈教我

兩渡端江獲荷寵遇雖度遼之於王節信鄭公之於杜少陵不是過也老先生虛懷下士不忘故舊嘉惠重疊慰諭再三臨別之時猶勤勤以旅人爲念恩賚所被感極涕零念某無毫髮之才又無涓埃之効致累清藁重損多金清夜思之能不愧死廿五日從和平進發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塊然獨處悵企如何某老矣歷年負逋未完兒女婚嫁未畢輾轉道路息影無期初荷高誼昇以瑞金一埠計以歲入之資可供饘粥不意又成虛願自慚薄祜命也何尤敢者大富

人命一案向於九月啟事中略陳一二調停消弭頗蒙愚衷當日與汪商酌議小費某值潮陽初歸遂解三十金屬其追回撫詞因所費有限不敢頻挂齒頰今某蓑空如洗所贈二百金止可抵還舍親前項而已往來盤費拮据維艱前在韶埠那移汪兆璐埠銀二十兩又聞汪必遠傳長脉復借十兩以爲安家之用某遠行在即安能更爲措還不得已欲放光遠顏甲求向西埠開銷在老先生不過爲太倉之一粟而在某得解目下之倒懸是所謂出泥塗而轉清波起死人而肉白骨者當無踰於此矣汪商現在端州望召

見一問底裏知某不敢以謾言奉欺左右也林芥二瓶即做鄉易堂中林確齋所製今雖作古人而其後嗣尚能世其業倘或可用當屬其再覓佳者年年賚供清玩臨發不勝皇恐

與林武林

十年寤寐無刻不馳左右祇以道路既遠鱗羽無期而某以流離瑣尾之身朝吳暮越遂不得一申訊候歉耿之懷與日俱積先生德業愈隆聲名愈赫鹿溪鳳水之區已足徵露冕風猷矣但聞瓜期已過榮擢之報倘自杳然豈畏壘之民係戀而不可解抑三年

報最人事之未修耶弟比年來奔走衣食家如傳舍甲子秋間曾一至長安同友人袁公老游宦羊城甫及一月忽聞故鄉家難踉蹌而回時值使者在長壽欲奉啟專道此契闊而心緒轇轕紛如亂絲先生得毋以弟過服左行否敝鄉改食粵鹽瘡瘍頓起因銷引不均特至端州晉謁制臺面陳底裡業蒙俞允今俟撫軍批呈一發便當從羅浮溯流而上天末故人得一瞻望顏色如出隔世事若夫檢庫藏以乞謝公捐金帛以資寒士此在有力者一指顧間當不待水濱怪物搖尾而乞憐也如何如何

弟於廿六晚登舟次日長發一路藉庇雖道路崎嶇灘石崚嶒而行李安穩布颿無恙輕舟反溯弔影徘徊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者日以遠親者日以疎沐浴隆情浸淫肌骨竊思弟以駑鈍之才荷先生不棄收之誼末侯生夷門毛公逆旅何以過之向者觴酌流行哀箏順耳清風夜起悲笳獨鳴眞不知此身之在他鄉也所恨才非班馬不能斗酒百篇以紀盛事耳自抵里門公私輳輳輒無劉穆之之才而有不得不五官並用之勢回首作客韓江時如在天上刻下遣舍姪往蘇筆墨填委拜惠多金撒手而盡令欲整頓鹽埠方將另起爐竈多方幹旋以仰承制臺青澤前次汀州諸小販以利歸總埠借做鄉以米換鹽名色煽動紳衿百計阻撓潮商留弟調理屬有他務遄歸今圖再過尙不能行卽此可以知近況已廬舍親眞鄉博通天官歷數之書公卿大夫爭爲倒屣舊與馬鎭臺交好遠來相依做鄉李公祖特書屬其晉謁望爲推愛假以霽顏使得畢其所學藉是播名海邦又不獨受九州之被而已也

羊城得接紫芝喜逾望外但復以行李相累重滋不安耳感謝何可名言江寧朱恒菴年翁馳名膠庠歷有年所近操岐黃之術來依制臺大麗令兄朱一老遨遊於嶺南當道皆爭爲倒屣茲欲南歸特持一老諸書趨道潮陽以先生爲膺門俞府欲弟一言爲介知同鄉氣誼自成水乳當不煩豐干之饒舌也

與陳閣公

浪跡潮陽雖得時奉教言然終未傾筐倒庋以罄積褒先生博綜邱索於上下古今成敗利鈍洞若觀火今介期頤之壽正衞武進德之時他日得備顧問以承天眷某唯有親執鞭弭以供驅策而已某因做鄉鹽務爲制臺撤回於春初至端州羈身三月囊橐蕭

然雖制臺憫故人得完堵中費用而所入不足以償所出荒時失事不可名言古人云數奇之人不可與共功名頁然某抵家即發吳門之棹倘機緣不偶倘須作長安之遊老年奔馳猶欲向人覓顏色眞可令人愧恥令孫良老今歲公車或道出吳門當向閶門內萬慶橋牙箸店問某何可一圖快晤也并致不宣

答王山長

一入海陽即欲發剡溪之棹以抒十年寤寐之懷而諸冗轇轕應酬不給兼以蕭條旅橐舉動維艱不得不坐此以累故人咫尺鳳山遂不能竟詣琴堂傾筐十

倒庋古人千里命駕之意謂何先生名著海內已數十年意謂必膺金馬玉堂之選而沈淪下邑垂翅荒陬雖長官之酒齋夫之鄉得因此而顯然豈先生夙昔所期之志哉丈夫生七尺軀要爲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今先生既道自居海國蒼黔有更生之望此亦小試其道少爲造化補缺陷也先兄丁巳捐館通州舍親魏叔子亦於辛酉卒於儀眞旅櫬未歸墓木已拱念骨月凋殘故交零落讀角弓伐木之詩未嘗不潸然涕下也手書猶勤勤下問益深人琴之痛矣澄志曾於武老署中略披著述嗣容篝燈細讀卒業

或竟一首未登非遺忘也實無從索其遺稿耳世之湮滅不傳者不知凡幾而僥倖於傳者亦不知凡幾今瓦唐詩觀之其所傳者盡皆科目中人李杜雖未登制科亦必見知明皇然唐書藝文所載何止千百十人而其在耳目間者亦不過二三而止傳世蓋若斯之難也先生固南宮才雋方在弱冠即膺鄉薦一時名滿天下知名之士無不知湘潭之有王山長者其傳於後世無疑若弟少時兩戰棘闈遂遭鼎革之變不度時勢濫竽一官嶺州之役受知於清江楊相國自分食人之祿死人之事丙戌丁亥之間幾不覺

有殺身之禍出亡在外累及數年始究心於性理左
史諸書篝燈夜讀亦欲思作天地間奇男子而衣食
亂心寄人廡下至今頭白種種欲求一息之暇而不
可得近以故人之誼放棹端州雖獲有養廉之資而
杯水終難救燎原之勢碌碌一生良可嘆也既又反
而思曰古今如弟者九牛一毛耳而顧亦欲與屈賈
左馬同事爭千古乎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
當前一杯酒古人豈欺我哉先生以爲何如

潮陽邂逅喜洽平生先生德邵望隆瓜期已及將來
爲霖爲雨澤被九州奚啻潮陽一隅忻逢化日而已
哉弟托在鄰封飫聞德政雖得一覩芝宇而匆匆行
李遂不及披襟悵以遂闊懷貽我瑤篇兼拜嘉惠懽
情雅意迸集一時感荷非可言喻佳詩清新俊逸不
減庾鮑風流諷讀再三足以永日俟至吳門當續入
拙選以光卷帙敢者潘函覩年翁文章氣誼爲敝鄉
後起之儁向偶遊嶺南與葉某爲莫逆交去歲附有
尺函於弟奉達左右弟又曾面悉函老之爲人今特
過貴治祈推屋烏一爲照拂仲叔猪肝子然釜庾知
先生道義必不肯讓古人獨爲君子也荒械附候不
盡覼縷

與馬乾菴

潮海得上戟門恭承色笑林宗槐板之榮度遼逢掖
之咏不足以喻其高致也老先生以五等封爵之尊
何求而不得乃眷眷於廛棄之儒解索分金賦詩贈
別先日既枉車騎臨期復遣賜茶繻絺隆情浸入骨
髓次早解維長發回首城闕已在峰巒曲折中感極
涕零古人豈欺我哉沿途藉庇布颿無恙於九月十
四日得抵里門百務叢脞日不暇給制臺鹽埠雖商
人已至而鹽未到埠汀州小販煽動紳衿百計阻撓
敝鄉亦復有他虞某近力爲調停尚無頭緒制臺誕

期恐不能入粵趨賀奈何前承屬延博學之士意中
有一二人俱各他出頃已作札招致不知何時乃歸
老先生虛心下士千里之馬日當三至所謂珠玉無
踵而自走者以人好之也某當謹勒心版緩爲延訪
以報殊恩於萬一耳

春初卽欲修械馳賀嵩齡緣有端州之役遣發維艱
老先生照耀海疆坐銷鋒鏑經文緯武之業自膺純
嘏以承天庥某趨道程鄉返里欲願抵潮陽一瞻顏
色而鷰族之人不堪再煩從者以蹈光遠之誚高山
在望惟有神馳敝鄉鹽務爲制臺撤回瑞金二埠豈

能獨留牛蔵經營徒付流水以是知薄福人之難於
消受也刻下旅裝告匱囊橐蕭然勉爾東歸即當發
吳門之棹從此天南地北鱗羽差池不獨明月兩鄉
難以時奉色笑即往來音問恐亦不能少遂鄙私耳
某寄情邱壑忘世已深祇因逋負未完婚嫁未畢不
能不倚諸侯食肉然非某之初志也茲往西冷暫依
故人劉映老倘機緣不偶當復作長安之遊前途漆
漆不審秘駕何似向以意中有一二人可供典籤者
皆未得歸侯至吳門廣圖以報台命但恐資裝難進
徒使人發望洋之嘆便中再求明示盧舍親久羈潮
陽托在宇下想不大至索寞然亦宜屬其早旋何如
一扇奉寄令坦但旅次倉猝不暇作詩奉贈令弟暨
諸孫諸年翁均祈叱致未另

與劉映蔡

繁昌一別十易星霜雖道路其云遥實瞻依之嘗在
每懷高誼感與愧俱數年前曾閱邸抄知膺江左節
鉞爲之舉手加額及聞裁缺之報意以大駕必入都
改補冀或假道吳門得一伸契闊之私初不知其留
滯嶺南也嗣得豚兒家報乃知於佛山瞻拜床下寵
遇非常解橐分金情逾骨肉先生之篤念友生加惠
猶予感何可言今五月內次瑞州聞兩浙糧儲之命
從此化行南國露冕風歙葛屨履霜之詩無復與嘆
於東人亦即欲疾趨恭賀滁敝鄉新改粤鹽吳制臺
屬爲料理不能分身瞻望南北兩峰惟有神悚弟十
年來流離顛沛之狀不可殫述典鬻既盡稱貸又窮
不得已走京師圖覓一幕以爲衣食之地適有友人
掣選嶺南因知交秉符南粤者甚多而尤冀於先生
得伸積縷故一至佛山便遣相訊不意台旌已攜家
庾嶺矣坐未浹旬倏有意外之事家書一日三至趣
弟還里遂懇辭主人而歸邱園風景燕巢已空廬舍

荒涼不堪觸目先生豈謂弟有故鄉之樂耶人生無
百年前此者既坎坷於一遇今當髮白齒豁而猶奔
走道路向人覓顏色以求衣食始念張子臺不知天
地間何者美好之言眞藥石我矣弟離吳門三載小
兒女浮家於此饑寒生死俱不可卜近因潮州林武
林使君憫念故人窮困資助經營今賈其半遣舍姪
尙儼至吳安頓弟侯鹽埠一定即飛馳西冷少伸悃
悫知先生素敦古義必能如嚴武房琯之於杜甫略
其形骸大加恩惠弟藉是結廬枕江嘗酒嘯咏以待
此餘年豈不幸哉故園首邱非所望也舍姪儼即長

先兄庭聞之第三子雖讀書未就而樸誠可托特令其到吳營置數椽倘典償不敷望爲設法濟之其或以抵仕未久拮据孔疚亦不政强也恃先生以友朋爲性命故敢頌瀆伏惟原諒一杯引意亦欲附姓字於齒牙間外拙詩三章錄求請政區區贈戀之私於此可見唯笑存之

與邱貽徃

前小介人傳賢姪來借鋪設諸物此在世俗人所不能免但今日行徑須存一不得已之心要思翁尊少年而秉諸生與臨終遺命則今日進學恐亦非九泉人所快且自入學以玉作相豈止地下與百尺樓哉我自便以爲盈滿前途器量使人已窺見一斑司馬公入相家人尚呼之爲秀才是温公原無一宰相在其胸中故家人亦自不覺耳況尊家貧苦前閭尊堂之言聽者悚惕今終日延賓日費酒食何不留以供母而爲此不經之用竊爲賢姪不取也

與王洞來

長安拜別而後不獨屢更寒暑抑且幾歷滄桑世路風波人情魑魅十餘年來備嘗殆盡昨得一挹光霽且思傾筐倒庋以快生平而二豎爲虐氣力莫支猶

倪六歲時先君郎出遠遊至乙卯先太母謝世時兵戈擾攘先君冒艱險匍匐奔喪不半載又他適治庚申倪同長兄趨侍吳門歷三年然朔吳暮越終不得長依膝下歲乙丑先君還里復往來東粵視家如傳舍命倪執贄進邑楊先生門攻帖括僻處深山裏足不履城市冀倪之造就有成而荏苒歲月殊負先君之志不幸旋遭大故先君捐館于京師倪兄弟遠隔萬里終天之痛無有已時迫旅櫬歸日于散帙中得遺稿數册檢閱之下瞬目心傷念先君一生心力具在文史嘗蒐緝當代名人所爲詩選成過日一集價

重鶏林數十年傳播海內其表徵闡幽藉先君以稱于時者不少而身之遺稿殘篇無能剞劂後日縱有歐陽子其人者亦何從識之倣箠敗紙中取而一表彰之乎嗚呼是可慨已先君所著集名不一有吟中草遊草西崦草堂集壬癸集甲子詩三度嶺南詩皆紀地編年不無多寡未免錯雜今分其類而編次之釐爲十四卷總名六松堂詩文集以先君昔日歸耕于此自撰有詩文叙故也攷唐之李杜宋之蘇陸詩體格最多總欲志其忠孝節義之概與其平生之所閱歷瑕瑜並見亦不厭其多耳六松堂所錄僅十之

右曾青藜六松堂集十四卷用寗都曾氏家藏
原稿本付刋青藜與兄庭閭在明季頗以文章
自負曩從王氏感舊集陳氏匯衍集中讀其詩
數首僅窺厓略欲求全集讀之不可得據匯衍
小傳青藜著有金石堂集若干卷問之江南各
藏書家亦罕有知者去歲友人熊君譯元從贛
州歸示以此本乃不名金石而題以六松蒿金
石集係青藜自編附所選過日集後此集乃青
藜沒後其子倪編定而名之也以校王陳二家
所選頗有異同而王選田家雜事一首又此集

所無知其散佚者何多甲申之變青藜嘗從楊
文正起兵保贛文正既殉乃橐筆四方碌碌依
人者幾二十載觀其與周計百丁泰嚴吳留村
丁雁水王山長劉映藜諸箋晚節頗屈亦可悲
矣予初欲削去集中書牘二十餘首用存易堂
家法歲莫返里宛平劉劍伯來局襄校匆匆檢
付手民遂忘其事越歲再檢視之則書已告成
矣把玩再三蓋不能無憾云丙辰八月新昌胡
思敬跋

塔影園集

東方學會印

1

吳郡顧苓云美

文公子傳

文公子名乘字應符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謚文肅公之仲子也幼倜儻能文章年十六補諸生崇禎甲申賊入京師皇帝殉社稷羣臣有降賊者宏光皇帝即位南都議討賊命刑部仿唐六等定罪治之國家新立議用輕典有武進諸生董元哲奮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身既臣賊雖脅從者殺無赦草議數千言具有原委君子韙之明年五月南京陷士民俱薙髮君獨不可不食數日而病病百餘日而卒卒之日賦詩云首陽十古風猶在欲往從之但有心國家養士三百年運阨陽九草莽學校中尤多風義之士云當是時四郊多壘逆鄰內訌議用輕典而賊臣陳名夏猶北走請入寇以為一身計左都御史劉宗周疏論總兵官劉澤清高傑以軍法罪可斬澤清抗疏請誅宗周欲興晉陽之甲君之議必不可行矣必不可行則必不可無此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議在草莽學校中亦猶七十子之義也君字濬之更字質明年十六補諸生以孝友聞事父母及王父起居湯藥惟謹工時藝試輒冠其曹郡邑之士問業者戶外牖恒滿京師初陷即避地南村草茨圭竇種蓼剪韭時拊膺三歎泣數行下南都繼陷則日夜號哭終以身殉年二十有八嗚呼君真不誣其志矣彼從賊之臣地下見君能無愧

處士張綏子傳

萬曆天啟崇禎間張孝節先生以道德文章伏一世與其同年周忠介公朱孝介先生門人姚文毅公文毅公之舅氏文肅公持身束物內外軒軒激濁揚清天下大夫士

謂之吳門五君子孝節先生遘最長最後沒沒時崇禎十四年後三年京師亂明年南都不守五君子之子各棄前資絶進取閉門不仕其一曰紱子張君孝節先生之仲子也君胚胎前光目濡耳染不離風節名教之內弱冠補諸生時中丞御史監司郡邑多造請孝節先生先生高卧遣君往謝中丞御史監司郡邑皆斂容禮之代先生條對兵荒利病官民得失因革便不便暢曉中竅的聲名藉甚先生既沒免喪方卒業辟雍而天下亂君以强仕之年側身懷古婆娑嬉遊不復與人事者二十八年而卒先是先生得元處士涤水園而葺之引流種竹中搆假我堂君復營其東偏堂室精好未幾而世變息交鬻宅自養栖於先祠而文肅文毅之家午橋綠野綽楔烏頭之下亦不名一椽園破家亡固其所也君婦夫顧咸建知錢塘縣杭州失守從容引去略地者跡捕錢塘不得移略蘇州者株連逮君君不告所在責君曰肺腑至親而不知所在人情乎君曰肺腑至親而以所在告亦非人情終不言而錢塘出乃免錢塘之被殺也杭州之人哭之如私親後二年君長子婦翁楊廷樞亦以義死人以此稱孝節先生之風義不獨及其子也君諱奕字綏子子四人皆讀書先生諱世偉字異度中萬厯壬子科舉人特贈翰林院侍詔其友誄之私謚孝節先生

靈巖退翁和尚別傳

翁名宏儲字繼起南通州人姓李氏娶妻生子妻子死舍俗出家崇禎乙亥得法於三峯藏禪師年三十一遂住名山登法席辛巳入天台久之卓錫於蘇州靈巖之崇報院院久廢經營整飭殿閣莊嚴書屋山曰天上靈巖又曰大光明幢藏時世界種名其堂曰大鑑曰明月其庵曰明白像設獨在殿上更定施食科儀三月十九日必率徒衆為烈皇帝及諸死國大夫士脩齋誦經淚出如雨歲首為其祝帥亦如之與人言必依忠信好問禮法惡人之不忠不孝不遵典禮者詩文得唐宋大家風氣書問學晉人千最愛其冬雪詩只為六朝遺老懼隔江堆沒舊時山之句一時幢施雲集飯鉢蕭然遺民處士或倚為藏嚴資前大學士熊開元戶部尚書張有譽處士趙庚皆為得法弟子春坊韓羅受鉗錘久既死乃著落庚子秋住虎邱馬國博端言欲為虎邱修舉廢墜必資大貴人力翁言大貴人皆石火電光其言大率如此虎邱遲院日瞻禮者數萬人前兵部主事毘陵某私龍不及明日投書抵觸構釁未已忽得噩夢夜半來叩寺門禮足求懺悔請法名而去辛丑春子靈巖大悲閣上修懺將畢縞素大集有後至爭席者怙勢懷憤將侵擾道場是夕有光起閣上冉冉入雲照耀下方其人愕然愧悔出錢飯僧翁具天人相面如滿月所至圍繞作禮常住南徼往來數千里沿途瞻仰晝夜不絶楚人歲勤動餘一斛二斛米肩負出山輸妻常住得一見預禮語余翁在南徼當路以金錢供養者多不納窮鄉叱夫終歡喜讚歎真不可思議翁乃遠歸靈巖不復去士子正月名王女自廣西遣人迎翁及秋人船敦促翁遂示疾人船既去病良已即不食八月二十日屆指數日至七而止二十七日午後索水浴浴已更衣端坐而逝

系曰翁知余不學佛每相見輒多調謔今年正月過靈巖語予曰吾兩人孰先死居士先死我為居士說法設我先死居士為我作碑記相視一笑不意蒲柳未枯松柏先落

憶初見翁手如意屬予篆崇禎甲申字于上八月養疾
方丈又屬予撰銘其龕白吳僧靈巖退翁故為作靈巖退
翁別傳

太醫院吏目沈君傳

沈君諱峴字朗仲美髯秀碩自幼不肯治舉子業喜神農
氏之學黃帝扁鵲之書受業于徐恂庵李士材切脉處方
為人治病決生死多驗崇禎十一年授太醫院吏目不赴
居數年而天下方亂兵馬蘇州無貴賤主客文武悉就君
及錢塘人劉默生所治病各有驗精良兩人齊名日錄所
治病何縣里人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何如作療病類案
後默生將治病太倉鬼哨于病者之榻曰劉生來吾事不
濟矣其一曰不如先投劉生明日默生入室將診暴病卒
于是獨有君診病知人生死決嫉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

著病機合論若干卷付其門壻陸其清藏于家庚戌十一
月受戚于靈巖儲和尚作出世因明年正月逆卒年六十
有九君寓字賦詩畫山水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宅長
君始祖孟新其弟孟淵生當國家隆盛之時為吳中風雅
之祖孟淵子貞吉恒吉子周世所稱石田先生代有
清標隱德而孟新之孫鏡中成化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主事曾孫柱臣以明經司訓滁州實生公二百年來幽閨
婦女草野小人皆知石田先生而學士大夫不能舉禮部
主事名君幼謝進取而名綴衛院身齊遷民名士風流在
此不在彼也

蔡子強傳

蔡子名上珍更名徵字子強巡撫山西都御史死難諱懋
德蔡公第三子也介明生四子三子俱殤于子

強愛護有加督課勤雖年少已自成人能文及詩嶄然見
頭角人謂蔡氏有子矣年二十既婚得瘵疾使醫治之不
效醫知其不可為不以告益進藥病益亟乃死冷明哭之
慟曰吾子益進藥而藥殺也嗚呼自古及今進藥而病益
亟以至於死者未必皆以藥敗知病之不可為而進藥藥
進而病益亟以至于死即曰進藥而藥殺者亦猶春秋之
例也春秋傳晉景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攻之不可達
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
之六月晉侯卒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
疾如蠱非鬼非食不可為也趙孟曰良醫也後十年晉侯
卒於平為人治病者觀此可以戒矣藥以治病藥不得至
也於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東湖遺老錢公別傳

公諱謙益字受之中萬歷三十八年庚戌科進士第三人
先是萬歷二十一年奉並封三王之命顧涇陽先生為吏
部主事疏爭甚切又移內閣書尋被謫已而召還復削籍
歸講學于東林書院天下士大夫之進德脩業敦尚風節
及為國本拜杖謫戍革職降調者皆歸之故時稱東宮為
大東東林為小東我國家門戶之分始于此貞皇帝即位
盡召還諸君子公以遺憂還家十年未出出補翰林院編
修管理誥勅撰文天啟元年典浙江鄉試既報命尋以病

乞假四年卅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編修充經筵日講官歷詹事府少詹事兼掌事篆修神宗皇帝實錄當閣人用事凡當日之爭國本宛艇擊議紅丸請移宮者盡目為東林黨人各以他事考死禁錮追家財奪誥命公既與諸君子游於楊忠烈公誼尤篤得除名烈皇帝即位公與文文肅公姚文毅公同日賜環除詹事府詹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上銳意求治注意閣員會推及公而温體仁周延儒不得與延儒嗾體仁追論公浙江典試事逮辯不白天下謂之閻訟竟削籍延儒體仁相繼入閣復相軋延儒罷去于是大夫士之尚風節談經濟者以及諸生老將盡在公門矣體仁處公之復出也與常熟奸民張漢儒比漢儒以宅事訐公及瞿文忠公于朝逮繫刑部獄已厥衛請公備槖東南上亦于甲申三月十一日賜環召公而遇十九日之變山東河南各藩先後南下獨潞王已渡江公議推戴討賊而提督鳳陽僉都御史馬士英先會各路總兵官移書南京部院迎福王于江浦福王即位召公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充經筵日講官公疏言四事曰嚴內治定廟算振紀綱恤人材而恤人材有三曰資幹濟雪冤滯拯流移前此異同藩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以恩例加太子太保宏光元年二月請修國史疏曰臣壯歲登朝留心史事二十餘年揚扢討論差有端緒昔宋臣司馬光編修歷代通鑑乞就冗官以書局自隨臣願以光例即家開局上命在任料理尋改掌部事四月癸酉揚州告急上召來皆不得其用君臣默然而罷時洪範使北歸已受北劄招諭江南公不知也上疏請自督師救揚州不許五月初十辛卯夜上出狩洪範草結公以南宋金人之約公信之入多就公謀進止公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擬致書北軍前移草于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之龍屏不用竟以降表去公泣語其館賓沈明倫曰于憶朱勝非事乎未知得為朱勝非否洪武門開慟哭而出北師入京乃謬為招諭陰圖伺隙不得而行天種范蠡之事計復不售北軍挾之去以前資淳沈數月自免歸送公歸者起兵山東被獲囚得公手書并逮公銀鐺三百至北乃解歸以隱語作秋枰三局寄廣西留守太保瞿公洗眼藥方寄舊輔新建姜公帛書蠟丸梯山航海戊子五月為人韋引有江甯之逮頌繫踰年復解會安西將軍李定國以永歷一意學佛殫心教典凡十年而卒公文章費串經史蒐羅百家地負海涵不可窮詰而周規折矩不失程量逮軌昌黎眉山近韋潛溪震川指陳邊疆則畫沙聚米鉤考因革則尺度權衡甄別部部則絲分縷析排纂箋注如沐日月而鑿鴻濛尤長于金石文字鋪張揚厲振動激昂區明忠烈而電掣霜飛洒恥發潛而天楚鬼泣乙酉以後搖筆伸紙輒旁皇彳亍非杜甫北征之詩即班彪王命之論不特詠宮槐歌彼稷已也丙戌己丑之間蒐討國史部居州次起例發凡以報乙酉二月之命而祝融基之與所論次昭代文集百餘卷湯為燄燼獨初學集一百卷有學集五十卷及列朝詩集楞嚴蒙鈔諸書行世公與人交有終始會

試出高陽孫文忠公之門文忠殉難訃至為位于寢門之
內朝夕上奠制衰服哭之與新安布衣程孟陽為詩友菜
耦耕堂與居孟陽死論詩必稱孟陽于前後死國之臣必
經紀其家大聲疾呼罔所顧忌汲引後進提耳加膝煞勤
於好士暗于知人人或畔之不以為戚崇禎庚辰辛巳間
延儒再召疑忌未消公乃寄情聲伎稍以自汙進陳平之
婦人閒馬融之絳帳趙德甫校雠金石不離易安之壹蘇
子瞻不合時宜獨出朝雲之口語在河東君傳嗚呼公不
死為東林之門戶蓋公死而東林之門戶絕東林以國本
為終始者也初諸君子之爭圖本也
顯皇帝原無易儲之心而內閣之迎合有逆孝皇帝實無
能欲為申包胥而不得一悞再悞以至三本衋頭頻年貫
索其于當日之拜杖謫戍考死禁錮者殊途共歸而不知
者以為歧路亡羊也豈不悲哉公死而後誰復有楚韓家
不為東林增重乎然公實欲為所為耳欲為朱勝非而不
足以謝先帝小人將合算五朝肇逮大獄以公為射的
左良玉之反也小人磨牙以須矣故曰東林以國本為終
始而公與東林為終始者也假公于上出狩時以一死從
烈皇帝在天之靈先後與侃文正李忠文諸公陟降左右
鉞後至大言曰悞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
不足以謝先帝小人將合算五朝肇逮大獄以公為射的
左良玉之反也小人磨牙以須矣故曰東林以國本為終
始而公與東林為終始者也假公于上出狩時以一死從
烈皇帝在天之靈先後與侃文正李忠文諸公陟降左右
不為東林增重乎然公實欲為所為耳欲為朱勝非而不
能欲為申包胥而不得一悞再悞以至三本衋頭頻年貫
索其于當日之拜杖謫戍考死禁錮者殊途共歸而不知
者以為歧路亡羊也豈不悲哉公死而後誰復有楚韓家
成革職禁錮之死不悔非與顯皇帝及孝皇帝爭而與羣
小爭也貞皇帝賓天羣小遂呈身閹寺諸君子考死禁錮
矣烈皇帝登極焚要典定逆案諸君子心事炳于日月及
體仁以浙閩閫節許公上始疑東節不回之人亦有背公
營私之事諸君子乃重足而立咸坐不溫席以至甲申三
月上雖悔之已無及矣上既殉宗社公與姜新建謀立潞
王者以各藩未定所在而潞王先渡江急欲承統系鎮人
心號召海內共圖討賊因馬士英李沾欲張皇定策之功
遂以奉潞王之議為回護當年為爭國本三案之人舊輔
之孫訟言往時留獨之事以自託于上而上亦不納也士
英引阮大鋮為出押之虎盡起羣奸至欲悉神廟兩朝之
法家拂士拜杖謫戍革職降調考死禁錮者舉為孝皇帝
及孝寧太皇太后之亂臣賊子甲申十二月乙卯原任通
州副總兵王伯時疏言神宗皇帝時諸臣借言國本必欲
傾陷恭皇帝及孝寧太后于不測祖后受朋奸陷害身處
危疑攢鏃之地者三十年今皇上承統報復當不在閫賊
後幸上明聖置不問恭皇帝者孝皇帝初謚也宏光元年
三月十九日上命百僚望祭烈皇帝后于太平門外阮大
鋮後至大言曰悞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
烈皇帝在天之靈先後與侃文正李忠文諸公陟降左右
不為東林增重乎然公實欲為所為耳欲為朱勝非而不
能欲為申包胥而不得一悞再悞以至三本衋頭頻年貫
索其于當日之拜杖謫戍考死禁錮者殊途共歸而不知
者以為歧路亡羊也豈不悲哉公死而後誰復有楚韓家
成革職禁錮之死不悔非與顯皇帝及孝皇帝爭而與羣
小爭也貞皇帝賓天羣小遂呈身閹寺諸君子考死禁錮
矣烈皇帝登極焚要典定逆案諸君子心事炳于日月及
體仁以浙閩閫節許公上始疑東節不回之人亦有背公
營私之事諸君子乃重足而立咸坐不溫席以至甲申三
月上雖悔之已無及矣上既殉宗社公與姜新建謀立潞
王者以各藩未定所在而潞王先渡江急欲承統系鎮人
心號召海內共圖討賊因馬士英李沾欲張皇定策之功
遂以奉潞王之議為回護當年為爭國本三案之人舊輔
之孫訟言往時留獨之事以自託于上而上亦不納也士
英引阮大鋮為出押之虎盡起羣奸至欲悉神廟兩朝之
法家拂士拜杖謫戍革職降調考死禁錮者舉為孝皇帝
及孝寧太皇太后之亂臣賊子甲申十二月乙卯原任通
州副總兵王伯時疏言神宗皇帝時諸臣借言國本必欲
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國士名姝之目留連半野堂

世思報仇而破產卽鄴大姓為偪義而捐軀者乎故曰公
不死為東林之門戶蓋公死而東林之門戶絕也公出錢
武肅王之後天下知與不知皆稱虞山先生晚自號東澗
遺老

河東君傳

河東君者柳氏也名隱更名是字如是為人短小結束俏
利性機警饒膽略適雲間孝廉為妾孝廉能文章工書法
教之作詩寫字風氣爽爽顧倜儻好奇尤放誕孝廉謝之
去游吳越間格調高絕詞翰倜一時嘉興朱治懋為虞山
錢宗伯稱其才宗伯心艷之未見也崇禎庚辰冬扁舟訪
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瀟洒有林下風宗
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

文謨決月越舞吳歌發舉遵奏香奩玉臺更唱迭酬既度
歲與為西劒之遊刻東山酬和集集中稱河東君云君至
湖上別去過期不至宗伯使客促之乃出定情之夕在辛
巳六月初七君年二十四矣宗伯賦前七夕詩屬諸詞人
和之為築絳雲樓于半野堂之後房櫳窈窕綺疏青瑣旁
龕古金石文字宋刻書數萬卷列三代秦漢鼎彝環璧之
屬晉唐宋元以來法書名畫官哥定汝宣成之甕端谿靈
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銅果園厥之蘇器充物其中君於是
乎徐疏靚妝湘簾棐几煮沉水門旗裲襠寫青山臨墨妙考
异訂譌閒以調謔略如李易安趙德甫家故事然頗能制
御宗伯宗伯甚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君勸宗伯死宗伯
謝不能君奮身欲赴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奮身池上也
長洲明經沈明掄館宗伯寫中見之而勸宗伯死則宗伯
以語兵科都給事中寶豐王之晉給事語于者也是秋宗
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尋謝病歸丁亥三月宗伯有急徵
君挈一囊從刀頭劍鋩中收圖籍棄維謹事解宗伯次蘇
子瞻御史臺寄子由韻賦詩美之至云徒步赴難有賢妻
時封夫人陳氏尚無恙也宗伯選列朝詩君為勘定閨秀
一集庚寅冬絳雲樓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圖書玩
好略盡矣宗伯失職眷懷故舊山川閒阻君則知子之來
之雖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雖佩以報之有雞鳴之風焉
久之不自得下髮入道宗伯賦詩云一剪金刀繡佛前裹
將紅淚灑諸天三條裁制蓮花服數畝誅耡擺稻田朝日
裝鉛眉正嫵高樓點黛額猶鮮橘陳嚼蠟君能曉已過三
冬枯木禪鸚鵡疏窗畫語長又教雙燕話雕梁兩交灌浦
何曾溼風認巫山別有香初著染衣身體澀乍抱銅爐頂

門涼榮烟飛絮三眠柳飄盡春來未斷腸時癸卯秋也明
年五月宗伯薨族孫錢曾等求金于君要挾蜂起六月二
十八日自經死宗伯子曰孫愛及壻趙某為君訟寃邑中
大夫士謀為君治喪葬宗伯門人顧苓曰嗚呼今而後宗
伯語王給事之言為信而有徵也宗伯諱謙蓋字受之學
者稱牧齋先生晚年自號東澗遺老甲申閏六月七日書
于貞娘墓下

張節婦閨獨人傳

節婦閔氏浙江烏程縣廊舍之甲族幼讀書知大義年十
六嬪于張澍子莊敬潔齋生子邑二十而寡守節六十年
而卒澍子者孝廉异度先生之冢子也先生鍊礪名行脩
身齊家不出戶庭而蘊義風生鼓動流俗邑少長學于其
祖出友四方知名之士事鄉黨賢士大夫入則以母為師
先風節而後文藝于既辱教其婦如其子朔望率以朝其
舅姑所立碑有恒處先生既沒風流凋謝母獨持彝範來
其子孫崇禎甲申以來陵谷遷改避賊避兵其婦與其孫
女時時以死自持母教也于是子弃諸生絕迹取其母教
也凡母之自處處人必論節閨有失身之婦嘗事之子每
捶拳嘖邑恨不碟以餧狗鼠則其所以教也子既棄科舉
家益落輒稱白華之詩以慰其子晚年尤好讀書篝燈諷
詠丙夜不輟子老矣為執卷侍立不少休長孫夭絕痛其
孫婦與其孤不欲一刻離左右先是崇禎間巡按御史彙
驗孝子節婦鄙邑條上名蹟將請于朝遇國變既而舉成
彙得旌表非子孫所陳乞也
論曰世之傳節婦者多飾詞以其子責也截髮刻面之云
未必皆實予妹歸于母見其不斟鋁菜不赴讌飲不觀里

社者四十年如一日前此可知也使其子不貴于二十年之前而貴于二十年之內母其忍見之哉孝子之事其親又何必以其貴也

吳縣學生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梅字庚生從錢塘來蘇治舉于業有聲于時與延陵合譜占籍吳縣為諸生容于馬氏馬氏辛先府君館之為甥時崇禎庚辰也壬午食餼學宮生一子而妹氏年越三年乙酉南都不守君棄諸生染衣僧帽長齋奉佛與人言無貴賤男女少壯老必歸於佛語刺刺不休亦事靈巖僧和尚和尚不許也辛酉春法網稍弛更著道士服奉佛如故嘗語人曰我死當坐脫欲以龕葬以火縮骨于靈巖善同塔子笑曰即如君言坐脫者我必拽倒而衣以初服置諸棺室之同穴壬寅秋得疾八月辭以其子適張氏為

館甥甫出門而瞑年五十八友壻吳遠與張邑經紀其喪如予言以十月乙日瘞於支硎山麓之新阡啟吾妹氏之兆而合窆焉銘曰

生于吾乎館死于吾乎瘞鬱鬱松楸依我先君卅步以近

故蘇州府理刑掾史諱君墓誌銘

諱君諱某字某長洲相城里人業儒不就工書法遂以刀筆給事蘇州府理刑推官為掾史掾史多弄文法君獨近謹守程式乙酉六月江左大亂將定諸掾史各就職掌如故君獨弃歸農白吾不能事新貴人近世掾史不由推擇得以資世其家相授受則有直給事理刑者直千金或勸君一出為子猶計曰蕭曹皆秦刀筆吏為漢佐命君曰不聞周刀筆吏為秦佐命也卒不應至老益貧以辛亥十一月庚戌卒于家年七十有八子兮能文章多材藝守節不

苟鬻宅以治喪葬卜地于吳門橋下明年二月庚子遷其殯於新阡君妻俞氏祔焉得時日乃窆具狀請銘銘曰

辟諸水能為澤不為川高岸深谷陵永不遷

汪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汪氏其先徽州望族曾祖某祖某占籍崑山君生六歲而孤母王氏撫孤守節倍書勤苦長而治產積居趨時取予克自趙家遂好行其德歲歉煮粥廩冬夏設湯茗以食飢渴寒施木棉凡道路之不修橋梁之不舉遺骸之不掩者曲為經營不自吝惜享年六十有四以壬子二月某日卒於家子瀕及沄書受業于族叔巽持君因于叔以請曰將以某年月日葬其父于某阡乞銘于予予念世德下衰富貴之家于貧賤之人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雖號呼振動不經其懷道饑流亡不慘于目以至弱者有濟乎惜乎其壽不配德也要徐氏子三人長見龍卒卒女二適金曰曦沈金韜銘曰

惠以迪吉寬以集福君有遺言示其似績膴膴高原封爵

後祿

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行狀

宏光元年五月南都既陷六月略地至蘇州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辟地陽澄湖濱嘔血數日卒幼子果既長謀葬公于東郊之新阡屬公之彌甥顧苓具狀以請銘于當世大人先生公諱震亨字啟美七世祖定聰子武昌侍高皇帝為散騎舍人贊浙江生意意自浙江來占籍長洲生成化乙酉舉人涿水教諭洪洪生成化壬辰進士溫州

知府林林生翰林院待詔徵明世所稱衡山先生者也徵
明生國子監博士彭彭生衛輝府同知元發元發生禮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文肅公震孟及公公生于萬歷乙酉少
而穎異生長名門翰墨風流奔走天下辛酉以諸生舉業
南雍流寓白下明年文肅公廷對第一逶慨然揭王無功
語云人間名教有兄尸之矣天啟甲子試秋闈不利即弃
去舉清言作達選聲伎調絲竹日遊佳山水間尋值逆閹
擅政捕天下賢士大夫殺之獄文肅公旦夕慮不免公乃
歸故園待文肅公烈皇帝登極召文肅公還朝或勸公仕
不應丙子文肅公薨踰年脂車而北就選人得龍州半刺
先是以琴書名達禁中蒙上特改中書舍人協理校正書
籍事務文遊贈處傾動一時歷三年值漳浦黃道周以詞
臣建言觸上怒窮治朋邵詞連及公下刑部獄久之復職

壬午奉命芟軍劇州給假歸里將以甲申還朝而有三月
十九日之變事出非常人情旁午鄙中士大夫皆就公問
掌故謀進止焉皇帝即位南京原官召公以覃恩贈公生
母史氏為獨人時柄國者為公詩酒舊游不堪負荷公亦
不為之下漸不能容上疏引疾奉旨致仕散員致仕前此
未有也公長身玉立善自標置所至必窗明几淨掃地焚
香所居香草垞水木清華房櫳窈窕闌檻中稱名勝地曾
于西郊構碧浪園南都置水嬉堂皆位置精潔人在畫圖
致仕歸於東郊水邊林下經營竹離茅舍未就而卒今即
其地為新阡矣所著有香草選五卷秣陵詩傳宗瑣錄武
夷剩口金門集土室緣長物志開讀傳信語刻行世未刻
者有陶詩注前車野語其他遺稿散佚甚多元配王氏故
做君王百穀先生女孫生子東郡諸生側室生子果能詩

畫世其家學云

明太保臨桂伯兼太子太師吏兵二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督師留守廣西殉難贈粵國公謚文忠瞿公
側室孫令人行狀

崇禎甲申賊陷北京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召前戶科給
事中瞿公為應天府丞十二月命公以都察院僉都御史
巡撫廣西明年改元宏光五月南京陷唐王即皇帝位于
福建改元隆武明年召公吏部左侍郎八月至肇慶府舟
阻至是桂藩永明王奉王太妃駐肇慶八月二十八日福
建陷九月公聞變以倫序奉永明王監國其月朔公幼子
元鏡生側室孫令人出也兩宮賜令人湯藥及洗兒錢十
一月十八日監國即皇帝位于肇慶公入閣參機務兼吏
兵二部尚書尋奉上移蹕廣西永歷元年丁亥三月二十
二日奉上勅諭封公臨桂伯世襲再降一子尚寶司丞九月元鏡生及期宣聖慈肅皇
太后昭聖皇太后賜元鏡金冠玉帶公疏辭不允上命以
元鏡補衛降二年八月李成棟以廣東反正迎上幸肇慶
命公以前官督師留守廣西三年己丑五月公元配邵夫
人以疾薨殯于桂林城外公送出城適客將趙印選胡一
清麾下與宣國公焦建部兵爭市易訛言公棄城去境內
大譁令人抱元鏡出堂皇召其衆諭之曰諸公謂相公妻
城去妾與兒安得在此衆乃定四年庚寅冬十一月五日
桂林陷公不去被執不屈并執令人元鏡仍令侍公凡四
十餘日公死之實閏十一月十七日也置令人元鏡及家
人軍中至壬辰七月一日安西李將軍克復桂林名王閤
門焚死部將多自殺虜其子及叛將獻俘行在于是令人

携元鏡入見將軍將軍禮之師還與家人棲猛洞之前刀源獞人獉頰裹糧相餉遺民故吏雜酒問遺令人縷絲絡麻飲食算器相贈答如是二年甲午正月令人挈元鏡歸常熟越九年壬寅元鏡為館甥于虎邱顧氏又六年丁未五月令人以疾卒于會元坊里第之西偏年四十有一元鏡嫂請于其兄以六月丁未葬公墓前十步內在拂水巖之下元鏡痛其母之流離顛沛跋涉萬里不能俾繫英若節以乞銘于當世隱君子而屬予狀其大畧公諱及家世在國史故不書

前文林郎兵科右給事吳君行狀

君諱适字幼洪長洲人年二十四中崇禎十年丁丑科進士六月授浙江衢州府推官十七年三月行取在途北京陷賊皇帝殉社稷五月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七月入朝八月授户科給事中上之初即位也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兵部侍郎提督鳳陽都察院僉都御史馬士英南京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俱入閣辦事以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召劉宗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士英既擅政出可法督師江北召先帝欽定逆案為民阮大鋮為添設兵部侍郎督江防水師慎言疏爭不聽引疾去曰廣宗周各子告人莫敢言君到官才數日獨奮上疏言老成淪弃可惜報聞士論壯之九月以君兼辦吏科事時啟事庵雜君鈔參凡數十條忻城伯趙之龍疏薦前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翔名在逆案以頌美獲罪君既鈔駁之龍復疏辯遂露章彈之又列上可法賢勞及前鋒總兵官興平伯高杰斬捕賊程繼孔功狀人多側目視君矣宏光元年正月恭奠禫入閣辦事君推官衢州時

會勘奠禫獄守法不阿奠禫得罪銜之以吏部侍郎召至不往謝至是或勸君去不應三月遷兵科右給事中會鎮武昌總兵官寧南侯左良玉舉兵反傳檄清君側士英大鋮等遣總兵方國安禦之良玉破九江安慶國安顧掠南陵攻銅陵焚西關靖南侯黃得功牒報兵科時君以次遣繫錦衣獄掌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補牘攻君將殺君興大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京失守君歸里門摒南國廢人念太獧人春秋高早暮起居省視惟謹心痑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奠禫票擬搆國安現在勦逆吳達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復奏劾君二十五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京失守君歸里門摒南國廢人念太獧人春秋高早暮起居省視惟謹心痑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奠禫票擬搆國安現在勦逆吳達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復奏劾君二十五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掌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補牘攻君將殺君興大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京失守君歸里門摒南國廢人念太獧人春秋高早暮起居省視惟謹心痑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奠禫票擬搆國安現在勦逆吳達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復奏劾君二十五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掌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補牘攻君將殺君興大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京失守君歸里門摒南國廢人念太獧人春秋高早暮起居省視惟謹心痑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奠禫票擬搆國安現在勦逆吳達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復奏劾君二十五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掌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補牘攻君將殺君興大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京失守君歸里門摒南國廢人念太獧人春秋高早暮起居省視惟謹心痑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奠禫票擬搆國安現在勦逆吳達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復奏劾君二十五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掌河南道御史張孫振補牘攻君將殺君興大獄未治而遇五月十一之變上蒙塵南京失守君歸里門摒南國廢人念太獧人春秋高早暮起居省視惟謹心痑一疏論戰守江北太僕寺卿萬元吉聞之曰君休矣須十五日出都門耳不聽疏上奠禫票擬搆國安現在勦逆吳達為逆臣出脫是何肺腸復奏劾君二十五日奉旨革職繫錦衣獄掌佛室無姬侍手寫梵筴課誦有恒事靈巖僧和尚已復勞核道流汎覽元籍示不復用被薦不出癸卯二月太獧人壽登八十有二無疾而逝君年五十矣哀毀骨立支牀辛哭至七月初一日午時卒于苫次君自撰年譜起萬歷甲寅訖宏光乙酉五月餘年專為太獧人在非其志也君在諫職知無不言太監李國輔請開采雲霧山許之君列陳利弊國輔心折遽請停遣不得往勘卒罷之北商王敬數請于江南立北師募客兵意叵測兵部侍郎山東張國翔方奉勅總制直隸浙江軍務主其事君草疏約禮部尚書錢謙益戶部尚書張有譽等公言之鳳翔大驚事以不行在衢州七年洗手奉職庭無冤獄署所治為思生堂也己卯同考浙江壬午同考江西兩同考浙江武舉曾祖諱承科贈文林郎户科給事中為諸生時大有名跡祖諱之佳中萬歷八年庚辰科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諡國本

革職光宗皇帝登極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太僕公起
家進士至都給事中建言被廢君亦赴家進士至右給事
中以建言下獄太僕公登第後二十六年弃官客君登第
後亦僅二十七年時太僕公沒十餘年而得贈卿君沒其
誰卹之嗚呼母封太孺人徐氏初聘于衛未娶卒娶申氏
生一女卒贈孺人再娶顧氏封孺人生四子三女長瞻娶
左春坊左諭德珣難贈禮部左侍郎謚文忠馬世奇女次
說娶王氏其祖心一與公同時為刑部尚書次諶聘于宋
珣難山東巡按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學朱女次誦禮科
給事中建言迕救山東姜埰遣戍高吳以女字之于君沒
後女嫁申岳來中胄琦錢迕鋭李綿祕君于荅為妹壻詳
知君歷官行事從諸甥請撰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

先處士府君行狀

曾祖諱某皇任大中大夫太僕寺卿祖諱某皇任登仕郎
鴻臚寺序班父諱某蘇州府學附學生府君諱某字象垣
先世居崑山縣新安鄉七浦塘後割其地屬太倉州八世
祖諱某學者稱元魯先生隱居積學義不仕元事載州志
高祖諱某贈中憲大夫順天府丞正德末遷郡太僕公中
嘉靖壬辰進士由餘姚縣知縣徵拜禮科給事中疏上五
事一廣曠蕩請召還馬錄楊慎呂經馮恩于戍所一抑邪
佞指斥方士吳璋葉凝素燭上怒逮杖六十編管塞外奉
世宗遺詔召還起南京通政司參議累遷至太僕寺卿乞
休致仕生三子鴻臚公其仲也亦生三子長文學公公不
事家人生產門庭蕭寂游于酒人弃故宅東白草堂寄居
外家徐氏別院萬歷己亥暴疾弃世于太倉蓼田西舍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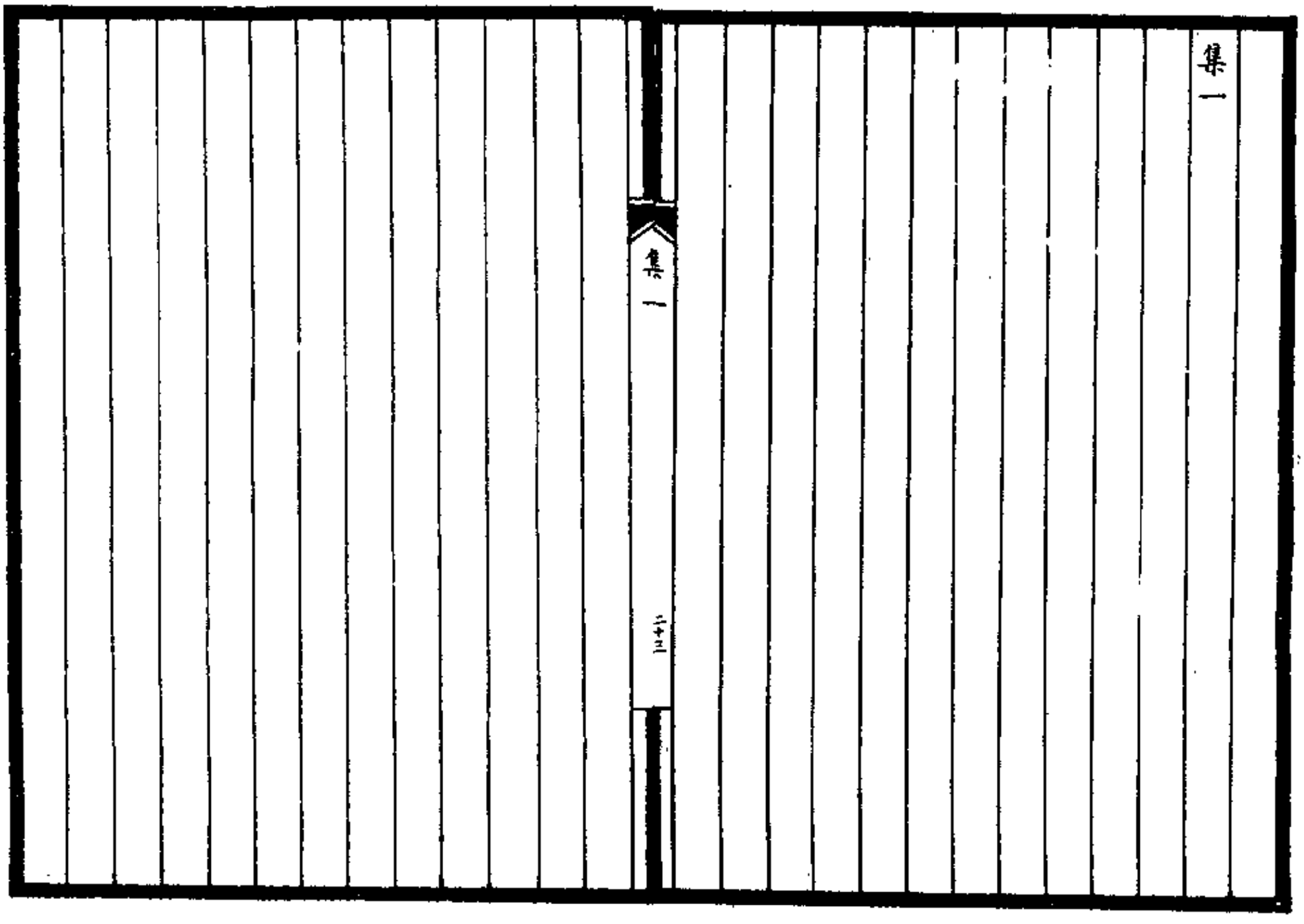
君生十六年矣晝則俯仰織屨以奉母夜則篝燈讀書卒
苦備嘗以自樹立乙巳吾母陸碩人來歸並治家家業日
起碩人為文學文近公女尚寶卿少子傅公孫通文史精
女紅恆以刀尺佐夜讀己酉二月生不肖其年九月祖母
徐碩人棄養明年合葬徐碩人于太倉七浦塘祖塋之次
時外祖宅後有小圃楊柳婆娑竹林森鬱乃割券而考室
焉外祖故文待詔公孫婿相國文肅公姊太風流文采名
在公卿聞加以篤行好脩人倫師表一時游處皆大人先
生不肖固得從外祖膝下見諸長者異日論長者或為國

柱石或為鄉楷模皆不肖兒時摸仗屨乞棗栗以從者也
壬午府君補博士弟子不久棄去專事生產及教不肖讀
書崇禎辛未不肖選錄郎學明年為不肖娶婦于陳谿陸
氏辛巳十二月十四日先碩人棄世數日吾弟荃繼逝明
年府君卜地支硎山麓預為生壙窆先碩人于右葬弟荃
于外府君服除不孝與新婦謀為府君置小星以紓悼亡
之痛戊子三月生弟莊時不肖以國難杜門不交世事浹
三歲矣府君知不肖憚城居乃自徙城東而聽不肖築室
山麓于是專心內典朝夕課誦與城東父老仿遠公蓮社
遺法期望舉行不肖時日起居每一望見顧自以心雜不
敢闌入也良辰佳夕惟以課弟讀書為樂不復如向時與
先碩人燭下散籌算計矣己亥三月之閏晦日得疾至四
月十七日丁未亥時棄世子女諸甥繞侍環市遺言周慮
視聽不衰享年七十有六生于萬歷甲申八月五日碩人
與府君同年生于四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至
性狷介饒心計多籌畫周知公私利病而絕口不言知足
知止謹取子敦然諾急公好義憂人之憂宗鄰中有貧不

能紘無後而不能葬者出錢收葬不可以一二計吳江周忠毅公為先太僕公外孫以恃閹魏忠賢被逮先一日文文肅公來密語府君府君告忠毅因為出入經營幾被株累不惜也先碩人知大義性敏決凡事關名教裨益家門者必從容贊助為府君益友閹中者將四十年府君為莊娶語生吳照隣女來歸待年而殤再娶少師文定公曾孫女申氏女適贈翰林院侍詔孝節先生之孫諸生張邕次適兵科右給事中崇禎丁丑進士吳造次適諸生吳梅次適吳一鑒不孝至贏又年過五十食不飽衣不解帶者十七晝夜及于大故始哭撫視歛扶地幾絕已而弔客方集長號數百聲氣息逾不屬久之始甦故不能致哀人見為雞骨支牀自審其哀容不稱不得比于人數懼旦夕從府君地下既踰月遂奉府君之柩權厝于支硎新阡之西舍右以乞銘于大人先生伏惟采擇而賜之銘謹狀

亡妻陸氏行略

長洲顧荅妻陸氏諱宜宇山淑陳墓鎮人家世耕讀不仕父諱世鈺早卒母楊獨人獨人父諱士脩有文章德行一見荅以外孫女字焉楊獨人尋卒崇禎壬申四月來歸年十八端默閑靜入門上下賢賀先獨人甚歎稱之六親辛巳冬先獨人病晝夜不離側巾帚廁牖躬自浣滌一湯一粥非與荅手調弗進也及先獨人背養之明年荅第三妹卒于家遺七月之孤即躬自乳哺而後擇乳母鞠之復為先府君謀置小星掌管鑰生弟妹荅既免喪卒業南雍遇乙酉五月之變踉蹌東歸杜門三載已而卜居虎邱之麓雖花時月夕香茗消遣而歲祖不給鹽屢空十餘年來敝衣晚食意若有餘閨乘時騶責赫奕鄉里者輒自謂過之每念生子不育欲脫簪買妾荅以世變未已增累自縈微言阻之歎息而已丙申冬至得寒疾欬逆吐血屢痊屢發已亥三月疾作加劇知且不起為預治衾棺甫辦而先府君遘疾四月朔辛卯入城省視與執手言大人病不可測倘有緩急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亦禮也含泪頷之越十日庚子黎明家人以病革告荅書片紙與長女云大人病不可離側以汝母身後付汝各為其父母而已少傾訃至垂絕之際女奴請俟主人仰視而歎曰大人病固當不來遂瞑荅奔歸飯含面如生不擇時日即歛歛畢趨視府君府君驚視曰子來何速也已而太息曰實言之若守官遇國有急必死官下不顧家此非其驗蛾憶亦忍矣遂失聲大慟後七日府君弃世吾妻與人無競御僕婢未嘗有叱咤聲相莊者二十年不一見其疾言遽色山居十餘年春秋佳日士女傾城履禹交錯未嘗一廁足其間女二長適故河南道監察御史許自表之孫爾祿次字死難留守太保吏兵二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臨桂伯覆式弟之幼子元鏡生子澍四歲而殤前丹徒縣知縣錢塘闕鎤曾以女字之第二人越諸生起從孝父世鈐于乙酉閏六月首舉義兵破其家鳴呼吾妻之生亦不長矣父不見其長母不見其嫁夫不見其死也辛巳冬其弟將葬其父母以葬期告值先獨人病篤執其手而泣曰新婦行吾即死矣因持先獨人泣弗會葬終身未嘗以為言甚矣骨肉之緣之薄也茲為卜宅兆于虎邱之陽去所居塔影園十步而近流水迎前雙橋交鎖名山對峙寶塔俯臨以是年十二月丙午遷其柩而窆焉誄次行略以俟君子之銘悲夫


集一
十集
十集

前禮科給事中姜公私謚議

吳郡　顧　岑　云美

禮科給事中萊陽姜公諱埰于崇禎十五年因上戒諭言官公上疏言必大奸臣懲激皇帝之怒箝言官之口忤上意命錦衣衛逮付鎮撫司考治杖闕下繫刑部獄明年謫戍宣州衛賦陋京師公至戍所宣州陽公出亡不敢歸故鄉歷三十年而卒遺命葬戍所凡以建言得罪不及賜環而卒卒後昭雪者復官子贈廕祭葬謚有差凡予謚語訪公諮既協禮部題允翰林院擬二謚送內閣候上親裁至重也嗚呼今不可得矣于是草莽之士知公者相與議曰公當聖明御宇奸臣在列軍國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承重矣今所嗣子既未為父三年之喪又未為祖母曾祖母承重三年之喪何宗子之稱也宗法曰別子為祖繼別子為宗文忠公忠烈起家得稱祖矣次子又以嫡長主喪矣文忠公沒其次子又以嫡長公夫人歿次子又以嫡長主喪矣文忠子為大宗歟曰否文忠公子長殤為之置後禮歟曰男子既昏不謂之殤今所聘婦鄭氏為之守勿殤可也然則其嗣工生也既曰比照亦可以比照妻矣惟倡優不得受封

或問

或問于余曰馬文忠公子長殤為之置後禮歟曰男子既昏不謂之殤今所聘婦鄭氏為之守勿殤可也然則其嗣功臣家為婢者也得罪宗社故不可以受封國制不許庶民之家存養奴婢又不許人賣子孫親屬為奴婢又不許以乞養過繼房為名買良家女轉賣為婢則今之為人生子者皆律令之所謂妾也除緣坐給付外安得有婢哉若曰官員之家比照奴婢庶民之家比照僱工子不可以僱工生也既曰比照亦可以比照妻矣惟倡優不得受封

婢妾辨

古今服制但有嫡庶而大明封典有婢妾不封之條管東溟先生從先維俗議遂以妾與婢妾分兩條愚意封典之所謂婢非今之所謂婢也凡律令言婢者指謀反之家母妻妾伸妹女子之妻妾女緣坐沒入給付

如來濕薪遂致蘇軾之魂數飛湯火范滂揚清九死不悔朱雲斬佞百折不回可謂疾雷震鷺不畏之也矣既而鳥焚其巢旅人號叱羝羊觸藩君子罹吉避人將母蒙葭白露之中閉戶著書汐社月泉之下枕戈而寢赭衣在身泪盡銅駝心搖投荼究骨埋舊戍死不忘君王褒之坐不向西范滂之足不履地忠孝一致先後同符謚法不隱無屈曰貞強而能斷曰毅公有之矣宜私謚貞毅先生以俟他日太常采擇謹識宏光監國即召公還原官以卒以戍所葬云

虎卯塔影園記

虎卯塔影園者故上林錄事文基聖先生之別墅也先生為賦詩云雁塔朝流舍利光半空飛影入空塘應知不是池中物會有題名在上方因以塔影名園伯起先生復同王元靜吳恭先徐懋新賦詩落之詩入虎卯隊園志上林先生有塔影園次皇甫子循詩云鑿池成塔影

結屋依山阿疑自浮員嶠翻同漪翠城昔聞挂清漢今倒
映淳波惠我鶯人句賡酬奈拙何于是和州公為之圖圖
博公八分書題其上云籬豆花開香滿園赤闌橋畔塔斜
懸偶思小飲沽村釀門外魚艘正泊船圖之蕭條疏峪大
概可見矣既而待詔公門下士居士貞儀居圖中王百穀
徵君虎邱訪居士貞詩偶過處士宅宛是野僧家古井春
無水衡門晚帶霞即其地也士貞去後敗瓦頹垣中風沼
霜林依然如昔尋山客至不復傳車天啟間屬松陵趙氏
往來讀書復臨池構屋稍貯歌舞崇禎中出門仕宦闔亂
乃歸遂為園擇主人適余避兵出鄒僑寓白公隄上顧而
樂之與劉券而考室焉雖泰人避世不為桃花葛氏移家
但攜雞犬憶梁吏顧正禮少隨外從祖游虎邱以欵枕流
漱石之語為外祖所器卒以志操見稱予為文氏彌甥葺
齋館為足被園林之目哉夫有所受之矣

松風寢記

崇禎甲申烈皇帝殉社稷明年南京國子生顧荅退耕於
野越四年築室虎邱塔影園勒烈皇帝御書松風二字于
楣間名其室曰松風寢為之記曰御書從橫盈尺中鈐黃
金璽一方廣四寸文曰崇禎御筆室三面各有長松數十
百株沐日浴月吐納烟雲風謖謖晝夜不絕當春和晴暢
而聲若悲以思暮雨迅雷而聲逾鬱以怒秋高氣爽而聲
轉悲以淒雪泣霜繁而聲乃震以殺每瞻仰御書若有是
焉其外故吳王閶門之所葬也于將夜鳴金虎晨嘯則風

虎邱舊隱似槲宅相亦有門風彭城萬若來過之作行脚
書事實住塔影園也虞山錢宗伯先生為予製塔影園雲
陽草堂記四方過從時有題詠詩文多于水樹水樹多于
齋館為足被園林之目哉夫有所受之矣

松風寢記

崇禎甲申烈皇帝殉社稷明年南京國子生顧荅退耕於
野越四年築室虎邱塔影園勒烈皇帝御書松風二字于
楣間名其室曰松風寢為之記曰御書從橫盈尺中鈐黃
金璽一方廣四寸文曰崇禎御筆室三面各有長松數十
百株沐日浴月吐納烟雲風謖謖晝夜不絕當春和晴暢
而聲若悲以思暮雨迅雷而聲逾鬱以怒秋高氣爽而聲
轉悲以淒雪泣霜繁而聲乃震以殺每瞻仰御書若有是
焉其外故吳王閶門之所葬也于將夜鳴金虎晨嘯則風

縱然應之又生公說法臺也鵝唳疑兵塔鈴鵲語則風逢
逢和之至於畫船笙歌城頭鼓角牧人笳吹婦女琵琶則
風颼然掃而去之矣于是入其室者瞻仰御書或肅焉改
容瞿焉深思或赧焉慚惶慄焉恐懼亦有叩頭流涕者則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室中木榻竹几几
上置周宣石鼓文後漢書唐元宗皇帝紀太山銘顏真卿
書中興頌及古尊彝雜物荅將老於此焉乃刻石而陁置
壁間

照懷亭記

嘉靖隆慶間先太僕府君自塞外謫佃歸作亭齊女門內
東白華堂之北取梧桐月向懷中照之語顏之曰照懷不
十年為萬歷乙亥府君捐館舍華堂遂屬他姓越六十年
崇禎乙亥府君之元孫荅葺小亭錦帆涇上乞相國文文

雲瀰漫沙磧士大夫家亦得于城市之中有圖亭之樂茲
乃奚官胡騎躡蹤及于江表收豐縞雒雁不洽脣凡在臣
庶子孫家于何有夫亦惟是棟折榱崩覆壓是懼所以嚴
棲谷飲聊借一枝覆雨翻雲反側是媿所以盟山誓水無
忘厥初家室屢遷亭顏無改則亦猶之倚廬之義也登斯
亭也擘烟雲之瞬息識世變之靡常泝流光之空明喻于
懷之渺渺縱盼庭柯蓁蓁蓁蓁如聆梧垣之風節仰止題
榻星垂劍折儼瞻綸閣之文章家學師承於是乎在茵舍
其舊而新是圖曾新豐雖大之不若則荅豈敢是年三月
十一日記

倚竹山房記

塔影園之西北隅有脩竹數百竿千霄蔽日下有小室予
朝夕所偃息也名之曰倚竹山房客見而惑之曰何居乎
子讀書懷古而取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語自比婉
孌者流乎子曰此非讀詩斷章之義也其詩不云乎絕代
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乎世稟清
修家承高節青鐙立雪巖巖國老之亭絳帳傳經烈烈誠
臣之室而蹴齊耕牧學在樵漁何異望族高門斯饑下里
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子游
吳豪閭門多長者車雒陽者舊結契忘年江左風流同心
異地而今或握拳透爪或噤聲遙穿衢捫腹車過撫牀琴寂
何異開元天寶原隰鴈求世情慈衰歌萬事隨轉燭夫堉
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
笑那聞舊人哭昔也逍遙化日歌業樂羣賦叶無衣交占
麗澤今也戮力南國者身依日月之光妻賢北方者自慶
風雲之會顧瞻周道慨獨在予何異夢斷香閨撫時生怨
啅殘角枕綢物縈愁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
灩章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掐動盈掬予西渡江淮溯
伊雒出虎牢越鴻溝觀劉項之戰場問夷齊之廟貌東渡
錢塘上嚴灘弔謝詒事之一丘踰懷玉下盱江摹顏平原
之刻石而後觀光禁地卒業辟雍一旦息影衡門束身委
衍焚筆硯屏舟車話桑麻滄札菊花期風雨歲月如流子
夜望河關山入望百端交集一往情深何異置彼傾筐撫
茲留積所以端居懷美緘座題銘揩歲寒以為期辟貞褻
之無改豈與夫沐蘭澤曳輕綃鳴琴站屨以為傾國容者
比乎客無以難遂書山房之壁以為記

真州呂氏園記

真州去金陵邦溝各百里遠近地多桃花竹樹楊柳垂絲
搓烟籠月新安呂氏結廬其間疏泉累石養魚藝花入其
門者莫知其滿城市之中大江之北也昔秦人避兵桃
花源中有雞犬桑麻之養無徵輸調發之煩遂長子孫迨
漢魏至晉而漁郎悞入流傳外人比洞天福地其後絕問
津不復知齊梁以後桃花源中景物何狀唐京兆呂巖以
咸通進士而調脩令值黃巢之亂携家入終南山莫知所
往而宋元間時時隱現人世以此知林泉之樂神仙之事
往往在亂離之後逸迹委蛇擇地而蹈不覺其塵埃之
中通蓬島之路蘇子瞻記靈壁張氏園構其閘門而隱則
俯仰山林之內出門而仕則跬步市朝之門又以此知承
平之日置家藏身須兼通塞之途適隱顯之會有事不當
爭戰之先無事不隔見聞之外今呂氏以神仙譜系之族
口長養子孫之基跬步出門如盡璧張氏每富風清日洩
之候與其夫人徜徊廊廡而憑曲檻濃陰滿木依約窗櫺倒

景淳光沈福几席金鱗噴浪繡尾貫波比翼眠沙畫眉口龍固當與武陵父老花下扶藜京兆夫妻雲中携手豈若南山種豆邀趙女以歌呼金馬浮沈遺細君而割肉者哉因取子瞻書法作真州召氏園記

懷古閣記

吳城泉伯通橋之東有隱於市者曰歸希之居臨街小閣畫陳雜物于下以應四方之求紛紜瑣屑類蘇漢臣所畫貨郎擔者夜則夫婦兩人開門登樓焚香煮茗出所藏古今書畫婆娑久之黃子久倪元鎮陳惟允諸公真蹟皆度之閣上因顏之曰懷古夫諸君子生達不造蕭條高寄鼎鐘意絶豪素心深歷數百年而精神所託僅僅薄暱數番絹素一縷其淡閒閒散之致千載如在應非其人不遇而希之俱得而有之非偶然也昔梁伯鸞賃舂伯通廡下直以舉案齊眉為伯通所窺識遂以伯鸞清高配要離烈士司馬相如游臨邛賣車騎買酒舍身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伍而今卓文君當壚自謂風流倜儻視伯鸞孟光齊眉廡下高下相越甯有量哉諸君子在勝國時皆棲身草澤抗志雲霄故傳諸筆墨者莫不風烟寥寒林壑幽沈寄跡有形傳神阿堵今希之耳目在廛市肺肝即巖峰不與古人求合而差不相背好語仁義長貧賤乎亦得比于巖處奇士之行矣宜與諸名蹟永懷無數也歟

半硯齋記

隆其清得宋製端溪石硯半截以示余余曰美哉石美哉石工或惜其不全也予曰天下之事烏乎全仁義之無全德也壽夭之無全名也貴賤之無全福也以天道亦人事也而於硯乎何求夫人之初心誰不欲全不得已而有闕非不幸也苟必欲其全則敗矣丁公欲全于漢以敗其身秦檜欲全于金以敗其國人之所謂全者皆其不全者也正得其半而已矣比干屈平之忠而得其半魯仲連田橫之義而得其半顏杲卿文天祥之節而得其半總未有全者也百年之木破為犧尊其斷在溝中比犧尊于溝中之斷殘生傷性雖一乎而其半則有分矣今兹硯也斲稜剝落首尾虧折其半固不可問獨數百年來與名人高士濡毫泚墨几席相依以至今日其獨存者可不謂幸乎而又何惜之有則其清謫書尚志亦善保其半可也乃大書半硯齋三字以贈之而書其語於壁以為記

姜仲子令刻醉頴堂約園詩文記

崇禎間萊陽姜先生由儀真縣令入給事省垣以極言時事觸上怒杖闕下謫戍宣州先生寄孥吳中未及召還而天下大亂先生子是長為旅人不歸故鄉既二十年始考室于婁離墓下縱橫數畝屋一區垂楊修竹怪石方塘不遠闉闍有山林之致名曰東萊草堂其先為文文肅公之約園又其先則袁憲副之醉頴堂也先生之仲子請書懷古蒐羅舊聞得憲副醉頴堂會記及文肅公約園雜詩合刻之為東萊草堂故實而屬予為記夫憲副早年謝事合簪飲觴者此地文肅公暮年從政憂讒畏亂者亦此地也即文肅公一人始而屏跡杜門焚香結課海內望為傅野牆東者此地既而池館不飾樓臺無地指為平原午橋者亦此地也特憲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得以優游山水忘談風月文肅公時則不然矣豺人佞子交害忠良左帶黃巾各仇廟社賢人君子望白水而盟心指青松以矢節對

盈非飲醪之燕吟成有變雅之聲至于今日又何如也世之君子讀其詩文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東萊草堂之異于約圃約圃之異于醉頴堂者世也醉頴堂之不異于約圃約圃之不異于東萊草堂者人也仲子之是刻也豈特為詩文已哉

保墨閣集帖記

雜明興以來石刻名人書墓誌碣銘表傳行狀誄為二十四册宋仲温一通自為一册錢原溥李貞博吳原博各一通與吳嗣業一通合為一册姜定憲一通李賓之二通為一册夏德乾一通王濟之一通共一册文氏兄弟父子祖孫四代凡七人合二十八通凡七册附无名人書一通于後附待詔詩一通于別册都元敬張夢晉唐子畏邢麗文共四通一册祝希哲三册凡五通王履吉七通册數如希哲陳道復二通許元復一通合一册王祿之陳子建各一通陸尚寶三通同一册彭孔加一册附沙逕塘一通凡四通周公瑕二通俞仲蔚王百穀各一通為一册趙夢白一册董元宰一册各一通惟定憲實之非吳人夢白書出陳孝平手德乾濟之當時借口吳中書家可知者三十人墓誌銘六十有六碣銘二表一行狀傳各一誄一遺事一黃滬夫跋一曲盡書法華龍叔衮集凡四十年裝潢三易始就歐陽永叔序集古錄云象犀虎豹璧夷山海殷人之獸其齒角皮革可乘而有也玉出崑岡流沙萬里之外珠生南海深淵采者要絕而入往往下飽蛟魚金礪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屋崩窟塞遂葬于其中者歲率數十百人而金玉珠璣世嘗兼乘而有也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去人不遠取之無竭而風霜水火湮淪磨滅散弃于山屋墟莽之間未嘗收拾由世之好者少也今龍叔于二百七十年之中三吳大夫士之能書者網羅請乞衮量銓次集成此帖好之篤專求之甚力鑒別甚苦中若李貞伯之奇節吳原博之溫厚王祿之陸尚賓之清修陳子兼之推量邢麗文王履吉陳白陽彭孔加之貞操祝希哲唐子畏張夢晉王百穀之風流都元敬之窮屋顧無一人如龍叔之網羅請乞衮量銓次黨在青箱白麓間者豈遜角皮革金玉珠璣易投所好而英傑清流芳踪勝跡不足問耶余與龍叔頗有同好嘗輯石刻漢唐八分書置几案間而遭逢亂離飄零散佚不能復衮收藏于孫保之勿替也

看奕軒記

吳園次倦游而歸吳卜居盡簪坊巷取杜子其清筆疏簾看奕棋之句名其軒曰看奕屬余書其額又屬余為之記余嘗讀韋曜博奕論曰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疲體倦雖有太牢之享韶夏之樂不暇存也則奕者拙而看奕者休矣至或徙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則奕者辱而看奕者奉也勝敵無封爵之實獲地無土之實則奕者慙而看奕者智矣以變詐為務非忠信之事也以刼殺為名非仁者之意也則奕者諠而看奕者正也獨其妨日廢業則奕者與看奕者等似不可與勇略之士受煞虎之任儒雅之徒處鸞鳳之署者同日而道矣

然名書史籍勳在盟府方國之封猶一木之枰也萬人之將猶枯棋三百也龍戰于野蝸爭于角臨局雖殊而旁通不異終以看者較勝耳顧看與寓目焉是以局內之人而作局外之看亦有道君憑軾而觀之得臣教摠多少旁人冷眼看是以局外之看而作局中之慮奕者不然也看奕者黑白分明得失不驚其志方罫井列高低不入其懷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而已倘或見獵心喜置身局中則人之看奕誰不如我請以此軒為忽壤而書其記于壁上

公祭吳二洪文

當崇禎之初改承文武之在人共揚清而激濁更月旦以定評伊誰之三洪各奔逸而絕塵采朝華于季子摹夕秀于次君緻黼黻之采筆佩圭璋以周身載耕獲于藪圃丕緒誦大學之遺芬值司成之造士奉天子以臨門既鼓篋于壁水遂奏判于武英方驂雲衢以直驟逞驥尾以長征不意甘泉遺火蜀道淋鈴天譯掌犖之字人應少微之星萱草分樹之背泌水分樂衡門乃賦君笛之硯時漉元亮之巾鶴夜鳴兮露下鶯曉轉兮雲深息交游兮長簷高鹵弢名譽兮散髮披衿障風塵以回首撫今昔而側身愛被青黃以犧尊閟幽蘭于空谷揩美玉為家珍藉梧垣之

三日一疏曲中機宜實多將助軫念桑梓轉運艱阻恩波浩蕩許籌前著一路誦天魁吾黍庶公在儀真江漢通津明條慎獄純跡達迎軍興旁午悉索紛紜引章許奪身蹇不伸不開新河商民户歌公不得調為人受瘥開河之決大吏中法公再受瘥膺薦不達簡在方新言復妄發持忠入地長夜痛絕公方渡江國破家亡艾屨竹杖千旁皇覺覺將母哺烏孔羊墨衰金革避不敢當山海口思鵑血猿腸公在江南青門捶瓜王官有谷汐社非家門垂綠柳離下黃花聞樂不樂對食三嗟我心亦口人生有涯三十一年餘生已奢啟手啟足遺言非誇白露晨流神曰葬收風雨戒途太乙行秋國殤左右屬鬼前茅蕭條總帳白旄優游營卩友葬故鄉并州沒世不忘敬亭山頭某等後死景仰前修攀挽無及我心悠悠緬此蕪詞以左庶羞

祭表姊黃母張夫人文

崇禎十五年壬午秋黃成子茂才試應天府奉其大人季侯以行成子歸季侯客荊湘間越三年海內大亂江楚隔絕者數年成子日夜啼泣思聞闕入楚訪其大人則母夫人念成子既行隻影倚閭朝夕不給輒母子相對泣又數年自季侯出門至子今歲己亥正月十二日母夫人以病卒成子哭踊有加痛以事母故不得見父痛既不得見父而又不得事母與凡不得事母者情萬倍也視戚友朋既弔而慰之復涓日治具告母夫人之靈而功服表弟顧荅為之詞曰嗚呼天下遭際之窮辛苦毒荼有如吾大長姊夫人者哉幼從長姊嬉遊外祖父母之側知長姊最悉母姨夫世為御醫方走馬長安一旦捐館從母嫗纊并纊以給朝夕長姊即理鍼線以佐菽水為人女不異乎為人子也及并出閨歸季侯丈季侯包山世族韋車服賈閭歲一歸長姊既謀酒漿復持門戶為人婦不異于為人子也課子讀書悅安強教卯翼及庶衣食必均為人母兼之為人父也及其子學問有成遭時變亂棲遑宛轉方食膠庠則又夢斷秋閨心傷遠道磨笄欲剌化石辦形而後蘭萎空庭珠零翠戶一生所遘備極其難備極其苦嗚呼天乎何所遭一至此極乎嗚呼已矣何以慰長姊之賢聞昔有楊世道者其父客閩值倭夷入犯略去越十九年世道為紹興丞其父適歸紹興屬郡丞奉養署中今音問隔絕猶來里族妻子姓名遂相持慟哭奉養署中今音問隔絕猶來庭珠零翠戶一生所遘備極其難備極其苦嗚呼天乎何所遭一至此極乎嗚呼已矣何以慰長姊之賢聞昔有楊世道者其父客閩值倭夷入犯略去越十九年世道為紹興丞其父適歸紹興屬郡丞奉養署中今音問隔絕猶來里族妻子姓名遂相持慟哭奉養署中今音問隔絕猶來十九年也中原格閩兩戒河山安知不武陵桃源別一天地乎安知不深山大澤屈曲千里可入而不可出乎安知不流轉異域蠻洞海濵不可測識乎成子之不能見其大人以長姊在耳今長姊逝矣成子方筆路藍縷跋涉險阻感格鬼神循聲襲影冀一見其大人即不然而成子他日歷涉宦遊重違意外必不至如楊世道之初不識辨也亦幸長姊自今以後碧落黃泉上下尋索以默啟成子乎此非獨成子之所望弟之所望也亦諸親戚之所望也長姊其聽諸

公祭吳幼洪文

嗚呼惟靈秀登封水慶衍延州經天峻節國紀詒謀擲地金聲家識清修行行驄馬宅相遺麻森森珠樹玉箏先抽贅序脫頴天關遊遊筮仕李郡平反是求望署思生服念勿休選士兩浙剖石得珠再分江右虎穴生彪先皇茂簡而雪鳴騶不遑寧止盜毀神州天崩地坼載賦同仇靈師文忠殉國取烈勿貳著誠在三矢節哭泣為位丁壬自烈南國再造夕香孑孑力任糾彈不畏權尊人皆集莞我枯用拙元老是毗輔史督中涓膽裂輔李國勢來悍師高興挺身西伐知無不言聽者莫察滄滄訛訛輔蔡德清片言舊折忘國之恤蕭慨欲洩江干驕將猰口棄節羽書入告崑火未絕靈念殘黎不堪焚刼中夜繙疏請申國法彼相護淫簸弄脅舌垂流莊纏天怒震發詔獄首開奇禍莫遏海內填膺中朝指髮翠華蒙塵靈亦東奔倉皇將母水噬荒村苟全性命而不求聞青山白社招我遺民朝鐘夕梵無忝所生昔為軍國今獨善身時移世變若兩截人於是揮機元理左右馳驅子房謝事黃石在廬惠遠盡敬社有籃輿淮南雞犬暫寄人間條夫善眩別有地天俯仰浮沈一十九年吹篪與埙或斷或連東南屋瓦怡怡在原入奉高堂舞衣班斕出訓諸子詩依禮安荀龍蟠鳳翔蜿蜒茲惟神春

萱樹凋殘五十致毀不勝其艱撫三生石增列宿躔國喪遺老人失高山嗚呼惟靈百身莫贖椒漿桂酎陳列几筵雲車風馬其來翩翩

祭年嫂管夫人文

誌彼靈修誕茲石閨彤管嗣徽璇閨玉潔猗歟相攸延陵驚結盤旋委地懷玉被禍觀光辟雍戚英畫接冥天不弔王綱再弊歸貴邱園偕隱怡悅上丞冰霜外佐明哲慶姿風采膝前並列言不聞踰行不閨越孝敬有儀喜慍罔別睠睠北堂萱香春敷推心擗踊涕淚纍血家門不造姻婭為尊憤懣周張膽腑欲裂大事既襄我躬弗閱豈惟珠沈實伊玉折行道傷嗟賓朋嘆切肩予號咷啼冤呼絕奔走告哀含辛哽咽鉛閣不開總堂虛設靈牀晝掩燈火不滅梵梵鮮民此恨莫雪身殉不及亦莫我敢過嗚呼哀哉人誰不死靈偏酷詐天帝方醉龍蛇蜿蜒何況于靈弱質冰紈坤厚不載陵谷變遷何況于靈婺光沈淵六朝金碧蔓草荒烟何況于靈松蔦糾纏嗚呼哀哉翠葆鸞旋雲悽素旐霜溝靈其行只靜聽彼天

祭瞿母孫令人文

於乎惟靈司香玉粟典籍崑崙仙官失職下界謫星駈婆舊署綠野新營裝點應圖眉鬢生雲秉圭授鉞華路西征輜軿副車碧幢繽紛牙旗玉帳錦綦清琴奉暇廣淵鍊石天門餘艙畢會定策肇慶不先不後探環夢醒咻咻弗予王事實殷兩宮湯藥絡繹頻仍賜錢洗兜中禁承恩甘泉通火六龍時巡方叔留守熙虎弭馴鞮刀綫結壽筆香熏左漿右餌載寢載興宰相行邊軍中夜驚帕首弊衆子母實存定變倉卒反側以寧既而左帶臨城黃巾拔柵回紇失占常山失節南冤雍雍西市烈烈羽林錯躔孤兜垂絕獲人斐婦將迎雛還沈菁毒露谿谷沒滅天祚孤寡萬里車揖仡仡遺孤射御有載擐攘殺老志在四方不敢仕宦亦不敢怠荒赫赫臨桂陟降帝旁風馬夙駕雲車夜將元霜夏飛殷雷晝行下起龍蛇上拂攬槍出戍冠佩入乞酒漿嗚呼而今而後矢報窮塵黃泉碧落長依主君有肴有核有酒在尊嗚呼尚饗

祭沈朗仲文

嗚呼惟靈儒術名家德門鍾慶隱侯雲初白石俊勁業布枝分滁州司訓強教悅學聲名籍甚位不配德垂庥餘慶爰生二朗實俱雄駿伯也落拓詞章高橫仲也謹潔風流雅馴究心岐黃切脉處方探微索隱洞見幽藏二豎旁皇歲寒張氏雲來先生多怪少可絕類離羣許靈扶傷疫癘厲祟飢凍流亡乞得一乞仙人玉漿劉郎治病鬼扼其吭後十五年靈遂無雙監司岳牧州郡聘庠軍將騎卒口口臧穀有求必應無施不良昏莫剝啄風夜梯航芸人含己總總皇皇事煩食少何以久長告勞求息投身空桑輪蹄旁午不遑退藏人病則那己病若何稽首靈巖減度沈疴老人說法略示多羅如夢斯醒更勿蹉跎春秋七十不為不多既空色相亦割愛河脫手西歸白雲浩歌回視人間容與婆娑長君筆墨星雲有爛次君書劍從容有羨生有益人死而繁衍厥後克昌靈兮無憾

免喪祫祭文

昊天不弔傾覆宗圖小子荼祇承先訓不敢失墜雖在故

鄉若羈異域鰥獨貧賤中饋告乏祭告不親於今三載茲及免喪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牲醴粢盛祇薦祫事亡弟荃亡妻陸氏祔食

集二

塔影園集卷三

吳郡　顧岑　云美

與魏冰叔論山西巡撫蔡公傳書

十年來與仁兄相見論文略見一班近得蔡公傳甚喜以兄風義之士摹寫握拳嘬舌之狀日月爭光百世為烈澄心莊誦始而駭繼而疑終不可解稍摘一二以質諸左右夫傳以傳信凡行狀件繫而文之有關于憲章者宜考也傳曰公推官杭州立法有程度上官令通省行之著為令大明律御製序曰定律以懲頑刦著為令後有弛張為之條例非天子不更著為令也曰公備兵嘉湖大盜屠丑出入湖泖撫按臺省連章告變夫非謀反大逆干係城池戕害令守以上不得謂之變史記舍人弟上變告信謀反是也且盜湖中臺省何以告變且連章也曰禽屠丑督撫上其功逮臣交章薦公崇禎間浙江乃無督督既亡是公將逮臣臺省盡子虛乎曰調軍前叙功督鎮至游守小吏皆遷爵廕子爵者公侯伯之專擅始封曰封加封曰進秦之拜爵漢之賜爵與今制不通今凡階勳官之入銜者非爵也且是役也止總兵官金國鳳加都督此撫方一藻加兵部尚書餘各如故止國鳳得廕一子錦衣千戶何以曰皆遵爵廕子也曰予禮部請建祠以應時盛祔崇禎十七年七月予建祠崑山與隨州知州王公焘合祀賜名奬忠無時盛也今蕉園綸閣久付刻灰此傳出而甲乙之昭垂不必頒于聖人天子然綸之渙汗不必由于青鎖黃扉章奏之陳情不必入于銀臺會極而節鉞地方可以意為分設酬勳誥券可以自我頒封俎豆春秋可以惟人進退懼夫鑿空軌夢流為丹青也語之有關于順逆者宜謹也曰李自成具圖簿親臨督攻曰太原以南齊降表表文必皇帝陛下之字圖簿乃天子大駕之名後漢輿服志可據也賊成未破京師猶潢池草竊將無追上尊號推戴沒身懼夫經曰無將法嚴不道也事之有關于存亡生死之際者不可不審也曰標將張雄通賊常白事刀靶前向欲為變段可達知之每雄至即率家丁周侍謀不得行議調雄以防內應雄已跳城賊其黨衆大賊遂登是拳寫公之失機而周內之也序曰一當變事來手垂頭不能措有所濟指此也曰賊破無一人叛者風刺深矣曰應時盛解袍帶繫東梁之左公就縊不即死時盛脫鐵甲加功矣東梁盛之遁勒而非公本心也結環下手也被甲加功矣東梁有前後無左右而曰左或之也曰出遺疏北向再拜北向之拜而曰再不可言也曰賊刃公首以號令曰賊既刃公首子海子之水溝一首號令又一首弁水溝懼夫飛頭借面載鬼一車也是非之有關于千秋者不可不核也曰山東河南北直失陷名城數十公不解甲于松山四十七日八城無恙兵部奏守城第一奇功將大用公而閣部楊嗣昌貽書問公所欲不報于是覆奏公不勝任調內地戊寅己卯間直隸山東七十餘城皆被兵不及河南松山之守由撫按上功奉旨下部應兵部叙武臣吏部叙文臣覆奏初欲大用公者誰耶楊嗣昌之入閣也以兵部尚書松山改禮部署兵部事己卯五月傳宗龍代為兵部尚書松山之圍在是年二月至六月加總兵官金國鳳都督練兵寇達廕錦衣千戶叙松山功而覆奏者宗龍也戊寅十二月革吏部尚書商周祚職己卯二月以莊鈺隣為吏部尚書中間署吏部事者左侍郎董羽宸八月加方一藻兵部尚

書仍撫遼東叙功覆奏者羽寃也何以咎嗣昌且關外調
內地或者亦人之所欲也所爭于加衛幾何而曰邊吏聞
之解體也曰禮部尚書顧錫疇請表忠烈賜謚予祭葬建
祠下部議贈廕馬士英柄國修怨于顧公掊不行至有謂
死節不足惜當問失守罪以媚士英崇禎十七年七月禮
部請謚公忠襄予之吏科左給事中張希夏疏言公失事
革任聽勘督戰遇害而謚襄名不副實奪謚希夏每與士
英多參駁在士英實無怨於宗伯宗伯疏劾溫體仁謚蔡
奕琛怒之明年正月奕琛入閣辦事二月御史張聲振疏
參宗伯復體仁謚勒宗伯致仕媚德清也三月户科給事
中沈應旦疏議甲申封疆失事罪不論存沒應旦亦德清
人德清有子貴陽無兒乃競言士英耶曰周遇吉不赴調
曰帥臣遇吉死之踐公約也謝元有言大夫提兵入死地
為君親故發不得復言為名周忠武公戰守二十日殺賊
數萬身被數十創死劉夫人復率家丁巷戰合門死國而
曰踐約且不赴公調而為公死乎懼夫苟有鬼神必不福
人苟無鬼神自心慚愧也至于公當國家敗亡之日投身
成仁而曰國家敗亡由道學不明正人君子立風節輕死
生為世名臣一當事變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又曰道
學不明而人心邪而國家亡矣推厥所由儒者有以致之
則所號為正人君子名臣者皆有邪心而以亡國之罪獨
生于正人君子而公與焉此當日魏忠賢之義子攻擊東
林斥為邪黨之餘論也孟子以邪說有作于祇其父臣弒
其君此傳行誼夫忠臣烈士絶迹于世亂臣賊子接踵于
後也一篇之中秦王章崇謚賊抑忠義變黑白得罪名教
而以立忠臣傳乎傳亦似有體例矣試以一節言之家傳

例以全衛入題書法以楠官于死事今曰右都御史忠襄
蔡公楠右都御史不楠都察院略也不楠巡撫山西失職
矣革任聽勘不楠原任奪謚而楠忠襄蔑制也自此而往
句櫛字比未可盡數偶撮大義以備芟夷之擇惟兄諒之
顧芩頓首

附余鴻心書蔡忠襄傳後一

甯都魏禧冰叔作蔡忠襄傳不楠其人事摘其疵繆備
書於後以俟閱覽君子論定焉傳曰正人君子往往迂
疏狹隘弛緩試于事百無一用即或立風節輕生死矯
然為世名臣一當事變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于
是天下才智之士率以道學為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
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法度亂紀綱失而國家亡矣揆
厥所由則亦儒者迂疏狹隘弛緩有以致之也慘哉魏
子之言也既曰正人君子矣則稟天地浩然之氣抱經
邦濟世之材如古伊尹周公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姚
宋宋之韓范皆是也其迂疏狹隘弛緩者則謂之腐儒
謂之庸人不得謂之正人君子也既曰立風節輕生死
皎然謂世名臣矣又曰一當事變則束手垂頭不能稍
有所濟夫立風節者如李膺范滂之儔是也輕生死者
如顏常山張睢陽諸公是也不當事變何以見其立風
節輕生死乎既立風節則必有面折廷諍犁裾請劍之
風既輕生死則必有握奉遺尒嚼齕穿齦之狀而又曰
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乎孔子儒者之宗也却萊兵
隳三都誅少正卯亦得謂之迂疏狹隘弛緩乎而顧以
亡國之罪歸于儒者歸于正人君子則蔡公之死忠死
孝亦將為亡國之一人乎其譯者一也傳曰穆嘗以為

忠孝之人有不道學者夫忠孝者道學之大綱也君臣父子之倫不明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信如魏子之言則孔子曾子之孝經不得為道學之書乎虞舜之大孝烝烝不得為道學之聖人乎曾閔之純孝不得為聖門傳道之大賢乎東海之孝婦沉江之曹娥不得為天地動鬼神乎龍逢比干諫而死者不得稱之為仁乎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者不得謂之清聖乎岳忠武楊忠愍輩俱不足入道學之門乎不知魏子所謂道者何道學者何學也其謬者二也朝廷曰號令天子曰鹵簿敵國也朝廷于賊也是以簞食壺漿之義予賊也傳曰申號令凡州縣迎降者秋毫無犯攻城者屠之是以朝廷于賊也是以簞食壺漿有何事也其疵五也總之魏子為文非期于必傳朝成稿而暮印行是故其文多疏漏予不具論論其大者則安所得鹵簿者而具之其曰具鹵簿親臨督攻者是以天子于賊也傳曰自成先遣使持牌至公軒來使不曰偽牌賊使而曰持牌曰來使是以敵國之體于賊也司馬溫公帝魏朱子尚以綱目正之而魏子儼然以朝廷之號令天子之鹵簿敵國之體統于賊是與賊也其謬者三也顧秉謙為魏璫義兒竊權誤國傳不斥書具名而曰崑山相公當國是崇奸也其疵一也行文或稱前改元劉香老海寇也當書賊船不當書海船高起潛閹官也當書握兵柄不當書領顧職魏忠賢建祠禮部尚書率諸曹謁賀當書名不當僅書官封光澤王當書薨公恒麓舒公曰敬至鄖公萬公稱字舒公獨稱名其疵二也山魈木魅附土木之像為妖師巫邪術借以罔利瞽民如小說家所載怪誕不足信傳曰井堙木刊之或時禱祭不絕禱輒應人以為神是時公尚存而曰禱輒應是以公之祠宇為山魈木魅所憑依其疵三也總兵周公遇吉先守代州蔡公懋德後方以兵少食盡退守盩武關賊攻盩武關血戰五日擊殺數萬力竭兵敗亦合門死節盩武被屠官止于是未嘗官大參孝烝也明初徐達馮國勝藍玉稱大將軍永樂時卽福薛武稱大將軍卽常遇春止稱副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其後三邊總兵官掛印賜劍者止稱征蠻征南鎮朔將軍未嘗單稱大將軍也傳曰累官至大將軍其疵四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也舍生取義者志士仁人也蘇子卿臨節嚙雪餐氈文丞相仁至義盡赴難柴市不過為君子志士仁人而已傳曰臨大節不可奪舍生取義固公之常節不足為公矜不知為公矜者更有何事也其疵五也總之魏子為文非期于必傳朝成稿而暮印行是故其文多疏漏予不具論論其大者則

蔡公一傳關係古今忠孝節義國家興廢存亡豈細故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讀公傳者

再據本傳正其字句與魏子相商非與魏子立異也按史傳書名家傳及墓誌當書諱不當書名天啟丁卯詐魏忠賢尚未改元當書天啟七年誅忠賢不當書崇禎改元劉香老海寇也當書賊船不當書海船高起潛閹官也當書握兵柄不當書領顧職魏忠賢建祠禮部尚書率諸曹謁賀當書名不當僅書官封光澤王當書薨事不當書禮畢藩臬兩司有印兵道有條記無印當書署三道事不當書攝三道印革職曰落職鐫級曰降級當書帶降七級不當書落職七級會推迴撫是部院九卿科道事非政府事當書略當事不當書略政府閣賊

將窺秦晉未至晉也當書防不當書禦遣壯士發地雷當書密不當書竊公標小將惠光祚當書裨將不當書小將其斬于晉府之端禮門者四十六人當書同日受害不當書斬周遇吉夫人劉氏死節受封當書妹不當書書某氏至于兵部尚書即楊嗣昌也既云兵部奏守城第一奇功又云閣部楊公嗣昌貽書問所欲公不報于是覆奏謂公不勝任既云左將軍大壽久鎮邊士卒頗驕橫又云戒士卒愈嚴既云賊布諜訛言己渡河道將以下皆棄城遁走又云三日賊不至此皆自相矛盾意于成篇之過也嗚呼臨文之際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答錢宗伯先生書

徐禎起來承詢為人後者為之子禮經無明文按白虎通德論封公侯篇內引春秋傳為人後者為之子其上文引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以絕故舍子之父往而為後子大宗漢書師丹傳丹之言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為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二家之說為天子諸侯承大宗者言之也白虎通又曰始封諸侯無子不得與凡弟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令制親王始封絕不繼繼世絕則繼弟侄庶兄諸父並得繼郡王絕不繼大宗不可絕小宗可絕亦猶行古之道也此二家之言之正義也雜記曰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初為大夫者比于別子為祖為之置後以繼別為宗是大宗也與古之公子今之親王始封無宗亦莫之宗者不同則以親以賢之異也今制官員歿襲無嫡庶子孫得以弟繼猶宗法也此二家之言可以旁通者也春秋傳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摽有梅季武子曰晉侯其有後於魯乎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杜預注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古之諸侯令之親王得臣其諸父庶兄故皆得為之後而官員止弟姪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主小宗可絕則凡小宗與支庶皆莫為之後也死則或為之主祭則祔于宗子之家之班而亂宗有大不得已者又與官員歿襲之兼用弟姪者異也夫天子之子諸侯王之責絕則不繼而士庶人獨繼責絕賤繼非二家之言之本旨也先生以為然否幸有以教之

附宗伯復書

初與友人論世廟大禮以此語相質得來示具見腹笥之富考據之確不能復贅一辭矣

代鄭谷口答方塗山書

谷口古隸牛首山舍虛閣記望山摘其不合說文者十七字作書與谷口辨谷口不答代之

辱承翰教諄諄誨示僕雖愚蒙豈不深感僕寫古隸不遵依樣葫蘆一再描畫何敢妄談文字追論三蒼統竊聞之漢制學僮入試誦籀書九千字許氏說文存八千八百十三字是也九經之文多所漏落呂忱以字林補之故唐書藝傳士有說文石經字林之學石經者漢熹平閒蔡邕所書古隸也唐國子監司業張參刪五經文字三卷凡三千餘字其序云本之說文補以字林古體難明衆情驚愕者以石經之餘比倚為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釋文及相承隸者引而伸之不敢專也由此觀之古今二隸

不拘說文故曰隸省或曰隸變互相承襲固敢自專令熹平石經不存于世古隸之學不得其傳宋洪丞相訪求漢隸二百種裨其文為隸釋法其字為分韻五百年來古隸之法不絕如線大抵古隸之宗洪氏猶小篆之宗許氏本水源各有依據元周伯琦作說文正譌楊用修先生識其蚍蜉撼樹蝸蚓瑣沙誠愚其以師心而破祖述令先生以說文正隸稱洪丞相誤人是猶據殷尋之長短說周冕之是非執泰權之重輕校漢衡之得失曾不知雀能羽化鷹已鳩身苟但見其上不見其下又何不摹商盤以議史籀之從橫捨結繩以訾倉頡之糾繆于以述古不亦邈乎洪丞相云顏之推論揖下無耳鼓外設皮離則配禹皐分澤片咸以世俗為非今隸字皆然蓋各是一家之書不可拘以古法夫亦有所本而已矣用修之譏伯琦以其無所本也揚子雲準太初作太元世稱吳楚滑號以其非所本也非所本而本者君子惡之甚于無所本為其似是而非也先生即能寫三蒼以隸字作一代之同文而苟無其位天下萬世誰能奉行之但欲使僕舍金石之遺文飾高曾之規矩照畫偏旁首事矜飾未敢聞命

送某還新安葬親序

浮屠某與余往來有年矣今年九月辭歸新安迓初服復姓字曰吾游吳越間為浮屠某今歸新安姓某名某也余送之曰子安歸乎歸不歸誰得己乎歸而高冠長劍以游大人乎抑歸而冶容急裝逐少年之戲乎歸而黃山白嶽嘯烟雲而餐泉石乎抑歸而梓里墓田奉春秋而慷明發乎抑歸而出入噓吸從事性命之學乎抑歸而周規折矩率于歸而已而退翁應緣赴請編歷名山子振開宗平矣已而退翁應緣赴請編歷名山子振開宗不輟今年世壽五十余交子振亦二十五年見其人乎低眉擇言擇地二十五年如一日入其室梵笑莊嚴辦香氤氳尒茶有恒鐘磬不息子雲巖寺中別一天地也嘗謂虎卯金精玉氣振動蠹發佛門得之必為龍象退翁禪師來居此山繼隆禪師之席而振親承其箕鐸鞭影在若遠若

馬虎卯最小山逸列于東南叢林五山十剎之數神廟時紫柏大師築室谷樸于東岡以為其師養老地久而傾落崇禎丙子子振上人以沈氏子捨俗于此長而受番和尚戒於兜峰掊據斫榛重建空谷山房日坐其下翻閱五大部經昨庚子秋靈巖退翁禪師卓錫虎卯入院之日四衆圍繞退翁注目子振久之明日署名兩序職事中退翁深心宏願牢籠英哲鑪鞴佛祖眼明手快一彈指頃識其生平矣已而退翁應緣赴請編歷名山子振開宗不輟今年世壽五十余交子振亦二十五年見其人乎低眉擇言擇地二十五年如一日入其室梵笑莊嚴辦香氤氳尒茶有恒鐘磬不息子雲巖寺中別一天地也嘗謂虎卯金精玉氣振動蠹發佛門得之必為龍象退翁禪師來居此山繼隆禪師之席而振親承其箕鐸鞭影在若遠若

子振上人五十壽序

虎卯在戰國時吳王夫差鑿其巔鋼三泉而封于將鑕邗于其下金虎騰上形為猛獸短薄凡弟中分澗壑以為別墅知不可以久處捨宅為寺竺道生說法石臺石為點頭甚矣金土之氣變化震動不可測識也以是有隆禪師出

近之間潛心教典屬志真修不隨人蹴踏墮落魔蹤又不與衆浮沈惕玩時日隱然有龍象之望焉隆禪師云有人知前後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一笑今子振鼎新紫柏大師之締搆追隨退翁禪師之規拂開門造車固已知其一鼻孔出氣之所行見其攄負法門吞吐教誨為龍為象不可捉撲不可思議生公頑石固當重為點頭也迺次第其言以為五十壽序

族祖母周太君壽序

余族祖則宣府君與余同出于雪軒府君之後雪軒府君稱宋遺民抗節不仕既老而受高皇帝徵以昭示子孫則宣府君享年不永于崇禎十三年捐館舍族祖母周太君年近三十越五年天下大亂崑山被兵太君提一孤子幼女流離顛沛母子卒相保無恙今將三十年矣太君壽踰六十其族孫苓居鄙之近山壬子春過崑山起居太君奉觴上壽而致詞曰家有節母國有遺民其跼天跡地之狀貫金石泣鬼神之誠傍徨單榱形影相弔之跡雖理判神并殊塗同歸而難易懸于霄壤夷險判于元黃矣節母之所難者以女子兼丈夫之職為于女營婚嫁給衣食兼教訓持門戶風雨飄搖冰檗寒苦萬難于丈夫而遺民則無是也散髮入林持竿直釣生民之利病不經其懷時事之是非不入其慮凡節母之所難者遺民不一遇而閒焉節母之所易者送往事居偶俱無猜毀形變服內有固依搶地呼天外無嫌忌而遺民則不然矣法服皆為罪狀微言大義亦麗刑章真誥百年翊同授枕蓬山萬里亦比窺簾凡節母之所易者遺民皆不得而有焉是遺民者天下無望之人也而節母則有望矣遺民者天下無成之人也而節母則有成矣今太君三十餘年之中始而拊牀畫荻繼而繞膝斑衣于締宜家女適名族又旦晝夜紡績如文伯之母朝夕梵唄如龐公之妻勤儉興宗為善獲報將見猿桃艷李發于霜零雪沍之餘永夜嚴寒舒為朝陽明媚之景節母之所成與所望蓋有極乎故事凡守節之母以年未三十踰五十為例今太君初踰一齡不獲承鋒于當事節母而有遺民之風焉未嘗不為太君幸也苓老矣守雪軒府君之家法不敢失墜故于壽太君之詞稱引遺民連類比物於節母之險夷難易三致意焉太君聞之可以進一觴矣

吳二洪壽序

崇禎初猶維斗解元先生立藝林壇坫月旦人倫學士大夫奉為標的於是吳子二洪偕其兄長洪弟幼洪從之遊名譟起幼洪先成進士由司理入給事省垣余與二洪方試武英門不決月江左大亂一切報罷子杜門山麓二洪兄弟色養家園者垂二十年而太夫人捐館長洪幼洪先後游道山二洪復遭外侮管夫人銜恨入地長君惠心以死力爭事稍復直令復數年矣二洪壽蹲扶鄉惠心以余與二洪少壯出處大率相似屬余為侑觴之詞夫予與二洪之在昔也擇言言擇地踏函丈之席屏氣摳衣妞豆之間周規折矩而今何如也徵言曲譬大義風發不可得聞矣廾降揖讓緩帶褒衣不可得見矣既也恫慨激揚動容流涕公正發憤則卿相辟易別白是非則朝野倚重而今何如也倦飛知還寒蟬不鳴陶潛有乞食之辱窺簾凡節母之所易者遺民皆不得而有焉是遺民者天無所置詞矣然余聞梅福之在漢呂巖之在唐皆文章功

胡賓石壽序

古公卿大夫不皆起于為士不獨版築魚鹽市中海上也陳平喻窣天下於窣肉卜式譬牧民於牧羊皆確有驗於此而實有通於彼不若文人鑿空故事易效而業易彰太史公立貨殖傳凡鹽鐵畜牧以至販脂賣漿洒削之流無不仁以取與智以權變勇以決斷而後與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異趣同歸豈徒然哉非有孝友之實而欲附仁義之聲知不可得已茲三十年來時變交作世德下衰公侯將相生聞五等之社終無三尺之封蘆葦單衣竹蔑釣絡不逮見于歌謠以為人臣盡致身之義而為人子孫者略無首邱之仁妻孥重累連騈方舟旅櫬遺骸付之一炬者比比是也況經營什一之家寸累銖積鬬智作力而欲扶喪于數千里之外關津險阨出陸上灘伶仃惶恐事非一端凳凳一布衣所過無虵蚒蟻子之援而冒霜露犯

夫莊嚴像設以移人之情耳琴者移情之器也苟能自移其情以移人之情安在徽軫之間無莊嚴像設已也韓昌黎送高閑上人序云苟可以寫其巧智使機應于心不拙于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如張旭草書有動于心必于書發之見山水屋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鼓舞戰鬬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默雷之于琴有旭之心哉有其心而無其器則凡見山水屋谷鳥獸草木日月列星雷霆風雨而惟琴之是求矣況于人乎況于人而平日與之往來者乎苟有其心有其器得心應手則聲音之道格于神明冥先乎琴矣

先聖王之所謂神與浮屠氏之所謂神非有二也在人之心而應乎如來且口然聽之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

名之士也所遭不辰側身幽隱遂共傳得道著在列仙千秋百世長在人間日月齊光邱山比固揭其當年抑鬱無聊踢天蹐地之狀流離顛沛內憂外患之攻木食草衣飲谷棲邱之況甚于今日動忍增益不以達迎世事而以塵垢爵祿囷衡徵聘不以陶鍊物我而以攖紱帝王喜怒哀樂不能干陰陽寒暑不能中豈五金八石之所得而損益熊經鳥申之所得而比其導養者哉兩人之遭會于此時也天乎人乎苟日復一日安知二洪不兩人若乎雖然猶有慮蘇子瞻言白樂天修鍊廬山除書至而丹鼎敗入世出世之不可得而兼也今二洪千世已矣惠心兄弟方射策人間旦暮得之將無為二洪丹鼎累二者于二洪奚擇焉將告于素所往來者而為之言曰浮屠氏之學皆因緣寿蹐期頤式致位卿相抗禮侯王以余言為券矣

為默雷上人摹琴疏

虎邱雲巖寺僧默雷摹琴于徐青山氏學成而青山死默雷懷琴之失其傳也晝夜操習無敢解顏所撫焦葉凡琴耳不足以寄其高山流水之情乃思購一古琴而孤鉢蕭然將告于素所往來者而為之言曰浮屠氏之學皆因緣寿蹐期頤式致位卿相抗禮侯王以余言為券矣

重修虎邱塔疏

大吳勝壤巨麗名山刻削峰崖說窮造化幽闍邃仿佛鬼神雙寺肇始于咸和風流布施七級報建于仁壽舍利光明大約人生離亂之際福田易種時承叡代之後衆教宜修願不有廢則不興苟不及時則永墜誰者出城見塔非不曜日輝煌及夫入寺登山已是類雲零落向者洪宣兩燼甲于新燔居然一返舊觀七級終麗星暉電繞共護莊嚴風伯雨師率司推敗樓崩棟折宣徒巨厦之難支前許後邪始信衆擎之易舉或破損衆衆或領袖擅那踐三十年一脩之碑記稱十三丈已上之規模應仰睇重霄浮空金碧頻臨四達攀步梯階倒影描飛落千州之月色鈴風夜振逗一點之禪機當年白鶴成羣回翔不去紅光直射亘絶雲河者豈特傳聞于斯目睹矣謹疏

吳郡顧苓云美

曾庭聞詩第三集序

余與曾子庭聞先後受經于徐文靖公之門庭聞未弱冠文靖公亟稱其才庭聞亦鏤心章句以爭四方之壇坫四方翕然稱之壬午得省元雖不果而其效已見矣既而天下大亂庭聞從其尊大人修戈矛誓同仇與楊機部萬荼若兩先生刁斗壁壘檄檄賦詩推牛享士特角邪許于章貢之間軍濟之日不肯面縛乞降以博大官歸卧田間久之忽走絕塞入幕府昏遼姬捉棘闈上公車俯首畢體之間嗶嗶手一第以畢其章句之積習往將十有餘年漫說戰場空迷五色下第之日亡馬出門不言所向其故人朝之故集中有何為向胡越之句也庭聞則關後閨驅姬侍入

文字之積習未盡何哉

茶序

茶事至今日而極矣唐用熟碾為挺為丸宋宣和間剔葉取心為銀鉤冰芽龍團勝雪而茶一變天下皆取細芽惟浙江之長興為一旗一槍崇禎間始為片葉而茶又一變夫去熟碾而剔取去剔取而烘焙其為工也漸近自然由細芽而旗槍由旗槍而片葉其取候也漸壯漸老既老而近自然則茶之為事也幾乎道矣況茶與水比而有色色欲白水得茶而成味味欲甘且洌茶得水而出香香種種不同大約與花香相似世間草木之有花者無高下無大小莫不有香惟茶花不香而閟其香于葉晴日風和採摘懷裹香氣蓬勃及注以水而香不出者人工失也天下之茶皆有香生于山之左而香者或移之右而殺焉生于山之巔而香者或移之巔而烈焉地力殊也他草木以地力分者在百里千里之外茶以地力分者在五步十步之中蓋茶之食力于地者責薄而所守之界甚隘草木之有隱德者也產于中土不生邊陲之外草木之得正氣者也然宣和一變崇禎再變而今且蟹眼金牙雜牛馬潼酪以進素饒乘乳在鳴鏑服匿之旁非茶之又一變乎福先褐始誰賓為之而論者執其咎為草木之妖可勝嘆哉余老友朱汝圭隱于茶事每當桐陰初引秋露既白之候輒手一罌為余甄別正變其言有合于道因采其意而為之序

硯譜序

韓昌黎毛穎傳曰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陶泓硯也唐宏農為虢州虢州歲貢瓦研故曰陶氏而歷研銘曰土乎質陶乎成器以唐

時純用瓦研今之所謂澄泥也南唐時始開級之龍尾巖與肇慶之端硯宋時遂歲入貢曾見硯底有刻龍尾巖歲辨一樣十卓者其明道歲月及提舉迪功郎姓名硯殊不雅馴而廬山錢氏所藏李後主研工質兩純太倉王文肅公家有神廟賜研綠端石雲龍環繞溫潤如玉不必宋製也外若湖廣之澧谿陝西之洮河蘇州之嶼村浙江之開化各有短長蘇東坡銘丹石硯序云唐人譜天下石而不知丹石所出則可以為硯者或不止此也余向得銅雀臺瓦一片不知何年借而琢研摩抄潤澤色如純漆下有古隸建安十五年字置几案間殊不俗中實粗滲發墨而不宜筆故硯必以石為的至石必以端豁龍尾為歸端豁龍尾必以南唐北宋為最者亦耳食也閩人郭天中崇禎間流寓南京刻意尚奇几案間置漢研一方名所居曰漢研人而坐井窺天窒期全體

讀史無通序史記

嗚呼帝王代興憧代殊軌均主中夏以撫四夷亦有暴秦本自戎翟累世入犯一旦稱尊于是海內英義之夫竄身草澤才智之子託跡市屠而獨夫嬴政獨與一宦者結胡亥乃殘賊同氣殺太子扶蘇子高十二公子十公主大臣累殺等于市收捕李斯宗族賓客具五刑論腰斬而後自殺子嬰麋趙高三族遂係頸降道旁伏誅君臣上下斬焉不遺種興也勃然于斯盡矣一夫作難萬里蕭條赤帝龍興重瞳虎噬凡閭左亡命龍上輟耕者莫不為真主而驅除雲中原之深恥功臣武力紛綸締造之初學士文章黼藻太平之日勳垂河岳名策緹緗有以也卞

讀史無通序前漢書

周京失御列辟從橫游士浮沈莫歸郊鄙空卿頡頏獨重

咸陽者百有餘年雖張良報韓狙擊博浪陳勝張楚矩盡
阿房莫為天王各思侯國蓋卜年已過歷數潛移天命不
留人心難屬所以重瞳狼籍赤帝龍驤數歲洶洶一朝底
定雖銑鍒傭奴黥徒狗盜咸獲世分爵土共列旂常獨趙
高之約不成三秦之王盡死丁公被斬季布獲全足以見
異姓之初無所容貴國之賊矣自此而後法嚴不道經曰
無將外禦胡奴且鉏非種以至脫履下殿投轡入車而宗
社莫安鍾虡無慧誰之力歟至于人蠭形蒼狗之禍逐鹿
無顧兎之思附于和丸絳縡方底事由宮壺殃及中朝詒
謀不臧履霜冰至俄而皇嗣三絕國統中微政在五侯母
儀四世垂有逆莽席諸父之寵假太后之靈加以名士挽
其前者儒推于後賢展居攝符命即真公孤大臣邊關宿
將莫不喪心蒙面甘為賊臣以畢世矣于斯時也高帝子

孫處於氓隸漢家伏臘比于殷周又誰之過也嗚呼當世
所號為文章學術高節清修者皆以王室恬盥養其廉恥
一朝世變弃厥生平淪胥亂逆可勝道哉如孔休龔勝翟
義梅福有幾人乎

讀史無通序 後漢書

有窮距河少康復位獵狁孔熾周宣出車一壯再興在往
事為可鑒舊邦新命亦惟數之周然乃眷文孫子焉天授
成思真定是曰人歸爰有英雄共興草澤豈無盜賊假息
滿池莫不歸命自新臣服恐後不獨耕桑世德人人者深
亦由陟降祖宗式遹有慶耳山河底定日月重光但見食
雖飛鴈集梧鳴鳳並止高岡泛泛水鳧桓桓梟虎共圖祕
殷雷才一日炳烈千秋亦何必進適窮山接邏絕壑如掃
巖處奇士之行乙哉近乎承平以及變亂莫不家擁節義

人尚風裁雖千戈日尋寇賊接踵而心在王室擁衆裨戈
不就徵書辟人託席者猶指不勝屈也豈非中興之始所
以鼓勵人材之效歟

書夫山和尚著故將軍張无妄傳後

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司馬遷曰義不食周粟
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又曰遂餓死于首陽
山古史曰夷齊恥食周粟采薇而食之卒以餓死莫言死
之歲月則夷齊餓而死非旦夕間事也唐梁昇卿古義士
伯夷叔齊碑序曰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前此有窮作逆成
湯慙德未嘗有死君之節云春秋以降殺身成仁者史不
絕書孟子所云聞伯夷之風者非耶乙酉之變膠州相公
餓六日死故總憲劉念臺先生餓十四日死茲所博故將
軍張无妄餓十五年而後死絕粒不絕食有采薇之風焉

死之前後不同同于義不食粟而已矣以餓死者難于刀
鋸水火餓十四日者難于六日餓十五年者難于十四日
而要不可以論優劣也獨是張將軍死士大夫莫能言之
而世外人為之立傳於戲

書歸元恭為天台僧募修石梁疏後 事為曹秋墅所建至今為秋墅

似道誤國千載罪人國破家亡宗祀滅絕石梁一室香火
獨存今此亭既壞為平章者不可不修勝平章者不可不
可不修勝平章與不如平章者皆不可不修也而元恭先
生約亭成之日斬平章之頭而裂其軀又何以為後勸哉
王道彰癉桑門罔栗亦不可以同年語矣故為先生下一
轉語以慰今之修石梁者

題歸元恭先生僧服像

夜夢入古寺見頭陀趺坐蒲團上一人指示子曰此禁國公也余大叶哦嘐忽雞鳴乃醒早登梅花樓訪元恭先生出小影見示予驚視曰得毋是嘐先生曰唯遂識其上

題橅贏舟小影

此大司馬沖庵之世適也司馬公有雪霽詩自注是日三閭之酋皆降今天下安得有司馬哉時朝廷錫公金吾歷不受既而例受國子祭酒數十年後國破家亡世適贏舟兄弟門祭更患難資且老矣國子與金吾何有焉世侍司馬撫遼陽時知交倚為外府應之不倦故能成其功名不獨饒膽略強脊力也今贏舟兄倦游無歸楚君失職優孟不生而劉之所得比矣齊之表門於孝子何有焉

此影將無有世亦棄君平之感乎

跋石鼓文

石鼓詩刻其文章字畫為姬周時物萬無可疑曰大車出洛曰駕言西歸則為東遷以前之物明甚而唐張懷瓘韋應物韓愈指為宣王不知其何所據也大都古之君子生開元事累葉天子未有不顧其主之中興者也三君子生開元之後望其天子之為宣王未嘗一日忘也所以觸事感激捐為附會以重法物何所不可不然何貞觀中歐蘇虞褚諸人並言古妙即不言宣王乎又蘇軾云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不知其後為胡元置國子監也古之君子立言之妙當論其世有如此

跋曹全碑

按後漢書熹平三年永昌太守曹鸞訟黨人弃市子是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年之明年改元光和二年赦黨人禁錮令曹君碑稱遇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自熹平五年至光和六年正得七年則禁罔是黨人之禁而曹君是曹鸞之兄也碑又稱遭同產弟憂弃官古人期喪亦自解職云

跋華孝子傳

嗚呼孝子其隱于孝者乎父以長安陷沒孝子終身不冠昏示不為世用也問之不答此語正不可告人耳不然不告而娶非古之大孝乎哉昔之君子遭時不造責有所託以自全有唯恐人知之者後世之人不身遇亂離亦誰測識人情得至於此果如是當以淵明例稱晉孝子而非薛生而劉之所得比矣齊之表門於孝子何有焉

跋于寘之臨爭坐位帖

晉既東渡而後有二王書法微妙圓轉盡態極妍遞相祖述至顏魯公別出機杼獨見腕力嗚呼永嘉不競右軍父子可並駕齊驅故東坡云魯公書即不佳亦當寶之又云二王之法亡于魯公千載之下閱魯公書者若見其握奉透水之氣傳在行墨非復清言作達之風流矣以此知非魯公不能變二王之法非東坡不能知二王之法法所以亡于魯公也吾友寘之臨魯公書固當極尚唐孔明孝廉言之甚詳余特推言魯公之所以肖魯公者蓋有故也之之所以肖魯公者蓋有故也

跋八分書千字文

近代八分之學極推文待詔公固能集書家大成且為人端謹持大體而八分書乃學魏受禪碑上尊號奏筆法

余幼習文氏家學既更世變益見盜賊接踵念九原可作則書上尊號交禪者當寸攜其指以餘狗盜肯規模其點畫乎遂弃所學學漢孔廟碑及唐紀太山銘伯夷叔齊碑偶為端叔寫十字文因記於後

跋水滸圖

羅貫中客霸府張士誠所作水滸傳題曰忠義水滸後之讀其書者艷羣竊為義民稱盜賊為英傑仲尼之徒不道桓文曹中何居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至正失馭甚子趙宋士誠跳梁剿于宋江水滸之作以為士誠諷諫也士誠不察而三百年之後高傑李定國之徒聞風興起始于盜賊歸于忠義未必非貫中之教也山陰陳洪綬畫水滸圖實崇禎之末年有貫中之心焉其筆法仿唐人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稱宋江等為星辰降靈故也嗚呼諸人往矣英雄耶羣盜耶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跋范夫人詩卷

萬曆間寒山陸夫人與范夫人徐婉唱和甚多范夫人尤工書法承平熙皞鼓吹休明致足樂也自中土龍荒名家叢結入禍幔吹胡笳者何可勝數山林閨閣豈得優游筆墨如兩夫人往事哉披閱此卷為之三歎

跋七姬權厝志宋克書張羽撰文盧熊纂額

張羽宋克盧熊皆為潘仲昭客七姬時霸府且立敗三人顧優游圍城之中而不去何耶非此志則後世安知三人之為仲昭客也七姬以三人傳而三人以七姬累文人筆墨亦不可不慎

圭硯銘

桐葉戲鐵春警龍池起

斧硯銘

惟我與爾誅亂臣賊子者有斧

圖走水硯銘

環海承流磐石萬年

宋貝葉硯銘

累牒真舊我與汝注春秋

玉環硯銘

重明麗正君子以作玉環

合硯銘

樵柯爛金石變中更新莽祿山亂破混沌戰元黃文明其

疑龍疑虵內鼎外節直方君子以造日而運月

又

卬卬骨立直方其德其子人也進則成鼎足之勢而退不處三分之一功成不居淵君子歟

吳郡顧岑云美

無題送吳佩達

天上星辰若可捫身無采翼撞天門金盤靈墜珠長冷雪
窖烟生玉不温水面流螢空照影花間粉蝶實離魂當年
女伴翻新曲從此良人罷遠遊
分明光景是蓬山風引雲霞去水灣乳燕出巢新破卵蜻
蜓街尾共循環紆迂鑒空星槎落曲折軍書漢節遲縱足
陌頭楊柳色且教夫壻過寒顏
喜見燈花照玉鉤翰棋屢勾得全收遥聞遠戍多逢雨盡
道良人不浪游宫地蝦蟇偏食月滿天蝴蝶夢為周亞山
十二雲千頃那得崇朝偏九州

壽仲妹

一本枝分獨向榮人間名教久懽冥凡門風自是閨之秀宅
相從來甥所成不料傳經違有道逢令恤緯近無情五花
封誥居然在又喜三春正值晴

壽鄭桐巷先生喬梓雙壽

南極星躔出少微天河絡角近文機青松色秀枝都好白
鶴聲高和不違人世功名分絳帳傳經心事舞斑衣鄭公
鄉裏他年過應有行人比釣磯

無題

共是春光各一天江鴻海燕兩悠然桃花雨瓣侵歌扇楊
柳風絲繞玉鞭頭若解飛應已去足因重立不能前登高
望千山迴帶水盈盈隔暮煙
楚歌齊唱大刀頭爭奈雙蛾只鎖愁人喘但堪樓上月孤
鳴何處大藏箐夜深頻自啟基子酒罷因誰阻石尤翹首
六朝金碧地豈堪江海水空流
開吹簫管風聲酣出地雷占得盡觀兩為洗兵連發甲雲
來護陳滿東南條祠黃石篇前著墨笑於菟蟲左驂設說

本非天上路時無青鳥倩誰探
荔枝新約割鴻溝梅子酸心驛使慈何日牀前雙洗足至
令齎後獨梳頭移榻勤拄須為棟拭眼看鷹本是鳩誰把
乾坤當賭賽將無柱矢又西流

送春

東風昨夜五更鐘兩挾樓船闖酒濃土偶隨流遷失鬼江
雲特起別從龍無言衣服同時換有約裝梳一樣鬆鼓吹
神祠祈且告山頭草木已重重

次韻題黃文蘭公畫像（公諱厥翔泉州人壁廣中及第歷官禮部尚書）

人生七尺都如寄千秋青史傳瑰異三年遨得及第人白
髮尚書卑究戲當年生公非偶然天上仙官遣妬忌謫在
人間作翰林玉堂金馬空聯轡鼎鼐崇高居有官樓臺矗
起初無地不結當朝宰相歡爰日家門同棄置優游物望
屬魚山那得栖遲老衡泌況逢宇內正昇平廬鼎啟除
嘯至烏紗帽下著緋袍此日公年五十四莊募於今將百
年誰是魯愚誰是智在昔神宗御極初天下屈伸如指臂
宗伯掌禮治神人無闕金甌誰敢覬君子進易退則難每
事令人長可思高岸為谷谷復陵猶記當年舊名字忽得
披圖覩額輔如接衣冠儼瞻視河嶽居然尺幅間魏徵域
燭多丰致摳衣再拜炷瓣香究轉低徊不忍置面目生依
日月光鬚眉猶帶風雲氣媿余小子遭不辰初服翩躚級
荷芙頌公公亦知予乎窮通論世原無二

無題

女伴攤錢字五銖只因面背定枭盧三山蠻湧朱樓出六
詔風吹白草枯須是觸邪名獬豸為不妨文采號樂毉自從
別後音塵斷萬里關河昔夢孤

虎邱西北偏鑿地得泉正當繡圖經所注虎跑泉
處即王隨雲巖寺記中譽師虎泉也
圖經舊注虎跑泉錫蕭梁天監年幾度桑田成海後虎
邱重現譽師禪
小名山在舊江東山下泉新出地中若向山頭問陵谷珠
還玉產與民同
虎邱石井劍池邊陸羽茶經取次編水淺蓮菓約伊雒先
期攝去第三泉
一滴乘除閒舊新橫流倒注總非倫直須時節因緣并才
有排山搏土人
活酒燒猪為水來人懷真舊樂相推前山別有憨憨井不
是重開莫浪猜

次韻和織簾齋

經營一室好牆外玉門關以我思填海看人力拔山遲成
千古事落得寸心閒世上箕裘少先生獨鑄顏

三醉芙蓉

月令花材做曉風又添素質試芳叢露晞粉褪朱顏嫩酒
暈霞蒸玉貌紅未路猩袍淋戰血當初鶴氅歎蒙戎游人
好趣斜陽看運數黃昏變不通
早晚多端託綠陰人間一日去來今初蒸已自分濃淡點
絳中能隔淺深草草更衣容易過恩恩革面也難棻可憐
顏色隨時換至竟何曾改一心
過眼浮雲屢見鮮一枝獨梁碧江畑參差半日都非是反
覆經時不偶然向晚紅妝爭看我平明素面自朝天莊生
謏論皆齊物白鶴千年黃又玄
自從朝至日中昃莫認當時熟處尋問影也疑無特操斷

金原是有同心文人翻案重重出兜女逢迎轉轉深髑角
葵花知向背丹黃一點不相侵

重九集貞娘墓上

勝地良朋客夢難傾城名士共追歡高山點黛知將雨隔
水澄波未覺寒食盤何須爾雅熟飲醅還向漢書看真娘
自憐知薄命鹿車共挽看林泉
真娘墓上夕陽遲降有仙人驂玉螭綠樹參差半日都非是
山星暗水連漪舄行却是看梳髮落筆應如自畫眉莫遣
風流吾瞎子倒將私記跋新詩

七夕客從虞山來夜話

拂水巖前水逆流相從默默望神州充塗帶甲橫千里午
夜含辛值九秋對鏖祇談無益事置身長在最高樓虎邱
罷說生公法頑石於今不點頭
風認蓬萊引去舟求仙何處問丹邱霜林杜牧車前晚月
地貞娘墓上秋野馬相吹原有息飛鴻那記偲然留莫教
鞏空尋邛竹無用分符萬里侯

兩戒河山事渺然日星分道各經天風波勢涌魚龍合草
木聲憑神鬼牽魏豹豈容長反國劉安至竟不成仙祇因
織女填銀漢烏鵲營巢莫失璧

沈山雨中秋後二日

月為從星雨不留廓清已見舊風流扶卬獨上山頭望滿
地燈腥一旦收

和黃處安贈柳大家有序 柳名人月

迎風玉樹託屬長條照夜琪花昭回雲漢春山自
寫妍爭雲母之箋飛絮從空艷奪雪兜之口牙籤
細帙誰睹烹茶竹杖藍輿人傳麗句驚鴛宛轉來
從西子給邊虎阜遠遮愁慧真娘墓下鐵神秀絕
緋沈之管文輝筆海潮翻珊瑚之格並麗華天月
地室如臉際芙蓉國士名姝共是陌頭楊柳所以

遺山賦小娘之什而蜀女吟薄水之篇也追企蛾
眉不禁貂尾

機雲譽絕幾多年只道鍾才不偶然雒浦佳人非仿佛蜀
江詞客是嬋娟書憑纖手殊常好句出香奩分外妍顧影
自憐知薄命鹿車共挽看林泉
真娘墓上夕陽遲降有仙人驂玉螭綠樹參差半日都非是
山星暗水連漪舄行却是看梳髮落筆應如自畫眉莫遣
風流吾瞎子倒將私記跋新詩

紅豆

霜花慘淡月朦朧早起憑闌迫不同赤憶滿山皆漢壘綠
林到處換軍容緋袍行列朝雙闕血戰淋漓望八公奪得
燕支顏色在明年歌舞醉薰風

對雪

天騰地降兩無情縞素三軍撲玉京席帽就商江表路元
戎潛破蔡州城山河一統俱色并草木齊頭盡變更誰是
本來真面目但餘高卧老袁生

題畫為何容巷先生八十雙壽

朱湖洞天紫雲起鳳皇臺下水潺湲的的芙蓉映初日蓉
巷先生開壽筵桃花辟世陽流水穀城黃石圮橋邊先生
本是相門子未須辟穀求神仙在昔崇禎歲乙巳關門烽
火通甘泉天寒蓼卜求良卿桐城相公方登延須臾戰勝
建元良官加官保遷文淵轉眼于今五十歲從頭萬事都
茫然星宿移天地起陸相公有子稱象賢采芝深谷長羽
翼非熊釣罷檀車聿臨枉三郎亦相門筆法粗傳沈石田
畫出仙禽頡頏立仙花正照雙蹁躚隱秋鷹振翮乘風起並
得鶱騰飛上天

丁巳歲朝大雪

高卧山中絕世情松筠强項柳腰平又占有象龍無首書
法非王月不正嶺外梅花偏向暖江邊春水又方生莫嫌
元冥猶餘氣明日東君捧日行次日立春

送黃處安

長亭楊柳未生烟猶是風霜冰雪天相土有詩收海外鬼
方占易得三年歲時氣數王家臘商賈都行天復錢此去
富春江上過可先物色釣臺邊

又題畫送處安

舊枝葉落又當春奪得燕支景色新誰道在陰鳴且和雲
中聲已逐符春

送春集虎邱是日大風雨

殘花萋草盡成功運退乘除項刻中今雨本來還舊雨東

風從此換南風佳人漸老青閨靜戰馬初開紫塞空莫向
名山徵往事閑閑基下水淙淙
薄露登山細濕衣燭光搖亂影稀微墮樓石氏花都盡投
閣揚雄事已非獨地掀天來有象沾泥帶水去無歸堂堂
獨讓南風競也是東君早見幾

三月晦日過隣家見牡丹花盡落有感題壁

經旬不出戶春去杳無迹偶爾過山家紅香坐狼藉端然
國色艷委棄風雨夕空餘蝴蝶飛徒見蜂蕊蓓始知春易
盡韶光真過客悠悠會百年白髮誰憐惜

葛巷集

俠

萬卷集捃佚

濟陽　張爾岐　稷若

文八首

儀禮監本正誤序

十三經監本讀書者所考據當時校勘非一手疎密各殊至儀禮一經脫誤特甚豈以罕習故忽不加意耶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禮記充滿天地固不容或誤周禮孝經爾雅三傳人間猶多善本即有誤亦易見儀禮既不顯用於世所賴以不至墜地者獨此本尚在學宮耳顧不免脫誤至此坊間所刻如三禮解詁之類皆踵襲其訛無所是正而補石經闕字者不知以彼正此反以此本為據竊恐誤方來大為此經累者未必非監本也予既僭定儀禮鄭註句讀乃取石本吳澄本與監本校摘其脫者誤者羨者倒置者經註互淆者錄之以質同志如左

左氏遺興序

左氏之於春秋著其事文其辭復表其義經事具矣左氏親承國史故其事獨核事核是非所錄取衷也治經者舍此莫稽即好徑省未敢或失矣事有連類錯出則以褒貶之所不及或畧之況其亂乎至杜氏所稱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更以為非先聖之旨竄改頗牾之致妬不令傳人間桃此而蹐康侯耳綴文之士又但采擷華藻酌禀章句事與義緊多未遑世之為左氏者率如此予晚欲學春秋力已不逮而又拙於修辭獨念左氏取義即未必有當經旨周公之舊章賢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往往存焉此固不麗乎經而亦可傳不待治經而亦不可不知者也考典禮資法戒苟有取於斯亦左氏之教矣因備錄之曰左氏遺興

斯馨館詩序

庚戌秋帶瀛邢君往訓福山瀕行出其先人慰山先生詩稿四册以屬王君俞之及僕曰幸為釐次將授梓于兩人既受請之見其自萬歷丙午至康熙丙午年各有詩中間崇禎戊寅至順治丙戌九年獨缺册端遺蹟兩行甚致惋惜知為逸去矣嗣是各以俗冗不克卒業明年秋乃相與定錄合為一卷甫畢武定尹君先之適至出以相質又為汰其三之一曰此足以為先生之詩矣子惟先生自總角時以能文名每一書義出人爭傳之長而為古文辭人又爭好其古文辭既仕喻民則有教入告則有績議政白事則有移檄又無不洞達剴至動人聽覽者唯於交遊往復慶唁諸務及觸緒引懷則一託之詩其於詩殆餘力及之耳詩固不足槩先生之文也且自解組後多與阮會戊寅丙戌間為最甚信如古人言詩窮而後工則此八九年牢落怱鬱抒寫於深哀沉痛之餘者必多佳什乃不幸逸去豈造物者之致妬不令傳人間耶抑物不兩大理固然耶詩固不足概先生之文此又不足盡先生之詩矣先生自叙於詩則嗛嗛不滿意今日之嚴為刪汰者亦猶先生

之志也嗚呼先生制行甚醇固近日之典型即其漫筆偶書亦當寶惜況其詩之和雅坦易適知其人者乎人苟欲以離合工拙置議尚未可為知先生者也

王安寫棄州序

夫人之能為棄難於其能為取情多蕪累或不必取而取性性苟清通亦不必棄而棄其多易所棄者將以全所取也所取每上則所棄每多良勢則然耳乃荷筆之徒選言於市遷艷而攫薦乾觜而歎旨嗅遺蘊而言芳塗薰籍錦以出其璞而不知其為鼠也噫是宜棄而不棄人且棄之不如其自棄之也吾友俞之王君棄喧而即澹棄利而即書甘瘠推腴多所棄於家讓先樂殿多所棄於世至於閉無關之關喪有大歎異私自詫於所識謂其風骨神味在輞川襄陽之間又謂其靈快似宗希夷而澤妙則似春虛人多以為然因時時思遣其廬以望丰采度終不可一見挽不果往今且移節而南行有日矣子曰是其出之君也或枕而此六七年時相遇於忱惚恍惚之中者何以自慰也於是不辭讓而為之序予之請遠巷初集頗有以窺其志矣今之統士伍治簿書握符而食祿者殆其寄也濟南一署其寄事方為寄已無可擘持把玩者況寄之寄而屑屑焉圖之凡人於言之所不能盡則為之圖以示意不知黃生何所不盡於一署而吮毫設色以求盡也豈將以繪署者重署因以重將軍乎吾觀天地之大古今之遠賢士君子之所以記

偃息供吟哦者不知其幾矣即此濟南一區幼安之月池子固之柳堂已無遺跡與夫近代廷實之泉于麟之書亦多失故處而荒榛敗瓦賸有清芬憑弔流連不禁仰止者不聞有繪之者為之重何其係人感慨爾爾耶生之為此圖何為者予思繪事物影也即物以揭影物去而影留能使人見揭者如見所揭者如人咏詩情至而有言情已移而言不滅能使人讀其言如見所言凡人有所愛樂欲慕動於中而不自已溢於口而為言言之美者則為詩著於心而為影而影之可以共見者則為圖生之圖生之詩也一圖即不足重署以重將軍使人因圖以見署因以見署中之人未必不有藉於此此生之圖與諸勝士之言富者贈人財以財況言斯云富有先生是年八十

八歲矣恐美散佚彙為巨册因其故質飲後綜計六十餘紙既成出以示某命之弁言某念交道之衰代增澆偽勢移情易形密神疎盟言旦旦轉盼如遺況此墨卿殘瀋何足記錄而先生寶之重之老乃更篤斯豈存亡易慮盛衰殊致者乎吾知先生之成斯册也南榮養恬之餘適茂樹披襟之剩晷則達巷集於老屋蓬蒿之間而時哦之一遇會心輒嗒然冥會盤礴而不能釋人之見之將謂汗漫老生讀人詩而有畫意亦奚不可者乎

交遊翰墨册引

交遊翰墨者慰山翁邢先生哀其生平交遊酬贈之詞而為之者也先生幼而通敏知名國器長好綜博摠攀宗工一時勝士顧人睹其風烈樂其華藻者固有好音以劾嚶鳴吹壎而表如貫者矣迨其通籍於朝剖符守郡業著名章交道日廣於是羣彥聚首則有觴咏之娛新知投分則有迴遝之賦羅縷而咨咨咍半韻題圖翼而投心裁彩舩而贈意者又何多時政詰曲而訪異聞千里相思攄誠一羽聯襦夜賡乎洎乎解組言歸身退而道愈尊蓋高而望彌劭垂纓巨公結駟而到門縫掖後生奉几而造室要之針芥既合唱答斯劾所云鳴鶴而子必和叩宮而商為應也故其巾篋所藏雲霏霞爍日新月積洪纖異奏各成斷金之響醯醎殊和同適淡水之性仁者贈人贈紀何如實此敝楮撫玩其遺墨及玩其遺墨而思愾然而歎者乎因而隱几神往昔歡堪憶將如即其人不藉夢尋如聞其語不待班荊先生之坐名勝於一席聆跫音於異地者實在於此則被束里之

此誠交道之盛事豈特藝林之雅觀已哉

祭慰山那先生文

嗚呼夫子豈非所謂人倫之楷範先民之典型者耶閱春秋八十有九不為不壽矣而人猶以天不憖遺為恨者實傷古風之不可復見而斯道之失其宗盟夫子之少文采著名強而筮仕循績昭明處腊膏而一塵不染曾見褒於煌煌　天語當更代而萬姓遮攀更莫掩其藹藹仁聲及解組而言歸遂坐擁詩書之百城非法不言大猷是程踐繩而蹈墨挾藻而鑒英其行誼之篤文章之富具見於列仆之碑埋幽之銘吾儕方登堂而薦哀敢畧陳其生平夫子蓋居今而志在古處變而守乎經羣言清亂而所見不可奪習尚紛囂而退立於不爭故里人高其仁讓而物議服其潔清邦君之所式請學士之所趨傾有人如此黃髮老成年近期頤神識愈精方幸哲人之可仰胡為乎一旦去此而遐征嗚呼哀哉豈鈞天之須材將有籍於先生鞭風馭霆知非夫子之事度必修文於地作賦於玉京矣嗚呼夫子之不隨物俱化者知道遙於何所吾儕獨瞻此而哀嗚於乎小子戚交晚列既承沮誘亦受劘切方公之隕沉痛莫徹日月有時逝將永訣追憶夙誼感激涕洟推咽山顏是斟野薮是設清淚泉傾衷腸如結戴目仰瞻如睹光烈嗚呼哀哉尚饗

季厚張君墓誌

君諱爾崇先府君之第四子七歲與其兄爾徵同時就學並以能讀見譽於師崇禎戊寅冬大亂並見執爾徵失所在君至滄州被及死而甦時先府君見背遺孤四人次者早以盲廢其最慧者又新失獨與君伏草出而泣創汁淚痕殷漬衰絰問創愈益屬於學值大飢不能具膏燭燎薪而讀常至夜分一夕愾然語予曰幸哉吾兄弟飽此腴美不然真飢欲死矣老母聞之為一破涕壬午就童子試學使者夫賞錄居第一未幾子焚棄舉子業君亦不復志科名矣遂窮困終身年五十一而歿嗚呼有材不售降年又不永世固有不辰如吾弟者哉君善記海貫經史凡山川域邑險隘歲月姓名之屬人所易畧者纖芥不失予偶有論著於事有所遺忘以問君君娓娓言其始末後得書覆校悉如所言性質樸不知有晚近雕琢事侍先母依依膝下如孫子予以長兄共學近四十年每質疑於予必斂手屏息一如見師於人無所欺人欺之亦不疑也先生長者每相親重歎為古人云世象詳先祖考塋碣配蕭氏蕭公應昌女生子三長孝通聘鄧公光玉女殤要徐公顯亡女繼要楊公弘仁女次孝逸要徐公顯相女少孝述聘李公瑞麟女女二長適王公用極男憲章次適姚公偉男應仲孫三自孝通出者睿溥聘揚公之棣女自孝逸出者睿浩未聘睿洽聘胡公吉女孫女二俱幼未字君生於有明天啟乙丑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大清康熙乙卯

四月九日以是年十月二日葬於祖兆之穆其兄爾歧痛而為之銘曰學莫庸困於逢年雖不壽厥德恭永依祖考藏茲封尚詎來者大乃宗

賦二首

苦雨賦

方歲丁亥陽窮陰溢徂暑而雨五旬不息瀕涉秋半未瞻星日漫漫昧昧莫知止極欵歔賦之其詞曰

嗟皇天之閔惻兮忽降威其何鄙奪耀靈使不吾照兮肆黮黯之幽幽紛阨塞而嗛怒兮抱迷昧而隱憂初淫淫而微注兮候濫濫而奔流乍滴瀝而嘈切兮旋喧豗而淒啾禾穨淹泡而失德兮室廬崩潰而就苦兮詔予以盛替之因曰化紛糾兮予言帝其聞悲予懷之良意之可陳予心帝其見兮予言帝其聞悲予懷之良究兮壯有涯慎心所造兮和不可醻靜以俟之兮坐受其憂陰節既極兮陽德乃熙勅朱絲之百尺兮將辟而約潤兮玄武畏蓄而伏泥揚清颷之慷慨兮快奔雲之駭飛霧汎濫而無歸兮紛先後而爭馳雄虹建帝旗兮望閶闔之遥開義和整轡而撰策兮燿曜於雨儀嘉山川之瑰麗兮瞻斗杓之陸離星辰爛其就列兮百物承光而自怡

重曰皇天降罟雨無極兮雄陽失柄浪濫覆天則兮下民顙咨帝悔畀兮銷斂蒙霧耀華芒兮義和秉御錫清光兮沾濡以時秩有章兮萬物受祉溥以長兮照融赫烈樂無央兮

服黃精賦 甲戌

大道流降靈品賦形丹砂夜熾石液朝零水芝貢其

清詭土肪珍於玄經斯陰陽之至妙服之者歷千祀而硜硜精有獸鍾氣有尤全維物之良守曰龍銜冥迹斷壑接根絕山真氣之所纏絡深託處而全天方其生也日月育魂雲霞蘊臭寶玉積潤而流膏神泉泌和而吐溜既淪髓以茹休遂苞體而叢秀爾乃抽桃筵借竹葉細莩輕棟黔實睆挾條翠孔敷醇和斯攝俄而清颸告寒凍雲四屬陽德斂華釀肪內汰虬連蚓結冰疊珠曲凡目之所不識而盍肥飽穢之夫不得而辱乃有天老之倫離世遊心探玄弁植扶幽山岑抱經歷險攬秀別歆呼予而告之曰此陽精之英也可以驅彭姑練身形輯散液合遊靈蹈雲上藥莫此與京矣於是屬長鏡削雲根拾鶴蹠裂熊蹯淪以朝汲之寒泉薦以乍擷之芳蓀潔鼎嚴羃陽燧載燔火符合度暢以曦暾色屢遷而正黑味漸厚而彌溫乃敢揩首天真旁揖皇人而後進之玄醴激以清風漱齒輔百脉而霧散和五神而雲起中廬既治明堂斯砥嗜欲清平純白至止厭燥烈之桂葱鄙腥膿之鯉鯉時乃有鑄鼎八公采芝黃綺長松偓佺山朮涓子輟鼎罷茹棄彼如屣爭與荷鍤極社篙火量水既分沽以同飲乃顧笑而歎旨競履空兮天遊亦唱予兮和汝歌曰大道曠曠無外內兮爾和不滑求厥濟兮南山有草名龍銜兮世外寶餌聖所傳兮水火之功日復晅之山閟雲幽尚或先之

詩九十三首

雨過

中天滿雷雨增我門庭幽草木森竦待廊爾雨還收莫測感予意愴然念厥繇誰實使之然何必計盈絀世上鮮良籌帝皇稱盛治所惠亦區區辛苦遺詩書守誦增儒柔徒聞著作繁一水成千流既道鑄五兵又說演九疇不見所脫人但見骨成丘乃知結繩後畢竟難劣優心傷對終古了了哽膺喉何時生羽翰去此蟪蛄秋

雨小止野外散步

雷雨動白日欲止還瀟瀟顧我歌何營閒步暢新謠延佇瞻曠遠青山洗舊髮草木各休豫隔林聞雛鷯雲際日影微沈匿不可招歸來自掩幌徒爾坐無聊

慈烏

蒙蒙枳棘林慈烏巢其間勤苦為反哺朝出暮來還風皇去已久誰復知我艱賦性徒明惠毛翮雖愚頑爾時大嘴烏心謂此同班無端生疑忌貌猛中情口慈烏悽不樂斂翼自低顏寄聲大嘴烏莫須欺人孱所懷各有逕那可相追扳實慮反哺匱暫不死茅菅何時將其母往巢人外山

悼亡有引

內子季朱淑而慧天怡悅舊慝輒為短詩咏以紓痛用代叩缶

揚芳乘幻化萎謝不及秋悵念平生事苦緒每忘收兵杞二十年所樂不償愁甘心蓁藿內秩秩供晨羞

慈親賞慧辨飢渴抒良謀笑語驕癡佩聽鷄最前修
霜時酵弱醞夜半緒燈篝辛苦不足數使我安無求
竟以蕭條終大化無遷流抱撫所遺兒悽惕默悠悠
嗟哉命矣夫誰敢生怨尤

哭兒篇為兒孝實作乳名三陽

失却孝子閔兩月長歌散痛聲不發撿韻覓字見兒
所弄書眼瞿手顫心如監憶兒生來頭骨頗清奇目
睛點漆揚雙眉兩頰紅玉持方頤口角歷歷能是非
步履端凝卓騶遠見客問姓記不遺高揖低拜少參
差看爺面色識因依出門一步牽衣隨心知達去先
淚垂奈何兩月我哭兒不聞兒哭吾不知開眼不見
寐存之入夢何時因風吹兒自前年學語道字真每

言讀書作官人奉爺高車嬭錦茵簫鼓綺羅洽姻鄰
明知癡騃語嬌撫不忍嗔汝為我兒四寒暑兒在兄
妹中頗能和儕侶珍果香餈時一舉均沾不待爺嬭
語汝今舍我去何所顧見諸兒心倍楚多難食貧安
其愚北堂闕奉少歡娛我兒携匙奉飲遠前後老母
開顏為加哺今日登堂制淚不令老母見不覺淚冰
猶綴鬚或言宿世相負本非父子分此語茫茫難具
問又言他生或再來他生悠謬何據哉要之修短有
定理此理總是難遣哀憶兒死時形欲靜我呼兒名
兒猶省囑兒兒應當再來勿似今番年不永兒氣清
醇稍異人當示爺嬭再來影小册新書文錦緣圖書
雙印宛以堅雜組五色貫珠蟲為兒收貯雜芳荃誰

將吾語寄重泉爺嬭思汝淚正濺濺汝嬭多病我漸
老探環何時苦不早

送鄧温伯廷試

與君幼同趨矯然厲誕節覺同夢亦然屢蹤不云拙
如此四十年守殘待城闕以次充方物豈為時所缺
逸姿前修鉤龍中徒拍曼賤子早自廢脱帽理耕犂
君尚五斗謀瘦衛中夜發千里自貴送塵土羞饑渴
庶幾見光榮華裾易短褐馭短苦志長代耕異聞達
平生鼎何事肯為衰年奪去去遲君歸中廬有清撓

苦旱二十五韻 辛丑秋作

春夏艱時雨奄忽秋風屆旱禾秕不熟晚禾乾欲壞
祝融搖火旗飛廉鼓風轄豈無膚寸陰隅沾異均灑
數里別榮枯隔轍畫疆界何者獨非民天心無乃隘
田父隴畔立向天搶地拜自言正月來租稅急科派
鞭笞戕肌膚竭蹙脱扭械腹空不自實苟且免毒螫
所冀過豐年多收補貧敗奈何遘亢陽煊赫成枯晒
昨日鄰家翁叩錢布爻卦云是水雷屯安得雷水解
今晨望南山白絮相牽絓仰瞻祈霖雨來旋風已噫
皇天胡不仁饑喉忍恣搤貊梁望恐難倘得飽蔬稗
嚙指庚辰年關心妻子債嗟我聞斯言辛楚如含芥
何以挽江河飛天成滂泮尺箠起癡龍雲際翳尾掛
寸寸裂旱魃撫海恣一快氾濩遍九垓百卉蘇靈瀣
免使諸少年犢牛重自責

少時

少時貧賤交强壯尚膠漆謂當善終始兩心皦天日
縱爾異升沈不作渡江橘昨逢馬首西馭者何太疾
邂逅邀難攀氣凋心若失歸來省愆尤累日不敢出
轉憶三十年生平堪共質豈為同行誤蟬連難自必
君子重久要尚冀心終一璨璨越人詞為君再三述

地動謠 代申六月作

銅龍吐丸響轆轤玉衡光推移舊轂碧幌懸珠起涼
夜一聲地底奔雷逐肉重踏騰淖不勝誰掣靈鰲掉
尾感倒襦失履走嫗齒腦脰難著天星搖圮墜親逢
口音嘵踊擬崩戞吐百妖老樹無風擊舞腰盆盎側
立涔海潮須臾動歙衆始定相呼相問還相慶腐儒
頭旋如湛醬對月發占迷倒正嗚呼伯陽西去亟感
天耳

紀異二十韻

長夏踰望夜月出東南隅雨霽無纖雲大星如璨珠
開窗納微涼清影澹巾襦連日苦煩暍得此良足娛
剎然墮壁塊乍疑走魑軀旋聞發厲響似欲推搶攄
遽起不及履倉皇背堂趨眩瞀伭立難已聞四隣呼
罳訇不可辨各自喚妻孥雞駭犬羣嗥剝瓦頹墻俱
庭樹纔三尺搖曳不可扶仰看老木抄亂颺風中蘆
少傾乃得定老幼語囁嚅撫慰互問訊盌覺驚怖無
披衣一出門悵望立斯須乃知陂塘水遠簸類翻盂

死占書如山成敗紙我欲因風呼問天只愁狂呼忤

況當秋稅臨鞭撻通宵匭頗慰老農揮淚言此論真成戲身是蔡藩人何曾知壹醉
莫使憂溝壑存活有高位聞說大仁人牙節初來莅
苦樂本異條降罰乃同被所患朝夕急酸心在老癃
大子實帝簡毓質適其鄉愷悌全木德文武備柔剛
崎嶇同傅巖霖雨洒殷商駿厲遍列職種德各有方
岳牧分東圖洪慈詎易量痛茲民方疲顧慮節輸將
供億正繁劇凋羸未暫忘羣生保食息謳頌聲洋洋
小子等溝斷拂拭被青黃匪敢懷其私仁蔭古所藏
遘茲攬揆初致祝致陵岡

辛丑夏慰翁邢老伯枉顧田舍辱惠贈章過有
獎誘謹次韻奉答

梁丘言固訣伯陽說亦迂嘖嘖談鼇瞩野老及鄰巫

高梁蜜 庚戌秋作

蜜蠭敗嘉禾史傳不曾記粘塗類白膏蠕動漸足翅
初但膠禾心嚙食莖葉累高粱穗如幷黯黯失生意
仰天祈好雨一洗兼清吹怪哉蛾蠓微風雨不能墜
黃霧塞四野輾轉日滋遂致使尋丈苗狼狽通體膩
移乾不作實腥穢迷人鼻老農憂八口腰鐮對下淚
相逢暫借問致此誠何異儒生非鼓史三歎對以臆
得無釀酒多天公惡淫費本以續民命腐壞資融醉
飴蜜與酒醴同自天乳漬嗜酒報以飴政來離其類
老農揮淚言此論真成戲身是蔡藩人何曾知壹醉
苦樂本異條降罰乃同被所患朝夕急酸心在老癃

於山仰其高於水仰其深伊予於夫子弱歲早歸心
夢夢春風內歲月忽已侵非敢阿所好懿修良足欽
裹編寄孤往微情託朗吟抗懷百代上誅笑閒井沈
示疑啟羣聾發語每良箴小子滯空谷聞言樂書襟
尹君最少年異苔實同岑託交古人鄉結納匪斯今
連騎昨來過清風惠好音欲報不能稱安得雙南金

贈地師

茫茫同寄一坏土萬出萬入成門戶其中穴竅遞淮
輸如人營衛注焦腑能為生類作枯槁肉眼迷離遇
莫睹趙來異士具別學放足平踏過寰宇擘風分流
何其神批丘導壑析交午生長青齊海岱間曾閱侯
王千墓田直得萬金求一看只重意氣不重錢昨日

相逢斗酒會劃然一笑詞相憐山川為君時作語遇
賈何妨便傳與病骨將來死須埋煩指諸兒荷鍤處

壽邢先生八十

元氣浩無垠惟人恣探取淵淵方寸中斯為造化主
所以仁者壽上天匪私祐懿哉邢夫子仁義貫焦腑
伊昔遘昌辰剖符受民土太原及嫣川遺愛允衆父
高蹤厭拘縻玄髮謝簪組歸來聚古人共坐開松圃
怡然對羲皇戚顏閔湯武賞善酬好音嫉惡奮霜斧
遙遙千百年次第陳盃斝觀其一俯仰運會一再撫
遊騁遍宇宙斂戢歸鄉黨競新角艷時依稀見前輩
乃知大君子人貌而天伍日月盪胸臆洪濛供含吐
此中無縮盈於何窺成寇至今年八十朝霞照顏輔

斯道慮將墜方賴永支柱致語采輿頌滿百當更數

賀范某入武庠

韶令請纓客隆平脫劍長學宮初秩秩結束諸生舊裁成博士均鸞孤能破的援筆更驚人
韜畧曾殊衆飛鳴自絕倫長驅服腰裹大業仁麒麟
科異翹關陋榮看射策醇有梅思即鼎無力競口輪
況是難兄弟真將列縉紳甲兵推小范或是後來身

賀某入邑庠

經術貽謀遠風流先後同蠹編看式穀鳳羽羨棲桐
五采絲堪纂連城玉自磐雲霄懸北闕事業待南宮
千里開初步一鳴揚大風青青芹正美楚楚歲方童
影照鱣堂上花生絳筆中市駿金常在羅鴻網不空

挂芳秋燦燦桃蓋春融融拂席知相待抽毫看愈工
銜天憑鼓翼破浪正操艫肺腑稱簪組處處藉滿私衷

賀范某入庠

大開饗序羅俊傑范君奇姿森霜雪下筆能令老宿
驚命中翻覺健兒拙鷙翮搏風高沒雲駿足挨地汗
成血力挽兩石誦萬牒千人會中歎奇絕只今方當
弱冠年儕輩相推莫肯前使者成快賞收置弟子員
已飽陰符訝勇決更將禮樂奉周旋吁嗟范君一身
燕文武努力青年圖進取令播名宇滿寰宇

送泰甯施老夫子入覲

長安瑞色五雲見臚聲隱隱纔銀箭至尊宵衣未央
宮紫泥飛下含元殿十年多牧閩袞袞萬國衣冠傍

御院燎火夜馳露未乾天語趨奏諸藩遍我公象服擁朱笏交戟翕前陳民向天子垂旒動顏色斜封特與柏梁宴賜履功高天下聞來來繡衮承權燕黃金斗大錫扶風繁纓曲縣韓侯餞公駐霓旌向翁門北渚亭邊父老懇濟水褒衣謬聞聲元亭載酒垂清盼此去麟閣奏殊勳故人遙為山中羨

紀異 甲辰作

甲辰夏四月日在罕車明陽德擅時節萬物吐華英柔桑勤力農良苗慰疾耕於中最可喜麥穗涵嘉馨木綿結重樓團團青錢擎日色忽慘白風起殷砰訇猛勢欲發屋砭人如濯冰牛毛作蝟磔卷摩類凍蠅向晚風力定當頭見數星病夫踞煖牀舊絮屢索增統乾道方潛驗一龍率土凝寒風入夜短簷曙影日高春不堪惆悵梅花信自起摩挲五鬣松

失子中興所親將問之卜賦此答之

天道從來疑有無難將此事託神巫厲人亦鮮驚求火嗟我何時看射弧不作百年門戶計應憐七尺簪黎軀茫茫誰辨商罹兆欲叩荊婷眼已枯

弔枯栢 栢以移植致枯

庭前栢樹子綠髮滿華滋廿載同霜雪一朝成別離有終或物理失計恨人為獨向東皇處招魂把斷枝舍旁烏巢以十數為之設籬壑懸棘以禦蠢鼠愧此孚雛者相將來託茲愛深少自定顧影每先疑旨距知難恃朋僻徒爾為呼童重設險使汝遂恩私是夜何悄悄雞狗不聞聲夢破聞剔喙小奚叩柴荊詫言是何物皚皚滿前楹驚怪披衣出寒威凌短褐下階視砌草已覺多蕭瑟出門望天東赫然見赤日漸聞田隴間嘖嘖人語切或言屋閣桑葉熟半腐餉或言木綿壞萎爛十餘一或言禾方稚當此良可怵歷指不到麥所恃漸向實誰識霜隱中寒毒入移室日高寒散後推敗現蓴節農夫始驚呼從此生事竭官私通負多待爾以全活皇天何其酷探吻恣橫奪眼看芒葉枯百事安可說急作泰地耕賦稅有王程遲迴擁未立枯麥苦支撐特穗示妻子忍見淚縱橫

冬至

朔氣誰嚣運仲冬喜看玉作人黃鍾天心復見微三

鸚雁

艾君畹竹居富二雁蓋野人羅而致之者俟馴成將縱焉

野蓼渚蘆入夢輕茫茫旅思對分明胸中幾許雲霄恨昂首青天時一鳴

鍛羽相依亦偶然莫臨苔影怨迷漣應憐健翮寒天上片片霜風驚控弦

拂拭儀容還舊棠恩教逸質坐郎當長空萬里憑舒翼莫向人間憶稻梁

訪邢慰山先生不遇

孤烟斜日不聞喧短褐東風來叩門枝上綠多春欲盡壁僮喜頻過勸

到牀惆悵相逢須後約緩聲吟嘯出松樊

怨詩

生人樂事是天倫每念天倫歎不辰當室早孤多隕涕脊雁同辱僅餘身連枝花萼戚歡夢半死枯楊斷綺春近日知交更零落新阡宿草幾沾巾

賀某歲貢

廿年衿佩雅明經晚逐公車貢闕廷荷筆尚煞文似錦掄冠幸未鬢如星清秋桂影千簾綠寒夜蓂光一縷青憑得舊時心力在肯將大業讓沖齡

訪劉仲蓄不遇

經年思尺兩相望君滯書城我睡鄉策蹇今朝擬扣扉拥書人去只空牀

題慰山邢先生自叙碑

自歷生平還自傳悲啼歌笑總淒然邠卿立石傷時命元凱沈碑慮變遷一日行藏期百世後生指目屬前賢譜來佳樣憑人看不是韓家諛墓篇

題馬六陽文學墨畫有引

文學當崇禎癸酉過敝廬適雨大作為潑此紙置度閣間後二十餘年撿書得之文學亡已久矣感歎舊遊為裝裱題詩其上

烟雨蒼茫柳數株遠峯當戶有還無幅巾獨坐知誰氏元亮流觀山海圖

久矣人琴草露萋墨雲一紙尚淋漓林邊未是陶家貌只似當年盤磵時

偶見蒼屏老師手蹟

昔年就傅擁書牀久續南豐一瓣香遺蹟只今零落盡簡端留得兩三行

代贈濟南某太守

濟上分符錫禁廊使君車騎滿東方二千漢秩威儀重三十巖城指顧詳作似照臨海日出還同膚寸岱雲翔一鍾近自多欣幸自覺披吟清晝長

憂旱東邢先生

為儒既不過為農更苦饑瘠田見坟難力壑不能肥仰天冀膏雨火雲扇炎威蕨蔡滿中野心知良苗稀步觀行歎息念此生事微還坐披遺書庶幾過同歸先生老尚健濟于自掩扉有懷願相質遙望久依依

庚戌夏秋苦旱巫降神言雨朔不應過所期乃雨

驅雷巫鼓響逢逢香火連村走媼翁今日始霑膚寸合經旬杜詎地天通分明降命重霄上甸甸遂靈斷未中奇語人人知帝力古來方社答年豐

韋土官三章有引

近日文士陳君弘緒書淮陰侯列傳後云楚人張燧言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本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侯客某匿其三歲兒與蕭相國謀作書託南越尉佗佗養為己子改姓韋用韓字之半也今蕭書尉詔勒之鼎器其說甚奇賦以紀之（李梨所為綱目已載此說）

鍾室韓王遺恨多千年成敗說蕭何誰知韋氏延荒
徼猶賴音函囑尉佗
其二
匪孤義容程嬰如馳賁鄧侯一紙書漢室鍾銷尉祚
盡兩家恩怨總成虛
其三
史記紿韓豈謬言忽傳異說為平反長官底是淮陰
商真妄誰能問九原
咏杞上投書事
秦家狠與詩書警肯放陰符半紙留生受老人收拾
得傳將孺子佐夷劉
丙辰九月初識王猶龍社兄賦此紀之
邂逅何因為石泉石泉側畔聽鳴絃相逢相許成真
賞更在寒燈菊影邊
俞之王親家見示得第五孫誌喜之作依韻賡
賀
羸金那許比遺經莫厭君家壇舊青八裹近開頭上
雪五孫環擁膝旁星厚儲海饗應天眷偉幹豐枝識
地靈伯仲成行蚤溢格數來甲乙又逾丁
列仙詩有引
每歎詩人有兩大坑阱不諳則罵諳固貽羞
罵更招禍唯有數落古人是決不知動氣決
不能回口古人中有列仙尤與世人絕無瓜
葛決無人代之動氣代之回口也今冬偶想
到此於是每提起一位輒與四句說着亦得
說不着亦得須彌大王驢耳朵四顧無人何
妨大聲圖得銷却痞悶非敢故尋列位師尊
晦氣也
拄下宗風祇道無却緣關尹灑金壺五千已是嫌牛
跡玉局重來胡為乎
文場踏蹬會昌年偶遇雲房便得仙多少春風得意
客紛紛無復見遺阡
呂翁乩筆更新奇自道唐家仙李技聞說先生能劍
術當時何故漏妖口
為厭喧囂聒耳根西華洞裏聽雙門無端混沌為添
譜却似虛堂苔帚痕
留書質酒本尋常引得妖姿入帝鄉豈少仙胎生肉
翅羽翰白日起平康
盩陽高士叙華年一百更將八歲添却笑葛洪自錯
語原來蔡誕是真仙
摘無花果二首
圖經閱遍怪蠻荒有果無花迥其常不是今朝親摘
喫終疑伊擘出空桑
纍纍青紫綴枝柯入口真同蜜一窠却怪牡丹空富
貴只將狂蔗答陽和
劉永錫惠詩扇印章寄謝二首
錦石鏤將玉筋成開緘新試紫泥輕野人舊有閒標
目又署耕雲釣月名四字印章文

題婺新詩自去年寄來茅屋已秋天相思每苦音書隔說到英灣更悵然時已南旋故云

選十魁庚子科

貴客忙傳新貴文一時披誦總紛紜千金敝帚從來事苦柰衰眸對夕曛

少時讀書揀棄多強作解事懶吟哦四十九年債不了教針教線做阿婆

錦瑟如今久罷彈投來新譜亦無端他家已是敲門瓦猶作琅函秘寶看

次韻答王俞老

得失從來說塞翁漫追往事歎文窮藩中飲啄難勤力雖雲表東西自任鴻喜對停雲撫濁酒笑看旭日轉疎桐荒涼仲蔚還相望白髮猶堪話隱衷

哭馬眉甫五首

童稚追隨十二年養成健翮看連翩層雲折墜緣何事神理茫茫難問天

不是尋常弄筆兒希顏志尹見心期憑君此事應遺妬誰許冰霄茁玉枝

褒體青衫紙覆茵白頭倚哭痛雙親昨朝譜語彌留際猶祝翁嬰壽百春

天地從來一劇場滄園冷眼齊彭殤憐君好曲收場早引得旁觀琴懶張

繡虎雕龍事已虛遺孤今適辨方初皇天肯續文章種好謀牀頭未卷書

壬寅冬壽邢先生八十四三首

玄冥在御龍在野却是先生覽揆辰不見寒岩松柏幹堅冰萬疊自成春

陶姓長官尚能飲秦家博士未傳經上下千年堪比似不須更畫老人星

曾向邊州洒潤來靈椿原是濟川材從今倍受烟霞骨留為人間辨叔灰

代贈地師某

秘笈從誰授人疑是景純山川各靜默指點在逡巡辨氣能知異撥沙幾類真鼠封曾示與心折謫仙入

寄劉逢卷

十年祇寄一緘書遲迴匆匆逼歲除搜挹風標心乍慰擬傾懷抱語全疎莊旅影拂江天外吟嘯聲留海岳餘此地相思倍惆悵可能幾度寄雙魚

烟詩

年來黃葉堪觴客不數霜橙佐玉巵只有枯腸消不得等閑戲作喫烟詩

甕飢促坐脫貂弁銀管金絲熱一攢吸罷憧騰微骨醉酩奴無色索郎寒

福建競誇干拔寵金絲近日重高麗相逢相見團圞坐不吃烟茶應是癡

老屋當中講席開師徒環坐說顛回吃烟何處方彈燼蚤入先生鼻觀來

答瀘翁田老盟兄

清狄一別動經年回首西風腸暮烟慚恨侯生身已
老酬知無地託龍泉
相思五夜最分明況是秋風百感生意氣如君能有
幾此身何敢負嚶鳴

賀某與鄉飲酒禮成

共詫膠庠延大賓青衿環擁白頭新漫將甲子勞私
議萬歷初年竹馬人
深衣博帶漢威儀坐聽白華入風吹三爵起來稽首
罷歸塗還咏紫芝詩

乞海棠二絕

嫣紅新綠作春忙占斷東風是海棠乞得孫枝三五
幹來年好看試茁香

老揄古柳半成薪遠屋蓬蒿正困人倩取海棠好去
住恰如西子卜東鄰

起屋丙申望日

貧家起屋似移山沐樹搏泥不暫閒碎石作基翻積
土束茅代瓦索漚管匠人午餉饒烹卵容子身傭賤
質環博得北窗安一枕卧聞書卷掩松關

作前詩夜大風雹用前韻

天門黑氣似顏山知是蟄龍起廢閒心擬膏霖蘇草
木誰期風雹捲茅菅怒雷挾雨驅千轂駭電翻雲耀
幾環難測天公緣底事可容粗淡守柴關

晨霽喜仍前韻

一口新沐出青山雷口風口喜乍閒膏淺未能深播
種土疎暫可細除菅戚稜倉卒疑無地轉環願得靈祇平意氣輕風和雨洒天
閾

賀某得子

喜聞閭表有懸弧再錫石麟意倍娛名世共推今小
范傳家應擬古三蘇神溢秋水口頭玉褓繡春雲設
掌珠知是天家添上瑞座賓曾試啼聲無

送桑先生赴部改授

捲却殘書訖韋將瘦馬行一尊聊祖道幾日到神京
騰踏他年事睽違此際情何方佳弟子敷席待先生
承流翁田老盟凡枉詩見寄賦此奉答時初達
主罢故結句及之

酒卮書卷總封塵病骨龍鍾懶向人舊歲詩來將繾
綣一時愁破起逡巡義聲東國推君重海跡西疇任
我真快見鳳毛成五色高騫咫尺接天津

祝梅卿先生張老親臺誕辰俚言三章有引

先生少負高才知名鄉校需次將薦例補成
均所以釋羈縈遂曠逸也其為人情性和易
操格爾雅口不出激論躬不飭峻節徇謹自
將而已緜是家庭樂其藹吉里黨安其仁厚
而又通敏不滯適變多方既達瑕疵無辭赫
譽庶幾莊生所稱為善不近名者以故願人
頌與之遊允流亦不自外雖或異趨間有觸
忤概從藏納未之與較焉某幸與同學者二
年自是雖然無閒不知衰暮令茲先生六十

六矣元月廿六實其初度稱詩致祝畧述生平聊以敦夙好達中懷云

論交硯席憶英年笑聽黃冠說汞鉛慈誕班龍騎不得如君真是地行仙 其一

非隱非仙只陸沈經綸坐負百年心當時若遂飛騰願今日也應議脫簪 其二

相逢切莫歎蹉跎白髮清樽好放歌舊日交遊閒屈指幾人能共醉顏酡 其三

安寓道人以葡萄圖見示云是其外舅心翁先生索題鑒者予觀是圖筆意娟淨可喜惜其過於求似少士大夫氣然其意主祝願如云百歲團圓者殆類兒郎偉依稀取吉利語耳筆意工好圖圓百歲表期頤

題觀音大士像

逆流端為怠塵勞幻泡洋中一巨口翻意循聲分現苦人間何處少呼號

九月一日夜暴風食頃止

半夜焚輪風怒號雷轟潮湧滿林皋乍驚地軸吹將折旋聽簷箏靜不騷鳥角何從推玉趾鶴聲幾處駭弓刀披衣坐久無聊甚起看星河映映高

讀剃和尚詩

新詩讀罷柔君何淚點青衫較舊多信是文章能作

拙何足復計漫為四語書之

長松放筆成孤幹老竹凌霜只舊枝爭似草龍取喻

佛豈知忠孝轉成魔亟閱別出幽畺葉口口頻翻麥秀歌我有片言難寄語深慚縷髮尚婆婆

別俞之王親家

賢人自口歎龍蛇口是賢人也自嗟老徒如口口期握手諒無賒

自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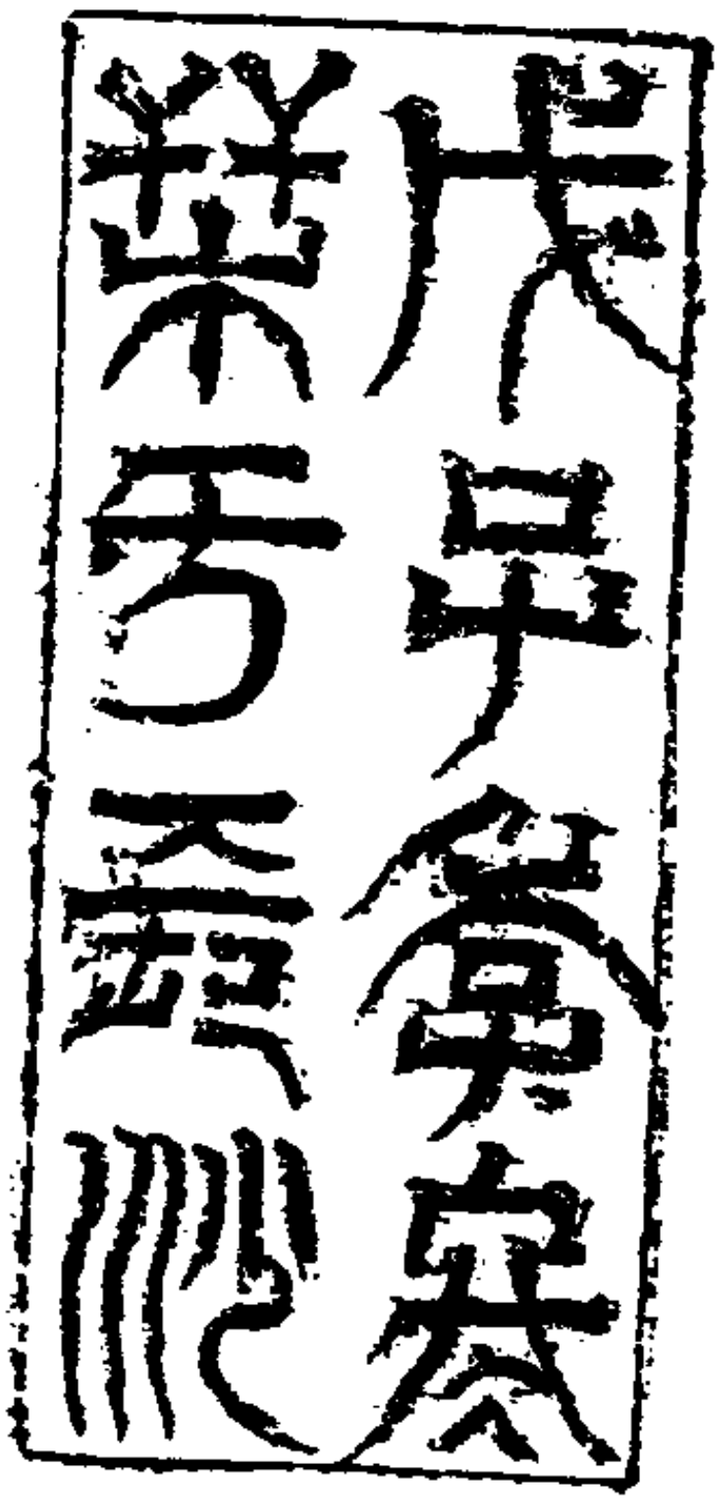
六十年來老書生與人無競物無爭心期一點終難了不作天邊處士星

萬卷集祀佚

張稷若先生為山左大儒予少時讀先生辨志篇志氣為之感奮竊謂當世若有是人當執鞭以事之並欲徧求先生所箸書乃舍儀禮鄭注句讀萬卷閉話與山左書局所刊文集外無所得也往遊嶺南曾得先生文集舊抄本于南海孔氏每頁闌外有紅豆齋藏書抄本七字卷端有吳省齋授堂瑣川吳氏收藏圖書三印持與山左刻本校則頗有異同刊本凡三卷得文七十首別有拾遺一卷據墨迹補文一首據濟陽縣志補銘一首詩十三首詞二闋抄本亦文三卷計得七十二首其中有刊本無而此本有者八首又有賦二首亦有刊本有而此本無者後附鋒一卷則古今體詩百有三篇詞二闋較刊本多詩九十篇

一

曩嘗欲合山左所刻與此都為一編乃以三十年來流離轉徙此願迄未得償頃乃課兒子福葆寫山左刊本所無者為萬卷集補佚一卷以補山左本之闕佚惟寫本多譌文別字以無他本可校其可確知為譌者一一為之改正其所不知則守蓋闕之訓一仍其舊至先生他箸異日倘有所見當繼續印行以餉當世爰識語卷尾以俟之丙子歲暮上虞羅振玉



趙翊龍字文成父完璧有傳炳龍崇禎壬午舉人幼有異秉謙謹廉幹事繼母如所生繼母亦篤愛之鄉閭以爲難研求經世之學工詩古文辭金滄道楊畏知聘司記室沙定洲寇楚雄畏知擊卻之用炳龍策爲多後隨畏知至肇慶桂王以畏知爲授炳龍吏部文選司主事遷戶部員外郎隨蹕至貴州安隆所孫可望既殺畏知又殺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炳龍慨然投劾歸隱於向湖村之秋園葺廬曰居易以彈琴賦詩自娛詩多寓

君國身世之感哀怨悱惻讀者淒楚鼎革後足跡不履城市吳三桂反脅以僞命避石寶山中不出卒於康熙三十六年著有居易軒詩文鈔八卷

四言

有槃五章題壁

鳥聲在上泉聲在下有槃此中其人孔暇其人孔暇不圃不稼　不圃何蔬臨溪而魚不稼何食農有餘粒暑屏白雲寒餐絳雪晨書媚霞夕尊颺月　今人嘐嘐古人囂囂匪今嘐嘐匪古囂囂唯伊人之陶陶　彼伊人兮槃中之人兮是耶非耶其槃中之人兮

永憂六章述懷

永憂紛只簷白雲只雲之沄只美人其慇只　彼美其慇實勞我心往將與羣山高水深　榛苓在西黍苗在東西天孔遙東流曷窮　如鳥斯飛垂翼暮途如鹿斯弃離羣而呼　呼羣者鹿垂途者鳥人何以堪百憂用老　維玉在山維谷有蘭攜彼德方劭哉先賢

惜菊五章責守館者不閉牧也

蕭蕭石煙條條猿鶴寂寥魂歸曷招　蒔汝讒汝憐汝風雨竭我心膂同我羈苦而何遇非其主我亦無所處故園三徑悠悠我心歸去來兮僭老其陰

今夕五章思古也

今夕匪月我亭寢白明燭未發水天之潔　風來徐徐遠山差差夜涼何多秋聲滿籬　放鶴歸只鵲南飛只美人一方思依依只　匪思則夷德輝蔽之待旦而坐聖修所師　倘焉今夕坐古人宅彼夢洳者無乃爲跖

黃鵠六章安寓也

翩翩黃鵠來自南陸遵渚而宿　渚則有宮渚則有梁維鵠倘徉　于嗟鵠兮將高舉兮而雲嶠其修阻兮于嗟鵠兮將遠遊兮而決滭其無阨兮　婷鵠其侶倡予和汝愼爾出處　可止暫止可棲暫棲順造物之時

採菊三章寄高澹生

採秋菊兮東籬霜華碎兮霏霏招隱士兮何時歸　採秋菊兮東皋霜風發兮蕭蕭思公子兮中心搖

廣烹魚四章

誰能烹魚佐之鹽梅誰將西歸報之瓊瑰　誰能烹魚

言飲其胆誰將西歸言潔其輸　我思美人盈盈一方
匪美人其曷歸歸美人兮而心徬徨而道阻且長　我
思美人憂心如焚匪美人其曷歸歸美人兮而足逶巡
而不敢以告人

廣巷伯九章

日兮月兮過則見之更而仰之誰其黨之　堅兮白兮
磨而涅之雖磨涅之祇自絶之　辛兮螫兮毀我肌膚
蠅兮蚋兮爲徒孔煩彼穢者口　易牙不全　鬼兮蜮兮爲形弗彰如詛如讐蘇公見傷

鱗兮蝮兮爲心孔艱糜而爛之沈諸重淵　重淵毒
鱗怒彼長舌虺虺吮其軀終矜其魄　胡爲不悛燐於江
潭沿流吸沙浸潤屈原　嗟彼譖者如簧亂聰人亦有
讒多言數窮忠而見謗君誰與忠

去故都三章

去故都兮山水其長人之云亡淚泗其滂與型之猶任
兮殫高仰而景行　去故都兮雨雪其霏人之云亡鱗
鳳其悲明王之可宗兮孰操蘭而茹薇　去故都兮歲
月其沈人之云亡禾黍行吟我心之永貞兮懼愆修而
欲離憂兮雲天之寄兮白雲縹緲而長逝兮羌予不能
御兮　欲離憂兮靈均之謁兮湘水決滂而無楫兮羌
予不能涉兮　欲離憂兮帝閽之哭兮閽者伏戟而驕
目兮羌予不能入兮　欲離憂兮傭歌之醉兮漸離瘖

離憂六章閔遇也

老而謀廢兮羌寻不能類兮欲離憂兮其無所適兮
匪寻好勞役兮慄車不可歷兮欲離憂兮其無所沈
兮匪寻樂行邁兮盖鬻難自洗兮

石蘭三章念潛生也

石蘭之葆兮芳窈窕兮可以揚寻藻兮匪維藻兮永以
為好兮石蘭之翠兮綠粹邃兮可以紉寻佩兮匪維
佩兮永以為惠兮石蘭之豔兮香煥渙兮可以適寻
桑兮匪維桑兮永以為範兮

辭

招鶴辭

鶴兮鶴兮胡不歸松杉靜兮白雲飛怨山人兮啼曉猿
庵寂歷兮空徘徊鶴兮歸來元圃之仙兮難期北山之
客兮騰依胡不戀石牀之露兮胡不愛山亭之暉鶴兮
可歸雲衢萬里兮遠莫我之稅駕風塵兮塵網將羈縻
九州而相其君兮遇之者誰鳴九皐而聽於天兮天高
聽違鶴兮何歸秋江之上兮霜月凄玉關之外兮腥風
吹空腸斷於江城之笛兮空夢冷於孤山之梅鶴兮歸
來勿開浴於蟾浦兮勿長寢於蓬嵋浦有蛟兮嵋有貙

與子其不德兮曷見幾而去之鶴兮歸來勿振衣於千
仞兮勿借巢於一枝千仞之岡兮多險巇一枝之棲兮
無德輝與其供弋人之篡兩歧途掩泣兮曷一邱一壑
之是隨邱有槃兮壑有畸雲樹蒼蒼兮稻梁肥猿同嘯
兮鷺同棲主人出入兮長相攜風月皎潔兮宜所思舞
且嘌兮白雲低擇地而蹈兮兮其時鵝兮鵝兮胡不歸

樂府

明河怨

夜涼出庭望顧見河邊星習習機杼風織此雲錦青鸞

羽不私借仙娥秋戶扃孰知人世歡終夕張銀屏

長干曲

長干百樹桃繁花子不結郎心夫如何脫日豔於纈鶯
聲太曉簾寒重山猶雪橋頭人賣花已近清明節

出塞曲

橫機出遠塞馬驚怒飆發顧見雙白狼彎弓洞穿骨滾
滾塵沙間天空任奔突萬馬盡辟易豪氣立鬚髮誓此
七尺軀捐以報明闕濡筆天山瀾文炯于秋碣卻笑飛
將軍射虎藍田月

從軍行
中原二十秋羽書急如雨少歲許從軍兜鍪執旗鼓沙
雪旦凌跳邊城不卸甲但狠羌笳聲烏烏泣秋浦淒慘
悲故鄉辭掣雙龍舞

關山月
主關之外山如攢仞高萬仞月生瘢清影照來角弓動
流輝射將銀甲寒此輝何不射宮殿此影何不照句闌
宮殿宵宵錦屏設句闌處處銀箏彈望關山高且遠黃
鵠道路秋色晚今年未罷白兔營春來又戰紅狠拔山

月白傷心魂少年停婚出玉門千千里路苦霜雪歸去
方知天子恩

關山笛
秋風不遣魂歸去笛聲叫醒胡天曙一夜梅花落玉關
關頭雁帛無尋處可憐出塞駸黃騮珠鞭玉勒珊瑚鉤
獵犬飛鷹競馳逐沙草茫茫春復秋關山遙遙家萬里
月明羌調風中起白露清泠更送寒回首天涯淚盈指

塞上烏
君不見塞上烏月明歸飛聲嗚嗚高城女兒夜鳴柝聽

香淚落紛如珠可憐蘇武單于客暮鴻風裏頭銷白北
向望南南望胡茫茫黑海千山隔吁嗟乎塞上烏無夜
呼李陵不歸玉嫱已夫將軍老尺男兒驅美人國色宮
中無天山牧馬長城陷空向高臺泣故都

搗衣曲
月明波淨蘆花渚石上秋心動霜杵一聲雨聲離別情
千點萬點紅淚傾西風斷腸不成響抱衣歸閣霜敲掌
寒燈長城不盡路千里復萬里君戍長城外妾住深閨裏深

閨夜夜風月悽長城月落鴈鶴啼何不從君學弓馬射
鵰殺兔長城下

王孫妾薄命
生來少小長家子織素裁衣不停指有時閒暇學箜篌
兼採筆札弄書史自分窈窕閉深閨杼柚夜夜待鳴雞
整裳出戶鏘瓊佩低眉顧影無敢恣三月冰開母結褵
爲壻夫壻卻相宜鎮陪桃李春風笑甯慮牛女秋夕悲
無何北地急徵兵良人騎馬向長城牽衣相送千行淚
執手生離萬古情征程遠遠獨言歸回首望望心有違

面巷到來餘落葉寒煙不起掩空扉入室吹鐙鐙欲歇
更深擁被被難揭孤枕愁聽梧桐雨枯眼厭看楊柳月
賤妾零丁祿命低征夫無信背人啼照鏡彩鸞嗟獨舞
巢梁紫燕羨雙栖更有東隣西舍人橫陳羅帳錦衾新
年年歡笑何曾別在在優游共此身伊余寂寞思悠悠
經歲長吟髮坐愁敢論阿嬌貯金屋只同蒼婦泣孤舟
精粗不厭顏將老出入無裙懷似搗箴內徒留合歡扇
離邊懶種宜男草欲向雲氣卜問天畢生何事苦綿綿
江妃解珮終無賴蘇蕙迴文不值錢但許化石在中阿
詩從夫壻渡交河河梁斷絕水揚波安得南風吹我去
對君嗚咽爲君歌

思君恩

長門靜鎖春光寂不見君王淚潛滴記得龍綃醉壓時
銀釭悄喚宮娥剔即今宮殿掩黃昏明月簾空斷魂
夢回賸得行雲暖枕上猶聞萬歲恩六宮承幸誰嬌慣
獨有昭陽美人盼恩重當知怨已叢泣遍春鵑與秋燕

大隄隔

大隄隔江江水深妾欲過隄雙楫沈良人蚤婚曉嫁同歡處江花簇簇霜後紅垂楊萬樹搖春風
不知妾心落何處鶯鶯燕燕春江去盡大隄風雨多
郎不渡江妾奈何

四倦女

懶設華鈿安香黛泪痕常入家學梳妝倚騎白鵠乘彩
鳳辭親來游白雲鄉董雙成許飛瓊青閨脈脈含春情
倘以暫身能經會同瑤池之母談長生瑤池之母笑
相謠瓊漿酌共嬌娥飲親贈鮫宮百鍊冰便令不記相

思枕日月追隨島上雲天風蕭騷吹素裙肉芝神茯何
芳芽願言採之遺主君四青龍四白鹿紅靨綠雲眉不
變豈復當年學舞時長袖纖羅行踧踖老卻東風不計
春少年神骨自清新天心妒鏡無纖塵但服石髓棲吾
眞

吳宮恨

吳宮歌舞迷魂地月明暖抱琵琶睡夢起猶聞掩抑彈
興亡曲裏依稀記今日霜叢叫鷓鴣美人塚下淹紅淚
祇有漣漪江上山眉黛猶橫滿宮翠

醉歌六首

今日不成醉恐負昨日花明日花下酒知否隣青驢往
者杜陵老吞聲幽江涯焉如太白豪溢醉謔長沙百歲
事恍惚六代文虛華著榮與蜉蝣富貴乃黽蛙營營而
皇皇醒胡爲者耶

有酒渴自酌無花春亦香竹外客山鳥雙聲催我觴兼
之風雨晴雲白山蒼蒼得趣在遘物安知帝者鄉醉歌
懷古昔巢許嗟吾狂

相傳安期生靈棗大如斗以之延其年造物同悠久而
何當代人不得饜饞口豈若隨地蔬陶陶一杯酒

顏生知足時晚食以當肉陶公解綬歸滿籬種黃菊漉
酒晚花前達者有眞福陋彼求富人執鞭耐唾踧

蘭莖干戚香汨羅負幽怨落託吳市游吹簫覺晨飯生
仇與死忠緒論多於蔓我醉了不知風月長相勸

西施湖上歸吳宮沒顏色絲珠墜高樓明妃妻漠北蛾
眉世所珍情盡生蝨膝逢場且醉歌千金珍一刻

月下憶別高澹生

送君船上時廿里春鬱如結船去飜悔余胡無一言別亭
亭兩岸山鎖愁青不絕浩浩大江流波聲善嗚咽黃竹
猶晚風歸遂草煙漸慘澹人琴爭書囊未忍揚薄暮方
徬徨寒蟲思先切坐平聆獨醉空對月如雪

得伴何足喜善善彼惡循和如天有明月星辰各森羅如
水有神龍凡鱗隨其波親上南親下氣從前類多鳴陰
鶴有子伐木登秦歌生平感知心寶劍勤淬磨

提學黃岡何公閱卓

獨立丈夫志失伴笑所悲悲彼道術歧羣口如篁吹百
川一人障末流誰濟之大廈隻木傾棟棟多笑爲南陽
出廬日北山絕人時行藏亘誰喻喪哉千古姿

憶昔篇寄投存蓼先生

自叙垂遷史壯游紀杜詩覽鏡對華髮羞言往昔時往
昔六七齡能學風雅詞筆陣飛鳥隼言泉起蛟螭十六
洋水游廿六魁濱池論交得鮑謝薦士歸皐夔冀倖躋
登階帝座倏已移鼎遷哭泗浦瓠落傷園籬五華踞沙
蜮荐詔宣鼓鼙義鞚場關西灑落平生知嚴城苦百戰

完此桑卯危對酒借前箸公輒領以顧世變不可極狼
躡虎轉窺委曲就帖伏齎發欲有爲芒鞋走着梧葉疏
隙丹墀貢禹彈其冠驥尾附以馳司農木計細盡省憨
職司門戶爭異同臺閣多委蛇公持平原節碧血噴淋
漓太名自天壤國步窘邊陲警蹕亟南狩安隆建黃旗
狐鼠憑益深猿鶴化無遺負此進賢冠歸與松菊隨杜
蟄劇堪憫竹溪聊可怡逾年攻陵谷消息悽肝脾風雨
金蟬哀咒水鍊椎悲側閭故將軍帶礪仍相推維騶眢
載路伏驥將何之低頭拜杜宇結鄰沙鷗劝守黑甘貪
君商山芝往昔何足道聊以存相思

容膝篇

精舍匹兜率天魔列其室森森空與元琉璃貫金漆往
者楊墨人天焉而復出沿襲近千載墻戶愈嵲崒世情
涼迹寒依梗葉淨鬢霜又染春風動春風處處棠梨花
驚奇誕土木匪所恤蚾蠖盡無賴士貧不中瞲卓哉聖
門徒敝縕響琴瑟仲憲繩樞廉顏淵陋巷邁考槃慷慨
歌衡門倣遐日心熙鹿豕羣富貴若秋實吾自得遼廬

七言古

雲樹辭寄懷同社諸子

嶺上晴雲雲外樹青猿白鶴中間聚秋色幽蒼落葉深
曉唳夜嘯相依附得伴長牽蘿蔓風呼健淨浴蘆花渡
拙性偏丁世路危間情易觸詩人妬挾彈張弦向碧巖
風斬隼歐犬如攢香山覺穴霜花苦漢水尋棲月魄寒
蹤跡晦來生死幻羽毛傷後去留難逋餘不滿王孫興
賺落錦囊金彈丸從茲樹黯雲陰斷楓厓藤壁留空幔
天涯且拂青雲靳淚灑西風溼薜蘿江東渭北情無限
君商山芝往昔何足道聊以存相思

滇水行寄澹生義陵

滇水不東玉氣西萬馬南牧髓髏啼滇人遠羈洞庭北
身貧徹骨衫如泥鄉關日夜濃歸夢洞庭檣楫難飛送
淚迹寒依梗葉淨鬢霜又染春風動春風處處棠梨花
別君昔記青娥家驀上高原見芳草玉驄影絕千山遐
空耶滇耶逖鄉土水不匯流山各主友生昆弟結天涯
綿綿蓂蕝河之滸昔醉滇池岸上春柳條嫋嫋思行人

桃花李花關顏色醉者便臥蒼苔塵西山憑闌萬頃碧
碧雞金馬霞天夕此際榜歌收釣來孤帆彷彿君山迹
攏網磯頭草眼柔螺兒灣口百花洲紅衫少女素羅幪
公宇翩翩鷰出游于今風景忽長往念子嬛孤夢安倣
五更殘角黃昏籍和風併作關山響關山歲莫鴻雁過
作書寄予投汨羅爲余更問湘妃宅竹枝血淚今如何

五言律

滿賢林

列嶂千尋起懸巖百仞雄雲飛疑石動覆歛覺山空面

壁達摩洞茹茗黃綺翁所欣逢勝侶何暇問崆峒

小樓

小樓久不下一年春又深落花悄無語老樹自冬心酒
熱倘看劒牀空還抱琴小兒强解事也學和陶吟

來客

燒燭草堂春勞君枉顧勤上書京闕遠投筆弟兄貧往
昧浮名幻今知酒味醇西州腸斷過莫話吐車茵

村南晚眺

平川紅日盡嵐氣薄南皐浦邑涵空翠秋聲捲怒濤煙
中孤鳥沒林外一峯高官道紆如此行人策蹇勞

登邑城南樓

斷堞聳譙樓風煙四望收絃歌猶里俗亭障亦邊籌山
翠晴如雨湖光夏欲秋吾廬楸樹隱凝眺意悠悠

秋郊

滄江流自去蹄牧散平蕪浴潔山眉淡天懸塔勢孤老
貧干計拙詩病半身癱處處秋鴻語蕭蕭關有信無

七言律

楊濬甫述小說杜生哭項王祠事感賦一詩示之

騷客臨祠弔楚王共零涕淚灑秋堂寒雲白晝愁江水
風雨黃昏冷劍鋩百戰幾人皆左纛七襄終古不成章
寄言杜項都應笑雁塡長陵草樹荒

遣興次友人見贈韻

逃名空谷似王官敢築詩壇擬建安亂後琴書家計減
豪來風月酒杯寬焚香復自揮元草指水何當媿素餐
與子毯毯雙病鶴奮飛應避弋人彈

題雲林松石圖

豈是黃山卅六峯一峯怪石一株松月明半夜來孤鶴

雷震空堂起蟄龍倘許仙人開洞府那知天意有春冬
題詩傳欲山中去松下峯峯峯曳短笻
春日遊班山感通寺
閒遊古寺暗愁生何似桃源可避秦臺上雨花春又暮
樓中貝葉解無人碑留御製空陳迹石有仙踪起細塵
院落殘重芳草靜白雲猶自鎖長春
五言絕句
古意
黃鶴因風舉青雲六翮生奮飛憑怒後臨眺小滄瀛
偶成
層樓插虛空四壁無丹艧夜夜移星河高秋橫一鶚
痛哭
日入燕京暗烏雲掩玉扉新亭人更飲有淚共沾衣
七言絕句
送春
爲惜園林春事殘狂歌送酒拍闌干花開花落渾閒事
贏得天留冷眼看
對菊
寒蛩伶俜徑草蕪斜陽一角古牆隅黃花似勸先生醉
笑問山妻有酒無

齋孫聯元編輯
男藩荃敬錄

喻馬

冀北多名馬故凡買馬者必趨焉居人以鬻馬爲生習辨馬之善惡有富翁獲一駒於河水之右麟身龍首目光如電眉有白毫以爲寶物也抱而閑之於圖對香爇烹菽豆時而飼之不銜不櫪與之遊處夏則涼以風棧冬則覆以溫毯如是者三載而馬麃麃然大變昂藏如龍然性悍驁難近見翁則伏見人則踶時粱孝王好

馬遣使者購焉翁索其值三千金使者捨銜勒而麾之馬逸不受凡三往而三撲之皆踶齧其吭而死馬竟弗市王問殺使罪爺獄以成家遂敗有貧人亦獲一駑於河水之右肉陷於骨不食不嘶以爲棄物也憐而畜之於廐其芻糗菩栈之具朝夕與家之羣馬同逾月則授之銜又逾月則授之靮逾年則使之引重致遠與羣馬之有力者相盤錯偶有踶趹敲撲之患則以箠策威之凡太行之巔王陽之阪無不游歷如是者三載而馬麃然大變每食能盡粟一石裁河之流而飲負千斤不仆蹏甚雷不狀人喜之孝王莊購而得之壓以殿前之峴雹一嘶而起舉火熱砲廊柱顛折而馬目不移瞬踶齧安適主歎曰真名馬也賞貧人秩五百夫食千石以馬賜司馬相如後孝王薨相如病馬茶貧賣粟死嗟夫均之畜馬也而或變於不善或變於善先後若二馬然夫非馬之能變善能變不善也人之教馬者使之然也而況於人哉而況人之於教哉

喻游

有傴僂而蹩者語人曰余將涉沅湘乘泰山之雲訐三

年而返人皆哂之其親鄰且弔焉謂其苦於蹩也必不濟有少年儇健而富者其言亦然人皆壯而允之其親鄰且賀焉謂其饒於資力也必克濟蹩者先夕戒道未十里即息富健者超跳騰跌郵置遠距主僕咸笑自以爲慊願然惟其健而富也志易溺於奇淫財易輕於結納行一止十行十止百蹩者且擔囊納屣躋躋而來其僕曰蹩者至矣曷驟諸曰聽之我捷足何畏浹月適發不三宿而及之顧謂其僕曰嗟跛哉即先彼以百日力彼終不能我先也益泄泄未幾而奇淫結納之習消耗

其囊橐飲食寒暑之不節漸迫於腠理之內而爲害于
斯時也跋疐中野泣下沾襟愾望雲嶠有如天路而不
如夫躓者馮深出險駸駸乎千仞之巔行且小天下於胷
中囊青霞白雲振衣而賦歸來也嗟夫人而無恆不可
以作巫醫其進銳者其退速爲業不卒君子恥之能恆
矣躓者且能勝人況敦志於寶人之道者哉

觀棊記

予不長於棊而喜人棊不喜其人之彼於棊酷於棊而
喜其人之舒舒閒閒磊磊落落於棊孫子十三篇兵家

之書引而伸之可以爲棊家之書孫子曰校之以計而
索其情計利以聽爲之勢以佐其外亂而取之實而備
之知彼知己勝乃不殆此所謂舒舒閒閒者也不戰而
屈人之兵出其無備攻其不意軍有所不擊途有所不
由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所謂磊磊落
落者也具此三妙於將也爲孫於奕也爲秋故謝安列
旅貯棊而投鞭斷流之衆潰於風聲鶴唳蓋乞也有兵
中之棊而安也有棊中之兵亦精於棊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
也而可望已破省垣西上先生往大理聶餉饟楊公出
扼祿豐戰於獅子口兵敗投水被執可望重楊公約共
扶王室折箭爲誓乃迎黔國公及先生歸省免迤西八
郡屠戮永厯已丑楊公將謁行在炳龍從戒途日先生

枉送舉酒屬楊公及炳龍曰匡復之事戛戛其難推介夫與楚生勉之閎中老矣無能爲然名節大防終不敢逾尺寸以貽知己蓋耳掩袂而別楊公至肇慶奏授先生太常寺卿督雲南學政士皆慶得師翻學者益眾然是時疆圉日蹙措置多乖可望愈驕橫先生憂形於色辛卯可望以脅封殺楊公先生聞而痛哭乃棄官隱於雲南縣城東炳龍方以戶部郎隨蹕先生馳書招之曰孱及犬臣矣精衛填海勞將奚濟桃源栗里閒待子歌歸去來詞炳龍隱忍欲有所爲未果行至甲午而安隆之難作閣部台省諸臣死者十八人炳龍中夜太息思先生言亦決意投劾歸劒湖道洱海訪先生隱居則已改爲招提諸門人迹先生於辛卯夏至縣葺廬結社縱情詩酒然語及時事輒哽咽不食其冬遽謝賓客葬西山三稔餘矣炳龍乃詣先生墓竟束芻爲文以告哀留一宿而去逕迹忽十餘年而陵谷滄桑滇楚道遙先生之後人不可復問及門昆明高生應雷者亦嘗從先生問業頃自義陵以書來始稱先生有嗣子可以承家去留有所擇有所試而後可若徒信方人所採遂挾以爲

公與先生皆已不可復見獨留垂白弟子巖穴偷存濡

筆而補野乘也悲夫

寄周蘧山服方藥書

僕三十年前在雞足山時有僧自雲者贈蠶芝一股云服之可以延年雖未嘗服然祕而寶之後期月僧死因疑焉摩視芝股中有細蟲如針芒者數萬置白紙上則蠶絲而走如一線之紅乃知此非芝蓋毒菌也白雲僧之死必其服此無疑今足下好肉芝嗜鐘乳嘗必有所察有所擇有所試而後可若徒信方人所採遂挾以爲

延年避穀之資僕恐 仙藥不可延年而反中於毒菌之
害也願足下審察毋忽衡嶽詩高深奇古芙蓉紫蓋二
作尤森秀禺山所謂崛起公安竟陵之上者信然信然
僕前自舟中還水暑交攻病痢甚劇足下有良藥勿惜
見惠然幸勿以芝乳遺之

人洪輿及門殷夢臣書名弼廣東茂名——
有太白貴陽來聞足下已補官始大駭繼而大笑謂足
下必無此令果不然是僕能深信足下之心而足下與
僕所願守區區之節者爲無負也幸甚幸甚雖然不能
無戒於足下足下貌樸而蓄性耿而急情摯而盡貌面
蓄則易爲時俗之所薄性而急則多爲小人之所忌情
而盡則易爲左右之所悍爲俗所薄未能無憤心矣爲
人所忌未能無複心矣爲左右所悍未能無姑息之心
矣以是三者之心而能守區區之節適足憤事而速謗
其欲明哲保身也僕未之間也願足下勉其難全矜所
易忽以光霽者開其蓄以柔忍者濟其急以委曲者防
年澹生心益虛氣益斂杭菲益勤而有得沙賊亂定歸
正者方秉權飾弓旌以餌士澹生不苟就裹糧出遊足
跡遍三邁嘗一再至洱海省故提學何邃菴先生又視

乎能自振拔而僕成就足下之意始終爲無忝云

爲澹生詩鈔序

昆明高守一生以其兄澹生詩鈔四卷郵致楸閣復述
澹生之意必得一言於簡首余病目暫收視令兩兒于遞
誦於側兀坐聽之閱八日乃畢緒風吹萬颯颯盈耳如
擊燕市之筑如鼓雍門之琴又如湘靈鼓瑟澤畔之行唫皐
羽西臺之痛哭余固悄然以悲而兩兒子亦怦然有動
於其隱澹生昔嘗從余問詩又序余詩而交蕘之號知
余與知澹生者莫不謂兩人爲詩有流灩之通淵澥之
合顧余自揣余之爲詩有合於四始六義之旨否余固
不自知也而遑謂澹生之爲詩余則知之雖然余忝一
日之長竊知澹生之爲人則亦不得概謂不知澹生之
爲詩澹生少頗美敏而强記家饒於貲以讀書結客自
喜爲文章膽捷有聲庠序間崇禎庚辰余遊昆明澹生
館之松華別墅復移寶珠寺僧寮朝夕譚藝與處凡三
年澹生心益虛氣益斂杭菲益勤而有得沙賊亂定歸
正者方秉權飾弓旌以餌士澹生不苟就裹糧出遊足
跡遍三邁嘗一再至洱海省故提學何邃菴先生又視

余於向湖村舍留楸園者七月澹生閱歷既久頗窮山
川阨塞慨時勢之日非憤思得一當以報國已遂舉家
曆丁酉鄉貢當事才之授中書舍人從軍趙黔楚已亥
師潰於辰州獨身跳免隱激浦授徒以自給困躓饑疲
淌十數寒暑而不悔嗟乎自余涉世不乏酬接所見交
遊中於學問出處之道君父師友之閒具纏綿惻悱之
情有高明伉爽之識而又貞之以堅確不拔之操知君
澹生者殆指不多屈也有澹生之人固宜有澹生之詩
而或乃求之授受之末是不知詩也且不得謂之知澹

生與知余者也且夫知不知亦何足恨余與澹生平昔
相期雅不欲以詩求知於人亦不欲人之僅知以詩然
而余且垂垂老矣滄海橫流餘生待盡即澹生意氣猶
索可知志節所存固第於我是寄矣其或幸而爲心
史之藏與或不幸而終付兵火之劫與抑又烏乎知之
則且互序之而各藏之已耳澹生或亦不能無慨於余
言壬子秋日楸園老人書

裔孫聯元編輯
男藩
荃敬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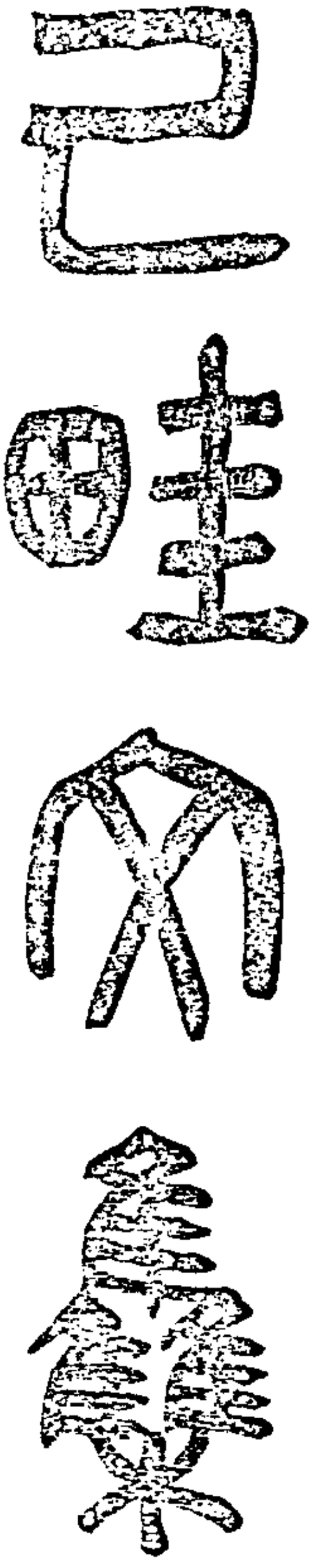
中古近體詩鈔各數章骨韻俱勝亦軼山谷逼杜陵矣
夫豈模擬皮襲者所可同日語哉元燮讀卒業敬書其
後而歸之時

聖清光緒十二年歲在旃蒙作噩冬十二月甲戌武陵
後學蔡元燮書於滇垣之尺澤寓齋

忠臣孝子篤棐施誠錯節盤根貞以浩氣此其人不必
藉文字傳也而發於文字精神迸露往往歷千數百年
風霜兵燹不能磨滅俾讀者欷歔感奮慨然如見其爲
人有不離文字而不盡關文字者非夫句梳節比埋頭
一藝所能襲取而得也鄉先正趙雲升先生勝國之季
以名孝廉仕桂藩爲郎官與楊副使介夫何提學遷菴
嘔心喋血委曲艱難以扶明祉之屋卒至步移玉改槁
死巖穴百折而不悔其忠孝至性與夫雄才偉略鬱
藏於家兵燹迭經存者不及十一先生裔孫掘菴司馬
掇輯成册將付梓以今夏司馬之子樾村廣文來遊芝
山出以示湛時方病疝伏而讀之窮雨晝夜洗痌霍然
若失夫以先生之高風亮節炳乎志乘非所謂不藉文
字傳者乎然湛讀先生之詩文淵源忠孝取法詩騷欲
言難言之隱以可解不可解之辭出之柔麗麥秀之悲
香草美人之旨瞲代以來當與杜子美元裕之相視而
笑獨惜滄桑百變人間零落泰山喬芒而猶幸留此具

先農部公居易軒集公手編原本方外釋大錯門人昆
明高澹生爲之序凡詩四卷古今體都六百餘首文四
卷論說記敘傳誌賛銘奏議書牘之屬都百餘篇藏南
向湖村故宅咸豐壬子聯元復鈔副本藏城中新居丙
辰賊入境原本燬於火同治戊辰邑城陷副本亦失去
已已城復得返家遍覓未獲所記憶者僅詩廿餘首文
三篇課徒之暇疾爲追錄連歲續得滇詩畧邑志所登
及戚友傳鈔零星詩廿餘首文四篇深懼并此失之無

以對先人於地下爰裒爲二卷命次兒荃從予謹各抄
一冊俟異時力量稍裕擬付梓人以永先澤鈔成略述
顛末徵子孫知公詩文遺佚尚多毋忘蒐輯至公
出處學行邑志人物有傳謹錄登卷首用備知人論世
之助詩文所詣之淺深全豹雖隱管窺幸在四方知言
君子苟鹿且及之當有論次非子孫所敢私爲品騭也
光緒庚辰夏六月裔孫聯元謹跋



廣詩坿

芳園承慶德

自序

予年始冠適世多故家室播遷累歲無寧所遂致失學已復事制舉業於古人之書茫然未有知也及倅一第一行作吏卽放廢歸年將半百遯迹荒山中既身之閒而時之暇每回首自歎爲一瞎然不讀書之老翁而直謂爲不識字之人可矣然自惟年雖老而耳目心思尙或可用卽從此稍稍讀書當無不開卷有益者追惟祖父累世略有傳書雖遠不及藏書之家僅僅數千卷旣更世故盡爲灰燼無遺家貧力不能買書及居荒山又無處可借書卽欲讀書無由益甘心爲不讀書不識字之人已矣已伏而思曰古今之書無窮善讀者究亦未能卒讀就目前之書苟能

隨在而讀之挨其趣而究其歸則天地之道未嘗不備聖賢之理未嘗不出古今治亂興亡之迹未嘗不臚然具列而可知其故似亦可不必旁搜極討廣攬博稽爲於多者而始爲讀也蓋嘗妄謂讀書有博與約之不同書之理無異乎六朝四六之駢塞而質則散體大家之駢塞也卒之以事掩言以言掩意而面目全藉乎客矣一在拾異字以逞奧古明嘉隆間前輩有採掇左國史漢剩語以爲句法字法者旣羣然嗤斥其唾餘而訾之近忽別尙先秦諸子及稗官二氏中之異字難字駢累疊出以爲襯帶集堅澁之辭文淺異之說近時一二鉅手開之點者遂習而秘之以爲異寶不可解也一在談不由中也其不由中又有二則修美其辭爲觀聽而不知天下古今本無此理本無此事爲浮譽不根也一則巧借其說爲逢迎而取天下古今極不類極相懸之人之事以引譬較量而强合之此誤辭無稽也二者總爲不由中之談也一在務織巧以資謔

笑夫談理論事自有大中至正之規詡乎之路若趨僻徑
騁畸辭其言類於俳其調近於謔此爲諧笑之資不可以
爲文也如是數端差足盡文章家之能事矣詘詘然無不
自矜爲讀書而實未嘗辨乎識字之義者也使返而一一
揆之於心不亦啞然自笑其無謂乎又返而一一度之於
理不又憮然自失其所據乎今乃曉然於凡文章之道當
內求之察識之心而專徵之自然之理於是而爲言庶幾
無負讀書以識字乎且文之爲道當爭是非不當爭工拙
工拙無定也是非一定也工拙出乎人是非本乎天故工
拙可勉强是非不可勉强也且未有是而不工者未有非
而不拙者是非明則工拙定乎不學無術識所謂不讀書

不識字不知古不宜今而此中之是非則不敢自誣當世
非而嗤之亦在所不顧者矣古人有以一事不知爲深恥
予則以爲出一言而於是非之介不明於此心有未安者
則誠可恥也予山野之人所言皆山野之言固不可以爲
是又何論乎工拙終等於夏蟲之鳴而無足道者歟橫山
葉燮自題時
康熙甲子春王上元前一日

葉先生傳

先生姓葉諱燮字星期號已畦寓居橫山學者稱橫山先生葉氏代居分湖七葉成進士考虞部公諱紹袁革命後隱於浮屠先生四歲虞部公授以楚辭卽成誦稍長通楞嚴楞伽老尊宿莫能難員淵之嘉善籍補弟子員亂後不與試去籍復補嘉興府學弟子員康熙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乙卯謁選得揚州之寶應寶應當南北往來之衝又時值天災流行軍行紛沓左右枝梧難於補苴而先生性伉直不能諂屈事大官大官又吹毛求瘢務去其守已守官者不三歲落職先生欣然曰吾與廉吏同列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先生隴其同被參覈故云既罷歸遊歷四方久之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顏其居曰二棄取鮑明遠君平歐寂寞身世兩相棄意遠近從學者眾先生談討不倦論文謂議論不襲蹈前人卓然自我立方爲立言論詩以少陵昌黎眉山爲宗成原詩內外篇掃除陳見俗諦嘗爲弟子言我詩於酬答往還或小小賦物了無異人若登臨憑弔包納古今遭讒遇變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與眾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雖前賢在側未肯多讓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已矣而必藉他人之目爲目假他人之足爲足安用此碌碌考爲先生卓爾孤立不隨其矜重如此然於他人片言單辭每津津賞之時汪編修鈍翁琬居毫峯教授學者門徒數百人比於鄭眾摯恂汪說經硜硜素不下人與先生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亦各持師說不相下後鈍翁沒先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俾平心靜氣以歸于中正之道非爲汪氏學竟謬豎聖人也且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失一諍友矣因取向時所摘汪文短處悉焚之晚歲時寓薝寺中藜羹不糝不識者幾目爲老僧有治具蔬食招往論文者輒往而富家豪族欲邀一至不可得曰吾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暇日嘗持一笻行荒墟廢冢間顧塚中人語曰此吾老友所謂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者也子樂矣少待吾將同子樂歲壬午年七十有六慕會稽五洩之勝欲往遊焉先是遊泰山嵩山黃山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而五洩近在六百里內遊屐未到裹三月糧窮山之勝乃歸歸已得疾矣越一年卒未卒前數日命以所居獨立蒼茫處奉虞部公主而以己配食曰吾魂魄應戀此也所著已畦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修吳江寶應陳留儀封等縣志先生既卒新城王尚書阮亭寓書謂先生詩古文鎔鑄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每恨近人稗販他人語言以傭賃作活計者譬之水母以蝦爲目蟹不能行得狙虛負之乃行夫人而無足無目則已矣而必藉他人之目爲目假他人之足爲足安用此碌碌考爲先生卓爾孤立不隨時勢爲轉移然後可語斯言之立云云斯能定先生詩文者方先生之宰寶應也適三逆倡亂軍興旁午驛馬驛夫

增加過倍而部議於原額應站銀兩裁四留六計歲所入不足當所出之半邑境運河東西百二十里黃淮交漲隄岸衝決千金掃料時付濁流先生毀家紓難一身捍禦卒之軍需無缺民不爲煩厥職矣他如免稅之無名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坿逆而欲沒其田廬者皆重民命守國法不顧嫌怨而毅然行之以是知功名不終繇直道而行不見容於大官而非有體無用之咎也柄國是者疑經術不足潤飾吏治而欲寄民社於刀筆筐篋之徒豈通論哉先生卒兄子舒崇先卒葉氏至今無成進士者孫啟祥吳縣學生以能古文名

坿錄國史文苑傳

葉燮浙江嘉興人父紹袁明天啟中進士燮幼穎悟年四歲紹袁授以楚辭卽能成誦長工文喜吟詠康熙九年成進士十四年選江蘇寶應縣知縣旋罷歸徧遊四方晚年乃定居吳縣之橫山人因以橫山目之始燮之官寶應也適三逆構亂軍興旁午地當南北往來之衝接應靡暇日縣境濱臨運河東西延袤二百里時歲潰決又値歲穀不登民乏食燮極意經畫境賴以安以伉直不附上官意用細故落職而嘉定知縣陸隴其亦同時登白簡燮聞之不以去官爲憂以與隴其同劾爲幸也於是縱遊泰岱嵩高黃嶽匡廬羅浮天台雁蕩諸山海內名勝略徧年七十有

六猶以會稽五洩近在數百里內未遊爲憾復裹三月糧窮其奧而歸歸遂疾越一年卒燮言詩以杜甫韓愈爲宗陳見俗障埽而空之其論文與長洲汪琬不合往復詆諆及琬歿慨然曰吾失一諍友今誰復彈吾文者取向所短汪者悉焚之寓吳時以吳中稱詩多獵范陸之皮毛而遺其實遂著原詩內外篇力破其非吳人士始而訾謷久乃更從其說刑部尚書王士禎稱燮詩古文鎔鑄往昔能自成一家言所著有已畦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原詩四卷殘餘一卷

卷之一
論
卷之二
論
卷之三
說
卷之四
辨
卷之五
記
記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碑記
卷之八
序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書
卷之十四
墓表
卷之十五
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卷之十八
傳
卷之十九
傳
卷之二十
祭文
卷之二十一
雜著
卷之二十二

題辭

附

原詩內外篇四卷

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留侯論
范增論上
范增論下
諸葛孔明論
唐高祖論

正統論上

吳江 葉 燮 星期

正統之論始於歐陽子後之論者紛紛不一予奪進退之說未定其歸自朱紫陽成綱目而正統之辨始嚴明正學方子謂漢唐宋如朱子之意可也秦與晉隋槩與之以正統何可哉其論是也然等晉隋於秦又非也夫秦之得爲正統歐陽之論得其當矣晉與隋皆篡弒以得之紫陽以謂晉隋雖得之不以正而天下實統於一不得黜也止於其得天下之始以纂例書自後皆以漢唐之書法書之似乎有不得不然之勢也蓋嘗論之有天下者謂之統以正

得之而統能合之與以正得之而統則分之法均得以正統係之是統以正重正不以統分合易也不以正得之而統分之則爲偏爲竊無論不以正得之而統則合之是統既不正而何可以正統全歸之此紫陽之於晉與隋殆不能無議也其意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天下合於一天下羣以爲君矣且晉之傳十餘世百數十年隋一傳亦二十年有餘於是而黜之天下豈有統絕無君如是之久者哉此不得不然者也夫統之不可絕一日與百年無異儒者正名定分彼撰時度勢之論有所不設恐開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僥倖之門也昔者夏后氏太康之世有窮后羿篡位四十年居然得統矣將以羿四十年爲天下之君遂

續夏統乎西漢之王莽簒位十八年居然得統矣亦將以莽十八年爲天下之君遂續漢統乎二賊臣之不得有其統者以少康光武之中興故不以歷年之久簒易其沒世亂賊之號也晉隋之簒與二賊臣同徒以一姓不再興而子孫相傳尊爲高祖世祖後儒史筆遂躋之堯舜三王之統而無異然則亂臣賊子不幸而爲羿爲莽僥倖而爲炎爲堅罪同而法異何以服羿莽之心而寒亂賊之膽乎且司馬炎一傳而骨肉相戕繼以劉石亂中原及東晉而南北朝遂判晉統之不一久矣楊堅簒周子廣又弒堅而自立其罪甚於羿莽是人人得而誅之者豈可居然以正統歸之奉爲天下之君乎然則當何如曰法當如列國之例

註年號於甲子之下如晉則稱晉主炎傳至其子若孫則止稱晉主而不稱名此綱目書曹魏南北朝及後唐晉漢周之例也隋亦稱隋主堅其子煬廣雖父傳則仍稱隋主廣惡之甚也如此雖尚寬於羿莽之例庶不詭於大義矣若朱梁則又異於是朱溫簒逆之罪過羿莽而惡尤甚於操懿身斃於逆子之手一傳滅於唐祚又促於王莽循其例當如安祿山之稱燕侯景之稱齊已矣書法當倣王莽去新之號而止稱莽朱溫去梁之號而止稱溫幷削其全忠與晃之名方爲得之乃歐陽子力辨黜梁爲僞之非是則將羿莽俱非僞而可乎歐陽子又極表王彥章之死於忠爲傳爲記流連三歎不止昔黃巢伏誅諸將獻巢之姬

妾於京師天子詰其從賊其居首者對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若以彥章之死爲忠則此姬之死爲節乎莽之臣王尋死於昆陽之戰王邑從莽死於漸臺俱爲死於忠乎歐陽子又曰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廟社稷而能殺生賞罰以制命於梁人則是梁之君矣安得曰僞哉若是數者羿與莽何一不然哉郎賢如揚雄且爲莽大夫矣又何況吏民哉故吾於晉隋則絕之於正統於朱溫則更絕之分統而直名之爲僞爲賊夫然後君臣之分嚴使後世亂臣賊子不得僥倖以藉口而大義昭然不易矣

正統論下

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歐陽子曰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而予奪當而正統明歐陽子之論謂爲統明則不可謂爲正統明則不可何也夫正可以該統而統不可以奸正正可該統極之則東周君與宋之在崖山是也不可易也統不可奸正極之則吾前所論莽與莽是也不容竊也歐陽子謂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而晉得之是以魏爲絕也魏爲絕而晉可爲得乎又謂晉得之而又絕而隋得之是以南北朝爲絕也南北朝爲絕而隋可爲得乎統既有時而可絕則晉與隋亦何不可爲絕乎夫統以言乎相傳也相傳則如祖父子孫之世及不可絕也絕而欲續之必有一定之宗法在彼有天下者之統而絕必有堯舜夏商周秦漢得天下之法在此卽春秋大居正之義也故絕與續之關爲有天下者公器之衡必毫末銖兩悉稱方得且正統者卽夫子所云三重寡過之君子也有其位無其德則不敢作禮樂夫德者正也位者統也不敢作禮樂雖王天下不得稱爲寡過之君子然則亂臣而有天下敢作禮樂而稱寡過之君子乎故未有德位不兼而可稱正統者也則晉隋之不得續正統斷斷然矣或曰正統之斥晉隋是矣若唐與宋一則起兵以隋禪一則兵變以周禪獨非篡乎而俱續正統何也曰唐之得天下於隋也可云救民伐暴救民湯武有其德而值其時以取其位唐宋值其時而取其位以庶幾合乎德唐與宋雖非二帝三王執中之傳庶幾無戾乎二帝三王之法以三重之君子歸之爲正統之絕續可也歐陽子以統而該正失輕重之衡是非未明子奪未當也吾故曰所以明統而非爲言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是論也所以爲調停而非折衷以定其歸也正統者名不可以虛假乎實而實不可以冒襲乎名要使天下後世知道德仁義之有常尊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成風之含且賵後儒謂成風以妾僭嫡王而賊亂篡弒之足爲誡也春秋之法天王有常尊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成風之含且賵後儒謂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使大夫歸含賵焉則王不稱天以致謹夫子周人也昭代之其主一失其正則削天而但稱王其嚴如此然則千秋弈代之史筆於無正之實而加以正之名者可不辨而明矣蘇子又曰正統聽其自得者十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敎曰魏梁後唐晉漢周此本歐陽之說而略爲異同者又不待辨蘇子又非章子正

統霸統之說是矣統而霸則非統矣王降而霸霸者猶假仁義未闖亂賊而可假仁義者然則以統歸霸且不可以統歸亂賊蘇子謂爲存敎可乎近時魏禧因霸統之言又爲正統偏統竊統紛紜之說統者合天下之不一既已偏矣安得稱統彼竊者盜也盜竊人之藏而取其財卽其藏而稱盜爲主人可乎竊而以統歸之何異於是故不知正之爲義而爲借襲之說與不知統之爲義而爲分晰之論者皆不得其本者歟

留侯論

留侯佐漢祖定天下爲漢宗臣高祖稱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後之論者咸以謂千房乃謀臣策士之傑爲帝者師而不得與伊周比肩晚出於神仙迂怪之說又似道家者言而有乖於儒者葉子曰是烏足以知子房子房益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也三代以後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高彼其起布衣誅暴秦是已而其正則在於尊義帝而能討弒義帝之罪人此固湯武之所不得而有其名者高祖得而有之惟其名之正伸大義於天下則功成而天下遂以實之正歸之然高祖之爲人未嘗有詩書禮樂仁義之說入其閫見以澤其躬乃其舉事有合於春秋正名取義之旨非子房之有以敎之乎子房之敎之不但以謀策言辭敎之而實以身之行與事敎之矣何以知其以行與事敎之也當子房之遇高祖於留也遂定君臣之分從以入關漢之帝業已基矣乃辭漢歸韓而相其君使楚不殺韓王成則子房終爲一列國之相已矣焉得爲漢宗臣子房相韓漢必無滅韓之理漢滅韓則子房死之固其所也然則漢祖之終於大一統者非子房志也迫楚滅韓子房復歸漢昔滅韓之讎在秦今滅韓之讎在楚於是佐漢以伐楚楚滅而韓終不復子房之心則傷矣故功成而遁於神仙之說意在敝屣富貴以示不忘韓之志也蓋子房明於君臣之義而得去就之正者如此已高祖溺於內寵欲易太

子羣臣屢進諫不能定子房以爲非口舌所能爭於是陰進四皓以輔翼太子而太子定子房明於父子之義而得格君心之正如此子房之行與事一出於正而以其正佐高祖後世遂以得天下之正歸高祖於討弒義帝以正其始於定太子以正其終非聖人之徒而儒之醇者歟豈區區運籌決勝足以槩子房哉

范增論上

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奪其權增怒謝去至彭城疽發背卒蘇子曰增之去善矣然恨其不蚤增之去當於殺卿子冠軍去以殺卿子冠軍者是弒義帝之漸也義帝之立增爲謀主弒義帝則疑增矣增不以此時去何哉是論也蓋古豪傑之士明時勢而揆大義審於去就之正者能爲之此豈所論於增者哉夫增者蓋戰國挾策游說之流乘時利便而苟焉以圖者也當楚漢之爭羽以弒義帝負不韙之名漢藉爲口實動天下之兵端而項氏卒以敗人知弒義帝者項氏之失也而不知始之立義帝者增之爲謀失也天下苦秦之暴一夫大呼率土嚮應羽之才氣過勝廣十百驅毒秦之民以向中原六國羣起以從何憂事不集非如王莽之世民皆謳吟思漢必待立更始爲先聲已非大義之倡就使功成而擁荆蠻僭王之後以爲天下人民之共主亦何所取義而爲名與實之兩失乎且既立之則君臣之分定增亦盍察羽之爲人以彼雄悍桀驁出百戰以成大功功成之日肎終身奉牧羊之子北面稽首退就列國之封乎此不待智者而能辨也蘇子謂弒義帝之兆在殺卿子冠軍之時吾謂弒義帝之兆即在立義帝之時也且義帝纔立項梁即自號爲武信君既已立君矣爵賞當稟於君而梁旋即自號其無君已著增於

此時略無一言規正然則增視義帝之立原無君臣名義之關其弒也亦不以爲反常逆節之變視其君等於旅進旅退之人蓋其初徒取於一時之偶便而不計其終焉者也且增之去也以羽奪其權抱失職之憤以行初未有合於古豪傑去就之義蘇子以高且遠者期之則過矣

范增論下

范增爲項羽謀臣其所爲謀見於史傳者惟二事其一爲謀立楚懷王則固已辨其失矣其一爲鴻門之會勸羽殺沛公夫師武臣力而謀人於社席之上增之志何其陋也舍此二者增之謀史傳曾不一表見然吾觀項羽之行事自初起兵以至於增之去無一得策者則焉用彼相增將不得辭其責矣考羽生平大功無逾於鉅鹿之一戰蘇文公咎羽之失策實基於此然吾不以此咎羽而咎增何也夫救趙之師宋義爲上將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猶古諸侯之三軍也羽一旦殺其帥則羽實帥其軍而增爲次將猶古三軍之上下軍也夫章邯盛兵以臨鉅鹿羽竭力當之一戰而秦之兵敗將降羽志得矣然其實不過一舉而存趙其於得天下之大計無關也爲增計者當勸羽以中軍疾行而西掩關中之無備而身以一軍駐河上爲趙聲援且斷邯西路令羽安行入關計邯必解鉅鹿之圍踉蹌而反顧增疾躡其後羽當其前以逸待勞邯之敗而降取之掌中矣於是俘邯以入咸陽在沛公之先則大勢已定而自王關中豈特存趙而爲諸侯上將軍已哉羽勇而無謀智不出此乃增不爲分兵之計以全軍僥倖一戰坐使勝策居人後而遂終困於勢也失策之大者一也鴻門之會沛公既開關納羽羽即當從韓生之說而都關中即宮室盡焚毀何妨披草萊而建不拔之業弃此不都失策之大

者二也既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羽忌沛公則當王沛公於兩河四戰之地令其四面備敵不致專爲楚患乃惡負約以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王王漢中漢中四面負險阻以一面通秦此霸王之資故漢不旋踵而定三秦羽實啟之失策之大者三也且所謂約者義帝之約也羽方且旦莫弒之反不敢蹈負約之小節何異不行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亦可噬矣既已王沛公漢中羽弃秦而弗都則當選心腹爪牙之將王秦中以遏漢中之衝雖韓信之才智其出而定三秦猶未易易也乃以庸駑三降將邯闟弱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

謀主曾無一言策及之而太史公稱其好奇計不亦蓋乎故吾謂楚之亡也羽謂爲天亡非戰之罪吾以爲非羽之自亡實增之亡楚也歟

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是言也蓋近於策士之言徒得其規模而未熟審乎利害之宜也夫荊州江漢之上游爲重要地劉表據之雖非其人然當是時先主方客於表表遇之甚厚先主無尺土寸兵之階將出何策以取荊州乎幾表死琮立或勸先主攻琮先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遂將其衆去表死而先主尙以義自克若表不死更將何藉手以取荊州乎然表不死終必爲非曹卽孫之所吞幷荊州乃曹與孫之資非先主之資也及操敗赤壁弃荊州而去吳據而有之幸而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先主此資荊州之一機孔明卽當勸先主於此定其基廡幾羣

策羣力足當二國之兵衡可漸以圖中原也乃先主舍此而去孔明同關羽守之趙雲爲留營司馬三人協力以濟未失策也及先主入蜀孔明獨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而西會於成都夫劉璋之闇弱以先主當之何患不克孔明舍存亡之要地盡挈將佐以爭一旦之利竟置荊州於度外隆中之論謂天以荊州資將軍其視取之意遂入長安迎代王都之已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荊州而有之如反掌至此絕不相應幷忘結好孫權之言加九錫遂受隋禪卽帝位葉子曰唐高祖之起兵可不媿何也故吾謂孔明當先告先主曰荊州近在肘腋雖其主於湯武惜也蹈魏晉南北朝篡逆之故事反以名掩實而不能守然非將軍之資得之適足爲曹孫之釁開兵端益雖僻遠此可取而守耳何至有荊州而卒失之負不信之名失吳與國之歡而蜀卒以不振此害之所伏而不能料

可謂智乎又荊益兩州之事與勢荊難圖而益易辦難圖者以全力注之而尙憂不足易辦者以偏師襲之而自有餘既倖得荊州當卽命兩偏將將萬人一由陸一由水以取劉璋不害兵以義動也何至先主身自入蜀璋以玉帛歡好來迎而以干戈詐力取之乎先主向未遇孔明不忍負劉荊州者今孔明爲謀主竟忍負劉益州乎何主之施之者同而容之報之者異蓋狃於利而不能擇可謂義乎惟此二者吾不能爲孔明解矣若其識大體善推誠有古大臣風尤不可及者其事闇主能竭誠盡忠而無餘憾後代惟郭子儀爲能之當無復有其匹者矣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兵晉陽以靖隋室天下之亂其初借兵於突厥突厥始畢可汗謂唐使劉文靜曰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寒暑以兵馬助之唐將佐請從其言高祖不可乃尊楊廣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率兵入關諭郡縣以尊隋室之意遂入長安迎代王都之已高祖自爲大丞相封唐王加九錫遂受隋禪卽帝位葉子曰唐高祖之起兵可不媿於湯武惜也蹈魏晉南北朝篡逆之故事反以名掩實而來後世之議也夫楊廣之淫暴與桀紂何異其時之民甚於在湯火高祖在晉陽卽三代之諸侯耳毅然起而伐之救之其時勢與所處之地與夏商無一有異然湯之伐夏

明告天下以桀之滅德武之伐商泰誓三篇歷數受之罪惡以彰天討彼楊廣無道李密檄文有云罄竹難書決波無盡高祖何不承天意順民心聲罪致討比之執子嬰殪商受固無媿也乃揚言尊隋室擁立代王卽高祖亦自謂掩耳盜鈴矣夫隋室亦何可尊之有楊堅以內戚篡周逆子廣又弑父以自立父子濟逆從古所無非若夏商之世德相仍賢聖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澤猶在民心故暴君可伐而前王不忍忘也然而湯武行之而不疑而不害其爲聖唐高祖煦煦孑孑於名實之際救護支吾陽爲尊隋而迹不免於篡者何也此其故則公與私之辨難自昧也湯武之事其心至公彼見生民塗炭若拯救己身之焚溺無

一毫利天下之念在其胷其放伐也一若行其所無事故不避其名而何嫌於實湯之言曰繼禹舊服武之言曰于湯有光二聖人者革其命而伐其君而湯之心一禹之心武之心一湯之心是謂之尊夏尊商可也非天下之至公能如是者乎唐高祖之起兵名曰靖天下之亂而不能無利天下之心惟其有是心而隱微之際不能不自餒畏放伐之名於是蹈近代之故智以飾一時萬世之耳目不憚曲折以爲之也其巧於尊隋室適見其拙於取隋室也蓋中既有私利之心而又未嘗學問宜乎動而多乖也高祖固無論卽太宗之聰明神武其於學問之道何知從事徒聞曹丕舜禹吾知之一言遂爲晉宋以來得天下者之券

以爲不如是則迹涉於簒不知高祖本可爲光明正大之征誅非若魏晉開創之君弒幼主而戕宗室託名於禪讓者比也後之論世者以唐之創業不及漢豈非高祖之不學而欲掩其私欲蓋之而反失之者乎

或曰高祖之立代王其始恐事不集欲借此以要人心易集事非徒崇虛名亦欲濟其實也曰是不然天之厭隋久矣使高祖以伐罪救民正其辭其誰曰不然且高祖甫離晉陽卽攻隋之河東守屈突通堯君素不餘力謂尊隋室可乎當時卽突厥亦勸其自立況中國之民心哉徒以私心自歉反蹈亂賊之故智可歎也吾嘗論武王伐紂儻有一毫私天下之心中必自餒則微子抱祭器歸周之時武王必擁立微子以討君側之奸飛廉惡來爲名而徐爲改物之計如此武王不但不得爲聖人而且同於後世簒叛之臣矣惟武王毅然革商之命雖出於不得已而其心自白此其所以爲武王也歟

終

論
狄仁傑論
李泌論
王安石論
論兩漢外戚宦官
論馮衍梁鴻
論李密
論唐藩鎮

吳江葉燮星期

狄仁傑論

治水者治之於潰決四出鼓怒橫囓之時雖有神禹之智欲一旦遏之以殺其性而制其勢必有所甚難或反恣其懷襄之禍者有之矣及其奔流數千里阻塞漸消地益平衍其怒已殺於是起而防之隄之則易爲力救焚者救之於烈焰方張之時木燥風猛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及其風息薪盡則撲滅易以奏功夫惟人事亦然彼定天下之大計造不世之奇功古之豪傑其心同其迹同徒以所處之時有早莫所值之幾有緩急其難其易有不可同日語者

不幸者身僇而名滅幸者身顯而名彰吾於唐狄仁傑反周爲唐之事而致歎於前此諸賢之爲其難者之可傷也史稱仁傑以一言悟主而廬陵復位是已殊不知姑姪子母孰親之論不自仁傑始發也裴炎爲中書令武氏欲立武氏七廟炎諫曰太后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此言已開其端矣武氏怒斬炎都亭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表請廢皇嗣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且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令李氏爲後乎武氏怒命鳳閣舍人李昭德廷杖殺之昭德因言於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孫爲萬世計何得以姪爲嗣自

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此言實在仁傑之先也武氏意頗動然自以讎李氏酷深不能自返時承嗣爲左相威重於主昭德以爲言武氏曰承嗣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孰與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武氏矍然罷承嗣政而酷吏承承嗣旨誣昭德逆謀斬都市其後武氏自知所殺多冤濫中自歉納朱敬則周矩之言漸寬刑網迫武氏年益高信平章事狄仁傑稱國老不名仁傑乃從容言姑姪與子母孰親復對雙陸鸚鵡之夢武氏感悟召廬陵王還夫爲此論者前此在廷諸臣非不知之而亦未嘗不言之也乃炎昭德言之而死仁傑言之身泰而國安非炎與昭德之智弗若也一則言之於

其主忮心方張之時一則言之於其主悔心初萌之會故事同而功罪異然我則竊有疑於仁傑矣武氏淫刑以逞僇唐子孫殆盡爲從來未有之酷仁傑此時卽未當國然位列庶僚曾未聞一言挽救及爲宰相武氏信其賢尊用之夫武氏之信仁傑信其爲唐乎則仁傑立蘆粉矣信其爲武乎則何以得此信也且武氏聽姚元崇之言憮然曰前宰相務爲順旨陷我爲淫刑主聞公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於是平反甚衆然則謹默以保無過吾不能不竊議仁傑之後矣徒見武氏末節旋有悔心可以轉移故言之易入非眞有回天不可能之力也獨是仁傑知張柬之將帥才薦之武氏可謂爲明然何以待柬之已老而始薦之如知其可以爲將仁傑何不於已爲相時力薦柬之爲將則將相交歡如漢平勃何患諸武不滅亡哉且仁傑薦柬之僅遷秋官侍郎又以姚元之薦謂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可相也於是武氏命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密謀正宮闈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忠勁可動與定計引楊元琰爲右羽林將軍用敬暉桓彥範李湛皆列羽林而以武攸緒參之令諸武不之疑事乃克濟然則仁傑爲相時獨不可薦引柬之處以李多祚之地乎反周爲唐者成於姚元之薦柬之爲相也非專出仁傑也乃仁傑獨居其功而有其名彼炎與昭德之徒身死而名弗彰我故譬之治水救焚先後之難易如此彼爲其難者之可傷而值其易者之爲可幸也

有唐三百年稱宰相之賢者必首曰房杜次則曰姚宋考其行事房杜乃智謀功名之臣姚則才能之臣宋則骨鯁直節之臣而均不可謂爲社稷之大臣也社稷之大臣在唐其惟李泌乎何言之房杜自太宗起兵卽參帷幄及定天下同時匡贊輔佐治平詎曰非賢然當是時太宗以仁明之主虛已於上有君如此勢處其順爲相者易於爲功然考二人生平載在史冊者亦無班班卓見之蹟而有所可議者玄齡子遺愛尙主而驕玄齡歿而家遂覆如晦子荷尙主坐太子承乾爲逆誅二相之子俱不肖以逆誅吾不能爲二相解也或曰堯舜之子朱均之不肖堯舜能知之故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賢使朱均無害於天下天下亦不病朱均此堯舜之知人近自其子以及天下爲善全其用也夫宰相者爲天子進賢退不肖知人之哲爲先務房杜近不能知其子之後將爲逆又焉能知天下之賢不肖而進退之乎誠知其子不肖則必豫告之誡之而極其教之方教之而不悛則當力辭尙主豫爲免禍之計可也又不然以子之不肖明白太宗後雖事發而見老臣謀國忘家先事之明賢主或當十世宥之庶不至覆其家也史稱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尙主權寵隆極而不知其子之禍已伏於此二相徒以際遇之幸號稱賢相而於

聖人無如之何何尤乎房杜然朱均之不肖堯舜能知之故不以天下與子而與賢使朱均無害於天下天下亦不病朱均此堯舜之知人近自其子以及天下爲善全其用也夫宰相者爲天子進賢退不肖知人之哲爲先務房杜近不能知其子之後將爲逆又焉能知天下之賢不肖而進退之乎誠知其子不肖則必豫告之誡之而極其教之方教之而不悛則當力辭尙主豫爲免禍之計可也又不然以子之不肖明白太宗後雖事發而見老臣謀國忘家先事之明賢主或當十世宥之庶不至覆其家也史稱玄齡居相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尙主權寵隆極而不知其子之禍已伏於此二相徒以際遇之幸號稱賢相而於

奸而佞泌內則周全吾君之子而儲貳安（如舒王事）外則調度將帥而方鎭定（如安江淮節度使韓滉而貢獻至，斥陝虢兵馬使奚抱暉陝虢遂定）其匡救在大倫之防其決機在千里之外論事則無一言之或失辨奸則無一人之可欺蓋智如子房忠愛如孔明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可以興起此固蹈道履仁之儒無媿於古大臣者斯眞宰相矣眞社稷臣矣史乃訾其托於赤松黃石之倫談神仙事爲屛誕無論其未必然卽有之亦何害夫儒者之疾夫釋老二氏者以其遺君親違時務也觀泌之崎嶇納忠於人主父子骨肉之閒動中倫會使神仙如此吾亦將引而進之於夫子之門夫亦何病於泌乎由是言之房杜姚宋雖賢若能格君心之非昭昭乎若日月之

經天者斷歸之泌無媿也泌同時相業惟陸贄亦然然則
唐之賢相當以李陸爲首稱歟

王安石論

王安石相宋神宗進富强之策廢祖宗之成畫創行新法
引用章惇呂惠卿之徒趨利如騖牢固而不可解天下騷
然而宋遂亡於金論者謂安石非奸相蔡京王黼之比但
以學術頗僻剛愎自用爲惇惠卿等之所誤遂至於此觀
其罷政之後家居蕭然旋亦自悔亦可白其心之非好爲
是也葉子曰不然是烏足以知安石哉若如所言安石乃
愚耳非奸也吾觀安石所著書非不學無術者其論時有
合於古先聖賢之道初無頗僻之甚也卽如其議茶法一
篇其言曰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
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

毫末之聞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用等於米鹽
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
食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
不能止者又曰昔桑弘羊與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
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
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刻百
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
羞爲則可乎又曰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
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之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
說然後行哉觀安石此議竟如他日出自司馬君實者無
一語不中安石之病乃出於安石未秉政以前之口筆其

故何哉然則安石之學術未嘗不正老泉蘇氏斥其不近人情亦非定論也迨安石秉政創立新法塗毒斯民無一事不與其所議相背蘇氏辨其奸當在近人情處辨之之爲深也夫不近人情則不可以逢世而得所欲惟大奸之人似近乎人情則人主引而近之久之而人主益信而後徐以肆其奸乃可以惟我之所欲爲以爲名高以爲固位以爲攬權以爲網羅天下鷹犬爪牙之具而外傅之以經術抗之以議論此其禍更有酷於蔡京王黼之徒者矣夫奸人之濁亂國是賊害忠良至於亡國喪家極矣其禍雖甚烈然盡天下之匹夫匹婦容或有一人之未受其毒者惟安石之新法行則普天下之耕而食織而衣者無有一

夫之不被其毒者況他人之奸罷去則禍已安石之奸罷去而新法尚在流毒未已直至徽欽亡而新法方止是其毒再世而後已也當其侃侃議於平日豈有不知之者哉然後知其始之爲此議者正所以爲逢君爲媚世及其學術既行譸張自恣使在廷之讜論無所入若曰予既以知之矣以此爲飾非拒諫之本也故辨奸者辨不近人情之奸易辨近人情之奸難惟聖人觀人之法於所由所安而觀之察之則奸固無所遁其術矣

論兩漢外戚宦官

兩漢之禍始終於外戚宦官前漢宦官止不甚烈惟外戚之禍始於呂氏而終於王莽蓋嘗論之使惠帝之時孔光馬宮之徒爲將相則呂氏必帝漢必亡哀平之時平勃爲三公則莽必不能篡漢故亂賊之禍每成於佞臣未有朝無佞臣而亂賊得行其志者也後漢則外戚宦官迭爲消長禍始於外戚而終於宦官外戚如竇憲閻顯梁冀龔尤奸惡亂政弑主無所不爲人主非不疾而思去之乃不與將相大臣謀而與宦官謀之夫以正去奸奸去而天下安以奸去奸一奸去而眾奸生爲害益烈如竇憲誅則鄭眾封侯閻顯誅則孫程等十九人封侯梁

冀誅則唐衡等封侯尤濫此數宦官之奸罷等而人主用之以去奸譬之人生癰疽良醫必先補其元氣而以良藥去其毒則疾可瘳乃有進以毒攻毒之說用烏喙等物投之毒雖驟解而其人亦已亡矣外戚之爲害去而宦官之爲害來久之人主不能制於是外戚起而謀去之如竇武何進是也夫宦官謀外戚倚人主以爲重外戚謀宦官倚太后以爲重於事勢宜無不可者惜也武與進皆非其人也夫武爲大將軍掌禁兵陳蕃爲三公此平勃之任何事不可爲乃日夜謀之遷延則變生不密則機泄一舉事而駢首就戮所固然矣何進尤不足道兄弟俱與勁兵卽盡宦官而誅之豈力不足何至召外兵爲助徒

自速其死而事不成迫外兵入而董卓遂亡漢矣蓋外戚誅而宦官興而漢亡兆宦官滅而賊臣入而漢鼎遷豈非以奸去奸較之以惡濟惡而更甚乎故吾謂千古定亂之才當以漢之平勃爲首非唐張柬之輩所可及嗚呼平勃死而外戚宦官亡人家國接迹於後世矣可勝歎哉

漢世司隸校尉一官其職至重其權至尊卽貴戚大臣得其罪狀皆可不奉詔書捕治鞫訊誅殺如陽球爲司隸卽捕王甫父子備具五刑斃之杖下磔其屍子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曹節等至不敢出沐此曹操一獄吏治之之言爲不誣也然則幷不必用禁衞之兵而況紛紛召外兵乎夫陽球小人也能奮然爲此舉竊怪李

元禮嘗爲司隸矣乃不能疾捕王甫曹節等而誅之何也然則黨錮諸賢雍雍於廟堂則有餘而鋤奸去惡則不足處此橫流之世宜其及於禍歟

論馮衍梁鴻

世之論者咸謂東漢馮衍抱才而廢於時爲不幸梁鴻際盛時而遯世以爲高尙論者咸太息之吾以爲是皆不得衍與鴻之實者也吾觀衍立身出處之大節無一合於義者始進不正必不克有終若鴻則其時可以出矣而遯世以沒蓋其心有大不得已於中而非徒爲高尙其志者也何言之按衍傳衍幼有才王莽時有薦之者衍辭不仕已葬遣其臣廉丹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衍不臣莽是矣臣於莽之臣何也時莽督丹戰急衍說丹叛莽舉事丹不從已復說丹丹又不從與赤眉戰死夫丹庸下豎子耳衍事之已失身是時更始已建號不勸之疾歸漢而爲縱橫之言說以霸業可謂愚矣且一說不從則宜去何待於再再說不從去就益可決矣何待丹死而亡命河東其智不愈趨下乎及更始遣將軍鮑永安集北方衍又以說干永而佐之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討永衍與永將田邑拒之邑降永衍尙連兵以叛久之乃罷兵幅巾降於河內世祖怒其不時至永以立功贖罪見用而衍獨見黜衍之出處本末如此不揆義不擇主不審時量力苟於進而輕去就既又不安於命建武末復上疏自陳終不見用卒以交外戚陰氏獲罪此天下之憸人也且其才亦不逮相如揚雄遠甚黜而死宜矣世猶以其抱才不用歎息之不亦過乎至如梁鴻之遯世非其志也當是時賢主在上時號昌

明度鴻亦非許由務光之流何不可出而仕故爲是潛身遠跡耶吾夸攷其事鴻父讓仕王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後卒於北地鴻時尚幼遭亂卷席而葬揆鴻之志豈非以父事葬位列爵淚爲可恥孝子百世不能掩使身復仕宦挂姓氏於朝端且益彰父醜況父死不成禮卷席以葬人子終身之隱恫也故鴻適吳病且死謂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嶽博之閒不歸鄉里愼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吳人葬之要離塚傍鴻扶風人也父讓自扶風播遷北地去家數千里而客死席葬不能歸鴻之適吳也亦去家數千里死於吳而不欲歸葬此其志也蓋有大不得已於中仁人孝子所不能一日安而不得不出於遯者也夫豈

徒歌五噫以鳴其高者乎然則馮衍之乖於大義而見黜於時梁鴻之痛心疾首而不忍用世二人之相去豈特尋尺什百而已哉

論李密

李密於隋末羣盜中其才有過人者而事卒不成以死人頗惜之子以爲無足惜也蓋密之才或可節取而其志卑下實無異羣盜事之不成有固然者當密之致力於東都也其時有勸密捨東都疾取關中者矣又有勸密逕走江都取獨夫者矣密皆不能用以敗此其智有弗若也猶可言也事敗而降唐降唐而復叛此其志則卑矣然吾謂密志之卑猶不在此其志之卑於何見之密與王世充相持其勝勢固常在密忽以宇文化及南來欲往拒之恐世充掩其後頓乞降於世充密必曰降隋也降隋皇泰主何人煬廣之孫也密嘗檄數廣之罪矣一則曰罄

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難盡再則曰縶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夫數其祖之罪彰普天之憤以討之今日者非有大故而忽稽顙屈膝於其孫則此數十萬執戈奉辭之眾無不可唾密之面而折馬箠以捶之者矣試問密於何所施其面目乎若曰化及弑君之賊不得不討故從權降隋以濟事夫化及所弑之君非即密檄中之商辛子嬰哉彼縶之殪之豈密不共之仇忠義激於中而不能已者哉大凡事幾之得失當揆輕重審去就與密血戰以爭中原者世充非化及也一旦盡喪所圖之功捨腹心之謀而從事於肢節愚者亦不爲也且化及南來所經之途與竇建德近而密遠密當以化及委之建德而徐

以承其敝未失策也乃汲汲於化及者徒以隋之美人寶玉重器悉歸化及利迫於中不惜辱身屈節以圖之此羣盜所爲不顧貽笑於天下後世者也究之化及爲建德所滅所有盡歸之與密何有豈不可媿然則密之才小有才耳其志如此烏足與論成敗者哉

論唐藩鎮

唐藩鎮之亂始於肅代以至唐亡延及於五季爲禍烈矣其初自史朝義敗其黨田承嗣薛嵩李懷仙張忠志各以其地來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請以降將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兵革因而授之納降措置之失策實始於此夫承嗣等皆安史驍勇之將一旦其主敗亡慮禍及已力竭智困而計出於降者也觀其迎拜僕固懷恩於馬首請行閒自效其情亦可見矣其時朝廷當卽命威望大臣如郭子儀者或副親王以往疾入其軍稽其土地甲兵官司租賦畀以在京高爵榮顯之而徵其入朝不則易置其官於他方置行軍元帥府於河朔以大臣總領而控制之如唐初邊陲之制可也卽不然散遣其麾下兵使各還鄉里歸農如太宗破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卽日散遣之亦策之上也且彼數降將旣翻然來歸決不先蓄亂謀使朝廷處分捷於呼吸卽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彼豈能立變計爲跋扈哉其開雄黠無過承嗣如嵩等則未有不順命者然承嗣年已八十餘豈能獨力爲安史之續哉唐初突厥彊盛歲爲邊患太宗奮然討而降之以突厥阿史那思摩爲右武候大將軍突利可汗爲右衞大將軍其餘君長皆拜將軍中郎將握典禁旅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此太宗納降之故事也以待四裔之君長且然而況內地蕩平之餘燼來歸者乎乃未聞廟謨出一

勝算仍使據其地將其兵食其賦而又重之以高爵其快心得志無毫末稍異於爲賊時此數人者初亦未必料得此也譬如豺狼虜人得之拘之圈阱則俯首帖尾若仍縱之林藪故性復出可復豢養之使終不跳梁乎必不然矣然承嗣等以甲兵土地來歸卽以其所有授之所以勸來者猶有辭也若梁崇義山南東道一校耳其帥來瑱死崇義殺其軍府諸將而自立朝廷卽授之以節前此平盧節度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帥朝廷卽授之史稱節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平盧與河朔接壤姑息因循已屬大謬況山南東道接壤畿輔偏裨倡亂竊據帥位朝廷不能討因而授之是賞亂自近也內地藩

鎭之叛自崇義始一時處置失宜後遂不可復救及田悅李惟岳連兵爲叛朱滔猶外爲恭順出兵討惟岳成德兵馬使王武俊始勸李寶臣歸朝其後武俊手誅惟岳以歸命欲求節使朝廷不許止授團練使武俊不悅又詔武俊以趙定二州歸他鎭以糧三千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益不悅滔以討惟岳功請深州不許滔亦不悅於是田悅乘閒說滔武俊同叛朝廷聞之進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既而深州竟爲武俊所據朝廷不能問也夫爲人臣而叛逆要求則與之爵賞惟恐後及其討叛有功請命於朝則愛惜名器鄭重土田若必不可假借者夫與奪朝廷之大法也當與而用奪奪必激其怒當奪而用與與必驕其心亂之階也鮮不由此始之不愼後必蔓滋古今之禍未有如唐藩鎭之久而益甚也其是故歟

已畦文集卷三目錄
說
選家說
字學說
審音說
考徵說
從祀說
郡邑祀典說
列女說
假山說
好石說

已畦文集卷三

吳江 葉燮 星期

選家說

古文辭賦之有選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之選其去取雖或未盡當後人有訾之者然其出乎一已之成見初非有所附會從實而不從名而不以名假實夫自周秦下逮蕭梁操觚之家當以萬計昭明不求諸人而求諸文因文以見人而人可屈指數文亦可屈指數後世亦未嘗於文之外別也自後唐宋人亦皆有選率就文言文未嘗於文之外別有所騖也竊怪近今之選家則不然名爲文選而實則人選文選一律也人選則不一律也或以趨附或以希求或

以應酬交際其選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於是文章多弃人天下多弃文矣選家欲合人文而爲一實岐人文而爲千百矣然則何以正之以文之一而人之不一者自一然後實乃不假乎名至於選古人之文則又異是古來固有傳人而無傳文者人不待文以重則以文爲斷不必援人以入其文古來固有文傳而人附以傳者文自足傳也又有傳文而文實不足傳者文不可假也二者亦一以文爲斷如是則文歸於一而人從之而名乃不掩乎實夫正之以文之一而一以文爲斷矣然尚有二失一在趨時尚胷中本無所有拾他人之齒牙爲我之筆舌自以爲得風氣可哂也一在騁博覽胷亦無成見是非去

取茫然於中專事蒐羅仄奧以取備示異究之所蒐羅者味同嚼蠟人與文且兩失之是不可以已乎吾嘗謂夫子刪詩止三百國風止十五此就魯國故府之所有者刪之而後可夫子不然故邶鄘不見於春秋郎衞也不妨列爲三有大小雅而仍錄王風不厭重也陳蔡比肩也風有陳無蔡杞宋二王後也宋存頌而杞幷無風曹滕皆文之昭也有曹風無滕風虞虢周親也皆無風夫子以寓諸目者刪之否者闕之其寓諸目而不可入刪者逸之非有所詳略也總歸於當而已矣若今人爲之選家必譏其固陋弇

鄙充其意必盡千八百國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國盡列於風蒐其單辭片句以爲祕本於發凡起例中鳴其苦心矜其博覽而不知已見哂於識者矣吾願選古之家自不能效法聖人其亦不失梁昭明之意斯亦可矣

字學說

字之爲學所從來遠屢變而至於今通行者惟隸雖欲舍隸而復乎古初之篆勢必有所不能既以便於習而行矣乃世人每於隸書之中有古與俗之別一點一畫紛然聾別若者爲古若者爲俗以炫其博則竊未解也夫其所謂古者蒼頡之所作耶史籀之所作耶孔子壁中經之古文耶此數者雖相傳有據然亦有漢人附會而成者安保其無有錯繆今好古之家僅以爲技藝一端鐫刻臨摹之用不以通行也若通行適用而可以達辭惟隸而已夫隸何昉乎暴秦滅弃先王之法與役成務獄訟古文不暇給獄吏程邈初作隸書以趨約易謂便於施之徒隸故名隸耳

原非有深意也其名與實豈同古昔聖人作書之意乎然而後世雖有王者興不能不用之者亦孔子不從麻冕而從純之意蓋各有因時取義爾今之俗儒不察於隸書之中辨正其一點一畫如是則從古如是則從俗其說甚嚴夫使蒼頡史籀孔子遵經之古文尊之爲古辨其點畫以正之可也今俗儒之所謂古者程邈而已矣邈何如人哉所事者暴秦之始皇所職者典獄之酷吏所比肩而同朝者則亂臣李斯逆閹趙高輩也其時不獨邈作隸也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又有胡毋敬亦作博學篇特隸適於用故用之相沿久而有點畫之不同則亦聽其相沿可也何必定以從今者爲俗從邈者爲古遵之同於古昔

聖人哉惟古昔聖人其作書也如羲文之畫卦其一點一畫有深意至理奇者之不可以偶偶者之不可以奇斷不使有釐毫之錯循之則是戾之則悖非邈可比也且自邈廢先王之書而爲便用之隸遂使後世之愚不肖無不藉筆舌以囂然自鳴於世高者著書立異以亂先王之道下者舞文叛教陷人媚人淫辭邪說甚至亡國喪家由於筆墨者不少使如古篆之艱重繁苦則非萬不可已者必欲爲焉而輒罷其風亦可少息矣夫文以載道隸書之載道者固多而藉以載叛道者亦不少尙何諄諄於其古與俗之必正耶原其故始於俗儒之不能文自惟無所見長而不過寫其自然之鳴聖人以其性情之合乎正故採之而藉字學考訂之精嚴以文其陋而矜其博學不知其欲去

俗而實卽於俗也久矣夫隸書中古俗不同什有二三然所謂俗者上下通行便之已久必欲矯而不敢稍違於暴秦之獄吏吾不知其何所見也若平心而論則大篆爲古而隸爲俗何得於俗之中又分古分俗哉且因革損益雖三代之忠質文法度典章隨時異同字學一道何獨不可變通其閒豈如圖書卦畫之不可稍易亦自見其泥於一偏而爲識者所嗤矣

審音說

天地有剛柔之性人稟之有五方之不齊故五方之人其性情氣質聲音相貌舉止動作各以其方別而聲音尤甚有千里而異者有百里而卽異者固不能正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也昔者聖人制爲樂律其取聲也果何所憑乎蓋天地有自然之中聲寓於黃鐘之管而黃鐘實該萬事之本然古之聖人以黃鐘協律而不能協五方鄉土之音然則五方之人聲果有一定而可憑以爲準哉乃後世之依聲叶韻鑿然以爲一定不可易者何所本也詩三百篇其閒勞人思婦塗歌里謠之作彼亦何嘗學問何嘗考究不過寫其自然之鳴聖人以其性情之合乎正故採之而

爲風高下其節以被之管絃彼作者初亦不知其然也後人以聲韻叶之必曰某字叶某字而以三百篇爲證則亦後人之臆說而已矣卽如屈原離騷等作每隔句作正音誦之皆不叶因其韻而改叶之而後可成誦後世遂以爲必此字而後可協此韻非是則失之夫原楚人也其仁義忠信自非大賢以下所可及而其語言聲音則孟子所謂南蠻鴃舌也音之鴃舌固無害乎心之仁義忠信然必幷其聲音一一取則而爲定衡此皆耳食之徒也沈約詩韻吳興土音也自唐以後詩家奉爲金科玉律不敢毫末出入其閒明太祖以時王之制改爲正韻頒行天下而有明詩人未嘗遵而用之而宗沈約如故則以相沿之久錮習

使然卽知沈韻之非然欲正其非者又難乎其爲是也益沈約之韻爲方音而正之者豈另有不易之音乎亦方音也十五國之詩皆方音也況其餘乎則亦不必辨而已矣相習而因之卽相因而用之必曰此是彼非此據彼徵皆夢也若又辨其徵據之是非夢中說夢也莊生所言天籟人籟一而已矣天籟萬有不齊不得逐一而名之曰某籟是某籟非强天籟以加之音也聲韻人籟也獨不然乎若曰必如是焉而後可援引徵據紛然雜出此亦塾師之博學而已矣若樂律之道則不然彼必協乎音而後能合乎調依乎聲而後能吐乎音故於平仄中分陰陽陰陽中分清濁同一陽音而轉聲不叶則不成調則審陽中之陰陰

中之陽而後宛轉如意入耳不繁此吳中專家老伶能知之若今之詩詞不可歌也不戾於平仄足矣又何必藉學究之援引徵據以爲博哉

考徵說

天地之浩邈日月星辰之遼遠疑其事之絕難憑者然天官家以一定之數測之而無毫末之或爽四時之榮枯百物之生謝疑其事之難豫知者然觀物者以自然之理推之遂如操券之必信若夫天下古今人事之有無常變彼此先後萬有不齊或時異地異人異無數之可推無理之可斷而又非身之所歷惟任之耳目之聞見聞者聞於人見者見於載記然耳聞則人言有可憑有不可憑目覽則載記有同有不同二者俱有言人人殊之患所以古來作史者與箋註之家紛然聚訟而不知所止殊可惑也夫春秋爲孔子手筆三傳又皆同時門弟子所作親承耳提面命之教可以彼此參稽考辯乃三傳異同不可枚舉一尹氏也公穀以爲卿士左氏以爲婦人將以誰爲信耶然古今來亦付之不論不議而已若必欲求其信則三傳之外更有何書可質其疑信耶且國語亦左氏作也與傳異同尤甚則孰是而孰非耶當孔子之時而諸賢不折衷以取信又何論其他也至如史記與左國有異同千古不能正其是非也司馬溫公輯通鑑其傳記之各異者折衷而定其歸詳註於其文之下然閒有稗官迂怪之談亦纂以入則所折衷取信者此是彼非亦未盡足據也且夫事在載記者不足信則更詳考之詳考之目能親睹之耶不能親睹仍考之他家之載記則各主一說者

不相下豈有數可質理可憑耶然則如何而定其歸歐陽子有言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之說如此則舍聖人而從其時無聖人幷無君子則若何則亦信其羣然其言之而其知之者所謂吾從衆而已如尹氏者公穀所聞者卿士則卿士之左氏所聞者婦人則婦人之亦各用其聞見以自是而已且其事無關於勸懲其說無與乎義理若必多其考索以求其是非此近於羣居言不及義行小慧矣故古之君子以爲不必論也尤不足道者近時箋註訓詁之家每於地之道里年之日月先後毫末之差反復辨論引證羣書衆說繁多無所取裁而强加之臆斷此非於無用之地而庸其心也哉抑有論者千古作史紀事之書始於春秋春秋因魯史以成文魯史所存者孔子則筆削之此外他國不以赴者則不書不求備也卒葬以赴之月日書不必考實求詳其卒葬之月日聖人以爲事之可爲勸戒而關於人心世道者則詳而著之爲經非矜博非沽名但是非彰而經術正傳史即所以傳道矣豈後世沾沾等於雕蟲之末技而炫其長者比哉

從祀說

聖人之道內之爲身心性命之微外之爲天下國家之大故內聖必出爲外王外王必本諸內聖無二道也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夫聖神文武用各不同是皆所爲聖人之道而學者之所當盡心者也乃後之儒者每以能言性命者爲理學之眞傳謂之儒者至於立功立德之人勳蓋天壤業被生民於聖人外王之道無毫末之媿徒以其未嘗言性命談身心悉推其人置之功名事業之途甚且蹐之於謀臣武將之伍而揮之聖門之外噫亦可異也吾嘗論孟子歷序道統於文王之見知不曰周公旦召公奭而曰太公望散宜生蓋以周召之得與於道統自不

待言如太公望者恐天下後世必推之於武將謀臣之列斷不入於道統故特以之爲文王見知之首此闡幽之論也宋儒謂自孟子沒而道統絕一千四百年而濂溪周子起而紹其緒吾竊不敢以爲盡然也昔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則一千四百年道統之絕者特隱居獨善者絕耳卽有其人而後世不傳人不傳而事與言俱不傳故可言絕至於行義兼善則一千四百年之閒如太公望其人者未嘗絕也何幸生三代之時太公望得爲文王之見知生於三代之後賢如太公望者俱擯之於道統之外則儒者論道之過也夫後世之賢可爲太公望之徒者吾於漢得兩

人焉曰張良曰諸葛亮於唐得一人焉曰郭子儀於宋得一人焉曰宗澤曰岳飛於明得一人焉曰徐達此數人者觀其議論與行事未嘗不立人紀綱常之極而無纖毫遺憾至其功業貫天壤德澤被當時及後世若在唐虞三代必在五臣三仁十亂之列徒以其未嘗高談性命辨究身心爲內聖之學則舉而擯之道外殊不知高談性命辨究身心者亦何從驗其內天夾日勘亂救民而爲外王之功哉何遽以內聖者爲道外王者非道乃文者爲道乃武者非道乎吾故於漢唐宋明之六賢斷斷無媿於道統而以從祀於先師之廟可無疑也

郡邑祀典說

祀典之設古稱凡能捍災禦患興賢起教澤在斯土而利在斯民者則祀之崇德報功於是乎在葢嘗論之天下萬世之功莫大於教天下萬世之德莫大於養惟先師孔子其垂教之功在天下萬世者也惟句芒社稷之神其養人之德在天下萬世者也故自天子之都以至窮陬僻澁之郡邑莫不有先師之廟與社稷之壇一以崇德一以報功惟功與德之在天下者則天下祀之推而功德之在一國與在一鄉者則一國一鄉祀之各從其地與其類焉故先賢先儒之祀從孔子山川風雲雷雨城隍之神從社稷乃知王者制爲鬼神之祀亦猶官天下之俊乂使各從其序

而定其常以稱其才德毋越而僭毋闕而遺也其生於此鄉而賢者沒不可泯也則宜祀謂之鄉賢其官於此鄉而賢者去不可泯也則宜祀謂之名宦二者各從其類分祀於先師之宮使一方之賢者知所法不肖者知所慕盡之矣故學宮之外無一神鬼之可歆與祠廟之可建也迨其後也名宦鄉賢二者不惟其賢而惟其力不稽其實而循其名直道之斯民既無是非之權而當路亦隨其可否之俗而以爲酬應之具假使仲弓爲顯宦犁牛亦列蒸嘗相喬爲負薪孫叔難邀俎豆且屠伯亦可薦馨香宓子終不得與時論矣名宦鄉賢隨俗上下浸假而變爲專祠矣又浸假而非地非類非人私祠而冒公矣於是五都之市名

勝之區飛甍崇宇画棟彫榱櫛比而鱗次焉無一非祝長生頌福德者赫赫具瞻袞衣赤舄比比是也且夫鄉之賢而可法者爲多其或以節見或以烈稱者亦閒有及焉然而得祀也大都出於人子之愛其親而爲之者也夫愛其親誰曰不然然愛其親者莫過於大舜舜之孝莫大乎尊親末聞莫大乎賢其親也舜爲天子瞽瞍爲天子之父則以天子尊之未聞爲聖人之父卽以聖人賢之者也使當時臣民以聖神文武之號頌舜而卽以聖神文武之化本於二南故上自君公以及大夫士莫不有以教其家故內則之儀纖悉必備是以國無不齊之家家無不令之女無不令之婦自世教衰士大夫之內政不修如曾鞏顯此夫人之不幸而非先王所欲以教世者也昔者成周贈其父若祖之官如其官喪祭得如其子之故小以從事人子尊親如是亦足矣亦何必多求於此外哉故尊可以有所藉而爲之矣賢不能有所藉而加之者

也今日者一鄉之貴人多則其鄉之賢人亦多宦之有後者則宦得以名著宦之無後者宦不得以名著而所爲祀典不亦惑乎有聖人者作要使天下曉然知崇教與養之意則所以寓勸懲興觀感皆出於崇德報功之所爲於以訓世而善俗則時禴蒸嘗酒醴玉帛無一非彬彬三代之禮樂矣

列女說 吳江縣志

按古所傳劉向列女傳大約敘宮闈之閒淑恭令德可儀而可法者爲多其或以節見或以烈稱者亦閒有及焉然則婦人之德固不必專以節以烈而後著者也乃後世婦人表見於世往往以節烈稱者居十之九是何也蓋閨門之內內言不出而況其行事乎故卽有懿美淑德安能一一表暴於世及其不幸而喪所天蒙大難而後以節以烈顯此夫人之不幸而非先王所欲以教世者也昔者成周之化本於二南故上自君公以及大夫士莫不有以教其家故內則之儀纖悉必備是以國無不齊之家家無不令之女無不令之婦自世教衰士大夫之內政不修如曾鞏

所云率以家自累而冒鮮克由禮之譏乃有出乎閭巷單貧之家孤陋無聞之子非有學問以磨礲之非有師保以詔告之及不幸而處乎天道人事之厄窮反能毅然凜然以節烈見爲之而不疑持之而可久此其天性之植立不待勉強而能一女子耳殆無媿乎遯世无悶殺身成仁之君子也嗚呼可謂難矣故今於列女之志稽之往牒採之當今較他類爲獨詳且備或謂凡女子以節著者必經題請旌表然後奉時王之制而登之簡冊所以徵信也今一槩以未經旌表者入志無乃類於無徵弗信乎曰言誠是也然今世之以貞節題旌者始必呈之學校以學校之公評上之有司遞上之督撫以聞於朝而下於部部議覆而

後奉旨以行其難其慎理法固然然其閒上下往覆遷延歲月拮据奔走艱難之狀百千焉故薦紳士大夫及有力者得之頗易若窮檐蔀屋之下翦衣不蔽朝餔不給卽苦節奇貞且不能邀比閭之一言以自達安能得之於學校而有司而督撫以達於朝廷乎勢必不能徒有茹荼飲檗以沒世尙不得簡端片語以垂後其飲泣於九原當何如耶故茲於未經題請者細考輿論博徵見聞果於事例允合者俱得以善善之義比例以入而次於已奉旌表者之後庶幾備文獻之徵俟後之君子得由此以一一表章之是作者之志也夫

假山說

余家橫山之陽面九龍諸山去山趾僅里許山多石石磊磊然異於世所稱太湖石者蓋質中有文蘚蝕斑駁可喜也余於暇日命山中人舁至家中石大小高下不等於草堂後獨立蒼茫室前蓋十餘年積壘之而爲山趾可畝有奇貞有徑有坡有臺有巖半高逾三尋大峰五六小峰三倍之有壑有磐俯有溪余日莫晞髮濯足其閒足樂也有客過而誚余曰甚矣先生之爲此山徒任其意而爲無師之智不能無譏於大匠也今夫壘石爲山者必有其道矣其稱能手之最者曰某某次者曰某某其爲山也必曰若者倣倪雲林若者倣黃子久若者倣黃鶴山樵若者倣梅花道人然後爲有原本爲有法則非是則失之矣今先生之爲此山也率其胷臆於古人無所倣於今人無所師無乃爲方家所笑乎余笑而應之曰嘻甚矣子言之不察也今夫山者天地之山也天地之爲是山也天地之前吾不知其何所倣自有天地卽有此山爲天地自然之眞山而已乃畫家欲圖之而爲畫竊天地之貌而形之於筆斯亦妄矣然亦各能肖天地之山之一體蓋自有畫而後之人遂忘其有天地之山止知有畫家之山爲倪爲王爲黃爲吳門戶各立流派紛然夫畫旣已假而肖乎眞美之者必曰逼眞逼眞者正所以爲假也乃今之壘石爲山者不求之天地之眞而求之畫家之假固已惑矣而又不能自然以胠

合乎畫之假也於是斧之鑿之膠之髹之堅之墁之極其
人力而止蓋其人目不見天地胷不知文章不過守其成
法如梓匠輪輿一工人之技而已矣而可以爲師法乎且
吾之爲山也非能學天地之山也學夫天地之山之自然
之理也自然之理不論工拙隨在而有不斧不鑿不膠不
髹不圬不墁如是而起如是而止皆有不得不然者卽或
不工亦如天地之不能盡大地之山皆爲名山其不名者
非天地之咎則余爲山之不工亦非余之咎也然則畫者
以筆假天地之山壘石者以斧鑿膠髹圬墁假畫中之山
彼一假而失其眞此再假而幷失其假矣不益惑乎今有
人於此欲行仁義當師法堯舜性之仁義昔者宋襄公

嘗行仁義矣今欲行仁義舍堯舜不師而師宋襄之假可
乎又如周昉之畫美人畫美人者必倣昉爲極則固也使
有一西子在前而學畫美人者舍在前聲音笑貌之西子
不倣而必倣昉紙上之美人不又惑之甚者乎彼壘石者
何以異於是然則今之稱爲壘石能手而能摹畫中之若
倪若黃者且未必肖尙不得爲假畫中之山又焉能假天
地之山乎此則予之所竊笑而不敢師之者也客乃逡巡
而起曰鄙人囿於象之內而先生遊於象之外者也乃曉
然知所益矣予乃書其說以予之

好石說

或謂己畦居士曰居士居山以來十有六年矣居士於世
一切榮名厚利之場旣澹然久置之矣至於嗜欲起居耳
目之適居士夐衣藜羹門以內陋樸荒涼如老僧之在退
院矣又法書名畫以及彝鼎瓷琢之具爲世所尙居士則
蕭然斗室槁竹几牀絕無一物一器可把玩者矣之數者
世之所好羣然趍之居士漠不關心百無一有而獨孳孳
焉好童山之頑石取而置之於庭日積月累可謂富矣猶

未厭也時時減已薾食屢力致之若貪夫然居士顧有癖
於此耶抑石之實有可好出於舉世所好之上耶竊惑焉
敢請其故居士曰嘻子知世之所好而不知予之所不好
知予之所好而不知予之好其所不好今夫舉世所好者
榮名厚利與耳目口鼻身體嗜慾種種是也夫獨非人情
豈於是而有矯哉然子亦惟能審之異乎不能審之者而
已予之澹然於榮名厚利之場者知命也澹然於五官嗜
慾之適者知時也澹然於今古玩好居處服御者知力也
惟命與時與力皆有天焉非人所得而與也達者審而聽
之天愚者不能審而爭之人爭之而得則日得而猶以爲
未足更益冀其有得營營焉逐逐焉日在得而望益得之
中卽至氣盡而奄然之時心猶戀而不已更益圖後計焉
其好之而得之之患有如是若爭之而不得則日在不得
之中而時爲得之之想於是行險僥倖於是感憤牢騷常

作一得焉雖死猶生之念一息尚存所以焦勞其形體搜
剔其心慮綿綿焉與我身相終始其好之而不得之患有
如是嗚呼此何爲者耶然則世之可慕可羨可愛可樂之
事之物得不得二者交戰於中無有休息而兩受其大患
則世之極無可慕可羨可愛可樂之事之物其得與不得
可兩無患者其惟此塊然之石乎夫石有米顛之所拜坡
老之所珍如北固研山壺中九華者亦世所共好也又不
在是惟塊然之頑石斯眞慕羨愛樂之所絕矣而予則盡
棄世所共好獨好此必無可好之理之頑石者非以此石
之可好正惟此石之無可好而無患也故爲是篤好之者
也夫世見名利嗜慾之好上聲與我之好相投膠固而不可

解合之則喜離之則悲天下事物決無有常合而不離者
則常見所好在彼所惡在此將若之何而使身心有一日
安耶而予之於頑石也無介紹之合無膠漆之投諺有云
生不齎一文來死不齎一文去其予與此石之謂乎予與
石交相忘於存亡去來之間不亦脫然大快矣哉故予之
好命與時與力皆不得而操其權而能遊乎命與時與力
之外者也命與時與力之外其爲境也常其所處也廣古
之至人物物而不爲物所物吾將偕此石以翱翔乎寥廓
之域宣邊之鄉以視一切之紛紛紜紜俄頃萬變咫尺天
壤好惡得失之相乘汩汩終身之憂患可不審哉可不懼
哉

辨
江南星野辨
太湖受水辨
五湖辨

已畦文集卷四

江南星野辨

吳江 葉燮 星期

考天文江南星野所屬江南大半爲古吳地未嘗錯越境吳越連壤而中分上古必連舉吳越而吳越壤地僅得古揚州之半而不足吳又揚之一隅而不足也然歷代言星野見之史志者類統舉揚州未嘗岐吳越於揚而言之也又每統舉吳越未嘗岐吳於越言之也卽獨舉夫吳又未嘗一一分晰某郡爲某星某度而言之也乃志星野者每以一郡當古揚州之稱又以一星分屬錯出揚州之一邑其闕言辰次者統而不分言星次者該而不晰言躔度者

錯而無準竊怪乎其言人人殊也今先敘其統舉揚州者言之周禮保章氏註斗牛女揚州吳澄曰星紀揚州之星土星紀者辰次在丑其星斗牛女也史記牽牛爲揚州漢志而斗稱江湖是說稍異也正義云南斗牽牛爲揚州漢志牽牛婺女揚州斗南三度後漢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星主揚州蔡邕云揚州起斗六度晉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分野屬揚州元志星紀之次揚州之分凡此皆統舉夫古之揚州而言其次者也其統言夫吳越者爾雅及史記正義云南斗牽牛吳越分野後漢郡國志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爲星紀之次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志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

州蔡邕分星次起斗六度至須女二度爲星紀爲吳越分
星費直謂斗十度至須女五度爲星紀皇甫謐謂星紀自
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爲吳越分隋志與謐言合京房張衡
則云吳越會稽揚州入牛一度魏陳卓云自南斗十二度
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吳越分野屬揚州宋天文志天市東
南第六星曰吳越又云吳越當斗須女之分元志自斗四
度入吳越分星紀之次凡此者言度數不同而言星紀言
斗牛女則同然皆統舉夫吳越而終歸於揚州以言之者
也其專指吳而言者爾雅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漢志吳地
斗分野淮南天文志須女爲吳石氏星經云星斗七其杓
上衡下爲權主吳分野劉向云吳地斗分野越地牛女分

野唐志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凡此則皆專
指吳而言或言斗爲吳或言須女爲吳劉向則別指牛女
爲越分而不混吳於越者也然則言揚州言吳越言吳俱
槩舉之而未嘗晰其界考之史志閒有言某地某郡而可
以古準今者如漢書志吳地斗分野會稽九江丹陽豫章
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吳地準諸今除會稽之半及九江
豫章非江南地餘皆今日江南也後漢天文志註引星經
云玉衡第六星主揚州嘗以五巳日候之辛巳主丹陽晉
志范鑾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陳卓並言斗牽
牛須女吳越揚州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臨淮
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

亦皆今江南地也唐志揚楚滁和廬壽舒爲星紀分則於
今江南境未全也唐一行次分野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丑
初起斗九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盡淮南廣陵東海又
逾南河得漢丹陽郡自會稽以至百粵皆星紀分南斗皆
在雲漢之流淮海之閒爲吳分是言星紀所該者廣而斗
專主於吳也宋史淮西路徐揚之域而揚爲多當南斗須
女之分又云南斗六星南星魁星也石申云魁一主吳二
會稽三丹陽四豫章五廬江六九江凡此皆言星紀之分
於揚於吳越於吳而各指當時列郡以表之及於今之兩
浙江西界者也今考江南各志爲府十四爲州四其西南
則不盡古揚州與古吳越於北則錯出揚州而入古徐豫

之境其在星紀斗牛女之分爲古揚州地者爲府十有二
江寧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
廬州爲州三滁和廣德其跨古徐豫揚之境而錯分斗牛
女房心奎婁之星兼居星紀大火降婁之次者爲府二淮
安鳳陽其閒屬斗者爲府之州一曰鳳陽之壽州爲縣九
曰淮安之山陽清河安東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霍丘盱
眙天長屬女者爲府之州一淮安之海州爲縣二淮安之
沭陽贛榆屬牛女之閒者爲縣一淮安之鹽城屬房心者
爲州一徐州爲府之州二鳳陽之潁州亳州爲縣四淮安
之桃源睢寧鳳陽之潁上太和屬奎婁者爲府之州三淮
安之邳州鳳陽之泗州宿州爲縣六曰淮安之宿遷鳳陽

之懷遠五河虹縣蒙城靈壁大約淮鳳兩府各州縣分屬之星野歷代史志竝無盡疆可據之文後代各因其地之界而爲之分次其界於吳者卽屬以吳之星其北界於豫之宋徐之魯者卽屬以宋與魯之星葢奎婁爲魯分野房心爲宋分野其分疆之錯出卽其分星之錯出也至於府十二之屬星紀者大槩屬斗度者多然歷代天官家論度者頗參錯不同若曰必以某度屬某府無論古來論度之起與至之數各家紛紛無定卽定矣又安能以府州縣之境尺寸而畫之與垂象者脗合不爽毫釐乎故唐一行有兩戒山河之論其法用春秋十二國以定分野而不必係之方隅諸家頗推其說元郭守敬於天文律歷之學極精

詳於分野獨略而不言但推太陽黃道十二次入宮宿度係之十二國分亦一行之說也守敬極推隋唐之言天者且云後有作者無以尙之然則星野之分雖智若守敬亦不能舍是而立說然一行之論又似泛濫而不可稽惟明劉文成基清類天文於郡邑分度爲極詳亦不知何所本而一一不爽若是歟

太湖受水辨

莫旦吳江志引郡志曰太湖三萬六千頃西北有荆溪宣歙蕪湖溧陽溧水數郡縣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之水俱聚瀦於湖而由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以入海沈啓曰太湖之源由天目分而爲二一入固城湖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一從獨山至荻浦納宣歙臨安之水合苕霅梅溪俱入太湖唐宋以來吳中多水患由不爲之分殺也自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盡由分水銀林二堰趨蕪湖以入大江是殺太湖承受之半矣王文恪鏊曰吳郡西南有巨浸東南諸水所歸其大者有二一自宣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至長塘湖幷潤州金壇延

陵丹陽會於宜興以入今宣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竊謂以上三家之說互有異同同未必盡是異亦有各非也一則莫氏云西北有荆溪宣歙等水卽沈氏云天目之源一合金陵常潤之水爲百瀆荆溪也莫氏於西北之水言宣歙而沈氏不言也莫氏之言宣是也言歙非也沈氏不言歙是也幷不言宣非也此言北流之異同各有是非也莫氏云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杭州湖州之水卽沈氏云一從獨山合宣歙臨安之水也莫氏於西南之水言杭湖不言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西南之水言宣歙非也言歙益非也此

言南流之異同莫近是而沈全非也何也葢吳中西北之水其自寧國者與大江稍遠與溧陽諸邑稍近故宣之水與建康諸水異派而會於高淳溧水之間併東南下自五堰築而此水俱從蕪湖以入大江矣自是而宣郡建康之水不入太湖至若歙之水從未有會建康而東下者固與五堰無涉也故曰莫氏於北流言歙非也沈氏於北流言歙金陵而不言宣亦非也又吳中西南之水源自天目而分出於杭湖常三州太湖所納者得湖之全杭之半常僅一支而已若杭之分水僻遠富陽瀕錢江縣境大半在江東頗與吳地無涉莫氏何得類舉之沈氏既於西北云築五堰以節金陵宣歙之水於西南則又云納宣歙臨安之水

一宣歙也倏與金陵並提忽與臨安竝貫相去何啻千餘里竟若同條其派者何也果若是當云宣之水源發於某處歙之水源發於某處一支從某歷某一支從某合某或從上游以南行或從萬山以東注而同會於太湖可也豈得漫無剖晰而臆斷乎故曰莫氏於南流置宣歙是也言分水富陽是而非也沈氏於南流盛言宣歙以下合若霤更非也而王氏之說庶爲近之其言東南之水歸於太湖最大者有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而下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此則截然於五堰之說也一自天目宣歙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竝言宣歙非矣然止云宣歙諸山則與專言宣歙者稍異葢天目與宣歙諸山連峰屬嶺千里不斷其諸山東面之水與湖州鄰者則由安吉等州縣以入湖其山東南面之水與杭州鄰者半由臨安餘杭以入大江之源溯流至歙之屯溪而上千有餘里歙之水安有近舍肘腋之錢江越萬山激行千餘里以入太湖者乎昔宋人郟僑言太湖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一水自杭睦宣歙諸山源合天目等山眾流而下其言諸山源葢言山之所自始耳若以爲即受其全郡之水僑言睦州睦三面枕錢江亦將謂太湖受睦州之水乎故謂歙水斷不入太湖者此也且今錢江受全歙并浙金衢嚴之水每至春夏雨潦驟發水或高

出瀕江城郭上者風帆在睥睨間過若令太湖全受宣歙并蘇松常鎮杭湖之水僅以吳淞江一線爲宣洩吳淞之廣不及錢江之什一當水潦橫溢時三吳城郭豈特不沉三版已哉由此言之宣水且必待塞於五堰而歙水可使入湖者哉其不然必矣而世不察徒侈其辭概云太湖納建康宣歙諸郡之水何言之無據歟

明歸太僕有光論吳中水利言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西北宣州諸山溪所奔注而從吳江經華亭青龍江入海按歸氏論太湖之水僅言受宣州而不言歙此則可爲據者也且言諸山溪之水而不言宣州之水則并略言宣矣考湖州自四安鎮陸行從廣德州至寧國二

百餘里其開爲輪蹄孔道並無帶水可涉則所云宣州諸山溪之水此亦概言宣州東南境之山實與浙之天目相連而分界其山之面浙者水入浙山之面宣者水自歸宣而入大江又可知也余故爲明辨之以曉世之耳食者

五湖辨

太湖名震澤名具區見於禹貢及山經其曰五湖以范蠡乘舟太史公登姑蘇臺望五湖爲證後之人考究所以名五湖之義諸說紛然張勃吳錄云湖周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鄔城雪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滆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名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名近時論者則於湖中分疆而異其名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以上諸說所以晰五之義者不一似俱未有當也夫五湖爲太湖是矣竊以爲今之太湖非古太湖之全也蓋僅得古太湖之二三耳何言之從古東南稱澤國其地窪下如今蘇州之長洲吳江崑山松江之華亭青浦嘉興之秀水嘉善湖州之鄔城周遭計之何止千餘里太湖在其中此數縣封疆皆與湖接趾鄰近境內又各有湖蕩大小不等而所爲田者其贏詘恆與水相半悉圍田也田以圩名合數縣不下數十萬計圩或四面湖蕩或皆通港舂夏水至全憑圩之圍岸圩之遇潦則水高於田身一二三四尺不等使無圍岸則無所爲田也湖而已矣亦猶楚之洞庭湖舂夏水漲則湖廣秋冬水涸則湖隘也由此言之數邑之土田在古時不過隨波上下之浮漲其後漸以人功修而田者也且荆蠻句吳

之時卽知稼穡力田豈能創增築修治之功則所在成湖
盍僅五而已耶必求其五之義始於何時考於何據指於
何地其說非陋則鑿矣今三吳之農歲取湖底之泥以糞
其田歷千百年田宜益高而低窪如故何也則以下田受
外水之衝擊上田爲驟雨所崩洩厥土塗泥易於搖蕩是
以歲益之而損如故也不然泰山之霤可以穿石積漸使
然何獨於田而不增高哉故三吳之田一日無人功朝釋
耒而夕爲巨浸可必也然則昔日之五湖非卽今日黍稷
與與之土田歟而必於此求五之說其亦不知世變者耶

終

已畦文集卷五目錄
記
帶存堂記
松風書屋記
樂志堂記
廉讓堂記
秀野堂記
棟亭記
則學草堂記
聽松堂姓字記
松鶴堂記
紅泉書屋記

帶存堂記

吳江 葉 燮 星期

余三十年前館於石門鍾氏之居得交曹君叔則是時曹君年方壯志氣過人乃慨然於身世之故一旦盡斂其用世有爲之具歸之澹泊窅冥窮日夜力發憤讀書學道蒐羅遺失參考見聞蓋將用是以老矣余每造其廬而有質焉一日曹君指其齋偏隙地謂余曰我將於是搆堂名之曰帶存取孟子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夫君子用世則道出而彌六合不用則以彌六合之道存一身若存乎帶則約之又約以言乎堂則遠矣然道存乎帶而存帶之身實寄

斯堂即以堂爲六合之彌不亦可乎雖然余之爲此堂也未易言矣今者築堂之地具於是堂之主人與主人之道俱具於是而有所不具者材之難庀工之難鳩貲士之志不能與其力爭蓋堂之得於天者無不全而堂之待於人者無一有則以道存之帶堂存之志而已矣余聞其言而志之別去且三十年辛酉冬復過石門訪曹君於其故居見其環堵益蕭然復與縱談古今天下事曹君髮蒼然白而議論風采猶不少衰蓋曹君之存於道者深別久而不渝其素也已見其齋旁隙地如故又見有斲者埏者冶者之材積其中余謂之曰此帶存堂之材耶何以至今猶未落成也曹君曰積三十年庀其材而鳩工之難力不可強

也余因喟然曰天下事苟不以道而以人力爭之則凡萬鍾宮室妻妾何一不可如其意之所欲得苟以其道而聽之於天則一堂之成其艱如此以三十年庀材使又以三十年鳩工藉使堂成不知余與曹君尙能燕息晤對於斯堂否乎今日未有堂而實有道道存而堂因之以存則此堂常存於太虛之閒而曹君之道固千百世存焉矣夫豈成毀興廢之所得而囿者歟康熙壬戌春王二月橫山葉變記

松風書屋記

天地之所施無一不與萬物爲適然日月之照雨露之滋皆有形有色而適物以安惟風則無形無色而適物以拂更日月雨露適物而留風則適物而去而不留又日月雨露其被物也有時風之被物也無時然則天地之所施於風有獨異也有人焉欲矯其拂而爲安不聽其去而爲留因其無時而欲使之無閒以逢逢然起於南海北海之風而欲有所以繫之且欲收而繫之於一屋於一屋閒而繫之於一草一木夫舉一草一木而欲以繫南海北海之風亦天下之至不倫矣然一草一木而時值夫風焉風之全體未始不於此見風之能事亦未始不於此出於是卽一

草一木得風之適而無拂得風之不留而自不見其去而終始與之爲無閒焉斯人也斯志也殆有超於物之表者乎我友徐子電發以績學高文爲官翰林一旦弃其官而歸築室於堂之左名之曰松風書屋屋之中有圖書有彝鼎有古人遺蹟有友人倡和篇章電發俱不取以繫之屋而獨取義於屋之庭之物庭方廣不盈丈中有一松高不盈尋之半彼喬松千尺此曾不得其百一電發取而繫之以萬里之風固已夸矣且幷松與風爲一一屋踞而有之不更夸乎而予則深歎其能觀物於博而見道於約也夫天地至遠大何所不備於一屋造物之所生所施無窮盡何所不具於一松與一松之風觀書屋一庭之松風知造

物之無涯而天地之能事亦無不於此曠焉而遇之也直可與之爲無閒也已若區區比之陶潛之五柳弘景之白雲以託於高曠遺世者之所爲此錮於俗儒之見聞也歟

樂志堂記

康熙歲丙辰寶應喬石林先生以中書舍人病假居里作堂於所居宅之後樹梧竹壘山石名之曰樂志若有所得於此而托焉者而人或疑之謂先生少年登朝固將大有爲於時豈悁然於吾君與吾民者乃慕昔人仲長統之所爲而以樂志名其堂所樂非所志也先生尋歸朝轉官翰林十餘年不歸是堂人咸曰甚矣與堂之命名相左而遂虛此堂也頃之先生以言事罷歸居是堂益理花石羅琴書更若有所甚得人乃曰今而後乃可稱樂志不媿於仲長子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笑之曰何若人但知有仲長統之志而不知所爲志不知所爲志安知所爲樂乎夫統蓋儒之托於老而陋者也彼所爲志在田宅奉養遊戲釣弋以附於高曠者之所爲不慕帝王而自處乎隱逸斯志也自君子觀之固已無足樂矣夫志之所該者大孟子謂尙志而大人之事備大人之事兼行藏合出處者也當君子之藏而處也身在草野志未嘗一飯而或忘乎吾君與吾民及出而行乎魏闕巖廊之上則又憂盛危明常懷難進易退之節志無一日與山林木石相悁故遇不可知而志無不可知志有時屈伸而屈伸在我無不可樂也先生始病假而處繼出官翰林既又罷歸而處其出處三易而堂不易堂不易而志與樂豈有易乎豈田宅奉養遊戲釣弋之云爾乎彼統者本無所爲志徒以其區區驕其鄉里

又焉能知樂吾故曰儒之托於老而陋者也康熙庚午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廉讓堂記

海鹽曹子希文築室於居之東偏命其堂曰廉讓爲紘歌誦讀之所時偕四方之賢大夫士問學相切劘詠歌相倡和希文亦既有以感人之深四方賢大夫士踵至無虛日飲食寢處於是堂於是交游日以廣德業日以盛蓋予嘗登其堂而歎希文之不媿乎古之君子也希文謂予曰幸有以記之予以謂世道人心風俗之弊其根柢之所伏與由蘖之所萌莫不中於利之一念而肆其毒於貪充其至大則盜國盜位不極其欲不止細則於簞食豆羹亦隨時隨處發見大凡臣之欺其君交之賣其友苟利之所在無不爲之鄙夫之無所不至正爲此也故詩之刺榮夸公曰貪人敗類貪在一人類徧天下言所敗之廣不盡其類不止也故凡非其所有而取之皆貪也而取必出乎爭大者爭城爭地小者攘臂於刀錐之末皆爭也故詩人卽以秉心無競美君子夫心旣無競何爭之有吾夫子曰君子無爭惟不貪故無競無競故不爭斯之謂君子反是則人心風俗之日趨而下至於敗類言非我同類小人之爲禍至此極矣希文有感乎此以爲拯舉世同類之大病須以對病之藥正之正貪之病則惟廉正爭之病則惟讓遂合廉讓二義名其堂蓋惟廉故能讓惟讓故能廉世未有廉而不讓者未有讓而不廉者希文日與其同類朝斯夕斯自勉以勉人者誠吾黨砥世礪俗之急先務也然則貪必敗

其類興廉興讓必成其類於以事君事親友恭交道無不充所類而盡之矣

秀野堂記

昔夫子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之言以致歎乎凡物之不易有成也蓋天地間植物之美莫過於苗而苗之始見其美者則曰秀以言乎在人具生質之美而發而爲秀由是而推致之凡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無不於是展其用而有成則實之謂也夫子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禮樂者以在中之秀措諸天下見諸事物之用者也天下之秀而文者莫過於禮樂而夫子逆時人稱先進爲野人而自定其所從何哉吾嘗論之夫子是言雖因時所稱有感之論然物之以秀見者嘗患其浮而不樸華而不眞失樸與眞是漓其質而無物矣惟樸則愿惟眞則誠先進之禮樂爲愿爲誠能遂其初而復其古雖文質兼重而坊時之用不妨以質勝而稱爲野人夫使有在中之秀而不出於先進之禮樂將驚其聰明飾其觀聽入於輕夸浮誕之習且將失其爲秀又安望其秀而爲實哉顧子俠君爲名家子與其兄迂客俱以少年文筆妙天下人無不知有吳門顧氏昆弟者俠君於所居築堂名之曰秀野誦讀絃歌其中與友朋飲酒賦詩以切劘其所學登其堂而穆如薄如也夫俠君生質之秀亦既如圭如璧如金如玉矣然俠君以爲所不足者固不在此也以其家聲發爲文章而騰爲名譽俠君固若有所歉然惟恐有餘於春華而不足於秋實則人沾沾焉以秀自得者俠君恐恐焉

以秀自懼乃慨然有慕乎先進之典型是之謂質有其文而文返乎質於是聖賢豪傑道德文章皆本從先之一念始之則秀而能進乎野也卽夫子之言秀而實也斯道也尤爲今日救時砥俗之第一義而俠君之志遠矣而陋者不察謂其有取乎昔人花竹秀而野詩句之意是徒得乎此堂一時景物之象而不能得其高遠之所寄淺之乎見俠君者也

棟亭記

故大司空曹公於康熙　年奉天子命董治上方會服之事開府於江南之江寧惟昔虞廷職爲汝明之官以佐天子垂裳黼黻之治位近而清尊而暇公在事歷二十餘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棟樹於庭久之樹大可蔭爰作亭於其下因名之曰棟亭公以暇日輒偃息於斯以寓其先憂後樂之意今司農公荔軒及弟筠石兩先生公之賢嗣也天子仍授司農公以公之官而移府治於蘇州乃繪棟亭以爲圖於先澤三致意焉海內賢大夫士名公卿至傳觀爲盛事咸作詩歌以稱述之變最後獲觀樂其流風餘韻之必傳也乃作而言曰昔人有言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夫意之所寓其人之品行事業道德文章皆於是乎在故古之君子有不敢苟焉於此者也夫亭以木名而木維棟不同於楩楠杞梓之爲材然有孳有實可藉以爲用又大異乎樗櫟之爲散材其爲物蓋處乎才與不才之間不與物競殆全其天而保其眞者也人之才不才相去固不可同日語矣不才者無論其以才見者古今來成事功者固不乏然或不克成卽成矣而多鮮克終者如漢韓彭如關張如唐李光弼如李德裕如宋南渡一二將相是皆以才見而爲後人所歎息者也若能處乎才不才之閒然後爲善用其才而才始大古之人帝王則漢高人

臣則諸葛孔明郭子儀之類是也功成而天下晏如身同於磐石之安爲不可及今公爲天子左右疏附之臣職在服采承御之事其所以迪恭儉謹節文昭軌物正經費凡啟佑乎格於無形無聲之地者公豈欲有所見其才哉而含生託芘猶廣厦萬間垂蔭無窮有如此木矣登斯亭也廓焉洞達八方俱臚公於此時所以樂其天而息其眞也寧有既乎司農公曰善此吾先司空之心也變遂拜手而書之

則學草堂記

古今無無本之學惟昔帝堯生而徇齊其學所由來不可知危微精一開千古聖學之統聖聖相傳仲尼之學亦從祖述憲章而得由是言之學之源流無論遠近要必求其所本非可創爲臆說以自矜其是也周末異端興起各師其心之智人人角力以獨創爲宗前不必有作後不必有述其於聖人之學若苗莠粟秕皆賊夫學者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夫學於心不如學於古學於天下人人共由之古不如學於家庭之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貽謀世及之古之親切其有獲爲可傳而可守也侍御梓園先生早歲登甲第官爲翰林爲御史歷宦二十餘年一旦假歸而卜

隱於蘇郡城西之虎阜先是於其所置地數畝建其先二程夫子祠春秋以祀奉其先大夫汝涵公配久矣茲復於旁臨流築室中闢草堂命名曰則學人以謂此先生仕優而學之義而吾謂先生之意則不然夫人之學與仕豈有優之一日哉先生少年登朝而仕壯歲而歸卽從事山林泉石之樂葢其心深以昔日之學未優而卽仕今豈可復待仕優而方從事於學哉學無止境仕亦何有止境則亦返而亟於學可矣先生素承先大夫公之訓大夫公向遡先二夫子之訓然則先生之學不待外求本之家庭而自足非爲仕優而學乃既仕而愈知夫學之不可一日緩也先生朝夕於是堂讀書學道之暇與其友朋賦詩飲

酒其中問學相長以其家之教被之同人殆不出家而成教於鄉者歟

聽松堂姓字記

姚子松顏構齋於居堂之西偏命其名曰聽松其意謂舉世俱可付之不聞而以聽寄之松意可知也姚子好友專好舉世之所不好凡名者利者勢者外飾者役役者浮夸者託於狂者皆所不好所好者爲嬾爲直爲戇爲癖爲樸爲無心爲類於怪物者乃得窺其齋而入焉入則賓主劇談啜茗終日繼之以酒僅侑菜果一二賓主陶然相忘也予嘗謂交友之道爲類不一類之中而聚散合離久暫疎密俱不可以意計予吳人也爲籍於浙之嘉郡計年四十以前此地之交濫而不擇又十年來僕僕風塵交益不可問今且年七十矣二十年中放廢荒山舉世目爲怪物歲中偶一至郡城既晚始得交姚子姚子見而欣然曰此其人舉世之所爲怪物者也於是大開其聽松齋以縱子之入子因盡識其得入是齋者爲屠子東蒙年八十項子寄菴年七十五項子東井年七十二萬子鶴岑年六十四屠子袖雲年五十七汪子孝猷年五十五沈子靜諸年五十二嚴子次庸年四十一許子穎園年四十萬子右醇年三十一主人松顏年五十八松顏嗣君存閒年三十九釋炎言年二十四而予年六十八數子者皆世所指爲不合時宜人也且更有目之爲怪物者而子不能辭怪物之首矣子因念數十年來交遊之感黯然不可勝述存歿離合聚散邈如夢中如隔世如飄風驟雨一過無迹乃今日者獲

交於此數子屈指定交之年或二十年或止一歲卽識姚子亦僅三載屠子東蒙尙未識面徒聞而相思不知更數年後或尙得聚而不散合而不離耶又豈離而散者必在老合而聚者必在壯而少耶是俱不可知我又安從卜之耶姚子於是悄然而悲憮然而思曰願以今日之聚而合者之數子鐫之於齋壁卽他日之離而散總付之太虛而已是爲記甲戌年作

松鶴堂記

余三十年前過楓橋之寒山寺時故人叟子山夫憩寺中讀書爲予言里中有殷子棐仲能詩所交皆一時賢者築堂於所居曰松鶴登其堂者棐仲飲食之無厭先生盍訪之乎子時適事北行不能留卽別去今癸酉冬子復過寒山上人在昔留予度歲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悉如山夫言但松鶴堂已易主矣已棐仲來過予子始識之訊松鶴堂又悉如在昔言子爲太息久之棐仲貧不可支而愛賢樂友朋意氣猶在已出一卷示子皆四方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如李瀼谿姚文初諸前輩所贈題松鶴堂詩文裝潢成軸而山夫所題在其中予又歎息山夫化爲異物

逾二十年姚李諸公亦相繼物故人與堂俱爲陳蹟等於飄風斷草然松鶴堂之名猶然尙存則以棐仲向日好賢之雅而松鶴之名尙在人口也子以謂寒山寺肇於梁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天下佛刹之流傳或有或無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惟寒山則人無不知而能道之者則以唐人張繼月落烏啼一詩人人童而習之寺有興廢詩無興廢故因詩以知寒山今松鶴堂之詩文其卽張繼寒山之詩乎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間矣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孰爲可留而長存者其亦思爲其所以存者可矣

溧陽史子西創築書屋於所居堂之西偏有泉出於居傍遶書屋瀡瀡流泓然以清味冽而甘映日如霞作紺色因名之曰紅泉遂名其屋曰紅泉書屋泉以言德屋以言事也屋之前有樓面乎山命之曰庵山樓山言物庵言性亦庵言用山言體也西眉旦夕讀書寢息其中惟子與西眉猶東坡先生之與歐陽叔弼兄也時過其書屋憩而樂焉乃或者竊疑之而謂予曰古之君子達而在上以道善乎世及其功成名立願欲無所不酬然後退而爲獨善其身之事長揖歸田閉戶卻掃其志在泉石好在山林此賢人志士晚年之終事而非壯年之始事西眉今非其時也

而志與好之所寄如此得非似乎古之遺世獨立之士歟予曰不然此正西眉之不忘乎世而兢兢不敢遺焉者而爲是屋也西眉爲余師子修先生令子高才卓絕一世使挾其技與能何所之不可然西眉志愈大而氣愈下念夫天人性命之微禮樂兵農之鉅大之極乎家國天下細之而至象數名物之賾果能一一盡慊於志乎未敢信乎志敢信諸世乎於是退而求之一室之中是非千古進退百代而當世與我我與當世若暫違而相遺者大異乎馳騁少年之場五侯七貴之與偕裘馬聲氣之與驁蹁躚曳裾於五達之衢此則不遺乎世而不知已遺乎道而實遺我志矣今西眉矻矻肆力於書屋之中所以用世之具無弗

豫一出而與世相遭沛乎若泉源之縱壑而後乃知前此數年之功無一日不在用世尚得謂之遺世乎從此以往至功成名立角巾歸第而復返乎書屋乃爲不負書屋卽不負此志爲他日書屋之終事亦今日書屋之始事也西眉嘗扁舟遊富春江登釣臺賦詩有云如今莫上高臺釣網密桐江何處漁歸而命其屋前之石曰收釣磯此可謂君子之能知時而善道者矣

終

已畦文集卷六目錄
記
二弃草堂記
獨立蒼茫室記
二取亭記
已畦記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海鹽張氏涉園記
滋園記
空谷菴平雲閣記

已畦文集卷六

吳江 葉 燮 星期

二弃草堂記

戊午之冬葉子得廢圃於西山之麓面九龍堯峯楞伽諸山背負橫山之陽築草堂焉命名曰二弃客有過而問曰二弃之爲義亦有說乎曰有鮑明遠詩君平獨寂莫身世兩相弃李太白詩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義有取乎爾故名客曰二子之詩我固不知其意之所寄就二子之言論之其意同而辭不能無少異鮑曰兩相弃是交爲弃也弃之端孰先發孰後應孰爲施孰爲報必兩弃同時發端吾不知其所自也獨寂莫就世見獨耶就身見獨耶從世見獨是弃在世從身見獨是弃在身曰獨曰兩兼言身世同時耶抑子先爲弃而世後爲應耶且君平者生世逸民天之生是使獨也泯然於出處得喪寵辱之介揆之子則有間矣子少爲科舉章句之學以博進取是求入世矣既循例而營升斗之祿又求入世而後見弃子初未嘗先弃也若曰既弃世是不直於已也且子今雖廢而所居所食接耳目適手足者無一不資斯世之所有若謂世亦弃是不直於世也彼二子之詩竊恐俱有未當而子

將何居乎葉子曰客之論高矣深矣雖然客但言其迹而未嘗體諸心徵諸事而未嘗考諸理也弃之爲義以迹與事考之未有不自世先者以心與理推之未有不自我先者迨心迹交見事理竝陳則成爲兩相弃已矣夫予之事科舉竊升斗固嘗求入於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之力須合身心內外而早夜謀之謀之益工則弃端自絕而予則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機而予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諧而予以戇以至好其言善其色口囁嚅足趦趄佐之以玉帛鼓鐘申之以拳曲罄折而予則如土偶如木雞如聾瞽如渾沌凡爲弃之具之幾伏於中形於外無一動一靜須臾之離於是世乃顯弃之矣故

弃之事與迹似乎世居先弃之心與理則予之自爲弃也不已既乎然予亦因弃而竊有得焉弃榮名亦弃憂患弃寵利亦弃汙辱弃安富尊顯亦弃履危乘殆不勞心不瘁形不追前不籌後可以忘人我泯得失弃之中若別有乾坤日月歲時焉則非客之所知也至客所云居處飲食耳目無不資於世不可謂弃則更有說予居橫山之陽橫山吳諸山之所弃也童然頑然塊礧耳曾未聞有遊屐至者予居之是地爲世所弃者築室數椽梁柱廣不及臂時虞摧折雪盈寸則恐壓是居爲世所弃者性略飲然無淵明白衣之送又不能學子瞻之自造求一醉之無時食則藜莧乏力菰樹兼苦旱潦不時繼是飲食爲世所弃者寓目

則草堂前一二頑石旣非靈壁宣城又非豸峯湖石惟山趾之黃沙石塊以暇日漸致之草木皆植四時不花者花者惟梅桂數本梅取其空山歲寒不因人熱桂則小山之叢招人隱者世所豔稱牡丹芍藥絕種也此外所見者朝煙暮靄所聞者樵子牧豎之謳吟是耳目所接無不爲世所弃者之數者雖不敢謂爲天地之所弃而無不可謂爲世之所弃也莊生曰此木以不才全天年若予者庶幾以弃而得全者乎則予之自幸亦未嘗不以弃也云爾

獨立蒼茫室記

予既築草堂於草堂後纍纍然築石石漸高出屋頂又於石後築室三楹顏之曰獨立蒼茫處取杜詩獨立蒼茫自詠詩語意雖然予雖用其語而意則有異乎杜者夫杜之爲此詩也考其時在開元末甫年僅三十餘初入京都求仕進爲出身入世之始事此身豈無所歸而曰此身飲罷無歸處乎繼曰獨立蒼茫自咏詩無歸處而身在蒼茫蒼茫無盡而以此身付之身世之感有難爲言者於無可如何中惟有付之咏詩而已若予者貧賤而老遯於窮壑此身非無所歸矣其歸何處歸於一室而亦曰獨立蒼茫何也夫身既歸室而室在蒼茫身與室俱歸蒼茫此予反身而謝世之終計予自得於一室一室自得於蒼茫人境兩忘雖不咏詩可也吾室僅容膝耳予嘗晨起當檐而立而南山背橫溪凡日月之出沒星辰之推移風雲雨雪之變態四時百物之消長細至春鳩秋蟀鄰舂谷應天地之能事無不盡於蒼茫而蒼茫無不盡於吾室吾嘗隱几而得之然則杜得獨立之一端吾得蒼茫之全體杜居其外吾居其內則有問矣乎

二取亭記

草堂之南爲方池池東南畔爲亭亭方廣丈西面臨池南北爲牖可坐東爲圓竇導池東南行爲曲流繞亭亭外繞以竹華山釋碓菴子時過予相對坐亭上問予曰亭有名乎予曰未也碓菴曰君之草堂名二弃凡物之義不孤行必有其偶爲對待弃者取之對待也一與一對待而成二弃一則餘一弃二則二外皆餘使二之餘亦弃則弃不名二二之餘不弃則餘將安歸則必歸乎取二與二對待而成四分四各爲二以彼二屬弃則此二必屬乎取矣與予之意相左者爲弃反其相左而與子之意相合者斯爲取弃得二取亦得二堂爲弃而亭爲取妙義循環道盡於此矣盍名是亭爲二取亭乎余曰有是哉夫道本無有可弃本無有可取道之常也有弃有取道之變也有弃斯有取有取斯有弃道之變而常也故物之弃有萬吾以二統之物之取亦有萬吾以二攝之無不盡於吾草堂及吾亭矣蘇子瞻曰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之無禁是所取非二乎風與月盈天地間皆是也而不能外乎吾二矣遂請碓菴書之以名吾亭

己畦記

園圃場圃之屬其取義與夫廣狹大小之制各不同若庶人樹蒔之事至於畦而爲下曾子曰病於夏畦畦固病矣之所慼僅得山之十三日之所及得山之十四五越乙丑之冬遊於廬山寢食於山者不及旬足之所慼得山之深廣等而遊之日三四日之所及得山之十五六兩山之間萬事萬物皆付之可以已矣得五畝之廢地以三之一爲廬舍餘廬減於黃目與足之所及廬贏於黃則以黃之險削無步不仄必前攀後援方得傴僂進咫尺廬則十之三可肩輿故日少而事倍也遊黃山子無文以記並無詩以詠遊廬山得詩四十餘首亦無文以記則何也黃之爲山也奇誕怪詭不可端倪昔人有云到者方知又云匪又云豈有此理如釋氏所云言語道斷思維路絕其境界如此

爲詩之所不能狀而文之所不能名也廬之爲山也幽邃澹遠恍惚變遷昔人有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其態縹緲而不可卽其容髣髴而疑於神故詩或可稍傳其意而文不能泥其象也二山皆天地之絕搆盡其才而各擅其能者也子嘗以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日月山川而已矣然日月爲天地之所公山川則有時而爲天地之所秘盡天下無一人不仰日月者山川則不然天下何地無山無水然至名嶽奧區神靈所栖柱維所脈者常不在恆境天之所以賦奠之若愛護若尊重不輕予人以易至故名山有虎狼之患江海有風波之險非同於仰日月者無慮而可樂也名山大川樵漁所至者固不乏然漁工樵豎卽日有事

於其地終不能知其意卽知之而口不能言終不能洩天地之秘非造物之所忌也有人焉足能履之而意足以知之而筆舌又能言之是發泄天地之秘藏造物能無忌乎非其人則不足以當若子者才拙智短福薄顧得遊此兩名山抉其秘而洩其藏以犯其所忌能無患乎予旣遊黃山循錢江由婺以遊括蒼是秋大病於雲和之旅舍幾死僅扶餘息得歸其後自嶺南歸道出彭蠡湖舍於吳城旅舍便道遊廬山旣遊抵旅舍舍人不戒於火途中故人稍有所遺爲山居稻粱謀者大半爲灰燼予乃慨然曰天地旣縱予以目之所極恣其胷臆之所得以愉快可謂天不愛寶其畀予厚矣南面王之富之樂不是過得失相乘物

理之常所以黃山遊而疾作廬山遊而火災其殆由此歟歲在壬申追憶距遊黃山已二十年距遊廬山亦七年每念兩名山常在夢中思復得一遊衰年望七決不可得歲暮偶追憶往事記之至兩山之神靈名勝終不能輕贅一語也

海鹽張氏涉園記

涉園者海鹽張都諫螺浮先生所作也康熙辛未冬都諫令嗣鴞亭邀余館於園旬月悉得其狀其廣狹高下尋丈凡峯巖谿壑與木石屋室悉得其狀而知其名遂以次而著之各以其序亦異於遊覽者以寓諸目者爲文也

出邑南郭門由石堤南行三里許至涉園門門東向顏曰涉園入門西北行石徑闊三尺兩傍皆高厓緣厓篔簹密布高六七八尺不等叢篠中高梧老梅夾路倚厓如垣如屏厓外繚以石牆行二十五步許得門門隙牆中廣四尺名栖賢擬廬山谷名義遊廬山者自栖賢爲入山第一步

也進栖賢門有兩路大路自門往西折北又折西折北三共得三十六七步至來青門栖賢至此兩厓益隘伏怪石篔簹問高低百數不可狀路逐坂上下坂下澄潭漣漪杜芷蘼蘼高木蔭不見天名桐陰蒿徑來青門作圓照進照三四步又一門門題青蓮句月下飛金鏡雲生結海樓復西南行三折又折西徑如來青坂益高樹叢益密益幽步五十餘始出谷臨希白池頹雲巖石壁下

希白池慕樂天池上遊故名池居園中央東西四百餘步南北不及三百步周約千步納五龍澗南澗西澗之水而出水於石梁澗池正南翠照三峯迤西則翠照坡與南澗坡東西對犬牙相峙處則南澗口也西北則西澗口稍迤

北轉東爲石梁澗澗口在焉翠照三峯正中趾爲洞洑瀨稍東爲蒼龍壑壑下卽五龍澗口絕澗而北爲頹雲巖一帶怪石爲壁波潰馬逸過蒿徑口卽入園至濠濮館之初徑濠濮館踞池之北面南臨池此池周遭之大略

濠濮館三楹廣三十四尺方二十六尺居然濠濮額爲合肥龔先生作堂背書香山九老會詩都諫公意將投老焉階前地約三十尺怪石拏攫作坡入池蓋池之東迤南盡南及西而稍北池面八方以北一爲館其餘七皆峯壑巖頂坡坪橋瀨谿澗木之千霄拔立俯地紛披無不萃濠濮館前蓋園以此爲正衙無一不在几案也

由蒿徑口出臨池東北涯循頹雲巖東壁行約十餘步至五龍澗口北岸岸口石竦立池沿叢木羅生其上循澗東北岸行約十五步上杏花臺杏數十本四覆臺畔又東二十步餘對澗北岸可漱亭在焉由杏花臺下坡石棧二十餘級至五龍峽峽爲四山交會處陂陀龍攫螭舞蓄水渟泓涓涓流入澗石碁布水中蹇裳涉復緣石磴曲折二十六十餘步盡岡西高四十餘尺名風篁頂爲岡之西峯而稍下展障軒後石竹葛藟叢糾上下巢東室爲半眺閣室

左爲望海樓樓高俯園內外東南西皆窗無不窺顧方壺几案亦范撫軍筆也巢前有榆七株高可十丈蔭五六畝虬枝霜榦橫列巢前虧蔽陰森樹下散置黃石百許磴折漸高自望海樓趾土岡垒起連屬盤磴連棧如羣馬奔槽六十餘步盡岡西高四十餘尺名風篁頂爲岡之西峯而實爲攬潮之東峯也岡上下綠竹萬竿如千疊雲清蔭滴灑石磴苔蘚鱗爬痕沒不可辨由樸巢西趾緣岡上至岡腰又折而上三折四十步許至笠雪巖巖爲岡西北分支高亞風篁頂頂平方二十餘尺周以朱欄兩層有橫石丈餘補朱欄南面闕玲瓏而平可施坐巖北臨梅海西俯五龍西南與風篁頂對峙蒼松上出岡頂翠竹緣岡上下作

東南障四望如在千谿幽谷中下笠雪巖西行十五六步下坡橫石如眠牛爲端月峯稍西北爲踽步峯又西折南兩步爲舞袖峯皆以形似也踽步峯正當可湫亭南檐際亭壁爲臥龍巖雙石如龍夭矯面臥亭枕五龍峽南岸腰西對南西兩澗峯峽口灌木蓊鬱淸籟戛戛南澗峯高松如蓋數十屏障於前幽秘如在世外此園東界北南之境也

由可湫亭循五龍峽南厓而西石皆壁立高二十丈不等步二十許經蒼龍壑石壁作環抱峽稍寬松密布壁上下壑西又十數步爲翠照三峯中一峯高三十五尺許左右兩峯稍亞峯勢削成石理旋紋洞澈奇駭不可名峯趾遍

希白池爲洞泬瀨瀨東卽五龍峽口也翠照北面正當濠濮館南面希白池界其中爲園之南北分處由翠照西十五六步漸高又下入初峪谷谷廣三尺餘深二十五尺峪內作蜿蜒狀捫壁出谷循級登西南行忽折而上登朝宗坪坪以園之北東西諸山水屋室木石皆向如朝宗故得名頂平闊約可盤馬其下卽峪中空坪背枕一線天峯峯爲峪中南壁由峪鋳一線透而出也從坪東下七八步入雪西俯雙澗峯北睇濠濮映掩叢篁古木中層次遠近一一可數復循頂漸下南三十餘步至雙柏坡坡廣容五六人坡上高松數百中二柏挺然高出松頂五六尺坡東頂登頂北視翠照三峯如人露肩以上翠髻螺鬟羅列於前頂方廣三十餘尺許兩松偃蹇亭前後檐不五六步至得松亭方廣十五尺許兩松偃亭北二十步許花神閣方廣如亭復從亭西下坡西南拾窈窕一步一折夾路高杉如植戟路隘僅尺行三十許步

級行至松澗橋澗長僅二十尺許水入南澗之東溪過橋有聽松閣閣前山皆黃石壘高十許尺竹千餘竿南爲退思軒三楹東西三十尺南北二十四尺後復有軒前軒庭海棠六七株扶疏搖曳皆百餘年物有石高丈許闊如之色温然名補袞石推退思義也由軒廊往西得綠淨閣閣橫關縱短退之詩綠淨不可唾子瞻詩朝雨洗綠淨兩取義也閣前有峯三柱北上天放閣閣方廣十尺餘推窗盡攬北界諸勝復自退思軒東廊出卧雪門門外爲卧雪坡往西南十餘尺過梧石瀨至蓮葉池池周遭皆廊池水至坐雲口入南澗以入希白池傍池東涯南行十六步至乘槎橋橋三折而東至攬翠閣閣左對鷗亭皆南向臨池橋西攬翠坡坡曲有石名流波其文理詭譎復作臃腫支離狀又如松化石羣石中質之最異者高廣皆五尺餘南入蓮葉塢室亦名篔谷室南北三十尺東西二十尺窗四面外繚以周廊南北東皆池西南一帶植牡丹二十餘本界以奇石高低斷續與簾幙掩映丹欄翠檻互相虧蔽爲園中繁華處自攬潮中峯至此皆園之南界南澗及峯之南西境也

出篔谷復歷卧雪坡往西過小瀨又西二十步下北循流觴溪僅如帶傍溪而北四十步許至萬杉口杉色青翠皆高四五十尺林立無算又北歷坐雲口五十步上南澗峯南麓十三四步下麓北行又二十步許上西澗峯麓東北行二十步繞麓東面行又西北環峯趾二十餘步至西澗橋橋跨南北石坂長十四尺西澗水從西壁灌莽篔簹中流出過橋下入希白池橋北傍西有室二楹題蓮動竹喧水回雲度八字於壁自室往東皆長廊臨池二十步爲虛亭亭東西三十尺南北一十二尺亭東南西三面入池踞水中央南對天放綠淨諸閣稍東則翠照三峯翠照坡斗入於池爲圓嶼南西兩澗峯坡與翠照坡相錯環峙於前又東則五龍澗口迤北頹雲巖一帶壁立如城西則北西二澗交流滙合北則石梁澗一道回抱於後四山競奇顧覽不暇亭棟間書東坡水清花動月曬漁蓑百年底事不飲如何十六字從亭東北長廊行五折四十餘步至濠濮館館西北一門門西有亭曰在河之干北臨官河河北有放菴與亭相對爲精藍以棲高緇河亭南臨北澗口天雨則合東西南諸溪澗池水從石梁下琤淙流出北澗以入官河澗兩岸花藥密蒔石苔厚寸許斑駁如爛錦亭西斑竹千餘竿亭南古木桐梅斜橫直聳不計由亭西南曲廊宛轉十五六步至翠深處屋東西二楹設蒲團清磬爲休憩燕息地翠深處西南有半閣二楹稍下又得閣一楹俱繞以桂短牆外皆梅花一望無涯此園西界西澗及峯并北澗之境也

濠濮館東北隅有書室二楹又往東迤北爲柳亭東西二十尺南北一十尺北臨官河柳植官河北岸一帶二十餘

丈又東迎笑居卽來青門蒿徑口客來則於此迎也左有青末了五楹如長廊每楹十尺亦臨官河截青末了南壁爲長廊廣如南楹沿廊外植梅竹桐及枇杷櫻桃楊梅李諸果木廊南一帶卽蒿徑廊盡一便門出園此園之東南界濠濮館之南東偏也

滋園記

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然孤芳獨美不如集衆芳以爲美待乎集事在乎人者也夫衆芳非各有美卽美之類而集之集之云者生之植之養之培之使天地之芳無遺美而其美始大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而彙征吉夫賢人君子生於交泰之世固天下之美也使賢人君子咸獨立而散處乎天地之間則聲應氣求之道不廣何以成泰惟拔茅連茹凡君子獨善其身者有一大君子拔而彙之而征之其有不吉者乎吾友張子齡度家世華胄早歲好古讀書重交遊敦氣誼居市廛中卽居之左斥湫隘闢爽塏以爲園臺軒樓閣池沼動植位置適然琴書圖史畢具日與同好誦讀絃歌其中四方賢大夫士道北固者必訪齡度飲之食之俾至止得所歸涵詠其文章道德以爲樂而命名其園曰滋取楚辭滋蘭九畹之義夫蘭植物之微者耳其生也恆獨芳於空谷此蘭之所處也屈子以爲蘭處空谷固不如蘭植於畹且九畹焉蘭獲其類而忻其合其爲芳也大矣廣矣然蘭不能自爲之在人之有以滋之滋之者去其異類引其同類是爲同心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君子能潔身以求其同類一君子升凡君子無不升此連茹之義猶空谷之蘭遂至九畹之盛盈天地間無一蘭不得其所非滋之而能若是乎今試入齡度之園登其堂入其室臨其臺榭池

沼而玩其飛鳴覺四時之氣畢備五官之適咸宜無一非同心之臭今而後蘭不致慨於空谷君子亦可不致慨於寡和矣滋之時義不大已哉吾將起屈子於九原而告之

空谷菴平雲閣記

蘇郡城之西天平山之陰華山之陽有谷焉流水潺然其中谷之半有菴以谷之空也卽以空谷名其菴故仙人趙凡夫所築也其後有顧君玉巖於順治年間卽菴之前建閣三楹名之曰平雲顧君暮年薙髮於此有甥早歲爲僧與其舅氏同居號止水精禪學主是閣者也顧君之孫小范從予遊一日偕往山中憩於菴俯仰甚樂小范請於予曰願先生有以記之所以傳是菴者予曰唯唯余惟兩山之間謂之谷爲水所流處谷而空其地不可以居處莊生言空谷足音牀無人之境也今建菴於此是實其所空尙得仍其谷之空乎又閣名平雲余謂天下之最不平者莫

如山而雲之不平又更甚於山焉益予嘗登泰山而知之矣陟山不二里卽俯視浮雲及歷七十二盤登日觀之巔則仰觀縹緲之雲不啻更上有一泰山之高然則雲與雲之相去我不知其幾許高下之不平也菴於空谷以實其空建閣於菴以平其不平二者俱相反而相成何耶予亦知夫天地間之空無一有中爲萬有之無一不兆乎天地間空有平陂往復之萬態其孰不泯然於太始之無朕乎此牀人方寸之險之不平也今實其空平其不平而天地有云虛空無相而不拒諸相發揮又人有恒言翻手作雲此莊生之齊物進之卽大禹之行所無事也小范曰唯請

以是語鐫諸石

終

已畦文集卷七目錄
碑記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吳西公特祠碑記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永定講寺大悲殿碑記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蓍湖水月菴碑記
泽溪圓照菴碑記
一莖菴碑記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眞堂碑記
禾郡幻居菴碑記

已畦文集卷七

吳江 葉 燮 星期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吳西公特祠碑記

天下理亂安危之介必有一言以開其端此君子小人所由辨而國之興衰所由決也夫天下事之大孰有大於人主倫常之理亂而係乎宗社之安危夫人而知其爲甚急而不可緩者矣而小人於此以爲我以其大而甚急者正告之則非人主所欲而我之身必辱且危易其說而告之以甚緩而不急則人主必喜而我之身可以安且榮於是人主倫常之理亂宗社之安危悉置不顧其所至急而不

可緩者惟有持祿固寵而已矣前代許敬宗李林甫盧杞諸奸佞值人主宮闈夫婦父子之變欲有所改易舉動人主雖甚闇始亦不能無所疑此數奸者率以陛下家事之一言進若曰此細事有何關係是在人主行之耳此言一入中人主之欲勢遂不可挽回幾致喪家亡國之禍奸人亦徒爲一時逢迎患失之計而不知禍之遂極於此也君子則不然不值其會則已值其會以爲在宮闈雖爲人主家事而舉動一不當理亂在倫常將安危在宗社此何等事防微杜漸間不容髮況已彰明較著者乎一身之利害寵辱何足計於是批鱗碎首觸諱犯顏聽其身竄逐誅殛而不辭如唐之褚遂良韓瑗一輩人誠見其事之大且急

而不得不出乎此也變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連反覆而發憤於其時其事也當有明神宗惑於內寵光宗爲皇長子宜爲儲母失愛朱立福王以母鄭寵欲奪長神宗持未決時亦有以陛下家事爲言者上意益搖言官屢上疏爭不能得禮科李獻可請豫教一疏被譴逐時吾伯祖吳西公在禮垣與各科之長連名上疏申理獻可之言俱斥逐降調不等公用是歸田不復用以老其時言雖無濟久之光宗卒踐儲位而國本獲安不可謂非諸臣先後力爭之功有以漸啟人主之悟也公墓在西山向有祠吾宗人歲春秋咸集以祀公久矣近有一二不類後人盜舊祠屋於他姓宗人訟之官巡撫都御史湯公覽其辭曰賢者也宜

特祠俎豆時奉
上命廢天下淫祠郡城東偏有廟巍然祀非其鬼者爰黜其鬼於某年月日當事奉公之主以入妥焉列於邑春秋祀典有司屆祠主嘗子姓咸肅序以將事乃顧小子燮而謂之曰是宜爲文以記諸石燮惟昔蘇文忠之記韓文公廟碑也曰一言而爲萬世法今吾伯祖吳西公能正言人主宮闈倫常之事關係宗社安危大計其言也先王之法言也有不可爲萬世法者乎法萬世有不宜祀百世者乎是可以風凡爲臣者之立言事君者矣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周禮冬官之制九夫爲井而方一里四井爲邑積四而爲丘爲甸爲縣至都爲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令貢賦此積田爲里之始事也然古者貢賦之名與今同而貢賦之實與今異古者貢謂貢九穀山澤之材賦謂賦車徒以給繇役大約古之貢乃今之賦古之賦乃今之役也總不出乎井邑丘甸之中古者兵寓於農然攻伐征戰不常有其常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日所用者力耳而無所傷於民之財財與力判然而爲二故先王不廢役之名要使民無所苦於役財與力皆寬然而有餘迨後世履畝而稅於是賦出乎田而役出乎里出乎田者民之財也而出乎里者民之力乃名爲用其力而實以傷其財較之賦而更甚於是力與財交盡而民困明制履畝出正供里甲出雜辦其後雜辦征徭歸竝正賦則無所爲役矣自州縣間有非常之舉動戶不可徵也則曰徵諸里或有無名之色目賦不可益也則曰益諸役於是有因循之舊例有遞增之陋規或巧借以便私圖或潛漁以恣中飽有因公補救者如丁逃不得不攤田荒不得不補始不得已而權行既遂相沿而不改其弊由漸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苟欲起而釐革之非賢且才之有司不能寶應縣爲田三千頃在城有四坊在鄉有三十圖圖卽里也邑在明成弘時無水災連歲豐稔戶口至八萬自嘉靖辛酉至萬曆丙戌數十年

間水災洊至饑饉流亡戶口不盈二萬時縣令耿君諱隨龍初至見凋殘狀究其弊在田荒而役重民之畏里役甚於湯火於是察四坊三十里中凡弊當革利當興者則革坊長而大吏長官經過駐節飲食需索及縣廨百所需之役除革里長而催科備點解收櫃頭之役除革官農民而簽報燈夫諸色目之役除革漕糧遞年而廒頭督催僱皂之役除革河工里夫而派夫簽報耆民之役除總鄉城無一役民咸得盡力於農而始蘇蓋革弊卽所以興利者凡六事刊石立亭久矣歲久亭圮邑人思其賢而美其事爰葺而新之嗟乎一令之賢作法於善追周官貢賦之制而行之使民世受其福後之官是土者其愼率由以無負斯

職與斯民也余去邑歲逾一紀矣茲偶過邑值輯邑志之役適亭亦葺成邑人曰是宜爲文以申記之於石俾永以示後康熙己巳八月望日橫山葉燮撰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大江以南所在梵刹稱叢林者以千數大約稱禪者什之七稱教者什之三而稱律者百或得一二吾蘇名勝甲他方屬內叢林以百數稱禪稱教者所在而是稱律者百且不得一夫率其徒者同而秉其所稱者律與禪與教多寡如是之相去何也吾嘗謂秉禪與教者以智用秉律者以力用以智者其能在有爲以力者其能在堅其所不爲而已故智者卽得半而止猶可自稱於人曰予智力者譬之百鈞之物在其人之能勝而舉之苟其人能舉九十九鈞而力虧一鈞則竝其九十九鈞而置之而不能舉矣如是則不得自稱於人曰予力然則智可掩而襲力不能虛而

假也無怪乎天下稱禪與教者之多而稱律者之少矣自國初百餘年間臨濟曹洞之宗天台賢首之教徧天下而律席止稱華山三昧見月兩尊宿相繼爲海內律宗見月之嗣碧天淨公乃起而應蘇郡積善菴之請於是律宗自華山而南蘇之叢林建律自淨公積善始菴在閶門外五里白蓮涇宋咸淳中僧志勤始建明嘉靖時菴毀有僧繼登規興復漸以營建郡紳士咸護持之王處士百穀爲記國初菴遭兵燹益圮里中諸善士謀曰菴興廢不常不得傑出非常之人足爲一世模範者以主斯席則不能爲久遠功於是持瓣香淨公淨公來秉律積善細素咸曰積善

向以菴稱今不稱先當正其名宜故曰積善律院於是百度興眾工舉山門丈室齋堂廚庫祖堂大悲閣閣下築戒壇屋以間計者爲十者六計費白金二萬有奇於是積善律院遂爲吳中叢林之冠而律宗爲獨尊頃之淨公顧余草堂以律院碑記爲言且曰惟檀護昔於先師座稱素交茲敢請余惟不文而人又不足爲文重恐成兩失然不敢辭乃合十拜手而言曰昔首楞嚴會上優波離尊者白佛言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夫尊者言身心之通必由於身心之執然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性遮二業悉得清淨使身心不執則蕩佚何所不可爲惟力以執之故能忍忍則能堅而決然有所

不爲此秉律之本原也威儀細行盡在其中然後乃成大有爲矣此豈文章語言聰明才辨顓頊圄圇而取之者乎今天下佛法亦少衰矣非現大人相如優波離尊者爲如來綱紀以率之恐將來稗販如來者不少淨公之興茲院也不特爲律宗開生面靈山一會藉此儼然伏願現在未來諸有學人恐將此身心力持雙執律院今日大事因緣自當不與成住壞空同其劫也夫康熙辛未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天下所在之梵刹其大小名稱不一所崇奉而事者爲佛爲菩薩據教言佛之多有不可說數而獨奉釋迦牟尼佛有常尊菩薩亦不可說數而獨奉觀世音菩薩有常尊釋迦產於西域天竺有其地生於中國周顯王時壽七十三歲有其年之始與終其所說法皆與同時之人問答而記錄有其據故稱爲本師爲教主尊而奉之宜也觀世音菩薩教言菩薩自過去無量劫前有佛名觀世音教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遂得稱觀世音菩薩其生不知於何地滅不知於何年其始與終之迹皆不得而知疑其事近於虛誕窅邈乃天下之人羣奉而尊之且敬而親之其感

人之深入人之固信之篤而事之誠有過於本師教主者則何也昔我先師孔子之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盡天下之人共有一欲而聖人在我惟有一仁人之欲以仁者之欲推之則立人達人包舉已盡極之爲博施濟眾堯舜猶或難之然理終不誣也佛之教以度生爲本願其意欲使凡有生者盡厭我欲與其欲而後止然既登佛果則退而處乎寂滅度生之事自任之菩薩而觀世音菩薩則至仁之人也然在儒者則謂之仁在菩薩則謂之悲儒者以仁應天下之欲極形容之則曰其仁如天菩薩以悲應有生之欲無象可形容而極其量則曰大故觀世音菩薩聞修之體大悲者菩薩所施之用也

自其一首三首以至八萬四千爍迦囉首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陁羅臂二目三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手臂錯出開合捧執弓矢劍盾經卷香花盂水楊枝珊瑚寶炬白拂朱杖種種莊嚴諸物皆菩薩博施之具十四無畏四不思議三十二應皆菩薩濟眾之目也菩薩有大悲無異乎仁者有大欲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雖欲不尊而親之信而事之胡能已哉吾嘗又以謂釋迦世尊則如君觀世音菩薩則如相君如堯端拱於上相如舜凡堯之所欲爲皆舜爲之而堯受其成故今凡建大悲懺法壇場者必位世尊南面位大悲菩薩於西而東面行懺法者西向禮菩薩而不禮佛佛端坐而受其成此事可徵也是不獨

愚夫愚婦之信之篤而事之誠卽賢者智者亦不能不信其理而崇其事矣蘇郡城永定講寺梁天監初永定法師始建係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再興於石晉天福中元至正間有僧九皐聲公來主法席學徒數千人建方丈名海印堂元末張士誠據平江駐兵於寺寺盡燬明洪武間里人黃茂之捐貲重建大雄殿與海印堂自梁至明寺興廢不一詳載姚廣孝記明季寺又盡廢

國初有賢首宗法師微密詮公以重興寺自任偕其徒省公竭力重建大雄殿於殿後建大悲閣閣未克成而廢康熙二十八年詮公之法孫弘方德法師博貫教藏妙行莊嚴爲諸方首念其師未竟之緒與里中諸善信復營建大悲殿仍閣址也善士鄭櫛與其子焯倡率爲眾姓先有節婦顧氏捐貲首倡康熙三十一年某月日殿落成凡殿中所宜有者咸次第具於是修禮大悲懺法以告終事法師乞予文記之予惟大悲菩薩之事釋典固極修言之矣而未有能知其爲胎卵合吾儒仁者之事故於文發明其說以記之康熙癸酉春王上元前一日橫山葉燮拜撰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淨因堂者積善律院殿東偏奉三大士之堂也先是繼燈上人重興積善欲爲專室以奉觀世音菩薩市成材於某菴中移建於此淨因者卽彼處堂名仍其額也向屬東房僧西航慨然讓堂歸律院律院又仍其舊名而不改也竊謂菩薩以三十二應應諸有情菩薩益不能無所因而應之矣衆生有三十二種得度以爲之因菩薩以三十二種分應之而使之成就而得果然則菩薩之應其因者亦在乎衆生之自有其因而得菩薩之應也菩薩亦何所庸心哉夫因者果之對待也因不淨何以得果淨欲得淨果必先淨其因菩薩以三十二應成就衆生者果也衆生之所以能感菩薩之三十二種成就者因也孰謂菩薩能無因而使衆生得果哉夫淨之至必空所空滅而後謂之極果卽菩薩之寂滅現前此果之終事而卽不可謂非因之始事則淨之義大矣廣矣碧公律師屬予記之不揣其言以爲記

蓍湖水月菴碑記

長洲縣界東北有澤曰蓍湖湖旁有村曰蓍村有釋氏之宮名水月菴明成化間有拙愚上人創菴於此其後崇禎時暨　國初先後葺而新之今華山碓菴禪師之嗣法孫荷一寘主之恐其久而易湮也將鐫石以記請余爲文余惟五行天一生水孔子曰智者樂水乃知天地間事物之智無過於水而月者水之母也方諸取水於月可徵也水與月竝天地之智備矣而蓍者又草木之靈能前知者也今地以產蓍得名建水戶菴其上凡智者之能事無不萃於此乃創始菴之上人則曰拙愚抑何相反而不類若此不知智則巧愚則拙天下事固有用智不能成而愚者能成之恃其巧者不能守而拙者能守之能成之又能守之斯則可大而可久宜乎菴之日新而有光也非所稱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乎今荷一上人秉華山之禪以興起斯菴而能藏智於愚斂巧於拙殆與創始之人有同揆焉菴之建已三百年今益擴而增加之本其人地之靈以施其愚拙之用非天下之智者乎所謂不可思議者在爾橫山山人葉燮記

泽溪圓照菴碑記

距吳江縣治之西百餘里地名泽溪溪之水爲苕霅枝流書曰泽水儆予凡水之逆流者爲泽苕霅之水自吳興諸山發源西來數百里至此瀠洄曲折襟帶環繞時有若泝而上流者溪名泽所自來矣臨溪有菴曰圓照四傍古木幽篁叢薄翳鞫盡得此溪之勝宋淳熙中有普照上人結茅於此菴所始也更元至正中菴廢有上人如玉重建其後蠹興廢不一至明天啟二年菴燬有復元上座奮起重興之復公道行高卓緇素推重爲紫柏大師入室弟子拮据刱造有年將終召其徒繼遠而語之曰此菴我竭力復舊且有加焉垂成尙虧一簣爾其勉之我得含笑於寂光之下矣繼公兢兢師命早夜以圖於是繕之擴之增之飾之菴之規模數百年來於斯爲盛爲江浙之交名蘭若余惟器世界之萬有日乘除於成毀之中未有成而不毀者亦有毀而復成者成而毀者十之九毀而成者僅十之一舉世之物皆然惟釋氏之宮往往毀而復成則比比而是蓋器世界中之易成者莫如釋氏之宮毀矣必復於成而成且必益盛事有不可思議者其故有三焉一曰得其地夫營建梵宇其地非山卽水必居勝處處勝則易成卽毀而人愛其勝必圖新而不終於毀而圓照泽溪得其地矣二曰待其人有創始之人有繼起之人惟有人雖廢而不患乎不興如圓照之建始於普照繼以如玉而盛於復元今繼之以繼遠又繼之以繼公之徒默機月樵默機作用精敏月樵爲積善律院碧和尙之大弟子持毘尼爲人天師表吾今而卜圓照剎竿迥標天際而圓照有其人矣三曰善其制惟得其人則規模建立弘宏室廬廣田疇勤樹菻尙器用垂範於後之子若孫勿稍出入於規制之外此又建立之第一義也而圓照善其制矣三者得而是菴之成而不復毀且益盛者雖與劫無盡可也

凡事與物之必待有所憑藉而起而成者必其起也有因而其成也有自惟其有因有自雖若易與爲功然始之有所藉而興其卒也求其可大而可久則未易言矣是何也以外事言之俗諦有因緣和合之法我世尊常以此教二乘聲聞而最上一乘所以教菩薩法者則以非因非緣非和非合爲第一義勝諦以內事言之則諸法之生非自非他非共非離世尊之告大慧菩薩也於三自性曰緣起曰成且深明之曰緣起無性妙在緣起之性且無又安得緣起而有憑藉譬之太虛空中初無所憑藉而能有所建立其建立也卽三自性中之自性圓成夫而後也乃可小中

見大大中見小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一毫端現寶王剎微塵裏轉大法輪觸着磕着盡是本地風光宜其可久而可大矣郡城東南隅有一莖菴菴主敏悟徹所建菴主生而有佛性初纏俗綱後益厭之至年二十八決意出家薙髮受具足戒於積善律院研精律部現比丘尼身而爲律師蓋二十餘年矣菴址向屬民房有繼吾周居士留菴主始住於是後乃稍稍有所增益菴主乃盡罄其生平鉢貲已復盡變賣其昔日俗姓之田產室廬得二百餘金踵事修葺初不憑藉外物之力而一莖菴之建立於是乎成余乃深歎是菴之緣起以至於圓成也本乎菴主之實心實行皆其三自性中所流出是豈因緣和合自他共離之所得而擬議之者哉菴在郡城其他俗名南園有溪橋流水之勝菴主既建立已於是中閱全藏益嚴密行爲遠近崇信云

洞庭東山靈應宮高眞堂碑記

道之爲教其事有萬端其名與稱莫可紀極疑其道之至廣而無窮至大而無外者非一言之所可盡也然吾請得一言以盡之曰道之事一天之事而已矣夫凡萬有之事與物無不各有對待而天之者其形與器有對待而天之性情與主宰則無對待夫言天則萬有之無不俯而下之者非以其形與器也實爲萬有之所不能齊不敢齊而獨出乎其上者實有其性情主宰之德而其德非萬有之至高而莫與京者乎其高也豈有對待者乎然所謂性情主宰者在儒之聖人謂之健謂之誠謂之無息在釋之聖人謂之無明盡之數者必盡去其萬有之妄而迥然孤照而獨存者則謂之眞眞則一則無對待我故曰道之事一天之事天之事盡於一高而高則盡乎一眞而已矣東山岐園鍊師幼而出家學道及長於道笈無所不窺且兼通於儒釋兩家之學謂大道以多岐亡羊多岐不可以學道然不深入乎岐則不能豁然盡去其岐吾知其去乎岐則一乎道一乎道而後能不岐乎高與眞也矣乃於東山之南麓築道家之宮其功力甚鉅且備無不盡其所有事於其傍築室曰高眞之堂以爲棲止讌息之所今而後將去其多岐之塗而一息之乎其堂且將幷其高與眞而亦盡付之岐則高與眞之性情主宰且竝不可得吾將與之游乎無何有之鄉名與迹二俱不立其殆與之爲玄同乎岐公曰妙哉旨乎請卽以書之石

禾郡幻居菴碑記

禾郡城東門外有精藍曰幻居離城可三里許竹木映抱溝澮交錯市廛煙火四面皆去里許眞禪隱勝處也其肇始或唐或宋不可知無碑誌可攷在元時爲中峰幻住國師下院攷國師足跡所到處皆以幻居爲名其地又名偃公基亦不知所謂自後屢興屢廢至明萬曆時有禪者文音師重建仍其地與徒了蘊益式擴之歲月有加了蘊恐其徒之不能述也臨歿以授其友道充道充亦不授其徒以讓其友純如純如誅茅莆草丹堊式新傳其徒西臣自文音師以來代有高德克荷以至於今西臣益踵事而百度咸作雖較諸叢林有大小之殊而莊嚴規製清規肅穆殆將過之予因攷中峰國師名幻住自其行腳以至坐道場其行止皆不離幻以爲義中峰爲禪宗中興鼻祖然深於教典如般若圓覺楞嚴各有發明以授其弟子天如禪師按般若六如以幻爲首圓覺世尊告普賢普眼兩大菩薩深發明幻義楞嚴則觀音大士圓通得如幻三昧然則幻之時義千佛正印無不於此發明中峰國師以幻住而居幻又何疑乎雖然世尊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幻旣離矣可住幻而居幻耶雖然離幻亦幻也卽居而離幻於何有圓覺之遠離亦復遠離則居幻離仍未嘗不離幻也何不可之有適西臣開士以是菴之碑記相屬余因發明幻與居之義以告之而爲之記壬午

終

巳畦文集卷八目錄
序
家禮纂要序
聞禮述略序
百家唐詩序
密遊詩序
黃葉鄔莊詩序
赤霞樓詩序
南疑詩集序
廉讓堂詩序
蓼齋詩序
小丹丘詞序
南遊集序
黃山倡和詩序
湖上吟序
心壁上人詩序
泛雪詩序
友人詩集序
桐初詩集序
重刻落花詩序
鍛亭集序 原缺
留飯草序 原缺
一一齋集序 原缺
牆西集序 原缺
鋤茅集序 原缺
百愁集序
采江集序 原缺
勁秋集序 原缺
語冰集序 原缺
來竹居集序 原缺
舊燕居草序 原缺
斷鴻集序 原缺

家禮纂要序

吳江 葉燮 星期

侍御梓園程先生本紫陽家禮斟酌損益間以己意發明闢習俗之非名家禮纂要梓以行世予惟先王之制禮合家與國其禮有五紫陽以世俗通行始於有家尤爲嚴切於五禮之中朱吉凶二禮而爲家禮後人祖述而行之久矣茲者侍御刪煩就簡又就家而言謂吉禮固當嚴矣而生人大事莫大於送死於是獨酌凶禮而著之以致其兢兢凶禮之目曰喪曰葬曰祭昔先王順乎人之情以制禮而本乎性以坊之故於喪則致其哀於葬則極其愼於祭則盡其誠本乎內者有其質而後通乎外者有其度數精粗巨細煩簡先後一一揆其所宜以爲如是則生人之心安惟其能體乎死者之心安而後生人之心乃得其安也使不知死者之心之安與否又遑問已心之爲誠與妄乎其失也蓋有二一曰弇陋一曰夸大弇陋之失原於鄙吝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彼陋者無所不用其儉喪則含殮服制不備不誠苟焉從事葬則久淹親柩非曰力不能則曰無吉壤祭則不時不物倏數倏疎如是夷其親於路人矣夸大之失大約是僭庶人之喪往往用卿大夫之禮葬則僭土石之制祭則侈列方丈什之百之無不援下以陵上徒令觀者侈其盛而歎其美是陷其親於非禮矣由是言之俗禮之失也蓋百無一得也原制禮之初心於一事一物一時一會孰先孰後拳曲跪拜升降度數莫不以至情而行其至性爲事理之所不能踰以爲非如是則死者之心不安而吾心庸詎得安乎侍御於此不勝世道人心之憂故於習俗之所溺者務拯而出之習俗之所忘者務提而明之不過求盡乎此心之安返之心而無不安措諸世而益無不安矣於以發明三代禮意之原豈特爲紫陽之一大功臣已哉

闈禮述略序

昔者先王制爲禮以同天下之風俗禮有五五之用不同吉軍賓嘉之四人事盡乎此先王卽以人治之其事明而在生陽道也凶居其一鬼事盡乎此先王卽以鬼治之其事幽而在死陰道也道在陽者可見而易知道在陰者不可見而難知惟不可見而難知先王則推以可見可知之理本乎性而類乎情以爲節文以爲隆衰用之一家用之通國用之天下而無不宜於是陰陽之理明人鬼之道合幽明生死之故盡不出日用之恆而得之此凶禮之喪葬之祭聖人酌爲萬古之經不易之則至深遠也降及後世教衰而俗敝忘乎制禮之意始於一人之臆說沿爲習俗之見聞以兒女子之至陋亂先王之常經幽明瀆而生死淆豈仁人孝子之心乎故贈奉直大夫汝涵程公謂夫凶禮之行實本乎仁孝盡乎幽而後可愜乎明得乎死而後可無忝乎所生於是葬其親一本於古禮而取朱子家禮之精微而參攷之卽駁俗有不顧也凡立主屬纊諸條一一闡發常經之大義乎居以教其子侍御半園先生先生有目擊者有耳聞者一一志之而輯爲喪葬祭凡三卷程公之爲是說也非有所矯世驚俗也一秉乎先王之禮明乎陰陽人鬼之道非異端之所得而乘非末俗之所得而窳也半園先生之聞所聞而輯爲是書也本乎善繼善述之懷見所學之有本而成教所自出也始於一家推之通國而天下以爲教禮可也卽以爲教孝尤無不可也

自有天地卽有古今古今者運會之遷流也有世運有文運世運有治亂文運有盛衰二者各自爲遷流然世之治亂雜出遞見久速無一定之統孟子謂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遠近不必同前後不必異也若夫文之爲運與世運異軌而自爲途統而言之曰文分而言之曰古文辭曰詩賦二者又異軌而自爲途自羲皇造一畫之文而文於是乎始三代以前無論由先秦諸子百家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作者文之爲運可得而論也自虞歌喜起而爲詩而詩於是乎始三代以前無論由風雅騷賦歷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諸作者詩之爲運可得而論也二者相爲表裏

各不相謀而總各歷乎其時以爲運吾嘗上下百代至唐貞元元和之間竊以爲古今文運詩運至此時爲一大關鍵也是何也三代以來文運如百谷之川流異趣爭鳴莫可紀極迨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氏出一人獨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分條共貫無不以是爲前後之關鍵矣三代以來詩運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復踰迨至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羣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爲前後之關鍵矣起衰者一人之力專獨立砥柱而文之統有所歸變盛者羣才之力肆各途深造而詩之尙極於化今天下於文之起衰人人能知而言之於詩之變盛則未有能知而言之者此其故皆因後之稱詩者胸無成識不能有所發明遂各因其時以差別號之曰中唐又曰晚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得而稱中者也中既不知更何知詩乎虞山席治齋虞部壯歲官於　朝卽陳情乞歸養高臥家園以著述爲已任暇日出其篋衍所藏唐人詩自貞元和以後時俗所稱爲中晚唐人得百餘家皆係宋人原本一一校讎而付之梓意以爲是詩也時值古今詩運之中與文運實相表裏爲古今一大關鍵灼然不易奈何耳食之徒如高棟嚴羽輩倣爲初盛中晚之目自誇其鑒別此鄉里學究所爲徒見其陋已矣今觀百家

之詩諸公無不自開生而獨出機杼皆能前無古人後開來學諸公何嘗不自以爲初不自以爲盛而肯居有唐之中之地乎虞部於此不列開寶以前獨表元和以後不加以中晚之稱統命之曰唐人百家詩以發明詩運之中天後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爲斷豈俗儒紛紛之說所得而規模測量者哉

古今有才人之詩有志士之詩事雕繪工鏤刻以馳騁乎風花月露之場不必擇人擇境而能爲之隨乎其人與境而無不可以爲之而極乎諧聲狀物之能事此才人之詩也處乎其常而備天地四時之氣歷乎其變而深古今身世之懷必其人而後能爲之必遭其境而後能出之即其片語隻字能令人永懷三歎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詩也才人之詩可以作亦可以無作志士之詩即欲不作而必不能不作才人之詩雖履豐席厚而時或不傳志士之詩愈貧賤憂戚而決無不傳才人之詩古今不可指數志士之詩雖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韓愈

宋之蘇軾爲能造極乎其詩實其能造極乎其志蓋其本乎性之高明以爲其質歷乎事之常變以堅其學遭乎境之坎壈鬱怫以老其識而後以無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號稱才人之所可得而幾如是乃爲傳詩即爲傳人矣我友沈子雲步自少即善爲詩藻思掞發綺麗要眇稱於世久矣予嘗讀其詩謂其能擅才人之席者也已予老廢山中雲步謁選得一官之秦去別余十年一旦弃官歸來訪余草堂出近詩一卷示余余讀之而驚曰君之詩已不爲才人之詩而爲志士之詩矣雲步負雋才掇科名期有所樹立以攄其志乃僅寄百里於數千里外沙磧荒涼之區卽卑之以展其簿書期會之能亦有不可得者雖欲不

佛衣以歸安能耶今觀其詩見其所歷之地皆周秦漢唐成敗興廢之墟昔賢英哲之所迴翔騷人羈客之所憑弔而永歎者其所遭如彼而所觸之境又如此欲無所動於中胡可得耶其詩也皆其撫心感魄之見於言者也予蓋太息於其志知其有所不得不作而決其爲可傳矣予與雲步早歲通門之交故知之最深雲步以詩序屬予予不敢辭爲詳言其作詩之先後所就如此以貽之

黃葉邨莊詩序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者也天下何地無邨何邨無木葉木葉至秋則搖落變衰黃葉者邨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夫境會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爲可挂瓢植杖騷人以爲可登臨望遠豪者以爲是秋冬射獵之場農人以爲是祭韭獻羔之處上之則省斂觀稼陳詩采風下之則漁師牧豎取材集網無不可者更王維以爲可圖畫屈平以爲可行吟境一而觸境之人之心不一孟舉於此不能不慨焉而興感也覺天地之浩邈古今之寥廓無一非其百感交集之所得於心形於腕於以爲詩而係之黃葉邨莊意有在也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舉之詩者必曰學宋子謂古人之詩可似而不可學何也學則爲步趨似則爲胎合學古人之詩彼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矉則醜似西子之矉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爲功於世然各因時爲用而不相仍使仍於一則恆風恆雨恆陰恆晴恆寒恆暑其爲病大矣詩自三百篇及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惟不相仍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恆而不知因者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爲似宋孟舉不辭知者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變豈抑孟舉世之囿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必以予言爲揚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

理一而已而天地之事與物有萬持一理以行乎其中宜若有格而不通者而實無不可通則事與物之情狀不能外乎理也昔者聖人既教人志乎道矣而又推之以游藝夫射御書數似乎技術之末然其理無不爲道所該故卽一可以見其全如庖丁之解牛郢匠之斲輪以至承蜩弄丸之末技皆有此理之極致以運乎其中道無二也吾嘗謂凡藝之類多端而能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莫如畫彼其山水雲霞林木鳥獸城郭宮室以及人士男女老少妍媸器具服玩甚至狀貌之憂離歡樂凡遇於目感於心傳之於手而爲象惟畫則然大可籠萬有小可析毫末

而爲有形者所不能遁吾又以謂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又莫如詩彼其山水雲霞人士男女憂離歡樂等類而外更有雷鳴風動鳥啼蟲吟歌哭言笑凡觸於目入於耳會於心宣之於口而爲言惟詩則然其籠萬有析毫末而爲有情者所不能遁昔人評王維之畫曰畫中有詩又評王維之詩曰詩中有畫由是言之則畫與詩初無二道也然吾以爲何不云摩詰之詩卽畫摩詰之畫卽詩又何必論其中之有無哉故畫者天地無聲之詩詩者天地無色之畫滁陽朱君樸菴今之有道明理之士也吾嘗見其畫矣天地無心而賦萬事萬物之形朱君以有心赴之而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皆隨其手腕以出無有不得者余於是深歎其藝之絕知其於事物之理洞照於中而運以己之神明此能爲摩詰之畫必能爲摩詰之詩無疑也朱君果出其赤霞樓詩集相示見其因物賦意因情傳事諸體嚴而衆善備吾不能更贅一辭卽以稱其畫者稱其詩已矣乃知畫者形也形依情則深詩者情也情附形則顯是理也甯獨畫與詩哉推而極之天地間無一物一事之不然者矣

南疑詩集序

語有之絢爛之極乃歸平淡予則以爲絢爛平淡初非二事也眞絢爛則必平淡至平淡則必絢爛是何也譬之天無一毫雲氣盡青之一色至平至淡矣而絢爛孰有過於蒼蒼者乎譬之雪極望無際山川陵谷盡白之一色至平至淡矣而絢爛孰有過於太素者乎天下事物皆然而於詩之一道尤有可得而言者凡人無不稱詩爲風雅不知詩也者風雅之總名風雅者詩之實德也世之言詩者固不一家多有少年高才之士不知風雅之義爲詩之實德胥永言一唱三歎之旨略而不道好爲新奇瑰譎索隱秘趨僻徑取世人聞見所不至者以駭世人之耳目使見之者無弗眩聞之者無弗驚如登賈胡之肆眾寶溢目如遊華林之園千花競發令人應接不暇徒有嘖嘖然而觀之者初則歎既則疑又久之而不覺稍稍厭去矣是何也眾寶溢目寶去則空千花競發花謝則萎既萎與空則詩亡詩亡則辭句意無不亡求其言外一唱三歎有餘不盡之旨邈不可得彼既與平淡相違至此則幷絢爛而失之則亦付之索然無味而已矣吾於沈子客子南疑之詩歎其才高而善變爲不可及也十年前吾見客子之詩學博而辭贍近於絢爛一途然非獵取之於外是其胸中之淹富物自來而就之非有矯强之迹也客子歷觀古今詩家之變態窮此中自得之性情久之而爲得心應手之作見者頗駭其忽事於平淡不知其平於辭不平於意淡於句不淡於才平淡在貌而絢爛在骨人謂客子善變而實非變也夫人閱歷名山大川之奇無險不涉無仄不登久之而後乃知柳塘春水花隖夕陽之妙爲山川化境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與天之青雪之白一義而已矣吾故於南疑之詩歎其才之高而能神明於才者也

世稱美世家巨室之子姓必曰王謝然考之當年簪紱之盛王優於謝若人才文雅之美謝優於王大約王之位躋公輔者相望然如導如弘如儉輩率皆逢迎世主佐命霸朝以邀時譽鮮能立事功秉忠義故其後人無倜儻磊落之才謝氏如安之卓識雅量敗勁寇安社稷爲名宰相其羣從皆彬彬質有其文如玄如石輩皆以儒雅爲名將而安之教家固自有法不徒如晉世之崇尚虛無者故其後文章彪炳之彥蔚起代有其人如靈運如惠連如混如瞻如弘微如莊如眺其才皆卓立一代篇章可追美三百卽靈運近乎放誕然其自比魯連子房忠義激發述祖德一

詩猶見不忘先民規矩則謝氏之忠義文章有可得而言者曹子希文高才卓品予嘗記其廉讓堂稱之矣茲彙其所著詩付梓卽名之曰廉讓堂詩屬予序之予惟希文之詩美如芝草然非無根其美蓋有所本矣其大父司馬公爲名諫臣尊先生爲名吏部文章經濟史冊炳灼而父子皆崎嶇效忠於橫流錯節之日尤氣節表著所爲父詔其子祖繩其孫皆以忠義之訓溢爲辭華者也以希文之才自爲崛起無不可況承詒謀之善宜其敷辭可以華國選言可以振雅觀其篇章豈遂遜乎靈運惠連輩哉近者海內辭壇作者余不敢知而吾鄉才人輩出實在二海海甯海鹽二邑今得我希文左槩右敦其間誠爲近今盛事此又子之

汝子鴻書世以儒術起家其先人遭亂乃脫縫掖以武事著績故其羣從俱習之鴻書耳目所習見聞其切劘而相長者大約與寤歌吟咏之事非其類也鴻書則奮起而獨好爲詩其所爲詩輒可誦而稱工何也方鴻書之將從事於詩也請於余曰汪不知詩竊見當世之詩人誦所爲詩而心竊好之不識詩可學而能耶將學於古以何爲歸耶余曰子亦知古之人有詩之聖者杜少陵乎曰汪不敏竊嘗聞之矣余卽取杜集授之曰子歸而讀焉若知其美而好之則思過半矣鴻書別余半歲來出詩一卷曰此汪讀杜詩以來所作也余驚已而喜曰子初學詩而卽能詩且能學杜而得其氣體夫人之窮年卒歲求一言之幾而不可得者而子驟能之可不爲異耶鴻書美才質又年方少奮前獨往以赴其願欲願無所不可致於當世者宜其胷懷暢遂其言沖以夸也今觀其詩悲涼鬱勃牢落不偶多不平之鳴則又何也夫士貴有志苟無志則無適而不自安於卑下何鬱勃不平之有惟有志者其胷中之所寄託於身世閱歷凡得失愉戚之境必不與庸衆人同其視聽步趨苟有所觸於境動於心何一非吾躬憂患之所叢感慨之所係乎鴻書童年失怙負郭蕭然時多疾病欲不爲鬱勃不平之鳴難矣題其草曰蓼齋斯志也夫

余十五年前亦頗作詞嘗積數百首已而思曰詞者詩之餘也吾之心思志慮寄托感興亦何有所不得於詩又何必復事於其餘且詞之意之調之語之音揆其所宜當是閨中十五六歲柔嫵婉孌好女得之於繡幙雕闌低鬟扶髻眉男子而作此生活試一設身處地不亦赧然汗下耶無已則仍以鬚眉本色如蘇如辛而爲之鬚眉之本色存而詞之本色亡矣余故十五年來絕不作此其已作者亦弃置不復存矣魏道士州來聞之而謂余曰君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有楚屈平者仁義道德忠信人也被讒而不得於其君作爲離騷援美人以喻君王指香草以擬君子其言抑何柔嫵婉孌此豈有不宜於憔悴枯槁鬚眉之屈平耶至九歌中麗句實已爲詞家作祖矣又晉之陶潛振古高潔人也乃有閒情一賦唐人豔體詩首推李商隱然其寄託深遠多藉美人幽離之思靡曼之音以寫之蓋得楚騷之遺意者古之才人凡其胷中抑鬱不平而不得申者正言之不可泛言之不可乃意有所觸以發其端而已矣夫何病乎余攄其莫能言之隱也作詞者亦是志而已矣夫何病乎余聞其言曰善是余所未逮也適柯子南陔小丹丘詞集成命序於余余卒讀之而歎曰其風雅其寄託眞能上追三閭而伯仲元亮義山者也區區南北宋詞家不足言矣遂

錄州來之語以序之

南遊集序

詩文一道在儒者爲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故論者未可以詩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詩文之工拙也然余慨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於一者得其一卽可以知其二矣卽以詩論觀李青蓮之詩而其人之胷懷曠達出塵之概不爽如是也觀杜少陵之詩而其人之忠愛悲憫一飯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鉅者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爲其言爲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詩文之差

等卽在可握券取也近代間有鉅子詩文與人判然爲二者然亦僅見非恆理耳余嘗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觀其詩與文無不合也又嘗操此以稱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信乎詩文一道根乎性而發爲言本諸內者表乎外不可以矯飾而工與拙亦因之見矣康熙乙丑余於嶺南遇夏子宁枚夏子與余同鄉嘗聞其名矣相遇萬里外旣又方舟於浈江道中者浹旬夏子蓋端人也夏子行年五十爲衣食馳逐炎瘴中時見其牢落不平之概然温然益然之容故在夏子盡發其詩文與余觀之詩言情而不詭於正可以怨者也文折衷理道而議論有根柢仁人之言也人與詩文如出乎一余益快然於其

合也矣

黃山倡和詩序

名山者造物之文章也造物之文章必藉乎人以爲遇合而人之與爲遇合也亦藉乎其人之文章而已矣人之文章與名山爲介者在乎遊覽題詠然遊覽題詠其以辱名山者不少此名山之所大憂也必其爲才人之文章乃可以爲名山之知已而造物之文章方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才人與造物各以文章交相遇合而其事乃爲可傳黃山海內第一名山也奇而不必法蒼而不必老幽奧深怪天矯支離蓋造物者之能事吾知殫於此矣昔人遊是山者題豈有此理四字於峯頂可謂得之然而海內人遊此者百無一二新安人遊此者更千無一二卽遊者或未必能題詠卽有題詠吾恐黃山有愈悲其不遇者矣則名山之不遇才人才人之不遇名山二美之不必合天地亦無如之何也石門胡子圓表偕其友兩程生忽策杖裹糧以遊黃山每至勝處必有詩有詩必倡和得若干首成帙於是造物之能事無所不發洩蓋山與人交相遇合稱知己焉吾讀其詩樂其事知俱可以傳矣

湖上吟序

士不得志於時窮居杜門卒歲可無求於人甚適也乃有不獲已杜門不可得於是去其所甚適快然爲出門之遊則其事有孔亟而情有可哀者矣然出門之遊東西南北百里千里數千里惘然而行率然而止其間阻於時會阻於物情俱不可知久之遊不得志蕭然逆旅風雨之中而後乃思窮居杜門之樂爲不可得也遊之窮殆不如居之窮然遊又有勝於居者何也遊卽不遇於人而無不遇於山川雲物泉谷煙霞卽不遇於今之人而無不得遇於古人蓋嘗於荒榛蔓草故宮舊苑名賢憑寄之墟摩斷碣訪野老百千年之陳蹟恍然如或見之幾不知身之客於斯而不與同時也非遊何以得此毘陵劉君天木世有家學閒於時余遇之禾城讀寺讀其湖上吟諸作蓋劉君之爲遊久矣觀其襆被一肩不勝蕭瑟然取所歷之山川雲物古人往蹟咏之歌之而貯之囊中則劉君之遊其亦可謂盛也夫

廬山大林寺心壁上人詩序

世出世法本無二法法法皆然卽詩文一道亦爾然詩不能無大同而小異世諦之詩不可有俗氣書生氣出世諦之詩不可有禪和氣山人氣論詩者於世出世法似乎相反然暢達胷臆不襲陳言要歸於不染氣習無二諦也余生平夢想匡廬之勝乙丑冬以便道始得一遊意謂廬山猶昔也今日必無遠公其人矣於大林寺遇心壁上人道氣洒然如秋空之鶴寺在廬山絕頂爲遠公昔日結茅蓍彌陀疏處今見心壁如見遠公焉心壁出詩示余余和其韻數首心壁再屢韻以答余又屢作以酬之兩人之詩皆能脫去本色不染習氣余乃知世出世法卽詩見異中之同豈非法爾如然乎心壁爲人如所住山心壁之詩如其爲人余遊山而得其人并得其詩不亦幸歟心壁全藥甚富余卽以斯語書其卷端

泛雪詩序

泛雪詩者常熟蔣子文從偕其友生泛舟西郊虞山之下游賞夫雪爲詩而唱和者也予嘗謂夫造物者之爲是雪也蓋與風雲雨雷各異其施而未嘗不同其體皆氣化之自然而人之遘之也亦適然而值豈獨於雪有異哉然人之視夫雪與風雲雨雷則有異往往借之以各寄其所尚逸者借以寓其高騷人借以攄其韻而夸麗之夫亦借以張其豪靡數者似皆有所得乎雪而寄其樂焉則諸君今者泛舟以遊而係之以詩以爲樂可知也然吾觀世人之樂夫雪者僅十之二三即境遇而怨且苦夫雪者則十之七八彼京都之區遇雪則衝衢泥淖車馬蹂躪貴者晨起而之朝之所司或奉急宣騶隸顛蹶汙溝中雖公卿不免而苦雪者在於朝賤者晨起而之市負擔逐逐積瀋自膝至腰領而苦雪者在於市他如行旅商賈之苦雪於道郵寒怨咨之苦雪於野更有被褐不完半菽不飽不能出門戶而苦雪於居者又十室不啻二三焉嗟乎所稱高士騷人與夫闒夸麗者何以獨得於雪哉諸君其亦有得於是者耶吾徒知諸君之借此以爲樂而不知其所得而有寄焉則於何也以諸君之才登臨觸物形爲詠歌傳之好事當如唐人之賀雪早朝閣中應制更唱迭和不則作賦冤園授簡賜金與鄒枚角上下以暢平生知己卓犖之概今乃托之寒江斷崖古木荒郊之畔僅與漁蓑樵笠爭其勝

昔人所云冷淡生活諸君豈眞有得於是哉

友人詩集序

昔韓子之稱孟東野也謂東野以其詩鳴然則凡作詩者皆可謂以詩鳴者無慮家李杜而戶曹劉抑何鳴詩者之多以余觀之其以詩鳴者同而其所以鳴者不同也世無人而不詩無詩而不以鳴見然其中有自鳴之詩有鳴於人者之詩之異鳴於人者依世以爲趨求人而喪我其性情志慮之所出以詩徇人而以人援詩於是六義之旨皆爲浮響不根之言或以投贈爲羔雁或以翰墨邀貨財卽不盡是而其亟亟於鳴者無一非求諸人者之所爲而天下翕然稱之曰是人也今之詩家也是之謂鳴於人之詩若以詩自鳴者則不然環堵以爲宮蔬食以爲飽以詩書爲晤對與昔賢爲交遊興之所發以爲詠歌可不謂能鳴乎然而當世之聞人固無從知其爲詩人卽間之其人亦不知誰爲當世之詩人也故不求合乎天下之鳴亦不顧天下之非我之鳴其是非善否工拙一聽之於心與古人而已其鳴也卽古君子爲己之學也是之謂自鳴之詩嗟乎今之鳴詩者何鳴於人者之多而自鳴者之少也友人文子少弃經生言而從事於詩久之詩富且工然其志未嘗以詩號於人故里之人或知其善詩未必盡人而知之卽知之亦未能知其富且工如是也當其斐然有所得於中浩乎有所發而不能遏於是吐辭而詩成焉止自善其鳴已矣而何待於人哉茲以其詩

桐初詩集序

昔余叔氏雲林君績學砥行隱於太倉之沙溪距余所居分湖百里歲時數數過從叔氏富於吟詠善法書尤工歐陽率更體後生咸以爲模楷順治丙戌七月晦日叔氏家罹兵禍及仲兄中密俱死禍最酷時余家亦播遷無定所自爾沙溪與分湖不通聞問且二十餘年康熙乙卯余始值桐初於邗上問之則雲林叔氏之孫中密兄之子也方知其幼遭家難避迹田閒黃岡杜茶邨過斐東見之愛其幼慧卽工爲詩文以愛女許之遂就婚白下因僑寓焉桐初備述二十年來情事余既悲死者且喜桐初之少年卓爾成立也桐初徐出其所爲詩示余骨秀氣軼才溢思深

而寄託甚遠蓋茶邨爲詩家老將力排卑靡時習桐初得之於其切劘者深也時余猶子元禮亦以工詩稱余因歎吾家風流不墜其在此二子乎歲癸亥余遊白下與桐初相聚數月乙丑遊嶺南桐初又來晤於尉陀臺下每相見桐初必出其新詩以示余其技益進而工能合唐宋大家之長詞能入南宋諸家之奧因念桐初出艱難灰燼中流離轉徙而能好古力學進於大成得交當世之賢者風雅相師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能自興者也余因追悼元禮化爲異物且近十年衰宗今惟桐初爲獨秀蓋余喜桐初而益悲夫元禮也余老矣更數年見桐初其所就益不可名矣爲拭目以待之

重刻落花倡和詩集序

吾嘗論造物者之造是物也大者無論卽如一草一木一花一葉造物者無不以其全力注之大約不出盛衰榮瘁兩端其向榮而盛也各以其所得於天之賦畀者盡其一歲之力經營之葢自其始萌而長而含苞而孕蕊以至於放畢其能事而後已及其向悴而衰也其正榮之時多不過數日或三四日甚至一日或終朝頓然盡棄其一歲積累之功委而盡付之無何有之鄉此亦物理之有大不堪者夫當其榮與盛也人無不喜而幸之及其衰而瘁以至於無也人無不歎而深惜之此有心之士不於其喜而幸之時致其流連於其歎以惜之之時不禁流連三致意所

謂長言之不足也吾吳沈石田先生有詠落花詩三十首同時諸名公鉅手從而和之者數十家曲狀落花可謂盡態極妍其詩之極得意處皆花之極不得意處諸先生若曰吾不能有挽回造物之能事冀造物者之或有悔心焉而爲挽回之然不知造物者亦聽之彼物自爲之而無如之何卽諸先生之手腕有化工亦無如之何向落花詩集行世已二百年其板失收藏家廢已久矣顧子來章於市得一本喜而欲狂與其同心之友金子天三輯而梓之二子高才篤學著作甚富以風雅自任與古人共刻礪不屑屑逐時趨者石田先生爲吾郡有明三百年來才學文章其品行爲獨步二子獨好而宗尚之雖吟詠小道亦可

觀其志之寄託高遠矣

百愁集序

民之業有四曰士農工商農工商各守其業雖有逢年之豐嗇與夫奇贏操作之不同然守其業皆可澤其家餬其口大約不甚相遠也若夫士則不然有遇與不遇得志與不得志之殊其遇而得志則萬鍾之富公卿之貴韓子所謂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否則有藜藿不飽鶉衣不完甚有一飽之無時坎壈困苦無所不至卽不得志之中亦有甚與不甚之殊甚者旣饑寒竝切又一家之中死亡相繼人謀鬼謀若故與之相犄者此蓋人與天可投足者卽使天之玉汝於成而身當其際以言乎愁我亦欲愁矣顧子來章家儒者以誦讀爲業其貧蓋已素矣顧子年二十餘喪其兩親今一年之中連喪弟妹夫顧子以教授爲業僅僅不能餬口又凶喪疊至其存與歿俱有難言者今則童子之席亦已告謝顧子屢呼天而問之無益也惟有時時行吟以稍攄其無可控告之憤無往非愁累其愁且至乎百愁之成數也命其詩曰百愁集可謂彙衆愁以爲愁者矣然顧子之詩憂而不傷怨而不怒粹然溫厚昌明之氣非若郊之寒島之瘦吾卜其必不終於不得志者時時與古人相晤對可以易其愁而發大笑矣橫山已畦居士葉燮題

終

已畦文集卷九目錄
序
纂修吳江縣志定本序
州泉積善錄序
半園倡和詩序
西行雜詩序
集唐詩序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萇楚集序
澗菴詩草序
浪齋詩序

三徑草序
桐圃生壙詩文序
蘄水程氏世譜序
巢松樂府序
帶存堂全集序 原缺

已畦文集卷九

吳江 葉 燮 星期

纂修吳江縣志定本序

吳江縣向有莫旦徐師曾二志前此有竇德遠本及陳盧王三家諸志或輯而未就或就而弗傳其傳者惟莫徐二書爲邑之文獻久矣莫志成於明弘治年間徐志成於嘉靖年間迄於
皇清其間一百四十餘年缺而未纂康熙二十二年各直省奉
上命纂修地志而下於郡縣於是我邑侯郭公與邑紳士因舊志纂而續之上自三代以及康熙二十三年凡於例

得書者悉志之爲書四十六卷二十餘萬言其間刪莫志者十之四刪徐志者十之三補二志之遺并踵二志而續之者俱十之二有卽其文而節之者有卽其事而詳之者俱十不及二蓋三閱月而書成爲吳江縣志定本攷莫志歷三十年而始就徐志亦歷十一年而就今三月成書何易也則以前人勞於創後人因而損益之則較逸且續入者以世近而得之聞見采訪又較易故歲月省而功易成邑人葉燮實與於是役謹序之曰原邑之初於上古無聞自泰伯開吳始有句吳之號從來開國建號或得之分茅胙土樹屏建侯舍此則未有不藉戰伐力爭而得卒未聞以禮讓開國建號如泰伯者也迨千百年後五代吳越錢

氏始建吳江縣當唐末天下大亂凡稱帝稱王之所無不荼毒糜爛其民以逞所欲獨錢氏以兵誅暴亂保境息民不與中原抗衡終五季之世吳越之境不被一矢卒之奉版籍以歸於宋始終於生養安全之仁二君者於此土一開疆一立縣一先之以讓一守之以仁蓋至於今猶樂道其遺風也歷稽前代吾邑最鮮被兵革亦無犯上作亂之人之事惟宋建炎時大蠭於金兵然亦千年僅見非如他處之日尋干戈也則豈非開先之風之澤遠哉然竊有鰓鰓然念者古稱民富而禮義附有國者不患貧而未始不患其民之貧吳江之民謂其有三江五湖之利而不知亦被三江五湖之害在官有履畝一定之常征而在民無十

年歲登之恆產何也江河之水利稍失治則害旋至吳江水利近百年來雖間小有開治而不能復其初計十年之中未有三四年不傷於潦者恆以六七年之收供十年之輸則民力可知矣且吳江在古揚州爲下下之田在今日則科上上之賦乃因其上上之賦遂等爲上上之田故無一事不以十分爲科率乃究其一歲所收耕者恆竭力作稱貸不足以輸於有家有家者有終歲拮据而不足以輸之國夫以水涯澤畔百里之地歲賦五十餘萬輸惟正之供其民力又可念矣則民富而禮義附之言所當深惟其本而爲之一籌者哉變生長此土上下千百年而反覆之得其大槩如此至於邑之疆域無名山大川之限形勝非

嚴疆四塞之國物產不足以供朝廟戎祀動庸無可以勒鐘鼎施常惟是財賦甲天下而忠孝節義文學之彥亦彬彬乎間世不乏以庶幾前代之遺此志之大較也

積善錄者石門令拙朱氏記其友人孟舉吳子所行於鄉諸善事彙而成帙者也余覽之而歎曰此盛古之事乃得見於今乎昔三代之治能使天下無一夫之不被其澤然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德家至而戶徧其勢有所甚難然先王之德有所必徧者固有其法也三代之法莫盛於成周其惠民之道盡在周禮凡救荒卹鰥孤獨死喪相保相助纖悉周備君相總成於上命太宰以九兩繫邦政其八曰友以任得民鄭注兩猶耦也謂同井耦耕者相任即孟子言同井相友扶助也大司徒令五家爲比遞積五而閭族黨州以至於鄉使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太宰

司徒以其職分授於遺人鄉師族師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施惠卹民鰥寡厄門關之委積以待孤老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賙民之鰥寡阨族師掌比伍族閭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而大司寇又分授其屬小行人有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上之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其爲法詳備如是合天下之鄉無不如是其孰有一夫不被其澤者乎自井田廢而比伍族黨之官俱廢以天下之大而欲使井閭族黨保任救卹之政一一出於上人人而惠之恐惠未加而政已不可問矣無怪俗日趨於薄而民之無告者終於莫可告已矣而吾孟舉則曰專在天下古今者非吾所得與其謀肩其事也其視吾力之所可能而近在吾之鄉者閒於耳寓於目無敢委而不爲焉如賑饑救災償邑逋代軍需濬河育嬰恤孤代贖鍰皆善之積於爲國者也助聘施藥完人骨肉助葬施棺槨不念舊惡濟貧士焚券代贖身解紛皆善之積於爲人與家者也人咸曰美哉何善之積而盛歟孟舉曰不然昔周公之爲法於鄉閭族黨者以行其不忍人之政也吾在吾鄉亦行吾不忍人之心於一鄉而已豈更有所庸其心哉子謂古之爲善者有自一鄉而化及一國自一國而化及天下者今

聖天子在上使有采風者以積善一鄉之善聞之於朝將必盡復成周之政使天下之鄉盡得如積善之鄉未必非孟舉之志也此朱氏所以彙錄而公之世其亦此志也夫

半園倡和詩序

詩言志人各有志則各自爲言故達者之志窮者有窮者之志所處異則志不能不異志異則言不能不異於異者而求其合也必有道矣侍御梓園程先生達而在　朝爲侍從耳目之官一旦歸而謀泉石之樂其志在泉石也亦陶金處士窮而在野泉石之樂其志所固然也二人之志忽不謀而合志合則其言自合於是爲半園諸詠倡予和汝倡者先得和者心之所同然和者能言倡者言之所未盡卽謂之所處同而志同志同而言無不同者兩君子眞莫逆於心而偕乎道矣於是播之同志凡志同無不羣起而和之兩君子之志其亦不孤矣夫

西行雜詩序

行役之有作也自三百篇已然大約行役有行行役之悲行役有行役之樂何也舍父母妻子昆弟室家之樂而爲千里數千里之行則其思悲悲發乎有所離則不能不作詩歷千里數千里之行而時或逢故人或遇新知隨在而有投分傾蓋之雅則其志樂樂出於有所合則又不能不作詩吾於迂客西行之詩三復而如獲吾心也迂客一代才人遊歷古今勝地其爲詩也皆寄其違離承歡友子之懷而快其得友朋會合之志因山川以寫其天性可以怨而羣矣豈徒絕唱騷壇見其能事者歟

集唐詩序

張太史弘遽以疾假歸里杜門習靜予嘗往見之臥榻前弘遽病蓐已出其集唐詩三十首示予皆伏枕所爲機杼結撰天然奇妙遠過作者或曰以如此神明才慧何不自爲之之美而乃集前人語爲美耶予曰不然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本天地間之所共有非一人別有所獨受而能自異也故分之則美散集之則美合事物無不然者有唐三百年詩人之詩其神明才慧或各得一體或一篇或一句散之各爲一人之詩合之爲全唐人之詩弘遽之神明才慧能體備全唐人之詩始能分見全唐各一人之詩分而合之合而離之動中肯綮一一皆唐人之詩實一一皆弘遽之詩集之時義不已大哉夫詩小道耳古之豪傑爲名將相大臣能集天下之智勇才藝驅策而奔走之才不必自已出能不必自已見而用才使能無不各當功成而天下頌之後世稱之雖欲遥其美不可得知乎此則謂是詩爲弘遽之集唐也可謂弘遽之自集已之詩亦無不可弘遽命予題其端於是乎書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吾蘇陳氏以業醫世其家陳之先所從來遠諱良炳仕元爲翰林學士知太醫院六傳至公尚與子寵明時相繼入御藥房判院事歷憲宗孝宗朝得上眷卒得卹諭祭其最著者也先是學士公之孫本道始專爲幼醫子文益習之故判院公兩世皆以醫幼顯文嘗築堂成得宋文信公舊書慈幼堂三大字遂以顏之海內名公卿暨鄉先達諸先生先後爲文及詩稱述詠歎其事今學士公十二世孫名璣字啟文克紹先業益修其德鄉黨稱其孝而賢予通家生顧子天山爲文述其堂之由來以記之啟文於是集累世交游之贈言授之梓以揚其先德而屬予爲之序予惟醫之爲道似居乎技術先賢卜氏謂其致遠恐泥蓋指其事理言也然竊以爲泥者特以事言耳若以理言則醫之爲理推之亦何遠弗屆本乎陰陽剛柔乘乎五運六氣天之道也辨乎物性而察乎金石草木五味別乎土宜而調劑之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備矣本其道以施其仁民愛物之心用其已溺已饑之念孟子謂愛牛可推之四海醫獨不可以愛人而推之四海乎今觀陳氏學士及判院諸公皆著其術以膺綸綍異數之寵則獲乎上矣名公卿先生之交乎則信乎友矣獲上信友誠者反身之經事陳氏既致其效矣尚得謂爲道之小乎啟文儒者恂恂莊莊古之有道君子也纘祖父之學業於獲上作其忠於交友徵其

信其慈幼也更上同夫子少懷之志而總本之於孝則其道之所包不亦大哉宜乎作者如林咸歎美不置立言以著其不朽也余何能更贅一辭特爲著其醫道之有本者如是以貽之康熙癸酉橫山葉燮撰

養楚集序

六經之言皆備五倫而詩獨首言夫婦雅頌而首之以風風首之以二南二南首之以關雎皆言夫婦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然則夫婦者性情發見之始事也詩言妻子父母無不得因事而推詩人所以鳴其盛也然有不得乎夫婦者處乎時與數之窮欲求得乎妻子則反有不能得乎兄弟父母惟不求得乎妻子之合以庶幾乎兄弟翕而父母順君子則傷其處人倫境遇之艱而能審輕重權取舍以求乎此心之安此仁人孝子之隱衷非流俗所能知惟有付之一唱三歎寤寐詠歌一以寫其得之之權愉一以寫其不得之永歎此吾友亦陶先生詩之所以作也夫亦陶今之不得於夫婦者也然非如楚大夫之不得於君而憂讒憔悴也楚大夫之不得乎志也指美人以喻君王要蹇修以希感悟而志卒不可得作離騷以寄意亦陶之不得乎夫婦非不得乎志也乃不得乎時與數也亦陶少嘗娶矣爲高士歸元恭之女習家教嫻禮法無愧乎古之淑慎其儀者亦陶益未嘗不得志乎夫婦者也伉儷三年遽失其偶非時與數乎當是時亦陶之親年老家酷貧長兄薄宦遠方祿不能逮季弟又殁以三歲之孤託之友人無不勸其繼室者亦陶喟然曰我豈無情者顧我所處自有其難者耳古之娶妻所以爲養今之娶妻類

皆累爲養顧亡者庶幾乎古之能養既不可復生我一身止筆耕耳所穫無幾而室是謀不能不分高堂之半菽而誰爲尸之且遺孤未成立而我一娶再娶必無餘力爲遺孤謀遺孤又不能自爲謀將遂委諸己乎是我求妻子之好合將使兄弟且不順今日者寧我不得乎妻子庶幾得乎父母兄弟而爲其難者耳久之亦陶兩尊人捐館亦陶竭力葬畢遺孤亦既娶友人復以前說請亦陶曰昔余室之不繼所處有不可也今二人既背兄弟有子不慮無後今而後復求乎妻子之好合回念昔之日所得於亡者不無此心之痏而予髮亦既種種矣又忍言乎子今日固已安之沒世矣於是四十年爲鰥夫人咸曰亦

陶蓋無情者也予則曰亦陶正深乎情者也亦陶嘗謂子曰人恆有爲子憂者予則未始不樂又有詵予樂者予又未始不憂夫屈伸循環天之道卽人之事則屈乎此未嘗不伸乎彼猶四時云爾猶晝夜云爾於此得往復之道焉爰集生平之詩名之曰蓋自寫其無室無家且自託於無知今讀其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令人孝弟之心油然以生果有知乎哉果且無知乎哉吾將就而問之

澗菴詩草序

今天下無人不言詩矣言詩者恆不求傳於後世但求取知於當世其求知之道不一有目未嘗見古人未嘗見詩之所以爲詩便欲軒唐輊宋出元入明竊他人之口吻妄肆丹黃鉛槧及至握管竟有終日不能成章卽能艱苦出一句半句庸腐陳爛不堪寓目彼且儼然自居爲詩人此竊詩之形貌求知於世而世遂因而稱之爲詩人者又有名不出里黨足不踰戶庭妄操詩之壇坫品題凡有筆墨必援當世之名公卿先生徧及海內山人名士無論生平未嘗謀面竝未嘗聞聲相思者悉將其姓氏列之簡端聯之几席如朝夕同事者彼其人冒交遊以附聲氣此竊詩之黨援求知於世而世遂因而收之爲詩人詩人其易乎哉其難乎哉人有恆言詩窮而後工而余以爲詩之工固不在乎遇之窮而在乎品之澹世有趨炎逐羶之徒以詩求知於世世卽知之而詩決不傳竝其人亦決不傳若夫澹泊素心之人發於言而爲詩必不窮詩之形貌圖詩之黨援以求知於世當世卽不盡知而其詩乃可傳其人亦可傳矣如吾兄澗菴之詩庶不媿乎澹矣澗菴家本新安遷於吳余吳人也自少至今耳吳中詩人之名以千百計而千百人中未見有亟稱澗菴之詩而推之爲詩人者今澗菴之詩具在由其人性之澹故能安於境之澹以是爲詩將遠追五柳先生之流風

矣又安求知乎他人哉夫學五柳先生之爲人學五柳先生之爲詩不求知於當世未嘗不受知於千古彼趨炎趍羣之徒竊詩之形貌冒詩之黨援者亦獨何哉

汪秋原浪齋二集詩序

詩道之不能不變於古今而日趨於異也日趨於異而變之中有不變者存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雅雅也者作詩之原而可以盡乎詩之流者也自三百篇以溫厚和平之旨肇其端其流遞變而遞降溫厚流而爲激亢和平流而爲刻削過剛則有桀驁詰聱之音過柔則有靡曼浮豔之響乃至爲寒爲瘦爲襲爲貌其流之變厥有百千然皆各得詩人之一體一體者不失其命意措辭之雅而已所以平奇濃淡巧拙清濁無不可爲詩而無不可以爲雅詩無一格而雅亦無一格惟不可涉於俗俗則與雅爲對其病淪於體而不可救去此病乃可以言詩汪君秋原產於新安

僑居吳門歷四十年其爲詩屢變而體裁格調總能神明變化於雅之中觀其浪齋詩草抑何皆醇能綜乎變以得乎雅之正也汪君年且七十蕭然陋巷中略無長物孑然一身終鮮後嗣其於世故更變既多宜其爲詩有鬱勃無聊激昂之概乃能盡泯其不平之鳴而養之以和雅沖澹之度名其居曰浪齋蓋其視天地如蘧廬若無所綴戀者以是稱詩其人其志抑可思矣予故述古今詩之變而於汪君之詩不禁三歎其雅音而且爲世之稱詩而不免於俗者砭也汪君浪齋初集行世已久茲復梓其二集余故論其概以弁諸二集云

三徑草序

吾吳自　國初以來稱詩之家如林若猶見前明末諸前輩稱詩之盛身與其敦槃者五十餘年間惟蔣君曙來尚在指不能二三屈也蔣君之稱詩猶及見虞山雲間婁東諸先生故凡詩之風氣升降體裁純駁之論皆其素所習聞不能傲以其所不知亦不能有以矯其所知蓋嘗溯有明之季凡稱詩者咸尊盛唐及　國初而一變詆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與宋之間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詆宋而復尊唐者紛紜反覆入主出奴五十年來各樹一幟其是非升降之故蔣君蓋聞之熟而歷之深矣故其爲詩能無所眩於古能無所惑於今舉百喙爭鳴之是非蔣君視之如太倉之腐粟人以爲新奇皆蔣君所視爲陳陳相因者也其爲詩有時似陶有時似杜有時似韋似柳率其性之所得蒼秀恬淡庶幾似之云爾視世之少年足不出戶庭目不識前輩自負能詩者其亦視蔣君之稱詩而可思返矣

桐圃生壙詩文序

世俗之見往往諱其身事之所必有而日騖乎世事之所不能必有羣然相習而不知止者何眾也夫人有生而有身有所以始之必有所以終之此事之必然者也乃人日事乎有生而罔計及於生之所要歸往往諱其事而置之而騖乎不可必得之名不可必得之利不可必得之歲月而爲百千年以後身外之計彼且不知此身之爲何物而營營逐逐之爲可歎也是其人非但其見不達實天下之至愚而且至貪者爲形役而不顧其形者也鳳羽胡翁之言曰吾生而有身吾身之得於天者爲聰明智慮日用云爲此吾日日所有事焉無一日可離者也吾身之得乎地者藏息貞固與世無極此我一旦所有事焉無一日可忘者也不可離則順之委之不可忘則豫之永之順而委之不亟亟焉以求其所不可必豫以永之徐徐焉以俟其所必至天地以予我我以還之天地斯可矣於是營生壙於虎丘之東命之曰桐圃爲園池亭館之勝日與友生飲酒賦詩爲樂其中不但見翁之達且遠凡天下之營營逐逐於愚而貪者亦可幡然而化爲智爲廉矣乎諸同人皆爲詩文以美其事翁之家世之盛子孫之賢俱詳諸公記序銘中茲不述述其高世曠懷且樂同人詩文之盛而爲之序

蘄水程氏世譜序

康熙丙午之役燮出慶元令蘄水雪壇程先生之門是秋謁先生於江上見先生之德容聆先生之德言竊自幸出於當世儒者之門而得所歸也又五年謁先生於慶元見先生之治民以禮持己以廉接物以和律人以恕而知先生之爲政又如此已先生以其族譜示燮實爲周程伯休父之後而河南正叔先生之嫡系也燮既幸出於先生之門益深幸先生之出於正叔先生之後而得大儒之傳也譜倣眉山蘇氏派聯系屬爲紀原之圖又倣廬陵歐陽氏世經人緯爲世次之圖系以出處履歷生卒隱然寓善善惡惡之義建祠堂以妥先靈設祭田以供時祭歲時敦子

姓敘昭穆顯然行先王之制焉夫士大夫誦讀詩書置身名教將有家國之責然本不立遑問其他及身膺仕版其于國于民當何如也書曰敦敘九族庶民厥翼又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然則未有族不敦家法不立而能施於有政宜於人民者也今先生之宗遍天下而在黃蘄水者則以正叔先生爲斷故先生自諸生以至今居官皆祖述二程夫子之學其於宗法也因所生而推其先因其先而推及其子姓觀先生之爲宗法如是而益知先生之持己居官無一不本於學所以紹正叔先生之傳者至矣燮不敏幸在先生之門儻竊得附正叔先生私淑之末抑又有厚幸焉而非所敢望也已

巢松樂府序

士束髮讀書其性情志慮必有所期上之期立三不朽業比跡皐夔次則顯榮名享厚祿以耀妻子鄉黨爲人所羨慕又次之則才効一官智効一得以稍自愉快若此數者不能酬其所期則遇窮遇窮則志窮而不能自得於是無聊感慨之概任志之所往假言語爲發洩以曲盡其致於是天地萬物無不可供其陶鑄極其性情念慮之所爲而終之曰史公歷敘古聖賢之述作盡出於憂思之所爲而終之曰詩三百篇大抵皆發憤之所作也吾嘗謂人之生惟憂樂二端予與氏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泛論其恆理耳若夫人之生始乎憂卒乎憂者嘗什之九始乎樂卒乎樂者

僅什之一其他則皆始乎憂而卒乎樂與始乎樂而卒乎憂者憂樂循環比比是也夫先憂後樂則人必喜先樂後憂則人必憤憤則思發不能發於作爲則必發於言語吾讀王子懌民巢松樂府嘗不禁流連三歎也懌民家世公卿業勒旂常言在編簡懌民與其同產昆弟八九人皆以少年才名照爛海內其志慮性情欲率乃祖之攸行且將跨而上之者懌民之志與所處可謂甚樂矣乃時不我與自少而壯壯而老而今且已暮矣懌民歷思其少壯之所志以較其目前之所遇不得不發而爲言正言之不得而旁引曲喻之甚且託之於嬉笑怒罵詼諧雜遝之言其爲言也至於樂府莊生之所謂小言詹詹也今之樂府即俗

之劇本傳奇其事甚末然有風人之遺意大概託始於夫婦此關雎之所以作也今觀其所述之人與事必始歷盡艱危瀕九死而一生而卒之以富貴榮顯懌民蓋借先憂後樂之境以較量其先樂後憂之情其志亦可悲矣昔三閭大夫不得於君其憂愁之思託之美人香草思蹇修而不可得無不藉夫婦以明志懌民其亦此物此志也夫

終

巳畦文集卷十目錄
序
贈季偉公序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贈陶隱者序
送顧迂客赴陝序
送心壁上人歸廬山序
贈醫者環照上人序
以申五十初度序
金禹安五十初度序

巳畦文集卷十

吳江 葉燮 星期

贈季偉公序

康熙甲子之冬予南遊過嶺以南嶺南之人及四方客遊而至於斯者無不嘖嘖稱有季子偉公偉公蓋少年名士也及見偉公問其年二十有七爲浙人幼從其尊人官於粵已北遊京師及江淮間偉公所至輒有名蓋十有餘年矣今偉公年猶少而已爲老名士余嘗論夫名者爲世所知而羣稱之之謂也古之有大名於世稱爲名公大人先生者稽其故必有所以爲名者乃今之所謂名者大約皆能媚於世而世則從而悅之而稱之者也迹其所爲媚不

獨以貌言筋骨貨財媚且進而以好惡媚更進而以文章忠信媚且益進而以排擠激揚前人之道學經濟媚莊生所云竝其道德仁義而竊之者也孟子稱鄉愿之媚於世而曰奄然奄然者猶有所疑忌瞻顧之意未敢徑情直遂以行而天理人心猶未盡泯也吾見今之媚於世者略無疑忌瞻顧侈然以爲言放然以爲行其媚之所及施者人爭悅之其媚之所不屑施者人咸望之而世且從而譽之甚至爲喬嶽爲景慶甚矣名之時義顛倒紊亂旁見錯出而爲變態若此也今偉公之名乃何爲者迹其生平無一能媚於世而無一非忤於世者也偉公童年即事交遊今且交徧天下然與交者稍有不合於其心偉公必媚

然以羣其所未與交者稍有不慊於所聞亦必嫚然以罵其視天下大約少可而多否偉公蓋與名相背而馳者而羣稱爲名士何哉從來名者實之賓古者實至而名彰後世託名以求實今之實非名實之實乃厚實之實耳古者實在名之先今者實在名之後有顯名斯有厚實矣今偉公僑居萬里之外父喪不能歸毋老不能養借人一塵不蔽風雨數口嗷嗷日不能再食其窮可謂至矣而無一人過而存卹之者然則偉公之名直虛名耳安在人之知之而稱之哉夫世羣以媚而得顯名偉公與世爲忤而得虛名名之稱同而名之義則異矣雖然末俗不可以力囘而天道無不可以誠感偉公雖一窮至此乎其亦因其名而益修其身以俟之而已矣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張子超然世閩人康熙甲寅遭閩亂孑身避地逾仙霞嶺歷浙東西來吳中婚於常熟何氏因家焉嘉興戶部侍郎曹先生秋岳亟稱其才謂其詩與古文辭無媿於古人之有言者也超然居吳久之貧甚所與交者皆窮約坎壈傲世絕俗輩超然貧不可支乃思北走以遊　京師大凡天下無聊不得志之士鬱鬱不能抒咸棄其鄉里以走集於　都下以爲　都下者名與利之區也無論賢智愚不肖莫不顚蹶奔走於此謂由是焉則賤者可貴貧者可富也究之賢者智者或未必盡得愚不肖又或未盡不得故人各有所挾持而來不必有自知之明雖無必得之方而亦無必不得之患故天下羣相率而往焉超然今之智者賢者也其在　都也不知超然者固無論卽有能知之者大約時其居處飲食歲時以周其旅次之不給已矣嗚呼此豈能知超然者耶此豈超然之所爲得者耶甲子秋大理寺評事高君二鮑奉使廣西超然與偕行已復偕高君遊廣東且半歲高君知超然可謂深矣而超然貧如故豈非命歟超然產於閩避亂至吳自吳遊燕又自燕遊粵遊亦亟矣可若何哉乃慨然思爲海外之行卽異魯連之蹈其事爲歌詩以送之

是非毀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因乎兩有所求而事故萬端紛然錯出而不可止人能無所求乎人固難矣然求人與不求人其求自我操之者也若能使人之無所求乎我則求爲人之所操苟非斯人之徒方可語乎此也君相公卿大夫上下遞爲求者也自此而推富貴貧賤智愚勇怯有無多寡相求無虛日卽我能無所求乎人安能使天下之人無求我卽盡絕人之求我而充其極一家之中有父母子孫戚屬婢僕環而待乎我者皆其求乎我之爲子爲父爲家督爲周親者也於是非毀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類至而交起蓋爲人所求之難甚於求人也若在我斷

然無幾微之或有求乎人而能使舉世無一人之有求乎我此其人所處之奇而其志則非有道者不能橫山之左有陶隱者居三十年已畦居士居山右壤三年而未之見也友人有過居士述隱者之言曰自結茅茲山之陽一身所須無出此山者山田二三畝躬耕之可卒歲以其餘釀酒時得一醉粗有琴書足詠歌採笥蕨盤餐可時繼固無用求人爲矣然或慮人之求我也惟其貧而固求利者不來賤而憊求名者絕迹拙則巧者去之鈍則捷者遠之無一可爲世用何者爲世所求乎且行年五十矣環堵之中仰無父母無人求吾養俯無子息無人求吾育樹籬以爲戶無僮求爲我應門或日一舉火無婢求爲我執爨信乎沒齒不爲一人所求矣然我之尙有求乎斯世者惟一棺造物之將有求乎我者惟速化於是市材爲龕置於兩楹之間存以習其居沒以窀其歸又烏有所攖其中而擾其外者耶居士聞其言而喟然三歎也其爲古之畸人歟而進乎道可以勵末俗乃造其廬而願見之隱者出酒以酌居士居士乃爲歌詩以贈之

吳山之陰橫山陽蛟龍不蟄兮虎豹不藏屠酤在市兮牧豎在野若有人兮墨貌而儒裳金閶坂中百萬戶考鐘堂上羅笙簧寂然龕火遙相望知爾曾中吞雲夢八九如秕糠舉世皆謂隱者狂隱者竊言我乃不狂君眞

送顧迂客赴陝序

康熙癸酉顧子迂客以新例得授縣令將赴陝西幕府於仲春戒期北征其同學知交餞之閶門之澀顧子若有不釋然於中者且曰自束髮讀書至於今行年三十矣居恆竊不敢自菲薄視登上第位卿尹皆分內事乃今遑遑然若有所迫而以輸將急公趨功名之徑與旅進旅退者同事能無媿於諸君乎卽諸君知我非其好我則無以自解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謂之曰君之言知經而不知權權者所以善其經者也夫出處爲君子立身之大節然各因乎其時昔先師孔子之仕止久速總歸之於可者當其時也豈無遨上第登卿尹而隱微不克自問於可者乎君若爲邀榮鄉里炫耀戚黨計則誠媿矣君今雖壯年而親則已老先人所授產君以幕義好急人日漸銷落且盡門巷蕭然何以慰白髮之親今日之行古人捧檄而喜之志也卽自此以往膺不次之擢驟登卿尹君視之仍一抱關擊柝無負乎家貧親老之初志豈有所榮寵動其中而稍爲之遷易哉君子進以禮蹈其常經也有時進以義蹈其變權之合乎經也君子亦惟義之宜而已豈有所不足哉不知者援漢司馬相如以貲郎進爲比然相如之進也徒爲富貴顯榮耳觀其乘傳題橋縣令負弩志趨利而已矣君之詞賦才藻無媿相如而志則過之遠矣有何不釋然乎坐客皆曰善余遂書以送其行

送心壁上人還廬山序

心壁上人生於滇南行歷諸方足跡幾徧天下已開法席於廬山之開先寺康熙癸酉春出山來吳春暮將還山巡撫中丞宋公爲詩以送之凡與壁公交者咸屬和彙爲送壁公還山詩卷壁公屬余序其事或曰昔瞿曇氏不三宿桑下恐其有所執著而爲戀繫也爲之徒者當尊所聞而行之且既稱出家舍其鄉里室廬眷屬此身已如孤雲之聚散於太虛又何爲戀戀於所居之山而謂之曰還耶此無乃根塵皆有所住而執著於名相者耶余曰子之言是也然子之言爲修道者言之也修道者言之不可爲行道者言之也修道者遑遑然惟道是求恐心之有所執著而爲住世尊之在

雪山也修道也故有不三宿桑下之教然世尊未出毋胎卽已爲眾說法道奚待於修其不三宿桑下者現身說法也行道則不然道已成矣則以道覺一切眾說法四十九年是也世尊道場七處九會不一其地如王舍城耆闍崛山給孤園諸處所稱靈山不外是矣故當其修道不可以有所住心而生執著及道既成斯稱常住以佛身之常住然後能住一切眾之無所住靈山者非一切眾之無所住而住而得安隱者乎廬山壁公行道說法覺眾處也卽無法可說豈無爲一切眾住而究竟無所住者耶若曰初未嘗出云何有還是籠統顢頇語未可與壁公相見在請作坐客皆曰善余遂書以送其行

還山一重公案可乎

贈環照上人序 并詩

儒者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者以此言持已應事盡之矣然獨人子之於其親人子於其親之疾痛安危生死之際固有持正誼明道之說而親未必即安以生即出於謀利計功而親或得安以樂者則雖其事近於詭誦怪誕爲君子所不道然君子以爲苟有濟於吾親則雖迹涉誦詭怪誕亦無不可爲之則亦無不可從而信之環照釋氏之徒也彼固未嘗習聞正誼明道之言然彼愛其親之心愛其親而必欲其親生且安之心固無戾於儒者之說即其無戾於釋氏之說環照之言曰少時以父病瞽憂成疾幾殆得神授以藥而疾瘳而因以得瞽

瞽目術父年且八十矣一針而目復明因是其術大售於時夫君子於生死安危之際醫藥固不廢然未有弗道其常而豈雜以鬼神懼恍之言以惑人聽聞耶君子曰苟有利於吾親可見之行事者雖道所不存誼所不著即怪誕詭誦亦無所不可有則亦無所不可從而著之儒者且然況釋氏之徒乎余故樂道其事而繫之以詩一章曰

五官賦於天雙瞳譬晨曦斯須燭萬形而能鑒幽微惟彼失厥明猶蝕太陽虧爰有大醫王天工奪化機篤誠孚神明靈藥雲中貽服之等羽化妙術從此施皤皤白髮親眸子邈無窺光明隨一撥唱言良導師持此濟世人金針無不宜我聞發三歎此行遇招提至誠必符徵理契良在斯

從姪以申五十初度序

吾宗得姓之始春秋時楚封沈諸梁於葉稱葉公始以封邑爲氏歷周秦漢概無聞人自後若斷若續益不可得而考至北宋末今吾始祖石林公自北南遷於吳興而葉姓始著南宋迄元名賢踵起若諱時若諱顒若諱適若諱李諸公或位登宰執或職居卿貳皆以文章德業名世諱李者詩名播海宇其字太白儼然自居青蓮後一人自是以來吾宗支流派衍散居大江以南各爲宗支其世系譜誌縷晰可考合之則昭穆之次可序而不紊矣其分處所在若蘇之吳江崐山洞庭東西兩山松江之上海在浙者杭州嘉興衢州之龍游金華之蘭溪寧波之鄞衣冠迭興互

相輝映而在徽之歙與休寧者子姓實繁各聚而處咸以邨墅爲名大概皆以貲雄鄉里服賈四方子若孫咸世其業其居處服御禮節如封君既以此得厚實不復求爲名高若夫事文學力進取吾宗以此顯於新安者益寥寥矣乃今得吾家澗菴兄奮然興起以好古力學啟後昆更得令嗣以申彬彬繼序世其家學吾宗在新安者百年來爲特起之象賢大江以南可屈指數也澗菴上世居歙之紫陽里祖諱正朔以忠厚長者著里中實始遷吳澗菴於書無不窺究心天人經緯陰陽之學以其暇爲歌詩盈囊滿帙盡交吳中諸隱君子詩壇羣推爲宗主而澗菴於交誼久而愈篤以申自幼習聞其家教見父之所好亦好之見

父之所敬亦敬之尤能先意承志非僅從事菽水溫凊已也凡父之執友以申歲時尊酒共相勞苦澗菴沒後其誼益篤時與執友述先人之嗜好雖尙以爲悲喜從父某卒不能葬以申爲之葬從兄弟之孤不能自立者以申爲婚娶族及中表待以舉火者數家輕財好施親親以及疏遠稱量差等弟自中伊可以申曲盡友于每事推愛無有已子長君起高早歲明經發憤於誦讀以申以身率之克勵奮功名以顯父母爲亟亟時時以歌誦爲繼述諸君子咸歎澗菴之有後而歎吾宗在欽者爲一時盛事也今玆仲冬中浣爲以申五十縣弧辰戚族咸以爲不可無一言以祝以申正當强仕有聞之年其所就方熊熊直上諸郎君

相繼益大其門閭今玆特發硎之始方厚膺多福知爲善者之必徵也蹲祝諸公咸以余爲知言云

金禹安五十初度序

今上皇帝馭極之四十年歲在辛巳月在鶉火爲我吳敕授儒林郎候補郡別駕禹安金君五十攬揆之辰凡君之內外宗黨姻戚友人僉謂以君之地望際會既德充而徵諸符攸好而彰其福受爵於

皇朝上承高曾之休而後此之繩繩振振豈止玉蘊山輝珠懷川媚已也我輩豈能無同聲合辭進介君千秋之觴以光盛典予不敏以瞞瞞之老謬忝前行乃敢振裾聯袂執爵而前曰於盛矣哉予嘗誦詩天保之章慨然知古人之善禱善頌亦既一一詳言之矣夫天保之詩古之人臣所以頌祝其君之辭也頌祝其君之遐福而歸極於萬壽無

疆也其曰如岡如陵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如松柏皆舉一世之堅固永久見在之事與物以比擬之皆言其不遷之體而未嘗見其無方之用也讀其詩之三章有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予不覺作而興曰甚矣詩人之善言福之用而善言福用之遐此非可以見在之事與物之言盡也夫天地間之至無定者莫如川之流川之流莫過於大河河之源自塞外萬里而來無所不至而入於大海其未至以前不知其幾許蘊崇蓄瀦以迤邐而來而至也天地之日月無盡而河流至之日月亦與之無盡無一刻非河之已至卽無一刻非河之方至有無窮之未至以在其前卽有無窮之方至以繼其後無一刻不增無一刻有

滅無一刻有滅卽無一刻非增東坡有言是造物之無盡藏也卽詩人以莫不增之謂也然則福之用也豈可執形象之不遷者以盡之哉今君五十大壽此皆川之已至者也自此五十以後正如川之方至未有涯也雖然川之自然而至者此操之自天者也而能致其自然之至則未嘗不操之自人者也是何也今請以君之懿德卜之君之上世爲新安望族君之大父元甫公移寓吳中遂家焉君之考五雲公繩其先德益廓而大之至君之身承兩世之貽謀堂構孝友以教於家仁恕以睦於里閭門之內雍藹藹偕其內助汪夫人無善不臻無美不備閫黨交頌令嗣見在有四長曰天三行修而品卓才美而學淵棟梁

之器無不早卜其大受其次諸昆方在舞勺上下之年一一頭角崢然鸞翔鶴立蘭茁其芽益天之所以厚君者無不至而君之有以致天之厚者其德之碩而行之全譬之川之至而日日有放乎大海之勢其問之疏瀹利導與夫渟泓淵蓄日異而月新其壽與福之所至無方也正其壽與福之方至無盡也然則君之自此五十之壽以至百齡千齡其福之循序漸進如川之日至月至歲至或十年而至或百年或數百年而至是之謂受天百祿其增也豈有量乎故予不敢以岡陵日月松柏之諛辭泛語爲祝而敢以川之方至之一言爲祝凡今日之旅進而介景福者豈以予言爲不當如是耶君可欣然而舉此一觴矣　終

已睡文集卷十一目錄

序

積善律院碧天淨律師五十壽頌序

纂三峰漢老和尚獻微錄序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普明寺香嚴桂禪師語錄序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已睡文集卷十一

吳江　葉　燮　星期

積善律院碧天淨律師五十壽頌序

我佛世尊之演教也以無生法忍爲大乘果地夫法以無生爲忍更何有乎此身之生又何有乎此生之修短延促然而無生者法也有生者爲法之身也法之功用至於無生也從生有生要必歷乎身之有生而後得證乎法之無生也從生有身之因證法無生之果故世出世法咸以甲子爲壽而出世之壽實法位之大寶也有此大寶而六度萬行藉此以修藉此以證周徧圓滿無不具足斯卽世間眼現在之果相也積善律院碧公大律師茲當世壽五十緇素雲集歡喜踴躍忻遘希有以種種莊嚴種種供養宣揚佛事橫山已睡居士葉燮躬逢盛會乃稽首而作頌曰

有大律師波離後身圓通密印記前相承從寶華山播化吳閶南山宣祖先後紀綱雙執身心毘尼寶乘不起于座淨域超登我觀人世以期爲歲積期以登百爲上瑞茲期半百壽爲五十日劫相較剎那眇忽莊生有言萬物維齊彭祖爲夭殤子耆頤絜其修短彭殤何懸殤也匪延惟半百期過殤倍徒以是爲度將毋宜爾若云彭夭遠不及彭彭且爲夭半百奚論蒙莊教外固無足云我佛宣揚一爲無量今此五十無量安放晰此五十無量無量算數譬喻莫可名狀我佛又言無量爲一百千萬劫彈指

頃刻惟此五十云何以析總而計之非促非延促非數數延非時罣是義云何然乎不然我覩大師妙敷寶律無始以來性遮密執威儀三千五十三世四方劫數無極細行八萬八萬五十分積時日恒沙莫愆瞻仰大師化諸佛子三千八萬從無始始極僧祇品豈復能推恒處此座敦不依版普告大眾今此講域成住壞空豈能數及世眼相覩茲壽五十五十云何一句彌陀

纂修三峯藏禪師獻徵錄序

古者右史記言左史記事其言與事皆在國史爲一代之掌故所以信於百世也然在朝或間有缺略於是有採風之官搜羅在野之聞見上之於朝以佐正史之缺略其後採風之典既亡遺言軼事不得上聞稗官野史之家各以聞見爲著述在朝者或未盡足徵在野者或反有可據乃傳聞異辭漸失其實紛然異同夫異同由於是非是非由於愛憎好惡而毀譽淆焉史之不信實由於此故古之君子務多方博採以徵其至當較量揣度而折衷之以爲信不敢隨聲附和踵失實之臆說也此不獨儒者則然而釋教則亦有然者釋氏之書經教與論皆出於西土此猶儒者之六經同條共貫無異轍也其在東土者他不具論即如達磨西來遞分五宗支流派衍有一人必有一人之事與言或出其門人之記錄或出於旁人所見聞於是有彙而集之爲傳燈專而記之爲語錄其名號雖別而實則同苟其人無大中至正之懷明理見道之識其中是非毀譽各有承襲淆訛錯悞久而失眞祖而述之者各是其一說以爲家寶此猶儒者之有異端橫議也有心者能默無一言救正之乎此鄧尉現坐道場仁公爲其得法祖翁三峯藏禪師有獻徵錄之作也藏師生於達磨初祖千餘年後其間禪者之興廢盛衰不知其幾師起而重開千餘年來未開之面目自非一代偉人萬古作手何以克此師特於

千聖相承中遠紹寂音尊者近推紫柏大師其獨抉之秘
隻眼空羣可謂至矣乃一時僻論謂師闢法於天童悟禪
師而悟師之禪一棒當機埽除玄要師則單提玄要之旨
略通消息遂譏其逗於語言等於講席爲悖其師傳然此
訾議衆多之口不無以增上忮心而生愛憎巧借名色而
立異同承其緒餘搖脣鼓舌標榜法門訑然自竪亦可異
矣亦可歎矣仁公憂之爰集師平日閑讌之談偶述之論
發明寂音紫柏兩尊者之旨趣旁及一時諸公卿長者護
法之贈言凡傳序銘記之篇牘而列之以見天童三峯兩
尊宿師弟淵源妙同水乳初無異論彼爲謠諑之言自啟
矛盾之竇有同魔外直可談笑而破之矣又何煩辭說之

云云哉仁公一片苦心搜羅遺逸鎔異同絕朋比以正正
燈之未正勒成一書命之曰獻徵其擴清紹述之功眞臨
濟以來一大關鍵也轉出世法以救一世之人心挽釋門
之末造誠是編者可以識法位之正統矣

羅漢寺隱峯演禪師語錄序

天下之人才其可傳者不出窮達兩途三代以前達而在
上則爲君爲相其窮而在下如卞隨務光箕山石戶之流
雖至治之世其人不乏至周而孔孟之徒之外如晨門荷
蕢沮溺丈人之流見於經傳此外尚有姓名不傳者多矣
漢初有四皓後有鄭子眞司馬季主李仲元輩又哭龔勝
之老人其姓名來去總不可知此卽晨門沮溺之流也其
後人才愈多此一輩人邈不可得何哉彼其人皆負驚世
絕俗之資既已糗糠宇宙塵埃軒冕則其聰明志慮必有
所寄以自愉快而所造可以無所不至於是隨其資之所
近以自成其一家漢以前舍儒者無他途而欲高尚其志

行不得不出於遯世絕俗者之所爲自佛法入中國其理
精其道廣人之賢有才而或詭於中行者昔人有言儒門
澹泊收拾不住遂相率而往入其教以自特立表異如禪
宗所稱臨濟雲門趙州之徒其才力心思眞無媿卞隨務
光晨門沮溺一輩人者也雖然世之言佛者皆謂以空爲
宗以虛無寂滅爲教宜乎澹泊之稱在釋而不在儒然爲
是言者誠知佛之爲道其理深而非渺其言洁而非夸其
事遠而非誕則固非澹泊矣謂爲空虛寂滅可乎近代臨
濟之後如天童密雲禪師其所得之淺深固不易知而其
爲人卓然樹立與所以教人之道則固晨門沮溺之徒而
又能有其用者也羅漢寺隱峯禪師密公之嗣法孫也其

爲人誠實懇到固吾儒所稱篤實而有光輝者也去余家不數里數與往還晨夕知之最深隱公以其語錄屬余爲序余惟隱公所得於禪者姑不具論而推其師承所自來至於今雖然其盛之故可得而言歟自初祖西來傳心不立文字埽盡葛藤始知向上一著不從言語而得黃梅曹溪以來燈燈相印然至於棒喝交馳立地喪身失命猶未若臨濟德山諸大老之險絕也何者蓋宗旨則定以從上爲尊而宗風則恆以自後而峻然尊者有時而或降峻者有時而或夷雖道隨人立亦各因乎風會也自唐以來濟宗常盛而極盛於大慧杲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盛極矣乃嗣法者若存若亡遂爾中絕正法眼藏乃在杲公同堂之虎丘隆斯亦奇矣虎丘以後高峯中峯蟄關興繼起此一

盛也逮至有明隆萬之間宗風駸駸乎少衰天童密公起而振之直絕痛快竝臨濟之三玄三要一齊掃去爲濟宗中興一大關鍵福巖費公實密公第一座而後宗風宗旨直下承當源流斬然今日之普明香公則福巖之嗣法孫能繩其祖父者也余與香公交二十年自其行腳至坐道場及居退院無不歷歷在目香公時時以此事策予徒以頑鈍衰廢自弃有負香公一片婆心常竊自歎香公出語錄相示竝索余爲序然香公眞面目不在語錄余與香公相與眞面目不在序質之香公以爲何如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黃檗以三頓毒棒啟濟宗一枝蔭蓋天下其法源之盛直

大德必得壽此吾先聖之論大概壽以百年爲言而大雄氏之教則不然其言諸天帝釋梵王之壽動以億萬劫計比於人世之壽相去有不可名言者至於佛之壽以視諸天之壽其相去又有不可名言者佛壽非數可量故有無量壽佛其視成住壞空之劫如蜉蝣如朝菌如彈指猶不足爲喻直所云剎那頃耳然則人世百年之壽較之甫止踰涕之與巨海乎然佛壽無量於何證之亦證之於佛之言耳吾觀迦文世尊住世自降生至寂滅不過七十餘年世尊自謂說法四十九年了不異人世尋常之數計而一部大藏皆四十九年所流傳非於四十九年之外尚有未

宣之妙諦也然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何待說法四十九年就四十九年言之當知無一剎那不具足無量壽之理事然則歷成住壞空之劫爲有量世尊之在母胎與說法四十九年爲無量也故壽緣法表法以壽建矣寶華山定菴基律師見月體和尙之法嗣也秉律爲海內宗主自其降母胎出家行腳圓具足戒承事本師得受記莂嗣坐道場祖述優波尊者憲章南山本師提唱一切威儀細行現種種光明示種種法相自其世壽竝法臘合言之今春爲六十甲子夫六十之壽較之天壽佛壽多寡算數絕非等倫然此六十年中凡佛菩薩之無量壽與帝釋梵王之八萬四千劫壽無不於定公六十年中妙法攝盡而無餘

試問定公六十年來作何日月作何閱歷當如世尊之在母胎度人四十九年之宣示大藏等量齊觀無不可者豈有盈紙於其間哉今者十方緇素競持瓣香雲集寶華合十禮足於公之座下恭致頌祝余不敏敬承下風不敢以定公徵諸世數之壽以爲頌而敢合徵諸理與事之無礙以爲頌則現前六旬之壽安知非卽過去未來恆河沙劫之壽之量乎當有迦葉尊者聞予言而爲之破顏微笑矣

序
南昌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葉節婦吳氏壽序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從嫂史孺人七十暨姪婿千五十壽序
程節母孫太君五十壽序
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

已畦文集卷十二

吳江 葉燮 星期

萬貞婦楊氏哀輓詩文序

忠孝節義之事爲之一時其彪炳激發非不甚烈然古今猶有慷慨就死易之說夫死何得稱易論者謂其出於義理之性加以血氣之勇俄頃之間略無轉念斷然行之而不疑奮然爲之而不可奪非易也所爭者在一時其易在境不在人也若所處之境原無可死亦不必死而無所謝其責委其事出艱危百折中愿數十年茶蘗冰雪無所不嘗忍泣含痛於不見之地卒之補救挽回忠臣以此保其國孝子以此善其親貞婦以此立其家成其子昔人云死

易立孤難斯之謂耶其爲難殆言有不能傳而聞其風覩其事無不興起矣吾於南昌萬貞婦楊氏而三歎不置焉萬爲故大司馬忠烈公本支其居吳城鎮者公近屬也貞婦歸於萬名良斌良斌早卒遺三藐孤家門凌替值兵亂歲儉不解十餘年死亡流離比戶皆是貞婦挈三孤子崎嶇轉徙水涯山磡間一歲數易九死一生卒能以義勗其子勤儉以策其學業佐其交游拮据其有家舊三孤子成立人皆忘其爲幼而無父者喬木不移蘋蘩如故嗚呼可不謂難乎其操潔其志貞其才大所謂死者可生生者不婉者歟予偶道出鄱陽止吳城鎮聞其事適孺人長子諸生某以其母傳幷彙四方聞人歌詩哀輓之章成帙屬余

序之余既欽其事而與萬爲年世誼遂爲之序

葉節婦吳氏序

女子以節稱美德也然值人倫之不幸乃有此稱士大夫閫閾之家婦人以節著固善然所處既鼎族禮法所圄勢有不能易且所處豐腴資身無弗具亦足以終天年節也然未可謂之苦節節至於苦人倫之不幸而又屬人事之窮忍死以待須臾在上不能知同儕弗能傳其事至悲其境至苦閫之足爲感歎而可無言以表乎洞庭東山吳氏世耕讀兼貿四方有女歸於葉之子名時槙葉亦以耕讀兼賈吳氏歸葉五歲時槙亡於六合吳氏攜幼子奔其喪其不欲生者數矣攜其喪歸葬洞庭葉世貿而貧甚吳氏所以經營門戶衣食計悉出自一身力孤子九歲竟死吳

氏之欲死又數矣其生而猶死死而復生饑寒迫之親戚遠之如是三十餘年而氏年六十矣此眞節之苦者也夫士大夫縉紳之家其節義之事勢力所便每得邀榮國與若閨巷之家其節苦而隱微不彰者胡可勝道葉余宗也吳亦世爲姻族余故哀而敘述以表之

顧母金太孺人壽序

人情之所甚欲而難得者莫如壽人情甚欲夫壽尤莫甚於欲其親之壽則姻族戚友羣相率具飲食玉帛以致慶所以愉快其親之心也然今世俗所羣焉以爲親壽者往往藉當世富貴顯榮之事以耀耳目榮閭里彼徒見富貴顯榮之可悅而未知我所自有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爲賢人君子之所難得而可貴者以將其親而爲愉快者也且夫以一身之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以將其親而壽之如有能合一世之賢人君子仁義道德文章聲譽之事我悉能取之而致之以將其親而壽之其爲難得而可貴愉快更何如也彼

世所稱富貴顯榮者未必其皆爲仁義道德文章聲譽而能無媿者也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古所稱天爵原所以爲得富貴顯榮之具故其未得也具優於已無害乎君子之終其身其既得之也亦若其所固有然則親之所以望其子與子之愛其身以愛其親而以爲壽其孰有榮於此者乎如我友雨若迂客俠君三顧君之母金太孺人之壽爲足述也孺人爲吏部松交先生側室富貴顯榮素所然矣克相夫子以教於家雨若早歲成進士令循次得百里才百未始展一迂客俠君俱自童年即以文章名海內三君皆以仁義道德文章聲譽富於已雨若已從政事君迂客俠君奉太孺人以居益勵志於學而博於取資凡當世之

壽從嫂氏史孺人七十暨姪雋千五十序

吾宗先世自郡洞庭東山徙吳江分湖之濱子孫十餘世聚族而居三百餘年土人稱爲葉家帶此葉氏之大宗也其分支居西南三里者爲池上派池上者地瀕湖中窪十餘畝淹沒菰茭灌莽間蓄水淳泓其中先曾伯祖工部文湖公之仲子太學後湖公樂其地乃芟荷葦闢爽塏築室其上以居焉益蒔花鬯石爲園亭當是時世家之子孫襲先人餘庥上之讀書自奮繩其祖父卽不然封植自好家累千金有園池之勝場圃之樂優游以卒歲此固有家者後人之厚幸而亦遭逢盛世異平之所致也後湖公季子曰爾端公有三子其仲子庸余從兄也自後湖公再世而產益落爾端公嚴課子庸勉之曰我高祖黃門公以進士起家爲名諫臣爾曾祖亦以進士位郎官有聲鄉黨今降而韋布又傷貧此我日夕惻懷者也爾顏頭角於兄弟間誠能上紹高曾下得復先人之墜產予之志乃少慰耳於是子庸勉勵自奮得補諸生然終鄙於遇不中壽卒嫂氏史孺人煢煢苦作以治生久之得盡復先業宗黨以爲賢而能無何興朝鼎革分湖警於盜居帶上者悉散之他所池上亦幾不保其室廬而先業又盡廢余惟有明之季吾宗羣從衣冠稱一時之盛而家號素封者比比也遭時多故盛衰頓異素封者皆不繼饘粥有不能守高曾之規矩者子庸之子雋千慨然於學者治生之言觸霜露冒塞暑奔走其力內以養母外以時時周急宗親然僅克復先業之半而艱難倍之遭時有幸不幸也今季秋四日爲史孺人七十帨辰後十日爲雋千五十初度吾宗咸謀舉觴而屬予爲一言予惟追溯雋千三世盛衰屢見史孺人閱歷終始荼苦備嘗今有子有孫子得備甘旨孫克勤誦讀自今以後當期有盛而無衰有興而無替子克富於家孫克進於功名雋千其勉之雋千之子若孫又益勉之矣

諸君子所作寫高松古梅修竹其下爲靈芝以壽其母孫太君五十帨辰者以示予曰願有言爲母壽予惟天地之生物也既賦之以其質有質而各有其性而後乃克成其材然造物既賦其質與性之後亦不復操其權聽物之自生自立自成於天地之間充其所至而各爲傑出之材已矣惟夫其質之美則其爲性也堅固而不易故境遇不足以動之時會不足以量之有人事之窮乃能得乎天事之通積乎憂患而出乎安樂此事理之有可必者凡物有然惟程母孫太君之至貞苦節有可援以相發明者太君產於名族其爲女也孝於親能盡子職所不能盡歸於程程固新安甲族然祖父以詩書筆研爲業不逐四方計什一門以內蕭然屢空太君操作以事舅姑晨昏菽水事事必盡心力舅姑如不知其家之貧者僅七年而夫子沒當是時姑老子僅襁褓家極貧有不堪終日計太君飲涕咽聲持家門膳高堂教幼子二十餘年閱歷益有不忍言者矣今者汝諧成立爲彥士通經博古盡交當世之賢大夫士聲譽日起能以文章道德立身揚名以事其親回思太君出艱難冰蘗中今日得就養無方之樂可不快然於是母是子哉余乃慨然於太君之貞之節猶喬松挺生巉巖之上飽風霜凌冰雪高出於雲表竹之勁節不倚青青無瑕梅之香不與凡卉競芳於陽春獨標冰雪之骨具茲數美宜乎毓靈芝之瑞爲壽徵矣諸君子之合寫此圖也能仰窺乎造物生材之意而揆諸人事之宜其不言而喻矣乎然余竊更有請於諸先生者是圖之後更寫一圖爲高岡豫章幽谷芳蘭蓋以棟梁之材俾出幽谷而爲國香預爲汝諧他日券以期汝諧者祝太君太君當必矍然而色喜者矣

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

予杜門橫山友人有過我者盛稱郡城有兩馮子年甚少才甚高有機雲之日蓋耳之有日矣一日兩馮子扁舟過我草堂各袖出其所著以相質予既嘉其儀度翩然才情直上及讀其所爲詩文益喜所見之過於所聞也余以謂二子天賦之美然必內而家庭之間學有源本外得賢師友羣從薰陶之力故至此前之則其尊公漢尹君抱經濟才應遊大江南北爲秦楚滇蜀節制大帥幕府上客一時赫然有聲予乃信二子學之有本也已又詢之則漢尹君捐館久矣二子卑孤又何以得此二子潛然淚下因言自幼無知以至於今皆母氏仇孺人以慈母爲嚴父先人未

竟之緒我母於荼苦拮据中百計以身肩之俾孤子得成立以比於人也予聞其言不覺愾然興嘆歎曰世固有婦人而丈夫如是者乎夫婦人之德之才不過相夫教子二者而已然相夫幸也教子不幸也何也感古來婦人以教子著名者皆無父之孤也母之教孤子與父之教子其艱數倍必慼憂患冰檗風雨漂搖有德無才不能教有才無無堅忍力不能教有力有才無無猜之貞不能教備是數者卽先賢所稱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人也謂之閫以內之君子可也尙得謂之婦人乎此不幸中之大幸也孺人爲碧香山人仇君女學有家法早歲歸漢尹君所以相之無不至中饋女紅悉織末漢尹君所至王公饋遺累千金漢尹君落落不事生產揮之必盡及卒無二頃之田內外無期功親可爲將伯之呼室內長物如掃非孺人之才之德之力而易有今日乎兩馮子之才與品其趨於大成也可操券而取今丙子中秋爲孺人五十設帨辰兩馮子請予一言介觴子爲述孺人之能所難能竝以勉兩馮子者以爲孺人壽孺人亦可欣然以慰矣

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吳漢槎書
答沈昭子翰林書

與友人論文書

吳江 葉 燮 星期

非面奉諄教僕退而三復大約以僕論文過嚴少可而多否謂文章一道不可以一律論要各成一家之言而止無以彼此之見相軋若必繩以一律則似乎偏恐非大中至正之則足下之言可謂平而恕虛而明僕未始不敢謂非然也然僕竊嘗於此反覆思之少有所窺敢因明論而具獻之可乎夫文之爲用實以載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以察其異軌殊途固不可執一而論然又不可以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今有文於此必先

徵其美與不美其美者則人共譽之曰美彼文而美固可譽也夫固有其文之美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通也固有其文之通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是也固有其文之是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適於道也今試舉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彼美而未嘗通者六朝之文類是也通而未嘗適於道者司馬遷等之文類是也是而未嘗是者莊周列禦寇之文類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層累進之以至適於道而止道者何也六經之道也爲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未有能知之能知之而實未能變而通之者也夫能知之更能進而變通之要能識夫道之所由來與推夫道之所由極非能明天下之理達古今之

事窮萬物之情者未易語乎此也僕嘗有原詩一編以爲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聖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爲文者亦格之文之爲物而已矣夫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合而言之則凡經之一句一義皆各備此三者而互相發明分而言之則易似專言乎理書春秋禮似專言乎事詩似專言乎情此經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爲言則議論辨說等作是也因書春秋禮之流而爲言則史傳紀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詩之流而爲言則辭賦詩歌等作是也數者條理各不同分見於經雖各有專屬其適乎道則一也

而理者與道爲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六經之後其得此意者則庶乎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爲不悖乎道矣夫文之本乎經者襲其道非襲其辭如以其辭則周秦以來三千餘年間其辭遞變日異而月不同然能遞變其辭而必不能遞變其道蓋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千差萬別總不可越非可於此外別事旁求用其私智而能成一家之言以自鳴於古今者也即其人之言幸而當時稱之後世述之而總不可謂之爲文即天下有自成一家之文斷無有自成一家之道若有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道不合故不可以爲訓也即如莊列司馬遷之徒則更自有說六朝不足論莊列豈非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道不合故不可以爲訓也即如莊之外篇叛道尤極而其書卒不廢蓋與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徒以一家稱也但不可謂爲是而已司馬遷之文固知尊向六經然徒能貌其郛廓耳於道雖未能適其志則道也故其自謂成家可也竊怪後之人尚不能知道與非道之辨其所爲右有無所不可而用意所根柢處必一定而有在譬之古帝王相傳惟一執中至於所尚則有忠與質文之各不同然豈以所尚不同而執中之傳亦各有不同者哉又豈以執中之傳同而所尚亦遂必出於同者哉故文之爲道一本而萬殊亦萬殊而一本者也夫所謂成一家之言者其獨闢此一家者乎抑祖述彼一家者乎若其獨闢則古今以來數千百年必無至今日而忽有獨闢之道且何所據而謂之成若其祖述則所述之彼一家是又一家矣彼是道非道不可知漫然而襲之安得謂爲成家乎既以襲之矣安得稱爲一家之言乎譬之天地間其籟有萬總謂爲聲如鸞鳳之和鳴簡韶之雅奏聲也寒蛩之啾嘈蚯蚓之

鳴竅亦聲也彼蛩與蚓何嘗不自成其一家之聲然與鸞鳳簡韶同類而稱其聲之成也可乎故一家之言乃其人之

文又在揚雄所詘雕蟲小技之下不識所成者何家乎且莊列司馬諸人之文爲之於周秦漢以前以創闢之人爲創闢之文稱作者可也若後人踵而爲之於今日則何異於狗狗何況等而下之者乎僕嘗論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爲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關於天下古今者雖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後人不知言之而我能開發言之故貴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摹倣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隨聲附和言之則不如不言之爲愈也所以古來作者有言謂之立言以此言自我而立且非我不能立傍無倚附之謂立獨行其是之謂立故與功與德共立而不朽也然其爲言有端焉

有緒焉或以質勝或以文勝或借援引以明或據才辨以見其指諸辭有不同總不能外乎夫子辭達之一言要以辭達意不以辭飾意必至剽字竊句求異標新不則隊陳相因附會希合究其初彼原無意即以辭爲意問其所旨彼且茫然不自知世人見其斐然麗然亦或羣然稱之僕所謂文雖美而無如其不通何矣可勝道哉且夫辭達與不達亦有淺深之不同本無意而辭不達無可達也有其意而辭不達不能達也能造意而辭不達不達不達乎道也自以爲達乎道而辭仍不達非道之辭難達也進乎此而辭能達者其辭皆道也如是以抒其志慮發爲議論徵諸見聞考諸往古平奇正側多寡繁簡不襲不臆屏隱怪黜庸腐歸於辭達其意意達其道而已斯爲天地古今之言而豈一家之言哉於此而或有未盡善則徐以辨其工拙察其巧力所爭在毫末之間但根本既定則無適而不可矣此論文之極則作文之本原因足下之詔我故敢竭其區區而不自知其言之罔且誕也幸足下更有以教之

弟自黜廢山野於今七年矣生平知交故人從無有聞問
齒及者而弟益自遠弃不復與世酬酢一切情文都絕故
人亦未嘗有辭相責備蓋相忘有斯人也久矣仁兄忽枉
扁舟過我草堂脫粟歡然襆被信宿不以弟貧賤廢弃而
勤勤懇懇此古人之事非可求之薄俗者也仁兄從容詢
及弟廢弃之由蓋弟獲戾以來絕不欲白於人久矣且用
世之念已絕使置辯人必曰其殆希復進乎非我志也仁
兄能知我者也何不可言耶儻不厭聽敢詳述之弟於乙
卯謁選得寶應六月受事明年十一月被黜在事僅一歲
有半而罪過叢生怨尤交作自上官以及親交咸思釀禍

而趨其敗皆以爲縣令者官私之外府也有令若此不如
無有邑爲南北九省之衝舟車便道枉過者日數十輩其
意皆有所爲弟寧不知此然不幸値萬難極窮之時勢寶
藩庫撥補司主　君艱難勒指其意蓋欲該縣掣取空批
而不遽也衙怨實始於此計一歲司庫之發不過五分每
分又七折又抑配低錢一歲萬兩之額至是僅可二千兩
矣又十四年裁減直至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始奉司檄飭
知十五年裁減至本年十一月十六日飭知兩年未奉飭
知以前之日月其夫馬工料悉照未裁之額給發歲正月
朔爲始不得遲一日不得絲毫拖掛及奉裁減之文悉係
已放之目而藩司則照裁數於現撥內扣除已放夫馬工
驛站在本邑扣銷者僅四百兩有奇外俱申請藩司撥補

料檄令追補不識問之馬乎問之夫乎故兩年間揭重債數千兩撥補裁去無可抵償弟謝事至今每歲債主來山中追呼徵索彼徒見四壁蕭然久之亦遂罷去由是言之當時情事可知矣而或者曰做官者甯僅在此取之地方必有道矣亦思作吏之取諸地方者非錢糧卽詞訟邑之錢糧如彼取之詞訟非滅天理喪良心倒黑白是非敲骨吸髓則不能得所欲世固有行之而輒效者矣弟思上有君天甯有心肺每見有司公堂之榜皆爲視民如傷天鑒在茲等語非不知善之可慕惡之當戒及措諸行事則不然何也弟每清夜捫心使自一金以至十百千明不可告君父幽不可質鬼神外不可告人內不可問衾影有絲毫

昧心則弟闔門十餘口天殛其軀俾無遺種矣當是時邑有二三極大獄他人值此必踞爲奇貨皆可攫萬金如萬鄉紳之盜案王逆督之簿錄周姓之勘湖田弟皆矢之以公行之以恕邑紳有詈弟爲愚且戇者仁兄北上時道出寶邑可歷數以問其民而徵之者也入　都時可問邑紳之在　朝者而徵之者也弟固知以若所爲必無濟或勸弟通塞氣以求齒牙之援弟固力不能且不欲甯事敗而終不悔故弟之被黜非獨衆人以爲宜至親切友亦以爲宜非獨不肖者以爲宜卽世所稱賢者亦以爲宜謗譸詬厲微微欲割從未聞知交中有一言剖白者此子長所以歎鮑而亟善貨殖傳也大抵鑠金銷骨之論倡於　都下

傳青蠅藪豈空中樓閣弟俱付之一笑毫不置辨然其中二事傳聞異詞因事失實有須剖明者一謗者曰浚民及貢菜傭竇邑額有土稅歲五百七十兩有奇其款目部頒之藩司藩頒之府縣刋木榜樹之務所內一條菜茄瓜茄蔬韭之類每百斤納銀四釐若論宜蠲也須詳上官達部當軍餉急他項悉量裁充餉使申上臺達部必不濟若竟免諸民須以己橐代輸計蔬菜之稅一日四五百文不等已橐亦何自來哉孫樹百固嘗蠲茄菜之稅以邀譽矣樹百於兩河要害及賑荒二項共乾沒數萬金蠲蔬菜之征特萬分之一耳近來郡縣有司百凡作爲動曰捐俸竇邑官吏俸照蠲徵分數扣減知縣俸僅二兩七錢有奇而動

曰捐俸吾誰欺乎舍捐俸不識以何項代輸乎夫利不在官卽在民官之利未有不取之民者若曰以己橐代輸是卽取之民以代民輸耳此猶强取東鄰之粟以賙西鄰而曰吾以厚鄰里也可乎謗者又曰販鹽魚以市利此則舍親馮姓者久賈江淮間豈爲官而禁其親戚之爲商賈乎彼持本以營利何與於官若馮姓假官勢以漁利邑民最刁卽走告上官矣且一絲一粟弟從不以官價取之民而親戚敢爾乎若云令之親屬不宜商賈於地方則今日之居積接廛貿易連檣在通都屬下者比比而是更有置良田萬頃於所屬者矣昔人所云但見其上何至縣令則竝其親戚而禁其爲商乎此亦事理之較著者也抑弟之獲

罪又不止此寶邑北則山陽南則高郵漕河關係利害相等十五年大水黃淮交溢匯內地諸湖山陽釣魚臺高家堰及高郵清水潭俱決寶邑東西兩岸河堤一百六十里弟皆夫救護寢食於堤三閱月幸獲全凡河夫例隨工之緊緩大小多寡派民以應大約鄉紳免十五督撫掾史免十三其應役者皆水灾饑民鵠面鳩形死於役者什二三弟惻然傷之凡紳掾槩不免淮安諸紳恨弟入骨葢淮紳之產大半在寶邑故也交口媒孽職此之由厥後山陽高郵塞決之費皆以鉅萬計而寶應止一塘修不及五百兩上官猶以浮費駁減撫公露章且曰本官扇懦性成河漕驛站百事廢弛此又可付之一笑者矣大抵弟之不才性

答沈昭子翰林書

伏讀來教辭命諄復謬蒙奬借燮竊自幸其所得之有所正終不覺惶然媿汗之無從也燮幼遭世故未嘗知學及乎壯年隨俗習爲詞章好六朝駢麗使事屬辭餖飣藻繢未嘗從事於六經而根原於古昔聖賢之旨於舉子業習經之外略未有所知也卽習經不過獵其皮毛歷其郛廓於一經之堂奥骨髓終茫然也近數年以來旣以無用於世木石鹿豕之餘稍稍復親書卷始益厭雕蟲餖飣之技而盡挾去之思從事於古昔聖賢之經學纔有其志而自顧年已老矣嘗觀古之人畢一生之力止能終始一經稱專家卽一經之中古人又有分而專之者如春秋之有左

公穀傳詩之有毛鄭等氏又各分肆而不相屬凡經皆然蓋古之學者於誦習之下思窮見乎聖人之旨蓋若是之難也今之人動曰經學豈變垂老之年而敢妄冀此乎無已則於詩文一道稍爲究論而上下之然又不敢以詩文爲小技旣已厭棄雕蟲餖飣之學則此亦必折衷於理道而後可然於古昔聖賢之旨眇乎其一無所聞而竊妄爲論說旣不能起古人而折衷之廢弃之餘又不獲望見當世之有道大賢操作者親炙而就正焉其謬日甚一日痼如菑者處於闇冥之鄉聾者處於無聲之地且其僻日痼如菑者處於闇冥之鄉聾者處於無聲之地且不自知其爲菑不自知其爲聾終於無所知而已矣乃幸於當世之有道大賢而操作者之柄者得吾先生又託素交之末日者面奉話言茲復惠以明教燮竊自思維先生之文章經濟爲當世所宗主而學則根柢六經無所不窺上以胎合於古昔聖賢之道而下以待後之學者此其學甚鉅而爲道至遠也若視燮之所爲文至陋矣此猶鵡鵬之於鳩鷽豈在其耳目界分中者哉乃故爲誘掖之奬借之進之於不屑教之列實竊自幸今而後燮之文果可無戾乎當世之作者乎卽可無戾於古昔聖賢之理道乎燮初不過姑妄言之期於世亦妄聽之而已矣乃今得就正於先生先生之一言以決其從違是非焉而後始知免於妄言之誕而幸其稍有所得也然燮旣以不學而未聞乎道質復鈍魯習於迂僻旣久與世每多齟齬昔東坡先

生滿腹不合時宜變何敢上幾往哲而不合時宜竊嘗妄謂有是近且屏居窮壑之中與世不相聞問時宜之合與否總不自知或偶見之筆墨觸處不免莊周有言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變非不自知其爲魚鳥麋鹿也私心惴惴焉庶幾當世操作者之柄者見而正之尙有改而進之魚鳥麋鹿之羣者乎乃今先生從而誘掖之奬借之將使魚益堅其爲鳥麋鹿益堅其爲麋鹿也且不復知天下之有正色正味其戾於是亦何適而可哉竊恐其非之益遂而無所底止矣夫先生之鴻文碩學旣已久懸世之矜式模楷其淺者人拾其片辭隻字以取榮名登顯

爵其深者垂於百世之後皆足以感發而興起乃過自謙抑以如江如海之大集面備酌於溝瀆之涓滴若燮者而命之爲言夫溝瀆亦烏能知江海之分量哉有不媿汗而無所措者乎使命遄旋不及縷布春王擬叩新祉賁拙文請正不宣

終

已畦文集卷十四目錄
墓表
西華阡表
金孝章處士墓表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處士程奕亭墓表

已畦文集卷十四

吳江 葉 燮 星期

西華阡表

嗚呼惟我顯考虞部府君歿於順治戊子其子燮值時多故未遑卜吉權淺葬於我大父學憲公之兆域越康熙丁卯五月始卜吉西華之阡燮貧且廢無交游不能丐當世大人先生懸縪之辭永之墓版自惟無狀又不敢不有以表諸阡爲垂後計惟我六世祖都諫公以進士起家治我府君五世皆成進士踵接也府君年十一學憲公卒學憲公歷官以廉節著聞所貽僅給饘粥府君幼孤外侮疊至備歷艱阻勤學自奮以成立天啟甲子舉於鄉明年乙丑

成進士時大學士秉謙爲魏璫私人遣人招府君苟來謁庶常可得府君辭絕之簿仕改授教職陞工部虞衡司主事一年以馮太宜人春秋高陳情歸終養府君在朝日淺且位散寮趣官守清苦自矢嚴一介之取既歸益甘澹泊親榮利若浼已太宜人卒終喪遂絕意仕進家居杜門一榻書卷蕭然生平口不言錢手未嘗一持錙如畏執熱性嗜儉約常食蔬間日一肉裹衣必以布無寸絲自幼至居官不易也處世接物坦易樂與而是非必以直凡地方公事不便者力言之當事不市恩不避怨有時過於激亦不斬也親族友以婚喪葬緩急者雖無餘必減己以應喜釋氏言著楞嚴彙解金剛經參同契嘗獨酌吟咏竟日詩文

取適意不拘拘摹倣古人有集二十卷兵後什不存一二傍通六壬奇門星家堪輿之學皆抉其奥著納甲納音貴人等論爲緯學辨義四卷暮年薙髮爲浮屠於杭之皋亭山卒於平湖孝廉馮兼山之別墅耘廬兼山馮太宜人內姪府君既爲僧義不可歸兼山來招往依之以終府君成進士三十年始終刻苦殆過寒士所居堂名清白學憲公所貽也府君每指堂額以詔變等曰我家自都諫公以來五世食祿所貽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顧不敢忘我雖貧不爲戚戚囷窮安命可以自怡汝輩若能興起繼志吾願畢矣小子變謹泣而志之府君生於明萬歷已丑卒於順治戊子享年六十顯妣封安人沈氏憲副沈公諱琉女沈

爲吳江甲族安人事親孝教家禮事事克相府君之美嫺詩書以古大家爲師生於明萬歷庚寅卒於明崇禎乙亥享年四十有六生變兄弟八人惟幼弟儴早殤變五兄一弟俱諸生授室或夭或早卒兄佺年四十五倜年十八倌年二十二侗年三十七僖年二十變弟竽年二十七惟侗有子舒崇康熙丙辰進士中書舍人亦早卒餘俱無後可悲也變孑然一身才卑力拙更貧賤廢弃不能奮發告無罪於前人沒世有遺憾不揣愚不肖敬撫府君生平大略

處士金孝章先生墓表

康熙歲乙卯有吳處士金孝章先生卒其門弟子僉謂先生至行潛德法當得易名爰集議私謚曰貞孝先生其在易之遯九四曰好遯君子吉九五曰嘉遯貞吉上九曰肥遯无不利夫遯之初二三曰尾曰執曰係皆有厲而四之好五之嘉上之肥皆吉而利何歟且遯者與世違也上九違之至也居天下之至窮所以爲瘠也而係以肥乎先儒有言遯以最深爲美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不如上之遯故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瘠于躬適以肥乎道何疑之有吾乃於貞孝先生見之矣先生少尚氣節以任俠自喜從父衍禧公官甯夏躍馬挾矢馳騁絕塞間已徧

遊燕趙齊魯自淮以北無不歷遇古人遺蹟必慨然憑弔久之嘗乘罢駕馬日暮失道絕阬越谷頃刻二百里間道帶星馳還諸邊大帥爭欲幕致之先生弗顧也既歸思爲用世學盡弃所習好就制舉文日進聲溢士林鄉先達咸推重之屢試於鄉嘗得矣復失主司惋惜世傳其文明季四方多故先生見事日非壬午之試三場義俱畢忽撫案曰此何時博此一第乎塗其卷而出始有遯世志甲申以後先生益砥初志於是屏絕塵務蕭然物外二十餘年卽饑寒交萃終不向人俛首託寄高遠自稱吳會孤雲當世有清眞絕俗之目嗌先生少以意氣自許稱俠士中歲折節讀書爲文學之儒既晚遯世无悶爲獨行君子先生一

變表

生之學屢變而益進底於成德者如此先生事親孝家雖貧生必盡其養死必盡其誠終身必盡其慕於同氣咸以是推之惟貞惟孝不媿其名好周人急宗戚友之無告者已無力必盡力爲謀之得當乃已幼卽能詩少年所歷遊地多弔古之作後益工倣蓍作亦益富四方踵求篇章者無虛日彙集若干卷皆可傳旁工藝事書法與繪事兼稱絕世爭寶之卒年七十四可不謂遯之肥而得其終者歟先生諱俊明字孝章蘇之吳縣人其先世系祖考竝配與子孫若葬之年月墟里詳誌墓文茲不列余與先生之子侃善得先生一生大節之彰彰者而表之石

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

皇清順治乙酉大律師三昧和尚將示寂以紫衣戒本付其第一座大弟子見月大師嗣法於金陵之寶華山師旣嗣法益大振律宗圖海以內莫不震動葢自南山大師以來律宗中興未有如師之盛者也師之密修實行不能殫述總而言之威德則萬行莊嚴精進則六度總攝持已則嚴以厲爲人則悲以切福報無一方之不應成就無一息之或淪大哉至乎莫可得而名言矣師產於滇南始依乞敎繼探賢首賢首敎法師亮公勸師北行曰欲具足大戒非求三昧老和尚不可師於是北行道行德範所至感動欽敬雖經宿暫留隨在升坐說法爲一切利益方便至潤州始得親承昧老和尚遇合之奇感孚之捷猶神龍歸大海爪牙鱗鬣脫體神靈遂於律制之淵源流派徵一得百靡不貫通焉充上座析義敷文抉微洞妙旋爲教授臨壇證誥弘化無方時寶華草創百度殷繁師以敎授兼院務庀材鳩工罄智殫力越三年鉅工告成其弘麗雄傑大江南北梵刹所未有也及嗣坐道場於是申嚴律制結戒立規法衆雲集遵循率由凜如秋霜藹如冬日當是時

皇朝初定鼎寶華四面上下姦宄充斥官兵剿勦謂盜且潛寺中遷怒僧衆禍幾不測師先是以好言勸誡盜遠去而以誠釋大帥之怒全寺安僧師之不思議力也壬子歲饑師於華山西北慈應禪林倡檀那施賑設粥食飢民全

活者數萬人師之慈悲願力也戒壇向以木築師易以石
闢土之夕壇殿生光五色上騰明如晝有目共覩師之威
德莊嚴理事無礙者如此師初行腳自滇而北始經寶洪
大覺寶慶報恩繼歷南岳黃梅廬山走中原抵五臺復南
行往復萬餘里時所在賊氛熾毒師備歷奇險重趼凍餓
九死一生惟一念求師爲大事處之泰然及遇本師本願
圓成智行益勇昧和尚於淮安之檀度金陵之報恩蘇州
之北禪松江之超果秀水之三塔會稽之能仁共推期場
殊勝皆師贊助爲多及主法席以十事誓眾如革化主黜
私厨說戒不獲單不領疏方丈均作務種種諸法師既力
以毘尼自任諸方來禮請開戒者歲無虛月師以本山務

倚者九旬所以檢束身心微細不使毫忽有間師一生兩
舉行焉生平未嘗體掛一絲囊蓄一錢撰述大乘玄義正
持會集作持續義僧行軌則黑白半月及正範諸書以覺
後學師持己之嚴厲爲人之惻切者如此師所至坐道場
凡緇素四眾善信男女雲合景從塡街塞巷飯命頂禮發
於至誠前後說戒七十餘期門弟子合以數萬計成就入
室大弟子五十餘人雖窮陬僻壤茅菴蓬室無不有師之
戒子在焉始終無片紙疏募走諸方聞其風者自邇及遐
檀施之資不謀而至委若丘陵供佛飯僧之餘散之大眾
或作醫藥布施不使稍留閫維之日百里之內男女老幼
哀慕追送充溢山谷香花滿路鳥獸奔號其福報之廣被

成就之弘深者如此原惟律教始於優波尊者爲世尊綱
紀嗣後律燈源流世代時有絕續南山大師之後實惟昧
和尚振興之而師以大人相繼起再世重光凡前人未竟
之緒益擴充而恢大之直紹靈山綱紀然後一切學人始
知如來毘尼眞制徹鉅細貫精麤大矣哉至今日而重開
面目矣師之威德精進持己爲人福報成就種種廣大種
種深微於莫可名言中略書其梗槩如此若籍貫家世壽
臘諱號與踐歷歲月詳德行碑茲不具康熙癸酉橫山葉
變撰表

杞縣進士文林郎德清縣知縣馮君墓表

康熙丙子中州馮子泌遣一介二千里馳書來以其顯考文林郎貞文先生狀屬予文以表諸墓且曰誌銘以藏諸壙表以樹諸道微先生文無以稱敢請余惟先生之文章道德於義當得易名既不得諸朝先生之門人以先生之生平不可沒也遵古人私謚之法謚曰貞文先生稱其德也夫貞者正而固也古之貞臣必以節著故貞於義爲節然在易節之卦辭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曰苦節貞凶悔亡既曰不可貞又曰貞凶若是乎貞未易言也先儒吳氏曰節之爲用中而能節則爲九五之甘中而過節則爲上六之苦過乎中則不可貞也安定胡氏曰上六居無位之地

行於一己苦節於一身則悔亡過節於身外則不能無悔乎乃深歎先生之貞爲能合乎節之中宜其可貞而始終無悔也先生成進士爲明癸未凡人初得一第不能無侈心始患得既患失乃益復患得當是時物議推先生宜館職先生辭不就請就百里且曰詞林貴官豈不樂居但今時何時也我寧爲一邑吏善全於外可也明年甲申北都陷同時溝要諸公大半不可問先生獨得幾先以全而無負於國此非先生守身之節乎其筮仕令浙之德清時事且益亟凡人不詭於觀變必肆爲封殖計先生盡心所職不期年大治卽謝去去之日止將身之素以行此非先生居官之節乎先生歸田杜門自晦當事屢欲薦諸 朝先

生輒不應未嘗通往還顯者來必固辭以疾日著書爲事者四十年此非先生隱居之節乎之數者先儒所言行於一己苦於一身節得乎中豈尚不可貞而悔有不亡哉變節之苦而爲節之甘善於處無位之地者矣先生文章道德人能言之余獨表先生之大節能得乎貞者如此而表之石

世之述世譜者必遠宗古之得姓以爲宗始歷代以下其間斷而續續而斷者遙遙不可稽分合請訛莫能辨正大率名爲而已維新安程氏之系自姬周至今按世可攷程伯休父見於周雅其後裔晉諱元譚者諡忠佑梁陳間諱靈洗者封善應王諡忠壯此程氏上世之最顯者也自忠佑公官新安遂家焉厥後支分散處在新安者不下數十支相傳數十百世台之大宗咸秩敏忠佑公三十三世孫有諸四公諱謹好樹藝喜蓀田村土風遂居之是爲蓀田程氏之祖諸四公二十一世孫諱某官明季明威將軍君之考也君諱之蓁字奕亭性耿介不屑與俗浮沈少遭世

故田廬蕩然子身遊吳下居金閶新安俗操奇贏逐什一利君獨不治生產不以利易義其不爲習俗所遷者如此吳俗競以夸靡相尚君處之澹如也峻如也君之居躬酬世秉禮而違俗者又如此新安人賈於吳下者皆鮮衣豪馬日趨趨達者之門締姻交爲榮名炫宗黨君獨好與賢長者相往來見獨行特立之士尤周旋歎慕不忍恝君之攸好德異於習俗之好者又如此河南二程先生實自新安北徙祠宇徧天下在蘇之虎丘者推祀同本之始祖而主兩先生族之貴而長者董其事君率先任勞費經禮典禮彼鉅必謹君之孝以成仁又如此凡此者皆處士君之尚義秉禮好德推仁諸大節非有持己介然之大防而能

表

已畦文集卷十五目錄
墓誌銘
敕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汪公墓誌銘
誥封光祿大夫柱國程公墓誌銘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魏卜臣孝廉墓誌銘
儀封周竹友處士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葬墓誌銘

從伯兄文然文學墓誌銘
文學曹理菴墓誌銘

已畦文集卷十五

吳江 葉 燮 星期

敕贈文林郎廣東陽山縣知縣屠君暨配封太孺人沈太君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九年粵東亂寇陷廣州陽山縣知縣事屠洪基死之越明年孤又艮號哭創鉅數千里奔赴襄所至則陽山新令郭君名升業殮葬立碑表墓又艮啟藏扶櫬歸葬錢塘之鳳凰山康熙甲戌府君元配沈太孺人卒以某年月又艮舉母太君喪合葬府君之阡變府君年子也又艮屬變誌而銘之謹按府君屠氏諱洪基字濟之家世大梁宋南渡遷居浙之明州傳至明成化丙戌進士諱瀠官吏部尚書謚襄惠再傳至萬歷丁丑進士諱隆官禮部主事爲越望族府君高祖諱璋生孫諱俊始還杭州俊生子諱養德府君考也自高曾以來世耕讀弗仕府君少好讀書見天下多故弃章句學研究經濟用世具順治二年王師南下府君挾策干大帥帥奇之試署錢塘簿遷新昌丞檄知上虞縣時浙以東寇充斥府君所至擒戎首散脅從全活甚衆官上虞時上官發巨盜五禁縣獄賊黨數千謀夜穴城劫之府君諜知不待申報立梟五首懸樓櫓大書之榜列炬火燭之賊遠望驚遁上官獎其能 王師南征粵帥檄府君定亂才辟與俱行順治八年署知陽山縣不期年邑大治明年賊馬寶擁數萬衆攻城府君悉力拒守

二何賊攻不克去旋復來以象兵乘城城陷府君被執賊才府君欲降之係以俱去府君挽道旁樹不行賊再三慰諭府君叱之且駡賊怒揮刃斷右臂中數刃死闔七日援兵至獲府君尸於河南坪大樹下陽山典史李岳同被執得脫歸述其狀云郭令既葬府君之明年又良扶櫬歸浙陽山士民請葬府君衣冠邑舊有唐韓文公祠以府君配食事載廣州府誌配太孺人沈氏錢塘望族歸層事舅姑以孝聞府君喜交游凡奉賓客周姻族太君竭力以佐不言誚不辭瘁府君被難陽山太君家居閭難不能行自投於地極荼苦艱囚狀孤又良健成童勉之力學敦行康熙癸卯又良舉浙第一人庚戌成進士太君益勉之曰而父

爲忠臣古人教孝作忠今爾勉作忠以成孝可慰而父矣又良謁選得河南扶溝令寬仁廉惠著於其土太君教也覃恩封太孺人又良遷雲南曲靖府同知未行旋論罷太君無戚容曰免萬里崎嶇歸老丘壑願足矣抵家貧逾又良未仕時益無聚澹如也府君生某年卒某年太孺人生某年卒某年享年八十子一又良娶何氏孫男履嘉早夭曾孫耘銘曰

越之族望襄惡肇層勳勒旂常澤衍分符爰有良臣莅于南服纓結貫虹驂挂不祿淑配允嘉曰懿曰慈頌洽比閭問昭令嗣聿躋大壽貧以安之碩哉休名子孫永之銘者進士中憲大夫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司副使

汪公墓誌銘

公姓汪氏諱繼昌字徵五號悔岸徽之歙縣人也先世在漢爲魯國人仕於吳遂爲吳人其世次不可攷至趙宋時有秘書丞諱叔敖子孫始遷歙之叢睦里爲歙人曾祖德潤公諱珣仕前明爲周藩府郎官祖起莘公諱可覺舉於鄉有時譽起莘公生封參議然明公諱汝謙公之顯考也封公始遷家於杭有子二長玉立邑文學公其仲也封公以文章節氣重當世四方名公卿賢豪長者無不願交封公飲食居處之坐恆滿無不愜其願見懷公卿咸欲登封公啟事封公堅臥力辭得免公少年時侍封公卽徧識海

內諸前輩英豪挹其言論風采海內無有不知汪仲子者爲兩浙文壇少年冠順治戊子舉經魁己丑成進士主司咸以得公名家才望爲盛事僉謂公宜居文學侍從地公以例當得郡司理勿妄冀濟然辭之嘗是時自江楚南及兩粵新入版圖梗化者猶時告警廟堂銓選官其地者需才急凡有才能名俱以不次擢公越次得瓊州守旋超授廣西左江道布政司參議丁酉陞湖廣湖北江防兵備道也李定國踞偏粵按察司副使一年罷歸公之在左江出以西公赴任未幾大帥檄公赴援蒼梧公至南寧倉猝無舟渡公盡弃資裝江中以單舸奮身進未至蒼梧陷時賊騎偏野人無固志公調兵食起瘡痍補卒乘爲恢勦計時

經略輔臣洪公知公忠勤招致幕下參機密公早夜勞瘁寢食俱廢言於經略曰弭亂之道外攘必本內安內不安則奸民從中煽惑良民外賊鈎連釀禍無已難奏底定功明公須嚴救所在有司務招流亡鎮反側劑文武軍民要在各足其食如是則眾心固金湯不在封疆在祖席矣安內之策周斯外攘之功舉經略公是公言公居幕府二年兩粵之民大集公之謨居多也公之任楚江防也當川湖黔粵衝師行往來如織地盤錯讓奸民漸漬於南蠻耨最劇公寬以柔之嚴以威之事董大綱餘悉付羣有司不問即大府檄敕如雨公惟鼂事緩急不稍有遷就屈撓適征滇師過將軍籍送迎微嫌中公以簿書期會之過劾罷歸

公慨然就道略不置辨人咸歎息公少年起家科第歷任三瓊州未抵治即擢去止兩爲憲司皆驅馳戎馬金革間日與武夫悍將爲伍籌芻牧糗糧軍實櫛沐寒暑風雨中古之勞臣忘其家與身者公無媿矣公持己廉慎而賦性剛直受知大帥而亦爲不知己者所憎卒以是廢可不爲當世惜此人乎公既歸田被服儒素與朋舊飲酒賦詩不事聲伎耳目之好所居有隙圃栽花種竹絕口不談時務常誦老子之言曰得時則鸞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其素志也憂人急於三黨酌本末輕重之宜以爲敦睦利眾之事不惜克己爲之故身沒而人思之不置封公殁所遺田廬及前代千年鼎彝書畫物悉讓其兄曰我既食祿於　朝

義當如是公登第後服官不及十年歸田優游二十餘年勞於出而逸於處公居杭人籍嘉興故又爲嘉興人伯仲方公無後以公嗣封公之卒也公適被楚江命經略公以疆場急勉公墨縗從事此眞勞臣賦不遑將之章者也公生明萬曆丁巳卒康熙癸亥年六十有七配吳氏贈恭人繼配吳氏封恭人子一文孫貢監生女一適潘孫五錫甲國學生兆甲先甲俱庠生次桂甲偉甲以某年月日葬錢塘長壽鄉白巖山之新阡銘曰

維汪肇業有吳始揚緬緬秘書儀型弗忘顯于南服世以克光遙遙宿源天路雲翔孝廉振振文學濟美於赫大夫曄曄特起嶺嶠謳思江漢樂只文翰武略家乘國史惜天不誘惟泉在山曰霖曰楫海內永歎于秋松標奕世作焉

誥封光祿大夫紫溪程公墓誌銘

康熙歲丙子

皇帝以西陲弗廷屢抗顏行爰

親蒞九伐以歷函秦之邊師武播宣亦既奏膚功罔弗格弗

享惟是嚴疆指臂之使

廟謨邊燧呼吸是賴念惟才惟能克翼克爲俾錫命懷有邦

用夕闢朝發表立漏待無爽疾遲尺寸乃克有濟

詔廷臣舉可當者僉以秩官郎臣兆麟名上

皇帝曰俞若汝子嘉汝惟秉傳命之節用孚於西師兼政蕃

牧利用孳庶又軫其親老弗克就養爰錫以上公之階慰

厥子溫清推錫類篤酬庸恩至渥也於是臣兆麟建陝西

驛傳僉憲節以行越歲丁丑顯考光祿大夫公卒於家僉

憲亟請告終制

天子以名教弗能奪僉憲疾馳歸治喪以己卯春舉九命之

章以大襄卜壤於[illegible]之阡典備禮崇用告成事乃以狀

畀燮俾製辭而懸諸絳燮惟仄陋德不任弗克辱又弗能

辭乃拜手以誌曰光祿大夫公姓程氏爲周程伯休父後

在司馬晉諱元譚新安太守十三世諱靈洗陳安西將軍

封重安縣公謚忠壯二十七世諱雲唐末寇亂爲歙州兵

馬統帥檢校御史中丞開府歙之汊口子孫遂世居之大

夫公祖諱天拱邑廩生考諱子翔鄉飲大賓崇祀鄉賢以

僉憲貴俱贈光祿大夫祖妣胡考妣金俱贈一品太夫人

諱子翔公四子大夫公季也公諱啟學字楚臣號紫谿程公

憲初授行人司司正

覃恩封公承德郎僉憲歷任戶部員外郎刑部郎中晉封公

大中大夫僉憲以本官加七級公晉封光祿大夫光祿大

夫生有異資讀書不屑章句學志經世務行可底績者性

孝友事必推其本歷世所受產悉讓諸昆弟曰丈夫貴自

立與同氣競刀錐乎會里戍於兵不可居奉雙親他適曰

我兄弟行爲季忍恝吾親而弗偕乎至松江卜居申浦東

公長兄諱政學早世兩兄諱敦學徵學偕來依公以事親

者翕兄弟親志無弗得諸從子林立公曰兄弟吾親一體

視從子無異已所生已所有產推均授公前既讓先世遺

茲又以已所有均授益爲難義稱嘖嘖敎諸子從子嚴以

童學和以莘歡躬孝友以率之諸羣從子及孫濟濟有名

敎詩書樂庚午僉憲丁洪太夫人憂服闋念公春秋高未

敢北赴補公誠無虛

朝命爾無負於

君我在家樂更甚也僉憲秉三秦憲欲奉公之官以養公不

欲行

天子方倚僉憲固秦爲心膂勞臣子役不遑將重違其志特

晉公今封錫崇勳以眷公于田一時

君臣父子遇合之盛朝野榮之丁丑十月公感痰疾良已詣

親知別越十二月九日公覽揆辰集諸子姪諸孫稱觴戚

知劇飲達曙手扈顧次君兆彪曰今日當盡歡明年不復矣甲子吾將去逾十日甲子果以是日怡然去前一日語次君曰吾老汝兄弟已成立無復慮吾生平待諸父及從兄弟同體無間見世俗分析爭財最惡之汝兄弟兩人愼勿聽婦言蹈此又書與僉憲曰生死常也盡厥職毋以我爲戚事上處僚友必敬必和吾目瞑矣公本教孝以作忠既教忠以成孝其於君親之際眞無憾矣哉公素儉約自奉簡然敦誼樂施當於義視千金一介等也人求必應屢焚券三黨吉凶咸仰給集事與人和人更益樂同里王玠右高士孤標絕俗獨與公爲道義交初自鄉遷松道蕪城見客舍病者槁臥詢之有二僕以主垂斃竊橐逃公怒疾

追之繫還病者竟死公具棺殮護歸其喪病家感贈金公笑卻之甲寅公歸省墓過餘杭有賊劫客公率家僮力救免客爲同里人攜金卜葬者出其半勞家僮公堅不受有盜踰家牆入覺擒之公識其人謂之曰爾何爲至此若能改我貸爾與以金若布令自新終不告人也申浦東海濱數十里舊閘港淤五十餘年大旱則禾槁癸酉公倡義捐貲開濬資灌溉禾大熟他賑饑造梁施棺樗掩胔久而益勤益本天性之彝自其父母昆弟推及子姓宗黨馴至路人無不盡其親親仁民之德而廣之以恕豈三代以還所可及已

進士承德郎候補部主事起菴錢君墓誌銘

承德郎候補部主事錢君諱霞宇赤城號起菴年五十二卒於家其友葉燮往哭於喪次既畢事君之子永增伏庭下曰孤之父且死手一幀以授不孝孤曰此吾之遺像也吾久欲葉君已畦題其端葉君知吾深吾已矣惟葉君能言之爾其以是往乞辭燮展幀如見錢君題七言斷句四於其首又揮涕久之永增又伏哭曰將以某年月日卜葬先人於某區某圩藏而不得先生記無以慰先人惟先生哀焉余惟與錢君生同里進士同年相知歡好異同儕義不可不有以盡君上世出臨安武肅王第二十六子封嘉興侯始爲嘉興支其後至明嘉靖時高祖某始卜居嘉

善南城慶豐里曾祖諱釗祖諱中選皆不仕父諱象儀太學生贈承德郎績學不遇錢君生四歲而孤哭泣知禮及長篤學家窮窶不繼昕夕泊如也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廷對二甲名二十二知山東冠縣廉而能興革利害無遺以薦移知奉天府承德縣地邊徼荒瘠而劇初至值天子有事於祖陵制置供頓如麻錢君兼署治中通判兩官事如蝟能辦而委祭陵造龍舟上御舟色喜稱善

賜宴留都諸大臣錢君特以勤勞得與異數也陞部主事歸里需次不兩年卒錢君處已誠待物恕與人交久乃益眞中無幾微含匿家居好讀書以古人自勵及卒人咸惜之娶毛氏封安人子三永增永垣俱例監生永均女四俱適士族銘曰

移乎其貌醇肅乎其表方和其中而不可犯惟氣之剛敏於所赴而不耀以章胡年之不永而僅已乎榆枋惟後之勗斯以爲乃前人光

平湖過叔寅處士墓誌銘

康熙甲子二月平湖處士過先生卒先是順治辛卯予遷家平湖依我祖舅氏馮以居因得交其里之老成賢者過先生相過從月日無間越十年辛丑子攜室返乃刖先生猶間歲至湖至必造先生廡相勞苦蓋去湖二十餘年而先生卒適子有遠行越歲歸後時不及走弔心怦怦靡止既先生之孫陛以狀來曰惟陛祖績學修德道集於躬而時不遇不可不誌諸窀以貽後者當世顯公卿不乏念素心交四十年惟先生知我視謹請銘以納諸藏豈藐孤是勤實我祖志也先生諱銘簠字叔寅號凝齋其先江南無

錫人七世祖某遷平湖祖厚贈雲南道御史考諱庭訓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有子三先生季也成童即好學善屬文明之季四方學士大夫尚文章氣誼爲名高相連屬先生交遊聲藉甚累試冠其曹前後受知所司相望也已遭世故詘志罷進取於出處毅然不可易不隨以流不亢以激先生爲貴公子自幼遠華紛侈靡澹泊潔修伍塞素士不事生產晚歲家益落居陋巷衣麤食糲無幾徵戚一生採性命學究宋元明諸大儒言事親孝處兄弟友交友終始無間言嘗自言於盡倫之道庶無憾人咸以爲允以某年月日卒年八十有六配毛氏子一澤廣諸生先先生卒孫三陛樹錦俱諸生次溎曾孫四某某某某以某年月葬某鄉之某都銘曰

孝廉卜臣魏君墓誌銘

明憲宗朝逆閹魏忠賢亂國政吏科都給事中魏公諱大中昌言於朝抗擊之忠賢矯上命致都諫於獄斃之莊愍帝立逆閹伏誅卹謚死閹諸臣謚都諫忠節贈太常卿都諫長子諱學洊聞父死一慟絕有詔褒其孝竝建坊世所稱魏孝子者也孝子弟諱學源有文章盛名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北都陷庶常死於難卽孝廉父也孝廉諱允枚字卜臣有夙慧未成童卽能文有名自兩世以忠孝起家聞海內孝廉習於仁義名節如粟菽益深以學問所至傾動名大夫士無不願交恐後順治戊子舉於鄉七上公車不第卒年四十一孝廉早罹家難家極貧事母陳孺人色養甘旨無弗將撫弟妹盡力敎之成嫁必擇且勉力庶常貽田六十畝孝廉與弟允某當各得三十畝孝廉請於陳孺人曰弟允札出嗣例本生無分授然其性拓落苦饑寒請以枚所受三十畝讓之陳孺人喜宗族咸高之爲文法大家諸體詩謹嚴有法度世其家學所著有壺領山人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詞一卷以某年月日葬邑東遷北區東早字圩娶某氏合葬子四儒烈儒薰儒燕儒熊烈燕早卒薰熊邑諸生薰之男某余孫壻也孝廉弟允札字州來與余善謂余曰是宜銘君無辭銘曰

明綱不紐載溺逮熹逆豎竊柄鹿馬釀危節甫肆噬臍濟靡遺赫赫都諫死所不辭髮衝笏擊碎首裂頤離明甚燄

僇鯨殲鯈錫忠起幽彰孝同時揭揭庶常維節繼之乃啟哲嗣孝廉名垂淵文惲藝俾世作師母忝所生孝兼友宜蜺嵫胡促中壽遜而曰志未展百未一爲篤厥後人稱其家兒藏固且永安以吉隨山遙水長庇百世支

儀封處士竹友周君暨配王氏繼室王氏合葬墓誌銘

康熙庚午余遊大梁至儀封聞邑有明經周子伯章讀書績學有道之士也往訪之伯章居大河之干登其堂見伯章之容益然聽其言謖然乃知伯章果有道者也堂左有室顏曰柏子菴伯章曰此吾先處士終身所隱居之室也架上書數千卷曰此先處士所丹黃以貽後人讀者也壁間懸一杖面以古錦糊然曰此先處士所出入與偕以省躬者也遶室古梅修竹蒼然曰此先處士所手植老與爲侶者也余乃慨然想見處士君之高風而歎伯章之善則歸親爲能顯其親之賢也與伯章訂交而別別而年則伯

章二千里走書於余曰維棐生十五年而先處士歿歿三月而葬棐幼不克禮墓石之文猶缺於今十有八年而吾生妣歿今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先處士之藏謹以考妣行略丐先生誌而銘之庶棐藉以慰先人余惟知處士君之行素矣其敢辭處士君姓周氏諱有鳳字竹友其先居杞縣之瓦屋營八世祖武武生振振生雲遷居儀封中莊之南生朝卿爲周藩引禮官生位國學生仕遼東苑馬寺監正有子六長諱煥文邑庠生生處士君君有夙慧爲制舉義銳進取值中州寇亂家貧遂去經生業寄志於書畫琴奕至竟矢馳射擊刺之技靡弗習避地亳鳳間大帥某聘君爲幕僚從事金革值

國朝定鼎乃歸以布衣終年七十四君美鬚髯風度修潔言笑不苟當其有所蓄於中議論古今與亡理亂政治人才之得失消長與當世所關切者言娓娓不休慷慨正襟曼憤交集明季嘗條議時事受知於督師史公史公欲疏用之君知事不可爲謝去其後久之復欲以白衣上書闕下言甚危切其友力沮之而止時康熙八年也君之志與才如此而生平不見於世可歎也性喜遊數往來齊魯吳越間覽名勝訪賢人君子與爲交歌詩相贈荅晚年裹足柏子菴擁琴書時寫竹石以自娛削杖而銘之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行止非爾我與爾主初周世雄於財至君之考文學君而貧君少走四方營菽水以養親已稍給族黨

之不能娶者爲娶之不能學者助之使學與人交必信每歎少時不盡力於學故勗子必以勤學稱儒者娶祥符王氏性慈厚寬和明大體有古大家風先處士君卒年六十五生子一殤繼室太康王氏生子二棐字伯章明經次模明末太康爲賊所屠母得間獨生嘗言其家教尚禮法坐立顰笑皆有度曉女經與四子書時稱說之使少長知有禮處士君卒母所以教其子者一如處士君宗黨誦之以爲法卒年六十餘曰

嵩儻之墟爰有客星澤躬惟義尚志以仁身潛衡茅目營舍生胡靳其遇懷抑未伸詩書之藪六藝之林有學必造有造必精藝通乎道學揆乎成惟無所求所得乃深天喬其施罷以令名傳熾而後其澤克膺大河之干昔聖所經嵩岳在望克栖其靈用偕淑德世以克繩

文學文然從伯兄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伯兄文然我曾大父之家嫡長兄也曾大父諱可畏贈奉直大夫生子二長諱重科贈太僕卿次諱重第卽我大父督學府君也贈太僕公生子四長諱紹鼎鴻臚寺署丞生子一卽伯兄諱世儼字文然幼聰慧諸從兄弟間獨秀出舉宗咸目之曰是子必大吾宗成童補邑諸生試必超儕輩爲文卓爾樹成見不隨時步趨篇成皆在人口老生宿儒咸讓席兩房諸叔日冀其沖舉先虞部府君尤器重每勉之曰女吾家宗子女所就必越前人勿自菲薄伯兄亦蚤夜磨厲勇於所赴時邑令嘉魚熊公開元負文望海內極賞異伯兄比之董賈一時名藉甚癸酉試於鄉擬必售

被斥以刻苦積勞失意憤懣竟致疾卒年三十一娶金氏明崇禎庚午舉人衢州知府諱之鑛女端淑爲兩姓所誦伯兄亡嫂氏年未三十撫三歲孤子舒穎成立奉養舅姑及喪葬竭力如禮

國初定江南嫂氏自城遷鄉時盜賊熾斥無寧處歲中數遷其居流離亡失無算饑寒厄辱輒妯氏補救茶苦卒完好惟貞惟德勤之以能咸稱曰難卒順治辛丑某月日年五十有七子一舒穎順治丁酉副榜娶沈氏進士吏部公諱璟曾孫女女一適同邑毛生錫緋孫二廷廣邑諸生早卒次廷構以某年月日穎舉文學君暨孺人合葬於某郡某圩銘曰

已乎伯兄徒以文傳而名乎豈造物者豐其文而嗇其身乎已乎伯兄惟貞配克相於身後盍偕歸乎藏德維其耦

康熙庚午五月余偶至禾郡城見同年友海鹽曹君石閒於旅舍見其容黜然以愁其意怫然以結若有所甚不可者詢之則曰吾長子某向有血疾屢已屢發昨與偕來疾陡作不可止殆甚可奈何因彈淚言曰我行年六十矣四十以前我之爲我賴乎我者也四十以後我之爲我賴乎我子者也居則賴我子養生則賴我子治有事賴我子之代勞親族賴我子之周卹我有少子賴其友于我有婢僕賴其慈惠故吾家居無一事也宦而在朝賴我子在家也出而行役賴我子克相也我子又以家貧親老不得博一進以爲親榮若不可終日於是發憤於所業是亦疾所由來矣今若此將何以爲懷余至長君病所褰幃視之息奄奄然余慰之別去久之聞曹長君卒又一年至海鹽見曹君卒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之某邨銘曰

卒死一書生耳無聞於時與草木同朽何能已於懷耶惟君知我子幸有以銘諸壙以慰無涯之恫也曹子名克字理菴海鹽人曾祖某祖某贈行人父諱燕懷庚戌進士行人曹子性至孝其事親無幾微懈使親心無絲毫勞行人君以仁義道德被諸躬曹子盡仁義道德以事行人君行人君必曰是吾心也家素貧行人君以宦遊產益落曹子拮据內治行人君乃不知貧親族友緩急必滅已衣食以給屢應無倦容教家長幼一於禮門以內井然疾既久參

已畦文集卷十六目錄
墓誌銘
孝廉徐俟齋先生墓誌銘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
文學鍾子廣漢墓誌銘
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鄧尉聖恩仁叟震禪師塔誌銘

已畦文集卷十六

吳江葉燮星期

孝廉徐俟齋先生墓誌銘

康熙歲甲戌九月有明孝廉徐俟齋先生以疾卒於天平之山舍闔郡之人咸驚相告曰噫俟齋先生死矣四方之士無論與先生識不識其知有俟齋先生者亦無不驚且疑曰俟齋先生信死乎其傳者妄耶信死矣後死者其孰與於斯矣欷歔太息至有泣下者先生窮而在下不求舉世有一人知而舉世人知而景之者如此則何也蓋先生一生以身繫名教者五十年謂士行之不古始於不知有其親而因不知有其身夫士貴有志志卑則降志降則身

必辱身辱矣有不辱其親者乎猶得爲名教中人乎先生於舉世頹流之日毅然以世道人心之責隻身肩之不敢辭志以屈而伸身以晦而榮以視碌碌降且辱者其相去何如矣故舉世血氣心知之倫凡有親而有親所生之身者於先生之沒也不覺憮然失悄然悲等於泰山梁木之崩折也不亦宜乎先生姓徐氏諱枋字昭發別號俟齋蘇之吳縣人也考諱汧明戊辰進士官宮詹學士謚文靖先生幼有異質諸先達賢者見之咸曰不凡崇禎壬午舉於鄉年纔二十一先生以名賁公子才名甚盛早歲掇科名人望之如神仙慮無有不自炫者先生處之闇然絕驕矜去鄙吝謂人生所重不在此志所端向已默定於中乙酉

鼎革文靖公死之時文靖適家居先生誓從死文靖謂先生曰我死不可不死也自靖自獻不死卽不忠爾死非不孝我死君固也爾死親使爾有子又將爲親死則子孫遞死無噍類有是乎爾不死守身繼志所以成孝兼作忠也手揮先生曰去先生號泣殮公畢徒跣以遁裹足荒山中以死志未遂於是形存而志等於死生平戚友俱絕操作勤苦非力不食營文靖公葬故人某贈賻三百金卻不受歲祁寒一女三歲衣不完致寒疾十年不差兒年十二饑不得食病不得藥以隕先生歎曰人情孰不愛兒女喪行以殉兒女不敢以彼易此先生旣不一見當世士大夫及官於吳者欲一見先生不可

得川湖大帥蔡聞先生名不敢以金饋而致以名藥值千金因馮生羽以道意先生謝不受遺書馮生略曰僕年二十四守先公沒世之言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親知故舊都謝往還絕問遺顧敢與當世之公侯將相通交際耶且當世之公侯將相亦焉用此衰憊之廢民爲也幸爲我善辭以安我素拜賜多矣巡撫都御史睢陽湯公重先生屏徒從微服至先生門則先生已避之秦餘山惟留一老蒼頭宿門外叩門門不啟不得入湯公喟然曰賢者不可測如是徘徊久之而去自是四方益重先生終不得見庚午四月先生子文止卒得遺腹孫悲悼憂勞遂致疾疾少間時時事筆墨以慟口疾益困遂不起招其友楊震伯至時遺腹孫甫五歲先生命出拜謂震伯曰此亡兒文止所遺藐孤也兒向辱先生教不幸早卒今余且死念非先生無可託藐孤者以此累先生言已越五日而卒年七十三先生美風度喜談笑善屬文書畫尤稱絕有購得片紙者以爲寶例不書款此志也所著俟齋集數十萬言嗟夫世之人皆能言先生之高節矣然使先生從文靖公死於五十年之前則父子同盡固烈而繼志述事之義缺焉於經事知宜權事知變猶未盡善昔人有死易立孤難我爲其易君爲其難之言惟先生父子死於五十年之前後文靖之死也殺身成仁於一朝先生之死也守身善道以沒齒窮以先生後死爲尤難而經權一無餘憾非天下之大

勇其孰能與於此嗚呼至矣於某年月日故人某某等共襄先生之葬於某縣某圖某圩之阡銘曰

乾之初九確不拔節之上六貞苦節惟確能貞甘且吉兩世忠孝用作極聞先生之風者懦夫立

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有明勳望德業大臣浙以西稱首者爲太保尚書項襄毅公公諱忠嘉興人茂陵朝以平陝寇勳位上公蔭其後人有弟諱質字素臣兄既極人臣寵乃退不求仕進以孝友克家用德被諸里至曾孫諱元汴世所稱墨林先生也墨林公家藉鐘鼎績學多聞博古無所不通世祿所被奔走薄海以內凡法書圖畫彝鼎逮數千年山顯水厓陵墓物奉其題識區別爲著蔡片紙點墨同拱璧墨林公生六子其季諱德達字泰望太學生卽君之考也君諱徽謨字爾休自素臣公以下累世衣租食稅之澤甲里中諸少長競爲豪君少孤以醇謹爾雅特著嘗曰自我襄毅公起家嗣後科名甲第蟬緜櫛比焜燿百餘年子若孫所不足者非位與財也惟德不媿前人爲無負且我高曾若伯若叔諸羣從皆勳在王室祿在公賦後人卽不能繼施於有政獨不可見諸有家乎故君於事親刑妻孥友昆弟無一不可爲家法以爲世法性澹泊不樂營競義與命自安愛山水遇佳泉石留連忘日暮居平不肯屑屑里中汎掃一室焚香獨坐時援筆寫山水竹石以寄意人咸稱其能繼述墨林公中歲卽葛巾野服研尋釋氏言益遠世趨君厚以居心謙以接物終其身與世無競見義必赴不以力爲辭嘗游嶺南有馮姓者仕彼中一命官歿於任無子遺其妻及孤女二人不能歸知君來且還請於君得附舟歸願奉長女執箕帚以報君誓以報君誓辭其女護其存歿數千里各舟同行抵家辭去之不言德初君承祖父所貽饒於財壯歲值明末里役賦甲之擾家益落念嫡母鍾孺人春秋高預拮据市百金良材爲後計不以告嫡出昆季也丙戌鼎革鍾卒値兵燹之餘倉猝甚昆弟皆莫措得君所儲材以禮殮及葬亦如之君遇事不言而躬行不求人知至老益恭不勌此其略也娶張氏郡甲族進士給諫沖泉公孫女進士憲副公諱晉徵妹克相君以道承順舅姑諸姑娣姒咸謝爲弗如閨門雍睦賢者媿之不及者化之肅如也君喜游或數千里或竟歲孺人教其子奎籌燈力作以課之俾勉學業崇志行君未嘗教子而子卒成教爲賢者孺人力也君

生於明萬曆乙巳卒於康熙丙寅年八十二孺人生於明萬曆丙午卒於康熙辛未年八十六子一奎讀書績學不遇隱居以老娶成氏以壬申年九月二十一日合葬於秀水零西里之新阡銘曰

惟作以功述以德達以兼善隱何弗聞君全行咸愛日天之報之其在斯壤之吉

文學姚君楚蘭諱采浙之秀水人其先得姓爲虞帝之後歷漢唐宋元爲時聞人散處四方而在嘉郡者爲望族君十世祖廷玉公卜居百花莊高祖龍溪公教子孫以耕讀爲善世隱居不仕至君之考聖水公諱奕慶負俠氣輕財好施重然諾以隱德自晦推重鄉里楚蘭君生有夙慧讀書數行下成童卽以能文名嘗白念家世以封殖資生起家衣食稱素封子彼世之逐逐營營求進身倖華膴者心竊恥之然不可不求其本盡盡其業以聽諸天矣乃蚤夜矻矻誦讀自奮卽旦暮百年一日也益修門內行愼交游坐無匪人門無雜賓不求人知所業益就人咸目爲莊莊乎君子也以苦刻志慮勞瘁而卒年僅三十四君家世鄉居時郡城有同姓者宗族名位炫里中僉謂與君家必一本盍稽諸譜以聯宗誼亦近今俗所尚也君遜謝之人咸以爲難君娶王氏文學潛夫君女年十七歸楚蘭君姑先亡事翁至孝並以孝相楚蘭君治生產能持大體女紅以身率先無間寒暑楚蘭君卒王孺人年未三十長子八歲次子五歲孺人欲死之翁勉以當圖其大者遠者死何益無庸乃止孺人上養翁下撫孤而教之荼苦暄涼人不能知口不能言惟撫心自痾而已酉戌鼎革鄉閭盜起無寧歲故宅不可居孺人攜家僑寓城郭復罹兵燹更遭翁喪備歷艱難孺人拮据治喪咸盡禮家內外政一身肩之心

勞力瘁得痼疾然强起以畢二子婚娶謂二子曰而父之歿也我卽欲死而祖勸我圖其大者遠者故不卽死今而輩已成立我死初志也今其時矣更有大者遠者而自圖之矣言已遂絕藥而卒年四十五二子長佺字質菴次黃字石書俱文學佺娶萬氏黃娶沈氏繼黃氏君生於明萬曆辛亥歿於崇禎甲申孺人生於明萬曆癸丑歿於順治丁酉合葬於秀水林六都爲字圩之阡銘曰

德以輩之學以修之胡爲而止於斯才以彰之聞以永之命止於斯而名不止於斯外以克之內以相之子若孫其繩之不可謂非天之厚於斯吁嗟休乎惟德配之大家爲女師

牆東居士生壙誌銘

居士姓項氏名奎字東井浙之秀水人項故鼎族八世一品居士曾大父墨林公以博物善鑑爲海內君宗傳至居士家貧甚力貧以事父母父母年皆逾耆耋居士力貧以喪以葬咸無憾年七十言父母必流涕蓋終身慕云居士不好名愛讀書工詩精繪事世所逐逐爲名高具居士無弗優意泊如也終日一榻一几戶外不知有居士居士亦不知有戶外晚歲自稱爲牆東人亦稱牆東居士其言曰古人有避世牆東王君公者王君公以牆東爲避世予則以牆東爲入世夫牆之義有二一以界爲義舉世有不可見聞者有不忍見聞者自有此蔽則無自入

我耳目矣舉世滔滔東流日下自有此界而流有所限矣且此牆之西不知幾千萬里而莫得所止也此牆之東不百里卽東海之濱昔伯夷之所居也我之牆以內者也海上有逐臭之夫時或踰牆而入焉我揮之牆以西廣漠之野而已矣夫面牆爲聖人所非然不曰見堯於牆又不曰循牆而走爲作聖之基牆亦何負我之有安用避世以爲高哉居士嘗謂余曰君知我者我物化後君當爲我作壙誌銘雖然安知君之待我耶又安知我之待君耶是不可知其及我之生而誌之銘之爲善余不敢辭乃誌而銘之

銘曰

壙何所在在天地間人何所傳以不傳傳曰予攸好在牆飲冰此牆顏而沒世兮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鍾生淵映字廣漢嘉興人曾祖諱庚陽明隆慶戊辰進士鎮江知府祖諱明麟考諱畯立績學端方以明經隱居老生一不得志於有司卽攜其所著以遊　京師年僅二十餘也居期年益發憤於學忘寢食竟嘔血卒於旅次其友人簡其遺稿數卷先刻其詩以傳名信志堂集同里曹侍郎秋嶽先生序之曰廣漢生甲族有令姿績學研思不舍晝夜以戶牖囚人乃負書策遊　京師將大擴見聞追古作者而遽發病卒其友人簡其笥得詩稿數卷爲刻以傳以廣漢才天假之年高翔而疾驅追古人無難者乃生不

得志以沒僅傳其詩又缺十之三四此不獨爲廣漢傷眞我黨之不幸也廣漢之詩矯厲自喜英采畢露又將旁搜佚乘爲五代史註其志何如者余困躓於時無所樹立惟好爲文章求免弁陋之誚思古人不見見廣漢而喜今復失之此余所重爲不幸也人嘗謂才者造物所斲故才未必皆顯且有不永年求其故而茫然手其遺編潛然出涕而已觀侍郎之文可以知廣漢矣廣漢卒年二十有九娶盛氏進士諱民譽女無子以弟澤時之長子機爲嗣機有才博學能文克竟其父志者以某年月日葬某某之阡銘曰

爾才何豐孰予之爾命何嗇孰奪之槨然蒼黝然碧其爾

古永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

蕭梁天監中吳郡太守顧彥先家於官捨宅爲寺名曰永定講寺遞陳隋唐宋元明寺興廢不一至本朝初年有微密詮法師奮乎百世之下特起而新永定法席以仍爲栁有千餘年古刹一旦重新四方緇素歎爲希有師傳法者十有二人最後弟子省已昱昱之弟子弘方德相繼住持德公與余訂方外交以其祖詮法師塔銘未有銘謂余曰公其爲我銘之按賢首宗二十五世正傳法師諱眞詮號微密湖廣孝感人父母强之娶不可立志出世投大觀山金臺寺盧中慶和尚披薙受具足戒於天祐大師五夏閱全藏竟遂徧參諸方慈山紫柏諸尊宿一見目爲法器後得

法於金陵天界碧空法師碧公爲雪浪大師門人得賢首正法眼師親承之下聞一悟百機辨不窮如洪鐘應扣無不快足賢首面目咸歎重開旋主金陵鷲峰法席闡發如來藏義隨機肖物四方禪風雲集屬至爲教家第一叢林順治初年蘇郡李御史模常熟錢宗伯謙益首倡迎師栁復永定講席起瓦礫荆榛爲金繩帝網鈴鐸風旛無不燦炳皆師以不思議功德開無量法門者矣師開法始金陵終蘇郡應道場十二處登座說法二十餘處世壽五十一道臘三十人但知師爲永定中興之主而實賢首中興繼序之文孫也傳法者惟上生隱慧開朗含璞珠三人繼席永定餘皆開化他方康熙三年昱公奉師全身建塔於鄧

子山居杜門辛未之夏有過草堂相訪者爲鄧尉聖恩新坐道場仁叟和尚余欽其人其道久矣驚喜而迎請曰和尚爲當今濟宗第一人僕向往有素但晦邇荒野凡緇素俱不敢爲無因之交和尚新主法席僕密邇山陬啟不列名入院不展賀和尚惠然枉法幢何也師曰山僧與郡紳士概不深交惟范太史秋濤交二十餘年矣言檀越爲今之可與深言者神交久固願見也僕因言佛法盛衰世有升降至今日亦孔危矣亦非吾師大振宗綱何以爲頹波之柱當力以斯事爲己任鍛鍊人才龍拏象攫得人不務多不負選佛二字斯得矣吾師以爲何如和尚曰

山僧亦思之審矣此事不外世出世法當今之時欲攜荷佛法門頭者用世間法則攜荷門頭不能攜荷佛法用出世間法則攜荷門頭不能攜荷佛法不能攜荷門頭所稱末法正在此時佛法與門頭能離而不能合可歎也山僧此來住鄧尉一席地卽儒家所稱往役義也不過視如傳舍如蘧廬山僧不任過亦不任功如是而已師住聖恩三年一日喟然曰佛法門頭者云纔午師云時至矣遂逝世壽六十七法臘四十九七月十九日錫邑緇素五百餘眾迎龕至天池山大楳精舍荼毘師自康熙元年開法凡七坐道場嗣法受記者一十九人七會語錄並雜著共計一百六十餘卷師儀範嚴肅氣度高峻性孤介絕俗岸然迥出凡緇素不肯稍與作緣

往里中福城院出家年十八薙髮受宮鑾曇和尚沙彌戒請法名忽疾雷大震曇曰他日吾宗到汝當震動天下也卽命名寂震從此參究往見靈隱禮和尚受具戒結夏經行至中夜憒憒極自念云且放下話頭纔上蒲團便入定竟不知有身心世界忽有省至冬期二七後入山挑柴忽得眞髣髴現前往返三十里如食頃如是五晝夜至第六日猛然會得下落處自後徧參諸方往鄧尉參剖石壁和尚久之受訓公付囑住天台寶華院於華頂結茅堂止焉益纂輯諸書感住蘇郡師林無錫保安堯峰興福時當絕糧日食柏葉數十片棗數枚三年仍上華頂郡守鮑公請易華頂茅堂以瓦師曰吾意不欲勞人且無失草廬名乃止時

范太史以書來迎葺治天平白雲廢寺以居師旋住鄧尉祖庭凡四年退院儲米常住五百餘石而行仍上華頂是年六十有五吳門道俗念華頂苦寒請師攜瓢支硎之來鶴菴康熙丁丑六月廿六日示微疾七月初三日索筆書辭世偈並封龕舉火偈畢沐浴更衣向西坐問何時矣侍者云纔午師云時至矣遂逝世壽六十七法臘四十九七月十九日錫邑緇素五百餘眾迎龕至天池山大楳精舍荼毘師自康熙元年開法凡七坐道場嗣法受記者一十九人七會語錄並雜著共計一百六十餘卷師儀範嚴肅不肯稍與作緣氣度高峻性孤介絕俗岸然迥出凡緇素不肯稍與作緣惟此一大事不容稍有假借惟以紹明祖祖相傳之意爲

亟辨源流迺繼述作燈史諸編以天童三峰兩尊宿於玄要一案本自水乳庸俗不識竝有謠諑師謂此何等事容有幾微之疑似乎特著獻徵錄自得兩祖眞傳兩兩相提細微洞悉契兩祖之心豁百代兒孫之惑師於宗旨直透一著外時時深研教典以證密修徹鉅細融本末無大不包無微不入示寂之日遠近聞之咸曰一株大樹萎矣誰復能有蔭蓋天下者乎嗣法門人存谷徵存夫孚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骨歸葬鄧尉祖庭之旁銘曰

五葉之讖首推濟宗歷祖肇造誕啟天童惟密老人大開門庭中興隆祖乳其德音於赫藏公鑪錘佛祖三峰法雲徧於六宇一一龍象上更無上師實文孫誰克堪兩大言垂則其聲有鍠光長寂矣尚開後盲祖庭矗然鄧山之陽巍巍中天惟師之藏

終

墓誌銘

從嫂吳孺人墓誌銘 原缺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女姜壙銘

從兄伯英文學嫂氏吳孺人墓誌銘

吳江 葉燮 星期

康熙二十六年都御史湯公奉
命來撫江南維公以德禮先民凡屬之若孝若節若義可
風世型俗者命有司採訪仄隱勘實與例符者俾達以上
聞於是吾嫂氏吳孺人以例題請得
允建坊於閭孺人之孫啅爰庀材鳩工集事以
朝與揚先嫩坊成觀者咸太息戴白之叟有泣下者啅拜
手請於余曰維我祖妣卒有二十年矣卒一年卽葬吳縣
之某圖某鄉而墓石猶懸未有辭今

朝命光九泉其可無銘惟叔祖有以惠不朽幸甚敢請維
吳爲吳江甲族自始祖明全孝翁贈太僕寺卿諱璋起家
子諱洪刑部尙書孫諱崑嚴州太守太守之孫諱煥四川
道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卽孺人之父也孺人歸吾從兄文
學僅七月文學卒無子文學兄伯瑜子應嗣時伯瑜尙未
娶越二年伯瑜生子舒祊繼文學文學自祖父貽中人產
卒後有家難孤寡不能支產費且盡孺人始來歸舅若姑
之柩在堂繼以文學喪未葬者三舒祊在襁褓孺人曰吾
責也乃粥餘產幷舊珥賣一婢得襄事宗戚內外咸稱孺
人孝而才以爲難孺人益刻苦操作治生計久之悉復文
學產且倍之舒祊成立補弟子員能文有名得交當世賢

大夫士皆孺人教之力又能有以佐之也孺人性嚴介諸姑錢以千金裝寄錢無子且死無有知者孺人召諸舅昆弟歸之無寸銖沒苦節四十年生明萬歷庚子卒康熙壬寅享年六十有三嗣男一舒祁孫睪銘曰

於嗟孺人產於名族溫溫淑恭宜爾于穀百兩未暮遽折其輻有輛在楹無遺在腹以檗爲修以冰充沐幸續穀似用纘前服廬安食甘轉寒漸燠三分甲子二分荼酷赫赫王章表茲幽伏僉曰允哉閭里騰昱緬余家乘幸汗天祿式茲後奕不誠而肅幽壤既安纏祥永卜高山景之節以肇福

鍾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余少時授講習於石門鍾子靜遠之居靜遠始遜成童在外塾而家政有所稟受事事法則井然小大僮僕無惰事其待先生忠且敬飲食必腆以潔寒暑服具鑪扇必豫以周賓客至肅以將之不使有一毫缺漏終歲不聞閫內有聲余乃知靜遠母朱太孺人董家政之能且賢其所以待師與友之忠且敬者蓋深望其于之業成而冀師與友之得盡其教也余別去數年太孺人卒往弔則靜遠已爲名諸生聲藉甚余益深歎太孺人之能教其于若是靜遠旋舉太孺人之喪合葬於考太學君之兆越十餘年靜遠以明經令河南之陳留千里走書於余曰昔定母之葬也墓石尚未有辭惟定母之生存先生亦既悉之矣雖然吾母有隱德世未之知卽宗黨戚屬亦未盡知之敢據實以狀請惟先生有以誌諸墓死不朽太孺人朱氏世居桐鄉皂林鎮祖某耆德授冠帶父某淳厚古道稱長者太孺人歸於鍾鍾爲太學生靜遠考也生三子不育太學君曠達爲四方遊年且五十益不爲嗣續計太孺人憂懼所以導太學君娶妾生子者百端而太學君顧置之然以太孺人力卒娶妾嚴氏生子定卽靜遠也靜遠生四歲太學君卒太孺人哭之慟所以孺人視嚴如手足靜遠九歲嚴亦卒太孺人鞠育靜遠者過於所生嚴太孺人姊適嘉興顧無子繼其內兄弟之子以爲顧後當太孺人未有子姊每勸太孺人

亦令如所爲太孺人曰異姓不可以爲嗣吾家兩房皆無後卽終無子亦當繼本支以承宗祧奈何以異姓干禮犯義爲太孺人之正誼秉道如此是皆人所不及知者太孺人年七十卒葬於禦兒西鄉二馬郵子一定庶嚴出由明經今爲陳留縣知縣女一太孺人出適閻學徐嘉炎孫七人某某銘曰

嫺于內則不媿爲婦勤以教子不媿爲母德隱而章義蓋而方百世以永太君之藏

許母程孺人墓誌銘

程氏系出周程伯休父後休父見於雅詩數十傳至東晉諱元譚假節守新安當受代民請留不得去遂家焉程之在新安自公始新安公十三世孫諱靈洗當梁陳時以功封善應王謚忠壯追謚元譚爲忠佑公其後支派繁衍河南兩先生實自新安遷洛南北分支所自始南支分派數十不可殫述有漢所公諱雲翺孺人考也漢所公以上世其家學漢所公所以教家者尤一於禮嘗舉先世道學以迪後人且曰成周之化本於二南二南之化本於關雎周家王業所本風之首宜蓍繡造配天之業而顧首關雎言夫婦本諸后妃之德乃知業成於外而教本於內齊家之道以修內政爲亟矣孺人之爲女也所熟聞於家者益數數也年十六歸於許自結縭廟見起居堂上問諸姑伯叔嫂姒動容周旋凡在位親長及儕輩咸驚相告語新婦何能嫺於禮中節若此羣歎爲大儒之源遠而流澤長也許君良如藉祖父業少稱素封遭時多故家益落如寒士久寓未遂家焉許君母孺人早卽世太翁高年在堂許君時有不懌色孺人謂許君曰君何念之深也可以言矣許君曰我新安俗類不家食牽車服賈事四方所以爲業也今我又無弟安能弃堂上之老人以遠競刀錐之末乎若不爾一盎菽水將恐不繼進退不可我用戚於懷耳孺人曰嘻君何見之隘也自我爲而家婦竊見饔飧溫清有不能

分君子之先意承志者時抱愧於中且將勸君以四方之志卽不才獨不能爲君子肩內顧憂乎許君曰子能如是我復何憂許君於是泝江淮泛湖湘踰嶺南足跡半天下或踰年不歸孺人在家上事高年舅下教諸子儉以律身豐以事親延師傅拮据有無力瘁而爲其難益三十年一日矣晚年見諸子頭角崢然皆爲國器諸孫趨走於前喜見顏色竟以一生心力勤勞晚得眩疾不起卒年六十有

五許君失賢內助諸子失慈母兼良師宗黨失內則儀表眞可爲有家者永悼也子三科字文升太學生娶汪氏穗字岐升康熙丁卯選拔貢娶洪氏積字德升府庠生娶程氏孫十人女一字金之濛監生曾孫三生明天啟己巳十一月卒康熙癸酉十一月以明年甲戌九月九日葬於秀水縣思二都鉗劒字圩之原銘曰

維程之系發源成周世昌哲人維公維侯篤生大儒接統洙泗如日中天傳心忽墜徽音世及肇啟女宗克振克繩曰淑曰恭珩璜蘋蘩世範作則大家允師永奠爾室裁裁高山百世無忒

張節婦俞氏墓誌銘

國家以節義厚天下風俗故婦人夫亡以節著者其年合於格有司得以上聞奉敕建坊以旌例也康熙二十四年有

旨凡婦人夫亡而婦人自裁以徇或年不及格而死者雖節有司不得上聞餘如例蓋以自裁者或傷父母心竝年不及格而死者或反無以勸此誠以仁孝治天下之盛心也乃今海鹽縣節婦俞氏未嫁卽守志歸夫家奇節苦貞篤行堅操出人意表歸夫家十年而卒督撫方欲上聞以新例未合格乃已聞者傷之氏之舅氏部主事皓亭張君以狀示余且曰不能得國典可得家乘卽可得千秋惟君有辭其永賴矣按俞氏海寧人祖某父宣琅乙未進士官某氏幼字於張子某張子父諱惟赤乙未進士工科都給事中父諱胎壬子舉人候補主政張子年二十未娶卒俞氏念旣已字人矣雖未往卽其家人矣而有二心是二夫也不可乃慟哭衰絰往歸於張主政君以納子婦禮受之俞氏盡婦道禮無纖微闕毀容蓬首衣服無寸絲不茹葷甘麤糲終日居一樓凡家及戚吉禮皆不與無笑容無疾聲惟誦釋氏言非其事不言非其所聞不問如是十年不下樓以卒昔有宋宋女子某氏繡法華經流傳失一帙氏繡補之詳健菴徐尙書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處俞氏之奇節如此可銘也銘曰

生也全而生死也全而歸不惟全於節而實全於德不彰於國而作萬世則若斯人者雖不表於時而如日星河漢昭回天地而無極

女姜壙銘

女姜已畦居士幼女側室朱氏出姜生而慧五歲授杜詩秋興八首過口便成誦聲朗然入聽七歲徧讀女孝經小學八歲以痘殤生康熙壬戌殤康熙己巳葬草堂之南半里九龍澗傍居士自放弃山中生平知交落落不復見素心人可與晨夕者絕無有山中岑寂終歲覓一語笑不可得姜時時在側能爲諧謔語以解居士憂居士時爲破顏一笑居士偶出門必牽衣以送入門必遠呼阿父以迎而誦其所新讀書居士憐之竟死銘曰

我望汝壙汝望吾堂魂兮歸來而聲在耳而目猶揚而依居士之傍

已畦文集卷十八目錄
傳
馮兼山孝廉傳
曹吏部傳
何都諫傳
張處士傳
平湖孫郭過趙傳
董畫人傳
陸大令傳
顧東里傳
沈靜諳傳
林屋勞山人傳
周太學傳
柏堅傳
從姪文學韓弈傳原缺

已畦文集卷十八

吳江 葉燮 星期

馮孝廉兼山傳

馮孝廉兼山諱洪業字茂遠別號兼山平湖人也曾祖諱汝弼工科給事中劾吏部尚書汪鋐降調有聲明嘉靖朝祖諱敏功河道參政勤勞卒於官卹贈太僕少卿父伯禮舉人自太僕以下系無旁支孝廉君襲祖父遺業家累數萬金歲息亦萬計家僮三百人孝廉君好義無不爲宗族中表賴以舉火者恆數十家醫藥濟人歲千餘金萬歷乙卯舉於鄉兩上公車報罷遂不復行築園於城北七里名

転廬其廣爲畝三百周遭浚池如濠沿濠內岸樹雜木編爲籬厚一二丈如城於籬內復周遭浚池如城內濠外濠有板橋跨於籬入往則布橋度則撤其板籬爲竹門南北各一門設柝客至鳴柝則內濠舟出以迎葢至園必絕兩濠渡方得入其內爲連山複嶺人行其間如在絕谷中植梅三千築臺其中屋名雪窖植海棠千爲層巖屋名海棠巢植桂二千爲徑左右折爲桂香徑馴舞鶴三十餘每於宛樓上揮梁空中羣鶴翱翔以赴爭啅長鳴聲振山谷此其大較也園築於明天啟壬戌孝廉君優游其中者四十餘年以卒蹤余祖妣馮太宜人太僕公女孝廉君嫡姑也余爲兒時從太宜人往來転廬歲必再歲乙酉先虞部爲浮屠於杭皋亭山之僧舍孝廉君以爲念迎先虞部住転

廬衣食之而歲先虞部卒於耘廬凡含殮之事纖悉皆孝廉君力也越兩年余館於孝廉君家攜家往焉既余兄弟先後死遺寡孤男女十餘人孤妹三人長者未十歲幼在襁褓迫饑寒孝廉君計口而授之食人歲銀四兩米四石合銀米歲計百孝廉君卒乃己可謂難矣孝廉君卒年七十八無子族中訟無虛日存業不過什四五兩嗣子分有之孝廉君之風盡矣

論曰世衰道薄周親同於秦越人久矣若孝廉君好義周急有爲人所不肯爲者可不謂難哉自再上公車後絕意進取明崇禎朝有言路特薦孝廉君於朝例應授知州孝廉遜辭謝免優游泉石以老其亦幸矣孝廉君能詩文注

易義二十卷皆失亡天之與之者可云厚而獨靳其嗣何歟

曹吏部傳

君諱元方字介皇浙海鹽之淳風里人也始祖勳屬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謚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謨明萬歷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君幼穎異有至性爲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爲文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學士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己君乞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卒與令常熟常熟爲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

創所在兵與民交狃無寧晷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弃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於義不可晏然以居君先變姓名間道入閩至建寧謁隆武主卽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卽授太常卿進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間關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大帥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君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閱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蒲城則江上潰兵接踵狼狽下 王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侍郎從隆武主趨贛州遇 王師投身崖石下絕復甦昇至僧舍免頃之

侍郎轉輾至浦城父子得相見侍郎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人及妻子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淳風里故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郵築草堂自號耘菴以老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中上疏忤大閹王永祚下獄君時爲諸生自家門蒲伏數千里出入扶牀間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泣訴冤人咸爲感動侍郎卒得減論謫成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甫登仕值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間瀕死而不辭蓋君之於家於國患難交迮子與臣俱能爲其難者如此卒以獲全天也晚年杜門著書嘯咏泉石永陸衍介外內表裏腹心地羽書交馳所需如蝟集永嘉三十年君之志藉是以爲末計矣君之配及子女詳礦志

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輓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日夕計斯已矣夫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矣吏部君當艱難之會舍安而就危卻易而爲難觀其志與流俗之所尚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人之仕止者歟

何都諫傳

都諫君何氏諱金蘭字相如系出晉無忌後宋南渡時徙居京口之清風橋自九世祖彥澄公以醫名世受知明仁宗官太常寺卿賜御札凡三十六道稱彥澄而不名數傳至都諫君考諱應仕博學有文名　國朝順治八年以明經

廷對第一授推官政授永嘉知縣崇祀永嘉縣名宦都諫君生而頴異甫就塾過目成誦不忘稍長爲文數百言立就年十八補弟子員隨永嘉公之官所永嘉爲浙海陲盡處山連八閩總亘千里海山寇交窟其中　王師進勦當水陸衝介外內表裏腹心地羽書交馳所需如蝟集永嘉

公優游以理事集且辦都諫君克勤力也永嘉公解組歸都諫君昏晨定省無弗至益肆力文章聲譽日起已念屢試不第無以慰親心遂出門徧交當世知名士以助學業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大學士益都馮公歎賞惜不得列首甲都諫君獨私喜曰吾親春秋高獲歸侍養吾願畢矣遂歸連遭父母喪葬畢投謁授浙桐鄉令桐故巖邑境與太湖接壤羣盜藪其中自逆藩亂後大盜由太湖出沒縣境白晝入村落縱掠有司莫誰何君至詗得其主名以計擒其魁伏法餘賊盡解人咸驚其才而服其智辛酉入浙闈時湯公斌以名儒爲總裁屬都諫君領房每得卷必諮而後定

榜發慶得人學宮圮倡葺之力署旁建南薰堂與諸生論文課藝其中原本六經爲實學凡首拔士先後登
朝踵接也折獄人無遁情爲建梳宿蠹勸民敦本業春夏勸農課蠶身歷封內殆徧嘗賦課蠶詩八章有云殷勤父老爲閭婦服行取去邑之日父老子弟皆焚香攜酒醴送至數百里外舟相屬班白者詫未經見
御試
太和殿試工科給事中簡主試山西進士科掌印給事中每
廷議不隨俯仰建白不避嫌怨如請停各省本色嚴軍政

沙汰重知府陞授酌海關額稅稽各營虛伍俱得　允同
列言官受
上知惟都諫君最人謂君聲望日益隆且大用竟疾卒於
京邸無不惜之君爲吏則廉以恕盜息而民安校士則公
而明程度不爽尺寸居言路則敢言裨實政若假之以年
竟其學大其施當不讓古人亦可無愧於爲人臣者矣君
事親孝與人忠處親族有恩義於倫尤克盡乃橫逆來自
同氣君素無疾忽憤發懣塞不移時卒其爲人倫之不幸
矣乎君少工詩古文辭有集行世子五人雨滿恭咸
力學自奮稱善繼述云
論曰余與郡諫君忝爲同年生然交好實在先不自同年

始也余座主爲今丹徒相國故時時至丹徒至則必與君
款曲見君肆應才深沈有智而氣局闊大知其嚴廊偉器
不獨爲我同好生光且將衣被宇內惜乎不及中壽不大
展其用可勝悼哉至其入
告諸疏愷切彰明可以裨世可以傳世另集梓行故傳中
不具錄云

張處士傳

處士姓張氏諱孝思字則之江南丹徒人也曾祖諱柏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祖諱覲宸文學父諱畿明經處士幼有高世志十八補弟子員志不屑也卽罷去慕陶元亮倪雲林之爲人自言生平有三癖潔癖茶癖法書名畫癖其潔癖不獨服處飲食事物不使有點塵微滓遇市井俗子逐臭夫畏遠之不啻穢帶蜂蠆或其人稍同片晷輒作數日惡視人之蓄鱗甲含機械皆與於不潔之甚去之惟恐不速故喜獨坐簡交遊屏囂雜謝喪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自全其潔并自全其懶故又自號曰懶逸茶癖者謂天地間物無不隨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

獨不然陸羽茶經有古所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世輕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善別水性處士他往必以已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其法書名畫癖上下古今差其品第辨其眞贋若燭照計數毫髮不爽家所藏甚富閩粵處古人眞蹟或碑版搨印遠百里或數百里千里必欲得見之都自忘其懶舊剪以赴得其眞輒諷連忘寢食不能去處士書法甚工願學者晉晉以後似不屑人得其片紙隻字同拱璧寶重尚竹得趙氏筆意不輕作故世傳者不多處士時時吟詩獨喜陶餘亦間涉略總寫其自得之趣不似世之競

余於順治辛卯假館於平湖馮氏因攜家往辛丑復歸分湖舊居居平湖十年所與交者年或長幼於余不等皆讀書大雅之士尤投分者爲孫子元襄郭子皋旭趙子天來過子吉雲四君皆氣誼中人也余在平湖卽哭元襄之喪歸後往哭天來吉雲之喪至康熙庚午哭皋旭之喪於蘇郡城元襄皋旭長於余天來吉雲少於余三十年間俱化爲異物而余蒼然白首尚在人世可回想耶作四子傳以紀其梗槩時康熙壬申春暮也

孫明經元襄名之琮杭之仁和人平湖孝廉馮兼山之甥依舅氏移家平湖爲平湖人祖某父某皆績學不遇元襄爲人磊落慷慨有氣節明季拔明經謝不欲出讀書無一日撤談古今事皆有原委作詩不唐不宋適意而已四十年前詩家尚盛唐元襄獨好陸放翁詩此時詩家風氣尚未宗劒南元襄自出眞好非今日之隨聲附和比也嘗披襟高吟行於市中誦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聲震閭閻行者屬目皆以爲怪物性厭齷齪瑣屑輩或有在坐元襄必違而去之常曰人貴相知拘形骸便非吾輩客來屑屑賓主寒暄元襄則俛首不顧晚年貧益甚身賣藥市中傍若無人偶往杭遂卒於杭歸葬平湖北門外有詩文若干首子眉光諸生有才名能繼父業

郭明經皋旭名襄圖父諱紹儀明天啟乙丑進士監察御

史皋旭能文好交遊性倜儻豪俠年十三四卽與江浙諸名士爲文章意氣交千里內聲氣立應御史貽產萬金諸名士往還飲食無虛日歌舞絲竹六博倡優時時徵逐夜常繼日以爲樂人告緩急亦不以偶乏辭產亦稍稍落乙酉冬忽泛舟於海由越泛閩暮年歸一日殺其仇於市吏捕急爲浮屠潛吳之山中久之赦得出皋旭於明季爲明經選至是弃浮屠復爲明經家業蕩盡無餘徧遊燕齊楚粵鬱鬱不得志晚年僑居蘇郡城中嘗過余草堂窮交四十年白首對談往事如夢而皋旭志慮亦少衰矣竟卒於蘇城無子以女之子外孫鍾健爲嗣有詩若干首

過文學吉雲名澤高大父諱廷訓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應天府丞父銘盂諸生吉雲幼孤性至孝爲人寬厚好義生平無疾言遽色家累千金十年之間以好義立盡不免饑寒讀書刻苦自勵其學默成於內未嘗幾微自襮與人交必誠信踐然諾不失嘗刻古之篤實君子也遊嶺南再歲歸益不得志竟以窮死年四十

趙文學天來名洹祖諱維寰明萬歷庚子解元父諱韓諸生父子皆有文章盛名世稱爲無聲退之兩先生也天來世其家學才藻橫發不可一世其爲詩於六朝唐宋無所不貫能折衷而取裁之一句一字苦吟以求其是至忘寢食性落落不與人合非其好終日無一言遇同儕卽議論蜂起然議論時有迂僻人笑之則愈自是銳進取輒躓於

場屋發憤嘔血卒年三十有六
論曰士風不振行己有恥己不易見求其文行相當免於
驕吝斯亦可矣此四君者其尚有古人之風哉孫君之高
致遹俗郭君之磊落諧世過君之質有其文趙君之華副
其實皆能無媿於己而善與人交久而益信咸不得一遇
鬱鬱以死沒世無有知之者余故一一表而著之以見如
四君之所就而不傳者可勝歎哉

董萱人傳

董升字萱人上世居海寧爲望族高祖某婚於嘉善就家焉爲嘉善人曾祖考三世俱儒生董君幼有大志性倜儻任氣飾常慕陳同甫之爲人爲諸生意殊不屑屑也明季天下多故董君喜談天下事軏目張髯循語久不少懈有或人不知董君者在坐竊問人曰董君受何人不平事而顧爲作色語乃爾耶坐客無不大笑董君才甚敏爲文頃刻數千言洋洋皆當事理所交皆四方名士如蘇郡楊維斗丹徒錢開少貴池吳次尾以意氣相得也家極貧郡邑長令重其人與文一歲所贈有至千金者輒散之昆季朋友立盡或勸之少留時不繼董君笑謝之曰使我早閒若浮屠云所著有十三經疏義古樂府共若干卷其子容藏於家

論曰余童子時即識董先生先生年未四十其意氣之盛自比於陳同甫亦庶幾近之哉惜其不值時而沈淪與草木同腐可悲也董先生之子名容字介休能文章少有盛名而坎壈殆又過於乃翁命也介休幼受業先虞部之門與余誼非泛常者余悲董先生之事又得之於介休故爲傳以紀之

陸大令傳

君諱棫字林士號匏湖浙平湖人系出唐宰相陸宣公贄後有明時諱某始簽仕爲程鄉令至君之考諱某號芝石以君貴贈文林郎自程鄉公至君凡九世咸籍名於朝或贈或仕爲顯官君幼有異質讀書數行下挺然特立不肯與世俯仰爲文章獨抒己性其操觚與行己及交遊無一事肯猶人常曰我寧不合時宜與世柄鑿毋隨俗波靡爲楚三閭詹尹所笑自少發憤從事經世之業希爲編簡可傳人年逾强仕志悒悒不得遂喟然曰我之屢奮屢蹶命也向閭戶作咿唔聲不亦丈夫之恥乎卽出而小就稍稍有建立不猶愈鄉里小兒曹耶遂籍明經簽仕得令直隸

之虞龍人咸以此地當山海衝迫塞垣車騎旁午兵民雜揉難治爲君憂君曰不然使我得腹內善地日事簿書錢穀爲逢迎何異芻豢之待養於人乎此地皆古人樹勳立業地我一令耳何能爲庶覽其陳迹揣其經營亦勝讀十年書矣至則戢兵安民鋤强植弱蘇困弱賦入而閭閻晏如也邑爲古孤竹國君每登其壘憑覽興懷見古今戰場處慨然於成敗興亡之所以然且曰自此以北曹瞞征烏丸所由道也時無漢武唐文使奸雄得肆其志乎爲憤然者久之歲餘以事罷去之日傾邑攀轅遮道如違父母遠近皆以爲百年來未見未聞事也歸里後杜門不與世交游若生平立言貫串經史身心體其中二氏之學罔不窮究游翔辭賦以及元人詞餘亦切其聲韻曰此亦夫子與人歌善反歌屬和之一端也書法及畫俱甚工然亦不屑爲也疾革爲詩別親友以卒年六十四子二競烈定烈皆以文章名於時

論曰余與林士早歲爲通門交見其不苟言笑其有言無不傳誦爲知言古之惴惴篤實君子哉恤乎十不展一爲同好所歎也所著甚富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處士顧東里傳

處士顧諱大綱字君常居苕溪東里自號東里子先世居長洲之埭溪曾大父有號在田先生者諱皋明經隱居不仕移家天鵝溪上所稱鵝溪顧氏也孫諱惟邦生處士君處士君幼有大志磊落倜儻有古豪士風居恆拊髀曰生不能以七尺軀馳驟中原徒爲牖下守章句何也於是旁游六藝以寄託其志概藝必造精善射能挽强嘗操弧棳矢馳逐郡西諸山一日獲一兔二雉觀者壯之工書法唐宋諸家悉抉其奥興至則作大字徑尺淋漓懷袖俗子求之終不可得也尤嗜奕與客對夜繼日不倦晚好釋氏學手書五大部而處士君之志慮亦少衰矣處士君既無復

求知於時有時涸迹博徙酒人間倡耕釣偕緇素優游以老生平事親孝臨財廉見義則忘其身以爲之卒年六十五子藹吉才名冠吳下與余爲通門交故得處士君之概如此

論曰嘉興曹侍郎秋岳先王嘗有贈處士君詩曰一壑松風不可尋枯碁三百坐來深箇中甲子渾忘卻閑寫柴桑一片心則處士君之所寄可謂深矣觀其雄心銳志既無所售而託之藝事豈所好哉至君之家庭天性見義必爲有過人者豈徒曰爲狂士之豪者與

沈靜諳傳

沈斑號靜諳浙秀水人也高祖諱玄華嘉靖丙戌進士官大理寺卿曾祖某祖某文學父諱治爲名諸生好學杜門善畫山水摹元人四家得其神理有聲吳越間靜諳資性敏捷倜儻有志略不肯屑屑俯首舉子業慷慨尚友古人嘗言人生古人千世百世數十世之下欲尚友千世百世數十世以前古人讀其文章攷其德業可得其爲人矣然於古人性情之所寄好尚之所偏微在一事一物一藝於製器尚象筆墨手腕間無不可見古人面目此夫人之所忽而我能致其心思耳目覺古人無日不與我投契相對於是北走燕趙南泛湘湖訪古證今旁搜曲討所至大夫

士咸願見之戶外屨恆滿靜諳居廛市間家屢空然入其室滿目三代鼎彝及秦漢唐宋元明古人名蹟燦然不可名狀蓋等南面百城樂也靜諳負意氣重然諾人有求常忘其身之貧以赴之故里中稱慕義者必曰沈生云好吟詠佳處能合古人性愛客卽朝餉不繼坐上客常滿客至或信宿旬日靜諳意不倦也有目靜諳爲狂者靜諳亦欣然自負云

論曰士生古人之後欲幾古人之三不朽者不綦難哉苟志慕古人之一端以託其所尚而深求之亦庶可不愧古人矣靜諳雖倜儻好奇之士乎乃其事親於養生送死有爲人子所難能者靜諳之能篤其本豈末世之徒騖於外

者所能比哉

林屋勞山人傳

山人名澂字在茲蘇之西山人也家世浙西甲族祖諱某遷於蘇爲吳人父諱某有隱德山人好讀書工詩善繪事自幼性好奇慕屈子之遠遊欲以遊見奇其胸中有勃勃不可遏之氣其奇遂橫出而不知所止每以謂人生六尺軀天地間一粟耳知經而不知權蹈常而不能變足不踰閾又烏知天地之變態人事之錯忤終其身鄉里小兒已矣且夫奇莫奇於天地天之日月風雨地之山川草木皆至奇也山人欲窮天之所秘歷地之所異皆以身試之而志卒不可得也觸於目感於心一在見之而爲詩一在出之而爲畫性好遊溯長江泛洞庭經雲夢涉湘灕由涪水

嘉陵以徧黔滇之隩五嶺百蠻七盤九折無不身歷每至阨塞關隘陣石鳥道慨然於得失興廢之故不覺泣下沾衣仰天而歎曰無怪乎阮籍慟哭楚漢戰場處也孺子乎吾將起九京而問之遂徧遊南荒萬里二十餘年興盡歸吳絕口不談天下事時於詩畫寓其遊觀之概杜甫有云元氣淋漓緘猶溼也山人嘗與友人遊吳中諸山一日登莫釐縹緲兩峰四顧喟然曰此遂足雄長三吳乎豈江以南無削成萬仞使汝培塿成名乎退而授館一塵課生徒以糊口嘗曰昔嚴君平垂簾講易猶未免乎好名我則異是晚年仍入西山以老

論曰昔人茹芝採藥利用遯者宜無所見於世矣而其名

卒以傳豈其矯世絕俗而猶未盡忘乎世者哉山人足跡半天下奇在不忘乎世既而蕭然環堵之中山人之奇又在能忘乎世吾嘗讀其詩觀其畫而見其爲人不必有茹芝採藥之迹而意思深遠矣

周太學傳

周君名日芳字蘭生宋濂溪先生後先世居會稽元末遷海鹽君之考少山君遷平湖爲平湖人君起家於商少有氣概尚義重然諾以俠聞里中赴人之急如其私臨財廉以緩急叩門者早暮無沮色尤好奇計遇非義恆以權智獲濟　國初

王師下邑君被俘以行帥留君左右無少間君念此行必不返長爲異鄉人如我父母何乃外爲愉色承帥帥喜益無間君佯作疾瘧狀絕飲食時時昏躃北人最不習南方瘧懼甚屢勸帥殺君帥固憐之曰彼疾且死姑聽之君益爲憒悶不可支時時躍赴水同行者益懈君乃得逸歸晝

伏夜行半歲始達家君少習經生言及經患難乃慨然曰男子生不能濟危扶困爲世有益人乃持三寸管曳衣裾與緇生進退趨趨可哂也遂棄其業益治生權緡贏居奇悉纖鉅息恆過母君曰今而後稍得償我志矣中外戚及里中宴人待以舉火甚眾里中有大豪爲其先作兆域其傍則孫氏之封豪欲侵之以財凌孫氏使售孫之父葬且十餘年矣將遷其骨孫孤子偕孀母事急將赴水火殉朽骨君聞之曰無庸乃夜益市酒脯爲百人具旦悉召其鄰長幼飲之酒令隨孫母子哀經匍匐跪拜邑之衢四達中時天大雨衢溢孫母子陷淖中號泣呼曰天乎孰有如豪之成人之親以自封乎孰有如豪之賑人親之骨俾其家

無遺類乎孰謂死有知而不訴於帝乎百人者從而和之聲震闔閭市人觀者如堵咸咋舌有泣下者豪大驚亟使人謝孫曰初無是誰爲此言者當法之事遂已君之爲人謀而勇於義類若此君既殖計稍稍致千金益好禮交當世諸名士諸名士亦益歸之當事習聞君名凡地方利弊往往咨決之邑以鄉飲賓薦君曰我以布衣持籌當事之前顧不重耶奚必濫此爲謝去之生平爲人排難解紛拯人於危急不可屈指計其古魯連之流歟卒年七十子一

維翰國學生能繼父志里中咸謂君有後

論曰予年三十時寓居當湖者十年與蘭生爲比鄰所以知蘭生者至矣蘭生誠不愧古人哉距三十五年歲丙子至湖邑而蘭生已爲異物其生平之概猶歷歷在目欷歔久之其嗣君向予曰微先生孰能傳之予故錄其生平梗概可以風世者而著之篇

柏堅傳

柏堅者楚人也氣性剛勁以風節聞於時其先世顯於三代之初夏后氏定九州閩荆州柏生才特命荆州牧貢之廷於是擇其宗之賢者歲貢之不待錫命以爲常皆得其用以勝任稱其後有仕於殷者殷王嘉之以其才品可衛社稷養之壇壝間尊崇比於鬼神又數傳至堅堅自幼卽能樹立好居深山巖壑間恆獨立長吟宗人知其處每來從之濟濟然皆有節概少與徐州鉛嵩友善所處必竝居如伯仲訂歲寒交不諧世世益竝稱之戰國時諸侯不下士士以柔媚取容者進堅骨鯁自負每笑若輩華而不實於是遯跡自晦不至諸侯王之廷秦有天下以堅之先世

與秦同出有詔召堅堅益遠匿不赴始皇東封泰山以鉛嵩向有聲徂徠間與王喬羨門之屬交往於是令嵩從東封冀仙人可致嵩至泰山能以術捍蔽風雨始皇喜封嵩爲五大夫堅聞之笑曰嵩挺然稱丈夫外直而中易敗其足恃久遠乎且甘爲人作牖戶計蔽風雨得封處士盜虛聲我將與之割席矣遂潛迹不出其後漢武帝聞堅有梁棟才可爲廊廟用遣使至堅所居山徵之時建章宮殿尚未營建堅至竦然植立殿廷武帝嘉其動中繩尺命居上坐羣臣皆拜其下帝自賦詩令羣臣皆屬和聯句一時傳爲盛事後世七言體詩所自始也久之漢宮災時有越巫忌堅至毀堅爲灰燼之餘不足復用方冀除灑掃殿廷時

堅忽不見相傳堅已千歲殆仙去云其後有人見堅於蜀之孔明廟前其肌膚如青銅不復似人疑爲鬼物後遂不知所之其子孫到處多有皆不顯居中嶽二室間者皆能自立久而不改其操世往往稱之

論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處波靡震蕩之日若堅之外剛而中勁其樹立可以不朽蓋獨行之有操者歟不遇於秦皇而受知於漢武不可謂非厚幸矣而遭時不偶厥功毀焉卒中細人之讒豈非命歟然其子孫能守先型代有聞人非其植基厚而流光遠歟然則處末季而能不隨俗以汙免於速朽之誚亦可以風世而人知所宗矣

巳畦文集卷十九目錄
傳
姜烈婦傳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姚母萬孺人傳
兩不妒婦傳
陸節婦嚴氏傳

巳畦文集卷十九

吳江 葉 燮 星期

傳

姜烈婦傳

烈婦趙氏鎮江丹徒人趙世文學稱詩禮家氏幼以淑德稱賢女歸於姜里中稱賢婦順治乙酉五月 王師南下鎮郡奉檄郎納土民不知兵父子夫婦相保自明以來且三百年至順治己亥

本朝定鼎逾一紀是年七月海賊揚帆驟抵郡城下圖城張皇甚既承平久民不習避賊計或謂賊必不久留卽旦暮去且拄戶作幸免計或欲父母妻孥盡室竄以避之趙氏慨然謂姜君曰俱無庸避寇宜分不宜合若相守以居賊至必闔戶俱盡偕行遇賊賊必甘心於我君怒必忤賊賊刃且先及君我死無益君也不若我與君分所往君男子耳易免卽彼此不能兩全猶幸存其一則姜氏一綫未亡也姜君然之氏遂扶其姑負三歲孼祿以行出南門則賊步徧郊外突猝與賊遇賊先逼氏以刀環築其姑欲威翁氏氏以身蔽姑且指所攜裝資款賊曰盡此橐以贖姑賊乃舍姑而持氏益急氏紿賊曰爾必欲我從當寬我徐行我一女子耳爾眾如此我豈能逸乎賊手持稍懈氏緣濠行數十步至閘下流湍急處氏目姑急擲所抱子姑懷中奮身躍入水大呼天者再且顧姑曰毋念我幸撫此一點血我可含笑見趙姜兩先人於地下矣賊出不意駭甚

欲鉤致之水湍如駛俄項屍隨流疾去里許賊遂置其姑而去嗟乎氏之智而勇仁而決其丈夫女子哉死後四日姜君聞之由閘隨流覓屍至華家莊於洑漩處屍伏不行乃得之時炎暑甚烈婦而色如生無幾微改衷裹衣俱密縫如績葢其志素定久矣年二十有六此八月一日事也其鄉人見者無不流涕共義襄其棺殮卽淺葬於蔡家灣姜君痛之終身不再娶姜君名廷貴字君肇其上世有顯人姜君習醫有名子開齋卽烈婦所抱襁褓兒也世業醫益工有孫三人

論曰人生不幸遭顯沛之世其碌碌隨流者固無論至婦人以節顯亦所在而有然如姜烈婦智而能勇仁而能斷以予耳目所及葢蔡難矣予聞之其里中人云烈婦平日和順婉容無疾言遽色乃臨大難當大節毅然浩然從容赴義非義精仁熟者能之乎明乎此可以論人可以論世矣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鍾氏孺人嘉興人考鎮江知府西星公母孫氏尚書簡肅公從孫女適太學生項諱德達字秦望墨林公第六子也孺人爲女時以孝著年十七歸秦望君墨林公已卽世孺人事寡姑黎太君一如事其母每事能爲其難黎太君茹齋孺人亦茹齋太君奉釋教惟謹孺人亦謹奉釋教不使稍有異同其嗜好盡志養性澹泊不事華飾祭祀卽瑣節必躬親無忽生子三聖謨嘉謨聲表側室曹生子一諱撝謨孺人鞠之無幾微間曹氏嘉興人年十五歸秦望君黎太君殁曹事鍾孺人如黎太君鍾孺人之撫曹如同體秦望君之殁也鍾孺人年二十九曹孺人年二十五自墨林

公以族望高名爲世宗雄於貲暨六子析箸秦望君行季門戶均而所受不能無少異兩孺人以孤孱當末造撫四子一女自襁褓而婚而嫁且教之皆能紹墨林公流風餘韻文章皆在人口誰之力也是時值明季里役之目曰白糧運戶曰里長曰現年項雖公望後徙藉虛名里役重沓等白屋兩孺人心力俱殫聲筋骨持門戶俾勿墜家風嗚呼難矣曹孺人先鍾孺人卒年四十九鍾孺人卒年六十六明崇禎十七年里中舉兩孺人節孝當事以貞孝旌閭未及題請爲遺憾云

論曰有明中葉盛時墨林公以鐘鼎甲族優游文學翰墨之場享高名世望之如景星慶雲一傳之後遂有盛衰之

感鍾曹兩孺人以煢煢孤寡持門戶教其子皆能不墜其
先人是匪獨節懋也葢其才其德皆有過人者可以爲教
家者風矣

姚母萬孺人傳

姚母萬氏嘉興人父文學諱祚亨字雪城孺人秉性至孝
甫離襁褓即如成人事父母克盡禮如子宗黨咸屬目之
曰是女不但爲家門光他日其爲世女宗乎時雪城君與
姚君楚蘭世好也楚蘭君有子諱佺字質菴早歲有異質
風度遒上軒舉奕奕雪城君見之曰此吾快壻也即以孺
人字之兩姓俱以爲得人孺人既歸姚舅楚蘭君已卒事
尊姑即以所事母者事之姑喜甚謂質菴曰吾不獨爲爾
得佳婦也吾更得一中饋矣始吾謂新婦以德勝也既觀
其遇事接物大小必稱而止今而後吾可優游含飴以待
老矣於是悉以家事任之綱舉目張不獨以中饋任也質

菴好讀書不妄交遊非素心人不能窺其室同好者至則
啜茗焚香酌酒一盃椀閒孺人從中皆有尺度孺人每謂
質菴曰世有酒肉兄弟相徵逐者匪獨敗而德亦吾中饋
羞也必若君之交素懷澹泊以古道自處者即酒食是議
吾庶幾不忝爲中饋而君亦得益勉於道義矣用是質菴
益以不妄交遊爲名高質菴固高世遠俗乎亦孺人之有
以佐之也孺人歸姚後姑王孺人早卒孺人督家政益理
時時念其父母同孺慕竝勗其兄弟以有成生一子名元
臣字虞功卒年四十一卒之日宗戚內外無不咨嗟出涕
者咸曰吾黨失一女鑑矣

論曰子葢晚年得交姚君質菴子與質菴係戚屬而交願

晚者則以子久僕僕塵埃中未得入質菴之室也質菴自是元亮天隨一輩人其嗣虞功温雅質直時時泣涕道母孺人之德之才而享年不永余深歎其一門之內秩然於禮可以爲有家者法卽次虞功之語以紀之爲傳

寶應兩不妒婦傳

湯氏諸生廷奏女處士喬出塵妻也以淑德不妒稱里中歸喬之三日卽謂處士曰我聞古者妻與妾竝稱有妻必有妾我嘗慕其事君今有妻矣盍早圖妾處士聞言驚徐曰君何論之高而言之遽也湯曰不然夫娶妻所以爲似續計今世俗大約妻無子乃娶妾必俟之中年以後使中年娶妾而卽生子待子成立而父母老矣妾不卽生子而父母老矣若早娶妾使妻始他圖焉歲月遷延子未生而父母老矣若早娶妾使妻生子而妾亦生子子益多妻不生子而早得妾以生子猶妻早生子也庸使皓首而歎鮮嗣乎我女子耳不知書竊嘗聞家嚴君之言曰古者諸侯娶婦必以姑姊妹娣姒若而人以媵之所以廣嗣也君無忽焉頃之處士遭母憂服闋湯又趣之娶妾於是處士前後所娶妾一再計當湯之爲夫聘妾也於六禮惟命而誡以將之猶納子婦也妾之入門也簫韶鼓吹燈火輿仗與夫牀第屏幃帷帘流蘇之焜耀盥匜撾奩之纖悉必以身親之猶嫁愛女也妾之初贄也禮稍降耦一等旁人相視而嘻處士曰無乃過歟湯曰不然使若人他日生子而有成必以今日之事爲美談我聞諸嚴君曰禮以義起何謂過乎時周親咸在位聞湯言咸嗟歎不置至有揮涕者後湯竟無子以卒終身以不生子自疚爲喬氏祖先之罪人處士中年後湯未卒時妾始生一子

顏氏儒醫姚德徵妻諸生懼之母也性至孝而能推不妒之德以及人德徵家酷貧以醫嘗去其家顏事嫡姑竭力甘旨一日德徵冰阻淮上顏顧室中無隔宿儲周視身外無一物乃解所著布絮持往市易粟肉以進姑德徵歸訝其妻窿寒而衣之單也而顏竟不以告久之顏有疾且革置棺衾費白銀二十兩病尋已有親者物故向顏賻所具遂售之得金如其數里中有丁翁者德徵好友也年已過中無子顏乃謂德徵曰盍以我粥具金爲丁翁置婢乎德徵曰如丁之媪乎顏曰需之乃治具召媪媪至顏集兒女環列於前嬉笑歡甚媪歎曰母兒女成行天也顏曰媪無慕焉能爲翁置妾亦如是矣媪佯以貧辭顏曰媪無憂遂出前金贈媪媪感動泣數行下果置婢生男四女一丁有兒亦無子即以次子繼之嗚呼若顏氏者能推其不妒之德以及人而俾續其宗祀則又錫類之孝其難矣哉

論曰女子以節稱女子德之首也然非女子之幸也夫女子以節稱其間蓋有天焉有人焉出乎天者其德性然也出乎人者蓋有不得不然之勢焉若曰非是則喪女子之節而不可爲也若今天下之婦人則羣然以妒爲德矣若曰非是則無所爲有家者之事也其躬行夫妒也竟如布帛菽粟之無一刻之可離於體也而人遂羣習而不察焉而且安焉殆反以不妒者爲狂焉故吾謂婦人之節處逆境而力行其德者也婦人之不妒處順境而安行其德者

陸節婦嚴氏傳

節婦嚴氏平湖諸生陸諱森立之子其暄之妻諸生嚴某之女也氏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嫻詩書工法書已而曰此非女子所急乃益習女紅勤弗輟佐其母中饋事事如母意母恆歎曰使女而男我嚴氏復何憂乎年十九歸陸氏陸氏子兄弟六七人氏於諸姑娣姒婉娩間肩摩踵相錯也氏接之無不得其和雍雍愉愉行止爲宗黨所歎慕陸氏子刻苦爲學氏之始歸也陸氏子即得羸疾漸不起氏盡心起居湯藥無間晝夜姑慰之曰自而之來也不謂我子遘此疾而之勤於所事者亦已至矣而體亦素羸且有妊行及期盍亦保愛以自全乎徒爲兩誤無益氏泣數行下終不能已無何氏產一女困頓牀蓐陸氏子病益急父母遷其寢與氏稍遠使無達氏視聽氏以不能親湯藥數欲踴躅强起力憊不能時時遣婢探之越兩日陸氏子卒氏仍遣婢訊父母恐大傷氏心囑婢使無言但曰病良已氏數數遣婢來婢荅如前久之氏疑甚詰婢婢不能隱以實告氏長號數聲自投於牀遂勺水不入口三日而卒見者聞者無不揮淚氏歸陸僅一歲陸氏子卒氏亦隨卒所產女數月亦殤

論曰我嘗聞之陸氏族黨曰自婦之來歸也內外宗戚左右上下無間言蓋其性之所植爲女然爲婦無不然伉儷一年夫亡而身殉之節操出於至性孝以始之節以終之從容出自一少年女子嗚呼其難矣哉

已畦文集卷二十目錄
祭文
祭周子潔文
祭在昔開士文

已畦文集卷二十

吳江 葉 燮 星期

祭文

祭周子潔文

嗚呼人之生死其修短延促固有命係乎天非人力所得而爲之者也乃其間有人所欲爲而天遂因其所欲爲而天故相其死以成志而遂助之而相之故有可以無死而天故相其生以成其孝惟志所存其忠則亦有可以死而天故相其生以成其忠則亦有可以死而天故相其孝惟志所存在忠孝而天亦從而聽命焉其死其生可以無媿矣昔先生之尊人忠介公之死於忠也爲國擊奸而捐其生此可以死也然當是時逆閹雖毒痛四海忠介適家居無官守言責揆之事理似可無死也忠介目覩大奸擅國宗社幾

危而鄙夫之徒肆張其焰非捐軀以力砥之則禍且不止即死不足濟亦自靖其心已矣忠介之可以無死而必死者亦猶楊忠愍公之死於奸相嵩也嵩之奸差減於逆閹而忠愍官在兵曹擊奸請劒非其職也似可以無死而忠愍死之百年之間忠介有同揆矣忠介公既盡節是時子潔先生居覆巢之下罔極奇酷荼苦飄搖殆無生理先生於此時似可以死者一既久之風波橫流事變百出先生無一日不以忠介爲心則無一日不蹈忠介之危而履忠介之節簿書桁楊危哉箕子之貞乎先生於此時似可以死者又一吾嘗反覆爲設身處地以思之夫以遺大投艱之身一死則先公之緒何以繼一死則後人之業何以啟

經權大小當必有辨於是歷貧賤患難椎心瀝膽之中一步一息不敢忘父母以忘此身而天於是乎憐其心哀其節以左右克相之保佑之以永其耆頤之壽使後之人濟而獲垂裕之休此先生之可以死者再而卒能不死克完其孝以述其忠也嗚呼哀哉追憶先生於明季避地余家分湖之濱時余年十九視先生爲十年以長先生時時過儆廬所與偕來者爲桐城方密之京口錢開少兩先生予不敢膺行先生不我棄訂交焉自是以後滄桑屢易迄今五十四年中時與令嗣明揚明星兩兄朝夕過從余交在紀羣之間見先生能固窮守己其骨堅其行篤以其身爲鄉黨後生典型表式使忠介公之流風餘韻時時在人耳目間年登大耋揮手長辭亦可以慰而無憾矣乎然人以先生之德何遂不可躋百年而僅僅未及九十然亦可含笑九原以復命於忠介公矣嗚呼尚饗

祭在昔開士文

某年月日方外友葉燮以清醴一尊苦茗一甌告於在昔開士之靈曰嗚呼在昔子何爲而死耶今之衲其衣而髡其頂妄踞南座以號於人而稱師曾無墨瀋信口囈語拾禪家一二剩吻以自誇者曾不若子之惠休片語下筆如有神也其敷座而談教乘勦襲註疏絕無心得依樣胡盧者曾不若子之長城五言隻語彈丸膾炙人口也以子之才亦既充之以學何遽不可如參寥辨才輩也予蕭然瀟灑胷襟寓情物外何遽不可如貫休齊巳皎然輩以子之一瓢託跡古寺不欲效乞食輩日奔走闤闠中卽饑驅迫切終不去寄迹兎園一冊以儤其口今子之殁也子之徒

罄簡子所遺之瓶鉢祇餘三十八文舊衲質券數紙此外竝無粒粟寸布值半銖寸錢之物此其人爲何如人其懷以卽死而不死者千百其羣可以未死而卽奄然長謝者子何獨罹其酷也子之從予游且十年矣子之學詩發憤直欲凌古人與子或月一見子詩必一大進吾嘗謂子使天假以年竟可獨立爲古今方外詩人之冠將毋天之忌子年未五十而竟死耶此眞風雅之缺陷能不拊膺而揮淚耶子之同學聞子之殁也無不頓足長歔僉謂詩道賴以子城而今者長夜何時旦耶行將搜子遺稿亟梓之行世此亦詩教盛衰之所係一

以慰子之寂靈一以慰同學之永懷也嗚呼靈其知之

終

雜著
紫石山留雲菴募修引
募修龍山塘橋引俗名跨塘橋
大覺菴募造水陸像引
嚴州重建開元寺引
來鶴菴乞米引
巽廬說
懷軒說
吳江邑志定本或問
積善律院募建藏經鐲閣疏

募修薦福寺引
朗涌開士乞食引
市見齋說

己畦文集卷二十一

吳江 葉 燮 星期

紫石山留雲菴募修引

二氏之學儒者每斥而不道乃釋氏之徵言往往無害於儒者之言性而果報之說則又類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也此不特無害於儒家之體且無害於儒家之用矣道家之說釋氏又斥而不道而道家又每援釋氏果報之說以徵其感應之事是道不能援釋之體而似乎援釋之用矣予嘗評二氏之學釋之大旨曰無生道之大旨曰不死無生者是不生滅絕對待法不死者是邊畔語爲對待法其爲體之淺深固已灼然乃徐攷其用則實有出於一者道家有呂純陽每以度人爲汲汲世稱其現神通變化引人以入其道此何異釋氏所稱普門大士十四無畏三十二應乎是其爲用之不能有甚殊也道家有一粒粟中藏世界之語此何異釋氏之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乎然則二氏之爲體亦未始有甚殊也故今者釋氏之宮往往有列純陽者而道家之宮往往設立大士此雖俗夫鄙人之見亦可以知其說之相類而相通反而求之終無戾乎福善禍淫之說而已郡之西紫石山山有留雲菴爲釋氏之宮菴內有純陽閣其徒均肅將而奉之固不能辨其異同也若曰吾偕崇而振興之終以興起人爲善之意而已矣斯意也不但無害於二氏且竝無害於儒

者福善禍淫之說者也菴始於宋興於明季迄今五十餘年且圮矣住僧序章思整葺之勸好善者之助余故爲之推原其說以鼓人爲善之念此不無有同心者歟

募修跨塘橋引

蘇郡城諸山鄉皆在吳縣西南境由胥門西行十里爲橫塘又西十里爲跨塘又西六里爲木瀆鎮由木瀆西三十里至光福鄧尉諸山在焉自郡城至光福咸塘路兼水陸由木瀆西南行十里至胥口出太湖五十里至洞庭兩山行者必從水而跨塘者實兩道水陸之中又自跨塘西南陸行二十里至橫涇又十五里至下保又南行渡太湖不數里至洞庭東山又自跨塘北陸行十五里至楓橋至支硎諸山蓋跨塘南北兩道皆通水然迂折舟行頗艱故行者多從陸塘亙東西而跨塘橋者實跨南北橋所由名也橋在吳縣境腹內爲諸山鄉鎮入城咽喉地水陸所必由

橋從來久中圮明嘉靖時修到今逾百年橋又圮有不能旦暮勢是橋也舟過其下者日數百計人過其上者日數千計又無他道可繞出於是行者惴惴不自保足不敢前楫不敢鼓是不可不亟議修也夫修橋與建橋不同橋建則利不建則適同於未始有橋無害也橋圮而不修而橋崩不以時則必至害人害舟其爲害不可言矣此仁人君子目擊之而惻然不能已於中者也夫興梁徒杠王政有所事然必待農隙寒沍之時而後庀工今於盛夏農務之月肆告邦人興起是役豈得已者哉亦孔之亟比於救焚拯溺而不能須臾緩矣敢告

大覺菴募造水陸聖像引

大覺住持三善上人喜作佛事種諸利益募建水陸諸聖像廣求施捨乞言於余余儒家言不談福報卽就上人而爲說法乃作是言一切衆生爲於諸相流轉生死幻力熾然無有窮極是故當知觀諸世間雖甚可愛終非我有旋生厭離爲厭離故是生喜捨厭離之至如去贅疣喜捨之至如與愛子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設於爾時作是思維我今捨身爲求福故爲住於相非清淨心是故捨離本非我有原無所弃云何有得無所得是名眞捨我觀人心爲求福故而爲喜捨喜捨愈甚貪求益滋佛言人身八萬四千衆多毛孔一一毛孔諸蟲吮嚙以至命終人愛身命甘毳養適身旣肥澤蟲亦滋長究竟一時身蟲俱盡爲福布施何以異是又不淨心而種善根如樹敷華枝葉茂美爲有根故而有是葉水漂旱爍根有時腐葉亦隨萎枝葉特根根復何恃是故當知從葉索根終無是處不如卽用本所自植原無根樹此樹無根亦不受根根旣不受葉於何有非不可受無處受故上人布施請參斯義上人聞言起告居士居士此言非勸布施爲障布施卽障卽勸其義云何余語上人諦聽我說世尊種種方便不住於法上根人說離卽互見衆生罔罔馳逐五欲如饑念食如渴念飲世尊方便不阻食飲教彼饑者勸之播種教彼渴者勸之掘泉播種得食明不可奪掘泉得飲明不可劫是曰福報故諸福事勸以利益利益旣得生歡喜心歡喜循環是生厭惡厭惡旣萌是生喜捨故作佛事喜捨第一始終方便歸於無有如觀自在凡諸有求應念卽至圓通第一善哉上人亦復如是爲諸有情廣作佛事造諸聖像種種供養是諸聖衆隨緣赴感悉厭有情皆得飽滿飽滿旣得生無上心捨無可捨得無所得入淸淨法普告長者今日大覺水陸大會有能施者爲能得此第一義諦

重建嚴州開元寺引

睦州陳尊宿實啟臨濟雲門兩宗之祖至草履退寇雖宗風不尚神通然西域諸祖往往以神力現此眞不思議境界也臨濟雲門二祖尊宿實開之而不在嗣法之列嗣法者爲陳尚書操故止稱尊宿然於承先啟後之功可與從上六祖並矣今嚴州古睦州也武定門外開元寺爲尊宿舊道場雲門偃曾於此參悟處也寺興廢不恆重建於宋元符間明洪武中燬止存寺基未有能興之者今某上人見祖庭久廢慨然思復興之其志大其功浩博而事維艱敢以告之同心有能於一念中建梵刹竟吾知草履神力當復現矣

來鶴菴乞米引

支硎山麓之左半里許有招提曰來鶴華頂仁叟禪師示寂處也仁公嗣法西堂存谷上人實繼席於此仁公道法甚高而不事世法故其所至所住恆苦饑今存老嗣仁公之道法並嗣仁公之饑法此亦無如何而不得不告諸檀護爲乞食計也夫法門所貴者爲獅爲象未嘗聞鶴也今存老之居乃標鶴之來鶴清虛羽化之物其來何居既來則並不能無需於飼鶴之糧此又來鶴之第二義也敢告十方善信檀護大德長者不使存老雜用心於趙州粥飯二時外則存老與鶴俱得優游於長林豐草之間仁公亦當含笑於長寂光中矣敢書此語以爲勸

巽廬說

持身入世之道惟有才者爲難有才而不遇於時者爲尤難何者人負其才謂可無所不就而竟不得一遇卽遇而或不得盡展其才則磊落不平之氣蓄於中必見於外甚且爲亢爲激以取戾於身世古之才人蹈此者不可勝舉此質人嚴君所以有和平守巽之訓臨終以訓其子乘六也質人少負高才暨兩弟展臣覽民俱以文章才品有盛名人咸謂嚴氏三昆必且大見於世已覽民僅以初授中書一官卒於　都展臣得一第未仕卒於家質人尙無恙亦已老矣見兩弟之有才雖遇而不獲展也自顧且老僅以明經終囘念生平必有磊落不平之氣發見於晦冥風雨之幾徵者惟質人自知之耳雖然質人學道者也旣晚而閱歷深體驗至而後知凡此者皆血氣之爲乃盡消其磊落不平之氣深有得於和平守巽之旨曉然身世之故其道爲如是也乘六之才能繼其父者也承是訓以名其廬推斯志也凡有才而所處未必卽得者可以怨尤俱泯無入不自得矣

懷軒說

人生與世接要不能與世爲漠然不相關之人旣相關則人不能忘乎我而我亦不能忘乎人不能忘者其中必有所繫要在本乎情而歸乎道大在倫常細在酬酢萬變無處無物不然明發則不忘其親夙夜則不忘其君好逑則不忘乎夫婦終鮮則不忘乎兄弟兼葭白露則不忘乎朋友皆情之正也卽道也有其情而不能忘則爲懷陶元亮詩艮苗亦懷新又曰木欣欣以向榮欣以向懷之甚矣草木且然況於人身世之故乎沈子蒼舒肝膽意氣中人也要爲當世有情人蒼舒有所不忘者而寄之於懷懷之所寄廣亦不能不有所專君子當觀其志矣蒼舒令兄子佩與余爲束髮道義交子佩益多情而善懷者早成進士遠宦中州一令卒已二十年常令人懷之不忘蒼舒善懷加其兄以懷名所居軒斯志也抑亦有所託而然耶命余爲之說遂書以贈之

或問於余曰日者明府郭公之修輯邑志也先生實與是役矣大抵全本增損莫徐二志續者悉本松陵文徵一書此書爲故潘君力田所著乃攘人之善爲己有而又拚作者之名得毋謂潘君獲罪本朝用其言而廢其人耶本朝崇寬大之政凡明季封疆死事之臣各爲其主者史例不削得不諱今用其書而沒其名抑有說乎余曰吁何子胷之無識而言之陋也夫志者志一方之事志於邑則細已甚然卽一邑之史而國史之權輿也操觚者豈能取之於胷臆必稽之閭見而徵之他人之記載今志吾邑在

前則本莫徐二志續則取之文徵此書得之故友朱君愚菴於此書竝未明言潘君所著此於凡例中言文徵爲愚菴之書表而出之未嘗拚爲己有也且潘君之事豈得比例於明季諸臣哉

本朝覽大謂明季諸臣各爲其主

命史局不諱而傳述之此卽漢祖斬丁公封季布意所以垂勸後世之爲人臣者以作忠至深切也潘君以言語文章之過獲戾

本朝擢於常典非各爲其主者比也夫子曰不以人廢言謂人則非而言則是潘君以言語文章獲大戾而仍用其言語文章顯著其人以垂信得無近於春秋之將乎子必且曰如是則當竝不用其言語文章矣何以用之而復諱之用之則罔諱之則欺殊不知潘君之書豈一一取之胷臆而成者乎公則取之實錄及先正記載私則取之各家傳誌銘文集以成書潘君之言語文章天下之有耳目者共見共聞之言語文章也非潘君之所獨得而私者也潘君集天下之言以屬稿愚菴集潘君之言以成書今又集愚菴之言以成志使有人更集此志以成書則又爲他人之文矣獨沾沾係之潘君何所見之不廣也故不但不著其人實亦未嘗用其言也何罔與欺之有且凡著作之文則不可襲他人者以爲己有而志者其事也古今歷歷實據之事若以爲曾有人述之遂闕其文而不敢復述乎抑

舍之而更據他事以取不信乎歷遡史家類採前人之文載其言未有著其人者司馬遷引用左國之文動數千言未嘗加以左國某某之名班固於史記亦然他如范曄後漢書及唐初所撰晉書僉集前人記載之作李延壽合宋齊梁陳北魏周齊書爲南北史曾一一著前人之名於簡端乎吾夫子亦因魯史以成春秋可言夫子拚魯史以爲己有乎子何不察之甚也或曰先生之論是矣何以邑人羣然譽屈生所爲之志而不與郭明府所纂之定本者其說安在余曰從來立言垂不朽者未聞以邑志而行天下得不朽者也康對山武功志人頗稱之然文章家未嘗屈指對山信乎文之工拙豈在志志之工拙豈在與屈生較

乎凡物各以其類相鳴和韓昌黎平淮西碑摧於當時而
文冠千古段碑奉詔改作今無有稱之者又毛穎傳當時
極詆毀之文章固不以悅俗人之耳目爲佳退之亦云吾
文小出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亦必大怪之定本一書
吾猶恨未能獲時人之大怪也夫文章一道原無盡境不
與定本亦何敢不謂然然使與屈生紊長量短則屈生之
才之學之品固已稔聞於遠近矣乃與之較得毋與賁育
競揖讓與無鹽角粉黛乎亦非其類矣今有人斥薰之香
以爲臭安知天下不更有香於薰者薰亦何辭今斥薰而
進蕓蒿之丸以爲香與之別白是非實無處置喙終不能
與無鼻者辨臭性也余聞見固陋文筆庸拙是役也獲聞

諸公之教豈曰不幸然區區所自信者始終不爲利誘不
爲勢搖不爲謗沮不爲諛喜以覩壟斷逐臭趨利之夫徇
阿堵爲毀譽者則有問矣惟是我邑明季亦有各爲其主
之臣或遺而未入然
本朝寬大之政頒行於史館而未經通行於外郡縣未奉
明據之文終不敢以傳聞異辭而筆之於志若以此爲過
則不敢辭耳

積善律院募建藏經寶閣疏

人有恆言曰佛法夫佛與法釋所稱爲三寶之二也然則
佛與法各自爲寶似未嘗混而一之然究未嘗岐而二之
者也惟法爲佛之所以流傳惟佛爲法之所以根柢昔世
尊之初降生也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世尊開口宣言
之第一句爲法之所自生及世尊之將入寂滅也拈花以
授迦葉尊者曰我有正法眼藏以付汝此世尊寂滅末後
之終一句爲法之所自結第一句以前竝未嘗有法二句
句以後亦竝未嘗有法二句之中間則世尊五時說法三
藏十二部教乘也然世尊有言我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
斯言也與拈花之旨未嘗不同蓋謂我法不在言詮之教

也然其後西天諸祖如龍樹馬鳴諸大師俱處等覺之位
無不弘論廣說發明教典豈得謂不在言詮者乎自達磨
初祖西來有教外別傳之心印不立文字掃盡語言然以
楞伽四卷爲傳心之要又何嘗廢言詮乎歷來五宗若離
若合各立門庭大約於教俱有陽違陰奉之意所謂用權
以開隱實以遮者也傳之既久賢愚混淆有一種不知宗
與教爲何物俯視一切抹倒教典謂此小乘講說家何足
言稽其實無論宗旨其胷次如漆卽教典俱不知其名目
何況其中之指趣一盲引衆盲如此者比比而是無論禪
宗掃地而教典亦受其塗毒矣居今末法之時思昌明我
佛大法者當弘宣我佛之教典使諸闡提盡得聞所未聞

是卽上報佛恩矣積善律院碧公和尙弘秉毘尼模範後學叢林莊嚴爲吳下冠而大藏全部尙缺奉貯之所費廣歲儉營建不易有大長者顧明卿居士慨然爲首倡計所費千有餘金力難獨任請碧公轉募五百餘金此外明卿獨任更虔懇十方善信檀那宰官長者協助勝因果圓滿成就寶閣九楹供養全藏將世尊四十九年之妙諦和盤托出西天東土歷代禪敎諸祖師尊者得一一證明其中會得此意卽世尊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之義而魔外之徒當亦頭破七分者矣謹啟

募修薦福寺大殿疏引

蘇郡諸山自郡城迤西六十餘里其問名藍望刹星羅碁布其去城最近者爲楞伽山迤西山峰漸高其陽號踞湖山其陰號九龍塢東西綿亙二十餘里士山碻礫無茂林修竹之勝叢林梵宇營建稀少僅於山之北麓有薦福禪寺地旣僻非孔道而禪寺規制簡樸騷人游士鮮有停驂而陟訪者然其實宜爲修道之侶所居空山寂歷固其所矣蓋與世趣漸遠與禪悅爲近也寺創造之始或曰梁天監年無碑版的據大約非唐以後之所建烏年或曰梁天監年無碑版的據大約非唐以後之所建立相傳錢氏據有江南時曾有賜額亦無可稽千餘年間寺興廢不一順治庚寅歲始一修葺鐘魚如舊近歲爲海

風摧拉殿幾傾覆幸而僅存若不早圖將委諸莽寺之老成舊宿爲維實開上不忍千年之蹟竟付之兎葵燕麥也誓願重葺而修整之歲儉力殘於萬不獲已中啟告樂善長者倘能以復古種福爲希有事當必有感其誠而慨然應其請者

朗涵開士乞食引

郡城東偏大乘菴歷數百年來菴僧以佛事爲應酬藉此以食其業也捨其業則立牓雖欲向上學道勢有不能所謂世諦也開士朗涵奮然思修出世諦往弁山參龍華頻吉和尙終百日制期叅馬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句頗有省朗涵既終期歸菴覺此心此境全不相應世諦出世諦戚然兩塗謀食則斷不能謀道此理萬不可謀道則斷不能謀食此事萬不可理事法界兩障礙者何謀於橫山居士請其方居士曰香嚴潛居六年而悟益仰高峰絕人四載而出死關二尊者豈絕粒不食者鄙世尊受乳糜之供而成正覺由此言之則凡學道者必有所以食之方可以見當世而顧窮居闔闇之問人謂仙源蓋隱者流而是在有以相之者矣朗涵於是頓然發事理無礙心法世尊乞食之制懇里中檀護長者慨助學道之糧積累而計月得集米若干歲可得米若干出可爲叅訪津梁之費居則爲掩關禪定之資乃能專心以謀道矣夫成人之美固仁人君子之所樂爲者也朗涵藉此發大勇猛頓超毘盧之頂則一段大事因緣三世諸佛亦將同聲讚歎豈俗諦所可得而思議者與

市見齋說

古有稱朝隱者有稱市隱者謂士之隱也奚必深山茂林而後爲隱卽朝與市其地則與世共見之地而人則世外之人也然子以謂朝之不可以稱隱也卽市亦何可稱隱哉孟子曰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夫不得志則人莫我知修身固然也見於世則非也修身而見於世是有心於世見豈可謂之隱哉吾宗有賢者仙源其人好學履道善吟詠多才藝家新安流寓吳奇窮鮮知交而好與當世極貧賤篤學之士游市一塵於要離塚傍賣詩賣字賣秦漢篆刻甚精藉以餬其口吾觀仙源挾其才可以見當世而顧窮居闔闇之問人謂仙源蓋隱者流而使嚴君平復生不易是言矣

終

題辭
題雪窗紀夢後
乘龍鼎劇本題辭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題山居圖後
題小善錄後
跋祝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
跋生壙圖
題胡仲子風木吟冊

已畦文集卷二十二

吳江 葉 燮 星期

題雪窗紀夢後

世間萬法不出事理二者惟事與理各各對待而成我與物眞與幻悟與迷覺與夢皆對待也瞿曇氏有言心生則種種法生是也無我則無物無眞則無幻無悟則無迷無覺則無夢無則俱無斯對待絕瞿曇氏又言心滅則種種法滅是也梓園程先生因雪而有感觸因感觸而有夢因夢而見僧因僧拍肩而覺因覺而得鶴此事理相因種種法因心生而遞成對待者也既乃鶴見則夢亡安知僧之不爲鶴則覺亡安知鶴之不爲我則物亡安知我之不爲鶴則我亡物我俱亡則悟亡安有迷迷悟俱亡則眞亡安有幻此事理之遞亡種種法因心滅而遞絕對待者也先生深有契乎漆園化蝶之旨而得吾儒無我之眞適合乎瞿曇氏心滅心生之妙究之我與雪僧與鶴離耶卽耶此之謂物化

詩三百篇之爲經也說詩者謂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故雖鄭衛之詩其始不正終則要歸乎正聖人猶有取焉蓋發者發其端猶六義之有興以情發端端見而情已謝由是循循以歸乎禮義猶爲學者之循序漸進弃故就新故君子以爲無害若其始也依乎情則以情爲本求其止乎禮義則難矣後世詩賦之家屢變而爲詞曲原詞曲所由來先依其情而後有其言於是言出而徵諸事事未必應也遂憑空結撰無一可徵莫須有亡是公情與事兩乖而欲其止乎禮義得乎於是淫詞邪說爲禮義之罪人是在所亟詘者耳京口姜子二公嗜古好奇之士也其胷中眼中

若有所不可者若有所欲吐者才情橫溢蓄於中而不能舒而爲磈礧往往借詞曲以寫之爲乘龍鼎劇本以寄其嘯傲事在南宋慶元嘉泰年間述呂氏兄弟直諫死竄始末其中如理宗之遜野龍潛邸胄之權奸誤國許趙之諂媚褒心金人之乘釁南牧以及趙希璩全保長諸逸事其大者確徵之史細者亦見於稗官無有爲亡是公者忠孝備唱隨完友恭得無非人心之正尚得謂爲發乎情者乎直可謂發乎禮義以止乎禮義者矣至其述京口之江山遡南徐之形勝千秋憑弔恍然在目昔人謂少陵之詩爲詩史余則謂姜子之詞爲詞志亦庶幾無媿於作者耶至其措辭都雅律呂精嚴尤爲倚聲家所推重此又姜子能事之餘而未足以窺姜子矣

題沈次山四時郵居詩後

天地間上下有古今橫旁有四時萬物人人所同也而不能有也有之者其惟一代獨立之詩人乎彼詩人胷中有千古目中有四時萬物能一一驅策之使令之以發我性情賓我詠歌則直謂詩人之千古四時萬物而已矣次山今日詩人之獨立者也窮居滄海之濱破屋數椽被褐行吟今且年邁六十以老矣次山曰天能窮我以遇合而不能窮我以千古能窮我以飲食居處服御而不能窮我以所歷之四時所見所聞之萬物於是作爲春夏秋冬郵居清音其妙在意而未嘗有所事方爲得其趣耳無錫華君詩百首而古今四時萬物之能事已盡天地至此而窮矣義遜以山水吟作圖分繪十幅不在鋪敘其事而描寫得其意則一日可永千古一室可盡大地此正是解人非鄉

之唐或謂之宋或謂之中州及元此皆庸人之論爲第二義也

題山居圖

羅景綸山居吟世人無不以爲得山居之樂能曲盡其事以余觀之此特老腐儒向鄉里人作解事語耳大凡居山貴得其意不在鋪敘其事而勞其心與身今觀其一日之中自卯至酉筆墨飲食行住坐臥一一繩以定課曾無片晷之寧此與在朝市間執手版持籌算者何異使日日如是一日不如是則此一日更何所爲一日如是日日俱不如是則益可笑必如元亮詩悠然見南山太沖詩山水有清音其妙在意而未嘗有所事方爲得其趣耳無錫華君義遜以山水吟作圖分繪十幅不在鋪敘其事而描寫得其意則一日可永千古一室可盡大地此正是解人非鄉

里俗子所能知也至其筆墨之妙列之宋名家劉李間殆不可辨余家去華君所居僅百里生平未嘗見其手蹟而稱道其藝者猶未盡在人口然則華君名尚不足以副其藝而其人有潛德余故樂得而道之

題王季子小善錄後

儒者之學不談三世謂其誕罔也然事之杳渺則不可知而理實有不能誣者顏子之不遷怒貳過而早夭徼世亂之尤無過宋秦檜而極富貴壽考以終苟不有三世之說則中人以下之爲善者疑矣吾觀王季子之循循於日用庸德之常殆希顏子之好學者而年亦僅與之齊閻其垂歿數語還生天界雖儒者疑之而吾以爲斷有其事也王季子之瀟然寡慾嗜好無所攖其心殆釋氏所云初果者流而自言僅生天界何耶然由色界而進之無色界無不可見性而證於初地勿疑有爲法而僅止於是也斯言也不能不爲儒者所非予倘因閒所聞而題其小善錄後

云季子之父名諜順治壬辰進士傷季子之亡而集其生平善行爲小善錄也

跋祝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

有明之世海內法書之家吾都則文待詔祝京兆兩先生爲首嘉隆間兩先生生同時居同里交同好不獨書法各擅名其品望亦足爲後生表式然待詔爲人端方整潔似近於狷京兆則倜儻高致似近於狂故其書法頗似其品待詔隸書小楷銀鉤鐵畫無一筆苟京兆長於草書崩騰放逸飄飄有凌雲馭風之概各極所長竝行不悖世竝珍之不相奪也戊寅之秋予於老友金子亦陶家見京兆所書陸士衡文賦二千餘字展閱不勝瞻眙其書法兼隸與行端莊流動備有其勝譬猶泛駕逸羣之才而有步中和鸞之節變化因心無所不可生平所見京兆之書此爲僅

事可見賢者之菽事固不可測矣亦陶高大父小溪公與京兆同時爲好友京兆書此以贈因遂勒石其大父行禧公裝潢藏庋傳之亦陶爲世守之寶予展玩移時因歎古今之凡事與物苟所見有未備不可徒以一端輒輕議前人之所造卽如京兆之書人徒見其排盪飄忽不知其整暇溫文神明規矩其可以管窺測前人之長短哉亦陶可以驕於海內藏庋法書之家矣

跋生壙圖

古來高人勝蹟必有詩文以記之圖畫以傳之如摩詰輞川晉卿西園他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不過流風韻事藉爲美談遂相矜爲不朽然所云名教樂地可爲誦法者則猶有間矣鳳羽胡翁之爲桐圖生壙一時名士著作如雲亦既膾炙人口矣今嗣君斌菴倩名手復繪爲圖崇岡稠林高下紆曲築堂臨流奇石夾道令人觸於目得於心不謂塵寰中有此可謂難矣鳳翁之構此圖也其逸致幽情固已高矣遠矣今斌菴之爲此圖益彰其尊公之高凡同人之詠其事記其地者不有此圖其又何以徵之今展卷之餘喬松古柏參霄無際卽以此爲鳳翁千春之祝奚必三山芝草鳳舞鸞歌然後爲得哉

題胡仲子風木吟冊

鳳羽胡君殁其同好諸友人以君生平懿行不能遽邦典易名羣擬以貞逸二字概君之生平爰私易名曰貞逸先生諸君子咸以爲當其嗣斌菴能承乃考之志一息弗敢忘於貞逸小祥之辰覩先人棔棬痛不能已其父執蔣曙來先生作詩稱之斌菴依韻以荅並告諸長者世誼屬和其不朽其親之意可謂至矣

終

重刻已畦詩文集跋

已畦文集二十二卷原詩四卷詩集十卷殘餘一卷汾湖派族祖橫山公燮所著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有目集部載已畦集二十一卷原詩四卷江蘇巡撫采進本而不列詩集即文集亦少一卷　勳家舊藏文集止十四卷丙辰歲　家大人欲刊行旋因兵亂手民不慎失第二至第五卷適　大伯父郎園先生避地祖籍蘇城得從宗人印濂丈家據此本鈔補並增目錄寄歸　勳取校舊藏本字體款式行格皆同唯目錄卷數多寡不合而祭文題辭兩類則舊藏本所未有也題辭內之題山居圖後題小善錄後兩篇舊藏本入于雜著一類　勳初擬以此兩類刊爲補遺餘仍循十四卷本之舊及取校各卷則舊藏本較此本所缺實多因復請于　伯父假得全本徧攷兩本皆不著刊書年月亦不記刊書之人無由定其先後唯舊藏本闕誤此本既悉補正則此本或爲後刊綜計此本增入之文凡六十五篇第六卷增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一篇第七卷增滄園記空谷菴平雲閣記兩篇第七卷增照菴碑記一篇菴碑記著湖水月菴碑記滌溪禾鄢幻居菴碑記六篇第八卷增家禮纂要序闕禮述略序百家唐詩序南疑詩集序六篇第九卷增牛園倡和詩序重刻落花詩序百愁集序六篇第十卷增葉序澗菴詩草序浪齋詩序三徑草序桐園生壙詩文序十篇第十卷增從姪以申水程氏世譜序巢松樂府序十篇第十一卷增積善五十初度序金禹安五十初度序一篇第十二卷增程節母五十壽頌序一篇第十三卷增孫律院碧天淨律律師五十壽序馮母仇太君五十壽序一篇第十四卷增程節母七篇舊藏本在第十四卷題山居圖後題小善錄後兩篇舊藏本在第十四卷題山居七篇舊藏本有目無文此本文目皆無者一篇第十二卷增越公墓誌銘一篇第十三卷增孫太君五十壽序兩篇第十四卷增程節母墓誌銘一篇　此本有目無文舊藏本文目皆無者凡十四篇序跋一

校跋　一

廣湖北江防兵備道按察司副使汪公墓誌銘誥封光祿大夫紫溪程公墓誌銘三篇第十六卷增孝廉徐俟齋先生墓誌銘太學項君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承定講寺微密詮法師塔誌銘七篇第十七卷增許母程孺人墓誌銘一篇第十八卷增何都諫傳張處士傳陸大令傳沈靜諳傳林屋勞山人傳周太學傳六篇第十九卷增姜烈婦傳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姚母萬孺人傳陸節婦嚴氏傳四篇第二十卷增祭周子潔文祭在昔閒士文兩篇第二十一卷增來鶴菴乞米引積善律院募建藏經寶閣疏募修薦福寺大殿疏引郎涵閒士乞食引市見齋說五篇第二十二卷增題雪窗紀夢後乘龍鼎劇本題辭題沈大山四本題辭題生壙圖題後跋生壙圖題後跋觀京兆行書陸士衡文賦後跋胡仲子風木吟冊六篇　與舊藏本異卷者凡四十七篇第一篇舊藏本在第八卷第十卷贈季偉公序送心壁上人序送張超然遊海外序贈陶隱者序送顧迂客赴陝序送超本在第九卷第十一卷纂三峯漢老和尚獻徵錄序羅漢寺隱峯演禪師語錄序贊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贊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四篇舊藏本在第十卷第十二卷南昌萬貞婦

校跋　二

楊氏哀輓詩文序葉節婦吳氏壽序顧母金太孺人壽序從嫂史孺人七十暨姪篤千五十壽序四篇舊藏本在第十卷第十三卷與友人論文書與吳漢槎書答沈昭子翰林書舊藏本在第十一卷第十四卷西華阡表金孝章處士墓表寶華山見月大律師塔表三篇舊藏本在第十二卷第十五卷進士承德郎侯補部主事却菴錢君墓誌銘過叔寅處士墓誌銘魏卜臣孝廉墓誌銘從伯兄文然文學墓誌銘六篇舊藏本在第十二卷第十七卷從嫂吳孺人墓誌銘張節婦王氏合葬墓誌銘七篇舊藏本在第十三卷第十八卷從嫂史孺人墓誌銘女姜壙銘四篇舊藏本在第十四卷第十九卷馮氏墓誌銘孝廉傅曹吏部傳平湖孫郭過趙傳董書人傳六篇舊藏本在第十五卷第二十卷柴石山居圖後題小善錄後兩篇舊藏本在第十五卷第二十一卷增程節母墓誌銘一篇第十六卷增孝廉徐俟齋先生墓誌銘文學姚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一篇第十七卷增許母程孺人墓誌銘一篇第十八卷增何都諫傳一篇第十九卷增姜烈婦傳一篇第二十卷增來鶴菴乞米引一篇第二十一卷增題雪窗紀夢後一篇第二十二卷增題沈大山四本題辭題一篇　此本有舊藏本無者凡七篇第九卷纂修吳江縣志定

一齋集序揭西集序鍚秋集序語冰集序來行居集序售燕居草序存堂全集序一篇第十七卷首篇第十八卷從姪文學韓奕薦一篇兩本文字之異者凡十三篇第七卷永定寺大悲殿碑記第二頁二行二百九行初詩集序舊藏本無第二頁十五行君字又第四行自口口家起至亦儲入骨止百十五字又第四頁一行牧同年江右口口口

第七頁十八行小注六先口兩尚書空格當作世又第六卷第七頁二行小注謙六去官那遂墜口潭空格當作如第七卷第十六頁四行桐初姪遠來口我草堂空格當作訪第八卷第三頁一行奔走何能口口兼空格當作卧雪第九卷第九頁八行莫待一聲河漏子漏當作滿第十卷第六頁二十行秖許三分香破琴秖當作祇殘餘第三頁八行問凱使之口空格當作來第四頁六行道死十口口空格當作三軀第十七頁四行怕謖吹口迎桃葉空格當作篴

公列傳從　國史文苑傳及沈德潛歸愚文鈔錄出刊于卷首俾讀公集者藉知公行實云太歲在著雍敦牂涂月茅園族裔孫啟勳校畢謹誌

己畦詩鈔

茅園派裔孫德炯敬題

丁巳秋月
夢坡樓刊

善詩者可以教天下不善詩者不可以治一身夫圖是詩而稱善何也溫厚韞於內而奇邪無所容薦朝廟則禮樂興達宴享則賓客洽訓胄子暢風謠則人材成民俗茂故其教廣大及於旣衰以僻戾之氣揚剽浮之聲不自審量而咎運會之不我與怨誹交作顯干世患施諸贈答則側媚其辭以爲贊猶惕惕然慮迎合之不工人已之間無一不致其薄詩之日底敝陋又何尤乎上之功令不及詩下又無聖人以刪之其亦重不幸也已葉子星期刻己畦詩數卷受而讀之乃大異乎世之作者非異也其屏擋俗習涵蓄者素自小學以至洎官復自被讒以至歸隱終始一志不戚戚以傷和亦不翹翹以希福中吳一壑土室蕭然道古之風去營飾以爲至足故發之於詩者剛而不可掩也蘇子以亢直屢摧挫熙寧時其持論謂人患不能剛不患剛不合道太剛則折眞小人語耳使蘇子在今日未必遂免摧挫而其論決不改於初然則剛之爲道於詩尤無害星期知之矣暇日嘗與余論器噫天下圄於器中雖有至人舉莫能外恒有遺棄羣物葆眞靜治之思余曰不然器無心而適用不用則窳歷世千百而不窮者人運之也復何病於器乎才如星期見於世者惟詩用之已隘又不以鳴國家之盛而使含光劇彩搖曳山澤之間詩教之興也何時歟夫星期則未得辭其責爾檇李曹溶撰時

康熙甲子小春日

序

星期與余別十二年矣性不耐爲吏經歲而拂衣俯仰侘傺無以申寫其孤憤鬱邑之氣而一寓之於詩頃歸自嶺南顧余子堊廬留連信宿出示西南行草屐齒所歷既極登臨覽觀之勝其所與酬倡往還又多海內倜儻磊落不羈之士而詩之奇皆足以發之余讀既竟顧謂星期曰近人稱詩者多矣而傾吐懷抱大放厥辭排突鼻兀不名一家未有與子頡頏者也請子述所以工詩之旨起余憤瞀可乎於是星期抵掌語余曰放廢十載屏除俗慮盡發篋衍所藏唐宋元明人詩探索其源流攷鏡其正變葢詩爲心聲不膠一轍揆其旨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

自雅頌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縱其氣之所如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笑或啼或歌或罷如泉流風激如霆迅電掣觸類賦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行乎其間詩之能事畢矣世之縛律爲法者才荏而氣荼徒爲古人傭隸而已烏足以語此余聞之撫几而嘆旨哉斯言足以砭俗學之膏肓破拘攣之痼疾矣遂與促席品次古人之詩星期持論卓犖多否而少可謂千餘年間惟少陵昌黎眉山三家高山喬嶽拔地聳峙所謂豪傑特立之士餘子不足儗也余因三復星期諸作而求其囊括衆有者則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離奇陳言刊落類昌黎吐納動盪渾涵光芒類眉山緣情繪事妙入至理而自嫻

古法其才氣之縱軼宕或涉於頹放險怪爲世所詬姍而必不肯爲局縮依傍之態甚矣星期之學能不媿於其言而卓然自成爲一家之詩者也茲將遊語溪偕孟舉吳子仗而無氣脈病在纖佻於少陵之鯨魚碧海昌黎之巨刃摩天東坡之萬斛原泉隨地湧出胥失之矣我師已畦葉先生起而挽之作原詩內外篇四卷於源流升降之故昌言剖析一一警聾振聵以覺衆人而先生所自爲詩務拔奇於尋常藝林之外意必正也辭必警也氣必盛也徑必深而韻必流神必行也而規格器局一歸於正大高明與鯨魚碧海巨刃摩天萬斛原泉隨地湧出之旨遙相印合斯爲已畦先生之詩也已昔王漁洋司寇寓書先生謂衆

補刻已畦先生詩序

國朝初吳中詩人沿鍾譚餘習競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以自欺欺人病在荒幻既又矢口南宋家石湖戶劍南有隊仗而無氣脈病在纖佻於少陵之鯨魚碧海昌黎之巨刃摩天東坡之萬斛原泉隨地湧出胥失之矣我師已畦葉先生起而挽之作原詩內外篇四卷於源流升降之故昌言剖析一一警聾振聵以覺衆人而先生所自爲詩務拔奇於尋常藝林之外意必正也辭必警也氣必盛也徑必深而韻必流神必行也而規格器局一歸於正大高明與鯨魚碧海巨刃摩天萬斛原泉隨地湧出之旨遙相印合斯爲已畦先生之詩也已昔王漁洋司寇寓書先生謂衆人之詩如水毋以鰕爲目蟹不能行得狙攫負之乃行是必假他人之目爲目他人之足爲足先生鎔鑄古昔卓然成家庶爲斯言之立云云誠能賞伯牙之琴絃者舊時鐫版閱歲既久漸多遺失存者間有字畫磨滅今曾孫昭九元孫叔蕃訪求原本重爲補刻而先生詩集煥然聿新知我師之有後能使祖澤之久而彌光也彼名家子弟清門零落卽視祖考著述爲無用之物而棄之者聞昭九父子之風其面熱面慚而翻然自悔也夫

乾隆癸未冬長至日長洲門人沈德潛謹撰時年九十有一

參校姓氏

受業胡直方圓表　鍾　定靜遠
劉國徵禹美　陳　葭玉文
王式丹方若　鄭誼賈生
孫眉光嘯夫　徐　琛來獻
徐祚增道沖　顧　復戒存
丁穀宜爾戩　吳貞元其輝
陶　蔚文虎　鍾　機石城
潘養淳美成　魏儒勳景書
鄭乾清千子　韓維嵩閭三

吳鍾粵朗公　穆士熹履安
陳　佑自曾　沈時懋禹讓
錢汝翼立三　程枚吉汝諧
張景崧岳維　馮　嵓維申
湯元鼎莘士　沈祖惠勉亭
凌典樞瞻宸　朱之敬若思
沈德潛確士　魏斗南世康
周用錫晉蕃　陸　稹元公
陳士全我完　張　鏞朝鼎
顧嘉譽來章　周　遠少逸
鄭　鈜季雅　嚴在田雨周

馬　宛來　顧藹吉天山
毛永圖沛如　周鳳來建安
沈萬鎰龍若　張　容阮青
趙祖爌上木　周用茲晉貞
談汝龍景鄴　馮　岳維周
顧如龍小范　錢漢何若三
胡宗濂義臣　李　柟含英
金上溶超陳　蔣　瀠觀存
周辰聲雷門　王以誠念存
徐杏業素傳　馬　沚秋渟
黃鶴巖偶蘭　潘坤元含章

葉其松淡夫　余　澈文漪
沈培楨元一　吳庸照青黎
李　果客山　杭慈和朗荀
張必賢漢策　殷重藩偶來
張　鈜少弋　萬　瑜右醇
顧師富鄭公　張錫祚永夫
張　煒阮修　韓鵬舉翼雲
安　潮久照　郁揚勛欽諧
謝松洲滄湄　王　峴錦湘
陳　鑲德鄉　莫玉文文中
丁穀永爾靖　湯　蘇若霖

薛雪生白
嚴肇元尊始
鍾桓任公
沈昌祚寓凡
方柱礎臣
陳康世殿升
周奇上翔
沈三英崑源
殷昌言禹欽
顧嘉禎廷卓
盧佐觀揚

劉家珍彝上
馮堯讓謙中
吳秉忠進思
王益禹臣

胡其賢斌菴
嚴如璧衛思
周棠召循
周祖典雲高
王湛秋雯
劉振宗竑景
丁昶長舒
沈思濂羽湘
張登翼文
黃錫祚永綏
胡世圻受宜

胡宗伊程叔
王簡晉三
沈李巖蔭谷
楊承業起宗

映榴蒼巖
吳楫惠旃
舒頡學山
淳淵發
景萌以申

方藹子吉
奕苞九來
舒玥康貽
藩桐初
邦翮仙源
舒璐景鴻
芬子山

弟

姪

受業姪
受業姪孫

弘先屺望
長馥鏞聲

長穎文禾
長揚爾翔
士銓漢衡
際清會朝
啟祥善伯

經邦蘭谷
士鑑漢光
沖雲景佩
婿汝承汪鴻書

孫

同參訂

重修參校姓氏

受業 沈德潛確士
受業門下 薛雪生白 仝參
蔣元益希元
李繩勉百
湯振謨伊佐
張應詔恪仲
李志尹南皐
潘惟仁贊元
顧楷曰周

姓氏

繆之惠敏中
張師載嘉猷
張師軾寒柏
謝清令則耕
鄭廷暘禹谷
沈元輅尊樸
楊應祥南曉
許仁緒芍洲
沈培宗巨川
朝棟隆上
鑒道徽

毛純忠素懷
郁成錦文菽
曾孫婿 龔開泰欣書 姪孫
曾孫姪 兆勳凱承
元孫姪 申應時
曾孫 鶴生昭九 元孫

參校姓名

鄧丙耀次彝
粟 抶谷青
雷 愷民初
蔣灣裔孫 炳章英齋
茅園裔孫 德輝煩彬
啟倬尚農
啟元瑞生
啟勳定侯
啟崟嵲父

唐傳杜明皆
許崇熙季純
劉肇隅廉生
葉巷裔孫 昭敦詠霓
德炯容皆
啟慕習齋
啟藩康侯
啟發東明

九世從孫 振宗印濂
十世從孫 鍾英山民

已畦詩集目錄

卷一

山居雜詩二十九首
雨中過曹秋嶽先生采山亭各賦長律五十韻
翌日再過采山亭復各賦長律四十韻
秋嶽先生貽長律卽次韻呈
夏日游漏澤招提四首
贈項東井
和秋嶽先生四首
客過梧桐山房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二首
賣犬行
集汪晉賢華及堂二首
同人集次漫賦四首
荅吳友鯤二首
訊吳孟舉二首
復訊孟舉二首
再荅友鯤二首
又荅孟舉二首
三荅友鯤二首
孟舉以詩送別謝之二首
荅曹叔則
荅吳廷發二首
荅沈平遠二首
荅吳混王二首
贈林石來奉　使琉球
湖上毛稚黃王仲昭訪予客舍作
集吳天章傳清堂
夜坐康貽姪話雨齋二首
送吳大馮之任四會
送潘霞山歸茗二首
送鍾靜遠之任江山二首
賦得一院桐陰長綠苔四首
再賦桐陰四首
和秋嶽先生桐陰之詠四首
和秋嶽先生桂下讌集四首
再和次日飲花下四首
贈張鍊師二首

卷二

同人集吳孟舉鑒古堂限昌黎韻
疊韻
三疊韻
四疊韻別孟舉
五疊韻荅魏交讓

同人集桐鄉六疊韻
七疊韻荅賀拓菴
癸亥人日八疊韻
九疊韻再荅九來
十疊韻荅華山碓公
二取亭十一疊韻
十二疊韻寄九來曉鶴
偕徐季重九來弟往禾中和九來原韻二首
泊南湖同人集鍾宣遠齋次前韻四首
季重用東坡韻見贈疊韻荅
疊韻荅九來
同人過皋旭吳趨寓齋三疊韻
雨中集芳草堂四疊韻
五疊韻贈藥亭
聞孟舉至六疊韻
七疊韻寄荅九來
同人過草堂八疊韻
吳漢槎北歸次昌黎憶昨行韻
九來用和漢槎浚字韻相寄次韻荅四首
題沈客子燕京春詠後八首
荅平湖沈尚廬
汪晉賢新構草堂
擬少陵春陵行贈何相如
集孟舉黃葉邨莊次山谷韻
再次韻
三次韻
石門訪隱者不遇四首
坐頃隱者歸疊韻四首
石門郁曾發自秦歸贈三首
屠尹和中州歸賦贈二首
簡寄孟舉二首
疊韻詶魏州來二首
贈張九臨
題九臨像
贈計希深北游
釣雪行
陳殿升來
卷三
送梁藥亭
送漢槎北行
寄蔣莘田
上撫軍次李義山韻
贈曹飛雛
與趙書年

和何相如識集二首
野鶴篇
又次韻
徐明府席上二首
贈胡義臣二首
集尚友堂三首
題友人草堂圖
放歌行
過瀨水弔伍大夫
苔秋立人
呈太座主張湘曉先生四首

別張實存世執四首
墮驢行苔秋嶽先生
再賦墮驢行
上于制府大司馬三首
送陸鶴田先生北遷二首
送淮友二首
和于制府夢中作二首
留雲堂歌
鵬息篇
堅冰行
送陳冰壑北行二首
贈何雍南長歌
看劒引杯圖二首
甲子元旦和陶子文虎二首
再苔文虎二首
立春和韻
和鄭子賈生渡江作五首之四
疊韻苔文虎五首之三
和文虎江城之作五首之四
集秋嶽先生采山亭五首
雙燕圖
將往嶺南別同年郭華野

秋嶽先生過草堂五首
立夏前一日四首
遇董介休二首
茶話樓
祝用亶六十二首
贈陳子自曾二首
題沈孟澤像三首
贈柯翰周二首
柯南陔霽園卽事二首
廉讓攄書圖二首
徐道沖觀泉圖二首

贈友
卷四
夜泊錢江
江上曉發
釣臺四首
蔣谿
常山道中
晚至玉山
弋陽署中
龜峯山
贈紹宗開士
南昌晚泊二首
滕王閣
章江小除三首
除夕五首
逢廬山僧言棲賢之勝三首
贛州二首
大庾嶺二首
贈南雄郡伯黨仍菴
元夕仍菴署中四首
曲江弔張相
上制府吳大司馬五首

七星巖
嶺南雜詩十二首
寄懷山陰呂守齋
次季偉公韻八首
送張超然游海外六首
懷山陰吳伯慤
呈勞豈菴憲副五首
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　朝四首
送蔣莘田憲副督學中州四首
挽吳漢槎三首
午日王大將軍湖舫讌集六首

贈山陰呂清卿
贈山陰陶愼先二首
送燕中李右庚北歸
送福清同宗游海外
送侯官藍公漪歸閩二首
贈石漣上人四首
訓順德梁甫山
訓順德梁幹旻
訓南海何介臣
七夕天寧寺二首
曳杖獨行圖二首

贈歸安沈山應
苔番禺陶苦子
贈山陰劉仲濟二首
贈眞際開士二首
剔杜直之
貽梁藥亭
韓公吉大參英山道中三首
南昌別韓大參
發南昌遙望廬山
江行阻風
彭澤縣

贈顯菴上人三首
棲賢寺二首
五老峯瀑布
蘇頭箭四首
朱砂峯
登五老峯
廬山絕頂
遙望漢陽巔
萬松亭抵九雲菴
三疊泉
芥廬贈無葉上人

大林寺
和心璧上人山居四首
別璧上人
大天池
佛手巖
出廬山
返吳城逆旅視火燼
贈友二首
贈新建萬右藩三首
江行阻風
彭澤縣

小孤山
阻風江上值王昊廬宮詹
東流縣舍舟登陸二首
青陽望九華山二首
敬亭山
夜發茗谿

卷五

丙寅重陽前一日同人集草堂用昌黎韻二首
九日同人登楞伽山泛舟用昌黎韻二首
苔魏交讓州來雲臯景舒
苔周漢紹敕寧明揚明星

苔魏青城令似孝儀
苔林西仲
苔吳羽三
苔曹叔則
苔吳孟舉
苔朱望子二首
苔陳穎長
苔包自根
苔周漢荀
苔郭皋旭
苔嚴修人二首
苔嚴武伯二首
苔項東井
苔金亦陶
苔張超然
苔潘雙南
苔陶季深令子文虎二首
苔曹民表
苔俞大文
苔吳謙六
苔沈客子
苔曹希文
苔鄭賈生
苔孫嚮夫
廉讓堂次東井韻三首
紫茜邨莊圖二首
苔郭中丞　都門惠札
送座主京江先生晉大司寇還朝四首
送張賓存世執入　都二首
和張韋存世執
淮陰弔古
贈通州戴士友
上同年孫屺瞻少司空六首
孫嚮夫遠來執紼先人葬二首
十鶴圖十首
和陶季深錫山秦氏席作三首
同人集孟舉橙齋次東坡韻三首
謝曹杕則
同人集尚友堂二首
徹雲開士
苔徐鹿公二首
苔王禹慶
丁卯除夕二首
戊辰元旦

上元後十八夜草堂同人分詠共十六首
放歌行
虞山嚴武伯山房二首
宿蔣文孫齋
再贈文孫
文孫惠酒米
趙安臣集同人湖舫五首
集安臣簡齋
虞山別同人二首
卷六
喬石林來過草堂即事七首
題石林縱櫂園六首
至白田與諸同好拈十三覃韻四首
和石林疊韻十首
再和石林疊韻八首
疊韻投喬雲漸四首
疊韻投朱劻孺四首
疊韻答王方若四首
疊韻答喬無功八首
疊韻答劉禹美四首
疊韻答鄭千子二首
疊韻答陶文虎二首
疊韻答劉彝上四首
疊韻與諸子論詩二首
疊韻答朱恭亭二首
疊韻投孫以一二首
疊韻答王亦退二首
偶作疊韻
雲漸酒間口占二首
送鄭千子之楚二首
十伶曲十首
卷七
和張超然泥美人十首
韓蘧廬抱膝圖
游弁山四首
疊韻又得二首
圓證寺岫雲山樓四首
虎丘登眺
草堂對雪
山窗
賦得山色有無中
賦得雞聲茅店月
客齋坐雨二首
荅陳玉文二首

疊韻荅陳起雷
再荅玉文次來韻二首
梅花開到九分三首
題扇頭松
題扇頭黃山圖
山房牡丹六首
輪菴過草堂
胡方伯顧草堂四首
張葦存世執捷南宮二首
訓京口孫月潭次韻二首
同人集環山閣疊韻二首
三疊韻再贈月潭二首
四疊韻旅次言懷二首
五疊韻荅章聖可夏用修二首
六疊韻荅何皇士二首
荅張禹邨
荅張齡度
晤汪叔定
與胡方伯話舊
贈清技二首
次壁間王勤中韻
贈康貽姪
贈行腳
泺水道上
陳留署中作八首
疊韻集泗初堂
疊韻荅曹石間二首
疊韻荅陳言揚二首
楊崙木拙宜園七首
荅東井
贈查又徼
同人集煙雨樓
苦雨篇贈翁康飴
曹荔軒過訪三首
疊韻荅吳雪蓬三首
疊韻荅桐初三首
次少陵韻荅桐初二首
同友人步明月寺二首
贈曰九上人
卷八
觀碁五首
霍丘贈史廣文二首
贈康貽姪
題上偶題二首
贈行腳
泺水道上
陳留署中作八首

卽事
題西來菴
荅靜遠四首
至儀封二首
鄂陵贈梁侍御二首
贈通許王麗京二首
贈友
庚午除夕二首
和靜遠上元前一日二首
訪周伯章河干四首
偶見四首

贈馮仁可
贈周伯章
贈馬宛來二首
靜遠道裝像
口占贈友二首
贈王又蕃
宿羅漢寺
晏祿菴
喫貧菴
題湧月泉二首
蘆雁扇二首
贈女導師二首
蔬飯行
次韻荅蔣聲中
再疊韻
三疊韻
次韻荅李鶴君三首
次韻荅海鹽李明府四首
集廉讓堂二首
疊韻集懋德堂二首
疊韻荅俞次瀛
自武原歸橫山二首

曹叔則七十五首
當湖集沈撫辰齋卽事
又三首
與輪公夜話三首
美人圖二首
次韻荅錫山顧天石二首
諸子枉過草堂
東井七十初度
風雪夜偶拈二首
又二首
題畫荷

與楊起宗
苦雨
水窗譾集
贈金亦陶二首
贈徐貢時
山居雜興五首
重九過胡方伯齋六首
秦太史招集山莊三首
贈陳集生
秋柳二首
梅花松枝圖

卷九
秋蘭
新綠三首
放鴨圖三首
同人集獨立蒼茫處六首
谿山煙雨圖二首
採蓮曲
荅吳邑張明府次韻
贈耕雲開士
人日集徐健菴遂園二首
訓湘鄰上人
宿積善律院四首
放歌行
晴江春曉圖
京口程紫星招集西郭別墅三首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題雲抱堂
訓在昔開士次韻四首
荅殷偶來
再過雲抱堂
次壁間碓公韻
東山訪輪公不遇

同諸子步月至臥佛寺四首
殷偶來招同諸子小飲二首
姚質菴齋頭水仙久未放詩以催之三首
贈沈蒼舒
送希文北上
遵子石榴冊
和濟蒼上人原韻二首
贈月槎周郎三首
贈緒風朱郎二首
祓蘭游仙詞二首
乙亥元宵二首

虎丘雜詠八首
邢江別史西眉七首
題延翠樓三首
贈楊趙宗
贈馮維申
以申山齋
簡輸公
殷又斐初度
京口作二首
林屋山居圖三首
題鵁鶄鸂鶒滿平沙
和胡方伯贈鄒郎作四首
宿慧慶山房二首
將遠游別諸同人六首
綠蔭堂牡丹二首
贈唐友
楊花
同人集則學草堂三首
贈蜀僧二首
雨花居聯句
卷十
賦得名士悅傾城
詠史
烈風行
廢書而歎行
賦得富貴應須致身早
賦得碧海青天夜夜心三首
鎏金鴨鑪三首
初日芙蓉
落花
集當湖陸巔人南田草堂
聞鴈三首
賦得花隂夕陽遲
游婁東天藻園十首
經弇州先生廢園
除夕訊汪秋原
題黃葉山房
和陸義山看梅四首
至盛川感舊
與諸子夜話有感
東山宿擷芳草堂
聞蛙二首
宿永定講寺漫賦四首
再疊前韻四首

丁丑除夕四首
奉和宋大中丞過訪草堂之作二首
再疊韻二首
三疊韻二首
四疊韻二首
黃葉精舍
過淨因山房二首
催妝詞
仙源行
同人集虛已齋步東坡韻五首
有中州之行四首

和弘公除夕韻二首
黃葉坐茗二首
和胡子斌菴風木吟
獅子峯行贈自安法師

山居雜詩

元坐閱終古南山當坐隅憶昨卜誅茆愛山面山嵎惟此山與我坐臥飲食俱性情久益習交好澹相娛忘我并忘山謂山特我趨勞生大造間何物非助吾杲日燭我閤清風涼我襦萬有適五官恬然享其腴何爲擾且攘求饜踵頂濡猶復矜予智夔益笑蚿愚

茲山秩然靜四序迭遷別豈伊有殊態行生競緇涅蓊蔽三春秀颯委嚴冬雪姍華與摧頹造物無兩橛任運亦何心巉巉挺石骨

霜藤產海南繞指柔且光冰蕤織雙文敷簟承姬姜鴛綺曼合歡翠茵薦玉牀託處安且貴椒蘭郁芬芳但供坐與臥卷舒不自量不見鱗鱗瓦堀爾質剛方勦然泥塗色索莫無精芒高處大廈上蔽日扞嚴霜失足寧一碎不羞君子堂

杲杲冬日日烈烈夏月風適性得所便交口譽天公寒燠一反是施受交相攻呼天怨咨集百計補其窮風日性無殊物情爲時瞶毀譽柄咻鑿是非烏雌雄誰謂覆載大難互狗偏衷皋夔値輓季蛾眉益不容章甫加越人詬詈還攢叢嗡嗡一日汶汶訛千蒙君如訛予罔試持問蒼翁

灌畦鑿方池泠泠水澄鮮本具動搖性微風生潺湲池旁

庭前兩株松屋後百箇竹竹韻戛爾清松濤穆以謖入耳警幽淒遞聽引深肅靜中懌然解余懷共物足昨我過閶門兩岸畫舫逐輕颸颸曼管妙謳發柔肉滿坐懽絕纓子聆翻悽蹙乃知欣蹙懷難語聽者俗

我門無剎啄來者鬻樵薪愧未能腰鐮此事常求人舍閒一畝地所求無不幷剪韭春畦茂摘瓜夏蔓橫棗下疏路茲籬趾葷早菁露甲始紛拆霜苗繼次呈甜酸恣口腹一味思友生馳華愧少壯聲獵審趣斂暮程杜關捫往迹竹燈熒然明

涉夏氣鬱蒸百蟲鳴竅穴蠢爾又何知振股跧炎熱蚯蚓咿長謠蟪蛄吹一吷蝙蝠恣予雄振翅翻撇紛紜競向

會奔蛾偕遊蟻赴火總不辭照拔實瞎鴻捐軀詎自量喧
闐營生活後時涼風來瀰宇布霰雪吹萬寂空庭寒月森
毛骨
宵分鼓號風萬木謬刁怒賈其餘勇姿決往靡還顧勢洶
不雨立氣盡還如故嗟彼園中花閱歲芳一度幸當豔陽
期顧影猶防妒摧折在佳辰零落紅盈路
我廬橫山下丘墳類北邙哀薤沸修壠短簫咽前岡素車
挽長紼百身痛莫贖送返無寧時攘攘死別鄉昨聞猗頊
翁滿城甲厚藏一朝溘捐館金穀拋倉箱傳其長謝時奴
呶囑諸郎治喪勿循禮桐棺無求良瞪目注環寶半珠不
得將戢影投窮阿儻烏伺繒粻令嗣曳白豪擅技六博場

傾家慕一笑勢去身亦亡乃翁宿草墓十載無勺漿
飯罷僧叩門偕我閒尋步攜笻循修陛縱遠緣谿路舉首
日方中暖蜂喧靄煦俄睇遙岑顛修眉曚穀霧淒淦霎爾
興祁祁失江樹急旋不返願踵頂俱霑注抽身苦不早濡
首自貽悞躄躄返柴門永誡毋輕鶩
青青畦間菜生意掬益然託根安分寸事事遂所天狂颸
不能折零露裛涓涓摘薦盤中餐味澹人俱恬久親愈不
厭此理誰能全
鳴蟬聆高梧生事此焉寄渴飲雲表漿飢咮槁葉餌汝心
又安營嘈嘈情常熾憒先晨曦號競送夕陽吹搖曳過別
枝去住誠何意戢翼蜕其軀辛苦誰爲使茫茫物化端舉
眼堪雪涕
平林饒雉雀豐草依豝兔秋冬飛走肥冒嫩隨宜具物情
戀美好什九鮮脫去追遙山澤姿供君鼎俎飫吾聞南山
中玄豹深隱霧文彩澤益藏罟網無從傅悠游遂其生無
慕安有懼籠籬誰爾限遠迹猶未暮
平明振衣興盥漱事焚香鋤畦旋補籬培青復芟黃呼門
鄰叟至晴雨商農桑魚鳥應酬畢粥飯次相將時晏方危
坐披卷溯虞唐浩然動予懷顧景已頹陽急思繼日晷貧
艱膏脂光此日倏忽過屈指俱閒忙囘首念一生似此尤
可傷
少年事交游吳越敦槃會自從吏抱關牛馬羞儕類祿微

不能周握蘭申予詈悠悠金石心夢夢杵臼意易膠鮮經
貞艱合勘輕離去聲適市競刀錐捫肝將焉寄
弃世世亦弃彼我成兩捐余草堂顏二弃取青蓮句無兩不成中草堂
得其全成八三不立內典三點成八音伊無待二誰傳看雲復對山
身世兩相妍孰弃孰取弃青蓮亦茫然
荒鴟絕朋儔雲影自舒卷水流花開間無人物白轉近山
蘭若侶云自佛場選靜晤契無生觸緒抽獨繭我所未
忘見見處難遣夜闌對空堂戛竹風如剪
計身衣食外所求亦已寡敝葛每禦冬寬褐恆當夏問予
胡勿易二候便相假典質取失時權在新安賈邀涼風門
襟塞墐火堪把時會處其窮幹旋在智者茫茫物態異樸

衡決取舍鶉衣心無怍狐裘顏每下
家傳數麾書飄蓬屢散失欲買囊空錢擬借瓶無力孤陋
甘鄉人對几長太息幸存罈蝕餘殘斷搜故笈昔人已千
年面目鬚眉悉雕蟲薄壯夫大雅衰作述淚落杜陵詩節
孳子長筆名都有宛委閒藏充棟帙美譽溢今人古人如
未識讀書奚事多展卷貴有得館飣雖盈前飽在一臠食
向讀樂志論竊嗤仲長子良田亶廣宅營營何時已背山
一把茅臨流半耦耜情非獨取廉道豈專知止得少消嫉
懷戀多攻暮齒宇宙一粃糠憂患何從起昔人唱高言無
乃封殖矣

我昔多昆弟七八鴈成行後先痛朝露孑影煢煢翔故物

手足盡一室皆滄桑壯歲汗風塵俯首捱景光談笑飾窮
愁忸怩豈慨慷齊魯燕豫間疲蹇栖晨韁江淮撼驚濤天
吳九首昂吞人益其心旋踵猶裹創綿綿幸餘息晚好締
冰霜

憶詩十五六莊誦首楞嚴妙奢三摩他錯向文字詮浮沈
四十載七處紛糾纏侈口析眞妄殺活竿頭粘近知黜耳
目八識根現前不嬰世網劇安從解牢銜世尊問圓通灰
心第一圓

春雨七十日百卉慘無顏溝渠聲活活庭戶泥濘濘老農
仰天歎二麥如枯菅半菽飽可憂菜饁一望間數聲突斷
煙火束薪騰銖錢春耕時孔亟袖手翻如閒何當播種時

梅雨來無還穀賤延歲月穀貴悲痼瘝聞言心惻惻喟然
涕欲潸勞生寄作息一飯叢諸艱誰誌老農語持以達天
關

山北吾草廬山南吾丙舍寒楸痛白雲淺土酸長夜撫裏
負存沒往日不可假紈袴與儒冠吾生已兩詫風雨聽啼
烏問影淚如瀉

寥寥天與山秋空發羣響老鶻呼遥林落木驅寒壤我亦
秋一物不須悲作兩息躁恬後時安流絕冀想搖落悲昔
人吾視轉蕭爽

我本山中人只說山中事勳業鏡不看遠道書絕致三株
兩株梅半池半屋地饑來遣無方客到談自恣幸無汲汲

腸奚事勉勉志所求石與瓢一樂在飽醉遠檐花滿枝硬
是吾生遂

雨中過曹秋嶽先生采山亭坐次各賦五言長句五
十韻限東字

俗記黃梅候天閒綠野翁衝泥投蠟屐對卷命詩筒暢啟
當岑面軒高俯藥蓁遶檐棲鷻鷅入鏡寫溟濛樹蝕滋陰
蘚橋欹咽曲洪深深南郭隱杳杳北巖通戢翼摧乾鵲輕
雷鬨網蟲數來幽事幷話許遞情同伊昔傷王粲從茲訪
馬融詩聞匡鼎說經向子雲窮隻字吹冏谷修翰力挾風
潛波鱗待躍撮土嶽何崇春穀潮浮綴清暉墅啟櫳幾年
飄斷梗大澤逐孤蓬官瘁郵亭長民勞菰蔣中錢神乘變

豹路鬼趁哀鴻占鵬無煩筴思鱸竟結簏秫投滻渚月艇
繫越溪楓茅把三楹舊山圖一帶空琴臺落午夢妝館播
秋菰冷盡豐同誰弔榮枯隔代恫柳陰誇叔夜李種擲王戎
對客艱惟酒茹葷富有蔥曉餐分翠沐晚課積乾芃業嗞
漁樵穩顏拋鞿笑工任他雲萬態只有耳雙聾谷口新荒
秫池陽繼沒種眞饑原不樂乞食敢求豐偶挂蒲帆去聊
尋鴛渚東搖笻驚刺促跋履倒騰槽重展依玄席還張學
尹弓襟期仍夙昔煙月久磨礲倦不辭歌鳳先生別業
能謝獵熊骨清庾嶺榦標峻嶧陽桐正始存孤調開元覩
一公石傳中外畫版纂朔南功國是誰徵信時賢莽折衷
汗青肝歷歷詔紫語沖沖吹杖燃冰壑傾葵轉法宮黃扉

思愈厘碧嶠意難蒙藻發鶯啼樹情搴鶴放籠周秦規遂
古屈宋駕爭雄縱目何人敵牽腸百代攻纏綿搜窈窕毫
髮劃玲瓏短策憑陶寫芳蘭護始終梯山開轍跡薄海罷
瘫艤有味嘗餘菜期休轉後蓬曲枝拳尺蠖周道睇長虹
極望雲容澹何時月影朧從來提命地咫尺是崆峒

附錄秋嶽先生作○越堰川程迥秦封輦道窮金饑搶
步外土滿溝洫中大火昭新令深耕紹古風巨園謀景
概雞黍誼應崇夙有澄懷彥軒然絕世雄宏辭鏗玉戛
美度耀珠宮曳組離朝右承符下海東委蛇消吏瘴幸
苦祝年豐遵邁陽侯虐餓莩蔀屋空稅錢星似急赦使
賄相蒙紫陌天連昼黃蘆夜叫鴻徙薪多至理渡虎號
奇功財傳嶷娛客脂膏不染躬官評巍市竭世味揚秋
蓬祇覺貧爲崇非關妒者工鬻旋故里屹屹保幽蘇上
種豆支頤接垂綸笠澤通疏泉生澹蕩拓戶傾青蔥茗
酒稀全歲琴書止半弓茹荼雪語吏議製錦隔宸聰喬曷
飛層壑虔刀割曉菰驚才追鮑照剩智壓房融切喜前
賢在何來倦叟同謂余堪共語越俗表微衷淺日嫌泥

鶯喚曉櫳迹猶疑訪石人忽笑飛蓬憶別玄都觀重尋梵
志宮遊從車笠判會喜素緇同攀樹何年柳勝冠昔日童
城頹蒲渚碧塔破鴛霞紅弔范詞誰麗尋朱碼尚豐舊墟
悽露泫別館萎蘭蔫接日仍尋御謀篇再撫衷白池增灩
激賀曲轉玲瓏獨柱搘元雅扶輪補化工卷懷鐘鼎略狎
主笠簑翁小艇城南寺輕笻屋背楓周畦饒紫蓼宗璧貌
青嵩醉藉香爲國眠依竹作幪嫻眞標叔夜冷只許梁鴻
眾派宗全豹遺經盡蠹虹夢蘭猶塞北興到亦牆東韻險
嚴霜律觴馳速火攻硯泚過米芾齋舫得張融入夏商羊
舞經旬黑蜮充殘櫺紅袖泣斷蟑黨猴蒙潘瀉飋輪迂滿
殷戰鼓逢喧蕉宵颯苔栩蝶午枉忡等鬱高山書書番宿

火烘開簾頻護雀惜藥謾呼僮箭駛思投璧臺高慨競銅
悠悠秦代月滾滾楚人弓珍重爲霖望栖遲行潦窮民疲
咨廟算居穩賴邊功靜閱愁雲態歸捫獨寤躬夜牀隨滴
溘曉檻送沖融數道泉鳴谷旁離甲拆菸江天頗無限不
信有樊籠

附錄先生作○南極迦陵緩中星正夏同一廬灰劫剩
萬卷蠹香融圭組曾相許蓴鱸本自崇隱滋離索憾病
減琢磨功稽古三長失投時五技窮舌常論將相跡未
滿衡嵩伴總遨唐勒讖宣兒童遂青溝慕寢翻成狎鳥豈不知何歲月頻見此昏
濛硯冷苔侵几庭荒鶴避籠梅蒸先釀溼竹醉各含風
下拜求祠石忘言倚井桐暑陰拋雨筆晝漏密蓮簡燒
麥修農俗持觴問義慈沽唇非宿諶掩豆止新菘儉首
懲多慾才尤契屢空逢壬儲屋溜去乙剝春蔥肥逝安
天道狂歌寄我躬吉惟占不速和足感無恫進退謀倘
否難貞賴擊蒙貴遊方衰衰旅夢莫匆匆負弩專賓席
停車接梵宮政碑開海石文鼓潤江東豈意偕焦贛勁

來訪葛洪放懷耽藉草回首憶分疇演象乾當陽吹笙
雞漸終烈燄墳宇宙仙露老金銅獻捷聊騰奏憂民欸
效忠電迷雲內黑燧偃夜郎紅潦切禾苗枌山疑戰骨
豐泉刀翔赤芾弟子錫彤弓幸爾存餘地奚煩恩乃公
近郊津邐澈幽築境玲瓏閣宵栖輕蜨琴塞送遠鴻閽
閒歡易續塵塤愼交攻欲出晴難料爲嬉橐未充且乘
淫蟻興竊比視雞翁弧帶勗苛禮傾
筐驗坦衷已辭禽尚累蹟處得崆峒

秋嶽先生臥疾貽長律即次韻呈

別墅花深宛陸渾雙扉啟處傍江村欄叢晚藥餘蜂粉
長新苔繡鹿痕白袷涼疑秋信早青燈夢破昔緣存羊腸
息足驚飛鵲蠶臂何心問化鯤顧影蕭蕭容慣倦逢人落
落面難溫欲將弱管論劉峻豈向深盃逞孟賁偶感一灶香
微參失馬三聲淚下似聞猿任裁楚畹佳人製終感夸門
國士恩薛荔徑含珠露潤檀欒檐夏鈿箏翻憂時伏枕元

非疾占歲觀天望早暾推步金行虞癸兒重年潦患怕申
坤池融嫩漲魚堪饌幔捲初晴月破昏釣地閒追評玉軸
詞場謾說混金根已無剩客經過少爲訪遺編剎啄繁清
借齋期遲惠遠儉惟酒盌便王現楓郊舍冷呼輸急漁墅
榔鳴入聽喧博雅只諮蕭穎士賦豪奚羨陸平原憂深道
吝龍猶惕談侈河清蠡罷捫衰衰金貂看曳履依依青岫
怡當門服虔雖老經堪執原憲因貧志轉敦靜榻莫須尋
藥裹充閭堪喜苗蘭孫先生適舉一孫自傷病中煙霞甚漫向風

前仔細論

附錄先生作○遠郭溪流十丈渾簣當綠暗宛山村枕
前悉慮吹飄響弋外冥見爪痕曦日每嫌三篋少攬
霜偏愛數莖存諮遊諸子容徐幹匡堅多年屬謝鯤力
倦膏盲恆易染家殘藥石未能溫漂流與世成桃梗依

約將余作虎賁貪說遠江歸健馬殊勝絕壁叫清猿連
枝卻此鄉中侶接軫彌知放後恩牖逼雲崖徐閃閃晝
聽風葉轉翻翻襲裘鮮解過初伏憑檻無歡待薄蹴珠
履乍移驚鳥雀珊章一出潤乾坤新裝玉佩穿蘿出舊
隱瓜廬帶雨昏東去檣帆搖海軸南迴箕畢臥天根閘
通湖溯秋田稔窟閣蓬嘗盜火繁遘事名賢師范蠡雄
姿作夢憶劉琨文章莫補緝錢急瀟灑如停戰鼓喧抵
掌暫看生曼倩執鞭終之繡平原衰餘入俗腸堪斷羣
裏藏身舌更捫勢異灌夫猶罵坐道窮屈子怡常門屬
虛豔辭交仍浹帳隔笙簧業自敦態榻并須傳郡主折
花還擬贈王孫不因來往
隣同病滿徑煙霞向敦論

夏日爲漏澤招提遊次韻

避暑無奇策清遊遣晝眠閒情消覺地熱客謝林邊溪轉
聽蟬換風柔趁柳圓野花隨一徑入處得初禪
刹古沿興廢微塵數上聲蔚藍蘿煙舒自合竿影動如探意
冷鐘初寂香閒壁尚含一方澄倒碧生意滿寒潭

城市何妨近雲林得此孤多生燈宿火小歇坐侵蒲對鏡
身疑幻看花夢不無間思經歷處冉冉槐長途

項東井陳用亶過梧桐山房次韻

二妙難逢正始音巷南偏側屢招尋不因無酒輕分手纔
說看花各有心香定窺禽蓮漏永雨闌聞磬竹煙深明朝
預拚如泥醉用亶訂招爲問清光可滿林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天畔秋江第幾重芙蓉采後逞霜容誰將漢幟羅青幛別
拜秦官領赤松寺角殘陽迷醉纈樓頭舊夢錯芳蹤岐亭
北去濃如許疑有漁人一壑封

亂水荒村一抹山酒帘斜處映酡顏常辭青女黃陵住獨
引商颸絳闕還殊色自拚空谷裏此生無分畫欄間曲江
縣前打鼓喧高轡云到明府乘龍壻通衢負擔俱息鶩爭
看百兩如雲衛街頭父老歎致辭官府嫁女有舊規礦匪
幄櫥螺鏡須火牌連夜科百司酒漿鵝鴨走屠傖燈火如
山須及時良辰閣啟帷車出但有冰輪送秋寂將離堂上
聞贈言宦拙儒寒祇此畢明府束髮窮墳典報國情深兒
女淺繭絲那忍繡羅襦廣州刺史只賣犬行賣犬君莫哄
君不見黃金滿車帛滿笥上蔡東門牽走時無如桐鄉官
衙無斗儲道上不拾遺雖有吠犬安用之犬乎速賣應無
疑

綠蘿門巷少車音一幅淪漣迺理尋薄俗文章危獨步涉
交花鳥許無心加餐儉歲仍非易學道衰年覺漸深出入
風霜懸寸腕千金價已重華林

玉折泉鳴湘瑟音窺枝翡翠傍檐尋臨濠魚樂誰知我出
岫雲多似有心牀上封章塵尚淺池邊洗硯墨偏深篇終
三致長沙意猶向匡居灑石林來詩有賈誼憂時之句

晝寂寥天空外音孫登何必入山尋離情重感瀟瀟雨生
事常違黯黯心畫鶴何人攜筆去釣鰲千尺放絲深長干
煙艇申秋約指點金焦到鶴林先生有同游白下之訂

金石聲流變徵音行藏各向古人尋當年豔句猜江總終
古浮雲愧季心朋酒緣慳來日短煙霞疾比去年深片帆

集桐鄉汪晉賢華及堂限翁字

入俗俄驚已老翁秋霜冉冉謝春紅知新片語堪追舊消遣逢人未信窮問訊編題消旅夢周旋松菊報諸公蘇臺怡到梁鴻伴坐有吳客同趁蒲帆一日風

不怕寒宵到酒空翠屏絳蠟映臞翁花能窺戶呈紅袖琴助名山響碧筒節過黃香詩債減寒衝梅信客郵同當都曾壽蔡寓居與子草堂相近時同集金門亦有忘懷侶屢舞何辭奏楚風

同人集次漫賦次韻

煙月相依久招攜到處頻每逢把酒地自笑看花人潭影空能住山容舊得新華堂深爛熳蕭瑟有吾眞

怪石驚騰壁疏花豔照筵酒人同舊夢詞客遞初禪是夕有談

萍蹤習懷孤綺夢除江天風雪近好整舊柴車

一片搖池翠千叢繡石林藥苗幽入檻竹韻冷浮琴望月殘邊老聽鴻斷處深後時天際去憶得暮雲心

石門吳友鯤投詩次南湖倡和韻卽疊韻荅之

午鵲喧傳咫尺音矮箋三寸意千尋調仍流水重驚眼氣藉如蘭只此心詩來侑以香舊事漸從華表換于廿年前館於石邑旅愁怡在故鄉深年光去我添新臘翻怕寒梅綻滿林

畫館清冷四壁音鳴禽池畔足閒尋明明句掇三秋月一一花同九畹心消息倚樓鴻影過韶華捲幔蠹痕深還須

簡點文園渴來詩云在病中筆札遲君給上林

聞吳孟舉連日閉關謝客詩以訊之仍次前韻

隔日稀聞如玉音清輝只合碧虛尋門看槿處揮斤屏喚開時付雪心絳樹歌翻笙露溼紅巾拭罷酒鱗深畫簾六曲鈎齊上昨夜輕寒蕚破林

藉爾暄吹鄒律音破愁不待杖頭尋偶因人熱春生臉孟兩惠名酒爲是灰寒雪賞心時竟日大雪莫擬問天叉手去試聽擲地隻辭深儒冠紈袴雙無分終欠洲前一橘林

附孟舉來詩云連日感寒疾閉戶治刀圭星期以二帶閒訊走筆奉荅并寄友鯤次來韻○養疾閒堂絕好音隔垣妙技費推尋月吹池面原非相歌徹樓頭定有心雖繫朱絲驚日短乍翻紅藥詡春深茅柴杜酒攜纔盡還向君平問易林○響雪流泉互賞音碧梧翠竹各千尋扶牀綠鬢成名士排闥青山話素心鱗翻凝紋鱗流

轉誰知詩律細波瀾不柏酒船深寒巖一夜添幽趣微霰新妝蒼蔔林

孟舉詩來云抱疾閉戶用樓子句相勘復疊韻往訊

竟體作禪語當文殊問疾說不二法門也

孰辨依稀無孔音嶺南消息絕搜尋一枝花相元如夢兩度鐘聲未是心眼底栗蓬重閣現指端煙水別峰深寒巖絕倚懸崖立撒手威音紫竹林

莫向陀龍叩耳音薰風殿角細研尋芭蕉劍盡仍空手牆壁鳴來總說心玉帶可能言下解金鏡莫廛刮中深子韶一貫原吾事自有家珍燦慧林

附孟舉來詩云星期以禪語疊韻見示復和二首連日濃霜如雪石頭路滑奈何奈何○蠻語何堪敵大音卅年江海老侵尋且拋東國看花眼來試西川競渡心兩頭茶瓜新稻熟六時魚鼓暮雲深賣針莫向針師說失

腳還愁到棘林○筵擊鴻鐘也發音不俗寸管慈千尋僥他斲缶翻公案只向風旛辨此心倚杖曉霜侵絮冷刺船秋水沒篙深到頭瞞卻風魔漢大地梅檀是肉林

曇韻再荅友鯤

如聽濤陽幽咽音天涯冷落此相尋文章阿士諸劉價風雨西陵小謝心擁被吳吟傳漏永堆牀蜀版趁杯深烏衣若問王郎坐百尺凌空出鄧林

太息無媒霧下音砰訇路鼓轉難尋趁趕四角千盤足四角車輪不可行的歷三生一語心煙月業輸漁棹穩稻粱謀牡雪汀深迎春先發如花句一線韶容到墨林

曇韻重荅孟舉

自笑宮商贅裹音筌蹄翻傍兔魚尋捶琴中夜才人韻折桂花暖傍南枝發點點衝寒到故林

曇韻重荅曹叔則

一字霜寒金石音殘陽斷壟費追尋亭名野史間雲筆賦續蕪城逝水心繞戶松筠留雪慣隔林燈火度鐘深丹鉛莫厭生涯淡斧袞猶堪紹孔林

曇韻荅吳廷發

曾追終賈扣鯨音狎主珠槃玉帛尋健筆向雄橫槊盼逸蹄今試蹩冰心林橫河漢衫痕舊話冷星霜鬢影深我是垂竿秋水客君乘柳色訊華林

附孟舉曇韻送星期歲暮歸山○空山鷺嘯激清音壑斷雲連咫尺尋老去貧交難聚首眼前生客怕輸心長鐃剛處霜苗短柔櫓聲中落葉深萬頃菰蘆堆碧海星星漁火入香林○擁絮俄聞擣練音挑燈一笑破幽尋稟窮且作蓋鹽計庇棗聊獻婦子心拗竹補籬花信早典襦泥酒月痕深江湖不少魚羹飯話盡山居記鶴林

附孟舉曇韻送星期歲暮歸山○空山鷺嘯激清音壑斷雲連咫尺尋老去貧交難聚首眼前生客怕輸心長鐃剛處霜苗短柔櫓聲中落葉深萬頃菰蘆堆碧海星星漁火入香林○擁絮俄聞擣練音挑燈一笑破幽尋稟窮且作蓋鹽計庇棗聊獻婦子心拗竹補籬花信早典襦泥酒月痕深江湖不少魚羹飯話盡山居記鶴林

附孟舉曇韻重贈○人言十語九知音畫譜鴛鴦仔細尋點染花鬚并柳眼騰那月旁與天心句聯石鼎吟哦苦芋熟牛橋語笑深此處只容君共解不堪熱客到荒林○牛車鳴鐸辨宮音頭耳如聾孰討尋笑我鷺鷥空割肉憐君蚌蟹只旋心燒燈士堆夕何夕放棹寒江深復深隔卻堯峯四五里橫山一帶入長林

縹緲疑聞緱嶺音交情澹澹短箋尋依倚舟繫荒城柳丁酉夏與廷發及令弟右弼紿諫同舟赴桐谿讌集已廿六年矣茬苒人髀故帳心是年予館於邑鍾靖遠家冬間別去　南浦蘭香吳越近北山桂老雪霜深年來不記朱門事別後行蹤異道林

曇韻荅同年沈平遠

共聽百囀早朝音君賦橫汾樂府尋霜滑板橋過瘦馬花明山郭映冰心銀鈎夜鑰封章溼碧瓦晨星引珮深忽憶黃蘆漂泊夜升沈城闕隔山林鳴鶴高和碧落音華燈獨永故人尋春催匹馬千門色畫冷雙蛾一翦心物態莫論裘葛異交情再見笠車深臨君向朝天路我訪孤山到虎林

已畦一

曇韻荅吳湜王以上諸友皆石門同時贈荅

谷暖吹同玉律音名園松竹傍城尋幽巖桂倚當年袖舊壁琴傷二妙心令兄燦霞令弟容鯨飛早故閣有鸞栖輝自照門當蘭馥種滋深春蘇嫩綠驚塘上風月如今屬翰林令太史方池微漏寫清音客眼迷離愜勝尋入俗自疑肝與膽逢場易醉面同心簾櫳燭跋寒猶殢籤軸魚香坐自深還末封胡羣玉立謝家芝草故成林

贈同年莆田林石來奉　使琉球

豹尾辭陪下柞宮青琴紅藥遍江東金輪剎相懸杯底銀浦星躔落掌中到處隨槎搜月窟歸時委珮出花叢獨憐江畔磯邊客也向蘭橈詠大風

予自癸丑春過明聖湖辛酉冬重至湖上訪昔年同學故人大半爲異物孤山六橋一帶亦滄涼非昔日毛稚黃王仲昭訪予客舍爲談往事慨然賦長歌貽二子

湖頭眼生別久月南枝倦鳥翻驚越物情爭換十年中山靈不訝余白髮頻年鐵騎駐新屯霜蹄蹴碎秦樓春賣餅酤漿矮帘下數錢戟戟長鬚人舊時白舫蘇堤酒生怕長條今無柳請君莫歎樹成圍蒼煙一帶埋良友駿男諸朗迅天根九疑長往悲修門沒於楚巾似弘邵朗秋水湜總幃不聞遺孤聲似弘無子步青張速朽燕駿骨沒於都中效青步青兄原上孤飛沒新彈潘鶴去別瀛洲旬華沈博物帝命求陳

濟叔

柴虎臣腹笥隤秋籜闕查度陸左城膏鍔閉寒楸戔戔千丈嚴司農如山一諾家屢空人嗟殄瘁係邦國西州白日皆酸風麗京陸撒手眞大雄佪亭徐世臣法號豎脊振南宗蘭亭一篇慨生死同首永和瞬息中獨有婆娑老稚黃短衣躠躠吳山傍尤喜仲昭暮景翔宏詞戛玉出明光文壇兩君後死責明朝一別途茫茫坐久析急城烏起湖光搖撼空樓裏孤月蒼涼低向人問我明年可訪湖頭春

集吳天章傳清堂感舊限紅字

廿載銷沈各老翁江鄉舊館酹殘紅忽驚灰劫餘芳砌堂爲天章前輩舊居四十年前曾隨先人集此重愴山陽拭槁桐行路眞難拂病顏人事漸遷藉途窮深秋已過繁霜雪苦憶茫茫衰草

同人夜坐康貽姪話雨齋限人字

夢老山頭見故人衰顏燭影話重新花殘幾易羅含宅燕到重沾杜甫巾如昨荒城烏散後怕聞暮柝雨中頻吾家二妙愁相慰嬾向滄江再問津

得得衝泥訊比鄰高梧含雨憶佳辰尚平累向泉臺畢竟有兒女之傷何遜吟傳客社新無地避愁虛問渡有山堪老倦人東皐好待秋風便攜爾茅齋看晚筠

送吳大馮之任四會

少年青雲宜早致宦途甘苦須作吏飽讀詩書要及人莫認彈冠作兒戲吳生骨峻神飛揚鍥鉶擇玉剸新鋭割雞嶧陽高百尺不將幽韻托遙岑

如水澄澌次第勻碧油幢下展重茵輕藍上借屏山遠浮天無計覓同心寒遮拂檻蕭蕭竹影壓緣階片片砧漫道

安足展全力如獅搏兎寧矜張五嶺之南地垂角尉陀臺畔聲卓卓君不見城門一過三十萬歸時沈香無寸瓣

歸安潘霞山自吳歸荼友人有以葡萄圖贈其行予題二絕以送之

一樹葡萄曉露凝美人贈比玉壺冰勸君莫掛高齋上贏得空山有葛藤

顆顆明珠落筆端水晶宮裏鳥銜殘同頭休憶天南夢剩有斂人淚滿盤

石門鍾靜遠赴江山廣文過山中言別賦二絕送其行

往事重論二十年西窗夜雨忽依然北橋垂柳維舟地可有當年咽露蟬予二十年前館於靜遠家

習習松風款暮扉故人煙艇趁斜暉別余去訪江郎石先向吳山買翠微

賦得一院桐陰長綠苔

玉樹青葱本漢宮苑牆深鎖碧玲瓏長籠繡影非關月百曼蒼煙恰著風人在隔簾遺斷粉鶴歸和露踏殘紅畫欄斜處涼生襖零落香塵委半弓

梅根石罅漫侵尋路絕天台境轉深青海何年歸別夢碧天無計覓同心寒遮拂檻蕭蕭竹影壓緣階片片砧漫道嶧陽高百尺不將幽韻托遙岑

如水澄澌次第勻碧油幢下展重茵輕藍上借屏山遠浮黛低縈扇月新漸懸乍驚湘瑟斷參差不管麝香溫何當一葉悲搖落日影昭陽轉苦辛

么鳳知心去復還幾宵延佇只階前秦簫乘月疑無路窗織驚秋別有天錦石夜寒蛩怨切畫檐曉滴露華鮮韋娘欲寫傷心句不索成都十樣箋

桐陰綠苔之詠諸公和章盈帙餘懷未已再賦四首

洞天別貯碧芙蓉鏡裏螺痕第幾重南陌柳絲應妒影陵松蓋似曾逢夢回繡戶春餘偏腸斷香車別後封巫峽遙天微雨過高樓暝色孰憐儂

曉風驚粟起青蘋俯見窗前點點頻一自春歸稀見月同睡起不逢人冷浮散綺凝盃酥韻緩浸波紋鏡尺遙

綠珠樓下地遺鈿墮珥最沾巾
只依餘蔭占風流隱約波紋擁翠裙
根終願老溫柔橫陳故故眠雲便薄暈微微染雪眉那識
蘼蕪山下路相逢長在一庭幽
亞枝葉葉怡相當似水柔情澹愈長去燕幾回思舊壘哀
蟬長抱忘他鄉瓊瑜影轉秦宮月井幹寒留楚澤裳若問
百端愁絕處階前一尺總茫茫

秋嶽先生惠和桐陰之詠前後共十二章依數再賦

四首

濯濯曦光可一方舊家知是莫愁堂春華謝後容常澹秋
影疏餘骨亦香曲罷秋娘羞幌冷書傳小玉怯廊長不須
麗句明霞粲遮莫秋蘭轆幾分
正直蟾光三五宵烘霞襯黛碧雲饒眼前惜汝開還落鬢
裏憐人暮與朝幸不蕭疏秋魄浸儘留生意晚風飄諸公
會後知皆健聞道城南又放船

再和次日飲花下作仍限韻

又報城南勝事并秋容澹處展痕輕長吟端藉貧交合獨
往難工季世名高閣再延遙渚月片帆雙滯故山晴繁花
明日難重好細酌深深慰別情
拂衣朝右此鄉園同人集先生倦圃絲竹猶嫌近俗喧詩酒未忘
眞好事交遊漸減勿爲煩雲鬱自舉回虛席澤維羣攜任
殘脂漬粉曉來添水逝雲流舊意黏光逗青琴遺睞曼軟
承靜婉帖腰纖隔牆不啟葳蕤鎖捲幔頻依灩瀲蟾若問
箇人顏色好試將庭綠比新纖

秋嶽先生示桂下讌集之作予適臥病草堂依韻遥

登高朗興續黃橙剝後紫螯肥
清幽水木敞虛亭休遣閒愁到酒醒半畝人歸攜月白三
秋貧許占峯青寒蛩唧歲驚將晏倦葉吟風感自惺滔盡
詩筒餘兩袖莫辜殘藥伺餘馨

贈張鍊師

指點雲車第幾程紫煙遙傍藥苗生明星巖下投竿處百
尺珊瑚挂巨鯨

不獨新詞賦采芝畫家好手數黃癡鄭虔三絕天題後誰
識人間張鍊師工詩善畫

壬戌九月十六日吳孟舉集同人鑒古堂限昌黎讌
盧司門望秋作韻

王風蔓草哀怨起六義陳陳閎荒函吻剽皮掇炫長袖棘
攜礫梁矜奇巉東家竊效西子矉沐猴當場幘且衫豎儒
局促絆轅軛舌喬不下同枚銜吳子慨然頹波激敢畏罪
我辭鋒緘黃金可以買詞賦相如作俑今當芟秋瞳雙炯
眾盲退意匠獨削嵌空巖就中論交貴淡若去甘或著三
分賊日來告我別眞贋權衡剪怯言何誦寧絕知音覓片
石豈肯雙耳狗掄讒唐宋元明均冶鑄更追八代揮斤劖

華堂初筵鼓坎作騷壇興廢神其鑒坐客相顧默然會禽
行觥錯非貪饞莫言觴詠泥小道俯仰宇宙通至誠庭前
青松歲寒色與君憑看把攜攜

疊韻

搏虎山前莫徒手射狐城下須著函文事經畫類武備詞
塲壁壘梯天巉才人從古不獨立朱中鄴下聯征衫麟角
鳳觜樂曹耦好手詎掣枯魚銜芳香幸攬數公佩熱肝妙
藉奇文緘長城萬雉五言手彈丸捷轉蕪菅芟侍郎掞天
擎巨筆秋嶽先生雙詞海立蓮華巖諸君藻發篇思永五味耐
久無過鹹我攜禿管悉倣賦啁啾槁葉悽哀誦嘗聞古人
族杜陵百世猶嬰讒開有詆杜陵詩者文律亦當嚴雨觀蛇鬼狐
娃劍四坐聽歌哨然起行藏各異情同鑒豈無詞媒騶捷
步莫借嗜古恬爲饞李杜光焰厭機巧文章根柢中心誠
曲終酒罷客亦起月影在袖攜攜攜

三疊韻

重陽雨過秋氣肅木落曉空山脫函霜楓遠近立絳幟崑
岡焜燿炎巉巉故人開閤命儔侶荷衣參錯稀朝衫罔顧
中秋恰一月峰缺又見金盤銜芳蘭露滋芬更茁叢菊霜
瘦苞猶緘飲君十千鬱金酒離愁迅辟從天茭重關窅窐
鎖畫閣曲欄宛轉藏幽巖更長燭明眉眼豁擺落世味捐
甜鹹輕謳鶯滑河影殢呢呢兒女情詞諵是夕演臨川牡丹亭原本慧
業綺語宿生習淵明一賦猶貽讒逢塲花月助學道愼勿

熟處重雕劖嗟子摧頹窮壑老君平陳迹仰取鑒巨源無
交郵筒絕煙霞日飽如奇饞空山寂歷百不憶青林見月
感子誠何當大笑喚羣袖白頭欲搔倩攜攜攜

四疊韻別孟舉

昔逢君年十五六一鶱嘗鼎烹牛函星霜剝蝕三十載嶄
然厓陡秋空巉自我誅茆築二弃褐緇迹混金天衫名心
豁如春後雪知己片語砭骨銜昔要神明執熱友長淮浪
隔無魚緘五陵喧砉競食客銖兩擠攫旰爭芟鍾期既死
朱絃絕高山矗塊徒巖巖荼苦何必擬甘薺只恐炎上狃
作鹹君深忸怩轉談笑吻問高響揮羣誚近詬蚍蜉滋種

蜮情均剔兀者翔步仄谿滿皇皇古靈邀俯鑒我淹語水
匝一月誦君神句心撓饞君情偏嗜貧且老與世背好眞
奇誠快攜金蓯連軸去烏几百展盥攕攕

五疊韻答魏交讓

丈夫相見貴眞氣愼勿面上常帶函掃胸要如一坦掌奮
筆須出千層巉老友魏君忠孝士衣食菜根百結衫先公
兩朝炳直節大仇旣報恩亦衛世間無事不可默聲詩說
禮難爲緘睥睨今昔數眞賞餘子塞巷奚煩芟立論渠矮
井方界隻字出入疆巖巖譬如醍醐純甘味一勺海水雜
卽鹹何妨向空發大叫不與俗偬耳語諵我欽其人同所
嗜話未出口防招讒南山荳蕪約伴種霜苗露甲聯鋤劒

先生甯止一五柳以何因緣千古鑒嘯歌金石亦欺世誁
中粟盡誰醫饑聯牀與君反覆論乃知甘餓有至誠卽看
釜內湯百沸莫或好熱探攕攕

同人集桐鄉六疊韻

頻年饑裹荒山足一丸茅屋封崤函貧老交遊易面目咫
尺閔以千重巉前月故人飲我酒有淚不落乾靑衫荻花
茫茫分手處至今猶記晨星銜虛往實歸詩囊富侑愁百
斛孤舟緘梧溪行值賞心侶賓儔欵合虛恭芟明府何公
文苑手何相如朱履爭趨芙蓉巖坐上往往聆妙句淸新滌
我鄙腸鹹眉間有氣向誰吐肝膽自卜何須諵方今陬澁
靖氛翳屈軼指佞知無讒但願黃金等山嶽普天寒士同

來劇商歌激楚越林莽此意只藉空谷鑒嗟哉一飯杜陵
老牛脯飽死飢傷饞勸君莫歌明遠曲坑塹不隔區區誠
明朝五更解纜去微吟遙想又攕攕

七疊韻答丹陽賀拓菴

十年前經謝朓宅門巷柳鎖秋雲函午窗羲皇想高臥茅
山翠髻遙巉巉淮風江雪羞寸祿馬牛塵陣浼蕉衫側聞
鑑湖筍幾曲斑衣堂北金樽銜粵裝只裝廉泉水羅浮詩
卷行同緘拓菴昔官粵東閒居夙嘗禪悅味拓菴精肉典愛根一炬當
頭芟拓菴遣祝融厄喪骨肉六人餘物亦俱盡只恐瑣掖虛左席未許煨椷長
栖嚴吾儕自分只謀飽米一薪二三須鹹竊笑湘纍亦多
事反覆只向蒼翁諵古人坎壈豈無週一譽何以當千讒

繁華寂莫兩何在釣臺繡嶺吾同劇阮公詠懷問何事中
夜起邀明月鑒曠覽宇宙有底急寒蟬吸盡西風饑越吟
咿嗄聽莫訝蠨蛸椿菌同寸誠與公掀髯拋萬事共訪五
嶽招攕攕

癸亥人日崑山徐季重偕九來弟冒雪過我草堂九
來用前韻爲贈卽八疊韻荅之

客臘蒙君草堂約一諾不用雙魚函交情獨快巨靈手劈
開俗子紛紛巉春王五日驟大雪行人盡著曹風衫訪戴
詎有官長督昨語料不中心銜急將斗酒且庋閣壟甕泥
我鄙腸鹹眉間有氣向誰吐肝膽自卜何須諵方今陬澁
開旋復緘忽驚剝啄午鵲舞窒窓樵徑橫蒿茇從天二子
縞如玉霜花轉戰重重嚴憐余空山肉不飽餉以肩堯雞

加鹹寒暄勞苦訴跋涉 冒雪行三日始至 如快如悵交誧誧人棄
子取咄怪事草堂藉爾解嘲謾遶窗粉繪萬峯列還恐妒
者揮鋤劃肩聳鼻洟手腳瘃眼光射雪迴環鑒挂簷梅藥
電的爍黯淡誘我閒根饞不可無一莫有二嘻笑怒罵皆
輸誠荒阿難挽十日訣陶盃滿酌持攕攕

九疊韻再荅九來

聞君昔歲游京洛擇術錯擇函人函五嶽方寸競嶮巇君
獨坦易平其巇歸作擁鼻咨生詠七香溲勃斤添衫 俗有七香
散之謠○用青州布衫語 窶甘齕草膺作伴自茲不受黃金銜城坳築
室拄白版樫榆槐柳柯交緘長鳴之鶴類朱戶雅中俗習
君應芟 九來小有堂蓄雙鶴鞠子草堂亦蓄此子 謂鶴爲富貴圍亭中物謝無力且非分也 拏舟飂

發百里棹不到城府來空巖喟然四顧歎我病願祝庭雪
如鹽鹹啟囊出詩數十首大聲鞳鞜籍微辭誧近來由光易
被謗感君遠涉分其讒生活冷淡劇好事拙手巧運虛空
劖糴米沽醪市把菜草具倩作烹羊鑒聞君家居食有肉
怪啖菰蒓同羶饞崇階擊鼓讙綺席豈如環堵拳拳誠江
風嶺月儘君買一錢不費籠攕攕

華山碓公靑上人和子前韻爲贈十疊韻報之

儒生眼局器世界未窺十兆龍宮函漫冠章甫掃地舞翻
輸圓頂頭角巉蓮花插天峙鷲嶺碓公直紹雞足衫三十
年前覿面案廣陵絕調中心銜 辛卯年余始交碓公碓公贈余松絃館琴譜余少年時頗好此 草堂客稀三徑斷蛬蟋蕭艾蟠蛬鰍公來曳杖啄扉

十二疊韻寄九來曉鶴
別來一月斷魚素忽到三寸鳴鶴函物生萬族貴適意嗟
爾歷險遭巉巖仙禽胎育出塵骨吸引沆瀣脩裳衫一朝
翦翎飽粱稻感恩終不知己銜雕欄玉碱矜位置力屈勢
抑情長緘顧影那忘沖舉日心傷頹羽年年芟不復青田
依碧嶠大都塵市棲卑巖襟期嗜好主客異有如渴飲投
奇鹹昔賢曾攜伴琴去清標播耳猶諵諵近來俗吏暮夜
地爭摹點綴羞譏讒絕似明妃嫁絕域紫臺歸路重重劇
有時蕙帳怨落月山人長往君誰鑒吾儕三旬稀遇食怪
爾飲啄兼人饒移文緱嶺且招去千音大笑知予誠夜來
橫江遇道士向我致謝稽攡攡

偕徐季重九來弟往禾中訪曹秋嶽先生不遇九來

疊語溪倡和韻相贈奉荅

春瀲琤淙響雪音扣舷共續剡谿尋袖攜笠澤花前句鐘
冷陳宮鴈後心秋嶽先生久留白下若倩疏枝簪帽重待題綠野隔
垣深罏香一瓣千秋業網得珊瑚到藝林
陽春調裏有商音夙昔心期特遠尋日後鶯花重覓爪江

於城南

干燈火卜同心差池羽翮飛猶急失路交游老自深遇郭皐旭
此際不須愁興盡遲君修禊訪雲林

泊南湖遇郭皐旭同至鍾宣遠齋集陳堯夫項東井

徐撫辰道沖疊前韻

破凍俄聞勃窣音越王臺畔故人尋且收阮籍途間淚重

話蘭亭散後心客棹預愁明日急蒼顏又隔一年深幾竿
舊徑譚蕭竹無恙籠煙壓雪林

人日題詩繼好音南州遺事久侵尋獨登筆壘看先手九來
詩先成同罷金門對撫心謂堯夫九來舊館轉憐新月好子昔年館於宣
遠齋主人偏向客途深相逢不異柴桑里一點輕嵐逗隔林

韭鮭嚼出庾郎音一一衰容措大尋壁上青山牽別秩東井
有明午之訂東井善畫柳邊殘月滯征心秣陵貴客吟遙苦燕邸貧
交淡轉深道沖尊人勝力宦四年余嬾癖未嘗通問也聞道覓鄰來卜築爲君
先去掃荒林九來欲就二弃卜鄰

津鼓喧闐燈市音傳柑久絕夢中尋千金已拙屠龍計一
飯長羈放鶴心坐乏朝簪冰共暖硯依野史鐵挼深吾儕
彝鼎尊商周土花蝕青綠學識推老成被褐道遙足藜莧
與詩書傾奪蟠此腹實有人心憂詎念生計感門內競鳴
鐘君獨親樵牧經史必探源黃淮不混濱家住崑山陽人
峯兩如玉話出魑魅潛橐脫機雲伏晚歲得新交吾軍張
可卜肩隨家阿連迅比霜鶺逐九來弟屠蘇酒未乾以人日來
飲子眞谷始悟浮生理賤貧亦可欲新月挂枯桐林塘靜

適越嗤雲鬢暗投詬結緣淺空馬無尻煮飯鐺折足磨蝸
照當頭時宜不入腹故人隔升沈欲往步轉蹙幸我連枝
侶垂誠守皁牧鳩鷺蔭喬柯魚鰕爭溯瀆亟依冬日暄莫
歎豐年玉好語動人心妙理參倚伏子笑謂之言君何不
自卜赴闕罷獻書入魏闕免逐掀髯互撫掌激調越空谷
上慚何與周妻肉均雨欲事往笑秦欺謂九來計拙甘楚曲
自謂萬事吾不憂恐爾言歸速

同南海梁藥亭過平湖郭皁旭吳趨寓齋適海寧查

韜荒至三疊韻

琳璆瑚璉姿賈胡誰眼綠郭子歷九州塗泥屢蹶足送窮
張空拳嘲世捧饑腹蕭然半間茅琴書突曰蹙叩門素心
人才高樊川牧隔水三十年斷梗遇洪濱我愧一試鉛君
慎三剖玉苞彩來丹山失意歸棲伏橫流帶衝颺投趾審
所卜何妨擊壺碎幸免執戈逐鷦雀喧憑枝馬牛騁量谷
嗒焉吾喪我灰木將焉欲道塞轍易枯弓弛弦任曲君乎
肯淹留我去不敢速

長洲王勤中招同藥亭皁旭韜荒雨中集芳草堂四

疊韻

積潦霾川黃頹煙壓蕪緣山沈翠失眉花重紅垂足幽人
命雨坐肉蔬均適腹皁旭長齋展君三寸毫豈憂尺幅蹙勤中精畫
絕世貌山眞欲住寫駿堪呼牧君故宰相家文恪公秩望北嶽
濱自矜握中珠不事沽哉玉雲漢禦窮冬北風涼三伏俱指

席間四五人相值豈預卜主非扶風豪客是秦庭逐耦
耕陶西疇忘機柳南谷敢云矯世懷實亦遂吾欲遠簷滴
瀝聲哀音激楚曲空山遲諸公一語不更速

五疊韻贈藥亭

羅浮浮天半萬里襲蒼綠上書雖報罷高名爾亦足一盼
必吐肝中宵不負腹揮鞭徑朔南騁步尚云蹙慨然唐虞
懷廢書弔亳牧家傍大海洋不數朝宗瀆歸裝輕鴻毛隻
字驕拱玉氣馳下坂丸義堅阨險伏獨往嘗寒蛟掉首居
不卜吹火命酒人浩歌烏烏逐直噣羊叔子身後計陵谷
徘徊泰伯祠彼哉末世欲近軌無高寧道遠絕逕曲江南
春殢人旋榜幸勿速

閏孟舉至吳闔走筆邀之六疊韻

時鳥囀新簧柳眼破微綠客行雨一帆信到烏三足破愁
捷先聲搜詩怯儉腹內謀理盤餐小婦額顰蹙從無軒車
來安知芻與牧斗酒久不儲呼僮走木瀆在草堂西十里湖瀆得
鮮魴撥剌肪逾玉幸有隔年春那顧時夜伏雞黍雨寬然
晝夜惟客卜同心三四人方舟快徵逐草堂開生面新句
勒空谷山靈皺爾笑與我有同欲冷然樵者歌值客鈞天
曲春山故招人處處梅花速

九來復疊韻簡寄七疊韻寄苔

湖影搖連山大地沈空綠萬象歸草堂吾生理亦足此意
久忘言君詩推置腹慨焉往日非五十六年蹙書劍竟何

成豸岐亡羊牧桃梗偶漂渠枯槎妄隨瀆自非百鍊鋼立
碎一刖玉藉茲當門鋤得免道左伏牆東得性便濠上遠
夢卜魚兒更焉求安事筌蹄逐種芋學岷山栽棃擬張谷
饑寒苟可療招子從吾欲求直向時人不如抱己曲使乎
立索詩不工敢云速

藥亭皋旭偕嘉興朱子蓉同過草堂八疊韻

客至喧衡門冷苔破積緣幸值梅花開未到十分足谿雲
洩聞聲蓁山秀餐腹心等千里駿不厭三徑蹙義非屠釣
流道在羊豕牧草亭有乾坤蹄涔詎非瀆荒村樽飲溼靜
夜檐熏玉賞心衆趣歸破的五言伏莫謂秦無人吾子公
乎卜屋西姑蘇臺吳王昔騁逐瞬息二千年酒醒飲其谷
接迹龍門作客孰强顏渠空水到從教住岫出雲輕喜復
諧久化沈淵能人生生死幷離合升沈榮辱闔與開今君
歷盡鋼百鍊從此學道何有哉終天之恨膺行感此日酬
盡無餘災擊鐘烹鼎緋紫耀箕眼直視噓黃埃餘年奉母
壽千百登堂吾歲祝耆鮐諛辭日進不足聽北山堪買築
且栽君才過人擅絕慧瞽言無當中宵推

九來用和漢槎北歸韻相寄次韻奉荅

棠畦斷處柳橫闌敢謂雲卿伯仲間入世悔多應挂口九來詩有藥石竟忘人苦口之句中宵悟發亦開顏調心約略依三觀過眼消除付八還讀爾如花千疊韻硯池一夜凍潺湲
饗饗遙睇九天關君在盧王前後間九來曾應薦舉狗監憐才偏接迹龍門作客孰强顏渠空水到從教住岫出雲輕喜復還何事也傳春草句池塘入夢響潺湲
交情句裏見相關九來和贈漢槎詩廿四首韻出高山流水問魑魅淹人消緣鬢琵琶戀主返紅顏含辛遺事囊中在動魄奇文海外還跪捧一巵堂北暖盡融害雪入潺湲
故人廣廈薄天關獨阢生成一萬間謂健菴始信交遊憑皓首好將窮達悟朱顏簪花天遠看同上採藥山深竟不還一笑三生平等法爍金銷骨付潺湲

題平湖沈客子燕京春詠後

菰沒寒磯理釣時故人緘到比瓊枝霜橫燈灺空山夜唱出貞元供奉詞
的皪穿波紅蓓浮豔陽壓倒茂陵秋新蒲久忘江頭綠一

緩鶯啼自御溝
曲曲河清徧挂弓雲門九奏入雲中江南別有元才子不
向連昌賦落紅
京洛何妨擁鼻遊欺他富駱闘銀鏤景龍新敞鵷臺署底
事雲卿衣故裘
殘杯忽憶帝城春曾逐輕蹄十九人淮上黃蘆江上雪憑
君說是賞花辰
吳兒解語擅吳腔南譜絲絲印石場俗呼虎丘石爲石塲爲是樓前
風好奏望仙前

萬鼠驂驔夜獵同鴉班曾否有書裁宓妃寂莫黃虬死無
事從容托諷才
苔平湖沈尚廬次韻
獨意存蕭灑高齋別有羣偶來疑隔世娛老只憑文海市
猶餘氣庭巒自觸雲不須論醒醉屈子自紛紛
汪晉賢新搆草堂成賦贈
去年我來遊聞君將築室庀材先繪圖淋漓東絹質雲林
擁楹檻藥卉讓鱗櫛臥遊境忽忘疑入壺公術預擬輞川
走筆來再訂林間酌耳目口取適無乃勞兩腳曦光開晨
作別賞羅含宅水郭園蕭森數畝一豪宇宙恣取懷誰
羅景一尺茲行重叩扃街頭路易晝眼昔飽丹青足今躡
金碧入門一峯蹲豁達妙想闢凌寒攀勁條愜幽撫柔石
滿城夜風雨五丁斧劈縹緲屋角霞似有洪厓掖主人
眞好事剡藤拂桃席罰嚴金谷數筆禿我無策昨聞河陽
宰耳熱清閟述幸當琴鶴懷詎令雲牖隔笑余亦奚爲日
作飽飯客濛濛渺何許悠然快所擇
擬少陵春陵行次韻贈丹何相如時何宰桐鄉
維皇布霜露榮被瘁亦嬰縻爵無崇汙所期志獲行輟翰
爲縣吏百慮鮮一成七尺周不遑何暇事令名挺茲矗然
骨官輕勇慾生肅肅何茂宰胷繪罷毗情黃蒿壓原隰亭
亭擐危楨滿把賈生涕百里區權經畝塵簿領埋不奪一
編橫城霜皓孤月墟火凝寒星微颺颺以灑墜葉翻梧庭
攬襟寄篇章古今眇誰青我聞察治忽穀獄釀戈兵彈丸
指奚啻理歸元首明冀挽滄浪波百爾濯脩纓臂使澤遞
究赫蹶飛不驚涇流旣勘濁淮瀾易標清伊子恧屏讒偕
公策彤廷盲風擊枯梗墨蜃憑金城返服江潭初窈窒老
荒楹哲人秉夙尚獨立安無傾聊賡道州詠往有輶軒聽
集孟舉黃葉邨莊次山谷歸葉縣寄明復季常韻
昨宵劇醉別月沒城西角秋睡美曉甜戶外聞索索主人
走筆來再訂林間酌耳目口取適無乃勞兩腳曦光開晨
襟幽禽引晴喔入門豁羣峯萬象收一豪謂吾生薄喧寂境兩忘空谷如子諾魚鳥亦人情遞供語
嘯樂水澹聽無聲山得悟可學松濤謖雷梧子楚楚雹
曼管度柔颸雜坐倚蹲磅到夕爛銀蟾白帝興不惡酒人

石欄斜袖溼花泥澡悠然凝睇間好語筆難捉露寒裛枝亞河澹橫波落我本山中人山莊如寤約

再次韻

君馳揚馬才珥筆殿東角如何攜手好翻向山林索君眼故難青君酒不概酌尺度有朱繩捫天量日腳獨戛清磬音歷倒雞羣喔爲哀雅道隰挈領鼓籥橐時維漸霜嚴氣已肅秋薄隨境開幽隅契子心素諾行藏各有寄歷境遞悲樂杜陵豈詩人所志稷契學二儀有愆違物且尤雨雹歎君廣廈懷樹藝徧瘠确憑凡看山爽彼我兩不惡靡靡行邁子長裾曳淖澤籠鶴與檻猿問爾誰爲捉貞辰宜復幾右手杯勿落花信到檐梅遲君折簡約

三次韻

天畔黃葉堆莊痕露微角結搆欻森羅妙會從空索坐中有項子畫手極斟酌家傳貌長松千霄胥雲腳寫生凌飛動紙上雞堪喔高下慘澹間造物在其橐圖成宵然深卻疑東絹薄伊子卜築懷蹉跎早歲諾近借南山岑誅茅樂其樂如君黃葉義吾廬亦可學嘗聞有冰山轉瞬無寸雹弃材完楞櫟斲石全磽确以茲得妙悟處境等美惡但期扃版扉斂足避滓濼揮手謝大造水月永不捉見圖憶家山只恐芙蓉落君如肯扁舟敢申草堂約

石門郊外訪沈隱者不遇留題次孟舉韻

酒徒偪側尋田舍仄徑縈迴度女牆自北郭登陴出西郊底事問人忙處去出山泉水濁如漿鶴舞定依青玉案驚棲只在碧城牆籬邊新斷干霄竹高掛綸竿不賣漿獨擎傲骨看高手豈束閒愁遶矮牆家近臨邛乘早市當壚曾否乞杯漿千枝敗葦風颸水萬朵寒花露拂牆照面一池清徹骨糟牀可作禦冬漿

坐頃隱者歸命飲盡醉而返再疊韻

客非擊筑休過市友覓焚枯悵隔牆誰道漢陰逢一老人門不問卽酤漿禪門切忌呵擔板相業何妨自築牆那得吹簫吳市客再來瀨水乞壺漿不解青燈憐碧玉何須銀漢望紅牆若爲倩致麻姑語盡變滄波作蜜漿

謾說騎鯨遊采石笑伊走馬到邊牆朝來負日田頭坐南面黃雞白酒漿

石門郁曾發遊秦歸賦贈兼示胡圓表徐導柏

十載驚沙積曉裝龍鍾短策倦遊梁饑來慣逐長檐月老去重沾絕塞霜（曾發歸卽喪女江波淮浪摧肝日話比秦川路更長）登嶽何人攜謝朓（曾發兩遊秦）入門無女問中郎久怕羊腸罷俶裝每于飲啄羨山梁簞中長感團團月鏡裏誰描點點霜卻恨關河供作客難消天壤得稱郎酤醪

可似新豐酒細與孤槃伴夜長
去去空山學道裝難忘情處在河梁勞生歲月官橋柳終
古人琴斷坂霜故人徐盡以歸之州來日下爭名非我事林邊覓伴見君心閒蹤逝水增
郎圖表昆弟子姪二十餘人秦宮漢殿秋原上飽贈書生一枕長

同年錢塘屠尹和中州被放歸賦贈

蹌踉手版劇分裾河隔中條問訊虛只合山頭埋傲骨誰
令坂下服鹽車琴寒休過臨邛市竈冷無煩叔夜書薄祿
不妨揮逝水北堂那可食無魚
紅泉碧磵挈將歸一尺前途雨雪霏宛轉酬恩腮未曝緣
延乞食貌寧肥窮愁作伴人同傅嬾拙因緣世總稀已向
羊腸過九折安心匡坐送斜暉

簡寄孟舉

孀向交游問醉醒採蘭人遠過谿亭閒追事往明明月怕
數晨餘落落星獨撫吟筒雲轉碧誰當笑眼柳回青遲君
兩度吳宮草零落荒阿待啟扃
月露尊前總鬱森斷崖空谷覓知音黃金只散漁樵侶白
首頻捫縞紵心適惠端綺夢遠遙岑秋不盡酒闌高館客何深
衡星斜氣如花發試聽宵分長短吟

疊韻誚魏州來

飲酒何如飲水醒翻因風景怕新亭一編遺草猶揮日再
世南冠弔隕星簡點銀罌秋淚碧消磨石硯曉燈青著書
即是論交地斟酌雙扉開與扃

茂陵書稿貴追尋趙璧全歸載好音尊公庶常子一先生筆墨孟舉收藏甚多
今昔生意衰梧計淺深獨立孤亭愁瞑色向誰澆酒發高
吟

賦得白髮江南有幾人贈張九臨

白髮江南有幾人冰霜百計鍊遺民逢場死忍餘生淚學
道堅存此日身閣筆傷心青簡血傳書知我碧山春白楊
半畝齋前地錯認逃名托隱淪

與趙書年話舊追憶其尊人山子

隔世荀陳隔日情朱顏皓首兩心驚文章涕淚仍聲價冰
雪閭河竟死生癸卯冬子與山子計甫草北行兩兄竝物故五年矣重覩風標堪和

鶴自撫衰老續鳴鸞庭梧燭影難忘夕怕見城西暮色橫
山子故居

九臨以像索題賦二十韻爲贈

昔君弱冠年步欲歷五嶽秉義揭獲麟疾莠誓驅鰐賈生
一慟後泗鼎淪地角吾道竟茫茫先生刖兩腳曲肱衡門
下湫厓似窅壑有耳塞不聞有目淚將曜危坐閱物態大
噱蠻觸攫白首攜同心晚步過略衍此身既無庸此志亦
久閣囊無半銖文驪珠雨如雹吾嘗與公言人生等秋蓐
世出世間法無多在一勺華嚴無厭王即理悟澹泊彈指
一瓣香解脫千秋縛婆娑七十翁我視轉綽約傲廬隔重
湖偶來訪羅雀寘主兩頹然四壁空杯酌郭東有顧叟茂倫

卒歲不飽藿蹥跚對鼓歌俗諦難忖度有懷終不陳知我猿與鶴

贈計希深北遊

計子晨俶裝叩門別予行問子何所往跨驢將北征北征意云何攢眉語譽譽高堂菽不飽子影睽雙凝耕讀兩不如存沒交難撓無已京雒游故人聲如鐫泥中望層霄弱羽希風生予聞悄焉悲回首廿載情念昔予先公南草環壤馳令名志詡齊稷契價擬陵都京事殊公幹過罰等胥靡懲文章竟何言雲韶碎玉笙惻惻癸卯冬襆被偕帝城朱門十九閉冷炙衝晨星蹇修豈無使噩夢窮弁纓慟哭響蒼山卷書臥歸舲鵬鳥坐隅集朱顏白日傾飲淚入月明升絕嶂那知晉魏莫論秦

修夜長物誇遺經嘉子讀父書策策攜空籯公卿多父執叁葛憐俜俜腕奮三寸毫吭引一日鳴栖棲覩石硯撫緒堂客高和斫地篇騶裘典盡脛不掩脫粟飯去釜夏然等捫心驚時會亦何常義命毫釐衡妙舞慎長袖一顧珍娉婷枋榆恆鳴躍方寸裕南溟孤廬碧海中盼眼遲歸旌菜村喬木蔭希深所居鬱鬱新高閎黯然思故友宿草徒青青

釣雪行爲顧茂倫賦

昔人稱詩在驢背顧叟獨棹江南船叉手不揖千乘貴滿頭風雪慣作緣鬅鬢鬚鬢軀八尺倚舷翻挂六尺帆荻花用餌與筌萬頃湖銀千嶂玉一鈎鈞出竿頭纍柔艣數聲嗅煙合叩枕思醉茫無錢顧叟顧叟詩名四十年昔時滿

送梁藥亭歸南海

我居杜門橫山足六年足不到城隩朱輪靑幹喧金閶野人雙耳塞空谷忽聞南海來梁生梁生名字闌春霆片帆直落虎丘下離愁卸向吳王城我慕今時古人久步出虎谿趣握手歎嵩忽漫眼前生奇癖狂情眞我友愛君不隔一日心稱詩百戰稀綏兵子奪千秋互祖左予乙李白君力爭問君何時離薊北霜花初掩征貂黑問君何時出嶺南雨年不見羅浮嵐驚才定挾鬼神走書淫蒐獵如奇貪越娃吳苑空陳迹秋墳酒脯持澆碧菱歌擾夢思故鄉鷓

鴣聲裏南枝隔君家尉陀高臺下百尺靑瑚售無價釵梁照日兩三行書生半臂豪堪詫還云明歲輦紅綃更買吳雛一戰霸柳絲籠百涤波千問伊誰主東風嫁君今別去五千里他時相會知何處草堂歸袖有君詩恆令夜半來風雨吁嗟乎梁生此去何時還徒剩高山矗矗流潺潺

漢槎攜令子南榮枉顧草堂兼以入　都言別留信宿賦長歌以送其行

湖天颱颱摧山骨仲夏森如秋氣沆鷗驚雀起衝蘿煙故人蘭槳來言別故人絕塞歸故鄉行辭故鄉登明光前塗盡是鴻鸞侶爲念窮交到草堂酒空燈暗雲巖夜說盡龍荒山鬼詫千秋知已幾蛾眉淚珠一握酬無價羨君有子

絶纓大笑于長虹宮鶯初哢別早日錦帆夜泊披光風君
樓百尺俯蜷霓捫參玉樹搖玲瓏賤子泥中蟄曳尾曦輪
不照重陰霽嚴遵世弃廿蜀蹐讀易始悟悔吝凶灌畦師
有雲卿法山頭勳業韭與菘故人天畔如憶訊帖首久作
揮鋤翁

上撫軍大中丞次李義山韓碑韻

皇清統馭四十載垂裳累葉齊軒羲職方遠屆日出沒梯
航球賚無險夸江南賦入數百萬轉餉師武熊與羆　神
京指臂肘腋地維揚淮海嚴軍麾桓桓連帥古周召民生
邦計胥匡持股肱耳目偶失寄三風不戒殷朱旗是非刑
賞大阿玩具瞻千里于喁隨健者相率伺好惡暮夜好手
騎豺貔人心可憂江河下繭絲保障淸褒訾
皇帝子儆念岳牧玉几宵濱疇咨辭孰可揆文復奮武畀以
明聽兼翼爲弼諧無出我公右　新編特眷超羣司授鉞
稽首揚大命君臣握契交頤頥欽承渥注感異數誓心報
稱襟淋漓單車從天迅霆發百城涇渭陳風詩黜屏太甚
布條憲以仁佐義張彤墀江南北戶口萬萬飲食作息鐫
心碑蠢蜮潛消倖竇塞坦坦周道翔龍螭竊聞爲政酌寬
猛要持大體平其私三吳風會積靡冶惟奢生競奸難治
古云四維宜急振細民世祿新肝脾明公慨然探化本保
釐漸漬諄諄辭俗奢示儉儉示禮恬澹不奪躋雍熙鷹化
爲鳩眼盡易師師廉讓虞廷追不逾几席敷治理休和坐
致甯胼胝薄海延脰卽揆席以佐軼姬超姒無疆基

贈海鹽曹飛雋

如龍如鶣恣所向三十年前曹君狀袖攜寸管向燕然還
賈餘勇超溟漲今朝相遭鴛水湄側身蕭寺影颯衰長風
謝去懷抱盡嗒瑪足躃頭敲垂人生期許如逝水壯老哀
樂駒隙耳出門仕宦不得意丈夫窮愁白首矣桂林南去
滄瀾深咿唔蠻語伴越吟半通黃綬曳雙脛萬里寸寸摧
灰心予亦衝波淮水隈陽侯奮鬐鬪驚雷早攜妻子鹿門
去天空海闊遲君來

和何相如芙蓉池上讌集次韻

清妍月寫一痕池挈鶴攜琴事事宜秋水似聞瑤瑟誦含
人舊有洞簫辭相如由中翰出宰　魚鰕歲晏占霜粒菰米
夜絲不淺滄洲乘興客故山放艇暮潮遲
敲斜皂帽敢稱龍精進徒慚食肉願違俗自甘嗤鷗鷺送
窮幷欲刈芙蓉擘箋朋酒流風在封事民瘼話聽重爲感
君家池上句忽思月到浣花松

和友人野鶴篇次韻

靈羽產芝田汙俗非其處分甘玉山禾曾嘗一粒黍脩然
何所求翹首立古渚此意竟頹唐凡禽俛首侶洪厓招之
游萬里在一舉胡爲猶翔步唳作兒女語人謂亦何妨鶴
翻不自許飲啄在塵寰且暫吾爾與欲訪此鶴巢只在城
西墅

又次韻

搏鵬與鷦鷯大小各有處寓形雖不同安界均一黍兄鵬弟畜鷦野鶴胡在渚是非如蓬麻吾自好其侶鷦乃誇其巢鵬亦栩遠舉二蟲又何知鶴也對影語世有師曠音飛舞將身許蕙帳故人退此心詎輕與笑覽古今間幾賭乾坤墅

石門徐明府席上同孟舉賦

爲政能憑景物優篆簾暮捲爽侵裘碧雲故遠屏山遠華館眞同鏡網遊鶴警塞鈞依舞隊花留霜辦豔觥籌女桑萬樹煙千瓦多少闢心獨倚棲甲帳猶聞報最優射堂日晚整輕裘坐敷紅絮留春住饌

豔桃花壯客游食饌甚精異夢轉石城頻授簡時清臥閣罷邊籌檀槽聽徹聲聲鎖總是鄉關莫上樓

贈石門胡義臣

莫辜標帙佇青燈籟脫囊中看發硎他日校書天祿下早知敲向有傳經尊人圖表

年似終軍未易猜也須一步挾風雷豫章得地過藍玉爭看他時拂漢才

嘉興陳用亶招同秋嶽先生暨諸同學集尚友堂限微字

酒盃數去此風微賴有同心款夜扉上客獨存天寶舊佳辰長歎永和稀一尊涤影如求友千里蓴絲不厭肥庭際殘紅將次盡碧梧翠竹轉芳菲故山綠漲沒魚磯欲訪知音共息機契闊每驚原上草銷沈試攬桁間衣帽檐壓處愁難問腰帶寬餘計轉非賴有玄暉傳好句墨花燭影雨霏微

潤逼橫琴暑氣微鑪香猶自殢春衣橋邊未醒和煙柳階下方滋得雨薇頌酒評茶閒自劇青琴紅豆別來非他時相憶空山夜月到吟牀夢後違

題友人草堂圖

莫似朱門總不開玉山清閟已摧隤書期盡讀何愁晚花號忘憂特囑栽摩詰舊游聯水石雲林遺事補蒼苔知君卜築深棲處雪滿江天有客來

放歌行同人再集魏里涉園賦

去年繫艇青蘋渡華堂銀燭搖香霧一卷詩傷句句心幅箋猶沁花間露去歲有涉園倡和多麗詞今年新月挂城樓片帆斜渡逢清秋主人顏色好如昨芒屩重來坐上頭坐中酒且莫傾聽我放歌激楚聲昨聞長安唱薤露此調不管公與卿我今與君一年一逢覓一醉但願加餐百歲如箋彭勸君不必據地歌勸君莫須拔劍舞高論何妨天地寬閒評甯怕蛟龍怒莫遨靈均去問天蒼翁終古茫茫然自來花月山水無日不具在何我與君終歲迴避卻走如無緣如今一年一會亟叫快如何拋卻三百五十九日縮腳孤燈眠我今特地與君約自今每遇好花好月好山水且攜銀箏

翠管急呼唐生亡　唐生青帆善度曲在坐　唐生爲我撥四絃請將閒愁消付清冷之深淵清淵不肯受卻回重上坐客之眉端君不見鼕鼕鼓罷漏將絕城烏猶叫吳宮月

過瀨水弔伍大夫

昔賢曾此訪菰蘆一水瀠洄事有無成敗論人誇勝蹟去留當日總危塗澄湖秋到光如練遠郭雲開路半蕪依約兼葭留宿意吹簫乞食付胡盧

溧陽狄立人惠新詞素箑賦長句答之

緒如春絲曳雪藕韻如清聲磬穿遙巘拜君袖裏一握風吹出新詞湘竹展華堂夜醉江月高詞鋒犀銳淩嫖姚冰壺濯向羊裘客六月兩腋生蕭騷烏衣堂前雙紫燕班絲隱

囊倚春宴魚香芸粉餞韶華雌霓連蜷字開面君不見鸞書十道絳雲來景龍詞客楊毬翬終軍速裝入關去弃繻換卻高車回

過京口呈太座主張湘曉先生

白首重攜笈循牆舊掃門恩深心自淚事往舌徒捫遠道時誰古高山近益尊金焦几席上此意孰能論

百尺桐陰合幽生綠野閒經綸深北固絲竹薄東山未卻憂時鬢長凝正俗顏傳家幾褥席疊舞錦袍斑

回首升沈夢如流燕越年半生門再及廿載楊頻懸宛轉腮虛曝玲瓏足不前西州華屋淚幾度欲迴鞭追傷禮存先生珍重爲霖望平泉寄竹林暑消來澹泊坐隱得高深冰雪交存骨江山氣獲心獨慚游滯子感發夏蟲吟

自京口之白下留別張實存世執疊韻

憶握吳臺手遲君枳樹門交惟眞作合心爲別難捫小艇雙雙出諸峰歷歷尊要離塚畔路異代幾追論

兩槳維江閣安仁正賦閒炊菰張故楊啟利宛家山感舊淹分手祛愁待破顏忽驚秋氣近庭綠有微斑

最怕秦淮柳長條似往年半帆收落照兩點別雙懸謂金焦披氅思江上餘霞落檻前風流何處數北固有吟鞭

堂北千竿竹何須別覓林風歸蘭逕暖月貯畫簾深免苑今誰主夸門憶此心晨風零露泫怕奏黯然吟

余自京口走鍾山策蹇而墮病甚至白下客舍偃臥旬餘適秋嶽先生游此相值爲余賦墮驢行余亦賦長句以答

乾坤面蓋有敧側九折坂在衽席中麟皇不戒亦失足況乃蹇步遭塗窮驢有兀者賦獨嗇行亍似蓄幽愁衷如汝人才已令僕忽泄憤懣傾微躬天昏霧溼石徑仄交臂失足龍潭東玲瓏扶挾走白下擁鼻咿嗶潛花宮倦圃先生別一歲游節同轉秦淮篷客舍驚逢問所自咄嗟受侮嗤沙蟲肩脊擁腫失揖讓支離如縶僵耡翁先生告余愼涉世要馴驢性如馴龍長篇嘲諷帶桀驁霜管氣肅雞鳴峯客秋曾訪李白舊曉登采石搴芙蓉慨然與之對筆壘雙揷萬雉爭崇墉簪朋山水佳節換華簪芰服班荊同回顧

牀頭金屢盡到處一飯愁英雄故園花向夢中發酒緣詩
債重重壓大言如鑌膏盲彭蹶然而起非天功捫躬回首
思萬事傾覆不在羊腸凶世無物出余胯下驢乎不幸丁
遭逢宜其牢騷震一撼賤子俯首拜下風康莊驟憂彼都
士策蹇命亦磨蝎衝龍之過亢始用悔未聞驢也道莫容
臥病十日藥不效先生妙句參神工行將徒步鍾山下撫
掌笑彼驢無庸

附錄先生作○橫山山人出無車浩興欲訪鍾山墟葛
衣炙日僅掩骭腹底萬卷聱牙書奇書嶽瀆鮮能載況
此風雪橋邊驢雲昏石滑驟敬側前卻俄頃紛趍趄涉
足直須冰在凜坦坦便覺囊智疎足疏任路艱危靡不有陷
阱往往生巾裾萬物之靈盡如此驢也學步師其餘曾
聞倒騎人金殿聾聾仍返中條居嗥紙倏令皮骨動舊
史所紀終荒虛山人昨年宰邦邑陽侯毒噬不敢舒堤
成澤國始平陸遍挽魚鼈歸耰鋤豈徒哦族快完聚驢

行孔道皆安徐無錢竟觸長官怒一朝謗篋遭驅除多
才自昔召愎覆更乃儻骨高難鎖瘦驂力薄良偶然未
若此輩深而狙山人熟識倚伏理細事那足煩嗟獻長
千六月暑氣合畫撓宛轉銜清渠三日行藥兩日臥遽
健不異少壯初慎勿悔此暫時失詩腸遽使
添鬱紆墮驢一笑古有諸會看治象開皇輿

予爲驢墮所苦臥病十日而起秋嶽先生再作長歌
以慰復賦呈

傾危覆轍物相軋一蹶不起萬事裂穿陷當前本坦塗
能趨避爭工拙驢乎墜我幾折臂跬步顛躓足如刖驢誇
得計驕其曹謂予從此倒生活墜淵下石徧天地似受妒
者含沙訣病臥十日筋力復循牆出門高興發如汝伎倆
徒爾爲于我何損爾徒譎先生慰予病得瘥兩詩前後將
帝念東南金革後民勞溝洫火耕前匡時惟靜蒼生福砥世
眞廉百辟先不待下車勤解網已將祇席措顯連
垂紳諤諤振金魚一飯憂勤肯暫舒筆削尊王分國誌對
揚拜手濟川書衣裳雙領東方會劒履單馳上殿車慚愧
江干彈鋏客也隨冠珮曳輕裾

送陸鶴田先生北遷次韻

秦淮衰柳已無煙客裏將離更惘然宦況幷教拋蜀壁騷愁滿載發湘川到來海角仍三徑歷換風波當九遷花月藍田留別業夢魂長遶越臺偏

高捫日觀與天齊謝朓驚人句自攜白鳥漫空裴珮出黃雲壓地認鶯棲催顏斷驛秋槐色塞耳晨鬧杜宇嘽閒道漢廷思諫草金雞唱徹玉河堤

送淮友

淮水流何急知君雙槳催還聽歌悽隔代揮涕過前山冰岸連城遠天痕到海環暮年傷國士辛苦送潺湲

握管知誰健由來惜羽毛遲杯論將相拔劒出蓬蒿缺月依人冷衝風東馬高憶君高臥處雲壓繫橫舠

和于制府夢中作韻

聖主資天賚元臣協夢新撫辰千象闢憂國一燈親帝謂通衾影民瘼洞里鄰召南風被遠寧復數邠秦

萬古江流大恩波此日新師貞臧律吉泰合股肱親無寐存雙闕遊神攝四鄰斗間占紫氣吳楚過函秦

留雲堂歌爲白田喬雲漸賦

長淮之南大江北碧湖環浸山人室室與太虛爭主賓不須介紹延雲入去不辭兮來莫攀主人一榻懸周旋乘風帶月多徒侶攜壺攘山人早歲擷芘芳慧鋒俠斗室問山人早歲擷芘芳慧鋒俠骨無八荒老去盡銷肝肺熱胷無一物餘昂藏就中日增領上霜霜華色與雲相當不聞剎啄片影到山人牽袂朝朝忙山人餐英常不飽酌醴焚枯事已渺留君只許眼相迎君去何妨迹如掃君不見垂天如翼起南溟待族須臾滓太清又不見白衣歷亂幻蒼狗伎倆盡態終何有請看山人堂上碧如煙白鶴雙雙起舞閒貯將滿袖貽同調剩得溶溶趁醉眠

鵬息篇

漆園語逍遙鵬搏九萬里六月始一息息後爾何以斥鷃笑奚爲鵬亦悔其指卻斂垂天雲飲啄籬落裏伊昔六合彌藏固在一黍同首謝南溟吾將鳩鷺侶

堅冰行

今年長夏炎威烈炙手如探在冶鐵祝融逞虐矜不死目中竟似無霜雪欻然白帝驅颸來曾幾何時改眉睫昔者燔灼斂何處坐見悽森憯肌骨葭風葱亂雨露爲霜著履東郭層層滑日車促晷陽不驕洞庭千里波堪戛由來積漸使之然頓令陽侯斂汩沒雲濤萬里琉璃平千石車輪輾成轍市絕樵蘇突不黔漁翁路斷歡魚鼈長征遊子倚孤蓬心死塞皐芳歲歇喟然回首憶流金妙悟循環理靜閱千檣揮杵呀喧亟從天鑿地層崖裂湯伊何事還趨熱昔愁沉陸水漫天今見義襄補地缺君不聞萬夫擁楫唱離歌忽憶空山煨榾柮就中日增精柮

送白田陳子冰壑北行

足蘭還歌行路難長淮落月背征鞍春風漸向南枝動誰遣離人北渚寒

客散城隅帶落星離筵我更在離亭憑將舊曲矜迴雪總似嘽猿峽裏聽

京口何雍南爲余言向年遊西湖適蔣大參秉節會城總角筆研友也此行本爲兩峯而來若傴僂憲使之門當爲西湖所笑竟不見蔣而返余高其意作歌贈之

先生面漆髯勝雪影落湖中駭魚鼈雙峯翻遜嫵媚多君之高潔乃在骨六橋絃管喧春風何來得得攜笻翁湖天花柳爭知己落英墜露聊其窮故人悶尺間憲府半刺何

只憑君領略陽春拈出滿寒林

立春和韻

山僻猶聞爆竹聲遠勞春信謝逢迎年華屢換偏添拙霜雪相依怕漸更好鳥何心仍一囀白頭無計已全盈諸郎恰喜封胡隊芳草應深綺閣情

和長洲鄭子賈生渡江維感兼示文虎五首之四

幾送殘陽山背斜怕依餘景訊塗賒銷沉合縶無尻馬隱約誰添著足蛇對面莫捫藏有舌到頭始悟豁先牙朝來簾捲迎山爽幾樹松鬚也當鰕

烘天一幅渲餘霞冷澹鷗羣戀暖沙倦骨支牀銷綺夢齋居賭影惕空華千金國士容題鳳百尺桐枝已宿鴉豈少

爆竹頻傳風俗音何人門巷此相尋輪蹏久謝容安步丘

鼓聲宛轉弄只今誰許正平擱
摧頹劒匣與琴囊何用中宵九轉腸流覽幾繙南董筆虛
無猶採館娃香隴頭種辨瓜瓤色屋角辰占宿次芒底事
茫茫愁裔玠那知宙合本秕糠
無雙才調竝稱黃只爲同心有國香楊柳梅花爭狎主酒
兵賦壘競神槍檻前風磬諸天下牆外雲谿北苑張各有
滿懷吳楚意文虎仕近淮一燈消受把茅堂

壘韻答文虎五首之三

曾事河干一曲斜君家高士會猶賒文虎尊人季深林間蹴步纔
依兔牀下驚魂忽踐蛇掉臂自游蠻氏角焚身嗤想象王
牙相攜且就沮洳約釣得何妨咥與鰕

芙蓉佳句燦朝霞乍似秋空鴈集沙自有肝腸酬雪月莫
將才調老年華空山籟寂猶聞豹帶日飛來不羨鴉天鼓
砰訇城闕震好誇賦手出羣撾
升沉世眼任伊羞刺刺何須語不休書斷故人猶訊竹心
傷望遠怕登樓饑來覓友謀青飯老去拈毫讓黑頭容膝
草堂蕭瑟甚藉君藻品卽丹丘

和文虎風雨過江城之作仍疊韻示趙書年五首之
四

依舊長橋郭外斜一年蹤跡一番賒閒身不繫爰羅雉趁
足憑伊當道蛇幸有紅泉供暮齒詎從綠鬢借餘牙多君
飯我無兼味澤國偏饒菜與鰕
短衣故里不須羞久任狂華空外休金埒幾家存買地碧
城懸想好居樓當場杯握千秋券進步竿疑百尺頭忽憶
茶郵鬠上客兩家拱木對山丘廿年前計甫草與書年尊故數年矣
近事傳聞喧皂囊不關理亂野人腸垂垂晝隱千絲雨冉
冉依一灶香舊甑灰餘彩浣淚危塗轉處背銷芒相逢人山子聯居城西門俱物
爾我評肥瘦一晌空山飽食糠
依稀不記舊壚黃懷袖三年字尚香楓冷幸嘗尊滑盌柳
斜誰復榼提槍消磨界處雲千幻訓謝居諸紙半張槐火石泉拋一夢遺春只合賦堂堂

寒食後五日集秋嶽先生采山亭限紅字五首

分手冰霜裏山亭話舊同客來申隔歲節換愴疎紅策穩
尋歡急人間遯世工夕陽催不去燭影散寒空
酒壘新無敵千觚量轉崇先生酒懷人春愈盛盛衰春自競聚散老堪同
柳合垂垂妥花窺亞亞工坐中嚴約法不說輒塵紅
池蔓交加翠山叢錯落紅猶延弦下月不惜袖懷風夢醒
知身拙謀疎到酒工千年吳越話款款把杯中
鑒此宵分意如今有幾同命羣攀令序有上巳之訂申約踐娃
宮自吳門之訂寺鼓聲含碧爐香韻隱紅貧交纔聚首花月兩
爭功
歷歷追游屐湖頭淮水東賦窮衣鉢獨投老薛蘿同會視
年年再花須日日紅後時捲幔夜蹤跡又孤蓬

紫燕雙雙掠淺沙營巢心事雨吝嗟怕驚繡幕離人夢且向西邨蹴杏花

將往嶺南留別同年郭華野時令吳江值其初度幷及之

吳江江上楓葉青吳山山下湖水平使君清澈飲此水飲水既久更飲冰寒帷臥閣周六載飾錯根盤歷試乃乳鬻鬻鬻踞九關坦塗慘黯皆畏壘每捫周餘部屋心釜塵絃韻對沉吟桑麻夜靖潢池月牛犢風清草木兵不須鉤距察魑魅眞宰淋漓百里驚豚魚可格信可孚公之治績古所無黃口皆稱建康酒井里疲瘠重生膚公何爲乎久淹此澤國無乃公之爲民周切爲身疎昔公馬踏曲江日肩

比余慚款段質薄祿先摧九折轅淮風江雨添蕭瑟歸來偃卧橫山下故人駿售千金價鶴影蹁躚茂苑東與君重話燕山夜芳樽幾對玉壺清說盡人間事不平笭箵菰蘆托業穩看公攬轡淩青冥余將南訪羅浮路記取曹谿香一灶歸來風景舊江城只公千騎朝天去別君滿酌南山觴他時北望相思處

春杪秋嶽先生枉過草堂諸賢畢集限韻

樹杪平鋪曉黛輕短垣缺處閉柴荆已將苔徑掃無沒忽漫鷗羣有送迎人向畫圖聯歲晚句從雷雨劃天成時值初雷屋西卽是蘇臺址永夜如聞瑟瑟聲

岡巒競湧把茅邊修竹縈迴恰對筵敲柳條眠堪漱石刺

粉湘花付杜鵑
自有乾坤四壁寬欺他罷冷與琴寒生平不願荊州識繡出平原只自看

和同人茶話樓詩 樓係蘇文忠公故蹟

犀浦曾沉錦纜舟越王兜甲葬清流怪伊更話興亡事七盌留來罰倚樓

祝用亶六十初度

茗盌糟牀筆架陳不須重問大羅眞東家西舍耆英會盡是滹陽舊隱人

我家直北在堯峯遙酌清谿寄便風六十年來花月案好憑收拾滿蕉筒

贈秀水陳子自曾 令祖

昨日見君初月賦清輝分得半輪明阿翁拈斷千莖白爲話滄桑事斟杯放復銜世交仍葛堯夫應向庭階畏後生

仲弓祖德家傳好倏見車中出長文自有南豐香一瓣黃樓銘就見全軍

題石門沈孟澤像次孟舉韻

長笛堪彈琴可吹無絃無孔鎮相隨不因認死雙眸炯知道梧陰是阿誰

差池雲影與天光挾策閒庭不牧羊大地拈來多是藥何妨收作一囊裝 沈名醫

問君何喜意融怡流水聲中特地奇不道團圞如此面此心爭識可人兒

贈柯翰周

馬蹏踏剩判離亭 庚戌余出都門翰周過送鶴渚鸞坡路各經 翰周曾以宏辭徵

召 如玉故人眞不老貧交雙鬢漸驚青 同飲州來齋頭白從渠几分書卷 贈我文選論註妄意滄江閏客星莫謾銜杯談往事一聲笛起不堪聽

依然高柳出山亭樹古池平宛昔經懷抔蓑風隨上下眼看綾樣辨紅青城南秋水依依棹醉後蕭辰落落星我有草堂圖四壁滿山發響待君聽

柯南陔招集霽園即事次韻

連屋團灣渚交蘿上翠巖尋盟敦載筆觸緒愜高杉紅袖

蓮交烏織眉月落衫還將今夕意珍重一書函

爲話滄桑事斟杯放復銜世交仍葛衛初鼓低螢上短衫珥貂傳二妙 令令弟緯紹香辦迴雲巖

題曹希文廉讓擁書圖

誰人識得送鴻心泉響風鳴一往深堪笑陳王矜七步何如橫膝自知音

蕭森閱歷主耶賓忙煞攤書覓古人水樹競誇廉與讓成只許篆煙親

題徐道沖觀泉圖

目覩流泉耳聽聲檻前空色兩無情怪伊骨相金門客卻與孤松作送迎

牢牢把住數莖髭試取拈來便是詩攜向羅浮逢夜月梅花入夢影雙知道沖時往嶺南

贈友

朱亥椎斤重四十俠肝曾作夸門客學書學劍百無成恥吏爲師擲刀筆枳籬簞舍葦叢邊沙江江上花欲然紅裙寂寞銀餅倒攜爾長干話暮年

吳江葉燮星期

夜泊錢塘江

幕煙一川陸羣動寄此中萬象競各有嗒焉冥混濛誰謂覆載大此意如可窮願予亦何爲勞生逐轉蓬稔知歲不與居諸消晨風蹙足悵蛙步觀物悲狙公太息萬里行書卷棲孤篷拙哉稻粱謀豈能衡化工冰霜載塞塗涉江思芙蓉宇宙遞今古愚者泥其蹤雲山本浩蕩君無跼西東

江上曉發

曉市光初啟迷離萬瓦煙羣山分旭日孤艇得遥天木葉年年脫蛟龍旦旦眠鳴榔吾語汝此意爾能全

釣臺

漢室分茅土先生只此臺自隨松子去不逐渭濱來日月懸竿影風雲護劫灰銷沉無限夢醉酒莫辭杯何必星稱客乾坤盡主賓商山疑翊漢源水異逃秦繡嶺高仍對寒江抱自親伯符驚過眼閱歷幾蕭辰殘照年年在孤雲處處浮空山閒自性逝水不言愁月上荒祠冷崖藏古成幽不須論將相騎語有鳧鷗何地不堪釣高臺此揭空事難忘勝地名亦有天功悅擷蘋香薦眞令畫手窮逝波千萬折公意不俱東

蘭谿

夕宿蘭谿橋日發蘭谿郭彼美天末遥香蘭不可握遂迴

沿層阿溯湃觸崩鑿激湍迅漁師衝颿零渚薄杲日亦何心千里隨波薄連山走復迴我行猶渺邈顏成壓荒江林煙淒遠落誰言堪畫圖愁絕孤舟泊

常山道中

行邁已川疲僕夫趣登陸連山斷越疆分流趨岷瀆氣已蘇沍寒樹漸凝柔綠深林遠斧斤霄動成族我行饑爲驅攬勝飽亦足眺沒羣飛鴻心折千迴軸遠堞出陂陀瘦犢飲圯谷何當訂雲山就此樵與牧

晚至玉山

灌莽隱頹城城頹見荆棘黃蒿橫交衢拱把堪作室不辨閭與閭誰樹梓與漆鬼火熒青黃日沉骨慘慄敗垣叢磔

中彷彿有人立就問此爲何彼語聲先塞前年閩寇亂禍首震鄰惕游釜盡其魚竭澤到蟣蝨閭里駢屋戕逃亡鮮什一邑空無人種安從得生息蕩平幾暑寒黃雀猶無食闖言心怦怦中宵轉反側曉起驅車行從橫狐兔跡

宿弋陽署中贈譚左禹明府

昔予少辭壠上耕十年九染京洛塵朱門欲入不人態下驢嘗偏冷炙辛濟甯酒樓弔太白梁王吹臺偕枚生汝寧太守建康醇蓮花漾水逢譚君面黧顴聳髮蝟蝶瀕氣煖吹桐柏春賓主二美于喝合予也跋履成三人不續離騷二十五湘累澒涊何繽紛軒然酒罷論時事不如歸證三摩心在汝寧與左禹談楞嚴賓鴻社燕各南北君游益壯無公卿予

持手版惡風墮妻孥竊詘終無成黃廬萬頃枯魚泣肉味不饜蛟龍嗔揭來把茅硎麓下過谿一步如燕秦遥聞故人出朝右曳組鳴玉鵝湖濱芒鞵久不踏朱戶爲公異數隣交貧卓哉譚君文章彦吏可爲師淸且仁蹙額嘈嘈作令苦予笑不答知之深罷辱得喪忻感境羊腸九折身各親予伏不作求伸蠖君騰直欲躡圖麟明朝策杖別君去君不見鈎臺東望高嶙峋

夜宿龜峯山寺在弋陽縣南三十里

出郭沿長谿石蹴谿琮琤松風迎復送紆迴延山情陸地一峯拔從空妙想生重重峯柱出石門呀天撐翠螺對寫照吹噓方池泓是時冬將謝石罅靡繁英欒檀百折上蒼

山不可親彌天渾碧翠微界朱甍風旛颺金刹恍惚疑化城怪石攫飛走圍繞羅踞擘始知造物才抒寫自有眞到門得天地磬帶泉泠泠老僧潔茗盌山果時摘新智珠朗摩尼攝我前塵心宵空寂呈籟聞返纔聞聞土塗煨榾柮世味孰與衡浩然炯達曙振策復長征峯峯向我笑君胡惘惘行

贈紹宗開士

生平性癖佳山水怕佳山水藏俗子侈口檀那豔宰官山水淸音翻洗耳龜峯元突擘空霄上人瓢笠淩雲巢曹谿一滴只知冷我願與之夕與朝昔日西江吸一口至今不盡長波瀏媿無長物鎭山門問取紹公轉語否

南昌晚泊

霸主雄圖盡寒風北渚生那知舟畔月攜到故山情河影依城角江流倦夜聲飛蓬原自繞烏鵲不須驚擊拆聲何切霜凄韻轉哀幷風催客枕伴月過荒臺沙鴈侶和城烏剩獨回聊將倚舷酌酹爾閣中才

滕王閣

帝子何年建高閣陵谷幾回廢與落只今牧馬一畝宮昔日朱甍照城郭南浦西山猶有情朝雲暮雨向人迎不知才子千秋恨轉逐征人一夕生

小除章江道中

殘臘無多日閒愁載一舟酒帝山缺出椰嚮谷迴幽野市

喧漁艇荒江轉戍樓年來生計拙只與斷鴻謀

逝水驚霜鬢窮途任一舟城孤天自落沙繞市能幽激水衝蛟窟橫嵐幻蜃樓何來淸磬響擬就遠公謀

勞勞緣底事遠宦泝流舟鵑羽搏風勁漁蓑著雪幽也曾傾客酒何處望春樓風土堪棲足因深卜築謀

除夕 在泰和縣蜀口洲

客裏逢除夕今年更倍愁斷橋崩落照荒碣傍孤舟魚菜農郵足茶瓜野廟稠此身隨處著始信是浮漚

臘鼓郵郵應壺漿箇箇隨老瞢風物感事悔夢醒遲燈火仍兒女閭閻自歲時隔谿來社叟故事有陳辭

宿火香猶熱鄰郵晚尚舂星明人語遠風細市煙重簡點

驅黃犢虛無想赤松殷勤此殘漏翻怕五更鐘

屈指瓢蓬跡今宵幾客塗年華追眷戀心淚不模糊陳迹

江湖滿生涯宇宙孤他鄉頻守歲展轉自揶揄

洲畔征帆集雞豚卜祝同微香心冉冉酹酒語恩恩萬里

家占斗牛重路倚風我行隨俗便捧醉臥孤篷

逢盧山僧言棲賢瀑布之勝惜未能游漫賦

夢裏廬山踏破鞋此行定許寤心諧誰知面目眞難識錯

卻機緣等活埋

瀑布飛流第幾重三千丈挂玉虬龍靈源自接銀河水定

有乘槎客路逢

遠公遺蹟已千年聞道珠宮尚宛然我是潯陽三隱伴藉

公願力到峯顛

贛州

設險資形勝雄關扼百蠻倦游人欲住行役路方艱事去

江山舊時平樓櫓開文成勳業地樽俎尚堪攀（陽明先生）

二水分方合連山斷復稠鴈疑行不得人忽去難韶鴉陣

翻孤戍蘋香婦晚舟南枝消息近預怕亂鄉愁

度大庾嶺

千里連峯匝紆迴出萬尋險分南服界雄見越王心鴻鴈

謀何苦熊羆氣轉深高松陰夾路風過助長吟

舊說梅花嶺今來見一枝（嶺上止有梅花一樹）折憐疎影瘦去覺暗

香隨漢使勞仍往蠻方貢不辭南程行欲盡到海亦清時

贈南雄郡伯党仍菴寶（雞相國孫相國與先人爲前乙丑同門同年）

曾追天寶曲江年每讀遺書一泫然綸閣留身貽密勿松

阡藏笏冷雲泉孤蹤剩有含毫簡三日猶聞待拂篇爲政

風流繼安石君家故物豈靑氈

元夕仍巷署中席上戲作（乙丑）

佳節天涯又漫逢風流太守宴從容樽前忽奏吳趨曲賀

老琵琶獨擅儂（舊郡伯張君出家優演劇皆吳兒色藝俱稱冠）

月高猶自滑流鶯花底秦宮黯欲驚歷亂紅燈翻翠袖我

從夢裏見廬生（演邯鄲舞燈）

曼管繁絃仔細商小姑約略嫁王昌儂家舊是蘇州住偏

斷雄州刺史腸

過曲江弔張文獻公

南紀崢嶸出霜姿矯絕倫哲人留一話天子竟西巡遺廟

輝朱鳥繁香薦白蘋書生多感激撫事益傷神

上兩廣制府吳大司馬

聖曆肇昌期其間鍾名世洪鑪鼓大和脫礦異人至長離

崇岡鳴曰茲一人媚冊府紀太常勳庸稱乃位絳灌恥無

文隨陸徒辭麗經緯用有兼戡綏略兩濟朱鳥畫南溟文

章不墜地煌煌上宰心吾道肩鸑鷟

三方昔蠢動小腆逞梟風返瀛蘊墟蹟蠻徼胥梦霧毒盤

半坤維瓦震靡堅墉埃塭太清濁攪搶塞寒空維
皇赫斯怒我武揚弧弓原策耿賈力廟和蕭曹衷長鯨暴蓼
街鯤鯨經釜窮重籌須使相德業惟公崇秉樞宣揆奮宵
旰紓功宗燈火極撲尉懸戡聲相蒙不見羊叔子緩帶資
折衝
摩詰輞川勝香山池上作歌詠陶性情賓從締華萼兩賢
文雅彥所嗟勳猷薄孰能平勃謨重淬曹劉鍔古綆引頹
靡雅調振元籥紹衣李杜焰餘子徒纍若獨御正始輪盤
空手自斲風流謝安石江左焉能角
廣州門一過古稱三十萬犀玉走寰中罷耽在昏墊矧兼
五管崇誰能賓自遠公清追隱之憂民勤一飯火齊翡翠

珍不易菽粟願雨廣二百城潔己惟身先敷賢報九重拜
手如陛面
帝曰眞股肱治理誠如券廉泉雖泓然伯夷奚待嚥驚馹伏
鹽車孫陽曾一顧以茲瓠陋顏陋被照隋珠路拙步無娉婷
貪遷官長怒放逐免投荒明聖衛皇度垂老偃窮蹊九食
舊艱遇生平已已心千載勉勉赴幸獲御李君未敢傷遲
暮

游七星巖 在肇慶

端州萬疊山窈連鮮上松竹陂陀帶沮洳褰濡獨漉連
蜷怪石拔萬笏峭壁簇突如駒駌奔雄似猊象伏巨靈奮
鬼斧鉛研盤空剜青碧入層冥天梯趾纔屬鞮蕝被紅葩

嶺南雜詩

崔嵬摩天箭括通鄉關遮斷有無中迷嵐隔面愁行雨浮
海初心惜便風難拭蕉花紅淚滴曾聞荔子水精融千年
銅柱誇炎徼輸與書生口舌功
蠻煙瘴日滿樽前千嶂屯雲盡海邊朱雀文章堪一慟瀧
江問苔宛當年鷓鴣嘵老雲帆駛貔虎宵閒玉帳偏聞道
波臣俱脫劒漢家今已罷樓船
谿邊浣女可如霜輸與湖頭五月涼楊柳柔條先臘舞桃
花紅雨隔春妝鳴鼉隊插鯨波穩立馬烽連貝闕長蓬島
沉沉雲海晚寨裳如欲賦滄浪
朱旛金剎古花宮殺伐雄圖劫火空大佛寺爲尙氏所造葉葉蓮花

舒客帳沉沉魚鑰度迴風只憑翡翠銷兵甲好聽箜篌送
塞鴻莫訝尉陀臺畔草五陵秋老暮煙同
幽巖眞見七星環聯棧勾梯窅窕攀珠閣有天開色界巖頂
皇宮絳桃無主落人間峯峯向我如將語樹樹邀雲故不
閒一晌槃阿棲息好何妨隨地是家山
端谿斲石近如何水旱坑疑鴝眼訛一自秦灰悲竹帛長
令幽壑閉滄波虛無賦筆金星重遼倒書生燕石多愁絕

青蓮銷歇後何人捧出與摩挲
羅浮絕漢插芙蓉聞說登臨有萬重曾訂山靈留片石幾
回書札問輕笻風生兩腋餐難飽人到孤峯客不從咫尺
游仙應有命蹇修試與話從容

壘渚灣沙集鷺鷗木棉的的照春流珊瑚碧海難尋種上聲
纖素鮫宮亦織愁客裏茶瓜眞草草夢中籬落自悠悠梁
園倘向炎洲築知是相如故倦游
誰言漢武不仙才弱水帆從淺來南極特書雲物遠東
風更律月支回黃猄蹋蹴毬場穩舞象耕耘鑾邸開正是
乾封元狩日巖徐書疎莫嘉菜
犀珠不脛走中原自昔城闉轍跡喧味到清貧誰不厭岑參詩此鄉多寶玉憤勿厭清貧
交州泥短轅若使天涯逢叔寶茫茫更有百端繁
誰將明月暗投空估客商胡也自通幽谷香蘭逢市上高
牀大貝出泥中豈無趙壹吟窮鳥莫擬成連拂桐一著

羊裘春已盡韶州白葛夢清風
黃簾暗關灶孤築歷歷捫心度點
塞鼯冷悟三生誰家錦字天南淚
百年消作客明朝且往聽初鶯

寄懷山陰呂守齋

會稽山水域內絕雲門若耶鬬詭
鬼宵號石畫裂高懷兒畜秦望峯
讀破欵有神絳灌隨陸俱不屑軒
電骨聳鐵少時短褐困一經我初
地上行終夜有聲唾壺缺飛揚天
眥血百萬一擲眇孤注斂袖天空

坤地老海枯手自摑一逢知我是
渝歌楚舞月未斜羽扇螫弧風乍
人扇頭守齋白燕詩霸才無主聽嘵鳩重將
不忍別烏騅榕樹海霞沈燒燈迴
十秋夢中猶見衝冠髮揭來隨鴈
發尉陀臺下冠葢多媿我龍鍾項
欲往褰裳不可越同是天涯冷落
生離合那可料但嗟數莖千霜迫
青林肺肝熱

見侯官張超然扇頭錢塘季
遒然因次韻得八首憫偉
公贈五言一首風致
公久客不歸存沒潦倒

抑鬱情見乎辭末托於游仙亦可悲矣幷示超然
要與人爭古須爲世所非物情趨見慣吾道在知稀漸減
餅中粟誰懸桁上衣乾坤無不可難柰是調饑
干黃金一散游子詎知非蘭忌當門種桴終入海稀寄居
堪廡下結友盡鶉衣欲學陶元亮難禁九食饑
交集茫茫裏難論是與非琴書諳客倦絺綌過冬稀足待
金盤濯身賒木葉衣近來能百忍不復怕朝饑
近有嚴陵信垂竿亦悔非側身陳迹過舉眼故人稀莫羨
臺郎被何妨鼓吏衣木蘭多墜露朝飲可充饑
可歎華亭鶴回思入洛非懷中和璧貴握裏宋鐔稀蒸曬
烏麻飯飄蕭金縷衣共君尋大藥一救普天饑

已畦四

滿目江山是低頭風景非隨珠鑾徼賤章甫越中稀樂志
須成論升天看蛻衣營營謀一飽莫謾爲懲饑
虎視秦難說吾憐公子非種尋仙樹少曲鼓廣陵稀碧海
殘銀鴈荒丘弔玉衣何當貽我粟千歲不愁饑
欲尋無色界天到想非非海瀉人寰冷河翻斗影稀鶴飛
縈雜珮雲起振靈衣莫種相思樹塵凡苦渴饑

送張超然游海外 有序另刻

送君天外挂帆行怕聽陽關第四聲傳語宛禽銜石去早
將東海盡填平
顒蕭行李一肩空只握千秋賦筆雄截斷扶桑鏤作板流
傳新句到龍宮

已畦四

是弘微第一人攜我越王臺上望他鄉終不負佳辰別來
南問端谿渡思君只在城東路聯牀幕府盡江鄉朱門亦
有滄洲趣感君猶憶我家咸亡姪元禮甘載存亡事愴然回首
幾揮岐路淚那堪重憶醉花前

呈勞豈菴憲副 時分巡廣韶

琬琰西清重經綸幾偉人吹藜行絕徼仗節擁儒臣披卷
兵銷後栽葵露泫晨使君吟復酌泉畔有香蘋
孔壁遺經在諸儒論異同自臨洙泗日一變魯齊風勒岱
銀鉤壯游雪禮服崇鏗鏘嗤制氏雅頌在囊中公視學山左
西去烏龍塞崎嶇度隼旗干關危轉粟九折歎迴車聽鼓
徵賓急投戈納秸初賈生多太息道遠未陳書公督餉黔中

朗月澄襟度青冥入藻思風流安石擅賓客孔融知赤管平蠻布鳥頭報　主絲眉山遺迹近在部州轉益後先師自顧江潭影風隨南翥禽地憐容足少山憶在家深感激憐舊酌雙字有如椽日送行旌去羈人益惘然陶潛貧殷勤范叔心多君存故劒爲發祝蒿吟適公初度

送王阮亭宮詹祭海還　朝

使節天邊轉韓碑讀罷還挹泉酬　主眷採袖出民艱颯沒依依樹裝輕箇箇山南枝留不住高詠過重關瘴壁恭成事祠壇異碧雞蠻方流雅樂玉陛返桓圭激水舊有明妃恨月夜魂歸總斷腸白首高堂晨與昏倚閭望斷賦招魂流傳冷煞楓江句難與巫陽仔細論

午日王大將軍湖舫讌集同人分限二冬韻

盛代衣裳會南溟正偃烽文章歸上將猿鶴總朝宗鷁詠佳辰選萍蓬絕徼逢靈均遺則在擊鼓起潭龍幕府芙蓉盛巖邦緯畫重賦成行錯落韻夏應琤琮曼管迴清簟連檣帶繡封雲和雙拂處舊有賜歌鐘緹幕籠鱗甲金花耀鼓鐘萬夫齊舞耀百戲趁游龍杯泛黃蚶沒雲明絳節逢丹丘非霧裏杳渺覩昌容泛蕙光風轉人間那得逢翠微舒遠障碧落俯崇墉青吐蒲茸密紅搖勝絲重天南歸大樹冠蓋日雍雍綺饌波微濺金章霧裛重翠眉翻子夜絳樹擅吳儂繡纈垂垂展雲鴈淫淫鬆他鄉何處是便欲擲輕策卻怪青鞭步天邊綺席逢禮寬容揖客跡寄欲移松游樂

聖朝嚴俎豆到日拜封題

才子難兄竝看花憶昔羣同年東亭爲攜錢朝卽過洗盞

夜常分折剩隋隄柳東亭昔年宮詹舊寓訪予淮上歸晉岱嶽雲山陽聞笛淚

送別益紛紛

猶惜家咸慧師門父子情七姪元禮一官同露泫斷坂已霜平癡叔勤終畝遺孤望再生雲泥稀後會撫臆送行旌

送蔣莘田憲副督學中州

學藉醇儒正名因諫議高莘田由臺中轉任督糧寸心孚　主聖雙鬢紀臣勞瀾障艱吾道雷同付汝曹此行經萬里猶著舊宮袍

五管霾煙瘴城門競一過只期天雨玉誰問地無禾土壤何妨讓風花本自多窮檐歡一飽柰去使君何

龍馬呈河洛圖書宅土中俗猶周禮樂文倣漢西東律取

疑雲夢時和頌景鐘慙無枚叟筆授簡轉惶忪

贈山陰呂清卿

鑑曲闌珊夜稽峯冗冥秋美人雙袖拂甲第五雲晉幕府酬空閣呂時客名山侈贈投何時谿畔寺重纜故人舟呂爲文安公曾孫故有甲第句

贈山陰陶愼先

雲門放櫂後海上幾看花月影長隨客鴻聲自到家乾坤供點染陶精繪事几案逼生涯輞水圖纔罷題詩欲自誇三絕台州老滄洲鶴欲鳴人間眞不見畫就若爲情圖壁山堪隱枯魚客共烹端州佳石在足爾寫平生

送燕中李右庚北歸

己畦四　十六

匹馬朔風立今朝萬里行山容隨面送樹色過關迎暖眼由知己烏頭薄盛名憑君揮腕力門外卽前程

送福清同宗世文泗元游海外

才名小謝竝難兄草滿池塘花滿城萼發連株輝自映駒昂千里汗同行天從海底懸帆立日向枝西傍夜生我是未歸搖落客望洋獨立黯心驚

送侯官藍公漪歸閩

柳惲才多了十人嶧山碑妙獨傳新霞催風送鐘兼雨穿鶴滄洲鄭奪眞

七星巖不負留題片石韓陵袖欲攜東向朝陽南望海雲橫何處覓昌黎

贈石漣上人覺浪禪師法嗣

山頂高高立轉寬拈來芥子足盤桓跨跳任觸諸天鼻不礙寒時儘煞寒

六月膚焦那是熱三冬指落亦非寒曹谿一滴從君酌冷暖還須嚼後看

支公好鶴何多癖覺範吟詩莫道酸遮莫夜來燒卻好趙州泉苦不愁寒

總饒骨俠寸心丹掌血猶存者箇看不見越王山頂上鷓鴣啼出海漫漫

己畦四　十六

贈順德梁甫山次韻

壁間句動汝寥天隻字騷壇領後賢壓坐人如長慶日流觴會值永和年檻前藻發江如練馬上吟餘夢後篇欲倩南枝移向北雙魚消息託伊傳

訓順德梁幹旻次韻　甫山弟

雙龍文叶斗間占燈火青熒在碧幨祇爲稱詩時卷幔不須講老亦垂簾銷沉世趣過牆蝶陶寫閒愁隔水帘攜爾滄浪同一濯何須泉畔話貪廉

訓南海何介臣次韻

欲將浩劫訪同參一榻高人水石談騏驥空羣虛翼北文章得氣正圖南曾攜機石河邊訪獨對方壺象外涵我似扁舟常不繫臨行何以贈君驂

七夕高要天寧寺同休寧程正路龍游錢目天眞際

開士分賦

忽忽逢佳節千迴離索心異鄉愁亦笑同客話堪深河影重藏碧是夕雨樓空近鎖陰漢宮人已遠莫漫說穿鍼

風俗傳靈匹年年怨綺羅蠻方仍乞巧蕭寺亦聞歌涼嫩依人爽燈青柰爾何故圖拚萬里莫更夢中多

題山陰董克濯曳杖獨行圖

昨日見君神似畫今朝畫裏恰逢君不知珠履何門趿只送秋空海嶽雲

豈是心頭未悄然跡同行腳慢俄延人生知己眞難得曳杖天涯獨往還

贈歸安沈山隱

弁山秀出舊知音緩帶從戎尚越吟手戟風流義自八心旌搖曳直過尋故鄉酒到吾嘗共聯榻人歸客轉深格格鷓鴣哽斷處雄心無那淚霑襟

荅番禺陶苦子送別之作次韻

知君心裏有林丘不礙城居面濁流削臺半牀恆待旦倚風三伏亦悲秋故人何處雲常去來梁藥亭詩并及梁藥亭晚歲方知遠莫游萍梗浮沉從此別六千里外只登樓

贈山陰劉仲濟忠正公念臺先生從孫

絕域來蘭槳流風有幾人酒堪偕日月伸濟攜家酲百甕度巖劍欲避星辰慷慨扶眞氣安危述老臣談忠正公事甚悉故山同萬里歲晚託松筠

便欲攜君往羅浮訪葛洪山靈還笑拙仙路竟塗窮不果藥裏他鄉貴余疾甚伸濟惠名餌封書隔嶺空晨風隨袂判縹緲兩征鴻

口號贈眞際開士

結廬不必去人寰車馬喧中自性閒眞到了無前後際認伊斷處卻如環

君向巖頭舊掩關眞際有精舍在七星巖下巖前有景試拈看任教劫火旋輪熱不上蒲團六月寒

別杜直之

一別耶翁三十春看花猶記坐中人天南重對當時月只換青鞍幾兩新

舊與梁藥亭訂交吳下藥亭訂余入粵時當主其家及至則藥亭公車北行矣余在粵淹留三序藥亭下第不即歸竟相左不值作長句貽藥亭

昔年君度吳臺夏楊梅飽噉漿浮蔗性耽佳句眼張箕吳兒小巫拜君下今年余度五嶺來荔枝甜耳非俊才他物虛聲亦如此君眞歷倒秦陀臺余來始春杪秋去梁生不見余安語層冰飛雪君飽嘗炎瘴盲風余更飫萬里彳亍均苦饑半刺投人仰首處五羊傖父半罵君如君豈悅齷齪人梁生南歸余東返舉眼莫屬思其羣

同韓公吉大參英山道中舟次雅集限韻時韓之浙督糧任

詩翰乘潮過百蠻三更吐月半猶環文章遇合由萍梗動

業升沉付馬班繡錯菰紋秋已老黃殘菊蕊露滋斑使君
袍袖淋漓甚歷倒篇成孰敢攀韓詩最先成
秋盡裴葉冷自開經年客耳厭潺湲坐吾終怯銀
煩逐坐山四十年空輪閱轉軸安問夢耶醒雨非蕉與鹿
燭燒妝夢已刪連嶂墮雲還墮海野橋如玦亦如環笑趨
長揖謝山僧我居從公卜
若下歡場近感起尊前涕欲潸
從萬杉寺循麓迤邐而東過開先寺始見瀑布注爲
龍潭入山第一大觀也
崖傾松風奔石黝苔花溼迎我一片雲瞻前已後失珠宮
東叢巒交倚競鍛植萬株千尺松陽烏畏其逼陰森雨忽
飛出林仍杲日霞霆雲木間舉首驚電疾閃爍九日落界
空無階級疑投玉女壺將無天漢溢噲吆萬石鐘笙竽聲
幷一一旋溼雲大珠小珠逸忽折墮陰崖澎湃漱巨屋

飛流句追尋漉酒人歸帆遙隔歲及踏兩峯春
發南昌入彭蠡湖遙望廬山
擘榜洪都郭沿洄入混灊域內擴歸墟濤鼓橐籥狀誰謂
瀛壺遐冥冥如在望朱霞擁天吳鬚鬣光景向長颸裁白
雲萬丈寨空量翠娥假修眉連蜷臥其上俄頃沆瀣澄橫
亙赤霄障金碧晃層城蒼紫錯嵐嶂悵矣川塗遙神先五
老傍
始入廬山過萬杉寺晤可紹上人具德禪師嗣法孫
廬山四百里今茲始涉麓登頓循洞谿詰屈磎窮谷萬木
青黃堆砑中蟠夏屋琅璫落風厓金牓赫朝昱老禪濟上
宗一指靈隱直疏啜泉潔茶瓜禪悅鱠馥鄰爲言家蜀浩少

小羅宛毒張獻賊修羅兵刃雨排戶劇骨肉逃生劫燼中誓
禮調御足禍階實賊由脫坑得果熟倚伏互因緣塞馬何
煩逐坐山四十年空輪閱轉軸安問夢耶醒雨非蕉與鹿
長揖謝山僧我居從公卜
從萬杉寺循麓迤邐而東過開先寺始見瀑布注爲
龍潭入山第一大觀也
崖傾松風奔石黝苔花溼迎我一片雲瞻前已後失珠宮
東叢巒交倚競鍛植萬株千尺松陽烏畏其逼陰森雨忽
飛出林仍杲日霞霆雲木間舉首驚電疾閃爍九日落界
空無階級疑投玉女壺將無天漢溢噲吆萬石鐘笙竽聲
幷一一旋溼雲大珠小珠逸忽折墮陰崖澎湃漱巨屋
蛟龍鬼神來視聽爪髮慄何來鄉里兒大書石上刻陳陳
汙巖竇山靈遭辱墨媿無酬名山唯有長太息
開先寺住持顯菴上人雪嶠大師法孫
留余止宿余沽酒
獨酌與顯菴談至夜分漫拈以贈
曾夢廬山隔漢峯此游覿面任從容君家瀑布三千丈挂
在藤牀八尺笻
昔年曾見雪公來余童時曾隨先大人至徑山雪公舍在峯下拜其下聯
一片孤雲親駐足萬山拜舞法王臺雪公室中挂孤雲駐此中萬山
從來散聖別禪宗巨擘唯推此一公指雪師
識原來兩世有家風我到廬山無別

棲賢寺

勝擅廬山最淩虛面面峯石爭谿自岸雲錯嶂添重日月
松同劫陰陽嶺割封神仙應有骨虛逐草鞍蹤
竹影青霄辨雲根碧檻逢花分諸界雨泉送出山鐘宇宙
容吾放丈泥舉世封峯巔消息近轉欲力孤笻

由棲賢澗北上嶺見五老峯下瀑布

聞根色界倏然驚鷗水鵬雲總不成匹練銀河非雋物峯
頭瀑布莫安名

宿黎頭箭祇樹園藜頭箭以山石形似得名

十里松盤蜿蟺行攀援步步奏緻笙萬竿竹作千迴徑未
許幽人便送迎

山風懍慄骨毛寒煖屋煨爐話夜闌只有上人心似水由
他冰斷不辛酸
騰騰熱粥勝壺漿菜甲瓜薑美未嘗老衲家珍誇現在和
盤托出莫商量
睡來三腳趙州牀天漏沉沉夜未央四面空山眞籟萬聞
雞應怪惡聲長

朱砂峯朱砂巷

曾擬羅浮訪葛洪朱砂峯下有同風黃金縱就如山樣提
向巷中一擲空

登五老峯自一峯二峯登中峯最高處

長江萬里岷蜀來彭蠡派匯天南囘巨川交乂束宇宙廬
山握紐眞雄哉左攬江流蜿蜒如盤帶右銜湖影灩瀲如
螺杯覽帶銜杯昂鉅首俯視古今王侯將相無異蜉蝣與
塵埃昔年我登日觀峯秦皇漢武如夢中往者又登天子
鄣軒轅鍊丹無乃妄又曾一登太室巔北邙漠漠迷林泉
無如此老蟠踞穩帶互天下我今直上睥睨目欲無全天
初登一峯峯猶遢十步九折舉堪趾二峯初登峯削成老
猿卻步狙公驚中峯纔上見全楚九點齊煙何處所謝朓
驚人不足誇靈均欲問將無語君不見千牙萬戟蹲舞跪
立羣少年擁衛老人支頤兀坐歷瞬黃農虞夏忽沒焉入
海空聞不死藥山頭一息長縣縣雲衣干族絢異彩流泉
百道華池在烏兔長供無盡燈舉頭把臂蒼蒼宰廬山面

目是耶非百轉千囘非所思縱饒筆底廬山句不是當前
而目詩山半有老人峯

廬山絕頂爲漢陽峯五老僅及其腰領而游展罕有
問者余登五老距漢陽尙五十里疲於登陟亦於
是止焉遙望作此

漢陽孤撐承帝座兒畜五老俾作佐從來峻出絕其羣紛
紛汝曹那能顧西江競說廬山好登山人只說五老五老
連縣自擅尊漢陽窅然愛其竇君不見廣武終成豎子名
嗣宗一慟非無情

遙望漢陽巔側竹木蓊然四五處詢之同游僧云此
中皆靜室也向皆有僧居之以高寒極三伏擁爐

且艱於食率一石不能致五斗以四歸山以六歸負者　僧不能居各散去今皆空舍矣余不勝爲之神往

絕人之處何人居釋提尸棄司其廬人跡不到饑寒到道人戰負盡去諸空舍梟鼯晨星在翠竹蒼松如有待寂寂大千世界中贏劉顛蹶毋混乃吁嗟乎安得草堂置此前願偕予房辟穀無炊煙

自五老峯循嶺傍澗行經萬松亭青蓮谷寺盡九雲峯抵九雲菴飯

偪仄轉巉岡載指蒙茸路松陰十里餘一一虯螭傅進步數人聲仰觀卻步旋回顧迅漩百級中葉底略徇渡鈴鐸帶風滿鐵鳳拱微露應接誠已疲此故彼新赴一峯石似雲

一峯雲作堅態變盡九峯峯九四面互古木紀漢秦糾紛相撐捂詰屈谿建氓危石攖其怒噴厖墮澄潭綠漪霾靡布源長瀑遞匯瀨激洪益遽裳褰更足濡徒侶鷗笑鷺精藍傍壮聲一曲崩塊野馬驚荆扉綴懸磴猿鶴攜羣度嘗笑勞人勞爲嬰世網誤登臨疲衰筋將無逸者忤

由九雲菴復循澗前進度嶺陟高峯觀三疊泉廬山須重說遠公山

一重茅把一重關爲送閒雲久立還日月乾坤過一瞬不公參出兩重山上人示我廬山圖卷

贈

千盤鳥道叩禪關世外幽蹤覓往還展卷有山山似畫請居詩相示次韻以

大林寺心壁上人木陳禪師以山居詩相示次韻以贈　闢法孫

楷柮煨時早掩關三更啟戶虎初還衲僧慣見尋常事不物還衲僧慣見尋常事不

肯騎人說住山

萬斛松濤貯滿關朝來曾訊嶺猿還東林猶是當年寺可

拉淵明共住山

壁上人與余談詠竟夕上人以詩送別卽次韻荅

人到諸天遊眞特地來江流催客去山影送帆回一飯空王驛多情出世才莫辜三徑約已囑草堂梅（壁公有詩余草堂之約）

大天池

絕壑孤雲合禪扉水檻開碧澄端妙靜寂照本無媒不必蛟龍會悠然麋鹿來南溟猶水擊偏向九天回

佛手巖

一自拈花後何來舒紫蘤大千曾記劫一指閱滄波（巖內寒甚不可久駐）侯已中霄變寒從絕壑多老僧迎送簡磐石共婆娑

出廬山

閱盡蒼黃一萬重空囊無計貯山容廬山若箇曾親到歸去驕他擁萬鍾

余於吳城買舟往廬山歸裝寄逆旅旬日而返去之夕館人不戒於火裝委於燼過半旁人頗歸咎山游若有司之者當不至是余乃作詩以自解

開關有廬山游者當不一游山非知山相見不相識人生知己難山亦知己急余曾有廬山山靈知其實山靈愛我游我亦知其必兩知相視間所得雙莫逆余囊無長物嶺梅知消息花神權其衡請易均得失祝融舊然興急將公案畢廬山發大笑君無更卿卿

贈友

延秋門上夜啼烏問是何人泣路隅月浸鴈池餘蔓草舊事看花追帝京彈冠先世和吹笙那知彭蠡湖濱夕話盡西臺灑淚情

江行阻風

舊事看花追帝京彈冠先世和吹笙那知彭蠡湖濱夕話盡西臺灑淚情

江夜有撼潮聲

江夜有撼潮聲

一舸乘月泊吳城竹屋燈明窯竈聲淚盡書生寒過骨舊家落節渴金莖

猶聞司馬守孤城風裂旌旗袖鐵鳴萬丈白虹驚貫日章

臘盡春來交客愁無端日日伴浮鷗馮夷似惜隨流去故遣寒颸攬別舟

彭澤縣

先生薄五斗識破萬鍾心山色孤標在江流一往深樂饑驅亦去獨醒醉方任城郭依然是高風不可尋

小孤山

一柱孤擎似不周削成積翠玉臺浮狂瀾終古流東下何事勞君力挽留

阻風江上值王昊廬宮詹維舟相次晤談竟日

楚風不競何人始公安竟陵作俑耳大雅淪爲噍殺鳴腥走翼飛徧遐邇　國初鉅子知撥正方追正始徒糠粃近

延秋門上夜啼烏問是何人泣路隅月浸鴈池餘蔓草舊

來作者侈口談錢劉陸范拾餘滓屈騷宋賦公家師後有
作者非公誰力排僭閏竊貌似要剖眞僞澄妍媸公今入
對明光殿右文異數承清讌從容奏雅別紫朱殿上傳呼
數稱善君不見洪濤怒鼓湧陽摻繫舟片語非詹詹
阻風兩旬僅行三百里自東流縣舍舟登陸行山中
臘到催殘客翻憎逝水遲隴雲縈倦翮澗草安低枝物候
隨程換星霜猶骨知前林風吹晚路轉不愁岐
落日懸巖疾江聲隔坂高山容舒寂性人語自而曹萬象
荒荒老孤節得得豪旅愁何以遣數問近郵醪
青陽道中望九華山距山趾僅四十里懲廬山之游
僕夫有戒心焉遂不果登悵然有作

萬山叢裏一峯尊帝座憑虛咄咄捫覿面知音翻卻步此
中合向蹇脩論
沉沉雲海起山阿每飯難忘在薜蘿說與廬峯眞面目恐
他那尹兩低蛾
敬亭山
謝朓風流眞好事青蓮詩句轉多情才人零落名山老莫
怪鵑鵑夜夜聲
夜發若谿
客心如水水如愁容易歸帆趁疾流忽訝推蓬吳語是故
山月已挂船頭

丙寅重陽前一日諸同人枉集草堂用昌黎醉贈張秘書韻同賦

我本灌園叟蠖伏無令聞誦詩恧祖德筮仕負吾君把茅南山麓沒齒焉用文詎敢希華陽庶幾多白雲何來好我彥雖字秋蘭芬千里風雨懷山川爾室葦然振綦履不隔吳越分素心樂與偕高人亦成軍酌酒不在酒而不妨微醺乾坤金銀氣不向此氛氳嗤彼雷同子蛙鳴只一云相視忘言處巖花落紛紛世趨咻濘泊道味無羶葷粉白黛綠流方且笑青裙物論亦焉齊鴟鵬詘蟭蚊請君循已

省勿恃香爲薰未知明日事誰先宿草墳努力終歲計胼胝事耕耘藉諸琬琰章聊當鏞銘勳一丘一壑寬朝晡以夕曛

足音振寒空羣籟并一閒呼童訊剝啄從天下諸君諸君獨立士揚馬繼有文崔元名宇峻敷華十種雲鶯憐鵠羽白芷念江蘺芬或門通孔李亦交在紀羣古今才一石各擅非瓜分百萬層愈上屈賈回其軍靡靡理聽飽醇醇道腴醲何嘗德輝下圭竇光氤氳山水和去聲絲竹清音互爲讓吾心折奮髯者州來八代俱不屑雲皐與景書爭欲唾

答魏交讓州來雲皐景書

繄昔忠節公擊奸著大烈散爲雲錦章啟佑鍾文傑諸孫珍羽毛高樹千丈巢五字蔚長城萬言嘔碧血塵多疑無飯壁立恥金穴帥此識字軍海內靡成列藴藉大雅宗交讓吾心折奮髯者州來八代俱不屑雲皐與景書爭欲唾丘垤各矜九畹芳不畏鳴鵙鵜我有酒一杯謂可酌其潔布帆百里駛相視兩怡悅時惟歲之秋晚菽供一餐斐然贈我言出口百鍊鐵近愧交道衰輸心心轉結幸邀高世公約幸交護其薰束髮仰屋梁點鬼埋秋墳筆塚纍牀頭

義信友源忠節別君卧草堂默默景前哲

答周漢紹明揚明星

少游桐涇里屈指四十年清忠矗巍坊每過欲問天紹衣在維世嶷疑諸孫賢嗟予生也晚獲交紀羣間雍如被和風穆若面層巖擷楠杞梓材競爲國器先雛雛式門內組豆琬琰鏘要以直行古所師貧遜堅在昔封胡輩祇誇奕葉蟬益如連德門七業聯聯翩華我把茅堂相去十里懸望衡聲相聞炊煙各蒼然過從未云勞匡坐各勉旃還期久要懷寅此在山泉

答魏青城并令似孝儀

狎主騷壇正始音風流汝頴領朋簪長江慿寫波瀾闊青老

箴仕成都屢官江楚北府前籌鎖鑰深青老曾任樞部門內文章仍授硯天涯涕淚灑同心青老急友於忠節公同事諸後人尤厚山齋丘壑眞堪老不忘端居梁父吟

答林西仲

著作窮愁寄此生風波悟得死生情西仲在閩瀕死者數也知李廣功名薄不爲虞翻骨相清繡嶺斜陽傷立馬斷橋斗酒悵聞鶯明朝解纜遥天際別館瓊花好聽箏西仲別去往揚州

答吳打三

江鄉舊雨不堪論似爾靈光歎獨存通德經傳書帶草幽棲客過浣花郎橛頭朝擷葑絲脆石鼎寄吟芋火溫斯世虎賁長寂莫典型轉憶爾諸昆謂扶九振六諸公

高懷慿落鎮長捫長掩雞鳴暮雨門野史亭中探月窟石交海內見天根閒評舊夢吾先淚纔話滄江爾便尊泠澹帶存堂上月叔則堂名獨醒杯酒幾經温

答吳孟舉

更長燭明夜冥冥吳生不來坐客醒烏啼花翻吳生至滿堂詞客心俱醉問君何事獨暮來爲買閭門笑屬開好詩首首雙鬟誦更寫秋山一簇囘

答朱望子

山塘七里草如茵白髮銷沈幾許春譜得開元遺事在旗亭猶說舊才人

猶是當時折角巾風流還認永和人而今流水依然在洞口桃花又幾春

答陳穎長

端居匡坐只垂簾不媿人稱眞孝廉里巷舊多名士傳穎長居同里江城先哲多出里中交游祇在讀書籤花零庭砌傷琴韻傷令弟霜赤雪滿滹沱憶帽檐癸卯子同尊公西美與山子市草四人同策蹇北行欲倩桂叢留汝住待看青嶂上霜蟾

答包白根

憶昨草堂梅蕊發遲君花下一年賒人因易別憐尊酒顏每增衰惜歲華莫負同時勤作賦興懷遺澤感無家尊公客幾四十年前棄家爲僧與先人同住山中舊游存歿均搖落煙樹江城噪暮鴉

答周漢荀

我家分湖傍湖濱與君五世爲通門忠毅剖肝殿流血首擊逆閹祧其魂（魏閹初名進忠以忠毅公疏參憤極改名）先人幼締管華席道義相切靡晨昏荀陳過從童白首而祖而父古道存文孫豹蔚辭壇霸握裏驪珠眞無價長矟文戰矜無前氣壓終賈使之下草堂逢塞爲君開存歿悠悠盡一杯看君徐步朔元上我老猶能見子來

答郭皐旭

吾交郭君四十載郭君日日愁無乃家儻吳臺半畝宮蹇哉伯鸞無伯通出門一步多岐路但遇知音莫回顧君留筆硯不須焚讀書飲酒如常度君不見平原死公等碌碌

君歸只買絲一束

答嚴修人

又見嚴夫子遙遙先後師弁峯高直上碧浪冷應知宦拙緣情濡文雄抗命奇西風傳問訊籬菊正差池

高卧人寰裏風塵不上顏長吟坡老句留語右軍山花月疑無主松筠喜得班五言凡脫手琴酒永蕭閒

答嚴武伯

太保王家法（文靖公）如公早得師龍泉隨舌在碁局自心知楚佩由來潔雄門有問奇高山景祖德鳴躍本天池（令祖天池先生）

鐵石迴旋骨星霜輾轉顏那能離俗物隨處看青山遇酒聊同調逢荆卽使班幾回聞忽舊意似未甘閒

答項東井

我旅禾中寺相望君家擁千卷書不復羨百城君家有山不住山山在一幅素壁之層巒有時興酣瞑目卧游境九疑煙樹彿彿出指端淋漓詩亦就氣蹋雲巖裂石瘦鄭虔三絕寡鶴呼滿城風雨緣何驟詩不療饑山不可樵水不可漁問君終日含毫拂素意何如

答金亦陶

短檠熒簡賁平章長謝周妻永悼亡（亦陶鱸居三十年）天爲此公奇絕偶人言吾子狷如狂風流越布衣恆素露泫江蘺水盡香獨立畫成君自照寒風響答滿茅堂（亦陶畫空山獨立圖相贈）

難令長揖工那得有田盈二頃留君長住古吳東

答潘雙南

粤南薊北夢回空百里衡棲山色同（超然離閩已十餘年超然寓居虞山）隨世交游懷桂樹思鄉歲月計蘭叢文章轉逐孤蓬老生事笠澤湖傍擁鼻吟囊琴匣劍遠登臨（雙南移居京口）脩然氣吸金焦上獨往情鍾淮海深（時游淮上）何處關心眉欲動不妨投足舌誰禁莫愁旅食淹留地肝膽平原仔細尋

答陶季深井令子文虎

名老江淮四十年平生蕭瑟賦心傳何方著汝攜窮去當自教兒識字偏結契有魚池上句（季深兼旬留余草堂有池上吟）校讎無

靈巖中篇季深曾訂正曹秋嶽先生續獻徵錄兼旬土坐羞懸榻深慰山靈
瑰琰鐫

詞華芍藥賦先聞是父人咸是子云年少最憐長路別文虎有人都之行愁多賴有故人分短槳葉落聽孤館長劍裝寒過斷雲詩句近傳經百鍊驚人健筆不須焚

答曹民表

鐵洲先生沒大雅慨淪胥經過西州門曾獻輒迴車歐公有叔弼善繼讀父書家藏數萬卷鐵識珍璠璵青箱一一啟鍵戶供三餘逝將遺韻振相見正始初客散孟嘗後握手恆謂予聞言心怦怦此情永居諸許公大手筆繼世君勿疏

答俞大文

價重無雙滿日邊錦袍猶著上方還閣中授簡分三管壁裏遺經正幾篇大文修闕里志車果擲殘喧獨壁馬蹄踏徧識遺鞭通門舊接趨庭鯉相望柴桑共黯然尊公君升與子同出史子修先生門君升時亦居里

答吳謙六

燕子烏衣壘舊窠尚書里巷又鳴珂謙六先世兩尚書高文舊價三都重峻望祁家八俊多湖影當軒銅雀潤秋痕啟幔洞庭波上林枝好棲君穩書寄廬中一放歌

答沈客子

煙蘿十載杭荒阿朋好惟君肯數過傲世禰衡懷刺少驚

成輿陳迹在可能羽化脫鶉衣

題沈客子紫茜邨莊圖

二十年前憩此中曾將雌霓訊而翁於今生死傷心處說與堂前半槁桐尊人藕菴

郎君聲價滿京華尺幅攜歸萬樹花摩詰後身圖裏見岡前月色識君家

丁卯春日郭華野中丞京邸惠牋遠訊荒畦答謝

卧拙衡門下空谷雙鯉絕天邊有故人厚祿情還熱故人曾扇隨花暫青絲紲曳組到吳宮美政巍市碣八載冬日煦飲食祝敢歇高名震九閽鋒車迅列缺嶭柱後冠鶡羽秋雯揭丹裘契

和張韋存世執鱗魚之作次韻

尚食方陳 天饌殊江珍別產出吳都衝風鑰啟連錢馬擊榜闢傳街尾艫椒殿常餘酋玉盌昭陽賜出徧金鋪大官菲食聊爲爾不向聯輿問姓虞

淮陰弔古

一人甲帳眷方切手提經與綸骨凜霜如雪嗟此菰蘆人尺蠖伏何劣不謂聽鑰勤念及無褐客銀鉤青瑣來展讀肺肝迫嚴花舞檐前寸心待誰說耿耿知已遐書此心益結

送座主京江先生晉大司寇還 朝

幾命宣殊眷容臺晉法筵月卿輝自朗壽域道偕全 聖代刑方措尼山席獨專雲霄舟楫意豈爲羨登仙

禮樂三千地持平約法章好生天自德致 主律爲祥八柱承肩鉅三台望首當密焚晨奏稿聽鑰赴明光

漫說淮陰三傑功空餘祠下水潏潏嚴陵終古垂綸客不道人間有崩通

贈通州戴士友

桃梗欣逢海上槎淮陰城下釣竿斜傾尊應笑王孫飯孤客如歸劇孟家蕭寺鼓鐘埋劍氣故人書札話年華適寄訊范汝受莫愁肝膽平原杳共向河干眺晚霞

上同年孫屺瞻少司空時任總河

稷被朝天去咸知如水心 聖情殷作醴臣意敢投簪十槩舍盈廷是天開 聖主聰宣房虛議塞淇竹謖施功獨道青門使單車五夜襟沐休容膝地解慍和鳴琴

握桑田券能令海若窮試看持節處零露夕陽中
同首西清月龍池窈窕秋講帷思顧問赤管拜咨諏青草
連湖盡黃雲帶海浮時平臣自瘁祇爲　主分憂
禮樂三千總文章百代該全舒平地手一見濟川才相業
烏頭卜歌鐘紫禁來獨肩吾道重隻字挾陽回
苦憶江波惡衝風六月寒雲霄垂手切塵土濯纓難霧塞
鴻驚羽蘆黃月剩灘生平知己淚不向朔風乾
灰冷難爲撥巖棲敢數上聲層猿鳴聽自慣鳩噎意何憑復
接衡星劍終憐困凍蠅還從幽壑底延脰赫曦昇
　平湖孫嘯夫二百里來赴先人窀窆感而有作
十載沈淪等窖冰通門誰復慰平陵西臺舊淚埋幽壤故

里冬青傍廢塍淺土幾年長夜雨荒郵何處隔湖鐙多君
執紼還徒步高處傷心莫謾登
　題十鶴圖
詩律頻驚愈唱高去天三尺俯兒曹止攜袖卷酬山鬼偏
向風波刺水篙漂泊把茅今夜月虛無飲溼隔郵桃方知
一鍤劉伶便何待耽耽視二豪荒阡西華地多桃
　和陶季深錫山秦氏歌伎作次韻
寶瑟頻移雁柱絃是耶非處總翩翩朦朧牖帳裏芙蓉主一
夜銷沈五百年
不須拍轉已迴腸消受生前此一觴若使琴心容易見廣
陵散是鳳求凰
蛾飛慿亂穀參差只恨迴波一眴時玉蕊交枝連夜發新
銜管領是花司
雙舉案大夫松鶴巢松樹
洞庭淼淼見危樓樓上何人傲白鷗鐵笛聲中冷眼看世
間多少上揚州黃鶴樓
換角移商動地哀此心通處豈須媒鍾期死後知音絕特
地含情舞一回師曠援琴
暮招晨放草堂開多事山人日幾回放去招來忙底事此
中閒處請君猜張山人招鶴放鶴
沈沈月浸一舟輕捩翅橫流唳轉清鶴夢東坡坡夢鶴
醒坡起底分明赤壁橫江
人寰一別去游仙多恨須昇誰恨天誰道別來重識面葛
藤添箇鶴因緣子晉猴嶺

中秋後三日同人集孟舉橙齋次東坡松江風字韻（余丁卯生又值丁卯）片雲開傍美人虹孤帆偶載隨槎月畫閣方吹轉蕙風竹肉驚心憑夢斷松筠索主問誰同年來綺語剗除盡不向簾垂賦比紅（時屏後度曲）岐路堪由莫歎窮雲通徑斷倚梁虹蟾升搖颺天邊桂（坐中候榜者三人）蓬轉遲回木末風碧海離愁芳草歇玉山曠代俊人同倩伊銅雀檻頭瓦（謂叔則）墨瀋翻花亂落紅路近錢江吳地窮連蜷遙挂杖頭虹坐驚年少頻追昔行長波深欲借風霜雁數聲聽始到霓裳三變按（能同沈存中畫壁彼業事）百壺傾瀉秦郵饗不羨胡姬琥珀紅

謝曹叔則毳擅縑素之贈疊前韻

已畦五　圭

回首交游道久窮高雲千丈歷長虹奇溫定勝裝綿日飽長衙置纂風離下疏花猶似昨梁間落月有誰同老妻稚子驚相問語向龕前佛火紅

中秋後同人集用宣尚友堂憶五年前秋嶽先生有此集限微字韻與懷愴然仍限前韻

中郎沒後典型微風雅淪胥正始稀詞客旗亭猶昔是采山花塢愴今非（秋嶽先生園亭名）隔谿蟬寂知秋半倚閣鴻來悵月違（時已下辭）念到丘山零落處停杯輟翰一歔欷

風雨從吾歎舊扉也知荃杜采應稀敦槃喪鬢驚難再花月歡場漸欲微晚藥侵階秋得氣倦螢入戶冷無依緣隄衰柳吾憐汝約略年華兩竝非

徹雲開士

三十年前舊徹公酒瓢肉興更從容知公參透燒豬意一味長留佛印宗

次韻答徐鹿公

負債閑心莫過詩吟還風雨斷腸時囊留折戟犁黃菊帳葺遺疏書墨池不分有靈銀作管敢希無當玉爲巵知公糠覈應嘗徧不道于今更養頤

怕聽人言匡說詩劫灰飛後幾何時雲生阿閣疑無鳥露冷昆明尚有池竹影蕭蕭常憶屋酒瓢滴滴不須巵相逢付與三生石藜杖過從便解頤

次韻答王禹慶

已畦五　吾

有文在手張巨羅吾師乎爾言非汙壇墠握幟五十載卑軒冕亦驕漁蓑坐擁皐比等旄鉞生徒肅穆君婆娑鉛鏐鐵錫投大冶鐵莖倏拔成巨柯丈室八萬四千座維摩差可絜其窩妙心濯濯月在柳邈致瀏瀏風微波名士朱顏已白首食飽繞室將腹摩興發扁舟過二棄髯霜瞳碧顏偏酡笑指拳山擬太華莫嫌尺水非洪河慣聽山鬼嘯白日久謝鼓歌排天魔一丘一壑知我久如君亦勿歎蹉跎兀然索飲沈一醉傍人竊笑眞差訛

丁卯除夕

只此無多夕猶然滿眼塵夢依孤館老天許萬家春風物隨兒女年華看（去聲）眾人別他三百六細細數上聲長貧

六十還過二堪驕白首成輸人仍令節與世謝多情握管終難別盟鷗過此生我思何處著轉欲笑張平

戊辰元旦

已識世情堪失馬不妨吾道在維牛赬肩終遜樵頭擔胼手猶賒屋腳疇難繫朱纓眞欲放脫韁春夢不煩收相逢籬下湖濱慣歸去招他一指頭

上元後十八夜集草堂同人分詠

見月 同曾青蔡文貴日周明星

纔過三五又增三出匣菱花取次虧缺過一分輝漸冷光輸全璧魄猶含金吾放後人應倦蕙帳垂時夢未甘莫笑山齋鐙火寂久無剩語到傳柑

山頭殘雪 同郭皐旭賈生韓闓山

峯頭霽雪帶朝曛昨夜糢糊曉漸分翠袖依稀呈素質玉顏零落倚青裙微微雲影相宜澹點點霜花暫作羣怪底刻翁纔轉棹西山新爽已氤氳

九龍山頂吳王夫差藏兵處 同王勤中嚴武伯

山頭廢壘猶圖傾指點興亡笑戰爭已見鴟夸埋伍相謾勞猿鶴作長城 借用一軍化猿鶴事烏啼曾井軍沈氣月冷霜林夜有聲卻笑君王渾失計五湖人去不煩兵

酌畫眉泉 同王西崖周漢紹

故宮遺蹟亂山中俯挹清泉注不窮猶憶螺痕人面杳輕鉤淡抹水心空遙青借月雙雙見曼睩橫波曲曲工識得

眼前非相在不須空有問龐公

望洞庭兩峯 同周明星

翠微天畔插晴空兩雨遙嵐鎖紫宮那得主人堪對買好令賦手竝爭雄霏霏雲起天教合寂寂螺分月在中便欲與君乘浪去幾回收拾舊詩筒

聽靈巖鐘聲 同張超然潘雙南安九照

吳王宮作空王寺歷歷鐘聲萬壑中入夜每和鳴澗雨凌寒常帶度谿風銷沈不去蛾眉恨喚起當前紙帳空只有斜陽聽得慣千回任汝逐西東

二取亭 同周漢紹明揚明星史蒼山

主人與世澹相忘濫取偏於風月場濯濯愛伊穿檻影微微倩汝汎蘭香多生積累捐消受一夕攖拏爲底忙盈屋滿庭渾不定若敎收貯費商量

谿邊殘雪 同金亦陶趙書年

一夜寒谿凍色勻忽聞滴瀝已通津乍驚玉質隨萍梗猶抱冰心問水濱斷粉臨流難寫照遺鈿委地屬何人橋邊早有騎驢客淺印霜蹄去覓春

賦得柳色黃金嫩 同陳起雷鄭賈生汝鵬書

一枝獨擅漢宮春嬌額分塗覆翠顰染就鶯兒纔卻月纖成裔子半拖巾不隨上苑桃同雨豫倩東籬菊作茵豈爲相知能賣賦故將擲地做佳辰

紅梅 同顧俠君李含英

東風應不到牆前蓋裏繁枝點綴偏穠比天桃踈自映妝
誤低頭月一方雲影參差杉嶂落蘋花檢點釣磯香若教
曉猿齊悵望怪他烘染滿籬邊
莫將薄命怨天公只傍茅齋亞藥叢拚嫁東君瓊玉碎遙
臨璧月素娥空脂香細注殷纖爪金粉微零印守宮也向
霜天呈瘦骨竹窗鑑影當紗籠
垂枝婀娜立清宵袖染啼痕點點嬌霞舉笑伊顏似玉丹
還怪汝頰生潮雙樓翠羽迷朱閣半壓危欄泣絳綃豈與
寒鴉同比色月高露井照妖嬈

玉蠻梅 同周漢荀 慈厚月

檀心玉貌擅盈盈未許林逋聽喚卿霜月娟娟清自寫曉
風淡淡韻堪傾何妨絕世稀心賞別有知音與目成若在
昭陽應第一任他粉黛總無情

小天平山 同顧廷客 雷阮徒

虛石爲山積尺尋依然陰壑與陽岑撐持一簣凌空意磅
礴如拳不轉心妄謂朝天從世諦何須端笏比華簪

名畫笏朝天 天平山堂前半畝耶丘壑徑路風雲只自深

憶楊梅 同黃蓮尹 家學山

霜橙甘橘猶充案忽憶楊梅五月天脆體溫柔憐紫玉堆
盤色相壓紅蓮繞令人口脂堪注試取沾脣量可憐若使
東坡知此味荔枝三百定無緣

方池 同王孝傳

新柳珍珍繞野塘寂無七十二鴛鴦誰能知我魚長在忽
謾低頭月一方

雲影參差杉嶂落蘋花檢點釣磯香若教
洗耳吾豈敢尺水何妨自望洋

放歌行爲雷阮徒賦

出門不得意入門多咨嗟出門入門無一可尋我良友雷
生家雷生談如陣雲泄多否少可似鳴鳩自言身是劉阮
徒飲酒不醉目眥烈以此放懷天地間我周旋我誰能韜
余笑謂雷生君言似放無乃狹古今億萬年六合幾萬里
我欲與之爭一擲不朽有三豈醉人曹劉平勃難空揖一
杯不願身後名此公跼蹐生前強自說我欲語子放聽我
歌一回放身直欲齊皐夔沈湎古王戒吐哺何暇舉酒杯
放志直欲希冉閔晝寢遭聖斥若使日中啜糟必叩膠放
言直欲凌列莊有如神駿恣騰驤五石之樽無所用甯肯
挹彼注茲盛酒漿君才何一讓古人豈屑區區伍步兵劉
伶强辭二豪詘彼乃二蟲何知說不伸吾今與子約放六
合外聖人不論亦無害窮神達化靡不知日月不照吾心
會沒世益久名益稱彼竹林孺子偪側眞曹鄒雷生慨謂
余言壯揮去三杯決所放直與皐夔冉閔列莊屈宋竝駕
而共馳千秋百世非雷生其誰歸

暮抵虞山宿嚴武伯山房

偶趁蒲帆住郊扉在碧崖山人占劍氣相府剩秋花文肅公
鰕菜遙喧市藤蘿合梵家忽驚涼月上轉憶故山斜

稚子喧環堵如君自得多一窗生事足千樹好音和門啟
烏鼇去牀聯夜易過傳聞兵甲氣消息隔漁蓑

寄蔣文孫齋閣有懷其尊人莘田

忽灑故人淚三年存歿餘嶺與莘田相別嶺南適三年長懷湖上約莘田曾與
子言中州事竣後卽歸買山兩洞庭間不滅嶺南書歲甲子莘田在嶺南貽書草堂并分俸惠後
死文章在蒼生圖畫虛莘田有繪圖十二疏低空雲斷處宿草近何如

再贈文孫

卓立吾徒事元龍意自豪傳家擎直筆閱世破秋毫慷慨
攜花月殷憂護羽毛過庭臣鑒在莘田纂臣鑒錄期許上蕭曹

文孫惠酒米詩以謝之

秋暑餘仍在庭梧蔭尚叢傾壺無白傅無卽大飽計坡公
頓有還山願休言吾道窮稻粱謀愜處留待語來鴻

早秋趙安臣招集同人湖舫泛山前竟日

選勝陳觴地山隈白舫開翠微爭客坐海澨揭浮杯戢翼
休瞻屋伸眉托賦才煩襟銷盡處親到最高臺是日登望海臺
山曲屏如繞湖連鏡似斜晚香驕得雨空影隔如花偶見禮
數吾徒短文章異代賒野人岑寂慣興到索君家

立水鷗心遠低舷燕尾柔醉亡忘綺語懺慧和少年愁天險
思銘筆由有劍門山靈許釣裘還因芳草歇搖落此淹留

情重壺尊外倫教醉不歸薄涼凝薤簟返照入蓮衣拂酒
森秋氣酒極佳時剛美好芹烹得晚肥眞令愜一飽不憶故山薇

喬石林侍讀來過草堂卽事八首之七

空谷丸封久何人剝啄尋鷗猜從不識山許入知音啟戶
金魚氣投林玉爪心從前攜手訊底事罷朝簪
漢主憐揚馬清時薦鳳麟匡衡非薄祿賈讓竟攖鱗脫屣
長楊館離筵灞水濱風流蘇學士幸不歎長貧
別路隨明月歸帆滯斷鴻鯨波行自激鶡路退非窮岱色
開朝靄淮流護晚風歸來巢燕在去訪鹿皮翁
語我園林好荷花一里開豈眞營晚計不負歎奇才濠上
纓堪濯城隅逕絕媒借君魚鳥話佐我草堂杯

雞黍兒童亂倉皇一瞬謀沽醪聊飲澄翦韭乏殘秋熱肺
消空谷狂談狎白鷗盡忘門外事斜漢轉前洲
且理登山屐吳宮寫入囊可邀林屋月怕採館娃香殢眼
楓千點酸芳橘半黃還期乘興返重卧舊繩牀
再促宵分坐呼僮炊晚供壯添山水腹重吐腐儒胷詩好
過堪和蘇過也○時同長公無功來 神清玠喜逢令壻丘子莫嫌巖穴陋百尺有高松

題喬石林縱櫂園八首之六

聞說城隅地天然闢蒺藜入門開妙想一逕得無涯色界
蓮花繞浮漚蜃氣遮忽驚青瑣客移向洞天家
江月淮風一向貪衰顏重對自嘲憨勞生燕壘銜空萬往
綠柳千行曲平橋百折通鷗馴朱戶月鶴刷碧城風園卽城東

北隅老樹老交爭影簾疏盡攬空慚非查上客聞鼓到幽宮
歷置陳觴地隨流傍水磯波心堪駐馬有池中樹雲腳忽開扉
啟幔鴻成市焚香篆入微輞川無著足俗物總須揮
書卷移牀便茶煙出竹深那能無熱客似欲賞灰心是草
拈堪藥無音不韻琴濠梁何限趣一一上衣襟
爛熳花相代嚶鳴鳥遞歌撫時嗟逝水息影補牽蘿旃艋
行堪住笙簧寂轉多夜游還不足明日更揮戈
觸目成高趣翻然憶故山拂衣原異轍違俗有同顏雪鬢
終投老烏頭合賜環茫茫池上月今夕快追攀

己巳夏五訪故人於白田諸同好存慰有加賦長句奉貽拈十三覃韻四首

十年斷梗泊空潭漫學坡翁又過三客到似驚初返鶴灰
寒難簇不眠蠶朋交緣酒情憐舊選勝華堂老自慚重見
澄湖千萬頃荒城還上曉光藍
一肩襆被自徐南漸近淮山隱隱嵐逝水無心隨處好浮
雲得氣滿空含還依禿管謀黃犢爲覓長鑱賣舊鐔回首
昔時同學伴行藏鏡裏幻空曇
滄桑一笑怕重探物色依依憶鄭南世事幾人能自料窮
愁獨我久相諳雲堂多病關常閉冰壑長征客不堪刮眼
朱顏誇綠鬢老夫懷抱向誰談喬雲漸陳冰壑兩詩人一病一作客每不與文讌
江月淮風一向貪衰顏重對自嘲憨勞生燕壘銜空萬往
事猿啼淚罷三青史自分人物表紅塵只隔水雲菴還嗤

阮藉窮塗哭不礙芒鞵一往探
喬石林先生和十三覃韻十首見貽韻無重押予報
以十章仍限前韻媿不能一一步押也
新詩雲起湧圖南響徹層霄清徹潭直埽青天歸一碧遂
令大地總無藍小儒魚目光難混長夜蟲吟韻自慚聽罷
嗛吆金奏作扣盆擊缶盡諳諳
谷飲巖棲我默慚金門賦客也同耽爝龍銜照螢隨爝縣
駢追風驁後驂厝火一朝羣赴熱飲冰三復我知甘天涯
何處無芳佩好摘江蘺貯滿籃
禮失而求待問鄒縱橫史筆破重鐫萬言終納孤臣賈(潛海)
口議先生身退而言卒行九戢生降悍將邯(偶有)所指青汗消餘存蝕蠹車

已畦六

輪摧處且停驂貂蟬八柱高明列咄咄咄先生底事慈
聽述驅車越徼南風馳文命百蠻覃相如檄蜀風堪挹博
望尋河遠必探行到乾坤窮覆載先生談粵西山水坐辭
日月入窈谽(游七星巖列炬數百深入不窮)奇絕別有天地
興未酣

子厚雄文寶氣函得君身歷始能諳名山妙合才人悟得
句神教畫史參先生有粵游草形容者弔古不須悲逐客側
身望處歎奇男疏簾花影閒清晝飽聽天空海闊談
少陵窮老泊風潭如許乾坤句裏函直把孤舟橫萬古尚
愁一字斷天南靈均雜佩芳洲滿賈誼懷沙暮雨含聞到
岳陽樓上望憮心澤七接湘三

知己難逢願影諵但拈風月便思探尋歡梓澤難并四孤
憤漁陽弄疊三無事可談休捫蝨是絲不挂莫營蠶江山
擺滿斜陽下折戟銷沈幾許鋏
是耶捷徑滿終南關閉丸泥百二函買地種香蓮作埒隔
垣鎖影柳橫嵐巖前葉落猶防鵲市上風傳且避龐相約
共探林屋去淺紅深碧擘黃柑
排場隔日劇叢譚悟得衣冠優孟憨終古王侯斜日在寸
心兒女曉風諳饒他自猶爭能手且計爲歡付夢酣參得
色銷聲滅句盡歸濟老築拳三(特讀家優客至必命佐酒)
桑榆晚照託瞿曇收拾寒灰滿一擔要識文殊門不二還
須顧愷頰添三醍醐自性參獅象龔食從人議蠭蚶千古

已畦六

現身誰是主瓣香坡老在瓊儋

阿花林作護原作已明先生遇白田雖五律十六首督和甚力又示余草字韻詩因答八首
十年聚散各投簪無數湖山縱所探中散辭榮因有七士師被黜不須三慵疏詎發蟲魚興跋扈仍餘飲啖酣
共鄴得君才有伴好將風月一鎚擔
白雲夾路戕曾請牲醅酹鄧二柔(觸)一丘別有琴尊在
萬事無關風月談只把疏狂酬放蹇半肩蓑笠付苔巖
老樹遮三畝插架奇書足萬函舊有蒼頭供種黍
少婦解斫鱠客來旋治茶兼酒食罷還添鮹與鮰
我向山中曾蠟屐君來湖上肯停驂
放落終輸筍藏甘直道試看誰孝弟交情兼恐少何戡
兩人共有林泉癖來往風流幸不悲
家有町畽剛半頃團團流水碧於藍兩行柳弱當風臥
高朶荷香帶露含花放未須勞七七泉多應不羨慈慈
終然未罷金門直也合歸來結小菴
白鷗泛泛鷺鷥門是柴荊與是藍白石清泉人共弃
芒鞵烏帽我偏耽敝人終未疑曾母好色何妨誇魯男

莫向塞翁論得失茲言卻許對君參
餘年筋力一鋤堪藝樹移花不厭貪
蒲菰菱芡占空潭籬邊野圃盈丹井池外零町插碧簪
更築小坡能十笏秋來準擬種黃柑
久知妙辭在優曇羞向人間說老聃
更拈晚韻十三覃驚心盤折如餐蔗入口崎嶇類食蚶
頹慢自慙才思減那堪索和日疏疏
余既和已畢覃宇韻詩八首因索拈餘韻見答更賦二
首促之
小技紛紛矜翡翠巨材落落寡榱楝
北鶴王遵體傳來濁似泔昔效李何摹漢魏更
嘯江漢祖鍾譚雨雪狂瀾應借先生力莫使隄防遜
日堪
鳳威筆陣兵難罷白刃空拳不著鎗
沈舟終欲波章邯旌旗須變軍中壘巾幗毋羞閫外鐔
鄒魯可能稱敵手狂言端付故人涵

石林復壘前韻八首貽我始一一壘其來韻報之

戴笠長辭荊玉舊社詩荊玉簪頭冷呂梁千仞險難探偶翻雲笈
籤描七乍洗霜鎗足折三莊曳夢中仍是覺靈均醒處卻
已畦六
如酣牆東忽到西清客風月平分一半擔
雙影霜鴻自北南手揮熱客隔重嵐風旛總是由心動冷
暖全憑飲水諳擒縱得時離迹象升沈悟處絕言談吾生
何物猶虧欠喫飯穿衣老一龕
雄視騷壇七札鎚風花露月一囊函自然玉蕊開三樹不
斷紅絲曳八蠶謾嚼英華唐作鱠別饒風味晉如鮭知君
丙夜吟殘後簾外檀槽已漸諳
端居何以釋憂悄花逕鋤成鶴舞騶詞客無靈呵屈宋書
生妄想息陳甘鰷魚縱壑將無返鵜鴂高鳴總莫甚白石
名花并好句一生對此便懷慚
碧天青嶂遍杉楠大地圍成總一藍只有文心舒五色何

來雲氣滿中含要知曳尾非專達試想浮鷗也是憨何似
樹叢谿轉處矮檐新架雨圍菴坡詩爲作雨圍菴
昨宵驟雨前谿漲曉起青黃摘滿籃野老無知歌力苦高
人有福任情耽將鄰石戶攜雛犬乞附華胥作子男末著
殘碁尤劫急輸贏一著剎那參來詩有殘碁落落姑休著此局輸贏不待參之句
前因歷歷境何堪只覓心安便著貪眾壑生風分一吷坳
堂覆水作深潭秋來想將千絲玉蓴也客久思懸萬笏簪吾蘇
天平山名
葛笏朝天近遇佳辰恆敗興眼前吾已厭黃柑
生平知己慟羊曇入耳良規佩老聃地若埋憂容作長園
名縱櫂儘教覃林妻不厭祈生鶴何肉難忘學種蚶浙人蚶皆
下種明歲龍鍾周卦氣便教有眼那能耽

附石林原作○已畦見答十首會朱勔獨王方若劉禹
美鄭千子陶文虎劉彝上舍姪雲
誰因更疊前韻八首簡已畦
縱然未老脫朝簪肯向空門仔細探紀雜曬不過聖凡
同九九何勞前後說三三行藏不與榮枯數生死惟須
寤寐平章衙不細鼎鐘動業看人擔
乘傳當年向日南朝飛霧雨暮飛嵐山連楚粵青難記
水筲相藉碧未諳只我曾經雙屐遍對君好作一宵談
阿戎垂老琰由興逐日詩成滿一函雲液茶香能當酒
木禍裘毀不須蠶蓑年步履頻扶杖澤國盤餐且食鮰
經爲目昏疏卷帙逢君吟諷日銷
事實從成添五柳苟輿坐穩滅雙駿無求但覺人情好
有故方知野趣甘鶴怨山移吾可免蟻喧鼉怒爾休慙
看白髮尋常事縱對名花也莫慚
劉亭劉飲頻浮白閏朝騶研席謝詩想出藍聯衽銷
一卷句文鞏宋塘騶騶長鏡鏡
才堪肆應韓君博記騶章鏡騶答口不三
笑我癡幾曲清流橫屋角綠堤芷摘盈盤歐蘇堪作樵漁侶
不語蠶經誰濕淚幾遭蘭湘
牛李何能木石耽盜不過門因五女詩還能誦況多男
落落姑休著此局輸贏不待參

廿年薄宦冷誰堪除卻觀書更不貪上殿也曾爭似虎
去官那遂隱如潭且搖柔櫓探丹壑更著青鞋訪綠巖
隱淪誰薦稗兼曇翰能嚙日定攜醪醁載雙柑
瑞荏苒百年難把翫蒼茫萬卷欠研覃胃富寒日惟需
韭肉到衰時也似蚶穉醴餚但恐悤悤便爾爾無勞
逐逐更耽耽

疊韻投喬雲漸四首

君如叔夜嬾何堪欲起猶眠故故三危坐目成銷硯北雲漸
有目好詩心動望江南雲漸尚有南游
疾訪吳孟舉之興虛無錦瑟前塵在
寂寞煙霞夙疾諳老去窮愁經百鍊近聞茶苦已如甘

淡日魚羹齒頰甘廬中滋味儘深探糟丘壓壁家徒四雲漸
家釀名喬家白馳名江淮南北筆塚堆牆逕換三雲漸齋舍己易未到傷心同向
酹顏然過爵三垂老交情來日少當前景色片時貪他年
倘憶平生舊記取門前水似藍

疊韻答王子方若四首

廿載才名握利鐶洪鐘含響笑罄飜王恭新月春方濯謝
朓餘霞綺自覃玉樹枝枝俱入賦水晶寸寸莫教函臨風
三復瑤華句築駿臺高早辦驂

領袖風流舊汝南酒場茶社正須憨計從花鳥拋殘拙人
到交游倦後諳觀象裒年疑九九逃禪捷逕印三三莫將
偪側憂生事萬壑雲泉恣汝探

莫歎無媒鬢影鬖要須橈棟必楩楠裁成雪調明如月蒸
朽憑他莫管三有酒自澆駒過隙何心去問俗交諵縱饒
大地無風雪只向袁安卧裏貪

余癸亥冬過白田臨行朱劬孺孝廉賦二律送別忽忽六載尚未賦答茲復至白田漫賦奉投兼報癸亥之作仍限覃韻四首

丹楓霜月似春三正爾懷君到水南山市嵐光迷桂楫松
窗鐙影上華簪去歲十月劬孺同劉禹美顧由中草堂人從擊竹聲中別事

輔嗣名言高坐談靡靡可聽引人耽春融澤國天歸盡月
滿澄湖境可參坐隱聊當千日酒風流原許一分愁秋郊

玉露清如許西爽尤宜傍曉探
　再疊侍讀前韻八首答無功考廉
不因頭白不勝簪聞有游仙枕未探寥廓垂天蟲笑二凄
涼舊樹鵲依三匝至白田泥涓故物蘅芳在河朔新鋒劍氣
酣家有文安堪北面髯蘇并作一肩擔
　曇韻答劉禹美都諫四首
一篙秋水錦帆南有客衡風破碧嵐仲蔚徑荒疑室遠雲
卿菜熟問人諳莫參龐老妻兒句祇聽崔家父子談無功
尊先生訓我草堂　今日把君湖上袂衙山如見隔林龕
句裏螯弧貫兒鎗來詩有羽書醻戰之句　壓令元白倒詩函連枝玉
映高樓萼令弟致能介夫俱高才　五色絲抽獨繭蠶雪到青城知近
鷰風來黃雀可無鮪六月黃雀風來便無蛤余嘗謂海內珍味當以吾鄉黃雀居第一　橫
　己畦六　九
琴蒿朶蓮花裏深柳鶯雛囀尚簷五言本家學
深談名理擅劉惔妙解騰驤左右驂染翰墨深三歲字無功
書寄愁曲寫八聲甘鶴羣鴿鴿方同和蠟陣紛似避戡
七業俱興誰不羨一經薪盡我堪慚
近郊精舍繞楓楠多病維摩卧蔚藍余適病肺甚　日日曹劉牆
上競諸相知日以詩見投時時壁壘腷中含消愁無酒因忘渴煮字
充饑著底愁贏得好詩天末憶異時涼月落茅菴
邁衣將褪粉氈氈辛苦蓮房拾滿藍忽愴紅顏朝露盡可
鹿白日寸陰恥坐消蠹卷雄稱伯饑走荒山老媿男千古
文章誰得氣秋風遼海請君參
零雨飄風我久堪春華無分不曾貪菱蘆滿目歸空相鴻
雁依人認故潭長坂涼初蘭展葉小山露泫桂將箏秋來
物候關心否怕問窗前三寸柑
影現空華悟鉢曇閒中觀妙我師聊杜陵愁又樽前到屈
子游從室裏覃得計枋榆無似鷺防身甲胄竊嗤蛆吟成
便遣詩魔去漢魏三唐莫漫耽
　曇韻答劉禹美都諫四首
蛟龍未雨在深潭年少終軍我舊諳自有傳經輝夜閣果
然抗疏壓朝簪宮莎藉處朝元北內蕊看殘井榦南還憶
故人滄海上重將墜履入叢譚
斷鴻縹緲落江南偶趁蘆花借水涵天末乍臨天上客月
高忽到月中驂去冬禹美遠過山中山空夜響冰霜氣逕杳寒封木
　己畦六　十
葉籠如夢對君深話舊幢幢無燄一鐙函
落霞孤鶩儘容探閒裏尋忙杖底諳念冷百端無集處心
同千古許誰參衰顏自歷滄桑慣客路逢場語笑慙封貯
白雲留領上君還朝作贈行函
如蘭兩世盡朋簪令先尊贈庶常公與余情好最深　日日曹劉牆
日影過今古判青編句在死生諳奘亥予過白田與贈公唱和詩在徽雅初編
寸心交憶梯袍舊來詩有念我懸鶉還贈綈○丁巳禹美公車余無以爲贈解身上一袍贈之
隻字霖同
聖主甘禹美疏論揚州田畝澤者數百萬家　我去蒭蘆忘歲月一星長望
五雲南
　曇韻答鄭子千子二首

時命文章詎兩諳任伊流轉自尋甘一樣負郭心常苦遠
道依人夢不酣千子時適楚幕鬢到中年休顧影筆乘夙習只勤
含莫矜萬卷摧書意不把人間南面貪
昔年劉子實奇男指禹美常歎君才伯仲堪刮目搏風輝羽
翰傷心隨水泯青藍一囊自貯秋山好千子工畫五色誰眯戰
壘酣勿以憂貧添失計故將留滯歎周南

疊韻答陶子文虎二首

生涯合作羽陵蟫斟酌風流唐晉參冀北登臺常自獨文虎
頻歲湘東授管定兼三家傳猶喜書千卷客況能贏粟幾
飯曾到曲江掃醉否傷心淚染布袍藍
橫山鎮日坐晴嵐文虎曾祖子歷落詩情妙舞驂別後涼

風秋幾九重來佳句影添三長天鴻爪何方住獨夜龍泉
半壁函還記殷勤臨別語也曾簣我戒癡憨

疊韻答劉子彝上四首

烏衣家世雀桁南才似雲行膚寸覃天祿經笥傳碧簡彭
城詩筆滿華簪夢回午夜蓮舒障秋滿明河桂作巷正爾
盛年懷下細急將寸管擘叢蠶
畫閣臨流空影涵高吟詩卷當名談鶴歸千載人還在彝上
適讀柳柳州詩覺柳州先生風致宛然在目事值今朝意可參直北紅塵常衮
衮再東清露自湛湛彝上圖中有再東閣會心魚鳥原堪狎濮上何
人得早諳
好詩脫穎得眞參到處淋漓唱疊三黃土我犁蓬標後青
冥君上鳳城南疏簾沼寫雲初起半榻桐深露曉含慘悴
忘歸搖落客涼風乞我一窗酣
舊是驚飛帶月南重來倦羽撫心慚生逢虞夏違時獨天
許雲泉錫命三緰鬢軒霞雙袖舉玉山朗月萬川涵同思
十四年前夢正是扶牀出匣鐔

與千子文虎彝上諸子論詩竟日仍疊韻二首

郊原避暑憩精藍詩友論心得失諳界擴嚴疆雄百二眼
高俯視大千三曹郗賦陋誰江右江西派也俎豆桃先首劍南
怪底冬烘誇曉事也將冤冊腐毫含
遺山詩論抉源探八代三唐總一函勁比松枝蒼自韻味
同蔗境老方甘莫將穻慧隨人後原許毫鋒縱我貪一自

王風零蔓草幾人能拂倚天鐔

疊韻答朱恭亭二首

囊隱班絲香熱鑪修梧深柳隔湛湛恭亭讀書環谿與郊
居賦就雌蜺字秋水詮成白馬談寓齋祇一水隔
先生庫饒奇癖杜征南五花貽我芙蓉句初日亭亭露尚含
芍藥新詞早歲諳露華堪挹玉堪簪目成異彩偏能擷手
擘長風不厭貧雨雪藥中光獨照天人帷下策三探蕭蕭
剩有南山叟蘧遇忘年黯自慚

疊韻投孫以一二首

六十窮愁只自甘一生好似滯周南不逢稷契明良五羞
問裒光姊妹三塞雨衝檐藥自暗月華當枕夢方酣饒他

陵谷漫天換不到先生斗大龕

淮水江風爾稔諳相依惟有鬢鬖鬖心馳天壤腸迴九淚
盡王門足刖三秋到幾遲衰柳渡燕歸重訂藕花菴飯塵
高處閒吟遣莫把憂懷卻似悢

疊韻答王亦退二首

客裏相親傍舍南短牆亞見一鐙龕風塵自愴聲名老詩
酒家傳禮數諳屈指關河編舊夢亦退頻有紀行之作填膺塊壘倚
高談不須事業頻看鏡措大宮商在一壜
過從良辰不厭三晚花零草亦情堪窗虛夢轉生生白簾
捲秋宜遠遠藍落木人遙愁渚北大江聲動遏圖南憑君
莫被華胥罔煙閣雲巖一樣憨

偶作疊韻

四大交征幷作痰衰年肺病苦難堪窮通投老無容計去
住關心只自諳藥裏總輸籌口八詩筒且置問餐三西風
忽變朝來色遙想疏簾午夢甘

酒間雲漸談及香奩遺事口占

林下偏成處士風不須廡下羨梁鴻重重繡幕無人見多
少蕭娘腸斷中

輕寒嫩暖晚風斜風月簾前總不賒怪道珮環聲去後從
今雙眼謝梨花

送鄭子千子之楚

菊香鐙影竹風前送子明朝上別船親到阿瞞橫槊處東
風猶自護花鈿

一帶青山建業連芙蓉零落有誰憐漢南剩有婆娑柳折
寄相思估客船

十伶曲爲石林家優作

楚相衣冠埋暮雲當場摹寫宛生存章華臺上如相遇不
遣吳師入郢門

杜又膚清骨相勻也知家近宋東鄰一枝栽向靈和殿思
曼當年最惱人

流雪迴風步步生凌波一朶玉含情朝元閣裏披裘出鐵
石應銷宋廣平

常棲緱嶺聽吹笙舞袖蹁躚畫不成忽訝飛瓊花下見方
知子晉是前生

曾向天街棒紫清明霞隊裏玉妃行囑伊勤看雕籠鎖莫
使啼殘掌上鶯

賜著輕寒簾外袍露華霑處月痕高千年影閉長生夜誰
向氍毹咽琴槽

九里山前弔霸王嗚喑重起擅當場虞姬別後知音絕剩
有閒花報主香

百萬雄師未奏功帳前一卒策平戎看他帶礪雲臺日一
笑封侯是夢中

世傳曼倩是頑仙合向歡場去結緣知是投壺贏一笑舍
人輸卻滑稽先

小心長信玉階身金水河頭不賣人忽聽流鈴吹九子萬
年枝上祝長春

吳江　葉燮　星期

張超然送泥美人侑之以詩次韻答之

閻根音絕汝南雞四大先和地水齊不遇罔明終入定女子出定公案縱然離垢怕拖泥難令天女魔排舞猶勝山家樹作巢貽我珊然當帳立傷心不覩淚痕啼

絨口無煩刺牝雞饕蟬朝暮綠雲齊朱脣不啟辭蘭沐纖手長挪切玉泥望石有靈呼作妹化人能幻聘爲妻可能行前陽臺上十二巫峯鬼夜啼

何愁老至歎皮雞骨肉無分一和齊但使支攜千種豔只憑封閉一丸泥燈籠生子遂爲伴露柱懷胎合喚妻燈籠露柱

禪家公案豈有夢魂遼海去枝頭莫打曉鶯啼

感君贈我當家雞抹粉施朱色色齊舊侶高臺陶作瓦餘材名欵琢澄泥聊同中散形忘我終省東方肉餉妻怪底由來無似續一抔那得小兒啼

食之無味肋同雞古曲無音那和齊薄命自捧臣碎璧芳心難媚婢遭泥石言于晉應嘲汝筆亦能花浪說妻莫學綠珠樓上墜粉身誰復與悲啼

良人何處賦棲雞豈欵飛蓬命不齊拾得花鈿猶化土怎教玉貌不成泥風簽繡幕疑神女鐙影紗窗宛鬼妻怪汝無情呼不起城頭鬧殺夜烏啼

防他失足落湯雞也是文齊福不齊那管兒孫長奉櫛怕夢裏坡公句弁山特地親百盤雲護寺萬頃竹無人宿習尊前話餘灰劫外塵月明梵宇靜轉悔倦游身

法鼓沈沈暮禪鐙黯黯深榻哥斜月淡幔卷定香侵相覷

憑弔句招攜試聽音明朝揮手去到處訪同岑

攜得陶公酒來尋謝客山高峯尊獨立大地讓餘閒猿鶴

歸何處藤蘿只自攀老諧泉石願不怕鬢毛斑

寺並諸天會資福圓證多寶積善四寺並在一里內雲歸眾壑驕孤松隨竹

隱麈壘趁坡高山路有土城云是胡酋遺蹟決計驅黃犢多生謝絳桃

嘆勞多桃花君家破膽句三舍避詩豪

邊韻又得二首

不是濠梁迪翻令魚鳥親道旁誰窆馬石畔幾情人藉爾

孤生竹疏他十丈扈繩牀貧穩卧忘卻漆園身

嵐昏憑闌近秋花傍檻深蟾空星自闊壑冷露先侵欲悟

身前事多聞靜裏音此懷何處放同上最高岑

己畦之三

過圓證寺登岫雲閒士山樓

千畝琅玕繞過谿樓棲松頂片雲齊道人午夢渾閒事不

管黃雞唱日西

北窗恰對綠雲屏午夜焚香數落星萬種秋風聽不盡半

天殘月伴空庭

月浮湖影元無相谷轉寒吹莫是聲堪笑東坡老居士只

將鴻爪便題名有東坡遺蹟

精藍小坐飽茶瓜喜得相從慧遠家歸去定攜何長物尋

微雙袖向人誇

虎丘登眺庚午

振衣不必最高巔舞榭歌臺總悵然色界繁華憑浩劫吳

宮指點有蒼煙悠悠夢斷眞嬛墓渺渺魂歸少伯船塊壘

塡膺澆不得與君且酌第三泉

草堂對雪

只有山情相對空那堪飛霰挾寒風疏枝自愛孤山瘦饑

雀眞同趙壹窮本是虛堂饒受白謾因邨釀借微紅五湖

疑是連銀海祇恐冰山一夜融

山窗

束縛微軀丘壑中壁間五嶽托琴通情忘燕越吾生了妙

棄筌蹄夙習空山色故依簾影翠夕陽偏入幔鉤紅妄將

老病師摩詰若箇文殊無是公

賦得山色有無中

己畦七

曉望雲屏六六峯霧籠煙鎖翠微重誰將色相歸如幻若

問鴻濛定有蹤畫手描來疑翠黛鏡花臨處辨芙蓉明朝

試訪山陰道依舊千巖萬壑逢

賦得雞聲茅店月

旅舍孤檠後夜殘隔垣人語俶裝闌檐窺斜照催人去風

送長鳴入曙寒清漢橫來看不定候蟲吟裏聽無端知君

此夜相思苦喚起愁人對影歎

過張子朝鼎信宿翌日坐雨拈山字韻

閒來訪友看晴山曉起山容霧露間天許故人同聽雨坐

無俗客儘開顏春催物候花含淚話到心空鳥轉關只恐

杖藜行不得沿谿步步響潺湲

捲簾隱几共家山人坐誰分賓主間似我無心緣雪領憑
君努力正紅顏虛無琴筑眞成韻咫尺瀟湘莫掩關歸去
蕭齋無箇事方池餘涵寫漏溟涬

訪陳玉文西郊館舍貽我長句次韻答之

斷虹影裏見亭隅蹙蹙扶笻笑步趨物化遷餘俄臂肘文
章衰後失眉鬚蓬蓬風起應推汝落落天高自任吾詩句
西江香瓣在由他宿莽滿泥塗

古曲無音難覓知笑伊一字便稱師蘭香觸緒紛如夢風
月慵拈怕綴詩虛館藥殘傷晷去短檠蟲落釋愁遲秋深
在笥中耐歲寒

題扇頭黃山圖次韻

纔展湘紋第一重眼前了了萬芙蓉從今無復青鞵興只
期爾荒山道滿地芙蓉慰別離

盛韻答陳起雷

幾回尺素到山隅欲答還遲媿亦趨看破前塵雙隻眼捋
殘孤影幾莖鬚好憑寸管揮餘子只向千秋去覓吾我是
滄江舟不繫別君何以識前塗

再答玉文仍次來韻

謂泊年來不記蹤故人情似綠波濃文成異彩誇朝槿味
絕回心有曉鐘我久移家甘煮石君應聒耳聽歌鐘只期
老趣摩挲在長得春光一笑逢

自計土木似稿形不復分明醉與醒到處放懷千頃白窮
來舉首一天青君期踏馬先春去我謝啼鴉後夜聽不淺
脇無君與發乾坤久矣忘孤亭

梅花開到九分

掩袂妝殘擁髻圖繁華次第玉銷膚一枝斷粉闌干淚留
得徐孃半面無

檀心暈卸笑猶瑳恰對何郎粉貌酡舞到霓裳雙遍後春
風管領已無多

亞枝低拂碧窗紗鏤月烘霞日日加祝汝一分留作伴可
憐處士已無家

題沈雲步扇頭畫松

幾摺湘紋比雪紈一枝蒼翠寫生難憑君弃置秋風後常
在笥中耐歲寒

題扇頭黃山圖次韻

纔展湘紋第一重眼前了了萬芙蓉從今無復青鞵興只
在毫端認舊峯余游黃山已十年矣

竹民開士山房牡丹

麥隴葵阡擁上方法王宮裏見花王沈香別後春無主轉
作禪關舊葡香

野草閒花自一方平章國色付空王知音卻笑如霜鬢枉
對臨風骨體香

律門狂客不同方誰顧花王似象王參得色銷空假後不
妨棘棘亦生香

家在橫塘水一方野花開處也稱王無媒不倩蜂和蝶如
夢看來那辨香

卻憶朱櫚宛一方殿春偏汝壓春王憐余老向歡娛地怕

挹風前滿袖香
芙蓉初日未堪方羣玉山頭不讓王要奪纏頭三百萬任
夸門窮老客重來東閣一開顏
伊抹煞杜蘭香
輪菴揆上人過草堂次韻
憶得雙青鬢燕臺燼燭花我饑歸煮石君健去餐霞藜藿
無何肉旗槍有趙茶鑾然儒釋辨爭較些子差
胡存仁方伯顧余草堂感舊言懷
驚起沙鷗處雲軿到故人世年憑落月孤夢繫荒榛別廿
矣道合升沈異時移劍佩新辭蘿知在眼虛攬碧巖春隔歲
方伯訪余草堂
余訪友不值
帆影滄江去旌回鳥道三顧草堂
余三不值野人喧異數處士入

名談餽降諸侯重拜兼金之惠
炊新婦子諧女拏含涕淚深向
九原街
余過鴉女拜惠衛驗
折簡傳空谷珠筵別墅開舉頭驚舊眼回首悟奇才憶往
闌珊夢猶存撥置灰好遲涼月上一一話深杯
望襄平山遠
公轀寓江邨神仙鶴氅回楚江流不住吳月照仍
來風雅維吾道波瀾汲眾材掃門窮老客還冀掃塵埃
賀張章存世執捷南宮
花發連枝照碧城家傳七業和嚶鳴日邊早擅無雙譽天
上爭傳第五名
公行第五圭璧容臺推服禮簡編石硯振長纓
宮莎內蕊金門晚還踵尚書識履聲
桂林不數昔燕山元季雙難伯仲間舊壁宮花增歷帽新
題賜錦試衣斑筆簪紫鑰班聯上蹀躞長楸踏徧還憔悴
夸門窮老客重來東閣一開顏
訓京口孫月潭次韻
偶放懷人劉曲舟花明鐵甕舊曾游時從栗里來珂里每
過西州似并州華館聞歌雲乍散
同譙京第江
寒蕪歸路谷添
幽江風淮月相思處常在芳春杜若洲
一聲擲地赤城來千丈霞標側坐陪似練波瀾非夢筆如
湍才調寄傾杯不令鶴怨無煩孔曾到雞籠軏憶雷眸往
焦山登絕頂挹君懷抱半天間
同人集環山閣仍
在北
山
疊韻
一棹驚載月舟蒲新柳細恰來游采蘭賦就逢湘浦織

履人來是睦州花月同時南國舊畫圖千載北山幽書生
莫問升沈事抹倒狂衡鸚鵡洲
雲間日下御風來俎豆諸公北面陪花到開時須命駕酒
澆狂處豈煩杯賞心同望天門月剩語終慚布鼓雷川媚
山輝應不暇建章萬戶一時開
三疊韻再贈月潭
君才萬斛涛溟舟自向天池汗漫游奇士流風來汝潁
心得句唱伊州憑欄把酒時時健隱几焚香事事幽剩有
雄懷天畔眼朝朝白鷺送前洲
筆端風雨二陵來屈宋衙官待爾陪黃土美人銷對鏡鴻
溝孺子付銜杯閒情時度長干曲樂府虛聞小忽雷呼啜

自應通帝座直排閶闔九天開

旅次言懷呈張韋存世執并壯輿處冲兩世兄四疊韻

不獨身如不繫舟此心合與太虛游涉江惆悅思濠上見月淒涼弔鄮州夢裏燕山眞斷絕師門伊洛半明幽青青依舊王孫草歲歲相逢蘆荻洲

杖藜遄邁錦帆來斷月零雲一路陪舟纜嚴關喧急柝榻懸舊館話深杯生涯幸少新絲稅身世欣無戰鼓雷忽漫蒲風吹客鬢轉思櫺亞小窗開 三十年前館鄔陵署中窗前有櫺一樹

五疊韻答章聖可夏用修

杂蕈常泛榄頭舟聊挂蒲帆浮玉游才蔇時名雙柳惲琵

琶冷落獨江州何當健筆詩聯就若見澄江思轉幽讀罷掞天新麗藻伊人合住鳳麟洲

橋頭漲水袖攜來兩兄住漲水橋寘主都忘不用陪國士丰華矜綠鬢名山著作出深杯譬龍翔步原無價瓦缶羣鳴笑聚雷我有草堂吳嶺北蓬門卻掃待君開

六疊韻答何皇士

野航到處避仙舟江畔重來覓舊游通籍故人惟水部同年何相如

昔年親串話湖州令祖鐵崖先生爲湖州守○余凄涼珠幙朝華落先舅氏昔年以聲妓自豪寂寞雲屏夜壤幽尊慈爲余久契闊死生傷宋遠千回淚涼月墜芳洲

老去猶堪得得來往時縢繞盡肩陪兩家門戶閭傳研三

住山今日偶離山爲愛春塘碧漲潺好友乍逢常惜老名
花錯過尙留殷時牡丹已殘風旛慣聽空王句隔牆有菴櫻筍能肥
高士顏怪底衝泥雙曳屐也知無計且消閒適兩友人至

同項東井過鹽宮訪曹希文廉讓堂卽席呈曹石閒
俞漢乘張皜亭楊崙木沈蒼舒諸同學

飄帶初晴破霧鱗同行昔日榻前賓門開海角重游老三年
前曾過此堂寫家聲舊譜新希文令祖司馬公爲余先人乙五同譜泉石有靈諸
面目圖書無計訴風塵山中舊有滄波訂萬里潮聲不隔
津到海只三里

蓴燭微風動酒鱗馬蹄舊夢主耶賓石閒漢乘兩同年紅泉共照
爭奇冷予三人皆賦歸田玉樹重描看樣新漢乘令文風轉蕙時來

綺語鏡交光處絕纖塵希文精舍如雲林清閟從今別卻青鞵侶只
此投林罷問津

偃松如蓋卧龍鱗修竹高梧互主賓曲囀簾鉤無恙在昔年曾
讌皜亭門通京口後班新陽以齋先生出京口張湘曉先
涉園生門余出宗伯先生門與崙木
世誼雁行衰顏回憶花時誤濯足方忻水絕塵久旱喜雨忽憶故山
濾絲好萬峯斷處有通津

翌日張皜亭招集遂初堂仍疊韻

杯挹鵞黃盤素鱗三年夢裏幾宵賓虛窗遲月紅蘭暮敞
閣披雲白首新遺事猶追江上別十六年前尊公螺浮都
奉諫入都留於白田舟中
別歡場重落棟間塵輞川高韻千秋業銀漢乘槎可問津

答曹石閒仍疊韻

猶憶高齋膾細鱗年華荏苒幾鴻賓無才入俗因推嬾垂
老交情久更新種秫田荒瓢不挂生花夢斷席凝塵期君
同把洪崖袖雲海沈沈欲逮津

秦山吳月闊鴻鱗百里懷人各主賓老眼人琴頻歲換石閒
長君新棄世故山菰韭逐時新魯連蹈後餘滄海平子歸來斷
洛塵此地勝游金谷在野人到處當平津

疊韻答陳言揚

抱影寒潭偃涸鱗逃禪拈得洞山賓天涯烹鯉如逢舊海
上屠龍快食新獨往驚才揮箇箇鄰虛妙解析塵塵緣何
咫尺玄關路滿眼桃花不識津
君家蟬葉侍龍鱗鳳沼鸞坡作迭賓夢轉金華聯榻近言揚

羣從皆侍從家傳銀管粲花新酒闌定有騎鯨客賦就能無步
韝塵東閣舊曾窺丈席掃門今已悵平津尚書學山先生
予庚戌讀卷師
和楊崙木孝廉拙宜園十詠之七俱次原韻苔逕

莫詢求羊步陟迂浮藍暗綠積成鋪立殘夜鶴青綾薄襯
起斜陽碧落無啟戶似分餘黛冷緣階曾印半弓孤不因
芳草連天遠自寫波紋綴蠆圖

晚研齋

試問何緣混沌鐫千秋付汝別嫵妍堪將一字生還死應
是前身鬼與仙滴瀝池邊潮暈候氤氳鑪畔膩香天銷沈
銅雀風流歇捧袖殷勤弔翠鈿

西榭

一上憑臨縱目空八窗交網鏡光同茫茫想像平蕪外杳杳閭心落照中靜夜怕聞天際笛故人忽到塞間鴻知君擁鼻長吟倦緩步尋檐送落紅

晴雲閣

出岫縈回似贈君最怡情處帶微醺開心自寫呈千幻去意常遲互一羣旋繞屏山容裔裔忽臨檻水墮紛紛山人鶴氅軒然舉嶺上窗前總不分

擷芳軒

湘遙澧遠路如何采芷搴蘅離意則那人世難消香在手夢魂恍見影如娥雕文砌外重重別芳沼磯前曲曲過安得靈均重一盼蓬蒿滿把亦堪歌

竹濬

渭南千畝綠雲覃搖月吟風帶晚嵐疏密自成添箇箇高低隨處問三三孤懷嵇阮生來癖一幅簣簷悟後參別後韞材餘幾許從君乞取莫嫌貪

巢經樓

縹軸牙籤四部盈才人一室自縱橫能無廢卷常三歎便欲攤書了一生誰仰屋梁參禮樂要從青竹靖戈兵東觀白虎諸儒訟獨有傳薪分外明

次韻答項東井

問世何人解授餐逢君正值雪聲乾鑪翻茗纈休嫌熱檐壓梅梢恰耐寒風味誇人鮭菜美塵壜遲客酒杯寬牆東莫問牆西事東井別號牆東自有黃雞報曉安

贈海鹽查又薇

伐木何當擬鄧林偶逢蕭寺托苔岑羞誇老手聽稀音流水深鐵石挽腸酬十願宋廣平鐵石心腸又薇有十願詩風花得氣語同心又薇有同心偶結托留仙句承明早有平臺藻花夢驚才擲地金令弟昇山太史

仲夏曹希文宴集同人煙雨樓

大地裂重湖危樓懸敲蓋萬象聚蒼茫此外疑無外解人登此樓不作煙雨會無以酬此心庶以杯酒賓爰命集同心一一吾黨最酒酣煙雨來歌舞亦無害奇文次第成六合此爲大蛟龍咫尺興雷雨神哉需恍然漾陂游異世相

映帶曹子眞好奇古人庶幾賴

苦雨篇贈錢塘翁康貽進士

吳頭天傾二旬雨檐瓦匡瀑震鼓几如浮查牀敲灘鼉喧鵑喑蚊傲舞我疑太陽無是公故使羣陰驕肆侮扶桑枯斷崦嵫沈天公如啼亦如怒康貽吾兄從天來恍如杲日爍牖戶文章之神道之鬼拂拂爽氣沁肝腑硯席生春發太和回顧彼蒼雨何苦王恭春月謝朓霞覩此無乃皆臣鹵家住錢塘明聖湖峯雲南北交肱股前身葦偃劃吳淞成巨浩仝等嗆伍九疑開面詩亦成句裹煙波不可數康貽詩畫兩絕此時莫令酒尊空談天辨海風流府人生恨不早識君識君那有如君古我來蕭寺稀晨煙時過項子就酒

脯衙泥往往快逢君世間散處方成聚歸心忽趁省來風
扁舟清夢渾無主後夜相思月滿堂橫山頂上天連莽還
恐啼猿嘯雨來山人那遣愁盈肚

曹荔軒內部過訪有贈卽和韻答

青翰乘潮下蘿門氣破秋白鷗馴乍起紅樹豔爭浮道合
雙忘分時平百不憂盡揮千騎擁端爲野人留
野市無兼味邨醪酌幾蕉官高掰曲禮地峻傍神霄百代
空羣鑄秋毫自猶驍山靈如欲舞故故送微颸

袁柳疏堪把秋深造物心四山爭送客空澗落餘音沙上
虛翹鷺舟中未罷琴歸塗明月出應見照遙林

曼韻答吳雪蓬

舊是居山侶同悲蕭瑟秋雪蓬家世東山我知身是幻君與宅俱
浮興到堪忘世文成定解憂館娃香逕在勸爾故鄉留
一卷封詩至心抽宛轉蕉白頭憐碧嶂綠鬢慰青霄高韻
秋蕖發乘風俊鶻驍不衣應自暖君到靜寒飈
客到詩聯坐飛揚蓬華心文章爭奪欲山水罷清音老瓦
休辭醉無絃轉得琴那能淹竟日幘色起平林

曼韻答桐初姪

每憶相逢地他鄉盡歷秋二十年來與桐初相
在作客履綦浮尋菊堪攜偪他鄉俱在秋時長貧容貌
爲鄭公留
客館寒鐙靜難聽滴瀝蕉半生親雨雪中夜看雲霄愁到
秋成劇詩從敵益驍自慚衰老甚藉爾振清飈
一老風流盡冰清見汝心桐初婦翁壯茶邨翁尚存書帶色不降黍
離音息慮宜焚硯憂違莫碎琴幾竿叢竹好仍共訂投林

庚午春王桐初姪遠來訪我草堂貽五言二章次少
陵西枝邨韻別去至秋復來始得次韻答之

把茅踞迴谿風雲絕逕路萬山在其西窈窕橫塘渡卽境
得地偏因人乃心素灌園何足矜好石因成趣命駕思千
里畏人惜一步梅竹與高梧向我交相顧方池靜不波映
月寒相沍不芟爛熳草愛此婆娑樹自非好我人肯訪頹
巖暮柴荊爲子開今宵共霜露
輝輝吾宗秀爽氣開山靜寒日入檐下照兩蒼然影各追

二十年太息聲互永出坎愼夸塗養拙庶觀井子才通可
師子愚蒙自秉高山繞屋南斗室亦曠迴詎知有杜瀟亦
不師箕潁子有賢主人謂曹荔軒歌嘯可不屏相約梅花開吾
家有庾嶺時時望好音登此卷石頂

同友人步月明月寺在雲巖下

杖底秋容倦眼收招尋逸侶勝豪游地偏我慣閒尋寺病
後人扶怯上樓余適病起衰柳露寒初泣月古塘蛩老競吟秋
五湖舊事茫茫裏若箇知音共泛舟
且將風物一杯收我已衰顏久倦游月正當頭羞闔戶橋
偏橫渡恰逢樓高梧蔭碧鐙熒屋絕墅凝涼氣肅秋偏是
故園搖落甚登山臨水擬扁舟

贈曰九上人

由來獅子出滄州憶得逢君又隔秋藥裏遠貽來坐上封
書重寄自山頭心期出世身猶累夢到無生醒卻休敢向
猊牀容一榻從今擲卻釣鼇鉤

觀碁和西潛開士韻　吳江　葉　燮　星期

劫灰燒後剩空菴一紙兵書一局談只許雌雄成兩大那容鼎足更稱三

不妨敗後復能成腹裏戈矛眼底爭只爲輸贏存半著直從九里豫埋兵

首尾相聯置勢長空拳難向陣前張梨花鎗手渾無用娘子軍前莫謾狂

莫矜地利與天時斷處還聯似藕絲到底赤符存蜀土不妨劉備智偏遲

腹裏堂堂勢莫過那知邊上復稱戈鴻溝已沒誰劉項笑殺傍人拾爛柯

過霍丘贈同年史廣文麟長

相逢客舍暮霜鬢喜重看去住人如夢行藏意各寒塗長疲躡屬官儉怯加餐尊酒貽多釀傾壺不厭乾此地淮水清而酒甚濁緣長飢我家酤一尊甚佳

同首京華舊通門兩世多君才應珥筆我倦不揮戈開閣延荒月披襟閱逝波後期淮水便雙鯉望煙蘿

曼韻贈康貽姪時爲霍丘廣文

一氈官舍冷仍作故鄉看汝頗多奇士我行賦苦寒短笻勞陟頓久藿炫盤餐盡倒牀頭饗無辭把卽乾

次頴上縣偶題

從來汝頴多奇士卻喜瀟湘遇故人今日與君城上望白楊堆裏是荀陳

清涯千里繞荒城聞道當年久苦兵客子那堪聽暮角且攀野老話承平

一偈贈行腳

草鞋不費趙州錢拖卻隨風去住緣塵世眞窮師獨富家門地闊與天圓

泚水道上

我行泚水邊一望蒼煙路時有古皇風耕鑿安朝暮

陳留署中作陳留令君石門鐘靜遠余三十年前從游士也遠札相招過署惠詩和答

卧閣從容問典籤落花黯黯傍琴沾我因學道知酬乳君待和羹妙著鹽生怕舉杯邀月獨誰能放鶴佩牛兼任伊繡出鴛鴦好自有金針度與尖

丙夜官衙度報籤急烹河鯉快脣沾一尊鷺色堪憐酒地尚黃酒千里蓴羹已下鹽黃芽菜甚美　畫檻不妨鷗鳥集名山原許宦情兼閒追聚散鄉園夢話到橙齋玉筍尖靜遠與孟舉居比鄰孟舉有優璇名玉筍尤者號玉筍尖

久向玄都探七籤素衣久已慣緇沾常辭茅店裝攜笠每倒蘆壚嚼出鹽老馬待扶生計拙焚枯應有素書兼故山

蘭蕙將盈把黯淡香參到鼻尖

分曹韻險闢詩籤慧業羞從另後沾自愧文章虛置醴謾

勞刻畫到無鹽婆娑剩有枯楂在奔走何能卧雪兼未得長齋香一炷霜螯久已戒團尖（坡詩詠蟹有尖團○余已戒食蟹）

澌滿黃河高水籠茫茫集處客襟沾因人無分忘凉熱與世相求只米鹽開戶不知啼鳥換荷鋤何事拂鞭兼剛逢空不辨舌嘗鹽出（楞嚴）難推物理升沈界缺陷乾坤得失兼銅雀荒臺遙入眼淚磨折戟幾回尖

河隄使者急馳籤（靜遠奉檄往工所）只爲書生五斗沾激水雄飛方笑鶴駕車神足豈推鹽川原百戰銷鋒後桃李千花入籠兼絲竹扶風流韻在不妨金粉落眉尖

已畦八　三

花枝折得當觥籤那管淋漓衫袖沾一笑囉囉喧舞袂（此地有優囉囉腔）遣愁昔昔鹽歌鹽死生夙習挑燈動去住縈心覽鏡兼高唱靡靡休樹義縱令舌在已無尖

即事

到來風日無冰雪贏得長隄千丈塵卻喜河魴鮮徹骨朝朝先飽把竿人

題西來巷（陳留縣西關外）

一鞭塵影古城西卻笑驅馳問木雞此日忽驚添一線莫將針孔更重提（是日長至）

次韻答靜遠

名賢不作弔荀陳鶴駭猿驚庾亮塵料理白頭無箇事逢場且作看花人

一回面目一回陳計拙無能學望塵日落黃河天半紫不妨暫簡避秦人

方山不識昔時陳堪笑饑驅向范塵菜甲黃芽都下味廿年久別藍腸人

閉門索句苦吟陳何事方袍染洛塵只有乾坤仍納納旗亭盡換舊才人

由陳留陸行至儀封集靜遠攝署

躍馬慙非用世才前塵事事付寒灰遙看落日孤邨裏也學柴桑一幅來

已畦八　四

游梁不是長卿才馬上何須話劫灰行到黃河流曲處白雲芙笛觸襟來

過鄢陵贈梁曰緝侍御

劫灰燼後上朝班又向楞嚴契八還（侍御精禪學）悟得眾流俱截斷直從河決見牢關

水到名山只自然（齋額臣水名山）一庭花影是家傳亭皐雪滿誰高卧侍從人歸二十年

贈通許王麗京

汴水東流亂暮雲閉門玄草住河濱中原千里平于掌也得嵯峨著箇君

懸針倒薤定何年朝日烘窗暖自煙莫去堵牆看學士元和爭說柳家傳

贈友

家住邗江舊郭東近來移傍廢隋宮從他物色緣何事人在孤煙芳草中

庚午除夕和靜遠韻

兀坐羈人憶故齋遙占鬱壘傍禮排明夷貞在恆拚老未濟爻終再慼階除夕爲余六十四明旦爲六十五矣世事不須驚燕雀天涯難得是朋儕吳頭楚尾休囘首到眼風花總入懷

晚荔久厭太常齋官舍辛盤次第排甲子繁霜陳歲月庚申曆火報庭階地多梨棗僊嬌女適殤女姜晚節人琴憶故儕且酌椒花徐待曙丁甯身外莫縈懷

和靜遠上元前一日招集同人作辛未

時清久已罷軍屯壚畔懷人賴影存貉上故交君漸老夷門舊客我辜恩青雲結綬應多侶白髮垂竿迴自尊猶記草堂春寂寂月華應湧水晶盆

客游密邇許昌屯半菽常充滿鉢存莫歎無衣方入詠豳遠相贈製衣但逢濁酒便銜恩白雲看處愁如夢綠鬢叢中憊轉尊只有蒼蒼知我甚舉頭莫歎覆如盆

久客儀封偕仁可宛來同行訪伯章於大河之干柏

贈儀封周伯章

怪底塵均賦獨醒庭前柏子任青青遺山風度依然在認得岡前野史亭

贈儀封馬宛來

書生握管當封侯擲地喧豗井榦樓傳語子淵勤作頌碧

離蕪斷門邀沉灌封海棠紅半吐收拾絢春容庭前海棠一株

暮色陳觴地柴門半畝梨野人歸帶犢弟子起聞雞河影遙喧渡隄虹偃入泥主人誠好事貯酒待聽鸝

繩榻聯高卧明星入戶稀離人憑夢續郵籟入空微宿草搖荒坂歸鴉落斷磯悔多今夕意別去轉依依

偶見

陌上春光初放時春衫纔試腕初垂樂府有大垂手兒家夫壻渾無緒說與韶光知不知

亭亭緩步盼囘肩喜處生靨總帶嫣阿母前行嗔不定伊家莫作柳枝憐

豈是盧家字莫愁東鄰約略舊曾游今宵一樣關山月去上簾櫳第幾鉤

玉映珠明只自惺尋常約束素娉婷生憎屋角拖煙柳遮斷巫峯帶雨青

贈儀封馮仁可

小築城南聽早鶯歎伊尺五競榮名摩挲石硯遺痕在識得吳興碧浪清曾公爲浙德清令

贈儀封周伯章

怪底塵均賦獨醒庭前柏子任青青遺山風度依然在認得岡前野史亭

贈儀封馬宛來

書生握管當封侯擲地喧豗井榦樓傳語子淵勤作頌碧消深坐琴書達素衷大河懸落日新柳盡蒸紅

不必裁五柳長敎聽七松劫灰斑古壁老手護枯笻選歷

雛聲在殿西頭
兩世通門我鬢絲宛來令祖與子先
爲古人同舉前甲子始知汝頴固多奇儀封
潁川金莖露浥青精飯去問天家救朔饑宛來苦饑甚

題靜遠道裝像

寂然不動是常無感而遂通是常有怪底騎牛只欲行且
向蒲團穩坐守

口占贈友

一曲黃河千片帆歸心同望夕陽天囑君早辦留賓榻多
貯谿頭縮項鱸
蝸蝶舊搆七尺材怕乘駑驥只乘駘歸家若問征夫事曾
到梁園踏雪來

贈錢塘王又蕃

摩詰前身是相逢汝潁間與君明月夜城上望鄉關

宿羅漢寺在黎里

寺名羅漢非凡漢僧定台宗是首宗二十年前曾宿此房
櫳猶識一株松

過曼殊精舍

一逕茶煙入畫圖深深花木有還無我曾識得廬山面疑
到棲賢望小孤

題喚負菴

聞有幽藍在別谿樹頭屋角鷓鴣啼禪心莫似東流水流
向人間咽斷隄

題湧月泉在黎里瑪瑙菴

來從何處去何從滴滴波心寂照中卽此重重交帝網不
須曾到廣寒宮
誰將孤影沈寒水祇許清漪寫素娥參得色銷空絕句水
流月落兩如何

題蘆雁扇

水雲萬里愁蒼涼挈伴攜羣集復翔怪爾謀生渾不定隔
江飛去又他鄉
歸去柳隄初漾月來時汀草又粘霜人間不少傷心事勞
汝千行寫斷腸

贈娭文女導師

江上相逢月欲斜琵琶聲裏指生花貧家剩有羅襦在不
向深宮號大家
蛺蝶滕王兩兩飛繡牀點點落春暉曉鶯莫上高枝語只
恐深閨淡著衣

吳閶競渡行

吳閶城中百萬戶傾城出嬉五月五吳宮舊怨楚遺風千
載摧肝此歌舞胥江怒濤駭拍天飛雲鱗鱗雌蜺旋蠻樓
倒峙蛾飛旆伍相無乃悲重淵白舫絳幕流蘇翩翾翼瑟
瑟千浦遙笳吹乍迴鼓轉闐一時流睇屬層瀾綿君不見大
河南北菽不飽隴山前後無青草安得吳閶此日酒肉臭
借與周黎一飽殘喘救

次韻答魏里蔣聲中

丈夫不封侯所須田二頃二俱無是公決策逃箕潁吾常以此心質之形與影好友進良規令我早夜省人生得意事因熱亦因冷美酒與好詩逼我儉腹逞我友青雲器家世炫鐘鼎昔伊尊先生素懷我所景自從華屋遐諸郎締劒頸莫逆目相覩追隨袖得領有詩恆共吟有酌不用請願以金石心流風世之永

再疊韻

美人黃叔度汪洋有萬頃卷軸堆四壁搜討恣蕭潁嗜好宛古人不獨慕其影周秦漢唐宋中肖不寐省當其得意時耳熱汗翻冷搪此文史富岱雲膚寸逞君如不勝衣何

莫負花月時寸晷如劫永

三疊韻

吾家在橫山煙嵐千萬頃似敢倣子由晚乃住濱潁地鮮素心人主形賓對影常發訪戴興所適猶未省忽憶魏里交半熱半帶冷決計鼓扁舟南帆任風逞屈指造故人登堂香出鼎忽快得新交相對忘日景興發如中風搔首復爬頸君家諸父行謂亭彥鳴大篆鴻一一敦槃領自今訂石交招攜不待請只我桑榆光把手恐不永

次韻答李鶴君

夙習爭傳在手文一時結舌讓蘇君彌天霧捲擡頭見擲地金鏗有耳聞澤滿鷁離知人楚關緣鶴雀自通汾如花佳句慚無報簡點攜來杖底雲積玉排沙潘陸文敦槃今又過三君思超碧落非關見夢叶黃鐘別有聞莫倚危冠還適越待爾妙墨應橫汾自從刮眼王恭月歸去驕他嶺上雲

揚馬休誇蜀有文杜詩有文令人傷相思正爾忽逢君風雷合向窗中起蠻觸何緣戶外聞世已無人如汝頗我從見子輟河汾來詩有窮來教授擬河汾一時倚玉看驚座野鶴明朝又趁雲

海鹽李澹簷明府以十三覃韻四首見貽卽次答之

寒空木落徧江潭物候蕭森似峽三自有美人軒舞鶴頓移薄俗繭抽蠶泱泱海國風堪頌謖謖松濤韻不慙欲識使君誇得意泰峯聳處挹晴藍

花開十月越臺南紅樹青岑映紫嵐卧閣裁詩鈴自語疏簾焚藁墨猶含懸針書就空秦碣買犢人歸解宋鐔莫是青遖今再世故教腕底落優曇

橫山蝸角自搜探何事蒲帆出水南勝地重經回首憶澹交常好素心諳山窮碧蕩游思遠酒對繁花老豈堪此夕翦鐙陪綺席不禁傾倒野樵談

白酒黃雞到處貪達人知我不嫌憨月高直欲捫天九風引何當訪島三春草綠時憑短竹碧谿轉處失園菴翠蘿門外朱輪少他日朝天望一探

廉讓堂雅集次陳言揚韻
爲愜幽尋願何妨道氣豪酒從眞裏醉月到靜中高湖海
吾方永風花物自饗古人如可作此意不須逃
促坐無多子能令大地豪樹乾排月勁風細趁霜高心賞
狂偏得交深道可饗請聽木落響蕭颯那能逃
謙集張嘯亭懋德堂觀家優演劇仍疊前韻
華鐙烘綺席芒屩媿人豪蘭畹凌霜粲四季蘭甚盛家山隱几
高陽洗園圖卷陽春攤入亂小隊秀堪饗知是前塵事吾生未
易逃
自笑霜髯影歡場奮臂豪老將狂遯拙世豈癖稱高望海
疑堪蹈餐英不厭饗此中深意在一斗莫須逃

曇前韻答俞子次瀛
丈夫須得志萬古獨稱豪碧漢猶將俯青雲未算高日須
繩急繫書與蠹爭饗莫倚驚人句吾將學董逃
自武原歸橫山留別諸同學
息影藏山倦閒雲問水濱椒仍嘗客酒值除夕柳換故山春
才盡虛知己行違益畏人桃花應笑我避地反來秦指秦駐山
也
華館生春早金尊漾彩濃舞低蛾百轉鐙墮月千重白首
繁花駭紅雲逼坐壓主人摩詰舊裴迪許從容
曹叔則七十初度詩丙寅秋予初度叔則過筆堂惠我五言近體詩茲追步韻答之
吾愛曹夫子名高遯益肥片雲情可寄萬卷老如歸世態

詰霜領秋心貯薛衣帶存堂叔則堂名上月對影兩無違
遙憶攤書几乾坤入坐隅問交知竹杖拂老賣錕鋙標史
亭宜野爲園業亦儒何當零白露宛在滿汀蒲
憶昨橫山夕雙帆落板扉丙寅九日叔則與孟舉方舟夜至草堂高標昂雅
坐竪義屹堅圍游岳還餘屐捫天待啟闉巖前分手處幾
度過斜暉
束髮衝冠志冥鴻竟遠矰處堂看去燕擊水息長鵬吾道
存遺老家風叶世仍杜門無箇事誰似爾多能
倚郭廬堪結何妨晝不扃香留花入定鐙挾雨含青開闢
雙松戶支擴獨鶴庭黃鐘留響在瓦缶已如霆
過當湖同人集沈撫辰齋卽事有感

莫葉纔周畫閣盟靈修芳佩又宵征別來漸覺秋容老夢
去重驚月影橫紅綬帶呈腰近束離絃珠落指餘聲天公
偏賦人間恨鈿盒教深兩度情
又斷句三首
白首重登舊日堂并州原不是他鄉遼陽化鶴歸來早猶
見封胡玉樹行
朱雀桁前燕子堂舊游猶是鄭公鄉而今莫話前朝事修
口曹劉沈宋行
莫嗟良日去堂堂白酒黃雞老是鄉三十餘年如電抹忽
驚芳藥已成行
與輪公夜話卽文園公

陳迹追談三十年琉璃廠北悵離筵自從馬首東西判歷
數銷魂賦黯然
行藏各別自雲泥君傍螭頭我把犁熱鬧門庭涼似水挂
瓢二十六宮西
衲袍曾賜乘雲錦曾賜乘斑管揮時帶紫泥多少雄心銷
一鉢酣眠只是不聞雞
題美人圖圖係名手所作或曰洛神或曰妲嬛或曰
楊太眞遺照未知孰是然爲絕筆不必
題二絕
燦玉明霞縴雪模回波將轉未全無天花散到花留處萬
紫千紅盡作奴
獨立諸天冠玉眞由他四序總陽春千重帝網珠光裏乍

現昭陽第一人
中秋後二日錫山顧天石過予草堂和十三覃韻詩
見貽次韻答之
留詩儿上姓名請別後名山又幾探閱世何傷稱一士得
乾莫負索三男洛塵積歲魂俱染江月隨人影自參木擁
衡門聞剝啄猶龍忽覩快周聃
夢中久已絕傳柑君說京華聽豈堪跋足蓬蒿無捷逕懸
崖前徑危龕風瓢日日增人厭野蔌年年絕世甘希有
故人嘗一飯獨醒不復賦江潭
冬日諸子枉過草堂次夏性天韻限雪字
我本蓬槀人畏炎思夏雪披襟善冷風三春亦瀺灂崩崖

當我前琤琮繞寒洌俯仰笑靈均問天枉捫舌法法本如
如何待生公說幸逢高世姿優曇閃一瞥舉世競柔金子
懷甘植鐵吐語壓時流不拾綺靡屑玄暉零落後眞賞意
好絕美人遲暮遙攬佩徒惋結黃埃驚沙中要不媿往哲
垂天無近風大地有康垿摧輪豈羊腸門外赫如嶲蠻觸
兩相嘲互矜巧與拙我有一巵酒共酌寒泉澈君宜筆早
珥我自耰無輟高衢與幽阿遠近兩明潔
項東井七十初度
人言七十古稀有我言七十如君稀君年七十如十七手
探月窟拏支機三寸管落天地小但見五嶽奔如飛天喬
毛羽鬼怪現風雨振撼曦無輝檐前橫斜老梅古現身變

相干玉妃窮神奪魄二十四一一絕代褰素幃驚心炫目
已叫絕指端又墮金粉霏聲聲河滿腸欲斷一唱一疊重
重緋請將梅作君子壽疊作二百四十君無違
春王三日風雪夜偶拈王申
漠漠平林暝色浮故鄉如在異鄉愁書生勘破狠居夢卻
笑三更下蔡州
一回飛舞一回停恨不高高積萬層行到谿頭梅綻處疏
枝壓倒喚難醒
又
騎驢得得去還停遙望前山隔幾層慣是衝風偏熱客我
酣一夢五更醒

迷離香逕古吳東傲汝春花刺眼紅莫問菟園尋舊事漢宮人已葬秋風

題畫荷花

遺照光生玉版箋亭亭影裏幻因緣舌根饒汝青蓮瓣輪與吳儂筆可憐

與場子起宗

半塵北郭對青楓千首詩成不送窮一句吳江侵骨冷憑君收入紙窗中

苦雨

芳草看如霧花枝半壓煙玲瑢頻咽澗瀟湃似翻天燕伴愁雙語蕉心擾獨眠一龕禪火靜何事向人憐

水窗讀集

華月今如此秋心到管絃幾重明滅幛數點去留煙詎有梅堪落猶餘柳可憐白頭交集在陳迹憶他年

贈金亦陶

粟里無賓主相逢意自忘長鑱堅骨力短褐足飛揚瓦覆青谿屋林環阮緒牀神仙亦何有跼踦白雲鄉

江天無限意興到畫兼詩脫手爭先後調心愜素期琴樽籌遇合雲物快師資光景眞堪惜華陽得後知

贈徐貫時

滾滾誰高卧羣推大小山（令兄俟齋先生）窮將奇鍊骨道向合開顏僻巷孤煙碧繁花一樹斑（庭際山茶一樹百年物也）不眠聽夜雨舊事付潺湲

山居雜興和永定弘公韻

一壑蹉跎久憑教事事疏未能持鉢乞深負帶經鋤木石語談性漁樵悟著書自從冠蓋絕短髮可無梳

石亂蹊開仄霞平岫出齊谿聲偏占夕風意只宜西自在塵依壑無心鶴印泥前邨行迹斷一杖久懸藜

與我周旋久吾生賴此山雲歸峯乍舞風定竹長閒泉繞清宜住松孤老趁關巖頭蕭瑟處好著一衰顏

豈謂緣都盡安心藉暮年自今餘歲月此外等雲煙簡點存紅藥生涯訂碧泉勿矜天厚爾迹與境雙偏

熱謝冰堪抱灰寒石可敲茲畦吾倚命蝸殼爾稱巢動業忽到秋深處蕭齋見故人拂衣當盛世高枕閱佳晨

琴書轉侵堦草木親世年霜鬢叟重與話悲辛

雙推耦傳家一把茅輸心慚夙昔翻手謝知交

重九前過梁谿宿胡存仁方伯齋

列席開眞率傳觴較素心高山皆入畫秋氣總知音菊把參槐棘鵷行滿竹林此中饒古意未許便相尋（是日值諸先生眞率會）

話到滄桑處形骸我自疑虛無追逝水鳴啄自寒枝莫便長風住還從霖雨期潛夫今白首書札莫遲遲

小遷諳五馬春來喜下過（今春方伯偕秦對巖先生同過草堂）青蓑時不在白飯竟如何（余適他往不遑）飽噉松風去單閒鵲噪多至今門寂

寂遣笑滿藤蘿

聞說梁谿曲天開五里湖亂峯爭斷水遠寺破平蕪風日容人好秋毫人眼無還嗤林處士莫便住山孤

昨夜還山夢今朝鼓棹歸閒雲舒便卷倦羽息難飛繫別斜陽柳縈心待雨薇明年花信發倘憶訪魚磯

秦留仙太史招偕徐尚書健菴山莊

門傍清谿轉堂憑石逕高面松標峻骨隱几得眞豪書到無堪讀篇成直壓騷碧山多勝事第一盼亭皐

鷁羽風行細鑪香霧潤重不須揮鑿落雅欲采芙蓉深貯秋光潔長諳宦海慵翠屏當戶矗意在最高峯

柔枝當檻亞怒石攫牆坳學士籌耕牘尚書訪結茅健菴欲卜居西山

停尊聽候雁開衍縱騰蛟分手何辭暮斜陽下樹梢

贈陳集生

一棹綠山去乘秋訪好音黃花供話舊衰草到傷心夢幻人還在蹉跎老各侵幾經同首處纖月墮遙林

秋柳

依依剩影落秋庭簾外猶餘殘雨形還喜返魂香在抱看遨春月隔牆青

依然叔夜舊亭前竹刺花梢共往還一自灞橋攀折後樂游原上伴長眠

題梅花松枝圖

歲暮有人心獨苦月華無主影相招只因北渚空消息長伴西陵慰寂寥

題秋蘭

籬菊叢枝纔謝把閣梅瘦影尚全賒幽香只在羅含宅不向東皇鬬麗華

新綠癸酉

碧城十二壓欄杆一夜香紅褪盡殘青海珊瑚枝已沒畫堂翡翠網交閑琴清別院誰爲主珠隕高樓影共寒最是平林煙似織一齊爭上黛痕攢

春塘泯泯漾春流盡向春江影裏收一自丹楓憐薄命遂令青女逞閒愁嫦娥慣見天如水帝子遙臨目送秋想到洞庭波始日枝枝木葉落荒丘

王孫芳草已成茵屋角牆頭慣接鄰粉黛乍拋驄戛玉紫茸齊甲看攤春凌波瑟瑟杳前心在斜月香寒往事新此去方壺清淺路一重重隔不生塵

題查夏重蘆塘放鴨圖

放時容易捉時難坡詩繞郵捉鵞鴨仔細江灘倚槳看參得南泉飛過案旋身一一轉迴瀾

波頭撾鼓簇征旗問煞君家放鴨時聊向羣梟稱隊長一行行列各呈奇

沼鳳坡鵞鶯腳同各矜毛羽各稱雄只因飲啄憑人住翻羨衝波鴨伴翁

午日前三日同人集獨立蒼茫處即事賦斷句分九佳

空谷驚逢節序佳不妨勝事集涎蝸誰人畫出昭陽影提起千年怨館娃壁有宮闈圖

叩饑客到脫芒鞋不記長安白鼻騧亂石千株叢竹萬科頭跣足當衙排

酉鼓吹一庭蛙

山人風月走頭牌苔徑縱橫十字街此地終南無路逕祇南宮閎蹟落茅齋要與同生死便埋石馬昭陵同一盡夜深風雨護荒厓同觀飲光堂米帖

年來身世兩相乖剩有龍章未蝕埋先世敕誥與同人觀之常恐狂蛟穿石去一回展罷一回揩

蒲觴滿泛是茅柴注玉傾銀一樣排寄語少年休負卻閨中莫惜典金釵鄭子新婚故及之

題谿山煙雨圖

浙甌谿風帶壑吹諸天昏黑欲何之百端別有茫茫集消受多生暮雨時

四山合處不分明贏得琤瑽樹杪聲怪底深深簾不捲瀟湘一幅怕傷情

採蓮曲

瑤房昨夜夢徽蘭新著君王半臂寒採得蓮花花欲褪何如蓮子掌中看

答吳邑張湛謀明府次韻

爲有逢迎雲啟關曉猿夜鶴伴衰顏無多老屋鄰家壁不礙青松斷處山世外班荆誰好事眼前粗糲謾相攀看君

拂袖朝　天去應憶巖邊握手還

贈耕雲開士

觸眼長河酥酪濃塵塵剎剎指紋中墨花有性開無際筆壘多生槃未窮眞見當前圓似月同頭過去快如風要知一字何曾說莫向行間覓異同

甲戌人日健菴尚書招同愚谷孚若諸公集遂園分韻得鄉字

片帆百里只江鄉芒屩來登綠野堂別有煙霞分紫極乍驚壺嶠起中唐春來計挽年華住老去交從物換長莫遂銜杯稱樂聖待公三日拂巖廊

谿迴樹亞繞方塘下食羣龍遞進觴人日暖催春未到初

日立春　梅花信早臘爭香園梅已放青峰排闥堪忘我綠蟻浮船另有鄉園柳鳴禽看次第來朝選勝更移牀

奉詶湘鄉上人見贈之作次韻

廿年雌伏媿人豪當世何緣有贈袍曾過名山拈一炷還聞佳句恰三毫調心半偈花同證當面孤峯影對高猶憶指揮如意處幾回落月夢魂勞憶華山碓公爲湘鄉師也

宿積善律院次少陵贊公房韻四首

吾生本有涯調心問何時聊卧琉璃地伸足展前期時芳歲不與有懷孰在茲月沒松櫺黑諸相現五衰豫卜晨興事支離轉繁辭璞光歷白榆開眼見衆愚學道苦不篤振衣亦已遲何當更饒舌爬搔强吟詩

棲方閱布袍標俗剩角巾不知遺世事詎識當前身乍聞八萬條律門有八萬細行　幸見三千新大師現瑞相龍象徧天人無舌亦知嘗妙味有澗芹試踹雨花地大雲起龍鱗萬籟滿寂界羣動妙定香鼓聲隨月沈徼颸應琅瑞八地悟不動塵土亦蔔芳諳天盛衣褫十住同時翔我本丘壑子未掀黃檗牀四更披衣坐擾擾玄與黃

蓮花六時開一一舒垂手金界本無塵何事沙彌帚曦光穿層檐暗香馥遂牖粥飯無雜心食畢競嚼柳著鞭媿不先行道常甘後多生妄語習恨不丸封口六十八年來中宵細回首棲遲投林鷓鴣踞跿喪家狗未知覺觀方階除亦奔走敬禮優波尊希空諸所有

放歌行贈山陽潘子半巷

江淮有奇士姓名埋市塵百金載美酒千金擲嬋娟結客龍探深淵俯首齷齪輩不值半銖錢出門笑罔罔歸家媿突煙仗茲三寸膽願向平原鐫黃河自西來君家門外還東望大海水慨然想魯連伊人不可作拚醉高枕眠聽君片瞬語我亦欲涕漣勸君理歸裝高堂白滿顛采菽雖不易及子尚壯年此身未許人歲月如逝川我年既垂暮桑榆景已煎與子三載期訪君清江邊雖黍對夢寐浮生眞可憐在坐有生公謂在昔開士　謂子言可傳寒山此夕話他時

共勉旃

題晴江春曉圖爲何雍南壽雍南長齋學佛

江長萬里流萬古萬春萬曉誰能數收入先生一刹那猶
如醯眼偏知雨先生學道似食蔗十信十住節節許直到
西江吸盡時此中方識甘與苦先生試上金焦巔晴江變
態有萬千方瞳兩粟如箕大照澈魚龍不敢眠

七夕京口程紫屋招同陶顓儒何雍南孫月潭章聖
可張壯輿處沖集西郭別墅分韻得蓮字

妙選陳觴地塵寰悶洞天陡峯驚倦骨禿髮有隨肩雍南一
運尋雲上長江落几前澹交萍梗合重見杜名蓮
縞紵歡傾蓋河梁分手篇我遲姓館月君及玉河蓮有客北上

命妒文章伯狂隨詩酒緣一尊今夕把忽漫是離
筵

名蹟陳莘老奇文彷玉川命觴思鐵篴妙舞話雙纏客遞善和
一坊事笑抹電千年藥伸眉十丈蓮杯傾情不極日夜大江旋

賦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雲氣連潮白松濤壓澀流蒼茫天欲墮颰沓谷疑浮萬卷
蛟龍擾千林鸛鶴愁北窗方夢穩忽漫念歸舟

題在昔雲抱堂

不謂禪關內居然方丈山一拳奇作供九折險須刪花月
仍昏曉浮雲謝往還知君耽性癖未許遯仙頑

訓在昔開士次韻

招提翻遇酒杯深衲袖儒冠各寸心雲物當前忘歲月
流回首幾人琴千場青汗轍全璧一字鴻辭薄碎金芒屩
此生長作伴水窮路盡好孤尋

遯絕終南矯語深幾人猶有古人心因看漢月風傳笛不
信秦坑火到琴小院蒲團吹宿火野塘木鍤擲鋤金天隨
剩得無言鴨餉與先生醉夢尋

卽此何妨市隱深鷺飛鳧浴莊同心遙峯紫翠如環障夜
月瀟湘命鼓琴琴曲有瀟湘夜月六尺枯筇騎佩劍一牀蠹卷賤
羸金從今莫道經過數霜滑風淒便去尋

一唱餘音宛轉深鐵須作骨石爲心直追支遁神行駿不
鼓嵇康絕後琴莫似看花長在夢時人看此一枝花如夢中相似公案還除

刮目翳中金數聲清磬詩成後衰柳灣頭好共尋

屢韻答殷子偶來

紅塵隔處卽山深短褐相依問此心酒已無人誰擊筑壁
還有畫叶鳴琴一生獵處休誇腕萬事輸人只爲金知爾
白雲巖下住秋期策杖定來尋

再過寒山寺雲抱堂作

自入寒山不記旬叱羊夢鹿也疑眞逃名無伴難諧俗避
世相逢便可親谷口籬邊還舊業桃花流水是陳人江湖
蓬底魚羹飯昨夜西風慰爾貧

次壁間華山稚公韻

到處塗窮此不窮短松修竹各成叢枝交壁仄疑無日戶

壓崖蒼自納風天地何心畱鹿覆谿山不礙作鷗籠眼前
面目誰能識試向東林參箇中

過東山翠峯寺訪輪公不遇

逕折峯迴只此間白雲黃葉界重關老將短策依良友寒
伴孤蓬歷故山落木風高驚薜荔在山泉出任潺湲何當
一步中庭月未許幽人照破顏

小春十一日泛東山同諸子步月度嶺至高峯卧佛
寺三鼓而歸

千載黃樓後于今復幾宵月沈峯箇箇樹斷澗迢迢谷響
傳僧寂雲深護犬驕老夫隨數子賈勇上層霄

送曹希文北上

曼聲轉處促離絃腸斷江南臘盡天怕見玉河新柳色囘
頭人在赤欄邊

題希文蓮子石榴冊

人言榴子甜更說蓮心苦甜苦各自知相逢兩相許

和濟蒼上人原韻

立處何須問別峯別峯只在此峯中自從吸盡西江後那
得湖流一滴東

春間挈伴踏高峯一瞬流光冬又中從此直交成住壞笑
伊化鶴說遼東

贈月槎周郎

芳齋翦燭記春慵入坐明星玉女峯留得雙蛾頻轉處疏
簾影裏暗香重

空齋茗果山廚供壺漿行榼攜林間敷坐好忽已唱寒雞
僧話前朝事浮雲瞬息過興衰松記憶心迹鶴如何伎倆
嗤山鬼陰森度女蘿仰看星過處倘許訪明河

興盡迴笻路空山轉有情下方仍入世明日惜分行寒月
銜峯去霜楓隔水迎此游眞不惡恍惚似三生

殷子偶來招同半菴在昔便坐小飲拈得來字

諾我無兼味爲君特地來矮牆藤自縛敲版竹斜開世要
從心避貧經徹骨囘不勞提往事厭煞是蘇臺

稚子應門立奔呼客到來禮疏同調慣杯急客愁開晴日
茅檐動微陽麥隴囘爲君拚盡醉知己是荒臺

秀水姚質菴齋頭水仙一盆花苞久未茁詩以催之

別來楓葉落青谿慚媿三春烏夜啼回首板橋分手處亂雲堆裏夕陽西

雨絲風細滯歸津漫撥檀槽入破新最苦陽關翻四疊盡樓回首摘花人

贈緒風朱郎

杜父膚清年正髫一枝花發傍雲霄蓬萊清淺渾難到卻在揚州第幾橋

前身不是杜蘭香月袖雲襟徹底芳莫待一聲河滿子畫屏先下淚雙行

祓蘭游仙詞爲廉讓主人作

聞君昨向瀛壺去小有重歸第一人舊摘芳蘭還在手國香和淚葬全身

零風斷月佩聲還宛在明星碧海問多少闕心眠不得攜雲壓盡望夫山

乙亥元宵獨夜荒郵陰不見月慨然有作

七十元宵節從前閱歷人榮枯均失笑衰病怕逢春雪壓郵霾黑鐙昏屋角新萬方簫鼓夜高卧一閒身

久向滄江住佳期絕往還月應聊避俗鐙不照空山夢寐驕高枕淒涼付閉關白頭霜雪盡不復見餘斑

虎丘雜詠

劍池

莫挽吳爲沼藏鋒答主心有天沈澗底帶月就峯陰環珮

銷兵氣淒涼入杵砧望中麋鹿苑蕭瑟更難尋

養鶴澗

六翮今何在誰憐豢養心堂中無食客水畔尚荒禽想像飛鳴態如聞霄漢音乘軒曾一夢漂泊到如今

千人石

石妙無人境人千誰共懷伴風遲細佩殢酒墮橫釵不是羊腸坂如登鳳尾階欲將千古恨藉爾壓沈埋

試劍石

石破天應泣專諸血在磔劃痕苔不漫卧虎草俱深冷盡綢繆念銷歸決裂心淒涼牛斗氣應否夜龍吟

可中亭

落落乾坤裏亭亭此一方月來偏著意山近恰相將四面傷心到當檐望眼長我行聊復憩誰使汝難忘

五賢祠

藉此名山氣谿毛慰所思樹棠留幾代遺芬不同時松檜千春雨冠裳異世師蒸嘗喧伐鼓謳詠到今茲

點頭石

石性非人性人身證石身豈期强項質竟作點頭人骨相稜嶒異機緣索莫眞倘逢黃檗棒難碎等埃塵

眞嬭墓

一抔黃土處大地古今情斷月零風片幽香弱佩行柳絲遮不住松粉落還生別去休回首傷心怕聽鶯

邗江賦別溧陽史西眉 爲予庚戌房師令嗣

白首門生三十年支離已似隔生緣君家兄弟天南北每嘱西風護小春 時值初冬

晳停雲便惘然

晳兄簪筆傍雲霄 胄司祿養高堂晏綺寮謝傅門庭通德里連枝花映漢家貂

世傳銀管五花新況是池塘句有神幾許柳家風範在分君才藝餉千人

荒畦汀畔夕陽閒鷗鷺驚飛掠水回知是故人聯璧到 戊辰

季春西眉同處冲偕過草堂處冲爲予庶生京江先生令嗣石城雙槳渡頭來

恨無十日借平原春韭秋菰當肉燔天上管絃山鬼駭隔封吳臺舊是傷心地把酒應須酹晚風

谿翁此夜不聞猿

邗江如帶月如鉤曾遇聯鑣倚陌頭忘卻酒粘衫袖重人傳別有望仙樓

落拓飄蓬七十翁重來此地有無中今朝提起銷魂語置在蕪城付斷鴻

題友人延翠樓

暮捲朝飛花月鄉無人指點誤瀟湘館娃天畔渾如夢莫倚危欄枉斷腸

傷心一帶碧連天河漢西流過枕邊休負百城南面事何人消得萬家煙

十二無端擬碧城高低玉局短長檠不須唱徹烏棲曲月上風簾已四更

口占贈楊子起宗

明初詩人楊孟載君今才調似前身楓江舊有傷心句爲嘱西風護小春 時值初冬

贈馮子維申

世事還同楚失弓寄身天地等房櫳詩從謝朓難爲句酒有公榮便與同鴻雁樓高寒水淨蒹葭人在暮雲封門詢便有滹陽月不待蒲帆六尺風

以申姪新築山齋屬前韻

翦取雲牋貯一弓檣風帶月傍簾櫳黃花白髮參差好 時初冬

冬菊正茂流水高山訝許同祇有文章留蘇壁不教車馬到丸封吳臺舊是傷心地把酒應須酹晚風

簡輪公

三十餘年燕月虛滄桑萬里袖中書 甲辰與輪公聚首燕臺竟歲別後輪公北游甯夏南游滇南睽隔者二十餘載衡冠盡薙秦廷髮縫掖全更舊國裾絕壑我拚垂老釣追鋒君應出塵車故鄉白首吳臺暮世外行藏兩不如

殷又斐初度

郊居佳處句堪尋霄漢清忠宅相深 令外祖周忠介公自穆北窗元亮卧嘗捫東海魯連心謝階陸屋多名士宗壁嵇琴足賞音共指庭前嘉樹在貞松勁柏映堂陰 尊堂以貞節旌

京口作

朔風動地大江鳴猶說南徐北府兵鐵鎖幾人籌異代布

衣終古悔成名（用劉毅句）江山無限漁樵計木葉頻驚闊塞情
試上高樓憑四望不禁淚下媿平生
朔風動地大江鳴邂逅蕭然魯兩生不盡夕陽隨處下何
來塞草向人生酒嘗京口添吳味人過山陽變楚聲切莫
臨風歌玉樹沙沈折戟恨難平

題沈客子林屋山居圖（丙子）

我住橫塘一曲中隔湖朶朶插芙蓉推篷瞥見湖心月照
到幽人第幾峯
出山先作住山謀水畔茅齋山畔舟木客水仙啼笑處生
平不解識公侯
我逐雲鴻如不繫君招猿鶴細商量楊梅爛紫朱櫻赤斷
送黃金白玉堂

題鵁鶄鸂鶒滿平沙

生涯只合在煙莎相視忘言轉自嗟呼滿眼風波千萬里祇
今何處不虞羅
上巳後三日遇胡存仁方伯於虎阜精舍示贈鄒郎

作和之

我是逃禪行腳師胷無一物可時宜已知錯認前塵法一
任香山喚柳枝
六時粥飯也須忙著處懽懼傀儡場只有閒情銷不去還
拈五柳一株香
善和坊裏舊知名慣惹司空擲地聲慷慨山人何處住蘇
臺西畔暮雲橫
白紵紅絃付寂寥故人百里遇清宵生天成佛無巴鼻屈
指三生石不消

宿慧慶山房

觸熱尋幽底事忙誰人高卧北風涼閒庭卻有閒花草珍
重人間護晚香
浮蹤一榻借禪關架上蓮花壁上山記得海棠銀燭夜銷
沉清夢葬紅顏（室前向有海棠一樹甚盛今摧折盡矣）

將遠游奉別諸同人（有序）

余生平好名山水如阿髾潟岱宗嵩少匡廬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未登太華嵩眉爰於今春奮然出門以畢遷延不往其不爲經身疚乎決此順諸同人咸以爲駭且曰未聞年七十而遠游者不爲身計耶余曰人之壽天固不可以年豫計且余此行原不決望生還余回想七十年來憂患險阻無境不歷每誦孟夫子生憂死樂之言信其理之必然余一身之外無毫髮足繫戀倘獲長逝於劍崖翠壁古剎名藍之間當便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人葉子之墓斯願長畢矣定遠之生入玉門不敢必也令咸之鶴歸華表其庶幾乎敬賦短章奉別同志
蕉鹿循環七十年醉醒夢覺總茫然吳宮花草從無分一
擔窮愁到處緣
橫山小築閉柴荊水火凶喪盜賊幷好向別峯相見處文
章花月兩無情
廿年空谷結同心流水高山托賞音別後相思何處寄萬
重關塞覓楓林（杜詩魂來楓林青）
歷數行藏似海漚支離我喪我身謀而今莫說團圞話封

得我眉雪一坜

我生兄弟八人行腸斷鴿原盡北邙剩有頹帡飛不去只
壽絕壑禮空王予同胞兄弟八人七人俱早世極壽者止四十五歲剩余孑然傷哉
汲公憨直能容少坡老時宜不合多劉四何緣人不恨自
傷磨蝎命如何

綠蔭堂看牡丹

滿浮琥珀問花神知是前身與後身記得去年曾別汝重
看羞殺白頭人

主人開宴當紅妝名士傾城兩不妨莫更高燒銀燭照怕
伊夢醒費思量

贈唐友

張緒風流交有神四唐詩屬姓唐人如今誰是芙蓉主好
趁桃花去問津

楊花

小蠻腰瘦不勝情斷粉飄雲殢舞裀莫便漫天飛不住樓
中尚有未歸人

程梓園侍御集同人則學草堂

領略秋風有幾人忽驚饌有細鱗登憑君乞與鱸魚骨持
向吳江酹季鷹有鱸魚饌

士人召客選疏莊好語抽絲斷盡腸巫峽青峯屏十摺夢
中猶大作襄王畫屏十二百美圖

槐枯蕊萎隔前朝玉管才人凝碧凋扶髻淒涼人面杳幢
幢鐙影落紅潮有客談明季遺事

贈蜀僧繭邨

誰能問訊勒巴子拂面蕭風六百年萬點蜀山青不住哀
眉面目得君傳

芒鞵萬里意如何不害毘尼對酒歌揚馬文章埋骨處傷
心爭似杜陵多

仲秋下浣與顧子戒存訪雨花居聯句

秋雨連宵霽己晙閒尋北郭游林深鳥語換戒存路滑草根柔
半掩禪關冷己晙綫聞磬韻幽桂香依雜樹戒存蓉豔帶新愁
蘭已當門萎己晙桐驚別院秋支公高卧穩戒存安道寸心酬
不二重重啟己晙非三網網收調心當養鶴戒存混迹欲盟鷗

己畦九

頰上毫添妙己晙眉間劍欲浮詩仙惟有白戒存酒戶孰封侯
香積新烹莽己晙曇華舊聽籌移宮蹉欲躍戒存洗髓匕無尤
童子傳彈指己晙先生代進甌也當軟飽快戒存漫寫硬黃留
新黍廚飪苾己晙寒蟹砌唧啁煙雲茫萬變戒存海嶽繫孤舟
鈴鐸倩何劇己晙謳吟事未休丈夫眼底闊戒存吾黨足根由
故里風光老己晙他鄉道路修三年遲一晤戒存何以釋離憂

賦得名士悅傾城

昔有卓文君傾城悅名士七音妙指生一寸柔心死君行上高山妾意枯海水攬鏡吟白頭茂陵秋風起彼美契才人妙合有如此名士悅傾城古不數數爾百斛珠光碧墜樓碎綠綺曾賦明妃怨那得青塚比才名杜司勳高致藐餘子十里揚州簾徒使春風恥回首水嬉游彩霞沉浪底淚迸子滿枝紫雲聊桑齒八斗富陳王感甄夢空擬朝光旭日升涂水芙蕖似蒲生怨秋塘渺渺凌波趾夢得善多情嬋娟落吳市悽咽秦娘行聲淚頻交洮希世有坡公開之不言淚婆娑

闢擅文史枝上柳綿詞何人雙淚纔活計舞裙拋悟得六如旨海角埋朝雲荒草非耶是歷數傾城姿命薄皆如紙幾人壁月聯雙美竝誇侈玉碎珠復槌軌是歡終始狼藉顯童頑推殘傖父委血染碧羅裙啼鵑痛蒿里四座且勿喧聽我歌未已名士孰可堪傾城果誰以惟彼琴心匹千古獨絕耳

詠史

孫郎起江東十七定霸圖李氏肇大原十八羣雄誅天奪伯符年賊瞞逃伏辜歷數歸秦王建充相繼屠兩君蓋世傑非有甲乙殊唐允集大統孫厄僅偏吳論世迹成敗無乃愚鄙夫蒼蒼不可卜顛倒弄狗偽惜哉周公瑾沒世不稱孤

烈風行

海水挾山逐羲和夸父咉破天孫梭共工頭碎地維斷畢昴箕尾如旋磨江南海西城邑聚一點一點鑾蝗窠高樓重閣歷大路紅妝燈火顏微酡弓檣錦纜四十里蜀錦粵葛齊紈羅中宵調調大聲發屋角霹靂噫氣呵咫尺震烈天在野滿空瓦石飛相和耶嬝妻女哭相抱河伯海若相牽囚一朝活俘數十萬子女魚鼈玉帛波豫章陽厓百千歲根蟠泉底誰能那截蔥刈韭等莖草空山偃卧樵者過大塊氣平曈旭見萬象一瞬處處吪百年老人牆缺坐問之不言淚婆娑

廢書而歎行

秦坑一炬青竹絕萬古歌哭兩俱滅書生孤憤更何從弔古無憑休擊節誰奏飯儒馬上篇重令腐史謗書揭天荒地老從此長墨漬行間噴碧血龍魚鼠虎幾春秋梧山湘水同崩竭豔骨明年草又青茂陵無樹秋風烈玉簫金管兩頭空漢水無情西北咽宵來展卷坐愁城紙窗颯颯暗短檠千秋亦何與爾事拔劍欲喝月倒行安得祖龍今復生盡束黃卷再擲咸陽坑

賦得富貴應須致身早

君不見願五鼎烹膠東偃武皇書奏恨見晚又不見江左方伯荀中郎二十八歲節鉞光勳業青冥那可期白髮三

千丈早催生平志願非温艷莫猜齒豁腰傾垂渭濱釣叟
老始遇鷹揚卻在百歲暮朝露先歌牧野年枯斧那落營
丘墓孫郎十七定江東仲華亖十中興功勿言利劍長在
手他年遠海哭西風

賦得碧海青天夜夜心

一別塵寰不記春夢回帳冷自相親諸天色界憑欄候終
古黃昏對影人誰向廣寒呼月姊漫同織女盼河津依稀
猶憶當年事灰盡人間却又新
難卻高高離恨天霜清露冷若爲緣曾聞流水天台遇不
信行雲巫嶺傳無地埋憂搴桂老何人寄語對蟾眠藍橋
亦有神仙侶贏得清虛碧落懸

生怕淒清又入秋絳河瀉影半銜鉤何勞紫鳳窗中舞轉
盼明星殿角流抱得雲和祇自見擘開鈿合此生休捫心
若問愁多少碧海方他只一漚

錢子若三家藏鎏金鴨鑪一枚係大內舊物其先尚
書端惠公流傳百五十年矣一旦失去忽復得之
喜爲賦長句

九華帳裏舊煙凝零落人間睡未醒點點侯家金粉膩微
微鄂被玉膏腥常隨荀令風傳袖曾伴尚書影倚屏此日
蕭齋仍故物悠然棄几一鐙青

暖護流蘇幄裏凝嫩寒破曉夢初醒半奩午起龍涎潤一
捏纔粘貓髓腥氣繞秋娘連慧畹篆迷雲母隔晶屏昭陽
人去誰憐汝玉盌同悲幾樹青
晚窗宿火曉猶凝金屋沈沈睡不醒潤過半弓行纏滑春
垂一縷守宮腥殢人冉冉雙垂翼望遠依依獨背屏不逐

與君此別久明年還醉看花觴

和同年陸義山閣學偕諸同人集陸巘人南田草堂
放艇城南衰柳邊乾荷叢荻倩鷗田客無別調何妨老花
是同心不在鮮已過殘秋寒訂歲偶談舊夢醉忘年素琴
棄几清如水莫向滄浪笑計然

閒雁

別雨花盈路重來霜已清乍驚孤館寂復亂曉椰鳴歷歷
疏鐘應遙遙落木賡北書憑語報如見故人情
搖落他鄉伴離愁咽萬行負風音帶澀沾露韻偏長空外
傳聞徧虛無唱和忙我將謀托足問汝卜滄浪
去國三千里緣何效越吟一聲催怨笛幾陣和寒砧入拍

渾同調相呼只此心高樓人未睡側耳到如今

賦得花隔夕陽遲

二月花爭發尋山一逕冥峯迴常抱影雲斷半銜青柳露沾谿屋人歸隔嶺亭桑榆晚照尚及渡前汀

臘月過婁東訪錢瞿亭中翰天藻園主人召集同人極林泉歌舞之勝卽席得迸體十章次少陵何將軍山林韻

爲訪林泉勝朱門接板橋層冰裁碧澗古木擁寒霄城郭名山契濠梁出世招尚餘游倦興擬攬十洲遙

畫閣新陽護温窗展簟清坐深頻狎鶴歌出乍疑鶯桂葉初傳酒桃花豫饌羹恍驚天姥夢攜向雁山行

危磴緣谿立橫槎傍壁支一峯開四照千影入中池人世疑何在吾生竟不知凌寒菰甲折曲坐輕唉嘯新聲絳樹花佩翻驚漢燕珠潤落隋蛇白髮空長歎紅顏不肯除餘生茅把願移住傍君家

除夕訊汪秋原

律招窮變愈新强整歡容年話別但將子影客邀春嚴城萬井喧騰夜遙想蕭齋對古人

丁丑孟春同錢子立三坐黃葉上人精藍題贈和韻

萬斛囂塵現境幽剩寒嫩碧宛深秋優曇一丈重重閃翠千層遠遠浮小有似疑歸月府多生只合倚江樓蓮花色相都忘卻那數人間照眼檻

和陸義山看梅次韻

春到思君日幾回遙岑近浦憶重來一枝曾送銷魂別滿眼難逢得意開祇許三分香破萼何煩千日酒銜杯天涯己慣如霜鬢不待垂垂朝夕催領袖羣芳豈在花輕妝濃抹笑繁華無心自許橋邊柳不

娛趙瑟香逕選吳兒無限人生樂良辰事事隨

高檻傳清籟叢篁護斷雲他時懷嘯傲剩句媿詩文

心常繫相思路已分快游須秉燭世事莫紛紛

杖藜殊未已白日奈西何同首曾經地捫心聚散多

憐短髮對影自高歌還訂花開後重攜芒屬過

婁東經弇州先生廢園有感

蓋世才名重二龍輞川高致見遺蹤山丘歸後兼葭冷華屋存餘鹿豕逢洞地無春蕃宛委終天有恨泣抔封江鄉莫道河山異閱盡榮枯是暮鐘

嫁嘗辭嶺上霞曾倚赤欄人面面遙連青旆自家家卽看
十里山塘上卻笑濕郎漫口誇
怪底山人瘦入辭豈無窗外最繁枝偶從玉笛傳眉語奚
事銀罌賜口脂有路開扉春夢去何人隔院月痕遲易遷
宮裏枝枝繞難得蘭香共一時
南陌香連北渚林孤山處士箇中深生來骨相原非薄何
處心情一往尋細寫輕颸春入幔落英流水韻浮琴多生
覓得埋憂地又被疏簾淡月侵

至盛川感舊有作

三十年前萍梗身重來仍是倦游人空餘蕙帳留書帶歷
舊人館無復繁花覆舞裀寥落酒壚千里駕依稀雀舫半江

蘋如今都付前塵夢笛裏關山迹徧陳

晤談子景鄴周子雷門潘子含章夜話有感

歧路何妨任草鞍伯倫荷鍤未忘埋交因契闊貧逾熱境
到荒涼雨亦佳羞向江潭誇屈宋偶經池館憶茅柴諸君
合作金門伴一尺枯桐百尺階

仲春偕諸子過東山宿擷芳草堂作

湖影連山動魚梁積霧開三年爲別久六幅故人來岸雪
猶遲柳鑪香欲奪梅黃公壚在眼江上笛堪哀

聞蛙

一倡齊高和乘時陰雨逢道傍喧草舍疆理競泥封任爾
羣稱黨難爲默自容變衰秋氣至赤族便無蹤

豈有枉難直呼號籲轉頻夜郎眞自大蚤起瞰無人聲疾
傳何徧雷同聽未眞池塘無限好竊據已經春

信宿永定講寺漫賦五言近體四首贈海印弘公

寺古千年在憑虛得混茫落花爭歲月清磬護興亡舊事
茶瓜老新參戒領香白頭回首處廿載兩相忘與弘公訂交廿年矣
老杏因風湧衰蘭得地滋飛旛馴鴿在繞砌候蟲知娩我
猶餘夢因公得自師荒籬叢菊老風日正堪遲
魔外今方盛何人往仔肩華嚴第幾界賢首若爲傳雁影
寒潭獨霜濃石路偏深宵長不寐底事越吟聯
乍接晨鐘響何來天外心時時看劫火事事滿寒林去住
雲憑岫生涯月到襟還因世出世多費幾沉吟

再疊前韻

鐙影懸今古心清晰渺茫一龕函浩劫六代等銷亡月冷
光堪酹花寒體自香砧聲何斷續舊夢未能忘
世變風思古吾衰菜可滋亡羊誰自覺得馬競新知葉落
無前後蟲吟互友師猶餘佳興在霜葉不嫌遲

盧嶽名賢近潯陽孰比肩憑高雙眼在仰屋幾人傳薜荔
衣堪製梧桐爨自偏宵來風信急急囑補籬聯
塞雁迎寒下勞勞往返心風雲辭物色杖履託雲林妙諦
痊餘習晨鐘洗宿襟此心歸靜域擁被莫吳吟

丁丑除夕寓大乘招提作在郡城東北隅

爲覓棲遲處禪關邏寂寥半龕沉萬籟浩劫到今宵十里

無家隔三生付夢遙誰言憂可忘柏酒試明朝
鴻爪原無迹他鄉此故鄉明星催守歲宿火祝餘糧俗例造隔年飯
鴉散驚枝穩鐘殘後夜長稽前梅欲語待曉細商量
風俗形容在虛無故事尋漁樵肝膽地花月死生心萬井喧遙夜空樽冷獨吟竹鐺茶屢沸靜裏有餘音
歲月深深積朋交淡淡刪人思餐白石歲大稔幾憂不免我亦厭
青山香炷參心妙鐙懸境不閒他生何用卜且逐少年班

奉和宋大中丞綿津先生過訪二弃草堂不值原韻

吳宮蘭葉逕飄香車騎遙臨背郭堂聞道疏泉通碧落人間那更有滄浪
高情入漢片雲奇遠聽風瓢信馬之若到桂叢花發候曾

請小逕又秋時
附錄先生原作一曲清池對草堂常日觀魚人似鷗也應喚作小滄浪除濯纓有別浦幽境愈奇春風藍舉爾何之小山叢桂清陰下想見蒼茫獨立時謹藁鐘鼎處
再疊前韻
新詩裁就熱名香政事文章綠野堂閣裏名山階下水白家池幷入滄浪
山傳谷應事稱奇子子旌旆報所之雛塲蒿深何處是朱輪驚起白鷗時

三疊前韻

風迴遠度令公香家世庭槐王謝堂共訪閑門涼似水始知繞屋是滄浪

酒傾其饘老瓦盆翻堪一醉敢向醉鄉稱外員問君何爲棲喧闉君言此地桃花傳（巷名桃花隩）武陵漁人不可問仙源只在市上垂簾之一椽

戊寅仲夏同人集虛已齋縱談竟日旁及內典步東坡岐亭韻

仲夏氣鬱陶蝸涎壁綴汁檐花滴缶鳴我捐緣之溼萬物困不甦女歌方自得（蚯蚓也）麥黃逝將爛窮甿禱暘急不已晦鳴雞自呼遙聞鴨曦輪安在哉無乃大千羅越一日子夜微見東方赤山出浮雲動杲杲漸湧白急起披衣裳振刷衝冠幘遙林如新沐碧草初收泣曳屐啟荊闥離塲苔角缺快遇二三子共訪同心客南陌有虛齋速往履已集

主人設壺觴簟蓧擣薑汁大火正司辰時果濡涼溼楊梅紫未熟甘蔗漿可得一肉市猶遠饕腹望頗急我已事長齋久謝比鄰鴨胡餅新麥佳鹽薺灑如羃素饌頗兼人過飽面盡赤食肉如衘枚悄不聞浮白彼此俱適然呼僮持去幘白首三四人枯魚無事泣回首百年內何者全何缺我有迦文師久爲座下客洞然宇宙間無使百端集

雲幘蘭亭念死生猶作兒女泣嗟生辰不逢跬步皆值缺白頭傾蓋謠薄俗難爲客長繩繫西飛百年嘗相集

寅春有中州之行及門賦讌別詩以送和韻答之

浮生何地不浮家捏目徒勞狂作花閱世逢塲成覆鹿長空無盡任飛鴉一尊芳草春纔去百尺孤桐日易斜慙媿諸君多鄭重金鍼繡出萬年葩

問訊天涯處處家不風流處恰風花夢堪托足峯前雁寒寄孤飛水盡鴉刺眼韶光隨酌取過頭老杖聽敲斜不辭雙鬢蕭騷甚歸袖還攜少室葩

漢南河朔盡名家轉眼華林上已花鳳沼風清班俟玉昭陽日近影非鴉好攜赤管毫芒直待擁青綾破角斜莫道與幘譬彼釜中豆無知何事泣天地安能全而我日坐缺

長卿消渴甚金莖玉露燦繁葩
有酒當尊便可家篇成擲地韻含花諸君直上搏霄鶚老
我無依繞樹鴉衣帶漸隨秋氣緩車輪難避太行斜盈盈
潭水深千尺紅雨桃花又發葩

和海印弘公除夕韻己卯

雙丸跳躍去還來積劫時時挽復推桃梗漂流終不繫梢
爐隱約漫成灰捫心歷歷俱緣妄回首塵塵總是孩就裏
一宵終古意明朝面目又重開
來無介紹去無媒任爾迎新送舊來隨例形骸隨例在一
年花月一年灰難遲天際孤鴻爪留得階前半樹苔聽罷
鐘聲交子夜禪扉板落放參開

黃葉坐茗譚竟日次友人韻贈澹懷開士
太常齋謝酒杯寬爲怕傷心罷夜闌芳草路迷孤客迹上
方月許野人看拈來黃葉同參少只礙浮雲望遠難挹得
蘭香恣鼻觀餘年此地儘盤桓
瘦筇恰稱帶圍寬緣領霜華事事闌隔水松風堪入聽殘
人蘭氣怕重看香心湧卍空成假塵影隨六去更難聞道
鄴中才士數西園曾否有曹桓

和胡子斌菴風木吟
至性發天句因懷萬石君淚枯潰墓碣夢感落寒雲白雉
新邨集慈烏故里分荒郊宿草道試讀伯喈文

獅子峯行贈自安法師

闔閭城西山無數前禪遶迻紛碁布萬態天公賦物心象
馴虎伏妙脫兔中有兀突獅子峯似蹲似走復似顧我聞
大士號文殊將無乘此來東渡一笻標剎峯之陽獅子嘯
呻覓法付毛骨聲音百獸尊自公收作座下步六時如雨
妙蓮花蓮花盡向口中吐我來曳杖峯之巔獅王無始皆
因緣請公放出鉢中毒龍與相見誰賓誰主請公參

吾族汾湖派二十五世祖橫山公當康熙中葉主持東南壇坫逾三十年門下弟子如沈歸愚宗伯德潛薛生白徵君雪從子元禮公舒崇萊亭公吳楫分干公舒璐學山公舒穎族從孫定湖公長揚族從曾孫漢光公士鑑文章流灌流風所被逾百年而不衰此由國家當全盛之時吳中士大夫奮起風雲之會故一時人文颺起歌詠太平歸愚宗伯無論矣薛徵君一瓢集雖不傳其醫案至今猶爲人傳習元禮萊亭分干學山定湖漢光諸公集或存或不存若其詩之見於吳定璋七十二峯足徵集歸愚別裁集王豫江蘇詩徵者如鳳毛麟角不必以全體而見珍何其盛也伯兄曩求先祖輩遺書僅得石林棻竹諸集橫山公詩派傳衍至百年之久所著已畦一集乃隱晦不傳伯兄刻嚴冬友詩集序猶慨歎及之固深以公集之無聞爲恨事也辛亥族議修譜屬伯兄領纂修汾湖族人印濂丈家藏已畦分干學山三公集完好如初伯兄適購得明虞部天寥公午夢堂全集于是汾湖一派之詩缺者惟萊亭耳甲寅伯兄在都中從厰甸見已畦文集十四卷原詩四卷以其詩集缺逸無意取之適印濂丈以應考知事在都慫恿各種令學子徙震其名不得一窺全豹是固後生之責也伯兄購收復以所藏詩集副本相贈自是已畦一集乃成完書又從印濂丈鈔得分干學山二詩擬并午夢堂集彙刻成一家書兒子啟勳等請分任校勘余乃以公集相付

自乙卯七月始事至丁巳五月完工去年刻未終文集前五卷以在永州寫刻中途爲亂兵搶劫并原卷失之伯兄在蘇復從印濂丈家鈔補見寄取校舊目乃知此爲後印本文較前本增多且分二十二卷因重爲編目依後本整齊之詩後附殘餘一卷亦前本所未有也伯兄時編述德集從他書採得遺文若干篇以非集中舊有之文概不闌入所以昭矜愼也公集自康熙乾隆前後兩刻若存若亡者二百有餘年幸而得之而力能刻之復詭得詭失變故相乘天既阨公于生前似猶欲摧殘于身後文人命蹇固如是耶公當時與汪堯峯王漁洋二公旗鼓中原勢成鼎足汪王頗以聲氣震動一世公獨夷然肆志講學里中名

其室曰獨立蒼茫是可見公之志矣公論詩主生新深平居以杜韓蘇三集教授其門人殆以漁洋神韻之說不免失之虛空故託辭抹范陸之失隱砭漁洋未可知也至堯峯自以爲接震川之統且負經術盛名其實淺泛矜夸未足當名世之目公摘其尤謬者作汪文摘謬一卷伯兄已先刻之今堯峯鈍翁類稿續稿漁洋三十六種以及堯峯文鈔漁洋精華錄等書海內奉爲大家不敢異說公詩文各種令學子徙震其名不得一窺全豹是固後生之責也公性伉直知寶應縣卓著循聲其時縣苦兵差作詩諷喻今殘餘稿中諸作猶可想見其愛民之心乃卒以忤長吏劾歸終老牖下讀公集竟未嘗不掩卷歎息也公事蹟具

國史文苑傳沈宗伯歸愚文鈔中私傳及郡縣志書人人共見故不贅述云丁巳六月立秋族裔孫茅園派三十八世德炯謹識

重刊已畦詩文集跋

長洲沈文慤爲先九世伯祖橫山公及門高第弟子其歸愚文鈔有葉先生傳所載公之事實詳於國史文苑傳而李氏先正事略卽以之爲藍本可見文章名世朝野自有定評非吾一家阿好所能傳也公所著已畦詩文集三十二卷原本爲二棄草堂藏板係公自刊行世乾隆中葉已少傳本文慤序而重刊之迄今百有餘載世變滄桑原書幾不多見余所有者卽爲沈刊完好無缺頁謹什襲而藏庋之公之詩文爲淸初一大家拔起於叔子堯峯漁洋竹垞之外不以譁囂媕媚與時輩爭長益一代之正宗也其論詩則有原詩內外篇論文則有汪文摘謬高言讜論自

跋

關門戶文慤傳之斯文擅坫海內宗仰自袁枚以儇慧之體代興盡力排詆一時趨之者如狂如囈然江河萬古之流終不可廢也方今詩教淪胥風流歇絕後之學者旣不能發揚蹈厲以挽頹風卽先輩一二遺文賸墨亦盡零落無存良堪慨歎此吾祖遺著所以亟亟重刊也歲辛亥吾宗有修譜之役獲覩宗人奐彬吏部相與稽考先澤因將所藏公著汪文摘謬一卷先請刊行而此詩文全集未嘗不拳拳於懷顧力有未逮輒爲悵然今年春奐彬馳書與余謂已鐫版湘中索鈔文集目錄以校之余欣然色喜不幸中原多故伏莽徧地原本首五卷竟爲手民攜之途中被劫而失於是剞劂中止迨余歸自嶺南亟將藏本交付

始得早覩厥成嗚呼前人之嘉言懿行傳不傳繫乎子孫之賢不肖何如耳晚近世俗日偷子弟之於先人著述漠不關心甚且飽蠹魚易餅餌將祖若父一生心血等於寒煙夕燒其罪可勝道哉今奐彬宗人承其庭闈之訓以表彰先德爲職志此刊之成不僅繼文懿而闡揚前徽亦可爲後學津梁卓然無可疑者惜乎公之著作猶不止此我從叔曾祖戟甫公日注云曾見某家藏有炊飯集奔鯨錄兩種皆爲公所著吾輩不得一見吉光片羽罕而益珍苟能搜集付梓並傳於世其亦後生之責也夫丁巳冬日九世從孫振宗謹跋

己畦詩集目錄
殘餘
次韻詶學亭二兄二首
次韻答王築夫
紀事雜詩十二首
御馬來
河漕隄
軍郵速
荷鍤夫
採柳謠
帑金遞
涸田勘
湖天霜
西江水
令史怒
衙前鐘
贈行碑
丙辰初度次學山韻六首
丙辰除夕疊韻六首
疊韻答學山六首
疊韻答元禮六首
疊韻答朱監師六首
重至寶邑雜詩六首
邗上遇學山
秋日邀同人泛舟紅橋
錫山道中
挽吳弘人聞夏二首
渡江望金山六首
答崔冕牀
黃葉詩和杜于皇韻三首
詶于皇次韻二首
疊韻詶范汝受二首
招汝受度歲二首
由天竺登北高峯
循北山登南高峯
登南屏山
泛湖登孤山
古松歌
陪宋荔裳大參游寓山園
贈孫嗜公兄弟
題蔣虎臣先生山行紅葉詩卷
東山歌贈董樵谷
寄宋介祝
黃山吟送孫無言歸山

送學亭二兄之任貴陽二首
客中歲暮
括蒼道中
同人登江心寺浮屠二首
送趙湛卿歸東陽
吳山訪沈鍊師
贈友次韻二首
送友公車
和友人送春作三首
吳江大水竹枝詞四首

已畦詩集殘餘

吳江　葉燮　星期

次韻訓學亭二兄見貽之作卻寄兄時官清寧余初到寶應作

只伴霜檠獨夜看時宜未學謾當官隨方好覓安心法拙宦纔諳行路難霽雨暗催孤棹急倦蹄去傍落星寨入門微祿羞妻子不敢臨江賦采蘭

次韻答王築夫寶應人

刺眼韶華一晌殘冰霜歷剩帶圍寬憐君老去腸還熱笑我塗賒鼻欲酸三徑自拋松菊舊一枝卽託牧芻安閭閻城外芙蓉老還訂肩隨把釣竿

舊是滄江嬾癖人那知入俗辨澆醇新硎難發眉稜蹙夙習何緣手版親卻怪涇雲浮不去喜逢白首好如新襄陽舊事從公憶努力千秋在釣綸

紀事雜詩十二首皆寶邑實事

御馬來

一馬衝風來插羽驚沙鳴手持大府帖御馬到頭行　皇威申九伐南陲討不庭長戟利席捲凡馬虞玲瓏天閑十二廐宵啟赴行營過府歷州縣刻日限嚴程毛片青黃紫驊白悉別名上駟二千餘隨行數更贏峻督孔道吏芻粟須立應聯槽刀剪具煮鍋薪油鐙豈徒馬事急要供護馬兵喜怒在斯須毋輕身與名軍書請自視視畢目徒瞠急召縣中吏里正速踐更如檄速儲胥埽除廄舍清里正前

致辭縣小饑饉仍三空菽不飽皮骨安能擐況茲天廄種
宿飽嘶驕騰此行蒙霜露水土宜未勝蹄囓悉天鑒野民
調難任次第喚牧人牧人竄如鼷再赦掌牧吏舍空無折
鐺窗死委溝瀆詎敢行間攖人死身已矣馬誤全家傾咄
哉黔閩逆毒徧中原嬰桓桓師武力計日規澄清疲氓難
旦暮痾瘵切私情終宵馬嘶震炊絕無人聲

河漕隄

愁霖逾一月黃淮交溢流直襄天妃閘瀕洊千奔牛黃浦
委其衝八閘洑所瀏劉潭與雙堰注洩係咽喉自黃浦下屬駭波轟震霆兩岸欻陽侯吼然坤維坼康莊翻潛虯重
瀆銜尾來泥淤類盪舟羽騎迅刻晷輕蹄安能浮天吳怒
歌舞我儕湖傍民漂徙無窟所保長任恣態睢皮骨拋酸楚

骨楚猶可言腸饑轉鳴鼓聞言心怦怦件爲民母也父何當
叫天門勿懼試蕭斧

採柳謠

去年採東鄉今年採西鄉東西兩鄉柳採之盡斧戕河隄
決無時需埽如山岡高柳無遺槎柳種纔成秧大府昨下
檄催督肩相望境內一望空越境有嚴防無已及他木槐
榆楓櫟章違材式不程李難代桃僵百金緡一埽千夫提
其綱投之滄淵中班聲砉沸湯河伯鼓赫怒飄如馬脫韁
哀哉槀骨血一擲剜肉償何慮百千埽往往到扶桑吾欲

帑金遞

電影閃匹騎四蹄風雲升借問此何爲軍書奏邊城邊城
係何許閩海逆未平晝夜十二時千二百里程啟鑰達明
光片紙萬里情差池誤刻晷從事以軍興縣官聞馬來酒

滇閩逆未平廟謨軫師徒帑金六十萬少府節衣儲恩賚
鼓行間速拯殊方蘇金貯六百鞘法用干八夫郵致遞萬
里郎官押之趨驛程次州縣有司戒無虞夕到朝送發斯
須勿停徂邑小剩災黎挨戶募就塗轂觫畏負重臨行兩
兩逋僅能達前州肩窮眼欲枯饑渴促嚴程彳亍類病鳧
老憊骨髓乾道死十三軀屍歸骨肉親哀慟感路衢長沙
賊巢遁黔陽孽勢孤固賴執殳力朱提血亦糢寄語三軍
士滅此食朝餔

涸田勘

使者坐湖干霜鴈六月寒嗔田涸不報爾民目無官使者
起湖干霽容發長歎水深那得涸安用履畝看田乎自無

言民乎孰敢謾怒喜誰令公請君參轉關此係當道監司實事

湖天霜

湖天湛然青盛夏飛嚴霜霜嚴結陰慘白日沉荒涼厲鬼
啾啾鳴行路聞心傷埋寃爾爲何毅魄非國殤生爲蚩蚩
氓安分柔且良眞盜失伏辜漁人羅禍殃殺人不抵死袖
手翻代償有耳非不聞有眼詎失芒一人愛功名片語進
斧戕原初失咎由一誤成猝倉救誤成再誤兩失并榆桑
我躬榮利關遑恤彼刳腸遘矣三宥仁孰察五過章一朝
四百指駢首辭景光湖水自終古流恨徒湯湯媚人及自
媚殺人宜愼詳此亦前孫令實事

西江水

竪大纛鳥章爛織文犧牲酒醴羅玉帛交橫陳長跪前致
詞鞠躬申苦辛相知不在言何以貺中心綢繆有秘計畀
爾色笑迎幸逢官長意怕值令史嗔需求百不稱阿堵難
傳神詬厲當談笑直寸枉百尋南山有虎豹不比吏怒深
還顧五斗粟一飽捫心驚

衙前鐘

昨宵聽鐘鳴街頭蹙騎聲喧呼大差至四門皆點兵今朝
聽鐘鳴傳牌到要津夫馬百職事縣官踉蹌迎誰言考槃
鯨聞之心神驚河流終古汨古道千年埒東海變桑田鐘
聲無斷絕

贈行碑

不才謬茲士尸素屆兩年兩年茶蘗茹愆尤叢萬千信友
負垂橐獲上張空拳强項觸豪右磬折簡盤旋亟黜固其
宜投荒幸免旃何意邑先達父老師生賢憫我前塗窮十
步九迍邅釀錢贈行褒俾獲買舟扁妻孥羞乞食幸免向
人憐聞古賢太守卻餽收一錢至今江流聲風清地與傳
伊余無寸施受之媿賄遷高激義心古彼諸何其懸永懷
瑤與瓊蛇雀徒心鐫

丙辰初度次學山姪韻 在寶邑作

誰言秋盡轉陽和緣領霜華觸境多鳥自入籠忘鐵翮猿
空抱木說鳴珂人從巉巇千盤老家隔煙波萬頃過媿爾
短章連問訊兀然讀罷不高歌

同首江南宛一方別來衰柳也應長鳧鷗日日遲歸艇菱
芡家家隔曲防難倩韶光酬案牘只將禮數問胡牀多生
習氣消磨盡祇有蓴鱸結未亡
行藏五十竟何如事業衝郵一紙除出塞底須愁失馬過
河無那泣枯魚錯將高枕供喧柝悔別青山廢讀書撲面
驚沙消受慣誰教手版換樵漁
歷歷從前蕉鹿年謝家兄弟盡重泉閒評修短惟我老怕
說升沉逐境遷夢醒欲掀黃檗座興辜久謝子猷船縈腸
一壑松筠計只欠山靈幾買錢
官廚炊冷敢言清媿負稽生命駕情深淺蛾眉隨幻泡有
無慧苡聽逢迎寒暉自映千潭月世諦閒評萬里程莫怪

生涯如許拙此生甘老不才名
家風述穉有傳經同首西臺愴汗青衰衰自饒探玉簡荒
荒只合禮金庭直將醉眼空三世獨許深情到百齡不是
維摩耽老病敢持半偈質明星

被黜後疊前韻六首 丙辰除夕

自分清狂干太和冥鴻到處弋偏多那能鹿性馴金勒長
謝鵾行聽玉珂入世慣從危處熟半生錯向醒中過依然
初服荒三徑一任風前發浩歌
曾學無生陟上方陸離劍脫布袍長空城黃雀終思食孤
渚蒼鴻失自防那有魚懸酋土餌笑伊樹老戀銀牀昨宵
一枕家山夢別有傷心那得亡

自揣輸人百不如白頭旅館歲逢除當年謾說隨車鹿此
夜眞傷銜索魚只有關情千里句從今閣筆數行書諸君
莫問休官話媿殺江鄉笠澤漁
無煩閒追正始年幾人同酌在山泉漫吟興廢松耶柏終
媿文章固與遷擁被寒郊煙外寺推篷秋水鏡中船何來
別卻登臨伴虛負佳期挂杖錢
一龕鐙照一壺清滿眼迷離兒女情生事止攜鏡柄去歸
田尚欠鹿車迎疏狂拚後清時業嬾癖其如寸步程不爲
衰顏甘弃置十年前已讓時名
劉家七業憶傳經余兄弟七人俱亡矣五柳猶存臘後青先人挂冠歸田十五年作客有騷吟楚澤廢書無淚灑秦庭空華笑事參同契

齊物何須問永齡敢擬前賢緣底事也知磨蝎坐身星

疊韻答學山

常嗟劉柳值元和每一攤書感慨多自曳短裾聊擊缶豈將徒步逐鳴珂千秋猿臂年年老半世羊腸日日過風雪正深擁絮臥牛衣心事敢狂歌

處世應師田子方馬遷貨殖計寧長東西鴻爪皆空點今古蛾眉不易防漂泊未歸庾信宅支離合老管寧牀生涯壠畔驅黃犢焚硯何心賦補亡

衡門故里近何如零草叢花應滿除鳴躍無心憑夢蝶江湖堪縱羨爲魚拈來藥草空王偈識破籯金教子書拂拭汾干留片石我將樵隱爾爲漁

聽爾悲歌三十年還期老眼共林泉送窮舊作應焚稾傳舍依人定幾遷影子尚堪邀月伴心違怕問載花船茫茫駐足知何處擬向銅山傍鑄錢

朝朔貝誦梵音清學山好佛如釋子一往猶深生死情三世忽從孤館現百端交向五更迎尊前蝸角灰虛願身外鷓枝罷遠程怪爾近來疏脫甚曾參八地識無名

不把黃金易一經從他眼白我壇青人依故步忘工拙世學新栝任逕庭對酒乍令消旅夢看花無計挽頹齡鬢鬖鬖街鼓今宵盡那管三星與四星

疊韻答元禮姪

抱璞無須泣卞和阿咸此日勝人多元禮初捷南宮一牀花好簪

銀管千里駒今驟玉珂家計止遺長佩在名成追憶數奇過長文自昔惟看汝悲喜還應雪涕歌

爾父吾行擅二方中年孤憤竝天長窮通青簡無知已生死黃壚悔失防子四兄開期讀書山中誤食菌毒而殞郎元禮父元禮九歲而孤予撫之成立負

郭無田餘廢宅遺書數卷散塵牀蓼莪讀罷思今日慰殺高堂哭未亡

柳惲多才若箇如芝蘭佳處在庭除慚予志負鸞霄鶴願汝官多換酒魚絲筆莫教題簿領金貂猶喜讀詩書他年試訊東皐畔爾自雲龍我自漁

藉甚時名冠少年亘辰月旦第三泉游多京雒衣常染病逐輪蹄客似遷寂莫自甘揚子宅風流那得尚書船長裙脫卻驚時輩首唱詩成壓姓錢

滄浪歌裏濯纓清家法無忘爾祖情通德風存思識集中郎韻殺絕逢迎書來河洛三年字元禮久館中州夢寄江淮一水程寂寂笑人癡叔在後塵望爾振雄名

漫向題橋故里經爭看頭黑幕油青琴尊兵後空餘壁松菊荒餘尚滿庭纔閱風塵宜樂志興嗟存沒願修齡諸公衮衮高槐棘努力須從鬢未星

疊韻答朱監師名四輔寶邑人

風物長追晉永和每於俯仰寄情多閒將短夢評斑管豈向長林羨玉珂百鍊身留雙眼在千秋腕惜寸陰過天南塞北裝空袖廢卷猶吟麥秀歌

已知柄鑒錯圓方閱盡紛紛舞袖長寵北披衣還自暖牆東逐食免他防鄒枚故紙拋藜杖管葛閒心撫鹿牀聞道驅車將北渡問君底事不銷亡

隱几枝梧只自如任他蒿滿沒階除羊腸是處難依鵲蟲臂何知說化魚名理獨持無佛論孤蹤不待絕交書射陽萬頃波光裏擬共扁舟老業漁

名振騷壇四十年早時學道卽林泉黃金散後傷交絕白首知新惜歲遷百尺桐垂披卷戶一鈎月明猶鷗船怪來啟事無名姓只爲先生不說錢

自是虞翻骨相清歸雲倦鳥寄深情閒嘲岸柳隨風轉品斷閒愁白傅枝若問舊棠惟馬蹴

次巖花向日迎囊裏悲歌燕北草馬前露布粵南程解衣自濯清淮水願讓吳中高士名

岸谷滄桑眼底經短檠歸伴紙窗青孤情覓友書千卷高臥騎人雪一庭謝卻浮名眞適意不違物理卽修齡論交遲暮還愁別長向秋霄望客星

重至寶邑雜詩

一線隄流繞廢宮女牆遙浸夕陽中鶴辭舊主籠翻戀雀啄荒城事已空近巷兒童迎舊識隔濠蘋藻繞新叢玉雞堂上如鉤月又作嘉賓燭影紅

斗酒雙魚喧客厨故人餉我且爲娛難忘夙習衝晨鼓喚起離愁入夜烏玉蕊春光隋苑盡畫樓帆影楚雲孤空階一夕瀟湘雨多少新寒到夢無

大浸稽天逾九年寶邑患水災十年流亡依舊觸潛然誰憑早計

焦頭急只博終年望眼窮鶯鸎鸛乍移南下疾雞豚無那北來偏羽書昨夜喧江上休問銅鞮估客船

浮漚身世付莊生斜月猶窺粉堞明水國幾家餘菜色櫪書數道挾軍聲牛羊箇箇歸殘照鷗鷺雙雙浴晚晴記得荒郊南北道炎風朔雪慣宵征

填填擊鼓大王祠瓠子宣房又一時板築驚魂悽舊月束薪墮指怕流澌書生罪案先勞日尸位綢繆未雨時贏得長天秋水碧柳隄回首馬頻嘶

每賦銷魂送別離往來行役悵靡靡何堪多病顏家鹿拋斷閒愁白傅枝若問舊棠惟馬蹴依然前渡倩魚知老夫不解山陽笛無那鄰人入夜吹

邦上遇學山

別來清瘦黯心驚問爾窮愁幾許并藥裹蘆鹽雙蹙額葛帔兒女倍關情曾因鴈過思風便每到秋來怕雨聲漫說持螯餘興在黃柑綠橘負平生

秋日邀泰州鄧孝威江都宗鶴問歸德崔免牀休寧程穆倩泛舟紅橋限橋字

幾忘揚州暮與朝也尋故事到紅橋岸排朱碧驕金谷巷攤琵琶當玉簫只有秋花含意舊誰憐衰柳過時嬌天涯逐客佳辰老索笑同心破寂寥

錫山道中

傍岸秋花照眼明兩行衰柳競蟬鳴高低乳燕翻波急遠近晴嵐入市輕茂苑人歸殘月下前谿歌斷暮潮生別來數有東籬夢卻望鄉關倍愴情

挽吳弘人聞夏二首

不信修文召連翩赴二難好辭供乞食博學厄彈冠（兩兄才藻不獲薦舉命也）老試摧輪慣貧棲蠹簡寬故人多厚祿范叔一生寒

漠北嗟子季（漢楼生還幸此身（昔年兩兄俱關西同）艱難疏故里冷暖仰時人舊好尋餘子驚魂送老親夜臺還共慰膝下盡荀陳

早秋薄暮渡江望金山有作

莽莽秋陰合衝煙晚棹開何年一輪月值此妙高臺蜃氣標初建鮫宮節夜回只疑塵世隔未許客重來（春間曾一登臨）石壁爭濤立浮雲捲地開水輪含刹相灰劫幻樓臺念冷芙蓉遠機忘鷗驚回英雄眞負汝興廢觸懷來

兀突山容舊推篷眼倦開有天埋日月無地挂樓臺野戍平林合漁鐙獨夜回虛傳八駿速那得御風來

吳楚天誰劃洪濛地孰開落霞翻月窟空翠束天臺鴉陣煙吞斷鐘聲浪湧回風波千萬丈何事去還來

不省勞人意懸帆破浪開倒鋪金萬點疊浸碧千臺粉堞依星挂風鈴帶鶻回還愁雷雨至九首帶冠來

大造經營意從空放手開風雷摧瘦骨沉瀣拔層臺瞬息人何在虛無夢未回景純懸賦筆靈爽夜還來

答兎牀

掌上一丸封掀髯老不慵幕間嗤燕雀牖下薄喬松業就矜威鳳占成憤亢龍埽除磈礧障須上最高峯

黃葉詩和黃岡杜于皇得金字

滿目飛揚意翻驚搖落心名稱傳白果色相慕黃金翠柏幽無語繁霜勁不侵幾層疏密處近水帶遙岑

爾是眞樸質偏騎歲月深落同秋一葉積似兩多金門擁妨扶杖檐遮透遠砧只因凉燠異過眼變寒林

爾豈文章伯無聲擲地金驚秋先變色愛日撤餘陰榦老寒依骨容衰拙有心埽來慣楫楯絕壑有知音

訓于皇次韻（時與王皇同寓維揚天寧寺）

官黜交游盡萍蹤忽有鄰厭聞名士假今見讀書眞壁立交擐骨灰寒許獨親憐君營一飽擾擾老閒身

師門同好幾（余座主合肥龔先生）君是在山泉老去偏依舊狂來總不然三生思結石二頃竟無田烽燧鄉關急回頭數問天

曼韻訓通州范汝受（時亦同寓維揚）特有蒼髯客支離愛作鄰文章乘命薄飄泊信才眞（汝受以文章賈禍通迹數年）木落禪關出霜寒襆被親自鉏棲身

獨立蒼松下泠泠聽落泉多情看斷處無策妙忻然里老尊雞黍家風剩硯田城南握手路夢裏亦冰天

同于皇招汝受移寓天寧寺結鄰度歲
出門一步總黃埃靜對寒窗雪後梅俗子盡驕妻妾去飯
塵好約范丹來
初冬到此過冬三爾我平添鬢雪氈多少朔風衝北去君
如越鳥戀棲南

由天竺登北高峯

憩策探岫宮蹙步披榛薄目成迥遙岑脰回惓激澗深谷
颼淒淒修澗靄漠漠逕仄覽彌夷籟應近邇邈綠莢蹴履
柔紅英撥袖落撥蘿捫層雲吸瀣聆遙喔天步縱攀躋齊
州哂囂灼洪厓儼可憑余亦從斯作得我謝客心默喻尚
禽約勿使雙青童笑人徒齪齪

循北山歷虎跑登南高峯

壁峭悟逕窮巖開忘蹊轉雜篁修澗鳴幽葩石棧展透迤
不知疲曲折互迎遣啾啾鵙雞音咿咿麝麕篠朝曦躍重
湖晶光凌絕巘谷宵響易哀林委指靡顯迅瀑激木末笙
鏞互流衍窮瀛攬帶間懸象措掌辨輕舉諒爽期沉憂藉
暫免知音貽同懷貆豈云淺

從南屏山麓登頂望浙江

窮日勝彌厲遡風循陰阿阿陰幕浮雲背江面層湖攬祛
凌丹梯倚杖籍綠莎遂出千筠頂四覽眾峯羅江流忽覺
住條增遠山多恨無任公釣直下桐君波彼蒼不予棄爾
懷遐如何揮手謝朝市康莊在薜蘿勿待盛期衰茲游捫

心孤

春日泛湖登孤山

曉策遵蘭渚挈侶揚方舟舟行遡晨皋偕我翔中洲輕陰
散浮曀澄漪碎孤丘幽懷戞世慮冥契悟前修褰衣度石
瀨攝袂憑山樓荒祠臨迴波磴道折淳流緒風搖叢綠薄
陽感鳴鳩遙渚蒲漸生周塗蘭已稠攜我言懷侶景昔抗
志儔女蘿穆修風梁木遡難求喟焉理歸榜去矣心遲留

古松歌 嘉興眞如寺有古松二云是齊梁間物蒼古絕異爲作歌

城南古刹湖之湄古松獨挺虬龍姿兒童不識蒼茫意歲
寒千度祇自知鬻霄秀色搖空翠天矯輪囷山鬼麗老榦
年年閱歷心孤枝處處支離意雨漬苔滋彌布濩霜皮剝

落神靈懼近市何妨鳥雀喧凌空不怕雷霆怒人言此松
六朝物歷盡興亡閱枯菀沈謝何劉賦筆工金粉銀鏤曾
否拂淒涼千載伴浮屠六時魚鼓暮雲孤烏啼正對門前
柳提起臺城事有無君不見陳家璧月夜夜滿隔江唱罷
樓鐘斷若到天涯覓故知一枝蒼翠猶堪剪

陪宋荔裳大參游會稽寓山園簡祈奕慶兄弟 寓山祈故中丞園

越江以東多峻山磨牙虎豹憑其關鷙鷙翡翠樊圃物君
家寓山平疇間越州使君詞賦手采蘭獨倚前賢友中丞
名節杳星雲零草幽花家法守邈然風流不可逢落落對
我秦望峯浮雲度嶺斷飛鴈寒潭涌日驚蒼龍主人巖下

列杯酌坐有山僧踏芒屨雪賣朋儕半是竹林餘野服金魚
等悲樂疏星四五遙挂城暝煙無數綿長汀風林斷續帶
郭杵月腳搖曳隔浦鐙此時如漉飲轉醒清謳拍歇鼓聲
沉慨然使我思大庭爲君更登寓山山頂上一捫高高之
青冥

贈桐城孫公臥公并呈尊公大中丞魯山年伯 時在
會稽○孫與先人
甲子乙丑俱同榜

寒霜十月雞鳴曙游子出門渡江去帆前亂落霍山雲直
過秦皇鞭石處君家兄弟眞好奇遠尋禹穴題新詩長干
柳色留不住越女猶笑來何遲桐花初落白袷衣扁舟共
泛江上磯五陵意氣到詩酒鑑水稽山是爾師君家皖口

洞口高臥起步虛遙墜松風聲偶思採藥成獨往暫別東
山詩泱漭白雲影落知有無孤笻隨駐寄獨賞冉冉浦帆
越鄉國逕沽斗酒呉趨陌入耳鳩鳴香逕紅回頭鴈過宵
潮白觸牘興亡陳迹中題詩孤嶼幾人同怕聽吹簫迎桃
葉忽憶籠鷹指姥峯越州使君詩名好翠旌耀日耶谿曉
長裾漫曳故人庭鹿豕舊游看驟褒酒酣忽爾思故山故
山三月谿潺湲杏花一澗房櫳靜麥浪孤邨雞犬還余亦
枯蓬逐斷風枳籬何處一丸封聽君熱煞東山話別覓西
峯對結篷

寄建德宋介祇兼爲其尊慈壽

帝城槐柳飛秋蓬臺高目送淩寒空一談俱集齊稷下

書競赴咸陽宮就中宋生儒者雄寸毫直拔連蜷虹千金
散後氣愈鼓俠肝傾出雅頌風知君捶手取青紫如君高
懷豈爲此久客朝題飲馬行思親夜夢嚴陵水嚴陵兀突
破層霄下有大江吼汐潮君家高閣立其上中丞勳在野
與朝昔時三晉戈鋋起節授中丞天顏喜長策孤懸鴈塞
高豐碑獨揭雲中指蘇公有子如君少目無空闊超騷囊
子也騎驢旅食人征塵影裏爲傾倒孟門偏不歌路難燒
鐙與月爭闌干催人水活蘆溝響送馬黃雲背策看別君
二載苦憶切厭煞征鴻影明滅聞爾持觴跪北堂蘭芽玉
皎簾前列繫住東西南北身龍山山下盼佳辰一尊遙借
桐君水共酌清江歲歲春

東山歌贈山左董樵谷

東山天半臨溟漲崒嵂丹翠寫萬狀結廬直壓最孤峯邊
朝朝日扶桑上雙扉鐵鎖芙蓉城玄猿白鹿當窗鳴月斜

黃山吟送孫無言歸山無言久客揚州

我聞黃山奇傳述侈盈耳緣慳兩芒屩每飯懷耿爾昨歲
吾友來云有便帆指擊榜發錢江酹酒客星涘陂陁歷千
峯繫舵屯谿市仰睇蒼蒼間怪狀攫漢起橫破半碧落云
是黃山矣此地距山麓尙一百廿里振筇踴躍行束糒并
襆被同心四五人推挽手相以目駭啞爾瞠攀躋慄神鬼
始陟湯口泉朱砂峯菴倚青鸞躡仙掌俱峯名駭駴互角犄
漸升老人頂只少謦欬唯是惟山之腰豁見天都歸環峯
三百六禹簡莫能紀出險驕捷猱梯空哂竄鼠金剛肚可
怪閻王壁詎抵皆極險處雲棧縱千步股戰口徒哆鬼工佐飛
亂雲投北去生憎回首望長干

騰直踏蓮花蕊天都第二峯峯頂尋丈裒始悟眞宰偉日月亦

何心似來授其履萬狀圍金碧眾皺委如駛扶輿不能忍
啟秘肆譎詭峯峯獻諸有雲海捧其趾歷歷翔走呈面面
菌菪啟我游十見旭曾未抉其檠入目不能言所言非其
裏彼境變難窮我心惝無已衡嵩足未徧奇觀亦云止還
問新安人家山屐未齒絕世稱神物往往少知己濟勝無
乃艱大都肉食鄙孫子產新安壯歲窮海宇爲愛廣陵月
舉杯未脫屣忽憶天都峯撫髀中夜起青�己峭詩集殘餘 八

迎華綬夸歌佐酒杯黔中疲百戰埽地鬬汗萊
路過胖峒險滄澗度百盤三春過積雨六月有輕寒風俗
憑官換艱危入政寬書生須歷險經畫馬前看

客中歲暮

古樹頹垣見饑烏繞戍飛山浮寒木響野錯燒痕微冉冉
隨砧韻遲遲送臘暉緣河千樹柳生怕又依依

括蒼道中

蕭然倦策度重巒絕壁摩天傍斗看游子傷心悲九折美
人遙睇隔千盤啼鵑花信他鄉到瘦馬衫痕落照寒不斷
亂雲投北去生憎回首望長干

同德清徐方虎錢塘張步青東陽趙湛卿登永嘉江

心寺浮屠是日上巳戊戌

鷲宮兀突捫銀河界破青冥一鴈過名士登高雙淚下故
人同首萬峯多新傳蜃海銷兵甲若箇魚磯臥薛蘿尺五
去天知不遠憑君才調問如何
亘辰今日是何年洛水蘭亭總惘然有客忽憐吳地草無
人不誦灞陵篇珠宮日朗浮孤嶼碧海潮回落萬川千載
勝游追謝客風流珍重繼前賢

送湛卿歸東陽

柳絲冉冉暮江頭紅樹明霞送碧流惜別更呼桑落酒相
思只在木蘭舟帆隨江鴈雲千里路轉山城月滿洲君向
東陽須健飯他時帶減使人愁

吳山訪沈鍊師

朔風倦雪隨游子古柏撐寒井梧死山館何人話昔年寒巖與爾長如此窗外重湖千片明亂山疊補隔江青年來消盡聞雞夢亟向壇前禮玉京

贈友次來韻

問是何年草莽臣牆東避世假成眞骨存猿臂埋飛將目斷龍文判逸民百萬金揮留裋褐十千酒冷謝紅塵倒囊不怕無錢看肯向西風一訴貧

幾經雨驟與風飄索契冥冥碧落高底事雞羣忘飲啄也知鶴立惜毫毛關山不望思鄉月鐙火猶聞獨夜潮祇伴青萍影共笑酒醒心事在詩瓢

送友人公車

鵾膏爍爍淬鍔鳴長鞭捎雲秋濤驚眾中一盼誰不羨洛陽夾道誇崢嶸滹沱月墜鴉啼曙衝塵白鼻驕嘶去一鴈南飛首忽回故人尊酒雲平處

和友人城南送春之作

明日春風別故園滿堂猶鬧武陵源煩君再鼓回風曲重倩殘紅向袖翻

看盡繁花杜曲人恰逢歌管在南鄰永和不記風流事莫挽羅裙說送春

難倩東皇緩俶裝惜花小隊在廻廊送春不是悲秋侶神女今宵枉斷腸

庚戌六月吳江一夕水發淹沒民居戲作竹枝體

太湖風捲水漫天城裏居民屋上眠市上米珠無買處朝來溼米斗三錢

人家養子惜如金何事長橋拋擲頻一陌青錢沽一婢夜來愁聽喚娘聲

千邨一望絕炊煙老弱相扶乞市廛最惜雙行纏少婦提筐不是採桑還

三里橋邊粥廠新擁擠老幼可憐生爲求一飽眞難得驕煞爭名奪利人

詩自唐以後迄於有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蹻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接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奧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爲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愼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譌揚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

憂乎哉憂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散見評隲間一支一節之常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嶮曲而思宿舂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先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畦詩風格眞大家宗傳其鈌鋒絕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昌黎眉山三君子乃復憫學者障錮於淫詖悉焉憂之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鼷鼠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纂畫夫毫芒而以之權

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震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示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杰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愼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康

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甯沈珩拜手譔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

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郭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甯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

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昭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媚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愍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杜數人者雖各有

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時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概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啟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

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於中心而時發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異再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與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飫食未具時進以一變必爲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鉶當驚喜逮後世臛腾鮝膾之法與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鉶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過衞風雨耳後世遂有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於道戾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土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

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既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寢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尙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

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眞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騷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汚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攷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

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尙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

似阮藉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鼻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

二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自偕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既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髣髴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甯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

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

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鉤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

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
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
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已作今有用陸范及
元詩句或顚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
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
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
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
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
人爲門戶藉以壓倒眾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眞而目而
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
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眞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

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略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
更列數端於左
或問於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
工於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能而又謂讀古
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
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
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
大凡天姿人力次敘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
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
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
人爲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
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
氣以爲樓臺將必有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壑
負郭僻巷湫隘卑溼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
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廈乃可次第而成我謂
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
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
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
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
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
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
之海萬派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

一過天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即如甫
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
今人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繢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
中功名事業來日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
前半即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
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余又
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
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
一語稍涉荒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於仰觀俯
察宇宙萬彙係之感慨而極於死生之痛則羲之胸襟
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

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翦綵之花根蒂既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既有其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棋杷之桐梓取之近地闤閭村市之間而能勝也當不憚遠日勞求荊湘之樟楠江漢之豫章若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騷浸淫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於近代當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爲秘本謂既得所宗主卽可以

得其人之贊揚獎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之木而遽高於岑樓耶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大廈卽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樑爲榱爲楹爲楹悉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棟之材而爲楹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人甯少耶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略經史集亦不下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窒板拘牽隘小庸冗種種諸習此非不足於材有其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見古人之自命處

著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已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無丹臒緒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則華實竝茂無夸縟鬬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閨闥而曲房而賓席東廚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卽見廚而聯賓坐於閨闥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

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乎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圖於今之稱詩者論也

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惝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蹟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乎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卽揖讓獻酬而感通之而感升降敘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卽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之絕世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當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

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然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

乎仄仄之拈乎村塾中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焰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末聞與道德仁義之人講論習肄而時以五刑五罰之法恐

懼之而迫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出而敷爲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於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專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夭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千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或亂如散髮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絕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晴雲之色相雲之性情無一同也雲或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雲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入以某雲爲空翻以某雲爲闔以某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歸之一一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且勞於有是雲而出雲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

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即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責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嚬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即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有天分之不

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於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羣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乎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過影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著處腕力從無措處卽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夫非必謂人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學漢魏學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也卽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詩當學晚唐學宋學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劍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劍南集以爲秘本而遂不敢他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概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爲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

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日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中卽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歟古人合我歟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卽有與古人異乃補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所於怯橫說竪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卽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腳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言者尙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

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旣紛無從制擇中且餒而膽失矩度亟圖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旣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耶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斂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斂而爲就則未斂未就以前之才尙未有法也其所爲才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尙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氳磅礴上下縱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若欲其斂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何待於才之斂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栩栩其才者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心思則才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卽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囿於物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尙未盡正堪抒寫恐逾於格而

而反有所不得於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　論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遞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可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力之分量即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遏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於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

於中形戰於外膂力既竭又必不可已而進焉於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足有所緣而踐即能前達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於木偶人舁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以爲己有即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者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即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

即爲今日所指之短可勝歎哉即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盛鳴於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毀於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於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於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

愈之文以至於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於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于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於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行疏瀹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於沒世無聞已也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

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顚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誤人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舍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甯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而具絕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知大學之始於格物誦讀古人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

無不可得不使有毫髮之鋪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戰而進無堅城退無橫陣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日勞於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於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

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閻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予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

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其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予嘶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

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　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卽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沈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眞而使字切矣今曰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

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眞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惝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鋼也得此意而通之甯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

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憒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卽於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啟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概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

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蘗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根則咮蘗何由生無由蘗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蘗及拱把成其爲木斯

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蘗萌荄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荄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膚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振屨而曰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眞虎豹之鞹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腳覩

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澀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拘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眞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卽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倘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恕而置之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朔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卽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

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啟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爲調有數矣

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卽優於篇章者使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疊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患於局而不能擴局而不能發乃故圍之而不使之擴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跐跐之材蓋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

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可美尤易以明卽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

參之器用以商周爲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恆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蒼老曰波瀾目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

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載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

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涸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載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

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

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恆有錯誤豈爲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於杜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無村字押韻杜撰）○河隴降王欵聖朝（必曰降則欵矣欵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綱尚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

墻（必曰屈賈壘書劉墻何出）○管甯紗帽淨（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曰驂閣有出否）○豺邁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遠患登荊州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閣耶）○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何出）○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孔子釋氏親抱送（必曰杜撰俗極）○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王粲七哀詩何人耶若指陸雲何出）○師伯集所使（必曰據注雨師風伯也杜撰極）○先儒曾抱麟（必曰孔子泣麟耶）○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蓬矢桑弓有出否）○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涼憶峴山巔望苑（必曰峴山之望苑去博望苑博字何出）○馮招疾病纏（必曰馮招招魂用何出）○名參漢

可乎以疾病○韋經亞相傳必曰韋玄成稱○舌存恥作屬馮尤無謂亞相有出否○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投閣爲劉歆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薏苡嫌疑乎○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以上偶錄杜句余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於是遁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

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令人惑於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耶置其嫩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

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耶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可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

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

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

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并未見杜者也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冊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厦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萹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媚疾忌忮之心方爲眞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寄高岑詩作極其推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諸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已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闊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媚疾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

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已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卽有著作如其心術尙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閒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尚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

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新

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虛名其衰也媒虛名以網厚實於是以風雅壇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互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持論然嶟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攀補衲盡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砭之言爲能探得本原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採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出水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概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易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啟蒙砭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棟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

卽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卽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棟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惝怳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眾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　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縛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而已六朝詩始有隱橅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耀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幷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奥室極足賞心而冠冕傳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垂後世若徒

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自雄於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而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尙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在何處其時膽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豔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

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既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昭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闊唐人之戶牖而啟其手眼不可謂疵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眞賞殆絕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啟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烏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沈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沈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雁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啟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烏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

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卽厭者終難藥也

自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

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蛋不盡之意卽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卽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等句豈非累

作乎又如丹靑引眞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翳塵瑩淨澈底淸則淸矣此不過澗泚潭沼之積耳非易竭卽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

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人云排沙簡金尙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强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啟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眞讀書人眞作手若有意逞博搦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已物徒見蹴踖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他人之詩手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始洩如此

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尙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之壇坫也自當無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旣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耶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

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歷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

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敘則無生動波瀾如平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炤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敘於縱橫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啟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博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柏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柏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柏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

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四句如天半奇
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
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卻不轉韻誦之殊覺緩
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插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
卽跌下陂陀沙礫石碏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
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遙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
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
凌煙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
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
宜急轉韻入畫馬又不轉韻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
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紓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

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韻
八句連峯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接玉花御
榻四句峯勢稍平蜿蟺遊衍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
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
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
後永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
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
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化工而
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學者
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窒板拘牽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
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脉絡自一最得
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事寸步不遺不
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
屬而脉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
可亦有事文相屬而變化縱橫略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
非高岑王所能幾及也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
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
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
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
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

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
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
概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
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
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乃初
學者往往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
其稟必有律詩數十首故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
亡也在易視之而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
於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

其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或抉去中間兩字即七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即近來詩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腳無怪乎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馬渤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闊大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閎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九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略古人麤心浮氣僅猶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略涉之者乎不可附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即三百篇中極與僻字與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一一盡出於三百篇六朝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乖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眞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５２
作者＝
页数＝８０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